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史部

第八〇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535-3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八〇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50.75 印張
1996 年 8 月第 1 版　199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535—3

Z・37　史部定價：87600 圓

史部第八〇册目次

史部・傳記類

孔子年譜綱目一卷

〔明〕夏洪基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崇禎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孔子年譜綱目一卷》提要

孔子年譜綱目序

旅人朗夙嘗大難室廬丘墟雖徙倚靡定而聖人而君子實不敢輟寤寐之思乙酉年來荷同門社盟姚永言先生假寓於維揚之康山草堂及丁亥之冬適泰郵問道於元開夏先生先生出所編孔子年譜綱目教朗讀之見其因年紀事用事符年日正之日仍之詳畧中欵直令數千載之下先夫子之音容氣象儼然若生彰往闡幽盛德大業炳如也藉非先生廓潛專精博極羣書而折衷之則厖雜而無緒何堪登游夏之堂翩翩接踵而鼓吹尼山哉而朗亦啓發無從何由見

聖人於且暮也郎先生携令嗣公榦撫孤松
仰寒梅林泉逸想瀟灑出塵要皆禀令於
先夫子出處語默咸以所譜爲法則焉誠哉
君子其人也於戲聖人君子非朗疇昔之
夜思之不得輾轉反側者乎乃一寓目焉
而素願兩獲朗之生平何幸矣是年譜一
書信迷津之寶筏而先生光祿勳獻雖欲
辭之恐不可得旅人朗非敢爲佞也
時
歲在彊圉大淵獻臘月旣望盟弟會稽陳朗
拜題於蕪園

孔子年譜綱目跋

愚初作是編謂史記雖復舛誤然孔子紀年實始於
此故取史記所次參之左國家語以及通鑑綱目等
書惟確見其誤者正之其不可攷者仍之三易稿而
成編又思闕里一志先聖之家譜存焉於是遍覓藏
書家得假一覽已復得孔聖全書爲之參互攷訂雖
未敢謂盡合當年行蹟然而謬誤者或寡矣但闕里
志所載年譜事旣簡略而其倫次反較諸書多舛孔
聖全書所載圖譜則更師心自用妄改舊編而歷年
事蹟因之又雜錄羣書錯亂無紀愚恐其疑誤後學
也間摘其失之顯者辯之附著於篇惟讀者詳焉
孟冬夏洪基又識

孔子年譜或問

或問於夏子曰孔子大聖歷代有封謚焉曷爲譜其年而弗以稱也曰孔子道尊德隆自足萬古不以封謚重也且非後世一代之封謚所得專稱也曷爲歲必書甲子也曰明天道也天道明於上則人事定於下也曷爲書周某王某年也曰尊王也尊王孔子之志也曷爲復書魯某公某年也曰著宗國也著宗國則曷爲分書也曰示不敢與周齒亦尊王之義也曷爲書生於魯也曰魯父母之邦也紀其實也曷不書

魯孔子生也曰孔子天下一人非魯所得私也於魯云者天下之詞也曷爲書孔子某歲也曰史法也帝王則紀年孔子則紀歲其例一也二歲曷爲亦書也曰春秋於二百四十二年之間雖或無事必書首時而朱子綱目於舊史無事不書之年亦著某甲子某歲年所以備編年之體也今修孔子之年譜故必遵孔子之書法也爲兒嬉曷爲書也曰此禮樂之宗也入小學及志於大學曷爲書也曰孔子之聖於此乎始基也曷爲書初仕於魯也曰孔子之仕天下將待

治焉初之云者小試之端也曷爲書始教也曰一日之師道立而萬世之教法行也問官問禮學琴曷爲書也曰學無常師孔子之所爲聖也適周曷不書訪樂也曰以老聃往也曷爲書齊侯來問政也曰有所以來之也且以愧本國之君大夫也曷爲書適齊也曰魯亂也無君之國不能一朝居也曷爲書修詩書禮樂也曰六經之道日星炳而江河流刪定之功所爲大也公山佛肸之召曷爲書也曰此用行之機也孔子之聖無可無不可也仕魯曷爲屢書也曰幸之

也幸大行之有兆也曷不書魯用之也曰孔子之仕實孔子之能用魯非魯之能用孔子也相夾谷曷爲書也曰文經武緯所爲折衝於樽俎也墮三都曷爲書使也曰强公弱私雖仲由之謀實孔子之願也誅少正卯曷爲書也曰政刑之大者也適衛曷爲特書去魯也曰以仕魯也仕於魯而不終仕於魯使大行之作用不獲竟故爲魯惜也且以罪其君大夫也然則曷不書受女樂也曰孔子以微罪行也歷聘曷爲書也曰皇皇道路靡邦可依道之窮也畏匡拔樹厄

陳蔡曷爲書也曰道大莫容明夷而艱貞也居魯則不書在而居他國曷爲必書在也曰魯父母之邦也他國則非父母之邦也且其在齊也以失君其在陳衛諸國也以失位皆不得已而去者也春秋書公在乾侯綱目書帝在房州類也曷爲書楚子來聘也曰道不行於諸夏而求之夷末之之極思也曷爲書反魯也曰魯召之也魯召之則曷爲不書也曰非君大夫之誠也反魯曷爲書問政也曰幣召以歸而不能用僅一諮訪焉猶無召也敘書記禮刪詩正樂讚易以教弟子曷爲書也曰不得見諸實事聊復托諸空言寄諸吾黨也作春秋曷爲書也曰天子之事孔子之志也曷爲必書獲麟也曰以所感而起也請討陳恒曷爲書也曰使亂賊有所懼也春秋書弑君此書請討其義一也曷爲書卒於魯也曰泰山頹梁木壞哲人萎匪直爲魯惜之爲天下惜之也此其書法之大略也

孔子年譜綱目弁言

儒者誦法孔子童而習之白首不渝其一生德業文章功名富貴皆從此出乃或問以孔子事跡則纚纚言之者十無四五也更問以某歲有某事某事在某歲則愕眙而相對已矣雖然孔子行事散見於論語家語左國子史諸書紛綸錯雜未有統紀其不知也固宜遷史孔子世家稍能綜輯而考證或疎疑誤滋甚嗣後雖另有編次大抵皆沿史舛而亦或舛於史求其條貫井井使尼父生平瞭如指掌則空谷足音也愚甚歉焉鉛槧之暇取諸書研味參訂僭擬紫陽修史例彙次成帙名曰孔子年譜綱目匪敢自附於闕里功臣葢欲使誦法孔子者假此爲津梁耳孟子曰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此戔戔之意也但慽採擇多遺鑒裁無當則指其謬而刪定之所望於後之君子

時

皇明崇禎甲申歲春王正月後學高郵夏洪基謹識

孔子年譜凡例

書名年譜義取編年故某年某事必詳攷而辨訂之
其有疑者則仍以疑傳焉不敢臆决也

頂格大書者爲綱其詞簡要皆先聖學教出處大關
鍵餘不得備書猶春秋之經也其義則於或問發
之讓格書者爲目其詞詳核所以述綱之事猶春
秋之傳也若綱不書而目載者亦猶春秋無經之
傳也

先聖事蹟散見諸書互有同異今酌取一本馴雅完

贍者錄之其或雜輯諸書彙次成篇則稍用己意
櫽括竄易字句以竊比涑水纂通鑑之例

是編專述先聖履歷凡平居講論問答之語不關行
事莫攷歲年者不錄

事有雜出者逸去則虞漏並錄則虞冗今各以次分
註於下以便覽其誕妄不經者畧之

闕里志不備載弟子姓名而間書某年某弟子生蓋
從家語推之也然家語七十子强半無攷且首敘
顏回年歲已誤其他可知而史記所紀更復參差
不合茲悉不錄

先聖一言一行不厭詳盡其他事附見者則節錄元
文畧著顛末以備攷不敢泛述

諸書所載有事詞迥異者亦因類分註以備參攷而
或附以辨論之詞

采輯諸書或直錄元文或參合衆本不便標出某書
其分註標某書者則事詞之異者也

諸儒論斷之語間採其精確者以備論世知人之意
其愚見偶及亦竊附焉

孔子年譜綱目

後學高郵夏洪基編輯

庚戌周靈王二十一年魯襄公二十二年十月庚子孔子生於魯基按公羊傳孔子生於十一月庚子諸書多同之然攷之春秋則巳酉與戌兩年十一月皆無庚子想公年緣孔子妊十一月而生故誤耳穀梁傳書於十月之未孔子家譜因之其紀近是或又云是二十一日不知二十一日乃巳酉十月之庚子非庚戌十月之庚子也以春秋經傳推之則庚子當是十月二十七日其書十一月及二十一日者皆誤也後閱繹泌路史其說正同蓋以自信乃五行書又訓孔子生於庚戌二月二十二日庚子斯亦不足辯也已

孔子之先宋之後也微子啓帝乙之元子紂之庶兄以圻內諸侯入爲王卿士武王克殷封紂子武庚於朝歌使奉湯祀武王崩而與管蔡霍三叔作難周公相成王討誅之乃命微子代殷後國於宋微子卒其弟曰仲思名衍或名泄一名仲衍嗣微之後號微仲生宋公稽稽生丁公申申生緡公共及襄公熙史記作煬公熙生弗父何及厲公方祀基按家語弗父何與厲公皆襄公子而闕里世載以何爲緡公長子史記宋世家亦以厲公爲緡公子當必有誤何遜國於弟厲公自後世爲宋卿何生宋父周周生世父勝勝生正考父考父生孔父嘉五世親盡別爲公族故後以孔爲氏焉一曰孔父者生時所賜姓也宜聖世紀曰春秋時有三孔鄭有孔張鄭公族嬖姓也衛有孔逵傳孔閈孔悝非姬姓亦非子姓蓋姓同而族與也獨孔子姓孔氏爲夫子之族云孔父生木金父一云子木金父金父生睪夷一云祁父睪夷生防叔避華氏之禍而奔魯遂爲魯人家語註曰按左傳桓公元年爲宋殤公末年華父督見孔父嘉之妻美欲奔之遂殺孔父嘉而取其妻何孟春謂杜預稱孔父嘉爲孔子六世祖此云至防叔始奔魯去華督殺孔父嘉三世矣於亦不相次按宋世家華督弑逆爲殤公十年而非公立十九年至潛公十一年宋卿南宮萬弑潛公殺華督諸公子與萬黨爭弑立國亂疑孔防叔避亂乃在潛公末年非卽殤公末年孔父嘉之禍也○基按此論甚核但不避於華督殺孔父嘉之日而避於南宮萬殺華督之日似有可疑再攷闕里世載云嘉爲華督所殺其子奔魯始爲陬人路史亦云孔父嘉之嗣子木金父遁於魯其說近是附記之於此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紇紇爲陬邑大夫以勇力聞於諸侯襄公十年晉伐偪陽偪陽人啓門諸侯之士門焉懸門發陬人紇抉之以出門者娶魯施氏有九女而無子其妾生孟皮字伯皮一云字伯尼有足疾不任祀事乃求婚於顏氏顏氏有三女其父問曰陬大夫雖父祖爲士實先聖王之裔今其人身長十尺武力絶倫吾甚貪之雖年長性嚴不足爲疑三子孰能爲之妻二女莫對其幼徵在進曰從父所制將何問焉父曰卽爾能矣遂以妻之史記曰紇與顏氏女野合而生孔子○註云蓋謂紇[illegible]而徵在少非當壯室初笄之禮故云野合

不合禮儀○基按家語明言徵在從父所制既從[illegible]見其非不合禮儀審矣遷既誣妄而註復爲之飾說非也路史反以家語爲妄何耶

徵在既往廟見以夫之年大懼不時

有男而私禱尼丘之山以祈焉其山五峯連峙名五老峯中峯迴出胥漢即尼山也顏氏所升之谷草木之葉皆上起所降之谷草木之葉皆下垂○基按聖母因夫老而私禱以祈子未爲越禮乃或有謂婦人無專制無獨遊境外之理必父母同禱者亦迂甚矣新安陳氏以爲孔子父禱於尼丘不知何據

故孔子名丘字仲尼演孔圖曰徵在遊大澤之陂夢黑帝使請巳巳往夢交語曰汝乳必於空桑之中覺則若感生丘於空桑首類尼丘山故以爲名○史記曰生而首上圩頂故因名曰丘○基按孔子以禱尼丘而得名於理爲正演孔圖所云則近誕矣宋人又有謂先聖初名兵後乃去下二筆者未知所據要皆不足信也

未生時有麒麟吐玉書於闕里其文曰水精之子繼衰周而爲素王顏氏異之以繡紱繫麟之角信宿而去懷姙十一月生於魯昌平鄉陬邑誕生之夕有二龍繞室五老降庭五老者五星之精也顏氏之房聞鈞天之樂空中有聲云天感生聖子故降以和樂之音伏侯古今註曰孔子生之夕有二蒼龍自天而下有二神女擎香霧於空中以沐徵在○蔡復賁曰五老降庭玉書天樂事不經見先儒皆以爲異疑而不載不知傳說自星生山甫自嶽降古昔賢哲之生皆有瑞應而況天之篤生孔聖乎張子曰麒麟之生異於犬羊蛟龍之生異於魚鼈聖人之生而有以異於人何足怪哉

孔子生有異質凡四十九表反首洼面月角日準河目海口龍顙牛唇昌顏均頤輔喉駢齒龍形龜脊虎掌胼脇修肱參膺圩頂山臍林背翼臂洼頭阜頰堤眉地足谷竅雷聲澤腹修上趨下末僂後耳面如蒙倛手垂過膝耳垂珠庭眉一十二彩目六十四理立如鳳峙坐如龍蹲手握天文足履度字望之如仆就之如升視若營四海躬履謙讓胸有文曰制作定世符身長九尺六寸腰大十圍人皆謂之長人孝經鉤命訣曰仲尼牛脣吐教陳機受度又仲尼虎掌是謂威射胸應雉是謂儀古又仲尼龜背又孔子海口言若含澤又夫子輔喉○呂氏春秋曰孔子之勁能拓國門之關勇復孟諸足躡狡兎不以力聞

索隱曰公羊傳襄公二十一年十有一月孔子生今以爲二十二年蓋以周正十一月屬明年故誤也後序孔子卒云七十二歲每少一歲也○前編曰按公穀二傳皆謂魯襄公二十一年孔子生而史記獨曰二十二年或謂春秋用夏正史記如秦法然不可攷按襄公二十一年日再食非生聖人之年也當從史記○基按孔子惟生於襄二十二年至哀十六年乃爲七十三歲史記所紀正得其實前編從之是也而索隱以爲少一歲何耶若如公羊穀梁傳則自巳酉迄壬戌是七十四歲反多一歲矣此叅曉然可見者而前編乃疑日再食非生聖之年不幾迂耶又周正建子而春秋每歲首書春王正月是改夏之十一月爲正月而以仲冬爲春孔子所以有行夏時之論非如商之建丑以十二月爲歲首漢之建亥以十月爲歲首也索隱謂周正十一月屬明年而前編又疑春秋用夏正何不思之甚耶

基又按國朝宋濂著孔子生卒歲月辨於生年從公羊穀梁於生月從穀梁而於卒年從左傳也作七十四歲蓋謂公穀爲傳經家當有講師以相授其言必有據依又在司馬氏之前故信史不如信傳是固然矣然愚攷之孔子作春秋其襃貶意義不可具書皆口授弟子以傳傳者各異其說丘明恐失其眞因經立傳於是有素王素臣之目其授端木氏者傳於公羊高高子平平子地地子敢敢子壽度秦至漢壽乃共弟子胡母子都筆於書而卜氏春秋傳於穀梁赤赤以授孫卿孫卿後爲瑕丘江公魯人榮廣王孫皓星公至蔡千秋始顯於漢宣之世夫歷年既久又以口授至漢乃成書以顯寧必無誤而公羊書月已訛亦安在盡可據也且孔子七十三歲生於庚戌卒於壬戌見之諸書者相傳已久今乃謂七十四歲似乎駭聞而蔡復賞因之編歷年事蹟每歲率先一年較諸書獨異愚未敢從也

辛亥 靈王二十二年 襄公二十三年 孔子二歲

壬子 靈王二十三年 襄公二十四年 孔子三歲父叔梁紇卒

癸丑 靈王二十四年 襄公二十五年 孔子四歲

甲寅 靈王二十五年 襄公二十六年 孔子五歲

乙卯 靈王二十六年 襄公二十七年 孔子六歲爲兒嬉常陳俎豆設禮容

基按史記及闕里世載此事不著年而宜聖世紀人物攷四書備攷皆繫之六歲不知何據然大約不出此一二年也

丙辰 靈王二十七年 襄公二十八年 孔子七歲入小學

孔子七歲入晏平仲學十一歲才過平仲 蔡復賞曰按左傳襄公二十八年平仲不欲渙慶封討子雅子尾之謀則知平仲之年實長於孔子但平仲乃孔子友也謂入平仲學者豈爲童子時嘗入平仲所設之鄉學耶又按晏嬰在景公時治東阿名顯諸侯今東阿屬兗州府近聖人之居若此其甚則聖人蒙學之時其入平仲學也或者其可信歟

丁巳 景王元年 襄公二十九年 孔子八歲

戊午 景王二年 襄公三十年 孔子九歲

己未 景王三年 襄公三十一年 孔子十歲

基按是年鄭子產不毀鄉校孔子以爲仁甚既長聞是事而追論者歷年事蹟載於此以爲孔子天縱之聖其善爲說辭非可以少長論然則襄公二十三年孔子論臧武仲之知豈亦二歲時所言乎必不然矣蓋孔子論斷列國君大夫事有與孔子同時者亦有在孔子前者大抵出之追述者爲多未可因事在是年強附也故凡此類皆削之

庚申 景王四年 昭公元年 孔子十一歲

辛酉 景王五年 昭公二年 孔子十二歲

壬戌 景王六年 昭公三年 孔子十三歲

癸亥 景王七年 昭公四年 孔子十四歲

甲子 景王八年 昭公五年 孔子十五歲志於大學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 歷年事蹟曰古者人生八歲則教以灑掃應對進退

之節五禮六樂五射五御六書九數之文孔子七八歲入蒙學至十五則詩書六藝無不習而通矣故是年遂志於大學之道

乙丑 景王九年 昭公六年 孔子十六歲

丙寅 景王十年 昭公七年 孔子十七歲

基按史記孔子世家於是年書孟僖子病且死誡其二子師孔子攷之左傳僖子是年相昭公如楚既歸而以不能相禮爲病非病且死也僖子之死在昭公二十四年後此十七年誡二子之事當在彼時左氏特因其不能相禮故終敘之耳馬遷不察而書於是年誤矣闕里志不察而沿馬遷之誤抑又誤矣今攷孔子適周正在僖子卒年而僖子誡二子師孔子事詳見孔子三十四歲故於此刪而不書乃或又以是年適周訪禮於老子則更因誤而誤矣

丁卯 景王十一年 昭公八年 孔子十八歲

戊辰 景王十二年 昭公九年 孔子十九歲娶宋亓官氏

己巳 景王十三年 昭公十年 孔子二十歲初仕於魯爲委吏

孔子貧且賤因季平子代立爲貧而仕爲委吏料量平 孟子曰會計當而已矣

生子鯉

魚之生也魯昭公以鯉魚賜孔子榮君之貺故因以名曰鯉而字伯魚

蔡復賞曰圖譜不以爲委吏紀於此年非也若孔子未爲臣則匹夫之名不登於仕籍君民禮隔邪公何爲而有二鯉之賜乎觀此則是年爲委吏也明矣

庚午 景王十四年 昭公十一年 孔子二十一歲爲乘田吏

養畜蕃息 孟子曰牛羊茁壯長而已矣

基按孔子爲委吏乘田史記不著年闕里志及歷年事蹟通鑑綱目則分隷於已巳庚午二年而人物攷四書備攷因之雖未有的據然於事爲近歷聘紀年宜聖世紀總繫之生鯉之年者非也至圖譜又繫之四十九歲謂孔子爲兆於季桓子當在彼時不知孟子所云見行可謂道可大行參指爲司空司寇言若以委吏乘田當之則淺之乎視仕亦淺之乎窺聖人矣

辛未 景王十五年 昭公十二年 孔子二十二歲始教於闕里

顏回之徒皆受學 基按弟子解云顏繇少孔子六歲孔子始教於闕里而受學焉及過攷諸弟子年無長於繇者則顏繇年最長而事孔子獨先闕里志所云顏回之徒皆受學當是顏繇之誤蓋繇字與由通或書繇爲由因訛由爲回學者徒見孔子獨稱回爲好學而弟子解復以回爲諸子故直以爲顏回不疑耳夫繇爲回父繇既少孔子六歲則回此時當未生若回果受學於始教則與孔子年相上下又何以云少孔子三十歲耶然少孔子三十歲之言亦未可據按弟子解云顏回少孔子三十歲三十一早死以年攷之則當生於景王二十四年卒於敬王二十九年先伯魚卒八年而論語顏淵死子曰鯉也死有棺而無椁則回之卒後矣又孔子厄於陳蔡在敬王三十一年其時弟子從難者顏回與焉而子西止昭王召孔子之詞亦有輔相有如顏回之語則是其卒不在二十九年矣回卒之年既不合經傳

則生年豈足據耶今通鑑綱目及甲子會紀皆書顏回生於敬王六年卒於三十七年其卒也與伯魚之卒同歲時月之先後或不可知又在楚聘孔子之後於事不甚盭但謂生於敬王六年則孔子時年三十八是少孔子三十七歲亦與三十之數不合矣王肅篤信家語亦以此爲年數之錯誤乃陋巷志不察而沿其誤蓋未嘗深思而詳考也

壬申 景王十六年 昭公十三年 孔子二十三歲

癸酉 景王十七年 昭公十四年 孔子二十四歲母顏氏卒

孔子少孤不知父墓 史記曰母諱之也○索隱曰徵在笄年適於叔梁紇紇未幾而老死以少寡爲嫌不從送葬故不知墳處遂不告耳非諱之也 及母卒殯於五父之衢人之見之者皆以爲葬也其愼也蓋殯也有過而

疑焉因問之得於郰曼父之母然後知之 檀弓註曰孔子三歲而紇死是少孤也然顏氏之死孔子成立久矣聖人人倫之至豈有終母之世不尋求父葬之地至母殯而猶不知父墓乎且母死而殯於衢是無室廬而死於道路者不得已之爲耳聖人禮法之宗主而忍爲之乎蓋禮經雜出諸子所記其間不可據以爲實者多矣 將合葬曰古者不祔葬爲不忍先死者之復見也詩云死則同穴自周公以來祔葬矣故衛人之祔也離之以有間焉魯人之祔也合之美夫吾從魯遂合葬於防既葬曰吾聞之古者墓而不墳今丘也東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以弗識也吾見封之若堂者矣又見若防者矣又見覆夏屋者矣又見若斧形者矣吾從斧者焉於是封之崇四尺孔子先反虞門人後雨甚至墓崩修之而歸孔子問焉曰爾來何遲也曰防墓崩孔子不應三云孔子泫然流涕曰吾聞之古不修墓 何孟春曰聖人之送其親所以致謹於體魄之藏而爲久遠之慮宜無所不致豈有始葬才封而過雨遽崩者耶孔子之泫然而云云也其將自痛自罪乎抑將罪門人乎人情於此豈能自已墓既崩矣如之何其不修古不修墓之云以古人送終凡百甚不苟也其爲墓必完以堅無復事修焉耳豈有孔子送親之終而不能堅完其墓者耶是故予竊疑之 基按史記書聖母之卒於十七歲之前或遂以爲十六歲然孔子葬母有門人問答之言則是在設

教以後也又蔡復賁曰孔子之爲委吏乘田蓋爲祿仕以養其親也若聖母卒於十六歲則祿仕在所不爲矣今從歷聘紀年及闕里志諸書列於此乃圖譜又疑孔子斯時德猶未立蓋博學不教之時未必卽有門人是以曲禮博學不教律聖人也甚矣其陋也

甲戌 景王十八年 昭公十五年 孔子二十五歲

母喪既練 朞年祭也 陽虎弔焉私於孔子曰今季氏將大饗境內之士子聞諸孔子曰丘弗聞也若聞之雖在衰經亦欲與往陽虎曰子謂不然乎季氏饗士不及子也陽虎出曾點問曰答之何謂也孔子曰已則衰服猶應其言示所以不非也 史記曰孔子要經季氏饗士孔子與往陽虎絀

曰季氏饗士非敢饗子也孔子由是退○索隱曰家語孔子之母喪既練而見不非之也今謂孔子實要經與饗爲陽虎所絀則近誣矣

乙亥 景王十九年 昭公十六年 孔子二十六歲

母喪大祥五日彈琴而不成聲十日過禫而成笙歌禮二十五月而大祥二十七月而禫

丙子 景王二十年 昭公十七年 孔子二十七歲問官於郯子

郯子朝魯公與之宴昭子問焉曰少皞氏以鳥名官何也郯子曰吾祖也我知之昔者黃帝氏以雲紀故

爲雲師而雲名黃帝軒轅氏代神農氏王天下以有雲瑞故以雲紀官春官青雲氏夏官縉雲氏秋官白雲氏冬官黑雲氏中官黃雲氏炎帝氏以火紀故爲火師而火名炎帝姓姜氏代共工氏王天下以有火德故以火紀官春官爲大火夏官爲鶉火秋官爲西火冬官爲北火中官爲中火共工氏以水紀故爲水師而水名共工名康回以諸侯竊保冀方自謂水德故以水紀官春官爲東水夏官爲南水秋官爲西水冬官爲北水中官爲中水太皞氏以龍紀故爲龍師而龍名太皞伏羲氏以木德王天下以有龍馬負圖出河之瑞故以龍紀官春官爲青龍夏官爲赤龍秋官爲白龍冬官爲黑龍中官爲黃龍又命朱襄爲飛龍氏造書契昊英爲潛龍氏造甲曆大庭爲居龍氏治屋廬混沌爲降龍氏驅民害陰康爲上龍氏治田里栗陸爲水龍氏繁滋草木疏瀹泉我高祖少皞摯之立也鳳

鳥適至故紀於鳥爲鳥師而鳥名鳳鳥氏歷正也玄鳥氏司分者也伯趙氏司至者也青鳥氏司啓者也丹鳥氏司閉者也四司皆歷正之屬官祝鳩氏司徒也王教民雎鳩氏司馬也王法制鳲鳩氏司空也平水土爽鳩氏司寇也王盜賊鶻鳩氏司事也王營事五鳩鳩民者也五雉爲五工正利器用正度量夷民者也東方鶅雉搏埴之工西方鷷雉攻木之工南方翟雉攻金之工北方鵗雉攻皮之工伊洛翬雉設五色之工九扈爲九農正扈民無淫者也春扈鳻鶞趣耕者夏扈竊玄趣耘者秋扈竊藍趣收斂者冬扈竊黃趣蓋藏者棘扈竊丹爲果驅鳥者桑扈竊脂爲蠶驅雀者行扈唶唶爲民晝驅鳥者宵扈嘖嘖爲農夜驅獸者

老扈鷃鷃趣民收麥者自顓頊以來不能紀遠乃紀於近爲民師而命以民事則不能故也顓頊高陽氏以水德王不能以德致遠瑞而以民命官以重爲木正曰句芒該爲金正曰蓐收修熙相代爲水正曰玄冥黎爲火正曰祝融句龍爲土正曰后土孔子聞之見於郯子而學之既而告人曰吾聞之天子失官學在四夷猶信玉齋曰孔子時天子失官學在四夷疾時之廢學也郯少昊之後以其世則遠矣以其國則小矣魯周公之後以其世則近矣以其國則大矣然其知禮不若郯子故孔子發此言

基按孔子問官於郯子而學之原非兩事亦無異時乃闕里志則於本年書郯子之語於明年書孔子之學而人物攷及四書備攷又於本年書問官於明年書問禮是一事而二之也且郯子來朝亦

無越歲不歸之理其失審矣故但書問官於太又歷年事蹟云是年適宋適杞適鄭歷聘紀年又云是年適陳然不可考今闕之

丁丑 景王二十一年 昭公十八年 孔子二十八歲

基按歷年事蹟又書是年孔子之郯學禮蓋因家語有孔子之郯塗遇程子之事而附會者今闕之

戊寅 景王二十二年 昭公十九年 孔子二十九歲適晉學琴於師襄

聞師襄善琴往學焉師襄曰吾雖以擊磬爲官然能於琴今子於琴已習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數也有間曰已習其數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志也有間曰已習其志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爲人也有間孔子有所繆然思焉有所睪然高望而遠眺曰丘迨得其爲人矣近黮而黑頎而長曠如望羊奄有四方非文王其孰能爲此師襄避席葉拱而對曰子聖人也其傳曰文王操 韓詩外傳此後有云師襄曰敢問何以知其文王之操也孔子曰然夫仁者好偉和者好粉智者好彈有殷勤之意者好麗丘是以知文王之操也○孔叢子曰孔子晝息於室而鼓琴焉閔子自外聞之以告曾子曰嚮也夫子之音清徹以和淪入至道今也更爲幽沉之聲幽則利欲之所爲發沉則貪得之所爲施夫子何所感而若是乎吾從子入而問焉曾子曰諾二子入問夫子夫子曰然女言是也吾有之向見貓方取鼠欲其得之故爲之音也女二人者孰識誰曾子對曰閔子夫子曰可與聽音矣

四書[illegible]攷曰史記載學琴於去魯之後非也歷聘紀年記此於二十九歲庶幾近之

己卯 景王二十三年 昭公二十年 孔子三十歲齊侯來問政

齊景公與晏嬰狩因入魯舍於公館使晏嬰迎孔子孔子至景公問政焉孔子答曰政在節財公說 他日子貢以此問孔子孔子曰齊君爲國奢乎臺榭淫乎苑囿五官伎樂不懈於時一旦而賜人以千乘之家者二故曰政在節財詩不云乎喪亂蔑資莫惠我師此傷奢侈不節以爲亂者也 又問曰秦穆公國小處僻而霸何也孔子曰其國雖小其志大其處雖僻而其政中其擧也果其謀也和法無私而令不偷首擧五羖爵之大夫與語三日而授之以政以此取之雖王可也其霸小矣公曰善哉○衛齊豹殺靈公之兄公孟縶及宗魯 初齊豹見宗魯於公孟爲驂乘及公孟奪豹之官與邑豹將作亂以告宗魯宗魯曰子行事乎吾將死之以周事子而歸死於公孟其可也於是豹伏甲於門以戈擊公孟宗魯以背蔽之斷肱以中公孟之肩皆殺之 琴張聞宗魯死將往弔之孔子曰齊豹之盜而孟縶之賊女何弔焉君子不食姦不受亂不爲利疚於回不以回待人不蓋不義不犯非禮女何弔焉琴張乃止○鄭子產卒孔子聞

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

基按家語明言景公來適魯迎孔子而問政乃史記於孔子世家則但書秦穆一段而移節財之對於適齊之後而人物攷因之於魯世家齊世家則又但書問禮而略其詞而通鑑綱目因之夫事本於家語而彼此互異不知何說若闕里志則並此事不載更不知何說也

庚辰 景王二十四年 昭公二十一年 孔子三十一歲

基按闕里志於是年書景公遣使來聘孔子適齊明年書孔子辭廩丘之養攷歷聘紀年諸書適齊在魯亂之後而辭廩丘事或附於三十五歲適齊之後則知此書適齊者誤也今闕之

辛巳 景王二十五年 昭公二十二年 孔子三十二歲

壬午 敬王元年 昭公二十三年 孔子三十三歲

癸未 敬王二年 昭公二十四年 孔子三十四歲適周問禮於老聃

孟僖子病且死誡其嗣懿子與南宮敬叔師事孔子以學禮

初孟僖子相昭公以如楚不能相禮乃講學之及其將死也乃屬說與何忌於孔子使事之而學禮焉以定其位孔子曰能補過者君子也詩云君子是則是傚孟僖子可則傚矣懲己所病以誨其嗣大雅所謂詒厥孫謀以燕翼子是類也夫

孔子謂南宮敬叔曰吾聞老聃博古知今通禮樂之原明道德之歸則吾師也今將往矣

莊子曰孔子西藏書於周室子路謀曰由聞周之徵藏史有老聃者免而歸居夫子欲藏書則試往因焉孔子曰善往見老聃而老聃不許

對曰謹受命遂言於昭公曰臣受先臣之命云孔子聖人之後也滅於宋其祖弗父何始有國而授厲公及正考父佐戴武宣三命茲益恭故其鼎銘曰一命而僂再命而傴三命而俯循墻而走亦莫余敢侮饘於是粥於是以糊余口其恭儉也若此臧孫紇有言聖人之後若不當世則必有明君而達者焉孔子少而好禮其將在矣屬臣曰汝必師之今孔子將適周觀先王之遺制攷禮樂之所極斯大業也君盍以乘資之臣請與往公曰諾與孔子車一乘馬二匹竪子侍御與敬叔俱至周

周史伯常騫問道孔子曰剛者必折勁者數傷倨者不親利者必弊此四者君子之所戒也

問禮於老聃

老聃曰子來乎吾聞子北方之賢者也子亦得道乎孔子曰未也老聃曰子惡乎求之哉曰求之度數五年而未得也曰子又惡乎求之哉曰求之陰陽十有二年而未得也老聃曰然使道而可獻則人莫不獻之於其君使道而可進則人莫不進之於其親使道而可以告人則人莫不告其兄弟使道而可以與人則人莫不與其子孫其不可者無他也中無主而不止外無正而不行由中出者不受於外聖人不出由外入者無主於中聖人不隱孔子退無何復見老聃而問禮焉老聃曰子所言者其人與骨皆已朽矣獨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時則駕不得其時則蓬累而行吾聞之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驕氣與多欲態色與淫志是皆無益於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

訪樂於萇弘

孔子見萇弘言終退萇弘私謂劉文公曰吾觀仲尼有聖人之表河目而隆顙黃帝之形貌也脩肱

而龜背長九尺六寸成湯之容體也言稱先王躬履謙讓洽聞強記博物不窮抑亦聖人之興者乎劉文公曰方今周室衰微諸侯力爭孔子布衣聖將安施萇弘曰堯舜文武之道或弛而墜禮樂崩喪亦正其統紀而已矣既而孔子聞之曰吾豈敢哉亦好禮樂者也

歷郊社之所攷明堂之則而孔子觀乎明堂覩四門墉有堯舜之容桀紂之象而各有善惡之狀興廢之誡焉又有周公相成王抱之負斧扆南面以朝諸侯之圖焉孔子徘徊而望之謂從者曰此周之所以盛也夫明鏡所以察形往古所以知今人主不務襲跡於其所以安存而忽怠所以危亡未有異於卻步而求及前人也豈不惑哉

察廟朝之度孔子入太祖后稷之廟堂右階之前有金人焉三緘其口而銘其背曰古之慎言人也戒之哉無多言多言多敗無多事多事多患安樂必戒無行所悔勿謂何傷其禍將長勿謂何害其禍將大勿謂不聞神將伺人焰焰不滅炎炎若何涓涓不壅終爲江河綿綿不絕或成網羅毫末不扎將尋斧柯誠能慎之福之根也曰是何傷禍之門也強梁者不得其死好勝者必遇其敵盜憎主人民怨其上君子知天下之不可上也故下之知衆人之不可先也故後之溫恭慎德使人慕之執雌持下人莫踰之人皆趨彼我獨守此人皆惑之我獨不徙內藏我智不示人技我雖尊高人弗我害江海雖左長於百川以其卑也天道無親常與善人戒之哉孔子既讀斯文也顧謂弟子曰小子識之此言實而中情而信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行身如此豈以口過患哉○孔子觀於周廟有欹器焉問於守廟者曰此謂何器對曰此蓋爲宥坐之器孔子曰吾聞宥坐之器虛則欹中則正滿則覆明君以爲至誠故常置於座側顧謂弟子曰試注水焉乃注之水中則正滿則覆孔子喟然歎曰嗚呼夫物惡有滿而不覆者哉子路進曰敢問持滿有道乎孔子曰持滿之道挹而損之子路曰損之有道乎孔子曰聰明睿智守之以愚功被天下守之以讓勇力振世守之以怯富有四海守之以謙此所謂損之又損之之道也[illegible]

筱質曰按家語淮南子云觀於魯廟敧器愚謂韓詩外傳劉向說苑皆云觀於周廟者爲是不然何杜預謂周廟敧器至漢東京猶在御座及漢末衰亂器不復存歟又按孔庭纂要載於孔子四十六歲愚謂孔子魯人也豈有四十六歲方入魯廟尚不知侑巵爲何器而後問歟故今移於此

於是喟然曰吾乃今知周公之聖與周之所以王也及去周老子送之曰吾聞富貴者送人以財仁者送人以言吾雖不能富貴而竊仁者之號請送子以言乎凡當今之士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好譏議人者也博辨宏遠而危其身者好發人之惡者也爲人子者無以有已爲人臣者無以有已歸而求之於身則道不遠矣

孔子曰敬奉教孔子歸子貢問曰夫子見老聃亦將何歸哉孔子曰鳥吾知其能飛魚吾知其能遊獸吾知其能走飛者吾可以繒游者吾可以綸走者吾可以網至於龍合而成體散而成章乘雲氣而上天吾所不能測也今見老聃其猶龍乎又何老聃矣

自周反魯道彌尊矣

弟子稍益進焉他日孔子曰自季孫之賜我粟千鍾而交益親自南宮敬叔之乘我車也而道加行故道雖貴必有時而後重有勢而後行微夫二子之既則丘之道殆將廢矣

基按史記孔子世家書孔子適周於景公適魯之前先後失次本無足據其曰昭公之二十年而孔子年三十者蓋是起下語謂是年景公來問政耳而前編誤以爲結上語遂次適周於三十歲亦疎謬甚矣今觀敬叔稱僖子爲先臣則是僖子既卒也攷之春秋僖子卒於是年二月而孔子適周必在是年二月之後若謂三十適周則僖子未卒敬叔何以稱先臣哉今從闕里世載歷聘紀年斷以

適周在三十四歲無疑也乃闕里志於去年書孔子在齊有釐王廟災之對於本年書問道訪樂及睹明堂入太廟等事而於明年方書與敬叔適周夫伯常騫周史也萇弘周大夫也明堂太廟周之明堂太廟也今敘適周之事於在齊之時謬矣且孔子既自齊適周又安得與敬叔同往哉此皆不待辯說而明者不知何以錯誤乃爾也蓋甚矣攷訂之難也

甲申 敬王三年 昭公二十五年 孔子三十五歲適齊

季平子與郈昭伯以鬬鷄故得罪昭公公率師擊平子平子與孟氏叔孫氏共攻公公師敗奔齊 季郈之鷄鬬季氏介其鷄郈氏爲之金距平子怒益宮於郈氏且讓之故郈昭伯怨平子與公若及大夫之怨平子者謀去季氏公以告子家覊子家覊諫弗聽遂伐季氏平子登臺而請弗許子家覊諫又弗聽叔孫氏及孟氏

救平子執郈昭伯殺之遂伐公徒子家覊曰諸臣僞劫君者而負罪以出君止意如之事君也不敢不改公曰余弗忍也遂行孫於齊齊侯唁公於野井以遇禮相見孔子聞之曰其禮歟其辭足觀矣齊侯爲取鄆居之後又如乾侯晉使荀躒將納公從者魯公不得歸竟薨於乾侯

孔子以魯亂適齊 孔子適齊過泰山之側有婦人哭於野者而哀夫子式而聽之曰此哀一似重有憂者使子貢往問之而曰昔舅死於虎吾夫又死焉今吾子又死焉子貢曰何不去乎婦人曰無苛政子貢以告孔子孔子曰小子識之苛政猛於暴虎

爲高昭子家臣以通乎景公 孔子見齊景公景公讓登夫子降一等景公三辭然後登既坐曰夫子降德辱臨寡人寡人以爲榮也而降階以遠自絕於寡人寡人未知所以爲罪孔子答曰君惠顧外臣君之賜也然以匹夫敵國君非所敢行也雖君私之其若義何

景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得而食諸 朱熹曰是時景公失政而大夫陳氏厚施於國景公又多內嬖而不立太子其君臣父子之間皆失其道故夫子告之以此景公善孔子之言而不能用其後果以繼嗣不定啓陳氏弒君篡國之禍○孔叢子曰夫子適齊晏子就其館既宴其私焉曰齊其危矣譬若載無轄之舟以臨千仞之谷其不顛覆亦難冀也子吾心也子以齊爲游息之館當或可救子幸不吾隱也夫子曰夫死病無可爲醫夫政令者人君之銜轡所以制下也今齊君失之已久矣子雖欲挾其輔而扶其輪良弗及也抑猶可以終齊君及子之身過此以往齊其田氏矣○

孔子在齊館於外舍

景公造焉賓主之辭既接而左右白曰周使適至言先王廟災公覆問災何王之廟也孔子曰此必釐王

之廟公曰何以知之孔子曰詩云皇皇上天其命不忒天之以善必報其德禍亦如之夫釐王變文武之制而作玄黃華麗之飾宮室崇峻輿馬奢侈而弗可振也故天殃所宜加其廟焉以是占之爲然公曰天何不殃其身而加罰其廟也孔子曰蓋以文武故也若殃其身則文武之嗣無乃殄乎故當殃其廟以彰其過俄頃左右報曰所災者釐王廟也景公驚起再拜曰善哉聖人之智過人遠矣○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爲樂之至於斯也齊人稱之 說苑曰孔子至

齊郭門外遇一嬰兒挈一壺相與俱行其視精其心正其行端謂孔子御者曰趣驅之趣驅之韶樂將作孔子至彼聞韶三月不知肉味○齊有一足之鳥飛集於公朝下止於殿前舒翅而跳齊侯大怪之使使聘魯問孔子孔子曰此鳥名商羊水祥也昔童兒有屈一脚振肩而跳且謠曰天將大雨商羊鼓舞今齊有之其應至矣急告民趨治溝渠修隄防將有大水爲災頃之大霖雨水溢泛諸國傷害人民惟齊有備不敗景公曰聖人之言信而有徵矣○基按此言使使聘魯則時孔子在魯也因齊事故附記於齊

基按孔子在齊數年其與齊君問答之語莫定何歲今識其要者於此

乙酉 敬王四年 昭公二十六年 孔子三十六歲在齊

丙戌 敬王五年 昭公二十七年 孔子三十七歲在齊

吳使季札聘於上國自齊反其長子死葬於嬴博之間孔子聞之曰延陵季子吳之習於禮者也往而觀其葬焉其坎深不至於泉其斂以時服既葬而封廣輪揜坎其高可隱也既封左袒右還其封且號者三曰骨肉復歸於土命也若魂氣則無不之也無不之也而遂行孔子曰延陵季子之於禮也其合矣乎

基按嬴博齊邑也孔子適在齊故聞而往觀之闕里志及歷年事蹟謂孔子是年自齊歸魯乃敘此事於歸魯之際者非也

丁亥 敬王六年 昭公二十八年 孔子三十八歲在齊

戊子 敬王七年 昭公二十九年 孔子三十九歲在齊

己丑 敬王八年 昭公三十年 孔子四十歲在齊

庚寅 敬王九年 昭公三十一年 孔子四十一歲在齊

基按歷聘紀年謂孔子留齊七年而又曰適周留齊共七年今考適周事無據姑闕之

辛卯 敬王十年 昭公三十二年 孔子四十二歲自齊反魯

景公欲以尼谿之田封孔子晏嬰進曰夫儒者滑稽而不可軌法倨傲自順不可以爲下崇喪遂哀破產厚葬不可以爲俗游說乞貸不可以爲國自大賢之息周室既衰禮樂缺有間今孔子盛容飾繁登降之禮趨詳之節累世不能殫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君欲用之以移齊俗非所以先細民也公惑之乃止晏子春秋曰仲尼之齊見景公而不見晏子子貢曰見君不見其從政者可乎仲尼曰吾聞晏子三事三君而順焉吾疑其爲人晏子聞之曰嬰聞以一心事三君者所以順焉以三心事一君者不順今未見嬰之行而非其順也嬰聞君子獨立不慚於影獨寢不慚於魂孔子拔樹削迹不自以爲辱窮陳蔡不自以爲約非人不得其故是猶澤人之非斤斧山人之非網罟也出之其口不知其因也始吾望傳而貴之今吾望傳而疑之仲尼聞之曰語有之言發於邇不可止於遠也行存於身不可掩於衆也吾竊議晏子而不中夫人之過吾罪幾矣丘聞君子過人以爲友不及人以爲師今丘失言夫子譏之是吾師也因宰我而謝焉○基按孔子數稱晏子之賢而昭二十年景公來魯問政孔子與焉則舊識也烏有至齊而不見者哉或遂信以爲尼谿之沮因其不見之故晏子賢者恐不知是也且其所言拔樹削迹窮陳蔡等事[illegible]

齊之後甚遠其爲附會無疑不足信也異日景公曰奉孔子以季氏吾不能以季孟之閒待之又曰吾老矣不能用也孔子遂接淅而行反乎魯家語曰孔子見齊景公公說焉請置廩丘之邑以爲養孔子辭而不受入謂弟子曰吾聞君子當功受賞今吾言於齊君未之有行而賜吾邑其不知丘亦甚矣於是遂行○基按論語謂孔子以不能用行史記採晏子春秋語謂孔子以尼谿之沮行於事爲近若如家語以辭邑去齊則於衛致六萬之粟亦何嘗行其言耶蓋孔子之適齊也以昭公之出其反魯也以昭公之薨而特因不用之言以行耳豈斤斤以齊之用舍爲行止哉

壬辰　敬王十一年　定公元年　孔子四十三歲

癸巳　敬王十二年　定公二年　孔子四十四歲

甲午　敬王十三年　定公三年　孔子四十五歲

乙未　敬王十四年　定公四年　孔子四十六歲

丙申　敬王十五年　定公五年　孔子四十七歲

季平子卒孔子往弔入門而左從客也桓子欲以君之璠璵斂贈以珠玉孔子曰送死而以寶玉是猶曝尸於中原也其示民以姦利之端而有害於死者安用之且孝子不順情以危親忠臣不兆姦以陷君乃止左傳曰季平子卒陽虎將以璠璵斂仲梁懷弗與曰改步改玉陽虎欲逐之○基按左傳言仲梁懷而不言孔子豈陽虎不聽仲梁懷而後孔子救之歟且改步改玉一語名義稟然似孔子所爭者猶是第二義豈正言之不入必旁言之而後從歟○桓子穿井獲如土缶其中有羊焉使使問於孔子曰吾穿井而獲狗何也孔子曰以丘之所聞羊也丘聞之木石之怪曰夔蝄蜽水之怪曰龍罔象土之怪曰羵羊

基按家語國語獲羊事不著年而史記繫於此豈穿井在桓子之初立另有據耶姑從之

丁酉　敬王十六年　定公六年　孔子四十八歲修詩書禮樂

時季氏強僭其臣陽虎作亂專政桓子嬖臣曰仲梁懷與陽虎有隙虎執之桓子怒虎因囚桓子與盟而釋之由此益輕季氏魯自大夫以下皆僭離於正道孔子不仕退而修詩書禮樂弟子彌衆至自

遠方莫不受業焉

基按左傳定公五年夏季平子卒秋冬之際陽虎乃專政囚桓子則孔子因虎亂而不仕其在是年以後明矣史記不著某年自有斟酌通鑑綱目諸書或繫之二年或繫之四年在平子未卒之前皆誤也

戊戌　敬王十七年　定公七年　孔子四十九歲

己亥　敬王十八年　定公八年　孔子五十歲

庚子　敬王十九年　定公九年　孔子五十一歲公山不狃來召不果往

公山不狃以費畔季氏公山不狃不得志於季氏因陽虎以作亂陽虎敗遂以費

叛○陽虎奔齊齊侯囚之又逃奔晉適趙氏孔子曰趙氏其世有亂乎使人召孔子孔子欲往史記曰孔子循道彌久溫溫無所試莫能已用曰蓋周文王起豐鎬而王今費雖小儻庶幾乎○基按此語當是因東周語而緣飾之子路不悅曰末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孔子曰夫召我者而豈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然亦卒不行基按仲梁懷止平子璵與之斂虎欲逐之不狃則曰彼爲君也子何怨焉其後以墮費之叛與叔孫輒奔齊復奔吳吳欲伐魯叔孫輒啓之而不狃則止之且謂輒曰非禮也君子違不適讎國未臣而有伐之奔命焉死之可也所託也則隱且夫人之行不以所惡廢鄉今子以小惡而欲覆宗國不亦難乎及吳使率師則又故道險從武城使魯爲之備觀此則不狃心乎君國蓋亦明於大義者其欲張公室或亦有之獨其率費人以襲魯則亂而已矣孔子豈不審其人而漫欲應之哉

孔子年譜綱目　二五

基按季本圖譜論云陽虎囚桓子在定公五年墊平子後而公山不狃虎之黨也其以費畔召孔子當在此時史記敍於九年則失實矣然愚攷之春秋定公五年陽虎雖囚桓子盟之詛之尙未亂也至八年冬不狃乃因虎以作亂則虎敗而不狃畔其在九年審矣已則失攷而反謂史記失實何耶

爲中都宰

定公以孔子爲中都宰制爲養生送死之節長幼異食強弱異任男女別塗路無拾遺器不雕僞爲四寸之棺五寸之椁因丘陵爲墳不封不樹行之一年而西方之諸侯則焉定公謂孔子曰學子此法以治魯國何如孔子對曰雖天下可乎何但魯國而已哉

基按闕里志書定公五年爲中都宰六年遷司空八年遷司寇九年攝朝政誅少正卯皆非也蓋孟子稱孔子於季桓子有見行可之仕是孔子之仕魯實桓子爲之推轂也方定公五年陽虎專政囚桓子如縛孤豚桓子惴惴焉懼不獲死烏能爲孔子而用之孔子亦烏能遽行其道哉且陽虎以懷寶迷邦諷孔子孔子答以將仕則虎時孔子固未仕也孔子之仕魯其在虎敗出奔之後無疑愚故謂闕里志所紀皆非也

辛丑 敬王二十年 定公十年 孔子五十二歲爲司空進爲大司寇

定公以孔子爲司空乃別五土之性而物各得其所

孔子年譜綱目　二六

生之宜一曰山林二曰川澤三曰丘陵四曰墳衍五曰原隰先時季氏葬昭公於墓道之南平子逐昭公公薨於乾侯平子將溝之不令近先公墓榮駕鵝曰生不能事死又離之以自旌也縱子忍之後必或恥之乃葬於墓道南孔子溝而合諸墓焉謂季桓子曰貶君以彰己罪非禮也今合之所以揜夫子之不臣左傳以此爲司寇時事○蔡復賞曰按周官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財以合墓爲司空時事者是也若司寇掌邦禁與治水土營國邑陵墓之事無預矣由司空爲大司寇設法而不用無奸民孔子爲司寇見季桓子桓子不悅孔子又見之宰予進見曰昔予也常聞諸夫子曰王公不我聘則弗動今夫子之於司寇也日少而屈節數矣不可以已乎孔子曰然魯國以衆相陵以兵相暴之日久矣而有司不治則將亂也其聘我者孰大於是哉魯人聞之曰聖

人將治何不先自遠於刑罰自此之後國無爭者孔子謂宰予曰違山十里蟪蛄之聲猶在於耳故政事莫如應之○又孔子爲司寇斷訟獄皆進衆議者而問之曰子以爲奚若某以爲何若皆曰云云如是然後夫子曰當從某子幾是

魯有父子訟者夫子同狴執之三月不別其父請正夫子赦之焉季孫聞之不悅曰司寇欺余曩告余曰國家必先以孝余今戮一不孝以教民孝不亦可乎而又赦何哉冉有以告孔子孔子喟然歎曰嗚呼上失其道而殺其下非理也不教以孝而聽其獄是殺不辜三軍大敗不可斬也獄犴不治不可刑也何者上教之不行罪不在民故也夫慢令謹

誅賊也徵歛無時暴也不試責成虐也政無此三者然後刑可卽也書曰義刑義殺勿庸以卽汝心惟曰未有慎事言必教而後刑也既陳道德以先服之而猶不可尚賢以勸之又不可卽廢之又不可而後以威憚之若是三年而百姓正矣其有邪民不從化者然後待之以刑則民咸知罪矣詩云天子是毗俾民不迷是以威厲而不試刑措而不用今世則不然亂其教繁其刑使人迷惑而陷焉又從而制之故刑彌繁而盜不勝也夫三尺之限空車不能登者何哉陵故也百仞之山重載陟焉何哉陵遲故也今世俗之陵遲久矣雖有刑罰民能勿踰乎

相定公會齊侯於夾谷

齊大夫犂鉏言於景公曰魯用孔丘其勢危齊乃使使告魯爲好會會於夾谷定公且以乘車往時孔子攝相事曰臣聞有文事者必有武備有武事者必有文備古者諸侯出疆必具官以從請具左右司馬定公從之至會所爲壇位土階三等以遇禮相見揖讓而登獻酢既畢齊使萊人以兵鼓譟劫定公基按左傳犂彌

言於齊侯曰孔丘知禮而無勇若使萊人以兵劫魯侯必得志焉齊侯從之又穀梁傳齊人鼓譟而起欲以執魯君正與此合而孔子請具左右司馬者亦以備此也史記乃謂有司奏四方之樂則失其實矣

孔子歷階而進以公退曰士兵之吾兩君爲好裔夷之俘敢以兵亂之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裔不謀夏夷不亂華俘不干盟兵不偪好於神爲不祥於德爲愆義於人爲失禮君必不然齊侯心怍麾而辟之有頃齊奏宮中之樂俳優侏儒戲於前孔子趨進歷階而上不盡一等曰匹夫熒惑諸侯者罪應誅請右司馬速刑焉於是斬侏儒手足異處齊侯懼有慙色將

盟齊人加載書曰齊師出境而不以兵車三百乘從我者有如此盟孔子使茲無還對曰而不返我汶陽之田吾以供命者亦如之齊侯將設享禮孔子謂梁丘據曰齊魯之故吾子何不聞焉事既成矣而又享之是勤執事且犧象不出門嘉樂不野合享而既具是棄禮若其不具是用秕稗用秕稗君辱棄禮名惡子盍圖之夫享所以昭德也不昭不如其已乃不果享齊侯歸責其羣臣曰魯以君子之道輔其君而子獨以夷狄之道教寡人使得罪於魯君爲之奈何有

司對曰君子有過則謝以質小人有過則謝以文君若悼之則謝以實於是齊侯歸所侵鄆讙龜陰之田以謝過 葉夢得曰夾谷之事匹夫之勇智者不爲而謂孔子爲之乎朱紫陽亦嘗辯此事爲附會而

○基按孔子夾谷之相雖不必以返侵地爲誇但使齊侯負慙魯侯增重聲色不動而折衝於樽俎正見大聖人文武兼備作用而反謂匹夫之勇豈不悖哉凡此事見於春秋左傳公穀家語等書班班可攷而乃以爲附會則愚所未解也

壬寅 敬王二十一年 定公十一年 孔子五十三歲

癸卯 敬王二十二年 定公十二年 孔子五十四歲使仲由墮三都

孔子言於定公曰家不藏甲邑無百雉之城古之制也今三家過制請皆損之 公羊傳註曰郈費之宰數叛二大夫患之以問孔子 孔子曰陪臣執國命采長數叛者坐邑有城池之固家有甲兵之藏故也季氏悅其言而墮之 乃使季氏宰仲由墮三都於是叔孫氏先墮郈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率費人以襲魯公與三子入於季氏之宮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弗克入及公側孔子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費人北國人追之敗諸姑蔑二子奔齊遂墮費將墮成公斂處父謂孟孫曰墮成齊人必至於北門且成孟氏之保障也無成是無

孟氏也子僞不知我將不墮於是圍成弗克 前編曰魯自三家四分公室魯公無民久矣孔子雖爲大司寇爲其議事交郗可耳土地甲兵固皆三家有也縱墮三都其民豈遽爲公室有哉去其城郭差可防三家之叛亂耳幸而公山不狃以費叛侯犯以郈叛二子自以爲患故墮之易爲勢孟氏不肯墮成則成固未易墮矣成之不墮當時家臣知有其家不知有公室類如此然成終不可墮乎曰使孔子久於其位安知其不墮使孔子別有所爲則雖不墮成亦可矣孔子用於魯於今一年墮三都而不盡則期月而可三年有成之說毋乃已虛乎孔子固曰如有用我者此爲之用以國家言也三家者於孔子豈有土地甲兵爲之授哉其明年始攝相事與聞國政二年而始曰攝曰與則前乎此年其權可知矣孟子謂孔子於此爲見行可之仕蓋謂其或可以行耳而不行而後去然則謂孔子得用於魯則未也學者惑聖人之失職幸聖人之見用方且以反侵疆誅少正卯墮三都爲誇皆未

知孔子亦非知事勢者○朱焯曰叔孫邑郈季孫邑費孟孫邑成此三家植私以弱公室也侯犯以郈叛公山不狃以費叛此又家隸效尤以背三家也仲由乘其機建議墮三都故叔孫季孫樂於墮郈墮費不幸成之公歛處父私於孟孫孟孫亦中覺而不受其墮墮三都之事於是乎不及竟三都若盡墮豈惟三家除跋扈之臣公室亦除三家之窟所謂惟禮可以已之若善行之公室可復張也郈費之墮非公之能也叔孫季孫憤家臣之叛已而自欲除之也成之不果墮非公之不能也家臣與孟孫比而孟孫自不欲墮之也墮三都固仲由之謀三都果墮亦孔子之願不幸事不竟世因以責仲由仲由讓定公非孔子皆以成敗論也○基按家語及公羊詿孔子所以告其君大夫者具有明文則墮三都之舉孔子實與謀焉雖左傳止言仲由未及孔子惡知非受意於師者哉且由求爲季氏宰行或非義必見責於孔子如聚歛伐顓史是也卽使三都之墮謀出仲由而未聞孔子非之則孔子必以爲宜墮矣說者徒見墮成弗克而墮費又幾於亂魯遂謂仲由爲三家私計好勇不顧之謀非孔子之意且三都墮而三家之害除無益於魯愈非孔子張公室之心不知此正深於張公室者也蓋使三都果盡墮則三家無所恃以害魯以孔子左右其間潛消默化使三家幡然自念曰人之叛我者我則除之我之叛君君將若之何則改圖事君固不必然之事而亦或然之事也變魯之機未必不在於此惜乎未幾失位故其用不克竟耳而世之論者皆見其偏而未覩其全者也

基按春秋墮三都之舉在定公十二年而史記以爲十三年非也圖譜則合墮三都與女樂去魯之事於一年謂女樂之受在墮郈費之後孔子之去在圖成之前茫無憑據肆臆竄改使先聖事蹟顚倒錯亂而不可究斯亦妄人也已

甲辰 敬王二十三年 定公十三年 孔子五十五歲攝相事

與聞國政誅少正卯

孔子由大司寇攝行相事有喜色仲由問曰由聞君子禍至不懼福至不喜今夫子得位而喜何也孔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樂以貴下人乎於是朝政七日而誅亂政大夫少正卯戮之於兩觀之下尸於朝三日子貢進曰夫少正卯魯之聞人也今夫子爲政而始誅之或者爲失乎孔子曰居吾語汝以其故天下有大惡者五而竊盜不與焉一曰心逆而險二曰行僻而堅三曰言僞而辯四曰記醜而博五曰順非而澤此五者有一於人則不免君子之誅而少正卯皆兼有之其居處足以聚徒成黨其談說足以飾衺熒衆其强禦足以反是獨立此乃人之奸雄者也不可以不除 北齊劉子曰少正卯在魯與孔子同時孔子門人三盈三虛唯顏子不去獨知聖人之德也 夫殷湯誅尹諧文王誅潘正周公誅管蔡太公誅華士管仲誅付乙子產誅史何凡此七子皆異世而同誅者以七子異世而同惡故不可赦也詩云憂心悄悄慍於羣小小人成羣斯足憂矣 朱熹曰少正卯之事嘗竊疑之蓋論語所不載子思孟子所不言雖以左氏春秋內外傳之誣且駁而猶不道也乃獨荀況言之是必齊

魯諸儒憤聖人之失職故爲此說以誇其權爾吾又豈敢輕信其言而遽稽以爲夾乎聊併記之以俟來者○基按孔子生於衰周之世不得位以行道區區一魯用之而不竟其用而又遭暴秦焚書之慘典籍湮沒行事不獲盡見其仕魯大政彰彰人耳目者不過相夾谷墮三都及誅少正卯數端耳乃桀氏則以相夾谷爲匹夫之勇孔子必不爲戴氏趙氏則以墮三都爲仲由之謀孔子必不與而朱子則又以誅少正卯爲諸儒誇說而不敢信然則孔子之仕魯固一無所爲乎而舍此又何以見孔子也甚矣諸子之固也

○魯之販羊有沈猶氏者常朝飲其羊以詐市人有公慎氏者妻淫不制有慎潰氏者奢侈踰法魯之鬻六畜者飾之以儲價及孔子之爲政也則沈猶氏不敢朝飲其羊公慎氏出其妻慎潰氏越境而徙三

月則飾牛馬者不儲價賣羊豚者不加飾男女行者別其塗道不拾遺男尚忠信女尚貞順四方客至於邑不求有司皆如禮焉初孔子爲司寇時國人謗之曰麛裘而鞞投之無戾鞞之麛裘投之無郵既而政化盛行國人誦之曰衮衣章甫實獲我所章甫衮衣惠我無私

基按孔子由中都宰爲司空由司空爲大司寇復由大司寇攝國政至攝國政而權始重乃得行其誅戮則誅少正卯必於是時可知也攷之家語史記及通鑑綱目歷聘紀年其次皆同至人物攷四書備攷則繫之初爲司寇時在會夾谷之前豈以誅戮者司寇事耶而是時司寇之職猶故也又豈以夾谷之會攝相事此亦攝相事而此言七日而始誅其事爲最先耶不知彼之所謂相者儐相也其事則贊禮之事也此之所謂相者輔相也其事則從政之事也權有輕重事有後先而乃顛倒而錯書之則亦未之審思耳

去魯適衛

時魯國大治齊人患其將霸欲敗其政 史記曰齊人聞而懼曰孔子爲政必霸霸則吾地近焉我爲之先并矣盍致地焉犂鉏曰請先嘗沮之沮之而不可則致地庸遲乎○晏子春秋曰仲尼相魯景公患之謂晏子曰鄰國有聖人敵國之憂也今孔子相魯若何晏子對曰君其勿憂彼魯君弱主也孔子聖相也君不如陰重孔子設以相魯孔子強諫而不聽必驕魯而有齊君勿納也夫絶於魯無主於齊孔子困矣居期年孔子去魯之齊景公不納故困於陳蔡之間○基按晏子既

稱孔子爲聖相而又曰強諫不聽必驕魯而有齊則將以孔子爲何如人乎且孔子去魯諸書俱不言其適齊而困陳蔡又在七八年後於事失實未可信也 乃選好女子八十人衣以文飾而舞容璣及文馬四十駟以遺魯君陳女樂列文馬於魯城南高門外季桓子微服往觀之再三將受焉告魯君爲周道遊觀觀之終日怠於政事孔子諫不用子路言於孔子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魯今且郊若致膰於大夫是則未廢其常吾猶可以止也桓子既受女樂君臣淫荒三日不聽國政郊又不致膰俎孔子遂行 琴操曰季桓子受齊女樂孔子欲諫不得退而望魯龜山作龜山之

操以喻季氏之蔽魯曰予欲望魯兮龜山蔽之手無
斧柯奈龜山何○基按司馬光由季桓子受齊女樂
不聽政孔子諫不用乃歎曰吾爲大夫豈可坐觀其
政亂民困耶故去之他國則女樂之受孔子固嘗諫
之矣諫而不聽此琴操
之所以借喻於龜山也宿於郭屯師已送曰夫子非
罪也孔子曰吾歌可乎歌曰彼婦人之口可以出走
彼婦人之謁可以死敗優哉游哉聊以卒歲師已反
桓子曰亦何言師已以實告桓子喟然歎曰夫子罪
我以羣婢故也夫孔子遂適衛主顏讐由家孟子曰
孔子於
衛主顏讐由彌子之妻與子路之妻兄弟也彌子謂
子路曰孔子主我衛卿可得也子路以告孔子曰有
命○基按史記顏讐由作子路妻兄顏濁鄒而後復
云顏濁鄒之徒受業者甚衆則又孔子弟子也致之

孔叢子顏讐由爲子路之親善事親嘗以非罪被執
子路取金於二三子以贖之孔子以爲義則衛人也
故之呂氏春秋顏濁鄒爲梁父之大盜學於孔子爲
名士顯人以終其壽而又諫田成子遊海之樂則非
衛人也史以濁鄒爲讐由誤矣且濁鄒雖云事孔子
名不在七十子之列而史以爲弟子之總稱是又顏
辭之誤矣蓋顏辭年長於前編曰按孔子生長於
諸弟子而事孔子獨先也○魯至是五十餘年天下
之士多從之魯之君臣豈有不知其賢者而未嘗能
用之也定公十年一旦起而用之莫有知其由者論
□□氏皆不言其故獨孟子稱孔子於季桓子見行
□□仕而論語謂季桓子受女樂不朝孔子行是孔
子此時之行藏係季桓子之用□也何哉魯自四分
公室而季氏取其二季氏專魯□□公無民久矣使
魯之君而欲用孔子豈能遽奪季氏之權以畀孔子
季氏亦豈肯遜已之權以與孔子哉自定公初年季
平子卒其家臣陽虎始用事五年執桓子因之而專
魯政歸之於晉陷之於齊師且盟且詛九年又辭享

桓子而殺之使而獲免當是時非惟魯國不可爲而
季氏亦自不可支矣霜降水涸涯涘自見桓子於此
亦謀所以爲靖亂興衰之計故舉孔子於公而試用
之已而政聲四達卻齊歸地於是攝行相事墮三都
夫三都者三家強邑也當是時公山不狃在費而郈
侯犯之亂未久也三家之有三都已非公室之便而
三都之爲三都至是亦非三家之便也故仲孫氏始
墮郈繼而季桓子墮費已而孟孫氏不肯墮成公圍之
弗克其不肯墮成也公斂處父之言曰無成是無孟
氏也然則無費是亦無季氏也而墮之當是時桓子
之心未敢自計其私也夫三都已墮其二則成之不
墮固亦未害然亦豈終不克墮哉夫子久之必有處
矣既而魯國方治而齊歸女樂以沮之夫使孔子上
下之交方因桓子之志未務則一女樂豈足以閒之
齊人素善謀功利者歸女樂而謂足以間魯之用孔
子寧不幾於兒戲乎是殆必得其間矣季氏權臣也
桓子舍已權以聽孔子而墮其名都以強公室其中
豈無介介者顧以衰敗之餘藉之振起爲是降心以

相從也今紀綱既定外侮既卻魯既治矣桓子豈甘
於終紐者繼桓子其之季氏私人必有以爲不利者
故其信任之意必已漸衰特未敢驟舍孔子而孔子
顧亦無際可行耳故齊人歸女樂以促之夫齊何懼
於我而歸女樂於事可疑於禮不正有國者固不可
陷此爲鄰國所覘也使桓子而猶爲孔子之聽豈其
受此受之已非矣而又君臣荒淫其中三日不朝此
其心術竊壞不復可與有爲而其心固亦已無孔子
矣故孔子去之然攷之孟子與史記蓋爲膰肉不至
而行也而論語則以爲女樂蓋孔子之行決於此而
特發於膰肉耳孟子之言曰孔子爲魯司寇不用從
而祭膰肉不至不稅冕而行夫謂之不用則不用固
久矣受女樂其一事也方其不朝也子路曰夫子可
以行矣而孔子曰魯今且郊如致膰於大夫則吾猶
可止吁此所謂去父母國之道也夫郊之必致膰於
大夫彝禮也孔子何此之待哉待遇之衰必有日矣
惟孔子於父母之邦不若是恝又不欲顯其君相之
過已知其必不致膰且猶冀其能悔而或致膰也既

而膰果不致夫使其致膰猶彝禮也而不致是昭然
疏却之也於是而行復何俟哉此孔子出處之本末事情也

基按孔子去魯史記以爲十四年者承去歲之訛也朱子以爲十四年者襲史記之誤也何休謂十四年無冬爲聖人以女樂去魯故貶而削之謬矣夫去魯之歲經傳俱無明文然以魯事攷之盛夏築囿擬於淫荒之行比蒲大蒐僭乎天子之禮皆非孔子爲政時所爲昔人固嘗言之矣今故從孔庭纂要通鑑綱目諸書繫於十三年無疑也

乙巳敬王二十四年 定公十四年 孔子五十六歲自衛適陳畏於匡復反衛

衛靈公問孔子居魯得粟幾何對曰奉粟六萬於是

亦致粟六萬居頃之或譖孔子於靈公公使公孫余假一出一入孔子恐獲罪焉居十月去衛將適陳過匡顏刻爲僕以其策指之曰昔吾入此由彼缺也匡人聞之以爲魯之陽虎陽虎嘗暴於匡孔子狀類陽虎拘焉五日弟子懼孔子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匡人簡子以甲士圍之子路怒奮戟將與戰孔子止之曰惡有修仁義而不免世俗之惡者乎夫詩書之不講禮樂之不習是丘之過也若以述先王好古法而爲咎者則非丘之罪也命也夫由歌予和汝子路彈琴而歌孔子和之曲三終甲者進曰以爲陽虎也故圍之今非也請辭而退

路史曰孔子使顏淵執轡到匡郭外顏淵舉策指匡穿垣曰往與陽虎正從此入匡人聞其言孔子貌似陽虎告匡君曰往者陽虎今復來至乃令桓魋圍孔子數日不解弟子皆有飢色於是孔子仰天而歎曰君子固亦窮乎子路聞孔子之言悲感勃然大怒張目奮劒聲如鐘鼓顧謂二三子曰使吾有此厄也孔子曰由來今汝欲鬬名爲戮我於天下爲汝悲歌而感之汝皆和我由等唯唯孔子乃引琴而歌音曲甚哀有暴風擊拒軍士偃仆於是匡人乃知孔子聖人厓解而去○基按匡衛邑也邑宰而曷爲冒君公之稱桓魋宋司馬也宋臣而曷爲受匡人之令顏子必趨是依安有從陽虎之事孔子斯文自信寧復發忎

感之言且其所云暴風擊拒軍士偃仆等語俱誕不足信此蓋影借拔樹絕糧事而爲之者聊附之以見異聞

孔子曰不觀高崖何以知顛墜之患不臨深泉何以知沒溺之患不觀巨海何以知風波之患失之者其不在此乎士慎此三者則無累於身矣遂去顏淵後孔子曰吾以女爲死矣曰子在回何敢死

史記曰孔子使從者爲甯武子臣於衛然後得去○胡寅曰穆公末年武子之子相已與孫良夫將兵侵齊武子非老則卒矣穆公卒歷定公獻公凡三十七年至靈公三十八年而孔子至衛使有兩武子則可若猶俞也其年當百有五六十歲矣何子長之疏也○基按孔子倉卒畏匡此倖免之事不但不肯爲亦不及爲況武子去今甚遠耶子長之疏則誠如胡氏所駁矣然愚攷之春秋穆公卒後歷定公十二年獻公十八年出奔

殤公十二年獻公復位又三年襄公九年共六十四年方至靈公今但云定獻凡三十七年者亦疎也

過蒲月餘反乎衛主蘧伯玉家靈公夫人南子使人謂孔子曰四方之君子不辱欲與寡君爲兄弟者必見寡小君寡小君願見孔子孔子辭謝不得已而見之夫人在絺帷中孔子入門北面稽首夫人自帷中再拜環珮玉聲璆然孔子曰吾鄉爲弗見見之禮答焉子路不悅孔子矢之曰予所不者天厭之天厭之

蓋按南子辨車聲而知爲蘧伯玉其識見有過人者未可以淫婦人槩之今聞孔子大聖以禮請見辭之不得而答焉何足爲孔子辱子路之不悅自是守正之道但未達通變之權耳亦何足爲孔子尤乃有爲之說者曰孔子所見之南子非靈公夫人蓋魯之南蒯也南蒯以費叛奔齊侍飲酒於景公公曰叛夫對曰臣欲張公室也蒯欲弱季氏以張公室孔子見之將以興魯耳與佛肸事不約而合佛肸之召孔子路嘗不悅矣孔子以堅白匏瓜微言不足以醒之故復有天厭之誓此論甚新異然愚攷之左傳南蒯之叛在昭公十二年孔子時年二十二方爲乘田委吏蒯固未即知孔子孔子豈遽欲見之以興魯哉又佛肸之叛去南蒯事後三十餘年而謂堅白匏瓜微言不足以醒子路復有天厭之誓是佛肸事反在先矣大謬不然也蓋學者好爲翻案之說而不核實類如此若鹽鐵論謂孔子因嬖臣彌子瑕以見衛夫人子路不悅則妄而已矣

丙午 敬王二十五年 定公十五年 孔子五十七歲自衛適曹微服過宋及鄭至陳

衛靈公與夫人同車宦者雍渠參乘出使孔子爲次乘招搖過市孔子耻之顏刻曰夫子何耻之孔子曰詩云覯爾新婚以慰我心乃歎曰吾未見好德如色者也他日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明日與孔子語見蜚雁仰視之色不在孔子孔子遂行

前編曰見南子禮之所有故孔子可以久則久爲次乘禮之所無故孔子可以速則速雖然孔子去魯爲女樂也而以膰肉去孔子去衛爲參乘也而以問陳行皆不欲昭其君之惡而以微罪行爾此夫子義之盡而仁之至也

適曹曹人不答將適宋與弟子習禮於大樹下宋司馬桓魋欲殺孔子拔其樹弟子曰可以速矣孔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遂微服而過宋適鄭與弟子相失獨立東郭門外或人謂子貢曰東門外有一人焉其長九尺有六寸河目隆顙其頭似堯其頸似皐繇其肩似子產自腰以下不及禹者三寸纍然如喪家之狗子貢以告孔子欣然而歎曰形狀末也如喪家之狗然乎哉然乎哉

韓詩外傳曰孔子出衛東門姑布子卿迎而視之顧子貢曰是魯孔丘歟吾固聞之子貢曰賜之師何如姑布子卿曰得堯之顙舜之目禹之頸皐陶之喙從前視之盎盎乎似有王者從後視之高肩弱脊此惟不及四聖者也子貢吁然姑布子卿曰子何患焉汙面而不惡

葭喙而不藉遠而望之羸乎若喪家之狗子何患焉子貢以告孔子孔子無所辭獨辭喪家之狗耳曰丘何敢乎子貢曰汙面而不惡葭喙而不藉賜已知之矣不知喪家狗何足辭也孔子曰賜汝獨不見夫喪家之狗歟既斂而椁布器而祭顧望無人意欲施之今上無明王下無賢方伯王道衰政教失强凌弱衆暴寡百姓縱心莫之綱紀是人固以丘爲欲當之者也丘何敢乎遂至陳主司城貞子家基按宋武公諱司空故廢司空爲司城則司城宋官名也他國未有然者貞子在陳而係官於宋學者多疑之不知孟子王司城貞子爲陳侯周臣云者蓋是貞子初爲宋司城以他故去國復臣於陳孟子爲著其原官語意自明乃或有謂貞子是宋賢人孔子過宋時主其家者夫孔子方適宋而遭桓魋於野是未有所主若既過宋則曷爲復主之也又有謂孔子過宋後至陳爲陳侯周臣者夫孔子在陳賓於上館陳侯就之燕遊焉曷嘗爲之臣哉凡此皆或於孟子之言而故異其說者也

基按史記書參乘之行於是年而又書問陳之行於如晉反衛之後前編曰史記重出在去陳之後非也蓋明年而衛靈公卒無自陳反衛再見靈公之事也論語去衛在陳之前蓋得其實然基攷靈公卒於哀公二年是後年非明年也且後年孔子過蒲適衛有靈公問伐蒲之語亦非無再見之事也但彼時以趙簡子聘如晉似非以問陳行而靈公四月已卒恐又不在反衛如陳之際也則次問陳於是年爲宜

基又按是年定公薨圖譜謂禮爲舊君有服孔子必無不歸一弔之禮故敘反魯弔公之事於是年而歷年事蹟因之以爲得聖人之心夫論禮是矣然事之本無者乃敢憑空妄增以誣先聖以惑後人是誰之罪歟至於敘樂及與門人講學等事更無所據[illegible]辯可也

丁未 敬王二十六年 哀公元年 孔子五十八歲在陳

陳惠公賓孔子於上館基按史記陳世家惠公卒子懷公立懷公卒子湣公立湣公六年而孔子適陳攷之春秋則惠公卒於定之四年也惠公之時孔子居魯但以學琴適晉以問禮適周以魯亂適齊未嘗至陳至陳在歷聘時無疑當從史記作湣公蓋孟子所謂陳侯周正湣公諱也時有隼集於陳侯之庭而死楛矢貫之石砮其長尺有咫惠公使人持隼如孔子館而問焉孔子曰隼之來遠矣此肅慎氏之矢也昔武王克商通道於九夷八蠻使各以其方賄來貢使無忘職業於是肅慎氏貢楛矢石砮其長尺有咫先王欲昭其令德之致遠也以示後人使永鑒焉故銘其栝曰肅慎氏之貢矢以分大姬配虞胡公而封諸陳古者分同姓以珍玉展親也分異姓以遠方之職貢使無忘服也故分陳以肅慎氏之貢焉君若使有司求諸故府其可得也公使人求之金櫝如之○吳伐越隳會稽獲巨骨一節專車焉吳子使來聘於魯且問之孔子命使者曰無以吾命也賓既將事乃發幣於大夫及孔子孔子爵之既徹俎而宴客執骨而問曰敢問骨何如爲大孔子曰丘聞之昔禹致羣臣於會稽之山防風氏後至禹殺而戮之其骨專車焉此爲大矣客曰敢問誰守

為神孔子曰山川之靈足以紀綱天下者其守為神
社稷之守為公侯山川之祀為諸侯皆屬於王客曰
防風氏何守孔子曰汪芒氏之君守封嵎者也為漆
姓在虞夏為防風氏商為汪芒氏於周為長翟氏今
曰大人客曰人長之極幾何孔子曰僬僥氏長三尺
短之至也長者不過十數之極也史記此下有云吳客曰善哉聖人

基按史記問骨事次桓子穿井後而於隼集陳庭
之前又書吳敗越王勾踐會稽一語孫鏞曰問骨
事當在此下史公緣家語穿井二章相連故誤置
於彼耳不然此入吳敗越無謂矣且吳未嘗再墮
會稽也然基又攷孔子五十六歲去魯六十八歲
反魯十數年間俱歷聘他國而國語家語皆云吳

使來聘於魯豈伐越在是年而來聘在十年之後
耶史記但云吳使使問仲尼豈亦以是時孔子不
在魯故削其文耶不可攷矣
今姑次其事於吳伐越之年

戊申 敬王二十七年 哀公二年 孔子五十九歲自陳適衛

吳侵陳陳嘗被寇孔子於是去陳將適衛路出於蒲
會公叔氏以蒲叛衛而止之孔子弟子有公良儒者
為人賢長有勇力以私車五乘從孔子行喟然曰昔
吾從夫子遇難於匡又伐樹於宋今遇困於此命也
夫與其見夫子仍遇於難寧我鬬死挺劒而合衆將
與之戰蒲人懼曰苟無適衛吾則出子以盟孔子而
出之東門孔子遂適衛子貢曰盟可負乎孔子曰要
我以盟非義也衛靈公聞孔子來喜而郊迎之問伐
蒲對曰可哉公曰吾大夫以為蒲者衛之所以待晉
楚也伐之無乃不可乎孔子曰其男子有死之志婦
人有保西河之志吾之所伐者不過四五人矣公曰
善然卒不伐

基按公良儒述畏匡伐樹及止蒲之事明分今昔
其先後次第曉然可知則闕譜載過蒲要盟於畏
匡之際者非也而載桓魋伐樹於哀公十二年則
尤非蓋伐樹在盟蒲之前盟蒲在衛靈公未卒之
前靈公卒於是年四月而謂
伐樹在十餘年後有是理乎

晉佛肸來召不果往

趙氏家臣佛肸以中牟叛趙簡子攻范氏中行氏伐中牟佛肸叛置鼎於庭致士大夫曰與我者受邑不吾與者烹召孔子孔子欲往子路曰昔者由
也聞諸夫子曰親於其身為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佛
肸以中牟畔子之往也如之何子曰然有是言也不
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淄吾豈匏瓜也
哉焉能繫而不食然亦卒不往前編曰按不狃畔季氏佛肸畔趙氏皆家

臣畔大夫也而召孔子孔子雖卒不往而云欲往者
蓋大夫畔諸侯而陪臣以張公室為名也子韓哲曰
家臣欲張公室罪莫大焉此當時流俗之言也抑大
夫而張公室亦名義也故欲往以明其可也然二人

皆以已私爲之非眞可與有爲也故卒不往以知其不可也

自衛如晉未至反乎衛復如陳

衛靈公老怠於政不用孔子晉趙簡子使人來聘孔子將西見之至於河而聞竇鳴犢舜華之死也臨河而歎曰美哉水洋洋乎丘之不濟此命也夫水經注曰孔子適趙臨河不濟歎而作歌曰狄水衍兮風揚波舟楫顚倒更相加歸來歸來胡爲斯子貢趨而進曰敢問何謂也孔子曰竇鳴犢舜華晉國之賢大夫也趙簡子未得志之時須此兩人而後從政及其已得志也而殺之丘聞之刳胎殺夭則麒麟不至其

郊竭澤涸漁則蛟龍不處其淵覆巢破卵則鳳凰不翔其邑何則君子諱傷其類也夫鳥獸之於不義也尚知避之而況於人乎乃還息乎陬鄉作槃操以哀之操曰周道衰微禮樂陵遲文武既墜吾將焉歸周遊天下靡邦可依鳳鳥不識珍寶梟鴟眷然顧之慘然心悲升車命駕將適唐都黃河洋洋悠悠之魚臨津不濟還轅息陬傷予道窮哀彼無辜翱翔於衛復我舊廬從吾所好其樂只且遂反乎衛未幾復如陳陳侯大城因起陵陽之臺未畢而坐法死者數十人又執三監吏孔子聞之見陳侯與俱登臺而觀焉孔子曰美哉斯臺自古聖王之爲城臺未有不戮一人而能致功若此者也陳侯默而退遂竊赦所執吏既而見孔子曰昔周作靈臺亦戮人乎對曰文王之興附者六州六州之衆各以子道來故區區之臺未及期日而已成矣何戮之有乎夫以少少之衆能立大大之功唯君爾

基按去歲吳夫差侵陳取其三邑則陳侯以被寇而大城因而起臺當在此時鬪里志歷年事蹟次於哀公六年未知所據但彼時吳方伐陳楚子救之軍於城父恐不暇爲土木之務而孔子厄於陳蔡無上下之交亦未必與陳侯有登臺之觀也

己酉 敬王二十八年 哀公三年

孔子六十歲在陳生孫伋

伋字子思伯魚之子也基按孔叢子曰夫子閒居喟然而歎子思再拜請曰意子孫不修將忝祖乎羨堯舜之道恨不及乎夫子曰爾孺子安知吾志子思對曰伋於進膽亟聞夫子之教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負荷是謂不肖伋每思之所以大懼而不解也夫子忻然笑曰然乎吾無憂矣世不廢棄其克昌乎據此則子思逮事孔子也孔孟圖譜以爲生於伯魚未卒之前者近是或謂伯魚卒時子思始生者非也然子思仕於穆公穆公之立在威烈王十九年距伯魚卒已七十七年而子思爲苟變於衛侯史載於安王十五年距伯魚卒且九十七年子思生於伯魚未卒之前則其年當百餘歲矣史記謂年六十二者亦非也今從歷年事蹟書其生於此亦未知其的與否也

○魯桓僖廟災

孔子在陳陳侯就之燕遊焉行路之人云魯司鐸災及宗廟以告孔子孔子曰所及者其桓僖之廟陳侯

曰何以知之孔子曰禮祖有功而宗有德故不毀其廟焉今桓僖之親盡矣又功德不足以存其廟而魯不毀是以天災加之三日魯使至問焉則桓僖也陳侯謂子貢曰吾乃今知聖人之可貴對曰君今知之可矣未若專其道而行其化之善也〇季桓子病輦而見魯城喟然歎曰昔此國幾興矣以吾獲罪於孔子故不興也顧謂其嗣康子曰我卽死若必相魯必召仲尼及桓子卒康子立欲召孔子公之魚曰昔吾先君用之不終終爲諸侯笑今又用之不能終

是再爲諸侯笑康子曰則誰召而可曰召冉求於是使使召冉求冉求將行孔子曰魯人召求非小用之將大用之也於是孔子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子貢知孔子思歸送冉求因誡曰卽用必以孔子爲招云

基按孔子於定公十五年至陳越二年而適衛未幾復如陳又越二年而適蔡歸輿之歎不知其在何時史記兩見於在陳之日則疑且複矣然以事攷之此時孔子正在如衛如曹如宋如鄭如晉追遑何之之後則因冉求之召而思吾黨因魯召冉求而思歸魯固其情事之近者也故從史記書於此而削其前書者

庚戌 **敬王二十九年** 哀公四年 **孔子六十一歲自陳適蔡**

辛亥 **敬王三十年** 哀公五年 **孔子六十二歲自蔡如葉復反蔡**

葉公問政子曰近者說遠者來 家語葉公問政於夫子子曰政在悅近而來遠他日子貢以爲問子曰荊之地廣而都狹民有離心莫安其居故曰政在悅近而來遠詩曰亂離瘼矣奚其適歸此傷離散以爲亂者也 又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子曰汝奚不曰其爲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〇孔叢子曰孔子使宰予使於楚楚昭王欲以安車象飾遣孔子宰予曰夫子無以爲也自臣從夫子以來夫子言不離道動不遺仁貴義尚德清素好儉仕而有祿不以爲積

不合則去退無吝心妻不服采妾不衣帛車器不雕馬不食粟道行則樂其志不行則樂其身此所以爲夫子也若夫觀目之靡麗窈窕之淫音夫子過之弗視遇之弗聽故臣知夫子無用此車也王曰然則夫子何欲而可對曰方今天下道德寖息其志欲興而行之天下誠有欲治之君能行其道則夫子雖徒步以朝固猶爲之何必遠辱君之重貺乎王曰乃今而知孔子之爲德也大矣宰予歸以告孔子孔子曰二三子以予之言何如子貢對曰未盡夫子之美也夫子德高則配天深則配海若予之言行事之實也孔子曰夫言貴實使人信之舍實何稱乎是賜之華不若予之實也

基按孔子如葉之後諸書俱有反蔡之文而前編以爲葉楚縣也如葉卽如楚也遂削反蔡而不書夫葉既楚縣則昭王來聘特自其境內耳陳蔡豈入楚境圖之哉必不然矣今從舊書之

壬子 **敬王三十一年** 哀公六年 **孔子六十三歲楚子遣使**

來聘厄於陳蔡適楚復反衛

吳伐陳楚昭王救陳軍於城父聞孔子在陳蔡之間使人來聘孔子孔子將往拜禮焉孔叢子曰楚王使使奉金幣聘夫子宰予冉求曰夫子之道至是行矣遂請見問夫子曰太公勤身苦志八十而遇文王孰與許由之賢夫子曰許由獨善其身者也太公兼利天下者也然今世無文王之君也雖有太公孰能識之乃歌曰大道隱兮禮爲基賢人竄兮將待時天下如一兮欲何之 陳蔡大夫相與謀曰孔子聖賢其所刺譏皆中諸侯之病若用於楚則陳蔡危矣遂使徒兵距孔子朱熹曰是時陳蔡臣服於楚若楚來聘孔子陳蔡大夫安敢圍之○前編曰按陳蔡從楚耳非爲之臣況蔡又兩屬於吳當時諸侯大夫疑孔子得衆而不用又忌他國

之用孔子大率如此孔子圍於陳蔡之間莊子荀子皆有此語今故序之 孔子不得行絕糧七日外無所通藜羹不充從者病莫能興子路慍見曰君子亦有窮乎孔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乃愈慷慨講誦絃歌不衰知弟子有慍心乃召子路而問焉曰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乎奚爲至於此子路作色而對曰君子無所困意者夫子未仁與人之弗吾信也意者夫子未智與人之弗吾行也且由也昔者聞諸夫子曰爲善者天報之以福爲不善者天報之以禍今夫子積德懷義行之久矣

奚居之窮也子曰由未之識也吾語汝汝以仁者爲必信也則伯夷叔齊不餓死首陽汝以智者爲必用也則王子比干不見剖心汝以忠者爲必報也則關龍逢不見刑汝以諫者爲必聽也則伍子胥不見殺基按伍子胥見殺在哀公十一年陳伐齊之後此時安得遽及之其爲附會可知 夫遇不遇者時也賢不肖者才也君子博學深謀而不遇時者衆矣何獨丘哉且芝蘭生於深林不以無人而不芳君子修道立德不爲困窮而改節爲之者人也生死者命也是以齊小白之有霸心生於莒晉重耳之有

霸心生於曹衛越王勾踐之有霸心生於會稽故居下而無憂者則思不遠處身而常逸者則志不廣庸知其終始乎子路出召子貢告如子路子貢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夫子盍少貶焉孔子曰賜良農能稼不必能穡良弓能巧不能爲順君子能修其道綱而紀之不必其能容今不修其道而求其容賜爾志不廣矣思不遠矣子貢出顏回入問亦如之顏回曰夫子之道至大天下莫能容雖然夫子推而行之世不我用有國者之醜也夫子何病焉不容然

後見君子孔子欣然歎曰有是哉顏氏之子使爾多
財吾爲爾宰於是使子貢如楚昭王興師迎孔子然
後得行家語又曰孔子遭厄於陳蔡之間絕糧七日弟子餒病孔子絃歌子路入見曰夫子之歌禮乎孔子弗應曲終而曰由來吾語汝君子好樂爲無驕也小人好樂爲無懾也其誰之人不我知而從我者乎子路悅援戚而舞三終而出明日免於厄子貢執轡曰二三子從夫子而遭此難也其弗忘矣孔子曰善惡何也夫陳蔡之間丘之幸也二三子從丘者皆幸也吾聞之君上不困不成王烈士不困行不彰庸知其非激憤厲志之始於是乎在○又孔子厄於陳蔡從者七日不食子貢以所齎貨竊犯圍而出告糴於野人得米一石焉顏回仲由炊之於壞屋之下有埃墨墮飯中顏回取而食之子貢自井望見之不說以爲竊食也入問孔子曰仁人廉士窮改節乎孔子曰改節即何取於仁廉哉子貢曰若回也其不

改節乎子曰然子貢以所飯告孔子孔子曰吾信回之爲仁久矣雖汝有云弗以疑也其或者必有故乎汝止吾將問之召顏回曰疇昔予夢見先人豈或啓祐我哉子炊而進飯吾將進焉對曰向有埃墨墮飯中欲置之則不潔棄之則可惜回即食之不可祭也孔子曰然乎吾亦食之顏回出孔子謂二三子曰吾之信回非待今日也二三子由此乃服之至楚昭王將以書社地七百里
封孔子令尹子西曰王之使使諸侯有如子貢者乎
曰無有王之輔相有如顏回者乎曰無有王之將帥
有如子路者乎曰無有王之官尹有如宰予者乎曰
無有且楚之祖封於周號爲子男五十里今孔丘述
三王之法明周召之業王若用之則楚安得世世堂
堂方數千里乎夫文王在豐武王在鎬百里之君卒
王天下孔丘得據土壤賢弟子爲佐非楚之福也昭
王乃止於是孔子反乎衛秋七月昭王卒於城父先是有雲如衆赤鳥夾日以飛三日周太史曰其當王身乎若禜之可移於令尹司馬王弗許及王在城父有疾卜曰河爲祟大夫請祭諸郊王又弗許孔子曰楚昭王知大道矣其不失國也宜哉○楚狂接輿歌而過
孔子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
追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孔子下欲與之言趨
而避之不得與之言○昭王過江江中有物大如斗圓而赤直觸王舟舟人取之王大怪之遍問群臣莫之能識使使聘於魯問孔子孔子曰此所謂萍實者也可剖而食之吉祥也惟霸

者爲能獲焉使者反王遂食之大美久之使來以告魯大夫大夫因子游問曰夫子何以知其然曰吾昔之鄭過乎陳之野聞童謠曰楚王渡江得萍實大如斗赤如日剖而食之甜如蜜此楚王之應也吾是以知之○基按此與前商羊皆孔子在魯時事因楚事故附記於楚
基按論語雜記孔子言行原無倫次其書在陳絕糧偶未及蔡亦偶敘於問陳之後耳朱子併爲一章定爲一時事而以家語史記所次爲非諸書或因之抑思孔子去衛伐樹於宋矣未聞復絕糧其在陳也王於司城貞子與陳侯有言議之適亦必無絕糧之事也且孟子曰君子厄於陳蔡之間而孔子思與難之賢亦曰從我於陳蔡者使絕糧在去衛時則陳蔡之厄又何厄耶如必以論語所次爲一時事則次楚狂於受女樂之後豈亦一時事耶
基又按史記昭王止書社之封孔子反衛至哀公十一年康子以幣召之而歸魯諸書皆同獨歷年

事蹟云孔子因昭王卒自楚反葉自葉反蔡自蔡如陳自陳反魯數月之間歷四五國至十年衛君欲得孔子爲政復自魯至衛而十一年乃以幣召歸不知何據瑣屑乃爾而圖譜則又以是年自葉至陳自陳反魯十一年至衛十二年又至陳已復歸魯並其幣召之事而削之紛紛異說妄爲增減愚不知其可也

癸丑 敬王三十二年 哀公七年 孔子六十四歲在衛

甲寅 敬王三十三年 哀公八年 孔子六十五歲在衛

乙卯 敬王三十四年 哀公九年 孔子六十六歲在衛夫人幵官氏卒 基按檀弓曰子思之母死於衛赴於子思子思哭於廟門人至曰庶氏之母死何爲哭於孔氏之廟乎子思曰吾過矣吾過矣遂哭於他室又子上之母死而不喪門人問諸子思曰昔者子之先君子

喪出母乎曰然子之不使白也喪之何也子思曰昔者吾先君子無所失道道隆則從而隆道汚則從而汚伋則安能爲伋也妻者是爲白也母不爲伋也妻者是不爲白也母故孔氏之不喪出母自子思始也世傳孔子三世出妻蓋以此然子思之母子上之母其出有明文矣伯魚母死期而猶哭孔子以其過於禮而甚之初未言其出也乃註謂母出而死於禮無服而猶哭夫子所以歎其甚不知哭也非服也以是附會其出誣矣又按孔叢子載孫子問子思之言稱孔子爲先君則此之所謂先君子疑指孔子非伯魚也蓋古人多有以無子出妻者孔子前母施氏有九女而無子或者紇出之而娶顏氏事則有之觀孔子以顏氏祔葬而不及施氏可見則所謂先君子喪出母者疑孔子之喪施氏而非伯魚之喪幵官氏也況禮經雜出漢儒未可盡信卽以子思之大賢寧不知哭出母於廟之非禮而待門人言之然後以爲過其又足信乎今考歷聘紀年闕里志諸書皆紀幵官氏之卒則固以出妻之說爲謬矣

基按說苑曰楚伐陳陳西門燓使降民修之孔子過之不軾子路問曰禮過三人則下車二人則軾今陳修門者衆矣夫子不軾何也孔子曰丘聞之國亡而不知不智知而不爭不忠忠而不死不廉今陳修門者不行一於此丘故不軾也攷之春秋哀公九年十年楚再伐陳若如說苑所云則孔子是時在陳不在衛也然通鑑綱目於壬子書孔子自楚反乎衛於丙辰書孔子自陳復至衛而竟不書何年至陳也疎亦甚矣大抵孔子歷聘之迹諸書各異殊不可攷姑識之於此以備覽易

丙辰 敬王三十五年 哀公十年 孔子六十七歲在衛

伯魚之喪母也期而猶哭孔子聞之曰誰與哭者門人曰鯉也孔子曰嘻其甚也伯魚聞之遂除之 蔡復賞曰父母之喪痛疾之情人所自致伯魚朞而猶哭正親喪固所以自盡也聖人教人以孝而顧欲使之除寇

耶蓋記禮者誤於三世出妻之說而附會之耳 ○時衛君輒父蒯聵不得立在外 初靈公夫人南子通於宋朝蒯聵適齊過宋野野人歌之曰既定爾婁豬盍歸吾艾豭蒯聵羞之因朝南子欲殺之南子覺蒯聵奔宋及靈公卒乃立蒯聵之子輒而晉趙鞅納蒯聵於戚遂居之 諸侯數以爲讓 冉有曰夫子爲衛君乎子貢曰諾吾將問之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爲也 孔子弟子多仕於衛衛君欲得孔子爲政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爲政子將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子曰野哉由也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

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是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

王守仁曰孔子正名先儒說上告天子下告方伯廢輒立郢恐難如此豈有一人致敬盡禮待我而爲政我卻去廢他豈人情天理孔子既肯與輒爲政必已是他能傾心委國而聽聖人盛德至誠必已感化衛輒使知無父之不可以爲人必將痛哭奔走往迎其父父子之愛本於天性輒能悔痛真切如此蒯聵豈不感動底豫蒯聵既還輒乃致國請戮聵已見化於子又有孔子至誠調和其間當亦決不肯受仍以命輒群臣百姓又必欲得輒爲君輒乃自暴其罪惡請於天子告於方伯而必欲致國於父聵與群臣百姓亦將表輒悔悟仁孝之美請於天子告於方伯必欲得輒而爲之君於是集命於輒使之復君衛國輒不得已乃如上皇故事率群臣百姓尊聵爲太公備物致養而始退復其位焉則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名正言順一舉而可爲政於天下矣孔子正名或是如此

前編曰按世家稱孔子自楚反衛在哀公六年其後自衛反魯首尾又計六年矣以衛父子之亂而夫子久於其國何耶豈居亂邦見惡人在聖人則可乎及考之陳世家則楚昭卒之年孔子在陳非反衛也考之衛世家則齊弒悼公之年孔子始自陳至衛明年反魯則非久於衛也然猶至衛何也孔子在陳曰盍歸乎來盍思魯之狂士則自陳至衛蓋過衛耳意則主於歸魯也以夫子門人如子夏子貢子羔之徒亦多衛人孔子於魯爲父母之邦其出也既以司寇去國則其反也不可以無故而復國故明年召之卽歸矣經世於丙辰書孔子自陳至衛於丁巳書自衛反魯可以訂孔子世家之謬而孔子久速之義於此見矣○基按馬遷史記前後矛盾者甚多孔子世家未可據陳衛世家豈獨可據耶竊謂陳蔡既以兵拒孔子而致有絕糧之厄是上下之交已隔烏有楚不能用復至陳留四年而後去之理則陳衛世家所紀者誤也且既云孔子自陳至衛明年反魯是在衛亦已越歲非僅過之前編以是斷其不居衛亦誤也然則孔子之久於衛者何也觀子路衛君待子爲政之問而孔子欲先正名則出公雅欲用孔子而孔子亦欲用衛以正其亂從可知已又孟子稱孔子於衛孝公有公養之仕考之春秋史記無所謂孝公者朱子以爲疑卽出公輒或又以爲公子郢若然則因公養之機以仲其正名之用固孔子之志也而況有蘧伯玉顏讎由爲之主其久於衛復何疑乎如必以爲不居亂邦不見惡人則南子亦可見公山佛肸之召亦可往矣陳有吳楚侵伐之亂而居陳蔡有公孫翩弒殺之亂而居蔡矣蓋孔子聖之時無可無不可烏得以常情測之哉

基又按家語孔子在衛聞齊國田常將伐魯乃欲屈節於田常以救魯使子貢往說齊移兵伐吳因說吳以救魯說越以從吳已而復說晉修卒以待吳使勢相破故子貢一出存魯亂齊破吳強晉而

霸越孔子曰夫其亂齊存魯吾之初願若強晉以敝吳使吳亡而越霸者賜之說也美言傷信愼言哉攷之春秋哀公十一年春齊國書伐魯魯敗之於郊夏公會吳子伐齊復敗之於艾陵而吳之伐齊也越子率其衆以朝焉十三年夏公會晉侯及吳子於黃池吳晉爭先越子伐吳大敗吳師遂入吳事與家語頗合但伐魯之事不由田常黃池之會未相攻擊而是冬吳及越平越未嘗滅吳也越滅吳在孔子卒後六年其非孔子所及言明矣且子貢使齊不見經傳惟韓非子曰齊將攻魯魯使子貢說齊不聽而卒加兵於魯初無說吳越之事而子貢說詞大類戰國策士捭闔之談當是後人附會姑闕之

丁巳敬王三十六年哀公十一年**孔子六十八歲自衛反魯**

齊伐魯冉求將師與齊戰於郊克之是役也冉求用矛於齊師故能入其軍孔子聞之曰義也季康子謂冉求曰子之於戰學之乎性達之乎對曰學之康子曰從事孔子惡乎學冉求曰即學之孔子也夫孔子者大聖無不該文武並用兼通求也適聞其戰法猶未之詳也康子悅樊遲以告孔子孔子曰季孫於是乎可謂悅人之有能矣○黃氏曰孔子對衛靈公以軍旅之事未之學答孔文子以甲兵之事未之聞及觀夾谷之會則以兵加萊人而齊侯懼費人之亂則命將上下伐而費人北又嘗曰我戰則克孔子豈有未學未聞者特以軍旅之事非所以爲訓耳冉求言於康子曰國有聖人而不能用欲以求治是猶卻步而欲求及前人

不可得已今孔子在衛衛將用之已有才而以資鄰國難以言智也請以重幣迎之康子以告哀公公從之又家語曰康子問冉求之戰冉求既對之又曰夫子播之百姓質諸鬼神而無憾用之則有名康子言於哀公以幣迎孔子孔子曰人之於冉求信之矣將大用之會衛孔文子將攻大叔初大叔疾娶於宋子朝其娣嬖子朝出孔文子使疾出其妻而妻之疾使侍人誘其初妻之娣置於犂而爲之一宮如二妻文子怒欲攻之訪於孔子孔子曰胡簋之事則嘗學之矣甲兵之事未之聞也退命駕而行曰鳥則擇木木豈能擇鳥文子遽止之曰圉豈敢度其私訪衛國之難也將止魯人以幣召之乃歸琴操曰孔子歷聘諸侯諸侯莫能任自衛反魯隱谷之中見鄉蘭獨茂喟然歎曰蘭當爲王者香今乃與衆草爲伍止車援琴鼓之自傷不逢時託詞於蘭云習習谷風以陰以雨之子于歸遠送於野何彼蒼天不得其所逍遙九州無所定處時人闇蔽不知賢者年紀逝邁一身將老○孔叢子曰哀公使以幣如衛迎夫子而卒不能賞故夫子作丘陵之歌曰登彼丘陵峛崺其阪仁道在邇求之若遠遂迷不復自嬰屯蹇喟然迴慮題彼泰山鬱確其高梁甫迴連枳棘充路陟之無緣將伐無柯患滋蔓延惟以永歎涕淚潺湲

哀公問政

孔子既至魯哀公館焉公自阼階孔子賓階升堂立侍公曰夫子之服其儒服歟孔子對曰丘少居魯衣逢掖之衣長居宋冠章甫之冠丘聞之君子之學也

博其服以鄉丘未知其爲儒服也公因問儒行他日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天道敏生地道敏樹人道敏政夫政也者蒲盧也待化以成故爲政在於得人取人以身修道以仁仁者人也親親爲大義者宜也尊賢爲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禮者政之本也是以君子不可以不修身思修身不可以不事親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天下之達道有五其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

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也五者天下之達道智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强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公曰子之言美矣至矣寡人實固不足以成之也孔子曰好學近乎智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知斯三者則知所以修身知所以修身則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則能成天下國家矣公曰政其盡此而已乎孔子曰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曰修身也尊賢也親親也敬

大臣也體群臣也子庶民也來百工也柔遠人也懷諸侯也夫修身則道立尊賢則不惑親親則諸父昆弟不怨敬大臣則不眩體群臣則士之報禮重子庶民則百姓勸來百工則財用足柔遠人則四方歸之懷諸侯則天下畏之公曰爲之奈何孔子曰齊潔盛服非禮不動所以修身也去讒遠色賤貨而貴德所以尊賢也爵其能重其祿同其好惡所以篤親親也官盛任使所以敬大臣也忠信重祿所以勸士也時使薄斂所以子百姓也日省月考既廩稱事所以來

百工也送往迎來嘉善而矜不能所以綏遠人也繼絕世舉廢邦治亂持危朝聘以時厚往而薄來所以懷諸侯也治天下國家有九經其所以行之者一也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言前定則不跲事前定則不困行前定則不疚道前定則不窮在下位不獲於上民弗可得而治矣獲於上有道不信於友不獲於上矣信於友有道不順乎親不信乎友矣順乎親有道反諸身不成不順乎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夫誠者不

思而得不勉而中從容中道聖人之所以定體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公曰子之教寡人備矣敢問行之所始孔子曰立愛自親始教民睦也立敬自長始教民順也教之慈睦而民貴有親教以敬而民貴用命民既孝於親又順以聽命措諸天下無所不可公曰寡人既得聞此言也懼不能果行而獲罪咎

又哀公問政孔子曰政在論臣他日子貢以爲問孔子曰魯君有臣三人內比周以愚其君外距諸侯之賓以蔽其明故曰政在諭臣詩曰匪其止共惟王之邛此傷姦臣蔽王以爲亂者也○又哀公問於孔子曰寡人欲吾國小而能守大則攻其道如何孔子對曰使君朝廷有禮上下相親天下百姓皆君之民將

誰攻之苟違此道民畔如歸皆君之讐也將誰與守
公曰善哉於是廢山澤之禁弛關市之稅以惠百姓
基按孔子反魯數年哀公所問如政如禮如儒行取士人道性命鬼神等事不可枚舉亦莫定於何時但既幣迎而歸雖無意用之其諮訪未有遲之又久者闕里志及通鑑綱目書問政於後年曉矣且無所據今酌錄問政一篇於此蓋此篇乃萬世為治之大法先儒之所表章也中庸所載遂去哀公問答語於脉未貫而天道敏生及行之所始以下等語又中庸所無故從家語錄之以備參攷焉

敘書記禮刪詩正樂贊易以教弟子

魯終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時周室微而禮樂廢詩書缺於是追迹三代之禮序書傳上紀唐虞下至秦穆編次其事觀夏殷所損益以一文一質監於

二代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足則吾能徵之矣故書傳禮記自孔氏古者詩三千餘篇及至孔子取可施於禮義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厲之缺以關雎為風始鹿鳴為小雅始文王為大雅始清廟為頌始凡三百五篇皆絃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故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禮樂自此可得而述以備王道成六藝晚而讀易韋編三絕（一本此下有鐵擿三折漆書三滅二語）於是序彖繫象說卦文言曰假我數年若是我於易則彬彬矣以詩書禮樂教弟子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尚書大傳曰東郭子惠問於子貢曰夫子之門何其雜也子貢曰夫檃括之旁多枉木良醫之門多疾人砥礪之旁多頑鈍夫子修道以俟天下來者不止是以雜也○齊太史子與適魯見孔子孔子與之言道子與悅曰吾鄙人也聞子之名不視子之形久矣乃今而後知泰山之為高淵海之為大惜乎夫子之不逢明王道德不加於民而將垂寶以貽後世遂退而謂南宮敬叔曰今孔子先聖之嗣自弗父何以來世有德讓天所祚也成湯以武德王天下其配在文殷宗以下未始有也孔子生於衰周先王典籍錯亂無紀而乃論百家之遺記攷正其義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刪詩述書定禮理樂制作春秋讚明易道垂訓後嗣以為法式其文德著矣然凡所教誨束脩已上三千餘人或者天將欲與素王之乎夫何其盛也敬叔曰殆如吾子之言夫物莫能兩大吾聞聖人之後而

非繼世之統其必有興者焉今夫子之道至矣乃將施之無窮雖欲辭天之祚故未得耳子貢聞之以二子之言告孔子孔子曰豈若是哉亂而治之滯而起之自吾志天何與焉）

顏回（字子淵魯人）閔損（字子騫魯人）冉耕（字伯牛魯人）冉雍（字仲弓伯牛之宗族）宰予（字子我魯人）端木賜（字子貢衛人）冉求（字子有伯牛之宗族）仲由（字子路一字季路弁人）言偃（字子游吳人）卜商（字子夏衛人）顓孫師（字子張陳人）曾參（字子輿魯南武城人）澹臺滅明（字子羽武城人）高柴（字子羔齊人○史作衛人）宓不齊（字子賤魯人）樊須（字子遲魯人○史作齊人）有若（字子有一云字子若魯人）公西赤（字子華魯人）原憲（字子思宋人○史作魯人）公冶長（字子長魯人○史作齊人）南宮縚（字子容魯人○論語作南宮适史作南宮括）公晳哀（字季沉齊人○

史作字季次 曾點字子晳參之父○史作曾蔵字晳 顏繇字季路回之父○史作顏無繇字路 商瞿字子木魯人 漆雕開字子若蔡人○史作字子開魯人 公良儒字子正陳人○史作公良孺 秦商字不慈魯人○左傳作丕茲史作字子丕楚人 顏刻字子驕魯人○史作顏高 司馬犂耕字子牛宋人○史作司馬耕 巫馬期字子期魯人○史作巫馬施字子旗 梁鱣一作鯉字叔魚齊人 琴牢字子開一字子張衛人○史無 冉儒字子魚魯人○史作冉孺字子魯一作曾 顏辛字子柳魯人○史作顏幸 伯虔字楷○史作字子析 公孫寵字子石衛人○史作公孫龍楚人 曹邮闕字○史云字子循 陳亢字子亢一字子禽陳人○史無 叔仲會字子期魯人○史作晉人 秦祖字子南○史云秦人 奚蔵字子晳○史作奚容蔵字子晳衛人 公祖茲字子之○史作公祖句茲 廉潔字子曹○史作

字子庸衛人 公西輿字子上○史作公西輿如 宰父黑字子黑○史作罕父黑字子索 公西蔵字子尚○史作字子上魯人 穰駟赤字子從○史作壤駟赤字子徒秦人 冉季字子產魯人 薛邦字子從○史作鄭國字子徒薛誤爲鄭而邦則避漢高諱也 石處字里之○史作后處字子里齊人 縣亶一作豐字子象○史無 左郢字子行○史作左人郢魯人 狄黑字晳之衛人○史作字晳 商澤字子秀○史作字子季 任不齊字子選○史作字選楚人 榮祈字子祺○史作榮旂 顏噲字子聲○史云魯人 原桃字子籍○史作原亢籍 公肩字子仲○史作公堅定字子中魯人或曰晉人 秦非字子之魯人 漆雕從字子文○史作漆雕徒父字子有 燕級字子思魯人○史作燕伋字思 公夏守字子乘魯人○史作公夏首字乘 勾井疆字子疆○史云衛人 步叔乘字子車○史云齊人 石子蜀字子明○史作石作蜀成紀人 邽選字子飲○史作邽巽字子斂魯人 旒之常字子常○史作字子恒 申續字子周○史作申黨字周魯人一作申棠或以黨爲棠之誤而以棠爲根 樂欣字子聲○史作樂欬魯人 顏之僕字子叔○史作字叔魯人 孔弗字子茂孔子兄孟皮之子○史作孔忠 漆雕侈字子斂○史作漆雕哆魯人 縣成字子橫○史作字子祺魯人 顏相字子襄○史作顏祖字襄魯人 公伯寮字子周魯人 鄡單字子家 秦冉字開 顏何字冉魯人○四人見史記

基按孔子弟子家語所載者七十六人史記所載者七十七人俱不合七十二之數而家語琴牢陳亢懸亶三人則史記不載史記公伯寮鄡單秦冉顏何四人又家語所無且其名字亦多異同殊不可攷然而琴牢陳亢見於論語孟子公伯寮未聞從事孔子則史記疑誤也今從家語錄之而附祀

史記以備參攷至於祀典之或因或革非所及也

戊午敬王三十七年哀公十二年 孔子六十九歲子鯉卒伯魚年五十葬孔子墓東 ○季孫欲以田賦古法丘賦十六井爲丘丘賦一乘田賦則每井賦一乘也使冉有訪於仲尼仲尼曰丘不識也三發卒曰子爲國老待子而行若之何子之不言也孔子不對而私於冉有曰求來汝不聞乎先王制土藉田以力而砥其遠邇賦里以入而量其有無任力以夫而議其老幼於是乎有鰥寡孤疾有軍旅之出則徵之無則已其歲收田一井出稯禾秉芻缶米不

是過也先王以爲足君子之行也度於禮施取其厚事舉其中斂從其薄如是則以丘亦足矣若不度於禮而貪冒無厭則雖以田賦將又不足且子季孫若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訪焉弗聽也日哀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之急者莫大乎使民富且壽也公曰爲之奈何孔子曰省力役薄賦斂則民富矣敦禮教遠罪戾則民壽矣公曰寡人欲行夫子之言恐吾國貧矣孔子曰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未有子富而父母貧者也○昭公夫人吳孟子卒孔子往弔焉適於季氏季氏不絰孔子投絰而不拜子游問曰禮與孔子曰主人未成服則弔者不絰焉禮也○

十有二月螽季康子問於孔子曰今周十二月夏之十月而猶有螽何也孔子對曰丘聞之火伏而後蟄者畢今火猶西流司歷過也康子曰所失者幾月也孔子曰於夏十月火既沒矣今火見再失閏也基按康子問螽事左傳家語皆有之蔡復賞謂孔子宜以重賦召災儆康子而不當歸過於司歷之失閏遂疑此非孔子之言迂矣○是歲顏回卒孔子曰噫天喪予天喪予於是哭之慟從者曰子慟矣曰有慟乎非夫人之爲慟而誰爲顏淵死顏路請子之車以爲之椁子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鯉也死有棺而無椁吾不徒行以爲之椁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也○顏回死哀公弔焉使人訪於孔子孔子對曰凡在封內皆臣子也禮君弔其臣升自東階向尸而哭其恩賜之施不有筭也○顏淵之喪饋祥肉孔子出受之入彈琴而後食之○基按顏回生卒前辯之詳矣通鑑綱目書其卒於是年者從論語也

己未 敬王三十八年 哀公十三年 孔子七十歲

基按是年春有田賦之訪夏有昭夫人之弔冬有十二月螽之問載於左國家語者確有明文則孔子在魯無復可疑矣而圖譜乃云以子路薦於孔文子而至衛已復至陳有司敗知禮之問而微服過宋事當在至陳之前蓋以是時則桓魋專恣之日也然愚竊謂孔子時年已老轍環既倦無復用行之望若以一薦而輒至衛豈如是之僕僕者乎昭公娶吳當時諸侯寧不聞之安知司敗之問必在孟子既卒之後乎而況其卒也實未嘗赴乎桓魋凶人之性虓虣無常其欲害孔子寧必在播亂之時乎而況伐樹實先於過蒲乎夫舍其可據者而反影響揣摩於其不可據者亦見其大惑已

庚申 敬王三十九年 哀公十四年 孔子七十一歲 感獲麟作春秋

叔孫氏之車士曰子鉏商採薪於大野獲麟焉折其前左足載以歸叔孫氏以爲不祥棄之於郭外使人告孔子曰有麕而角者何也孔子往觀之曰麟也胡爲來哉胡爲來哉反袂拭面涕泣沾襟叔孫聞之然後取之子貢問曰夫子何泣爾孔子曰麟之至爲明王也出非其時而見害吾是以傷焉孔叢子曰西狩獲麟衆莫之識以爲不祥棄之五父之衢冉有告孔子曰麕身而肉角豈天下之妖乎孔子曰今何在吾將觀焉遂往謂

其御高柴曰若求之言其必麟乎至視之果然子游問曰飛者宗鳳走者宗麟為其難致也敢問今見其誰應之孔子曰天子布德將致太平則麟鳳龜龍先為之祥今宗周將滅天下無王孰為來哉遂泣曰予之於人猶麟之於獸也麟出而死吾道窮矣乃歌曰唐虞世兮麟鳳遊今非其時兮來何求麟兮麟兮我心憂○家傳曰孔子未生時有麒麟吐玉書於闕里顏氏異之以繡紱繫麟角而去後西狩獲麟其紱在焉孔子解紱而自傷也○基按公羊傳有吾道窮之語杜氏猶無取焉而況自比於麟比人於獸者乎其非孔子之言可知也至謂麟死紱在解紱自傷更出附會學者宜有以辨之矣又孝經右契曰孔子夜夢豐沛之邦有赤煙起顏回子夏觀之驅車到楚西北范氏之廟芻兒捶麟傷其前折左足取薪覆之子曰汝為誰曰吾姓赤松字時喬名受記子曰有見乎曰見一禽如麕者羊頭上角其末有肉方以是西走子發薪麟視子子趨而往麟家其耳吐書三卷子精讀之按此蓋緣漢事而附會者其言誕妄無足取姑附

記之以廣見聞

乃因史記作春秋演孔圖曰得麟之後天下血書魯端門曰趨作法孔聖沒周姬亡彗東出秦政起胡破術書記散孔不絕子夏明日往視之血書飛為赤烏化為帛書署曰演孔圖中有作圖制法之狀孔子仰推天命俯察時變却觀未來豫解無窮知漢當繼大亂之後故作撥亂之法以授之○閔因敘曰孔子受端門之命制春秋之義使子夏等十四人求周史記得百二十國寶書九月經立感精符上至隱公下迄哀公十四年舉十二公行事據魯親周絀之以文武之道成一王之法其文約其旨博故吳楚之君自稱王而春秋貶之曰子踐土之會實召周天子而春秋諱之曰天王狩於河陽推此類以繩當世而天下之亂臣賊子懼焉是故筆則

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詞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搜神記曰孔子作春秋制孝經成告備於天天乃洪鬱起白霧摩地赤虹自上而下化為黃玉長三尺上有刻文孔子拜而受之○董仲舒曰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存亡國繼絕世補敝起廢王道之大者也撥亂世反之正莫近於春秋○杜預曰春秋者魯史記之名周之舊典禮經也周德既衰官失其守上之人不能使春秋昭明赴告策書諸所記多違舊章仲尼因魯史策書成文攷其眞僞而志其典禮上以遵周公之遺制下以明將來之法其教之所存文之所害則刊而正之以示勸戒其餘則皆即用舊文史有文質詞有詳畧不必改也○蔡復賞曰按穀梁傳序曰先王之道既弘麟感化而來應因事備而終篇故絕筆於斯年胡傳曰簫韶九成鳳儀於庭魯史成經麟出於野據二氏所言則春

秋之作在於獲麟之先及按遷史與杜預左傳序云直為感麟而作作起於獲麟則文止於所起家氏曰夫子抱帝王之道將以大拯於斯世今也轍環天下迄無所遇自衛反魯刪詩定書繫易正禮將載其道以垂之後世而麟應適至獲而傷焉夫子知道之終不行然後修春秋以明一王之法春秋天子之事也春秋成而聖人不復有用世之意矣故春秋之修獨後於五經蓋感麟而作以麟而終也林堯叟集解曰孔子先有制作之意又為獲麟所感乃作春秋非是文成而致麟也據四氏所言則春秋之作在於獲麟之後愚謂左丘明受經於仲尼以仲尼之言高遠難據又為之作傳則其修史之年月必得其實故以作經在獲麟之後者為是

請討陳恒

齊陳恒弒其君簡公闞止有寵於簡公公使為政陳恒憚之闞止欲逐陳氏而立陳

豹豹告陳氏陳恒兄弟遂劫公逐闞止而殺之因執公於舒州未幾弒之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曰陳恒弒其君請討之公曰告夫三子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君曰告夫三子者之三子告不可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左傳曰齊陳恒弒其君壬於舒州孔丘三日齋而請伐齊三公曰魯爲齊弱久矣子之伐之將若之何對曰陳恒弒其君民之不與者半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公曰子告季孫孔子辭退而告人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也故不敢不告○戴文光曰魯衆齊半來公問也宋儒疑非孔子語腐矣

辛酉敬王四十年哀公十五年孔子七十二歲

衛世子蒯聵自戚入於衛衛君輒來奔蒯聵之姊伯姬孔悝之母也伯姬潛入蒯聵於孔氏逼其子與之盟故孔悝出輒而立蒯聵

子路死於衛初聞亂欒寧使告子路子路將入遇子羔將出曰門已閉矣子路曰吾姑至焉子羔曰弗及不踐其難子路曰食焉不辟其難子羔遂出子路入石乞盂黶敵子路以戈擊之斷纓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結纓而死○子羔爲衛士師刖人之足蒯聵之亂刖者守門不報刖足之怨而使人於室以逃難子羔問之對曰君㬥者治臣以法欲臣之免此臣之所以脫君也孔子聞之曰善哉爲吏思仁恕則樹德加嚴暴則樹怨公以行之其子羔乎孔子聞衛亂曰柴也其來由也死矣既而衛使者至曰子路死焉孔子哭之於中庭有人弔者而夫子拜之已哭進死者而問故使者曰醢之矣遂令左右皆覆醢曰吾何忍食此子路死子曰噫天祝予○蒯聵之亂衛人狐黶守門殺子路之子仲子崔告孔子欲報父讎孔子曰行矣子崔卸行狐黶持蒲弓木戟與子崔戰而死

壬戌敬王四十一年哀公十六年孔子七十三歲四月己丑卒於魯杜預曰四月十八日乙丑無己丑己丑五月十二日日月必有誤○基按闕里志孔庭纂要諸書俱作乙丑蓋乙之與己則魯魚亥豕之訛也

孔子病晨作負手曳杖逍遙於門而歌曰泰山其頹乎梁木其壞乎哲人其萎乎既歌而入當戶而坐子貢聞之曰泰山其頹則吾將安仰梁木其壞則吾將安仗哲人其萎則吾將安放夫子殆將病也遂趨而入夫子歎而言曰賜女來何遲予疇昔夢坐奠於兩

楹之間夏后氏殯於東階之上則猶在阼殷人殯於兩楹之間卽與賓主夾之周人殯於西階之上則猶賓之而丘也殷人也夫明王不興則天下其孰能宗余余逮將死遂寢疾七日而沒時年七十三矣哀公誄之曰旻天不弔不慭遺一老俾屏余一人以在位煢煢余在疚嗚呼哀哉尼父無自律子貢曰公其不沒於魯乎夫子有言曰禮失則昏名失則愆失志爲昏失所爲愆生不能用死而誄之非禮也稱一人非名也君兩失之矣既卒葬於魯城北泗水上白虎通曰孔子

辛受魯君墳玉塋郭之北泗水爲之却流藏入地不及泉而封爲偃斧之形高四尺樹松栢爲志焉孔子之喪公西赤掌殯葬焉含以疏米三貝襲衣十有一稱加朝服一冠章甫之冠佩象環徑五寸而綦組綬桐棺四寸柏椁五寸飾棺牆置翣設披周也設崇殷也綢練設旐夏也兼用三王禮所以尊師且備古也○有自燕來觀者舍於子夏氏子夏曰聖人之葬人與人之葬聖人也子何觀焉昔夫子言之曰吾見封之若堂者矣見若坊者矣見若覆夏屋者矣見若斧者矣從若斧者焉馬鬣封之謂也今一日而三斬板而已封尚行夫子之志乎哉弟子皆家於墓行心喪之禮孔子卒門人疑所以服夫子者子貢曰昔者夫子之喪顏回也若喪子而無服喪子路亦然今請喪夫子如喪父而無服於是弟子皆弔服而加麻出有所之則由經子夏曰入宜經可居出則不經子游曰吾聞諸夫子喪朋友居則經出則否喪所尊雖經而出可也三年

喪畢或留或去惟子貢廬於墓六年孟子曰昔者孔子沒三年之外門人治任將歸入揖於子貢相嚮而哭皆失聲然後歸子貢反築室於場獨居三年然後歸自後群弟子及魯人往從冢而家者百有餘室因名其居曰孔里焉孔子塚去城一里塋百畝南北廣十步東西廣十三步高一丈二尺冢前以瓴甓爲祠壇方六尺與地平塋樹以百數皆異種相傳言弟子異國人各持其方樹來種故有柞枌雒離女貞五味楷檀之木不生荊棘勾刺之草○孔庭纂要曰先聖沒戒門弟子爲虛墓後果遭秦始皇發冢有白兔出於中始皇逐之至曲阜西十八里溝而沒魯人因名其溝曰白兔溝魯世世相傳以歲時奉祀孔子冢而諸儒亦講禮鄉飲大射於冢上故所居室弟子後世因廟藏孔子衣冠琴書至於漢不絕司馬遷曰詩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然心嚮往之余讀孔氏書想見其爲人適魯觀仲尼廟堂車服禮器諸生以時習禮其家余低徊留之不能去云天下君王至於賢人衆矣當時則榮沒則已焉孔子布衣傳十餘世學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國言六藝者折中於夫子可謂至聖矣○米芾贊曰孔子孔子大哉孔子孔子以前未有孔子孔子孔子以後更無孔子孔子孔子大哉孔子

歷代封謚

孔子自魯哀公誄爲尼父漢平帝元始元年追謚褒成宣尼父東漢和帝永元四年封褒尊侯後魏孝文帝太和十六年改謚文聖尼父後周靜帝大象二年進封鄒國公隋文帝贈先師尼父唐高祖武德二年

尊爲先師太宗貞觀二年升爲先聖十一年尊爲宣父高宗乾封元年贈太師武后天授元年封隆道公玄宗開元二十七年追謚文宣王宋眞宗大中祥符元年加謚玄聖文宣王五年改至聖文宣王元武宗於成宗大德十一年加大成至聖文宣王我　明
太祖高皇帝洪武三年詔封爵仍舊
世宗肅皇帝嘉靖九年改稱至聖先師孔子恭按孔子封謚歷代遞改遞增實爲誣褻我
太祖高皇帝初定天下因而未革先臣吳沉丘濬等曾言其非至
世宗肅皇帝從輔臣張璁議改正謚號復先聖先師

之稱易塑像爲木主定籩豆樂舞之制使從來〼
習一朝頓洗其崇師重道之至意眞足以度越百

王
矣

男夏楨較錄

孔子年譜綱目終

白門于肖龍書
上官顯刻

孔子年譜綱目一卷兩江總督採進本

明夏洪基撰洪基字元開高郵人其書成於崇禎中於先聖事蹟分年編輯各提其要爲綱而詳載其事爲目於諸書異同稍有訂正而亦未一一精核

孔門弟子傳略二卷

〔明〕夏洪基撰

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北京大學圖書館藏

明崇禎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孔門弟子傳略二卷》提要

孔門弟子傳略弁言

余既編先聖年譜付之剞劂矣兒禎請曰大人爲先聖譜其年盍亦爲先賢次其傳乎余曰方山明卿兩先生則既有述矣奚復贅兒曰兩先生主乎四書者也故凡言行之已見於四書者弗錄焉非其全也抑凡姓字之不見於四書者弗載焉尤非其全也余曰然於是因家語所次雜採羣書取其言行之典要者著於篇其瑣細疑誕者以類附焉而先賢庶幾無遺行矣乎顧三千之徒姓字湮沒莫可攷矣七十子之外如說與何忌以學禮稱丘明以受經顯鯉與伋得之趨庭而孟軻得之私淑以至涿聚之流雖不盡在及門之列然而誰匪聖人之徒今並爲彙而次之以附於七十子之後而聖門庶幾無遺賢矣乎所愧者家乏茂先之乘學慚漁仲之搜得此失彼博雅遺譏有志聖賢之業者其以是爲粉本焉可也

時

皇明崇禎甲申歲三月後學高郵夏洪基謹識

孔門弟子傳略凡例

是編采摭諸賢事蹟鉅細不遺頗稱詳備然載籍歷窮見聞有限闕漏不知凡幾故取名傳略以俟增訂

家語弟子解止記姓名邑里大槩而言行散見別卷不相統攝史記則雜撮經書語無倫次四書人物考及備考收錄羣書又龐亂無紀先後失序是編各傳首敍聖賢教學次及行事終以評論其有歲年可考者則依先後審定庶幾一覽犁然

諸賢言行見於經史典要明確者大書列爲正傳其事蹟文異者小書附焉至有極誕妄者亦雜錄以備覽而申以論辯然亦有不及辯者讀者詳之

諸賢議論及與先聖問答之語習見經書不能悉錄錄其有關於學行者如子夏之問易足徵其學曾子之言孝足徵其行也其他事蹟闕略者亦間存一二

有一事而諸賢同見則審所歸重止載一傳者如顏子傳孔子遊農山之類是也有兩賢共一事而彼此敘次詳略各異者如冉有樊遲戰于郊之類是也有一事而兩傳俱載各有取義者如子游爲武城宰於子羽則表其行已於子游則表其得人之類是也有事相類而疑載兩傳者如閔子曾子聽音之類是也

羣書所載其文多異惟擇其雅贍者錄之審其訛謬者正之或有疑誤難明者則直據原文不敢臆改一字

孔門弟子傳略目錄

孔門弟子傳略目錄終

孔門弟子傳略卷上

後學高郵夏洪基編輯

顏回

顏回字子淵魯人黃帝之後也武王克商封陸終之裔孫俠為邾子其後夷甫字伯頎有功於周了友別封郳為小邾子遂以顏為氏以其附庸於魯故世世仕魯為卿大夫自夷甫傳至繇娶齊姜氏而生回少孔子三十歲天資明睿甫成童即從於聖門潛心聖學附卷志○論語摘輔象云顏淵山庭日角○劉書新論云顏淵重瞳嘗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為仁一日

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顏淵曰請問其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顏淵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又問為邦子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嘗喟然嘆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巳論語○莊子云顏回曰回益矣仲尼曰何謂也曰回忘仁義矣曰可矣猶未也他日復見曰回益矣曰回忘禮樂矣曰可矣猶未也他日復見曰回益矣回坐忘矣仲尼蹵然曰何謂坐忘顏淵曰墮肢體黜聰明離形去知同於大通此謂坐忘仲尼曰同則無好也化則無常也而果其賢乎丘也請從而後也○又云顏淵問於仲尼曰夫子步亦步夫子趨亦趨夫子馳亦馳夫子奔逸絕塵而回瞠若乎後矣夫子曰回何謂邪曰夫子步亦步也夫子言亦言也夫子趨亦趨也夫子辯亦辯也夫子馳亦馳也夫子言道回亦言道也及奔逸絕塵而回瞠若乎後者夫子不言而信不比而周無器而民滔乎前而不知所以然而已矣○北齊劉子云少正卯在魯與孔子同時孔子門人三盈三虛唯顏子不去獨知聖人之德也　孔子北遊於農山子路子貢顏淵侍側孔子四望喟然而嘆曰於斯致思無所不至矣二三子各言爾志吾將擇焉子路進曰由願得白羽若月赤羽若日鐘鼓之音上振於天旂旗繽紛下蟠於地由當一隊而敵之必也攘地千里搴旗執馘

唯由能之使二子者從我焉夫子曰勇哉子貢復進曰賜願使齊楚合戰於漭瀁之野兩壘相望塵埃相接梃刃交兵賜著縞衣白冠陳說其間推論利害釋二國之患唯賜能之使二子者從我焉夫子曰辯哉顏回退而不對孔子曰回來汝奚獨無願乎顏回對曰文武之事則二子者既言之矣回何云焉孔子曰雖然各言爾志也小子言之對曰回聞薰蕕不同器而藏堯桀不共國而治以其類異也回願得明王聖主輔相之敷其五敎道之以禮樂使民城廓不修溝池不越鑄劒戟以為農

器放牛馬於原藪室家無離曠之思千歲無戰鬭之患
則由無所施其勇而賜無所施其辯矣夫子凛然曰美
哉德也子路抗手而問曰夫子何選焉孔子曰不傷財
不害民不繁詞則顏氏之子有矣家語○荀子云子路入子曰由知者若何仁者若何子路對曰知者使人知己仁者使人愛己子曰可謂士矣子貢入子曰賜知者若何仁者若何子貢對曰知者知人仁者愛人子曰可謂士君子矣顏淵入子曰回知者若何仁者若何顏淵對曰知者自知仁者自愛子曰可謂明君子矣○韓詩外傳云子路曰人善我我亦善之人不善我我不善之子貢曰人善我我亦善之人不善我我則引之進退而已耳顏淵曰人善我我亦善之人不善我我亦善之三子所持各異問於夫子夫子曰由之所言蠻貊之言也賜之所言朋友之言也回之所言親屬之言也魯定公問顏

回曰子亦聞東野畢之善御乎對曰善則善矣雖然其
馬必將佚定公色不悅謂左右曰君子固有誣人也顏
回退後三日牧來訴之曰東野畢之馬佚兩驂曳兩服
入於廐公聞之越席而起促駕召顏回回至公曰前日
寡人問吾子以東野畢之善御而子曰善則善矣其馬
將佚不識吾子奚以知之顏回對曰以政知之昔者帝
舜巧於使民造父巧於使馬舜不窮其民力造父不窮
其馬力是以舜無佚民造父無佚馬今東野畢之御也
上車執轡銜體正矣步驟馳騁朝禮畢矣歷險致遠馬

力盡矣然而猶乃求馬不已臣以此知之公曰善哉若
吾子之言也吾子之言其義大矣願少進乎顏回曰臣
聞之鳥窮則啄獸窮則攫人窮則詐自古及今未有窮
其下而能無危者也公悅遂以告孔子孔子對曰夫其
所以爲顏回者此之類也豈足多哉家語孔子在衛昧旦
晨興顏回侍側聞哭者之聲甚哀子曰回汝知此何所
哭乎對曰回以此哭聲非但爲死者而已又有生離別
者也子曰何以知之對曰回聞桓山之鳥生四子焉羽
翼既成將分於四海其母悲鳴而送之哀聲有似於此

謂其往而不返也回竊以音類知之孔子使人問哭者
果曰父死家貧賣子以葬與之長訣子曰回也善於識
音矣韓詩外傳○衝波論云孔子嘗使子貢往來而久未返謂弟子兆之遇鼎皆言無一足不來顏子掩口而笑孔子曰回笑是謂賜必來也因問曰何以知賜來對曰無足者蓋乘舟而來賜且至矣清朝也明旦子貢果乘舟朝至○又云顏淵子路共坐於門有鬼魅求見孔子其目若日其形甚偉子路失魄口噤顏淵納履拔劍而前捲至其腰於是化爲蛇遂斬之孔子出觀歎曰勇者不懼知者不惑仁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子
畏於匡顏淵後子曰吾以女爲死矣曰子在回何敢死
論語○路史云孔子使顏淵執轡到匡郭外顏淵舉策指匡穿垣曰往與陽虎正從此入匡人聞其言孔子貌似陽虎告匡君曰往者陽虎今復來至乃令桓魋圍孔子數日不解弟子皆有飢色於是孔子仰天而歎曰君

子固亦窮乎子路聞孔子之言悲感勃然大怒張目蓋劍聲如鐘鼓顧謂二三子曰使吾有此厄也孔子曰由來今汝欲鬬名爲我於天下爲汝悲歌而感之汝皆和我由等唯唯孔子乃引琴而歌音曲甚哀有暴風擊拒軍士僵仆於是匡人乃知孔子聖人乃解而去○基按家語孔子過匡顏刻爲僕以策指缺而致匡人之疑此作顏淵誤矣且匡衛邑也邑宰而曷爲肯君公之稱桓魋朱司馬也宋臣而曷爲受匡人之令顏子步趨是依安有從陽虎之事孔子斯文自信寧復發悲感之言且其所云暴風擊拒軍士僵仆等語俱誕不足信此蓋影借拔樹絕糧事而爲之者

孔子厄於陳蔡之間仲由有慍言顏回入孔子問之曰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乎吾奚爲至於此對曰夫子之道至大天下莫能容雖然夫子推而行之世不我用有國者之醜也夫子何病焉不容然後見君子孔子欣然嘆曰有是哉顏氏之子使爾多財吾爲爾宰家語○又云孔子厄於陳蔡從者七日不食子貢以所齎貨竊犯圍而出告糴於野人得米一石焉顏回仲由炊之於壞屋之下有埃墨墮飯中顏回取而食之子貢自井望見之不說以爲竊食也入問孔子曰仁人廉士窮改節乎孔子曰改節卽何取於仁廉哉子貢曰若回也其不改節乎子曰然子貢以所飯告孔子子曰吾信回之爲仁久矣雖汝有云弗以疑也其或者必有故乎汝止吾將問之召顏回曰疇昔予夢見先人豈或啓祐我哉子炊而進飯吾將進焉對曰向有埃墨墮飯中欲置之則不潔棄之則可惜回卽食之不可祭也孔子曰然乎吾亦食之顏回出孔子謂二三子曰吾之信回非特今日也二三子由此乃服之○又呂氏春秋云孔子窮乎陳蔡之間藜羹不斟七日不嘗粒晝寢顏回索米得而爨之幾熟孔子望見顏回攫其飯中而食之選間食熟謁孔子而進食孔子佯爲不見之孔子起曰今者夢見先君食潔而後饋顏回對曰不可嚮者煤室入甑中棄食不祥回攫而飯之孔子嘆曰所信者目也而目猶不可信所恃者心也而心猶不足恃弟子記之知人固不易矣

顏子簞瓢陋巷不改其樂孔子賢之嘗謂回曰家貧居卑胡不仕乎對曰回有郭外之田五十畝足以給饘粥郭內之田十畝足以爲絲麻鼓瑟足以自娛所學於夫子者足以自樂回不願仕也回願貧如富賤如貴無勇而威與士交通終身無患難亦且可乎孔子曰善哉回也夫貧而如富其知足而無欲也賤而如貴其讓而有禮也無勇而威其恭敬而不失於人也終身無患難其擇言而出之也若回者其至乎韓詩外傳○列子云仲尼閒居子貢入侍而有憂色子貢不敢問出告顏回顏回援琴而歌孔子聞之果召回入問曰若奚獨樂回曰夫子奚獨憂孔子曰先言爾志曰吾昔聞之夫子曰樂天知命故不憂回所以樂也孔子愀然有間曰有是言哉汝之意失矣此吾昔日之言爾請以今日爲正也汝徒知樂天知命之無憂未知樂天知命有憂之大也今告若其實修一身任窮達知去來之非我忘變亂於心慮爾之所謂樂天知命之無憂也曩吾修詩書正禮樂將以治天下遺來世非但修一身治魯國而已而魯之君臣日失其序仁義益衰情性益薄此道不行一國與當年其如天下與來世矣吾始知詩書禮樂無救於治亂而未知所以革之之方此樂天知命者之所憂雖然吾得之矣夫樂而知者非古人之所謂樂知也無樂無知是眞樂眞知故無所不樂無所不知無所不憂無所不爲詩書禮樂何棄之有革之何爲顏回北面拜手曰回亦得之矣出告子貢子貢茫然自失歸家淫思七日不寢不食以至骨立顏回重往諭之乃反丘門絃歌誦書終日不輟

顏子年二

十九髮盡白三十一而卒家語○論衡云顏淵與孔子俱上魯泰山上孔子東南望吳閶門外有繫白馬引顏回指以示之曰若見吳閶門乎顏淵曰見之孔子曰門外何有曰有如繫練之狀孔子撫其目而止之因與俱下而顏淵髮白齒落遂以病死孔子哭之慟曰噫天喪予天喪予從者曰子慟矣曰有慟乎非夫人之爲慟而誰爲論語○又云顏淵死門人欲厚葬之子曰不可門人厚葬之子曰回也視予猶父也予不得視猶子也非我也夫二三子也○家語云顏回死哀公弔焉使人訪於孔子孔子對曰凡在封內皆臣子也禮君弔其臣升自東階向尸而哭其恩賜之施不有筭也哀公問弟子孰爲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也故孔子嘗曰語之而不惰者其回也

與又曰回也非助我者也於吾言無所不說又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回也不愚又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又曰惜乎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論語又曰回之爲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中庸又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易繫辭又曰回有君子之道四焉强於行義弱於受諫怵於待祿愼於治身而子貢對衞將軍文子曰夫能夙興夜寐諷詩崇禮行不貳過稱言不苟是顏回之行也孔子說之以詩曰媚茲一人應侯愼德永言孝思孝思維則若逢有德之君世受顯命不失厥名以御于天子則王者之相也家語○又云楚昭王欲以書社地封孔子令尹子西沮之曰王之輔相有如顏回者乎王曰無有○新序云魯孟獻子聘於晉宣子觴之三徙鐘石之懸不移而具獻子曰富哉家宣子曰子之家孰與我家富獻子曰吾家甚貧惟有二士曰顏回茲無靈者使吾邦家安平百姓和協惟此二者耳吾盡於此矣客出宣子曰彼君子也以養賢爲富我鄙人也以鐘石金玉爲富孔子曰獻子之富可著於春秋○基按左傳孟獻子范宣子俱卒於襄公之世去顏子之生數十年豈另一顏回耶抑非獻子事耶當必有誤薛應旂曰顏子願得明王聖主而輔相之及觀魯論問爲邦是豈不欲仕哉而道大不容則其所見於當世之君臣者已灼知其不能用矣所以簞瓢陋巷終身不改其樂也夫子獨稱其好學而無所不說不違

如愚其默契傳心之妙固七十子之所難預聞者矣所謂用行舍藏惟我與爾有是者豈虛也哉

閔損

閔損字子騫魯人少孔子五十歲史記云十五歲以德行著名家語閔子始見於夫子有菜色後有芻豢之色子貢問曰子始有菜色今有芻豢之色何也閔子曰吾出蒹葭之中入於夫子之門夫子內切磋以孝外爲之陳王法心竊樂之出見羽蓋龍旂裘旃相隨心又樂之二者相攻胸中而不能任是以有菜色也今被夫子之文寖深又賴二三子切磋而進之內明於去就之義出見羽蓋龍

旃裘旃相隨視如壇土矣是以有芻豢之色也（韓詩外傳○基按韓非子所載子夏事與此相類未知孰是特兩存之）孔子晝息於室而鼓琴焉閔子自外聞之以告曾子曰嚮也夫子之音清徹以和淪入至道今也更爲幽沈之聲幽則利欲之所爲發沈則貪得之所爲施夫子何所感而若是乎吾從子入而問焉曾子曰諾二子入問夫子夫子曰然女言是也吾有之向見猫方取鼠欲其得之故爲之音也女二人者孰識諸曾子對曰閔子夫子曰可與聽音矣（孔叢子○基按韓詩外傳以此爲曾子事未知孰是亦兩存之）閔子初喪母爲後母所苦冬月以

蘆花衣之以代絮其所生二子則衣之以綿父令損御車體寒失紖父責之損不自理父察知之欲出後母損曰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單遂止其後母亦改悔待三子如一□□孔子嘗稱之曰孝哉閔子騫人不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論語）其後居親三年喪畢見於孔子與之琴使之弦切切而悲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過焉孔子曰閔子哀未盡能斷之以禮不亦君子乎（家語）閔子不仕大夫不食汙君之祿季氏召爲費宰閔子曰善爲我辭焉如有復我者則吾必在汶上矣（論語○家語云閔子騫爲費宰問政於孔子子曰以德以法夫德法者御民之具猶御馬之有銜勒也君者人也吏者轡也刑者策也夫人君之政執其轡策而已古者天子以內史爲左右手以德法爲銜勒以百官爲轡以刑罰爲策以萬民爲馬故御天下數百年而不失善御馬者正銜勒齊轡策均馬力和馬心故口無聲而馬應轡策不舉而極千里善御民者壹其德法正其百官以均齊民力和安民心故令不再而民順從刑罰不用而天下治○薛應旂曰閔子未嘗仕季氏也家語載其爲費宰而問政於孔子及觀孔子六轡六觀之說皆治天下之法縱可行之一邑夫子亦不如是立言也其附會可無辯矣○基按孔門諸賢無乎不學初不以行藏異閔子雖未仕季氏或因季氏之召而有問而家語遂誤謂爲費宰耳且其所云外爲之陳王法者非政之謂乎必因其未仕季氏而疑之則顏子簞瓢陋巷而不願仕何以有爲邦之問乎）

程子曰仲尼之門能不仕大夫之家者閔子曾子數人而已○謝氏曰學者能少知內外之分皆可以樂

道而忘人之勢況閔子得聖人爲之依歸彼其視季氏不義之富貴不啻犬彘又從而臣之豈其心哉在聖人則有不然者蓋居亂邦見惡人在聖人則可自聖人以下剛則必取禍柔則必取辱閔子豈不能早見而豫待之乎如由也不得其死求也爲季氏附益夫豈其本心哉蓋既無先見之知又無克亂之才故也然則閔子其賢乎

冉耕

冉耕字伯牛魯人以德行著名孔子爲司寇以冉耕爲中都宰（家語）後有疾子問之自牖執其手曰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論語○白虎通云冉伯牛危言正行而遭惡疾）仲尼志意不立子路侍儀服不修公西華侍

禮不習子游侍辭不辯宰我侍亡忽古今顏回侍節小物冉伯牛侍子曰吾以六子自厲也尸子

冉雍

冉雍字仲弓伯牛之宗族少孔子二十九歲生於不類之父以德行著名家語○論語摘輔象云仲弓鉤文在手是謂知始孔子曰犂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仲弓曰雍雖不敏請事斯語矣或曰雍也仁而不佞子曰焉用佞禦人以口給屢憎於人不知其仁焉用佞子曰雍也可使南面仲弓問子桑伯子子曰

可也簡仲弓曰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不亦可乎居簡而行簡無乃太簡乎子曰雍之言然爲季氏宰問政子曰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曰焉知賢才而舉之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論語又問於孔子曰雍聞至刑無所用政至政無所用刑至刑無所用政桀紂之世是也至政無所用刑成康之世是也信乎孔子曰聖人之治化也必刑政相參焉太上以德教民而以禮齊之其次以政事道民以刑禁之刑不刑也化之弗變導之弗從敗義而傷俗於是乎用刑矣顓五刑必即天倫行刑罰則輕無赦刑侀也侀成也一成而不更故君子盡心焉子貢對衛將軍文子曰在貧如客使其臣如借不遷怒不深怨不錄舊非是冉雍之行也孔子論其材曰有土之君子也有衆使也有刑用也然後稱怒焉孔子告之以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匹夫不怒惟以亡其身家語

宰予

宰予字子我魯人有口才以言語著名論語摘輔象云宰我握戶是謂守道予嘗問五帝之德夫子告之既而曰予也非其人也宰

我曰予也不足以敬承矣家語孔子使宰予使於楚楚昭王以安車象飾因宰予以遺孔子焉宰予曰夫子無以此爲也王曰何故對曰臣以其用思其所在觀之有以知其然王曰言之宰予對曰自臣侍從夫子以來竊見其言不離道動不違仁貴義尚德清素好儉仕而有祿不以爲積不合則去退無吝心妻不服綵妾不衣帛車器不雕馬不食粟道行則樂其治不行則樂其身此所以爲夫子也若夫觀目之麗靡窈窕之淫音夫子過之弗之視遇之弗之聽也故臣知夫子之無用此車也王

曰然則夫子何欲而可對曰方今天下道德寢息其志欲與而行之天下誠有欲治之君能行其道則夫子雖徒步以朝固猶爲之何必遠辱君之重貺乎王曰乃今而後知孔子之德也大矣宰予歸以告孔子孔子曰二三子以予之言何如子貢對曰未盡夫子之美也夫子德高則配天深則配海若予之言行事之實也孔子曰夫言貴實使人信之舍實何稱乎是賜之華不若予之實也孔子又曰吾於予取其言之近類也吾於賜取其言之切事也近類則足以喻之切事則足以懼之 孔叢子○又云宰我使於齊而反見夫子曰梁丘據遇虺毒三旬而後瘳朝齊君齊君會大夫衆賓而慶焉弟子與在賓列大夫衆賓並復獻攻瘳之方弟子謂之曰夫所以獻方將爲病也今梁丘已瘳矣而諸夫子乃復獻方方將安施意欲梁丘大夫復有虺害當用之乎衆坐默然無辭弟子此言何如夫子曰汝說非也夫三折肱爲良醫梁丘子遇虺毒而復瘳猶有與之同疾者必問所以已之之方焉衆人爲此言故各言其方欲售之以已人之疾也凡言其方者稱其良也且以參據所以已之之方優劣耳

宰予晝寢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糞土之牆不可杇也於予與何誅又曰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於予與改是 論語○大戴禮云孔子曰吾欲以顏色取人於滅明耶改之吾欲以言語取人於予耶改之吾欲以容貌取人於師耶改之宰我聞之不敢見

宰我問三年之喪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爲禮禮必壞三年不爲樂樂必崩舊穀既沒新穀既升鑽燧改火期可已矣子曰食夫稻衣夫錦於女安乎曰安女安則爲之夫君子之居喪食旨不甘聞樂不樂居處不安故不爲也今女安則爲之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 論語○呂氏春秋云齊簡公有臣曰諸御鞅諫於簡公曰陳成常與宰予之二臣者甚相憎也臣恐其相攻也相攻唯固則危上矣願君之去一人也簡公曰非而細人所能識也居無幾何陳成常果攻宰予於庭即簡公於朝簡公喟焉太息曰余不能用鞅之言以至此患也○說苑云田成子常與宰我爭宰我夜伏卒將以攻田成子乃令於卒中曰不見旌節無起鴟夷子皮聞之告田成子成子因爲旌節以起宰我之卒以攻之遂殘之也○史記云宰我仕齊爲臨菑大夫與田常作亂夷其三族孔子恥之○索隱云左氏無宰我與田常作亂之文然有闞止字子我而因誤云然○基按左傳子我爲陳恒所殺恐字與宰我相涉因誤以爲宰我諸御鞅諫簡公正田常與闞止爭寵事呂氏以爲宰我史承其誤而以爲作亂夷三族更誤矣薛方山但謂其相憎而不相爲謀是眞與田常爭也豈不寃哉愚故備載諸書以證其誣

基按宰我之在聖門無他表見徒以言語稱耳而孔子猶且屢警之至於晝寢之情短喪之忍雖復聖人之徒有不能爲之諱者子貢對衛將軍文子之問自仲弓疾亡而外凡聖門之表表者皆爲攻其行而不及宰我有以也若夫與田常作亂之事自是訛謬相承烏足爲宰我誣哉

端木賜

端木賜字子貢衛人少孔子三十一歲以言語著名善爲說辭孔子嘗黜其辯家語○論語摘輔象云子貢斗星繞口○御覽云子貢有山庭之象齊景公謂子貢曰先生何師對曰魯仲尼曰仲尼賢乎曰聖人也豈直賢哉景公嘻然而笑曰其聖何如子貢曰不知也景公勃然作色曰始言聖人今言不知何也子貢曰臣終身戴天不知天之高也終身踐地不知地之厚也若臣之事仲尼譬猶渴操壺杓就江海而飲之腹滿而去又安知江海之深乎景公曰先生之譽得無太甚乎子貢曰臣賜何敢甚言尚慮不及耳臣譽仲

尼譬猶兩手捧土而附泰山其無益亦明矣使臣不譽仲尼譬猶兩手把泰山其無損亦明矣景公曰善豈其然善豈其然韓詩外傳○說苑以此爲對趙簡子之問其言小異○又云子貢見太宰嚭太宰嚭問曰孔子何如對曰臣不足以知之嚭曰子不知何以事之對曰惟不知故事之夫子其猶大山林也百姓各足其材焉嚭曰子增夫子乎對曰夫子不可增也夫賜其猶一累壤也以一累壤增泰山不益其高且爲不智嚭曰然則子有所酌也對曰天下有大樽而子獨不酌焉不識誰之罪也叔孫武叔語大夫於朝曰子貢賢於仲尼子服景伯以告子貢子貢曰譬之宮墻賜之墻也及肩窺見室家之好夫子之墻數仞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得其門者或寡矣夫子之云不亦宜乎論語○論衡云子貢事孔子一年自謂過孔子二年自謂與孔子同三年自謂不及孔子○韓詩外傳云堂衣若扣孔子之門曰丘在乎丘在乎子貢應之曰君子尊賢而容衆嘉善而矜不能親內及外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子何言吾師之名焉堂衣若曰子何年少言之絞子貢曰大車不絞則不成其任琴瑟不絞則不成其音子之言絞是以絞之也堂衣若曰吾始以鴻之力今徒翼耳子貢曰非鴻之力安舉其翼衛將軍文子問於子貢曰吾聞孔子之施教也先之以詩書而道之以孝悌說之以仁義觀之以禮樂然後成之以文德蓋入室升堂者七十有餘人其孰爲賢子貢對以不知文子曰以吾子常與學賢者也何爲不知子貢對曰賢人無妄知賢卽難故君子之

言曰智莫難於知人是以難對也文子曰若夫知賢人莫不難今吾子親遊焉是以敢問子貢曰夫子之門人蓋有三千就焉賜有逮及焉未逮及焉故不得徧知以告也文子曰吾子之所及者請問其行子貢歷告之散見各傳中文子曰吾聞之也國有道賢人興焉中人用焉乃百姓歸之若吾子之論旣富茂矣壹諸侯之相也抑未世未有明君所以不遇也子貢旣與衛將軍文子言適魯見孔子曰衛將軍文子問二三子之行於賜不壹而三焉賜也辭不獲命以所見者對矣未知中否請以告

孔子曰言之乎子貢以其辭狀告孔子子聞而笑曰賜女次爲知人矣（家語）定公十五年邾隱公朝於魯子貢觀焉（子貢時爲魯大夫）邾子執玉高其容仰定公受玉卑其容俯子貢曰以禮觀之二君者皆有死亡焉夫禮生死存亡之體將左右周旋進退俯仰於是乎取之朝祀喪戎於是乎觀之今正月相朝而皆不度心已亡矣嘉事不體何以能久高仰驕也卑俯替也驕近亂替近疾君爲主其先亡乎是年五月公薨其後魯伐邾以邾子益來獻於亳社囚諸負瑕孔子曰賜不幸言而中是使賜多言

者也哀公七年公會吳於鄫吳來徵百牢子服景伯爭之弗聽太宰嚭召季康子康子使子貢辭太宰嚭曰國君道長而大夫不出門此何禮也對曰豈以爲禮畏大國也大國不以禮命於諸侯苟不以禮豈可量也寡君既共命焉其老豈敢棄其國太伯端委以治周禮仲雍嗣之斷髮文身臝以爲飾豈禮也哉有由然也十一年公會吳子伐齊將戰吳子呼叔孫曰而事何也對曰從司馬王賜之甲劍鈹曰奉爾君事敬無廢命叔孫未能對衛賜進曰州仇奉甲從君而拜十二年公會吳于橐

皐吳子使太宰嚭請尋盟公不欲使子貢對曰盟所以周信也故心以制之玉帛以奉之言以結之明神以要之寡君以爲苟有盟焉弗可改也已若猶可改日盟何益今吾子曰必尋盟若可尋也亦可寒也乃不尋盟吳徵會於衛衛侯會吳於鄖公及衛侯宋皇瑗盟而卒辭吳盟吳人藩衛侯之舍子服景伯謂子貢曰夫諸侯之會事既畢矣侯伯致禮地主歸餼以相辭也今吳不行禮於衛而藩其君舍以難之子盍見太宰乃請束錦以行語及衛故太宰嚭曰寡君願事衛君衛君之來也緩

寡君懼故將止之子貢曰衛君之來必謀於其衆其衆或欲或否是以緩來其欲來者子之黨也其不欲來者子之讎也若執衛君是墮黨而崇讎也夫墮子者得其志矣且合諸侯而執衛君誰敢不懼墮黨崇讎而懼諸侯或者難以霸乎太宰嚭說乃舍衛侯十五年公孫宿以成叛於齊武伯伐成不克子服景伯如齊子貢爲介見公孫成（郈成宰公孫宿）曰人皆臣人而有背人之心況齊人雖爲子役其有不貳乎子周公之孫也多饗大利猶思不義利不可得而喪宗國將焉用之成曰善哉吾不早

聞命陳成子館客曰寡君使恒告曰寡人願事君如事衛君景伯揖子貢而進之對曰寡君之願也昔吾人伐衛齊爲衛故伐晉冠氏喪車五百因與衛地自濟以西禚媚杏以南書社五百吳人加敝邑以亂齊因其病取讙與闡寡君是以寒心若得視衛君之事君也則固所願也成子病之乃歸成公孫宿以其甲兵入於嬴二十六年衛侯輒自城鉏以弓問子貢且曰吾其入乎初衛蒯聵自戚入於衛衛侯輒奔魯越二年晉伐衛衛人出蒯聵而殺之立襄公之孫般師齊復伐衛立子起執般師以歸明年石圃逐其君起衛侯輒自齊復歸後數年褚師比等作亂輒復奔宋適城鉏叔孫舒會越人宋人納之弗克立悼公子貢稽首受弓對曰臣不識也私於使者曰昔成公孫於陳甯武子孫莊子爲宛濮之盟而君入獻公孫於齊子鮮子展爲夷儀之盟而君入今君再在孫矣內不聞獻之親外不聞成之卿則賜不識所由入也詩曰無競惟人四方其順之若得其人四方以爲主而國於何有二十七年越子使后庸來聘且言邾田封於駘上二月盟於平陽三子皆從康子病之言及子貢曰若在此吾不及此夫武伯曰然何不召曰固將召之文子曰他日請念左傳○家語云孔子在衛聞齊國田常將欲爲亂而憚鮑管因欲移其兵以伐魯孔

子會諸弟子而告之曰魯父母之國不可不救今吾欲屈節於田常以救魯二三子誰爲使於是子路曰請往焉孔子弗許子張請往又弗許子石請往又弗許三子退謂子貢曰今夫子欲屈節以救父母之國吾三人請使而不獲往此則吾子用辯之時也吾子盍請行焉子貢請使夫子許之遂如齊說田常曰夫魯者難伐之國而子欲之過矣田常曰魯何難伐也子貢曰其城薄以卑其地狹以泄其君愚而不仁其大臣僞而無用其士民又惡甲兵之事此不可與戰君不若移兵伐吳夫吳城高而厚地廣以深甲堅以新士選以飽重器精兵盡在其中又使明大夫守之此易伐也田常忿然作色曰子之所難人之所易子之所易人之所難而以教常何也子貢曰吾聞之夫憂在內者攻強憂在外者攻弱今子憂在內吾聞子三封而三不成者大臣有不聽者也今子又欲破魯以廣齊戰勝以驕主破國以尊臣而子之功不與焉則交日疏於主是子上驕主心下恣羣臣求以成大事難矣夫上驕則恣下恣則爭是子上與主有郤下與大臣交爭也如此則子立於齊危矣故曰不如伐吳伐吳不勝民人外死大臣內空是子上無彊臣之敵下無民人之過孤主制齊者惟子也田常曰善然兵甲已加魯矣去而之吳大臣疑我柰何子貢曰子緩師吾請往見吳王令之救魯而伐齊君因以兵迎之田常許諾子貢遂南說吳王曰臣聞之王者不絕世霸者無彊敵千鈞之重加銖兩而移今以萬乘之齊而私千乘之魯與吳爭彊甚爲王患之且夫救魯顯名也伐齊大利也以撫泗上諸侯誅暴齊而服彊晉利莫大焉名存亡魯實困彊齊智者不疑也吳王曰善雖然吾嘗與越戰棲之會稽越王苦身養士有報吳之心待我伐越然後可子貢曰越之勁不過魯吳之彊不過齊王置齊而伐越則齊必私魯矣且王方以存亡繼絕爲名乃伐小越而畏彊齊非勇也夫勇者不避難仁者不窮約智者不失時義者不絕世今存越示諸侯以仁救魯伐齊威加晉國諸侯必相率而朝吳霸業成矣若王必惡越臣請東見越王令出兵以從此則實空越而名從諸侯以伐齊也吳王大悅乃使子貢之越越王除道郊迎身御至舍而問曰此蠻夷之國大夫何以儼然辱而臨

之子貢曰今者吾說吳王以救魯伐齊其志欲之而心畏越曰待我伐越而後可如此則破越必矣且夫無報人之志而令人疑之拙也有報人之意而使人知之殆也事未發而先聞者危也三者舉事之大患也越王頓首再拜曰孤少失前人內不量力與吳戰困於會稽痛入於骨髓日夜焦脣乾舌徒欲與吳王接踵而死孤之願也遂問子貢子貢曰吳王爲人猛暴羣臣不堪國家敝於數戰士卒弗忍百姓怨上大臣內變申胥以諫死太宰嚭用事順君之過以安其私此則報吳之時也今王誠發士卒佐之以徼射其志而重寶以說其心卑辭以尊其禮則其伐齊必矣彼戰不勝王之福矣戰勝必以兵臨晉臣還北見晉君令共攻之吳銳兵盡於齊重甲困於晉而王制其敝此滅吳必矣此聖人所謂屈節以求其伸者也越王大悅頓首許諾送子貢金百鎰劍一良矛二子貢不受遂行報吳王曰臣敬以大王之言告越王越王大恐曰孤不幸少失前人內不自量抵罪於吳軍敗身辱棲於會稽國爲墟莽賴大王之賜使得奉俎豆而修祭祀死不敢忘何謀之敢慮後五日越王

悉境內之兵使大夫種頓首言於吳王曰東海役臣勾踐使者臣種敢修下吏問於左右今聞大王將興大義誅強救弱困暴齊而撫周室請悉起境內士卒三千人孤請自披堅執銳以先受矢石因越賤臣種奉先人藏器甲二十領屈盧之矛步光之劍以賀軍吏吳王大悅以告子貢曰越王欲身從寡人伐齊可乎子貢曰不可夫空人之國悉人之衆又從其君不義君受其幣許其師而辭其君吳王許諾乃謝越王於是吳王乃發九郡之兵以伐齊子貢因去之晉謂晉君曰慮不先定不可以應卒兵不先辦不可以勝敵今夫齊與吳將戰彼戰而不勝越亂之必矣與齊戰而勝必以其兵臨晉晉君大恐曰爲之奈何子貢曰休兵修卒以待之晉君許諾子貢去而之魯吳王果與齊人戰於艾陵大破齊師獲七將軍之兵而不歸果以兵臨晉與晉人相遇黃池之上吳晉爭強晉人擊之大敗吳師越王聞之涉江襲吳去城七里而軍吳人聞之去晉而歸與越戰於五湖三戰不勝城門不守越遂圍王宮殺夫差而戮其相破吳三年東向而霸故子貢一出存魯亂齊破吳強晉而霸越子貢一使使勢相破十年之中五國各有變孔子曰夫其亂齊存魯吾之初願若強晉以敝吳使吳亡而越霸者賜之說也美言傷信愼言哉○韓非子云齊將攻魯魯使子貢說之齊人曰子言非不辯也吾所欲者土地也非斯言所謂也遂舉兵伐魯○說苑云齊攻魯子貢見哀公請求救於吳公曰奚先君寶之用子貢曰使吳責吾寶而與我師是不可恃也於是以楊幹麻筋之弓六往子貢謂吳王曰齊爲無道欲使周公之後不血食且魯賦五百邾賦三百不識以此益齊之利與非與吳王懼乃興師救魯諸侯曰齊伐周公之後而吳救之遂朝於吳○基按春秋哀公十一年春齊國書伐魯魯敗之於郊夏公會吳子伐齊夏敗之於艾陵而吳之伐齊也越子率其衆以朝焉十三年夏公會晉侯及吳子於黃池吳晉爭先越子伐吳大敗吳師遂入吳事與家語頗合但伐魯之事不由田常黃池之會未相攻擊而是冬吳及越平越未嘗滅吳也越滅吳在孔子卒後六年其非孔子所及言明矣又子胥死諫在越子率衆朝吳之後其非子貢說越所及言亦明矣且韓子但言

說齊說苑但言說吳與所謂五國不合而子貢說辭大類戰國策士捭闔之談當是後人附會飾事以相誇耳子貢雖云善爲說辭豈如是之傾危者哉

子貢爲信陽宰將行辭於孔子孔子曰勤之愼之奉天子之時毋奪毋伐無暴無盜子貢曰賜也少而事君子豈以盜爲累哉孔子曰女未之詳也夫以賢代賢是謂之奪以不肖代賢是謂之伐緩令急誅是謂之暴取善自與是謂之盜盜非竊財之謂也吾聞之知爲吏者奉法以利民不知爲吏者枉法以侵民此怨之所由生也治民莫若平臨財莫若廉廉平之守不可攻也匿人之善斯爲蔽賢揚人之惡斯爲小人

內不相訓而外相謗非親睦也言人之善若已有之言人之惡若已受之故君子無所不慎焉家語季孫子之治魯也衆殺人而必當其罪多罰人而必當其過子貢曰暴哉治乎季孫聞之曰吾殺人必當其罪罰人必當其過先生以爲暴何也子貢曰夫奚不若子產之治鄭一年而負罰之過省二年而刑殺之罪亡三年而庫無拘人故民歸之如水就下愛之如孝子敬父母子產病將死國人皆吁嗟曰誰可使代子產死者乎及其不免死也士大夫哭之於朝商賈哭之於市農夫哭之於野哭

子產者皆如喪父母今竊聞夫子疾之時則國人喜活則國人皆駭以死相賀以生相恐非暴而何哉賜聞之託法而治謂之暴不戒致期謂之虐不教而誅謂之賊以身勝人謂之責責者失身賊者失臣虐者失政暴者失民且賜聞居上位行此四者而不亡者未之有也於是季孫稽首謝曰謹聞命矣韓詩外傳○家語云子路問於孔子曰魯大夫練而杖禮與孔子曰吾不知也子路出謂子貢曰吾以爲夫子無所不知夫子亦徒有所不知也子貢曰子所問何哉子路曰由問魯大夫練而杖禮與夫子曰吾不知也子貢曰止吾將爲子問之遂趨而進曰練而杖禮與孔子曰非禮也子貢出謂子路曰子謂夫子而弗知之乎夫子徒無所不知也子問非也禮居是邦則不非其大

夫○又云魯國之法魯人有贖臣妾於諸侯者皆取金於府子貢贖之辭而不取金孔子聞之曰賜失之矣夫聖人之舉事也可以移風易俗而教導可以施之於百姓非獨適身之行也今魯國富者寡而貧者衆贖人受金則爲不廉則何以相贖乎自此以後魯人不復贖人於諸侯○莊子云子貢南遊於楚反於晉過漢陰見一丈人方將爲圃畦鑿隧而入井抱甕而出灌搰搰然用力甚多而見功寡子貢曰有械於此一日浸百畦用力甚寡而見功多夫子不欲乎爲圃者卬而視之曰奈何曰鑿木爲機後重前輕挈水若抽數如泆湯其名爲槔爲圃者忿然作色而笑曰吾聞之吾師有機械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機心存於胸中則純白不備純白不備則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載也吾非不知羞而不爲也子貢瞞然慚俯而不對有間爲圃者曰子奚爲者耶曰孔丘之徒也爲圃者曰子非夫博學以擬聖於于以蓋衆獨弦哀歌以賣名聲於天下者乎汝方將忘汝神氣墮汝形骸而庶幾乎而身之不能治而何暇治天下乎子往矣無乏吾事子貢卑陬失色

項項然不自得行三十里而後愈其弟子曰向之人何爲者耶夫子何故見之變容失色終日不自反耶曰始吾以爲天下一人耳不知復有夫人也吾聞之夫子事求可功求成用力少見功多者聖人之道今徒不然執道者德全德全者形全形全者神全神全者聖人之道也託生與民並行而不知其所之汒乎淳備哉功利機巧必忘夫人之心若夫人者非其志不之非其心不爲雖以天下譽之得其所謂謷然不顧以天下非之失其所謂儻然不受天下之非譽無損益焉是謂全德之人哉我之謂風波之民反於魯以告孔子孔子曰彼假修渾沌氏之術者也識其一不知其二治其內而不治其外夫明白入素無爲復朴體性抱神以遊世俗之間者汝將固驚耶且渾沌氏之術予與汝何足以識之哉○□□云齊東郭亥欲攻田氏執贄見夫子而訪焉夫子曰子爲義也丘不足與計事指子貢使答之子貢謂之曰今子士也位卑而圖大位卑則人不附也圖大則人憚之殆非子之任也盍姑已乎夫以一縷之任繫千鈞之重上縣之於無極之高下垂之於不測之深旁人皆

哀其絕而造之者不知其危子之謂乎馬方駭鼓而驚之繫方絕重而塡之馬奔車覆六轡不禁繫絕於高隧入於淵其危必矣東郭亥色戚而跪曰吾已矣願子無言既而夫子告子貢曰東郭亥欲爲義者也子亦告之以難易則可矣奚至懼之哉○說苑云鮑焦衣弊膚見挈畚將蔬遇子貢於道子貢曰吾子何以至於此也焦曰天下之遺德教者衆矣吾何以不至於此也吾聞之世不已知而行之不已者是爽行也上不已用而干之不止者是毀廉也爽行毀廉然且不舍惑於利者也子貢曰吾聞之非其世者不生其利汙其君者不履其土今吾子汙其君而履其土非其世而將其蔬詩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此誰有之哉焦曰嗚呼吾聞賢者重進而輕退廉者易醜而輕死乃棄其蔬而立槁死於洛水之上○又云子貢之承或在塗見道側巾幹布擁蒙而衣衰其名曰舟綽子貢問焉曰此至承幾何嘿然不應子貢曰人問乎己而不應何也屏其擁蒙而言曰望而黷人者仁乎覩而不識者智乎輕侮人者義乎子貢下車曰賜不仁過問三言可復聞乎曰是足以子矣吾不

告子於是子貢參偶則軾五偶則下○韓詩外傳云晏子聘魯上堂則趨授玉則跪子貢怪之問孔子曰晏子知禮乎今者晏子來聘魯上堂則趨授玉則跪何也孔子曰其有方矣待其見我我將問焉俄而晏子至孔子問之晏子對曰夫上堂之禮君行一臣行二今君行疾臣敢不趨乎今君之授幣也卑臣敢不跪乎孔子曰善禮中又有禮賜寡使也何足以識禮也○又云孔子南遊適楚至於阿谷有處子佩瑱而浣者孔子曰彼婦人其可與言矣乎抽觴以授子貢曰善爲之辭子貢曰吾將南之楚逢天暑願乞一飲以表我心婦人對曰阿谷之水流而趨海欲飲則飲何問婦人乎授子貢觴迎流而挹之置之沙上曰禮固不親授孔子抽琴去其軫子貢往請調其音婦人曰吾五音不知安能調琴孔子抽絺綌五兩以授子貢子貢曰吾不敢以當子身敢置之水浦婦人曰子年甚少何敢受子子不早去今竊有狂夫守之者矣○基按此言是謂孔子使子貢誘處子也其侮聖莫大焉○博物志云子路與子貢過社社樹有鳥子路搏之社神牽率子路子貢說之乃止○呂氏春秋云孔子行道而息馬逸食人之稼野人取其馬子貢請往說之畢辭野人不聽有鄙人始事孔子者曰請往說之因謂野人曰子不耕於東海吾不耕於西海也吾馬何得不食子之禾其野人大悅相謂曰說亦皆如此其辯也獨如嚮之人解馬而與之

孔子既歿哀公誄之曰旻天不弔不憖遺一老俾屏余一人以在位煢煢余在疚嗚呼哀哉尼父無自律子貢曰君其不沒於魯乎夫子之言曰禮失則昏名失則愆失志爲昏失所爲愆生不能用死而誄之非禮也稱一人非名也君兩失之左傳○哀公後孫于邾乃遂如越卒于有山氏終子貢之言三年喪畢門人治任將歸入揖於子貢相嚮而哭皆失聲然後歸子貢反築室於場獨居三年

然後歸孟子子貢好販與時轉貨貲財於曹魯之間家累千金歷相魯衛而終於齊孔子嘗曰賜不受命而貨殖焉七十子之徒子貢最爲饒益結駟連騎束帛之幣以聘享諸侯所至國君無不分庭與之抗禮夫使孔子名布揚於天下者子貢先後之也此所謂得勢而益彰者乎史記○列子云衛端木叔者子貢之世也藉其先貲家累萬金不治世故奉養之餘散之宗族邑里以及一國不爲子孫留財及其病也無藥石之儲及其死也無瘞埋之資一國之人受其施者相與賦而藏之反其子孫之財焉禽骨釐聞之曰端木叔狂人也辱其祖矣段干生聞之曰端木叔達人也德過其祖矣

基按聖門自顏淵而外穎悟莫如子貢其尊夫子之至亦莫如子貢殆所稱智足以知聖人者乎其諸應

對辭命出使不辱實行已之大端匪徒口舌見長已也至於貨財之事則孔子嘗訾其貨殖冉求亦謂為賈人而其造原思也肥馬輕裘中紲表素其事不可謂誣乃楊升庵曲為之諱謂其多聞多見以為學有若貨殖然則於不受命作何解耶夫得勢益彰孔子賴之多財惡足為子貢累哉

冉求

冉求字子有魯人仲弓之宗族少孔子二十九歲性多謙退有才藝以政事著名家語嘗侍坐孔子命之言志對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為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禮樂以俟君子」季康子問冉求可使從政也與子曰求也藝於從政乎何有」又孟武伯問冉求仁乎子曰

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為之宰也不知其仁也論語孔子去魯在陳季康子以桓子之命欲召孔子公之魚曰昔吾先君用之不終終為諸侯笑今又用之不能終是再為諸侯笑康子曰則誰召而可曰召冉求於是使使召冉求冉求將行孔子曰魯人召求非小用之將大用之也子貢知孔子思歸送冉求因誡曰即用必以孔子為招云史記既仕為季氏宰進則理其官職退則受教聖師家語哀公十一年齊國書帥師伐魯及清季孫謂冉求曰齊師在清必魯故也若之何求曰一子守二子從公

禦諸竟季孫曰不能求曰居封疆之間季孫告二子二子不可求曰若不可則君無出一子帥師背城而戰不屬者非魯人也魯之羣室衆於齊之兵車一室敵車優矣子何患焉二子之不欲戰也宜政在季氏當子之身齊人伐魯而不能戰子之恥也大不列於諸侯矣季孫使從於朝俟於黨氏之溝武叔呼而問戰焉對曰君子有遠慮小人何知懿子強問之對曰小人慮材而言量力而共者也武叔曰是謂我不成丈夫也退而蒐乘孟孺子洩帥右師顏羽御邴洩為右冉求帥左師管周父

御樊遲為右季氏之甲七千冉有以武城人三百為己徒卒老幼守宮次於雩門之外五日右師從之師及齊師戰於郊右師奔冉求之師入齊軍獲甲首八十齊人不能師宵諜曰齊人遁冉有請從之三季孫弗許是役也冉有用矛於齊師故能入其軍孔子聞之曰義也左傳既戰季康子謂冉求曰子之於戰學之乎性達之乎對曰學之康子曰從事孔子惡乎學冉求曰即學之孔子也夫孔子者大聖無不該文武並用兼通求也適聞其戰法猶未之詳也康子悅時孔子在衛冉求言於康子

曰國有聖人而不能用欲以求治是猶却步而欲求及前人不可得已今孔子在衛衛將用之已有材而以資鄰國難以言智也請以重幣迎之康子以告哀公使人以幣召孔子孔子曰人之於冉求信之矣將大用之於是自衛反魯

家語○韓詩外傳云魯哀公問冉有曰凡人之質而已將必學而後爲君子乎冉有對曰臣聞之雖有良玉不刻鏤則不成器雖有美質不學則不成君子曰何以知其然也夫子路卞之野人也子貢衛之賈人也皆學問於夫子遂爲天下顯士諸侯聞之莫不尊敬卿大夫聞之莫不親愛學之故也○論語云子華使於齊冉子爲其母請粟子曰與之釜請益曰與之庾冉子與之粟五秉子曰赤之適齊也乘肥馬衣輕裘吾聞之也君子周急不繼富○家語云伯高死於衛赴於孔子子曰吾惡乎哭諸兄弟吾哭諸廟父之

友吾哭諸廟門之外師吾哭之寢朋友吾哭之寢門之外所知吾哭諸野今於野則已疏於寢則已重夫由賜也而見我吾哭於賜氏遂命子貢爲之主曰爲爾哭也來者汝拜之知伯高而來者汝勿拜既哭使子張往弔焉未至冉求在衛攝束帛乘馬而以將之孔子聞之曰異哉徒使我不成禮於伯高者是冉求也○左傳云哀公二十三年宋元公夫人景曹卒康子使冉有弔且送葬曰敝邑有社稷之事使肥與有職競焉是以不得助執紼使求從輿人曰以肥之得備彌甥也有不腆先人之產馬使求薦諸夫人之宰其可以稱旌繁乎

冉求之爲季氏宰也爲之聚斂而附益之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又季氏旅於泰山子謂冉有曰女弗能救與對曰不能子曰嗚呼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又季氏將伐顓臾冉有季路見於孔子曰季氏將有事於顓臾孔子曰求無乃爾是過與夫顓臾昔者先王以爲東蒙主且在邦域之中矣是社稷之臣也何以伐爲冉有曰夫子欲之吾二臣者皆不欲也孔子曰求周任有言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且爾言過矣虎兕出於柙龜玉毀於櫝中是誰之過與冉有曰今夫顓臾固而近於費今不取後世必爲子孫憂孔子曰求君子疾夫舍曰欲之而必爲之辭季子然問仲由冉求可謂大臣與子曰吾以子爲異之問曾由與求之問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

則止今由與求也可謂具臣矣曰然則從之者與子曰弒父與君亦不從也

論語

子貢對衛將軍文子曰恭老卹幼不忘賓旅好學博藝省物而勤也是冉求之行也孔子語之曰好學則知卹孤則惠恭則近禮勤則有繼堯舜篤恭以王天下其稱之也曰宜爲國老

家語○說苑云子曰大夫有爭臣三人雖無道不失其家季氏僭天子舞八佾旅泰山以雍徹無道甚矣然而不亡者以冉有季路爲之宰也

薛應旂曰孔子曰求也藝又曰求也退惟退而藝也故其所爲大都順以從上而先意承志也其用矛以入齊軍誠義矣乃若束帛以弔伯高而不待夫子之使旌繁以薦景曹而不正康子之僭與夫爲季氏聚

紋過與子華之粟要之皆生於退也何使其進於律道則分强剛毅而有裁制矣何至有非吾徒之責哉鼓之攻也雖然人不皆孔子也以求之所爲固夫人之樂取者也

仲由

仲由字子路一字季路魯卞人少孔子九歲有勇力才藝爲人果烈剛直性鄙而不達於通變家語○論衡云子路感雷精而生尚剛好勇初戎服見於孔子拔劍而舞之曰古之君子固以劍自衛乎孔子曰古之君子忠以爲質仁以爲衛不出環堵之室而知千里之外有不善則以忠化之侵暴則以仁固之何待劍乎子路曰由乃今聞此言請攝齊

以受教遂儒服委質因門人請爲弟子家語○史記云子路冠雄雞佩豭豚陵暴孔子孔子設禮稍誘子路子路後儒服委質因門人請爲弟子孔子曰女何好樂對曰好長劍孔子曰吾非此之問也徒謂以子之所能而加之以學問豈可及乎子路曰學豈有益也哉孔子曰夫人君而無諫臣則失正士而無教友則失聽御狂馬不釋策操弓不反檠木受繩則直人受諫則聖受學重問孰不順成毀仁惡士必近於刑君子不可不學子路曰南山有竹不揉自直斬而用之達於犀革以此言之何學之有孔子曰栝而羽之鏃而礪之其入之不亦深乎子路再拜曰敬受教家語子路盛服見於孔子孔子曰由是裾裾者何也昔者江出於岷山其始出也其源可以濫觴及其至江之津也不方舟不避風則不可以涉非惟下流水多耶今女衣服既盛顏色充盈天下且孰肯諫女矣子路趨而出改服而入蓋猶若也一作攝如孔子曰由志之吾語汝奮於言者華奮於行者伐色知而有能者小人也故君子知之曰知之不知曰不知言之要也能之曰能之不能曰不能行之至也言要則知行至則仁既仁且知惡有不足矣哉荀子子路鼓瑟有北鄙

殺伐之聲子曰由之瑟奚爲於丘之門門人不敬子路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論語○家語云子路鼓瑟孔子聞之謂冉有曰甚矣由之不才也夫先王之制音也奏中聲以爲節流入於南不歸於北夫南者生育之鄉北者殺伐之域故君子之音溫柔居中以養生育之氣憂愁之感不加於心暴厲之動不在於體夫然者乃所謂治安之風也小人之音則不然亢厲微末以象殺伐之氣中和之感不載於心溫和之動不存於體夫然者乃所以爲亂之風也昔者舜彈五絃之琴造南風之詩其詩曰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慍兮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唯修此化故其興也勃焉德如流泉至於今王公大人述而弗忘殷紂好爲北鄙之聲其廢也忽焉至於今王公大人舉以爲誡夫舜起布衣積德含和而終以帝紂爲天子荒淫暴亂而終以亡非各所修之致乎由今也匹夫之徒曾無意於先王之制而習亡國之聲豈能保其七尺之體哉冉有以告子路子路懼而自悔靜思

不食以至骨立夫子曰過而能改其進矣乎嘗侍坐孔子命之言志子路率爾而對曰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由也爲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夫子哂之論語○家語云孔子與門人習射於矍相之圃蓋觀者如堵墻焉射至於司馬使子路執弓矢出列延射者曰奔軍之將亡國之大夫與爲人後者不得入其餘皆入蓋去者半又使公罔之裘序點揚觶而語公罔之裘揚觶而語曰幼壯孝弟耆耋好禮不從流俗修身以俟死者在此位蓋去者半序點揚觶而語曰好學不倦好禮不變耄期稱道而不亂者在此位蓋僅有存焉射既闋子路進曰由與二三子者之爲司馬何如孔子曰能用命矣子路問曰子行三軍則誰與子曰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又

嘗侍側行行如也子曰若由也不得其死然論語○殷芸小說云孔子嘗遊於山使子路取水逢虎於水所與共戰攬尾得之內懷中取水還問孔子曰上士殺虎如何子曰提虎頭又問中士殺虎如何子曰提虎腰又問下士殺虎如何子曰捉虎尾子路出尾棄之因恚孔子曰夫子知水所有虎使我取水是欲死我乃懷石盤欲中孔子又問上士殺人如之何子曰上士殺人用筆端又問中士殺人如之何子曰中士殺人用舌又問下士殺人如之何子曰下士殺人懷石盤子路出而棄之於是心服○碁按子路性剛而鄙其事孔子言語戇直則有之若謂懷石盤欲中孔子則聖門之賊耳孔子何以禦侮稱之哉此齊東野人之語也子路見於孔子曰負重涉遠不擇地而休家貧親老不擇祿而仕昔者由也事二親之時常食藜藿之食爲親負米百里之外親歿之後南遊於楚從車百乘積粟萬鍾累茵而坐列鼎而食願欲食藜藿爲親負米不可復得也枯魚銜索幾何不蠹二親之壽忽若過隙孔子曰由也事親可謂生事盡力死事盡思者也家語○又云子路有姊之喪可以除之矣而弗除也孔子曰何弗除也子路曰吾寡兄弟而弗忍也孔子曰行道之人皆弗忍也先王制禮過之者俯而就之不至者企而及之子路聞之遂除之○孔叢子云顏讐由善事親子路義之後讐以非罪執於義將死子路請以金贖焉人將許之既而二三子納金於子路以入衛或謂孔子曰受人之金以贖其私暱義乎子曰義而贖之貧取於友非義而何愛金而令不幸陷辟凡人猶不忍況二三子於由之所親乎詩曰如可贖兮人百其身苟出金可以生人雖百倍古人不以爲多故二三子其欲由也成其義非汝之所知也○新序云成回學於子路三年回恭敬不已子路問其故回對曰臣聞之行者比

於鳥上畏鷹鸇下畏網羅夫人爲善者少爲讒者多若身不死安知禍罪不施行年七十常恐行節之虧回是以恭敬待大命子路稽首曰君子哉魯有溺者子路拯之其人拜之以牛子路不受孔子曰魯人必不拯溺矣子路曰由也問諸夫子曰人者天地之心也天地以生物爲心也非圖報也子曰由是也前言戲之也家語○又呂氏春秋曰子路拯溺者其人拜之以牛子路受之孔子曰魯人必拯溺者矣○衡波論云子路顏淵浴於洙水見五色鳥顏淵問子路此爲何鳥子路曰熒熒之鳥後日顏淵與子路又浴於泗水更見前鳥復問由識此鳥否子路曰識顏淵曰何鳥子路曰同同之鳥顏淵曰何一鳥而二名子路曰譬如絲絲縞煮之則爲帛染之則爲皁不亦宜乎子路仕爲季氏宰季氏祭逮闇而祭日不足繼之以燭雖有強力

之容肅敬之心皆倦怠矣有司跛倚以臨祭其爲不敬大矣他日祭子路與室事交乎戶堂事交乎階質明而始行事晏朝而退孔子聞之曰誰謂由也而不知禮乎禮器孔子爲大司寇使仲由墮三都於是叔孫氏先墮郈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率費人以襲魯入及公側孔子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費人北將墮成孟氏不欲圍之弗克左傳孔子攝行相事有喜色子路曰由聞君子禍至不懼福至不喜今夫子得位而喜何也孔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樂以貴下人乎於是朝政七日而誅

亂政大夫少正卯子路曰夫子之喜也由惡足以知之及齊人歸女樂季桓子受之子路言於孔子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魯今且郊若致膰於大夫是則未廢其常吾猶可以止也既而膰肉不至孔子遂適衛其後孔子自衛將適陳過匡匡人以爲陽虎圍之子路奮戟將與戰孔子止之曰惡有修仁義而不免世俗之惡者乎夫詩書之不講禮樂之不習是丘之過也若以述先王好古法而爲咎者則非丘之罪也命也夫由歌予和汝子路彈琴而歌孔子和之曲三終匡人解甲而罷家語孔子在陳絕糧從者病莫能興子路慍見曰君子亦有窮乎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論語○家語云孔子厄於陳蔡之間絕糧七日外無所通藜羹不充孔子愈慷慨講誦絃歌不衰乃召子路而問焉曰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乎奚爲至於此子路作色而對曰君子無所困意者夫子未仁與人之弗吾信也意者夫子未智與人之弗吾行也且由也昔者聞諸夫子曰爲善者天報之以福爲不善者天報之以禍今夫子積德懷義行之久矣奚居之窮也子曰由未之識也吾語汝汝以仁者爲必信也則伯夷叔齊不餓死首陽汝以智者爲必用也則王子比干不見剖心汝以忠者爲必報也則關龍逢不見刑汝以諫者爲必聽也則伍子胥不見殺夫遇不遇者時也賢不肖者才也君子博學深謀而不遇時者衆矣何獨丘哉且芝蘭生於深林不以無人而不芳君子修道立德不爲困窮而改節爲之者人也生死者命也是以齊小白之有霸心生於莒晉重耳之有霸心生於曹衛

越王勾踐之有霸心生於會稽故居下而無憂者則思不遠處身而常逸者則志不廣庸知其終始乎○又云孔子遭厄於陳蔡之間絕糧七日弟子餒病孔子絃歌子路入見曰夫子之歌禮乎孔子弗應曲終而曰由來吾語汝君子好樂爲無驕也小人好樂爲無懾也其誰之子不我知而從我者乎子路說援戚而舞三終而出明日免於厄○墨子云孔子窮於陳蔡之間藜羹不糂子路烹豚孔子不問肉所由來而食之○搜神記云孔子厄於陳蔡絃歌於館中夜有人長九尺餘皁衣高冠大咤聲動左右子貢進問何人使提于貢而挾之子路引出與戰於庭有頃未勝孔子察之見其甲車時其大如掌孔子曰何不探其甲車引而奮登子路引之沒手仆於地乃大鯷魚也長九尺餘孔子曰此物也何爲來哉吾聞物老則群精依之因衰而至是其來也豈以吾遇厄乎夫六畜之物及龜蛇魚鼈草木久者皆爲神爲妖怪故謂之五酉五酉者五行之方皆有其物酉者老也物老則爲怪殺之則已夫何患焉或者天之欲喪斯文以是繫予之命乎不然何爲至於此乎絃歌不輟子路

烹之其味甘病者與明目逐行子路仕衛爲蒲宰請見於孔子曰由願受教於夫子子曰蒲其如何對曰邑多壯士又難治也子曰然吾語爾恭而敬可以攝勇寬而正可以懷强愛而恕可以容困溫而斷可以抑姦知此而加之則正不難矣既治蒲爲水備與其民修溝瀆以民之勞煩苦也人與之一簞食一壺漿孔子聞之使子貢止之子路忿然不悅往見孔子曰由也以暴雨將至恐有水災故與民修溝洫以備之而民多匱餓者是以簞食壺漿而與之夫子使賜止之是止由之行仁也夫子以仁教而禁

其行由不受也孔子曰汝以民爲餓也何不白於君發倉廩以賑之而私以爾食饋之是汝明君之無惠而見己之德美矣汝速已則可不則汝之見罪必矣家語○韓非子云季孫相魯子路爲郈令魯以五月起衆爲長溝當此之爲子路以其私秩粟爲漿飯要作溝者於五父之衢而飡之孔子聞之使子貢往覆其飯擊毀其器曰魯君有民子奚爲乃飡之子路怫然怒攘肱而入請曰夫子疾由之爲仁義乎所學於夫子者仁義也仁義者與天下共其所有而同其利者也今以由之秩粟而飡民不可何也孔子曰由之野也吾以女知之女徒未及也女故如是之不知禮也女之飡之爲愛之也夫禮天子愛天下諸侯愛境內大夫愛官職士愛其家過其所愛曰侵今魯君有民而子擅愛之是子侵也不亦誣乎言未卒而季孫使者至讓曰肥也起民而使之先生使弟子令徒役而飡之將奪肥之民耶孔子駕而去魯○巷按郈叔孫氏之邑也子路仕於季氏不應爲郈令至於孔子去魯以受女樂耳今乃謂以季孫之讓而去其妄審矣

治蒲三年孔子過之入其境曰善哉由也恭敬以信矣入其邑曰善哉由也忠信以寬矣至其庭曰善哉由也明察以斷矣子貢執轡而問曰夫子未見由之政而三稱其善其善可得聞乎孔子曰吾見其政矣入其境田疇盡易草萊甚闢溝洫深治此其恭敬以信故其民盡力也入其邑墻屋完固樹木甚茂此其忠信以寬故其民不偷也至其庭庭甚清閒諸下用命此其明察以斷故其政不擾也以此觀之雖三稱其善庸盡其美乎

家語 哀公十四年小邾射以句繹來奔曰使季路要我吾無盟矣使子路子路辭季康子使冉有謂之曰千乘之國不信其盟而信子之言子何辱焉對曰魯有事於小邾不敢問故死其城下可也彼不臣而濟其言是義之也由弗能十五年公孫宿以成叛於齊齊陳瓘陳恒兄字子玉如楚過衛仲由見之曰天或者以陳氏爲斧斤既斲喪公室而他人有之不可知也其使終饗之亦不可知也若善魯以待時不亦可乎何必惡焉子玉曰然吾受命矣子使告我弟於是及齊平左傳 初衛君輒父蒯聵出亡

在外諸侯數以爲讓孔子弟子多仕於衛衛君欲得孔子爲政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爲政子將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子曰野哉由也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與禮樂不與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是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 論語 及蒯聵自戚入於衛與伯姬迫孔悝於厠强盟之而劫以登臺欒寧聞亂使告子路子路將入遇子羔將出曰門已

閉矣子路曰吾姑至焉子羔曰弗及不踐其難子路曰食焉不辟其難子羔遂出子路入及門公孫敢門焉曰無入爲也子路曰是公孫也求利焉而逃其難由不然利其祿必救其患有使者出乃入曰太子焉用孔悝雖殺之必或繼之且曰太子無勇若燔臺半必舍孔叔蒯聵聞之懼下石乞盂黶敵子路以戈擊之斷纓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結纓而死孔子在魯聞衛亂曰柴也其來由也死矣 左傳 既而衛使者至曰子路死焉孔子哭之於中庭有人弔者而夫子拜之巳哭進使者而問故使

者曰醢之矣遂令左右皆覆醢曰吾何忍食此 家語 論語隱義云衛蒯聵亂子路與師往有狐黯者當師曰子路入耶曰然黯從城上下麻繩釣子路半城問曰爲師耶爲君耶曰在君爲君在師爲師黯因投之折其左股不死黯開城欲捉之子路目如明星之光耀黯不能前謂曰畏子之目願覆之子路以衣袂覆目黯遂殺之○或云衛人壺黶守門殺子路子路之子仲子崔既長告孔子欲報父讐夫子曰行矣子崔即行黶子知之曰夫君子之勇不掩人之不備須後日于城西決戰其日黶持蒲弓木戟與子崔戰而死 子路在聖門以政事著名季康子問仲由可使從政也與子曰由也果於從政乎何有孟武伯問子路仁乎子曰不知也又問子曰由也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不知其仁也孔子嘗稱之曰片言可以折獄

者其由也與 論語 子貢對衛將軍文子曰不畏强禦不侮矜寡其言循性其都以富材任治戎是仲由之行也孔子和之以文說之以詩曰受小拱大拱而爲下國駿厖荷天子之龍不戁不悚敷奏其勇强乎武哉文不勝其質 家語 ○□□云趙襄子謂仲尼曰先生委質以見人主七十君矣而無所通不識世無明君乎意先生之道固不通乎仲尼不對異日襄子見子路曰嘗問先生以道先生不對知而不對則隱也隱則安得爲仁若信不知安得爲聖子路曰建天下之鳴鐘而撞之以梃其能發其聲乎哉君問先生毋乃猶以梃撞乎

薛應旂曰吾讀魯論觀子路之在聖門也乘桴欲從三軍欲與執轡問津優游陳蔡其樂夫子之道而推尊信服之也可謂至矣然於夫子見南子則不悅往佛肸則致疑正名則以爲迂絕糧則有慍色女樂則

泥之去凡其心有所致疑而可以匡助於夫子者不阿其所見之是與否皆以直告而不隱於夫子其直諒而不爲容悅之態可想見也惜乎徒知食焉不避其難之爲義而不知食輒之食爲非義哆而不精以自貽其禍也

言偃

言偃字子游吳人少孔子三十五歲史記云少四十五歲以文學著名家語○論語摘輔象云子游握文是謂敏士孔子閒居子游侍曰敢問禮也者領惡而全好者與子曰然然則何如子曰郊社之禮所以仁鬼神也禘嘗之禮所以仁昭穆也饋奠之禮所以仁死喪也射饗之禮所以仁鄉黨也食饗之禮

所以仁賓客也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視諸掌而已是故以之居家有禮故長幼辨以之閨門有禮故三族和以之朝廷有禮故官爵序以之田獵有禮故戎事閑以之軍旅有禮故武功成是以宮室得其度鼎俎得其象物得其時樂得其節車得其式鬼神得其饗喪紀得其哀辯說得其黨百官得其體政事得其施加於身而措於行凡衆之動得其宜也於是退而學禮自後每侍孔子輒以禮爲問故聖門謂子游爲習於禮家語曾子襲裘而弔子游裼裘而弔曾子指子游而示人曰夫夫也爲習於禮者如之何其裼裘而弔也主人既小斂袒括髮子游趨而出襲裘帶經而入曾子曰我過矣我過矣夫夫是也」又曾子弔於負夏主人既祖塡奠池徹推柩而反之降婦人而後行禮從者曰禮與曾子曰夫祖者且也且胡爲其不可以反宿也從者又問諸子游子游曰飯于牖下小斂于戶內大斂于阼殯于客位祖于庭葬于墓所以即遠也故喪事有進而無退曾子聞之曰多矣乎予出祖者」衛司寇惠子之喪子游爲之麻衰牡麻經文子辭曰子辱與彌牟之弟游

又辱爲之服敢辭子游曰禮也文子退反哭子游趨而就諸臣之位文子又辭曰子辱與彌牟之弟游又辱爲之服又辱臨其喪敢辭子游曰固以請文子退扶適子南面而立曰子辱與彌牟之弟游又辱爲之服又辱臨其喪虎也敢不復位子游趨而就客位」又將軍文子之喪既除喪而后越人來弔主人深衣練冠待於廟垂涕洟子游觀之曰將軍文氏之子其庶幾乎亡於禮者之禮也其動也中」又司徒敬子死子夏弔焉主人未小斂經而往子游弔焉主人既小斂子游出經反哭子夏曰

聞之也與曰聞諸夫子主人未改服則不經」有子與子游立見孺子慕者有子謂子游曰予壹不知夫喪之踊也予欲去之久矣情在於斯其是也夫子游曰禮有微情者有以故興物者有直情而徑行者戎狄之道也禮道則不然人喜斯陶陶斯咏咏斯猶猶斯舞舞斯慍慍斯戚戚斯歎歎斯辟辟斯踊矣品節斯斯之謂禮人死斯惡之矣無能也斯倍之矣是故制絞衾設蔞翣為使人勿惡也始死脯醢之奠將行遣而行之既葬而食之未有見其饗之者也自上世以來未之有舍也為使人勿倍也故子之所刺於禮者亦非禮之訾也檀弓○又云有若之喪悼公弔焉子游擯由左小斂之奠子游曰於東方曾子曰於西方斂斯席矣小斂之奠在西方魯禮之末失也」公叔木有同母異父之昆弟死問於子游子游曰其大功乎狄儀有同母異父之昆弟死問於子夏子夏曰我未之前聞也魯人則為之齊衰狄儀行齊衰今之齊衰狄儀之問也」叔孫武叔之母死既小斂舉者出戶出戶袒且投其冠括髮子游曰知禮司士賁告於子游曰請襲於牀子游曰諾縣子聞之曰汰哉叔氏專以禮許人」子游曰既祥雖不當縞者必縞然後反服

子游仕為武城宰以禮樂為教孔子過之聞絃歌之聲夫子莞爾而笑曰割雞焉用牛刀子游對曰昔者偃也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戲之耳」孔子又問之曰女得人焉爾乎對曰有澹臺滅明者行不由徑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也論語○家語云子游嘗從孔子適衛與將軍子蘭相善使之受學於夫子

孔子既卒門人疑所以服夫子者子貢曰昔夫子之喪顏淵也若喪其子而無服喪子路亦然今請喪夫子如喪父而無服於是弟子皆弔服而加麻出有所之則由經子夏曰入宜經可居出則不經子游曰吾聞諸夫子喪朋友居則絰出則否喪所尊雖經而出可也家語

季康子謂子游曰仁者愛人乎子游曰然人亦愛之乎子游曰然康子曰鄭子產死鄭之人丈夫捨玦珮婦人捨珠珥巷哭三月不聞竽瑟之聲仲尼之死吾不聞魯國之愛之若是何也子游曰譬子產之於夫子其猶浸水之與天雨乎浸水所及人得而知之也天雨所及人不得而知之也說苑

子貢對衛將軍文子曰先成其慮及事而用故動則不妄是言偃之行也孔子曰欲能則學欲知則問欲善則詳欲給則豫當是而行偃也得之矣家語

卜商

卜商字子夏衛人少孔子四十四歲論語摘輔象曰子夏握正是謂受[illegible]

爲人性不弘習於詩能通其義好論精微時人無以尚之（家語○相傳今毛詩序子夏之遺說也）嘗問於孔子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爲絢兮何謂也子曰繪事後素曰禮後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論語）一日讀詩已畢夫子問曰爾亦可言於詩矣子夏對曰詩之於事也昭昭乎若日月之光明燎燎乎如星辰之錯行上有堯舜之道下有三王之義弟子不敢忘雖居蓬戶之中彈琴以詠先王之風有人亦樂之無人亦樂之亦可發憤忘食矣詩曰蓬門之下可以棲遲泌之洋洋可以療飢夫子

造然變容曰嘻吾子始可以言詩已矣然子已見其表未見其裏也顏淵曰其表已見其裏又何有哉孔子曰闚其門不入其中安知其奧藏之所在乎然藏又非難也丘嘗悉心盡志已入其中前有高岸後有深谷泠泠然如此旣立而已矣不能見其裏蓋謂精微者也（韓詩外傳○孔叢子載此以爲讀書其言小異）子夏問於孔子曰商聞易之生人及萬物鳥獸昆蟲各有奇耦氣分不同而凡人莫知其情唯達德者能原其本焉天一地二人三三三如九九九八十一一主日日數十故人十月而生八九七十二偶以從奇奇主辰辰爲月月主馬故馬十二月而生七九六十三三主斗斗主狗故狗三月而生六九五十四四主時時主豕故豕四月而生五九四十五五爲音音主猿故猿五月而生四九三十六六爲律律主鹿故鹿六月而生三九二十七七主星星主虎故虎七月而生二九一十八八主風風主蟲故蟲八月而生其餘各從其類矣鳥魚生於陰而屬於陽故皆卵生魚遊於水鳥遊於雲故立冬則燕雀入海化爲蛤蠶食而不飮蟬飮而不食蜉蝣不飮不食萬物之所以不同介鱗夏食而冬

蟄齕吞者八竅而卵生齟嚼者九竅而胎生四足者無羽翼戴角者無上齒無角無前齒者膏有角無後齒者脂晝生者類父夜生者類母是以至陰主牝至陽主牡敢問其然乎孔子曰然吾昔聞老聃亦如女之言子夏曰商聞山書曰地東西爲緯南北爲經山爲積德川爲積刑高者爲生下者爲死丘陵爲牡谿谷爲牝蚌蛤龜珠與月爲盛虛是故堅土之人剛弱土之人柔墟土之人大沙土之人細息土之人美耗土之人醜食水者善遊而耐寒食土者無心而不息食木者多力而不治食

草者善走而愚食桑者有緒而蛾食肉者勇毅而悍食氣者神明而壽食穀者智慧而巧不食者不死而神故曰羽蟲三百有六十而鳳爲之長毛蟲三百有六十而麟爲之長甲蟲三百有六十而龜爲之長鱗蟲三百有六十而龍爲之長倮蟲三百有六十而人爲之長此乾坤之美也殊形異類之數王者動必以道動靜必以道靜必順理以奉天地之性而不害其所主謂之仁聖焉子夏言終而出子貢進曰商之論也何如孔子曰女謂何也對曰微則微矣然非治世之待也孔子曰然各其所能 家語○尸子云子曰商汝知君之爲君乎子夏曰魚失水則死水失魚猶爲水也 子夏見曾子曾子曰何肥也對曰戰勝故肥也曾子曰何謂也子夏曰吾入見先王之義則榮之出見富貴之樂又榮之兩者戰於胸中未知勝負故癯今先王之義勝故肥 韓非子○又云子夏曰商也入聞夫子之道而悅出見紛華盛麗而悅是以得道而肥從欲而癯 子夏三年之喪畢見於孔子孔子與之琴使之弦援琴而弦衎衎而樂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及也孔子曰子夏哀已盡能引而致之君子也 家語○檀弓云子夏既除喪而見予之琴和之而不和彈之而不成聲作而曰哀未忘也先王制禮而弗敢過也○家語云孔子將行雨而無蓋門人曰商也有之孔子曰商之爲人也甚悋於財吾聞與人交推其長者違其短者故能久也 孔子曰吾死之後則商也日益賜也日損曾子曰何謂也子曰商也好與賢已者處賜也悅不若已者處不知其子視其父不知其人視其友不知其君視其所使不知其地視其草木故曰與善人居如入芝蘭之室久而不聞其香卽與之化矣與不善人居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其臭亦與之化矣丹之所藏者赤漆之所藏者黑是以君子必愼其所處者焉 家語 子夏家貧衣若懸鶉或曰子何不仕曰諸侯之驕我者吾不爲臣大夫之驕我者吾不復見柳下惠與後門者同衣而不見疑非一日之聞也 荀子 及爲莒父宰問政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 論語 哀公問於子夏曰必學而後可以安國保民乎子夏曰不學而能安國保民者未嘗聞也哀公曰然則五帝有師乎子夏曰臣聞黃帝學乎大貞 一作大塡 顓頊學乎綠圖帝嚳學乎赤松子堯學乎尹疇舜學乎務成跗 一作堯學乎務成子附舜學乎尹壽 禹學乎西王國湯學乎威子伯 一作貸子相 文王學乎鉸時子斯 一作錫疇子斯 武王學乎叔周公學乎太公 一作武王學乎太公周公學乎虢叔 仲尼學乎老聃

此十一聖人未遭此師則功業不著乎天下名號不傳
乎千世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此之謂也夫不學不
明古道而能安國家者未之有也新序○韓詩外傳云衛靈公晝寢而起志
氣益衰使人馳召勇士公孫悁道遭行人卜商卜商曰
何驅之疾也對曰公晝寢而起使我召勇士公孫悁子
夏曰微悁而勇若悁者可乎御者曰可子夏曰載我而
反至君曰使子召勇士何爲召儒使者曰行人曰微悁
而勇若悁者可乎臣曰可即載與來君曰諾延先生上
趣召公孫悁至入門杖劍疾呼曰商下我存若頭子夏
顧咄之曰咄內劍吾將與若言勇於是君令內劍而上
子夏曰來吾嘗與子從君而西見趙簡子簡子披髮杖
矛而見我君我從十三行之後趨而進曰諸侯相見不
宜不朝服不朝服行人卜商將以頸血濺君之服矣使
反朝服而見吾君子耶我耶悁曰子也子夏曰子之勇
不若我一矣又與子從君而東至阿遭齊君重鞇而坐

吾君單鞇而坐我從十三行之後趨而進曰禮諸侯相
見不宜相臨以庶揄其一鞇而去之者子耶我耶悁曰
子也子夏曰子之勇不若我二矣又與子從君於圃中
於是兩寇肩逐我君拔茅下格而還子耶我耶悁曰子
也子夏曰子之勇不若我三矣所貴爲士者上攝萬乘
下不敢傲乎匹夫外立節矜而敵不侵擾內禁殘害而
君不危殆是士之所長君子之所致貴也若夫以長掩
短以衆暴寡凌轢無罪之民而成威於閭巷之間者是
士之甚毒而君子之所致惡也衆之所誅鋤也詩曰人
而無儀不死何爲夫何以論勇於人主之前哉於是靈
公避席抑手曰寡人雖不敏請從先生之勇○基按子
夏文學之儒而謂與匹夫較勇此必無之事且其所云
爲衛行人及從君三事不見他書蓋附會
田文吳起爭功事而爲之者其誕妄無疑子夏嘗返衛
見讀史志者云晉師伐秦三豕渡河子夏曰非也己亥
耳讀史志者問諸晉史果曰己亥於是衛以子夏爲聖

孔子卒後教授於西河之上西河之民疑以爲夫子魏
文侯師事之而諮國政焉家語○呂覽云段干木晉國之大駔也學於子夏爲天下名士顯人以終其壽文侯問於子夏曰吾端冕而聽古樂則唯恐
臥聽鄭衛之音則不知倦敢問古樂之如彼何也新樂
之如此何也子夏對曰今夫古樂進旅退旅和正以廣
弦匏笙簧會守拊鼓始奏以文復亂以武治亂以相訊
疾以雅君子於是語於是道古修身及家平均天下此
古樂之發也今夫新樂進俯退俯姦聲以濫溺而不止
及優侏儒獶雜女子不知父子樂終不可以語不可以

道古此新樂之發也今君之所問者樂也所好者音也
夫樂者與音相近而不同文侯曰敢問何如子夏對曰
夫古者天地順而四時當民有德而五穀昌疾疢不作
而無妖祥此之謂大當然後聖人作爲父子君臣以爲
紀綱紀綱既立天下大定天下大定然後正六律和五
聲弦歌詩頌此之謂德音德音之謂樂詩云莫其德音
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王此大邦克順克俾俾
于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祉施于孫子此之謂也今君
之所好者其溺音乎文侯曰敢問溺音何從出也子夏

對曰鄭音好濫淫志宋音燕女溺志衛音趨數煩志齊音敖辟喬志此四者皆淫于色而害于德是以祭祀弗用也詩云肅雝和鳴先祖是聽夫肅肅敬也雝雝和也夫敬以和何事不行爲人君者謹其所好惡而已矣君好之則臣爲之上行之則民從之詩云誘民孔易此之謂也然後聖人作爲鞉鼓椌楬壎箎此六者德音之音也然後鐘磬竽瑟以和之干戚旄狄以舞之此所以祭先王之廟也所以獻酬酳酢也所以官序貴賤各得其宜也所以示後世有尊卑長幼之序也鐘聲鏗鏗以立

號號以立橫橫以立武君子聽鐘聲則思武臣石聲磬磬以立辨辨以致死君子聽磬聲則思死封疆之臣絲聲哀哀以立廉廉以立志君子聽琴瑟之聲則思志義之臣竹聲濫濫以立會會以聚衆君子聽竽笙簫管之聲則思畜聚之臣鼓鼙之聲讙讙以立動動以進衆君子聽鼓鼙之聲則思將帥之臣君子之聽音非聽其鏗鏘而已也彼亦有所合之也 樂記○列子云趙襄子率徒十萬狩於中山藉芿燔林扇赫百里有一人從石壁中出隨煙燼上下衆謂鬼物火過徐行而出若無所經涉者襄子怪而留之徐而察之形色七竅人也氣息音聲人也問奚道而處石奚道而入火其人曰奚物而謂石奚物而謂火襄子曰而向之所出者石也而向之所涉者火也其人曰不知也魏文侯聞之問子夏曰彼何人哉子夏曰以商所聞夫子之言和者大同於物物無得傷閡者遊金石蹈水火皆可也文侯曰吾子奚不爲之子夏曰刳心去智商未之能雖然試語之有暇矣文侯曰夫子奚不爲之子夏曰夫子能之而能不爲者也文侯大說 子夏喪其子而喪其明曾子弔之曰吾聞之也朋友喪明則哭之曾子哭子夏亦哭曰天乎予之無罪也曾子怒曰商女何無罪也吾與女事夫子於洙泗之間退而老於西河之上使西河之民疑女於夫子爾罪一也喪爾親使民未有聞焉爾罪二也喪爾子喪爾明爾罪三也而曰爾何無罪與子夏投其杖而拜曰吾過矣吾過矣吾離

羣而索居亦已久矣 檀弓 子夏在聖門以文學著於四科序詩傳易稽古志禮而孔子亦嘗屬其傳春秋焉 閔因序云孔子受端門之命制春秋之義使子夏等十四人求周史記得百二十國寶書九月經立感精符○論語讖云子夏六十四人共撰仲尼微言○何休云孔子至聖却觀無窮知秦將以焚書故以春秋之說口授子夏子夏授穀梁叔叔爲經作傳以授孫卿卿授申公 子貢對衛將軍文子曰送迎必敬上交下接若截焉是卜商之行也孔子說之以詩曰式夷式已無小人殆若商也其可謂不險矣 家語

薛應旂曰子夏之後爲子方子方之後爲莊周莊周之後爲荀卿荀卿之後爲李斯至李斯而燔先王之經滅六藝之籍卒以其學禍天下蘇子謂卿實致之夫斯既出於卿則探本窮源敎之不善當自商始矣

而不知君子之設科固不可追其既往亦不能逆其將來在學之何若也孟子戰國大賢從之游者肯一時英俊乃高子獨棄而學他人孟子不得而保其終焉由此觀之安知斯之所學不有叛於卿乎而爲之卿者安能必斯不叛於己之教乎又烏可以末流之弊而歸其咎於商也

顓孫師

顓孫師字子張陳人少孔子四十八歲爲人有容貌資質寬沖博接從容自居不務立於仁義之行孔子門人友之而弗敬家語子張學干祿子曰多聞闕疑愼言其餘則寡尤多見闕殆愼行其餘則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論語孔子過康子子張子夏從孔子入坐二子

相與論終日不決子夏辭氣甚隘顏色甚變子張曰子亦聞夫子之議論耶徐言誾誾威儀翼翼後言先默得之推讓巍巍乎蕩蕩乎道有歸矣小人之論也專意自是言人之非瞋目搤腕疾言噴噴口沸目赤一幸得勝疾笑嗌嗌威儀固陋辭氣鄙俗是以君子賤之也韓詩外傳子張既除喪而見予之琴和之而和彈之而成聲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至焉檀弓○家語以此爲子夏事○家語云子張有父之喪公明儀相焉問啓顙于孔子孔子曰拜而後啓顙頹乎其順啓顙而後拜頎乎其至也三年之喪吾從其至也子張見魯哀公七日而哀公不禮託僕夫而去曰臣聞君好士故不遠千里之外犯霜露冒塵垢百舍重趼不敢休息以見君七日而君不禮君之好士也有似葉公子高之好龍也葉公好龍鉤以寫龍鑿以寫龍屋室雕文以寫龍於是天龍聞而下焉窺頭於牖拖尾於堂葉公見之棄而還走失其魂魄是葉公非好龍也好夫似龍而非龍者也今臣聞君好士故不遠千里之外以見君七日不禮是君非好士也好夫似士而非士者也詩曰中心藏之何日忘之敢託而去新序子張病召申詳而語之曰君子曰終小人曰死吾今日其庶幾乎既卒曾

子有母之喪齊衰而往哭之或曰齊衰不以弔曾子曰我弔也與哉檀弓○又云子張之喪公明儀爲志焉褚幕丹質蟻結於四隅殷士也子貢問師與商也孰賢子曰師也過商也不及曰然則師愈與子曰過猶不及曾子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爲仁矣子游曰吾友張也爲難能也然而未仁論語○列子云子夏問孔子曰顏回之爲人奚若子曰回之仁賢於丘也曰子貢之爲人奚若子曰賜之辯賢於丘也曰子路之爲人奚若子曰由之勇賢於丘也曰子張之爲人奚若子曰師之莊賢於丘也子夏避席而問曰然則四子者何爲事夫子子曰居吾語汝夫回能仁而不能反賜能辯而不能訥由能勇而不能怯師能莊而不能同兼四子之有以易吾吾弗許也此其所以事吾而不貳也子貢對衛將軍文子曰美功不伐

貴位不善不侮不佚不傲無告是顓孫師之行也孔子言之曰其不伐則猶可能也其不弊百姓則仁也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夫子以其仁爲大學之深家語

薛應旂曰余觀呂氏春秋謂子張鄙家也學於孔子爲天下名士顯人以終其壽此猶未足憑也及觀曾子齊衰往弔則其所以惜之者當必有在矣豈謂其終不可並爲仁哉

孔門弟子傳略卷上終

孔門弟子傳略卷下

後學高郵夏洪基編輯

曾參

曾參字子輿魯南武城人鄫國之後也禹孫少康封其次子曲烈於鄫當魯襄公時邾人莒人滅鄫鄫世子巫奔魯去邑而爲曾氏巫凡幾傳生點點生參少孔子四十六歲年十六孔子在楚點命參之楚受學焉四書備考○論語摘輔象云曾子珠衡犀角

孔子閒居曾子侍孔子顧謂曰參汝可語明王之道與曾子曰非敢以爲足也請因所聞而學焉子曰昔者明王內修七教外行三至七教修然後可以守三至行然後可以征此之謂明王之道也曾子曰敢問何謂七教子曰上敬老則下益孝上尊齒則下益悌上樂施則下益寬上親賢則下擇友上好德則下不隱上惡貪則下恥爭上廉讓則下恥節此之謂七教七教者治民之本也七者修則四海無刑民矣曾子曰敢問何謂三至子曰至禮不讓而天下治至賞不費而天下士悅至樂無聲而天下民和篤行三至則天下之君可得而治天下之士可得而臣天下之民可得而用三

者咸通然後可以征四海之内供命而已矣自是每侍
孔子輒有所問凡王朝家國之禮經常權變之宜靡不
反覆窮究焉家語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子
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論語
曾子曰吾聞夫子之三言未之能行也夫子見人之一
善而忘其百非是夫子之易事也夫子見人有善若已
有之是夫子之不爭也聞善必躬親行之然後道之是
夫子之能勞也夫子之能勞也夫子之不爭也夫子之
易事也吾學夫子之三言而未能行說苑曾子曰吾日三

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
乎論語曾子曰狎甚則相簡莊甚則不親是故君子之狎
足以交歡其莊足以成禮孔子聞斯言也曰二三子識
之孰謂參也不知禮乎家語○韓詩外傳云子夏過曾子曾子曰入食子夏曰不為公費乎曾子曰君子有三費飲食不在其中君子有三樂鐘鼓琴瑟不在其中子夏曰敢問三樂曾子曰有親可畏有君可事有子可遺此一樂也有親可諫有君可去有子可怒此二樂也有君可喻有友可助有子可戚此三樂也子夏曰敢問三費曾子曰少而學長而忘此一費也事君有功而輕負之此二費也久交友而中絕之此三費也子夏曰善哉謹身事一言愈於終身之誦而事一士愈於治萬民之功夫人不可以不知也吾嘗菡焉吾田於哉不收土莫不然何況於人乎與人以實雖疏必密與人以虛雖戚必疏夫實之與實如膠如漆虛之與虛如薄冰之見晝日君子可不留意哉

孔子鼓瑟曾子子貢側門而聽
曲終曾子曰嗟乎夫子瑟聲殆有貪狠之志邪僻之行
何其不仁趨利之甚子貢以為然不對而入夫子望見
子貢有諫過之色應難之狀釋瑟而待之子貢以曾子
之言告子曰嗟乎夫參天下賢人也其習知音矣鄉者
丘鼓瑟有鼠出游狸見於屋循梁微行造焉而避厭目
曲脊求而不得丘以瑟浮其音參以丘為貪狠邪僻不
亦宜乎韓詩外傳○大周正樂記云曾子鼓琴崔子立戶外而聽之曲終入曰善哉鼓琴乎身已成矣而猶未得其首也曾子曰吾晝臥夢見一狸但見其身不見其頭起而為之絃歌也曾子性至孝

嘗耘瓜誤斬其根曾皙怒建大杖以擊其背曾子仆地
而不知人久之有頃乃甦欣然而起進於曾皙曰嚮也
參得罪於大人大人用力教參得無疾乎退而就房援
琴而歌令曾皙聞之知其體康也孔子聞之而怒告門
弟子曰參來勿納曾參自以為無罪使人請於孔子子
曰女不聞乎昔瞽瞍有子曰舜舜之事瞽瞍欲使之未
嘗不在於側索而殺之未嘗可得小棰則待過大杖則
逃走故瞽瞍不犯不父之罪而舜不失烝烝之孝今參
事父委身以待暴怒殪而不避既身死而陷父於不義

其不孝孰大焉汝非天子之民耶殺天子之民其罪奚
若曾子聞之曰參罪大矣遂造孔子而謝過家語○孟子云曾子
養曾晳必有酒肉將徹必請所與問有餘必曰有曾晳
死曾元養曾子必有酒肉將徹不請所與問有餘曰亡
矣將以復進也此所謂養口體者也若曾
子則可謂養志也事親若曾子者可也曾子從仲尼
在楚心動問母母曰思之齧指孔子聞之曰參之至誠
精感萬里搜神記○論衡云曾子嘗出薪於野客至其
家母以手搤臂參卽馳至問母曰臂何恙乎
母曰今者客至搤臂以呼汝耳○戰國策云曾子處費
費人有與曾子同名族者而殺人人告曾子母曰曾參
殺人曾子之母曰吾子不殺人織自若有頃人又曰曾
參殺人其母尚織自若也頃之一人又告之曰曾參殺
人其母懼投杼踰墻而走○琴操云曾子事孔子十有
餘年晨覺眷然念二親年衰養之不備於是援琴鼓之

曰獻欷歸耕來兮安所耕歷山盤兮○又云曾子耕大
山之下雨雪凍旬日不得歸思其父母作梁山吟○天
中記云曾參行孝枯井湧泉○水經注云曾子居曲阜
鴟梟不入城郭○□□云曾子受孝經事親孝嘗鋤爪
三足烏
萃其冠曾子後母遇之無恩而供養不衰及其妻以梨
蒸不熟因出之人曰非七出也曾子曰梨蒸小物耳吾
欲使熟而不用吾命況大事乎遂出之其子元請再娶
曾子曰高宗以後妻殺孝己尹吉甫以後妻放伯奇吾
上不及高宗下不比吉甫庸知其得免於非乎遂終身
不娶家語○韓非子云曾子之妻之市其子隨之而泣
其母曰女還顧反爲女殺彘適市來曾子欲捕彘
殺之妻止之曰特與嬰兒戲耳曾子曰嬰兒非與戲也
嬰兒非有知也待父母而學者也聽父母之教今子欺

之是敎子欺也父欺子而不信其母非以成教也遂烹
彘也○說苑云孔子家兒不知罵曾子家兒不知怒所
以然者生
而善敎也曾子家貧食力敝衣躬耕日不舉火而歌聲
若出金石魯君聞而致邑焉固辭不受或曰非子之求
君自致之奚固辭也曾子曰吾聞受人施者常畏人與
人者常驕人縱君有命不我驕也吾豈能勿畏乎孔子
聞之曰參之言足以全其節也不然人何以稱其廉哉
家語○莊子云曾子居衛縕袍無表顏色腫噲手足胼
胝三日不舉火十年不製衣正冠而纓絕捉衿而肘見
納屨而踵決曳縱而歌商頌聲滿天地若出金石天子
不得臣諸侯不得友○韓詩外傳云子路曰曾子褐衣
縕緒未嘗完也糲米之食未嘗飽也義
不合則辭上卿不恬貧窮焉能行此齊嘗聘以爲卿

而不就曰吾父母老食人之祿則憂人之事故吾不忍
遠親而爲人役家語○說苑云曾子從孔子於齊齊景
公以下卿禮聘曾子曾子固辭將行晏
子送之曰吾聞君子贈人以財不若以言今夫蘭本三
年湛之以鹿醢既成則易以匹馬非蘭本美也願子詳
所湛既得所湛亦求所湛吾聞君子居必擇處遊必擇
士居必擇處所以求士也遊必擇士所以修道也吾聞
反常移性者欲也故不可不愼也○基按孔子三十五
歲以魯亂適齊四十二歲而反魯曾子少孔子四十六
歲則孔子在齊曾子未生也又孔子如葉適楚在哀公
五六年間而齊景卽卒於五年之秋晏子又先十年卒
曾子年十六始受學於楚則景晏皆已卒矣況初學之
時德業未著烏有卽聘以爲卿者乎又況孔子在楚非
在齊乎家語所云齊聘爲卿或在悼公之後則
未可知而謂從孔子於齊當景晏之時則謬矣曾子親
旣歿每讀喪禮泣下沾襟曰往而不可還者親也至而

不可加者年也是故孝子欲養而親不待也木欲直而時不待也是故椎牛而祭墓不如雞豚之逮親存也故吾嘗仕齊爲吏祿不過鍾釜尚猶欣欣而喜者非以爲多也樂其逮親也旣歿之後吾嘗南遊於楚得尊官焉堂高九仞榱題三尺轉轂百乘猶北鄉而泣涕者非爲賤也悲不逮吾親也故家貧親老不擇官而仕若夫信其志約其親者非孝也韓詩外傳○又云曾子仕於莒得粟三秉方是之時曾子重其祿而輕其身親歿之後齊迎以相楚迎以令尹晉迎以上卿方是之時曾子重其身而輕其祿○莊子云曾子再仕而心再化曰吾及親仕三釜而心樂後仕三千鍾不洎吾心悲弟子問于仲尼曰若參者可謂無所縣其

罪乎曰旣已縣矣夫無所縣者可以有哀乎彼視三釜三千鍾如鸛雀蚊虻相過乎前也曾子志存孝道嘗曰孝有三大孝尊親其次弗辱其下能養又曰身也者父母之遺體也行父母之遺體敢不敬乎居處不莊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莅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戰陳無勇非孝也五者不遂烖及於親敢不敬乎亨孰羶薌嘗而薦之非孝也養也君子之所謂孝也者國人稱願然曰幸哉有子如此所謂孝也已衆之本敎曰孝其行曰養養可能也敬爲難敬可能也安爲難安可能也卒爲難父母旣沒愼行其身不遺父母

惡名可謂能終矣仁者仁此者也禮者履此者也義者宜此者也信者信此者也强者强此者也樂自順此生刑自反此作又曰小孝用力中孝用勞大孝不匱思慈愛忘勞可謂用力矣尊仁安義可謂用勞矣博施備物可謂不匱矣父母愛之喜而不忘父母惡之懼而無怨父母有過諫而不逆父母旣沒必求仁者之粟以祀之此之謂禮終祭義又曰父母生之子弗敢殺父母置之子弗敢廢父母全之子弗敢闕故舟而不遊道而不徑能全支體以守宗廟可謂孝矣呂氏春秋孔子以爲能通孝道

故授之業作孝經史記○祭義云公明儀問於曾子曰夫子可以爲孝乎曾子曰是何言與是何言與君子之所謂孝者先意承志諭父母於道參直養者也安能爲孝乎曾子年七十文學始就乃能著書筆記公明宣學於曾子三年不讀書曾子曰宣而居參之門三年不學何也公明宣曰安敢不學宣見夫子居宮庭親在叱吒之聲未嘗至於犬馬宣說之學而未能宣見夫子之應賓客恭儉而不懈惰宣說之學而未能宣見夫子之居朝廷嚴臨下而不毀傷宣說之學而未能宣說此三者學而未能宣安敢不學而居夫子之門乎曾參避席謝之曰參不及宣其學而

已說苑○史記云吳起事曾子其母死不歸曾子薄之而與起絕○孟子云曾子居武城有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曰無寓人於我室毀傷其薪木寇退則曰修我牆屋我將反寇退曾子反左右曰待先生如此其忠且敬也寇至則先去以爲民望寇退則反殆於不可沈猶行曰是非汝所知也昔沈猶有負芻之禍從先生者七十人未有與焉○說苑云魯人攻鄪曾子辭於鄪君曰請出寇罷而後復來請姑毋使狗豕入吾舍鄪君曰寡人之於先生也人無不聞今魯人攻我而先生去我我胡守先生之舍魯人果攻鄪而數之罪十而曾子之所爭者九魯師罷鄪君復修曾子舍而後迎之○檀弓云季孫之母死哀公弔焉曾子與子貢弔焉閽人爲君在弗內也曾子與子貢入於其廄而修容焉子貢先入閽人曰鄉者已告矣曾子後入閽人辟之涉內霤卿大夫皆辟位公降一等而揖之君子言之曰盡飾之道斯其行者遠矣○又云曾子與客立於門側其徒趨而出曾子曰爾將何之曰吾父死將出哭於巷曰反哭於爾次曾子北面而弔焉○荀子云曾子食魚有餘曰泔之門

人曰泔之傷人不若奥之曾子泣涕曰有異心乎哉傷其聞之晚也○韓非子云衛將軍文子見曾子曾子不起而延於坐席正身於奥文子謂其御曰曾子愚人也哉以我爲君子也君子安可毋敬也以我爲暴人也暴人安可侮也曾子不侮命也

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啓予足啓予手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論語○韓詩外傳云曾子有疾曾元抱首曾華抱足曾子曰夫華多實少者天也言多行少者人也夫飛鳥以山爲卑而層巢其巔魚鱉以淵爲淺而穿穴其內然所以得者餌也君子苟能無以利害身則辱安從至乎○論語云曾子有疾孟敬子問之曾子言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籩豆之事則有司存

疾將革樂正子春坐於牀下曾元曾申坐於足童子隅坐而執燭童子曰華而睆大夫之簀與子春曰止曾子聞之瞿然曰呼曰華而睆大夫之簀與曾子曰然斯季孫之賜也我未之能易也元起易簀曾元曰夫子之病革矣不可以變幸而至於旦請敬易之曾子曰爾之愛我也不如彼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吾何求哉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舉扶而易之反席未安而歿檀弓○又云曾子之喪浴於爨室

子貢對衛將軍文子曰滿而不盈實而如虛過之如不及先王難之博無不學其貌恭其德敦其言於人也無所不信其驕大人也常以浩浩是

以眉壽是曾參之行也孔子曰孝德之始也悌德之序也信德之厚也忠德之正也參中夫四德者也以此稱之家語

薛應旂曰先儒謂孔子設教東魯三千之徒蓋莫不聞其說而惟曾子之傳獨得其宗豈其惟一貫之傳與是則然矣觀其三省爲學而隨事精察以禮爲問必詳究而直窮之其入門路徑微與顏氏不同而究竟所至則一矣朱子晚年所造亦猶是也變異反同要在夫人自得之耳學者亦何必紛紛致辯也哉

澹臺滅明

澹臺滅明字子羽魯武城人少孔子四十九歲史記云少三十九歲有君子之姿孔子嘗以容貌望其才其才不充孔子

之望然其爲人公正無私以取予去就然諾爲名（家語○又云澹臺子羽有君子之容而行不勝其貌宰我有文雅之辭而智不充其辯孔子曰里語云相馬以輿相士以居弗可廢矣以容取人則失之子羽以言取人則失之宰予○史記云子羽狀貌甚惡欲事孔子孔子以爲材薄既已受業退而修行南游至江從弟子三百人設取予去就名施乎諸侯孔子聞之曰吾以言取人失之宰予以貌取人失之子羽○鈎命訣云澹臺滅明岐掌是謂正直）子游爲武城宰子曰女得人焉爾乎曰有澹臺滅明者行不由徑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也（論語）子貢對衛將軍文子曰貴之不喜賤之不怒苟利於民廉於行己其事上也以佑其下是澹臺滅明之行也孔子曰獨貴獨富君子恥之夫也中之矣（家語○博物志云滅明賫千金之璧渡河河伯欲之至陽侯波起兩蛟挾舟子羽曰吾可義求不可以威劫乃左操璧右操劒斬蛟皆死既渡乃投璧於河三投輒躍出子羽乃毀之而去示無恡意○又云子羽子溺死於江弟子欲收葬之子羽曰螻蟻何親魚鱉何仇遂不收葬）

（基按孔子以容取人之語以宰我例觀則家語所云有君子之姿者是也旁攷之韓非子及大戴禮其語正同而史乃謂其貌惡則求之文理不復可通矣或又因其斬蛟投璧事遂謂貌武而行儒者亦非也）

高柴

高柴字子羔（左傳作季羔檀弓作子臯）齊人（或又云衛人）高氏之別族高傒十代孫也其先仕於魯（檀弓云哀公問子羔曰子之食奚當對曰文公之下執事也）少孔子四十歲（史記云三十歲）長不過六尺（史記云五尺）狀貌甚惡爲人篤孝而有法正見知名於孔子之門衛將軍文子將立三將軍之廟於其家使子羔訪於孔子子曰公廟設於私家非古禮之所及吾弗知子羔曰敢問尊卑上下立廟之制可得而聞乎孔子曰天下有王分地建國置都立邑設廟祧壇墠乃爲親疏多少之數是故天子立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立五廟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大夫立三廟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三適士二廟官師一廟庶人無廟此自有虞以至於周之所不變也子羔問曰祭典云昔有虞氏祖

顓頊而宗堯夏后氏亦祖顓頊而宗禹殷人祖契而宗湯周人祖文王而宗武王此四祖四宗或乃異代或其考祖之有功德其廟可也若有虞宗堯夏祖顓頊皆異代之有功德者也亦可以存其廟乎孔子曰善如汝所問也如殷周之祖宗其廟可以不毀其他祖宗者功德不殊雖在殊代亦可以無疑矣詩云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憩周人之於召公也愛其人猶敬其所舍之樹況祖考其功德而可以不尊奉其廟焉（家語）子羔仕爲成宰成人有其兄死而不爲衰者聞子羔將至遂爲衰

成人曰蠶則績而蟹有匡范則冠而蟬有緌兄則死而子羔爲之衰子羔葬其妻犯人之禾申詳以告曰請庚之子羔曰孟氏不以是罪予朋友不以是棄予以爲吾邑長於斯也買道而葬後難繼也檀弓○又云成人子蒲卒哭者呼滅子皐曰若是野哉哭者聞之遂改之○家語此事作子游又仕衛爲士師刖人之足俄而衛有蒯聵之亂子路將入遇子羔將出曰門已閉矣子路曰吾姑至焉子羔曰弗及不踐其難子路曰食焉不避其難子羔遂出子路入而死之孔子在魯聞衛亂曰柴也其來由也死矣左傳子羔既出走郭門刖者守門焉謂子羔曰彼有缺子羔曰君子不踰又曰彼有竇子羔曰君子不隧又曰於此有室子羔乃入焉既而追者罷子羔將去謂刖者曰吾不能虧主之法而親刖子之足今吾在難正子報怨之時而逃我者三何哉刖者曰斷足固我之罪無可奈何曩者君治臣以法令先人後臣欲臣之免也臣知之獄決罪定臨當論刑君愀然不樂見君顏色臣又知之君豈私臣哉天生君子其道固然此臣之所以脫君也孔子聞之曰善哉爲吏其用法一也思仁恕則樹德加嚴暴則樹怨公以行之其子羔

乎家語○通幽賦注云衛蒯聵之亂子羔滅髭鬚衣婦人之衣逃得出曰父子爭國吾何與其間乎○韓非子云孔子相衛弟子子皐爲獄吏刖人足所刖者守門人有惡孔子於衛君者曰尼欲作亂衛君欲執孔子孔子走弟子皆逃子皐從門出刖危引之而逃之門下室中吏追不得○基按子羔不踰不隧惡有滅髭鬚衣婦人衣之事至謂孔子相衛衛君欲執而逃則齊東野人之語其妄不足辯也哀公會齊侯盟于蒙孟武伯相問於高柴曰諸侯盟誰執牛耳季羔曰鄫衍之役吳公子姑曹發陽之役衛公子石魋武伯曰然則彘也遂及齊盟左傳子貢對衛將軍文子曰自見孔子出入於戶未嘗越禮足不履影啓蟄不殺方長不折執親之喪泣血三年未嘗見齒是高柴之行也孔子曰柴於親喪則難能也啓蟄不殺則順人道方長不折則恕人道成湯恭而以恕是以日躋家語○禮雜記云子羔之襲也繭衣裳與稅衣纁袡爲一素端一皮弁一爵弁一玄冕一曾子曰不襲婦服

薛應旂曰夫子嘗謂柴也愚及子路使爲費宰則謂賊夫人之子然而子羔之仕於魯衛則卓有可觀而孔悝之亂夫子亦謂其來矣豈其習於夫子之教而好學明禮遂以破愚也歟抑亦愚者近厚其質本可進也

宓不齊

宓不齊字子賤魯人少孔子四十九歲家語仕爲單父宰辭於孔子孔子曰毋迎而距也毋望而許也許之則失

守距之則蔽塞譬如高山深淵仰之不可極度之不可測也子賤曰善敢不承命乎」瀕行過於陽晝曰子亦有以送僕乎陽晝曰吾少也賤不知治民之術有釣道二焉請以送子子賤曰釣道奈何陽晝曰夫扱綸錯餌迎而吸之者陽橋也其爲魚也薄而不美若存若亡若食若不食者魴也其爲魚也博而厚味子賤曰善於是未至單父冠蓋迎之者交接於道子賤曰車驅之車驅之夫陽晝之所謂陽橋者至矣於是至單父請其耆老賢者而與之共治說苑初子賤受單父之命恐魯君聽讒言

使已不得行其政於是辭行故請君之近史二人與之俱至官宓子戒其邑吏令二史書方書輒掣其肘書不善則從而怒之二史患之辭請歸魯宓子曰子之書甚不善子免而歸矣二史歸報於君曰宓子使臣書而掣肘書惡而又怒臣邑吏皆笑之此臣所以去之而來也魯君以問孔子子曰宓不齊君子也其才任霸王之佐屈節治單父將以自試也意者以此爲諫乎公寤太息而嘆曰此寡人之不肖寡人亂宓子之政而責其善者數矣微二史寡人無以知其過微夫子寡人無以自寤

遽發所愛之使告宓子曰自今已往單父非吾有也從子之制有便於民者子決爲之五年一言其要宓子敬諾遂得行其政於是單父治焉躬敦厚明親親尚篤敬施至仁加懇誠致忠信百姓化之」齊人攻魯道由單父單父之老請曰麥已熟矣今齊寇至不及人人自收其麥請放民出皆穫傅郭之麥可以益糧且不資於寇三請而宓子不聽俄而齊寇逮於麥季孫聞之怒使人讓宓子曰民寒耕熱耘曾不得食豈不哀哉不知猶可以告者三而子不聽非所以爲民也宓子蹵然曰今茲無

麥明年可樹若使不耕者穫是使民樂有寇且得單父一歲之麥於魯不加强喪之不加弱若使民有自取之心其創必數世不息季孫聞之赧然而愧曰地若可入吾豈忍見宓子哉」三年孔子使巫馬期遠觀政焉巫馬期陰免衣衣敝裘入單父界見夜漁者得魚輒舍之巫馬期問焉曰凡漁者爲得何以得魚卽舍之漁者曰魚之大者名爲鱬吾大夫愛之其小者名爲鱦吾大夫欲長之是以得二者輒舍之巫馬期返以告孔子曰宓子之德至使民闇行若有嚴刑於旁宓子何行而得於是

孔子曰吾嘗與之言曰誠於此者刑乎彼宓子行此術於單父也孔子往過子賤而問之曰自女之仕何得何亡對曰自來仕無所亡有所得者三始誦之今得而行之是學益明也俸祿所供被及親戚是骨肉益親也雖有公事而兼以弔死問疾是朋友篤也孔子喟然謂子賤曰君子哉若人魯無君子者則子賤焉取此（家語）孔子又謂子賤曰子治單父而衆悅語丘所以爲之者對曰不齊父其父子其子恤諸孤而哀喪紀孔子曰善小節也小民附矣猶未足也曰不齊所父事者三人所兄事

者五人所友事者十一人孔子曰父事三人可以教孝矣兄事五人可以教悌矣友事十一人可以教學矣中節也中人附矣猶未足也曰此地民有賢於不齊者五人不齊事之皆教不齊所以治之術孔子歎曰欲其大者乃於此在矣昔者堯舜清微其身以聽觀天下務求賢人夫舉賢者百福之宗也而神明之主也不齊之所治者小也不齊所治者大其與堯舜繼矣（說苑）○呂氏春秋云宓子賤宰單父彈鳴琴身不下堂而單父治既巫馬期亦宰單父以星出以星入日夜不居以身親之而單父亦治巫馬期問其故於宓子宓子曰我之謂任人子之謂任力任力者故勞任人者故佚人謂子賤則君子矣佚四肢全耳目平心氣而百官以治義矣任其數而已矣巫馬期則不然弊生事精勞手足煩教詔雖治猶未至也○韓非子云子賤治單父有若見之曰子何臞也宓子曰君不知不齊不肖使治單父官事急心憂之故臞也有若曰昔者舜鼓五絃歌南風之詩而天下治今以單父之細也治之而憂治天下將奈何乎故有術而御之身坐於廟堂之上有處女子之色無害於治無術而御之身雖瘁臞猶有未益○基按家語及呂氏春秋皆謂子賤鳴琴而單父治此獨謂其心憂而臞當是誤以子期爲子賤耳

樊須

樊須字子遲魯人（或又云齊人）樊皮之後少孔子四十六歲（史記云少三十六歲）嘗從孔子遊於舞雩之下曰敢問崇德修慝辨惑子曰善哉問先事後得非崇德與攻其惡無攻人

之惡非修慝與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非惑與又請學稼子曰吾不如老農請學爲圃曰吾不如老圃樊遲出子曰小人哉樊須也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焉用稼（論語）樊遲仕於季氏齊伐魯及清武叔蒐乘冉求帥左師樊遲爲右季孫曰須也弱冉求曰就用命焉及齊師戰于郊齊師自稷曲師不踰溝樊遲曰非不能也不信子也請三刻而踰之如之衆從之師入齊軍獲甲首八十齊人不能師（左傳）

[illegible]其遇齊師則入蓋切己近實非迂遠而闊於事情者也

有若

有若字子有（一云字子若）魯人少孔子三十六歲（史記云少十三歲）爲人彊識好古道明習禮樂（家語○荀子云有子惡臥而焠掌○檀弓云有子既祥而絲屨組纓）嘗曰禮之用和爲貴先王之道斯爲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論語）有子問於曾子曰問喪於夫子乎曰聞之矣喪欲速貧死欲速朽有子曰是非君子之言也曾子曰參也聞諸夫子也有子又曰是非君子之言也曾子曰參也與子游

聞之有子曰然然則夫子有爲言之也曾子以斯言告於子游子游曰甚哉有子之言似夫子也昔者夫子居於宋見桓司馬自爲石椁三年而不成夫子曰若是其靡也死不如速朽之愈也死之欲速朽爲桓司馬言之也南宮敬叔反必載寶而朝夫子曰若是其貨也喪不如速貧之愈也喪之欲速貧爲敬叔言之也曾子以子游之言告於有子有子曰然吾固曰非夫子之言也曾子曰子何以知之有子曰夫子制於中都四寸之棺五寸之椁以斯知不欲速朽也昔者夫子失魯司寇將之荊蓋先之以子夏又申之以冉有以斯知不欲速貧也（檀弓）哀公八年吳伐魯與戰於夷微虎欲宵攻王舍私屬徒七百人三踊於幕庭卒三百人有若與焉及稷門之內或謂季孫曰不足以害吳而多殺國士不如已也乃止之吳子聞之一夕三遷（左傳）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對曰盍徹乎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對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論語○檀弓云悼公之母死哀公爲之齊衰有若曰爲妾齊衰禮與公曰吾得已乎哉魯人以妻我）孔子既沒子夏子游子張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

之彊曾子曾子曰不可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尚已（孟子○史記云孔子既沒弟子思慕有若狀似孔子弟子相與共立爲師師之如夫子時也他日弟子進問曰昔夫子當行使弟子持雨具已而果雨弟子問曰夫子何以知之夫子曰詩不云乎月離于畢俾滂沱矣昨暮月不宿畢乎他日月宿畢竟不雨商瞿年長無子其母爲取室夫子使之齊瞿母請之夫子曰無憂瞿年四十後當有五丈夫子已而果然致問夫子何以知此有若默然無以應弟子起曰有子避之此非子之座也○劉子玄云孔門弟子七十二人柴愚參魯宰言游學師商可方回賜之類此並聖人品藻優劣已詳門徒商榷臧否又定如有若者名不隸於四科譽無偕於十哲逮尼父既沒方取爲師以不答所問始令避坐同稱達者何見事之晩乎且退老西河取疑夫子猶使喪明致罰投杖謝愆何肯公然自欺詐相承奉此乃童兒相戲非復長老所爲觀孟軻著書首陳此說馬遷裁史仍習其言得自委巷曾無先覺悲夫○）

𡸁按孟子所謂有若以聖人當亦如子游子夏云然耳初不言狀似也且但曰欲事而見阻於曾子亦未必即事也史遷乃以爲狀似而附會其說孔門諸賢豈如是之迂且陋耶宜其來子玄之駁矣但四科十哲不過偶記陳蔡之相從耳若以此爲有子聧則曾子亦不與是列者何以升四配哉

雖大經曰矣師歷魯魯亡無日有若視父母之邦阽危如此義氣所激願與宵攻之列使誠因是而得死所幸矣豈不賢於子路之死乎

公西赤

公西赤字子華魯人少孔子四十二歲閑賓主之儀家語嘗侍坐孔子命之言志對曰宗廟之事如會同端章甫願爲小相焉孟武伯問公西赤仁乎子曰束帶立於朝

可使與賓客言也不知其仁也論語子貢對衛將軍文子曰莊敬而能肅志通而好禮擯相兩君之事篤雅有節是公西赤之行也子曰禮經三百可勉能也威儀三千則難也公西赤問曰何謂也子曰貌以擯禮禮以擯辭是謂難焉衆人聞之以爲成也孔子語人曰當賓客之事則達矣謂門人曰二三子之欲學賓客之禮者其於赤也家語孔子之喪公西赤爲志焉飾棺牆置翣設披周也設崇殷也綢練設旐夏也禮記○淮南子云公西赤之養親也若與朋友處曾參之養親也若事嚴主烈君其養一也

原憲

原憲檀弓稱仲憲字子思宋人或云魯人少孔子三十六歲清淨守節貧而樂道家語嘗問耻子曰邦有道穀邦無道穀耻也孔子爲魯司寇原思爲之宰與之粟九百辭子曰毋以與爾鄰里鄉黨乎論語原憲居魯環堵之室茨以蒿萊蓬戶甕牖桷桑而無樞上漏下溼匡坐而絃歌子貢乘肥馬衣輕裘中紺而表素軒不容巷而往見之原憲楮冠黎杖而應門正冠則纓絕振襟則肘見納履則踵決子貢曰嘻先生何病也原憲仰而應之曰憲聞之無財

之謂貧學而不能行之謂病憲貧也非病也若夫希世而行比周而友學以爲人教以爲己仁義之慝車馬之飾衣裘之麗憲不忍爲之也子貢逡巡而有慚色不懌而去原憲乃徐步曳杖歌商頌而返聲淪於天地如出金石天子不得而臣也諸侯不得而友也韓詩外傳○列子云楊朱曰原憲窶於魯子貢殖於衛原憲之窶損生子貢之殖累身然則窶不可殖亦不可其可焉在曰可在樂生可在逸身故善樂生者不窶善逸身者不殖仲憲言於曾子曰夏后氏用明器示民無知也殷人用祭器示民有知也周人兼用之示民疑也曾子曰其不然乎其不然乎夫明器鬼器也祭

器人器也夫古之人胡爲而死其親乎

薛應旂曰以原憲之貧而辭爲宰之粟殆幾於獨行君子矣雖未進於中行而廉頑立懦豈不亦卓然可尚哉

公冶長

公冶長字子長（一云名萇 字子芝）魯人（家語○史記云齊人○論語摘輔象云公冶長提輔是謂省道）子謂公冶長可妻也雖在縲紲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論語○留青日札云世傳長能通鳥語貧而閒居無以給食有雀呼之曰公冶長公冶長南山有箇虎馱羊爾食肉我食腸當亟取之勿徬徨長如其言往山中果得羊食之有餘及亡羊氏往跡之得其角乃以爲偷訟之魯君魯君逮繫之獄未幾長在獄舍雀又呼之曰公冶長公冶長齊人出師侵我疆沂水上嶧山旁當亟禦之勿徬徨長語獄吏白之魯君魯君如其言往跡之而齊師果將及矣急發兵應敵遂獲大勝因釋公冶長而厚賜之欲爵爲大夫長辭不受○論語疏云公冶長辨鳥雀語云唶唶嘖嘖白蓮水邊有車覆粟車脚淪泥犢牛折角收之不盡相呼共啄人驗之果然○基按介葛盧聞牛鳴而知其生犧楊偉翁聞馬嘶而辨其相罵則古人通鳥獸語者蓋或有之但不應鳥能作韻語耳其韻語則後人附會之觀二書所紀不同可見矣）

南宮縚

南宮縚（一作韜論語作适史記作括）字子容魯人以智自將（家語）孔子謂其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以其兄之子妻之（論語○檀弓云南宮縚之妻之姑之喪夫子誨之髽曰爾毋從從爾爾毋扈扈爾蓋榛以爲笄長尺而總八寸）

嘗問於孔子曰羿善射奡盪舟俱不得其死然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夫子不答南宮适出子曰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論語）子貢對衛將軍文子曰獨居思仁公言仁義其於詩也則一日三復白圭之玷是南宮縚之行也孔子信其能仁以爲異士（家語○呂氏春秋云魯穆公時辛寬見穆公曰臣而今而後知吾先君周公之不若太公望之知也昔者太公望封於營丘之渚海阻山高險固之地也是故地日廣子孫彌隆吾先君周公封於魯無山林谿谷之險諸侯四面以達是故地日削子孫彌衰辛寬出南宮括入見公曰今者寬也非周公其辭若是也南宮括對曰寬少者弗識也君獨不聞成王之定成周之說乎其辭曰惟余一人營居於成周有善易得而見也有不善易得而誅也故曰善者得之不善者失之古之道也夫賢者豈欲

其子孫之阻山林之險以長爲無道哉小人哉寬也今使燕爵爲鴻鵠鳳凰慮則必不得矣其所求者瓦之閒隙屋之翳蔚也鴻鵠鳳凰則一舉有千里之志德不盛義不大則不至其郊愚庳之民其爲賢者慮亦猶此也固妄誹譽豈不悲哉○說苑云辛櫟見魯穆公曰周公不如太公之賢也穆公曰子何以言之辛櫟曰周公擇地而封曲阜太公擇地而封營丘爵土等其地不若營丘之美其人不若營丘之衆不徒若是營丘又有天固穆公心慙不能應也辛櫟趨而出南宮邊子入穆公具以辛櫟之言語之南宮邊子曰昔周成王之卜居成周也其命龜曰予一人兼有天下辟就百姓敢無中土乎使予有罪則四方伐之無難得也周公卜居曲阜其命龜曰作邑乎山之陽賢則茂昌不賢則速亡季孫行父之戒其子也曰吾欲室之俠於兩社之間也使吾後世有不能事上者使其替之益速如是則曰賢則茂昌不賢則速亡安在擇地而封哉或亦有天固也辛櫟之言小人也子無復道也○基按家語史記俱不載南容年歲然孔子以兄子妻之則其年必長於伯魚伯魚五十歿

卒辛後久七十六年而穆公始立使南容及見穆公則其年當百二三十歲此必無之事也疑是說苑所云南宮邊子之譌蓋括或作适而适與邊字亥豕相近耳但不知邊子爲何許人薛方山氏之南容傳未爲的據今姑仍之而附錄說苑以存疑

讀史訂疑云南宮适之爲敬叔非也按史記南宮括字子容初未嘗云是孟僖子之子孟懿子之兄也而索隱註遽云是孟僖子之子仲孫閱論語註遽云謚敬叔孟懿子之兄史無其文也可疑一也适見家語一名絹是适已有二名矣而左傳孟僖子云必屬說與何忌於夫子索隱又云仲孫閱是又二名天下豈有一人而四名者乎可疑二也孔子在魯族姓微而南宮敬叔公族元子遣從孔子時定已娶於强家矣豈孔子得以兄子妻之可疑三也禮記檀弓載南宮敬叔反必載寶而朝孔子曰喪不如速貧之爲愈也若而人豈能抑權力而伸有德謹言語而不廢於有道之邦耶愚以敬叔之與南容皦然二人矣

公晳哀

公晳哀字季沉史記作季次齊人鄙天下多仕於大夫家者是故未嘗屈節爲人臣家語孔子曰天下無行多爲家臣仕於都惟季次未嘗仕史記

曾點

曾點字子晳史記作曾蒧字晳參之父也疾時禮教不行欲修之孔子善焉家語嘗與子路冉有公西華侍坐孔子命之言志焉及曾晳鼓瑟希鏗爾舍瑟而作對曰異乎三子者之撰子曰何傷乎亦各言其志也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夫子喟然嘆曰吾與點也論語季武子之喪也大夫弔曾點倚其門而歌蓋孔子之所謂狂也檀弓○□□云少康子曲烈封於鄫至曾襄公六年莒人滅鄫於是改鄫爲曾以爲姓時巫生阜阜生點點生參參生元四世不仕魯以取鄫故也點以狂自廢曾點使曾參過期而不至人皆見曾點曰無乃畏耶畏猶死也曾點曰彼雖畏我存夫安敢畏呂氏春秋

顏繇

顏繇史記作無繇字季路回之父也少孔子六歲孔子始教於闕里而受學焉家語顏淵死顏路請子之車以爲之椁子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鯉也死有棺而無椁吾不徒行以爲之椁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也論語既祥顏路饋祥肉於孔子孔子自出而受之入彈瑟以散情而後乃食之家語

商瞿

商瞿字子木魯人少孔子二十九歲特好易孔子傳之志焉家語○史記云孔子傳易於瞿瞿傳楚人馯臂子弘弘傳江東人矯子庸疵疵傳燕人周子家豎豎傳淳于人光子乘羽羽傳齊人田子莊何何傳東武人王子中同同傳菑川人楊何何元朔中以治易爲漢中大夫瞿年三十八無子其母爲更取室孔子使之齊其母

請留之孔子曰無憂也瞿過四十當有五丈夫子已而果然(家語○史記正義云魯人商瞿孔子使向齊國瞿年四十無子今復使行遠路恐絕無子孔子正月與瞿母筮告曰後有五丈夫子子貢曰何以知之子曰卦遇大畜艮之二世九二甲寅木爲世立五景行水爲應世生外象生象來爻生互內象艮別子應有五子一子短命顏回曰何以知之內象是本子一艮變爲二醜三陽爻於是五子一子短命何以知之命他以故也○文疑有闕誤取以備攷)

漆雕開

漆雕開字子若蔡人(或云魯人)少孔子十一歲習尚書不樂仕孔子曰子之齒可以仕矣時將過子若執其書曰吾斯之未能信孔子說焉(家語○姓源云漆雕氏之議曰不色撓不目逃行曲則違於臧獲行直則怒於諸侯雖世主以爲廉卽所事若夫子者不得一仕於世主矣則有傳禮爲道叢吾黨小子耳是漆雕氏之教也)

公良儒

公良儒(史記作孺)字子正陳人賢而有勇孔子周行常以家車五乘從孔子適衛路出於蒲會公叔氏以蒲叛衛而止之公良儒喟然曰昔吾從夫子遇難於匡又伐樹於宋今遇困於此命也夫與其見夫子仍遇於難寧我鬬死挺劍而合衆將與之戰蒲人懼曰苟無適衛吾將出子以盟孔子而出之東門孔子遂適衛(家語)

秦商

秦商字不慈(史記作子丕按左傳作丕茲近是)魯人(或云楚人)少孔子四十歲其父堇父與孔子父叔梁紇俱以力聞(家語○左傳云襄公十年晉人伐偪陽偪陽人啓門諸侯之士門焉縣門發郰人紇抉之以出門者孟氏之臣秦堇父輦重如役主人縣布堇父登之及堞而絕之隊則又縣之蘇而復上者三主人辭焉乃退帶其斷以徇於軍三日師歸孟獻子以秦堇父爲右生秦丕茲事仲尼)

顏刻

顏刻(史記作顏高)字子驕魯人少孔子五十歲孔子去衛將適陳過匡顏刻爲僕以其策指之曰昔吾入此由彼缺也匡人聞之以爲魯之陽虎於是以甲士圍之又孔子在衛衛靈公與夫人南子同車出而令宦者雍渠參乘使孔子爲次遊過市孔子恥之顏刻爲僕曰夫子何恥之孔子曰詩云覯爾新婚以慰我心乃歎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家語)

司馬犁耕

司馬犁耕(史記作司馬耕)字子牛宋人向魋之弟也爲人性躁好言語(家語)嘗問仁子曰仁者其言也訒曰其言也訒斯謂之仁矣乎子曰爲之難言之得無訒乎又問君子子

曰君子不憂不懼曰不憂不懼斯謂之君子矣乎曰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牛見兄向魋行惡常憂之曰人皆有兄弟我獨亡子夏曰商聞之矣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君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君子何患乎無兄弟也（論語）其後向魋作亂以曹叛（桓魋之寵害於公公使夫人驟請享焉而將討之未及魋先謀公公知之召向巢與之盟而攻之子頎騁而告向巢向魋欲入子車止之曰不能事君而又伐國民不與也祇取死焉向魋遂入於曹以叛）景公使左師向巢伐之巢不能克魋奔衛巢奔魯司馬牛致其邑於珪焉而適齊魋出於衛地公文氏攻之求夏后氏之璜焉

與之他玉而奔齊陳成子使為次卿司馬牛又致其邑焉而適吳吳人惡之而反趙簡子召之陳成子亦召之卒於魯郭門之外阬氏葬諸丘輿（左傳）

薛應旂曰兄弟人倫之變雖聖賢所不能免舜之象周公之管蔡季札之光僚柳下惠之盜跖亦各權其恩義之輕重量其時勢之緩急而早為之所耳向魋作亂牛常憂懼使其超然遠覽浩然長往豈不亦庶幾哉可以託跡於上國之聘乎顧待其禍難已發而後致邑與珪噫亦晚矣雖然此亦君子之不幸也牛亦可謂順受也已

巫馬期

巫馬期字子期（史記作巫馬施字子旗）陳人（或云魯人）少孔子三十歲

（家語）子路與巫馬期薪於韞丘之下陳之富人有處師氏者觴於韞丘之上子路語巫馬期曰使子無忘子之所知亦無進子之所能得此富終身無復見夫子子為之乎巫馬期喟然仰天而嘆闟然投鎌於地曰吾嘗聞之夫子勇士不忘喪其元志士仁人不忘在溝壑子不知予與試予與意者其志與子路心慙故負薪先歸孔子曰由來何為偕出而先返也子路以告孔子援琴而彈詩曰肅肅鴇羽集於苞栩王事靡盬不能蓺稷黍父母何怙悠悠蒼天曷其有所予道不行耶使汝以是願也

（韓詩外傳）子期宰單父以星出以星入日夜不處而單父治期問於子賤曰子鳴琴而單父治一不見其勞何也子賤曰我任人子任力任人者佚任力者勞期曰是施之未至也（家語○又云孔子將近行命從者皆持蓋已而果雨巫馬期問曰旦無雲既日出而夫子命持雨具敢問何以知之孔子曰昨暮月宿畢詩不云乎月離於畢俾滂沱矣以此知之○論衡云孔子出使子路齎雨具有頃果雨子路問其故孔子曰詩不云乎月離于畢俾滂沱矣昨暮月正離畢也他日月離畢孔子出子路請齎雨具孔子不聽果無雨子路問其故孔子曰昔日月離其陰故雨昨暮月離其陽故不雨）

梁鱣

梁鱣（一作鱧）字叔魚齊人少孔子三十九歲（史記云少二十九歲）年

三十未有子欲出其妻商瞿謂曰子未也昔吾年三十八無子吾母爲吾更取室夫子使吾之齊母欲請留吾夫子曰無憂也瞿過四十當有五丈夫今果然吾恐子自晚生耳未必妻之過從之二年而有子（家語）

琴牢

琴牢字子開一字子張衛人與宗魯友宗魯死於衛（衛齊豹見宗魯於公子孟縶以爲驂乘焉及公孟奪豹之官與邑豹將作亂謂宗魯曰公孟之不善子所知也勿與乘吾將殺之宗魯曰吾由子而事之今聞難而逃是僭子也子行事乎吾將死以周事子而歸死於公孟可也公孟有事於蓋獲之門外齊氏用戈擊公孟宗魯以背蔽之斷肱以中公孟之肩皆殺之）琴張將往弔之仲尼曰齊豹之盜而孟縶之賊汝何弔焉君子不食姦不受亂不爲利疚於回不以回事人不蓋不義不犯非禮琴張乃止（左傳○莊子云琴張與子桑戶孟之反三人爲友相謂曰孰能相與於無相與相爲於無相爲孰能登天遊霧撓挑無極相忘以生無所終窮三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遂相與友莫然有間而子桑戶死未葬孔子聞之使子貢往待事焉或編曲或鼓琴相和而歌曰嗟來桑戶乎嗟來桑戶乎而已反其真而我猶爲人猗子貢趨而進曰敢問臨尸而歌禮乎二人相視而笑曰是惡知禮意子貢反以告孔子曰彼何人者耶修行無有而外其形骸臨尸而歌顏色不變無以命之彼何人者耶孔子曰彼遊方之外者也而丘遊方之內者也外內不相及而丘使女往弔之丘則陋矣彼方且與造物者爲人而遊乎天地之一氣彼以生爲附贅縣疣以死爲決疣潰癰夫若然者又惡知死生先後之所在假於異物託於同體忘其肝膽遺其耳目反覆終始不知端倪芒然彷徨乎塵垢之外逍遙乎無爲之業彼又惡能潰潰然爲世俗之禮以觀衆人之耳目哉）

冉儒

冉儒字子魚（史記作冉孺字子魯一作曾）魯人少孔子五十歲（家語）

顏辛

顏辛（史記作顏幸）字子柳魯人少孔子四十六歲（家語）孺子黈之喪哀公欲設撥問於有若有若曰其可也君之三臣猶設之顏柳曰天子龍輴而椁幬諸侯輴而設幬爲榆沈故設撥三臣者廢輴而設撥竊禮之不中者也而君何學焉（檀弓）

伯虔

伯虔字楷（史記作字子析）少孔子五十歲（家語）

公孫寵

公孫寵（史記作公孫龍）字子石衛人（或云楚人）少孔子五十三歲（家語）子貢問子石子不學詩乎子石曰吾暇乎哉父母求吾孝兄弟求吾悌朋友求吾信吾暇乎哉子貢曰請投吾師以學於子（說苑）

曹卹

曹卹史記作字子循少孔子五十歲家語○或云蔡人

陳亢

陳亢字子亢一字子禽陳人大夫子車之兄弟也少孔子四十歲家語嘗問於伯魚曰子亦有異聞乎對曰未也嘗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詩乎對曰未也不學詩無以言鯉退而學詩他日又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禮乎對曰未也不學禮無以立鯉退而學禮聞斯二者陳亢退而喜曰問一得三聞詩聞禮又聞君子之遠其子也論語

陳子車死於衛其妻與其家大夫謀以殉葬定而後陳子亢至以告曰夫子疾莫養於下請以殉葬子亢曰以殉葬非禮也雖然則彼疾當養者孰若妻與宰得已則吾欲已不得已則吾欲以二子者之爲之也於是弗果用檀弓○墨子云子禽問多言有益乎墨子曰蝦蟇蛙蠅日夜而鳴古乾擽然而不聽今鶴雞時夜而鳴天下振動多言何益唯其言之時

叔仲會　孔璇

叔仲會字子期魯人或云晉人少孔子五十歲一云少五十四歲與孔璇年相比每孺子之執筆記事於夫子二人迭侍左右孟武伯見孔子而問曰此二孺子之幼也於學豈能識於壯哉孔子曰然少成則若性也習慣若自然也家語

基按孔璇既與叔仲會迭侍孔子則亦弟子也當爲著其名

秦祖

秦祖字子南家語○或云秦人

奚蒧

奚蒧字子偕家語○史記作奚容蒧字子晳或云衛人

公祖茲

公祖茲字子之家語○史記作公祖句茲或云魯人

廉潔

廉潔字子曹家語○史記作字庸或云衛人

公西與

公西與史記作與如字子上家語

宰父黑

宰父黑字子黑家語○史記作罕父黑字子索

公西蒧

公西蒧字子尚家語○史記作字子上或云魯人

穰駟赤

穰駟赤字子從家語○史記作穰駟赤字子徒或云秦人

冉季

冉季字子產 家語〇或云魯人

薛邦

薛邦字子從 家語〇史記作鄭國字子徒蓋薛誤爲鄭而邦則避漢高祖諱也

石處

石處字里之 家語〇史記作后處字子里或云齊人

縣亶

縣亶一作縣豐字子象 家語

左郢

左郢字子行 家語〇史記作左人郢字行或云魯人

狄黑

狄黑字晳之 家語〇史記作字晳或云衛人

商澤

商澤字子秀 家語〇或云字子季魯人

任不齊

任不齊字子選 家語〇史記作字選或云楚人

榮祈

榮祈 史記作榮旂 字子旗 家語〇或云魯人

顏噲

顏噲字子聲 家語〇或云魯人

原桃

原桃字子籍 家語〇史記作原亢籍或作原亢字籍

公肩

公肩一作有字子仲 家語〇史記作公堅定字子中或云魯人或云晉人

秦非

秦非字子之 家語〇或云魯人

漆雕從

漆雕從字子文 家語〇史記作漆雕徒父或云字子有

燕級

燕級字子思 家語〇史記作燕伋字思或云魯人

公夏守

公夏守字子乘 家語〇史記作公夏首字乘或云魯人

勾井疆

勾井疆字子疆 家語〇或云衛人

步叔乘

步叔乘字子車 家語〇或云齊人

石子蜀

石子蜀字子明 家語○史記作石作蜀或云成紀人

邦選

邦選字子飲 家語○史記作邦巽字子斂或云魯人

施之常

施之常字子常 家語○史記作字子恒或云魯人

申績

申績字子周 家語○論語作申棖史記作申黨字周一作申棠或云魯人 子曰吾未見剛者或對曰申棖子曰棖也慾焉得剛 論語

李登曰棠字非棠棣之棠蓋與棖即一字而兩書耳觀古字瞠亦作瞸橖亦作棖鎗亦作鋥六字並音鐺皆諧聲字也棖亦音振本作㲋亦諧聲字可見棠亦音棖史記有申黨無申棠信譌也

樂欣

樂欣字子聲 家語○史記作樂欬或云魯人

顏之僕

顏之僕字子叔 家語○史記作字叔或云魯人

孔弗

孔弗 史記作孔忠 字子蔑孔子兄孟皮之子也嘗問行已之道子曰知而弗爲莫如勿知親而弗信莫如勿親樂之方至樂而勿驕患之方至思而勿憂孔蔑曰行已乎子曰攻其所不能備其所不足毋以其所不能疑人毋以其所能驕人終日言無遺已之憂終日行不遺已之患惟智者能之孔蔑與宓子賤皆仕孔子往過而問之曰自女之仕何得何亡對曰未有所得而所亡者三王事若龍襲學焉得習是學不得明也俸祿少饘粥不及親戚是骨肉益疏也公事多急不得弔死問疾是朋友之道闕也所亡者三即謂此也孔子不悅 家語

漆雕侈

漆雕侈 史記作哆 字子斂 家語○或云魯人

縣成

縣成字子橫 家語○史記作字子祺或云魯人

顏相

顏相字子襄 家語○史記作顏祖字襄或云魯人

公伯寮 以下四人見史記

公伯寮字子周 魯人公伯寮即申繚 嘗愬子路於季孫子服景伯以告曰夫子固有惑志於公伯寮吾力猶能肆諸市朝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公伯寮

其如命何 論語

基按公伯寮既不見家語且愬子路以沮仲尼其非
聖人之徒可知我　明程敏政奏罷其祀有以也姑
依史記次之

鄡單

鄡單字子家

秦冉

秦冉字開

顏何

顏何字冉魯人 或云

基按孔子弟子家語所載者七十六人史記所載者
七十七人俱不合七十二之數而家語琴牢陳亢縣
亶三人則史記不載史記公伯寮鄡單秦冉顏何四
人又家語所無且其名字亦多異同姝不可攷乃或
又增蘧瑗林放而申棖申黨琴牢琴張薛邦鄭國皆
析一人爲二則疑且濫矣今但從家語而附錄史記
以備參攷至于祀典之
或因或革非所及也

附錄

仲孫何忌

仲孫何忌 諡懿子 僖子仲孫貜之子也初昭公七年公如
楚鄭伯勞於師之梁孟僖子爲介不能相儀及楚不能
答郊勞既歸病不能相禮乃講學之苟能禮者從之及
其將死也召其大夫曰禮人之幹也無禮無以立吾聞
將有達者曰孔丘聖人之後也而滅於宋其祖弗父何
以有宋而授厲公及正考父佐戴武宣三命茲益共故
其鼎銘云一命而僂再命而傴三命而俯循墻而走亦

莫余敢侮饘於是粥於是以糊余口其共也如是臧孫
紇有言曰聖人有明德者若不當世其後必有達人今
其將在孔丘乎我若獲沒必屬説與何忌於夫子使事
之而學禮焉以定其位故孟懿子與南宮敬叔師事仲
尼仲尼曰能補過者君子也詩曰君子是則是效孟僖
子可則效已矣 左傳 孟懿子問孝子曰無違樊遲御子告
之曰孟孫問孝於我我對曰無違樊遲曰何謂也子曰
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 論語 又問書曰欽四
鄰何謂也孔子曰王者前有疑後有丞左有輔右有弼

謂之四近言前後左右近臣當畏敬之不可以非其人也周文王胥附奔輳先後禦侮謂之四隣以免乎羑里之害懿子曰夫子亦有四隣乎孔子曰吾有四友焉自吾得回也門人加親是非胥附乎自吾得賜也遠方之士日至是非奔輳乎自吾得師也前有光後有輝是非先後乎自吾得由也惡言不至於門是非禦侮乎孔叢子

仲由之議墮三都叔孫氏墮郈季氏墮費將墮成公斂處父謂懿子曰墮成齊人必至於北門且成孟氏之保障也無成是無孟氏也子僞不知我將不墮故公圍成

弗克左傳○說苑云懿子會城成周徵得麑使西秦巴守之其母隨而呼之西秦巴不忍而與其母懿子適至求麑對日余不忍而與其母懿子怒逐之居三月復召爲其子傅日夫子不忍麑又豈忍我子乎基按懿子既師事孔子而被服其教則君臣之大分公私之名義宜有聞矣至於墮三都之舉懿子反異於二子者何也蓋二子憤乎家臣之叛而懿子幸有家臣之比也觀公斂處父之言曰子僞不知我將不墮想懿子亦屈於大義而有難以顯拒孔子者故處父云然耳嗟乎公室衰微强臣竊據其來非一日矣雖以孔子爲之師亦且奈之何哉

仲孫說

仲孫說一作閱孟僖子之子懿子之弟也居南宮因姓焉又曰南宮敬叔云某按左傳昭公十一年孟僖子會邾莊公盟于祲祥泉丘人有女夢以其帷幕孟氏之廟遂奔僖子其僚從之盟于清丘之社曰有子無相棄也僖子使助薳氏之薳反自祲祥宿于薳氏生懿子及南宮敬叔於泉丘人其僚無子使字敬叔據此則敬叔爲懿子之弟朱子因僖子說與何忌之語其次倒誤遂以敬叔爲懿子兄誤矣以僖子命與懿子俱師事孔子孔子謂敬叔曰吾聞老聃博古知今通禮樂之原明道德之歸則吾師也今將往矣對曰謹受命遂言於昭公曰臣受先臣之命云孔子聖人之後也滅於宋其祖弗父何始有國而授厲公及正考父佐戴武宣三命茲益恭故其鼎銘曰一命而僂再命而傴三命而俯循墻而走亦莫余敢侮饘於是粥於是以糊余口其恭儉也若此臧

孫紇有言聖人之後若不當世則必有明君而達者焉孔子少而好禮其將在矣屬臣曰汝必師之今孔子將適周觀先王之遺制攷禮樂之所極斯大業也君盍以乘資之臣請與往公曰諾與孔子車一乘馬二匹豎子侍御與敬叔俱至周問禮於老聃訪樂於萇弘歷郊社之所攷明堂之則察廟朝之度於是喟然曰吾乃今知周公之聖與周之所以王也自周反魯道彌尊矣弟子稍益進焉孔子曰自季孫之賜我粟千鍾而交益親自南宮敬叔之乘我車也而道加行故道雖貴必有時而

後重有勢而後行微夫二子之貺則丘之道殆將廢矣齊太史子與適魯見孔子孔子與之言道子與悅退而謂南宮敬叔曰今孔子先聖之嗣自弗父何以來世有德讓天所祚也成湯以武德王天下其配在文殷宗以下未始有也孔子生於衰周先王典籍錯亂無紀而乃論百家之遺記攷正其義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刪詩述書定禮理樂制作春秋讚明易道垂訓後嗣以爲法式其文德著矣然凡所教誨束脩以上三千餘人或者天將欲與素王之乎夫何其盛也敬叔曰殆如吾子之言

失物莫能兩大吾聞聖人之後而非繼世之統其必有興者焉今夫子之道至矣乃將施之無窮雖欲辭天之祚故未得耳子貢聞之以二子之言告孔子孔子曰豈若是哉亂而治之滯而起之自吾志天何與焉敬叔以富得罪於定公奔衛衛侯請復之載其寶以朝孔子聞之曰若是其貨也喪不如速貧之愈也子游侍曰敢問何謂如此孔子曰富而不好禮殃也敬叔以富喪矣而又弗改吾懼其有後患也敬叔聞之驟如孔氏而後循禮施散焉家語 哀公三年夏五月辛卯司鐸火火踰公宮桓僖災救火者皆曰顧府南宮敬叔至命周人出御書俟於宮曰庀女而不在死子服景伯命宰人出禮書惟是周禮在魯而典籍尚存者敬叔之力爲多也左傳

基按自索隱以南容爲仲孫閱朱子因之註論語而人物考及備考遂俱以敬叔事入南容傳非也蓋僖子命二子同事孔子不應敬叔獨在七十子之列也且其所云事孔子特師之以學禮未必如顏曾輩束脩稱弟子也南容傳既有辯矣故此特次敬叔事

左丘明

左丘明楚左史倚相之後也受經於孔子故其傳春秋或先經以始事或後經以終義或依經以辯理或錯經

以合異隨義而發其例之所重舊史遺文略不盡舉非聖人所修之要故也身爲國史躬覽載籍必廣記而備言之其文緩其旨遠將令學者原始要終尋其枝葉究其所窮若江海之浸膏澤之潤渙然冰釋怡然理順然後爲得也杜預左傳序○劉歆曰丘明好惡與聖人同親見夫子而公穀在七十子後傳聞之與親見其詳略不同也 雅思未盡復采錄前世穆王以來下訖魯悼知伯之誅邦國成敗嘉言善語陰陽律呂天時人事順逆之數以爲國語其文不主於經故號曰春秋外傳云韋昭國語序○司馬遷曰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恥

之丘亦恥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論
○口口云魯侯欲以孔子為司徒將召三桓議之乃謂左丘明左丘明曰孔丘其聖人與夫聖人在政過者離位焉君雖欲謀其將弗合乎魯侯曰吾子奚以知之左丘明曰周人有愛裘而好珍羞欲為千金之裘而與狐謀其皮欲為少牢之珍而與羊謀其羞言未卒狐相與逃於重丘之下羊相與藏於深林之中故周人五年不製一裘十年不足一牢何者周人之謀失矣今君欲以孔丘為司徒而召三桓議之亦與狐謀裘與羊謀羞也於是魯侯遂不與三桓謀而召孔子為司徒○基按孔子仕魯為司空進為大司寇實因季桓子故孟子曰於季桓子有見行可之仕此言魯侯不與三桓謀與孟子不合且謂召孔子為司徒亦與左傳家語諸書不合也

薛應旂曰余觀左丘明內外傳殆游夏之流非特諸子之倫也故賈逵王肅虞翻韋昭咸高其人治其章句迨宋儒因唐韓子謂左氏浮誇柳子又謂其說多淫遂謂魯論所載丘明非傳春秋者於是析一人而

二之至論其所謂浮淫乃不言於晉神降於莘之類不知有常必有怪亦陰陽之義也且事有傳疑春秋所許以是為浮淫而并疑夫子之所稱過矣鄭夾漈誌氏族亦主其說謂傳春秋者左姓丘明名其在魯論者則居於左丘以地為氏者也至攷其誌詳載氏族終無左丘氏不亦自相矛盾乎往見余人史子華歷證左丘明即傳春秋者

今山東通志可攷見云

孔鯉

孔鯉字伯魚孔子之子也孔子娶於宋幵官氏生伯魚魚之生也魯昭公以鯉魚賜孔子榮君之貺故因名曰鯉而字伯魚孔子謂伯魚曰鯉乎吾聞可以與人終日不倦者其惟學焉其容體不足觀也其勇力不足憚也其先祖不足稱也其族姓不足道也終而有大名以顯聞四方流聲後裔者豈非學者之效也故君子不可以不學其容不可以不飭不飭無類無類安親失親不忠不忠失禮失禮不立夫遠而有光者飾也近而愈明者學也譬之汙池水潦注焉雈葦生焉雖或以觀之孰知其源乎家語孔子嘗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詩乎對曰未也曰不學詩無以言鯉退而學詩他日又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禮乎對曰未也曰不學禮無以立鯉退而學禮論語伯魚之母死期而猶哭孔子聞之曰誰與哭者門

人曰鯉也孔子曰嘻其甚也伯魚聞之遂除之檀弓伯魚年五十先孔子卒葬孔子墓東

孔伋

孔伋字子思孔子之孫伯魚之子也孔子閒居喟然而嘆子思再拜請曰意子孫不修將忝祖乎羨堯舜之道恨不及乎孔子曰爾孺子安知吾志子思對曰伋於進膳亟聞夫子之教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負荷是謂不肖伋每思之所以大恐而不解也夫子忻然笑曰然乎吾無憂矣世不廢業其克昌乎嘗問於孔子曰物有形類

事有真僞必審之奚由子曰由乎心心之精神是謂聖推數究理不以疑周其所察聖人難諸年十六適宋宋大夫樂朔與之言學焉朔曰尚書虞夏數四篇善也下此以迄於秦費効堯舜之言耳殊不如也子思答曰事變有極正自當耳假令周公堯舜不更時異處其書同矣樂朔曰凡書之作欲以喻民也簡易爲上而乃故作難知之辭不亦繁乎子思曰書之意兼複深奧訓詁成義古人所以爲典雅也昔魯委巷亦有似君之言者伋謂之曰道爲知者傳苟非其人道不傳矣今君何似之

甚也樂朔不悅而退曰孺子辱吾其徒曰魯雖以宋爲舊然世有讐焉請攻之遂圍子思宋君聞之不待駕而救子思子思既免曰文王囚於羑里作周易祖君屈於陳蔡作春秋吾困於宋可無作乎於是撰中庸之書四十九篇孔叢子〇賈逵曰孔伋窮居於宋懼家學不明作大學以經之中庸以緯之〇孔叢子云穆公謂子思曰子之書所記夫子之言或者以謂子之辭子思曰臣所記臣祖之言或親聞之者有聞之於人者雖非正其辭然猶不失其意焉且君之所疑者何公曰於事無非子思曰無非所以得臣祖之意也就如君言以爲臣之辭臣之辭無非則亦所宜貴矣事既不然又何疑焉 子思曾受業於曾子曾子謂子思曰昔者吾從夫子巡狩於諸侯夫子未嘗失

人臣之禮而猶聖道不行今吾觀子有傲世主之心無乃不容乎子思曰時移世異人有宜也當吾先君周制雖毀君臣固位上下相持若一體然夫欲行其道不執禮以求之則不能入也今天下諸侯方欲力爭競招英雄以自輔翼此乃得士則昌失士則亡之秋也伋於此時不自高人將下吾不自貴人將賤吾舜禹揖讓湯武用師非故相詭乃各時也孔叢子〇又云曾申謂子思曰屈已以伸道乎抗志以貧賤乎子思曰道伸吾所願也今天下王侯其孰能哉與屈已以富貴不若抗志以貧賤屈已則制於人抗志不愧於道〇又云胡母豹謂子思曰子好大世莫能容子也盍亦隨時乎子思曰大非所病所病不大也凡所以

求容於世爲行道也毀道以求容何行焉大不見容命也毀大而求容罪也吾弗改矣〇檀弓云曾子謂子思曰伋吾執親之喪也水漿不入於口者七日子思曰先王之制禮也過之者俯而就之不及者跂而及之故君子之執親之喪也水漿不入於口者三日杖而後能起 魯穆公亟見於子思曰古千乘之國以友士何如子思不悅曰事之云乎豈曰友之云乎穆公之於子思也亟問亟餽鼎肉子思不悅於卒也摽使者出諸大門之外北面稽首再拜而不受曰今而後知君之犬馬畜伋蓋自是臺無餽也孟子穆公欲相子思子思不願將去魯魯君曰天下之王亦猶寡人也去將安之子思答曰蓋聞君子猶鳥也疑之則舉今

君既疑矣又以已陷天下之君臣竊爲言之過也孔叢子○又云子思見老萊子老萊子聞穆公將相子思老萊子曰君子事君將何以爲乎子思曰順吾性情以道輔之無死亡務老萊子曰不可順吾之性也子性剛而傲不肖又且無所死亡非人臣也子思曰不肖固人之所傲也夫事君道行言聽則何所死亡道不行言不聽則亦不能事君所謂無死亡也老萊子曰子不見夫齒乎齒堅剛卒盡相摩舌柔順終以不弊子思曰吾不能爲舌故不能事君穆公謂子思曰縣子言子之爲善不欲人譽已信乎子思對曰非臣之情也臣之修善欲人知之知之而譽臣是臣之爲善有勸也此所願而不可得者也若臣之修善而人莫知莫知則必毀臣是臣之爲善而受毀也此臣之所不願而不可

避者也若夫鷄鳴爲善孳孳以至夜半而曰不欲人之知恐人之譽已臣以謂斯人也者非虛則愚也孔叢子○辯非子云魯穆公問於子思曰吾聞龐欄氏之子不孝其行何如子思對曰君子尊賢以崇德舉善以勸民若夫過行是細人之所識也臣不知也子思出子服厲伯入見問龐欄氏子子服厲伯對曰其過三皆君之所未嘗聞自是之後君貴子思而賤子服厲伯也魯人有公儀潛者砥節礪行樂道好古恬於榮利不事諸侯子思與之友穆公因子思欲以爲相謂子思曰公儀子必輔寡人參分魯國而與之一子其言之子思對曰如君之言則公儀子愈所以不至也君若飢渴待賢納用其謀雖蔬食水飲伋亦願在

下風今徒以高官厚祿釣餌君子無信用之意公儀子之智若魚鳥可也不然則彼將終身不躡乎君之庭矣且臣不佐又不任爲君操竿下釣以蕩守節之士也子思適齊齊君之嬖臣美鬚眉立乎側齊君指之而笑且言曰假貌可相易寡人不惜此之鬚眉與先生也子思曰非所願也所願者唯君修禮義富百姓而伋得寄帑於君之境內從襁負之列其榮多矣若無此鬚眉非伋所病也昔堯身脩十尺眉乃八彩實聖舜身脩八尺有奇面頷無毛亦聖禹湯文武及周公勤思勞體或折臂

望視或禿骭背僂亦聖不以鬚眉美鬣爲稱也人之賢聖在德豈在貌乎且吾性無鬚眉而天下王侯不以此損其敬由是言之伋徒患德之不邵美也不病毛髮之不茂也齊尸文子生子不類告子思曰此非吾子也吾妻治不婦吾將黜之子思曰若子之言則堯舜之妃皆可疑也此二帝聖者之英而丹朱商君不及匹夫以是推之豈引頸乎夫有此父斯有此子道之常也若賢父之有愚子此由天道非子之妻之罪也尸文子曰先生顧無言文留妻矣子思自齊反衛衛君館而問曰先生魯國之士不以衛之褊小猶步玉趾而慰存之願有賜於寡人也子思曰臣羇旅於此而辱君之威尊亟臨華門其榮多矣欲報君以財幣則

君之府藏已盈而伋又貧欲報君以善言恐未合君志而徒言不聽也顧未有可以報君者惟進賢爾衛君曰賢固寡人之所願也子思曰未審君之願將以何爲曰必用以治政子思曰君弗能也君曰何故答曰衛國非無賢才之士而君未有善政是賢才不見用故也君曰雖然願聞先生所以爲賢者答曰君將以名取士耶以實取士耶君曰必以實子思曰衛之東境有李音者賢而有實者也君曰其父祖何也答曰世農夫也衛君乃胡盧大笑曰寡人不好農農夫之子無所用之且世臣

之子未悉官之子思曰臣稱李音稱其賢才也周公大聖康叔大賢今魯衛之君未必皆同其祖考李音父祖雖善農則音亦未必與之同也君言世臣之子未悉官之則臣所謂有賢才而不見用果信矣臣之問君固疑君之取士不以實也今君不問李音之所以爲賢才而聞其世農夫因笑而不愛則君取士果信名而不由實者也衛君屈而無辭衛君言計是非而羣臣和者如出一口子思謂衛君曰君之國事將日非矣君曰何故對曰有由然焉君出言皆自以爲是而卿大夫莫敢矯其

非卿大夫出言亦皆自以爲是而士庶莫敢矯其非君臣既自賢矣而羣下同聲賢之賢之則順而有福矯之則逆而有禍故使如此如此則善安從生詩曰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抑亦似君之君臣乎子思言苟變於衛君曰其材可將五百乘君任軍旅率得此人則無敵於天下矣衛君曰吾知其材可將然變也嘗爲吏賦於民而食人二鷄子以故弗用也子思曰夫聖人之官人猶大匠之用木也取其所長棄其所短故杞梓連抱而有數尺之朽良工不棄何也知其所妨者細也卒成不

訾之器今君處戰國之世選爪牙之士而以二卵棄干城之將此不可使聞於鄰國者也衛君再拜曰謹受教矣衛公子交見於子思曰先生聖人之後執清高之操天下之君子莫不服先生之大名也交雖不敏竊慕下風願師先生之行幸顧恤之子思曰公子不宜也夫清高之節不以私自累不以利煩意擇天下之至道行天下之正路今公子紹康叔之緒處戰伐之世當務收英雄保其疆土非所以明臧否立規檢修匹夫之行之時也孔叢子○又云衛公子交饋馬四乘於子思曰交不敢以此求先生之歡而辱先生之潔也先生久降於

鄙土益爲賓主之餘焉子思曰伋寄命以來度功以服衛之衣量腹以食衛之粟矣又且朝夕受酒脯及祭膰之賜衣食已優意氣已定以無行志未敢當車馬之貺禮雖有爵賜人不踰父兄今重違公子之盛旨則有失禮之僭焉若何公子曰交已言於君矣答曰不可爲人子者三賜不及車馬公子曰我未之聞也謹受教

子思居於衛縕袍無表三旬而九食田子方聞之使人遺狐白之裘恐其不受因謂之曰吾假人遂忘之吾與人也如棄之子思辭而不受子方曰我有子無何故不受子思曰伋聞之妄與不如遺棄物於溝壑伋雖貧也不忍以身爲溝壑是以不敢當也說苑○孔叢子云子思居貧其友有饋之粟者受一車焉或獻樽酒束脩子思弗爲當也或曰子取人粟而辭吾酒脯是辭少而取多也於義則無名於介則

不全而子行之何也子思曰然伋不幸而貧於財至乃困乏將恐絕先人之祀夫以受粟爲周乏也酒脯所以飲宴也方乏於食而乃飲宴非義也吾豈以爲介哉度義而行也或者擔其酒脯以歸

子思反於魯謂子上曰有可以爲公侯之尊而富貴人衆不與焉者非惟志乎成其志者非惟無欲乎夫錦繢紛華所服不過溫體三牲大牢所食不過充腹知以身取節者則知足矣苟知足則不累其志矣子上雜所習請於子思子思曰先人有訓焉學必由聖所以致其材也厲必由砥所以致其刃也故夫子之教必始於詩書而終於禮樂雜說不與焉又何請又謂子上曰白乎吾嘗深有思而莫之得也於學則寤焉吾嘗企有望而莫之見也登高則覩焉是故雖有性而加之以學問則無惑矣孔叢子○又云子思在魯使以書如衛問子上子上北面再拜受書伏讀然後與使者宴遂爲復書返中庭北面再拜以授使者既受書然後退使者還魯問子思曰吾子南面堂上立授臣書事畢送臣子上中庭拜授臣書而不送何也子思曰拜而不送敬也使而送之賓也

子思之母死於衛赴於子思子思哭於廟門人至曰庶氏之母死何爲哭於孔氏之廟乎子思曰吾過矣吾過矣遂哭於他室檀弓○又云子思之母死於衛柳若謂子思曰子聖人之後也四方於子乎觀禮子盍愼諸子思曰吾何愼哉吾聞之有其禮無其財君子弗行也有其禮有其財無其時君子弗行也吾何愼哉

子上之母死而不喪門人問

諸子思曰昔者子之先君子喪出母乎曰然子之不使白也喪之何也子思曰昔者吾先君子無所失道道隆則從而隆道汙則從而汙伋則安能爲伋也妻者是爲白也母不爲伋也妻者不爲白也母故孔氏不喪出母自子思始也檀弓

子思所作中庸四十九篇其載於禮記者乃其略也餘有子思子七卷年百餘歲卒史記作六十二非葬孔子墓南

薛應旂曰子思作中庸首言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其上得乎一貫之傳而孟子性善之論宗昉於此歟但曾子得之於隨事精察而子思之之學則直達天德幾於顏氏之學接聖人之眞傳矣

孟軻

孟軻字子輿一字子車魯公族孟孫之後也世居於鄒故爲鄒人父名激字公宜（一云名彥璞）娶仉氏夢神人乘雲攀龍鳳自泰山來將止於嶧凝視久之忽見片雲墜而寤時閭巷皆見五色雲覆孟氏居而孟子生焉（闕里志）三歲喪父母有賢德挾其子以居始舍近墓孟子嬉戲爲墓間事踊躍築埋母曰此非所以居子也乃去舍市乃嬉戲爲賈衒事母曰又非所以居子也遂徙舍學宮旁其嬉戲乃設俎豆揖讓進退母曰此眞可以居子矣遂

居之稍長就學而歸母方織問曰學何所至矣孟子曰自若也母以刀斷織孟子懼問其故母曰子之廢學若吾斷斯織矣夫君子學以立名問以廣知是以居則安寧動則遠害今而廢之是不免於厮役而無以離於患難也何以異於織績而食中道廢而不爲寧能衣其夫子而長不乏食哉孟子懼旦夕勤學不息（列女傳○韓詩外傳云孟子少時誦其母方織孟子輟然中止乃復進其母知其諠也呼而問之曰何爲中止對曰有所失復得其母引刀裂其織以此誡之自是之後孟子不復諠矣○又云孟子少時東家殺豚孟子問其母曰東家殺豚何爲母曰欲啖汝其母自悔而言曰吾懷妊是子席不正不坐割不正不食胎教之也今適有知而欺之是教之不信也乃買東家豚肉以食之明不欺也）既娶將入私室其婦袒而在內孟子不悅遂去不入婦辭母求去曰妾聞夫婦之道私室不與焉今者妾竊惰在室夫子見妾而勃然不悅是客妾也婦人之義蓋不客宿請歸父母於是孟母召軻而謂之曰夫禮將上堂聲必揚所以戒人也將入戶視必下恐見人之過也今子不察於禮而責於人不亦遠乎孟子遂留婦（韓詩外傳○一云孟子妻獨居踞孟子入戶視之白其母曰婦無禮請去之母曰何也曰踞母曰何知之曰我親見之母曰乃汝無禮也非婦無禮禮不云乎將上堂聲必揚將入戶視必下不掩人不備也今汝往燕私之處入戶不有聲令人踞而視之是汝之無禮非婦無禮於是孟子自責不去婦）孟子

年尚幼請見子思子思見之甚悅其志命子上侍坐焉禮敬甚崇容退子上請曰白聞士無介不見女無媒不嫁孟孺子無介而見大人悅而敬之白也未喻敢問子思曰然吾昔從夫子於郯遇程子於塗傾蓋而語終日而別命子路將束帛贈焉以其道同於君子也今孟子車孺子也言稱堯舜性樂仁義世所希有也事之猶可況加敬乎非爾所及也孟子問子思曰堯舜文武之道可力而致乎子思曰彼人也我人也稱其言履其行夜思之晝行之滋滋焉汲汲焉如農之赴時商之趨利惡

有不至者乎」又問子思牧民之道何先子思曰先利之曰君子之所以教民亦仁義而已何必曰利子思曰仁義者固所以利之也上不仁則下不得其所上不義則樂爲亂也此爲不利大矣故易曰義者利之和也又曰利用安身以崇德也此皆利之大者也孔叢子道既通値梁惠王卑禮厚幣以招賢者乃至梁見惠王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萬

乘之國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國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萬取千焉千取百焉不爲不多矣苟爲後義而先利不奪不饜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王亦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孟子旣而去梁適齊三見宣王不言事門人曰曷爲三遇齊王而不言事孟子曰我先攻其邪心荀子宣王問曰齊桓晉文之事可得聞乎孟子對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後世無傳焉臣未之聞也無以則王乎曰德何如則可以王矣曰保民而王莫之能禦也孟子宣王以孟子爲上

卿而不能用韓詩外傳云孟子說齊宣王而不悅淳于髡侍孟子曰今日說公之君公之君不說意者其未知善之爲善乎淳于髡曰夫子亦誠無善耳昔者瓠巴鼓瑟而潛魚出聽伯牙鼓琴而六馬仰秣魚馬猶知善之爲善而況君人者也孟子曰夫雷霆之起也破竹折木震驚天下而不能使聾者卒有聞日月之明徧照天下而不能使盲者卒有見今公之君若此也淳于髡曰不然昔者揖封生高商齊人好歌杞梁之妻悲哭而人稱詠夫聲無細而不聞行無隱而不形夫子苟賢居魯而魯國之削何也孟子曰不用賢削何有也吞舟之魚不居潛澤度量之士不居汚世夫藝冬至必凋吾亦時矣孟子處齊有憂色擁楹而嘆孟母見曰子擁楹而嘆若有憂色何也對曰軻聞之君子稱身而正位不爲苟得而受賞不貪榮祿今道不用於齊願行而母老是以憂也孟母曰婦人之禮

精五飯冪酒漿養舅姑縫衣裳而已故有閨內之修而無境外之志易曰在中饋無攸遂詩曰無非無儀惟酒食是議以言婦人無擅制之義而有三從之道也故年少則從乎父母出嫁則從乎夫夫死則從乎子禮也今子成人也而我老矣子行乎子義我行乎我禮子何憂乎列女傳於是孟子致爲臣而歸充虞路問曰夫子若有不豫色然前日虞聞諸夫子曰君子不怨天不尤人曰彼一時此一時也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由周而來七百有餘歲矣以其數則過矣以其時考

之則可矣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當今
之世舍我其誰也吾何爲不豫哉孟子當是時秦用商鞅
富國強兵楚魏用吳起戰勝弱敵齊威王宣王用孫子
田忌之徒而諸侯東面朝齊天下方務於合縱連衡以
攻伐爲賢而孟子乃述唐虞三代之德則見以爲迂遠
而闊於事情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
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史記孟子之學以性善仁義
爲宗以知言養氣爲要崇王賤霸闢楊墨卑管晏言必
稱堯舜而乃所願則學孔子故嘗曰由孔子而來至於

今百有餘歲去聖人之世若此其未遠也近聖人之居
若此其甚也又曰予未得爲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也
孟子

韓愈曰孔子之道大而能博門弟子不能徧觀而盡
識也故學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其後離散分處諸
侯之國又各以其所能授弟子源遠而末益分惟孟
軻師子思而子思之學出於曾子自孔子沒獨孟軻
氏之傳得其宗故求觀聖人之道者必自孟子始○
又曰揚子雲曰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廓如
也夫楊墨行正道廢孟子雖賢聖不得位空言無施
雖切何補然賴其言而今之學者尚知宗孔氏崇仁
義貴王賤霸而已其大經大法皆滅亡而不救壞爛
而不收所謂存十一於千百安在其能廓如也然向
無孟氏則皆服左衽而言侏離矣故愈嘗
推尊孟氏以爲功不在禹下者爲此也

顏涿聚

顏涿聚史作濁鄒即顏庚也梁父之大盜也學於孔子爲天下名
士顯人以終其壽呂氏春秋南宮敬子問顏涿聚曰季孫養
孔子之徒所朝服而與坐者以十數而遇賊何也曰昔
周成王近優侏儒以逞其意而與君子斷事是能成其
欲於天下今季孫養孔子之徒所朝服而與坐者以十
數而與優侏儒斷事是以遇賊故曰不在所與居在所
與謀也涿聚仕爲齊大夫田成子遊於海而樂之號令
諸大夫曰言歸者死顏涿聚曰君遊海而樂之奈人有

圖國者何君雖樂之將安得田成子曰寡人布令曰言
歸者死今子犯寡人之令援戈將擊之顏涿聚曰昔桀
殺關龍逢而紂殺王子比干今君雖殺臣以三之可也
臣言爲國非爲身也延頸而前曰君擊之矣成子乃釋
戈趣駕而歸至三日而聞國人有謀不納成子者韓非子○

左傳云晉荀瑤伐齊戰於犂丘齊師敗績知伯親禽顏
庚其後荀瑤又伐鄭鄭請救於齊齊師將陳成子屬
孤子三日朝設乘車兩馬繫五邑焉召顏涿聚之子晉
曰隰之役而父死焉以國之多難未女恤也今君命女
以是邑也服車而朝
毋廢前勞乃救鄭
基按史記涿聚作濁鄒當是傳寫之訛　門弟子姓
名家語史記多異皆此類也獨謂濁鄒　路妻兄

而孔子主其家則是以涿聚爲讐由也夫讐由爲衛大夫而涿聚爲齊大夫孔子至衛不應主齊大夫家其誤審矣又涿聚雖云學於孔子名不在七十子之列而史云顏濁鄒之徒受業者甚衆則遂以爲弟子之總稱是又無辭之誤矣蓋無辭年長於諸弟子而事孔子獨先也史以顏無繇顏讐由顏濁鄒三人混而爲一讀者不可不辯

公罔之裘　序點

孔子與門人習射於矍相之圃蓋觀者如堵墻焉射至於司馬使子路執弓矢出列延射者曰奔軍之將亡國之大夫與爲人後者不得入其餘皆入蓋去者半又使公罔之裘序點揚觶而語公罔之裘揚觶而語曰幼壯孝弟耆耋好禮不從流俗修身以俟死者在此位蓋去者半序點揚觶而語曰好學不倦好禮不變耄期稱道而不亂者在此位蓋僅有存焉射既闋子路進曰由與二三子者之爲司馬何如孔子曰能用命矣家語射義

基按二子之名弟子解及史記所不載然考家語射義之文首言門人後言二三子則其爲孔子弟子可知今特著其名以俟參訂

孔門弟子傳畧卷下　終

孔門弟子傳畧二卷 兩江總督採進本

明夏洪基撰其書合家語史記所載孔門弟子得八十八人卷首凡例稱家語弟子解止記姓名邑里而言行散見別卷史記雜撮經書語無倫次四書人物考及備考收錄羣書龐亂無紀是編各傳首敘聖賢教學次及行事終以評語於經史典確者大書列爲正傳事瑣文異者小書附焉誕妄者雜錄備覽其蒐擇頗勤然論語禮記之文人人習讀亦一字一句備錄不遺未免冗贅卷末附錄者九人爲仲孫何忌仲孫說左丘明伯魚子思孟子顏涿聚公罔之裘序點其辨仲孫說與南宮适爲二人顏涿聚與顏讐由爲二人論語左丘明與傳春秋者爲一人皆爲典核至公伯寮之列於弟子雖據史記然明代已罷其祀洪基仍濫載入則不免失考也

聖門志考畧二卷熙朝盛事一卷

〔清〕沈德渭撰

浙江圖書館藏清康熙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聖門志考畧二卷》提要

聖門志序

祭川者先河而後海識學者泝流而窮源此聖門之不可一日無志也自馬遷爲史記列孔子於世家王荊公謂其進退無據處之世家仲尼之學不從而大置之列傳仲尼之道不從

而小猶以牴牾紊例非之後有佗者不憂憂乎難哉夫聖賢精微之奧固不可以管窺蠡測而源流授受典章名數之大概則家語闕里志等書可攷而稽也獨是羹墻晤對好學深思既難其人而郡縣學宮不過祭器書籍任代稗於鱣堂之一席其才贍其志勤者無廢缺焉足矣其氣暮其守隳往往棄殘編於茂草褻法物於瓦礫又安望其博採廣搜分營私之歲月而爲之修舉哉若開陽學博沈子足嘉焉其聖門

一志世系封謚里居服物
及支派之端委祀典之升
降披卷釐然可無子長牴
牾之失譜牒聖派良堪不

朽彭蔡兩太史序足以盡
之元晏之任余曷敢居無
已則有爲沈子進者先儒
云尊其所聞則高明行其

所知則光大故善學者以
踐履篤實爲本而由淺之
深去華務實旣開尼山之
[illegible]面復探洙泗之精微由

斯而求之六籍由六籍而
求之漢儒註疏由註疏而
求之宋儒性理由性理而
求之朱子大全四子之近

思錄然後數學之旨於是
而備答胡安定爲教授分
經學治事齋而其門人皆
知有體有用鄭台州坐客
無譠而蘇司業敬禮勿衰
勿謂古今人不相及也
旨
康熙甲子榴月既望兩浙
督學使者廣川張衡晴峯
氏書于衢州館署

聖門志序

令天下大一統矣域外
之國測水來王島中之
逋㧞戈悔罪幅員之廣
為亘古所未有我
皇上聽政之暇不輟講讀
於尚書孝經性理諸書
每親灑

宸翰製序弁首表章聖學
近又勅十五國風詳延
方聞之士分脩省誌以
献諸朝纂輯通志以垂
不朽文德誕敷著作大
備麟麟炳炳誠較成康
於姬室更濯聲靈姚文
景於西京不雜黄老讀

書稽古之士幸際清時
誰不思有所著述乘時
表見附日月之光緇姓
氏於天壤哉我友沈子
二會[illegible]
濟則志雄祖楫譜[illegible]
則腹勝邊笥近以明經
補外翰鱣堂多暇思先

代帝王各有史乘以詳
世系備故實班〻可攷
若孔子世家載在遷史
而仲尼弟子列傳其間
姓氏不無異同且家語
家乘傳道錄諸書志當
時者或不及後世舉大
要者或不備節目其間

若廟號之沿革支派之流寓爵秩之封襲祠宇之建廢從祀之升降禮制樂器之精詳手澤遺

蹟之存沒其大者雖載孔氏譜牒中而軼事往往散見羣書未嘗彙成合集使後人一覽而識

淵源所自者亦學士大夫之憾也爰輯爲聖門志一編自先聖先賢以追從祀名儒各有表傳

而享祭封謚禮樂章服山川里居無不原原本本釐然燦然爲功於聖域者不淺三衢多士咸

請壽之棗梨以公海內
使望宮墻者如駕指南
之車不迷所往爰馳東
問序於余余思木必有
根荄而後發為條幹水
必有源本而後溢為支
流學者上下古今旁搜
遠覽自矜閎博倘於宣

聖宗傳未能洞悉何異
選材者徒尋枝節遡流
者僅測波濤也耶行見
是書既成廣布黌序好
學深思之士觸目瞭然
優入有序則黼黻休明
實重為
聖世右文之助而豈徒後

學津梁也哉

康熙癸亥長至日

賜進士出身

御試博學鴻儒第一名翰

林院編脩纂修明史官

年家眷弟彭孫遹拜題

叙

古今學問之大無如誦法聖賢誦法之道必溯其淵源所自與夫流傳之廣内外兼資本末共貫羹焉墻焉以庶乎聖賢之閫要在乎身體力行而非徒事乎餙詞章

弋世資已也
今天子崇右文治萬機之暇
好學不倦近以學宮文
教攸關令所在郡邑咸
修廢墜慎選師儒以為
董率然則為
天子育人材興教化以鼓吹
菁莪樸棫之盛非廣文

誰責哉吾鄉沈公二含
斯其人矣二含為鹽官
名夙績學力行卓然儒
者兩陟副車晚需次得
官一訓於衢之開陽開
陽兵火蹂躪學宮頹廢
草莽學者幾絕絃誦聲
二含惕然傷之以興起

教化爲己任盡出其生
平之學與諸生皷舞勸
尊梓白鹿洞規决科要
錄諸書與諸士切磨有

成於是開之人咸自以
爲得師驟驟嚮學恐後
旣而曰居其位則思盡
若職倫員學宮而聖賢

之源流授受典章度數
有一之弗詳從祀曰革
言行事實有一之弗備
何以俯仰周旋揖讓登

降於其間乎於是編輯
傳記先聖年表而外先
賢有傳先儒有傳歷代
之崇奉祀典謚號音樂

祭器靡一不詳考周覈
集為聖門志俾學者一
覽而得如置身闕里洙
泗之堂目得睹其禮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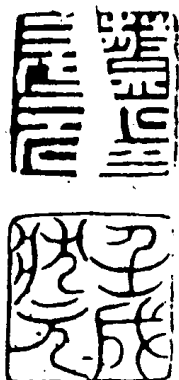
得聞其樂翚然如見先
聖之凛乎其上而後先
儒贒趨降翼如於其間
相与講道問業砥行立

名各臻其極統而彙之
千聖之心傳百王之道
法萃於是矣升元濫竽
史職他日以是編獻諸

當宁則二舍必蒙上賞即頒
布是書俾天下學宮咸
寶是編以為砥礪後進
之資其有功聖門豈尠

小哉家伯氏友蘇與二
舍爲同官而均有訓士
之責喜書成六得以告
其門下士而余得因伯

氏之交於二舍悉其文
章道義為今世之戲陽
安定功于聖門而裨于
聖天子作人養士之化為志

其景慕如此
旨
康熙癸亥陽月
賜進士及第翰林院修撰

聖門志考畧目錄

海鹽沈德湄集輯
山陰姚夔
汪爾敬參考
開化徐延英

廣川張衡腈峯氏鑒定

門人徐應甲
姚承祖編次
受業詹佺年
壻朱弘棫訂閱

海鹽[illegible]閲

德清[illegible]同考

開化　汪曾衍

廣川張　衡肩峯氏鑒定

門人　汪巖叟　徐大懿　編次

受業徐大忱

男沈曾懋訂閲

聖賢表傳

叙曰昔吾

夫子學開三堂訓盡九囯七十子者固當時所稱受敎門墻鎔鑄英材而羽翼聖眞者也生聚一堂沒享一庭萬世無異議矣然蒐輯聖經者有傳道之功則漢儒有祀註疏聖經者有衛道之功則唐儒有祀闡明聖經者有體道之功則宋儒有祀誦法私淑者上綜六籍下顯諸子有載道之功則明儒有祀至若子雖齊聖不先父食堂上堂下恐貽移之失序而非禮也則又有別祠以祀聖賢所自出此皆炳耀圖史光華俎豆歷代欽崇聖人而推本聖人之先波及聖人之徒者也今

纂集

先師當年之言行載於年表其諸弟子之言行見於傳記諸書凡有益於世教言尤雅馴爲學士之所誦法者畧備於列傳而見於論語則固學者所雅聞也不復詳載大都以孔門傳道錄聖賢家乘家語爲據而諸子百家咸採其要使瞻仰者展帙而較若列眉嚮往者居家而鏡若指掌焉

先師孔子名丘字仲尼山東兖州府曲阜縣人

年表

一歲庚戌周靈王二十一年魯襄公二十二年生於魯昌平鄉
陬邑孔子年庚乃庚戌丙戌庚子甲申也
二歲辛亥
三歲壬子聖父叔梁紇卒葬於魯東防山
四歲癸丑
五歲甲寅
六歲乙卯爲兒戲嘗陳俎豆設禮容

七歲丙辰周靈王崩景王立
八歲丁巳周景王元年
九歲戊午
十歲己未魯襄公薨昭公立
十一歲庚申魯昭公元年
十二歲辛酉
十三歲壬戌
十四歲癸亥
十五歲甲子
十六歲乙丑
十七歲丙寅魯大夫孟懿子與南宮敬叔往學禮焉
十八歲丁卯
十九歲戊辰在魯娶於宋亓官氏
二十歲己巳初仕魯爲委吏子鯉生
二十一歲庚午仕魯爲乘田吏
二十二歲辛未始教於闕里顏路之徒皆受學焉
二十三歲壬申教於闕里
二十四歲癸酉聖母顏氏卒葬於防

二十五歲甲戌
二十六歲乙亥母喪既祥五日彈琴而不成聲十日而成笙歌
二十七歲丙子郯子來朝孔子見而問官
二十八歲丁丑孔子見郯子而學焉既而告人曰天子失官學
在四夷猶信
二十九歲戊寅問師襄善琴適晉學之
三十歲己卯齊景公適魯舍於公館使晏嬰迎孔子孔子至景
公問政答曰政在節財公悅又問曰昔秦穆公國小處僻其
霸何也孔子曰秦國雖小其志大其處雖僻而其政中其舉

也果其謀也和法無私而令不渝首扳五羖爵之大夫與語三日授之以政以此取之雖王可也其霸小矣景公曰善哉

三十一歲庚辰齊景公遣使聘孔子適齊

三十二歲辛巳齊景公欲以廩丘之邑爲孔子養辭不受謂弟子曰吾聞之君子當有功受賞今吾言而君不行乃先賜邑其不知丘亦甚矣是年景王崩敬王立

三十三歲壬午周景王元年

三十四歲癸未孔子適周問禮於老聃訪樂於萇弘孔子觀乎明堂覩四門牖有堯舜桀紂之象又有周公抱成王負斧扆

朝諸侯之圖謂從者曰夫明鏡所以察形往古所以知今又入后稷廟有金人三緘其口而銘其背曰古之慎言人也誡之哉無多言多言多敗無多事多事多患安樂必誡無行所悔勿謂何傷其禍將長勿謂何害其禍將大勿謂不聞神將伺人焰焰不滅炎炎若何涓涓不壅終爲江河綿綿不絕或成網羅毫末不札將尋斧柯誠能慎之福之根也口是何傷禍之門也強梁者不得其死好勝者必遇其敵盜憎主人民怨其上君子知天下之不可尚也故下之知衆人之不可先也故後之温恭慎德使人慕之執雌持下人莫踰之人皆趨彼我獨守此人皆惑之我獨不徙內藏我智不示人技我雖尊高人弗我害誰能於此江海雖左長於百川以其卑也天道無親而能下人誡之哉顧謂弟子曰小子識之此言實而中情而信自周返於魯而道益尊弟子彌衆

三十五歲甲申昭公出奔孔子適齊舍於外館景公造焉賓主之使既接而左右白曰周使適至言先王廟災景公復問災何王之廟也孔子曰必釐王之廟公曰何以知之曰釐王變文武之制而作爲華麗之室宮室崇峻輿馬奢侈而弗可振故天殃加其廟焉俄頃果報釐王廟災景公驚起再拜曰善

哉聖人之智過人遠矣

三十六歲乙酉孔子在齊與太師語樂聞韶

三十七歲丙戌自齊歸魯見延陵季子聘於上國于其反也長子死於道葬於嬴博之間孔子往觀其葬曰延陵季子其合禮矣

三十八歲丁亥孔子在魯

三十九歲戊子孔子在魯

四十歲己丑孔子在魯

四十一歲庚寅是歲孔子適齊

四十二歲辛卯齊景公將以尼丘之田封孔子晏嬰不可曰夫儒者滑稽而不可以爲軌法倨傲自順不可以爲下崇喪遂哀破産厚葬不可以爲俗游說乞貸不可以爲國自大賢之息周室既衰禮樂缺有間矣今孔子盛容飾繁登降之禮詳趨走之節累世不能殫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君欲用之以移齊俗非所以先細民也異日止孔子曰吾老矣不能用也孔子遂行反于魯是年昭公薨於乾侯定公立

四十三歲壬辰魯定公元年季氏強僭陽虎專政孔子不仕退修詩書禮樂

四十四歲癸巳孔子在魯

四十五歲甲午孔子在魯

四十六歲乙未孔子觀於魯桓公之廟有欹器焉問於守廟者此何器對曰此宥坐之器孔子曰吾聞宥坐之器虛則欹中則正滿則覆明君以爲至誠故常置之坐側顧謂弟子曰試注水焉乃注水中則正滿則覆夫子喟然嘆曰嗚呼夫物惡有滿而不覆者哉子路進曰敢問持滿有道乎子曰聰明睿知守之以愚功被天下守之以讓勇力振世守之以怯富有四海守之以謙所謂損之又損之道也

四十七歲丙申孔子仕魯爲中都宰制爲養生送死之節長幼異食強弱異任男女別途路不拾遺器不雕僞市不貳價四寸之棺三寸之槨因丘陵爲墳不封不樹行之一年而四方則之公謂孔子曰學子此法以　魯國何如孔子曰雖天下可也是年季平子卒桓子立

四十八歲丁酉仍爲中都宰

四十九歲戊戌進位司空乃別五土之性物各得其所生之宜

五十歲巳亥公山弗狃因陽虎爲亂陽虎執季桓子

五十一歲庚子孔子爲大司冦設法而不用國無奸民時有父子訟者夫子同狴執之三月不別其父請止夫子赦之季氏聞之不悅曰數一不孝以教民孝不亦可乎冉有以告夫子喟然嘆曰嗚呼上失其道而殺其下非禮也不教以孝而聽其獄是殺不辜也三軍大敗不可斬也獄犴不治不可刑也何也上教不行罪不在民故也夫慢令謹誅賊也徵斂無時暴也不誠責成虐也政無此三者然後刑可即也由大司冦攝朝政七日而誅亂政大夫少正卯於兩觀之下子貢曰夫少正卯魯之聞人也今夫子爲政而始誅之或者爲失乎孔子曰天下有大惡五而盜竊不與焉心逆而險行僻而堅言

僞而辯記醜而博順非而澤五者有一於此則不免於君子之誅而少正卯兼有之其居處足以撮徒成黨其談說足以飾褒熒衆其強禦足以反是獨立此乃人之奸雄者也不可以不誅

五十二歲辛丑齊魯會于夾谷孔子攝行相事曰臣聞有文事者必有武備有武事者必有文備古者諸侯出疆具官以從請具左右司馬定公曰諾具左右司馬齊大夫犂鉏言於景公曰孔子好禮而無勇若使萊人以兵劫之可以得志景公從之於是以會遇之禮相見揖讓而登獻酬之禮畢齊有司

趨進曰請奏四方之樂景公曰諾遂以旌旄羽祓矛戟劍撥鼓譟而至孔子歷階而進不盡一等以公退乃舉袂而言曰吾兩君爲好會裔夷之俘以兵亂之非齊君所以令諸侯也且裔不謀夏夷不亂華裔不干盟兵不逼好于神爲不祥于德爲愆義于人爲失禮君必不然請命有司景公心怍麾而避之有頃齊人請奏宮中之樂景公曰諾倡優侏儒爲戲而前孔子趨而進歷階而升不盡一等曰匹夫而熒惑諸侯者罪當誅請右司馬加刑焉於是斬侏儒手足異處景公懼而色動知義不若將盟齊人加載書曰齊師出境而不以兵車三百乘從我者有如此盟孔子使茲無還揖對曰而不返我汶陽之田吾以共命者亦如之景公歸而大恐責其羣臣曰魯以君子之道輔其君子獨以夷狄之道教寡人使得罪于魯君爲之奈何有司進曰君子有過則謝以質小人有過則謝以文君若悼之則謝以實乃歸所侵鄆讙汶陽龜陰之田

五十三歲壬寅爲大司寇

五十四歲癸卯孔子言于定公曰臣聞家無藏甲大夫無百雉之城古之制也今三家過制請損之是歲魯墮三都齊人歸女樂君臣淫荒三日不聽國政郊又不致膰俎於大夫孔子

遂去魯適衛主於顏讐由家

五十五歲甲辰孔子適衛自衛至曹自曹至宋

五十六歲乙巳孔子自宋適陳過匡匡人圍之五日子路怒奮戟將與之戰孔子止之使子路彈琴而歌孔子和之曲三終匡人解甲而去

五十七歲丙午孔子旣解匡圍郎過蒲月餘返衛主蘧伯玉家

是年定公薨哀公立

五十八歲丁未魯哀公元年孔子在陳惠公賓之上館有飛隼集陳庭而死楛矢貫之石砮矢長尺有咫公使人以隼如仲

尼之節問之仲尼曰隼之來也遠矣此肅愼氏之矢也

五十九歲戊申孔子自陳反衛自衛如晉至河聞趙簡子殺竇鳴犢及舜華乃臨河而嘆曰美哉水洋洋乎吾之不濟此命也子貢進曰敢問何爲也子曰鳴犢舜華晉之賢大夫也趙氏未得志之時須此二人而從政得志而殺之丘聞之也刳胎殺夭則麒麟不至其郊竭澤涸魚則蛟龍不處其淵覆巢毀卵則鳳凰不翔其邑何也君子惡傷其類也鳥獸之於不義尚知避之況於人乎乃還息於陬作陬操以哀之遂反乎衛復主蘧伯玉家靈公問陳孔子遂行復如陳是年靈公薨

出公輒立趙簡子納太子蒯聵於戚

六十歲己酉孔子在陳陳侯起陵陽之臺未畢殺數人問孔子曰周作靈臺亦殺人乎對曰靈臺以子道來何殺人之有遂罷是年季桓子卒康子立

六十一歲庚戌孔子自陳如蔡

六十二歲辛亥孔子自蔡如葉葉公問政子告之曰政在來遠而附邇旣而自葉返乎蔡有子路問津捃立等事時宰予在楚楚昭王欲以安車象飾遣孔子宰予曰夫子無以此爲也自臣從夫子以來夫子言不離道動不遺仁貴義尚德淸而好儉仕而不祿所以無積不合則去退無吝心妻不服綵妾不衣帛車器不雕馬不食粟道行則樂其治不行則樂其身此所以爲夫子也若夫觀目之麗靡窈窕之淫音夫子過之弗視遇之弗聽故臣知夫子無用此車也王曰今而後知夫子之德也是年齊景公薨

六十三歲壬子楚昭王救陳師於城父使人聘孔子孔子往拜禮焉路出於陳蔡陳蔡大夫相與謀曰孔子聖人其所譏刺皆中諸侯之病若用於楚則陳蔡危矣遂使徒兵拒孔子不得行絕糧七日外無所通從者皆病孔子愈忼慷講誦絃歌

不衰乃召子路而問焉曰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耶奚爲至於此子路作色而對曰君子無所困意者吾未仁與人之不我信也我未智與人之不我行也且由也昔聞之夫子曰爲善者天報之以福爲不善者天報之以禍夫子積德懷仁行之久矣奚居之窮也子曰由使仁者必信也則伯夷叔齊不餓死首陽使智者必行也則王子比干不見剖心夫賢不肖才也遇不遇時也君子博學深謀而不遇時者衆矣何獨丘哉且芝蘭生於深林不以無人而不芳君子修道立德不爲困窮而改節故居下而無憂者則思不遠處身而

常逸者則志不廣庸知其終始乎子路出名子貢告如子路子貢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夫子盍少貶焉子曰賜良農能稼不必能穡良工能巧不能爲順君子能修其道綱而紀之統而理之而不能爲容今爾不修道而求爲容則志不遠矣思不廣矣子貢出顔回入問亦如之顔淵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雖然夫子推而行之世不我用有國者之醜也夫子何病焉不容然後見君子孔子欣然歎曰有是哉顔氏之子使爾多財吾爲爾宰乃使子貢之楚楚昭王發兵迎孔子然後得免孔子至楚楚昭王將以書社地七百里封孔子令尹子西不可曰王之使諸侯有如子貢者乎曰無有王之將相有如子路者乎曰無有王之官尹有如宰予者乎曰無有王之輔相有如顔回者乎曰無有楚之祖封於周號爲子男今孔子述三王之法明周召之業王若用之則楚安得世世堂堂方數千里乎夫文王在豐武王在鎬百里之君卒王天下今使孔丘得據土壤賢弟子爲佐非楚之福也昭王乃止於是自楚返乎衛時昭王渡江有一物觸舟使使問孔子孔子曰此萍實也其甘如蜜使曰何以知之子曰吾昔之鄭過乎陳之野聞小兒謠曰楚王渡江得萍實大如斗赤如日剖而食之甘如蜜得無是乎

六十四歲癸丑衛君輒父不得立在諸侯數以爲讓而孔子弟子多仕衛衛君欲得孔子爲政孔子既至衛有魯衛兄弟及答子貢夷齊子路正名之語

六十五歲甲寅孔子在衛

六十六歲乙卯夫人亓官氏卒

六十七歲丙辰孔子在衛

六十八歲丁巳孔子在衛魯使人來迎自衛返魯哀公館焉公自阼階孔子賓階升堂侍立公曰夫子之服其儒服與孔子對曰丘少居魯衣縫掖之衣長居宋冠章甫之冠丘聞之也君子之學也博其服以鄉丘未知其爲儒服也公曰敢問儒行孔子曰畧言之則不能終悉言之則留更僕未可以對哀公命席侍坐悉陳儒行公曰終沒吾世不敢復以儒行爲戲矣又問政對曰政之急莫大乎使民富且壽也公曰爲之奈何對曰省力役薄賦斂則民富崇禮教遠罪疾則民壽公曰寡人欲行夫子之言恐吾國貧不能至也對曰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未有子富而父母貧者公曰寡人生于深宮之中長于婦人之手未嘗知哀未嘗知憂未嘗知樂未嘗知懼

未嘗知危不足以行此也對曰公入廟門而右登自阼階仰觀榱桷俯視几筵其器皆存而不覩其人以此思哀哀可知矣昧爽夙興正其衣冠平旦視朝慮其危難一物失理亂亾之端以此思憂則憂可知矣日出聽政至於日中昃諸侯子孫往來如賓行禮揖讓慎其威儀以此思勞則勞可知矣緬然長思出於四門張目遠望睹亾國之墟必將有數焉以此思懼則懼可知矣夫君者舟也民者水也水能載舟亦能覆舟以此思之則危可知也君明此五者於從治何有公曰善於是廢山澤之禁弛關市之稅以惠百姓然魯終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

六十九歲戊午孔子在魯夏五月昭夫人孟子卒孔子往弔焉適季氏不絰孔子投絰而不拜子游曰禮與孔子曰主未成服則弔者不絰禮也

七十歲己未孔子在魯

七十一歲庚申周敬王三十九年魯哀公十四年春西狩獲麟叔孫氏之車士曰鉏商采薪于大野獲麟焉折其前左足載以歸叔孫以為不祥棄之郭外使人告孔子曰有麕而角者何也孔子往觀之曰麟也胡為乎來哉胡為乎來哉反袂拭面涕泣沾衿叔孫聞之然後取之子貢曰夫子何泣爾孔子曰麟之至為明王也出非其時而見害吾是以傷之自周室微詩書禮樂壞孔子乃討論墳典追述三王之禮序書傳上紀唐虞之際下論秦穆編次其事為百篇古者詩三千篇及至夫子刪其重復取可施於禮義上采契稷中述商周之盛下至幽厲之缺始於衽席以關雎為風始鹿鳴為小雅始文王為大雅始清廟為頌始凡三百篇孔子皆絃歌之以求合於韶武雅頌之音以備王道成六藝乃追述三代之禮曰夏殷之禮吾能言之禮樂自此可得而述矣晚而喜易乃序彖

繫象說卦文言作十翼以贊易道讀易韋編三絕曰假我數年我於易則彬彬矣孔子以詩書禮樂教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七人皆異能之士也及西狩獲麟乃因魯史舊文作春秋上自隱公下迄哀公十四年舉十二公據魯親周絀之以文武之道成一王之大法其文約其旨博游夏不能贊一辭傷周道之不興感嘉瑞之無應遂絕筆焉孔子修述六經既成齋戒向北斗告備忽有赤虹自天而下化為黃玉刻文孔子跪而受之　是歲齊陳恒弒其君亾於舒州孔子齋三日而請討雖不能顯戮陳恒於當時亦可陰誅亂

臣於萬世矣

七十二歲辛酉孔子在魯是年子路死於衛難

七十三歲壬戌周景王四十一年魯哀公十六年夏四月孔子病早作負手曳杖逍遙於門因嘆而歌歌曰泰山其頹乎梁木其摧乎哲人其萎乎既歌而入當戶而坐子貢聞之曰泰山其頹則吾將安仰梁木其壞則吾將安仗哲人其萎則吾將安放夫子殆將病也遂趨而入子曰賜爾來何遲也予疇昔之夜夢坐奠於兩楹之間蓋夏后氏殯於東階之上則猶在阼也殷人殯於兩楹之間則與賓主夾之也周人殯於西

階之上則猶賓之也而丘也殷人也夫明王不作則天下莫能宗予予殆將死矣寢疾七日而終魯哀公誄之曰旻天不弔不憖遺一老俾予一人以在位煢煢予在疚嗚呼哀哉尼父無自律夫子之喪公西赤掌殯焉兼用三代之禮以尊師且備古也葬於魯城北泗上封高四尺形如負斧泗水為之却流門人疑所服子貢曰昔者夫子之喪顏淵如喪子而無服喪子路亦然請喪夫子如喪父而無服皆心喪三年羣居則絰出則否喪畢門人治任將歸入揖於子貢相嚮而哭各盡哀復留惟子貢築室墓右凡六年然後歸弟子及魯人往

從冢而家者百有餘室因命曰孔里哀公十七年乃仍孔子室第爲廟俾百戶守之按家語孔子以乙丑日卒六月丁巳日葬

先師歷朝謚號

周敬王四十二年魯哀公誄爲尼父

西漢平帝元始元年追謚爲褒成宣尼公

東漢和帝永元四年封爲褒尊侯

後魏高祖孝文帝太和十六年改謚爲文聖尼父

後周靜帝大象二年進封鄒國公

隋文帝贈爲先師尼父

唐太宗貞觀二年升爲先聖十一年尊爲宣父

高宗顯慶二年復尊爲先聖乾封元年贈太師

武則天天授元年封爲隆道公

玄宗開元二十七年追謚文宣王南向坐

宋眞宗大中祥符元年十一月加謚玄聖文宣王五年改封

至聖文宣王

元成宗大德十一年加封大成至聖文宣王

明洪武三年詔封爵仍舊

嘉靖九年改稱至聖先師孔子

沿　謹按國學彝倫堂爲

聖駕臨雍講學之所堂後惟君親師三大字則知師道與君親並重自世宗易木主稱先師而後域中三大無與匹而後

至尊可行拜獻禮隆名一定萬古爲昭視彼紛紛封公封王者

眞超出萬萬矣

廟祀

曲阜縣城中央建至聖先師廟（即闕里故宅）歷代修廣各有碑記載

在全志歲以四仲上丁行禮祭用太牢衍聖公主祭如國學

浙江衢州府孔氏家廟（在府治西）宋南渡後建明正德間設立博士

每歲春秋主祭

泰安州泰山巔越觀峯下建至聖廟明嘉靖間建如學宮之制

春秋丁祭每歲會香官照釋菜菓肴如朔祭奠

山西澤州孔子廟（在太行山中）廟前石上有車轍相傳爲孔子迴轍

之遺跡後人立廟以祀

尼山書院周顯德間建元設山長奉祀明正德二年改山長爲

學錄院南爲毓聖侯廟祀尼山之神每歲二月十八日孔子

忌辰八月二十七日孔子誕辰曲阜縣官祭享

洙泗書院舊名先聖講堂元順宗設山長明正德二年改山長

爲學錄奉祀

聖澤書院在汶上縣西南三十里孔子宰中都政餘講學於此

故立書院以祀焉

孔林書院在廣東南雄府城東唐憲宗時孔子三十八代孫孔
戣爲嶺南節度使因家焉後孫孔振玉建書院以祀

孔宅書院在松江府城北舊有孔子廟唐時孔子三十四代孫
孔禎爲蘇州長史因家焉故立廟祀之元順宗時改書院

按書院在在皆有或爲士子講讀或爲先儒讀書而設玆
特錄其設官時祭有孔氏子孫主祀者著于篇

林墓

先聖墓在曲阜縣北六里前枕舊魯城林門與縣北門相値夾

路檜柏森然周徑數十里繚以周垣冢塋百畝塋中不生荊
棘刺人草樹以百數皆遠方弟子各持鄉土異種所植魯人
世世無能名者墓高丈餘前爲石壇有宋眞宗駐蹕亭有蓍
路路南爲親樓樓南爲林坊扁曰宣聖林鑄萬古長春四字

每歲祀期春用寒食冬用孟朔衍聖公主祭

天下廟祀凡一千五百六十餘處每歲春秋二祭用牛六犢二
萬七千有奇羊五千八百有奇鹿二千八百有奇兔二萬七千
有奇幣帛二萬七千六百餘段以釋氏言之則殺生者有罪今
吾夫子饗萬世之祭祀每歲殺牲不下六萬二千六百有奇而

其子孫愈加榮盛視梁武帝之餓死臺城而家無噍類者爲何
如哉嗟乎士君子幸而生於聖賢之邦膽依登拜亦旣親其盛
矣彼殊方異域之士思宮墻室家之美而不得一履其庭者覧
此庶乎其有考焉

四配列傳

按唐太宗貞觀二年詔顏子稱先師配享先聖孔子宋神宗元豐七年五月壬戌詔孟子配享於右以對顏子是時新經盛行以王安石爲聖人沒而躋之配享位顏子下故左則顏子及安石右則孟子未幾安石壻蔡卞當國謂安石不當在孟子下遷安石于右與顏子對移孟子第三次顏子之下遂左列顏孟右列安石高宗南渡後安石罷配享宏遷孟子以對顏子議者失於討論安石去而虛其右顏孟並列於左孝宗時洪邁嘗謂孟子配食與顏子並而其師子思子思之師曾子皆在其下於禮義實爲未然至度宗咸淳三年始升曾子子思並配享位在孟子上明嘉靖九年考正祀典以顏思居左曾孟居右永爲定制

東配

顏　回　　孔　伋

西配

曾　參　　孟　軻

復聖顏子

顏回字子淵山東兗州府曲阜縣人少孔子三十歲天資明睿甫成童即從遊孔門孔子曰自吾有回而門人益親孔子謂回曰家貧居卑胡不仕乎對曰回有郭外之田五十畝足以給饘粥郭內之田十畝足以爲絲麻鼓瑟足以自娛所學於夫子者足以自樂回不願仕也回願貧如富賤如貴無勇而威與士交通終身無患難亦且可乎孔子曰善哉回也夫貧而如富其知足而無欲也賤而如貴其讓而有禮也無勇而威其恭敬而不失於人也終身無患難其擇言而出之也若回者其至乎子貢對衛文子曰夙興夜寐諷誦崇禮行不貳過稱言不苟顏回之行也若逢有德之君世受顯命不失厥名以御於天子則王者之相也年二十九髮盡白三十二而卒漢高祖以顏子配享孔子唐太宗詔稱先師玄宗追贈兗公元文帝贈兗國復聖公明世宗嘉靖九年改稱復聖顏子

宗聖曾子

曾參子子輿山東兗州府嘉祥縣人年十六孔子在楚父命之楚受學焉資質篤實力學純固故於聖人之道獨得其宗每侍輒有所問凡吉凶軍國之禮經權常變之宜無不反覆窮究諸所問答語具大戴記家貧食力敝衣躬耕日不舉火而歌聲若出金石魯君聞之而致邑焉固辭不受曰吾聞受人施者常畏人與人者常驕人縱君有賜不我驕也吾豈能勿畏乎從孔子於齊景公以下卿之禮聘之辭曰吾親老不忍遠遊而爲人役晚年道益尊子思公明儀之徒皆從受業及親沒始遊齊齊大

夫資之以適楚每讀喪禮泣下沾襟曰往而不可還者親也至而不可用者年也初吾爲吏祿不及釜尚欣欣而喜者樂其逮親也親既沒之後南遊於楚得尊官焉猶北向而泣者悲不逮吾親也孔子以其志存孝道常因之以作孝經十篇子貢對衛文子曰滿而不盈實而如虛過之如不及博無不學其貌恭其德惇其於人也無所不信其驕大人也常以浩浩是曾參之行也曾子寢疾樂正子春坐於牀下曾元曾申坐於足童子隅坐而執燭童子曰華而睆大夫之簀歟子春曰止曾子聞之瞿然曰斯季孫之賜也我未之能易也元起易簀曾元曰夫子之病革矣不可以變幸而至於旦請敬易之曾子曰爾之愛我也不如彼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吾何求哉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扶而易之反席未安而沒著書十八篇十篇見大戴禮八篇亾唐高宗贈太子少保開元八年配享孔子二十八年追封郕伯宋度宗加封郕國公元文宗贈郕國宗聖公明嘉靖九年改稱宗聖曾子

述聖子思子

孔伋字子思伯魚之子也爲人剛毅好學夫子閒居喟然而嘆子思再拜請曰意者子孫不修將忝祖父乎抑羨堯舜之道恨不及乎夫子曰孺子焉知吾志子思對曰伋聞夫子之教曰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負荷伋聞之大恐而不懈也夫子欣然笑曰然乎吾無憂矣初夫子傳道曾子子思從曾子受業誠明道德有心傳焉乃述父師之意窮性命之源極天人之奥作中庸一書以詔來世魯繆公亟見子思欲以爲國相子思嘆曰若爲相而不得行吾道相之恥也遂不受繆公曰吾國可興乎子思曰

可苟君與大夫慕周公伯禽之治行其教化開公家之惠杜私門之利結恩百姓修禮隣國其興也勃矣公曰善然終不能用胡母謂子思曰子好大世莫能容子也曷亦隨時乎子思曰大非所病所病非大也凡所以求容於世爲行道也毀道以求容容何行焉吾勿改矣卒年六十有二宋徽宗封爲沂水侯從祀先聖端平二年詔升堂下咸淳三年加封沂國公配享元文宗加尉沂國述聖公明嘉靖九年改稱述聖子思子

亞聖孟子

孟軻字子輿山東兗州府鄒縣人三歲喪父其母有賢德家貧以女工自給始舍近墓孟子之少也嬉戲爲墓間事踴躍築理孟母曰此非所以居子也乃去舍市其嬉戲爲賈衒事母曰又非所以居子也遂徙舍學宮之傍其嬉遊乃設俎豆揖讓進退母曰此眞可以居子矣遂居之十五歲就學於魯歸家母方織問曰學何所至矣軻曰自若也母以刀斷機孟子懼問其故母曰子之廢學若吾斷斯織矣夫君子學以立名問以廣知是以居則安寧動則遠害今而廢之是不免厮役而無以離於禍患

也何以異於織績而食中道廢而不爲寧能衣其夫子而常不乏食哉孟子懼旦夕勤學遂成名儒及道旣通遊事齊宣王宣王不能用適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則見以爲迂遠而濶於事情當是之時秦用商鞅富國強兵楚魏用吳起戰勝弱敵齊威王用孫子田忌之徒而諸侯東面朝齊天下方務合從連橫以攻伐爲賢而孟子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凡三百六十一章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包羅天地揆敘萬類仁義道德性命禍福粲然靡所不載帝王公侯遵之可以致隆平頌淸廟卿大夫

士蹈之可以尊君父立忠信守志勵操者儀之則可以崇高節
抗浮雲唐韓愈推其功不在禹下者信不誣矣卒年八十有四
宋元豐六年封鄒國公配享孔子元至順間加封鄒國亞聖公
明洪武二年太祖覽孟子芥冠讐語謂非人臣所宜言詔去其配
享有諫者以不敬論且命金吾射之會欽天監奏文星不現時
象山縣錢唐為刑部尚書抗疏入諫輿櫬自隨袒胸受箭且曰
臣得為孟軻死死有餘榮矣高廟覽其情詞剴切為之感動遂
復孟子祭仍命太醫院療錢唐箭瘡嘉靖九年改稱亞聖孟子

按錢唐居常以棄倀自負因元亂遂隱而不仕年近六十
謁太祖賦長詩一章稱旨拜刑部尚書洪武二年詔去孟
子配享有諫者以不敬論且命金吾射之錢唐不難捐軀
以諫此其為志又豈禍福生死所能亂哉太祖覽其情詞
剴切遂復孟子祭則其書之得列於學官子孫世受封爵
皆唐之力也崇祀孟廟以報其功不亦合於公論而有光
於孟氏歟

十哲列傳

按自唐以來孔門高弟顏淵至子夏為十哲坐祀於廟堂之
上唐太宗貞觀二年升顏子配享玄宗開元八年進曾子於
堂居子夏之次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升曾子配享度宗咸
淳三年則進子張於堂以補其闕

東配

閔　損　　冉　雍

端木賜　　仲　由

卜　商

西配

冉　耕　　宰　予

冉　求　　言　偃

顓孫師

先賢閔子

閔損字子騫山東兖州府曲阜縣人幼喪母爲後母所苦冬月以蘆花衣之以代絮其所生二子則衣之以綿閔子御父車身寒失轡父察知之欲出後母損曰母在一子單母去三子寒父善其言而止母爲感悟長以孝聞閔子不仕大夫不食汙君之祿季氏召爲費宰弗往嘗問政於孔子得聞六轡六官之說其在家語閔子居親喪三年畢見於孔子與之琴使之絃切切而悲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過焉孔子曰閔子哀未盡能斷之以禮不亦君子乎夫子嘗息於室而鼓琴閔子聞之以告曾子曰

鄉也夫子之音淸徹以和淪入至道今也更爲幽沉之音何所感之若是乎二子入問孔子曰然吾有感于衆貴之哺食也閔子可與知音也已終身不仕避居青州沂水縣閔公山卒塟焉山之南唐玄宗八年從祀孔廟二十七年追贈費侯宋眞宗加封瑯琊公度宗改封費侯明嘉靖九年改稱先賢閔子

先賢冉子

冉耕字伯牛山東兖州府鄆城縣人以德行稱亞於顏子孔子爲魯司寇以冉耕爲中都宰有惡病孔子痛惜之唐玄宗開從祀封鄆侯宋度宗加封鄆公明嘉靖改稱先賢冉子

先賢冉子

冉雍字仲弓山東兖州府人伯牛之宗族嘗問孔子曰雍聞至刑無所用政至政無所用刑信乎孔子曰聖人之治化也必刑政相參焉太上以德敎民以禮齊之其次以政導民以刑禁之刑者成也一成而不可更故君子盡心焉子貢曰在貧如客使

其臣如借不遷怒不錄舊罪是冉雍之行也唐玄宗封薛侯從祀度宗加封薛公明嘉靖改稱先賢冉子

先賢宰子

宰予字子我山東兖州府曲阜縣人長於言語嘗問五帝之德黃帝之年及鬼神祭祀孔子告之詳見家語又問君子尚辭乎孔子曰君子以禮爲尚博而不要非所察也繁詞富說非所聽也惟知者不失禮仕齊爲臨淄大夫唐玄宗封齊侯從祀宋度宗加封齊公明嘉靖改稱先賢宰子

先賢端木子

端木賜字子貢河南衛輝府人天資穎悟善為說辭孔子嘗詘其辯齊景公問子貢曰子何師對曰魯仲尼曰仲尼賢乎曰聖人也豈直賢哉景公曰其聖何如子貢曰不知也景公作色曰始言聖人今言不知何也子貢曰賜終身戴天不知天之高也終身踐地不知地之厚也賜之事仲尼譬如渴操壺杓就江海而飲之腹滿而去又安知江海之淺乎子貢為信陽宰將行辭於孔子孔子曰勤之慎之奉天之時無奪無伐無暴無盜子貢曰賜也少事君子豈以盜為累哉孔子曰賜爾未之詳夫以不肖伐賢是謂奪也以賢伐不肖是謂伐也緩其令急其誅是謂暴也取人之善以自為己是謂盜也盜非竊財之謂也吾聞之曰知為吏者奉法以利民不知為吏者枉法以侵民此怨之所由生也治官莫若平臨財莫若廉廉平之守不可攻也子貢好廢舉與時轉貨貲喜揚人之美不能匿人之過嘗相魯衛家累千金卒終于齊唐玄宗封黎侯從祀宋度宗加黎公嘉靖改稱先賢端木子

按左傳載越滅吳在魯哀公二十一年是時孔子薨已五年矣安得有吳亾越霸之語蘇子由曰齊伐魯本悼公之怒季姬而非田常吳伐齊本怒悼公之反覆而非子貢史公記孔子使子貢存魯亂齊破吳強晉霸越皆非也是乃戰國策士之流假托依附以自為名耳豈其然乎史紀詳其文辭洵美可觀不敢具載

先賢冉子

冉求字子有山東兗州府人嘗問於孔子曰古者三王五帝不用五刑信乎孔子曰聖人之設防貴其不犯也制五刑而不用所以致治也凡夫人之為姦邪竊盜靡法罔行者生於不足不足生於無度是以上有制度則民知所止民知所止則不犯故雖有姦邪賊盜靡法罔行之獄而無陷刑之民為季氏宰齊師伐魯及清冉求請季康子曰當子之身齊人伐魯而不能戰大不列於諸侯矣康子命冉有帥師禦之孟武伯率右師顏羽御邴洩為右冉求帥左師管周父御樊遲為左及齊師戰于郊右師奔潰齊人從之涉泗冉求用矛以帥衆遂入齊師獲甲首八十齊師宵遁孔子聞之曰義也季康子欲以田賦使冉有訪仲尼仲尼不對私於冉有曰求來汝不聞乎先王制土籍田以力而砥其遠邇賦里以入而量其有無任力以夫而議其老幼若子季孫欲法先王也則有周公之籍矣若欲犯法則苟而行又何訪焉子貢曰恭老恤幼不忘賓旅好學博藝省物而勤是冉求之行也唐玄宗贈徐侯從祀宋度宗加封徐公明嘉靖改稱先賢冉子

先賢仲子

仲由字子路山東兗州府泗水縣人爲人果烈而剛直勇於行義初見夫子冠雄雞冠服服豚拔劍而舞曰君子固以劍自衛乎夫子曰君子忠以爲質仁以爲衛不出環堵之室而知千里之外有不善則以忠化之侵暴則以仁固之何待劍乎子路曰由乃今聞此言請攝齋以受教遂儒服委贄因門人請爲弟子孔子曰以子之所能而加之以問學豈可及乎子路曰南山有竹不揉自直斬而用之達於犀革以此言之何學之有孔子曰括而羽之鏃而礪之其入之不亦深乎子路爲蒲大夫孔子過之

入其境曰善哉由也恭敬以信矣入其邑曰善哉由也忠信以寬矣至其庭曰善哉由也明察以斷矣子貢執轡而問曰夫子未見由之政而三稱其善可得聞乎夫子曰吾見其政矣入其境田疇盡易草萊盡闢溝洫深治此其恭敬以信故其民盡力也入其邑墻屋完固樹木甚茂此其忠信以寬故其民不偷也至其庭庭甚清雅諸下用命此其明察以斷故其政不擾也雖三稱其善庸盡其美乎子路見於夫子曰負重涉遠不擇地而休家貧親老不擇祿而仕昔者由也事二親之時嘗食藜藿之食爲親負米百里之外親沒之後南游于楚從車百乘積粟萬鍾願欲食藜藿爲親負米不可得也夫子曰由也事親可謂生事盡力死事盡思者也卒年六十三歲過衛難夫子哭于中庭書曰自吾得由惡言不入於耳子貢曰不畏強禦不侮矜寡其言循理其都以富材任治戎是仲由之行也唐開元間贈衛侯咸淳間進封衛公明嘉靖改稱先賢仲子

先賢言子

言偃字子游江南蘇州府常熟縣人自吳之魯受學於孔子以文學著名夫子閒居子游問禮夫子告以郊社禘嘗饋奠社饗之禮游退而學禮每侍夫子輒以禮聖門號爲習於禮者嘗宰武城以禮樂教民夫子喜而稱之子貢曰先成其慮及事而用之故動則不妄是言偃之行也唐開元間贈吳侯宋咸淳間加封吳公明嘉靖改稱先賢言子

先賢卜子

卜商字子夏河南懷慶府溫縣人家貧衣若懸鶉或曰子何不仕曰諸侯之驕我者吾不爲臣大夫之驕我者吾不復見柳下惠與後門者同衣而不見疑非一日之聞也及見曾子曾子曰何肥也子夏曰吾入見先王之義則榮之出見富貴又榮之兩者未知勝負故癯今先王之義勝故肥是以志之難也夫子讀易至於損益喟然而嘆子夏避席問曰夫子何嘆焉孔子曰夫自損者必有益之自益者必有損之吾是以嘆焉子夏曰然則學者不可以益乎子曰非道益之謂也道彌益而身彌損夫學

者損其自多以虛受人故能成其滿博也天道成而必變凡持滿而能久者未嘗有也故曰自賢者天下之善言不得聞于耳矣子夏曰商請志之而終身奉行也子夏問曰商聞易云生人及萬物鳥獸昆蟲各有奇偶氣分不同而凡人莫知其情惟達道德者能原本焉天一地二人三三三爲九九九八十一一主日日數十故人十月而生八九七十二偶以成奇主辰辰爲月月主馬故馬十二月而生七九六十三三主斗斗主狗故狗三月而生六九五十四四主時時主豕故豕四月而生五九四十五五爲音音主猿故猿五月而生四九三十六六主律律主鹿故鹿六月而生三九二十七七主星星主虎故虎七月而生二九一十八八主風風主蟲故蟲八日而化其餘各從其類矣鳥魚生於陰而屬陽故皆卵生齕吞者八竅而卵生齕齟者九竅而胎生日生者類父夜生者類母敢問其皆然乎孔子曰然吾聞諸老聃亦如子之言也魯哀公問子夏曰五帝有師乎子夏曰有商聞黃帝學乎太眞顓頊學乎綠圖帝嚳學乎赤松子堯學乎尹壽舜學乎務成跗禹學乎西王國湯學乎威子伯文王學乎鮌時子斯武王學乎郭叔周公學乎太公吾夫子學乎老聃此雖聖人亦必有師也孔子嘗曰吾歿之後商也日益賜也

日損曾子曰何謂也子曰商也好與賢已者處賜也好悅不若已者處不知其子視其父不知其人視其友不知其君視其所使不知其地視其草木故曰與善人居如入芝蘭之室久而不聞其香卽與之化矣與不善人居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其臭亦與之俱化矣孔子歿子夏居西河教授爲魏文侯師好論精微時人無以尚之序詩傳易稽古志禮子貢曰送迎必敬上交下接若截焉是卜商之行也唐貞觀二年從祀開元中封魏侯宋咸淳二年加封魏公明嘉靖九年改稱先賢卜子

先賢顓孫子

顓孫師字子張河南開封府陳州人子張問入官於孔子孔子曰安身取譽爲難子張曰爲之何如子曰巳有善勿專教不能勿怠巳過勿發失言勿掎不善勿遂行事勿留君子入官自此六者則身心譽至而政從矣孔子卦得賁喟然而嘆子張進而問曰師聞賁吉卦而嘆之乎夫子曰賁非正色是以嘆之吾思夫質素白當正白黑當正黑夫質文何也吾聞丹漆不文白玉不雕寶珠不餙何也質有餘者不受餙也葢因其文勝而黙救之也子張病召申詳而語之曰君子曰終小人曰死吾今日其庶幾乎子貢曰美功不伐貴位不喜不侮不佚不傲無告是顓孫師之行也夫子曰其不伐則猶可能其不侮百姓則仁也及歿公明儀爲志焉唐開元間從祀封陳伯度宗咸淳三年封陳國公升配十哲位明嘉靖九年改稱先賢顓孫子

先賢列傳

東廡三十一人

澹臺滅明　原憲

南宮适　商瞿

漆雕開　樊須

公西赤　梁鱣

冉孺　伯虔

冉季　漆雕哆

漆雕徒父　商澤

任不齊　公良孺

奚容蒧音點　顏祖

句井疆　秦商

公孫句兹　縣成

燕伋　顏之僕

樂欬　邽巽

公西輿如　公西蒧

陳亢　琴張

步叔乘

西廡二十一人

宓不齊　公冶長
公皙哀　高柴
司馬耕　有若
巫馬期　顏辛
曹卹　公孫龍
秦祖　顏高
壤駟赤　石作蜀
公夏首　后處

公肩定　鄡單
罕父黑　榮旂
左人郢　鄭國
原亢　廉絜
叔仲會　狄黑
孔忠　施之常
秦非　申棖
顏噲

先賢澹臺子　東廡一

澹臺滅明字子羽山東兗州府費縣人狀貌甚惡夫子以爲材薄既受業退而修行南游至江從弟子三百人設取予去就名施於諸侯孔子聞之曰相馬以輿相士以居弗可廢矣吾以貌取人失之子羽子貢曰貴之不喜賤之不怒苟利於民廉以律巳其事上也以佑其下是澹臺滅明之行也唐元宗開元二十七年封江伯宋眞宗咸平三年封金鄉侯明嘉靖九年改稱先賢澹臺子

先賢宓子　西廡一

宓不齊字子賤山東兗州府曲阜縣人爲單父宰辭於夫子夫子曰毋迎而距毋望而許許之則失守距之則閉塞譬如高山深淵仰之不可極度之不可測也子賤曰善敢不承命乎子賤爲人仁愛有才智百姓不忍欺身不下堂鳴琴而治及齊攻魯單父父老請縱民穫麥子賤不聽曰若使不耕者得穫是使民樂有寇也三年孔子使巫馬期遠觀政焉巫馬期衣敝裘入單父界見漁者得魚輒舍之巫馬期問焉漁者曰魚之大者名鱄吾大夫愛之其小者名爲鱦吾大夫欲長之是以得二者輒舍

之巫馬期返以告孔子曰宓子之德至使民闇行若有嚴刑於旁敢問宓子何幸而得於是孔子曰吾嘗與之言曰誠於是者形乎彼宓子行此術於單父也孔子嘗謂之曰子治單父衆悅子何施而得之也對曰不齊父其父子其子恤諸孤而哀喪紀孔子曰是小民附矣猶未也曰不齊所父事者三人所兄事者五人所友者十一人孔子曰父事三人可以教孝矣兄事五人可以教弟矣友十一人可以教學矣是士附也猶未也曰此地有賢於不齊者五人不齊師之而禀度焉孔子曰昔堯舜聽天下務求賢以自輔夫賢者百夫之宗也神明之主也惜乎不齊

之所治者邑也孔子以君子稱之子賤著宓子十六篇唐玄宗封單父伯從祀宋眞宗加單父侯明嘉靖改稱先賢宓子

先賢原子　東廡二

原憲字子思河南歸德府商丘縣人淸靜守節貧而樂道孔子爲魯司寇憲嘗爲之宰孔子卒退隱于衛居環堵之室茨以生蒿蓬戶甕牖桷桑而無樞上漏下溼匡坐而絃歌子貢相衛乘肥馬衣輕裘中紺而表素軒不容巷而往見之原憲楮冠藜杖而應門正冠則纓絕振襟則肘見納履則踵決子貢曰嘻先生何病也憲曰吾聞之無財之謂貧學道而不能行者謂之病若憲貧也非病也若夫希世而行比周而友學以爲人教以爲己仁義之慝車馬之飾衣裘之麗憲不忍爲之也原憲曳杖拖履

行歌商頌而返聲滿天地如出金石子貢慚不懌而去終身恥其言之過也唐開元封原伯宋咸平封任城侯明嘉靖改稱先賢原子

先賢公冶子　西廡二

公冶長字子長山東青州府諸城縣人孔子之壻也嘗陷於縲紲夫子謂非罪唐開元封莒伯宋咸平封高密侯明嘉靖改稱先賢公冶子

按匡章非孟子遂爲不孝之子公冶長非孔子遂爲有罪之人噫天下之不遇聖賢者亦衆矣

先賢南宮子 東廡三

南宮适字子容山東兖州府人魯孟僖子之子居南宮因姓焉又曰南宮敬叔哀公三年五月辛卯司鐸火踰公宮桓僖宮災救火者皆曰顧府敬叔至命周人出御書俟於宮故子服景伯遂命宰人出禮書故周禮在魯而典籍尚存者敬叔之功爲多也魯穆公時辛寛見公曰臣今而後知吾先君之不若太公望之知也昔者太公望封於營丘之渚海阻山高險固之地也是故地日廣子孫彌隆吾先君周公封於魯無山林谿谷之險諸侯四面以達是故地日削子孫彌衰辛寛出南宮适入見公曰今者寛也非周公其辭若是也适對曰寛弗識也君獨不聞成王之定成周之說乎其辭曰惟予一人營居於成周有善易得而見也有不善易得而誅也故曰善者得之不善者失之古之道也夫賢者豈欲其子孫阻山海之險長爲無道哉小人哉寛也今使燕雀爲鴻鵠鳳凰則必不得矣孔子以兄子妻之唐玄宗封郯伯宋度宗封汝陽侯明世宗改稱先賢南宮子

先賢公晳子 西廡三

公晳哀字季沉山東濟南府人時天下多仕於大夫爲家臣季沉鄙之未嘗屈節爲人臣孔子賢之太史公曰季沉原憲讀書懷獨行君子之德義不茍合當世終身空室蓬戶褐衣疏食不厭歿已四百餘年而弟子志之不倦此可以知其賢矣唐開元間封郳伯從祀宋咸平封北海侯明嘉靖改稱先賢公晳子

先賢商子 東廡四

商瞿字子木山東兖州府曲阜縣人瞿好易夫子傳之嘗爲孔子筮曰子有聖智而無位夫子泣曰天也命也鳳鳥不來河無圖至嗚呼天命之也瞿傳楚人馯臂子弘五傳至齊人田何及秦禁學易爲卜筮之書獨不禁故傳受者不絕也漢興田何傳至京房列學官語具漢書唐開元封蒙伯宋咸平封須昌侯明嘉靖改稱先賢商子

先賢高子　西廡四

高柴字子羔河南衞輝府輝縣人齊敬仲高傒之後為人篤孝而有法自見夫子未嘗越禮仕衞為士[illegible]走及出公之難子羔出走郭門刖者守門焉謂子羔曰彼有缺子羔曰君子不踰又曰彼有竇子羔曰君子不隧又曰於此有室子羔乃入焉既而追者罷子羔將出謂刖者曰吾不能虧主之法而刖子之足今吾在難正子報怨之時而逃我者三何哉刖者曰斷足固吾之罪昔公之治我以法臨當論刑君愀然不悅君非私我也天生君子其道固然此臣之所以悅君也孔子聞之

曰為吏用法一也思仁恕則樹德加嚴暴則樹怨公以行之其柴乎唐開元封共城伯從祀明嘉靖改稱先賢高子

先賢漆雕子　東廡五

漆雕開字子若河南汝寧府汝陽縣人習尚書不樂仕孔子問曰子事臧文仲武仲及孺子容此三大夫孰賢對曰臧氏家有守龜焉名曰蔡文仲三年而為一兆武仲三年而為二兆孺子容三年而為三兆從此見之若問三人之賢與不賢未敢識也孔子曰君子哉漆雕氏之子其言人之美也隱而顯其言人之過也微而著智而不能及明而不能見孰克如此程子稱其已見大意唐開元封滕伯從祀宋咸平封平輿侯明嘉靖改稱先賢漆雕子

先賢司馬子　西廡五

司馬耕字子牛河南歸德府商丘縣人向魋之弟也自宋來學為人性躁見兄桓魋行惡牛嘗憂之魯哀公十四年向魋作亂入於曹以叛宋景公使左師向巢伐之巢不能克魋奔衞牛致其邑與珪焉而入齊魋自衞入齊陳成子使為次卿牛又致其邑而適吳吳人惡之而反趙簡子陳成子皆名之卒於魯郭門之外院氏葬之丘輿唐開元封向伯宋咸平封楚丘侯徽宗改封綏陽侯明嘉靖改稱先賢司馬子

先賢樊子　東廡六

樊須字子遲山東兖州府人樊皮之後仕於季氏魯哀公十一年齊伐魯及淸武叔蒐乘冉求帥左師樊遲爲右季孫曰須也弱冉求曰年雖少能用命焉師及齊師戰於郊齊師自稷曲師不踰溝樊遲曰非不能也不信子也請三刻而踰之如之衆從之師入齊軍獲甲首八十齊人遁唐開元封樊伯從祀宋咸平加封益都侯明嘉靖改稱先賢樊子

先賢有子　西廡六

有若字子有山東兖州府曲阜縣人爲人彊識明習好古孔子旣沒羣弟子欲以師事之唐開元封汴伯從祀宋咸平加封平陰侯明嘉靖改稱先賢有子

先賢公西子　東廡七

公西赤字子華山東兖州府曲阜縣人習於禮容應對夫子曰二三子之欲學賓客之禮者其於赤也至親於其養親則若與朋友處然思勝禮也夫子之喪公西赤掌殯莊焉子貢曰齋莊而能肅志通而好禮擯相兩君之事篤雅有飾是公西赤之行也唐開元封郜伯宋咸平封鉅野侯明嘉靖改稱先賢公西子

先賢巫馬子　西廡七

巫馬施字子期河南開封府陳州人爲魯單父宰戴星而出戴星而入日夜不處而單父治期問於子賤曰子鳴琴而單父治一不見其勞何也子賤曰我任人子任力任人者佚任力者勞期曰是施之未至也唐開元封鄫伯宋咸平封東平侯明嘉靖改稱先賢巫馬子

先賢梁子 東廡八

梁鱣字叔魚山東兗州府人唐封梁伯從祀宋加封千乘侯明改稱先賢梁子

先賢顏子 西廡八

顏辛字子柳山東兗州府曲阜縣人唐封蕭伯宋加封陽穀侯明改稱先賢顏子

先賢冉子 東廡九

冉孺字子魯山東兗州府人唐封郜伯宋加封臨沂侯明改稱先賢冉子

先賢曹子 西廡九

曹卹字子循河南汝寧府人唐封曹伯宋加封上蔡侯明改稱先賢曹子

先賢伯子 東廡十

伯虔字子析山東兗州府人唐封聊伯宋加封沐陽侯明改稱先賢伯子

先賢公孫子 西廡十

公孫龍字子石湖廣荊州府人唐封黃伯宋加封枝江侯明改稱先賢公孫子

先賢冉子 東廡十一

冉季字子產山東兗州府人唐封東平伯宋加封諸城侯明改稱先賢冉子

先賢秦子 西廡十一

秦祖字子南陝西西安府人唐封少梁伯宋加封鄄城侯明改稱先賢秦子

先賢漆雕子 東廡十二

漆雕哆字子斂山東兗州府人唐封武城伯宋加封濮陽侯明改稱先賢漆雕子

先賢顏子 西廡十二

顏高字子驕山東兗州府曲阜縣人唐封琅琊伯宋加封雷澤侯明改稱先賢顏子

先賢漆雕子 東廡十三

漆雕徒父字子有山東兗州府人唐封須句伯宋加封高苑侯明改稱先賢漆雕子

先賢壤子 西廡十三

壤駟赤字子徒陝西西安府人唐封北徵伯宋加封上邽侯明改稱先賢壤子

先賢商子 東廡十四

商澤字子秀山東兗州府人唐封睢陽伯宋加封鄒平侯明改稱先賢商子

先賢石子 西廡十四

石作蜀字子明陝西鞏昌府人唐封郈邑伯宋加封成紀侯明改稱先賢石子

先賢任子 東廡十五

任不齊字子選湖廣荊州府人唐封任城伯宋加封當陽侯明改稱先賢任子

先賢公夏子 西廡十五

公夏首字子乘山東兗州府人唐封元父伯宋加封鉅平侯明改稱先賢公夏子

先賢公子 東廡十六

公良孺字子正河南開封府陳州人賢而有勇孔子周行常以家車五乘從唐封東牟伯宋加封膠東侯明改稱先賢公子

先賢后子 西廡十六

后處字子里山東青州府人唐封營丘伯宋加封牟平侯明改稱先賢后子

先賢奚子 東廡十七

奚容蒧字子晳山東兗州府人唐封下邳伯宋加封濟陽侯明改稱先賢奚子

先賢公子 西廡十七

公肩定字子中山東兗州府人唐封新田伯宋加封梁父侯明改稱先賢公子

先賢顏子 東廡十八

顏祖字子襄山東兗州府曲阜縣人唐封臨邑伯宋加封富陽侯明改稱先賢顏子

先賢鄡子 西廡十八

鄡單字子家山東東昌府聊城縣人唐封銅鞮伯宋加封聊城侯明改稱先賢鄡子

先賢句子 東廡十九

句井疆字子疆河南衛輝府人唐封洪陽伯宋加封滏陽侯明改稱先賢句子

先賢罕父子 西廡十九

罕父黑字子索山東兗州府人唐封乘丘伯宋加封祁鄉侯明改稱先賢罕父子

先賢桼子 東廡二十

桼商字子丕山東兗州府人唐封上洛伯宋加封鄄城侯明改
稱先賢桼子

先賢榮子 西廡二十

榮旂字子祺山東兗州府人唐封雩婁伯宋加封厭次侯明改
稱先賢榮子

先賢公祖子 東廡二十一

公祖句茲字子之山東兗州府人唐封臨淄伯宋加封南華侯
明改稱先賢公祖子

先賢左子 西廡二十一

左人郢字子行山東兗州府人唐封朔恩伯宋加封即墨侯明
改稱先賢左子 按通志畧左人以官爲姓也如封人雍人之類今稱左子似誤

先賢縣子 東廡二十二

縣成字子祺山東兗州府人唐封鉅野伯宋加封武城侯明改
稱先賢縣子

先賢鄭子 西廡二十二

鄭國字子徒（聖里志作薛邦）山東兗州府人唐封滎陽伯宋加封朐山
侯明改稱先賢鄭子

先賢燕子 東廡二十三

燕伋字子思山東兗州府人一作秦人唐封漁陽伯宋加封汧
源侯明改稱先賢燕子

先賢原子 西廡二十三

原亢字子籍山東兗州府人唐封萊蕪伯宋加封樂平侯明改
稱先賢原子

先賢顏子 東廡二十四

顏之僕字子叔山東兗州府曲阜縣人唐封莒父伯宋加封胙
城侯明改稱先賢顏子

先賢廉子 西廡二十四

廉潔字子曹河南衛輝府人唐封東武伯宋加封宛句侯明改
稱先賢廉子

先賢樂子 東廡二十五

樂欬字子聲山東兗州府人唐封昌平伯宋加封建城侯明改
稱先賢樂子

先賢叔仲子 西廡二十五

叔仲會字子期山東兗州府人與孔璇年相比二孺子俱執筆
記事迭侍於夫子唐封瑕丘伯宋封博平侯明稱先賢叔仲子

先賢邽子 東廡二十六

邽巽字子斂山東兗州府人唐封平陸伯宋加封高唐侯明改稱先賢邽子

先賢狄子 西廡二十六

狄黑字晳之河南衛輝府人唐封臨濟伯宋加封林慮侯明改稱先賢狄子

先賢公西子 東廡二十七

公西輿如字子上山東兗州府人唐封重丘伯宋加封臨朐侯明改稱先賢公西子

先賢孔子 西廡二十七

孔忠字子蔑孔子兄孟皮之子唐封汶陽伯宋加封鄆城侯明改稱先賢孔子

先賢公西子 東廡二十八

公西蔵字子尚山東兗州府人唐封祝阿伯宋加封徐城侯明改稱先賢公西子

先賢施子 西廡二十八

施之常字子常山東兗州府人唐封乘氏伯宋加封臨濮侯明改稱先賢施子

先賢陳子 東廡二十九

陳亢字子禽河南開封府陳州人唐封潁伯宋加封南頓侯明改稱先賢陳子

先賢秦子 西廡二十九

秦非字子之山東兗州府人唐封汧陽伯宋加封華亭侯明改稱先賢秦子

先賢琴子 東廡三十

琴張字子開河南衛輝府人唐封南陵伯宋加封頓丘侯明改稱先賢琴子

先賢申子 西廡三十

申棖字子周山東兗州府人家語作申續史紀作申黨其實一也唐宋俱並封明嘉靖以重名去黨存棖稱先賢申子

先賢步子 東廡三十一

步叔乘字子車山東青州府人唐封淳于伯宋加封博昌侯明改稱先賢步子

先賢顏子 西廡三十一

顏噲字子聲山東兗州府曲阜縣人唐封朱虛伯宋加封濟陰侯明改稱先賢顏子

按孔子立三學堂以訓九國之人於九國之中教化三千弟子與七十二士也其三學堂一曰西河一曰洙泗一曰鄒邑其九國吳衛蔡宋齊魯晉鄭陳是也一云三堂俱在魯國一云西河堂在河東

歷朝先儒列傳

叙曰昔孔子稱伯玉爲夫子夬非及門之士公伯寮愬子路得罪聖門去之是矣左丘明親受業於孔門爲春秋內外傳而不在弟子之列竟居從祀之首今惟遵依明朝嘉靖九年所定位次自左丘明至王守仁十七人從祀東廡公羊高至胡居仁十六人從祀西廡顏無繇至周輔成八人從祀啓聖祠林放至范甯七人改祀於鄉公伯寮至吳澂十五人罷祀俱附末簡以備稽考至明世宗以來學術純粹默契聖眞懿行嘉言有功世教者代不乏人所望

聖主及賢執政論定補祀以光俎豆以慰潛修盎鍾靈毓秀其氣運在天地作興鼓舞其教化在

朝廷而英雄豪傑之士苟能以聖賢自期待行藏窮達固不可必而卓然任斯道之重則法天下傳後世乃人人性分內事也端有賴於後之君子

先儒三十三人

東廡

左丘明　穀梁赤

高堂生　毛萇

杜子春　王通
歐陽修　周敦頤
程顥　張載
楊時　朱熹
陸九淵　蔡沉
許衡　陳獻章
王守仁

西廡

公羊高　伏勝

孔安國　董仲舒
后蒼　韓愈
胡瑗　程頤
邵雍　司馬光
胡安國　呂祖謙
張栻　眞德秀
薛瑄　胡居仁

先儒左子 春秋

左丘明山東兗州府汶上縣人楚左史倚相之後春秋者魯史記之名也周室既衰載籍殘缺仲尼思存前聖之業以魯周公之國禮文備物史官有法故與丘明觀其史記而修之皆口授弟子弟子退而異說丘明恐失其眞乃爲之傳丘明授魯申申授吳起七傳至漢賈誼誼爲左氏傳訓又數傳而至劉歆歆白哀帝左氏春秋始得立於學官唐太宗貞觀二十一年從祀宋眞宗祥符元年封瑕丘伯徽宗政和元年改封中都伯明世宗嘉靖九年改稱先儒左子

先儒公羊子 周末

公羊高山東青州府臨淄縣人受春秋於卜子夏高傳其子平五傳至董仲舒及胡毋子都子都四傳至嚴彭祖及顏安樂故後漢公羊有嚴氏顏氏之學仲舒以公羊顯於朝三傳至何休休作解詁其學遂大行唐太宗從祀宋眞宗封臨淄伯明世宗改稱先儒公羊子

先儒穀梁子 周末

穀梁赤山東兗州府人孔子以春秋之説口授子夏子夏授穀梁穀梁作傳以授孫卿及魯申公傳至江公其後寖微漢宣帝即位聞衛太子好穀梁春秋以問丞相韋賢少府夏侯勝皆言穀梁本魯學由是穀梁之學大盛有尹何申章房氏之學唐貞觀從祀宋政和封睢陽伯明嘉靖改稱先儒穀梁子

先儒伏子 秦

伏勝字子賤山東濟南府鄒平縣人能言書秦始皇焚書時伏生爲博士獨壁藏之漢定天下求其書亾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教於齊魯之間文帝時求能治尚書者聞伏生欲召之時年九十餘老不能行於是使鼂錯往受之伏生老言不可曉使其女傳言教錯齊語與潁川異不知者一二以意屬讀而已今文尚書是也伏生作尚書傳四十篇授同郡張生以授千乘歐陽生又別傳夏侯勝勝傳從子建故書有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相傳不絶唐貞觀從祀宋祥符封乘氏伯明嘉靖改稱先儒伏子

先儒高堂子 漢

高堂生山東兗州府人齊公族也食采於高堂因氏焉傳儀禮漢興生爲博士傳士禮十七篇至武帝時又有禮古經出於魯河間獻王得而獻之合五十六篇並威儀之事生三傳至后蒼戴德戴聖慶普皆其弟子立於學官故儒林傳云漢興傳禮者十三家惟高堂生五傳得戴德戴聖而禮大明唐太宗從祀宋眞宗封萊蕪伯明世宗改稱先儒高堂子

先儒孔子 漢

孔安國字子國先聖十一世孫也少學詩於申公受尚書於伏生爲諫議大夫遷博士武帝時魯共王於孔子舊宅壁中得古文虞夏商周之書及論語孝經皆科斗文字悉以書還孔氏安國乃考論古今文字撰衆師之義凡五十九篇上送官承詔作傳引據其篇從漢馬融作傳鄭玄爲註然非孔舊本東晉豫章內史梅賾得安國之傳奏之又闕舜典齊建武中吳姚方興得其書奏上比馬鄭所註多二十八字於是始列於學官又集錄家語還臨淮太守卒唐從祀宋封曲阜伯明稱先儒孔子

先儒毛子 漢

毛萇北直河間府人善說詩漢初有魯齊韓三家並立子夏作詩序授申公六傳授毛亨爲詩訓詁河間獻王上之朝時毛萇受亨詩爲博士每說詩獻王悅之取詩傳加毛字以別齊魯韓三詩故世謂亨爲大毛公萇爲小毛公所著有毛詩故訓二十卷詩傳十卷平帝時立於學官先儒相承謂之毛詩鄭衆賈逵馬融並作毛詩傳鄭玄作毛詩箋至今獨立唐從祀宋封樂壽伯明稱先儒毛子

先儒董子 漢

董仲舒北直河間府景州人廣川鎮其故里也少治春秋景帝時爲博士下帷講讀三年不窺園圃進退行止非禮不行學士皆遵師之武帝卽位舉賢良文學之士前後百數而仲舒以賢良對策爲江都王相復相膠西兩相驕主皆以禮匡正凡所著述皆推明孔子抑出百家立學校之官州郡舉茂才孝廉皆自仲舒發之年老以壽終於家子孫皆以學顯仲舒所著皆明經術之意而說春秋事玉杯繁露之屬數十篇傳於世元文宗至順二年從祀明洪武二十九年封江都伯嘉靖改稱先儒董子

先儒杜子 漢

杜子春河南府偃師縣人通周官盎周官是周公所制秦始皇深惡之禁絕不傳漢時有李氏得之上於河間獻王闕冬官一篇購以千金不得遂取考工記補成六篇奏之成帝時黃門郎劉歆表而出之周禮始得列序著于錄畧子春受業劉歆因以教授鄉里明帝永平初年巳九十猶能諷識時鄭衆賈逵往受其業爲著周禮解馬融作周官傳授鄭玄玄作周官註皆祖子春焉唐從祀宋封緱氏伯明稱先儒杜子

先儒后子 漢

后蒼字近君山東兗州府郯城縣人從孟卿受禮最明其業在曲臺校書因說禮數萬言號曰后氏曲臺記西漢世后氏二戴禮並立學官劉向考校經籍合二百四十篇戴德刪其繁重爲八十五篇謂之大戴記戴聖又刪爲四十六篇謂之小戴記馬融傳小戴之學又足月令明堂位樂記合四十九篇陳玄爲之註今戴記與周官並傳蒼啓之也蒼又有詩傳三十九卷宣帝朝爲博士官至少府明嘉靖九年考求古禮以蒼爲禮之宗詔令從祀稱先儒后子

先儒王子 隋

王通字仲淹山西平陽府河津縣人世以儒顯自幼篤學慨然有濟蒼生之志嘗受書於李育學詩於夏琠問禮於關子明正樂於霍汲考易於族父仲華不解衣者六年乃續詩書正禮樂修元經贊易道九年而六經大就隋文帝仁壽三年西遊長安見帝奏太平十二策帝大悅下其議於公卿公卿不悅仲淹知謀之不用也作東徵之歌而歸累徵不起僕射楊素甚重之勸之仕仲淹曰通有先人之敝廬足以庇風雨薄田足以具饘粥讀書談道足以自樂願明公正身以治天下使時和年豐通也

受賜多矣不願仕也煬帝大業末卒于家謚曰文中子所著有元經詩易禮論樂論續書等號曰王氏六經明世宗嘉靖九年從祀稱先儒王子

先儒韓子 唐

韓愈字退之河南懷慶府修武縣人生三歲而孤隨兄會貶官嶺表會卒嫂鄭氏鞠育之年七歲讀書日記數千言比長盡通六經百家之學舉進士遷御史唐德宗時極論宮事忤貶陽山令有愛及民生子多以其姓字之左遷博士作進學解以自諭歷官刑部侍郎憲宗迎佛骨入禁中王公士人奔走膜唄至灼體委膚退之上表極諫帝大怒持示宰相將抵以死裴度崔羣爲言愈雖狂發于忠悃宜寬容以開言路乃貶潮州刺史至潮問民疾苦皆曰惡溪有鱷魚食民畜産且盡民是以窮乃爲文

祝之是夕暴風震電起溪中數日水盡涸西徙六十里自是潮無鱷魚之患改袁州袁人之男女没入爲隷退之至悉贖之召拜國子祭酒轉吏部侍郎卒年五十七謚曰文有原道原性師說等篇皆與衍宏深與孟子相表裏以佐佑六經宋神宗元豐七年從祀封昌黎伯明嘉靖九年改稱先儒韓子

先儒歐陽子　宋

歐陽修字永叔江西吉安府廬陵縣人四歲而孤母鄭守節自誓親誨之學家貧至以荻畫地學書幼敏悟過人長得韓愈遺稿於廢書簏中讀而心慕焉苦志探賾至忘寢食舉進士擢第補西京推官始從尹洙游爲古文議論當世事與梅堯臣游爲歌詩相唱和遂以文章名冠天下入爲館閣校勘仁宗慶曆三年知諫院著朋黨論帝獨取其敢言顧侍臣曰如歐陽修者何處得來是時杜衍富弼韓琦范仲淹皆在位增諫官用天下名士永叔首在選中論事切直韓范相繼罷去修上疏極諫出知滁州遷翰林學士俾修唐書奉使契丹嘉祐二年知貢舉六年參知政事盡心匡弼與韓琦策立英宗與曾公亮考天下兵數地理遠近更爲圖籍神宗熙寧四年以太子少師致仕卒年六十有六謚文忠自漢之文涉晉魏而獘至唐韓愈振起之唐之文涉五季而獘至宋歐陽修又振起之挽百川之頹波息千古之邪說羽翼大道扶持人心此兩人之力也明世宗嘉靖九年從祀稱先儒歐陽子

先儒胡子　宋

胡瑗字翼之江南揚州府泰州如皐縣人甫七歲善屬文年十三通五經以聖賢自期待鄰父見而異之與其父言曰後當爲國家偉器貧甚無以自給往泰山與孫明復石守道三人同讀書十年不歸省得家書見面上平安二字悅而置之弗視恐有所牽也范仲淹薦於朝以布衣對崇政殿除湖州教授倡明道學一新故習創名齋署曰經義者所以經乎仁義禮樂彝倫之義明其體也曰治事者所以治乎水利兵農算數之事適其用也科條備具以身先之宋仁宗皇祐五年召至京師爲國子監直講留主太學事上賜緋衣銀魚袋士出其門者凡數千禮部歲所得士翼之弟子十常居四五自河汾以後能立師道成就人材者必以翼之爲稱首門人稱爲安定先生年六十有七卒於杭州謚文昭明世宗嘉靖九年從祀稱先儒胡子

先儒周子 宋

周敦頤字茂叔湖廣永州府道州人世居營道濂溪之上幼孤依舅氏龍圖學士鄭珦以茂叔有遠器愛之如子仁宗景祐三年奏補試將作監主簿康定初授洪州分寧縣主簿縣有獄久不決者茂叔至一訊立辯遷知南昌縣南昌人曰是能辯分寧獄者吾屬得所訴矣治平初攝邵州事新學校以教人神宗時呂公著薦爲廣南東路提點刑獄不憚出入之勞瘴毒之侵雖荒崖絕島亦必緩視徐按務以洗冤澤物爲己任竟以此得疾懇請郡知南康軍因家廬山蓮花峰下築室其上名濂溪書堂

示不忘父母之邦之意學者宗之號爲濂溪先生嘗著太極圖明天人之根源究萬物之始終又著通書四十篇發明太極之蘊爲南安司理時通判程珦使二子顥頤往受業焉茂叔每令尋孔顏樂處說者謂其得孔孟之本源大有功於學者卒年五十有七宋寧宗賜謚曰元理宗淳祐元年封汝南伯從祀元文宗至順二年加封道國公明景泰元年以裔孫周冕爲翰林院五經博士世襲嘉靖間改稱先儒周子崇禎間進稱先賢位次漢唐諸儒之上

先儒程子 宋

程顥字伯淳河南府洛陽縣人十歲能爲詩賦舉進士調鄠縣主簿縣南山僧舍有石佛歲傳其首放光遠近聚觀晝夜雜處爲政者畏其神莫敢禁伯淳至詰其僧曰聞石佛歲現光有諸曰然戒曰俟復現必先白吾職事不能往當取其首就觀之自是不復有光矣調上元主簿有善政移晉城令專尚德化百姓愛之去之日如失父母哭聲振野神宗時呂公著爲授御史裏行神宗素知其名數召見進說甚多問所以爲御史對曰使臣拾遺補闕俾贊朝廷則可使臣掇拾羣下短長以

沽直名則不能神宗歎賞以爲得御史體與執政王安石論新法不合去職後知扶溝縣凡居官坐處皆書視民如傷四字曰顥常愧此四字哲宗立召爲宗正寺丞命至未及行而卒年五十四士大夫識與不識哀傷焉文彥博題其墓曰明道先生伯淳十五六時聞周茂叔論道遂厭科舉之業慨然有求道之志未知其要泛濫于諸家出入於老釋者幾十年返求之六經而後得之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知盡性至命必本於孝悌窮神知化由通於禮樂辯異端似是之非開百代未明之惑秦漢而下未有臻斯理也謂孟子沒而聖學不傳以興起斯文爲己任辯

異端闢邪說使聖人之道煥然復明於世葢自孟子之後一人而已宋寧宗賜謚曰純理宗封河南伯從祀元文宗加封豫國公明嘉靖改稱先儒程子崇禎間進稱先賢位漢唐上

先儒程子 宋

程頤字正叔河南洛陽縣人明道之弟幼有高識非禮不動宋仁宗皇祐二年年十八上書闕下勸仁宗黜世俗之論以王道爲心且乞召對面陳所學不報游太學見胡瑗問諸生以顏子所好何學爲論題瑗得正叔文大驚異之即延見處以學職呂希哲首以師禮事焉舉進士嘉祐四年廷試報罷遂不復試英

宗仁宗朝大臣屢薦皆不起哲宗嗣位司馬光呂公著共疏其行義曰伏見河南處士程頤力學好古安貧守節言必忠信動遵禮法年踰五十不求仕進眞儒者之高蹈聖世之逸民望擢以不次使士類有所矜式詔授南京國子監教授力辭哲宗元祐元年應召至京除祕書省校書郎正叔辭曰祖宗時布衣被召自有故事今臣未得入見未敢祗命於是召對擢崇政殿說書在經筵每進講日必宿齋豫戒潛思存誠冀以感動上意後宗崇寧五年致仕時易傳成書已久學者莫得傳授其後寢疾始以授門人尹淳張繹大觀元年卒于家年七十五世稱爲伊川先生正叔於書無所不讀其學一本於誠以大學語孟中庸爲指標而達於六經動止語默一以聖人爲師張載稱其兄弟得孔孟不傳之學以爲諸儒倡平生誨人不倦故學者出其門最多淵源所漸皆爲名士如劉絢尹焞謝良佐游酢呂大臨張繹楊時尤著宋寧宗賜謚曰正理宗封伊陽伯元文宗加封洛國公明武宗景泰六年詔以程明道伊川有功儒教查取嫡長子孫各一人起送來京取伊川十七世孫程克仁欽授翰林院五經博士世襲世宗改稱先儒程子崇禎間進稱先賢位漢唐諸儒之上

先儒邵子 宋

邵雍字堯夫順天府涿州人系出召公隨父徙河南少時自雄其才慷慨欲樹功名於書無所不讀始爲學即堅苦刻厲寒不爐暑不扇夜不就席者數年已而嘆曰昔人尚友千古而吾獨未及四方於是踰河汾涉淮漢周流齊魯宋鄭之墟北海李之才攝共城令聞堯夫好學嘗造其廬授以河圖洛書宓義八卦六十四卦圖堯夫探賾索隱妙悟神契洞徹蘊奧汪洋浩博多所自得者初至洛蓬蓽環堵不庇風雨富弼司馬光呂公著退居洛中雅敬堯夫恒相從游爲市園宅名其居曰安樂窩因自

號安樂先生出則乘小車一人挽之惟意所適士大夫家識其車音爭相迎候童孺厮隷皆懽然相謂曰吾家先生至也富弼入相詔舉遺逸以堯夫應不起呂誨等薦除潁川團練推官受命引疾堯夫德器粹然望之知其賢有就問學則答之未嘗強以語人人無貴賤少長一接以誠故賢者悅其德不賢者服其化初行新法天下騷然門生故舊仕宦四方者皆欲投劾而去堯夫曰正賢者所當盡力之時能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投劾而去何益程顥初侍其父識堯夫退而嘆曰內聖外王之學也又曰堯夫知慮絕人遇事能前知程頤曰其心虛明自能知

之又曰堯夫詩雪月風花未品題他把這些事便與堯舜三代一般此等語自孟子後無人曾敢如此道卒年六十有七所著書曰皇極經世觀物內外篇漁樵問答擊壤集哲宗賜諡康節度宗封新安伯從祀明世宗改稱先儒邵子崇禎間進稱先賢位漢唐上

先儒張子　宋

張載字子厚陝西鳳翔府郿縣人少喜談兵至欲結客取洮西之地年二十以書謁范仲淹一見知其遠器乃警之曰儒者自有名教可樂何事于兵因勸其讀中庸一夕與二程語道學之要渙然自信曰吾道自足何事旁求於是盡棄異學而學焉嘉祐二年登進士第爲雲巖縣令政事以敦本善俗爲先呂公著言其有古學神宗召問治道對曰爲政不法三代者終苟道也帝悅以爲崇文院校書與王安石語不合遂移疾不出居橫渠故里終日危坐左右簡編俯讀仰思或終夜起坐取燭以書與

人言學隨其資而誘之每有意三代之治呂大防薦之乞召還原職乃詔知太常禮院與禮官議禮不合復以疾歸行次臨潼而卒初子厚感異夢忽以所著正蒙屬示門人又作東西銘其室游酢讀之曰此中庸之理也又謂春秋之書聖人所自作惟孟子爲能知之非理明義精殆未可學世稱橫渠先生寧宗賜諡曰明理宗封郿伯從祀明嘉靖改稱先儒張子崇禎間進稱先賢位漢唐上

先儒司馬子 宋

司馬光字君實山西平陽府夏縣人父池幼孤家貲數萬悉推諸父而自力讀書舉進士第知光山縣遷鳳翔府召知諫院懇辭仁宗曰人皆嗜進池獨嗜退光其次子也君實七歲聞講左氏春秋愛之退爲家人講卽了其大旨自是手不釋書至不知饑渴寒暑中進士甲科求簽蘇州判官事以便親時池在杭故也丁內外艱毀瘠如禮服除簽書武城軍累官端明殿學士上疏極言青苗助役法不便退居洛陽十五年哲宗立召拜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免朝覲許肩輿三日一入光不敢當令子康扶

入對遂罷青苗復常平糴糶法兩宮虛已以聽遼夏使至必問光起居勑其邊吏曰中國相司馬矣毋輕生事開邊隙光自見言行計從欲以身徇社稷躬親庶務不舍晝夜賓客見其體羸舉食少事煩爲戒光曰死生命也爲之益力病革不復事覺諄諄如夢中語皆朝廷大事也故人謂元祐相業有旋乾轉坤之功年六十有八卒於西府太皇太后聞之慟與帝親臨其喪封溫國公嘗自言吾無過人者但平生所爲未嘗有不可對人言者耳博學無所不通所著資治通鑑曆年圖通論等數十種度宗咸淳三年從祀明世宗改稱先儒司馬子

先儒楊子 宋

楊時字中立福建延平府將樂縣人幼穎異能屬文稍長潛心經史宋神宗朝登進士第時河南程顥與弟頤講孔孟絕學於熙豐之際河洛之士翕然從之中立調官不赴以師禮見顥於潁昌相得甚歡其歸也顥送之曰吾道南矣顥卒又見程頤於洛時蓋年四十矣一日見頤頤偶瞑坐時與游酢侍立不去頤既覺則門外雪深一尺矣杜門不仕者十年久之歷知餘杭蕭山瀏陽三縣皆有惠政薦爲荊州教授德望日重四方之士不遠千里從之游號曰龜山先生徽宗召爲秘書郎欽宗除諫議

大夫遷國子祭酒高宗卽位除工部侍郎致仕優游林泉以著書講學爲事所著有三經義辨推本孟子性善之說發明大學中庸之道浮沉州縣四十有七年晚年居諫省九十日凡所論列皆切於世道而其大者則闢王氏排和議論三鎮不可棄云卒年八十三諡文靖明孝宗弘治九年封將樂伯從祀世宗嘉靖九年改稱先儒楊子

先儒胡子

胡安國字康侯福建建寧府崇安縣人入太學以程頤之友朱長文及靳裁之爲師裁之與論經史大義深奇重之宋哲宗紹聖四年中進士第初廷試考官定其策第一宰職以無詆元祐語置後時發策大要欲復熙寧元豐之際安國推明大學以漸復三代爲對哲宗命再讀之注聽稱善者數四親擢爲第三授太學博士欽宗靖康元年除太常少卿起居舍人皆辭足不躡權貴之門初王安石廢春秋不列學官安國謂先聖筆削之書乃使人主不得聞講說學士不得相傳習亂倫滅理罔勿由此

於是潛心刻意游泳沉酣者三十年及得伊川所作傳其間精義數條若合符節益以自信年六十一而書始就凡三十卷高宗謂深得聖人之旨進寶文閣直學士卒謚文定非常格也安國傳道伊洛志在春秋著書立言格君垂後所以明天理正人心扶三綱叙九法者深切著明體用該貫而其正色危言據經論事剛大正直之氣無愧古人謝良佐稱其如大冬嚴雪百草萎死而松柏挺秀者也文集十五卷資治通鑑舉要補遺一百卷春秋傳列於學官明英宗正統元年從祀成化二年封建寧伯嘉靖九年改稱先儒胡子

先儒朱子　宋

朱熹字元晦江南徽州府婺源縣人世居紫陽山下父松以不附和議去國仕閩尤溪縣尉朱建炎四年庚戌九月生熹於官舍幼穎悟莊重嘗從群兒戲沙上獨端坐以指畫沙視之八卦也父受以孝經一閱封之題其上曰不若是也非人年十四父歿從父遺言受業於劉勉之勉之誨之如子以女妻之十八歲貢於鄉明年中進士第主玉泉同安簿建高士軒經史閣蓄古今載籍選邑秀民充弟子員講聖賢修己治人之道年二十四受業於李延平不遠數百里徒步往從之晚年徙建陽縣築室

於三桂里名曰竹林精舍登第後五十年間歷事四朝仕於外者僅九考立於朝四十日道之難行也如此然紹道統立人極爲萬世宗師則不以用舍爲加損也謂聖賢道統之傳散在方冊聖經之旨不明則道統之傳始晦於是竭其精以研窮聖賢之經訓於大學中庸則補其缺遺別其次第綱領條目燦然復明於論語孟子則深原當時問答之意使讀而味之者如親見聖賢而面命之於易於詩則求其本義攻其末失深得古人遺意於數千載之上於書則疑今人之難澀反不若古人之平易於春秋則疑聖心之正大決不類傳註之穿鑿於禮則病王安

石廢罷儀禮而傳記獨存於樂則僩後世律尺既亾而清濁無據若歷代史紀繩以春秋紀事之法綱舉而不煩目張而不紊國家之理亂君臣之得失如指諸掌周程張邵之書所以繼孔孟之傳歷時未久微言大義鬱而不張俱爲之裒集發明而後得以盛行於世太極先天二圖精微廣博不可涯涘爲之解晰條劃而後天地本源聖賢蘊奧不至泯㓕所著書有易本義起蒙蓍卦考誤詩集傳大學中庸章句或問論語孟子集註太極圖通書西銘解楚辭集註辯正韓文考異所編次有論孟集義孟子指要中庸輯畧孝經刊誤小學書通鑑綱目宋名臣言行

錄家禮近思錄河東程氏遺書伊洛淵源錄皆行于世寧宗慶元六年庚申三月卒年七十有一塟於建陽縣唐石里之大林谷先生歿朝廷以其大學中庸語孟訓說立於學官平生爲文凡一百卷生徒問答凡八十卷別錄十卷門人最著者黃榦李燔蔡沉李方子輔廣宋寧宗嘉定中詔謚曰文理宗紹定三年封徽國公從祀明景泰六年奉旨朱文公有功世道以建安縣九世孫朱梴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嘉靖元年詔以朱子守婺源縣祠十一世孫朱墅蔭錄翰林院五經博士以奉祭祀九年崇正孔廟祀典改稱先儒朱子崇禎間進稱先賢位漢唐之上

先儒呂子　宋

呂祖謙字伯恭先世山東萊州人祖好問隨高宗南渡始居婺州學本家庭有中原文獻之傳長從林之奇汪應辰胡憲游與張栻朱熹友講索益精初蔭補後舉進士復中博學宏詞科歷官博士召試館職嘗讀陸九淵文喜之而未識其人考試禮部得一卷曰此必江西小陸之文也揭示果九淵人服其精鑒累官著作郎兼國史院編修以疾歸卒年四十五謚曰成祖謙學以關洛爲宗而旁稽載籍不見涯涘心平和氣不立崖異一時英偉卓犖之士皆歸心焉一日誦孔子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忽

覺平時忿懥渙然氷釋朱熹嘗言學如伯恭方是能變化氣質其所講畫將以開物成務既臥病而任重道遠之意不衰居家之政皆可爲後世法有考定古易書說左傳博議閫範官箴等書行於世理宗景定二年封開封伯從祀明嘉靖改稱先儒呂子

先儒陸子 宋

陸九淵字子靜江西金谿縣人生四歲問其父曰天地何所窮際父笑而不答遂深思至忘寢食他日讀書至宇宙解者曰上下四方曰宇往古來今曰宙忽大省曰宇宙內事乃己分內事己分內事乃宇宙內事登進士第在臨安士爭從之游言論感發聞而興起者甚衆調靖安縣主簿呂伯恭約子靜與季兄子壽會朱元晦於信之鵞湖寺論及教人又與王伯順論儒釋書曰儒者雖云無聲無臭無方無體皆主經世釋氏雖盡未來際普度之皆主于出世除國子正教諸生無異在家遷將作監丞主管台州崇道觀還鄉學者輻輳每開講席戶外屨滿學者稱爲象山先生或勸子靜著書曰六經著我我著六經又曰學苟知道六經皆我註腳光宗即位差知荊門軍逾年政行令修民俗爲變諸司交薦丞相周必大以爲躬行之效一日告僚友曰某將告終會禱雪明日雪沐浴更衣端坐而卒謚文安詩文語錄傳於世明世宗嘉靖九年從祀稱先儒陸子

先儒張子 宋

張栻字敬夫四川成都府人父浚累官右僕射封魏公敬夫穎悟夙成以古聖賢自期自幼所學莫非仁義忠孝之實長師五峯胡宏五峯一見即以孔門論仁親切之旨告之敬夫退而思若有得焉五峯稱之曰聖門有人矣敬夫益自奮厲作希顏錄以蔭補承務郎忠獻出督奏敬夫充機宜以軍事入見上異之除直祕閣改修撰病且死猶手疏勸上親君子遠小人信任防一己之偏好惡公天下之理天下傳誦之卒年四十八孝宗嗟嘆不已朱元晦與黃榦書曰吾道孤矣栻爲人坦蕩明白表裏洞然詣理既精信道又篤其樂於聞道而勇於徙義則又奮厲明決無毫髮滯吝意故其德日新業日廣所著論語孟子太極圖說洙泗言仁等書學者稱爲南軒先生謚曰宣理宗景定二年從祀封華陽伯嘉靖改稱先儒張子

先儒蔡子 宋

蔡沉字仲默號建陽縣人西山元定之子也少從朱元晦遊元晦晚欲著書傳未及爲遂以屬仲默洪範之數學者久失其傳西山獨心得之然未及論著曰成吾書者沉也仲默受父師之托沉潛反覆者數十年然後成書傳及洪範皇極内篇往往有先儒所未及者慶元三年從西山謫道州跋涉數千里道楚粵窮僻處父子相對嘗以禮義自怡悦西山没徒步護喪以歸有遺之金而義不可受者輒謝郤之曰吾不忍累先人也年僅三十屏去舉子業一以聖賢爲師隱居九峯當世名卿物色相

薦用之仲默不屑就李士英曰仲默平居仰觀俯察默坐終晷瞭然有見於天地之心萬物之情反求諸躬衆理具備信前聖之言不予欺也卒年六十有四世稱九峯先生明英宗正統元年從祀謚文正憲宗成化三年封崇安伯世宗嘉靖九年改稱先儒蔡子

先儒眞子 宋

眞德秀字景元號建浦城縣人四歲受書過目成誦十五而孤同郡楊圭見而異之使歸其諸子學遂妻以女登進士第又中博學宏詞科歴知大郡惠政畢舉進徽猷閣知泉州迎者塞路溪村百歲老人亦扶杖而出城中歡聲動地召爲戶部尚書入見上迎謂曰卿去國十年每切思賢乃以大學衍義復陳祈天永命之說勉之以敬上欣然嘉納改翰林學士知貢舉已得疾拜參知政事疾亟冠帶起坐乞謝事尋卒上震悼輟朝謚文忠世稱西山先生德秀之學以朱文公爲宗慨然以斯文自任黨

禁既開而正學遂明於天下後世多其力也所著有西山甲乙稿端平廟議文章正宗等書明正統從祀成化封浦城伯嘉靖改稱先儒眞子

先儒許子 宋

許衡字仲平河南河內縣人幼有異質七歲入學授章句問日讀書何爲師日取科第耳日如斯而已乎師大奇之聞姚樞以道學自任乃詣蘇門見之樞授以易傳四書集註及小學書衡讀之遂默契於中手寫而還日吾今乃知爲學之序也移家蘇門山依姚樞以便講習樞被徵仲平獨處蘇門始有任道之意世祖出王秦中召衡爲京兆提學秦人大化之及卽位召至京師還國子祭酒設教懇欵必使通曉諸生尊師敬業皆能自立爲世用矣卒年七十有二語其子曰我平生虛名所累竟不能辭官歿後愼勿請謚弗立碑但書許某之墓使子孫識其處足矣羅整庵日衡始終尊信朱子其學行皆平正篤實遭逢世祖使儒者之道不廢可謂有功於斯文矣追謚文正武宗至大二年封魏國公皇慶二年詔從祀明嘉靖改稱先儒許子

先儒薛子 明

薛瑄字德溫山西河津縣人年十二能賦詩旣壯讀周程張朱諸書嘆日此道學正脈也遂焚所作詩賦專心性理之學至忘寢食永樂十八年隨父教諭鄢陵就試河南發解明年登進士擢御史正統元年初設提學臣出爲山東僉事每臨諸生親爲講解不事夏楚皆呼之日薛夫子陞大理卿累遷禮部侍郎入內閣尋命主考會試以疾致仕居家八年四方從學日衆每以聖賢爲師惓惓以復性爲教嘗日六經四書性之一字括盡學者讀書窮理須實見得然後體而行之不然無異買櫝還珠也生平出處大節光明峻潔於富貴利達泊如也所著有讀書錄河汾詩集文集世稱敬軒先生卒謚文清弘治九年祀於鄉隆慶五年詔從祀稱先儒薛子

先儒陳子 明

陳獻章字公甫廣東新會縣人身長八尺目光如星右臉有七黑子如北斗狀穎悟絕人讀書一覽輒記年二十歲領正統丁卯鄉薦再上春官不第聞江右吳康齋講伊洛之學往從之遊遂棄其學而學焉遊太學祭酒邢讓試和楊龜山此日不再得詩大驚名動京師復上禮部不第遂歸隱白沙江西藩臬聘主白鹿書院教辭督府藩司交薦召至京師不就試懇辭終養特授翰林院檢討卒年七十有三學者稱白沙先生嘗言吾年二十七始發憤從吳聘君學於古聖賢書無所不講然未知入處

比歸白沙杜門不出專求所以用力之方既無師友指引惟日尋書册至忘寢食如是者累年而卒未有得所謂未得者謂吾此心與此理未有湊泊脗合處也於是舍其繁而求之約惟在靜坐久之然後見吾心體隱然呈露始渙然自信曰作聖之功其在斯乎薛侃曰獻章博而能約不離人倫日用而見鳶飛魚躍之機雖無著述其答人論學之書已啓聖賢之扃鑰萬曆十二年從祀稱先儒陳子

先儒胡子 明

胡居仁字叔心江西餘干縣人幼穎異有大志年十七受春秋爲舉子業知無所得稍厭去之聞吳聘君講學崇仁徒步往從之遊遂以記誦詞章爲不足事慨然以斯道自任絕意仕進充養日邃其學以主忠信爲本以求放心爲要以聖學成始成終在于敬因以敬名齋處家庭如朝堂對妻子若嚴賓端莊凝重履繩蹈矩造次顛沛未嘗少違簞食瓢飲處之泰然四方摳衣及門者衆築室梅溪山中聚徒講學語學則曰爲己語治則曰王道又曰第一怕見得不真第二怕工夫間斷學術之正類如

此嘗言高者入於空虛卑者流于功利二句說盡天下古今之病不知省察操存爲何事安能造道德之域所著有居業錄敬齋集楊廉曰本朝以理學爲倡者薛敬軒讀書錄胡敬齋居業錄粹然一出於正卒年五十一萬曆十二年從祀稱先儒胡子

先儒王子 明

王守仁字伯安浙江餘姚縣人祖母岑夢神人衣緋玉雲中鼓吹送兒授之父華舉進士第一伯安少穎異有逸氣年十七謁婁一齋知聖學宗旨弘治壬子與胡端敏孫忠烈同舉鄉榜已未成進士授刑部主政移疾歸越卽陽明洞闢書屋毅然有志聖學甲子主考山東得人最盛調兵部郎正德元年劉瑾亂政首抗疏乞誅瑾縛杖闕下遂竄謫貴州龍場驛丞居夷力學學益進提學席書聘主貴陽書院陞廬陵知縣瑾誅陞主事歷任僉都御史巡撫南贛汀漳伯安至孟二匪行臺前榜曰求通民情願聞已過請提督軍務便討賊本兵王瓊素奇守仁請上卽與兵符時宸濠變作守仁起兵勤王獲濠獻俘封新建伯嘉靖六年征岑猛平八寨臥病乞致仕行至南安卒世稱陽明先生先生天資絕倫讀書過目成誦少喜俠工詞章好仙釋中年體驗聖學悟從天啓遂屹然以斯道爲已任其學問直求諸心而其教人也以致良知爲主平生著述甚富如傳習錄及文錄盛行於世初訃聞于朝忌者媒詆遂削爵隆慶中復之贈侯謚文成萬曆十二年從祀稱先儒王子

聖門志考畧卷下

海鹽[illegible]纂輯

石門[illegible]定

會稽余 淵參考

歸化張世持

廣川張 衡聘峯氏鑒定

門人 汪岡叟 方應臨 編次

受業朱弘基 壻陸 堂 訂閱

啓聖公祠

按自唐以來以顏曾思孟配享坐堂上而顏子之父顏無繇曾子之父曾點子思之父孔鯉皆坐廡下其失在於崇子而抑父弘治元年吏部尚書王恕請立祠廟祀啓聖王以杞國公無繇萊蕪侯點泗水侯鯉邾國公孟孫氏配享永年伯程珦靖獻公朱松從祀禮官議不合遂已嘉靖九年大學士張璁奏稱子雖齊聖不先父食而三代之學皆所以明人倫也夫孔子之所以爲教與諸弟子之所以爲學者不過明此而已今乃使子坐於上父坐於下豈禮也哉若以爲此乃論傳

道之功則自古及今未有外人倫而言道者縱出於後世之尊崇非諸賢之本意乞下有司於各處廟學別立一祠庶不失以禮尊奉聖賢之意世宗從張璁議詔南京國子監并天下學校各建啓聖公祠中祀叔梁紇題稱啓聖公孔氏之位而以顏無繇曾點孔鯉孟激配程珦朱松蔡元定從祀萬曆十二年又添入周輔成從祀

配享先賢

顏無繇　曾點　孔鯉　孟激

從祀先儒

程珦　朱松　蔡元定　周輔成

改祀先賢

林放　蘧瑗

改祀先儒

鄭玄　鄭衆　盧植　服虔

范甯

罷祀

公伯寮　秦冉　顏何　荀況

戴聖　劉向　揚雄　賈逵

馬融　何休　王肅　王弼

杜預　王安石　吳澂

啓聖公孔氏

叔梁紇嘗爲魯陬邑大夫初娶施氏生九女而無子其妾生孟皮字伯尼有足疾不任祀事於是求婚於顏氏顏氏有三女其幼曰徵在顏父問曰陬大夫父祖爲卿士實先聖之裔今其身長十尺武力絶人吾甚貪之雖年長性嚴不足爲疑三子孰能爲之妻二女莫對徵在進曰從父所制將何問焉父曰卽爾能矣遂以妻之徵在往禱於尼山生孔子三歲而叔梁紇卒二十四歲而顏氏卒合葬於防山宋眞宗祥符元年封紇爲齊國公顏氏魯國太夫人元文宗至順元年加封叔梁紇啓聖王顏氏啓聖王夫人明世宗嘉靖九年改稱啓聖公孔氏

先賢顏氏

顏無繇字路少孔子六歲孔子始教於闕里而受學焉爲魯卿士娶齊姜氏生復聖顏子唐玄宗開元二十七年封杞伯從祀孔廟宋眞宗祥符二年加封曲阜侯元順帝元統三年加封杞國公姜氏杞國夫人明世宗嘉靖九年改稱先賢顏氏退配啓聖祠

先賢曾氏

曾點字子晳少孔子六歲從學於孔子季武子卒大夫往弔點倚其門而歌故孟子曰曾晳孔子之所謂狂者也孔子嘗諮使言志點備童冠春風沂水夫子與之生宗聖曾子唐開元封宿伯從祀孔廟宋祥符加封萊蕪侯明嘉靖改稱先賢曾氏退配啓聖祠

先賢孔氏

孔鯉字伯魚孔子之子也孔子十九歲娶亓官氏二十歲而生鯉是年初仕魯爲委吏適昭公以二鯉魚賜孔子榮君之貺故因以名其子孔子嘗謂伯魚曰鯉乎吾聞可以與人終日不倦者其惟學焉故君子不可以不學其容不可以不飭不飭失禮失禮不立夫遠而有光者飭也近而愈明者學也早聞過庭之訓魯哀公以幣召稱疾不行年五十先孔子而卒生述聖子思子宋徽宗崇寧元年封泗水侯度宗咸淳三年從祀先聖明嘉靖九年改稱先賢孔氏配享啓聖祠

先賢孟孫氏

孟激字公宜娶仉氏生亞聖孟子孟子生三歲而孤母有賢德三遷以教孟子爲卿於齊有憂色孟母見之曰子有憂色何也對曰軻聞君子稱身而就位不貪榮祿今道不行於齊願行而母老是以憂也孟母曰婦人之禮精五飯羃酒漿養舅姑縫衣裳而已故年少則從父母出嫁則從夫夫死則從子禮也今子成人也而我老矣子行乎子義吾行乎吾禮子何憂乎君子謂孟母知婦道元仁宗延祐三年追封孟激邾國公仉氏爲邾國宣獻夫人明嘉靖九年改稱先賢孟氏配享啓聖祠 仉音掌

先儒程氏

程珦字伯溫宋人曾祖太宗朝以輔翊功顯賜第於京師再世葬河南遂爲河南人仁宗錄舊臣後以伯溫爲黃陂尉累遷至大中大夫卒生二程文彥博等表其清節詔賜帛二百官給其葬明世宗嘉靖九年從祀啓聖祠稱先儒程氏

先儒朱氏

朱松字喬年婺源著姓世有偉人登進士第除祕書省正字累遷知饒州請祠家居師羅豫章與李延平爲同門友益自刻厲日誦大學中庸之書用力於致知誠意之地自謂卞急害道因取佩韋之義名其齋文章行義爲學者師疾革時手自爲書以家事屬劉子羽而訣于胡籍溪劉勉之劉屏山顧謂子熹曰此三人吾友也學有淵源吾所敬畏吾死汝往父事之而唯言之聽熹後卽稟學于三君子之門元順宗至正二十一年謚靖獻封齊國公明嘉靖九年從祀啓聖祠稱先儒朱氏

先儒蔡氏

蔡元定字季通沉之父也生而穎悟八歲能詩日記數千言父發博覽羣書號牧堂老人以程氏語錄邵氏經世張氏正蒙授季通曰此孔孟正脈也季通深涵其義既長辯析益精登西山絕頂忍饑啖薺讀書聞朱元晦名往師之元晦叩其學大驚曰此吾老友也不當在弟子列遂與對榻講論諸經奥義每至夜分四方來學者元晦必俾季通質正焉尤袤楊萬里薦於朝召之以疾辭卒葬西山之足平生問學多見元晦集中著有大衍詳說律呂新書洪範解等書明嘉靖從祀啓聖祠稱先儒蔡氏

先儒周氏

周輔成周子敦頤之父也維周之先自帝嚳生后稷至太王邑於周後遂以爲氏漢與封周後於汝南輔成蓋其後也世家營道莫詳其遷徙所自族衆而業儒輔成中眞宗祥符八年蔡齊榜六舉以上特奏名賜進士出身終賀州桂嶺令卒葬通州營樂鄉贈諌議大夫明神宗萬曆二十二年從祀啓聖祠稱先儒周氏

改祀於鄉者七人

春秋林放

林放字子丘山東兖州府人唐玄宗開元二十七年追封淸河伯從祀宋眞宗加封侯明嘉靖以家語史記不在弟子列改祀

春秋蘧瑗

蘧瑗字伯玉河南衛輝府人仕衛爲大夫靈公立嘗與夫人夜坐聞車聲至闕而止過闕復有聲公問夫人曰知此爲誰夫人曰此蘧伯玉也公曰何以知之夫人曰妾聞禮下公門式路馬所以廣敬也夫忠臣與孝子不爲昭昭信節不爲冥冥惰行蘧

伯玉衛之賢大夫也仁而有智敬于事上此其人必不闇昧廢禮是以知之公使人問之果蘧伯玉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六十而化孔子至衛主於其家稱之曰君子唐開元封衛伯從祀宋眞宗加封內黃侯明嘉靖九年以夫子之所嚴事者不當在弟子列改祀

東漢鄭玄

鄭玄字康成山東萊州府高密縣人少好學習孝經論語兼通三正曆九章算術師事京兆第五元通京氏易又從東郡張恭祖受周官禮記左氏春秋韓詩古文尚書以山東無足問者乃

西入關因涿郡盧植事扶風馬融融門徒四百餘人升堂進者五十餘生玄在門下三年不得見乃使高業弟子傳授於玄會融集諸生考論圖緯聞玄善算乃召見於樓上嘗算渾天不合諸弟子莫能解或言玄能者融召玄令算一轉便決衆咸駭服玄因從融質諸疑義及玄業成辭歸融喟然謂門人曰鄭生今去吾道東矣玄既歸家貧客耕東萊學徒相隨已數百千人獻帝在許都徵爲大司農玄不得已從至元城卒所註有禮記註六十三卷周禮四十二卷儀禮十七卷唐貞觀從祀宋眞宗封高密伯明世宗以學未顯著改祀

東漢鄭衆

鄭衆字仲師河南開封府人有功諸經聞杜子春能讀周禮往受業焉自爲周官傳唐貞觀從祀宋眞宗封中牟伯明嘉靖以學未顯著改祀

東漢盧植

盧植字子幹北直涿州人受學於馬融有功諸經唐貞觀從祀宋眞宗封良鄉伯嘉靖以學未顯著改祀

東漢服虔

服虔字子愼河南滎陽縣人註春秋左氏傳前漢書及辭賦碑

誄書記連珠九憤凡十餘篇唐貞觀從祀宋眞宗封滎陽伯明嘉靖以學未顯著改祀

晉范甯

范甯字武子河南鄢陵縣人註春秋穀梁傳唐貞觀從祀宋眞宗封新野伯明嘉靖以學未顯著改祀

罷祀者十五人

春秋公伯寮

公伯寮字子周山東兗州府人唐開元追封任伯從祀宋眞宗封壽張侯明嘉靖以愬子路沮孔子罷祀

春秋秦冉

秦冉字開河南汝寧府人唐開元從祀宋眞宗封新息侯明嘉靖以家語不載疑史記誤書罷祀

春秋顏何

顏何字冉山東兗州府人唐開元封開陽伯從祀宋眞宗加封

堂邑侯明嘉靖以家語不載疑史記誤書罷祀

周末荀況

荀況字卿趙人楚蘭陵令作荀子三十篇宋神宗元豐七年從祀封蘭陵伯明嘉靖以言性惡罷祀

漢揚雄

揚雄字子雲四川成都人作法言宋神宗從祀封成都伯明洪武二十九年以事王莽罷祀

漢戴聖

戴聖字次君梁人傳小戴禮唐貞觀從祀宋眞宗封楚丘伯明嘉靖以贓吏罷祀

漢劉向

劉向字子政漢之宗室作說苑新序唐貞觀從祀宋眞宗封彭城伯明嘉靖以誦神仙方術罷祀

東漢賈逵

賈逵字景伯扶風平陵人受周禮于杜子春有禮解行世又著經傳義詁及論難唐貞觀從祀宋眞宗封岐陽伯明嘉靖以會附圖讖罷祀

東漢馬融

馬融字季長扶風茂陵人註詩易三禮尚書唐貞觀從祀宋眞宗封扶風伯明嘉靖以黨附勢家罷祀

東漢何休

何休字邵公任城樊人註春秋公羊傳唐貞觀從祀宋眞宗封任城伯明嘉靖以註風角等書罷祀

魏王肅

王肅字子雍東海郯人肅善賈馬之學而不好鄭氏采會同異爲尚書詩論語三禮左氏解撰定父朗所作易傳列於學官唐貞觀從祀宋眞宗贈司空明嘉靖以爲司馬師畫策篡位罷祀

魏王弼

王弼字輔嗣山陽人註周易九卷唐貞觀從祀宋真宗封偃師伯明嘉靖以宗旨老莊罷祀

晉杜預

杜預字元凱京兆杜陵人註春秋左氏傳時號杜武庫唐貞觀從祀宋真宗贈司徒明嘉靖以建短喪罷祀

宋王安石

王安石字介甫江西臨川人徽宗崇寧三年配享孔子廟庭政和二年追封安石舒王及子雱臨川伯從祀欽宗靖康元年以

其學術之謬禍國殃民罷安石配享降居從祀之列孝宗淳熙四年去雱畫像理宗淳祐四年黜安石從祀

元吳澄

吳澄字幼清江西崇仁縣人一生惓惓焉羽翼聖經著述甚多有孝經章句易春秋禮記纂言學基學統等集行于世明英宗正統八年追封臨川郡公從祀嘉靖九年以忠宋事元罷祀

復聖廟在曲阜縣孔廟東北三百餘步即陋巷故宅

東廡配享

顏歆 二代　　顏之推 隋黃門侍郎三十四代

顏真卿 唐平原太守四十代　　顏杲卿 唐常山太守四十代

西廡配享

顏儉 三代　　顏見遠 北齊御史中丞三十三代

顏師古 唐崇文館學士三十七代

曾廟配享從祀廟在兗州府嘉祥縣南四十五里南武山之陽

東配

孔伋

西配

孟軻

東廡

陽膚　公明儀　公明高

公明宣　孟儀

西廡

樂正子春　沈猶行　單居離

公孟子高　子襄

述聖書院在鄒縣南門外此書院之始思孟授受之所

配享

孟軻

孟廟配享從祀 廟在鄒縣東門外

東配

樂正克

東廡

公孫丑　浩生不害　陳臻

屋廬子　陳代　公都子

高子　盆成括　子叔疑

韓愈

西廡

萬章　孟仲子　充虞

徐辟　彭更　咸丘蒙

桃應　季孫　孔道輔

姓氏源流

叙曰年表列傳叙述於前聖賢行事旣詳哉言之然不可不推其姓源之所自出也故繼之以姓源譜復以列朝封典備誌於後後先輝映道德之光燦然萬古矣至於世裔流傳有懿業可稱者載在家乘全書槩不敢及恐卷帙繁重且便學者流覽也

孔氏姓源譜

先師孔子黃帝之後也黃帝生玄囂玄囂生蟜極蟜極生帝嚳帝嚳生契唐堯之臣佐禹治水有功始封於商賜姓子是爲子姓之祖契生昭明昭明生相土相土生昌若昌若生曹圉曹圉生冥冥生振振生微微生報丁報丁生報乙報乙生報丙報丙生主壬主壬生主癸主癸生天乙是爲成湯革夏而有天下天乙生太丁太丁生太甲太甲生太庚太庚生太戊太戊生河亶甲河亶甲生小乙小乙生武丁武丁生祖甲祖甲生庚丁庚丁生武乙武乙生太丁太丁生帝乙當周武王克商時封帝乙之

子微子啓固於宋以奉湯祀啓卒傳弟思衍號曰微仲微仲生宋公稽宋公稽生丁公申丁公申生湣公熙湣公熙生弗父何遜國於弟厲公何世爲宋卿厲公何生宋父周宋父周生世父勝世父勝生正考父三命益恭又得商頌於周太師歸以祀其先王正考父生孔父嘉五世親盡別爲公族始以孔爲氏焉孔父嘉生木金父木金父生睪夷睪夷生防叔避華督之難奔魯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紇仕爲陬大夫初娶魯施氏有女九而無子其妾生孟皮字伯尼有足疾不任祀事乃求婚於顏氏顏氏有三女其父問曰陬大夫父祖爲卿士實先聖王之裔今其人身長十尺武力絕倫吾甚貪之雖年高性嚴不足爲慮三子孰能爲之妻二子莫對其幼徵在進曰從父所制將何問焉父曰卽爾能矣遂以妻之顏氏禱於尼丘之山升之谷草木之葉皆上起降之谷草木之葉皆下垂及懷姙十一月而生先聖於周靈王二十一年庚戌十月二十七庚子日甲申時卽今之八月二十七日是夕有二龍繞室五老降庭五老者五星之精也顏氏之房聞鈞天之樂空中有聲云天感生聖子故降以和樂之音生而首上圩頂因名丘字仲尼有異質其眉一十二彩目六十四理立如鳳峙坐如龍蹲手握天文足履度字望之如

仆就之如升視若營四海躬履謙讓胸有文曰制作定世符身長九尺六寸腰大十圍享年七十三歲卒於周敬王四十一年壬戌四月乙丑日卽今之二月十八日至

本朝康熙二十二年癸亥凡二千一百六十有六年也

顏氏姓源譜

復聖顏子黃帝之後也黃帝生昌意昌意生帝高陽帝高陽生稱稱生卷章卷章生吳回吳回生陸終陸終生第五子曰晏安爲曹姓歷唐虞夏商不能紀其傳周武王克商封其裔曹俠爲邾子俠生非非生成成生車輔車輔生將新將新生晉父晉父生夷甫字伯顏謚武公夷甫生子友別封郳爲小邾子因以父字爲氏始以顏爲姓焉爲魯附庸故世世仕魯爲卿大夫魯國之族最爲繁衍友生爽爲下大夫爽生連爲上大夫連生敬爲上大夫敬生鳴爲上大夫鳴生音爲司冦音生羽爲下大夫羽

生訓爲下大夫訓生簡爲下大夫簡生箱爲下大夫箱生飽爲司冦飽生景爲司冦景生整爲司冦整生恤爲司冦恤生求爲司冦求生友爲邑宰友生無繇字路爲魯卿士少孔子六歲孔子始教于闕里而受學焉娶齊姜氏生回于周景王二十四年庚辰冬十一月辛巳朔十六日丙申即魯昭公二十一年少孔子三十歲娶宋戴氏生子歆卒于周敬王三十年辛亥秋八月乙未朔二十三日丁巳葬魯城東防山之陽

曾氏姓源譜

宗聖曾子夏禹之後也禹治水有功受舜禪而[illegible]子啓啓生仲康仲康生帝相帝相生少康少康生[illegible]始封國於鄫子爵歷夏商周世次無考魯僖公十有四年卽周襄王六年也鄫始見於春秋魯襄公六年邾人莒人滅鄫鄫世子巫奔魯去邑而爲曾氏子孫始以曾爲姓焉三桓家臣曾夭曾阜其後也巫凡數傳生點字子晳點生參于周敬王十五年丙申冬卽魯定公五年少孔子四十六歲年十六孔子在楚父命之楚受學焉資質篤實力學純固故於聖人之道獨得其宗生子三

長元次申華俱從祀萊蕪侯廟庭

孟氏姓源譜

亞聖孟子帝嚳之後也帝嚳生后稷始教稼穡以粒蒸民堯封之邰賜姓姬是爲姬姓之祖凡十六傳至周文王當商之季三分天下有其二生子發是爲武王遂克商而有天下武王封弟周公旦於魯留輔王室元子伯禽成王元年就封之國伯禽生煬公煬公生魏公魏公生獻公獻公生武公武公生伯御伯御生孝公孝公生惠公惠公生桓公桓公生子四長莊公其次庶子慶父叔牙季友是爲三桓慶父之後初號仲孫其後更稱孟孫示不敢伯仲莊公也故自以庶長爲孟始以孟爲姓焉傳至

孟激字公宜娶仉氏生軻於周烈王四年己酉四月初二日卽魯共王五年在孔子没之後三十五年也是夕母夢神人乘雲扳龍鳳自泰山來將止於嶧母凝視久之忽見片雲墜而寤時閭巷皆五色雲覆孟氏居焉娶田氏生子一享年八十有四卒于周赧王二十六年壬申十一月十五冬至之日鄒人因哭孟子衖廢賀冬之禮遂以成俗葬于鄒縣東北三十里四基山之陽

仲氏姓源譜

先賢仲子由高辛氏之後也高辛氏有才子八人時稱八元有仲日堪其子因以王父字爲氏厥後子姓遂以仲姓傳焉傳至夏商有奚仲居薛爲車服正奚仲之子仲虺爲湯左相作商誥迨中葉有子路七世祖仲洛爲魯卞邑大夫遂棲居魯卞城鄉春生奐奐生式式生度度生肇肇生拱北拱北生凫娶宋氏三十無子嘗禱于神母夜夢異物入懷非兕非虎黃質黑文寤以告凫凫曰汝産是子長必長人越三日雲霧大作繞庭空中祥光若電母怪而驚是夕遂生命名曰由時周景王三年己未九

月初七日卽魯襄公三十一年也享年六十有三卒于周敬王四十年辛酉三月初三日卽魯哀公十五年葬于澶淵卽今之開州有墓在焉子二長子崔次子啓

按譜仲子崔因父遇衛難欲報讐告於孔子曰行矣遂夬戰於城西時狐黶持戟與子崔戰而歿弟子啓甫十三歲奉母奔喪號泣如成人禮後八年母顏氏卒開壠合葬于澶淵始還卞一門忠孝盛矣哉

孔子流裔十一支

一支在北直眞定府衡水縣係三十二代孔穎達子孫

一支在江南江寧府句容縣四十八代孔端隱子孫

按端隱宋紹興間爲江陵府觀察推官清愼自持卒于官以金侵難還因卜塋于屬縣之句容遂家焉

一支在江南松江府華亭縣係三十四代孔禎子孫

一支在江南鎮江府丹陽縣係四十代孔絢子孫

按絢唐懿宗時爲丹陽令因家焉

一支在浙江衢州府西安縣係四十七代孔傳子孫

按傳隨宋高宗南渡寓居衢州遂家焉建孔聖家廟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主奉祀事

一支在浙江溫州府平陽縣係四十二代孔檜子孫避地吳越家此

一支在江西臨江府新喻縣係四十代孔績子孫

唐僖宗文德元年調績吉州推官遂家焉

一支在福建興化府莆田縣係四十一代孔仲良子孫

仲良唐莆田令清節自持卒于官因家焉朱文公嘗爲訂其譜

一支在河南汝州魯山縣係四十六代孔跂子孫隱居汝州之龍山

一支在廣東南雄府保昌縣係三十八代孔戣子孫爲嶺南節度使

一支在河南開封府許州歸德府寧陵縣係上世居宋地者之子孫

四氏封典 仲氏附　周程朱三氏附

叙曰竊觀歷代之崇儒重道而嘆聖賢之流澤長也自戰國魏安釐王封孔子後爲魯公文信君以後累朝封號不一莫不高爵厚祿安富尊榮以食報于萬世詞法先聖者大以尉其褒德崇功之心矣嗟夫運會推移陵谷遷改皇王之胤或流爲編氓名謚無稽而吾道之傳獨與天地相爲永久纂諸圖史參之家乘詳列於左令嗣服者庶幾盛美有彰而攻業者不患文獻無徵矣

宋仁宗至和二年封孔子四十六代孫孔聖佑爲衍聖公

哲宗元祐元年改封四十七代孫孔若蒙爲奉聖公

徽宗崇寧三年封四十八代孔端友復爲衍聖公建炎四年偕族叔傳嫡姪玠扈從高宗南渡寓居衢州府權以衢州府學爲孔氏家廟紹興二年端友卒無子以姪玠嗣 按孔氏分南北宗自此始

弟端操以兄南渡留守祖庭金初權襲封衍聖公

金章宗承安二年勅令五十一代衍聖公孔元措兼曲阜縣令仍許世襲 世襲曲阜縣令始此

明太祖洪武元年授五十六代孔希學爲資善大夫衍聖公

永樂二十二年八月十五仁宗即位率三氏子孫朝賀進內官

金英傳旨衍聖公來朝與正一品衣服一套鈔二十貫下程
羊酒永依此例又賜第於東安門
明景泰三年詔取復聖公顏子後裔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以
六十代孫顏議承襲
景泰三年欽授亞聖孟子後五經博士以五十六代裔孫孟希
文承襲
弘治十六年題准述聖子思子奉祀書院博士一人世以衍聖
公次子承襲叙六十二代孔弘緒次子孔聞詩此係北宗
正德元年設衢州府孔氏家廟五經博士一人以五十九代孫

孔彥繩承襲奉祀
按先師四十八代孫孔端友偕姪玠隨高宗南渡玠襲公六
世正嗣絕始罷封令之衢族皆中興祖孔仁玉五代孫孔傳之後自建炎之後當時
遂分為南北宗宋人則祀孔子於衢州金人則祀孔子於曲
阜俱世襲公爵元時始廢衢封至明朝混一天下既以上公
之爵命襲于魯復以博士之職命襲于衢天札一須增輝兩
地褒崇之典誠卓越於千古矣
嘉靖十八年欽授宗聖曾子後五經博士從學士顧鼎臣之請以五十九
代孫曾質粹世襲

洪武元年節孔氏世襲曲阜知縣管理邑務惟選賢能者授職
不以世次承襲者為令甲　按自漢以前曲阜為魯國故有
從事督郵之官隋時改為曲阜縣設令宋仁宗皇祐三年節
令縣官復於孔氏子孫中選用金末及元常以聖公兼攝至
明太祖改為世職俱聽衍聖公保舉族人之賢者咨部選授
然以世職不與黜陟萬曆四年撫按題准如流官事例聽候
考察永為遵守蓋於厚聖裔之中又有飭吏治之意也
設四氏學學錄一人　按學始於魏文帝黃初二年創建至宋
真宗祥符中就廟側建學以訓孔氏子孫未設官也哲宗元

祐元年置教授一員四年又設學錄一員此設官之始也元
仁宗延祐間益顏孟二氏子孫受業明高祖時尚于師儒官
內保聖宣德元年學錄始以聖裔任俱聽衍聖公同族衆公
舉年德俱尊學問優長者咨部銓除正德元年始給學印創
開歲貢之例嘉靖十年准照州學例廩増三十名萬曆十五
年撫按題准添入曾子子孫受業改鑄四氏學印
尼山書院學錄一人　按尼山書院在曲阜縣東南六十里周
靈王二十年聖母顏氏禱于尼丘山升之谷草木之葉皆上
起降之谷草木之葉皆下垂二十一年孔子生大哉先師苞

乾坤之靈應貞元之運以爲萬世教主也其崇厥攸居時則有闕里之廟奠厥攸宗時則有泗上之林而報本反始則尼山實爲毓聖之區四方瞻仰而宗依之益與天壤共敝矣五代周顯德中創廟以祀孔子元至元間設山長以彰璠爲之明正德二年衍聖公奏准孔氏世職改山長爲學錄

洙泗書院學錄一人　按書院在孔林之東二里許舊名先聖講堂泗水帶其北洙水經其南皇覽云諸弟子房舍并井竈猶存周敬王三十六年孔子年六十八歲魯使人迎孔子孔子自衛反魯然魯終不能用孔子亦不求仕乃與弟子講道於洙泗之上刪詩書定禮樂繫周易於是洙泗遂爲萬世立教之首地矣魯記所載孔子講堂即此漢光武東巡過魯坐孔子講堂是也元至元間因舊址創建書院以五十三代孔演爲山長奉祀香火正德二年始改山長職銜爲學錄

洙泗當年爲先師講道之所設廟祀設學錄朝廷作興人文之鉅典也膺斯職者宜殫心宜力日與諸生共相砥礪使大儒出而持世倡明絕學以繼往開來庶聖人之後其更有興乎

孔庭族長　宋徽宗崇寧二年詔文宣王家選親族一名判司

簿尉事後即以家長稱之

林廟舉事　前代未有至明朝始設立以佐家長督理林廟繩愆子孫者

正統元年衍聖公孔彥縉題准本學諸生應山東鄉試

仲氏子孫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一人

按皇明通紀載天啓朝魏璫擅權天下靡然咸建生祠極其華煥有監生陸萬齡者病狂悉心具疏欲建祠于國學之左且稱逆璫功德遠過宣聖疏入回寓路見一黑面大漢持戟從後擊之歸而立時嘔血歿歷言其狀似子路之像其爲吾道之干城也益炎禩如生也先聖有云自吾有由惡言不入於耳後崇禎年間禮臣具疏准以六十　代孫仲　世襲五經博士照四氏例

景泰六年詔以周濂溪裔孫周冕程伊川十七世孫程克仁建安縣朱文公九世孫朱梴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主奉祀事

嘉靖元年詔以朱子有功世道以守婺源縣祠十一世孫朱墅蔭錄翰林院博士時守臣張芹等援孔氏曲阜衢州兩博士之例以請故也　按大程豫國公後嗣程佳璿現襲封翰林院博士

按襲封衍聖公始于宋仁宗時四十六代孔聖佑前此自

漢以來雖以聖裔寵異之猶未襲封也至十三代霸封關內侯傳十四代福十五代房俱嗣侯雖襲封矣猶稱關內侯是爲尊帝師而封也至平帝始改封十六代均爲褒成侯則專爲奉先聖而封矣自是封爵世世不絕至四十七代若宗宋哲宗詔令衍聖公專主祀事不任他職每遇大禮許赴闕陪位至明朝列宗視學必遣官取衍聖公三氏子孫觀禮

國朝現襲封

衍聖公孔 曲阜縣知縣孔興誌

翰林五經博士

孔毓埏 曲阜 北宗　孔胤楨 西安 南宗

顏懋衡 曲阜 復聖裔　曾貞豫 山東嘉祥人宗聖裔

孟貞仁 山東鄒縣人亞聖裔　仲秉貞 山東泗水籍濟寧人 賢裔

朱坤 江南婺源人徽國文公裔　程佳璠 河南嵩縣人大程豫國公裔

程延祀 河南嵩縣人二程洛國公裔

太常寺博士 孔胤鈺

國子監學正 孔興發

國子監學錄 孔衍侯　孔興榮　孔尚阡

禮樂定制

敘曰先王制禮作樂所以通神明正性情合和邦國而祖洽黔黎者也自姚姒子姬之舫尚或樸而不文或文而不慭非夫子折衷而定之曷由令經曲律呂洋洋纚纚萬世率由而無斁乎以故上肇炎漢下暨列代朝有崇祀以隆報稱迫及明典恪共愈篤循至世廟釐定祀典禮備四代樂用八佾崇儒重道之制猗歟休哉昭天地而超今古矣用是標祀典于首重玉帛祝嘏之遺告也而章服祭期皆禮之大者故分類而記之至于禮器樂章儼其散佚也爰稽其典制摭其顛末俾俎豆之司鼓翟之吏有所遵而守焉

祀典

按自漢高過魯致祀以後幸臨闕里臨雍釋奠登極祭告以及詔祀廟祀史不勝書載在全志茲特取歷代建制之始備著于篇以便稽考云

漢高帝十二年過魯以太牢祀孔子詔諸侯王卿相至郡先廟謁而後從政（此漢以下祀孔子之始亦新官到任謁廟之始）

東漢光武建武五年帝過闕里使大司空以太牢祀孔子

明帝永平十五年東巡至魯詣闕里宅廟祀孔子及七十二弟子（此後世祀孔子弟子之始亦親幸廟祀之始）

魏齊王正始二年帝講論語使太常釋奠以太牢祀孔子于辟雍（漢以來釋奠之禮始見於此前此皆祀孔子于闕里至是始行太學）

晉武帝泰始七年皇太子講經親釋奠于太學（此太子釋奠之始）

東晉成帝咸康元年帝親釋奠于辟雍

南宋文帝元嘉二十二年釋奠孔子牲牢祭器悉依上公之禮舞六佾設軒懸之樂

北魏孝文帝太和十六年詔宣尼廟別勅有司享薦之（有司享廟始此）

北齊文宣帝天保元年令郡以時修葺廟宇遣使致祭又制春秋二仲行禮每月朔行禮（祭酒令博士及國子諸學生每月朔日出行事拜孔聖揖顏丁此後世朔日行禮之始）

隋文帝初詔國子寺每歲以四仲月上丁釋奠于先聖先師州縣學以春秋仲月釋奠（此郡縣二仲釋奠之始）

唐高祖武德二年詔國子學立周公孔子廟各一所（自曹魏釋奠孔子于辟雍後至元魏始有廟然不知其何時立也至是高祖始詔國子立廟）

高祖武德七年帝詣國子學釋奠于先聖先師以周公為先聖孔子為先師配

太宗貞觀二年左僕射房玄齡等議武德中詔釋奠于太學以周公為先聖孔子配享臣以為周公尼父俱稱聖人庠序釋

奠本緣孔子故晉宋梁陳及隋皆以孔子為先聖顏回為先師別祀周公請停周公升孔子為先聖以顏回配從之（于是始定以孔子為先聖顏子為先師高宗永徽中復聖周公師孔子顯慶二年乃以周公配武王而孔子為先聖）

太宗貞觀四年詔州縣皆立孔子廟（此後世郡縣立文廟之始）

太宗貞觀二十年詔皇太子於國學釋奠於先聖先師皇太子為初獻國子祭酒為亞獻司業為終獻（舊禮釋奠以博士自為祭主至是中書侍郎許敬宗等奏祭先聖先師秦漢無文魏則以太常行事晉宋以學官主祭請自今國學釋奠令祭酒為初獻祝辭稱皇帝某遣某官司業為亞獻博士為終獻州縣以守令為初獻丞佐為亞獻博士為終獻此後世國學遣官釋奠之始前此蓋學官自祭也而州縣以守令主祭亦始于此）

太宗貞觀二十一年詔以左丘明等二十二人代用其書垂于
國冑自今有事于太學並令配享尼父廟堂
此後世以先儒配享孔子之始太宗詔以諸儒從祀孔子皆其有功于聖人之經也
高宗顯慶三年文宣王廟詔用宣和之舞博士范頵撰樂章
高宗總章元年贈顏回太子少師曾參太子少保並配享孔子
廟此後世追贈孔門弟子之始而以曾參配享亦始于此按此是贈爵配享之始故謹書之嗣後累朝各有贈謚具見崇儒重道之意然繁不勝列況自世廟釐正祀典以來朗然如日中天一以今稱爲主槩置不錄
玄宗開元七年皇太子齒冑于學謁先聖詔三獻皆用冑子
玄宗開元二十七年詔謚孔子爲文宣王南向坐被王者袞冕

服樂用宮懸追贈顏子等爲公侯伯東西列侍文宣之謚始此亦孔子封王弟子封公侯伯之始
今按鄭曉曰迩世多議從祀諸儒而不及十哲十哲直取隸蔡一時與難之賢非孔門定論自開元迄今無敢議者夫有若之說四見于論語大類聖人公西赤志于禮樂有爲邦之才其爲言語政事不優于宰我冉求我求言行不必微諸史傳論語中多有之視二子優劣何如宜進祀二子于殿上微求我無也諸簡先生此議實是公論惜從未有言及者然亦不可不存此說以俟後之君子
肅宗上元元年歲旱罷諸祀惟太學仍祀文宣王
後唐明宗長興二年復文宣王廟祀時朱梁喪亂廟祀遂廢故復之
後周太祖廣順二年親征至兗謁廟再拜左右曰天子不當拜異代陪臣帝曰夫子聖人也百王取則安得不拜復登墓拜

宋太祖建隆中三幸國子監詔祭文宣王用一品禮立十六戟
於廟門
太宗淳化四年從監軍使請聖廟六衙朔望焚香
真宗天禧元年判國子監孫奭言釋奠舊禮以祭酒司業博士
爲三獻新禮以三公行事近年只差獻官二員通攝未副崇
祀嚮學之意望令備差太尉太常光祿卿以充三獻報可又
詔崇文館雕印釋奠儀注及祭器圖頒行下諸路
仁宗景祐元年詔釋奠用登歌按開元中已用登歌後廢宋復用之
徽宗崇寧三年以王安石配享孔子位次孟軻詔辟雍文宣王

殿名曰大成帝謁文宣王殿
徽宗政和三年追封王安石爲王復封安石子雱爲伯從祀孔
子廟庭
按安石學術紕繆執拗殃民貽禍宋室其最甚者以春秋
爲惡爛朝報不列學宮律以亂賊之大義何辭兩觀之誅
乃徽宗納羣奸之言配享未已而稱王又躋逆子于從祀
幾何不萬古如長夜耶卒之徽宗傾覆社稷客死沙漠未
必非此舉基之也二事直書于冊其義自見
徽宗大觀元年大司成強淵明言攷禮經士始入學釋菜詣自

令每歲貢士始入辟雍並以元日釋菜于先聖從之
按漢以來釋菜之禮始見于此夫始教祭菜禮之以簡爲貴者也南朝宋齊以來乃以釋奠行之幾于重矣至宋大觀中始定貢士釋菜之儀明朝因之每進士釋褐及國學朔望日俱行釋菜禮正合始教祭菜之義
徽宗大觀四年文宣王改執鎮圭廟門增立二十四戟並如王者之制 按周禮小行人成六瑞王用鎮圭公用桓圭侯用信圭伯用躬圭子用穀璧男用蒲璧
徽宗政和六年賜堂上正聲大樂一副禮器一副于闕里
欽宗靖康元年罷王安石配享孔子猶從祀廟庭
南宋高宗紹興十年詔文宣王殿與大社大稷並爲大祀
高宗紹興十四年國學大成殿成帝謁孔子止輦于大成門外

入幄羣臣班列于庭帝出幄升東階跪上香執爵三祭酒再拜羣臣皆再拜帝降入幄分奠從祀如常禮遂臨太學
孝宗淳熙四年幸太學謁奠孔子去王雱畫像
理宗淳祐元年帝謁孔子遂臨太學詔追封周敦頤張載程顥程頤朱熹並從祀孔子廟庭黜王安石從祀 此周程張朱從祀之始先是慶元中著作郎李道傳請下詔崇正學取朱熹論語孟子集註大學中庸章句或問頒之太學四書之名始于朱
度宗咸淳三年帝詣太學謁孔子行釋菜禮
金世宗大定十四年釋奠先聖照依禮官議依開元禮合行祭器禮料羊三豕三酒二十瓶奏登歌雅樂

章宗明昌二年孔子廟門置下馬牌
元成宗大德初勅到任先詣先聖廟拜謁方許以次詣神廟著爲令
仁宗初即位遣宦者李邦寧釋奠于孔子邦寧既受命行禮方就位忽大風起殿上及兩廡燭盡滅燭臺底鐵鐏入地尺許邦寧息悚伏地諸執事者皆伏良久風息乃成禮邦寧因慚愧累日 何以書記異也刑餘之人而使主大祀夫子其吐之矣宜其譴告之速也
仁宗延祐七年詔以白金一百五十兩錦綺雜綵表裏各一十三段遣説書王存義詣魯以太牢祀孔子仁宗手香加額以

授之
明太祖高皇帝洪武元年登極幸太學行釋奠禮
按漢高過魯以太牢祀孔子立四百年之大業暨至明朝太祖不階尺土崛起布衣數年之間奄有大寶甫一登極即親幸太學行釋奠禮嗣後列宗相仍凡登極即幸學行禮遣官取衍聖公并三[illegible]子孫赴京觀禮復遣大臣詣闕里祭告 遣官欽取始自憲宗 遂開有明三百年文明之治賢相名臣勲業燦然接踵相望皆從此出至世宗釐正祀典稱先師去王號撤塑像易木主改正配祀顏曾之父祔諸啓聖改

蘧瑗等七人進后蒼等五人削申黨縣公伯寮等十三人

禮制斑斑勿偕勿瀆而孔子之尊崇萬世始有定論猗歟

盛哉蔑以加矣

洪武四年令進士釋褐詣國學行釋菜禮禮部更定釋奠孔子

祭器禮物定擬各爲高案其豆籩簠簋悉代以磁器

洪武十五年太學成孔子以下去塑像設木主遣官以太牢祭

高皇帝遂視學釋菜服皮弁詣位再拜獻爵復再拜

按太祖皮弁服行釋菜禮正合禮記皮弁祭菜之義

洪武十七年勅每月朔望太學祭酒以下行釋菜禮郡縣學長

吏詣學行香 按朔望行香之禮古未有也北齊每月朔祭酒博士諸生展拜階下郡縣朔朝是時未爇今所謂香也至宋淳化四年始朔望行香至此定爲令朔望謁奠之禮徧海內矣

洪武二十六年頒大成樂于天下府學令州縣如式製造

永樂四年三月太宗謁孔子視太學 按太宗將視學命禮部詳議儀禮尚書鄭賜言宋制謁孔子服靴袍再拜上曰見先師禮不可簡必服皮弁行四拜禮

正統三年禁祀孔子于釋老宮令祭物非所產者以所產代

成化十三年增孔子廟籩豆樂舞之數遣翰林院學士王獻詣

闕里祭告 按國學之祭舊用舞六佾增爲八佾舊用十籩十豆增爲十二籩十二豆郡縣之祭舊用八籩八豆增爲十籩十豆

弘治十二年闕里廟災遣太常寺少卿李傑祭告十七年廟成

遣大學士李東陽以香帛并御製碑文詣闕里祭告

嘉靖元年世宗登極駕幸太學謁廟至欞星門外即降輦步入

禮畢仍步出欞星門外升輦

嘉靖九年釐正祀典天下學始去塑像設木主改大成至聖文

宣王舊號題曰至聖先師孔子神位四配稱復聖顏子宗聖

曾子述聖子思子亞聖孟子之位從祀十哲以下及門弟子

七十二人皆稱先賢某子之位左丘明以下二十九人皆稱

先儒某子之位盡罷公侯伯諸封爵申黨即申棖存棖去黨

公伯寮秦冉顏何荀況戴聖劉向賈逵馬融何休王肅王弼

杜預吳澄十三人罷祀林放蘧瑗鄭玄鄭衆盧植服虔范甯

七人祀于其鄉進后蒼王通胡瑗歐陽修陸九淵從祀改稱

大成廟爲先師廟大成門爲廟門減籩豆十二爲十八佾爲

六天下府州縣籩豆減十爲八別立祠祀齊國公叔梁紇稱

啓聖公孔氏以顏無繇曾點孔鯉孟孫氏配稱先賢程珦朱

松蔡元定從祀稱先儒撤無繇點鯉從祀

世宗復幸太學釋奠先師 遣官取衍聖公孔聞韶并族人孔詳等觀禮

穆宗隆慶五年詔薛瑄從祀孔子廟庭

神宗萬曆十二年詔以新建伯王守仁檢討陳獻章布衣胡居仁從祀孔子廟庭

懐宗崇禎年間禮臣題准以周敦頤程顥程頤邵雍張載朱熹六子闡明絶學遠紹洙泗之傳實超前代諸儒進稱先賢位次漢唐諸儒之上

國朝

世祖章皇帝順治八年躬親大政遣大臣詣闕里祭告孔子　順治九年

世祖幸太學謁先師行三跪九叩首禮坐彝倫堂命祭酒司業進講賜衍聖公袍帽還　朝祭酒等率諸生謝　恩又賜羣臣酒賞賚有差

今上康熙八年

皇帝臨太學親謁先師孔子遂幸彝倫堂命祭酒司業坐講周易乾卦虞書堯典各賜銀幣監丞以下六堂諸生賞賚有差

謹按是年　渦以　廷對留京得覩其盛矞矞皇皇典禮隆備多士濟濟冠帶雜遝于橋門者不啻千人卒之數科以來鴻儒輩出人材萃于國學博大昌明文體變而益上榜首得人咸慶彙征於休哉萬載弘文之運于是始基之矣

釋奠釋菜義

周禮大胥曰春入學舍菜合舞注舍菜記曰釋菜鄭司農云舍菜謂舞者皆執芬香之菜或曰菜直謂蔬食菜羹之菜月令仲春上丁命樂正習舞釋菜文公曰釋菜之禮猶摯也婦見舅姑其摯棗栗腶修若廟見則釋菜弟子見師其摯束修若禮于先師則釋菜其禮比釋奠爲最簡不酌鬯不列饌不作樂不授器五禮帝儀云釋菜每位左一籩實鹿脯右一豆實芹菹菁韮之菹犧尊一實凡齊釋奠者設薦饌酌奠也其禮前釋奠五日應行事執事官散齋三日前釋奠一日所司掃除廟內外牽牲詣祠所設登歌之樂于殿上日及晡獻官率其屬閱視饌具詣廚視滌溉廟宿以致精虔釋奠日午前五刻執事者陳幣篚各于神位右設祝板于神位左陳祭器掌饌者實饌畢獻官率其屬各盛服就次行事其禮器樂器行事之節並詳素王紀事賈公彦曰奠之爲言停也停饌具也或曰釋散也散饌具而安設之也古釋奠山川廟社學官統言之唯宋以儒立國獨先聖之祭曰釋奠所以別羣祀也陳詳道云釋奠日用上丁者丁陰火也火象文教宣明也曲禮曰內事以柔日故取陰火也

宋濂孔子廟堂議曰古者士見師以菜爲贄故始入學必釋

菜以禮其先師其學官時祭皆釋奠今專用春秋非矣釋奠有樂無舉釋菜無樂是二釋之重輕以樂之有無也古者釋奠釋菜名義雖存而儀注皆不可考開元禮彷彿儀禮饋食篇

章服

唐玄宗開元二十七年詔追謚孔子爲文宣王[illegible]王者衮冕之服以衣之

按夫子自云少居魯衣縫掖之衣長居宋冠章甫之冠至爲魯司寇則有司寇之章服矣至是始衣王者衮冕云

宋眞宗大中祥符二年春加先聖冕服桓圭一從上公之禮冕九旒服九章 先是以木爲圭至是始易爲玉云

宋徽宗崇寧四年從國子司業蔣靖之請詔太常寺考正文宣王廟像冠服制度用王者冕十二旒衮服九章畫圖鏤版印

賜仍頒降天下州縣學咸使依圖改正

按歷代以先聖與門人同服衮冕至是始服王者之服

金世宗大定十四年國子監起請孔子廟大成殿聖像冠十二旒服十二章兗國公鄒國公像九章九旒

明洪武初塑像章服俱仍前代之舊

洪武十五年南京太學成孔子以下去塑像設木主

按塑像之設中國無之至佛教入中國始有也三代以前祀神皆以主無有所謂像設也彼異教用之無足怪者及李元瓘言顏子立侍則孔子之像在唐前已有矣後世莫

覺其非亦化其道而爲之郡與縣殊不一其狀長短豐瘠
老少美惡惟其工之巧拙是隨就使盡善亦豈其生時盛
德之容甚非神而明之無聲無臭之道太祖毅然灼見千
古之非自夫子以下像不土繪祀以神主數百年與教乃
革嗚呼盛哉
嘉靖九年詔天下文廟去塑像易以木主

祭期
先師孔子每歲春秋仲月上丁日祭之其月用仲以四時之正
也其日用丁取陰火文明之象也
獻官
皇帝遣國子監大臣一員（或大臣初獻祭酒亞獻司業終獻不遣官祭酒等行禮）
分獻官
國子監屬官四員
監禮官
監察御史二員

監宰官
禮部祠祭司一員
引班官
鴻臚寺官二員
贊禮官
太常寺等官
府州縣則以所在長官行三獻禮有故則用佐貳官一員代之
其分獻十哲兩廡之官以教授學正教諭訓導行分獻禮如不
足方用佐貳官爲之餘官止陪祭分獻官之位並在陪祭官前

齋戒三日

正祭前三日獻官分獻官陪祭官執事人等不飲酒不茹葷不弔喪不問疾不聽音樂不理刑名不與妻妾同處不預穢惡事散齋二日沐浴更衣宿于別室致齋一日宿于祭所惟理祭祀

視樂

正祭前三日太常寺官演樂祭酒司業及禮部堂上官親往視之演樂畢如養牲所視牲肥瘠府州縣衛亦然

迎牲

正祭前一日太常寺掌印官送視及牲用鼓樂前導由廟正門入

省牲

正祭前一日執事者設香燭案于宰牲房前引贊引獻官分獻官監禮官常服詣省牲所省牲之肥瘠純駁與其牲數省畢遂宰牲以毛血少許盛於盆其餘毛血以淨器盛貯待正祭畢埋之瘞取毛所以告純也取血所以告殺也

禮器

按祀先聖備四代禮樂記曰泰有虞氏之尊也山罍夏后氏之尊也著殷尊也犧象周尊也今廟中四尊皆備他可知矣文公朱熹曰舊禮器圖樣並依聶崇義之製不如政和皆考三代遺法鑄造制度精密氣象淳古知漳州日遂申省部乞行下依准用銅製造今祭器皆銅鑄其文公之遺歟

簠簋　皆盛黍稷之器簠方簋圓刻木爲之簠數一百一十五簋數一百一十五

籩豆　籩古今皆竹豆製不同或木或瓦近制以銅郊特牲曰鼎俎奇而籩豆偶陰陽之義也籩豆之實水土之品也

犧尊　周禮司尊有犧取其犧牲享食之義犧牛形範金爲之用貯終獻酒數六

象尊　取形于象以明夏德萬物之所由化也範金爲之穴背受酒上覆以蓋用貯亞獻酒數十

雲雷尊　紐以蝸首腹畫雲雷回旋之狀用貯初獻酒範金爲之

大尊　大從泰有虞氏之泰尊瓦尊也貴本尚質數二

壺尊　其尊作壺形其脰飾饕餮腹著風雨不禍示有節止而又明其施澤之及時也數六

山尊　夏后氏之尊也郭璞云形似壺受五斗刻畫爲雲山狀數二

著尊　按明堂位商尊曰著著地而無足也數二

罍洗　皆所以盥也臨事而盥致肅恭之意罍盛水洗受棄水惡穢地也罍畫雲龍洗畫水文菱花罍數二洗數二

爵　按禮書禽小者名爵火細者名爵其義取小爲貴因著飲戒兩柱三足雙耳侈口數一百一十八

坫　通爵承尊皆用之古者爵有承盤坫與豐是已施于燕射曰幽似豆而卑坫木製漆赤中畫赤雲氣數二十八

勺 夏龍勺殷疏勺周蒲勺龍藏澗蒲生水疏有渠引意今刻首爲龍夏制也數二十八

籩 數二百四十八

豆 數二百四十八

俎 明堂位曰周以房俎魯頌曰籩豆大房兩端赤漆中央黑數一百三十二

登 數六

篚 以竹爲之古用篚不一以奠爵以承食膳以薦玉幣今單以承幣數二十

鉶 範金爲之三足口有兩耳覆以蓋施三紐用薦和羹

籩巾 數二百四十八以絺爲之圓幅玄被纁裏

龍羃 以絳帛方幅爲之畫雲龍文彩四角各綴以綫用以覆尊若雨廡止用青不畫

尊羃 數二十八用布爲之

盥盤 架以木爲之繪以彩色

盥盤 範金爲之盛水盥手

帨巾 白布爲之長短隨宜獻官盥卒拭手

鼎 爐也用以焚香範金爲之高一尺八寸縱一尺六寸橫一尺二寸兩耳四足

燭臺 範金爲之高一尺八寸重盤四足

祝版 以木爲之高九寸濶一尺二寸用白紙寫祝文貼版上祭畢揭而焚之

按明朝尚有祭服如蟬冠紅袍束帶履鞋之製甚詳悉今

本朝自有服制茲不贅

樂器

按八音之器聖人取八風而爲之其聲出於五行之氣其制器之法則以十有二律爲之度數以十有二聲爲之齊量有具一聲者有具十二聲者清濁高下八音克諧故奏之可以格神祇和上下修巳治人變化氣質轉移風俗以至于風氣禽獸皆可以感召蓋天地間皆陰陽二氣所爲故其氣相爲感通如此

麾旛 以絳綃爲之長七尺濶三尺一寸上板繪雲下板繪山前面繪升龍後面繪降龍朱竿八尺五寸末施銅龍啣其麾下垂樂中麾生執之升龍向外降龍向內舉之則升龍見樂作偃之則降龍見樂止以木爲架閑則植其上

應鼓 華之爲器去故意也爲擊音首舞奏樂一句以椎擊者三但節奏從容也

發鼓 其制如鼓司此者掛于項上兩手拊之以應鼓節樂 按尚書註云如鼓而小有柄持而搖之則旁耳自擊

笛 其節直而有制其心虛而能通音之所由出也紫竹爲之長一尺四寸七孔上一大孔吹竅也橫而吹之下六孔

簫 截竹爲之吹者空竅取其音斯悠揚不迫紫竹爲之長一尺九寸五分前五孔後一孔直而吹之

搏拊 鼓中實糠擊以節樂以韋爲之形如小鼓 按虞書註搏至拊循也抑揚循其則意指琴瑟而言前說訛

柷 所以合樂狀方漆桶中有椎柄連抵撞之擊以起樂淺一尺八分方二尺四寸數陰柷之體虛虛則散故以爲樂之合

敔 狀如伏虎背刻二十七齟齬木戛之而成聲所以止樂也虎西方陰獸其形伏故用以止樂敔體實實則斂故以爲止

編磬 其爲物堅實而不動以堅木爲槌竹爲柄司磬者擊之其音律則與鐘同凡擊則先擊鐘以宣一字之音旣闋則擊磬以收之所謂金聲而玉振之也以石爲之數十六八音而倍之也橫簨植上刻如齒形曰崇牙足爲鳥形

編鍾 以堅木爲桄竹柄司儀者擊之有律呂以應十二月之氣有清聲配之鑄銅爲之形如筒簨簴製同編磬尺刻獸形

笙 其母用匏匏之爲物其性輕而浮其中虛而通笙則以匏爲母植管匏中象植物之生故名曰笙大者十九簧小者十三簧曰巢笙者象管在匏有巢象

鳳簫 排竹如鳳翼故以鳳名也大者二十四管無底小者十六管有底狀如鳳翅其聲鳳聲

琴 絲飾物而成聲琴者禁也禁止于邪以正人心也長三尺六寸六分象朞之日廣六寸象六合五絃象五行文武增二絃

瑟 伏羲作瑟黃帝使素女鼓五十絃瑟而悲故頌瑟止二十五絃長七尺二寸雅瑟三十三絃長八尺一寸廣一尺八寸

塤 以土爲質以水火相合而成器故具三形中虛上銳火之形也平底水之形也圓體土之形也狀如秤錘以土爲之大成樂書云塤篪皆六孔以五取聲其聲相應

篪 以竹爲之長一尺四寸圓五寸三分上一大孔徑三分横而左吹輕吹之其聲乃和以合衆樂

管 截竹爲之爲十二孔以應十二月之音長尺有二寸六孔并兩面吹之

舞佾圖

旌 以紅絨爲之纓上加塗金銅雲盤于其上數九長七尺以紅絨絲繫之下綴以結竿長八尺五寸朱髹朱旄塗金龍首鄉其節二人執立于東西兩階舞生之前以導其舞

翟 數六十四以木爲之柄長一尺四寸朱髹柄端塗以金彩飾翟用雉尾三根插于口中舞生右手執之以舞

籥 數六十四以竹爲之長一尺四寸三竅朱飾舞生左手執之以舞　按尚書註云翟山羽山之谷有雉具五色其羽中旌旄詩商兮註云籥如笛而六孔或曰三孔翟雉羽也執籥秉翟者文舞也籥雖吹器舞時與羽並執故得舞名

雅樂舞生之圖

按舞佾有定制東西兩階假如東階舞生面西西則西階舞生

面東東階舞生面東則西階舞生面西又如東階者左手左足舞蹈則西階者右手右足舞蹈其向背低昂周旋俯仰亦皆成偶

樂章

按樂章即人之詩歌也以其被之于樂故曰樂章古今祀先聖之樂不相沿襲難以盡列列其名而已明朝之樂則全錄至　本朝之樂尚未有聞俟有定制再行補錄通典曰周之樂章以夏爲名宋以永爲名梁以雅爲名隋亦以夏爲名唐以和爲名唐書樂志貞觀二年祖孝孫造十二和樂至開元中國子博士范頵又撰三和樂一曰祴和二曰豐和三曰宣和顯慶三年詔祀文宣王廟用宣和之舞宋以安爲名有凝安同安明安成安綏安五曲金以寧爲名有永寧靜寧肅寧和寧安寧五曲章宗又改四曲曰來寧淨寧溥寧德寧惟肅寧一曲仍舊又遣太常教孔氏子孫各習其藝以備祭祀元則因宋之舊亦以安爲名武宗又添徹饌奏娛安送神奏寧安二曲明朝洪武二十六年頒大成樂于天下府學令州縣如式製造

迎神　咸和之曲無舞

大哉宣聖道德尊崇維持王化斯民是宗典祀有常精純並隆神其來格於昭聖容

奠帛　寧和之曲有舞

自生民來誰底其盛惟王神明度越前聖粢帛具成禮容斯稱黍稷非馨維神之聽

初獻　安和之曲有舞

大哉聖師實天生德作樂以崇時祀無斁清酤惟馨嘉牲孔碩薦羞神明庶幾昭格

亞獻　景和之曲有舞

百王宗師生民物軌瞻之洋洋神其寧止酌彼金罍惟清且旨登獻惟三於嘻成禮

終獻　曲同亞獻有舞

徹饌　咸和之曲無舞

犧象在前豆籩在列以享以薦既芬既潔禮成樂備人和神悅祭則受福率遵無越

送神　咸和之曲無舞

有嚴學宮四方來崇恪恭祀事威儀雝雝歆茲惟馨神馭還復明禋斯畢咸膺百福

望瘞　曲同送神無舞

按禮制樂章佾舞俱攷核舊志自嘉靖九年爲則

本朝禮樂新制因未見會典不敢混錄俟查覈有據另行補載

聖賢遺蹟

叙曰代與時移物隨世變居今考古匪蹟曷因故觀晝邑城而君臣之義嚴入曲阜里而聖賢之道著過麟塚者嗟周道之衰登琴堂者慕君子之化凡一事一物經聖賢所履有不驚覩天球夜光愛而慕之者乎寧與廢苑荒城故宮斷碣令人墮峴山之淚增離黍之悲者同日語哉後之君子歷聖域而遺蹟可求覩遺蹟而景行是思矣

地里

闕里在曲阜縣先聖廟東相傳在魯兩觀闕右故名漢晉春秋曰闕里者夫子之故宅也自先聖作春秋成號稱素王闕里者素王之庭除也不曰鄉里而曰闕里葢謂聖人講道之庭諸弟子尊稱也後漢鮑永爲魯郡大守時孔子闕里無故荆棘自除從講堂至里門

孔里昔孔子沒魯人就冢次而居者百有餘室因名曰孔里

陋巷在曲阜縣治東卽顏子故宅

麟冢在兗州府鉅野縣東南三十里春秋哀公十四年春西狩獲麟孔子往觀之卽此

矍相圃在曲阜縣先聖廟西南一百二十步周圍二里昔先聖

射于矍相之圃觀者如堵晉太康志曰矍相圃在魯城內西南近孔子宅是也今改爲曲阜縣學

周今河南洛陽縣乃周公相成王所營之洛邑周平王東遷在此孔子適周常至其地

衛今河南衛輝府本朝歌之地紂所都春秋邶鄘併入于衛孔子擊磬于衛卽此地

蔡今河南新蔡縣古爲呂國春秋時蔡平侯徙都于此孔子適蔡卽此地也

陳今河南陳州武王封帝舜之後于此孔子絕糧之地

宣王陂在河南衛輝府修武縣北十里孔子欲北之趙至河聞趙簡子殺大夫竇鳴犢遂不過河後以孔子追王文宣王因名爲宣王陂

阿谷在兗州府曹州南三十里卽孔子南遊于楚見列女佩璜之地

夫子巖在河南歸德府永城縣北相傳孔子經此後人因肖像于壁間按歸德府卽故宋地孔子微服過此

五父矍在曲阜縣東南五里先聖殯母之所

延陵鎭在鎭江府丹陽縣鎭有嘉賢廟祀季札唐刺史殷仲容

刻孔子所書季札墓前石碑上十字于廟中宋楊傑詩云戰國相吞禮義微延陵季子救周衰當時若嗣諸侯位後世誰傳十字碑嗚呼有吳延陵君子之墓十字孔子所題

孔賢莊在北直真定府冀州衡水縣西北一十五里孔子三十二世孫孔穎達始家于此

山

尼山在曲阜縣東南六十里即顏母所禱處也其東有顏母山其西有昌平山山脈皆自泰山來其山五峯連峙謂之五老峯中峯即尼丘迥出霄漢間所謂圩其頂者此也中峯之麓有先聖廟廟北爲中和壑壑上有觀川亭子在川上處壑下沂水出焉水經注曰沂水出魯城東北尼丘山西北是也流注智源溪過溪而東有文德林宋仁宗皇祐二年以孔子誕生之地封山神爲毓聖侯有御製碑記歲以二月十八日八月二十七日祭享與顏母山同日俱曲阜縣官行禮金章宗泰和八年八月二十七日以先聖誕辰先期一日宗子率合族詣尼山廟祭奠日方午俄聞空中有樂作皆金石絲竹之聲凡在一舍間皆聞之

顏母山在尼山東三里兩山相對中隔沂水上有顏母井及祠堂遺址

昌平山在尼山西五里史記孔子生魯昌平鄉即此名魯源邨

防山在曲阜縣東二十里高三里啓聖王墓在山北二十里

泰山在濟南府泰安州北五里爲東嶽岱宗亦曰兗鎮山周一百六十里崎五十步盤道曲屈而上凡五十餘盤經小天門大天門自下至古封禪處凡四十八里三百步上有孔子崖即孔子登此望見閶門白馬以示顏子處建孔子登臨坊至聖廟

孔子山在湖廣黃州府東一百里相傳孔子自衛適楚常登此山有坐石草木不侵有石硯天雨墨水浸出

孔望山在淮安海州城東五里昔孔子問官于郯子登此山以望東海

夾谷山在濟南府淄川縣西南三十里舊名祝其山即魯定公十年公會齊侯于夾谷孔子攝行之所

黃城山在河南南陽府葉縣北一十里即葉人長沮桀溺耦耕處下有東流水是孔子使子路問津之所有問津橋

聖公山在兗州泗水縣東南山巔有孔子讀書臺

蒙山在費縣西北又名東山孔子登東山而小魯即此

曾子山在滕縣東上有晒書臺相傳曾子常讀書于此

馬鞍山在鄒縣北以形名孟父母墓在焉

四基山在鄒縣東三十里山巔有石狀如堂基故名其西麓為孟子墓墓前有廟孔道輔建

水

洙河在曲阜縣北即泗水分流處也水經出泰山至汴城合于泗水至魯縣分為二水北為洙瀆春秋莊公九年浚洙是也今由孔林橫過先聖墓前西入沂水

泗河在曲阜縣北先聖林之後國語宣公夏濫于泗淵是也

沂河在曲阜縣南門外即曾點所浴處也發源尼山之麓至兗州東入于泗水經所謂魯雩門也南崖有舞雩臺

滄浪淵在兗州府嶧縣北車輞山下孟子謂滄浪之水清即此

孟母井在馬鞍山西孟母故宅前大數畝水冬夏不涸

顏母井在昌平山中遺址猶在每歲祀尼山之日遣孔氏族人祭其井

顏子井在曲阜縣顏廟前

觀臺井在曲阜縣東北周敬王三十六年孔子繫易于此

城

古魯城在曲阜縣城外延袤十餘里城門十二自黃帝神農少皞皆都曲阜其後周公封焉漢魯共王亦都其地

故鄒城在鄒縣境內即叔梁紇所治之邑

故寗城在汶上縣即古魯中都也孔子為宰于此

故顓臾城在蒙山之陽魯附庸國費縣西

故武城在費縣西南子游絃歌舊邑曾子所居今名絃歌里

南武城在嘉祥縣南曾子故里也建宗聖公祠

故休城在滕縣西孟子去齊居此

故單父城在單縣城南即子賤巫馬期所宰之邑

古鄒城在鄒城縣東北中有鄒子故宅即孔子問官處

故卞城在泗水縣東為卞莊子之邑即子路故里

謝過城在泰安州境即孔子攝相齊人以汶陽田歸魯謝過

晝邑城在臨淄縣西北孟子去齊三宿于此

蒲城在長垣縣子路為蒲宰孔子入其境稱有三善即此地

匡城在長垣西南春秋衛邑孔子自宋適陳過匡即此

儀城在開封府西北即儀封人請見孔子處

滕城在滕縣西內有滕文公廟

堂

夫子燕脩堂在東平州東北一里

曾子琴堂在嘉祥縣治東相傳曾子鼓琴於此

子貢廬墓堂在先聖墓西

孟母斷機堂在鄒縣城東南

亭

駐蹕亭在先聖墓道東宋真宗駕詣闕里顧問先聖墓何在子孫引瀧鑾輿至林莫謁畢坐于亭上宣兩府及兩制賜茶亭有古碑字多殘闕帝命詞臣拂蘚辨認盤桓久之今輦路與亭俱在

覘川亭在曲阜縣東尼山即子在川上處

詠歸亭在曲阜城南即曾點詠歸處

顏樂亭在曲阜縣顏廟前

孟止亭在萊蕪縣治東南孟子葬母反于齊止于嬴即此

臺

孔子聞韶臺在濟陽縣東北

文雅臺在歸德府城東孔子適宋與羣弟子習禮于樹下即此

厄臺在陳州南相傳爲孔子絕糧之所宋王禹偁書作銘其序曰天地厄于晦冥日月厄于薄蝕山川厄于崩竭聖人生而肖天地之貌禀日月之靈鍾山川之粹得無厄乎所以虞舜厄于歷山夏禹厄于洪水成湯厄于夏臺文王厄于羑里我夫子厄于陳蔡其道一也

泗臺在泗水縣東北即孔子問禮于老聃處

兩觀臺在曲阜縣東南春秋魯定公二年先聖爲司冦攝行相事誅少正卯于此

獲麟臺在鉅野縣東南即西狩獲麟之所

周公臺在曲阜城北高阜上相傳太廟舊址子入太廟即此

舞雩臺在曲阜縣南曾點風乎舞雩即此地

曾子耘瓜臺在嘉祥縣南即曾子耘瓜誤斬其根處也

子思懸書臺在鄒縣城南中庸精舍側相傳子思懸書于此

絃歌臺在武城縣西上有子游祠

琴臺在單縣治北子賤爲單父宰鳴琴而治後人即其處建臺

孟望臺在范縣舊城東建孟子祠于上

樹

孔子手植檜三株兩株在贊德殿前高六丈餘其文左者左紐右者右紐一株在杏壇高五丈其枝蟠屈如龍形世謂之再生檜晉永嘉三年枯隋義寧元年復生唐乾封二年又枯宋康定元年復生金貞祐甲戌元兵犯闕里焚及三檜遂

四十九代孫孔𤍠爲廟學正洎族人避兵于廟俄有五色雲
覆其上雲中羣鶴翔鳴良久而散幸收煨燼之餘攜至闕下
後八十年癸巳元世宗至元三十年東廡頹址甓隙間茁焉
其芽徙復于故處矢之日此檜日茂則孔氏日興明年春翠
色葱然三氏學敎授張頦識以銘明弘治己未聖廟災復燬
至今百餘年雖無枝葉而直幹挺然狀如銅鐵皮生苔蘚生
意隱然不見朽腐他日復榮諒可必也宋米芾有賛五十三
代孔涇有記兗州知府董旭匱石欄護之

憶崇禎三年庚午春涓兒時從先大父任東省以登岱之
役偕同邑呂子聖符呂尊人前任東省修聖門志者與孔氏有舊詣聖林瞻禮

得見此檜孔氏奉祀云此檜榮枯實係天下治亂晉代崩
析則枯隋義與之生爲唐太宗也唐乾封之枯五代紛紜
宋康定之生則宋室文明之象金貞祐甲戌罹于火此亦
如先聖之厄于陳蔡也至元甲午復茁而茂距篤生明祖
十數年耳涓得覩後已五十餘年矣霜皮溜雨古色參天
今尚能稍憶其挺幹也嗟乎聖人手澤如此豈非萬古一
人乎卽手植之一樹而其榮悴關繫國家之氣運蓋聖人
範圍天地故能先天後天而奉若不違也況夫經者之垂
世歷代表章炳如日星學者可不身體力行以見先聖于
羹墻也哉

孔林古楷在享殿後高四丈五尺圍一丈枯而不朽水經註孔
子旣葬弟子異國各持其土所宜植于墓前此子貢手植也

顏林石楠在復聖墓前可四十圍土人云顏子手植也

孟廟古檜三株二株在寢殿前一株在殿後高數丈徑十餘圍
枝盤曲如龍蛇狀宋宣和中所植

今上九年庚戌夏涓廷對南旋道經于此肅衣冠拜謁瞻
禮廟貌森嚴穆然想見泰山巖巖氣象喬木千章鬱然挺

秀廟之西爲孟母斷機堂自唐宋以來碑記石刻指不勝
屈摩挲其下徘徊不忍去者久之

孔廟松檜歷周漢晉榮茂如雲金泰安間復植松千株

孔廟

杏壇在先聖殿前卽先聖與弟子授受之遺址也有石碑

魯壁在先聖廟中金爲金絲堂按世家孔子卒諸儒講鄉射于
夫子所居堂魯哀公因立爲廟初孔子九世孫孔鮒秦時爲
文通君李斯議焚書鮒覺走逞收其論語孝經等藏于壁中
至漢魯共王欲壞孔子故宅以廣其居聞壁中金石絲竹之

音遂不敢壞已而孔安國發壁得古文經書宋王禹偁有銘

夫子甕漢鍾離意爲魯相出私錢萬三千付戶曹孔訢修夫子車身入廟拭几席劍履時有男子張伯除堂下草中得玉璧七枚伯懷其一以六枚白意意令主簿安置几前其堂下床首有懸甕意召訢問答曰夫子甕也背有丹書人莫敢發意曰夫子所以遺甕欲以垂示後人因發之得素書文曰後世修吾書董仲舒護吾車拭吾履發吾笥會稽鍾離意璧有七張伯懷其一即召問伯果服焉

孔子石硯在夫子故宅廟屋三間牀前有石硯一枚制甚古朴蓋夫子平生時物也

古碑自後漢永壽二年至元統元年共十八碑全志具載

司寇像石刻在大成殿內

憑几像及行教小影二石刻在奎文閣壁俱吳道子筆

孔林

白兔溝在先聖墓北有虛墓五間皆石爲之秦始皇發塚有白兔出于中始皇逐之至曲阜西八里溝而没魯人因以名之

石堰昔先聖没弟子于塚前瓴甓爲壇方六尺至後漢永壽間易之以石四面皆歷代題名歲久漫滅字不可讀

冢壁秦始皇既焚書坑儒乃發孔子墓欲取經傳墓既啓遂見冢壁上刊文云秦始皇何強梁開吾戶據吾牀飲吾漿唾吾堂餐吾飯以爲糧張吾弓射東牆前至沙丘當滅亡始皇甚惡之及東遊乃遠沙丘而循別路忽見羣小兒攢沙爲阜問之何爲答曰此爲沙丘也從此得病而亡或云孔子將亡遺書曰不知何男子自謂秦始皇上我之堂據我之牀顛倒我衣裳至沙丘而亡

浥按讖緯之事聖賢所不道故春秋記災異而不記事應恐開附會之端也發甕沙丘二事載在集語亦在疑信之間然至聖前知實有其理吾夫子于萍實萯廟之類亦皆留心豈焚坑之禍寧不知之况因革損益百世可知删詩不黜秦風錄書終于秦誓豈非先見之明耶則謂此二事有之可也學者亦斷以理之必然而已矣

域中三大而師與君親並重顧所[illegible]與
言也合人與言而志其原委終始[illegible]也
蒙初造殘缺失次之餘彰明典錄[illegible]瞻
仰之儀型非有師表人倫之責而胸具域外之
覲者疇克任之自漢唐以來昉古立學校之制
獨尊一人焉成位乎中而立三極之道者吾夫
子是也雖位有君相時有汚隆戒有南北性有

淳漓爲鄉愿爲異端爲僞學爲外道要惟合乎
不可能之中庸則千萬世而莫易自開元禮行
迄嘉靖定祀以後聖君賢相不更立羲農堯舜
禹湯文武爲天子之學而專祀孔子爲先師則
自天子下達矣明以孔子當祖述憲章之任統
一而道尊又何疑三皇汨於醫師太公辱于武
夫乎以一言而統乎千萬言包攝乎柱下五千

西竺三十二分二氏經藏之全者夫子之一貫
即羲皇之一畫是也極後來明修大儒窮理格
物明人倫正人心立異分門爲主敬爲辨義爲
尊性爲致良知雖具而不兼聖而非時要之堯
舜人皆可爲道統盡人可紹也學者不務力行
心得而漫騰口說泛指某某曰統在是是道也
惟統之是知云乎嗟夫去聖逾遠微言將絕人

自爲師家置一喙儒林道學剽賊無根爲識者
所憂幾欲炎祖龍之火以投界之矣有一書而
足以敎忠敎孝爲六經鐘鼓爲四部筌簧扶皇
極而整人紀與殘經絕學相爲終始者二舍沈
先生聖門志是也先生以秦漢巨儒修名砥行
既以飭於家而礪於鄉矣其振鐸吾開也以起
衰救弊爲已任橫經講道學有淵源吾友彥遠

氏令嗣奉爲經師人師問字之屨盈戶外先生
慈闈遐齡有壯顏喜先生服官以樂其志先生
暮必歸宿署卯晨夕禮載主祝春聨而後詣館
一事足而不敢忘非所謂以身教者與一日手
出聖門志一編相示曰吾職也子拱受而卒業
曰大矣哉先生之爲志也猶河瀆之宗瀛海山
岳之祖崑崙所稱統而尊兼而時者其在斯乎

其在斯乎昔太史公適魯登聖人之堂見俎豆
禮器喟然而嘆心嚮往之低徊不能去今先生
視學宮爲今之洙泗不憚修葺聖典以詔告萬
世讀是志者何異登聖人之門而見賜於牆見
由於堂見淵騫于寢夫子端冕而臨七十子振
珮環侍而立也庶幾哉仰天庭而覩白日矣不
寧惟是且得盡古今之賢者而一一師之友之

親千載以上之人若同堂接膝而與之語由是
推之中心欣慕而未獲祀兩廡之間者覩陳薛
之偕升而信其必登心所愧恥而妄覬祭社之
席者見楊杜之並罷而揣其終黜蓋聖人設教
忠孝而已季世忘君背親稗販相效聖人憂深
慮遠作春秋以懼亂賊詎止爲安攘計而孝經
豈僅爲開宗明義之書也乎先生遭逢

有道之朝尊用儒術首頒孝經于學宮而著爲
令先生擔荷忠孝深維王者以教輔治之意豈
第曰循吾職所當盡也與昔夫子作孝經成北
面告備于天先生志成而告備于夫子端門之
命豈不在茲尼山經筆實式憑之矣僅吾邑人
士興起云爾乎予因是而竊有感焉爵江右馮
惟乾師署吾庠而提南宮刻所著易經今義先

子稱其自律之嚴自課之勤故士罔不敢越而士業莫敢嬉及會稽業體總師來倪文正公稱其人有仲車之疾而天下事莫不遍曉所刻有史論等書弟子納履門下多知名士兩師忠孝彪炳青史厥後金子京先生繼兩師之後有思不出位立不易方之確範焉弟子謳誦三師至今不衰德教之頌邈風之碑具在也先生金玉

寵躬與山陰姚成弇先生共事皆壹以敦化維風扶植士氣爲先務風格不異互相邪許而成斯志其立德立言先後一揆今之師猶古之師也昔魯修泮宮春秋不書以爲常事而詩人頌之今此書流布天壤其中端序經緯精詳次第如金科玉條不可更易揚子云一卷之書必立之師非先生誰克任之興時上之太史定有採

如椽而美其事者乎小子膚陋末學猥以遲暮之年躬執譬勸之役敬端書末簡以效倣仰敢云撰枇之榮乎哉旹尚章大淵獻仲冬之望姑蔑汪爾敬謹跋

聖門志叙

昔賢稱孟子之功不在禹下蓋當異學縱橫仁義充塞之會而欲扶進人心反邪歸正此誠非常之原黎民所驚而懼焉者也觀其不動心之功本于知言養氣乃所願則學孔子其七篇之卒章歷序道統真傳毅然以見知自任卒使大道晦而復明微言絕而復續然則自春秋以來千百世而下知尊孔子者孟子一人力也漢高祖無道泰親以太牢祀孔子文帝除挾書律而傳經諸家後先輩出

自唐迄宋濂洛關閩諸大儒剖晰典奧昌明性理嗣自而京師以及郡縣俱有學春秋二仲咸于上丁致祭四聖十哲配享而升諸堂先賢先儒俱得從祀兩廡至於祀典優崇歷代帝王有加無巳自明嘉靖更定典禮改爵稱子迄今未有以易可不謂隆焉然而淺文精義邃矣難窺象數方名淺焉易畧今之肄業儒林皓首窮經不得列名膠庠者

無論已卽博士弟子名員驟而問其配享者何人忽不及答者什且二三也徐而考其從祀者何賢何儒約畧不能記數者什且不啻八九也豈非高者侈談性命不屑屑記載諸書其淺者則又摘句尋章掩卷而茫無記憶不克敦崇實學究竟原委之故也哉余自戊午之秋教諭開陽開陽學宮遠建北城外鍾山之麓値冦氛甫靖黌序榛蕪余取其傾者起之罅漏者補葺之惴惴焉惟以尸素爲

懼閱辛酉九月暨官沈子二舍以司訓來襄余不逮漢喜將伯之有助也壬戌三月望後三日怪風從西南起經過城郭廬舍毀折無算而宮牆與焉僉謂空山之中四無人居崩壞尤易余與二舍惟痛惘悲惋慨斯文之當阨乃手出聖賢木主于瓦礫之內整緝廢材一時搆造維艱擇其易于告成者于是捐俸勸輸先剏明倫堂暫奉木主規制未備聖賢聚處一堂從權也惟是四配十哲而下至

于先賢先儒名位多所缺失則又不自今日始矣稽諸他學契有同然二舍因謂余曰晉嘗從游東魯得覩闕里陋巷諸志記載頗悉然而簡帙繁重不便負笈以從請節錄其要者以備參稽而後兩廡從祀諸賢犁然可攷二舍復取其有裨學宮者編纂成書曰聖門志上自
先師世家下及諸子列傳無不備而稱備其最詳確者尤在祀典如釋菜釋奠始自何王舞佾陳籩隆

于何代緣端竟委較若列眉至若祭器禮樂某代從同某代從異配享從祀某氏從升某氏從降兼綜分核無不燦同指掌是書一出俾諸後學均置一册于函丈間朝夕得與聖賢羹墻晤語一旦親登孔孟之堂不又如逢故人也哉今
天子混一區宇文教覃敷廷臣建議飭天下郡縣修葺學宮優其褒叙更請釐定祀典以補前朝所未備斯誠曠世鴻謨永垂不朽之盛事二舍是書適于此時告成寔足以黼黻盛隆助茲來許然則二舍之功又豈在儒賢下哉不才何幸叨同官而竟附驥尾云　昔
康熙癸亥嘉平開化縣儒學教諭年家眷寅弟姚夔頓首拜艸

聖門志攷畧緣起

聖門志何昉乎昉於吾邑參藩冠洋呂公暨先王父天谷別駕公也先是山左僅有闕宂二志然闕里止傳聖緒陋巷惟誌本宗而諸儒賢遂逸散見他書從未有彙而集之者當神熹之際先王父與呂公同官歷下閒曹無事日以詩文相唱和會奉檄勅修通志兩公共事纂輯厥後分章視草先王父得岱志呂公得聖門志其中叙論十之五六皆

王父同事時手筆越明年呂氏之子刻是書於家不二載版遂散軼流布未廣其間考核頗多紕繆又每畧前而詳後卷帙雖備無益學者先君子命渭曰此志爲吾儒指南汝當殫力蒐輯以承先志余小子受而卒業藏之巾箱久矣已酉入都適

聖駕臨雍得睹橋門冠蓋之盛辛酉以需次承乏開陽泮席開陽罹兵燹之餘士氣未伸學宮頹敝方期修整而壬戌三月望後颶風吹毀神器委於草莽惄焉傷之夏五月同寅姚公胄師自都門返旆於是竭蹷從事僅搆倫堂爲朔望聽禮之地及舉春秋二仲祀典而兩廡

先賢先儒湯無稽考夫典守斯職與肄業是中者駿奔對越之際茫不曉諳其姓名位次謚法之謂何其無乃固陋貽譏乎今年受館彥遠先生家新桐露滴金粟香飄晤言之下悠然神遠適於講業之暇採錄傳記搜討載籍删繁補漏悉爲釐正其

中表傳事實源流因革歷代崇奉禮樂遺蹟莫不條分縷析約爲四則以尊統宗而衍道脉則表傳攸羅有記溯來源而詳世系則姓氏封典有記祭祀章服禮器樂章諸大典所以見明禮之隆渥至於山川林廟凡轍跡所回環投經講道之所靡不具列地以人重景仰無窮也聖賢裔胤越千古而會聚於一堂皆天後彥啓單帙而若見乎羣英彙撕信篇郤遠華誣亦曰吾盡吾職焉爾實賴同寅友

蘇蔡公暨我曾翁偕二三同志左提右挈以交易
予俾克竣業質之同人僉曰宜壽之梓以嘉惠後
學而允元徐子石贍汪子素具優入之槪遂倡率
諸君樂爲是舉余淺幸諸君之孜孜向學力行有
成也不敢以不文辭竊念昔者輞川清音裴廸嗣
響昌黎高唱東野賡鳴前徽有作未嘗不求助後
賢而況開陽風土淳厚山川勁爽歷覩前哲莫不
清節持身砥礪名教頃因闖變文獻衰謝後來玉

振屬望斯人是書倘得流傳則開陽其首庸矣今
天下大定聲教四訖
聖天子勤政親學上弘樹人之化
賢宰執宣藻於下作禮樂定祀典正黼黻隆平鼓吹
休明之時也所望諸君連袂登
朝潤色鴻猷則詣長安者有途逕可循將見由門而
室儼乎講習於堂廡即揩諸事業庶幾典型在昔
無憂面墻矣余不佞濩落無成惟此一片白心相
期以希聖希賢忠孝廉節之事而已諸子勉乎哉
固不第文章之末耳自惟性耽疎拙志慕簡靜加
以慈親逾邁陟屺情濃行將遁影海濱纂先人之
墜緒聊行吟以樂饑奉母謀子之餘嘗南望金溪
而色喜也書成爰述其志畧如此耑
康熙癸亥八月旣望後十日
先聖誕辰開陽司訓璽官沈德湄自述

熙朝盛事目錄

熙朝盛事

幸臨闕里

臣沈德涓恭錄

康熙二十三年甲子秋九月
皇帝東巡狩覃恩肆赦過魯
聖駕臨幸闕里釋奠
先師行九叩禮舉人孔尚鉝監生孔尚任陳書講說
聖衷嘉悅命吏部優給官職授爲國子監博士頒賜
天章更畱
御蓋以示尊崇
鑾輿親幸孔林衍聖公孔毓圻等錫賚有差
臣按歷代之君親至闕里者凡九帝未有如我
皇上聖德神功亘古莫京者也前代惟漢高祖首以太牢祀孔
子開四百年之基業嗣後至於宋眞宗或以兵事或
因封禪而行而我
皇上値此上元昌期世際昇平廼獨軫念民依
命駕東巡直接大舜之心傳兼切神堯之咨警周行三省供億
不煩白叟黃童歡聲雷動舉七百餘年之曠典

躬詣闕里隆禮有加重道崇儒與奕禩垂休矣臣湑司訓山陬

每閱邸抄見善政纍纍輒不禁以手加額曰

聖天子在上振興文治多士踴躍而思奮其各修舉學業勵志

忠孝以無負作人之雅化乎適臣於癸亥之秋

聖門志告成而今獲覩此隆儀爰以

臨幸之大禮著於篇使知我

皇上聰明天亶度越百王萬萬也并採成均諸疏及歷代幸臨

闕考俾學者有所攷鏡焉旹

龍飛康熙上元甲子嘉平月臘日開化學訓導臣沈德湑恭述

東巡典禮

禮部等衙門 題爲恭請

皇上登封岱宗以告成功以昭盛德事禮科抄出該臣等題奉

旨着候旨行應行典禮該部即詳察議奏欽此該臣等欽惟

皇上敬

天勤民勵精宵旰凡

鑾輿巡歷所至之地輒諮詢吏治延訪輿情軫念窮黎加恩詔

屋此即帝舜守方覲后考績問俗之至意也

車駕行經泰岱燔柴之禮自應詳備伏稽虞書傳註未經載有

儀節無從考據其後世登岱祀天多因封禪費繁儀縟一無

可採今應照此行

圜丘大祀禮參酌舉行擇祭所於泰山不必築壇設牌位及

配位應設幄具品物祭日燔柴作樂奠玉帛進俎讀祝行三獻

禮飲福受胙等儀如圜丘禮文武從官及

朝見官員俱照例按品陪祀其泰山之神應照五嶽禮遣官致

祭至於闕里親祀孔子自漢高祖以下見於史冊者凡九帝

我

皇上天縱衜齊懋勤典學窮六經之奧義弘萬代之心傳以及

廣厲師儒振興文教允矣垂休奕禩度越百王矣茲
車駕經過闕里特行親祭尤爲盛典伏考前代禮儀俱未詳備
今應照康熙八年
幸學釋奠恭酌舉行祭日用太牢作樂奠帛獻爵等儀俱如釋
奠禮其啓聖祠四配十哲兩廡亦照例遣官分獻文武從官
朝見官員俱按品陪祀孔氏及五氏宗屬應陪祀者亦照例陪
祀其樂工樂器一切應用等項俟奉
旨舉行之日該部院衙門備辦如有未盡事宜臣部臨期另行
請
旨可也康熙二十三年四月二十一日奉
旨依議

孔林寵賚
衍聖公孔毓圻奏爲恭謝
天恩高厚逾涯事臣於本年十一月十八日恭遇
皇上臨幸闕里釋奠先師鉅禮隆儀出於創舉
御撤
御書賜懸廟庭自古以來尊師重道之君未有如此之顯懿貽
爍者也祀典既竣臣侍
皇上遍閲宮墻稽詢舊蹟容臣次第奏對撫恤顧復至再至三
眞如家人父子之誼臣又何以當之荷蒙
聖諭訓誡令臣祇承祖德又
聖製詩篇同日星之昭回雲漢之炳耀臣時時敬奉又頒
賜監板講義諸書與蟒袍貂裘加
賜臣身五代子孫伏念
聖恩隆重優渥逾涯臣生生世世感刻不忘非陳謝之所可罄
也奉
旨覽卿奏謝知道了該部知道
衍聖公孔　奏爲恭謝
天恩事臣于本年十一月十八日伏蒙

皇上頒賜御書題賜臣祖母
誥封一品夫人陶氏節孝坊額節並松筠四大字臣謹叩領隨
于十二月初一日親捧至臣第臣率族屬人等恭設香案望
闕叩頭隨至臣宅內中室臣侍臣祖母
誥封一品夫人陶氏臣母
誥封一品夫人呂氏及臣妻葉氏恭設香案望
闕叩頭祇受訖臣惟立身之義在于顯親揚名恭遇我
皇上仁孝性成錫類廣愛之賜
龍章題奬節壽臣祖母及臣感激涕零惟日侍臣祖母叩祝
皇上萬壽無疆以抒臣之悃誠奉

旨覽卿奏謝知道了該部知道
吏部尚書伊桑阿等題爲欽奉
上諭事康熙二十三年十一月十八日奉
上諭舉人孔尚鉝監生孔尚任既經講書應給官職着交與吏
部議奏欽此臣等議得恭遇
皇上法駕東巡
躬詣闕里致祀
先師孔子廟大禮告成
命講經義闡揚
聖教振起儒宗誠曠古之希逢爲
盛朝之鉅典而舉人孔尚鉝監生孔尚任陳書講說克副
聖衷應將伊等不拘定例俱從優額外授爲國子監博士奉
旨依議
吏部尚書伊　等題爲欽奉
上諭事准衍聖公孔毓圻等奏稱　孔廟於漢元嘉三年設立
百戶一員掌管祭器及灑掃守衛至宋元祐間又添設典籍
一員掌管書籍及禮生司樂一員掌管碑刻及樂舞生管勾

一員掌管祭田及祭品謂之禮樂兵農四科至明朝洪武年
間典籍司樂管勾俱由部選其俸祿在衍聖公祭田內支給
而百戶止由衍聖公委用並未達部至今相沿禮樂兵農未
全誠爲缺典今見有供事之人但求職名達部而祀典有光
矣等因具題奉
旨着交與吏部議奏欽此該臣等會議得衍聖公孔毓圻等疏
奏前來查吏部定例內衍聖公所屬應補官員照咨補授今
衍聖公既稱百戶姓名達部而祀典有光等語相應將見在
供事百戶姓名咨送兵部註册所給俸祿照別項官員於祭

田內支給可也奉
旨依議
衍聖公孔　奏爲遵
旨奏明增擴林地事臣祖
先師孔子賜塋在曲阜縣城北即古之魯城北泗上也子孫
剏得附塟林內臣查孔林原額地一十八頃俱係歷朝賜地
相沿至今狹隘殊甚恭遇
皇上鑾輿親臨林內俯軫情形面奉
恩旨准賜增擴仰見我

熙朝盛事

皇上優恤聖林澤及綿遠合族人等世世御恩但林以外除南
一面近城無可增擴其東西北三面外地不等有臣祭田在
內者亦有臣所買之地見在行糧者亦有民間之地參錯在
內者除臣地自應併入林內其民間之地恭候
皇上俞旨允行臣願自備價値會同地方有司酌照時價交易
置買俟陸續置買之后咨臣會齊造册及所擴林地額數一
併奏請
欽賜豁糧可也奉
旨該部議奏

禮部　題爲闕里既蒙
臨幸等事禮科抄出御史任　題前事奉
旨該部議奏欽此該臣等議得臺臣任　條奏內稱
皇上神明天縱文德武功直紹唐虞三代普天率土文教覃敷
車駕東巡洞悉民隱特行尊師重道之禮
寵頒御製漢唐以來臨幸闕里之盛未有隆于今日者也既蒙
御書匾額賜懸廟庭必有
宸翰之碑光昭萬代伏祈
皇上特立廟碑勒之貞珉等語欽惟

熙朝盛事

皇上睿藻煥于日星宸翰燦若雲漢親幸闕里恩禮成隆允宜
勒諸貞珉以垂永久俟
命下之日將碑文交與翰林院撰擬碑文撰出之日交與該撫
建立奉
旨孔子聖集大成道隆德備參天兩地卓冠古今歷代帝王咸
所師法朕研精經籍志切欽崇應勒廟碑朕俱親行撰文書
寫以昭景行尊奉至意餘依議康熙二十四年三月初七日

修廣學宮

禮部　題為請廣學宮捐修等事禮科抄出工科許　題前
事奉
旨學宮文教攸關應行修葺該部詳議具奏欽此除銓選訓導
給復廩糧應聽吏戶部議覆外該臣議得工科許承宣疏稱
國學而外天下府州縣皆立學宮臣自南赴北所過沿河州
縣見其學宮頹圮有不能蔽風雨者懇
勅督撫偏檄所屬照滇黔例悉行修葺等因前來查學宮關係
文教理應修葺應請

勅下各該督撫照滇黔之例捐輸見任官員捐銀二百兩以上
者紀錄一次教官捐銀一百兩以上者紀錄一次自此以下
捐銀者分別獎勵俟修完之日將姓名銀數造册報部俟
命下之日通行直隷各省遵行可也奉
旨依議

成均議禮

國子監　奏為請正從祀諸賢等事切惟
文廟之祀從以四配十哲兩廡諸賢凡以紹述心傳功在萬
世也臣等詳閱會典諸書切見從祀諸賢諸儒名號位次尚
有未當有宜一并釐正者敬為我
皇上陳之查十哲之位不稱名而稱子是已但自明嘉靖間議
去封爵之後四科之內稱冉子者凡三殊難辨識兩廡諸賢
諸儒則直書其名而稱子視十哲太為懸殊似宜將神位俱
稱先賢先儒某子之位而以諱註其旁以昭尊崇之意至宋

代周敦頤程顥程頤邵雍張載朱熹六子闡明絕學遠紹洙
泗之傳實超前代諸儒明崇禎間遂將六子改稱先賢臣等
切以躬及聖門者概稱先賢私淑者概稱先儒此以時代論
非以述指論也今既改稱先賢未便輕議但位諸漢唐諸儒
之上於世次似有未安又諸賢諸儒宜詳議妥確通行天下
學宮著之
本朝會典以埀永久者也伏乞
勅下禮部議覆施行奉
旨該部議奏康熙二十二年十月廿六日

國子監　奏爲請增從祀理學等事切惟
至聖之道萬古爲昭兩漢以來諸儒凡發明經傳踐履純正者
皆得從祀兩廡俎豆千秋典至隆也臣等查見在從祀先儒
外歷代諸儒有功聖門尚有當酌議增祀者敬爲我
皇上陳之漢儒功在傳經如書詩春秋三禮授經諸儒皆巳從
祀而易獨無之似爲闕典按田何當漢初授易實爲聖門商
瞿嫡系此漢儒之當補祀者也鄭康成博稽六藝所註詩禮
諸經百餘萬言史稱純儒唐宋以來皆列從祀明嘉靖間始
改祀於鄉未愜公議此漢儒之當復祀者也程門弟子首推

尹焞先儒稱其學窮根本德備中和考其出處本末毫無可
議朱子之後惟何基爲正傳其學以立志爲先居敬爲要於
大學中庸太極通書西銘皆有發揮此宋儒之當從祀者也
至於明代理學實肇於霍州學正曹端其學以誠敬爲主力
闢邪說薛瑄稱其質純氣清理明心定爲有明理學之冠禮
部尚書章懋由博返約斂華就實其學粹然一出於正難進
易退天下仰之國子監祭酒蔡淸學以六經爲正宗以四書
爲嫡傳所著蒙引尤見窮理之功禮部侍郞呂柟篤志聖賢
之道其講學之要曰文必載道行必顧言左春坊贊善羅洪
先以躬行之實學闡良知之眞傳安貧樂道有簞瓢陋巷之
風刑部侍郞呂坤以理學爲經濟有體有用所著諸書皆鑿
鑿可見施行以上六人操履篤實咸有著書發明聖道此明
儒之當從祀者也又絳州貢生辛全生値明末力以正學爲
巳任著書甚富以時代稍近未敢輕議合請
勅下該地方官徵其遺書以備乙夜觀覽或亦可仰裨
聖學之萬一也伏祈
勅下禮部議覆施行奉
旨該部議奏

額設祭田

禮部　題為援例請復祭田等事禮科抄出東撫徐　題前

事奉

旨該部知道欽此該臣等議得先據翰林院五經博士程璠奏

為援例請復祭田等事一疏臣部議覆請

勅下山東河南將顔曾孟仲孔與發果否有無額設祭田共程

顥程頥原有無額設祭田有司于何年入冊行糧之處逐一

查明具題到部再議奉

旨依議欽此移咨山東河南二撫去后今據東撫徐　疏稱查

得東省復聖顔子廟額設祭田五十頃宗聖曾子廟額設祭田五十頃外給地一頃六十畝以修官廠亞聖孟子廟額設祭田五十頃又祭田一頃十五畝先賢仲子廟額設祭田五十三頃三十五畝又額設祭田一十二頃見今世守各照例辦祭等語河撫王　疏稱学正孔與發祭田始自唐貞觀十一年賜田十四頃一十五畝三分零以供祀事至今世守至先賢程顥程頥祭田查兩程故里誌載宋哲宗元祐五年原給膳墳田地十頃至　我朝順治三年入冊行糧查得戶部賦役全書內並無開有程顥程頥等祭田該撫疏內雖稱兩

程故里誌載宋哲宗元祐五年給地但無稿案可據其所請

程顥程頥復給祭田之處應無庸議奉

旨依議康熙二十二年十一月初六日

附錄

元聖新恩

禮部題爲籲恩求祿等事據周公七十三代嫡孫世襲奉祀生員東野沛然奏前事奉
旨交與禮部欽此該臣等議得東野沛然奏稱竊惟堯舜禹湯文武之道傳之周公自周公而傳之孔子至于顏曾仲孟得
聖道之傳皆有世襲博士以優其后宋儒程朱有表章聖道之功子孫亦得以博士世其官臣祖周公以元聖之德制作經緯周公與孔子並列久矣而今祠宇頹壞拜謁寂寥主鬯僅一青衿祭田不及百畝不惟不能並尊于孔子而且不能比隆于顏曾孟仲之班倘蒙
垂念傳道之功斟酌于顏曾孟仲之間稍加優隆等語查得會典內載周公于歷代帝王廟配享凡係配享前代帝王功臣后裔並無承襲博士之條且查東野沛然所奏東野誌內至東野沛然已經七十三代以上歷代並無議有承襲處無容議奉
旨周公承述道統繼往開來功德昭著其子孫應否給與職銜著九卿詹事科道會同確議具奏 康熙二十四年二月

禮部等 題覆欽此仰惟
皇上道兼 君師德隆今古比唐虞之勳業接周孔之心傳治定功成禮樂明備查周公兼三王而施四事承武烈而顯文謨且后裔雖古來未給有官職今遇我
皇上崇文重道之時周公后裔應授官職撥給祀田修葺廟宇以彰
皇上之殊恩俟
命下之日行文該撫查周公嫡派取具各結并東野氏宗譜送到之日禮部查明將應授之人題請爲世襲五經博士祀田照顏子祀田例由戶部撥給廟宇交與該撫設法修理可也

康熙二十四年二月十八日奉
旨依議

臣錄元聖新恩而不覺有感於臣祖之先見也臣祖任濟南歸謂臣曰國家優渥聖裔隆禮極矣獨是元聖爲先師所夢想于路爲聖門高弟有衛道之功而奉祀止一衣巾反不得比於從祀之先儒故於二氏世系詳爲論訂以俟秉禮者之採擇後於崇禎六年仲氏巳授博士獨於元聖子孫缺焉未錄今逢

聖主特恩寵以清班錫之土田使嗣法聖賢者大慰其闡理傳

道之心垂之史册於以光俎豆而崇功德匪淺鮮矣爰

載末簡以備參攷 臣 德湄記

封爵

周公名旦武王弟封於魯不就封留佐武王世子元子伯禽成王元年之國次子留相王室其餘食小國者六人樊蔣邢茅胙祭也

按魯公伯禽始封終頃王讐共三十三君凡八百七十三年楚考烈王滅之

祀典

唐高祖武德二年詔國子學立周公孔子廟各一所

武德七年帝詣國子學釋奠於先聖先師以周公爲先聖孔子爲先師配享

太宗貞觀二年左僕射房玄齡等請別祀周公升孔子爲先聖以顏回配享從之

高宗永徽中復聖周公師孔子顯慶二年乃以周公作禮樂當同王者之祀乃以周公配武王而孔子獨爲先聖

議者以周公業周易制禮作樂非無學術乃祀在彼不在此蓋各有所重也

廟宇

周文憲王廟在兗州府曲阜縣城東北二里故魯太廟之墟即孔子入廟每事問處也伯禽受封於魯成王賜以天子禮樂奉周公祀至宋大中祥符元年眞宗幸曲阜追封文憲王重建新廟御製碑文明成化二十二年詔頒祝文令曲阜縣官每歲以春秋仲月致祭如禮弘治二年撫按訪求其後給六十七代宗子東野禮衣巾主奉祀事廟制恢擴大備石坊二座左曰經天緯地右曰制禮作樂中曰元聖

東野氏姓譜節略

先儒東野魚后稷之後周公之孫也后稷姬姓諱棄始封於邰

生子不窋失其官守二傳生公劉克修前業遷于豳九傳至太王徙都于岐生王季王季生文王作邑于豐文王生周公佐兄武王克商授封于魯生子伯禽襲封之國都于曲阜伯禽生第三子諱魚賜東野田一成以自養因以田爲氏魚遂爲東野氏之始祖十四代東野畢師於閔子又事定公以善御見稱于顏子二十一代東野質遭楚考王滅魯共公族五百餘門悉被屠戮惟質負子攜譜竄于東吳至始皇三十七年乃還魯漢高祖過魯親幸其宅謁周公廟賜二十二代東野瓌都尉三十一代東野熙漢末黃巾倡亂自三國及晉兵戈不息舉族流東海寄

居五世三十五代東野芳宋永初二年自東海抱姓譜及親族五十七人還魯荆州刺史謝晦有譜序五十二代東野紆克紹先業世居于魯大中祥符元年十有一月宋眞宗如曲阜幸周公廟祀以太牢追謚文憲王命建新廟于舊基之上豎碑刻文以崇制禮作樂之功六十五代東野子儀元至正間天下兵作合族西遁洪武初隱居敎授因備修譜牒繪圖祖像以傳于來世世稱爲遂泉先生至六十七代東野禮弘治二年山東撫按訪求周公之後給其衣巾主奉祀事

歷代幸臨闕里致祭考

漢

高帝十二年過魯以太牢祀孔子詔諸侯王卿相至郡先謁廟而後從政

此漢以下祀孔子之始亦新官到任謁廟之始

明帝永平十五年東巡至魯詣闕里宅廟祀孔子及七十二弟子

此後世祀孔子弟子之始

章帝元和二年東巡狩過魯詣闕里以太牢祀孔子

時帝升廟西面立羣臣中庭北面皆再拜帝進爵而後坐作六代之樂大會孔氏男子年二十以上者六十三人因拜僖郎中并賜孔氏男女金帛僖從還京師

安帝延光三年自泰山過魯祀於闕里

北魏

孝文帝太和十九年帝如魯城祀孔子

改封二十八世孫孔靈珍爲崇聖侯拜孔氏四人顔氏二人官此顔子錄後之始

唐

高宗乾封元年封禪還京師車駕過曲阜祠廟祀以太牢

玄宗開元十三年封禪回詣孔子宅親設奠祭又遣使以太牢

祀墓

後周

太祖廣順二年親征至兗詣廟而拜左右曰天子不當拜異代陪臣帝曰夫子聖人也百王取則安得不拜登墓復拜

按周太祖親征慕容彥超至兗州城將破夜夢一人狀甚魁異被王者服城陷取委巷入夫子廟在帝豁然曰昨夢殆夫子乎不然何路與廟會駐蹕升堂睹像一如夢中所見感喜

下拜遂躬詣闕里拜奠詔留所奠銀酒器及爐於廟中又詔聖林拜墓勅所屬葺祠宇禁樵採

宋

眞宗大中祥符元年東封如曲阜縣謁文宣王廟

內外設黃麾仗上服靴袍詣廟行酌獻禮初有司定儀止肅拜上特再拜又詣叔梁紇堂命近臣分奠七十二弟子先儒遂如孔林以樹木擁道降輿乘馬至文宣王墓奠拜加謚曰玄聖文宣王追封父叔梁紇齊國公母顏氏魯國太夫人妻亓官氏鄆國夫人二年賜文宣廟桓圭一就廟立學預養孔氏子孫封弟子顏回爲兗國公費侯閔損等九人爲公郕伯曾參等六十二人爲侯追封先儒魯史左丘明等二十一人爲伯此從祀諸儒有封爵之始

按孔林建駐蹕亭在先聖墓道東宋眞宗爲詣闕里顧問先聖墓何在子孫引道鑾輿至林奠謁畢坐於亭上宣兩府及兩制賜茶亭有古碑字多殘闕帝命詞臣拂蘚辨認盤桓久之今輦路與亭俱存

臨雍紀事 崇禎辛巳年

祭酒南居仁

粤稽臨雍肇自古先典明備於昭代今上加意尊師定三載一舉之制歲維辛巳實爲厥期前一年勅所司搜厥事問誰箕吉日節威儀徵聖裔曰宗伯氏問誰崇廟貌飾堂廡庀禮器曰司空氏問誰嚴宿衛肅扈從曰司馬氏問誰潔粢盛碩牲犢正登歌舞佾之位曰容臺氏問誰司勸講戒生徒祗迎送曰司成氏臣居仁等厥期易中春而秋也以工未告成故易上澣而中也以丁祭難並舉故維時臣居仁蒞司成任且歲有半矣距期不一月少司成臣衛胤文遷去又數日少司成臣羅大任以新任

至先期數月大司空之屬以匠人塓人至人畫繢諸人至臨期以籩豆几案牲函帝幕琴瑟鍾簴之屬至諸生徒之蒞他署歸里井者次第以觀禮至先十日政府六卿以下有事典禮者以演禮至登降周旋儀如上臨將舉事百執駿奔環橋者皆後先至十七日夜漏三鼓臣率學官子弟候駕成賢坊東師生鱗次南北延數里白露澄鮮星月輝映隱隱聞禁鍾知乘輿已駕矣少焉龍旂翔空鸞聲和應列炬照耀如晝臣等跪迎上入廟先率師生赴彝倫堂拱候禮畢駕至百官以次朝見如秩宗儀臣居仁進講尚書臣大任進講周易上端拱凝聽天顏和霽百官

仰瞻相慶講畢臣率師生出候駕成賢坊西生徒觀光者千餘人進退旋折矩步不紊中有言事者命發國學候旨次日表謝賞賚勅諭隆禮下逮誠治朝盛典臣等榮遇云方釋奠禮成上詳閱廟廡命儀仗未合禮者撤之神位參差者正之爵盞未備者增之幔帳不齊者易之工竣而未盡制者精之未舉者督之每事勅禮臣議皆屢疏參稽歷數月始定至尊崇六子表章格言尤上崇儒至意曼超千古矣臣忻逢盛事謹載筆恭紀末簡

釋奠陳設圖 崇禎辛巳年

文廟

爵 爵 爵

菱 鹿脯 棗 鹿脯 栗

帛

牛

燭 香 燭

四配十哲兩廡

啓聖公四配兩廡陳設同無太牢無帛

共祭六十九壇 祭畢

欽賜祭酒司業脯醢果酒二桌

原缺

聖門志考畧一卷 兩江總督採進本

不著撰人名氏惟書中自稱其名曰涓檜樹一條後稱崇禎三年庚午春隨其大父登岱詣孔林祀典一條後稱康熙八年以廷對留京則國朝人也而考康熙庚戌進士題名碑是科無名涓者殆貢生也其書雜抄闕里諸志爲之殊不足以資考證

闕里廣誌二十卷

〔清〕宋際　宋慶長撰

上海圖書館藏清康熙十三年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闕里廣志二十卷》提要

闕里廣誌序

闕里者吾夫子之舊宅也按世家孔子卒諸儒講禮于孔子故所居堂魯哀公因立爲廟後世卽其廟藏孔子衣冠琴瑟車書

歷數百年至漢武帝時孔氏傳十餘世矣而太史公曰余適魯觀仲尼廟堂車服禮器諸生以時習禮其家余低回留之不能去云當列國戰爭之餘暴秦虐

熠之後而所爲闕里者風流可觀則聖人教澤之深孔氏子孫之賢卽當時已足徵矣自漢以來聖人之道益著尊聖人者其禮益隆崇祀封錫之典有增勿

減闕里之稱遂與天地並垂不朽殆泰山不足擬其高大河不足踰其遠也闕里故無誌蓋以聖人之道如天無不攵地無不毋其精神無處不流通其禮樂

文章無在不散見亦安能獨指曲阜之山川林廟以爲是聖人之居譜孔氏之族姓官閥以爲是聖人之子孫哉其有誌也自明弘治間學憲陳鎬爲之而大

學士李文正公爲之序也其誌也大抵以記累朝表章之盛報祀之隆禮樂之賜田宅之錫封爵之貴綸誥之寵至于先聖之遺蹟昭諸史乘後裔之賢達詳

在譜諜諸賢之配享垂諸祀典
者亦竝載焉昔漢章帝幸魯祠
孔子于闕里作六代之樂大會
孔氏賜賚其厚謂郎中孔僖曰
今日之會於卿宗有光乎僖對
曰臣聞明王聖主莫不尊師重
道今陛下親屈萬乘辱臨敝里
此乃崇禮先師增輝聖德臣宗
之榮非所敢承帝大悅曰非聖
者子孫焉有此語乎由是言之

帝王之尊奉聖人加恩孔氏非
以爲孔氏爲斯道也則闕里之
有誌書非以誌孔氏爲帝王之
爲斯道者誌也且誌曷可以已
也李文正曰士大夫入聖人之
鄉觀聖人所居接其子孫族姓
見其禮聞其樂因以想像其形
容未有不惕然感之于心而益
尊聖人之道者孟子曰去聖人
之居若此其近盍幸詞也而今

草莽孤賤之士不幸生於遐陬僻壤不得見所爲宮墻宗廟之美而一見之于誌雖數千百里而外如登金絲之堂親聆絲竹之音也如身入孔林見荆棘之

自除而禽鳥之不棲也其以興感學人之誠敬而作其羨墻之見功豈淺尠哉自弘治迄今且二百年繼有修者皆紕繆蕪淺不足觀覽會今聖公以冲齡茂

質篤學禮賢典籍宋君慶長稽古士也痛舊誌之無文蒐求故府攷覈憲典芟其不經擇其言尤雅馴者輯成二十卷而屬序於予予觀之詳而核博而要實

實乎亦既質有其文矣傳曰言之無文行之不遠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心嚮往之夫以行遠之文生天下不能至者嚮往之心斯誌有焉予不

佞弇陋不文謬繼文正之後而
爲之序益滋愧矣
康熙十二年癸丑孟夏月中浣
之吉光祿大夫禮部尚書淮
南龔鼎孳謹撰

闕里廣誌序

聖人之道如日闕里其扶桑暘谷也
弘治中山東學使者陳君鎬始為之
志又二百年無續修者間有記述其
言不雅馴雲間宋君際為司樂宋君
慶長為典籍慨然嘆曰余兩人服官
於此詩書禮樂實有攸司而紀載不
備是余之責也夫乃因舊文而附以
近事凡為書若干卷書將竣浚走三
千里自魯如齊出入幽冀是正於大
人先生考詳其登下而稽訂其繁簡
越二年而始成首列圖像誌美備也

歷代所傳夫子像冠服不一皆輯而繪之僾然如有見乎其位肅然如有聞乎其容欬以此思敬敬可知矣圖像者尊聖人之身也尊聖人之身必尊其所自出故次之以世家世家所載自軒轅至帝嚳以迄成湯凡三受

命為天子治定制禮功成作樂固其所也孔子布衣而用天子之禮樂冕而朱紘朱干玉戚以舞八佾視受命之祖為尤盛故次之以禮樂禮樂奏樂必嚴其地故次之以林廟林廟踞岡陵名勝之區高山大川環之故次

之以山川凡歷山川皆孔子平生所遊息也後世識之至於今不忘故次之以古蹟古蹟雖承舊典則維新二千餘年以來帝王尊禮代有異數故次之以恩典恩典崇於至聖而并及其門人故次之以弟子親奉聖人之道

而大其傳者弟子也藏聖人之遺書而共其祭祀者執事之羣有司也故次之以職官職官異姓四人餘皆孔氏子孫仕於家者也若乃出仕王朝為公卿侍從者尤多皆著名列史故次之以名爵聖人之祚流慶無疆

而四代大賢亦施於孫子故次之以
贒裔之數者於闕里之事備矣若夫
帝王卿相詔誥碑銘以及四方文士
拜瞻林廟者各有詩歌贊頌天下文
章莫大乎是故次之以藝文終焉嗟
乎世之著書立言以自名家者往往

而有高則洸洋踔跳卑者雕蟲自喜
求一言之幾乎道而不可得也今兩
宋君具雄邁之才負博通之學而專
以表章聖道為事所述者必先聖之
法言所載者必先聖之法行知足以
擇之仁足以廣之勤足以成之夫豈

者所求而為歟信道篤而服習深也
昔鍾離意修孔子車拭几席劍履一
手足之為烈耳孔子猶識其名以示
後人況兩宋君襄百代之典制垂文
獻於無窮豈止護車拭屨之功而已
哉高高在上日監在茲孔子其知之

矣
康熙甲寅孟夏望日瑯琊王光承
拜譔

闕里廣志叙

夫以一家之克絀覘天下之治忽者其惟孔氏乎秦之富彊遠過三代而未及三紀無炊火焉不尊孔氏也泗上亭長不基尺土而綿歷四百尊孔氏也自漢以來代有加禮爵崇於唐禮樂備于宋子孫之尊崇土田之便蕃極於明而我

國家因之踵事增華自

列祖迄我

皇上尊師重道崇儒右文超越上古而

恩加闕里以前代爲準蓋斟酌百王

而得不可過不可不及之中道焉夫唐之尊孔子也至於王西夏之尊孔子至于帝可謂隆矣然唐之藩鎮多封王至於都虞侯兵馬使亦封王是不足以重孔子也孔子賢於堯舜稱帝亦宜然尊稱出於其君周文武之上出於其祖成湯之上恐非聖人所安不若稱師之名實相符也此我

國家之善因也孟子言君十卿祿則大國不過三百六十頃耳前朝給闕里田二千大頃視古十倍譬諸三代列侯壤及百里者不必更益矣獨是衍

聖公之爵明初止于二品恩禮視一品我

國家直以五等之公爵待之豈非迥出前古哉故六服八荒罔不承德數教所迄軼于漢唐人皆知

本朝武功之盛而不知文德之隆崇聖之極至此也孔氏家世典故自司馬子長班孟堅以後凡爲國史莫不載述顧散在諸書未能合而爲一明大學士李文正公撰闕里誌有典有則稱爲良史後人輕爲改易訛謬蕪蔓無以跐矣先正而我里二宋君樂丞

際典籍慶長脩葺考訂粲然有章非惟志聖門之典物亦以彰

朝廷之懿美書成來請弁言余以庸才忝侍從筆墨之役不敢辭也謹拜手而爲之序

康熙十二年四月朔

賜進士及第翰林院侍讀華亭沈荃拜撰

闕里廣誌序

天下有一家之書而溥四海內外上下數千百年者其惟闕里誌乎夫帝王之姓有時而易定閭之區有時而改獨孔子之闕里則與天地而長存是誌雖出入於二十二史之中而實足以并包乎二十二史可謂大而無外者矣昔人有言其國可滅其史不可廢況乎不滅之素王而可無誌乎余奉

簡命巡撫山東釋菜至聖廟庭見其禮器樂舞宫墻之嵯峩檜栢之蔭

翳展拜聖林遵輦路涉洙水三板之封端木之廬蓍草叢生禽鳥屏跡低徊留之不能去遂欲搜討典故纘述舊聞以執掌未遑旋以憂歸讀禮之餘有傳樂丞宋君際典籍宋君慶長公餘之暇已取舊誌而踵事焉癸丑春適典籍君入都門以所訂本質余余讀而嘆曰夫事有創者有修者而修之之功與創者同何以言之夫創始之初網羅放失文重思煩豈能無得十而遺一後起者為之删蕪補略如

攻荆玉文以蒲穀如治竹箭傅以筈羽燿縹采而達犀革不踰貴歟是誌也自有明李文正公迄今二百餘載其閒不無綴續然而就簡仍訛方今

皇上御宇右儒重道視乎前代恩禮有加況當百廢具興之後而闕里一誌不加整輯豈所以揚

聖主之尊師彰

興朝之鉅麗哉故宋君修之庶幾于述者之謂明而亦有所不得已也

康熙十二年四月初吉

賜進士第巡撫山東等處地方督理營田工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加一級前內秘書院學士內弘文院侍講內翰林院編修庶吉士充

經筵

日講官庚子福建主考丁未會試總裁纂修

世祖實錄副總裁濱宛劉芳躅拜譔

闕里誌舊序

闕里誌誌闕里也闕里者吾孔子所居之地道德政教之所從出文獻之所在其誌之也固宜古者有列國之史而又有四方之志九丘之籍至周猶存爲外史所掌孔子述職方以除之者大抵皆是物也封建既廢史惟朝廷有之至漢而備其法有帝紀有世家年表有傳有志事分而代輯及東漢南陽撰作風俗之後郡縣始各自爲志則兼地理人物文章制度而有之而史之法略具蓋雖窮陬僻壤或不能無况吾孔子以教爲政司馬遷之史特著世家齒于有國歷代帝王褒崇封謚愈久

益隆其鍾靈毓聖之地非一郡一縣比也宋元間族人宗翰華間有紀述久而弗傳國朝成化末今山東布政使張君泰知鄒縣常輯孔顏孟三氏誌其傳未廣也弘治甲子重建闕里孔廟成東陽奉敕代告周覽遐慕欲爲一書巡撫都御史徐公源及衍聖公聞韶力贊其議比歸至德州巡按御史陸君偁盧君雍及布政使曹君元等合書以請適闕提學副使陳君鎬有事于此因舉以屬之取所定凡例稍加潤飾且以孔氏實錄孔庭纂要素王事紀世家補鈔本致之以備采擇陳君乃參閱孔氏所藏祖庭廣記與凡遺碑斷刻諸書所載踰年而後成其法以闕里爲主附顏孟諸弟子之名氏事行而體統尊事先聖肖貌及地形廟制而圖像著述世家宗派特爲世表而譜系明叙禮樂制度之沿革損益而典式具若詔誥敕祝之頒布章疏箋表之敷陳罔不備載而闕疑訂舛芟繁剔僞惟其所當凡爲卷十有三爲目十有四爲文累若干萬言于是我國朝之尊師重道度越前古者粲然大明于世亦孔氏之家史也蓋有此地必有此書闕于三千年而成于一旦不可謂不難矣天下之學聖人者讀其書法其道想像其容儀而不可得見至其宅里林廟必惕然感之乎心然殊方而產限地

以遊固有終老而莫自遂者羨墻見堯河洛思禹得是書而觀之景行希聖之念不油然而興乎嗟夫金石雖堅不免磨滅斷裂之患板鍥楮印遞相禪續則可以至于無窮由今日以至于無窮者必自是書始故以徐公之意爲序適僉事黃君繡歸自京師因畀之俾刻于闕里置于所謂奎文閣者御史金君洪繼按其地於是書有力焉故并書之而徐黃修建之績具在誌中茲不復列云

弘治乙丑九月朔日光祿大夫柱國少傅兼太子太傅戸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知制誥長沙李東陽撰

闕里誌舊序

余不佞文質無所底少從諸生衣治章句之學非其好也顧獨類卬今古慨然世德之對越非進乃覺覺罔念厥紹每一懷想耿耿若負萬曆庚申春先公世父無祿即世余承乏叨沐國恩奉先聖宗祏歲時享祀劼毖莫愆恒兢兢據吐之莫卜是懼顧瞻廟貌歲久日圮議欲修葺歲乙丑會先帝臨雍承召赴都分獻陪侍講筵恩錫茶坐覲聖容之粹穆近咫天于尺五禮竣復蒙衣帶上尊之賜渥矣隨具疏請修祖廟上以時乏軍興謙讓未遑也今幾十年所矣遼海未靖秦冠復熾普酋鴟張

于黔南叛將嗥伏于鯨海竊念爲國世臣不能借寸籌以仰佐廟謨少効敵愾之藎敢藉口于武備必有文事乎日夕即有堂搆之慮亦以義自裁姑置之矣里居間讀家乘因感于大定間郡修鄆國夫人殿監修小吏侵沒其直破廣爲狹剗崇爲卑五十世先正奉公慨然曰吾獨以奉祀事守林廟爲職誠不得以專建雖然亦豈敢不力歟乃躬率廟丁載斧斤走東蒙深入數百里歷嶮巇冒風雨得松柏之中榱橑者以千數時節度劉公璋判官趙君天倪廉貞而幹協衷合贊役克有成曉正奉公所值者大定之時耳當南北兵革之餘山中材木綦蕴禁剝疏濶而又得劉趙兩賢以共濟故宮墻鼎新煥然改觀今時際承平山林隸于虞衡不則士民自占一莖一株咸有攸司安所得榱橑之材而伐之以爲營繕助者爲之掩卷而喟又覩五十四世先文肅公時尼山廟毀碑存居民冒耕祭田且百年矣公稽諸典故言于部使命鄒沭兩令往聚之復田百五十畝收其租以供烝嘗因請置尼山書院暨三氏學田三千畝在徐州沛縣之刁陽爲豪民所據檄州與縣歸侵疆州將受賂敗其事公往復辨議再歲乃定公之重奉世業銳意恢復可謂勤矣由公至今三百餘載嘗遣使疆理前所復

之侵疆其間佃戶與豪强互爲奸利所侵沒者什百于前惟是賢長吏眷念根本侵疆可復先祀不匱有如秦越視之而若赦任之或利其租入以自奉獨且奈何哉風會澆下聖澤漸湮蚩蚩四民舞肘赗拜惟福田利益之是覬甚且詮非聖之書以誣人或世人人意中有一西方聖人元始天尊也嘗試思之聖賢之道其精可以治身理性而忠孝廉節之德著焉固不言福利即以福利言士明一經取青紫如拾芥而延世之賞鉅者帶礪千年細者任子一命自求多福亦何常不利若之何其軒彼而輊此也余因緒闕里舊誌附以新典補其未備

亦惟先正奉文肅之志是繼是承不敢忘祖德而隱君

賜云爾如曰正人心以閑聖道則余豈敢

闕里六十五代太子太傅襲封衍聖公孔胤植沐手撰

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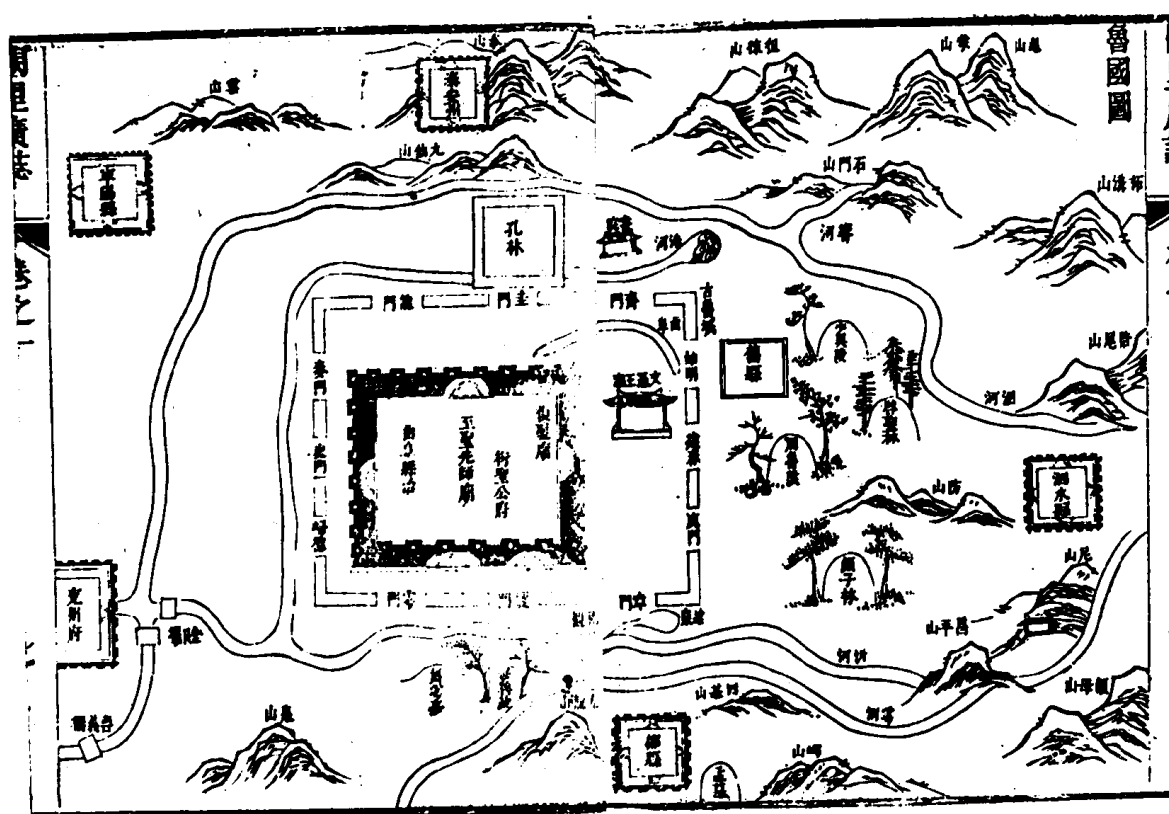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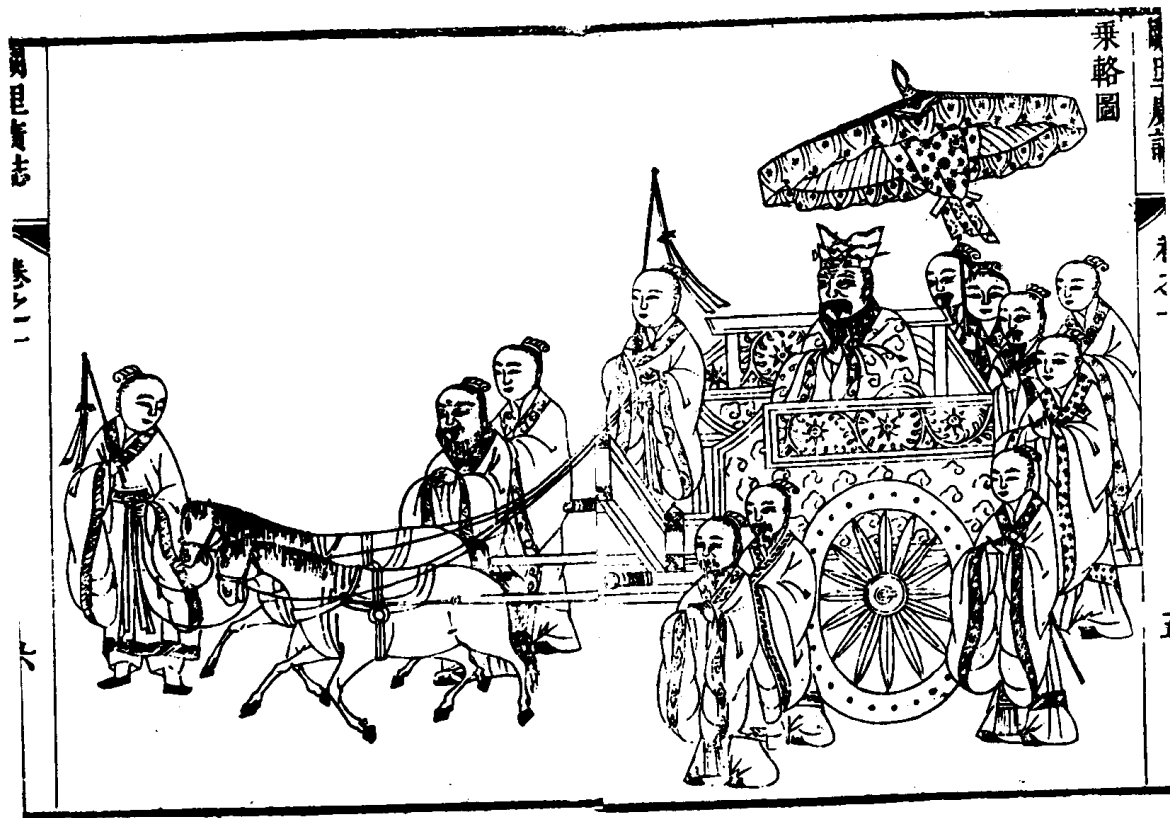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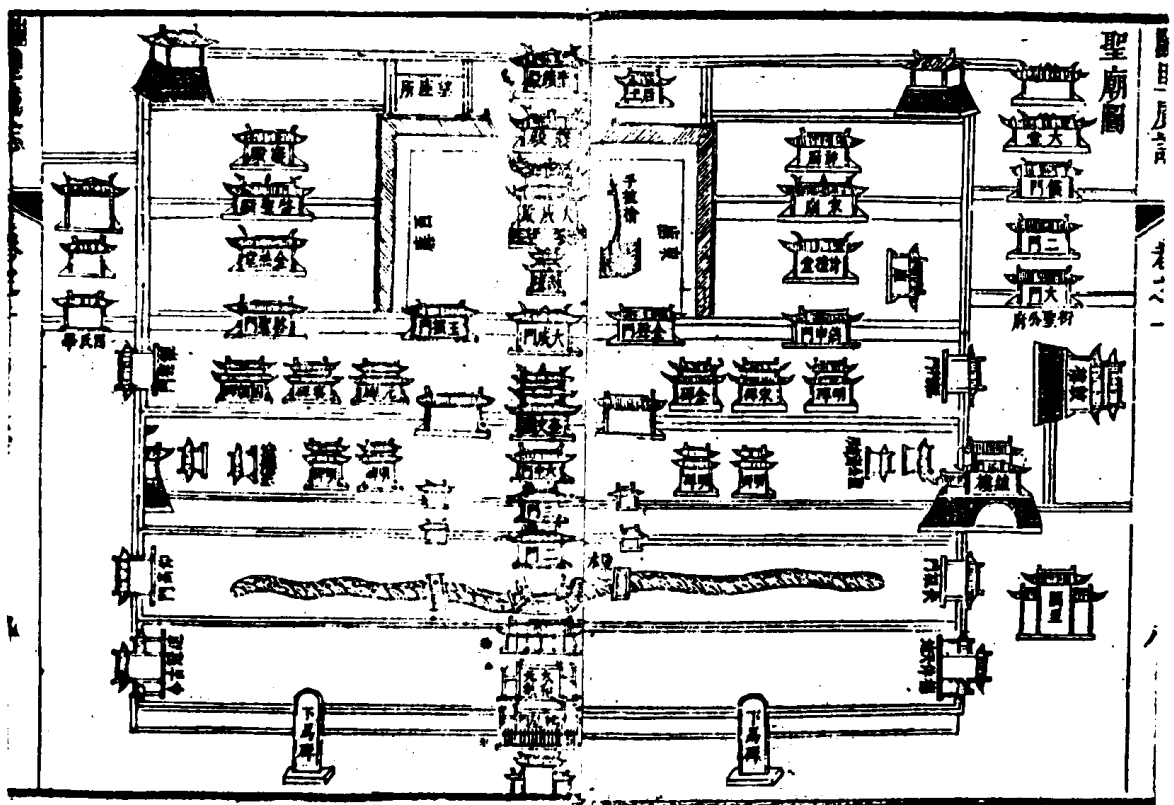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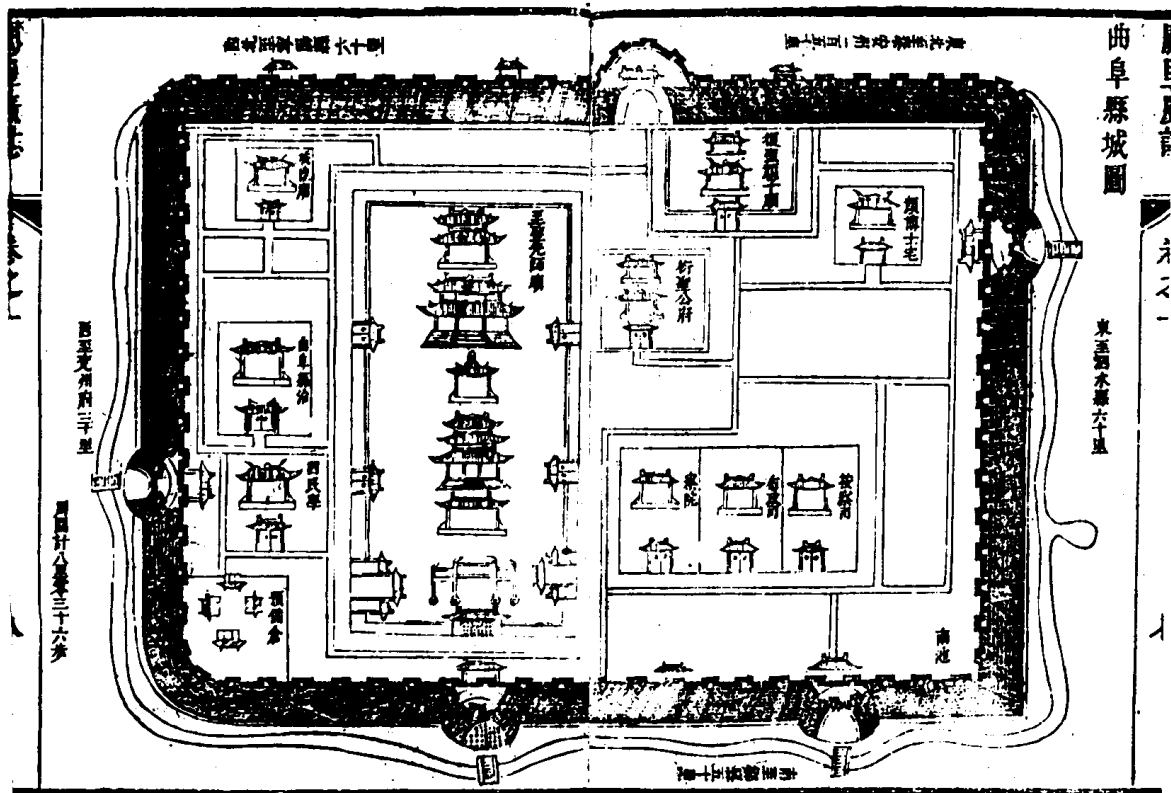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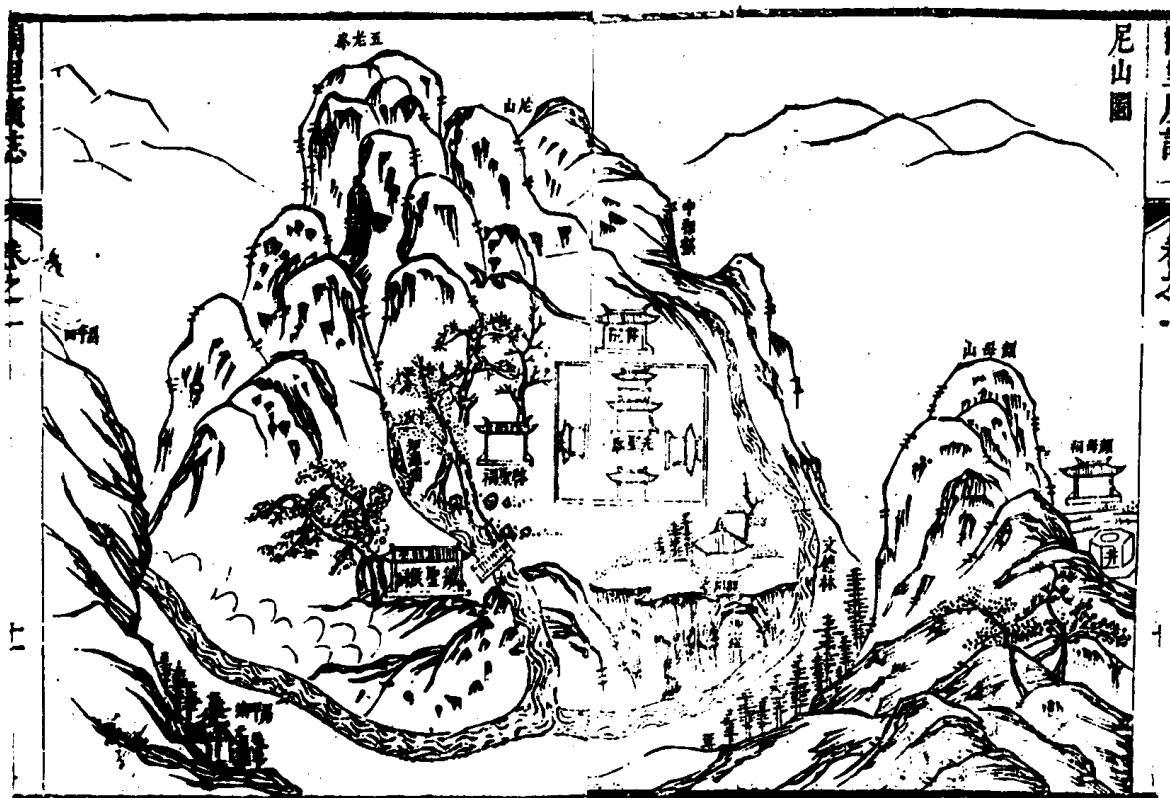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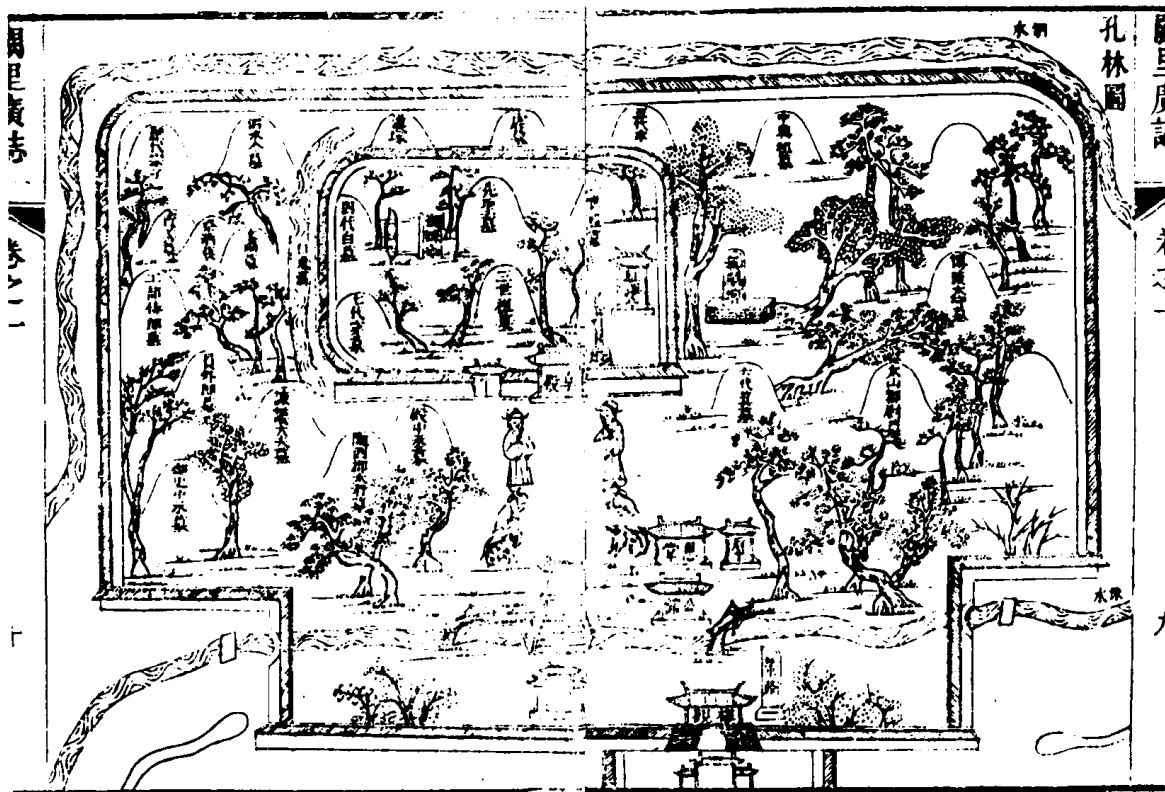
闕里廣誌目錄

闕里廣誌卷之一

圖象誌

敘曰圖靈默旋則星緯昭象方輿密運則流峙呈形何者玄造非形像不顯也矧夫子德儷兩儀範垂萬禩故鄉黨寫當年之照而祖庭傳奕世之神倘遺容不載何以令冕藻之君肅低徊于宮墻尌仰之胤嚴存著于笑語乎至于肇基啓祥則山川寫其精萃渙神棲則林廟宅其墟設几鋪筵歌德舞功則禮樂煥其文總之非繪事天機解衣礴礴烏能使瞻仰者展帙而較若列眉嚮往者居家而鏡若指掌哉作圖像誌

漢靈帝光和二年置鴻都門學畫先聖及七十二弟子像此畫像之始也梁元帝初在荊州時自畫先聖像爲之贊而書之時人稱爲三絕猶未聞設像也唐開元八年司業李元瓘上言孔宣父廟顏淵配其像立侍准禮宜坐侍乃詔顏子十哲俱爲坐像則設像自唐已有之及考魏興和元年兗州刺史李仲挺修廟碑云乃命工人修建容像雕素十子奉進儒冠于諸徒亦青衿青領聖容肅穆丹素陸離其設像之始乎宋建隆元年詔修祠宇塑繪聖賢像明天順元年置先聖像一龕于文淵閣像乃銅範俻金自是閣臣每晨入必先行四拜禮云

四十六代孫宗壽曰家藏唐吳道子畫先夫子據几而坐從以十弟子者謂之小影其立而顏淵侍者謂之行教　四十七代孫傳曰家廟所藏衣燕居服顏子從行謂之小影于像最眞唐劉禹錫新州廟碑謂堯頭禹耳舉冠象佩取之自鄒魯者卽小影也　廣陵馬大年爲夏縣令寄居司馬朴家見所藏先聖畫像乃唐王維筆眼中神彩殊不類常像上長下短背微僂　元鄉縣尹司居敬曰蜀有文翁石室設孔子坐像其坐斂蹠向後屈膝當前蓋古人席地而坐此像之最古者　顏愷之有闕里行教像吳道子有杏壇小影像及近年司寇像皆漢晉衣冠耳若夫文宣王像則自唐以來加冕服之制者也

闕里廣誌
卷之十
三
行教像

凭几圖

乘輅圖

魯國圖

曲阜縣城圖
東至泗水縣六十里
西至兗州府三十里

聖廟圖
下馬碑
下馬碑

孔林圖

尼山圖

防山圖

聖廟位次圖

至聖先師孔子

復聖顏子回　述聖子思子伋　先賢閔子損　先賢冉子雍　先賢端木子賜　先賢仲子由　先賢卜子商

宗聖曾子參　亞聖孟子軻　先賢冉子耕　先賢宰子予　先賢冉子求　先賢言子偃　先賢顓孫子師

東廡先賢

澹臺子滅明　原子憲　南宮子适　商子瞿　漆雕子開　樊子須　公西子赤　梁子鱣　冉子孺　伯子虔　冉子季　漆雕子徒父　漆雕子哆　商子澤　任子不齊　公子良孺　奚子容蒧　顏子祖　句子井疆　秦子商　公子句茲　縣子成　燕子伋　顏子之僕　樂子欬　邽子巽　公西子輿如　公西子蒧　陳子亢　琴子年　步子叔乘

西廡先賢

宓子不齊　公冶子長　公晳子哀　卨子柴　司馬子耕　有子若　巫馬子期　顏子辛　曹子卹　公孫子龍　秦子祖　顏子高　壤子駟赤　石子作蜀　公夏子首　后子處　公子肩定　鄔子單　罕父子黑　榮子旂　左子人郢　鄭子國　原子亢　廉子潔　叔子會　狄子黑　孔子忠　施子之常　秦子非　申子棖　顏子噲

東廡先儒

左子丘明　穀梁子赤　高堂子生　毛子萇　杜子子春　王子通　歐陽子修　周子敦頤　程子頤　張子載　楊子時　朱子熹　陸子九淵　蔡子沉　許子衡　陳子獻章　王子守仁

西廡先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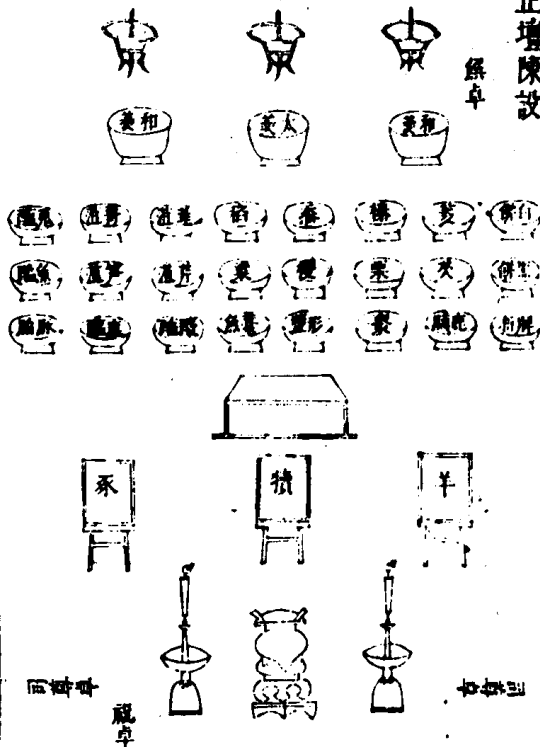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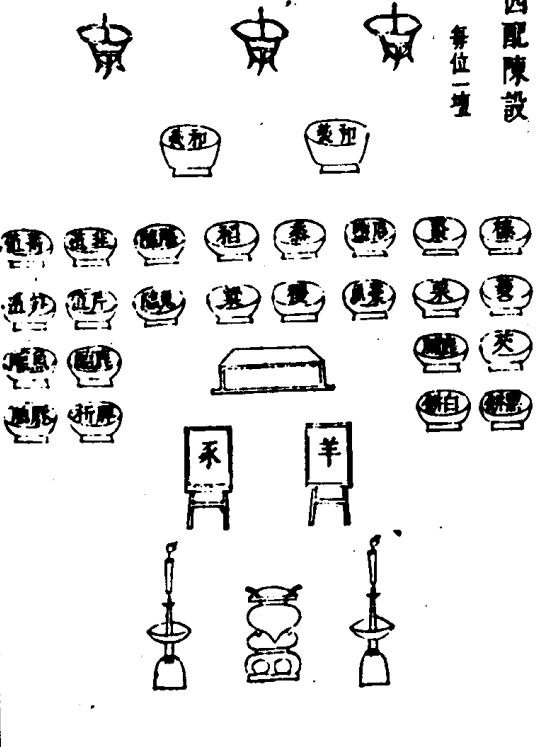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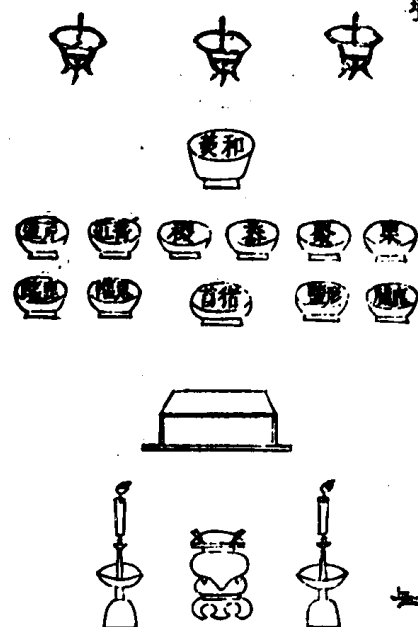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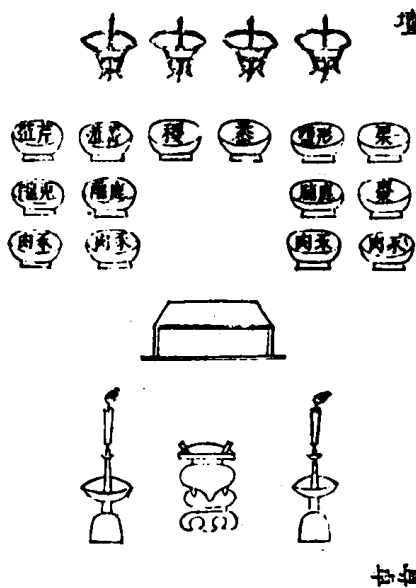
公羊子高　伏子勝　孔子安國　董子仲舒　后子蒼　韓子愈　胡子瑗　程子顥　邵子雍　司馬子光　胡子安國　呂子祖謙　張子栻　眞子德秀　薛子瑄　胡子居仁

啓聖公

先賢顏氏　先賢孔氏

先賢曾氏　先賢孟孫氏

先儒程氏珦　先儒蔡氏元定

先儒朱氏松　先儒周氏輔成

啟聖祠正壇祭品視先師减太羮一牛一

配位視十哲添豕首一

從祀位同上减豕肉一

宋際曰謹按先師神位明初舊制籩豆各八至憲宗成化十二年國子監祭酒周洪謨奏在籩豆各十二及世宗嘉靖九年從大學士張孚敬之議遂减籩豆爲各十於是籩實之糗餌粉糍豆實之酏食糝食俱不復用顔曾思孟四配舊制羊豕各一分作四分每位一分至景泰時每位各一羊豕舊制登一而籩豆各六及嘉靖時去太羮之登而增籩豆爲各十悉竊以爲去像而易木主也爲像之未必顔也復古也去王而稱先師也爲王之尊不及師也重道也若去籩豆十二而殺之以十去佾之八而裁之以六是人主自尊而卑大聖人矣揆以師道之尊與禮之重之二者所當亟復者也

闕里廣誌　卷之一　十八

禮器圖
簠
簋
豆
籩
象尊
犧尊
大尊
雲雷尊
闕里廣誌
卷之二
十七

壺尊
著尊
洗
坫
山尊
罍
爵
勺
闕里廣誌
卷之二
十八

登
鉶
俎
篚
闕里廣誌 卷之一 十九
籩巾
龍羃
尊羃
盥盤架

盥盤
帨巾
燭臺
闕里廣誌 卷之一 二十
祝版

樂器圖
麾旛
升龍
降龍
闕里廣誌
卷之一
三
應鼓
鼗鼓
笛
簫

摶拊
敔
闕里廣誌
卷之一
三
編鍾
鳳簫
柷
編磬
笙
琴

闕里廣誌
卷之一
旌
籥
翟
篪
瑟
管
塤

闕里廣誌
卷之一
樂舞圖
自
民
生
來
奏樂位次圖
麾
歌工
琴
瑟
柷
敔
搏拊
笙
龍笛
鳳簫
洞簫
篪
塤
鍾
磬
旌

神
維
闕里廣誌
卷之一
圭
其
誰
明
師
盛
底

具
条
闕里廣誌
卷之一
夫
前
度
成
帛
聖
越

闕里廣誌
卷之一
禮
斯
黍
非
容
稱
稷
馨
毛

闕里廣誌
卷之一
維
之
大
聖
神
聽
哉
師
天

實
天
生
德
闕里廣誌
卷之一
廿九
作
樂
以
崇

時
祀
無
斁
闕里廣誌
卷之一
卅
清
酤
維
馨

神
薦
闕里廣誌
卷之一
孔
克
明
羞
硯
牲

宗
百
闕里廣誌
卷之一
昭
庶
師
王
格

闕里廣誌
卷之一
三五
生
民
物
軌
瞻
之
洋
洋

闕里廣誌
卷之一
三四
神
其
寧
止
酌
彼
金
罍

維
清
且
吉
闕里廣誌
卷之二
三五
登
獻
惟
三

於
成
禮
闕里廣誌
卷之十
三六

國朝

胤植 順治元年襲封衍聖公仍加太子太傅子一

加太子太保三年加太子太傅自孔子至胤植計六十五代

興燮 順治五年襲封衍聖公七年加太子少保八年加少保兼太子太保子三

毓圻 康熙七年襲封衍聖公

世譜

先聖孔子黃帝之後也黃帝生玄囂玄囂生蟜極蟜極生
帝嚳帝嚳生契唐堯之臣佐禹治水有功始封于商賜
姓子是爲子姓之祖契生昭明昭明生相土相土生昌
若昌若生曹圉曹圉生冥冥生振振生微微生報丁報
丁生報乙報乙生報丙報丙生主壬主壬生主癸主癸
生天乙是爲成湯革夏而有天下天乙生太丁太丁生
太甲太甲生太庚太庚生太戊太戊生河亶甲河亶甲
生祖乙祖乙生祖辛祖辛生祖丁祖丁生小乙小乙生
武丁武丁生祖甲祖甲生庚丁庚丁生武乙武乙生太
丁太丁生帝乙當周武王克商時封帝乙之子微子啓
國于宋以奉湯祀啓卒傳弟思衍號曰微仲微仲生宋
公稽稽生丁公申申生湣公熙熙生弗父何遜國于弟
厲公弗父何世爲宋卿生宋父周宋父周生世子勝世
子勝生正考父三命益恭又得商頌于周太師歸以祀
其先[illegible]正考父生孔嘉父五世親盡別爲公族始以孔
爲氏焉孔嘉父生木金父木金父生睪夷睪夷生防叔
避華督之難奔魯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紇仕爲陬
大夫宋眞宗大中祥符元年追封齊國公元成宗大德
十一年追封啓聖王明世宗嘉靖九年改稱啓聖公

周靈王二十一年庚戌魯襄公二十二年冬十月庚子日甲申時

孔子生十月庚子即今之八月二十七日

陬大夫叔梁紇初娶魯施氏有九女而無子其妾生孟皮字伯皮家語云一字伯尼有足疾不任祀事乃求婚於顏氏顏氏有三女其父問曰陬大夫父祖為卿士實先聖王之裔今其人身長十尺武力絶倫吾甚貪之雖年高性嚴不足為疑三子孰能為之妻二子莫對其幼徵在進曰從父所制將何問焉父曰即爾能矣遂以妻之 顏氏禱于尼丘升之谷草木之葉皆上起降之谷草木之

葉皆下垂及懷姙十一月而生是夕有二龍繞室五老降庭五老者五星之精也顏氏之房聞鈞天之樂空中有聲云天感生聖子故降以和樂之音 孔子未生時有麒麟吐玉書于闕里其文曰水精之子繼衰周而為素王顏氏異之以繡紱繫麟之角信宿而去 孔子生有異質凡四十九表反首洼面月角日準河目海口龍顙斗唇昌顏均頤輔喉駢齒龍形龜脊虎掌胼脇修肱參膺圩頂山臍林背翼臂注頭阜脥堤眉地足谷竅雷聲澤腹修上趨下末僂後耳面如蒙倛手垂過膝耳垂珠庭眉一十二彩目六十四理立如鳳峙坐如龍蹲手握天文足履度字望之如仆就之如升視若營四海躬履謙讓胸有文曰制作定世符身長九尺六寸腰大十圍

三歲父叔梁紇卒葬于魯東防山

六歲為兒嬉戲嘗陳俎豆設禮容

七歲周靈王崩景王立

十歲魯襄公薨昭公立

十五歲孟丙仲壬殺豎牛于塞關之外孔子曰叔孫昭子之不勞不可能也周任有言曰為政者不賞私勞不罰私怨

十七歲魯大夫孟懿子與南宮敬叔往學禮焉

十九歲娶宋亓官氏

二十歲仕于魯為委吏子鯉生

二十一歲為乘田吏

二十二歲始教于闕里顏路之徒皆受學焉

二十四歲毋顏氏卒合葬于防曰吾聞之古者墓而不墳今丘也東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以弗識也於是封之崇四尺孔子先反門人後雨甚至孔子問焉曰爾來何遲也曰防墓崩孔子不應三孔子泫然流涕曰我聞之古不修墓

二十六歲明喪既祥五日彈琴而不成聲十日而成笙歌

二十七歲郯子來朝公與之宴叔孫昭子問曰少昊氏以鳥名官何也對曰吾祖也吾知之孔子聞之見郯子而學焉既而告人曰天子失官學在四夷猶信

二十九歲聞師襄善琴適晉學之

三十歲齊景公適魯使晏嬰迎孔子問政

三十一歲齊景公遣使來聘遂適齊

三十二歲周景王崩敬王立孔子在齊景公欲以廩丘之邑為養辭不受謂弟子曰吾聞之君子當有功受賞今吾言而君不行乃先賜邑其不知丘亦甚矣

三十三歲景公舍于外舘周使至言先王廟災公曰何王之廟孔子曰其釐王之廟乎公曰何以知之孔子曰釐王變文武之制作玄黃華麗之飾宮室崇峻輿馬奢侈天災所宜加也既而使者報釐王廟災公驚曰善乎聖人之智過人遠矣

三十四歲訪樂于萇弘弘謂劉文公曰吾觀仲尼有聖人之表河目而龍顙黃帝之形貌也修肱而龜背長九尺六寸成湯之形體也言稱先王躬履謙讓洽聞强記博物不窮抑亦聖人之興者乎　周使伯常騫問道孔子曰剛者必折勁者數傷倨者不親利者必弊此四者君子之所戒也　孔子觀乎明堂覩四門墉有堯舜桀紂之象又有周公抱成王負斧扆朝諸侯之圖謂從者曰夫明鏡所以察形往古所以知今又入后稷廟有金人三緘其口而銘其背曰古之慎言人也誡之哉無多言多言多敗無多事多事多患安樂必誡無行所悔勿謂何傷其禍將長勿謂何害其禍將大勿謂不聞神將伺人焰焰不滅炎炎若何涓涓不壅終為江河綿綿不絕或成網羅毫末不扎將尋斧柯誠能慎之福之根也口是何傷禍之門也强梁者不得其死好勝者必遇其敵盜憎主人民怨其上君子知天下之不可上也故下之

知衆人之不可先也故後之温恭慎德使人慕之執雌持下人莫踰之人皆趨彼我獨守此人皆惑之我獨不徙內藏我智不示人技我雖尊高人弗我害江海雖左長于百川以其卑也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誡之哉顧謂弟子曰小子識之此言實而中情而信

三十五歲與南宮敬叔適周見老聃而問禮焉老聃曰子所言者其人與骨皆已朽矣獨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時則駕不得其時則蓬累而行吾聞之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驕氣與多欲態色與淫志皆無益于子之身吾所以告之者若是而已

三十六歲適齊與齊太師語樂聞韶音學之三月不知肉味齊人稱之

三十七歲自齊歸魯見延陵季子聘于上國於其反也長子死于道葬于嬴博之間孔子往觀其葬曰延陵季子其合禮矣

四十二歲魯昭公薨定公立孔子在齊

四十三歲季氏强僭陽虎專政孔子不仕退修詩書禮樂

四十六歲觀于魯桓公之廟有欹器焉問于守廟者曰此謂何器對曰此宥坐之器孔子曰吾聞宥坐之器虛則欹中則正滿則覆明君以爲至誡故常寘之于坐側顧

謂弟子曰試注水焉乃注之水中則正滿則覆夫子喟然嘆曰嗚呼夫物惡有滿而不覆者哉子路進曰敢問持滿有道乎子曰聰明睿智守之以愚功被天下守之以讓勇力振世守之以怯富有四海守之以謙此所謂損之又損之之道也

四十七歲魯定公以孔子爲中都宰制爲養生送死之節長幼異食强弱異任男女別途路無拾遺器不雕僞爲四寸之棺五寸之椁因丘陵爲墳不封不樹行之一年而西方諸侯則焉定公曰學子此法以治魯國何如對曰雖天下可也何但魯國而已哉

四十八歲遷司空別五土之性而物各得其所生之宜

五十歲遷司寇設法而不用無姦民

五十一歲以司寇攝行相事七日而誅亂政大夫少正卯于兩觀之下子貢進曰夫少正卯魯之聞人也今夫子爲政而始誅之或者爲失乎子曰天下有大惡五而竊盜不與焉心逆而險行僻而堅言僞而辯記醜而博順非而澤五者有一于此則不免君子之誅少正卯皆兼有之此乃人之姦雄不可以不除

五十二歲魯定公與齊侯會于夾谷將盟齊人加載書曰齊師出境而不以兵車三百乘從我者有如此盟孔子

使玆無還對曰而不返我汶陽之田吾以供命者亦如之齊侯將設享禮孔子謂梁丘據曰齊魯之故吾子何不聞焉事既成矣而又享之是勤執事也且犧象不出門嘉樂不野合享而既具是棄禮也若其不具是用秕稗也用秕稗君辱棄禮名惡子盍圖之夫享所以昭德也不昭不如其已乃不果享

五十三歲初國人誦之曰麛裘而韠投之無戾韠之麛裘投之無郵既而政化盛行魯有販羊者沈猶氏常朝飲羊以詐市人公愼氏妻淫不制愼潰氏奢侈踰法鬻六畜者飾僞以儲價及是則沈猶氏不敢飲羊公[illegible]

其妻候諸氏越境而從國人誦之曰袞衣章甫實獲我
所章甫袞衣惠我無私
五十四歲言于定公曰臣聞家不藏甲大夫無百雉之城
今三家過制請損之使仲由爲季氏宰將墮三都
五十五歲季桓子受齊女樂三日不聽政郊又不致膰俎
於大夫孔子作猗蘭之操曰習習谷風以陰以雨之子
于歸遠送于埜何彼蒼天不得其所逍遙九州無有定
處世人闇蔽不知賢者年紀逝邁一身將老遂適衛
五十六歲自衛至曹自曹至宋
五十七歲定公薨哀公立孔子自宋適陳過匡匡人圍之

五日甲者進曰吾初以爲陽虎也遂解圍得去
五十八歲在陳惠公賓于上館
五十九歲自陳反衛自衛如晉至河聞趙簡子殺竇鳴犢
及舜華乃還息于陬作陬操以哀之曰周道衰微禮樂
凌遲文武既墜吾將焉師周游天下靡邦可依鳳鳥不
識珍寶梟鴟眷焉顧之慘焉心悲升車命駕將適晉都
黃河洋洋悠悠之魚臨津不濟還轅息陬傷予道窮哀
彼無辜翱翔于衛復我舊廬從吾所好其樂只且
六十歲在陳陳侯起陵陽之臺未畢殺數人問孔子曰周
作靈臺亦殺人乎對曰靈臺以子道來何殺人之有遂
罷
六十一歲自陳適蔡
六十二歲自蔡如葉
六十三歲宰予在楚楚昭王欲以安車象飾遺孔子宰予
曰夫子無以此爲也自臣從夫子以來夫子言不離道
動不違仁貴義尚德清而好儉仕而不祿所以無積不
合則去退無吝心妻不服采妾不衣帛車器不雕馬不
食粟道行則樂其治不行則樂其身此所以爲夫子也
若夫觀目之麗靡窈窕之淫音夫子過之弗視遇之弗
聽故臣知夫子無用此車也王曰今而後知夫子之德

也　齊有一足鳥飛集于公朝舒翅而跳齊侯怪之使
使問孔子孔子曰此鳥名商羊水祥也昔童兒屈脚振
肩而跳且謠曰天將大雨商羊鼓舞今齊有之其應至
矣頃之大霖雨水溢泛　楚昭王渡江有一物觸王舟
使使問孔子孔子曰此萍實也其甘如蜜使曰何以知
之子曰吾昔之鄭過乎陳之埜聞小兒謠曰楚王渡江
得萍實大如斗赤如日剖而食之甘如蜜得無是乎
楚昭王使人聘孔子陳蔡圍之孔子曰芝蘭生于深林
不以無人而不芳君子脩道立德不以窮困而改節爲
之者人也生死者命也昭王興師迎孔子然後得免昭

王將以書社地封孔子令尹子西阻之孔子反衛
六十四歲在衛
六十六歲夫人亓官氏卒
六十七歲伯魚母死期年而猶哭夫子聞之曰誰歟門人
曰鯉也孔子曰嘻其甚伯魚聞之遂除之
六十八歲在衛季康子迎孔子孔子乃歸魯作丘陵之歌
曰登彼丘陵峛崺其阪仁道在邇求之若遠遂迷不復
自嬰屯蹇喟然回顧題彼泰山鬱確其高梁甫回連枳
棘充路陟之無緣將伐無柯患滋蔓延惟以永嘆涕泪
潺湲葢孔子去魯凡十四年而返哀公館焉公自阼階

孔子賓階升堂侍立公曰夫子之服其儒服與孔子對
曰丘少居魯衣縫掖之衣長居宋冠章甫之冠丘聞之
也君子之學也博其服以鄉丘未知其爲儒服也公曰
敢問儒行孔子曰畧言之則不能終悉言之則留更僕
未可以對哀公命席孔子侍坐悉陳儒行哀公曰終沒
吾世不敢復以儒爲戲矣　哀公問曰寡人生于深宮
之中長于婦人之手未嘗知哀未嘗知憂未嘗知勞未
嘗知懼未嘗知危孔子曰公入廟門而右登自阼階仰觀
榱桷俯視几筵其器皆存而不覩其人以此思哀則哀
可知矣昧爽夙興正其衣冠平旦視朝慮其危難一物

失理亂亡之端以此思憂則憂可知矣日出聽政至于
日中及諸侯子孫往來爲賓行禮揖讓愼其威儀以此
思勞則勞可知矣緬然長思出于四門張目望遠覩亡
國之墟必將有數焉以此思懼則懼可知矣夫君者舟
也民者水也水能載舟亦能覆舟以此思危則危可知
矣君明此五者於從治何有　孔子適季孫季孫之宰
通曰君使人假馬與之乎季孫未言孔子曰吾聞之君
取于臣謂之取與于臣謂之賜臣取于君謂之假予於
君謂之獻季孫悟命其宰曰自今以往君有取謂之取
無曰假故孔子一正假馬之言而君臣之義定然魯終

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
六十九歲子伯魚卒　夏五月昭夫人孟子卒夫子往弔
焉適季氏不絰夫子投絰而不拜子游曰禮與夫子曰
主未成服則弔者不絰禮也
七十一歲魯叔孫氏之車士曰鉏商采薪于大埜獲麟焉
折其前左足載以歸叔孫以爲不祥棄之郭外使人告
孔子曰有麕而角者何也孔子往觀之曰麟也胡爲乎
來哉胡爲乎來哉反袂拭面涕泣沾衿叔孫聞之然後
取之子貢曰夫子何泣爾孔子曰麟之至爲明王也出
非其時而見害吾是以傷之乃歌曰唐虞世兮麟鳳遊

今非其時來何求麟兮麟兮我心憂乃因史記作春秋絕筆于獲麟

七十二歲在魯子路死于衛難

七十三歲周敬王四十三年壬戌（魯哀公十六年）夏四月己丑孔子卒（四月己丑即今之二月十八日）

孔子將終謂子貢曰端門將有血書子貢往候果有血書云趨作法孔子歿周姬亡彗星出秦人滅胡亥術書既散孔子減子貢以告孔子趨往觀之化為赤烏飛去

　孔子之喪公西赤掌殯葬焉唅以疏米三貝襲衣十有一稱加朝服一冠章甫之冠珮象環徑五寸而綦組綬桐棺四寸柏槨五寸飾棺置翣設披周也設崇殷也綢練設旐夏也兼用三王禮所以尊師且備古也葬于魯城北泗水上藏入地不及泉而封為偃斧之形高四尺樹松柏為志焉弟子皆家于墓行心喪之禮既葬有自燕來觀者舍于子夏氏子貢謂之曰吾亦人之葬聖人非聖人之葬人子奚觀焉昔夫子言曰吾見封若夏屋者見若斧矣從若斧者也馬鬣封之謂也今徒一日三斬板而已封尚行夫子之志而已何觀乎哉

史記　漢司馬遷

孔子生魯昌平鄉陬邑其先宋人也曰孔防叔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紇紇與顏氏禱於尼丘得孔子魯襄公二十二年而孔子生生而首上圩頂故因名曰丘云字仲尼姓孔氏丘生而叔梁紇卒葬於防山防山在魯東由是孔子疑其父墓處母諱之也孔子為兒嬉戲常陳俎豆設禮容孔子母死乃殯五父之衢蓋其慎也鄹人輓父之母誨孔子父墓然後往合葬於防焉孔子年十七魯大夫孟釐子病且死誡其嗣懿子曰孔丘聖人之後滅於宋其祖弗父何始有宋而嗣讓厲公及正考父佐戴武宣公三命茲益恭故鼎銘云一命而僂再命而傴三命而俯循牆而走亦莫敢侮饘於是粥於是以餬余口其恭如是吾聞聖人之後雖不當世必有達者今孔丘年少好禮其達者歟吾即歿若必師之及釐子卒懿子與南宮敬叔往學禮焉是歲季武子卒平子代立孔子貧且賤及長嘗為季氏史料量平嘗為司職吏而畜蕃息由是為司空已而去魯斥乎齊逐乎宋衛困於陳蔡之間於是反魯孔子長九尺有六寸人皆謂之長人而異之魯復善待由是反魯魯南宮敬叔言魯君曰請與孔子適周魯君與之一乘車兩馬一豎子俱適

周問禮益見老子云辭去而老子送之曰吾聞富貴者
送人以財仁人者送人以言吾不能富貴竊仁人之號
送子以言曰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好議人者也博辯
廣大危其身者發人之惡者也爲人子者毋以有己爲
人臣者毋以有己孔子自周反於魯弟子稍益進焉昭
公之二十年而孔子葢年三十矣齊景公晏嬰來適魯
景公問孔子曰昔秦穆公國小處辟其霸何也對曰秦
國雖小其志大處雖辟行中正身擧五羖爵之大夫起
纍紲之中與語三日授之以政以此取之雖王可也其
霸小矣景公說孔子年三十五而昭公遜於乾侯頃之

魯亂孔子適齊爲高昭子家臣欲以通乎景公與齊太
師語樂聞韶音學之三月不知肉味齊人稱之景公問
政孔子景公說將欲以尼谿田封孔子晏嬰進曰夫儒
者滑稽而不可軌法倨傲自順不可以爲下崇喪遂哀
破產厚葬不可以爲俗遊說乞貸不可以爲國自大賢
之息周室既衰禮樂缺有間今孔子盛容飾繁登降之
禮趨詳之節累世不能殫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君欲
用之以移齊俗非所以先細民也後景公敬見孔子不
問其禮異日景公止孔子曰奉子以季氏吾不能以季
孟之間待之齊大夫欲害孔子孔子聞之景公曰吾老

矣弗能用也孔子遂行反乎魯孔子年四十二魯昭公
卒於乾侯定公立五年夏季平子卒桓子嗣立季桓子
穿井得土缶中若羊問仲尼云得狗仲尼曰以丘所聞
羊也丘聞之木石之怪夔罔閬水之怪龍罔象土之怪
墳羊吳伐越墮會稽得骨節專車吳使使問仲尼骨何
者最大仲尼曰禹致羣神於會稽山防風氏後至禹殺
而戮之其節專車此爲大矣吳客曰誰爲神仲尼曰山
川之神足以綱紀天下其守爲神社稷爲公侯皆屬於
王者客曰防風氏何守仲尼曰汪罔氏之君守封禺之
山爲釐姓在虞夏商爲汪罔於周爲長翟今謂之大人

客曰人長幾何仲尼曰僬僥氏三尺短之至也長者不
過十之數之極也於是吳客曰善哉聖人桓子嬖臣曰
仲梁懷與陽虎有隙陽虎欲逐懷公山不狃止之其秋
懷益驕陽虎執懷桓子怒陽虎因囚桓子與盟而醳之
陽虎由此益輕季氏季氏亦僭於公室陪臣執國政是
以魯自大夫以下皆僭離於正道故孔子不仕退而修
詩書禮樂弟子彌衆至自遠方莫不受業焉定公八年
公山不狃不得意於季氏因陽虎爲亂欲廢三桓之適
更立庶孽遂執桓子桓子詐之得脫定公九年陽虎不
勝奔于齊是時孔子年五十公山不狃以費畔季氏使

人召孔子孔子衛道彌久溫溫無所試莫能已用曰苟
用文武起豐鎬而王今費雖小儻庶幾乎欲往然亦卒
不行其後定公以孔子爲中都宰一年四方皆則之由
中都宰爲司空由司空爲大司寇定公十年春及齊平
夏齊大夫犂鉏言於景公曰魯用孔丘其勢危齊乃
使使告魯爲好會會於夾谷魯定公且以乘車好往孔
子攝相事曰臣聞有文事者必有武備有武事者必有
文備古者諸侯出疆必具官以從請具左右司馬定公
曰諾具左右司馬會齊侯夾谷爲壇位土階三等以會
遇之禮相見揖讓而登獻酬之禮畢齊有司趨而進曰

請奏四方之樂景公曰諾於是旍旄羽祓矛戟劍撥鼓
譟而至孔子趨而進歷階而登不盡一等舉袂而言曰
吾兩君爲好會夷狄之樂何爲於此請命有司有司卻
之不去則左右視晏子與景公景公心怍麾而去之有
頃齊有司趨而進曰請奏宮中之樂景公曰諾優倡侏
儒爲戲而前孔子趨而進歷階而登不盡一等曰匹夫
而熒惑諸侯者罪當誅請命有司有司加法焉手足異
處景公懼而動知義不若歸而大恐告其群臣曰魯以
君子之道輔其君而子獨以夷狄之道教寡人使得罪
於魯君爲之奈何有司進對曰君子有過則謝以質小

人有過則謝以文君若悼之則謝以質於是齊侯乃歸
所侵魯之鄆汶陽龜陰之田以謝過定公十三年夏孔
子言於定公曰臣無藏甲大夫無百雉之城使仲由爲
季氏宰將墮三都於是叔孫氏先墮郈季氏將墮費公
山不狃叔孫輒率費人襲魯公與三子入於季氏之宮
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弗克入及公側孔子命申句須
樂頎下伐之費人北國人追之敗諸姑蔑二子奔齊遂
墮費將墮成公斂處父謂孟孫曰墮成齊人必至于北
門且成孟氏之保鄣無成是無孟氏也我將弗墮十二
月公圍成弗克定公十四年孔子年五十六由大司寇

行攝相事有喜色門人曰聞君子禍至不懼福至不喜
孔子曰有是言也不曰樂其以貴下人乎於是誅魯大
夫亂政者少正卯與聞國政三月粥羔豚者弗飾賈男
女行者別於塗塗不拾遺四方之客至乎邑者不求有
司皆予之以歸齊人聞而懼曰孔子爲政必霸霸則吾
地近焉我之爲先并矣盍致地焉犂鉏曰請先嘗沮之
沮之而不可則致地庸遲乎於是選齊國中女子好者
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康樂文馬三十駟遺魯君陳女
樂文馬於魯城南高門外季桓子微服往觀再三將受
乃語魯君爲周道游往觀終日怠於政事子路曰夫子

可以行矣孔子曰魯今且郊如致膰乎大夫則吾猶可
以止桓子卒受女樂三日不聽政郊又不致膰俎於大
夫孔子遂行宿乎屯而師已送曰夫子則非罪孔子曰
吾歌可夫歌曰彼婦之口可以出走彼婦之謁可以死
敗蓋優哉游哉維以卒歲師已反桓子曰孔子亦何言
師已以實告桓子喟然嘆曰夫子罪我以群婢故也夫
孔子遂適衛主於子路妻兄顏濁鄒家衛靈公問孔子
居魯得祿幾何對曰奉粟六萬衛人亦致粟六萬居頃
之或譖孔子於衛靈公靈公使公孫余假一出一入孔
子恐獲罪焉居十月去衛將適陳過匡顏刻爲僕以其

策指之曰昔我入此由彼缺也匡人聞之以爲魯之陽
虎陽虎嘗暴匡人匡人於是遂止孔子孔子使從者爲
甯武子臣於衛然後得去去卽過蒲月餘反乎衛主蘧
伯玉家靈公夫人有南子者使人謂孔子曰四方之君
子不辱欲與寡君爲兄弟者必見寡小君寡小君願見
孔子辭謝不得已而見之夫人在絺帷中孔子入門北
面稽首夫人自帷中再拜環珮玉聲璆然孔子曰吾鄉
爲弗見見之禮答焉子路不說孔子矢之居衛月餘靈
公與夫人同車宦者雍渠參乘出使孔子爲次乘招搖
市過之孔子醜之去衛過曹是歲魯定公卒孔子去曹

適宋與弟子習禮于大樹下宋司馬桓魋欲殺孔子拔
其樹孔子去適鄭與弟子相失孔子獨立郭東門鄭人
或謂子貢曰東門有人其顙似堯其項類皋陶其肩類
子產然自要以下不及禹三寸纍纍若喪家之狗子貢
以實告孔子孔子欣然笑曰形狀末也而似喪家之狗
然哉然哉孔子遂至陳主於司城貞子家歲餘吳王夫
差伐陳取三邑而去趙鞅伐朝歌楚圍蔡蔡遷於吳吳
敗越王勾踐會稽有隼集於陳廷而死楛矢貫之石砮
矢長尺有咫陳湣公使使問仲尼仲尼曰隼來遠矣此
肅慎之矢也昔武王克商通道九夷百蠻使各以其方

賄來貢使無忘職業於是肅慎貢楛矢石砮長尺有咫
先王欲昭其令德以肅慎矢分大姬配虞胡公而封諸
陳分同姓以珍玉展親分異姓以遠方職貢使無忘服
故分陳以肅慎矢試求之故府果得之孔子居陳三歲
會晉楚爭彊更伐陳及吳侵陳陳常被寇於是孔子去
陳過蒲會公叔氏以蒲畔蒲人止孔子弟子有公良孺
者以私車五乘從孔子其爲人長賢有勇力謂曰吾昔
從夫子遇難於匡今又遇難於此命也已吾與夫子再
罹難寧鬬而死鬬甚疾蒲人懼謂孔子曰苟毋適衛吾
出子與之盟出孔子東門孔子遂適衛子貢曰盟可負

耶孔子曰要盟也神不聽衛靈公聞孔子來喜郊迎問
曰蒲可伐乎對曰可靈公曰吾大夫以爲不可今蒲衛
之所以待晉楚也以衛伐之無乃不可乎孔子曰其男
子有死之志婦人有保西河之志吾所伐者不過四五
人靈公曰善然不伐蒲孔子學鼓琴師襄子十日不進
師襄子曰可以益矣孔子曰丘已習其曲矣未得其數
也有間曰已習其數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志也
有間曰已習其志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爲人也
有間曰有所穆然深思焉有所怡然高望而遠志焉曰
丘得其爲人黯然而黑幾然而長眼如望羊心如王四

國非文王其誰能爲此也師襄子避席再拜曰師蓋云
文王操也孔子既不得用於衛將西見趙簡子至於河
而聞竇鳴犢舜華之死也臨河而嘆曰美哉水洋洋乎
丘之不濟此命也夫子貢趨而進曰敢問何謂也孔子
曰竇鳴犢舜華晉國之賢大夫也趙簡子未得志之時
須此兩人而後從政及其已得志殺之乃從政丘聞之
也刳胎殺夭則麒麟不至郊竭澤涸魚則蛟龍不合陰
陽覆巢毀卵則鳳凰不翔何則君子諱傷其類也夫鳥
獸之於不義也尚知辟之而況乎丘哉乃還息乎陬鄉
作爲陬操以哀之而反乎衛入主蘧伯玉家靈公問陳

孔子行復如陳是歲魯哀公三年而孔子年六十矣夏
魯桓釐廟燔南宮敬叔救火孔子在陳聞之曰災必於
桓釐廟乎已而果然秋季桓子病輦而見魯城喟然嘆
曰昔此國幾興矣以吾獲罪於孔子故不興也顧謂其
嗣康子曰我即死若必相魯相魯必召仲尼後數日桓
子卒康子代立已葬欲召仲尼公之魚曰昔我先君用
之不終終爲諸侯笑今又用之不能終是再爲諸侯笑
康子曰則誰召而可曰必召冉求於是使使召冉求冉
求將行孔子曰魯人召求非小用之將大用之也是日
孔子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吾不知

所以裁之子贛知孔子思歸送冉求因誡曰即用以孔
子爲招云冉求既去明年孔子自陳遷於蔡自蔡如葉
去葉反於蔡吳伐陳楚救陳軍於城父聞孔子在陳蔡
之間楚使人聘孔子孔子將往拜禮陳蔡大夫謀曰孔
子賢者所刺譏皆中諸侯之疾今者久留陳蔡之間諸
大夫所設行皆非仲尼之意今楚大國也來聘孔子孔
子用於楚則陳蔡用事大夫危矣於是乃相與發徒役
圍孔子於楚不得行絕糧從者病莫能興孔子講誦弦
歌不衰知弟子有慍心乃召子路而問曰詩云匪兕匪
虎率彼曠野吾道非耶吾何爲於此子路曰意者吾未

仁耶人之不吾信也意者吾未知耶人之不吾行也孔
子曰有是乎由譬使仁者而必信安有伯夷叔齊使智
者而必行安有王子比干子路出子貢入見孔子曰賜
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埜吾道非耶吾何為於此子貢
曰夫子之道至大也故天下莫能容夫子夫子盍少貶
焉孔子曰賜良農能稼而不能穡良工能巧而不能順
君子能修其道綱而紀之統而理之而不能為容今爾
不脩爾道而求為容賜而志不遠矣子貢出顏回入見
孔子曰回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埜吾道非耶吾何為
於此顏回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雖然夫子

推而行之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夫道之不修也
是吾醜也夫道既已大修而不用是有國者之醜也不
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孔子欣然而笑曰有是哉顏
氏之子使爾多財吾為爾宰於是使子貢至楚楚昭王
興師迎孔子然後得免昭王將以書社地七百里封孔
子楚令尹子西曰王之使使諸侯有如子貢者乎曰無
有王之輔相有如顏回者乎曰無有王之將率有如子
路者乎曰無有王之官尹有如宰予者乎曰無有且楚
之祖封於周號為子男五十里今孔丘述三五之法明
周召之業王若用之則楚安得世世堂堂方數千里乎

夫文王在豐武王在鎬百里之君卒王天下今孔丘得
據土壤賢弟子為佐非楚之福也昭王乃止其秋楚昭
王卒於城父孔子自楚反乎衛是歲也孔子年六十三
而魯哀公六年也其明年吳與魯會繒徵百牢太宰嚭
召季康子康子使子貢往然後得已其明年冉有為季
氏將師與齊戰於郎克之康子曰子之於軍旅學之乎
性之乎冉有曰學之於孔子季康子曰孔子何如人哉
對曰用之有名播之百姓質諸鬼神而無憾求之至於
此道雖累千社夫子不利也康子曰我欲召之可乎對
曰欲召之則毋以小人閒之則可矣而衛孔文子將攻

太叔問策於仲尼仲尼辭不知退而命載而行曰鳥能
擇木木豈能擇鳥乎文子固止會季康子逐公華公賓
公林以幣迎孔子孔子歸魯孔子之去魯凡十四歲而
反乎魯時周室微而禮樂廢詩書缺追迹三代之禮序
書傳上紀唐虞之際下至秦繆編次其事故書傳禮記
自孔氏古者詩三千餘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於
禮義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厲之缺始於衽
席故曰關雎之亂以為風始鹿鳴為小雅始文王為大
雅始清廟為頌始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
武雅頌之音禮樂自此可得而述以備王道成六藝孔

子曉而喜易序彖繫象說卦文言讀易韋編三絕曰假我數年若是則我於易彬彬矣孔子以詩書禮樂教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如顏濁鄒之徒頗受業者甚衆魯哀公十四年春狩大埜叔孫氏車子鉏商獲獸以爲不祥仲尼視之曰麟也取之曰河不出圖洛不出書吾已矣夫顏淵死孔子曰天喪予及西狩見麟曰吾道窮矣乃因史記作春秋上至隱公下訖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據魯親周故殷運之三代約其文辭而指博故吳楚之君自稱王而春秋貶之曰子踐土之會實召周天子而春秋諱之曰天王狩於河陽推此類

以繩當世貶損之義後有王者舉而開之春秋之義行則天下亂臣賊子懼焉孔子在位聽訟文辭有可與人共者弗獨有也至於爲春秋筆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弟子受春秋孔子曰後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明歲子路死於衛孔子病子貢請見孔子方負杖逍遙於門曰賜汝來何晚也孔子因嘆歌曰泰山壞乎梁柱摧乎哲人萎乎因以涕下謂子貢曰天下無道久矣莫能宗予夏人殯於東階周人於西階殷人兩柱間昨暮予夢坐奠於兩柱之間予始殷人也後七日卒孔子年七十三以魯哀公十六年四月己

丑卒哀公誄之曰旻天不弔不憖遺一老俾屏余一人以在位煢煢余在疚嗚呼哀哉尼父毋自律子貢曰君其不沒於魯乎夫子之言曰禮失則昏名失則愆失志爲昏失所爲愆生不能用死而誄之非禮也稱余一人非名也孔子葬魯城北泗上弟子皆服三年三年心喪畢相訣而去則哭各復盡哀或復留唯子貢廬于冢上凡六年然後去弟子及魯人往從冢而家者百有餘室因命曰孔里魯世世相傳以歲時奉祠孔子冢而諸儒亦講禮鄉飲大射於孔子冢孔子冢大一頃故所居堂弟子內後世因廟藏孔子衣冠琴車書至於漢二百餘

年不絕高皇帝過魯以太牢祠焉諸侯卿相至常先謁然後從政孔子生鯉字伯魚伯魚年五十先孔子死伯魚生伋字子思年六十二嘗困於宋子思作中庸子思生白字子上年四十七子上生求字子家年四十五子家生箕字子京年四十六子京生穿字子高年五十一子高生子愼年五十七嘗爲魏相子愼生鮒年五十七爲陳王涉博士死于陳下鮒弟子襄年五十七嘗爲孝惠皇帝博士遷爲長沙太守長九尺六寸子襄生忠年五十七忠生武武生延年及安國安國爲今皇帝博士至臨淮太守蚤卒安國生卬卬生驩

太史公曰詩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然心鄉往之余讀孔氏書想見其爲人適魯觀仲尼廟堂車服禮器諸生以時習禮其家余祗回留之不能去云天下君王至於賢人衆矣當時則榮沒則已焉孔子布衣傳十餘世學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國言六藝者折衷於夫子可謂至聖矣

宗子

二代鯉字伯魚生于周景王十三年己巳適魯昭公賜鯉孔子榮君之賜因以名之年五十先孔子卒子伋

三代伋字子思逮事孔子而受業于曾子嘗著書四十九篇今存者惟中庸魯繆公欲以爲相不受適衛値懸子問禮曾申問曰何以不仕子思曰道伸我願也今天下諸侯其孰能哉與其屈己以富貴不如抗志而貧賤在衛縕袍無裏三旬九食田子方遺以狐白裘不受已而反于魯教授其徒數百人年及百餘歲卒（史記作六十二）子白

四代白字子上請所習于子思子思曰先人有訓焉學必

由聖所以致其才也厲必由砥所以致其刃也故夫子之教必始于詩書而終于禮樂雜說不與焉齊威王召白爲國相不受年四十九卒（史記作四十七）子求

五代求字子家楚召不受年四十五卒子箕

六代箕字子京爲魏相年四十六卒子穿

七代穿字子高楚魏趙交聘不就著儒家之語十二篇名曰讕言年五十一卒子謙

八代謙（史記作愼一名斌）字子愼仕魏爲安釐王相改變寵之官以事賢才奪無任之祿以賜有功諸喪職秩者不悦相魏九月以病致仕遂殁于家嘗歎曰[illegible][illegible]無良[illegible][illegible]不出

二十年天下其盡爲秦乎秦非襄王召不行魏以孔子後嗣封魯文信君年五十七卒子三鮒騰樹（孔叢子云家之族亂一子相承以至九世始有三子）

九代鮒字子魚秦始皇召爲魯國文通君拜少傅三十四年丞相李斯始議焚書鮒與弟騰藏其家語論語尚書孝經等于祖堂舊壁中自隱于嵩山教弟子百餘人後陳涉爲楚王聘爲太傅凡仕六月託疾而退卒于陳下年五十七著書二十餘篇名曰孔叢子子隨（按隨四傳至吉吉生何齊何齊生安皆承殷後爲宋公東晉武帝封其後靖之爲奉聖亭侯弟隱之嗣傳悪長及子英哲陳亡爵絕）

騰字子襄謙次子長九尺六寸漢高帝過魯封爲奉嗣

君後爲惠帝博士遷長沙太守年五十七卒子忠

十代忠字子貞爲博士封襃成侯年五十七卒子二武安國

十一代武字子威文帝時爲博士至臨淮太守卒子延年

十二代延年武帝時爲博士轉少傅遷大將軍年七十一卒子霸（王世貞曰當是太子少傅耳當時大將軍惟衛青）

十三代霸字次孺昭帝時爲博士宣帝時以太中大夫授皇太子經遷詹事出爲高密相元帝卽位拜太師賜爵關內侯食邑八百戶號襃成君給事中賜黃金二百斤宅一區徙名數于長安爲人謙退常稱位祿太過何德以堪之帝欲致之相位讓至三四帝知其誠乃止上書求奉先聖祭詔令以所食邑祀孔子年七十二卒于第帝素服臨弔者再賜東園秘器并錢帛策贈列侯諡曰烈子四福捷喜光（王世貞曰漢自孔光以前不設太師）

十四代福襲封關內侯年六十二卒子房

十五代房漢哀帝時襲封關內侯食邑八百戶子均

十六代均字長平（初名莽避王莽改名）徵拜尚書郎襲封關內侯平帝元始元年更封襃成侯食邑二千戶五年王莽篡位拜太尉不就三辭疾乃得還年八十一卒子志（王世貞曰莽時無太尉）

十七代志後漢光武帝拜大司馬建武十四年襲封襃成侯食邑二千戶卒諡元成子損（王世貞曰是時大司馬惟吳漢）

十八代損字君益明帝永平十五年襲封襃成侯章帝元和二年東巡狩襃成侯助祭和帝永元四年改封襃亭侯食邑一千戶子曜

十九代曜字君曜襲封襃亭侯子二完讚

二十代完襲封襃亭侯蚤卒無子以弟讚之子羨襲封

二十一代羨字子餘魏文帝黃初元年拜議郎改封宗聖侯以魯縣百戶奉祀子震

二十二代震字伯起晉武帝泰始三年改封奉聖亭侯拜

太常卿黃門侍郎食邑二千戶年七十五卒子嶷
二十三代嶷字功成襲封奉聖亭侯食邑二千戶年五十
七卒子撫
二十四代撫舉孝廉辟太尉掾襲封奉聖亭侯爲豫章太
守賁封一千戶子懿
二十五代懿東晉襲封奉聖亭侯從事中郎食邑一千戶
年六十一卒子鮮 王世貞曰按懿故宜帝諱今不避不可解
二十六代鮮字鮮之宋文帝元嘉十九年襲封奉聖亭侯
改封崇聖侯子乘
二十七代乘字敬山後魏舉孝廉文帝延興三年封崇聖

大夫食邑五百戶子靈珍
二十八代靈珍授秘書郎孝文帝太和十九年仍封崇聖
侯食邑一千戶子文泰
二十九代文泰襲封崇聖侯食邑一千戶年五十八卒子
渠
三十代渠襲封崇聖侯北齊文宣帝天保元年改封恭聖
侯後周靜帝大象二年改封鄒國公食邑一千戶子長
孫
三十一代長孫周武帝宣政元年襲封鄒國公食一千戶
年六十四卒子二英悊嗣悊

三十二代英悊陳光大元年改封奉聖侯無子
嗣悊隋文帝府應制登科授涇州司兵參軍遷太子通
事舍人仍封鄒國公煬帝大業四年改封紹聖侯食邑
一千戶十二年授吳郡王簿帝崩揚州由是歸魯年七
十卒子德倫 王世貞曰謹言文帝時登科誤也煬帝始設科
三十三代德倫唐高祖武德九年改封褒聖侯太宗貞觀
十一年詔朝會位同三品食邑一千戶天授元年賜敕
書及時服年七十七卒子二崇基子數 此後世召孔氏子孫朝會之始
三十四代崇基中宗嗣聖十二年襲封褒聖侯神龍元年
制授朝散大夫陪祭朝會年五十六卒子璲之

三十五代璲之字藏暉玄宗開元五年襲封褒聖侯特授
四門博士邠王府文學蔡州長史二十七年改封文宣
公除兗州長史遷都水使者食邑一千戶子萱
三十六代萱襲封文宣公兼兗州泗水令子齊卿
三十七代齊卿德宗建中三年襲封文宣公兼除兗州功
曹參軍子三惟晊惟昉惟時
三十八代惟晊憲宗元和十三年授兗州參軍襲封文宣
公年六十五卒子策
三十九代策明經及第歷少府監主簿國子監丞襲封文
宣公遷國子尚書博士年五十七卒子振

四十代振字國文懿宗咸通四年狀元及第除秘書省校
書郎歷運判監察御史左補闕水部員外郎襲封文宣
公賜百緋年七十四卒子昭儉
四十一代昭儉任南陵尉授廣文館博士兗州司馬賜緋
除秘書郎襲封文宣公累宰曲阜年六十卒子光嗣
四十二代光嗣齋郎出身哀帝天祐二年授泗水令陵廟
主五季之亂失其世爵故授是官年四十二爲灑掃戶
孔末所害子仁玉
四十三代仁玉字溫如初孔末既害光嗣仁爲曲阜令時
仁玉生始九月母張氏抱歸育于外家後魯人見其長

訴于官事聞于朝乃罷末以仁玉爲先聖嗣身長七尺
姿貌異常善六藝尤精春秋爲人嚴整臨事有斷時年
十九歲任曲阜主簿兩考滿歷縣令襲封文宣公後周
太祖廣順二年幸廟林召對數刻賜五品服銀器雜綵
復口授曲阜縣令兼監察御史年四十五卒贈兵部尚
書令孔氏推爲中興祖云子四宜憲冕勗
四十四代宜字不疑自幼聰悟十歲能屬文宋太祖乾德
四年詣闕上書述其家世詔爲曲阜主簿調黃州軍事
推官時方平吳越參預兵機宜力實多代歸太宗召見
遷司農寺丞領關市于星子鎮江左始平庶務不綱星
子實江湖之會要貨殖之都聚宜度其利害請答之爲
軍朝議以戶口少且陞爲縣令就宰之政成考績有秩
轉運使王明奏其言忠行篤守法奉公乞擢居朝列委
以事權尋入覲因獻所著文賦太宗嘉焉顧問孔氏歷
世之數具以實對太宗謂左右曰家世之遠有如此者
乎特遷太子右贊善大夫襲封文宣公未幾通判高密
還朝遷殿中丞雍熙二年太宗北征受詔督軍餉溺巨
馬河卒年四十六子三延世延澤延渥
四十五代延世字茂先以父沒邊境特賜同學究出身授
曲阜主簿秩滿授福州閩縣令調許州長葛令眞宗卽

位宣諭侍臣令訪先聖有何子孫呂端奏有嫡孫延
世見任許州長葛令召見詢以家門故事授曲阜令襲
封文宣公卒于官年三十八子聖祐
四十六代聖祐年九歲授同學究出身大中祥符元年眞
宗東封詔賜衣綵次京官陪位駕幸林廟授太常寺奉
禮郎四年爲大理評事天禧五年以光祿寺丞襲封文
宣公知仙源縣事遷贊善大夫終于太子中舍卒年三
十五無嗣以堂弟宗愿承襲
宗愿字子莊延澤子仁宗天聖中以叔父道輔蔭補太
廟齋郎寶元二年授守國子監主簿襲封文宣公知仙

源縣事至和二年改封衍聖公累遷尚書比部員外郎
通判濰州卒于官年六十三子四若蒙若虛若愚若拙
四十七代若蒙字公明神宗熙寧元年襲封衍聖公哲宗
元祐元年改封奉聖公坐事廢以弟若虛承襲子二端
友端操
若虛字公實哲宗元符元年襲封奉聖公卒朝廷復以
若蒙子端友嗣爵熙豐間詔令專主祀事不任他職大
觀間復以奉聖公爲衍聖公每遇大禮許赴闕陪位後世視學遣官行取衍聖公觀禮始此
若愚宗愿第三子生端立今襲封始祖

四十八代端友字子交徽宗崇寧三年襲封衍聖公宣和
三年轉通直郎除直秘閣賜緋仍許就任闕里建炎四
年偕叔父傳隨高宗南渡寓三衢紹興二年知郴州姪
玠襲玠生搢搢生文遠文遠生萬春萬春生洙俱襲封衍聖公于衢州元世祖時辭爵罷封
端操端友弟金權襲封衍聖公於魯子四璠瑄璹玠
四十九代璠字文老端操第二子金天眷三年嗣封衍聖
公于魯贈榮祿大夫皇統二年卒年三十八子二拯總
五十代拯字元濟年七歲金熙宗皇統二年除文林郎襲
封衍聖公管勾祀事終通直郎世宗大定元年卒年二
十六無嗣以弟總繼

總字元會大定三年襲封衍聖公管勾祀事二十一年
世宗召赴闕下欲留任用力辭請專祀事特授曲阜令
嚴潔祭祀敦睦親族親率佃戶之東蒙山採伐材木增
廣林廟及尼山防山殿堂廊廡五十餘楹終奉直大夫
年五十三贈光祿大夫子二元措元紘
五十一代元措字夢得年十一歲金章宗明昌二年襲封
衍聖公管勾祀事三年超授中議大夫承安二年敕令
衍聖公年及十七兼曲阜令仍許世襲不得別行差占
宣宗貞祐二年幸汴京邀赴行在適丁母憂遙授東平
府判三年起復與隨朝職事遂授太常博士興定四年

改行太常丞元光元年授同知集賢院兼前職哀宗天
興元年遙授泰定軍節度使兗州管內觀察使兼行太
常少卿二年遷光祿大夫尋改太常卿癸巳年元陷汴
梁特取元措還東平襲封衍聖公主奉祀事無子以姪
孫湞嗣爵湞元紘孫也父由之固元憲宗元年襲封衍聖公八年坐罪奪爵爲維州尹以元措從弟元用權襲封焉
元用字俊卿初貞祐二年元措從宣宗遷汴擬元用攝
祀事及宋克平山東寶慶元年授通直郎權襲封衍聖
公仙源令二年改濟州通判兼京東西道安撫司主管
機宜文字元太師木華黎統諸道兵至承制封拜襲封

衍聖公世襲曲阜令給降衍聖公印子之全

五十二代之全字工升乙酉年父元用從征益都之全遂權襲封衍聖公曲阜令癸巳年元措自汴梁還東平仍襲封衍聖公之全止克曲阜令壬子年宣差東平路行軍萬戶總管權授襲封衍聖公降到印信兼曲阜令年五十一卒子三治澄濟

五十三代治字世安之全長子壬子年克曲阜管民長官中統元年改曲阜令四年權主祀事至元十三年授承事郎曲阜令兼管諸軍與魯仍權祀事二十二年授奉訓大夫單州防禦使二十九年遷奉直大夫密州知州

元貞元年赴闕朝見特授中議大夫襲封衍聖公子思誠罷封

五十四代思晦字明道初宗愿生若愚若愚生端立端立生琥琥生拂拂生元孝元孝生之厚贈亞中大夫濟寧路總管輕車都尉魯郡侯之厚生浣字日新贈通議大夫禮部尚書上輕車都尉魯郡侯浣生思晦天資穎秀受業鄉江張先生須讀書即識大義元武宗至大中舉孝廉授范縣寧陽兩縣教諭仁宗即位訪問孔子後儒臣元明善等曰思晦嫡長應嗣時延祐三年授中議大夫襲封衍聖公給月俸自百緡加至五百緡給四品印

泰定四年進嘉議大夫至順三年改鑄三品銀印卒年六十七贈通奉大夫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護軍追封魯郡公諡文肅子克堅

五十五代克堅字璟夫至元元年授嘉議大夫襲封衍聖公至正八年朝廷謂公爵與階不稱制授中奉大夫賜以銀章十五年徵爲同知太常禮儀院事攝太常卿遂拜治書侍御史辭歸追拜山東廉訪使受詔復辭歸會山東亂北行抵蘗城召入爲集賢直學士十九年遷禮部尚書改西臺侍御史二十二年除國子祭酒二十六年明兵取中原太祖手詔趣入覲待以賓禮而不名洪

武二年以疾告遣中使存問日再至疾篤詔驛傳還家賜白金百兩雜綵十端行次邳之新安驛卒于舟中諸子扶柩歸葬年五十五子九希學希說希範希進希麟希鳳希順希尹希賢按孔氏分九門自此始

五十六代希學字士行年二十一順帝至正五年授中奉大夫襲封衍聖公明太祖洪武元年朝京師問以歷代治理條對甚悉上嘉之賜雜彩大端命回守祖庭是年授資善大夫襲封衍聖公卒年四十七朝廷遣官諭祭子二訥譪

五十七代訥字言伯洪武十六年丁父憂以闕哀赴京將

俾襲爵以居喪乃止十七年朝京師拜襲封之命受誥
大廷百條班列仍敕禮官以教坊樂導至太學學官率
諸生二千餘人迎于成賢街觀者莫不贊嘆明日入謝
復賜襲衣寶于禮部初誥詞吏部奏用資善階上諭曰
既爵公勿事散官但誥以織文玉軸爲異耳遂爲故事
每歲入覲得給符乘傳班序文臣首厚其餼廪下及侍
從古未有也三十三年卒年四十三子四公鑑公鐸公
鈞公鏜

五十八代公鑑字昭文洪武三十三年襲封衍聖公年二
十三卒成祖遣官諭祭子彥縉

五十九代彥縉字朝紳其名與字皆仁宗所命也蚤孤毋
胡夫人教育之永樂八年襲封衍聖公成祖謂侍臣曰
眞聖人之裔也舘之太學寵待甚厚洪熙元年賜第于
東安門北景泰二年上幸太學特召率三氏子孫觀禮
賜冠帶錦衣越三年朝會復賜三臺銀印玉帶織錦麒
麟衣文視一品卒年五十五命禮部治祭工部治墳子
四承慶承吉承澤承源

六十代承慶字永祚年六歲遭毋夏夫人喪旣長從三氏
學錄孔克寅學所著有禮庭吟稿行世未襲爵而卒景
泰六年贈襲封衍聖公子二弘緒弘泰

六十一代弘緒字以敬景泰六年襲封衍聖公時年八歲
延入內宮特賜金鈕麒麟圖書御篆謹禮崇德四字與
數也成化六年坐事奪爵弘治中復冠帶卒年五十七
賜祭塋子二聞韶聞禮

弘泰字以和成化六年繼兄襲封衍聖公卒年五十四
子聞詩

六十二代聞韶字知德弘緒長子弘治十六年襲封衍聖
公卒年六十五賜祭塋子二貞幹貞寧

六十三代貞幹字用濟嘉靖二十五年襲封衍聖公賜敕
約束其宗人卒于賜第年三十八諭祭九壇子尚賢

六十四代尚賢字象之別號龍宇嘉靖三十五年襲封衍
聖公年十四歲世宗敕該部傳與撫按官知道孔尚賢
年幼你撫按官不時存問他敢有族人恃長欺凌他的
指名參來治罪歷侍四朝神宗禮遇尤篤天啓元年卒
于賜第年七十九遣禮部尚書孫愼行致祭工部造墳
行人盧時泰護喪歸子胤椿胤柱俱早卒無嗣姪胤植
襲封崇禎元年贈太子太保

六十五代胤植字懋甲貞寧之孫也父曰尚坦天啓二年
五月襲封衍聖公崇禎元年加太子太保三年加太子
太傅 國朝初年入朝封爵如故順治四年卒年五十

六奏聞遣山東左布政致祭工部造墳子興燮
六十六代興燮字起呂順治五年三月襲封衍聖公七年
加太子少保八年加少保兼太子太保康熙六年十二
月卒年三十二奏聞遣山東布政司致祭工部造墳子
三毓圻毓均毓埏
六十七代毓圻字翊宸康熙七年二月襲封衍聖公十七
年加太子少師

闕里廣誌卷之三

禮樂誌

叙曰先王制禮作樂所以通神明正情性合和邦國而
祖洽黔黎者也自姚姒子姬之際尚或朴而不文或文
而不慚非夫子折衷而定之曷由令經曲律呂洋洋纚
纚萬世率由而無弊乎以故上肇炎漢下暨勝國禮備
四代樂用八佾斯亦祀事之偉觀報稱之極則也至
皇朝恪遵舊章有隆靡替崇儒重道猗與休哉昭天地而
超今古矣用是標祀典于首重玉帛祝嘏之遺告也而
謚號章服皆禮之大者故分類而記之至于禮器樂章
懼其散佚也爰稽其故制摭其顛末俾俎豆之司鼓翟
之吏有所尋而守焉作禮樂誌

祀典

漢高帝十二年過魯以太牢祀孔子（丘濬曰此漢以來祀孔子之始）
元帝初元元年詔褒成君孔霸以所食邑八百戶祀孔子
光武建武五年幸魯使大司空以太牢祀孔子
明帝永平十五年東巡狩幸孔子宅祠仲尼及七十二弟
子親御講堂命皇太子說經（漢春秋曰帝時升廟立群臣中庭北面皆再拜帝進爵後坐　張朝瑞曰此後世祀孔子弟子之始）
章帝元和二年幸魯祀孔子于闕里及七十二弟子賜褒

成侯及諸孔男女帛按孔僖傳曰作六代之樂大會孔氏男子二十以上者六十三人命儒者講論僖因自陳謝帝曰今日之會寧于卿宗有光榮乎對曰臣聞明王聖王莫不尊師貴道今陛下親屈萬乘辱臨敝里此乃崇禮先師增輝聖德至于光榮非所敢承帝大笑曰非聖者子孫焉有斯言乎遂拜僖郎中從還京師

安帝延光三年幸魯祀孔子及七十二弟子于闕里自魯相令丞尉及孔氏親屬婦女諸生悉會賜褒成侯以下帛各有差

桓帝元嘉三年詔孔子廟置百石卒史一人掌領禮器春秋享禮出王家錢給大酒直河南尹給牛羊豕各一大司農給米宋慶長曰此孔氏設官之始

靈帝建寧二年詔祀孔子依社稷出王家穀春秋行禮

光和元年置鴻都門學生畫孔子及七十二弟子像

魏文帝黃初二年詔魯郡修起孔子舊廟置百石吏卒以守衛之

少帝正始二年帝講論語通五年講尚書通七年講禮記通並使太常釋奠以太牢祀孔子于辟雍以顏回配丘濬曰漢以來釋奠之禮始見于此前此祀孔子者皆于闕里至是始行于太學

晉武帝泰始三年詔太學及魯國四時備三牲祀孔子

七年皇太子講孝經通咸寧三年講詩通太康三年講禮記通太子並親釋奠以太牢祠孔子丘濬曰此太子釋奠之始

惠帝元康三年皇太子講論語通親釋奠孔子

元帝太興二年皇太子講論語通親釋奠孔子

明帝太寧三年詔奉聖亭侯孔嶷四時祀孔子如泰始故事

成帝咸康元年帝講詩通釋奠孔子

穆帝升平元年帝講孝經通釋奠孔子權以中堂為太學

孝武帝寧康三年帝講孝經通釋奠于中堂

南宋文帝元嘉二十二年太子釋奠孔子牲牢祭器悉依上公之禮舞六佾設軒懸之樂丘濬曰釋奠用六佾軒懸之樂始此

北魏太武始光三年起太學于城東祀孔子

太平真君十一年車駕南伐至鄒山以太牢祀孔子

顯祖皇興二年遣中書令高允以太牢祀孔子以青徐平故也

孝文帝延興二年詔孔子廟有婦女合雜巫覡淫祀者禁之

太和十六年詔宣尼廟別勅有司行享薦之禮丘濬曰有司薦享始于此前此但云釋奠而未嘗言廟至是始有宣尼廟之文

太和十九年幸魯城祠孔子廟命兗州為孔子起園柏修飾墳隴更建碑銘褒揚聖德

梁武帝天監八年皇太子釋奠先師有司議禮云先師在堂義所尊敬太子宜登阼階以明從師之義

北齊文宣帝天保元年詔郡以時修治廟宇遣使致祭

又制每春秋二仲行禮每月旦祭酒領博士已下及國子諸生已上太學四門博士升堂助教以下太學諸生階下拜孔揖顏郡學則于坊內立孔顏廟博士已下亦每月朝云（丘濬曰此後世朔日行香之始）

是年詔將講于天子先定經于孔父廟講畢釋奠行三獻禮

陳宣帝大建三年皇太子親釋奠于太學祭酒以下賚帛有差

後主至德三年釋奠于先師禮畢設金石之樂會宴王公

卿士

隋文帝初詔國子寺每歲以四仲月上丁釋奠先聖先師州縣學以春秋仲月（丘濬曰此郡縣二仲釋奠之始前此元魏雖命有司薦享然未名為釋奠亦無定時也）

唐高祖武德二年詔國子學立周公孔子廟各一所（丘濬曰自晉魏釋奠孔子于辟雍後至元魏始有廟然不知其何時立也至是高祖始詔國子立廟然周公孔子各自為廟）

七年帝詣國子學釋奠于先聖先師（唐書云以周公為先聖以孔子為先師配）

太宗貞觀四年詔州縣皆立孔子廟（張制瑞曰此後世郡縣立文廟之始）

十四年帝親釋奠于國子學（詔祭酒孔穎達講孝經）

二十年詔皇太子于國學釋奠于先聖先師皇太子為初獻國子祭酒為亞獻司業為終獻（舊禮釋奠學官自為祭主至是中書侍郎許敬宗等奏祭先聖先師秦漢無文魏則以太常行事晉宋以學官主祭請自今國學釋奠令祭酒為初獻祝詞稱皇帝謹遣某官司業為亞獻博士為終獻州縣以守令為初獻丞佐為亞獻博士為終獻 丘濬曰此後世國家遣官釋奠之始而守令主祭亦始于此）

高宗乾封元年封禪還京師過曲阜親祭祠廟以太牢

又遣司稼正卿扶餘隆以少牢詣闕里祭告

睿宗太極元年皇太子開講筵親釋奠

玄宗開元七年皇太子齒胄于學謁先聖詔三獻皆用胄

子

十三年封禪迴詣孔子宅親設奠祭又遣使以太牢祀墓

二十七年詔祀先聖樂用宮縣舞用六佾（陳暘樂書云開元中釋奠始用宮架之樂即宮縣也）

二十八年詔春秋二仲月上丁祭文宣王以三公攝事

肅宗上元元年歲旱罷諸祀惟太學仍祀文宣王

德宗貞元二年釋奠詔自宰臣以下畢集于國學每年春秋釋奠祝板御署訖北面而揖

宣帝大中元年宰臣白敏中請賜百緣充享祀

後唐明宗長興二年復文宣王廟祀時朱梁大亂廟祀廢故復之

後周太祖廣順二年親征至兗詣廟再拜登墓復拜或言天子不當拜異代陪臣帝曰夫子聖人也百王取則安得不拜 祖庭廣記曰周太祖親征慕容彥超至兗州城將破夜夢一人狀其魁異被王者服城陷取委巷入適夫子廟在帝豁然曰昨夢殆夫子乎不然何路與廟會因駐蹕升堂瞻像一如夢中所見感喜下拜遂躬詣闕里拜奠詔留所奠銀酒器及爐于廟中又詣聖林拜墓敕所屬葺祠宇禁樵採

宋太祖建隆三年詔廟門立戟十六　幸國子監祭文宣王用一品禮樂用永安之曲

太宗端拱元年幸國子學謁文宣王時博士李覺方聚徒講書上即詔覺令對御講曰陛下六飛在御臣何敢輒陞高座上因降輦命有司張帝幕設別座詔覺講周易之泰卦從臣皆列坐覺乃述天地感通君臣相應之旨上甚喜乃賜帛百疋

淳化四年從監軍使臣請先聖廟六齋朔望焚香

真宗大中祥符元年東封禮畢如曲阜縣謁文宣王廟內外設黃麾仗上服鞾袍詣廟行酌獻禮初有司定儀止肅揖上特再拜又詣叔梁紇堂遂如孔林乘馬至墓奠拜

祥符七年王旦言請用先天節禮畢詣文宣王廟行禮

天禧元年詔崇文館雕印釋奠儀注及祭器圖頒行下諸路

仁宗初即位幸國子監奠謁先聖退閱七十二賢贊觀東序及禮器

天聖二年幸國子監謁先聖舊儀肅揖特再拜

景祐元年詔釋奠用登歌按開元中已用登歌至宋則復用之

慶曆四年幸國子學謁先聖再拜

嘉祐六年遣兗州通判田洵詣闕里祭告

哲宗元祐六年幸國子監謁先聖行釋奠禮一獻再拜

徽宗大觀四年文宣王改執鎮圭廟門增立二十四戟並如王者之制按周禮小行人成六瑞王用鎮圭

政和元年詔門人封爵及郡縣犯先聖諱者悉改正

六年賜堂上正聲大樂一副禮器一副于闕里

宣和四年幸太學奠謁先聖

高宗紹興十年詔文宣祭與社稷并爲大祀

十四年帝謁孔子遂臨太學止輦于大成門外登降步趨執爵灌獻躬視徽宗大成樂成詔頒降肄習仍內降玉圭

孝宗淳熙四年幸太學謁奠孔子

寧宗慶元間定祀令文宣王爲中祀

理宗淳祐元年帝謁孔子遂臨太學

度宗咸淳三年帝詣太學謁孔子行釋菜禮

遼太祖神冊三年建孔子廟次年落成躬謁釋奠

金熙宗皇統元年親祀孔子退謂侍臣曰朕幼年不知志學歲月逾邁深以爲悔孔子雖無位其道萬世景仰凡人爲善不可不勉

世宗大定十四年釋奠先聖詔依禮官議依開元禮合行祭器犧牲羊三豕三酒二十罇奏登歌雅樂

章宗明昌四年釋奠先聖（諭言宜繳院曰朕以宣聖萬世帝王之師恐汝等未諭可備拜禮朕將拜焉）

泰定二十二年皇帝（御名）遣兗州節度使孫康祭告

承安二年春丁親祀孔子（以親王攝亞終獻皇族陪祀文武大臣助奠）

元世祖至元十年詔春秋二丁執事官員各依品序穿著公服陪位諸儒衣襴衫戴唐巾行禮（中書省判送御史中丞兼領侍儀司呈至聖文宣王用王者禮樂御王者衣冠南面當坐天子供祠其于萬世之絕尊千載之通祀者莫如吾夫子也切見外路官員提學教授每遇春秋二丁不變常服以供執事于禮未宜及照得漢唐以來祭文廟亭社稷無非具公服執手板且鄉人儺孔子猶朝服而立于阼階先聖先師安得不備禮儀故詔）

成宗大德初敕到任先詣先聖廟拜謁方許以次詣神廟者爲令

武宗至大元年遣集賢院學士王德淵欽齋祭文至孔林與兗州知州馬禧孔氏家長攝行三獻

至大四年遣資政大夫國子監祭酒劉賡祭告

仁宗延祐七年詔以白金一百五十兩錦綺雜綵表裏各一十三段遣說書王存義詣闕以太牢祀孔子（仁宗手香加額以授之　綱鑑云仁宗初即位遣宦者李邦寧釋奠于孔子邦寧既受命行禮方就位忽大風起殿上及兩廡燭盡滅燭臺底鐵鐏入地尺許無不拔者邦寧息悚伏地諸執事者皆伏良久風息乃成禮邦寧因慚悔累日）

明太祖洪武元年詔孔子曲阜廟庭遣使致祭每歲二丁遣官祭于國學每月朔望遣內臣降香朔日祭酒行釋菜禮

是年上幸國學行釋奠禮

二年遣國子祭酒孔克堅代祀宣聖

四年更定祭器禮物各置高案其籩豆簠簋登鉶悉用磁器牲用熟樂舞生擇監生及文武大臣子弟在學者預教習之（丘濬曰宋蘇軾謂古者坐于席故籩豆之長短適與人均今土木之像既已巍然于上而列器皿于地使鬼神不享則不可知若其享之則是俯伏匍匐而就食也由是觀之則孔子廟自唐設塑像以來已如此歷宋至元未之有改至是皇祖始正之云）

十五年國學成孔子以下去塑像設木主遣官以太牢祭上視學釋菜服皮弁詣位再拜獻爵復再拜　詔天下儒學通祀孔子頒釋奠儀

十七年敕每月朔望太學祭酒以下行釋菜禮郡縣長吏以下詣學行香（丘濬曰朔望行香之禮古未有也北齊每月朔祭酒博士諸生長拜階下郡縣朔朝是時未爇今所謂香也至宋淳化四年始朔望焚香朱熹曰謁宣聖焚香不是古禮至明始定爲令朔望謁奠之禮遍海內矣）

惠宗建文元年上幸太學釋奠孔子

成祖永樂元年登極遣官詣闕里祭告

四年上幸太學釋奠孔子（將視學命禮部詳議禮儀尚書鄭賜言宋制謁孔子服靴袍再拜上曰見先師禮不可簡必服皮弁行四拜禮）

十四年遣官祭告闕里

十九年北京國子監既定其制監春秋丁祭命祭酒行

禮解皇帝議遣

宣宗宣德元年登極遣太常寺寺丞孔克準詣闕里祭告

自先師而下四配十哲兩廡先儒俱用太牢

英宗正統元年登極遣國子監司業趙琬詣闕里祭告

三年禁祀孔子于釋老宮

九年上幸太學釋奠孔子

代宗景泰元年登極遣翰林院侍講吳節以香帛詣闕里

祭告

二年上幸太學釋奠孔子召衍聖公彥縉及族人入京觀禮賜彥縉金鑲犀帶大紅鶴袍

英宗天順元年復位遣工科左給事中孫昱詣闕里祭告

憲宗成化元年登極遣吏部右侍郎尹旻詣闕里祭告

是年上幸太學釋奠孔子遣官取衍聖公弘緒并三氏子孫赴京觀禮命衍聖公分獻沂國公

十三年增孔子廟籩豆各十二樂舞為八佾遣翰林院學士王獻詣闕里祭告章文懿曰國學之祭舊用十籩十豆增為十二郡縣之祭舊惟八籩八豆增為十從祭酒周洪謨之請也

孝宗弘治元年登極遣太常寺少卿田景賢詣闕里祭告

是年上幸太學釋奠孔子以吏部尚書王恕言詔先師位加幣用太牢改分獻為分奠遣官取衍聖公并三氏子孫觀禮命衍聖公分奠兗國公禮畢賜弘緒及觀禮族人各紵絲衣一套又賜宴于禮部

十二年廟災遣侍讀學士李傑詣闕里祭告

十七年重建廟成遣大學士李東陽以香帛并御製碑文詣闕里祭告

武宗正德元年上視太學謁孔子遣禮部主事張濳取衍聖公聞韶并三氏子孫赴京觀禮命衍聖公分奠沂國公以碑服未除辭命吏部右侍郎梁儲代欽賞賜宴俱照前例

八年因流賊犯闕里遣山東巡撫都御史趙璜祭告

世宗嘉靖元年登極遣吏部尚書石瑤詣闕里祭告

是年上幸太學謁廟至櫺星門外即降輦步入禮畢仍

步出櫺星門外升輦遣評事呂祚取衍聖公聞韶并三氏子孫希瑄公學彥佐弘仁聞義赴京觀禮有乞恩觀禮三氏學生員彥隆承祭承緒等欽賞賜宴俱照前例

十二年釐正祀典復幸太學遣官取衍聖公聞韶并族人孔詳公禎承禎弘器聞達觀禮欽賞賜宴俱照前例

穆宗隆慶元年登極遣尚寶司卿劉奮庸詣闕里祭告

是年上幸太學釋奠先師遣禮部主事劉繼文取衍聖公尚賢并三氏子孫孔詳承勳承元承宇弘立觀禮欽賞賜宴俱照前例又以分奠大臣特賜衍聖公羊酒

神宗萬曆元年登極遣尚寶司司丞張孟男詣闕里祭告

四年上幸太學釋奠先師遣禮部主事張程取衍聖公尚賢并三氏子孫公寧公源承倜弘杲貞栲觀禮欽賞賜宴俱照前例

熹宗天啓元年登極遣順天府府丞姚士慎詣闕里祭告

五年上幸太學釋奠先師遣中書舍人楊中極取衍聖公胤植并四氏子孫族人彥乾弘顯弘毅聞慶生員聞範聞讀貞祚觀禮詔聞範聞讀貞祚恩貢入監仍命該部優選中書舍人聞詩行人聞謨并乞恩觀禮職宴賜衣俱照前例

懷宗崇禎元年登極遣太僕寺卿管太常寺少卿事郭興言詣闕里祭告

二年上幸太學釋奠先師遣中書舍人梁招孟行取衍聖公胤植并四氏子孫族人彥乾彥鳳弘毅生員聞俊貞芳尚晧尚選觀禮照例送監讀書賜宴賜衣俱照前例

十四年上幸太學釋奠先師遣行人魯近遲行取衍聖公胤植并四氏子孫博士其族人舉事貞彝生員興謙興訓弘化貞恒貞來赴京觀禮賜宴賜衣俱照前例

國朝

世祖章皇帝順治八年親政遣都察院右都御史仍管工部左侍郎劉昌詣闕里祭告

九年　駕幸太學釋奠先師先是八年遣行人王天眷行取衍聖公興燮并孔顏曾孟仲博士赴京陪祀未及舉行至九年復遣行人張九徵行取衍聖公博士及族人生員尚然興義尚經胤洪尚瑀胤徵貞吉等陪祀觀禮刑部員外郎胤樾王李自沭學正胤齊乞恩觀禮照例賜宴賜衣并下程等項觀禮生員俱送監讀書

今上皇帝康熙七年親政遣光祿寺卿加一級楊永寧詣闕里祭告

八年　駕幸太學釋奠先師遣行人司正陳渦元行取衍聖公毓圻并孔顏曾孟

仲博士及族人生員興詢尚訔興湯尚絃毓珍興塤興範等陪祀觀禮原任寧國府知府貞來學錄貞榮候選縣丞尚義例監胤璐乞恩觀禮

皇上四月十四日齋戒十五日具禮服升輦至文廟東成賢街國子監滿漢祭酒司業率諸監生跪迎至儒星門外降輦由中門入大成門入戟中階進詣孔子位殿內正中立諸王貝勒等入兩旁門陞東西階設外臺上排立各官臺下排立引禮官引上行二次跪六次叩頭諸王貝勒等并各官亦二次跪六次叩頭樂作上獻帛獻酒畢送神上行二次跪六次叩頭各官俱二次跪六次叩頭駕出換常服在儒星門外升輦至彝倫堂陞座衍聖公祭酒司業學官五經博士五氏子孫及諸監生在臺下三跪九叩頭立上諭坐諸王等叩頭坐都統大學士尚書精奇尼哈番以上及衍聖公俱分班入彝倫堂叩頭坐侍郎等官在堂外臺上叩頭坐祭酒就東講書案司業就西講書案叩頭坐祭酒講易經司業講書經四品以下及諸監生俱排立聽講講畢賜諸王等以下各官茶　上陞輦祭酒司業率諸監生跪送次日衍聖公進表謝　賜宴賜衣并下程等項俱照前例觀禮生員送監讀書

謚號章服

周敬王四十二年魯哀公誄孔子曰尼父 丘濬曰此後世追謚孔子之始

漢平帝元始元年追謚孔子曰褒成宣尼公

東漢和帝永元四年封孔子爲褒尊侯

北魏孝文帝太和十六年改謚孔子爲文聖尼父 魏書帝臨宣文堂引儀曹尚書劉昶等授策文聖之謚既而帝齋中書省親祭于廟

後周靜帝大象二年封孔子爲鄒國公

隋文帝贈孔子爲先師尼父

唐太宗貞觀二年尊孔子爲先聖 房玄齡等議武德中詔釋奠于太學以周公爲先聖孔子配享臣以爲周公尼父俱稱聖人庠序置奠本緣夫子故晉宋梁及隋皆以孔子爲先聖顏回爲先

師請停周公升孔子爲先聖以顏回配從之

十一年尊孔子爲宣父

高宗顯慶二年復尊孔子爲先聖 永徽中復聖周公師孔子故長孫無忌等言漢魏以來取舍各異孔子顏子互作先師周公尼父迭爲先聖貞觀之初親降綸音依禮記之明文酌成康之典說正夫子爲先聖今當從之乃詔以周公配武王以孔子爲先聖　張朝瑞曰至是始定孔子爲先聖

乾封元年追贈孔子爲太師

天后天授元年封孔子爲隆道公

玄宗開元二十七年追謚孔子爲文宣王南向坐仍內出王者袞冕之服以衣之 先時廟庭以周公南面而夫子坐西牖下貞觀中䟽祀周公而夫子位未改至是國子監天下州縣夫子皆南面　丘濬曰文宣之謚始此亦孔子封王之始

宋眞宗大中祥符元年帝禪泰山至曲阜縣謁文宣王林廟加謚孔子爲玄聖文宣王加冕服桓圭一從上公之禮冕九旒服九章 帝曰唐明皇褒先聖爲王朕欲追謚爲帝可乎有司檢討故事以聞或云宣父周之陪臣周止稱王不當加以帝號遂詔謚爲玄聖文宣王　宋際曰按宋史西夏尊宣聖爲帝雖小國不足稱然崇師之意亦可嘉也

追封叔梁紇爲齊國公顏氏爲魯國太夫人亓官氏爲鄆國夫人

五年改封孔子爲至聖文宣王

徽宗崇寧四年詔太常寺考正文宣王廟像冠服制度用王者冕十二旒服九章 頒降天下州縣學成依圖改正從國子司業蔣靖之請也　丘

濬曰此先聖用天子冕旒之始

金世宗大定十四年國子監請孔子像冕十二旒服十二章兗國公鄒國公像九旒九章

元成宗大德十一年詔加封孔子爲大成至聖文宣王

文宗至順二年加封齊國公爲啓聖王母顏氏爲啓聖王夫人妻亓官氏爲大成至聖文宣王夫人

明太祖洪武元年詔孔子封爵仍舊

世宗嘉靖九年改稱至聖先師孔子詔天下文廟去像易木主 從大學士張璁之請也

國朝

世祖章皇帝順治二年加稱大成至聖文宣先師孔子從國子監祭酒李若琳禮科都給事中龔鼎孳之請也

禮器

按祀先聖備四代禮樂記曰泰有虞氏之尊也山罍夏后氏之尊也著殷尊也犧象周尊也今廟中四尊皆備他可知矣朱文公嘗曰舊禮器圖様並依聶崇義之製不如政和皆考三代遺法鑄造制度精密氣象淳古知潭州日遂申省部乞行下依准用銅製造今祭器皆銅鑄其文公之遺與

簠簋皆盛黍稷之器有虞氏曰敦夏曰瑚商曰璉周曰簠簋簠方簋圓刻木爲之古用陶器後世範金爲之簠數一百一十五通蓋重一十三斤高七寸深二寸濶八寸一分腹徑長一尺一分簋數一百一十五通蓋重九斤高六寸七分深二寸八分濶五寸腹徑長七寸九分

籩豆籩古今皆竹製惟豆製不同夏楬豆殷玉豆周獻豆又爲玉豆雕篹爾雅及鄭氏說以木禮旄人說以瓦呂氏考古圖說及政和近製以銅郊特牲曰鼎俎奇而籩豆偶陰陽之義也籩豆之實水土之品也籩數二百四十八口徑四寸九分通足高五寸九分足徑濶五寸一分上深一寸四分豆數二百四十八并蓋重四斤一十兩高廣如籩

犧尊按周官有司尊彝之職而犧尊取其犧牲享食之義

犧牛形範金爲之穴背受酒于腹上蓋以蓋用貯終獻
酒數六重九斤一十兩通足高六寸一分徑二寸四分
頭去足高八寸二分耳高二寸一分五釐深二寸七分
濶八分五釐

象尊取形于象以明乎夏德夏者假也萬物之所由而化
也範金爲之穴背受酒上覆以蓋用貯亞獻酒數十重
一十斤通足高六寸八分口徑一寸八分耳濶一寸二
分長一寸九分深四寸九分

雲雷尊紐以鳴首腹畵雲雷回旋之狀雷取其奮豫雲取
其需澤範金爲之用貯初獻酒

大尊大從泰有虞之泰尊瓦尊也貴本尚質數二通足高
八寸一分口徑五寸七分腹徑六寸一分足徑三寸八
分深六寸五分

壺尊其尊作壺形其脰飾饕餮腹著風雲不獨示有節止
而又明其施澤之及時也數六重四斤一兩二錢高八
寸四分口徑四寸五分腹徑六寸深七寸一分

山尊夏后氏之尊也郭璞云形似壺受五斗刻畵爲山雲
狀數二重六斤四兩高九寸八分五釐口徑六寸七分
五釐深七寸五分

著尊按明堂位商尊曰著著地而無足也數二重四斤十
兩高八寸四分五釐口徑四寸三分腹徑六寸二分深
八寸二分

罍洗皆所以盥也臨事而盥致肅恭之意罍盛水洗受棄
水惡穢地也舊圖罍畵雲龍洗畵水文菱花今博古圖
罍爲饕餮雷文洗飾龜龍罍數二重十二斤高一尺口
徑八寸四分深七寸二分足口徑七寸九分洗數二重
八斤八兩高五寸七分口徑一尺三寸六分深二寸九
分

爵明堂位曰夏以醆商以斝周以爵按爾雅鍾小者爲棧
棧卑而淺故棧象琖而爵象雀而斝有耳焉按禮書爵

小者名爵火細者名燭其義取小爲貴因著飲戒云洪
氏曰太常爵制兩柱三足隻耳侈口今郡縣或以木刻
雀置盃于背以承酒殊非也數一百一十八重一斤八
兩通柱八寸三分深三寸三分口徑長六寸二分濶二
寸九分兩柱三足有流有鋬

坫以置爵亦承尊陸氏曰古者爵有承盤坫與豐是已鄉
于燕射曰豐賈氏曰諸經承爵器皆易本豐字從豆爲
豐年之豐謂時和年豐粢盛豐備神歆其祀人受其福
也鄭注云豐似豆而卑木製漆赤中畵赤雲氣數二十
八重二斤九兩深廣九寸二分皆諸地而平[illegible]

勺夏龍勺殷疏勺周蒲勺龍藏淵蒲生水疏有引導意今
刻首爲龍夏制也數二十八重一斤口濶二寸一分深
一寸一分柄長一尺二寸九分
登㽅器數六高一尺四寸用薦太羹
鉶範金爲之三足口有兩耳覆以蓋施三紐用薦和羹
俎明堂位曰周以房俎鄭注云房謂足下柎也孔疏云俎
頭各有兩足足下各別爲柎其間有橫橫似堂壁橫下
二柎似堂東西各有房也詩魯頌曰籩豆大房箋云玉
飾俎也兩端赤漆中央黑數一百三十三長一尺八寸
濶八寸高八寸五分

篚竹爲之鄭氏謂如車笭如竹篋古用篚不一以奠爵以
承食膳以置玉幣具載禮記今單以承幣蓋詩鹿鳴序
實幣帛筐篚之遺意也數二十高五寸長二尺八分濶
五寸二分深四寸蓋深二寸八分
篚巾以絺爲之四幅玄被纁裏數二百四十八
龍羃以絳帛方幅爲之中畵雲龍兩旁畵文彩四角各綴
以金錢用以覆尊若兩廡則不可畵雲龍止用青
尊羃用布爲之數二十八縱橫二尺二寸
盥盤架以木爲之繪以彩色髹以漆
盥盤範金爲之盛水盥手

帨巾白布爲之長短隨宜獻官盥卒拭手
鬥爐也範金爲之高一尺八寸縱一尺六寸橫一尺二寸
兩耳四足用以焚香
燭臺範金爲之高一尺八寸重盤四足
祝版以木爲之高九寸濶一尺二寸用白紙寫祝文貼版
上祭畢揭而焚之

樂器

按八音之器聖人法八風而爲之其聲出于五行之氣其制器之法則以十有二律爲之度數以十有二聲爲之齊量有其一聲者有具十二聲者清濁高下八音克諧故奏之可以格神祇和上下修已治人變化氣質轉移風俗以至于風氣禽獸皆可以感召蓋天地間皆陰陽二氣所爲故其氣相爲感通有如此

麾旛以絳繒爲之長七尺濶一尺一寸上板繪雲下板繪山以相連首尾前面繪升龍後面繪降龍各塗以金及五色彩雲朱竿長八尺五寸末施銅龍首塗金啣其麾

下垂樂中麾生執之升龍向外降龍向內舉之則升龍見樂作偃之則降龍見樂止以木爲架朱漆閑則植其上

應鼓以革爲之去故意也爲羣音首其卦坎其方北其時冬其風廣莫其律黃鍾其聲一其音離冬至之氣也毎奏樂一句以槌擊者三使節奏從容也以木爲身高三尺五寸面濶二尺二寸兩旁四銅環中以柱穿頂方蓋絛以黃羅銷金雲花繡襞簷四角爲龍首啣九旒蘇下綴繸結刻狻猊四於趺各向外

鼗其制如鼓而小者柎于項上兩手拊之以應鼓節樂首

濶四寸四分高一尺三寸面繪雲彩身繪花上有二環繫以紅絨繸朱漆架架之

笛以竹爲之其直節而有制其心虛而能通而利制之音所由出也其卦則震其方則東其時則春其聲尚議其律姑洗其風明庶其音濫春分之氣也長一尺四寸七孔上一大孔徑三分吹竅也橫而吹之下六孔各徑二分以金飾龍首末垂以紅絨繸結

簫截竹爲之以紅絨繸繫之吹者宜緩取其音斯悠揚不迫長一尺九寸五分前五孔後一孔各徑二分口開半竅名山口直而吹之

搏拊鼓中實糠擊以節樂舊說以韋爲之中實以糠形如小鼓

柷所以合樂狀方如漆桶中有椎柄連底撞之擊以起樂深一尺八寸方二尺四寸

敔狀如伏虎背刻二十七鉏鋙木戛之而成聲所以止樂也虎西方陰獸其形伏故用以止樂

編磬以石爲之其爲物也堅實而不動其卦則乾其時則秋冬之交其方則西北之維其風不周其聲尚角其音則辨立冬之氣也以堅木爲椎竹爲柄司擊者擊之其音律則與鐘同凡擊則先擊鐘以宣一字之音既闋則

擊磬以收之所謂金聲而玉振之也數十六八音而倍之也橫簨植上刻如齒形曰崇牙足爲鳥形

編鍾範金爲之金生于土而別于土其卦則兌其方則西其時則秋其風閶闔其聲尚羽其音鏗立秋之氣也以堅木爲椎竹爲柄司鍾者擊之則有六律六呂以應十二月之候又有淸聲以配之數十六形如筒簨虡製同

編磬足刻獸形

笙其母用匏匏之爲物其性輕而浮其中虛而通笙則以匏爲母植管匏中象植物之生故名曰笙大者十九簧小者十三簧曰巢笙者象管在匏有巢象

排簫又名鳳簫排竹如鳳翼故以鳳名也大者二十四管無底小者十六管有底

琴絲餙物而成聲其卦則離其方則南其時則夏其聲尚宮其律蕤賓其風景其音哀白虎通曰琴者禁也禁止于邪以正人心也長三尺六寸六分象朞之日廣六寸象六合初五絃象五行文武增二絃故七 宋際日七絃以備七音所謂變宮變徵也非文武所增也

瑟伏羲氏作黃帝使素女鼓五十絃瑟而悲故頌瑟止爲二十五絃長七尺二寸雅瑟二十三絃長八尺一寸廣一尺八寸

塤之爲音以土爲質以水火相合而成器故具水火土之三形中虛上銳火之形也平底水之形也圓體土之形也狀如秤錘大成樂書云塤篪皆六孔以五取聲其聲相應

篪以竹爲之長一尺四寸圓五寸三分上一大孔徑三分橫而左吹輕吹之其聲乃和以合衆樂

管截竹爲之爲十二孔以應十二月之音長尺有二寸六孔并兩而斂之

翟雉羽也以木爲之柄長一尺四寸朱髹柄端塗以金彩每翟用雉尾三根揷於柄端數六十四舞生右手執之

以舞

籥以竹爲之長一尺四寸加笛而六孔或曰三孔朱餙數六十四舞生左手執之以舞

旌以紅絨爲之纓上加塗金銅雲監於其上數九長七尺以紅羢縧繫之下綴以結竿長八尺五寸朱髹朱施塗金龍首啣其節設于東西兩階舞生執之以導舞者

樂章

按樂章即人之詩歌也以其被之于樂故曰樂章通典曰周之樂章以夏爲名宋以永爲名梁以雅爲名隋亦以夏爲名唐以和爲名唐書樂志貞觀二年祖孝孫造十二和樂至開元中國子博士范頵又撰三和樂一曰祴和二曰豐和三曰宣和顯慶三年詔祀文宣王廟用宣和之舞宋以安爲名有凝安同安明安成安綏安五曲金以寧爲名有永寧靜寧肅寧和寧安寧五曲章宗又改四曲曰來寧淨寧溥寧德寧惟肅寧一曲仍舊又遣太常教孔氏子孫各習其藝以備祭祀元則因宋之

舊亦以安爲名武宗又添徹饌奏娛安送神奏寧安二曲明洪武二十六年頒大成樂章　國朝因之前代樂章備存于後

迎神咸和之曲無舞

大(太四)哉(南工)宣(林尺)聖(仲上)道(太四)德(仲上)尊(林尺)崇(仲上)維(南工)持(林尺)王(仲上)化(太四)斯(林尺)民(仲上)是(黃合)宗(太四)典(黃合)祀(太四)有(仲上)常(林尺)精(南工)純(林尺)並(太四)隆(仲上)神(黃六)其(南工)來(林尺)格(仲上)於(林尺)昭(仲上)聖(黃合)容(太四)

奠幣寧和之曲有舞

自(太四)生(仲上)民(林尺)來(仲上)誰(太四)底(黃合)其(仲上)盛(太四)維(南工)師神(仲上)明(太四)度(黃合)越(仲上)前(仲上)聖(太四)粢(仲上)帛(太四)具(仲上)成(林尺)禮(黃合)容(太四)斯(林尺)稱(仲上)黍(太四)稷(南上)非(清黃六)馨(林尺)維(南工)神(林尺)之(仲上)聽(太四)

初獻安和之曲有舞

大(太四)哉(仲上)聖(黃合)師(太四)實(南工)天(林尺)生(仲上)德(太四)作(仲上)樂(太四)以(仲上)崇(林尺)時(仲上)祀(太四)無(林尺)斁(仲上)清(清黃六)酤(南工)惟(仲上)馨(仲上)嘉(林尺)牲(仲上)孔(黃合)碩(合四)薦(太四)羞(南工)神(清黃六)明(林尺)庶(南工)幾(林尺)昭(仲上)格(太四)

亞獻景和之曲有舞

百(仲上)王(南工)宗(林尺)師(仲上)生(林尺)民(仲上)物(太四)軌(黃合)瞻(黃六)之(南工)洋(林尺)洋(仲上)神(林尺)其(仲上)寧(太四)止(黃合)酌(太四)彼(黃合)金(林尺)罍(仲上)惟(南上)清(林尺)且(太四)吉(仲上)登(仲上)獻(太四)惟(林尺)三(仲上)於(黃六)嘻(南上)成(林尺)禮(仲上)

終獻曲同亞獻有舞

徹饌咸和之曲無舞

犧(仲上)象(太四)在(仲上)前(林尺)豆(太四)籩(仲上)在(黃合)列(太四)以(太四)享(南工)以(林尺)薦(仲上)既(仲上)芬(林尺)既(太四)潔(仲上)禮(黃合)成(太四)樂(仲上)備(太四)人(南工)和(林尺)神(仲上)悅(太四)祭(黃合)則(太四)受(仲上)福(林尺)率(黃六)遵(南工)無(林尺)越(仲上)

送神咸和之曲無舞

有太四嚴南工學林尺宮仲上四黃合方太四來仲上崇太四恪黃六恭南工祀
林尺事仲上威南工儀林尺離仲上離太四歆仲上玆林尺惟南工馨林尺神仲上
馭太四還仲上復仲上明黃六禋南工斯林尺畢仲上咸南工膺林尺百仲上福
太四

望瘞曲同送神無舞

瞿九思曰古者舞不與歌奏同時所歌奏之後必先擊大鼓然後興舞樂記所謂先鼓以警戒三步以見方再始以著往復亂以飭歸皆爲舞言故大鼓所以興樂小鼓所以節樂也今孔廟三獻時以舞與歌奏合而爲一似與前代稍別宋際曰樂舞名上古之事也畫十二舞勺成童舞象有疾徐俯仰有輕有之文然其門咸池大磬大夏大濩大武諸舞雖載在周官亦不知其舞容何若自賓牟賈章六成之說出而後累世諸舞無皆宗之釋奠舞宋元祐四年開封布衣樂防所論定也

隋釋奠先聖先師誠夏歌

經國立訓學重教先三墳肇冊五典留篇開鑿理著陶鑄功宣東膠西序春誦夏絃芳塵載仰祀典無爲

唐享孔子廟樂章

迎神

通吳表聖問老探真三千弟子五百賢人億齡規法萬載祠禮潔誠以祭奏樂迎神

送神

醴溢犧象羞陳俎豆魯壁類聞泗用加覩里校覃福胄筵承歆祐樂清音送神具奏

唐皇太子釋奠樂歌

迎神用承和亦同宮和

聖道日用神幾不測金石以陳絃歌載設爰釋其菜匪馨于稷來顧來享是宗是極

皇太子行用承和

萬國以貞光上嗣三善茂德表重輪視膳寢門遵要道高闢崇賢引正人

登歌奠幣用肅和

粵惟上聖有縱自天旁周萬物俯應千年舊章允著嘉贊孔虔王化玆首儒風是宜

迎俎用雍和

堂獻啓衛庭敷璆縣禮備其容樂和其變肅肅親享雍雍執奠明禮惟馨蘋蘩可薦

送文舞出迎武舞入用舒和

隼集龜開昭聖列龍蹲鳳跱肅神儀尊儒敬業宏圖闡緯武經文盛德施

武舞作用凱安

昔在炎運終中華亂無象酆郊赤烏見伊川黑雲上大齊下周車禁暴開殷網幽明同叶贊鼎祚齊天壤

送神用承和迎神辭同

宋釋奠樂歌

迎神用凝安

黄鍾爲宮 見明成和曲

大呂爲角

生而知之有教無私成均之祀威儀孔時維茲初丁絜
我盛粢永適其道萬世之師

太簇爲徵

巍巍堂堂其道如天清明之象應物而然時維上丁備
物薦誠維新禮典樂諸中聲

應鍾爲羽

聖王生知闡乃儒規詩書文敎萬世昭垂良日惟丁靈
承不爽揭此精虔神其來享

初獻盥洗用同安

右文興化憲古師今明祀有典吉日維丁豐犧在俎雅
奏在庭周旋陟降福祉是膺

升降用同安

誕興斯文經天緯地功加于民實千秋世莛鏞和鳴粢
盛豐備肅肅降登歆茲秩祀

奠幣用明安

於論鼓鍾于茲西雍粢盛既[illegible]碩有融其容其容洋洋咸

肅儀設陳以達誠歆我明潔

奉俎用豐安

道同乎天人倫之至有享無窮其興萬世既潔斯牲粢
明庶旨不懈以忱神之來暨

酌獻用成安 見明初獻安和曲

亞終獻用文安 見明亞獻景和曲

飲福用綏安 見明撤饌咸和曲

送神用凝安 見明送神咸和曲

金釋奠宣聖樂章

迎神奏姑洗宮來寧之曲

上都隆化廟室作新神之來格威儀具陳穆穆凝旒巍
然聖真斯文伊始萃方所覩

初獻盥洗姑洗宮靜寧之曲

偉矣素王風猷至粹垂二千年斯文不墜泗辰惟良爰
修祀事沃盥于庭嚴禋禮備

升階南呂宮肅寧之曲

巍乎聖師道全德隆修明五常垂教無窮增崇儒宮遹
追遺風嚴祀中虔登降有容

奠幣姑洗宮和寧之曲

天生聖人賢于堯舜仰之彌高磨而不磷新廟告成宮

昌藝仍遵彼隆詞斯文復振

降階姑洗宮安寧之曲

稟靈尼山垂芳闕里生民以來孰如夫子新祠歸然四方所親祠觴告成祇循典禮

亞終獻姑洗宮咸寧之曲

於昭聖能與天立極有承其流皇仁帝德豈伊立言訓經正楙煥我文明典祀千億

送神姑洗宮來寧之曲

吉蠲爲饎孔惠孔時正辭嘉言神之格思是享是宜神保其歸惟時肇祀太平極致

元擬釋奠樂章

迎神奏文明之曲

天縱之聖集厥大成立言垂教萬世準程廟庭孔碩尊俎既盈神之格思景福來并

盥洗奏昭明之曲

神既寧止有孚顒若磬洗在庭載盥載濯匪惟潔修亦新厥德對越在茲敬恭惟則

升殿奏景明之曲　降同

大哉聖功海涵內外禮隆秩宗光垂昭代陟降在庭攝齊委佩莫不肅[illegible]濟濟在

奠幣奏德明之曲

圭衮尊崇佩紳列侑籩豆有楚樂具和奏式陳菲幣[illegible]奔左右天睠斯文緊神之祐

酌獻奏誠明之曲

惟聖監格享于克誠有樂在縣有碩斯牲奉醴以告嘉薦惟馨綏以多福永底隆平

亞獻奏靈明之曲　終獻同

廟成奕奕祭祀孔時三爵具舉是享是宜於昭聖訓示我民彝紀德報功配于兩儀

送神奏慶明之曲

禮成樂備靈馭其旋濟濟多士不懈益虔文教茲首儒風是宣佑我闕

宋太宗至道三年賜孔氏御書六經
真宗大中祥符二年四月中書門下牒玄聖文宣王廟入
內內侍省內侍殿頭張文質奉聖旨于御書院交割到
裝褫太宗皇帝御製御書文字一部共五十七件計一
百五十七卷軸策并內降金渡銀器物色等并九經書
及疏釋文并三史書管押赴兗州曲阜玄聖文宣王廟
收掌太宗皇帝御製御書御製十二顧一卷御製心輪
偈頌一部計一十一卷御製逍遙詠一部計一十一卷
御製秘藏詮一部計三十卷御製緣識一部計五卷御

製金剛經宣演一部計六卷以上紫大綾絹夾褾子五色經帶子朱紅兩頭木軸子御草書孝經一卷御製御書秘閣贊一卷御草書千
字文一卷御八分書千字文一卷御書大字孤城詩一
卷御書法帖一部計一十二卷御製九絃琴阮歌一卷
御製喻言一卷御草書急就章一卷御八分書真定于
碑一卷御書三般大字詩三卷御草書筆法一卷御顏
草書一卷御製聖教序雙鉤書一卷御書四體五體書
二卷御製無名說一卷御製日行誡一軸御八分書故
實一卷御製筆法歌一卷以上紫大綾絹夾褾子五色經帶子黑漆兩頭木軸子
御草書諸雜詩簇子二十軸御飛帛書帝佛字二軸御
飛帛書有註無註簇子二軸御飛帛書遠有不假詩二
軸御製心輪圖一軸御草書故實七軸御製有益無益
銘一軸御製惠化行一軸御篆書孝經碑陰額一軸御
八分書秘閣贊碑額一軸以上紫大綾絹夾褾子黃絹帶子黑漆兩頭木軸子御
仿鍾繇書一卷御書小字法帖一卷御草書詩一卷御
札百官曆頭一卷御草書自述一卷御書大言賦一卷
御製聖教序一卷御製怡懷詩一卷御製今體律詩
一卷御製古調十韻詩一卷御製七言詩一卷御製喻
言一卷御製五言詩一卷御製御書五言詩一卷御製
碁譜一卷御製碁勢譜一卷御製碁勢一卷御製迴文

心輪圖一卷御製御書秘閣贊碑一片御草書孝經碑
一片以上紫大綾絹夾褾子五色絹帶子黑漆兩頭木軸子御製動懷篇一策御
製迴文詩一策以上紫大綾單褾子裝一昨降赴玄聖文宣王廟
克供養器物等渾金渡銀香爐一座實重一百兩渾金
渡銀香盒一具實重五十兩并揀香一盒渾金渡銀香
匙一柄實重三兩渾金渡銀稜棵子二十隻諸般香藥
共二十袋子封印全黑漆香藥匣子一隻鎖鑰全緋羅
銷金帕子一條黃卷袱一條牒奉敕國家尊崇師道啓
廸化源眷惟鄒魯之邦是曰詩書之國尼山在望靈宇
增嚴朕以登岱告成迴鑾款謁期清風之益振舉縟禮

以有加式資誦詠之文吏書闕賜之旨宜以所賜太宗
皇帝御製御書與九經書并正義釋文及器用等並置
于廟中書樓上收掌委本州長吏職官與本縣令佐等
同共檢校在廟如有講說釋奠並須以時出納勿令損
汚此敕文仍仰刋之于石昭示無窮牒至准敕故牒
仁宗慶曆八年賜孔氏全監書
哲宗元祐元年賜監書各一部
明成祖欽頒五經四書性理大全通鑑綱目爲善陰隲等
書各一部
武宗正德辛未流賊入闕里以上書籍焚燬無幾上命禮

部復照日頒賜各一部己卯山東巡按御史熊相會同
巡撫都御史王琊檄兗州府學教授林蓉市于四方子
史百家之書畢備

闕里廣誌卷之四

林廟誌

敘曰粤自兩楹夢奠百代尸祝杏壇屈九重之尊馬鬣
駐六龍之駕至今一畝之宮擬于天府三板之土臨于
岱宗豈非並乾坤亘今古而常存者乎乃若祥儲坤靈
秀鍾中和故次尼山之祠振響木鐸授業函丈故次洙
泗之堂藏珠埋玉木本水源故次防阡之玄宮此皆烝
嘗之區松楸之地子孫歲時所奔走而嚴祀者也嗟嗟
丁崇儒重道之朝荊棘無故自除値戎馬倥偬之日手
槍有時而燬是林廟之興廢實氣運否泰之一大機括

也烏可以弗識哉作林廟誌

至聖先師廟即闕里故宅也大成殿九間高七丈八尺濶
十三丈五尺深八丈四尺先聖南面四配十哲分侍左
右後爲寢殿七間高六丈四尺濶九丈五尺深五丈祀
夫人亓官氏又後爲聖蹟殿壁上皆石刻也正殿前爲
杏壇即講堂遺址漢明帝曾御此說經壇左右爲兩廡
東廡五十間祀澹臺滅明以下五十五位西廡五十間
祀宓不齊以下五十四位杏壇前宋眞宗御贊石碑十
有二又前爲大成門五間高二丈八尺濶六丈五尺深
三丈五尺旁有掖門左曰金聲右曰玉振大成門之外

唐宋金元明有碑各覆以亭東爲觚粹門西爲覩德門
碑亭前爲奎文閣七間高七丈四尺濶九丈深五丈五
尺閣兩旁各建便門三間閣前門五間漢魏古碑在焉
大中門五間二門五間兩旁小門各一間石橋三座大
門五間大門内東西門各三間東曰快覩西曰仰高大
成殿西爲啓聖殿五間祀啓聖公寢殿三間祀夫人顏
氏金絲堂五間相傳即夫子故宅魯恭王聞樂處也宋
時建五賢堂于此明改建易以今名前爲啓聖門大成
殿東爲家廟五間祀先聖伯魚子思及中興祖仁玉俱
考妣一櫝如家禮制孔氏子孫私祠也詩禮堂五間宗

子糾族宣訓者即宋眞宗駐蹕之所前爲燕申門神廚
二十四間后土祠三間庫房九間衍聖公齋居一十一
間各官齋居一十一間焚帛所一處大門外東西坊各
三間東曰德侔天地西曰道冠古今前有石坊曰太和
元氣坊前爲櫺星門東西大道也左右各竪下馬碑金
章宗明昌二年立門南石坊鐫金聲玉振四字坊與南
城門相直城門上鐫萬仞宮牆胡纘宗書自廟門以内
檜柏千章皆數百年物矣廟左爲襲封衍聖公第第前
闕里坊古闕里也廟創于魯哀公十七年漢魏唐宋代
有修飾至金皇統大定間規制大備元凡三修明初亦

二修弘治十二年灾奉敕重建費帑金十五萬有餘而
宏麗至矣

舊至聖文宣王廟外二門楊宋仁宗皇帝御篆也三門
之後曰書樓藏賜書之樓也樓後御路東西有二亭其
東宋朝修廟碑其西唐碑次儀門門内御輦殿次後曰
杏壇杏壇之後即正殿殿楊乃仁宗御制飛白也徽宗
崇寧元年詔殿名大成其後鄆國夫人殿殿東廡泗水
侯殿西廡沂水侯殿祖殿廊西門外齊國公殿其後魯
國太夫人殿殿後五賢堂祖殿廊東門外曰齋廳即宋
眞宗東封回幸儒廟駐蹕之殿奠謁待次之所也回鑾

次兖州詔去其殿制賜本家爲廳族人遇祭致齋于此
遂名曰齋廳廳廊之東門外其南客館其北客位齋廳
之後宅堂孔氏接見賓客之所由客位東一門直北曰
襲封視事廳廳後恩慶堂乃孔中丞典鄉郡時會内外
親族之所堂之西曰家廟堂之東北隅曰雙桂堂舜亮
宗翰嘗讀書于此皇祐元年同賜第故以名之祖廟殿
庭廊廡等共三百一十六間　金明昌元年有異人履
玄白爲瞻拜先聖于廟門外佇立石上其有異色既去
其石跡存焉有文曰仙人脚次年有旨修廟　金皇統
大定間修正殿廊廡大中門大成門鄆國夫人殿至明

目初增役位披殿殿廡皆以碧瓦爲緣外柱以石刻龍
爲文藻栱塗以青碧又創二代三代祖殿毓聖侯五賢
堂奎文閣之屬凡四百餘楹　金貞祐二年正月二十
四日北兵犯木廟殿堂廡廊灰燼什伍植檜三株亦遭
厄數適有四十九世孫廟學正璠泊族人避于其間俄
有五色雲覆其上雲中羣鶴翔鳴良久而去田夫埜老
無不見之

尼山書院在尼山中峯之麓周顯德中魯守趙■剏建先
聖廟宋慶曆癸未文宣公宗愿廣之元至順三年衍聖
公思晦請命重建賜額尼山書院立學舍祭田設山長

一員奉祀其制大成殿五間以祀先聖寢殿三間以祀
夫人東廡三間以祀伯魚西廡三間以祀子思廟之後
爲書院廟之西北爲啓聖廟廟後寢殿以祀聖毋顏氏
廟垣外西南有毓聖侯廟以祀山神毓聖侯宋仁宗皇
祐二年所封也有御製碑記明正德二年衍聖公聞韶
奏改山長爲學錄

洙泗書院舊名先聖講堂在林之東二里許泗水帶其北
洙水經其南皇覽云諸弟子房舍井井甃猶存魯記所
載孔子講堂卽此漢光武東延過魯坐孔子講堂是也
元曲阜尹兗欽建廟請額爲洙泗書院設山長一員奉

祀其制正殿三間中祀先聖四配十哲東西相向東西
兩廡各三間祀羣弟子書院在廟之後外有重門門外
有石坊曰洙泗書院又石碣鐫洙泗書院四字元山長
谿識達書明正德二年衍聖公聞韶奏改山長爲學錄

至聖林枕舊魯城北門與縣北門相値夾路松檜圍徑數
里繚以周垣明永樂時知縣克中創建之垣也林木多
不知名其中楷木縱橫有文無荆棘無鳥巢豈朱紫陽
所謂將吾道終不可沒兼而鳳鳥有時而至者歟　秦
始皇伐墓得虛墓五間皆石爲之堅不可動有白兎出
其中逐之而沒遂不敢發　金粘沒喝入襲慶府軍士

欲發孔子墓喝問通事高慶裔曰孔子何人曰古之大
聖人也喝曰大聖人墓安可發誅軍士　金天會七年
大元帥駐兗州登杏壇奠拜復詣聖林適軍士有發泗
水侯墓者方深尺餘命執至廟南十里外誅之

先聖墓在林中央墓前有碑史記孔子塟魯城北泗上王
充論衡曰孔子當泗水而葬泗水爲之却流春秋演孔
圖曰鳥化爲書孔子奉以告天赤爵啣書上化爲黃玉
刻曰孔提命作應法爲赤制孔子卒以所受黃玉塟魯
城北墓高丈餘前爲石壇其厚三尺方亦如之壇石縱
橫各七其數四十有九墓前一室東向相傳子貢廬墓

處也外有墻垣環之墓之東南爲亭殿三間殿前翁仲二左執笏右帶劍石麟石虎四華表二漢永壽元年魯相韓叔節建殿之前有門三間門之左爲思堂壁上石刻唐宋時物也有宋真宗駐蹕亭門之前爲洙水水上有橋橋東有輦路路南有觀樓樓在周垣之上魯故北城也樓南爲林坊曰宣聖林坊之前爲大石坊門萬古長春明萬曆二十二年山東巡撫都御史鄭汝璧巡按御史連標建

伯魚墓在先聖墓東少南相去僅數步墓前有碑鐫泗水侯墓先聖商人蓋尚右也

子思子墓在先聖墓南相去數十步墓前有碑鐫沂國述聖公墓

泗水令墓在墻垣之外西北坐四十二代光嗣

中興祖墓在墻垣之外坐四十三代仁玉

封隴西郡太君李氏墓中興祖夫人也

殿中丞墓坐四十四代宜

工部侍郎墓坐四十四代勛

諫議大夫墓坐四十五代延澤

御史中丞墓坐四十五代道輔

尚書比部員外郎墓坐四十六代宗愿

文肅公墓坐五十四代衍聖公思晦

祭酒公墓坐五十五代克堅 其西北皆歷代宗子墓不備載

啓聖林在縣東二十里叔梁大夫與顏氏合葬墓南負防山北臨泗水禮所謂合葬于防者是也墓前有齊國公廟金明昌甲辰衍聖公元措立石表其神道澹津高翻書墓之東南三步許伯皮墓在焉明永樂間知縣希範立石每歲春清明冬十月三日衍聖公往祭

闕里廣誌卷之五

山川誌

敘曰吾夫子之生也苞兩儀之間氣應五百之昌期寧待顏府司命牛滓效職而後神降尼丘哉然蓬壺東來脉注于筆床之峯雩沂西去源發于五老之麓洙泗之流環合廻伏如結襘帶風氣所都實爲山之陸海神皐矣則夫鍾靈毓秀濬哲發祥豈一無所借資而然耶謹按圖經表而出之闕爲生之自也其視太乙高近天都徒滋萃士之僞隱昆明空虛夜月間增騷人之悲歌者未可同類而共稱矣無闕聖蹟者不再作山川誌

尼山在縣東南六十里即顏母所禱處也其東有顏母山其西有昌平山山脉皆自泰山來其外衆山連絡環拱不可勝數若尼山之翼云祖庭廣記曰顏氏禱于尼丘升之谷草木之葉皆上起降之谷草木之葉皆下垂其山五峯連峙謂之五老峯中峯即尼丘週出霄漢間所謂圬其頂者此也中峯之麓有先聖廟廟北爲中和壑壑上有觀川亭即子在川上處壑下沂水出焉水經註曰沂水出魯城東南尼丘山西北是也流而下注爲智源溪溪流而南其上爲坤靈洞洞有三門中爲一室廣可兩楹內有石床石枕石几皆天成也元至正間廟戶皆用吉成入而見之鄒尹司居敬因刻夫子石像于中其後爲兵所損子孫奉之葬于山巔過溪而東有文德林宋仁宗皇祐二年以孔子誕生之地封山神爲毓聖侯有御製碑記宋眞宗東封王欽若言祭尼丘山上有紫雲氣長八九丈詔遣入內殿頭楊懷玉祭謝金泰和八年八月二十七日以先聖誕辰前期一日宗子率合族詣尼山廟祭奠日方午俄聞空中有樂作皆金石絲竹之聲凡在一舍間皆聞之

顏母山在尼山東三里兩山相對中隔沂水上有顏母井及祠堂遺址魏地形志云魯縣有顏母祠堂迄今尚存焉

昌平山在尼山之西五里史記孔子生魯昌平鄉即此今名魯原村

防山在廟東三十里周圍八里高二里直山之北三里餘乃齊國公墓先聖母殯鄹人挽父之母告先聖父墓子曰古者不祔葬焉爲不忍先死者之復見也詩云死則同穴自周公以來祔葬矣吾從魯遂合葬于防封之崇四尺今墓前有齊國公廟廊廡祭亭凡二十餘間每歲時子孫享祭焉在縣東二十里高三里峯如筆[illegible]記云孔子父母合葬于防此也

洙河在縣北二里即泗水分流也水經出泰山蓋縣西南至卞縣受盜泉水盜泉出卞城東北卞山之陰又西南流于卞城西合于泗水至魯縣東北分爲二水北爲洙瀆春秋莊公九年冬浚洙是也按今洙水與泗水不通源在聖林之東北一溝瀆似古魯城之隍也穿聖林而橫流遶先聖墓前出林後西南流入于沂其故道不可考矣

泗河在縣北八里先聖林之後國語宣公夏濫于泗淵里革斷罟棄之韋昭云在魯城北是也由泗水縣陪尾山發源來入境逕齊國公墓後又逕先聖林之後西南流至兗州府城東沂水來入之達于濟寧天井閘入漕

沂河在縣南門外曾點浴乎沂夫子曰吾與點也發源尼山之麓西北流逕縣城南又西流至兗州府城東入于泗水水經所謂魯雩門也河南岸有舞雩臺按以上三水皆漕運亦國家有用之水也

闕里廣誌卷之六

古蹟誌

叙曰闕里列在職方雖蕞爾如斗乎爰自黃帝定禹媯公分茅迨至春秋玉書肇瑞水精降神夫子生而爲萬世素王焉固帝王之舊墟實賢聖之奧區也故覆載照臨之下戴髮含齒之倫有不仰尼防若金湯泝洙泗若銀漢者乎紅杏之壇緇帷之林有不瞻之若玉京而望之若仙都者乎弧矢枌榆之鄉一事一物凡經吾夫子所履有不驚覩天球夜光愛而慕之者乎嶧與靡苑荒城故宮斷碣令人墮峴山之淚增離黍之悲者同日語哉後之君子入門墻而遺蹟可求觀遺蹟而景行是思矣作古蹟誌

闕里漢晉春秋曰闕里者夫子之故宅在魯城中又云魯縣有二石闕曰闕里蓋里門也後漢鮑永爲魯郡太守孔子闕里無故荆棘自除從講堂至里門

杏壇在先聖殿前即先聖與弟子授受之遺址也杏壇碑金党懷英書

魯壁夫子舊宅也今爲鄆國夫人殿按世家孔子卒諸儒講鄉射于夫子所居堂魯哀公因立爲廟後世即其殿藏先聖衣冠琴瑟車書至漢太史公適魯觀先聖廟堂

車服禮樂諸生習禮于其家低徊不忍去漢魯共王
好治宮室壞孔子舊宅以廣其居聞金石絲竹之聲乃
不敢壞于其壁中得古文經書此也
手植檜兩株在贊德殿前高六丈餘圍一丈四尺其文左
者左紐右者右紐一株在杏壇東南隅高五丈餘圍一
丈三尺其枝蟠屈如龍形世謂之再生檜晉永嘉三年
枯歿隋義寧元年復生唐乾封二年又枯歿宋康定元
年復生金貞祐甲戌北人犯祖廟焚及三檜適四十九
世孫廟學正塘洎族人避兵于廟俄有五色雲覆其上
雲中羣鶴翔鳴良久而散幸收煨燼之餘攜至闕下至

大甲申內省知事除開封府李世能命工刻爲先聖容
暨從祀賢像召衍聖公元措瞻仰因紀其事後八十年
歲在癸巳是爲元世宗至元三十年導江張頦來爲教
授甲午春東廡頹址甓隙間茁焉其芽躬徙復于故處
矢之曰此檜日茂則孔氏日興明年春翠色蔥然又明
年丙申秩滿去喜其言之有徵也因識以銘明弘治己
未聖廟灾復燬至今二百餘年雖無枝葉而植幹挺然
狀如銅鐵皮生苔蘚生意隱然不見朽腐他日復榮誠
可必也夫
兩觀在古魯城雉門之外周圍各四十步高二丈東西相

去一百步杜預注雉門公宮之南門兩觀闕也春秋定
公二年先聖爲魯司寇攝行相事誅少正卯于兩觀之
下是也
矍相圃在廟西南一百二十步周圍二里昔先聖射于矍
相之圃觀者如堵晉太康志曰矍相圃在魯城內縣西
南近孔子宅是也今圃中猶存舊井皆石爲之泰和四
年衍聖公元措築臺于中今改爲儒學
五父衢在廟東南五里昔聖母殯于五父之衢此也
端門在聖廟東南
講堂卽今洙泗書院舊名孔子講堂內有硯臺井

魯親里聖母顏氏所居
安樂里聖配亓官氏之所居漢永壽二年魯相韓叔節以
聖族之親禮所宜異復其邑中繇發有碑記惜歷年久
遠二里之名雖在而其地不可考矣
昌平鄉在昌平山下夫子所生之地也今名魯原村
顏母井在顏母山中遺址猶存春秋祭尼山之日遣族人
祭其井云
孔竇干寶搜神記云孔子生于空桑之地今名孔竇在魯
南山之穴其言雖誕而不可信或者以孔竇爲孔竇歟
今其地不可考想相去顏母井不遠按魯相史晨教濆井復民飾治桐車

馬于蔡上掾守并舍令四人月與佐除將漢建寧二年也
昌平亭漢建寧二年魯相史晨碑記伏念孔瀆顏母井去
市道遠酤買不能得香酒美肉于昌平亭立會市按亭名昌平是以昌平山得名也故址在昌平山下
羣鵲培城昔魯人泛海漂泊而失津至于澶洲遇先聖七
十子遊于海上指以歸途使告魯公築城以備寇魯人
歸以告魯侯侯以爲誕俄有羣鵲數萬啣土培城侯始
信乃城曲阜訖而齊寇果至事載十六國春秋
麽井在聖廟東三里闊五丈三尺深八十尺石爲之相傳
季桓子穿井得羊中若羊問先聖者也

夫子甕漢鍾離意爲魯相出私錢萬三千付戶曹孔訢修
夫子車入廟拭几席劍履時有男子張伯除堂下草中
得玉璧七枚伯懷其一以六枚白意意令主簿安置几
前其堂下床首有懸甕意召訢問答曰夫子甕也背有
丹書人莫敢發意曰夫子所以遺甕欲以垂示後人因
發之得素書文曰後世修吾書董仲舒護吾車拭吾履
發吾笥會稽鍾離意璧有七張伯懷其一意即召問伯
果服焉
孔子春秋臺在曲阜縣南十里郭景純注述異記
孔子石硯夫子故宅廟屋三間床前有石硯一枚制甚古
朴盖夫子平生時物也一水經注一賈師古陷道錄
孔子履晉武庫火張華恐趙王倫爲變列兵固守然後救
之故歷代之寶及孔子履悉焚焉晉書
孔林石龕子思墓前二龕徑三寸深半寸前漢居攝元年
二月造有曰上谷府卿者有曰祝其卿者字甚古擴餘
字剝落
子貢手植楷在至聖林享殿後高四丈五尺圍一丈枯而
不朽　國朝總河都御史楊茂勛建亭于旁
孔里譙周曰孔子沒魯人就冢次而居者百有餘室因名
曰孔里

石壇昔先聖沒弟子于冢前以瓴甓爲壇方六尺至後漢
永壽元年魯相韓叔節始易之以石方三尺厚如之縱
橫各七其數四十有九四面皆歷代題名歲久漫滅字
不可讀
廬墓堂在夫子墓西東面後人因子貢廬墓建堂三間扁
曰子貢廬墓處
白兎溝先聖墓北有虛墓五間皆石爲之秦始皇發塚有
白兎出其中始皇逐之至曲阜西八里溝而沒因名
其溝曰白兎
冢壁秦始皇既焚書坑儒乃發孔子墓欲取經傳墓既啓

見冢壁上刻文云秦始皇何強梁開我戶據我床飲我漿唾我堂餐我飯以爲糧張我弓射東墻前至沙丘當滅亡始皇甚惡之憤欲發墓開墓内琴聲遂不敢動乃東遊遠沙丘而循別路見羣小兒攢沙爲阜問此何爲答曰此沙丘也從此得病而亡

駐蹕亭在先聖墓道東宋真宗東封駕詣闕里顧問宣聖墳何在子孫引導鑾輿至林奠謁畢坐于亭上宣兩府及兩制賜茶亭有古碑字多殘闕帝命詞臣拂蘚辨認盤桓久之今輦路與亭俱存

舞雩臺在縣南三里

觀井臺在縣東北周敬王三十六年孔子繫易于此

闕里廣誌卷之七

恩典誌

叙曰嘗謂盛德必祀百代不絕自古聖賢孰有吾夫子食報于萬世者豈不以開蒙覺夜功在萬世乎故凡受其賜者無論裒衣博帶之士自效一辦于黌宮即秉籙握符之主恒飛十行于闕里爲之優其賜予而支庶通金門之籍復其租庸而子姓超版圖之外他若泮宮有田莞庫有司祭享有佾羽籥有司卒史供掃拼之役而祠宇常潔嗇夫終畝訓之功而烝嘗不匱特恩異數焜燿竹帛二代之封固難埒其尊崇三恪之胤亦遠遜其優渥矣是雖累朝相沿之舊至 皇朝恭睠大備超軼往牒偉哉煥乎萬世不刊之鴻規在焉君恩祖澤烏可泯而無述也作恩典誌

訓廕

漢高帝元年賜孔聚爵蓼侯子臧孫琳曾孫黃俱嗣侯

武帝元朔二年拜孔臧爲太常恩賜如三公

章帝元和二年幸闕里大會孔氏男子六十三人賜以衣巾又賜孔氏男女錢帛（宋際因此族人衣巾之始）

安帝延光三年過魯祀夫子孔氏親屬婦女悉會賜帛有差

桓帝初詔以孔氏一人爲爵從事終漢世十有一人
北魏獻文帝皇興三年詔孔氏四人爲官
太和十六年帝祀孔子拜孔氏四人官
南宋文帝元嘉三年詔十八代孫孔緜爲百戸主掌禮器
唐太宗貞觀十一年命褒聖侯家祭服玄冕朝會位同三
品
玄宗開元十三年詔文宣王家毎代長子一人承襲兼賜
一子官
二十七年詔文宣公位于文官二品之下
肅宗上元二年詔凡大祀其褒聖公朝位在文官二品之
下

憲宗元和十五年詔文宣王後與一子官
武宗會昌五年詔文宣王後與一子官
宣宗大中元年詔文宣王後與一子官
僖宗乾符二年詔文宣王後與一子官
宋太宗太平興國二年孔世基以鄉貢進士賜同本科出
身
真宗咸平初即位召見孔延世賜以祭器經書金帛遣之
景德二年資政殿大學士王欽若奏令諸道州府軍監文
宣王廟摧毀處拈破倉庫頭子錢修作仍令曉示今後
不得占射充磨勘司推勘院及不得令使臣官員等在
廟内居住
大中祥符元年駕至曲阜謁廟詔文宣公伯叔兄弟子姪
併許陪位又賜孔延渥等五人同學究出身又宣賜孔
氏銀三百兩帛三百疋俵賜諸房又以進士孔渭賜同
三傳出身
天禧二年賜文宣公家祭冕服又賜行宮材修葺廟宇又
勅兗州差兵士四十人員寮一人于本廟巡宿守護官
物仍委轉運司于轄下有衣甲軍器處約度支與本廟
仁宗嘉祐六年賜飛帛書殿榜并金字篆廟碑差劉温良
等押送初寫碑時上巾幘而書

哲宗元祐元年勅白身合襲封人與除承奉郎專以主先
聖祠事爲職添支供給隨本資次毎三年理爲一任用
本路及按察官薦舉依吏部格關陞資任如朝廷非次
擢用許依舊帶管公爵出令以次合襲封人權主祀事
毎遇親祠大禮冬正朝會許赴闕陪位
本年准孔宗翰奏襲封之人不許兼領他官使終身在
鄉里專主祀事
徽宗崇寧二年詔文宣王家選親族一名判司簿尉事
政和四年命後苑作製造御前生活所造牌御書大成殿

頒降本廟從四十七代孫文林郎衍州司戶曹事若谷之請也

宣和四年幸學特賜孔朝端上舍出身

六年幸學特賜孔端木進士第永爲舊規

孝宗乾道二年孔琬以白身最長恩授廸功郎遂爲定例以後有八人詳見家長

理宗嘉熙二年孔應得補入太學淳祐元年賜同進士出身

度宗咸淳三年幸學用五十一代應得例恩賜孔景行進士出身

金世宗大定間召孔總赴闕欲留隨朝任用力以祀事辭

歸特恩授兼曲阜縣令

章宗明昌初上訪着德恩賜孔端修進義校尉

四年以襲封年幼恩賜孔璪權管勾祀事

七年行郊禮召元措赴闕侍祀位在終獻之次

元初錄孔子後恩授萬慼湖州儒學提舉

成宗大德四年翰林國史院准翰林學士閻中奉牒送戶部擬得孔治乃先聖之後欽授宣命中議大夫襲封衍聖公行使正四品印信既是有爵例應有祿准依太史院同知俸例月支中統鈔二錠于濟寧路支給

仁宗延祐三年詔安宣使劉振民頒降衍聖公銅印祿四品同朝官例專主奉祀

英宗至治二年詔有司卹孔氏子孫貧乏者

泰定帝三年山東廉訪副使王鵬南言襲封上公而秩四品于格弗稱明年陞嘉議大夫詔給三品印

宗帝至順二年衍聖公思晦請設尼山書院山長

順帝至元三年世尹克欽創修洙泗書院請設山長

至正八年進衍聖公克堅中奉大夫秩二品改授二品銀章

明太祖洪武元年衍聖公希學首朝南京賜以錦綵六端命回守祖庭未幾受封特命班亞上相降給二品銀印

二年正月詔定襲封衍聖公屬官管勾一員典籍一員司樂一員尼山書院洙泗書院各山長一員三氏學教授一員學錄一員又設掌書一名知印一名書寫一名奏差一名從衍聖公保舉堪用人數移咨吏部除授

三年五月左丞相宣國公等官奉上諭孔祭酒在前曾說多有同姓的指着先聖宗派都來曲阜四散居住中間多有不知禮義相聚日久恐相連累今後除襲封這一宗派休教他當差其餘不係聖派子孫分揀出來與百姓一體當差

十一年希學入賀萬壽勅中書下禮部用心禮待又勅

下禮部察所在以安之是歲希學卒遣行人賜祭著爲

例

十七年孔訥入覲上顧謂廷臣曰孔訥眞聖人子孫毋

館之太學拜封之日受誥大庭百寮班列仍命禮官以

教坊樂導引送之太學師生二千餘人迎于成賢街而

入明日入謝復賜襲衣宴於禮部誥詞吏部奏用資善

階上諭曰旣爵公勿事散官但誥以織文玉軸爲異耳

遂爲故事每歲入覲得給符乘傳班序文臣首厚其廩

餼下及隨從

仁宗洪熙元年賜衍聖公彥縉居第於東安門北本年上

幸太學特詔率三氏子孫觀禮陛見後遣內侍金英傳

旨衍聖公來朝與正一品衣服一套鈔二千貫其下程

精膳司行順天府用手本呈送羊一隻鵝二隻酒二十

瓶麵四十觔茶酒鹽醬各二觔白蠟燭十枝著爲例

代宗景泰三年衍聖公彥縉入朝賜三臺銀印織金麒麟

服白玉束帶

六年衍聖公弘緒時八歲以襲爵謝恩延入內宮上賜

玉帶二束正一品衣服一套金紐圖書一顆御篆謹禮

崇德四字

英宗天順元年上復祚念衍聖公賜參滅監以太僕寺街

西大第易之萬曆壬辰遣工部主事沈敬介重修

神宗萬曆十七年御劄朕昨御門聽政文武百官原爲承旨

奏事衍聖公孔尚賢不在文武職官之列朕以賓禮待

之今後不必常朝只以萬壽入賀事畢辭回永爲定例

二十二年衍聖公尚賢奏准應襲長子胤椿照勳衛例

麟袍犀帶

熹宗天啓五年幸學詔觀禮生員聞範聞謨貞祚送監讀

書吏部優選

懷宗崇禎二年幸學詔觀禮生員聞俊貞芳尚皓尚遜送

監讀書吏部優選

國朝　世祖順治元年十二月衍聖公胤植朝賀　賜宴

命禮部堂上官待復　賜下程一分著爲例

二年正月頒衍聖公三臺銀印

四年十二月胤植卒　賜祭塋著爲例

九年幸學詔觀禮生員尚然與義尚經胤洪尚瑀胤郡

貞肯送監讀書吏部優選

今上皇帝康熙八年幸學詔觀禮生員興詢尚詰興謨尚

鉿毓珍興璟興範送監讀書吏部優選

賜田

宋眞宗大中祥符元年賜田百頃

哲宗元祐元年賜田一百大頃八年三月奉敕將舊賜田一百頃均給族人新賜田一百頃撥二十頃贍廟學生二十頃充歲時祭祀十頃置殿庭灑𥸯其五十頃歲收出糶修葺祠宇　本年又添賜田一百頃使其家依鄉原例自召人耕種更不用職田制撥之法

高宗紹興八年詔衢州于係官田內撥五頃賜衍聖公孔玠主奉祀事

金天會八年仙源縣主簿孔若鑑奏免賜田稅課

明昌元年本廟言舊賜田二百大頃因值兵革除見在外四十八大頃八十六畝不知下落巳申上司後承戶部符於豐縣區村張村新村潘村李村蘇義六處貼撥足數計准今時官畝一百二十三頃二畝一分五釐七毫

五年續給地六十餘頃房屋四百間

泰和元年再撥廟東南田六十四畝一分一釐助釋奠嘗

元成宗大德五年修廟成衍聖公治遣其子曲阜令思誠請碑遂留爲國子監丞敕中書賜尚珍署田五十頃

明太祖洪武元年賜孔廟祭田五屯鉅埜屯平陽屯東阿屯獨山屯鄆城屯共計二千大頃原開荒七百二十步成畝撥給佃戶承種收打籽粒以充本廟祭祀正項支用外四氏學教官俸祿生員科貢盤費并屬官俸廩各役工食盡在屯糧內支用餘銀聖公府自行支銷

七年二月上諭禮部你寫出漢唐宋待孔氏子孫典故來我就定奪將去本月禮部將漢唐宋待孔氏子孫典故奏准凡歷代撥賜贍廟贍學田土議得上項田土既稱歲久荒閑宜從山東省行移襲封衍聖公從常設法募佃開墾相應撥給佃戶承種收打籽粒以充本廟祭祀等項支費

永樂五年二月撥賜贍田四段袁家庄一段計地五十大

頃坐落兗州西卽今滋陽縣杏林庄一段計地二十大頃坐落任城縣東北卽今濟寧州頡村店一段計地二大頃故縣村一段計地一大頃俱坐落滋陽縣西

學田

元至正三十一年撥到學田曲阜縣小薛村西一段四十畝馬村地一段九十畝大菴一段二十畝舞原村北地二大頃春亭村西南泗河灣內地一段一大頃泗濱村南山岡曳嶺一段五大頃　沛縣秦家庄地一段一十大頃以上地碑文俱有四至　沛縣刁陽里三氏學田三千畝明仍元之舊今名三界灣界于沛縣魚臺滕縣三縣之間租銀本學官徵收除公用外以贍貧生

元統元年江西僉事任忙古台以盟坐沒入鄆城縣私田八頃九十畝屋二十七間奉旨付孔氏子孫爲業

至順間衍聖公思晦言于部命鄒縣長沐陽令同往尼山冣復學田一百五十畝歲入粟四十八石

明續製尼山周閭田二十餘項以贍貧生

萬曆中御史吳達可兗守陳良村增置學田共五頃

賦役

漢桓帝永壽二年魯相韓勅碑文聖母顏氏聖妃亓官氏念聖族之親禮所宜異復其邑中繇發按漢時以夫子外親尚免其差役則孔氏子孫從來無差徭蓋可知矣

唐太宗貞觀元年詔孔氏子孫並免賦役

高宗乾封元年勅褒聖侯德倫既承胤嗣有異常流其子孫並免賦役

玄宗開元十三年駕幸闕里詔孔氏子孫並免賦役

宋太宗太平興國三年詔曲阜縣文宣王家歷代以聖人之後不與庸調周顯德中遣使均田抑同編戶今可特

免按五季亂世君不君臣不臣則孔氏之抑同編戶何怪也至有宋文明之世自復漢唐之舊矣

金熙宗皇統二年敕免孔氏子孫賦役

章宗明昌元年敕免孔氏子孫賦役

元太宗九年詔奉上絲綿顏色稅石軍役大小差發並行蠲免

成宗大德二年復免孔氏子孫合納稅粟三十三石四斗二升

明太祖洪武元年詔孔氏子孫皆免差撥稅粮有司依例科徵

七年詔衍聖公與免本戶稅粮三十頃餘出起科族人

佃土依舊納粮免差

憲宗成化元年據五十六代孫克㫰奏准孔氏名下續置民間微粮地一百一十六頃五十六畝四分蠲免稅粮三分之二

孝宗弘治十八年族長希璀等呈免續買民地二百五十三頃一十二畝三分七釐八毫三絲站銀

武宗正德二年詔孔氏稅粮盡行蠲免以示朕崇重先師之意

樂舞生

明洪武七年十一月禮部咨爲釋奠事內開欽奉聖旨四時祭祀合用樂舞生于府州縣儒學生員內遴選或於民間俊秀子弟內選用備行准取樂舞生張壽等一百二十餘名內將二十名起送太常寺協律郎處習演樂舞欽賜寶鈔回還常川在廟俱照廩膳生員事例除本身優免外供給人二丁

成化十二年國子監祭酒周洪謨奏增樂舞生李整等八十名

弘治九年太常寺卿崔志端奏增樂舞生二十六名

正德十三年九月樂舞生楊嵩等奏爲陳情懇乞天恩遵照舊例優免雜差事奉聖旨是准照舊優免

嘉靖五年九月樂舞生仲穩等奏爲陳情再乞天恩遵比舊例優免供給人丁事禮部尚書席書覆奏奉聖旨是

禮生

明洪武七年禮部咨開禮生於曲阜縣十六社內選用覽選取禮生陳慶等六十名其優免供丁事例俱同樂舞生

嘉靖三十年奎文閣典籍錢汝芝具奏申明舊規其開名缺者選補足數

崇禎二年衍聖公胤植行曲阜縣添設禮生四十名專司陳設

廟戶佃戶

魯哀公十七年立廟于舊宅寘守塋廟百戶

漢桓帝元嘉三年三月詔孔子廟置百石卒史一人掌領禮器

靈帝建寧中給守廟百戶

魏文帝黃初元年詔令魯郡修起舊廟置百石卒史以守衛之

南宋文帝元嘉十九年十二月詔蠲墓側數戶以掌洒埽

魯郡士民孔景等五戶居近孔子墓側可蠲其役以供洒埽

北魏孝文帝泰和十九年給邑二百戶

唐太宗貞觀十一年給先聖廟戶二十以奉享祀

睿宗太極元年正月詔本州取側近三十戶以供洒埽

玄宗開元十三年復給近孔墓五戶

二十七年詔賜百戶洒埽

憲宗元和十三年復寘洒埽五十戶

懿宗咸通四年給洒埽林廟五十戶

後周太祖廣順二年給復廟側十戶爲洒埽戶

宋真宗景德四年詔兗州舊以七戶守孔子墳宜增至五十戶

大中祥符元年給近便十戶以奉塋域是年十一月修葺
祠宇復給近便十戶奉塋廟
仁宗慶曆四年敕本縣中等人戶內差廟戶五十人充本
廟灑掃
慶曆中梁適知兗州乞以廂兵代廟戶又裁減人數時宰相章得象欲如其請參知政事范仲淹獨曰此事與尋常利害不同自是朝廷崇奉聖師美事仁義可息則此人數可減吾輩雖行他人必復之朝論遂已
神宗熙寧中新法行裁減灑掃戶存三十人看林戶存三
人
哲宗元祐元年敕依舊法差灑掃戶五十人看林戶五人
並依役人法 按減之者王安石復之者司馬溫公也

本年賜田許自召人耕種 按此有佃戶之始
金孔廟戶食直官為應付
元太宗九年奉旨灑掃廟戶依舊一百戶奉上差法并行
蠲免不係州縣所管
至元二年罷灑掃戶至成宗大德五年復給灑掃二十八
戶 從衍聖公孔治之請也
明太祖洪武元年賜聖廟灑掃戶一百戶并尼山舊役灑
掃戶一十五戶俱于曲阜等州縣選到民間俊秀身家
無過子弟陳玉等一百戶供應聖廟灑掃方巾圓領儒
緣具呈臺省下戶部給勘劄內開全丁在廟丁不養馬

地不入站雜泛差役一槩蠲免再不許里老槩扯當差
違者甘當重罪
欽賜祭田許招募佃戶依前代例
宣德間戶部踏勘地土五屯佃戶共五百戶計二千丁
正統四年八月戶部奏准佃戶五百戶共湊人二千丁見
丁百畝初係開荒田土俱照舊例以七百二十步作為
一畝准定佃戶專一耕種辦納籽粒以供本廟祭祀等
項支用其民間一應雜泛差役俱行蠲免
國朝 世祖順治元年九月巡撫都御史方大猷奏免廟
戶佃戶雜差

闕里廣誌卷之八

弟子誌

敘曰昔吾夫子學開三堂訓盡九國七十子者固當時所稱受唾門墻匠成鎔鑄而羽翼聖真者也生衆一堂没享一庭萬世無異議矣然蒐輯聖經者有傳道之功則漢儒有祀詮疏聖經者有衛道之功則唐儒有祀闡明聖經者有體道之功則宋儒有祀踊法私淑者上綜六籍下繼諸子有載道之功則明儒有祀至若子雖齊聖不先父食堂上堂下恐昭穆之失序而非禮也則又有別祠以祀聖賢之所自出此皆炳燿國史光華俎豆

歷代欽崇聖人而推本聖人之先波及聖人之徒者也其改祀于鄉及罷而不祀者附之末簡備參考云作弟子誌

四配

復聖顔子名回字子淵魯人少孔子三十歲年二十九髮盡白三十二而卒漢高帝十二年東巡狩過魯以太牢祀孔子以顔子配饗歷代因之唐太宗貞觀二年詔稱先師配饗先聖孔子高宗總章元年贈太子少師睿宗太極元年贈太子太師玄宗開元二十七年追贈兗公宋眞宗大中祥符二年進封兗國公元文宗至順元年贈兗國復聖公明世宗嘉靖九年改稱復聖顔子代宗景泰二年以裔孫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奉祀

復聖墓在曲阜縣城東防山之陽有石刻曰先師兗國公之墓其墓前一石鐫兩甲士背負而坐一執斧一執金吾　復聖廟在曲阜縣先聖廟東北百餘步即孔巷故宅也其北有井名曰顔井宋神宗熙寧間太守孔宗翰構亭其地命曰顔樂蘇軾爲記歲久亭圮元成宗元貞間衍聖公孔治復命顔族構于故基稍以周垣設兗國公像祀焉仁宗延祐四年御史段傑請修顔廟以亭爲門文宗至順元年歐陽玄奉敕爲記明洪武正統成化弘治間相繼重修英宗武宗各有御製碑記廟二正殿復聖南向後爲寢殿以祀夫人戴氏兩廡左祀二代顔歆三十四代隋黄門侍郎顔之推四十代唐平原太守顔眞卿常山太守顔杲卿右祀三代顔偸三十三代北齊御史中丞顔見遠三十七代唐崇文館學士顔師古中爲顔樂亭亭前爲仰聖門門前御製碑亭二座又前爲歸仁門左披爲克己門右披爲復禮門又前爲復聖門門之外爲復聖廟坊又外東西二坊東曰卓冠

羣科西曰優入聖域又外聖門有坊扁曰陋巷復聖門之内東爲博文門西爲約禮門由左掖門而入有齋宿房街北有祭器庫俱西向又北爲見進門門内爲退省堂堂後爲家廟復聖二世歆三世儉神櫝藏焉廟後爲神厨由右掖而入爲杞國公廟祀復聖父無繇　復聖祠在兗州府寧陽縣西　宗子博士第在廟左

宗聖曾子名參字子輿南武城人少孔子四十六歲唐高宗總章元年贈太子少保從祀廟庭睿宗太極元年加贈太子太保玄宗開元二十七年追封郕伯宋眞宗大中祥符二年加封瑕丘侯徽宗政和六年避先聖諱改封武城侯度宗咸淳三年加封郕國公升配饗元文宗至順元年加贈郕國宗聖公明世宗嘉靖九年改稱宗聖曾子十八年以嫡裔質粹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奉

祀

宗聖墓明成化初年山東守臣上言嘉祥縣南武山西南玄寨山之東麓有漁者陷入一穴中得懸棺其前有石碣鐫曾參之墓 宗聖廟在嘉祥縣南南武山之陽明正統弘治萬曆間相繼重修其制正殿宗聖南向東配子思子西配孟子兩廡左祀陽膚公明儀公明高公明宣孟儀右祀樂正子春沈猶行單居離公孟子高子襄後爲寢殿其正殿前爲戟門門前有御製碑亭一又前爲宗聖門門之外石坊三座中日宗聖廟東日三省自治西日一貫心傳其西萊蕪侯殿祀宗聖父點西廡東祀二代曾元二代曾申西祀二代曾華三代曾西 宗聖祠在兖州府沂州城南 一貫書院在兖州府郯城縣西磨山 曾子書院在嘉祥縣南南武山之陽

述聖子思子名伋宋徽宗崇寧元年封爲沂水侯大觀二年從祀先聖理宗端平二年升祀堂上列于十哲之間度宗咸淳三年加封沂國公升配享元文宗至順元年加贈沂國述聖公明世宗嘉靖九年改稱述聖子思子孝宗弘治十六年衍聖公聞詔奏准世以衍聖公次子襲翰林院五經博士奉祀

述聖墓在孔林先聖墓南相去數十步墓前有碑鐫沂國述聖公墓 子思書院在兖州府鄒縣南門外舊有子思講堂相傳思孟授受處元成宗元貞間縣尹司居敬以縣東南隅縣書臺東建祠榜曰中庸精舍匾堂曰淵源實爲書院之始大德六年縣尹宋彰建講堂于淵源堂之後匾曰率性堂又爲學官居室于其左請于朝改名中庸書院仁宗延祐二年復改爲子思書院明成祖永樂七年縣令朱璲徙書院于縣書臺東與斷機祠相直每歲春秋上丁博士主祭以孟子配享

亞聖孟子名軻字子輿（漢書註作子車）鄒人宋神宗元豐六年封鄒國公七年詔配享孔子廟庭位次顏子元文宗至順元年贈鄒國亞聖公明太祖洪武五年罷配享踰年復之世宗嘉靖九年改稱亞聖孟子代宗景泰三年以嫡裔希文爲翰林院五經博士世襲奉祀

亞聖墓在鄒縣東北四基山之西麓宋仁宗景祐四年龍圖學士孔道輔知兖州訪而得之爲立廟于墓之西南其後移廟于城墓廟改爲墓祠明宣宗宣德九年魯惠王重建 亞聖廟在鄒縣城南道左初孔道輔建廟于四基山墓側後以距城遼遠徙建東門之外徽宗宣和四年縣令朱[illegible]復徙南門之外累朝奉敕重修其制正殿亞聖南向以利國侯樂正克配享後爲寢殿祀亞聖夫人兩廡東祀壽光伯公孫丑東阿伯浩生不害蓬萊伯陳臻奉符伯屋廬子沂水伯陳代平陰伯公都子泗水伯高子溧陽伯盆城括承陽伯子叔疑昌黎伯韓愈西祀博興伯萬章新泰伯孟仲子昌樂伯充虞仙源伯徐辟雷澤伯彭更須城伯咸丘蒙膠水伯桃應豐陽伯季孫宋司空孔道輔前爲承聖門又前爲儀門又前爲櫺星門門左右爲二坊左曰繼往聖右曰開來學廟東爲啓賢門門內爲邾國公殿殿後爲宣獻夫人殿右爲致敬門門內爲致嚴堂堂後爲孟氏家廟 孟子廟在東昌府茌平縣東北孟家莊 宗子博士第在鄒縣通衢之西與亞聖廟門相對

十哲

先賢閔子名損字子騫魯人少孔子十五歲唐玄宗開元八年從祀孔廟二十七年追贈費侯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加封琅琊公度宗咸淳三年改封費公明世宗嘉靖九年改稱先賢閔子（按先賢封贈年月俱同改稱先賢某子亦同後不重書）

閔子墓有四一在鳳陽府宿州北一在徐州蕭縣東南一在濟南府歷城縣東墓前書院元設山長一在東昌府范縣南 閔子祠在青州府沂水縣西北閔公山下即避季氏之處後以祠旁有子路讀書臺因并祠之改名二賢祠

先賢冉子名耕字伯牛魯人少孔子七歲唐玄宗時從祀
封鄆侯宋封東平公改封鄆公
冉伯牛墓有三一在兗州府汶上縣西門慈化橋側當時攝中都宰卒因塟焉宋改塟東平州西北一在廣平府永年縣西北一在河南府孟津縣西舊湍河城南 冉伯牛廟在開封府杞縣北 冉伯牛祠在兗州府東平州西北

先賢冉子名雍字仲弓伯牛之宗族少孔子二十九歲唐
玄宗時從祀封薛侯宋封下邳公加封薛公
仲弓墓有二一在曹縣東南俗呼為冉塚村墓前有祠一在冠縣北墓前有祠

先賢宰子名予字子我魯人唐玄宗時從祀封齊侯宋封
臨淄公加封齊公

宰我墓在曲阜縣西南

先賢端木子名賜字子貢衛人少孔子三十一歲唐玄宗
時從祀封黎侯宋封黎陽公加封黎公
子貢故里在大名府濬縣傀河驛

先賢冉子名求字子有仲弓之宗族少孔子二十九歲唐
玄宗時從祀贈徐侯宋封彭城公改封徐公
冉求墓在兗州府滕縣南栢塚社

先賢仲子名由字子路卞人少孔子九歲唐玄宗時從祀
贈衛侯宋封河內公進封衛公明懷宗崇禎十六年以
嫡裔子陞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奉祀

子路墓有三一在大名府開州北墓前有石羊石虎石門石表享堂一在清豐縣東南趙讓村一在長垣縣東北 仲子父母墓在卞橋仲村 仲子舊廟有二一在濟寧州南橫坊村即今之仲家淺閘一在東平州西力梁山 新廟在泗水縣東關明萬曆十九年知縣譚好善捐建四十六年巡按御史畢懋康奏請重建 仲氏書堂在魯橋洲上

先賢言子名偃字子游吳人少孔子四家語作三十五歲唐玄
宗時從祀贈吳侯宋封丹陽公進封吳公
言偃墓在常熟縣虞山 言偃宅在蘇州府常熟縣西北子游巷文學橋有萬井存焉 子游廟在東昌府武城縣西 吳公祠在常熟縣學 子游祠在兗州府費縣西南武城東關陽川 絃歌書院在武城縣舊在縣西元泰定徙此 學道書院在蘇州府長洲縣學南 文學書院在常熟縣西後遷縣東北元設山長

先賢卜子名商字子夏衛人鄭玄曰溫國人少孔子四十四歲唐

太宗貞觀二年從祀玄宗時封魏侯宋封河東公進封
魏公
子夏墓有二一在兗州府曹州西卜堌都一在平陽府河津縣西新豐村 子夏廟在太原府文水縣西南 卜商祠在汾州府城北謁泉山下

先賢顓孫子名師字子張陳人少孔子四十八歲唐玄宗
時從祀封陳伯宋真宗時封宛丘侯徽宗政和元年改
封潁川侯度宗時加封陳國公升十哲位尋稱陳公
子張墓在徐州蕭縣南堀坊村西 子張祠在鄒縣南門外

兩廡

先賢澹臺子名滅明字子羽武城人少孔子三家語作四十九

歲唐玄宗開元二十七年封江伯宋真宗咸平三年封金鄉侯

澹臺滅明墓有四一在費縣東北一在南昌府城內東湖上總持院後一在開封府陳留縣北一在兗州府鄒縣西北　澹臺滅明祠有二一在兗州府曹縣東龍頭岡一在費縣西南

先賢宓子名不齊字子賤魯人少孔子四十九歲著宓子十六篇唐封單父伯宋封單父侯

子賤墓在鳳陽府壽州南鐵佛岡

先賢原子名憲檀弓作仲憲字子思宋人鄭玄曰魯人少孔子三十六歲唐封原伯宋封任城侯

原憲墓在兗州府費縣西北其旁有原憲城俗呼為原憲屯

先賢公冶子名長家語作萇史記作字子長范甯云字子芝齊人家語曰魯人唐封莒伯宋封高密侯

公冶長墓有二一在青州府諸城縣西一在淮安府境

先賢南宮子名适史記作括家語作韜一本作縚字子容魯孟僖子之子居南宮因姓焉又曰南宮敬叔唐封郯伯宋封龔丘侯改封汝陽侯

先賢公晳子家語作公晳名哀索隱曰公析克瞿九思作公析哀字季沉史記作季次齊人唐封郳伯宋封北海侯

先賢商子名瞿字子木魯人少孔子二十九歲好易孔子傳之唐封蒙伯宋封須昌侯

先賢高子名柴字子羔齊人鄭玄曰衛人少孔子三家語作四十歲唐封共城伯宋封共城侯

高柴墓有四一在兗州府沂州西南故蘭陵城北一在開封府太康縣西北一在兗州府東阿縣清水河寺西一在陽穀縣

先賢漆雕子名開先聖大訓作憑字子若史記作子開蔡人鄭玄曰魯人少孔子十一歲唐封滕伯宋封平輿侯

先賢司馬子名耕家語作黎耕字子牛宋人向魋之弟唐封向伯宋封楚丘侯改封綏陽侯

司馬牛墓在兗州府費縣西南南成山魯哀公十四年卒于魯郭門之外阬氏葬諸丘輿即此

先賢樊子名須字子遲魯人鄭玄曰齊人少孔子三家語作四十六歲唐封樊伯宋封益都侯

先賢有子名若字子有一云子若魯人少孔子四家語作三十三歲唐封汴伯宋封平陰侯

先賢公西子名赤字子華魯人少孔子四十二歲唐封郜伯宋封鉅埜侯

鄭曉曰近世多議從祀諸儒而不及十哲十哲直取陳蔡一時與難之賢非孔門定論自開元迄今無敢議者夫有若之言四見于論語大類聖人公西赤志于禮樂有為邦之才其為言語政事不優于宰我冉求乎我求言行不必徵諸史傳論語中多有之觀二子優劣何如宜進祀二子于殿上改求我于廡中

先賢巫馬子名施家語作期字子期史記作子旗陳人史記曰魯人少孔子三十歲唐封鄫伯宋封東阿侯

先賢梁子名鱣史記作鱓字叔魚齊人少孔子二家語作三十九歲
唐封梁伯宋封千乘侯
先賢顏子名辛史記作幸字子柳魯人少孔子四十六歲唐封
蕭伯宋封陽穀侯
先賢冉子名孺家語作儒字子魯家語作子魚一作曾魯人少孔子五十
歲唐封紀伯宋封臨沂侯
先賢曹子名卹字子循蔡人少孔子五十歲唐封曹伯宋
封上蔡侯
先賢伯子名虔史記作后虔字子析家語作字楷一字子楷一字子皙魯人少
孔子五十歲唐封聊伯宋封沭陽侯

先賢公孫子名寵家語作龍字子石衛人鄭玄曰楚人一作趙人少孔子
五十三歲唐封黄伯宋封枝江侯
先賢冉子名季字子產魯人唐封東平伯宋封諸城侯
先賢秦子名祖字子南秦人唐封少梁伯宋封鄄城侯
先賢漆雕子名哆家語作侈字子斂魯人唐封武城伯宋封濮
陽侯
先賢顏子名高家語作刻字子驕魯人少孔子五十歲唐封瑯
琊伯宋封雷澤侯
先賢漆雕子名徒父家語作從字子有家語作子文宋高宗贊作子期魯人
唐封須句伯宋封高苑侯

先賢壤子家語作穰名駟赤字子徒家語作子從秦人唐封北徵伯
宋封上邽侯按通志畧壤駟氏複姓
先賢商子名澤字子秀一作子季魯人唐封睢陽伯宋封鄒平
侯
先賢石子名作蜀家語作石子蜀字子明泰之成紀人唐封郈邑
伯宋封成紀侯按氏族畧石作氏複姓
先賢任子名不齊字子選史記無子字楚人唐封任城伯宋封
當陽侯
先賢公夏子名首家語作守字乘家語作子乘魯人唐封元父伯宋
封鉅平侯

先賢公良子名孺家語作儒字子正張智贊作子幼陳人唐封東牟伯
宋封牟平侯
先賢后子名處家語作石處字子里家語作里之齊人唐封營丘伯
宋封膠東侯瞿九思作石處
先賢奚子名容蔵家語作奚蔵石室闕作容蔵無奚字字子晳家語作子偕古史無子字
魯人正義曰衛人唐封下邳伯宋封濟陽侯瞿九思以奚容爲複姓
先賢公子名肩定史記作公堅家語曰公肩字子中家語作子仲魯人或云晉人
唐封新田伯宋封梁父侯瞿九思以公肩爲複姓按禮記有公肩瑕瞿說是也
先賢顏子名祖家語作相字子襄史記無子字魯人唐封臨邑伯宋
封富陽侯

先賢鄡子名單作鄡單字子家魯人唐封銅鞮伯宋封聊城侯按家語有縣亶而無鄡單史記有鄡單而無縣亶疑即一人以姓名相近而誤耳且其字家語曰子象史記曰子家象字類家字疑亦誤書今當祀縣亶而罷鄡單似為近之蓋與其從史記不若從家語也

先賢句子家語作勾名井疆字子疆闕里誌作子埊山東誌作子孟衛人唐封淇陽伯宋封滏陽侯瞿九思以句井為複姓

先賢罕父子家語罕作宰名黑字子索家語作子黑魯人唐封乘丘伯宋封祁鄉侯瞿九思曰氏族畧無罕父氏止有宰父氏

先賢秦子名商字子丕左傳作丕茲家語作不慈魯人鄭玄曰楚人少孔子四十歲唐封上洛伯宋封鄄城侯

先賢榮子名旂家語作祈字子祺魯人唐封雩婁伯宋封厭次侯

先賢公祖子名句茲家語無句字字子之魯人唐封期思伯宋封即墨侯

先賢左子名人郢家語作左郢字行家語云子行魯人唐封臨淄伯宋封南華侯按通志畧左人以官為姓也如封人蘺人之類

先賢縣子家語作懸名成字子橫史記作子祺魯人唐封鉅埜伯宋封武城侯

先賢鄭子名國家語云薛邦古史云鄭邦史記作鄭國者避漢高帝諱薛字與鄭字誤耳字子徒家語無子字一作子從魯人唐封榮陽伯宋封朐山侯

先賢燕子名伋家語作級字思家語作子思魯人石室圖作秦人唐封漁陽伯宋封汧源侯

先賢原子名亢字籍史記作原亢籍家語作原桃字子籍魯人唐封萊蕪伯宋封樂平侯

先賢顏子名之僕字叔家語作子叔魯人唐封東武伯宋封宛句侯

先賢廉子名潔字子曹史記作庸一云子庸衛人古史云齊人唐封莒父伯宋封胙城侯

先賢樂子名欬家語作欣字子聲正義曰魯人唐封昌平伯宋封建成侯

先賢叔仲子名噲家語作會字子期魯人鄭玄曰晉人少孔子五十一本作五十四歲與孔璇年相比二孺子俱執筆記事迭侍于夫子唐封瑕丘伯宋封博平侯

先賢邽子名巽家語作邦選史記作邽巽石室圖作國選皆避漢高祖諱字子歛家語作子欽魯人唐封平陸伯宋封高唐侯

先賢狄子名黑字晳之家語作哲之史記無之字一曰子晳衛人唐封臨濟伯宋封林慮侯

先賢公西子名輿如古史作公西輿字子上魯人唐封重丘伯宋封臨朐侯

先賢孔子名忠家語作弗字子蔑孔子兄孟皮之子家語作孔子兄弟子唐封汶陽伯宋封鄆城侯宋祭曰唐宋以封爵為重則王公侯各自為稱今先師稱

孔子則洙水侯鄉稱孔氏進聖嫡稱子思子所以避疑
似從一尊也乃先賢忠先儒安國俱稱孔子子禮未合
宜改稱忠爲子蔑
子安國爲子國子

先賢公西子名蒧字子尚 史記作子上 聖門志曰魯人 唐封祝阿伯宋
封徐城侯

先賢施子名之常字子常 史記作子恒 魯人唐封乘氏伯宋封
臨濮侯

先賢陳子名亢字子禽 一字子亢 陳人少孔子四十歲唐封潁
伯宋封南頓侯
子禽墓在開封府太康縣北

先賢秦子名非字子之魯人唐封汧陽伯宋封華亭侯

先賢琴子名張字子開 家語琴牢一字張 石室圖牢字子張 衛人唐封南陵
伯與琴牢並從祀宋真宗時以重名去牢存張加封頓
丘侯徽宗時改封平陽侯

先賢申子名棖 家語作申續史記作申黨 字周文翁舊圖作申堂 字子周魯人唐
封棖魯伯黨邵陵伯並從祀宋封棖文登侯黨淄川侯
明世宗以重名去黨存棖

先賢步叔子名乘字子車齊人唐封淳于伯宋封博昌侯

先賢顏子名噲字子聲魯人唐封朱虛伯宋封濟陰侯

瞿九思曰家語七十二弟子解凡七十有六人史記仲
尼弟子列傳凡七十有七人漢文翁石室圖凡七十有
二人以家語視史記其同者凡七十有三人其異者家
語多陳亢懸亶琴牢三人史記多公伯寮秦冉鄡單
何四人以家語視文翁石室圖其同者凡六十有[illegible]人
其異者家語多公西輿懸亶原桃公肩公夏守句井疆
卯選懸成八人文翁石室圖多蘧瑗秦冉伯虔[illegible]
四人以史記視文翁石室圖其同者凡六十有七人其
異者史記多公伯寮公夏首公有宅鄡單句井疆懸成
原亢籍邦巽公西輿如十人文翁石室圖多琴牢陳亢
蘧瑗林放奚容蔵五人其同異人畧可槩見若如此
宋慶長曰琴張曾晳牧皮孔子之所謂狂矣載于孟子
唐玄宗閔家語孔叢子及史記皆不載牧皮遂不以牧
皮從祀此信傳不信經之過何宋元以來曾無一人言
及之也似
當增入

先儒左子名丘明中都人 授經圖曰魯人 楚左史倚相之後春秋
者魯史記之名也周室既微載籍殘缺孔子懼存前聖
之業以魯周公之國禮文備物史官有法故與左丘明
觀其史記而修之皆口授弟子弟子退而異說丘明恐

失其真乃爲之傳唐太宗貞觀二十一年從祀宋真宗
祥符元年追封瑕丘伯徽宗政和元年改封中都伯明
世宗嘉靖九年改稱先儒左子 以後俱稱先儒某子不重書
左丘明墓有二一在濟南府肥城縣西南一在兖州府嶧縣東北 左丘明廟在平涼府靈臺縣東北

先儒公羊子名高周末齊人受春秋于卜子夏唐時從祀
宋封臨淄伯

先儒穀梁子名赤 尸子曰名俶字元始 顏師古曰名喜 周末魯人 麋信以爲秦孝公同時人 孔子以春秋之說口授子夏子夏授穀梁唐時從祀
宋封龔丘伯改封睢陽伯

先儒伏子名勝 聖門志云字子賤 濟南人能言書秦焚書時伏生

爲博士獨壁藏之其後兵起流亡漢定天下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即以教于齊魯之間文帝時求能治尚書者聞伏生欲召之時年九十餘老不能行是錯往受之伏生使其女傳言教錯今文尚書是也唐時從祀宋封乘氏伯

伏生墓在濟南府鄒平縣東北伏生書院在鄒平東北伏生鄉

先儒高堂子名生漢魯人傳儀禮漢興爲博士傳士禮十七篇唐時從祀宋封萊蕪伯按通志畧高堂齊公族也風俗通齊卿高傒仲食采于高堂因氏焉

先儒孔子名安國字子國孔子十一世孫也少學詩于申

公受尚書于伏生漢魯共王壞孔子舊宅以廣其居于壁中得所藏古文虞夏商周之書及傳論語孝經皆科斗文字悉以書還孔氏安國乃考論古今文字撰衆師之義凡五十九篇爲四十六卷悉上送官承詔作傳引序各冠其篇首定五十八篇以授都尉朝而司馬遷亦從安國問故遷書多古文說仕至臨淮太守唐時從祀宋封曲阜伯

崇聖書院在鳳陽府盱眙縣治東第一山

先儒毛子名萇趙人善說詩漢初有魯齊韓三家並立萇自謂子夏所傳初子夏作詩序授曾申申授李克克授孟仲子仲子授根牟子根牟子授趙人荀卿荀卿授魯人毛亨爲詩訓詁河間獻王得詩傳而獻之朝時已長受亨詩爲獻王博士每說詩獻王悅之取詩傳加毛字以別齊魯韓三詩也故世謂亨爲大毛公萇爲小毛公萇所著有毛詩故訓二十卷詩傳十卷唐時從祀宋封樂壽伯

毛公墓在河間府河間縣尊福鄉旁有書院元設山長

先儒董子名仲舒廣川人治春秋孝景時爲博士下帷講誦三年不窺園學士皆師尊之武帝即位仲舒以賢良對策爲江東王相復相膠西凡所著述皆推明孔氏立學校之官州郡舉茂才孝廉皆自仲舒發之年老以壽

終于家元文宗至順元年從祀明太祖洪武二十九年封江都伯憲宗成化三年改封廣川伯

董仲舒墓在西安府城南下馬陵董子書院在景州西南廣川鎮元設山長

先儒杜子名子春河南緱氏人通周官周官蓋周公所制官政之法始皇深惡之禁絕不傳漢時有李氏得周官上于河間獻王獨闕冬官一篇購以千金不得遂取考工記補成六篇奏之至成帝時黃門郎劉歆表而出之子春受業劉歆因以教授鄉里後漢明帝永平初年已九十猶能誦識唐時從祀宋封緱氏伯

先儒后子名蒼東海郯人從孟卿受禮在曲臺校書號曰

后氏曲臺記後有小戴記與周官六篇古經十七篇並
蒼學之宣帝時爲博士官至少府明世宗嘉靖九年考
求古禮以蒼爲禮之宗詔令從祀
先儒王子名通字仲淹龍門人隋文帝開皇初爲國子博
士受業于東海李育學詩于會稽夏琠問禮于河東關
子明正樂于北平霍汲考易于族父仲華六年乃續詩
書正禮樂修元經讚易道九年而六經大就教于河汾
大業末卒于家門人諡曰文中子明世宗嘉靖九年從
祀
先儒韓子名愈字退之修武人盡通六經百家學舉進士

歷官吏部侍郎卒贈禮部尚書諡曰文有原道原性等
篇宋神宗元豐七年封昌黎伯從祀
韓文公墓在懷慶府孟縣北　韓文公廟有二一在潮州府治東韓山一在廣州府陽山縣　韓昌黎祠在袁州府學右　尊韓書院在廣州府連州陽山縣　韓山書院在潮州府治西南隅
先儒歐陽子名修字永叔廬陵人舉進士除西京推官入
爲館閣校勘慶曆三年知諫院帝獎其敢言歷知滁州
揚州潁州遷翰林學士修唐書嘉祐二年知貢舉加龍
圖閣學士五年拜樞密副使六年參知政事熙寧四年
以太子少師致仕自號六一居士卒贈太子太師諡文
忠明世宗嘉靖九年從祀

歐陽修墓在開封府新鄭縣西　西湖書院在鳳陽府潁州西湖之濱
先儒胡子名瑗字翼之海陵人年十三通五經門人稱爲
安定先生以布衣對崇政殿除湖州教授以經義治事
名其齋署曰經義者所以經乎仁義禮樂彝倫之義明
其體也曰治事者所以治乎水利兵農算數之事適其
用也擢侍講留主太學士出其門者數千卒諡文昭明
世宗嘉靖九年從祀
胡瑗墓有二一在湖州府城南一在如皐縣安定鄉　安定書院有二一在湖州府治西一在泰州城西
先儒周子名敦頤字茂叔世居道州營道縣濂溪之上著
太極圖又著通書四十篇爲南安司理時通判程珦使

二子顥頤往受業焉宋寧宗嘉定十三年賜諡曰元理
宗淳祐元年封汝南伯從祀元文宗至順二年封道國
公明景泰六年以裔孫周冕爲翰林院五經博士世襲
周敦頤墓在九江府城南清泉社　周濂溪祠有四一在南昌府寧州旌陽山麓一在九江府城南廬山麓一在永州府道州學內一在寶慶府學　宗濂書院在南昌府　太極書院在順天府　道源書院在南安府學　東山書院在寶慶府城東　濂泉書院在廣州府城北　元公書院在潮州府學西　湘江書院在韶州府城北帽子峯南麓　三洲書院在肇慶府德慶州三洲巖畔　濂溪書院有七一在肇慶府四會縣北金雞山麓一在肇慶府陽江縣學東一在鎮江府丹徒縣東南一在黃鶴山下明正統間移此一在贛州府贛縣東一在永州府道州學西一在武昌府學前一在重慶府合州學側
先儒程子名顥字伯淳河南人珦之子也宋嘉祐進士歷

官宗正寺丞卒年五十四文彥博題其墓曰明道先生
寧宗嘉定十三年賜謚曰純理宗淳祐元年封河南伯
從祀元文宗至順二年封豫國公　國朝康熙十年詔
以嫡裔宗昌襲翰林院五經博士
程明道墓在河南府城南　明道祠有二一在開封府扶溝學一在澤州城　二程書院在黄州府黄陂縣魯臺山麓
先儒程子名頤字正叔明道之弟游太學胡瑗異之擧進
士廷試報罷遂不復試英宗神宗朝大臣屢薦皆不起
哲宗嗣位司馬光呂公著共疏其行義詔以爲西京國
子監教授力辭元祐元年召對擢崇政殿說書崇寧五

年致仕時易傳成書已久寢疾始以授尹焞張繹卒年
七十五世稱爲伊川先生寧宗嘉定十三年賜謚曰正
理宗淳祐元年封伊陽伯從祀元文宗至順二年封洛
國公明代宗景泰六年以十七世孫克仁爲翰林院五
經博士世襲奉祀　國朝康熙十年詔其裔孫延祀復
襲博士
程伊川墓在河南府城南　北巖書院在重慶府涪州北　伊川書院在河南府嵩縣北
先儒邵子名雍字堯夫河南人北海李之才聞雍好學嘗
造其廬授以河圖洛書虙羲八卦六十四卦圖雍探賾
索隱妙悟神契多所自得[illegible]至洛富弼司馬光呂公著
諸賢恒相從遊程顥初侍其父識堯夫[illegible]歎曰堯[illegible]
內聖外王之學也所著有皇極經世觀物內外篇漁
樵問對擊壤集贈秘書省著作郎哲宗元祐中賜謚康
節度宗咸淳三年從祀封新安伯明神宗萬曆四十五
年巡按河南御史張至發奏照程氏例以父邵古擬配
啓聖公二十六世孫邵南擬授博士
邵雍墓在河南府嵩縣北
先儒張子名載字子厚世居大梁父迪知涪州卒諸孤幼
不克歸僑寓于郿縣橫渠鎮南因家焉宋嘉祐進士[illegible]
官以教本善俗爲先熙寧九年出所撰正蒙示門人又

作西銘呂大防薦之乃詔知太常禮院與有司議禮不
合復以疾歸行次臨潼卒年五十有八世稱橫渠先生
寧宗嘉定十三年謚曰明理宗淳祐元年封郿伯從祀
張橫渠墓在郿縣東南　南軒祠在長沙府湘鄉縣　橫渠書院在郿縣東
先儒司馬子名光字君實夏縣涑水鄉人以進士累官尚
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薨贈太師封溫國公謚曰文正
嘗自言我無過人者但平生所爲未嘗有不可對人言
者耳陝洛間皆化其德有文集八十卷資治通鑑三百
二十四卷考異三十卷歷年圖七卷通曆八十卷稽古
錄二十卷本朝百官公卿表六卷翰林詞草三卷注古

文孝經一卷易說三卷註繫辭二卷註老子道德論二卷集註太元經八卷大學中庸義一卷集註揚子十三卷文中子傳一卷河外諮目三卷書儀八卷家範四卷續詩話一卷遊山行記十二卷醫問七篇度宗咸淳三年從祀

司馬光墓在夏縣西北鳴條岡　温公書院在夏縣學東　涑水書院在汝寧府光山縣西

先儒楊子名時字中立將樂人宋熙寧進士時河南程顥與弟頤講孔孟絕學于熙豐之際時調官不赴以師禮見顥于穎昌相得甚歡其歸也顥送之曰吾道南矣顥卒又見程頤于洛時頤偶瞑坐時與游酢侍立不去既

覺則門外雪深一尺矣杜門不仕者十年後歷知瀏陽餘杭蕭山三縣遷荊州教授除秘書郎著作郎右諫議大夫兼侍講國子祭酒工部侍郎龍圖閣直學士凡所論列皆切于世道而其大者則闢王氏排和議論三鎮不可棄云學者號曰龜山先生卒諡文靖明孝宗弘治九年封將樂伯從祀

楊時墓在將樂縣西山　文靖書院在長沙府瀏陽縣南　龜山書院有三一在餘姚縣治南一在常州府城東南元設山長一在將樂縣北龍池都封山莊

先儒胡子名安國字康侯崇安人宋紹聖進士廷試推明大學以漸復三代爲對哲宗命再讀之注聽稱善者數

四親擢爲第三授太學博士五年除徽猷閣待制初王安石廢春秋不列于學官安國謂先聖筆削之書乃使人主不得聞講說學士不得相傳習亂倫滅理始由乎此于是潛心刻意游泳沉酣者三十年及得伊川所作傳益以自信年六十一而書始就凡三十卷高宗謂深得聖人之旨進寶文閣直學士紹興八年卒諡曰文定有文集十五卷資治通鑑舉要補遺一百卷明英宗正統元年從祀憲宗成化三年封建寧伯

胡安國墓有二一在安陸州當陽縣北其父淵墓亦在縣北漳濱鄉一在長沙府湘潭縣隂山　文定書院在崇安縣西　碧泉書院在湘潭縣西

先儒朱子名熹字元晦松之子也世爲婺之婺源人舉進士自筮仕以至屬纊五十年間歷事四朝仕于外者僅九考立于朝者四十日所著書有易本義啓蒙蓍卦考誤詩集傳大學中庸章句或問論語孟子集註太極圖通書西銘解楚辭集註辨証韓文考異所編次有論孟集議孟子指要中庸輯畧孝經刊誤小學書通鑑綱目宋名臣言行錄家禮近思錄河南程氏遺書伊洛淵源錄皆行于世熹没朝廷以其大學中庸語孟訓說立于學官又有儀禮經傳通解未脫稿亦在學官平生爲文凡一百卷生徒問答凡八十卷別錄十卷嘉泰初除華

文關侍制嘉定中諡曰文寶慶二年贈太師封信國公
紹定三年改封徽國公淳祐元年從祀元順宗至正二
十二年改封齊國公明景泰六年以建安縣九世孫朱
梴爲翰林院五經博士世襲奉祀
朱文公墓在建寧府建陽縣西北嘉禾里九峯山下大
林谷　朱文公祠有二一在建安縣紫霞洲上一在徽
州府婺源縣　紫陽書院在徽州府治東　考亭書院
在建陽縣西三桂里　同文書院在建陽縣崇化里
武夷書院在建寧府崇安縣武夷山宋設山長　湛盧
書院在建寧府松溪縣西　南溪書院在延平府尤溪
縣南　石井書院在泉州府晉江縣石井鎮　龍江書
院在漳州府登高山　鄞山書院在寧波府西　元設山
長　稽山書院在紹興府臥龍山之陽　桐江書院在
台州府仙居縣西　石門書院在處州府青田縣石門
洞　美化書院在處州府縉雲縣東　獨峯書院在縉
雲縣東　白鹿洞書院在南康府廬山五老峯下　臨

汝書院在撫州府西南　東山書院在饒州府餘干縣
冠山左　滄洲精舍在建陽縣西　寒泉精舍在建陽
縣天湖之陽　晦庵
在建陽縣廬峯之巓
先儒呂子名祖謙字伯恭宋人其先萊人祖好問隨高宗
南渡始居婺州祖謙自四世祖希哲從程頤游以儒行
名于世舉宋興隆進士除太學博士累官著作郎兼國
史院編修以疾請祠歸卒朱熹書其墓曰東萊先生之
墓有考定古周易書說闢範官箴辨志錄歐陽公本末
皆行于世寧宗嘉泰八年賜謚成理宗嘉熙三年改諡
忠亮景定二年封開封伯從祀
呂祖謙墓在金華府武義縣東　呂成公祠在金華府
城[illegible]　麗澤書院在金華府城東北　東萊書院有二一

在萊州府西南一在
長沙府醴陵縣北
先儒陸子名九淵字子靜金谿人宋乾道進士累官知荊
門軍嘗與王順伯論儒釋書曰儒者皆主于經世釋氏
皆主于出世或勸子靜著書曰六經著我我著六經又
曰學苟知道六經皆我註脚卒謚文安有詩文語錄傳
世明世宗嘉靖九年從祀
陸九淵墓在延福鄉朱陂之下　陸象山祠在廣信府
貴溪縣三峯山明增祀其兄九韶九齡爲三先生祠
陸文安公祠在荊門州西
象山書院在貴溪縣西南
先儒張子名栻字敬夫綿竹人忠獻公浚之子也師五峯
胡宏以古聖賢自期作希顏錄以磨補承務郎紹興間

忠獻出督奏栻克機宜以軍事入見上異之除直秘閣
五年除秘閣修撰荊湖北路轉運副使改知江陵府安
撫本路栻自以不得其職求去詔以右文殿修撰提舉
武夷山冲祐觀病且死猶手疏勸上親君子遠小人信
任防一已之偏好惡公天下之理天下傳誦之所著論
語孟子說太極圖說洙泗言仁諸葛武侯傳經世紀年
行世學者稱爲南軒先生寧宗嘉泰八年賜謚宣理宗
景定二年從祀封華陽伯
張南軒墓在長沙府寧鄉縣西　城南書院在長沙府
城南臨湘門外　南軒書院有二一在袁州府東湖上
一在衡
州府

先儒蔡子名沈字仲默建陽人西山元定之子也少從朱元晦游元晦晩欲著書傳未及爲遂以屬沈洪範之數學者久失其傳西山獨心得之然未及論著曰成吾書者沈也沈受父師之托成書傳及洪範皇極內篇世稱九峯先生明英宗正統元年從祀謚文正憲宗成化三年封崇安伯

廬峯書院在建陽縣西北九峯下

先儒真子名德秀字景元浦城人宋慶元進士累官戸部尚書以大學衍義進復陳祈天永命之說改翰林學士知制誥逾年拜參知政事進資政學士提舉萬壽觀兼

侍讀卒贈銀青光祿大夫謚文忠世稱西山先生所著西山甲乙稿對越甲乙集經筵講義端平廟議獻忠集江東救荒錄清源雜志星沙集志文章正宗唐書考疑心經政經等書行世明英宗正統元年從祀憲宗成化三年封浦城伯

真德秀墓在浦城縣南孝悌里真德秀祠在長沙府西山精舍在浦城縣東

先儒許子名衡字仲平河內人聞姚樞以道學自任乃詣蘇門見之樞授以伊川易傳晦菴四書集註或問及小學書衡讀之遂手寫而還謂學者曰昔所授受殊孟浪也元憲宗四年世宗出王秦中召爲京兆提學任元八年召爲集賢大學士兼國子祭酒史臣謂其設教之功千古一見云卒年七十二成宗大德二年贈司徒謚文正武宗至大二年追封魏國公仁宗皇慶二年從祀

許衡墓在懷慶府修武縣西北許衡祠在開封府新鄭縣學魯齋書院在西安府咸寧縣治東北

先儒薛子名瑄字德溫河津人明永樂進士累官禮部左侍郎兼學士入內閣致仕居家八年從學者日益衆每以聖賢爲師復性爲教所著有讀書錄續讀書錄河汾詩集文集行世卒世稱敬軒先生贈禮部尚書謚文清穆宗隆慶五年從祀

薛瑄墓在河津縣西薛文清祠在濟南府城內古明河之上

先儒陳子名獻章字公甫新會人舉廣東鄉試聞江右吳康齋講伊洛之學往從之游遂棄其學而學焉憲宗成化二年游太學邢祭酒讓試和楊龜山此日不再得詩大驚服五年復上禮部不第遂歸隱白沙特授翰林檢討學者稱爲白沙先生神宗萬曆十二年從祀

先儒胡子名居仁字叔心餘干人幼受春秋爲舉子業厭去之聞吳康齋講學于崇仁里徒步往從之游其學以主忠信爲本求放心爲要謂聖學始終在敬因以敬名齋所著有居業錄敬齋集神宗萬曆十二年從祀

先儒王子名守仁字伯安餘姚人吏部尚書華之子也明

弘治進士累官巡撫都御史世宗嘉靖改元詔錄平宸濠功封新建伯兼南京兵部尚書六年征岑猛黨因平八寨臥病乞致仕行至南安卒歸葬橫溪世稱陽明先生平生以致良知爲主所著述有傳習錄文錄行世穆宗隆慶中贈侯謚文成神宗萬曆十二年從祀

陽明先生祠在餘姚縣龍泉山　王文成公祠在南昌府大忠祠右　陽明書院有三一在池州府化成寺西一在贛州府贛縣濂溪書院後一在辰州府東

啓聖祠配享從祀

按自唐以來以顏曾思孟配享坐堂上而顏子之父無繇曾子之父點子思之父鯉皆坐廡下其失在尊崇子而抑父明孝宗弘治元年吏部尚書王恕請立廟祀啓聖王以杞國公無繇萊蕪侯點泗水侯鯉邾國公孟孫氏配享永年伯程珦獻靖公朱松從祀禮官議不合遂已十四年侍郎謝鐸復請如前亦不合已世宗嘉靖九年從輔臣張璁議詔兩京國子監并天下學校各建啓聖公祠祀啓聖公以顏無繇曾點孔鯉孟孫氏配享程珦朱松蔡元定從祀神宗萬曆二十三年禮部覆准郛惟賢等疏添入周輔成從祀

先賢顏氏名無繇字路 家語作顏繇字季路 少孔子六歲唐玄宗開元二十年封杞伯從祀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封曲阜侯元順帝元統二年封杞國公謚文裕妻姜氏杞國夫人謚端獻明世宗嘉靖九年配享啓聖祠改稱先賢顏氏 以後三賢改稱不重書

杞國公墓在曲阜縣城東二十里復聖墓西北

先賢曾氏名點 史記作蒧 字子晳 史記無字 少孔子六歲唐玄宗開元二十七年封宿伯從祀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封萊蕪侯

曾晳墓在兖州府費縣西南南成山

先賢孔氏名鯉字伯魚宋徽宗崇寧元年封泗水侯度宗咸淳三年從祀

先賢孟孫氏三遷志無孫氏名激字公宜元仁宗延祐三年封邾國公妻仉氏爲邾國宣獻夫人宋際曰孟子之父名與字俱載三遷志而今之祀典曰孟孫氏魯之以孟孫稱者多矣似宜改而正之　孟父母墓在鄒縣馬鞍山之陽　孟母祠在鄒縣城南　孟母廟在兖州府陽穀縣東北四十里　孟母故宅有二一在鄒縣馬鞍山之西今名付付一在太原府榆次縣相傳孟母并人也其地有三從鄉

先儒程氏名珦字伯溫二程子顥頤之父也宋仁宗錄舊臣後授官知龔州累轉大中大夫封永年伯明嘉靖從祀河東書院在黄州府治東

先儒朱氏名松字喬年朱子熹之父也歷司勳吏部郎出知饒州請祠家居元順宗至正二十一年謚獻靖二十二年封齊國公明嘉靖從祀朱松墓在崇安縣西塔山後遷縣東南寂歷一山　夫人墓在建陽縣崇泰里後山天湖之陽

先儒蔡氏名元定字季通蔡子沉之父也宋隱士寧宗嘉定三年贈廸功郎謚文節學者尊之曰西山先生所著有大衍詳說律呂新書燕樂原辯皇極經世太玄潛虛指要洪範解八陣圖說明嘉靖從祀

先儒周氏名輔成周子敦頤之父也宋進士終桂嶺縣令贈諫議大夫明萬曆從祀

改祀於鄉

林放字子丘魯人唐封清河伯宋封長山侯明世宗以家
語史記俱不載弟子列改祀瞿九思曰林放問禮之本子曰大哉問與樊遲問崇
德修慝辨惑子曰善哉問語氣相似且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指其名而稱之意林放或是門人今徙以家語
史記弟子列傳無林放姓名遂改其祀似亦未確

蘧瑗字伯玉衛人唐封衛伯宋封內黃侯明世宗以孔子
之所嚴事者不當在弟子列改祀
蘧伯玉墓在大名府開州長垣縣南墓傍有祠

鄭玄字康成東漢北海高密人所註禮記六十三卷周禮
四十二卷儀禮十七卷唐從祀宋封高密伯明世宗改

祀呂元善曰傳經功大後鮮其傳且稱懿行君子宜復其祀

鄭衆字仲師東漢開封人有功諸經聞杜子春能讀周禮
往受業焉爲周官傳唐從祀宋封中牟伯明世宗改祀

盧植字子幹東漢涿州人受學于馬融有功諸經唐從祀
宋封良鄉伯明世宗改祀

服虔字子愼東漢河南滎陽人註春秋左氏傳前漢書唐
從祀宋封滎陽伯明世宗改祀

范寗字武子晉鄠陵人註春秋穀梁傳唐從祀宋封新埜
伯明世宗改祀

罷祀

公伯寮字子周魯人唐封任伯宋封壽張侯明世宗以愬
子路沮孔子罷祀

秦冉字開蔡人唐封彭衙伯宋封新息侯明世宗以家語
不載疑史記誤書罷祀

顏何字冉魯人唐封開陽伯宋封堂邑侯明世宗以家語
不載疑史記誤書罷祀呂元善曰按顏子世家云顏氏世爲魯國卿大夫最爲蕃衍孔
門達者七十二人顏居其八顏無繇顏回顏辛顏高顏祖顏之僕顏何顏噲及考顏之推所著家訓亦稱仲尼
門徒升堂者七十有二顏氏居八又顏眞卿序家譜云孔門達者顏氏有八名同世家明嘉靖九年張璁引程
敏政之議曰秦冉顏何不載于家語而史記載之疑亦爲字畫相近之誤遂奏罷其祀今冉雖別無可考以索

隱世家之推眞卿說考之則何爲子淵之族其不當罷祀也明矣以未定之說黜已祀之賢舉而祀之尚有望
于諸來

荀況字卿周末趙人作荀子三十篇宋封蘭陵伯明世宗
以言性惡罷祀

揚雄字子雲漢蜀郡成都人作法言宋封成都伯明太祖
以事王莽罷祀

戴聖字次君漢梁人唐從祀宋封楚丘伯改封考成伯明
世宗以贓吏罷祀瞿九思曰今學宮所列禮記乃戴聖所傳非后蒼所傳也后蒼禮甚繁人
戴禮亦駁雜皆不載中庸大學中庸大學皆載之戴聖禮記班固漢書何武傳所載聖罪狀恐非聖事以前史
志乘考之聖未嘗爲九江太守九江太守乃其兄戴德今大戴禮中明載漢九江太守戴[illegible]聖明

矣敷聖經傳之功詔從祀[illegible]
加考核仍復其祀不然亦當[illegible]
劉向字子政漢之宗室作說苑新序唐從祀宋封彭城伯
明世宗以誦神仙方術罷祀
賈逵字景伯東漢扶風平陵人受周禮左氏春秋有禮解
文著經傳義詁論難唐從祀宋封岐陽伯明世宗以附
會圖讖罷祀
馬融字季長東漢扶風茂陵人註詩易三禮尚書唐從祀
宋封扶風伯明世宗以黨附勢家罷祀
何休字邵公東漢任城樊人註春秋公羊傳唐從祀宋封
任城伯明世宗以註風角等書罷祀

王肅字子雍魏東海郯人善賈馬之學爲尚書詩論語三
禮左氏解及撰定父朗所作易傳唐從祀宋贈司空明
世宗以爲司馬師畫策篡位罷祀
王弼字輔嗣魏山陽人注易九卷唐從祀宋封偃師伯明
世宗以宗旨老莊罷祀
杜預字元愷晉京兆杜陵人註春秋左氏傳唐從祀宋贈
司徒明世宗以建短喪罷祀
王安石字介甫宋臨川人徽宗崇寧三年配享政和三年
追封舒王欽宗靖康元年以其學術之謬蠹國害民罷
配享降從祀[illegible]理宗淳祐元年黜從祀[illegible]安石子

年封臨川伯從祀淳熙四年去雱畫像
吳澂字幼清元江西撫州崇仁人有孝經章句易春秋禮
記纂言學基學統等集行世明英宗正統八年封臨川
郡公世宗以忘宋事元罷祀

闕里廣誌卷之九

職官誌

叙曰敬喬木者愛其枝葉笑侯度者頌其裴苴報德償無已之心而象賢有備官之典澤及支庶愼簡乃依此誠近世之宏規聖門之盛事也古者列侯必親治民故唐以衍聖公兼泗水令或兗州長史然遷轉改調不恒厥職至金章宗有世襲曲阜令之詔然令即公也元末始或分職明室定制以上公專奉宗廟不親細務備薦宗英典司百里久任有效坐致崇階又以翰博主沂國之廟學鎡端緒堂之模尼山洙泗近接宮墻太末儀封遠分光耀家長舉事冠帶駿奔此同姓之職官也四氏學教授以教賢裔管勾職賦典籍職書司樂職樂此異姓之職官也均為江漢之派別號沱潛凡茲凫繹之峯俱拱泰岱煌煌巨典不可湮已作職官誌

曲阜縣世職知縣

按史漢以前曲阜為魯國故有從事督郵之官隋改為曲阜縣以後則有令至宋以京朝官知縣事故有以殿中丞知縣事者有以光祿丞知縣事者真宗祥符二年改曲阜為仙源仁宗皇祐三年詔令自仙源縣官復于孔氏子孫中選用徽宗崇寧間又詔文宣王後當聽一

人注授仙源縣官故有令有簿有尉人抵皆世官也金天會七年改仙源仍為曲阜金末及元時嘗以衍聖公兼知縣事故有世襲縣尹至明洪武七年改為世職俱聽衍聖公保舉族人之賢者咨部選授　國朝因之

漢

澍字君德元帝永元間為魯從事

浮延熹中任東魯督郵

綱延熹中任東魯督郵

承延熹中任東魯督郵

唐

昭儉累宰曲阜 詳具宗子

緒溫裕子任曲阜令

後唐

仁玉任曲阜主簿兩考滿陞縣令 詳具宗子

後周

仁玉復任曲阜令兼監察御史

宋

宜乾德四年任曲阜主簿 詳具宗子

延世至道三年任曲阜主簿真宗初呂端奏登見改授曲阜令 詳具宗子

勗字自牧仁壽少子雍熙二年進士以殿中丞通判廣
州累遷秘書監祥符二年以太常博士知仙源縣事後
以尚書工部侍郎致仕卒年八十九贈吏部尚書
道輔初名延魯字原魯勗長子宋咸平元年進士爲寧州軍
事推官數與州將爭事有蛇出天慶觀眞武殿中一郡
以爲神州將率官屬往奠拜之欲上其事道輔徑前以
笏擊其首祥符九年遷大理寺丞知仙源縣主管祠廟
事再遷太常博士章獻太后臨朝召爲左正言未幾除
右司諫龍圖閣待制奉使契丹歷知青鄆徐許四州權
御史中丞後出知泰州徙徐州又徙兖州進龍圖閣學

士遷給事中復爲御史中丞寶元二年出知鄆州行至
韋城病卒年五十四仁宗思其忠特贈尚書工部侍郎
累贈司空太尉開府儀同三司
良輔字師魏勗次子仙源主簿歷大理丞太子中舍
宗愿寶元二年知仙源縣詳具宗子
聖祐天禧五年以光祿丞知仙源縣事詳具宗子
宗亮一名舜亮字君亮道輔長子嘉祐四年進士慶曆五年
以匠作監丞知仙源縣事累官中散大夫上柱國開國
伯食邑七百戶賜紫金魚袋致仕特進少師省辞舊
彥輔字德甫勗少子年十八任仙源縣主簿遷將作監

主簿告養親十五年服闋知仙源縣累官國子博士
宗顧慶曆五年以將作監丞知仙源縣
宗翰字周翰道輔次子以父任爲將作簿復登進士嘉
祐元年知仙源縣通判陵州歷夔峽轉運通判提點京
東刑獄知虔州遷司農少卿鴻臚少卿進刑部侍郎
淘嘉祐四年以屯田員外郎知仙源縣適仲舜亮見道輔墓誌銘
宗壽良輔子治平四年任仙源主簿紹聖元年知縣事
承議郎致仕
宗質從事郎仙源縣丞
若蒙熙寧元年任仙源主簿詳具宗子

若升字公漸舜亮長子元豐元年任仙源主簿歷沂州
新泰令嘗修祖廟贈朝奉大夫
若古一名傳字世文舜亮第三子宋元祐四年任仙源縣
主簿十八年改仙源縣尉建炎四年同端友扈從高宗
南渡寓居衢州率族人拜疏闕下叙家門故事知邠州
鋤强扶弱吏民畏服知陝州平陽澧沅以功進秩又知
撫州適建昌卒鬨單車往諭至則帖然進續白氏六帖
三十卷文概要紀詔送秘書省又著孔子編年三卷東
家雜記二卷杉谿集官至中散大夫贈中奉大夫年七
十五卒葬衢州府城北孝悌里

若谷字公應□次子大觀二年文林郎仙源縣丞以
右朝散郎致仕
宗哲一名若哲字公智崇寧三年補廸功郎大觀三年從事
郎兗州觀察推官政和三年仙源縣丞
端沈子宣和五年以通直郎任仙源縣丞
端問字子誠若古子宣和七年以廸功郎任仙源縣丞
歷從仕郎洪州奉新縣丞著州集
元用寶慶元年宋平山東以通直郎任仙源縣令詳具宗子

金

若鑑字公謹金天會八年以廸功郎任曲阜主簿奏免

賜田稅課
瑀字湯光皇統二年以登仕郎任曲阜主簿
瓌皇統五年以將仕郎任曲阜主簿
玫天德二年以忠勇校尉任曲阜尉
思逮字進道金世宗大定初任曲阜令歷曹州教授左
三部照磨大樂署丞轉署令太常禮儀院判進階奉直
大夫奏祖廟雅樂不備請采傳浙西造登歌雅樂三獻
法服送祖廟常著大元樂書若干卷
總大定二十二年兼曲阜令詳具宗子
克昌字肯夫太常寺禮儀院照磨武備寺知事承安二

年任曲阜令

元

元用太祖十五年木華黎平山東承制以故宋縣令世
襲曲阜令
之全乙酉年兼曲阜令詳具宗子
治中統元年以曲阜管民長官改曲阜令詳具宗子
思誠字治道治子至元二十二年襲曲阜縣尹歷官國
子監丞安慶推官知恩州湖北憲司僉事朝列大夫濮
州尹
濟字世美之全第三子延祐二年以承仕郎任曲阜縣

尹
思凱字恒道國子生至治二年襲縣尹
克欽字敬夫至元四年襲縣尹
希大字士功至正十二年以從仕郎襲縣尹十八年改
秘書郎中書省椽承直郎翰林院都事調承德郎大都
正府都事
希章字士憲至正二十三年以從仕郎襲縣尹

明

希大洪武元年以致元縣尹起改承事郎仍授曲阜縣
尹縣七年坐罪廢

克仲字剛夫洪武七年衍聖公希學同族人思矩等赴
京保舉克仲堪任知縣太祖召見命賦將山詩須史詩
成曰歷盡翠山素有名巍巍雄跨峙嶸數峯碧玉朝
天闕一帶螺屏映帝京雲霽雨晴龍虎見月籠風暖鳳
凰鳴應知聖主無彊福日聽嵩呼萬歲聲太祖大喜笑
曰莫說你別才調只這首詩也該與你個知縣做遂領
勅赴任
克僭字耕夫洪武十五年領勅赴任
希文字士別元教授洪武十七年領勅赴任
希範字士則洪武二十八年領勅赴任

克中字正夫永樂九年領勅赴任宣德元年勅封文林
郎
公鐘字聲聞宣德九年保舉除授勅封承事郎
諷字蘊伯景泰元年保舉除授勅封文林郎
公錫字賜文景泰庚午舉人天順五年保舉除授勅封
文林郎加銜兖州府通判
煥字理伯成化八年保舉除授勅封文林郎加銜兖州
府通判
希杰字士毅國子生成化二十二年保舉除授
彥士字朝陽成化丁酉舉人弘治二年保舉除授勅封

文林郎
承泗字永道正德元年保舉除授
承夏字永功國子生幼喪父彥允事母甯氏至孝奉旨
旌表正德五年保舉除授
公統字一文正德十一年保舉除授
承震字永器弘治戊午舉人嘉靖元年保舉除授勅封
文林郎
公珏字聚文國子生嘉靖十一年保舉除授勅封文林
郎
公澤字仁文嘉靖二十一年保舉除授

承業字永基嘉靖二十五年保舉除授勅封文林郎
弘鄜字以仕歲貢嘉靖四十三年保舉除授
承厚字永載彥衢子廩膳生員隆慶三年山東撫按薦
舉孝行除授
弘復字以誠廩膳生員萬曆元年撫按考選送部除授
五年考滿陞濟寧州知州九年誥封奉直大夫十四年
陞東昌府同知二十二年陞山東都轉鹽運使司同知
俱仍管縣事
貞教字[illegible]廩膳生員萬曆二十年撫按考選送部
除授二十八年改常州府儒學教授三十二年陞京衛

武學教授三十五年仍陞曲阜縣知縣裁缺尋致仕
貞叢字茂所廩膳生員萬曆二十七年撫按考選送部
除授三十一年敕封文林郎三十四年陞沂州知州四
十年陞東昌府同知四十三年陞山東都轉鹽運使司
同知仍管縣事四十七年致仕加銜運使
聞簡字臨宸廩膳生員天啓元年撫按考選除授加銜
東昌府通判
弘毅字遠舉廩膳生員崇禎二年撫按考選除授
貞堪字日生廩膳生員崇禎　年撫按考選除授
國朝
胤淳字宸淳廩膳生員順治元年衍聖公保舉吏部除
授四年加銜東昌府通判十四年加一級康熙元年加
一級六年加一級

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
述聖子思子書院在兗州府鄒縣南門外傳名中庸精
舍相傳即孟子受業處也元設山長一員明弘治十六
年衍聖公聞部奏准世以衍聖公次子襲翰林院五經
博士奉子思子書院祀事每歲春秋二祭博士赴鄒縣
主祭　國朝因之
元山長
演
思賢
明博士
聞詩字知言弘泰長子弘治十六年襲
聞禮字知節弘緒次子正德元年襲
貞寧字致用聞韶次子嘉靖二十五年襲贈衍聖公
胤桂字　尚賢次子萬曆二十二年襲
胤隆字懋德天啓四年借襲
尚達字　崇禎元年借襲
胤相字　崇禎　年借襲
胤錫字　崇禎十四年借襲
胤鈺字泗宸崇禎十六年借襲順治九年改太常寺博
士

國朝

毓麟字　順治七年借襲

毓瑛字儁石康熙　年借襲

世襲太常寺博士

先聖宰治中都中都今汶上縣也因建聖澤書院設山長一員明弘治十六年題准世以衍聖公第二子襲太常寺博士主祀事　國朝因之

元山長

思範

明博士

國朝

胤鋋字泗褒前五經博士順治九年衍聖公與燚題改

衢州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

先聖四十八代孫端友字子交宋徽宗崇寧三年襲封衍聖公建炎四年同叔父傳（一名若古）扈從高宗南渡寓居浙江衢州府西安縣遂家焉紹興二年權知郴州卒于任以姪玠嗣（按衢州府志云玠端友子）玠字錫老紹興二年授承仕郎襲封衍聖公六年詔權以衢州學爲孔氏家廟賜祭田五頃專主廟祀事子搢　搢字季紳紹興二十四年襲封衍聖公孝宗淳熙間擢知建昌軍浙東安撫使叅議子文遠　文遠字紹先光宗熙寧四年襲封衍聖公遷判吉州子萬春　萬春字耆年理宗寶慶間襲封衍

聖公歷判衢州泉州內外宗正丞子洙　洙字思魯一字景清號存齋理宗淳祐中襲封衍聖公歷判衢州吉州平江信州元世祖至元十九年召赴闕欲令歸魯洙以廟墓在衢不忍舍去世祖曰寧違榮而不違親眞聖人後也授國子祭酒提舉浙東道學校事子思許（按自端友後襲封衍聖公凡六世其罷封自洙始）思許字與道不仕子克忠　克忠字信夫明太祖授福清州學正子希路　希路字士正福州岳山書院山長子議　議字文伯子公誠　公誠字貴文鄉飲正賓子彥繩

五十九代彥繩字朝武孝宗弘治十八年衢州府知府沈杰以衢州孔子家廟自孔洙讓爵之後衣冠祭酒混同流俗奏准查勘孔端友嫡裔孔彥繩世授翰林院五經博士主奉祀事武宗正德元年吏部覆奏上從之子承美

六十代承美字永貫正德十四年襲博士初宋理宗寶祐間衢守孫子秀請建孔子家廟于郡東菱湖之上元季燬于兵火明成祖永樂間禮部尚書胡公奏遷郡城南隅崇文坊武宗正德間廟圮且隘承美請遷于西安縣儒學舊址并建博士公署大學士謝遷爲文記之子弘章

六十一代弘章字以達嘉靖二十六年襲博士子聞音

六十二代聞音字知政萬曆五年襲博士子貞運

六十三代貞運字用行萬曆四十三年襲博士子尚乾

六十四代尚乾字[illegible]年襲博士子胤楨

六十五代胤楨字維周　國朝[illegible]年襲博士

孔顏曾孟四氏學

按學魏黄初二年崇聖侯羨創建宋大中祥符二年殿中丞劭知縣事奏就廟側建學以訓孔氏子孫乾興元年孫宣公守兗請以楊光輔爲講書轉奉禮郎元祐元年設教授學録各一員元中統三年詔立曲阜廟學設教授學正學録各一員明洪武元年設孔顏孟三氏子孫教授一員用異姓學録一員用聖裔俱聽衍聖公咨部題用萬曆十五年益以曾氏遂爲四氏學云　國朝因之

宋教授

尹復泰元祐四年文潞公薦舉

金

王元佐太原府録事司人明昌時任

聶天覺兗州録事司人明昌時任

郝無咎兗州録事司人承安時任

李詡淄州鄒平縣人承安時任

管之彦夏津人泰和時任

元

楊庸進士中統時任

王席珍平陰人中統時任

張鎮導江人至元時任

王不矜奉先茌平人延祐時任

趙本立泰定時任

陳東淄州長山人泰定時任

張翰至順時任

張惟賢至順時任

蔡祐歷城人至元時任

胡復性鉅野人進士至元時任

肇字莘夫終場及第從仕郎以下九人俱聖裔世代未詳

汾由肥城教諭陞任　思賁字元道

思遵字從道累陞嘉祥縣尹

希聖字士賢陞都漕運司知事

明

顏池字德裕洪武時任

蔡平錢塘人永樂時任

文時中四川人永樂時任

張敏廣平人永樂時任

裴侃清江人宣德時任

江湜歙縣人正統時任

江永清徽州人景泰時任

田良清苑人天順時任

鄧建南城人成化時任

王珙稷山人舉人成化時任

毛憲絳州人舉人弘治時任

白歆靜樂人舉人正德時任

孫步武曲阜人舉人正德時任

李若愚濟寧人舉人嘉靖時任

鄒組餘姚人貢生嘉靖時任

孫經曲阜人歲貢嘉靖時任

王克儉寧陽人歲貢萬曆時任

譚時山海衛人國子生萬曆時任

張珂鄒縣人歲貢萬曆時任

劉敬業平陰人生員周卜世膠州人歲貢萬曆時任

王庭霑化人萬曆時任

李可大青郡人萬曆時任

馬希曾餘洮人舉人萬曆時任

馮嘉賓栢鄉人歲貢天啓時任

楊其善永年人歲貢天啓時任

吳應元烏程人歲貢崇禎時任

孫應登泰安人歲貢崇禎時任

陳[illegible]人歲貢崇禎時任

國朝

王世祿兗州人生員順治時任

崔霞生字赤城淮安人生員康熙時任

徐鵬翾字遠公泰安人生員康熙時任

沙潢字永清蓬萊人生員康熙時任

金廟學正

塘字德純金貢薦進士廟學正[illegible]州招遠縣主簿

之威字溫甫由單父教諭轉廟學正歷費鄒二縣尹

摭字伯順廟學正

思永字常道廟學正歷河南省理問東平路同知

克仁字志夫廟學正

洵廟學正轉東平路儒學教授

元量廟學正管勾祀事

元順字存之廟學錄

明學錄

克晏字堯夫儒士宣德時任景泰庚午陪祀太學後兼

孔庭族長所著有巢愚稿行世

論字經伯儒士景泰時任

克旻字舜夫儒士天順時任後兼孔庭族長

克昫字東夫儒士成化時任後兼孔庭族長

公璜字輔文號北窓迂叟儒士成化時任修理祖廟塋

寢考正家門典故有文集行于世

公杰字佐文歲貢正德時任以子彥頎貴贈武城中衛

經歷

公鉉字舉文歲貢嘉靖時任

彥衢字朝享歲貢嘉靖時任

彥佩字朝鳴歲貢嘉靖時任

承鎬字永周首貢嘉靖時任

承作字永則首貢萬曆時任

承似字■生員萬曆時任

聞諫字■首貢萬曆時任

聞評字■生員泰昌時任

弘養字■生員崇禎時任

國朝

聞然字■生員順治時任

尚璠字月懷生員順治時任

貞燦字垣三生員康熙時任陪祀觀禮加一級

貞紘字齊明生員康熙時任

尼山書院學錄

元至順三年襲封衍聖公思晦請復尼山書院至元二年左丞王懋德議設山長一員以彭璠爲之璠卒益都路馬猶子繼任後改用孔氏子孫明洪武部議仍元之舊正德二年衍聖公聞韶奏改山長爲學錄秩視國子監　國朝因之

元山長

思本字正道轉盤陽路學教授

克信字善夫由泗水縣學教諭

明山長

克綱字弘夫由豐縣學教諭陞任

明學錄

彥章字朝顯正德時任

弘鑾字以珍嘉靖時任

胤[illegible]

興榮

弘謙廩膳生員崇禎時任

胤統廩膳生員崇禎時任

聞然增廣生員崇禎時任

國朝

貞綱字　生員順治時任

興榮字荦先生員康熙時任

元年元戊寅曲阜尹克欽請建洙泗書院設山長一員以爲識達爲之後改用孔氏子孫明洪武年間部議衍聖公保舉選授正德二年衍聖公題部奏改山長爲學錄　國朝因之

元山長

演

思迅

克昌歷曲阜縣尹

希孟

明學錄

彥達字朝元正德時任

弘述字以傳嘉靖時任

弘埙字

弘顯字以印萬曆二十七年除授國子監學錄兼翰林廟學事

尚燈字　崇禎時任

國朝

尚圻字德俊生員康熙時任

國子監學正

先師三十三代孫孔德倫唐封褒聖侯于河南寧陵縣敕建祖廟賜祭田十四頃有奇明正統九年部遷廟于儀封嘉靖十四年題設國子監學正從衍聖公保舉族人之賢者咨部題用專主祀事　國朝因之

明

承寅嘉靖時任

尚林生員崇禎時任

國朝

胤齊字殿襄生員順治時任康熙時陪祀加一級

興發字省廻生員康熙時任

管勾典籍司樂

初衍聖公府止設掌書一人元延祐間衍聖公思晦以書籍音樂無司之者金穀無任出入者請設管勾典籍司樂各一員秩視國子監且給管勾印明洪武元年禮部奏准從衍聖公保舉咨部銓用　國朝因之

元管勾

簡實理

明

秦聃單縣人官生正德時任

徐雲鳳曲阜人生員正德時任

馬相曹縣人儒士嘉靖時任

任應達東阿人儒士萬曆時任

孫友穀豐縣人生員天啓時任

吳大有歙縣人生員崇禎時任

國朝

胡繞辰字象山曲阜人生員康熙時任

王國光字燦玉歷城人生員康熙時任

元典籍

明

王遴

王墉字景高完縣人官生洪武時任轉三氏學學錄

賈綱字文紀寧陽人舉人正統時任陞國子監助教

許越字節之寧陽人官生成化時任

孫世忠字良臣濟寧人生員弘治時任

柴可棟陽穀人儒士嘉靖時任

丁從蠡縣人儒士嘉靖時任

錢汝芝字瑞夫山陰人儒士嘉靖時任

汪大通永嘉人生員嘉靖時任

中茂正濟寧人生員萬曆時任

國朝

桂存正字遜菴曲阜人儒士順治時任

石琚字佩明曲阜人生員康熙時任

桂枝蕃字康侯曲阜人生員康熙時任

宋慶長字簡臣松江人生員康熙時任

元司樂
思禮聖裔
明
鍼禮濟寧人儒士弘治時任
王言國子生弘治時任
韓昱濟寧人生員弘治時任
李耕濟寧人生員弘治時任
楊泰曲阜人儒士嘉靖時任
閆巷仁太安人生員嘉靖時任
王登曲阜人儒士嘉靖時任

王滿濟寧人生員萬曆時任
秦柏東阿人生員萬曆時任
國朝
梁時任字□魚台人生員康熙時任
宋際字巍修松江人國子生康熙時任候補典籍晉階
儒林郎

林廟事
宋崇寧二年詔文宣王家選親族一名判司簿尉事此
家長之名所由來也至于舉事則佐家長督理林廟繩
愆子孫者
宋元家長
瓚字純長四十九代以白身最長授廸功郎
璨廸功郎
璛廸功郎池州石埭主簿
珉廸功郎
琬廸功郎

璋廸功郎奉南嶽祠
琯從事郎
璞改名行可廸功郎奉南嶽祠贈太子少傅
撫元武宗至大時充三氏宅
元祗
元裕前恩州教授將仕郎濟陽主簿
明
涇原名字世清元興化路學正累官翰林院檢閱官洪
武時衍聖公克堅奏為族長太祖召見應對稱旨賜藤
拐一枝面諭主領家務教訓子孫

思楷请修祖廟同衍聖公曲阜尹上表謝恩賜賚有加

思楙

克宴兼三氏學錄

克㫬兼三氏學錄

克勲

克展

希晟

希琢兼舉事

希廸

希瑄兼舉事

希瓚

希瑒

諱世宗幸學觀禮

諤

謨穆宗幸學觀禮

公寵

公寧

公舒

公源兼舉事神宗幸學觀禮

彦乾光宗思宗兩次幸學觀禮

國朝

承寅字

弘存字蘊玄歲貢新城縣學訓導

明衆事
希韶
公錄
公性
公章
承流
承荿（一日茨）
弘超
貞璘　懷宗幸學觀禮
弘顒　洙泗書院學錄

國朝
毓椐　字仲衡生員

名裔誌

叙曰吾夫子肇濬靈源俯垂神緒當其時纘服于過庭繩武于負薪者尚已三千年來昭穆之胤雲耳之孫振振翽翽要皆梧桐之新枝襄殿之似續也時中之軌固翹首莫企矣然被服祖訓漸摩家學得其一體列于四珍者代不乏人或班聯清貫白額爲能亢宗或器華明堂青箱足以秀世跣非發華譜謀冠冕宗門者乎倘不揹迹而臚列之將令賢胄齊伍于田傭鴻雋混迹于樸樕非所以昭先德而示遐裔矣詩云無念爾祖聿修厥德奕世濟美是又所望于後之幹蠱者云作名裔誌

九代樹字子文鮒幼弟兄弟自爲師友
十代隨字元路鮒子承殷後爲宋公
聚（一名彥）字子產樹子爲漢高帝都尉以破項羽功封蓼侯史所謂孔將軍居左是也謚曰夷（舊譜作惠）
十一代臧聚子嗣蓼侯歷位九卿武帝時遷御史大夫著書十篇賦二十篇
襄字子士爲孝惠帝博士遷長沙王太傅
安國字子國忠子年四十爲諫議大夫遷侍中博士臨淮太守（詳具元篇）

十二代卬字子卬安國子傳家學尤善詩禮

琳臧子嗣蓼侯

十三代驩字子仲卬子善春秋三傳爲博士終弘農太守

黄琳子嗣蓼侯後坐事失侯

茂琳子大司徒光以其祖有功德而邑土廢絶乃分食邑三百戸封爲關内侯

十四代立字子立驩子善詩書少遊京師與劉歆友善教授數百人

宜聚之玄孫爲長安公仕宣帝元康四年詔復家

捷霸次子與弟喜並列校尉諸曹

衍漢成帝時爲博士終光祿大夫

光字子夏霸少子少舉議郎歷仕成哀平三朝凡爲御史大夫丞相各再又爲大司徒太傅太師居公輔位前後一十七年凡食邑萬一千戸封博山侯王莽權盛辭位有孝經訓一卷年七十薨謚曰簡烈侯

吉臨玄孫成帝綏和元年詔求殷後分散爲十餘氏推求其適不能得匡衡梅福皆以爲宜封孔氏爲湯後從之封吉爲殷紹嘉侯三月與周後承休侯皆進爲公采地百里

十五代元字子元立子校書郎

永光兄子爲大司馬封寧鄉侯食邑千戸

壽封合意侯

放光子歷侍郎嗣博山侯

何齊吉子平帝元始四年封宋公位在三公之上食邑一千七百六十戸哀帝建平二年復益九百三十二戸

十六代建字子建元子少遊長安與崔篆友善及篆仕莽因勸建仕對曰我有布衣之心子有衮冕之志各從所好不亦善乎遂歸終於家

奮字君魚霸曾孫後漢爲武都丞遷太守賜爵關内侯以清儉聞

奇字子異奮之弟遊學洛陽博通經典尤善春秋作左氏刪

尚鉅鹿太守

安何齊子光武建武五年以殷後封紹嘉公十三年改爲宋公

十七代仁建子以文學爲議郎遷博士南海太守

嘉奮子官至城門校尉作春秋左氏說

方字廣平豫州從事

嚋字元矩爲陳國相

十八代畀仁子以學行聞三府交辟司空高第御史章帝

建初元年拜黃門侍郎典東觀事

餘嘉子南宋文帝元嘉三年詔選爲百戶掌禮器以奉

先聖祀

靖之東晉孝武帝太元十一年封奉聖亭侯奉宣尼祀晉書

隱之封奉聖侯

十九代僖字仲和章帝初拜蘭臺令史元和二年帝東狩

幸闕里祀夫子大會孔氏男子六十三人僖因自陳謝

遂拜郎中詔從還京師令校書東觀出爲臨晉令

昶字延壽魯相史

訢字定伯魯戶曹

彪字元上舉孝廉除郎中拜尚書侍郎治書侍御史博

陵太守遷下邳相終河東太守

誧字仲助魯相史

扶字仲淵漢陽嘉二年拜博士由太守爲司空

翊字元世舉孝廉拜御史遷中牟樂陽令

術字子佑魯相史

宙字季將後漢書作伷字公緒舉孝廉遷郎中令泰山都尉子七

二十代長彥僖子與弟季彥自爲師友研精文典十餘年

門會生徒數百人

季彥永初二年夏河南四縣雨雹大如斗上召見于德

陽殿問故對曰此皆陰乘陽之微也今貴臣擅權母后

黨熾陛下增修聖德慮此二者而已帝嘿然左右皆惡

之季彥曰我豈容媚勢臣而欺天子乎歸老于家

晨字伯時宙長子河南尹

融字文舉宙第六子辟舉高第爲侍御史嘗爲北海相

立學校表顯儒術薦舉賢良獻帝時論者多欲復肉刑

融建議寢之拜大中大夫曹操欲移漢鼎憚融不敢終

爲所害年五十六魏文帝深好融文辭歎曰楊班儔也

募天下有上融文章者輒賞以金帛所著詩頌碑文議

論六言策文表檄教令書記凡二十五篇

淮爲功曹吏

讚字元寶樂道不仕

文魏大鴻臚

乂字元儁魏諫議大夫

昱字元世少習家學靈帝即位徵拜議郎補洛陽令以

師喪棄官卒于家

謙字德讓宙子爲郡諸曹吏

伯序魯都督

二十一代暢建安中爲督[illegible]

毓晉征南軍司馬

郁後漢冀州刺史

恂晉東平將軍衛尉

二十二代衍字舒元毓子晉元帝引爲安東參軍專掌記室中興初補中書郎明帝在東宮領太子中庶子時庶事草剏衍經學深博又練識舊典朝儀軌制多取定焉帝與太子竝親愛之王敦惡之出爲廣陵郡守以元帝太興三年卒于官年五十三有春秋公羊集解十四卷春秋穀梁集解十四卷漢尚書十卷後漢尚書六卷魏尚書八卷漢春秋十卷後漢春秋六卷春秋國語二十

卷國志歷五卷石勒常騎至山陽敕其黨曰孔公儒雅之士不得妄入郡境

猛從王肅學

潛字兒徵先居梁國爲後漢太子少傅避地會稽遂爲山陰人

揚郁子爲博亭侯

二十三代啓衍子晉廬陵太守

竺字元慎潛子吳豫章太守

二十四代恬字公默竺長子吳侍中遷晉尚書晉湘東太守

翀竺次子吳尚書令晉丹陽太守

奕竺少子全椒令有惠政

惔宋尚書祠部郎中

二十五代愉字敬康恬子愍帝建興初始出應召爲丞相椽時年五十以莘軼功封餘干亭侯贈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諡曰貞

綮倓子秘書監徵不就

侃冲子大司農

倫奕長子晉黃門侍郎註儀禮

羣字敬林奕少子晉御史中丞

二十六代闓字須言愉子建安太守散騎常侍

汪字德澤愉子假節都督交廣二州諸軍從事征虜將軍廣州刺史

祇字承祖爲晉郡功曹吏

國字安國以字行愉第六子歷侍中太常尚書遷左僕射卒贈左光祿大夫

坦字君平侃子晉咸和爲尚書左丞遷侍中封晉安男加散騎常侍贈光祿勲謚曰簡有集五卷

巖字彭祖倫子累遷尚書左丞又以侯領尚書有集五卷

惠雲封奉聖侯聖門志

淳之字彥深粲子居會稽剡縣除著作佐郎太尉參軍並不受元嘉初復徵爲散騎侍郎乃逃于上虞界中家人莫知所之

默之粲子注穀梁春秋任廣州刺史

洗字德度有美名辟丞相司徒掾瑯琊王文學並不就

二十七代胥闓子胥尚書令

靖字季恭闓子晉察孝廉累遷尚書左僕射加後將軍宋臺初建拜侍中特進左光祿大夫辭東歸帝餞之戲馬臺武帝受命加開府儀同三司不受薨以爲贈

邁封奉聖亭侯聖門志

倈汪子江夏太守

混坦子嗣散騎常侍

道民嚴子宣城內史

福民嚴子太子洗馬

靜民嚴子散騎常侍

道隆位侍中

歆洗子吳興太守廷尉光祿大夫

二十八代祐胥子隱于四明山太守王僧虔引爲主簿不就

長公北齊文宣帝改封爲恭聖侯聖門志

靈符丹陽尹會稽太守

靈運宋著作郎

靈産道隆子光祿大夫

景煒國之孫齊散騎常侍

景進魏功曹椽

琳之字彥琳歆子好文藝累遷尚書左丞宋臺初建除宋國侍中永初二年爲御史中丞卒贈太常有文集十卷

琇之歆子爲揚州中從事

二十九代道徽祐子隱居南山豫章王辟之不至

稚珪字德璋靈産子南齊高帝爲驃騎累爲記室參軍歷尚書左丞御史中丞都官尚書散騎常侍贈金紫光祿大夫嘗上律文二十卷

深之靈符子宋大明中爲北部郎

琇之靈運子南齊寧朔將軍江夏內史

白烏魏興和三年爲鄒縣丞

靈龜後魏國子博士

滔景煒子梁海鹽令

遙之宋吏部尚書左丞

士逷琳之子揚州中從事
三十代瑧琇之子太子舍人尚書三公郎
佩遙之子廬陵王記室叅軍
瞱遥之子中書侍郎
總道徽兄子有操行除竟陵侍郎不至
碩遠鑑子後魏治書侍御史
覬字思遠士逷子宋御史中丞累遷侍中後爲尋陽王
右軍長史行會稽郡事
道存士逷子黄門吏部侍郎南海太守
三十一代休源字慶緒珮子齊舉秀才爲梁晉安王府長

史帝勅王曰孔休源人倫之表汝年尚幼當師事之常
于殿中別設一榻人不敢坐其敬禮如此歷中書舍人
尚書左丞金紫光祿大夫謚曰貞子校書七千卷有集
十五卷
幼孫瑧子梁寧遠枝江二縣王簿
虔孫無錫令
範江夏王長史後爲都官尚書
安齊碩子北齊青州法曹叅軍
四十六世孫宗範啓曠家諱疏畧宗族世有俊賢苟非
見于史冊仰思然不闕是可痛也魏晉而下逮于隋書
見紀者止百餘人按議郎傳云自霸至昱七世之內爵
位相繼□□牧守五十二人列侯七人　五十一世孫

元嘉初□□□□□中□守遂好典故學宋升明中爲齊
豫章王□□□□□□中爲太子家令又有孔嗣之字敬伯
宋時與齊高帝信爲中書舍人並非所好自廬江郡守
隱于鍾山朝廷以爲中散大夫卒又有孔僉通五經尤
明三禮孝經論語生徒數百人爲五經博士歷海鹽山
陰令太清開卒子淑玄涉文學官至太常博士僉兄子
元素亦善三禮有盛名又有孔子祛少好學耽書耕樵
勤苦自勵遂通經術累遷中書通事舍人加通直正員
郎卒于官凡著尚書義二十卷集註三十卷續朱异集
注易一百卷續何承天集禮論一百五十卷又有孔子
雲仕梁官至五經博士尚書祠部郎又有孔奐字淹源
美容止善談論仕至揚州中從事又有孔道抗直有才
藻制東都賦才士稱之又若三吳決錄卒于衛軍武陵
王東曹掾此皆開達表表者史失其世次姑附錄于此
三十二代雲童休源長子岳陽府諮議東揚州太守
宗範休源少子歷尚書都官郎司徒左西椽中書郎
奐字休文幼孫子晉陵太守文帝徵爲御史中丞累遷

中書舍人復爲中丞尋爲五部尚書加侍中金紫光祿
大夫有文集十五卷彈文四卷
穎達字冲遠（唐書本傳作仲達于志寧撰碑作冲遠于奐公同時今以爲正）安齊子隋
大業初明經高第授河南內郡博士徵赴東都令補太
學助教唐太宗時爲秦府文學館學士武德中授國子
博士貞觀初封曲阜縣男轉給事中除國子司業遷太
子右庶子兼司業與魏徵撰成隋史加散騎常侍又修
定五禮書成進爵爲子拜國子祭酒仍侍講東宮太宗
幸國學釋奠命講孝經因上釋奠頌手詔褒美又受詔
撰定易經正義十四卷尚書正義二十卷毛詩正義四

十卷春秋正義三十六卷禮記正義七十卷貞觀間以
年致仕圖形凌烟閣卒贈太常卿謚曰憲陪葬昭陵其裔在眞定府衡水縣
三十三代伯魯宗範子陳散騎常侍
紹安與子少與兄紹新俱以文辭名世隋大業末爲監
察御史唐初拜內史舍人賜宅一區詔撰梁史未成而
卒有集五十卷
紹忠字孝揚與子太子洗馬鄱陽王東曹椽
志終穎達子唐國子司業
志約穎達子朝請大夫太子洗馬禮部郎中

志亮穎達少子中書舍人
思政德仁孫端州刺史
三十四代德紹伯魯子隋秘書省正字鼎城縣丞
楨紹安次子唐進士爲監察御史蘇州長史累遷絳州
刺史封武昌縣子謚曰溫其裔在松江府華亭縣
構紹安少子蒲州刺史
惠元志絃子國子司業太子諭德
琮志約子洪州都督
三十五代昌寓字廣成德紹子唐貞觀十三年對策高第
爲膳部郎中

季[illegible]字季權愼子唐永昌元年登制科授校書郎終左
補闕
若思紹安孫早孤母褚氏躬教訓遂以學行知名累遷
給事中轉禮部侍郎出爲衛州刺史加銀青光祿大夫
歷汝州刺史太子右諭德累封梁郡公謚曰惠
仲思給事中
立言惠元子祠部郎中
愼言黃州刺史
務本滄州東光令
三十六代舜字奉先昌寓子監察御史

至字惟微若思子歷著作郎明氏族學撰百家類例
如珪務本子海州司戶參軍贈工部郎中
三十七代齊參舜子爲寶鼎令
岑父如珪子秘書省著作郎贈尚書左僕射六子載
戡戢戣威
榮唐武宗會昌二年以國子監丞授文宣公墓門忠
巢父字弱翁如珪子少時與李白韓準裴政張叔明陶
沔隱徂徠山時號竹溪六逸代宗廣德中爲左衛兵曹
參軍授監察御史剌歸汾二州入爲諫議大夫出爲潭
州刺史湖南觀察使還給事中尋兼御史大夫克魏博

宣慰使興元元年復宣慰河中為亂軍所害上聞震悼
贈尚書左僕射謚曰忠詔收河中日備禮塋祭仍授一
子正員官
三十八代文璉齊卿子兖州都督府功曹
克符齊參次子與兄克讓等事親至孝俱隱尼山
述睿齊參少子劉晏薦于代宗歷尚書司勳員外郎德
宗召拜諫議大夫以太子賓客致仕贈工部尚書
載岑父長子貞元二十年進士
戣字君嚴岑父次子德宗時登進士第為侍御史轉尚
書郎改諫議大夫累官尚書右丞改華州刺史潼關防

禦使入為大理卿遷國子祭酒授廣州刺史嶺南節度
使敬宗即位召為吏部侍郎穆宗初改右散騎常侍復
為尚書左丞數請老謚曰貞子四溫質遵孺遵憲溫裕
裔在南雄府保昌縣
戡字勝始岑父三子德宗時進士由金吾錄事遷大理
評事盧從史鎮澤潞辟為書記時從史寖驕與王承宗
田緒陰相結欲效河朔事戡諫不合謝病歸洛陽會宰
相李吉甫鎮揚州起為賓佐從史聞之怒請行貶逐憲
宗不得已授衛尉丞分司洛陽詔出給事中呂元膺不
可上曰朕豈不知哉行將用之矣未幾卒贈司勳員外

郎子溫資
惟坊齊卿子唐元和四年兖州參軍
戢字方舉岑父子明經登第為校書郎累拜監察御史
遷京兆尹出刺汝州又刺潭州湖南觀察使時兄戣為
嶺南皆居節鎮朝廷榮之入為右散騎常侍復尹京兆
歲旱文宗憂甚戢自禱曲池一夕大雨帝悅詔兼御史
大夫卒贈工部尚書子二溫業溫諒
三十九代敏行字至之述睿子元和元年及第歷拾遺補
闕起居郎諫議大夫集賢學士贈尚書工部侍郎
溫質戣子四門博士

遵孺戣子憲宗時進士終華陰縣丞
溫裕戣子懿宗時進士位左丞天平軍節度使鄆曹濮
等州觀察使咸通十年奏捐己貲修葺祖廟
溫資戡子懿宗時進士仕至太子少保
溫業字遜志戢子長慶元年進士宣宗大中時為吏部
侍郎後為太子賓客
四十代拯字弘濟策子中和三年狀元及第歷侍郎
郁字弘闊策子太子舍人
絢字成休溫質子咸通元年及第僖宗乾符三年謫丹
陽令其裔在鎮江府丹陽縣

綸字昌言咸通元年及第歷殿中侍御史戶部郎中

繻字敬夫咸通元年狀元及第

緯字化文温孺子大中十二年狀元及第校書郎歷觀察判官翰林學士中書舍人御史中丞歷吏戶兵三部侍郎從僖宗幸蜀改刑部尚書判戶部事還京遷御史大夫又從幸梁拜中書門下平章事駕還進位左僕射賜號持危啓運保義功臣食邑四千戶賜鐵券恕十死賜天興縣莊善和里宅各一區昭宗即位加司徒封魯國公兼太保乾寧中復拜司空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卒于第贈太尉

衍字温裕子咸通進士

閏戣之孫景福進士袁州刺史

絳字受文明經及第

晦字文爲一名避温業子咸通十四年明經及第歷吏部侍郎

炅字濟美後避宋諱改爲照咸通七年進士終萊州刺史

續温諒子唐僖宗文德元年調吉州推官遂家新淦其裔在臨江府新喻縣

四十一代昌明字昭儀續子光化三年進士

昌庶字幾聖炅子乾寧元年狀元及第虞部郎中

昌嗣史作崇嗣字佐化緯子進士及第終散騎常侍

昌序字昭聚瑯子進士及第終散騎常侍

邈字準之緘子乾寧五年進士終諫議大夫

遊滄州乾符令贈兵部員外郎

仲良唐莆田令卒于官今尚有世譜及唐誥刻石于縣齋朱文公熹嘗爲訂其譜宋淳祐中官割湔光書院建先聖殿又爲立聖裔莊以教養孔氏子孫五十代孫元龍嘗跋其譜云其裔在興化府莆田縣

述字彰聖郁子

四十二代莊字文愿昌庶子後晉太常少卿

愉述子同光元年避地平陽吳越王累聘不受其裔在溫州府平陽縣

四十三代承恭字光祖莊子授秘書省正字歷溢安豐二縣主簿攝節度推官入爲大理寺丞出監西京酒麴歲增課六十萬遷大理正擢庫部員外郎判大理少卿遷屯田兵部二郎中同考校京朝官課第端拱三年以爲太常少卿俄以疾求解官授將作監致仕

四十四代愿仁玉次子宋太平興國二年進士及第任尚書工部員外郎知浚儀縣河東轉運使

勗字自牧仁玉四子累官尚書工部侍郎詳其曲阜令

世基太平興國三年以鄉貢進士賜同本科出身
晃大中祥符元年以兗州參軍爲安州應城縣主簿
晁仁玉三子景德間兗州參軍
玠承恭子同學究出身爲登封縣尉
渭大中祥符元年同進士出身
四十五代延澤宜次子進士及第贈諫議大夫
延渥宜少子宋真宗東封駕幸儒廟賜同學究出身終
隰州清化令
延祜大中祥符元年賜同學究出身
延齡大中祥符元年賜同學究出身

延之憲子進士贈殿中丞
延魯改名道輔字原魯勖長子累贈開府儀同三司詳具曲阜令
四十六代宗簡太子中舍
漢英彥輔長子
宗毅彥輔子
宗旦皇祐中爲邕州司戶參軍贈太子中允
旼字寧極隱居河南龍興縣之龍山强陽城宋慶曆七
年詔賜粟帛且復其家授秘書省校書郎致仕召爲國
子監直講辭不赴遷光祿寺丞頃之起知龍興縣復辭
卒贈太常丞其裔在汝州魯山縣

舍[illegible]宜世孫左侍郎[illegible]州[illegible]水縣丞
顧且宋熙寧三年登科廸功郎泗州司戶參軍終宣教
郎
延之續六世孫慶曆二年登進士第司封郎中與周敦
頤友善卒葬廬山南豐曾鞏誌其墓贈殿中丞金紫光
祿大夫此家于淸江適與四十五世同名非一人也
四十七代傳一名若古字世文舜亮第三子官至中散大夫詳具
曲阜令
若拙字公知宗愿少子進士出身金州司理參軍
子五端問端巳端植端隱端位其裔在衢州府西安縣
若禹字器之壽張令

若架濟陰主簿
若釆廸功郎
恢宗翰子終奉直大夫
惇宗翰子終朝散大夫
忱宗翰子文林郎
恂宗翰子奉議郎
若初字公愼宗敎子進士及第
文仲字經父延之子嘉祐進士又舉賢良方正范蜀公
鎮薦于朝召試對策極言新法之害忤王安石見黜哲
宗朝累遷起居舍人拜左諫議大夫上疏論靑苗免役

等法不便遷中書舍人年五十卒有文集
武仲字常父延之子嘉祐進士禮部第一爲秘書省正
字累遷司業侍講邇英殿除起居舍人數月拜中書舍
人直學士院擢給事中遷禮部侍郎出知洪州移宣州
坐元祐黨奪職居池州卒年五十七所著詩書論語說
金華講義內外制雜文共百餘卷
平仲字毅父延之子元祐進士入史館遷京西提刑坐
黨謫知韶州又謫惠州別駕徽宗即位召遷戶部郎中
尤精史學著續世說天下號爲三孔
四十八代端節字子奇若升子以宣教郎任京東轉運司

中散大夫直秘閣提舉東嶽廟賜紫金魚袋致仕
端木字子丁初名端朝若升子爲若谷後宣和四年徽宗幸
太學御敦化堂詔大臣曰先聖後有在學者賜上舍出
身建炎四年差徽州黟縣令紹興二年召試館職歷秘
書郎著作佐郎司封員外郎終朝散郎知臨江軍家于
衢
端禀金皇統二年權襲封奉祀事請修祖廟
端修進義校尉
端巳字子正傅子侍父渡江歷官五十年終奉議郎贈
少保

端佾字子若倩子常德府錄事參軍
端植字子樹倚子寓鄂之通城民至今思之終通直郎
湖州武康縣丞家于鄂
端隱字子宣傅子紹興進士江陵府觀察推官卒于官
子萱其裔在江寧府句容縣之福祚鄉
端甫字肅之金明昌四年翰林侍講黨懷英薦于朝召
赴闕賜進士及第補將仕郎
松恢子建炎二年以宣教郎僉書泰寧軍節度判官
淵惇子元天德二年以承直郎任兖州府法曹參軍
四十九代璯字純老端節子朝議郎知和州

璩字伯秩端木子從政郎婺州蘭谿縣主簿
璪端木子金明昌四年以襲封年幼被命權管勾祀事
續祖庭廣記
璞字仲石端木子承直郎終通直郎
璹字伯堅端問子終從政郎漳州錄事參軍著吏事總
龜
璠授廸功郎終從仕郎
琰字粹老金初從事太師梁王麾下以功補忻州同知
中順大夫
璨廸功郎奉南嶽祠

萃夫廸功郎
卓會之曾孫福州閩清縣令
瓚字仲玉建炎二年侍父端愼渡江居鎭江乾道五年
錄孔子後授廸功郎
彦況平仲孫宋監南康稅院遂居吉州吉水縣
珞字仕平進士及第授江夏尉巴陵丞長沙令繼知崇
陽通判江夏郡除知制誥改江南西路茶馬官後知興
國州軍事
五十代持字季貞舊名禎襲封公玠之子廸功郎監温州天
富鹽場

擬字誠之瓚子登仕郎
折廸功郎
撥字相之瓚子將仕郎
攄字季蘊授廸功郎聖門志攄字克之修武縣尉
擢字用之金大定進士萊州掖縣令章宗以聖人後授
太學助教爲都省掾三部司正終刑部都事
元龍字季凱舊名析行可子從西山先生真德秀遊授廸
功郎饒州餘干縣主簿後爲柯山精舍山長以宣教郎
致仕贈太子少師有柯山講義論語集說魯樵斐藁春
議叢壁卒之日門弟子三百哭之私謚曰文介

扶廸功郎
揺襲封衍聖公事聖門志
掄廸功郎
扎保義校尉
揃蘭陵都監
揖字季紳蘭陵都監遷忠武
擠字器之爲開封令濟兗單宣課提領
拱字執謙豖子少孤好學篤意義方鄉黨賢之有習經
讀史各三卷錫山草堂集五卷村居雜興三卷
習周紹興十七年教授洪州文學

師古處州司戸叅軍
履矩福州羅源縣尉
履常紹興十二年以上書言事賜官終知建州蒲城縣
事四十八代孫端問跋東家古本族譜云先君有言祖塋之遺言闕里之陳蹟尚可追尋于傳聞之近獨族黨離散若其蹤跡不可得而尋余毎惜此語紹興癸亥族姪顧常調尉常山予因訪之出譜牒乃東家古本與余根系本同派流未遠且知族祖自唐季避地東嘉今八世矣衣冠未墜詩禮未撤而東家之系源尚未斬也余遂率子弟來叙少長講拜于庭以追惟先世以骨肉散亡爲恨余今幸一見豈不快哉
五十一代應選字舜舉舊名文虎攄子與弟應癸自爲師友嘉
定十二年同請鄉舉淳祐七年用四十四代世基舊例
賜同本科出身臨安府餘杭主簿

應發字機仲舊名文豹處州遂昌縣尉終隆興府武寧令
元灝提領監修
元長權主祀事提領監修
元石監修祖廟
元正封濟寧路知兗州事
應得字德夫舊名文在元龍子嘉熙二年入太學淳祐元年
駕幸太學賜同進士出身初任吉州太和縣主簿終端
明殿學士僉書樞密院福建江浙宣諭使
文樸字伯厚拱子淳祐元年及第以先聖後特授修職
郎復州玉沙縣簿尉終奉議郎知潭州湘潭縣

煥宋從事郎饒州餘干縣丞
煒慶元二年及第終太常丞兵部郎中知瑞州
文逵監溫州平陽酒稅
文善進士及第
應祥宋從政郎刑工部架閣
應禮一名大中元授登仕郎忠翊衛忠義部統制
元裕思州路學教授濟陽主簿
元敬字忠卿裔子青陽令遷興化路經歷有素王世紀
行世
元伸字信卿萊州總州二教授須城縣主簿

元誠權主祀事提領監修
文鈹寶祐二年鄉貢進士
五十二代萬齡字松年袁州路分宜縣尹
元善宋寶慶二年進士及第泰州學教授
元孚字信甫宋開慶元年武舉及第終武節大夫
元圭字君錫宋淳祐元年武舉及第歷閤門舍人知高
州肇慶府又知瓊州兼瓊莞安撫使終武翼大夫
貴修吉州永豐縣丞
夢斗字元極舊名梓景定三年進士及第臨安府教授召
試館職除秘書省正字史館校勘終承議郎通判慶元

府有尚書解愚齋文集
定國權和州含山主簿
貴明字幼聞承信郎於潛稅使
應見信州教授紹興路知事池州經歷枝江尹
之祥字吉甫大寧路教授蒲臺簿
之深主奉祀事
言贈承事郎同知兗州事
純贈承事郎濟寧路同知兗州事
萬憲元初以孔子後授湖州儒學提舉
之文權主祀事督修祖廟贈嘉議大夫禮部尚書

之容提領兼修祖廟贈文林郎汶上尹
之進林廟提領兼修祖廟
之載建寧路教授將仕郎福州路知事
之孚字顒伯濟南路教授
昭孫字鳴遠袁州路知事
之桑字毅甫歷翰林國史編修
之湡濮州教授荆山長清簿懷慶尹
之明聊城簿
之强郯縣簿臨淮尹
之熈杭州教授如皋簿雲夢尹

之敏青陽稅使
之傑溧縣教諭
之果南臺御史
之嚴盤陽路學正濟南路教授泗水尹泰安州判
貴慶字幼勉知福州福清縣
之鼐大寧路學正
五十三代道生字宗一承節郎監廣東鹽倉
鉉文林郎常州錄事參軍
遷發字君選咸淳四年及第文林郎處州軍事推官
景行字宗成咸淳三年度宗臨幸太學賜進士出身授
修職郎慶元府學教授
衍從政郎兵部架閣
淑字世儀國子助教秘書省著作郎纂修元朝一統誌
陞承事郎秘書省承務郎朝城尹贈河南江北行中書
省參知政事
楷字魯林言子常州路學教授
潾滄州教授棲霞簿濱州尹
澄省秀林廟監修贈翰林待制奉議大夫驍騎尉追封
曲阜縣子
演字德泉嘉興教授臨海簿安化尹鹽官州同知

汴提控監修
濂字景蘇嘉定教授
洙字世魯聊城簿新埜尹
滋盤陽教授漢川簿
湜順德路學錄
浩字世德渤海教諭遼陽教授鉅埜尹
淋鄒縣教諭
湶冠州學正
淯輿安教諭
淳曲沃教諭解州學正滑州簿

洽台州路教授

汭字世川紹興路知事山陰尹江西儒學提舉福建司經歷臨察御史起江浙陝西行臺都事遷江南行臺都事皆不赴

淮字世揚福州學正寧海教授湖州知事江山尹

灝廣寧學正寧海教授遂安簿

濱饒信二路學正

湘慈谿書院山長

淇字世贍廣德主簿順昌尹

涓建德路學正

瀛字世表昌國州學正湖陽尹

洧徽州學正崇山書院山長常州教授

灝東平路教授膠西主簿

潡永平教授

漳滋陽教諭兗州教授

汪隱居不仕

沂進士

濤字世平金大定元年進士授溧陽州教授陞浙省椽承仕郎吳江判

五十四代思友字[illegible]道平陰主簿陞城尹[illegible]

思進祖廟權奉祀事

思義祖廟提領

思政虞城教諭以子克中貴贈曲阜知縣

思古葛城新泰膠水教諭

思本盤陽路學教授

思恭安德主簿天長尹濟寧路同知

思履兗州學正益都路學教授東阿簿

思善濟寧路學教授太常寺太祝

思德汴梁路學教授文登簿

思膺虎賁衛學教授泗水主簿

思適恩州教授鄆城簿臨潁尹陝西儒學提舉河中府判

思迪字凝道膠西簿安慶錄事光山尹除西臺監察御史復拜內臺御史抗章奏事稱旨賜金織紋綺轉河廣都事以疾辭起爲太常禮儀院判尋陞同知本院事

思立西河尹拜御史累官正奉大夫中書參政知經筵事

思矩濟寧路學教授

思綿深澤教諭

思明阿速右衛學教授

思訥太平教諭
思用沁水教諭威州學正
思賓曲阜教諭濟寧學正
思則餘姚學正武平尹
思舉延平路學正
思吉松江教授
思宣容城教諭
思術祭陽路學教授
思貞膠西教諭
思泰登仕郎福建憲司書吏

思復海北道憲司書吏
思構睢安教授
五十五代克寬濟寧學正
克勉字嘉夫鹽山教諭
克忠字恕夫福建宣尉衛照磨
克信泗水教諭
克常典濟教諭
克綱豐縣教諭
克敬字恭夫鄆城教諭
克達聊城宣德兩縣教諭

克表讀高浙江溫州平陽縣
克溥字康夫東昌路錄事判
克義河陽教諭砲手衛教授安陸知事肥城主簿滋陽
尹
克禮寧海學正
克諒字京夫泊州路學教授
克允元氏縣教諭
克溫濟寧路學教授高密主簿
克仝淮安路學教授
克學東昌路學正

克紹字勉夫河間路學教授易子主簿無棣尹秘書監
著作佐郎大都路學提舉翰林國史待制朝列大夫
克修長蘆學正樂陵主簿
克剛晉寧路學教授
克廣衛輝路學教授邠州判無棣尹
克邁莘縣主簿
克光曲阜教諭蒙古衛教授翰林國史院典籍
克莊永平路學教授
克康翰林國史院典籍太常寺太祝
宗仁翰林國史院典籍

克純國子生
克斅國子生
五十六代希鈹檀州學正權奉祀事
希麟以子誥貴贈文林郎監察御史
希緒陪幸太學觀禮賜晏賜幣
希誼恩賜冠帶
希儆以子燮貴贈曲阜知縣
希從恩賜冠帶
希祖字士嚴遵化簿泗水尹
希英字士彥濟寧路教授

希先蒙古衛教授翰林國史院典籍新河尹
希賢壽張教諭陵州學正
希顏曲阜教諭
希曾夏邑主簿衛輝路知事
希義郯縣教諭水脂知縣
希武以子謨貴贈曲阜知縣
希恭魯府儀賓中奉大夫有聱庵詩若恐貧古等書
希遠兗州判
希說國子生
希進國子生

[illegible]七代訥字貞伯永樂戊子舉人己丑會試副榜仁宗
特授右春坊左中允遷大理寺左評事改授南道監察
御史巡按江西遼東終河南按察司僉事嘗著中庸補
註三篇進呈上嘉之賜四書五經各一部有舞雩春咏
集二十卷
信字忠伯永樂丁酉舉人以子公恂貴封禮科給事中
加大理寺左少卿
諗景泰癸酉舉人宿州訓導
謳景泰丙子舉人崞縣訓導國子監學正潞府長史
訖成化丁酉舉人河間知縣

詳字文伯魯府儀賓中奉大夫
誠以子公禮貴贈詹事府主簿
詮以子公錫貴贈曲阜知縣
訶恩賜冠帶
諳字馭伯英山縣丞
謙恩賜冠帶
該恩賜冠帶
[illegible]景泰應詔觀禮賜幣
諷以授南城兵馬副指揮
[illegible]

詔恩賜冠帶賜禮幣
詔陪祀賜宴賜衣
詔恩賜冠帶
五十八代公𬭩字節文宣德乙卯舉人徐州訓導國子監
學正詹事府主簿
公鏞永樂辛卯舉人
公怡字友文天順己卯舉人
公恂字宗文景泰甲戌進士禮科給事中陞詹事府少
詹事改大理寺左少卿復少詹事兼左諭德出知漢陽
府復南京少詹事進階中憲大夫卒于官賜祭

公才成化癸卯舉人江都知縣兵部主事調大名通判
和州知州陞山西按察司僉事
公森成化歲貢延津知縣
公潤成化歲貢桐鄉縣丞
公華字寶文成化歲貢苑馬寺丞
公仲成化歲貢建昌縣丞
公玘弘治歲貢南陵知縣湖州同知
公戩嘉靖歲貢吳江訓導
公綬以子[illegible]貴封[illegible]知縣
公者[illegible]賜宴賜衣

公稀成化陪祀賜宴賜衣本年淮南大稔公稀輸麥千
斛佐賑於官當道義之奏授承仕郎七品散官歲給輿
皂肉米
公尹弘治陪祀冠帶賜宴賜衣
公璆恩賜冠帶
公緯恩賜冠帶
公悅恩賜冠帶
公田正德六年田妻顏氏被流賊執不屈而死遺子彥
敝尚幼或勸田繼娶田曰有妻就義以全名有子繼身
以承祀足矣遂終身不娶

公蒙恩賜冠帶
公章恩賜冠帶
公珍恩賜冠帶
公舉嘉靖陪祀賜宴賜衣
公貞嘉靖陪祀賜宴賜衣
公瑚山陰縣丞
公軻卜居泗滸徜徉自適所著詩文累若千言
公晉有女年十七為流賊所執義不受辱賊支解之奏
聞旌表
公壽妻宮氏[illegible]十二年旌表

公係妻顏氏十八歲夫歿事翁姑四十餘年教子義方
奉詔旌表
五十九代彥麒景泰丙子順天舉人歷桐城盂璧兩縣知
縣彥麒一作彥麟
彥䘵字朝庸成化戊子舉人裕州知州
彥悌國子生
彥禱公郁次子國子生蚤卒妻楊氏年二十有六自縊
于室女僕救之得不死清節愈勵正德間奏聞旌表
彥述國子生澤州判
彥禮弘治恩貢阜城縣丞

彥鵬弘治歲貢崇慶吏目
彥儲字朝祚成化歲貢
彥組成化歲貢吳江縣丞
彥雲弘治歲貢閿鄉訓導
彥珣弘治歲貢莊浪衛教授
彥健正德歲貢舞陽訓導
彥珩正德歲貢羅山教諭
彥琣嘉靖歲貢
彥倬字朝德嘉靖歲貢定海訓導高陽教諭
彥頤嘉靖歲貢建德訓導

彥詔嘉靖歲貢臨洮衛教授
彥碓嘉靖歲貢繁峙知縣
彥碩嘉靖歲貢榮澤知縣陞懷慶通判
彥嗣嘉靖歲貢
彥生字朝仁歲貢
彥章嘉靖歲貢
彥隆嘉靖歲貢周府教授
彥鳳崇禎陪祀冠帶
彥湯隆慶歲貢
彥津萬曆選貢陝州訓導德府教授

彥學以子承業貴贈曲阜知縣
彥道以子承倜貴贈保定知縣
彥敕以子承先貴贈高陽知縣
彥廸恩賜冠帶
彥綸成化陪祀賜宴賜衣
彥紳弘治陪祀賜宴賜衣
彥佑恩授西城兵馬副指揮嘉靖陪祀
彥滌恩賜冠帶
彥洲生員恩授冠帶
彥讀字[illegible][illegible]臨賊正德

彥翫字朝則縣府儀賓

彥詰妻王氏年二十五歲詰卒守節七十七年訓子承英孫弘復各成名壽百有二歲

六十代承節恩賜冠帶

承懋恩賜冠帶

承演國子生

承漢國子生

承山國子生

承復字永靜國子生安陸衛經歷

承朴字永厚成化歲貢石樓知縣

承審生員恩賜冠帶

承寧恩授西城兵馬副指揮

承緒字永紹弘治歲貢湯陰主簿

承紹字永恩正德歲貢

承浦正德六年流賊犯闕里浦抗義拒之與妻王氏皆被害奉詔旌表

承瑀字永珮嘉靖歲貢平鄉知縣

承槩嘉靖陪祀賜宴賜衣

承諭字永聽嘉靖歲貢盧龍訓導

承亮字永寅嘉靖歲貢聞封教授

承鍚字永循嘉靖歲貢

承深嘉靖歲貢隴州學正

承貞嘉靖陪祀賜宴賜衣

承禮字承和嘉靖歲貢舞陽主簿

承學字永聚嘉靖歲貢沛縣主簿

承尹嘉靖歲貢

承蒲字永瑞嘉靖歲貢應天訓導

承前字永進嘉靖歲貢嘉壽訓導

承元隆慶陪祀賜宴賜衣

承顏隆慶陪祀恩賜冠帶

承宇隆慶陪祀賜宴賜衣

承賡隆慶陪祀冠帶

承先字永裔隆慶歲貢高陽知縣

承僩字永冠隆慶選貢保定知縣荆府長史

承茹字永棠隆慶歲貢江華教諭魯府紀善

承堵萬曆歲貢大名教授

承季萬曆歲貢章丘訓導

承仍萬曆歲貢蒙陰訓導

承熊萬曆歲貢大寧都司教授

承紀萬曆[illegible]貢[illegible]教授

承鏞萬曆歲貢
承祚恩賜冠帶
承月恩賜冠帶
承冉宜興主簿
承霈字永孚魯府儀賓亞中大夫
承渠字永浚魯府儀賓
承烟魯府儀賓
承正字永貞魯府儀賓
承鈞以子弘毅貴封曲阜知縣妻門氏年二十一歲夫
殁守節五十餘年奉詔旌表

承懿字永叔自幼好學著闕里文獻錄四卷檇李聯編
承[illegible]以子弘復貴贈曲阜知縣

六十一代弘知國子生
弘幹承懿子國子生爲府審理進階奉議大夫著孔門
僉載八卷淳龍風咏談柄聖蹟圖聖賢圖像等書
弘仁嘉靖陪祀賜宴賜衣
弘器嘉靖陪祀賜宴賜衣
弘鐸字以魯嘉靖歲貢廣信推官
弘川字以東嘉靖歲貢衡水教授封丘知縣
弘毅字以遠嘉靖歲貢南皮訓導桐廬教授
弘中字以性嘉靖歲貢
弘感字以德嘉靖歲貢如皋知縣
弘申字以重嘉靖歲貢應天教授襄陽通判

弘綿字以延嘉靖歲貢交河主簿
弘立隆慶陪祀冠帶
弘禮武進縣丞
弘豆字以學魯府儀賓
弘碏字以斧魯府儀賓奉訓大夫
弘湯字以新魯府儀賓
弘熺字以彰魯府儀賓中奉大夫
弘實貧而[illegible]孝父卒廬墓三年毋卒亦如之
弘煦隆慶歲貢

弘和萬曆歲貢崑山縣丞
弘昇萬曆歲貢觀城教諭
弘閏萬曆歲貢長清訓導
弘典萬曆歲貢博平教諭以子聞定貴封承德郎大名
通判
弘衍萬曆選貢建平知縣
弘猷萬曆歲貢招遠訓導以子聞儒貴封曲阜知縣又
以聞籍貴贈吏部考功主事
弘賓萬曆歲貢滎澤教諭
弘森萬曆歲貢丘縣訓導

弘韻萬曆歲貢太平教授
弘轉承厚子萬曆歲貢
弘山以子聞詩貴封吏科給事中妻陳氏年二十一歲
夫歿守節五十餘年奏聞旌表
弘侃以子聞譔貴贈行人
弘願天啓選貢高陽知縣
弘蓁萬曆歲貢衡府教授
弘毅崇禎陪祀冠帶
弘化生員崇禎陪祀

六十二代聞義嘉靖陪祀賜宴賜衣
聞詩嘉靖己酉舉人
聞達嘉靖陪祀賜宴賜衣
聞詩字韞吉天啓壬戌進士中書舍人吏科給事中禮
科右給事中
聞譔字文伯天啓壬戌進士行人禮部主事
聞籍字彝維天啓乙丑進士行人歷南京吏部主事陝
西布政司參議
聞檀萬曆戊午舉人
聞黨天啓丁卯舉人

聞教國子生婺源主簿承天經歷
聞慶天啓陪祀冠帶
聞艷天啓陪祀恩貢
聞讀天啓陪祀恩貢新鄭訓導
聞炳隆慶歲貢
聞德萬曆歲貢壽陽知縣
聞敦萬曆歲貢宜城教諭
聞仕萬曆歲貢
聞秀萬曆歲貢萬泉教諭
聞定萬曆[illegible]四川提舉

聞七萬曆歲貢遼州判官
聞弩萬曆歲貢平原教諭
聞古萬曆歲貢寬奠衛教授
聞謹萬曆歲貢利津教諭陞太原左衛經歷
聞謙萬曆歲貢涉縣知縣
聞武萬曆歲貢武城訓導
聞优萬曆歲貢恩縣訓導
聞宥萬曆歲貢
聞祉萬曆歲貢
聞俊崇禎陪祀恩貢
聞海崇禎恩貢武邑訓導
聞諒萬曆歲貢新城教諭
聞爟以子貞教貴封京衛武學教授
聞翰字知書魯府儀賓朝列大夫
聞聘字知用魯府儀賓奉訓大夫
聞儒字知學魯府儀賓朝列大夫
聞憲字知章魯府儀賓亞中大夫
聞論字知教事父弘文至孝嘉靖六年旌表
聞訓妻顏氏年十七未字夫歿自縊萬曆四十年旌表
聞詮以子貞叢貴贈沂州知州

聞典字[illegible]舉人

六十四代尚鉞天啓甲子舉人淮安同知
尚則字準之崇禎庚辰進士全椒知縣
尚孝萬曆歲貢博平教諭
尚觿崇禎陪祀恩貢撫州通判
尚遜崇禎陪祀恩貢潞安通判
尚燁萬曆歲貢
尚文萬曆歲貢滎陽教諭
尚炳萬曆歲貢青州訓導
尚象萬曆歲貢
尚璉萬曆歲貢

尚標崇禎陪祀恩貢膠州訓導
尚鍒以子胤淳貴贈曲阜知縣加銜東昌通判
尚倫字俞心監貢
尚燃順治陪祀恩監
尚瑀順治陪祀恩監
尚經順治陪祀恩監
尚義國子生候選縣丞康熙陪祀
尚喆字吉人康熙陪祀恩監
尚鉻字[illegible]康熙陪祀恩監
尚鉦字[illegible]康熙壬子舉人

尚揚監貢
尚恒監貢
尚瑒監貢

六十五代胤棐崇禎丁丑進士曲州知縣

胤檖字心一順治丙戌進士巡按蘇松御史整飭大名道按察司僉事

胤洪字渤若順治陪祀恩監

胤劭順治陪祀恩監

胤璐字廷玲國子生康熙陪祀

胤紓監貢

胤鉉監貢

胤炳字[illegible]舉人

六十六代興訓字覺所拔貢歷官贑州[illegible]

興誨生員崇禎陪祀

興義順治陪祀恩監

興洪字涵萬[illegible]曲州知州江鎮道僉事

興詢字綸宣康熙陪祀恩監

興謨字丕顯康熙陪祀恩監

興璟字[illegible]康熙陪祀恩監

興範字[illegible]康熙陪祀恩監

興言字景昌康熙己酉舉人

興釪字森庵康熙庚戌進士翰林院庶吉士

興詔字綸錫康熙恩監歷官刑部郎中

六十七代毓喬字■■舉人

毓珍字■康熙陪祀恩監

闕里廣誌卷之十一

賢裔誌

叙曰日月經天五星留其躔度漢高受命蕭曹紀其世家寶以存羽翼之功豈止推屋烏之愛素王挺生顏曾具體道亞生知照鄰殆庶同時有禦侮之傑後起有私淑之英比無異燧人之明由軒皇之力牧也顏氏配享肇自漢代曾仲從祀實惟唐時孟子亞聖見推宋室後嗣在魯咸爲素臣明時詔四配之裔並以五經博士奉祀祟禎時衍聖公奏以仲氏子孫比擬三氏列爲四家前有名賢固闕里之高弟後有世祿亦上公之附庸也家牒具在敢用備書至若冉閔端木言卜諸賢或歸吳返衛隔遠聖居或緒裔式微世次莫紀耶古軫懷徒滋悵望幸有存者其忍忘之作賢裔誌

復聖顏子宗系

二代歆字子林魯大夫子儉塋顏子墓東十餘步元泰定三年從祀復聖廟

三代儉魯大夫子威元泰定三年從祀復聖廟

四代威魯下大夫子芃

五代芃魯下大夫子億

六代億魯下大夫子岵

七代岵魯下大夫子卽
八代卽字伯伷秦大夫子礬
九代礬泰舍人子産
十代産項羽聞其名聘之不受子異
十一代異字世仁漢大夫子悉
十二代悉漢卿士子逵
十三代逵漢大夫子肄
十四代肄一作肆書傳作驪 字季逵漢武帝時尚書郎會稽都尉
子衷
十五代衷一作忠 郡工曹從事璽令子凱

十六代凱字季卿張禹薦于朝爲安成太守子邃
十七代邃字景深郡上計吏子俞
十八代俞字茂宗州舉茂才子緯
十九代緯字參道爲太守子準
二十代準始仕爲從事復高尚不仕子阮
二十一代阮字懷珍舉有道爲著作郎子亮
二十二代亮字世明爲郡督郵子敫
二十三代敫字士榮州舉茂才至御史大夫子二斐盛
二十四代斐京兆尹有善政子二欽歆俱無後
盛字叔臺一字叔鑒 漢尚書郎魏歷青徐二州刺史關内侯
子欽
二十五代欽字公若歷東中郎將司馬大中大夫東莞廣
陵太守給事中封葛繹縣子子二默閔
二十六代默字靜伯汝陰太守護軍將軍給事中襲葛繹
縣子子三識肇舍識肇俱無後
二十七代舍字弘都尋光祿大夫子三毳謙約
二十八代毳字君道晉侍中光祿勳子三綝綸暢
二十九代綝字文和州西散騎都尉西平縣侯子靖之
三十代靖之一作靜 字茂宗西中郎行參軍宣城太守司徒
諮議御史中丞子騰之

三十一代騰之字弘道善草隸書有風格歷州西曹主簿
度支校尉治書御史巴陵太守子五輿之炳之
三十二代輿之安寧太守子登
炳之字叔豹以能書稱歷韓國江夏王參軍奉朝請員
外散騎常侍子見遠
三十三代登字康之梁鄱陽王府郎中令無後
見遠字見遠歷安城王侍郎征西參軍治書御史兼中
丞子協
三十四代協字子和湘東王右常侍領西記室子四之儀
之推

三十五代之儀字子升周麟趾學士御史大夫平陽縣公

子二邈昶無後

之推字子介隋太子文學子思魯

三十六代思魯字孔歸唐儀同泰府記室子師古

三十七代師古唐秘書監銀青光祿大夫弘文崇文兩館

大學士子趨庭

三十八代趨庭字茂實文皇帝挽郎朝散大夫職方郎吉

州刺史子尚賓

三十九代尚賓右率府親衛鄜州司功監州錄事下邽令

子禺

四十代禺子迢

四十一代迢子傳贊

四十二代傳贊子旻

四十三代旻子五長無後次君佐君雅

四十四代君佐金鄉丞子文威

君雅子二文蘊文鐸

四十五代文威五代時隱魯之嶧山號虛中先生文集傳

於世子承祐

文蘊鄉貢進士子涉

文鐸贈太常卿平原郡節度副使子衎

四十六代承祐子二長崇德無後次仲昌

涉鄉貢進士子四匡朗匡畧匡美匡贊俱無後

衎字祖德戶部尚書子檉

四十七代仲昌淳化二年講五經賜第仕終南京判官以

曾孫岐任執政贈太子少保子太初

檉父任爲巡官子端

四十八代太初字醇之南京國子說書子復

端祥符元年帝行幸曲阜以兗國公後特授郊社齋郎

終桂陽司理子繼

四十九代復字長道國子祭酒子六嶢岐崳嵥岹嶕岐字

夷仲官至門下侍郎兼資政殿大學士正奉大夫魯郡

侯自嶢以下子孫俱扈從高宗南渡

繼進士世居陋巷故宅子昌

五十代昌子摯

五十一代摯子价

五十二代价子順

五十三代順子寶

五十四代寶子椿

五十五代椿中書工部劄付監修祖廟提領子之美

五十六代之美字宗德天成縣教諭益都學正廬州路教

授歷山陽縣主簿文林郎東明縣尹子池

五十七代池字德辭宣德府教授明洪武十五年以三氏學教授主奉祀事子二希幹

五十八代希字克膺主奉祀事子希仁

五十九代希仁字士元號景哲正統十一年欽定主奉祀事子三議議淪

希恵景泰二年行取復聖公子孫特授翰林院五經博士後以不係嫡派罷襲

六十代議字定伯以希仁長子天順壬午授翰林院五經博士世襲主奉祀事成化元年賜第於東安門外入覲馳驛定爲常例子三公鉉公銅公鋮

六十一代公鉉字宗器襲博士子五重德重禮重道重賢重式

六十二代重德字尚本號西莊襲博士子從祖

六十三代從祖字守嗣襲博士無後

肇先字啓源號克復重禮長子襲博士子嗣慎

六十四代嗣慎字用脩號敬亭襲博士子三胤宗胤祚胤祿

六十五代胤宗號養蒙未襲卒子二伯貞伯廉

胤祚字永錫號祈吾襲博士及伯貞長讓職致仕

六十六代伯貞字叔節號建中襲博士子光魯

伯廉字叔清以兄伯貞子幼代襲博士

六十七代光魯字[illegible]襲博士子二紹統紹緒

六十八代紹統字[illegible]襲博士無嗣

紹緒字[illegible]襲博士　國朝順治元年襲職如故子懋衡

六十九代懋衡字向九襲博士康熙八年陪祀觀禮加一級

宗聖曾子宗系

二代元與其弟華申俱從祀萊蕪侯廟子西

三代西從祀萊蕪侯廟子欽

四代欽子昇

五代昇子羨

六代羨子遐

七代遐子二偉盈

八代偉漢尚書令子樂

九代樂漢山陰縣都鄉侯子宛

十代宛子二旃光

十一代旃子嘉

十二代嘉子二寶項

十三代寶漢武威太守車騎侍郎子琰

十四代琰子據

十五代據西漢末避王莽之亂挈族南遷散居江西永豐

廬陵諸郡子二闕瑒

十六代闕子植

十七代植子耀

十八代耀諫議大夫子培

十九代培子德

二十代德子珣

二十一代珣子濱

二十二代濱景陽侯子梓

二十三代梓子緦

二十四代緦鎮南軍司馬子端

二十五代端子二鉉道始

二十六代鉉子海

二十七代海子二横琦

二十八代横子輿

二十九代輿子隆

三十代隆子鈞

三十一代鈞子謀

三十二代謀子丞

三十三代丞子三珪篤畧

三十四代珪子寬

三十五代寬子莊

三十六代莊唐侍御史江州都押衙子虔

三十七代虔唐御史大夫子二偉騈

三十八代偉御史大夫吉州都押衙子輝

三十九代輝吳散騎常侍鎮南節度銀青光祿大夫同子

祭酒兼御史中丞上柱國十五世孫棨登永樂甲申狀元弟洲中永樂辛卯江西解元壬辰進士
耀騎子拜眞州刺史子崇範
四十代崇範南唐郡侯賈臣皓薦爲太子洗馬東宮使子
延膺
四十一代延膺廢授部驛使兼資庫使太宗陞左班殿直
果州兵馬都監子五碩頻項顯頎
四十二代碩淳化三年登第黃州從事南雄州軍事判官
榮州觀察判官朝奉郎大理丞子承昌
四十三代承昌子萬敵

四十四代萬敵子公整
四十五代公整子九思
四十六代九思子文傑
四十七代文傑子好古
四十八代好古子尚忠
四十九代尚忠子敬父
五十代敬父子元德
五十一代元德子价翁
五十二代价翁子汝霖
五十三代汝霖子宗文

五十四代宗文子利賓
五十五代利賓子輔志
五十六代輔志子德昇
五十七代德昇子喬用
五十八代喬用子質粹
五十九代質粹生長於江西吉安府永豐縣明嘉靖十二
年詹事府掌府事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顧鼎臣
奏准以曾子孔門大賢不可無後禮部咨行江西撫按
官督同布按二司保勘質粹起送回籍徙居山東兗州
府嘉祥縣以衣巾主奉曾子祠墓祀事嘉靖十八年授
翰林院五經博士世襲子昊

六十代昊未襲卒子繼祖
六十一代繼祖字繩之少病目兼以父祖連喪未請襲職
時江西貢生曾衮奏下禮部務格不行後歷湖廣攸縣
知縣貪贓敗遂謀襲職繼祖具奏該吏科都給事中劉
不息湖廣道御史劉光國等參勘得嘉靖十二年間江
西提學副使徐階面審曾嵒與弟曾衮俱稱生長南方
不願北徙載在江西布政司回咨惟曾質粹欣然請行
乃得結勘起送到部以衣巾奉祀數年始得蒙特恩授
以世官是曾子千數百年以來無後而有後自質粹始

宗曾子之後千數百年以來無官而有官守[illegible]始
也承祧已定事奚可疑又查得吏科給事中李盛春原
論曾衮不可襲爵五議乞行勘究改正族譜曾質粹之
後將曾衮削奪官爵命回原籍於是繼祖得仍舊主奉
祀事子二承業承祐
六十二代承業字洪福號振吾襲博士子弘毅
六十三代弘毅字泰東襲博士子三聞達聞迪聞道
六十四代聞達字象與襲博士　國朝順治元年世襲如
故子四貞豫貞泰貞震貞[illegible]
六十五代貞豫字慶埜襲博士

亞聖孟子宗系

二代仲子嘗從學於公孫丑 趙岐以爲孟子之從昆弟未可考也
三代睪
四代寓
五代舒漢高祖時爲雲中太守
六代之後
七代昭漢博士
八代但漢武帝時爲太子門大夫 漢書作穎川人
九代卿漢武帝時爲太傅 漢書作東海蘭陵人
十代喜字長卿父卿以禮經春秋煩雜乃使喜從田王孫
受易漢宣帝舉孝廉拜爲郎遷曲臺署長所著周易章
句十卷
十一代鉉
十二代興仕漢爲尚書
十三代嘗字伯周漢章帝時策孝廉舉茂才拜徐令遷合
浦太守 後漢書曰會稽上虞人其先三世爲郡吏伏節死難
十四代展字君誠
十五代稹漢桓帝時爲濟陰太守靈帝中進太常熹平六
年轉太尉 漢書作河南人
十六代敏字叔達三公俱辟並不就 漢書作鉅[illegible]人

十七代光字孝裕漢靈帝末爲講部吏昭烈定蜀拜爲議郎與許慈等並掌制度後主踐祚爲符節令屯騎校尉長樂少府遷大司農蜀志作河南洛陽人

十八代康字公休魏明帝時爲散騎侍郎正始中出爲弘農太守嘉平末徙渤海太守徵入爲給事中散騎常侍遷中書令後轉爲監封廣陵亭侯著漢書音義九卷魏略作安平人

十九代宗字恭武嘉禾中爲臨池司馬遷吳令太傅至孝永寧中遷光祿勳御史大夫寶鼎三年進爲司空吳錄作江夏人

二十代桓晋惠帝時爲廬陵太守

二十一代觀字叔時晋惠帝時爲殿中郎後爲黃門侍郎晉書作渤海東平人

二十二代嘉字萬年舉秀才爲安西大將軍庾翼府功曹再爲江州別駕巴丘令征西大將軍譙國桓溫參軍奉使京師除尚書刪定郎不拜陶淵明傳作武昌新陽人宗之曾孫與晉書同

二十三代懷玉居京口晋末孫恩叛宋高祖劉裕伐之以懷玉爲建武司馬功封鄱陽縣侯食邑千戸高祖鎮京口懷玉爲鎮軍參軍下邳太守義熙三年出爲寧朔將軍西陽太守又封陽豐縣男食邑二百五十戸復爲太

府咨議參軍征虜將軍八年遷江州刺史卒追贈平南將軍宋書作平昌安丘人

二十四代表字武達仕南齊爲馬頭太守元魏太和十八年歸魏孝文帝除輔國將軍南兗州刺史領馬頭太守賜爵譙縣侯鎮渦陽封汝陽縣開國伯食邑五百戸遷征虜將軍濟州刺史爲散騎常侍光祿大夫進號平西將軍世宗末降平東將軍濟州刺史卒贈安東將軍兗州刺史謚曰恭北史作濟北蛇丘人

二十五代斌事元魏孝文帝爲右丞

二十六代威字能重永平中爲龍驤將軍出使高昌還遷城門校尉直閤將軍進散騎常侍加平北將軍光祿大夫復加撫軍將軍普泰中除大鴻臚卿尋加驃騎大將軍左光祿大夫卒贈使持節侍中本將軍都督冀瀛滄三州諸軍事司空公冀州刺史魏書作河南洛陽人

二十七代絢

二十八代儒

二十九代景隋煬帝時爲鷹揚郎將

三十代善誼隋恭帝時爲河內通守

三十一代詵唐高宗朝擢進士第累遷鳳閣舍人武后時出爲台州司馬遷春官侍郎相王召爲侍讀拜同[illegible]

史神龍初致仕居伊陽山其居爲子平里唐書作汝州梁人

三十二代大醼唐玄宗時屢召不就隱王屋山

三十三代浩然隱鹿門山年四十乃游京師嘗于太學賦詩一座嘆服無有能抗張九齡王維雅稱道之唐書作襄州襄陽人

三十四代雲卿唐肅宗朝爲校書郎

三十五代華唐德宗朝爲檢校兵部郎中兼侍御史按三遷志以孟郊爲世系殊誤今依家譜及石刻正之

三十六代常謙唐德宗朝爲義成軍中軍兵馬使憲宗加朝議大夫安州刺史仍加侍御史安州防遏兵馬使兼

柳州司馬

三十七代遵慶

三十八代琯唐元和末屢薦不仕

三十九代方立唐僖宗朝爲昭義節度留守

四十代承誨後晉少帝時爲太府卿

四十一代漢卿一作漢瓊後周世宗時爲左羽林大將軍

四十二代貫

四十三代昶

四十四代公齊避亂東山

按于文定公聖里志論曰自孔中丞守兗求得孟氏之後不聞顯者以今宗系所刻盡引漢魏以來名人比其世次類後人附會爲之存而闕其文亦傳疑之義云耳而考之諸史本傳亦多係籍他方假而可疑者頗世代綿遠陵谷變遷或板蕩倉皇而頓與遠志或弁州成故而遠役宗國如近代孟之訓且流離于芒刹之間以此推往槩可知已且浩然詩有惟先是鄒魯之句常謙系銘柳子厚首系之以鄒仲孫氏又曰軻儒紹聖則籍雖非鄒其爲孟子之後何疑焉是故傳譜所存即世次傳承不無狐猎亦未可盡訾以附會也自此之後則表章歷歷無容置喙矣

四十五代寧宋仁宗景祐四年孔道輔薦授鄒縣主簿人後謂之中興祖　子二堅存

四十六代堅徐州知州

四十七代寬

四十八代欽

四十九代津

五十代德義登進士第授魚臺縣尹不就

五十一代允祖

五十二代惟恭字彥通主祀事元大定五年中書撥付祭田以頃計者三十官錢以緡計者三千有奇收貯買粒具籩豆罍洗備春秋奠以其贏行貸計其子母所入次第興創正殿塑亞聖像建兩廡作櫺星門重三門搆講堂西齋神廚庫房繚以周垣約百餘丈築斷機堂于中庸書院之西北甃曝書臺又刻加封亞聖制碑及宗枝圖林廟碑大小凡三十餘焉

先賢仲子宗系

二代子崔因衛亂時父折股被其傷欲報父仇告於孔子孔子曰行矣遂與狐黯戰而亦無嗣

啓子崔弟也年十三奔母喪號泣莊公憫焉賜骸給資葬于澶淵之北既畢還卞後八年母顏氏卒奉棺詣澶淵合葬復歸卞生子庌

三代庌子稱乾

四代稱乾子發志發意

五代發志子承祖

六代承祖子繼立

七代繼立子羨墻

八代羨墻子隆

九代隆習儒業時秦焚書坑儒隱於嶧山嶮年還卞子二勃勁績

十代績子二光述

十一代光字公亮漢爲右扶風子二洪禮洪仁

十二代洪禮子經

十三代經子仲醴

十四代仲醴子二玄閒

十五代玄孝[illegible]氏[illegible]朝[illegible]旌表其門子謀

十六代謀子二世德世昌

十七代世德漢赤眉亂世昌暨子胥及子難世德與妻黃氏逃於延就亭後改名楊坊村即今之仲家淺此仲氏始遷之祖 子馳

十八代馳子須

十九代須號雙鶴子靈臺

二十代靈臺子二時興時鳴

二十一代時鳴漢舉孝廉子强

二十二代强子二淇泉

二十三代泉聖門志作呆東晉爲尚書子戩

二十四代戩子慶

二十五代慶子二鎧釗

二十六代鎧子滸

二十七代滸隱嶧山石鼓洞子晉昭

二十八代晉昭子浩

二十九代浩子海

三十代海子遠

三十一代遠性剛直時謂之小子路子二愚恩

三十二代恩子二孝游孝俊

三十三代孝俊隋爲汝南郡主簿子二在有

三十四代在子二倬陵

三十五代陵唐舉賢良擢爲常侍子文
三十六代文唐賀知章介任城見而異之詢其家世遂爲
建廟於横坊村俾奉祀事此任城廟祀之始後人號爲中興祖子闢
三十七代闢子駕
三十八代駕子二俟倏
三十九代俟子牘
四十代牘子皃久
四十一代皃久重修祖廟子運
四十二代運子二國使國聘
四十三代國聘子永宗

四十四代永宗子簡
四十五代簡宋眞宗時舉進士累官刑部郎子勵
四十六代勵子懋
四十七代懋子二爽潔
四十八代潔子虔
四十九代虔北兵南下虔與族人避難于南陽湖金主有
詔求聖賢後虔歸守廟宇子衍
五十代衍子偒
五十一代偒子二集鹿
五十二代集子福

五十三代福子六旺義禮德七兒九兒
五十四代義明永樂二年重修祖廟子四伯安伯能伯敬
伯亨
五十五代伯安子四也聚桂椿
五十六代也子三俊爽孜
五十七代俊子五貫傚龍本朋
五十八代貫字微之子四蘭萍蒿莽
五十九代蒿字旭谷萬曆十九年泗水令譚好善建廟于
泗子四九衢九卿九州九城
六十代九卿字一相號西圃奉祀生員贈翰林院五經博

士子二子陛子廷
六十一代子陛字玉鉉崇禎十六年太子太傅襲封衍聖
公孔胤植太子太保吏部尚書李遇知奏授翰林院五
經博士 國朝順治元年隨衍聖公入 朝世襲如故
子二秉貞秉敬
六十二代秉貞字含可襲博士

藝文誌

敘曰班孟堅志藝文以仲尼弁其端豈不謂六經之昭垂為萬古文章之祖乎晚世末學縱欲抽芬芳于講壇振金石于宮墻是爝火爭明于暘烏蹄涔馳騖于海若矣然奎衛王文章之府洙泗實風雅之基而曰文不在茲豈其然乎是故玉音遣告璽書褒旌則九重之綸綍所當寶也貞珉所鐫皂囊所封則紀載敷奏之章所當錄也頌功美德考實定名典夫揚靈弔古則詩賦贊銘之類不可遺也大都思緒雲褰詞鋒景煥允矣六經之鼓吹千秋之事業也若夫摛藻繪于壇場競品題于縹素非所語于闕里之庭矣作藝文誌

詔

魏文帝黃初二年詔曰昔仲尼稟大聖之才懷帝王之器當衰周之末而無受命之運在魯衛之朝教化乎洙泗之上棲棲焉皇皇焉欲屈己以存道貶身以救世於是王公終莫能用乃退考五代之禮修素王之事因魯史而制春秋就太師而正雅頌俾千載之後莫不宗其文以述作仰其聖以成謀茲可謂命世大聖億載之師表者已遭天下大亂百祀墮壞舊居之廟毀而不修褒成之後絕而莫紀闕里不聞講誦之聲四時不覩烝嘗之位斯豈所謂崇禮報功盛德百世必祀者乎嗟乎朕甚閔焉其以奉議郎孔羨為宗聖侯邑百戶奉孔子之祀令魯郡修起舊廟置百石卒史以守衛之又于其外廣為屋宇以居學者

北魏高祖孝文皇帝延興二年春二月乙巳詔曰尼父稟達聖之資體生知之量窮理盡性道光四海頃者淮徐未賓廟祀非所致令祀典頓寢禮章殄滅遂使女巫妖覡淫進非禮殺生鼓舞倡優媟狎豈所以尊明師敬聖道者也自今以後有祭孔子廟制用酒脯而已不聽婦女合雜以祈非望之福犯者以違制論其公家有事如常犧牲粢盛務盡豐潔臨事致敬肅如也

宋文帝元嘉十九年十二月丙申詔曰胄子始集學業方興自微言泯絕逝將千載感事思人意有慨然奉聖之胤可速議襲於先廟地特為營建依舊給祠直令四時享祀闕里往經寇亂黌學殘毀并下魯郡復修學舍採召生徒昔之賢哲及一介之善猶或衛其丘壠禁其芻牧況尼父德表生民功被百代而墳塋荒蕪荊棘勿翦可蠲墓側數戶以掌洒掃魯郡上民孔景等五戶居近孔子墓側蠲其課役以給洒掃并栽種松柏六百株

武帝孝建元年詔曰仲尼體天降德維周興漢經緯三極
冠冕百王爰自前代咸加褒述典司失人因致崇祀先
朝遠存遺範有詔繕立世故妨道事未克就國難頻深
忠勇奮勵實憑聖義大教所敦永惟兼懷無忘待旦可
開建廟制同諸侯之禮詳擇爽塏厚給祭秩

齊武帝永明七年詔曰宣尼誕敷文德峻極自天發揮七
代陶鈞萬品英風獨舉素王誰匹功隱于當年道深于
日月感麟厭世緬邈千祀川竭谷虛陵夷淵塞非但洙
泗湮淪至乃享嘗之主前王敬仰崇修寢廟歲月亟流
鞠爲茂草今學校興立實稟洪規撫事懷人彌增欽屬

可改築宗祊務在爽塏厚給祭秩禮同諸侯奉聖之爵
以時繼紹

明帝永泰元年三月詔曰仲尼明聖在躬允光上哲弘厥
雅道大訓生民師範百王軌儀千載世人斯仰忠孝攸
出玄功潛被至德彌闡雖反袂遐曠而徙薦翰欽時祭
舊品秩比諸侯頃歲以來祀典陵替俎豆寂寥牲奠莫
舉豈所以克昭大烈永隆風教者哉可式循舊典詳復
祭秩使牢餼備禮欽享

梁敬帝太平二年詔曰夫子降靈體哲經仁緯義允光素
王載闡玄功[illegible]者不依在忠立孝德被

烝黎制禮作樂道冠羣后雖泰山極峻一簣不遺而泗
水餘瀾千載猶在自國圖屯阻祧薦不修奉聖之門胤
嗣殲滅敬神之寢簠簋寂寥永言聲烈實兼悽愴可搜
舉魯國之族以爲奉聖之後并修繕廟堂祗備祀典四
時薦秩一皆遵舊

周宣帝大象二年詔曰大德之後是稱不絕功施于民義
昭祀典孔子德惟邁往道實生知以大聖之才屬千古
之運載弘儒業式叙彝倫至如參賛天人之理裁成禮
樂之務作範百王垂風萬葉朕欽承寶曆服膺教義眷
言洙泗懷道滋深而褒成啓號雖彰故實旌崇聖績猶
有闕如可追封爲鄒國公邑數准舊并立後承襲列于

京師置廟以時祭享

陳後主至德三年詔曰宣尼誕膺上哲體資至道祖述憲
章之典並天地而合德樂正雅頌之奥與日月而偕明
垂後昆之制範開生民之耳目梁季湮微靈寢忘處鞠
爲茂草三十餘年敬仰如在永惟慨息今雅道和熙由
庚得所斷琴故履零落不追閥笥開書無因修復可詳
之禮典改築舊廟蕙房桂棟咸使維新芳蘩潔潦以時
享奠

隋煬帝大業四年詔曰先師尼父聖德在躬誕發天縱之

舜憲章文武之道命世膺期蘊茲素王而頹山之歎忽
踰于千祀盛德之美不存于百代永維懿範宜有褒崇
可立孔子後爲紹聖侯有司求其苗裔錄以申上
唐高祖武德二年詔曰大德必祀義在方冊達人命世流
慶後昆爰始姬旦匡翊周邦創設禮經大明憲典啟生
民之耳目窮法度之本原粤若宣尼天姿睿哲四科之
教歷代不刊三千之徒風流無斁惟茲二聖道濟生人
尊禮不修孰明褒尚宜命有司立周公孔子廟各一所
四時致祭
武德九年十二月太宗皇帝詔曰宣尼以大聖之德天縱

多能王道藉以裁成人倫資其教義故孟軻稱生民以
來一人而已自漢氏馭曆魏室分區爰及晉朝暨于隋
代咸相崇尚用存祀享朕欽若前王憲章故實親師宗
聖是所庶幾存亡繼絕仰惟通典可立孔子後爲褒聖
侯以隋故紹聖侯孔嗣哲嫡子德倫爲嗣
高宗乾封元年正月車駕發泰山至曲阜親幸祠廟詔曰
朕聞德彰機神盛烈光于後代化成天地玄功被于庶
物故大司寇宣尼父孔某資大聖之材屬衰周之末思
欲屈己濟俗弘道佐時屬周流莫能見用想乘桴以
永歎因獲[illegible]素王之雅則垂齊史之繇
文振[illegible]于[illegible]時將昇化于千祀朕嗣膺寶曆祗奉虔
圖憲章前王規矩先聖崇至公于海內行大道于天下
遂得八表乂安兩儀交泰功成化洽禮備樂和展采東
巡回輿西土途經茲境撫事興懷[illegible]願爲師友
瞻望幽墓思承格言雖宴寢荒蕪餘基尚在靈廟空寂
徽烈猶存孟軻曰自生民以來未有若孔子者也微禹
之歎既深褒崇之道宜峻可追贈太師庶年代雖遠式
範令圖景業維新儀刑茂實其廟宇制度卑陋非宜更
加修造仍令三品一人以少牢致祭褒聖侯德倫既承
胤嗣有異常流其子孫並宜免賦役

玄宗開元二十七年八月追謚孔子爲文宣王詔曰弘我
王化在乎儒術孰能發揮此道啟迪含靈自生民以來未有
如孔子者也所謂自天攸縱將聖多能德配乾坤身揭
日月故能立天下之大本成天下之大經美政教移風
俗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民到于今受其賜不其偉歟嗚
呼楚王莫封魯公不用俾夫大聖才列陪臣棲遲旅人
固可知矣年祀寖遠光靈益彰雖代有褒稱未爲崇峻
不副于實人其謂何夫子既稱先聖可追謚爲文宣王
令三公持節冊命其後嗣褒聖侯改封嗣文宣公
封十哲制曰門人三千見稱十哲包大衆美實超等夷

暢玄聖之風規敎人倫之耳目竝宜褒贈以能賢明其

一顏子既云亞聖須優其秩追贈兗國公子騫費侯伯牛鄆侯仲弓薛侯子有徐侯子路衛侯子我齊侯子貢黎侯子游吳侯子夏衛侯

封羣弟子制曰道可褒崇豈限今古追贈之典旌德存焉夫子十哲之外曾參等六十七人同升孔門博習儒術子之四教爾實行之親授教言式揚大義是稱達者不其盛歟欽若古風載崇玄聖至于十哲亦被龍章而曾子之倫未有稱謂宜亞四科之士以疏五等之封俾與先師咸膺盛禮皆封伯

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十一月詔曰朕以紀號岱宗觀風廣魯久懷先聖實王斯文刱尼山毓粹之區光靈可挹而曲阜奉祀之地廟貌猶存將伸款謁之儀用表欽崇之志宜取十一月朔日幸曲阜縣備禮躬謁仍付所司詳定車駕至曲阜縣謁文宣王廟內外並設黃麾仗孌文宣公親伯叔兄弟並許陪位

加謚玄聖文宣王制曰王者順考古道懋建大猷崇四術以化民昭宣教本總百王而致治丕變人文方戢趣于素風思丕揚于鴻烈先聖文宣王道膺上聖體自生知以天縱之多能賓人倫之先覺立功侔乎簡易崇配乎貞明惟列辟以尊崇爲億載之師表肆朕以寡昧欽承命曆曷嘗不遵守彝訓保乂中區屬以祇若元符告成喬岳觀風廣魯之地飭駕數仞之墻躬詣遠祠緬懷遐躅仰明靈之如在肅奠獻以惟寅是用稽簡冊之文昭聰叡之德聿舉追崇之禮庶申嚴奉之心備物典章垂之不朽誕告多士昭示朕意宜追謚曰玄聖文宣王

封文宣王父叔梁紇爲齊國公母顏氏爲魯國太夫人詔曰朕以祇陟岱宗親巡魯甸永懷宣聖之德躬造闕里之庭奠獻周旋欽崇備至惟降靈之所自亦錫美之

有初像設具存名稱斯闕宜加追命以煥典章叔梁紇宜追封齊國公顏氏宜追封魯國太夫人遣都官員外郎王勵精虔祭告

追封伯魚母亓官氏爲鄆國夫人詔曰朕時巡魯郡躬詣孔堂顧風教之所尊舉典章而既渥眷惟令淑作合聖靈載稽簡冊之文尚闕封崇之數屬茲咸秩特示追崇垂厥方來式昭遺範亓官氏宜追封鄆國夫人仍令兗州遣官詣曲阜廟祭告

大中祥符二年詔曰朕乃者封巒禪社昭列聖之鴻休崇德報功廣百王之彝制洎言旋于闕里遂躬謁于魯堂

聯河海之姿睟容穆若出泗水之上高風凜然舉茂典
之有加期斯文之益振由是推恩世胄併錫寵章祇事
祠庭廣增其奉邑復念性與天道德冠生民議玆玄聖
之名冀廣嚴師之禮兼朕親爲製贊以表崇儒至于四
科鉅賢並超五等七十達者俱贈列侯仍命宰寮分紀
遺烈式盡褒揚之旨庶資善誘之方宜令中書門下樞
密院三司使兩制丞郎待制閣直館校理分撰贊以聞
仁宗皇祐二年封毓聖侯敕曰元聖肇興誕自東魯雖天
之生德蓋云黙定而岳之降神實應精禱兗州泗水縣
尼丘山崇岡秀阜雲雨所出儲丕祐于商後孕全氣于

孔族挺毓睿哲爲萬代師當崇五等之封俾均四瀆之
秩列于祀典以來神像攸司奉書往申昭告宜特封毓
聖侯
崇寧元年追封伯魚爲泗水侯制曰孔子之道萬世所尊
鯉實嗣之親聞詩禮魯堂從祀厥有舊章疏以爵封以
示褒顯
度宗咸淳三年詔曰泗水侯以先聖爲之父以子思爲之
子而聞詩聞禮周南召南之學其在魯論著明如此鄆
城侯忠其昆也亦在從祀之列伯魚可列于鄆城侯之
次

配曾子子思配享詔曰惟孔子獨稱顏回好學固非三
千之徒所同也而其學不傳得聖傳者獨曾子傳子思
子思傳孟子忠恕兩語深契一貫之旨中庸一篇丕闡
前世之蘊而孔子之道益著向非顏曾思孟相繼演繹
著書垂訓中史管商楊墨佛老幾何其不遂泯哉今大
成惟顏孟侑食曾思不預尚爲欠典先皇帝迹道統之
傳自伏羲以來著十三贊孔子而下顏曾思孟昭然具
在其非以遺我後人乎其令禮官學官議可陞曾思侑
食并議可陞十哲者以聞
元世祖至元三十一年七月詔諭中外百官吏人等孔子

之道垂憲萬世有國家者所當崇奉曲阜林廟上都大
都諸路府州縣邑應設學校書院照依世祖皇帝聖旨
禁約諸官員使臣軍馬毋得于內安下或聚集聞理詞
訟褻瀆飲宴工役造作收貯官物其贍學地土產業及
貢士庄諸人毋得侵奪所出錢糧以供春秋二丁朔望
祭祀及師生廩膳貧寒老病之士爲衆所尊敬者月支
米糧優恤養贍廟宇損壞隨即修完作養後進嚴加訓
誨講習道藝務要成材若德行文學超出時輩者有司
保舉肅政廉訪司體覆相同以備選用據合行儒人事
理照依已降聖旨

成宗大德十一年十二月詔曰蓋聞先孔子而聖者非孔
子無以明後孔子而聖者非孔子無以法所以祖述堯
舜憲章文武儀範百王師表萬世朕纂承丕緒敬仰休
風循治古之良規舉追封之盛典加號大成至聖文宣
王遣使闕里祀以太牢於戲父子之親君臣之義永惟
聖教之尊天地之大日月之明奚罄名言之妙尚資神
化祚我皇元
文宗至順二年九月加封啓聖王詔曰闕里有家系出神
明之胄尼山請禱天啓聖人之生聿觀人文敷求往哲
維孔氏之有作集羣聖之大成原道統則堯授舜傳至

周文王論世家則契至湯下逮正考父其明德也遠矣
故生知者出焉有開必先克昌厥後如太極之生天地
如鉅海之有本源云礽既襲于上公之封考妣宜視夫
素王之爵於戲君子之道考而不謬建而不悖于以敦
典而叙倫宗廟之禮愛其所親敬其所尊于以報功而
崇德尚篤其慶以相斯文齊國公叔梁紇加封啓聖王
魯國太夫人顏氏加封啓聖王夫人
加封大成至聖文宣王夫人詔曰我國家惇典禮以彌
文本閨門而成教乃睠素王之廟尚虛元媲之封有其
舉之斯爲盛矣大成至聖文宣王妻亓官氏求嬪聖室

垂裕世家籩豆出房自流風于殷禮琴瑟在御存燕樂
于魯堂功言邈若于遺問儀範儼乎其合德作爾褘衣
之稼稱其命婦之名噫秩秩彝倫吾欲廣關雎鵲巢之
化皇皇文治天其興河圖鳳鳥之祥可特封大成至聖
文宣王夫人
加封子思爲沂國述聖公制曰昔曾子得聖人之傳而
子思克承厥統稽夫中庸之一書實關聖學于千載朕
自臨御以來每以嘉惠斯文爲念萬機之暇覽觀載籍
至于致中和而天地位萬物育惟留意焉夫爵職之崇
既隆于升配景行之意可後于褒嘉嗚呼有仲尼作于

前孰儷世家之盛得孟子振其後益昌斯道之傳渥命
其承茂隆不緒可加封沂國述聖公王者施行
明成祖永樂四年敕禮部曰朕惟孔子帝王之師帝王爲
生民之主孔子立生民之道三綱五常之理治天下之
大經大法皆孔子明之以教萬世朕皇考太祖高皇帝
膺君師億兆之任正中夏文明之統復衣冠禮樂之舊
渡江之初首建學校親祀孔子御筵講書守帝王之心
法繼聖賢之道學集其大成以臻至治朕承鴻業惟成
憲是遵今當躬詣太學釋奠先師以稱崇儒重道之意
其合行禮儀禮部詳議以聞

世宗正孔子祀典曰朕惟孔子之道王者之道也德王者
之德也功王者之功也事王者之事也特其位非王者
之位焉昨輔臣少傅張璁再疏請正其號稱服章等事
已命禮部集翰林諸臣議正外惟號與服章二事所關
者重不得不爲言之孔子當周家衰時知其不能行王
者之道乃切切以王道望于魯衛二國二國之君竟不
能明孔子之道孔子既逝後世至唐玄宗乃薦謚曰文
宣郊以王號至元又益其謚爲大成夫孔子之于當時
諸侯有僭王者皆筆削而心誅之故曰孔子作春秋而
亂臣賊子懼孔子生如是其死乃不體聖人之心漫加

其號雖曰尊崇其實目爲亂臣賊子之徒是何心哉又
我聖祖當首定天下之時命天下崇祀孔子于學不許
祀于釋老之宮又除去塑像止令設主樂舞用六佾籩
豆以十可謂尊崇孔子極其至矣無以加矣特存其號
豈無望于後人哉或當時草創未暇與至我皇祖文皇
帝始建北京國學因元人之舊塑像猶存蓋不忍毀之
也又至我皇祖考用禮官之議增樂舞用八佾籩豆用
十二牲用熟而上擬乎事天之禮也夫孔子設或在今
肯安享之乎昔不觀魯僭王之禮寧肯自僭事天之禮
乎果能體聖人之心決當正之不至于稱王賊害孔子

之甚孔子昔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何
其不幸身遭之哉夫既以王者之名而橫加于孔子故
使顏回曾參孔伋以子而並配于堂上顏路曾皙孔鯉
以父從列于下安有子坐堂上而父食于下乎此所謂
名不正者焉皆由綱領一紊而百目因之以廢耳今也
不正滋來世之非道將見子不父其父臣不君其君內
離外叛可勝言哉

世宗正祀典申說朕惟爲人臣盡臣道盡之云者終始生
死以之非有所私也孔子曰三年無改于父之道朱子
釋之曰祖父所行之事不但三年雖萬世亦不可改也

少有可變豈可待之三年夫成法固不可改其于一切
事務不可不急于正之也朕又惟天子不可與匹夫相
爭辨斯世斯時却不得不辨也昨所議正孔子之祀典
朕不知典籍且以易明者言之孔子之謚王號自唐玄
宗李林甫之君臣始夫孔子已逝在秦漢之前此間豈
無賢明之君如漢高祖唐太宗皆創業垂統者何不加
王號于孔子則不敢擁虛名以示尊崇之意可知矣林
甫之請玄宗之加意必有爲林甫之爲臣何等臣也其
意或假尊崇師道以欺玄宗歟玄宗之所加也何其巧
乎自秦而後王天下者稱皇帝漢方以王號封臣下玄

宗之封謚孔子何不以皇帝加之是不欲與之齊也特一王號猶封拜臣下耳尊崇之意何在哉蓋此王字非王天下之王實後世王公之王也由是奬若武宗假托之而加謚宋徽宗薦十二章服徽宗之加欲掩其好道教而設此以尊崇耳况以諸侯王而薦天子之服章謚之甚也至于雕塑之像不知孔門弟子即孔子歿時而造之且如一人自是一人貌色不知可增損乎抑不可乎以一聖人而信工肆意雕塑曰此是孔子像也殊不知其實是土木之靈耳孔子肯依之享之推巳之心則知孔子之心也又至于八佾之舞十二俎豆又僭禮之甚也决所當正

聖裔制誥

唐玄宗開元二十七年封三十五代孫孔璲之爲文宣公制曰永惟聖道思闡儒風故尊崇先王所以弘至教褒奬後嗣所以美前烈褒聖侯孔璲之纂承庸哲克履中庸三命益欽教素憑于相業百代必嗣光能祕于朝恩積慶之餘既開土宇至德不朽宜傳帶礪可封文宣公兼除兗州長史遷都水使者食邑一千戸

宋太宗太平興國三年四十四代孫孔宜遷贊善大夫襲封文宣公制曰朕以夫子之聖其道猶天聦彼裔孫宜其嗣襲况聞爾服勤素業砥礪官常乃命善于東宮俾增榮于闕里勉遵家法以荷國恩

又詔曰素王之道百代所宗傳祚襲封抑存舊典文宣王四十四代孫孔宜服勤有素砥礪廉隅亟歷官聯洽聞政績聖人之後世德不衰俾叅朝倫以光儒胄可授太子右贊善大夫襲封文宣公

太宗太平興國八年咨孔宜謝修廟進方物詔曰素王之教歷代所宗當予治定之初特藏修崇之典汝襲封闕里就列周行虔備貢輸慶兹輪奐省閲嘉嘆不忘于懷

仁宗至道三年孔延世襲封文宣公制曰叔敖陰德尚繼絕于楚邦臧孫立言猶有後于魯國豈聖人之後可

遠于陵廟乎詔州長葛縣令孔延世鍾裔孫之慶任文
理之朝能敦素風甚有政術宜任奉祠之地以奉烝嘗
之儀可特授曲阜縣令襲封文宣公賜經書仍賜銀五
十兩帛五十匹

仁宗至和二年改封文宣公宗愿爲衍聖公制曰孔子之
後以爵號褒顯世世不絕其來遠矣自漢元帝封爲褒
成君以奉其祀至平帝時改爲褒成侯始追謚孔子爲
褒成宣尼公褒成其國也宣尼其謚也公侯其爵也後
之子孫雖更改不一而不失其義至唐開元中始追謚
孔子爲文宣而尊以王爵其嗣褒聖侯爲嗣文宣公孔

子子孫去國名而襲謚號禮之失也蓋由于此比朕稽
考前訓博采羣議皆謂宜去漢之舊革唐之失稽古正
名于義爲得朕念先帝崇尚儒術親祠闕里而始加至
聖之號務極尊顯之意肆朕纂臨繼奉先志不敢失墜
而正其後裔嗣襲之號不其重與宜改至聖文宣王四
十六代孫宗愿爲衍聖公（從太常博士祖無擇之議也）

徽宗崇寧三年復封四十八代孫孔端友爲衍聖公管勾
祀事詔曰自書契以還爵之于朝若多矣未有傳世四
十有八而不絕若也惟文宣之後次當承襲宜錫文階
并示寵渥往加慎恪務[illegible]八

宣和三年敕宣議郎襲封衍聖公孔端友曰先聖古今之
師也由百世之後等百世之王殆未有能違之者朕既
法其言尊其道躬以爲治猶以爲未也又錄其後裔褒
大之爾宣聖之裔效官東路積有年矣通籍金閨陞華
芸閣以示崇奬汝其勉哉

高宗紹興二年四十九代孫孔玠襲封衍聖公誥曰夫子
踰于堯舜澤及萬世靡有所窮欽宗師帳邦有彝典肆
予命爾紹于世封惟欽惟慈則無隊朕命

授四十九代孫孔搢夫迪功郎誥曰盛德必百世祀歷
觀自古聖賢之世惟夫子之後千餘歲不絕所謂賢于

堯舜者邪六經之道帝王世守之君臣父子所以不昏
爲彝者皆夫子之賜也讀其書享其學而可不錄其苗
裔乎今襲封者言汝最長有司其如故事官之試以民
事以稱朕尊崇先聖之意焉

授孔行可迪功郎誥曰夫子之道與天地竝有國家者
必紹厥封所以昭盛德之有後而示無窮之報我朝既
推其嫡以襲封又官其族屬以廣其繼今有司以爾來
上則爾名最長焉錫汝一官勉乃世業光昭令德以無
負朕崇儒重道之意

授孔璨迪功郎誥曰朕于當代儒先有補斯文不廢其

後矧先聖之裔尤當錄用者乎爾以的傳有司言狀宜
有補授祿食仕途雖身之榮亦國之華也
紹興二十四年授五十代孫孔元龍迪功郎詔曰爾著書
立言諸老所推許以其賢亦可官矣況世次之所當得
與
封五十代孫孔搢爲衍聖公誥曰仲尼之道垂休萬世
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此者襲封奉祀宜及後昆以爾
重厚深醇世系可考選其乃事是遵典常命以京秩畀
以公圭非特爲爾身榮實所以尊先聖也往其懋哉可
授承奉郎襲封衍聖公

光宗紹熙四年授五十一代孫孔文遠襲封衍聖公誥曰
孔子之後自漢以來世俾襲爵國家崇儒重道又過前
代於是有衍聖公之封爾于世次實當紹續其務恪恭
以承祭祀
授五十二代孫孔萬春襲封衍聖公誥曰朕聞盛德必
百世祀而況詩書仁義之澤涵浸生民炳然至今者乎
爾承休聖門端有傳序屬當次補仍緒世封恪共烝祭
當勉家業東魯文獻于此有考焉不亦善乎
金章宗明昌二年以五十一代孫孔元措襲封衍聖公誥
曰聖謨之大儀範百王[illegible]所傳垂光千祀益克道以

經世宜承家之有人文宣王五十一代孫孔元措秀且
衍祥清洙流潤芝蘭異禀蔚爲宗黨之英詩禮舊聞蚤
服父兄之訓語年雖妙論德已成肆疏世爵之封乃煥
身章之數非獨增華于爾族固將振耀于斯文勉嗣前
修用光新命
又超授中議大夫仍賜四品封誥曰夫子既沒千八百
年後人相承五十一世自近古已公其裔頗散階如彼
其甲必也正名難于仍舊是以與百王之職典峻五品
之華資茲以爾有成人之風繼將聖之後當余定格會
爾疏封隱廟貌存焉克謹歲時之祀家聲久矣無忘詩

禮之傳學有餘師善將終譽
元世祖中統二年詔曰據孔氏顏孟之家皆聖賢之後也
自兵亂以來往往失學甘爲庸鄙朕甚憫焉可令楊庸
教授務要嚴加訓誨精通經術以繼聖賢之業
明太祖洪武元年三月初四日諭五十五代孫祭酒孔克
堅吾聞爾有風疾在身未知實否然彼孔氏非常人也
彼祖宗垂教于世歷經數十代每賓職王家非元君
運去獨爲今日之異也吾率中土之士奉天逐元以安
中夏雖曰庶民古人由民而稱帝者漢之高祖也爾若
無疾稱疾以慢吾國不可也諭至思之

洪武元年十一月十四日孔克堅于謹身殿内奏諭老秀才近前來你多少年幾也對曰臣五十三歲上曰我看你是有福快活的人不委付你勾當你常常寫書與你的孩兒我看你資質也温厚是成家的人你祖宗留下三綱五常垂憲萬世的好法度你家裏不讀書是不守你祖宗法度如何中你老也常寫書教訓着休息惰了於我朝代裏你家再出一個好人呵不好二十日於謹身殿西頭廊房下奏臣將皇上十四日的戒諭備細寫將去了上喜曰道與他少吃酒多讀書

洪武元年十二月封孔子五十六代孫孔希學襲封衍聖

公制曰古之聖人自羲農至于文武法天治民明並日月德化之盛莫有加焉然皆隨時制宜世有因革至于孔子雖不得位會前聖之道而通之以垂教萬世爲帝者師其孫子思又能傳述而明言之以極其盛有國家者求其統緒尊其爵號蓋所以崇德而報功也歷代以來脩襲封號者或不能紹其祖武朕甚憫焉當臨御之初訪其世裔者得其五十六代孫孔希學大宗是紹爰行典禮以致褒崇爾其勤敏以進學恭儉以成德庶幾領袖世儒益展聖道之用于當時以副朕之至望豈不偉歟可封資善大夫襲封衍聖公

洪武三年五月初四日左丞相宣國公等官于正宮門西耳房奉旨孔祭酒在前曾說多有同姓的指着先聖宗派都來曲阜四散居住中間多有不知禮義相聚日久恐相連累今後除先聖這一宗派休教他當差其餘假託孔子子孫分揀出來與百姓一體當差欽此

洪武六年八月二十九日上御端門文武百官早朝召衍聖公孔希學問曰爾年幾何對曰臣三十有九上曰今去爾祖孔子歷年幾何對曰近二千年上曰年代雖遠而尊敬如一日何也爲爾祖明綱常興禮樂正彝倫所以爲帝者師爲常人教傳至萬世其道不可廢也且爾

祖無所不學無所不通故得爲聖人如問禮于老聃學琴于師襄之類此謂學無常師非特如此楚王渡江得一物其大如斗其赤如日其甜如蜜衆皆不知遣使問于爾祖曰此萍實也問何以知之爾祖曰昔聞諸童謠云童子之言爾祖尚記之不忘況道德之與者乎今爾爲襲封爵至上公不爲不榮矣此非爾祖之遺蔭與朕以爾孔子之裔不欲于流内銓注以政事煩爾正爲保全爾也爾若不讀書孤朕意矣且人年自八歲至弱冠多昏蒙未開不肯向學至壯年有室血氣正盛百爲營營亦無暇好學爾年已四十志慮漸凝定見識漸老成

正好讀聖人之書親近明師良友蚤夜講明道義心思
有成學成之後四方之人知爾之能俱來執經問難且
日此無媿聖人子孫者豈不美與然四體之勤乃德之
符步履進退亦必用安詳不可欹斜飛舞久久習熟遂
爲端人正士朕今婉曲教爾爾其自擇邏家亦以此教
子孫可也勉之哉勉之哉

洪武七年七月勅五十五代孫孔克伸曰昔君天下者官
以五爵自漢以下職分九等凡斯之職非德功者勿登
可見昔君慎名爵而重志能者朕値元運天更布衣而
起草萊天命歸而羣英附不五七年間偃兵息民一華

夏至光民紀年洪武當建國之初已定神人之分故天
地位其位黔黎附焉其于先聖先師朕不敢外稽諸歷
代載在祀典者則仲尼有血食後嗣有襲封於是法前
代仍舊章孔希學受封世爲縣令者希大職如前何期
希大不依祖訓屢干國憲自蹈罪戾以失世官今特選
本族以克伸授從仕郎知濟寧府兗州曲阜縣事爾尚
夙夜忠勤承流宣化宜鑒前車之失求無忝于聖裔則
子汝嘉爾勉哉

洪武十一年十二月十七日中書省内史林英承敕郎曹
儀齎至敕衍聖公先師孔子孫襲封衍聖公至京朝覲爾中
書下禮部用心禮待所有隨行者要皆歡心勿使有缺
故敕速行無怠

敕襲封衍聖公孔希學卿家昭名歷代不朽富貴永彰
天地間乃由陰騭之重云何以其明彝倫攸敘之精微
表萬世綱常之不泯也故若如卿當思祖道可動人天
朕聞卿來朝已敕中書下禮部使所用如意未知給否
雖從行者務要歡心故茲敕諭

敕中書下禮部賜先師孔子孫襲封衍聖公孔希學日
用如舊餘皆照例家所在以安之毋怠如勅奉行

敕襲封衍聖公孔希學昔卿之祖能明綱常以植世教

其功大矣哉故其後世子孫相承凡有天下者莫不優
禮今卿每歲來朝不避嚴凍可謂篤君臣之大義而不
咈于祖之訓者矣已敕中書下禮部賜卿日用故茲敕
諭

洪武十五年三月敕五十五代孫孔克當朕聞古人有必
報而不忘者先師也蓋謂明德傳道終身不受禍患故
報之朕與臣民同世于斯時方知大成至聖文宣王當
世之先師時人去古既遠有失報禮稽諸古典報則有
光其光之顯揚師徒共之若果誠能報之則益而無損

洪武十四年吏部奏爲襲封衍聖公長逝生前因曲阜

知縣孔克伸卒其官係孔氏子孫世職昔衍聖公已薦族人孔克嵒爲知縣朕思衍聖公逝後方奏慮恐不實以爾族中長者悉至京師論賢排嫡族人旣至宗孤分明以爾克嵒爲賢特命爲曲阜知縣以報先師爾當敬事以在公而信以來庶民使人效勤問民艱用力以時以揚先師盛德於㦲陰隲流芳萬世不泯英靈長存子孫承之爾宜懋哉

洪武十七年二月初二日敕五十七代孫孔訥三皇五帝之道明陳攸叙大展彝倫協天地陰隲定民居者爲此也至周文繫于三墳道迷于五典兼八索九丘之泛而

諸家之説竝生是致道縱塗横雖欲馳之莫知所向獨先師孔子明哲心樞膺知定眞折僞以成詩書其修道之謂教可謂至矣率性之謂道可謂堅矣由是天鍳善德血食之祀萬世子孫弘衍于今耿光而弗磨者因幽明之誠無間感通天下故若是也前衍聖公孔希學嬰疾長往嫡長子訥服闋來朝命襲其爵以奉先師爾吏曹如敕無怠欽哉

洪武二十八年二月敕五十六代孫孔希範古昔盛時仕者不出其國生于其鄉而治其同鄉之民故能察其奸惡知其土俗拯其疾苦政教行而民從之也爲後世或私于其鄉於是此道不復也久矣惟爾孔氏以先師裔孫之故前代特遣治其鄉邑庶幾古昔之意焉茲命孔希範爲承仕郎知曲阜縣事爾尚杜爾私室爾欲無以勢陵下無以親撓公爾祖不云乎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其務正身以宣政化使鄉邑之民蒙爾之惠謂聖者之子孫果異于衆人不亦善乎

洪武二十九年上謂工部右侍郎秦逵曰春秋之時人紀廢壞孔子以至聖之資刪述六經使先王之道廢而復明萬世永賴功莫大焉夫食粟則思樹藝之先衣帛則思蠶繅之始皆重其所從出也孔子之功與天地竝立

故朕命天下通祀以致崇報之意而闕里又啓聖降神之地廟宇廢而不修將何以妥神靈詔來世爾工部其即爲修理以副朕懷

永樂八年十二月十九日封五十九代孫孔彥縉爲衍聖公制曰孔子之道配乎天地師表萬世咸在尊崇欽仰素王傳襲後裔今五十九代孫彥縉允爲世嫡雅有令資俾紹顯榮用光儒胄可襲封衍聖公惟克懋勤服茲寵命勉修聖學承藉家聲

永樂九年賜知縣孔克中敕曰國家崇先聖之道旣封孔氏之嫡爲衍聖公承于世世又簡求其裔之良者爲令

于鄉邑治教其民著在令典皆所以褒隆先聖之道也爾孔克中乃孔子五十五代孫今特命爲山東兖州府曲阜縣知縣爾其懋勤忠孝承流宣化敬愼不渝以光膺朕命無忝于爾祖欽哉

洪熙元年正月十三日封衍聖公孔彥縉妻夏氏爲夫人制曰朕致敬先師施及厥後至其家室亦有褒榮者所以廣崇儒重道之恩也先聖五十九代孫孔彥縉受命先帝襲封衍聖公歲時來朝雍容進退朕用嘉之厚其禮遇其妻夏氏內助克賢而未有封命今從其夫之貴封爲夫人凡天下後世有事于修齊治平者皆誦法孔

子矧配孔子之孫可不愼哉可不敬哉益懋率履毋忝于家

宣德元年二月十二日追賜孔子五十八代孫衍聖公孔公鑑制曰孔子明堯舜禹湯文武之道三綱五常之理示法萬世我國家遵用以安天下故推恩及子孫者所以隆崇報之禮焉故襲封衍聖公孔公鑑乃宣聖五十八代孫早紹封爵而弗永年然克謹禮度不忝先世兹特推恩追賜誥命以著嘉念不忘之意九原有知庶其歆服

封衍聖公孔公鑑妻胡氏爲太夫人制曰朕惟人子之賢雖本于父而資于母德亦深矣故國家之于羣臣皆有推恩之典焉爾胡氏乃故襲封衍聖公孔公鑑之妻今彥縉之母婦道母則不忝于聖人之後兹特封爾爲太夫人益茂訓慈以裕爾嗣欽哉

贈衍聖公孔公鑑母王氏爲夫人制曰國家于羣臣皆推恩以及其親所以勸孝也况我聖人之冑之所自出乎爾王氏故襲封衍聖公孔公鑑之母德善夙著于閨門今既追錫爾子誥命揆厥原本特贈爾爲夫人服此榮恩永賁幽壤

宣德十年十月二十一日封五十七代孫孔誇爲監察御

史敕曰朝廷設監察御史欲其振紀綱辨邪正以弼成國家之治厥任匪輕文林郎行在雲南道監察御史孔誇先聖之後以儒發身擢官春坊再擢御史歷年既久克效勞勤是用錫之敕命以示褒嘉夫官以察爲名以言爲職在明大體而畧細故在愛君子而戒小人其益端爾志堅爾守毋私于法毋撓于勢毋訐以爲直毋苛以爲能明以燭之公以行之懋修而不懈尚有顯爵以待爾成欽哉

景泰元年正月初五日敕孔顏孟三氏子孫襲封衍聖公孔彥縉等朕以今年二月初吉躬臨太學祀先聖先賢

爾三氏子孫各以賢而長者三四人來限正月二十五
日至京師有司一體應付口粮毋或稽違如勅奉行
景泰六年九月初四日進詹事府主簿孔公禮徵仕郎敕
曰朕于官僚皆簡任文學之臣而其大小衆務則屬之
詹事乃若典簿謹亦必得人斯爲稱焉爾詹事府主簿
孔公禮系自闕里領薦鄉闈擢任教官進陞國學迨選
今職克效其勤是用進爾階徵仕郎錫之敕命爾尚益
盡乃心懋修不懈無忝厥職欽哉
景泰六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封六十一代孫孔弘緒爲衍
聖公制曰帝王之道待孔子而後明尊崇之典顯其世

而後至此有國者之常禮而我祖宗以來之盛心也先
師孔子六十一代孫孔弘緒既稟命資而爲世嫡宜膺
封爵以紹儒宗特命襲封衍聖公惟德可以承先惟學
可以希聖往惟懋哉光寵是承欽哉
封衍聖公妻李氏爲夫人制曰朕惟先聖之後顯榮于
時名位既榮于其身而必推恩及其伉儷者所以廣異
數而厚彜倫也爾襲封衍聖公孔弘緒妻李氏賦性端
莊稟資淑靜習閑禮教早鍾秀于名門式著壼儀宜作
配于華胄承家相祀婦道惟修爰錫殊恩以示褒顯茲
特封爲衍聖公夫人尚其益勤內助永綏嘉命欽哉

贈六十代孫孔承慶襲封衍聖公制曰朕惟積善在躬
餘慶必垂于後顯榮于國寵命必及其先况爲先聖之
後人其禮尤宜于加等爾孔承慶乃襲封衍聖公孔弘
緒之父濟德弗耀爲時善人胡不永年幸生賢嗣子既
襲於封爵爾亦宜有褒崇是用追贈爾爲衍聖公嗚呼
生有善譽歿有榮名尚克歆承永光胤祚
景泰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敕諭六十一代孫孔弘緒襲
封衍聖公朕惟自古聖帝明王之道覆幬天下然行之
于當時明之于萬世如布帛菽粟不可一日而無者則
惟先師孔子肆歷代帝王至于我祖宗尊崇之典靡不

至焉朕承大統究惟斯道尊崇之心有隆無替而爾祖
襲封衍聖公孔彥縉以先師之嫡嗣朕方優於禮待詎
意溘先朝露然豈可使一日而緩其繼肆特命爾襲封
衍聖公爵以奉先師祀事爾尚欽承祖德丕體朕懷修
身謹行以孝弟爲先力學親賢以詩禮爲本和敬以睦
族姻仁厚以處鄉黨毋驕毋傲惟儉惟良庶無忝於宗
親且有光於朕命欽哉
封衍聖公孔彥縉側室江氏爲夫人制曰人臣于其所
本莫不欲貴之斯皆本于天性故朝廷因所欲而推恩
焉所以體其心而勸孝也爾江氏乃故衍聖公孔彥縉

之側室今襲封衍聖公弘緒之庶祖母聿修婦德旣宜于家復撫幼孫克承宗祀眷茲賢淑可無褒嘉特封爾爲夫人尚其祗承永綏壽祉

天順四年九月初四日進禮科給事中孔公恂階徵仕郎敕曰國家設六科給事中欲其審奏牘駁違失任言責而糾官邪其職可謂要矣必得端愼明敏之士始克稱焉爾禮科給事中孔公恂系出宣聖早掇賢科擢授今官聲猷茂著是用進爾階徵仕郎錫之敕命以爲爾榮夫居近侍者貴達大體而畧細故扶正道而進嘉謨爾尚益秉忠誠懋修厥職以稱擇賢任官之意欽哉

成化七年五月二十六日進南京詹事府少詹事孔公恂階中憲大夫制曰國家設詹事府以輔道春宮其長貳皆以儒臣處之必得學行端謹之士乃克稱焉爾南京詹事府少詹事孔公恂發身科第給事殿庭旣陞職于春宮復平刑于大理寘詹再溢諭德由兼出擢郡章進遷茲任敭歷旣久嘉績良多宜有褒恩用昭國典茲特進爾階中憲大夫錫之誥命以爲爾榮爾其益端乃心益勵乃行以副朕委任之意欽哉

弘治十六年九月初六日封六十二代孫孔聞韶爲衍聖公制曰國家稽古右文建中弘化實惟先師孔子之道是憑是式故錫爵啓封俾奉世祀崇德象賢之典自祖宗列聖至于朕躬有隆無替爾聞韶儒宗世嫡嗣膺封命而茂年美質足紹前休尙克勤進修永終令譽以副四方之觀禮以光百代之宗祀夫忠信乃行乎州里孝弟可通于神明爾惟欽哉學在溫故而知新德貴擇善而固執此先師之明訓而家學所世守者也爾其懋哉毋忝朕命

正德四年十一月初十日襲封衍聖公孔聞韶敕曰我太祖高皇帝崇重爾祖先聖之道卽位之初首命訪求大宗之裔襲封衍聖公旣又擇其支裔之良者授曲阜縣

知縣世守其職著在令典累朝遵行茲惟我國家之盛事非獨爾一家之榮也近者曲阜缺知縣爾及族長舉事人等遵故事共舉一人而族人孔承章承周乃懷挾私讐越關赴京連名奏訐該吏部參酌覆奏別用一人以承章等所奏多虛薄示罪責頗猾在京師復謀奏擾紛事衙門發其事遂命錦衣衛鎭撫司究問本當照依枷側處治但念先聖子孫免枷號決打俱發戍廣西邊衛夫先聖之道垂憲萬世朝廷用之以爲治天下之法在爾輩守之則爲治家之法承章等首開訟端毀訕宗子以朝廷名爵爲私家爭奪之具是先聖不肖子孫也

遐荒邊方小懲大戒正用先聖家法爲之教不肖子孫耳先聖嘗言其身正不令而行爾聞韶尚佩服家訓進學修德與族長舉事晉理族人讀書循理以辨朝廷崇重至意今後再有恃强挾長朋謀營私不守家法爲聖門之玷者爾即指名具奏國典具存必不輕恕爾其欽承之故敕

正德五年十月二十日封衍聖公孔聞韶繼嫡母袁氏爲太夫人制曰婦從夫貴乃天地之常經母以子榮亦古今之通義爰循舊典涣布新恩爾袁氏乃襲封衍聖公孔聞韶之繼嫡母出自名門于歸聖裔恪修婦道茂著

母儀致有嗣人克光前烈顧茲懿行可恡褒章茲特封爲太夫人錫之誥命於戲自天涣號式彰慈教之賢宜爾子孫益衍家庭之慶

嘉靖十九年六月十二日賜衍聖公孔聞韶制曰朕惟朝廷崇德報功乃帝王之先務列孔子功由德所代天地以成能切人倫日用之常修大中至正之道天下古今之所共由猶布帛菽粟不可斯須而離者也歷代懸爲百王儀範我朝尊師重道之典有隆無替肆其後裔俾世承祭祀以事崇報之實爾六十二代孫襲封衍聖公孔聞韶善繼祖德克振文風忠孝廉恭增華世胄賢聲

年之時覲維百僚之具贈茲以恩詔之頒特舉褒嘉之渥錫之誥命以爲爾榮於戲聖神功化愈遠愈彰爾宜服膺詩禮之訓恪共宗廟之儀體朕至懷堅爾素志允爲吾道之光爾亦有無窮之譽其懋之哉

贈衍聖公孔聞韶妻李氏爲夫人制曰朝廷錫命文臣而必及其伉儷者蓋重有家之義而嘉內助之賢也倫理所關存亡奚間爾襲封衍聖公孔聞韶妻李氏毓秀儒門于歸聖胄柔嘉維則早聞書史之箴儆戒不違式協閨門之範淪没既久秩號未頒可無寵章以示褒卹乎茲特贈爲衍聖公夫人服此榮恩永光泉壤

封衍聖公孔聞韶繼室衛氏爲夫人制曰妻必有繼恩貴乎均所以隆蘋祀之儀而重風化之本也顧茲聖裔可客褒恩爾襲封衍聖公孔聞韶繼室衛氏秀鍾勳閥繼美儒門早習姆儀允修婦道柔順孝敬多有裨于內助焉茲特封爲衍聖公夫人家傳簪纓益增閫闈之光禮重蘋蘩恪謹烝嘗之助祗承休命永保繁禧

嘉靖十九年六月十二日封衍聖公孔聞韶生母江氏爲夫人制曰子以母賢積慶當原其所自母因子貴推恩必逮其所生此倫理之攸關爲國家之令典也爾江氏乃襲封衍聖公孔聞韶之生母出自宦族嬪于儒門淑

愼恭勤之懿既嘗善相厥夫矣生有令子克紹聖門可無褒章以旌慈行兹特贈爲衍聖公夫人幽靈有知欽承無斁

嘉靖三十年八月十二日賜六十三代孫孔貞幹爲衍聖公制曰朕聞孔子以萬世爲土蓋其道德高厚教化無窮故所以報于其後者建以上公子孫承繼永作賓于王家不獨享祀之隆而已也爾襲封衍聖公孔貞幹乃孔子六十三代孫性姿温粹黑守端凝考古好文無忝聖人之胄象賢崇德宜疏世爵之封爰示褒章用昭寵數於戲闕里之裔以爾爲嫡則爾乃禮義之所宗也惟

秉心寅愼乃可以對先靈惟制行光明乃可以表娟族惟禮物恪修乃可以繫四方之望惟文獻不墜乃可以爲百世之徵爾惟懋哉斯承朕之無斁

封衍聖公孔貞幹妻張氏爲夫人制曰國家賜命于臣必及其配者所以重風化之源也豈以德配我先師之後者顧可以不褒哉襲封衍聖公孔貞幹妻張氏毓自德門歸于聖胄所積德茂隆勞禮恭宜推從貴之恩以示齊體之義兹封爲衍聖公夫人爾其恪遵壼則無惰無驕以永承中饋則惟爾休

嘉靖三十二年敕衍聖公孔貞幹曰惟我祖宗列聖稽古右文崇儒重道於先師孔子特隆象賢之典其大宗之裔錫爵嗣封承奉祀事統攝宗人其支庶之衆亦加優迥肆朕率循舊章恩禮益至頒族屬既繁哲愚非一往往于犯國憲有玷聖門兹特敕諭令爾貞幹督率族長舉事管束族衆俾各遵守禮法以稱朝廷嘉念至意爾宜修德謹行以身先之如有恃强挾長朋謀爲非不守家法者聽爾同族長查照家範發落重則指名具奏依法治罪爾其欽承之故諭

嘉靖三十五年八月二十二日敕吏部孔尚賢着襲封衍聖公族人等敢有恃强欺害他的許孔尚賢奏來治罪

你部裏還行文與撫按官知道

嘉靖三十八年九月三十日賜六十四代孫襲封衍聖公孔尚賢制曰我國家稽古致治一惟孔子之道是循是式粤自祖宗列聖以逮于朕尊崇之典愈隆弗替尤必寵其後人紹封奉祀所以致無窮之報也爾孔子六十四代孫襲封衍聖公孔尚賢賦資明敏早承詩禮之傳秉志恪恭不忝神明之胄曉惟國典宜有褒嘉是用錫之誥命以爲爾榮夫崇德貤恩朕乃率循乎彝典象賢濟美爾宜光紹乎前休尚其益懋厥修庶以振祖風而延令譽欽哉

封衍聖公孔尚賢妻嚴氏爲夫人制曰朕惟化始人倫禮重宗婦肆朝廷錫命世臣而必及其伉儷者蓋以示從貴之恩申齊體之義也爾襲封衍聖公孔尚賢妻嚴氏出自名族歸于聖門婉娩靜閑雍雍循于女史孝敬勤儉翼贊著于闈儀聰淑德之聿修宜渥典之洊被玆特封爲衍聖公夫人光增命服夙敦儆戒之風寵賁宸章益迓駢繁之祉

嘉靖四十一年九月三十日論襲封衍聖公孔尚賢敕與前嘉靖三十二年孔貞幹敕同

隆慶三年三月初八日論襲封衍聖公孔尚賢敕曰惟我

祖宗列聖稽古右文崇儒重道于先師孔子特隆象賢之典其大宗之裔錫爵嗣封承奉祀事而支庶之衆亦加優遇又慮其族屬繁衍哲愚不一恐干國憲有玷聖門除敕令其統攝宗人督率訓勵朕今嗣統爾復具奏族屬愈繁善惡宜別特允所請再降敕一道令爾回府中飭訓規嚴明約束凡爾族人如有爲善出羣無忝先德者許爾疏聞特示旌勵如有輕犯國典不守家法及恃强挾長背違教令者輕則聽爾查照家範務落重則指名恭奏依法治罪爾尤宜正已率人祇德勵行以身先之庶不負朝廷優崇盛典爾其欽承之故諭

隆慶六年十月初一日加封衍聖公孔尚賢祖母衛氏爲太夫人制曰朝廷褒答鉅臣而休恩顯號上逮重闈者所以嘉其啓佑之勤以勸孝而作忠也矧宜聖之裔尤爲恩數所當先者乎爾封衍聖公夫人衛氏乃襲封衍聖公孔尚賢之祖母毓貞世冑儷美儒宗淑愼裡躬德中珩璜之節儉勤佐內動遵圖史之規慈範光昭芳猷允著遐齡愈茂家慶彌昌玆以爾孫疏請特加封爾爲衍聖公太夫人龍綸栽錫益增珈副之輝福履方新永介岡陵之壽

天啓二年論襲封衍聖公孔胤植敕與前隆慶三年三月孔尚賢敕同

天啓五年二月初六日封六十五代孫衍聖公孔胤植制曰景皇興之教化聖緒千秋册盟府之典章公遵一位覽熙明暢運循日昭月朗而莫踰冽曆數在躬維內聖外王之務急不顯揚其世祿將曷振夫人文遹演絲綸載輝傳祇爾衍聖公孔胤植承休聖澤列爵朝將詩禮砥闕蚤服父兄之訓芝蘭異禀挺爲帶礪之英出雲雨于秀阜崇岡寧羨颮輪擊水溢泉源于清河瑞嶽宛聃麟角在庭翼翼公圭纘江漢秋陽之烈洋洋列陟生舞雩洙泗之風貫朝論之可嘉洵至德之不朽奐玆[illegible]

肆獎爵封顯表儒觀蔚徵文獻茲用封爾爲衍聖公於戲金聲玉振儀範百王門食鍾鳴輝煌于祀益立道以經世維承家之有人非樹德滋亦猶虛貴朕方執牲原廟覩儀儒宮橋門生泗水之瀾膠庠見尼山之峻文章儀世篚簋屬卿仰生民以來之一人紹承休而後之萬葉爵之輕重道之休明爾職是資聖績斯在惟念朝恩之旣渥益德業之崇修學有餘師善將終與惟欽惟恭務保厥榮如綍如綸往加恪慎

封襲封衍聖公孔胤植妻侯氏爲夫人制曰彝倫敦化雅篇首詠乎關雎仁義浸涵大道造端乎夫婦聽茲合

德忽遐遺閨風維徂豆之筵綸䣊蘋蘩之侶斷徃含惻旌爵從榮爾衍聖公孔胤植妻侯氏秀毓侯門吉歸聖裔詩書禮樂贊教國于宜家鍾鼓瑟琴願相夫而作聖祛華脂于公閒不妍耀首之椎若樂素于儒風必敬齊眉之案縞綦寶儉承偕白首之歡環珮齊年竟杳青閨之夢茲贈爾爲夫人昭禴奠與蘋珈籍芝檢長春懿德考終雨露浥松扃不夜

封衍聖公孔胤植繼室仝氏爲夫人制曰茂典有加聖祀振人文之盛彝章渙奔閨門爲風化之原頒恩媚于載芆宜齊眉而婉錫爾衍聖公孔胤植繼妻仝氏祥純

將腡奠廟聖門柔嘉克邇前徽敬戒力箴內則撫賜綏而爾御靜好其音捧鶴笄以登堂毳甘其旨賢敎娣娌聲爾鏦夫珩璜貴克管筐業務廣乎蘋蘩茂閨幃之鷄儆光燬陛之鼙聯習詩敦禮之庭稱華女士和瑟調琴之化鼓藻聖宗茲封爾爲衍聖公夫人窮寵承榮克允鳩河之咏螽斯叶吉聿與鳳昌之祥

天啓五年二月十四日封衍聖公孔胤植繼庶母張氏爲夫人制曰緣慶有源劬育悵慈暉而天嗣推恩無間顯揚逮冢子之所生故倫理之攸關稽諸典法然朝廷之加錫豈遠人情爾張氏乃衍聖公孔胤植之繼庶母巽

順爲儀坤章合德柔嘉維則持筐筥于詩禮之庭敬戒不違約珮環于琴瑟之側厥惟正脉克紹聖門德尊圖史之箴爵旌鼎鐘之貴綏祥愈茂衍慶彌昌茲特封爾爲衍聖公夫人福履方新永河山之介度寵綸茲賁揚珈茀之恩輝

封衍聖公孔胤植本生父母制曰渙綸綍以恤明恩在陛嘉賢在庭嚴訓敦詩書而弘至教于朝未爵于廟疏榮實作聖之有基何不年之可惻匪弓裘之食享蘋蘩豆以來歆爾孔尚坦乃衍聖公孔胤植之父孝友天成聰明聖降佚六經而筒腹學有本源律一謹以禔躬行

無枝葉含葩瞖癖發揮三百之精華觀妙凝玄蘊蓄五
千之道德資秘書于金匱紅藥承吟懷獻賦于玉樓青
春解脫德音附寂開後漸之羽儀道統得傳續中興之
脉泒乃徵聖人之後世德不衰益知君子之貽臣忠必
顯玆贈爾爲衍聖公洪濡雨露伫城鬱楷滋華顯蔚雲
霞彤闕香芝沁壤

制曰冊府疏榮列爵渙上公之典重闈含恤餘聯懷慈
母之恩矧聖教之攸崇必先子孝勸臣忠而加顯寧後
母劬通煥愍綸用彰錫美爾吳氏乃衍聖公孔胤植之
母瑤華遜質瓊蕊標貞居闈金拖紫之恒秀出大家風

範歸說禮敦詩之吉淑增尼室輝光寶儉德于葛覃袪
華妝而曳縞將勤操于荼苦凝幽則于靜琴痛絕所天
爾勵柏舟之節訓繩厥嗣惟嚴畫荻之功致有後人克
光前烈顧茲懿行寧愜褒章茲贈爾爲衍聖公夫人爰
惟風木之思已逮家傳之籍翟霈此蓼蕭之澤來歆國
典之烝嘗

封衍聖公孔胤植兄孔胤椿制曰公爵嗣封冢子必登
乎祀典仙風遠逝聖宗益耀夫謙光雖埋韻之流淒挹
金聲而自振貽恩無間渙綍同榮爾孔胤椿乃衍聖公
胤植之兄寧靜標姿端溫萃雅躬醍寅慎甚禮義之澤
華孝克孚誠夷彝倫于婣族模型支庶勞必身先揖讓
家庭榮惟已後應疏封于冊府遽逸轡于泉臺紹金友
而象賢維宗有祀傷玉昆之殤斷報德無窮茲贈爾爲
衍聖公賁芝檢于松楸優嘉盛典廻雲旗于河漢篤祜
後程

封衍聖公孔胤植嫂殷氏制曰聖教之化始乎人倫禮
義之隆重乎宗婦矧夫歸于其家而不辱其教喪其所
天而轉似可矜推從貴之恩中齊體之義亟施弘慶以
慰未亡爾殷氏乃衍聖公孔胤植之嫂咏雪于鼎鉉之
扉委禽于禮樂之戶勤賢約珮式彰雞儆之勤律已祗

脂不飾鳳翹之耀夫爵登朝未逮絕鏡悲鸞聖功從祀
不淪聯珠綴玉孤燈月牖雙娶並泣機絲一檢霞封萬
石齊榮綸綍茲封爾爲衍聖公夫人侈龍章于四德千
葉旌貞承鶴髮于百年五辛飴養

天啓六年正月十六日封衍聖公孔胤植本生祖父母制
日昔正考父佐戴武宣三命滋恭明德啓聖而安國潁
達皆由經學顯庸漢唐奕世有達人綿其瓜瓞矣爾原
任翰林院五經博士孔貞寧乃襲封衍聖公胤植之本
生祖父泳源演慶岳秀分奇韻遠神清追高標于李謫
經深學博綵雜步于衍元續緒金閨聯芳璧府爾孫胤

支而本俾祖拾級而堂爵以上公昭其肯搆茲特贈爾
爲衍聖公錫之誥命於戲袞衣橫玉没申九命之榮寶
鼎著銘遠紹萬年之祿貴于馬鬣服此龍章

制曰朕與恩啓震廸于儀坤刱作配聖裔鍾祥振世者
乎。爾李氏乃襲封衍聖公孔胤植之本生祖母淑愼有
聞端凝爲則而夫聖宗俊乂文苑菁英克敦琴瑟之和
致有螽麟之瑞茲用贈爾爲衍聖公夫人象賢崇德旣
晉錫于端師承沐分榮溢加綸于懿閫鸞書天燦玄壤
雲鮮

制曰詩不云乎瑟彼玉瓚黃流在中福祿之畀譬諸鬱

鬯不置厄缶婦能承夫以佑厥孫福所降也爾王氏乃
襲封衍聖公孔胤植之本生繼祖母蘭績斯芬玉理其
美蘋藻潔于祠饋珮璜乎于同聲茲以孫恩揚而祖貿
贈爾爲衍聖公夫人女師之訓方克振于徽音象服之
宜尚於昭于宸賚

制曰珠孕必資于明月黍繁爰藉于冷風昌後承家榮
宜分追爾張氏乃襲封衍聖公孔胤植之本生祖母江
汜竝流蜀心承序篤生喆胤紹爾儒原當斯湯沐之庥
式茂同升之秩毋由于貴澤以世綿特贈爾爲衍聖公
夫人於戲彤管有煒夙侍蓮山之[illegible]籍椒漿尊賢克承

尼丘之元宗僤爾幽靈章斯孝德

崇禎元年三月三殿告成覃恩加封衍聖公孔胤植爲太
子太保制曰聖德配天道脉範乾坤以有永儒教炳日
詒謨並日月以同光鄒魯之道慶無疆嗣孫之世休濟
美學旣襄乎國運典宜晉夫崇階茲爾先聖六十五代
孫襲封衍聖公孔胤植賦性英奇操行弘毅泒濬聖系
繼麟振以鍾祥道延祖傳光鳳德而表烈邈尼山之世
澤非徒殘簡之傳聞承洙泗之餘波儼若趨庭之佩服
爰媲芳于往哲遂襲爵于熙朝而爾兢兢懷臨淵之思
皇皇隆木鐸之望儀乎物譽於祖有光際此堂搆之告

成何靳絲綸之晉錫是用覃恩授爾爲太子太保錫之
誥命於戲道通天地淵源殊切于憲章德貫古今雲仍
追休于祖述尚闡六經之統以垂萬世之瞻

加封衍聖公孔胤植妻侯氏繼室仝氏爲太子太保夫
人制曰禮重元配以協德而相成國有彝章宜覃恩而
竝錫矧淑闈丕顯于聖門而中道蘭摧慫綸可獨後乎
爾太子太保衍聖公孔胤植前妻侯氏名門毓德聖胄
作述匪勉機絲效珥簪之儆敬共筐筥叶蘭芷之芬玉
鏡中分德朔不壽梁笱留恤懿範堪悲茲以覃恩贈爾
爲太子太保衍聖公夫人徽彰彤管旣式表于綠綸榮

祓玄扃永增輝于松楨
制曰王化起房中人綱先內德況王纘聖胤克襄道德之傳比德前徽懋佐詩禮之業不有殊典何酬淑賢爾太子太保衍聖公孔胤植繼室全氏性表蘭芳質涵玉潁秉閑肅穆顯若之範稟如宜室家和在御之音靜好言規圖史動協珩璜茲以覃恩封爾為太子太保衍聖公夫人於戲列九棘而歷層階茂昭儆助中初錫以揚內則式迓寵休祗承龍綍之恩益勵雞鳴之儆
加封衍聖公孔胤植本生祖父母為太子太保制曰先聖世爵之臣翬靈長于社稷闡孫纘述之緒昭祖德于

箕裘矧祥鍾泗水脉衍尼山而堂構相承有不追思祖德者乎爾衍聖公孔貞寧乃太子太保胤植之祖封膺先爵裔出聖宗道德兼優可作儒林之範才猷夙茂世增章甫之光衍江漢而揚波媲秋陽以並潔名高三事品重四科爰鍾適種之孫作朕輔佐之寄遠追世德宜渥尊崇茲以覃恩贈爾為太子太保衍聖公錫之誥命孤卿峻秩絲綸崇耀于松楸世爵延休奕葉永光于堂構克膺新命祗賁玄靈
制曰巽命宜獻煥明章于奕世重闈敷慶昭陰教于璇源追崇大母之稱用篤孝孫之祉爾李氏乃太子太保衍聖公孔胤植之嫡祖母厚德能載基命克承令範夙章縞綦內則咸昭蘋藻爰嘉聖裔之偉範式昭王母之新綸是用覃恩贈爾為太子太保衍聖公夫人顯命再承華衮賁日邊之色幽竁如在環珮聞月下之聲
制曰世爵光於先世彝典攸隆報典遡於祖妣烝嘗並茂追賢淑之遠澤慰聞孫之永思爾王氏乃太子太保衍聖公孔胤植之繼祖母世德鍾華聖門濟美緝箴懋案共推詩禮之宗儆旦規星允協肅雍之則肇基式弘裕後亢宗克啟闡孫茲以覃恩贈爾為太子太保衍聖公夫人藹雲掩翟越累葉以增芳花露騰龍垂千秋而

永賁
制曰褒善慶于聖宗祖妣崇衮台之命遡芳徽于鞠育重闈敷從貴之榮爾張氏乃太子太保衍聖公孔胤植之生祖母稟程聖族儷德鴻儒儼學彼之小星啟綿長之令緒獻勛詩禮移追江漢之風慶毓章縫動儀河山之度是用覃恩贈爾為太子太保衍聖公夫人蘭孫芳遠叅儀五色之龍綸楓綍恩新再映千秋之鳳德
加封衍聖公孔胤植繼父母制曰膺榮世爵聖公為社稷之光遡德椿庭燕翼衍箕裘之慶爰褒式穀昌勒旌綸爾衍聖公孔尚賢乃太子太保衍聖公胤植之父茂

承聖爵挺傑熙朝潛心洙泗之淵源克纘尼山之志事
訓詩訓禮弘祖述之高風賓帝賓王暢憲章之人烈啓
爾繼芳之嗣作朕師世之臣遺澤彌長先謀益懋茲以
覃恩贈爾爲太子太保錫之誥命於戲宮秩再增用表
聖系之茂綸音孔煥式彰永世之光祇服紫綸翔輝玄
室
制曰内秩從夫蚤被綸章之命崇階從子洊申鳳珮之
榮矧儀則表于聖宗慈訓垂于裕後而疏恩錫之可容
緩乎爾嚴氏乃太子太保衍聖公孔胤植之嫡母毓秀
名閨作儐聖胄承尊聲氣倶下秀儆可師待物慈惠徧

乎室家肯慶尼山化雨驚傳贈珮之功洙泗春風實賴
和丸之力懿範已遠徽音如存茲以覃恩贈爾爲太子
太保衍聖公夫人綠旄雲表難招鶴馭之靈紫誥天邊
益衍麟振之慶
加封衍聖公孔胤植生母張氏制曰天生名世必藉賢
母故人子之躬膺世爵皆思邀朝廷恩寵以酬罔極然
板輿之奉與執惓之悲情則異矣國有懋綸所以追鞠
育也爾張氏乃太子太保衍聖公孔胤植之生母性秉
貞淑天賦靜莊義以正家嚴範凜秋霜之肅仁以惠下
慈顏藹春日之和逸不忘勞豐而能儉群徵熊夢效裕
燕貽追麟嗣流芳翟服方新聖澤而婺星掩曜音容久
杳慈幃茲以覃恩贈爾爲太子太保衍聖公夫人爾其
永慕誰報寸草于三春芝簡重新聊慰淚花于九地
崇禎十三年封已故五經博士孔胤桂妻王氏爲孺人
制曰國家襃揚之典首重女貞若夫志勵柏舟克光聖
緒廸榮所以風世也爾太子太傅襲封衍聖公孔胤植
嫂王氏德門毓秀儒閫作儀孝事姑嫜願代有籲天之
感守堅伉儷辭他切從地之思閫政肅清冰心映徹無
忝文宣令範乞標穎水高風是用封爾爲孺人錫之敕
命綸章生介石之輝闕里增婺星之燦

國朝順治八年八月二十一日封少保兼太子太保衍聖
公孔興燮并妻馮氏爲夫人制曰國家思創業之隆當
崇報功之典人臣建輔運之績宜施錫爵之恩此激勸
之宏規誠古今之通義爾少保兼太子太保衍聖公孔
興燮爾以至聖世裔衍聖公爵歷代襲封斯文嫡系承
於奕葉大道正宗傳于鄒魯興朝右文臨雍崇祀嘉爾
來廷倣古制而頒爵祿爾其勅恪修秩益祇國恩永綿
聖澤茲以覃恩特授爾階光祿大夫錫之誥命於戲推
恩申命爰弘奬于忠貞樹德懋勳尚益勅于篤棐祇服
朕命勉盡乃心

制曰作朕股肱良臣所以失夙夜蠶爾女士內則亦以劬勛勤休命用中壺儀維懋爾少保兼太子太保衍聖公孔興燮妻馮氏相夫克諧宜家著範爾夫恪勤盡職藉爾黽勉同心內則既嫻褒綸宜錫茲以覃恩封爾為衍聖公夫人於戲牝此勅勞之佐久藉同心嘉爾貞順之賢載頒異數益修內德以答殊恩

祭告

唐乾封元年遣司稼正卿扶餘隆祭告文

惟神玉鈞陳覡靈開四時之源金偶流祕慶傳三命之範神資越誕授山岳以騰英天縱攸高蘊河海而標狀折衷六藝宣創九流膺乃生知靈非外奬于是考三古裒一言刊典謨定風什莊敬之客畢備鐘鼓之音載和父子爰親君臣以穆蕩乎煥乎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可不謂至聖矣乎朕以涼德嗣膺神器式崇祇配展義云亭感周禮之尚存悲素王之獨往杼軸洙泗如挹清瀾留連舞雩似聞金奏昌門曳練徒有生芻之疑漢曲移舟非復萍萍之實慨然不已爰贈太師堂宇卑陋仍命修造褒聖子孫合門勿事庶能不遺百代助損益之可知永鑑千年同比肩而為友聿陳菲奠用旌無朽梅霄霞粱松春月牖德音暢而無斁形神忽其將久倘弗殊於生前亦知榮于身後

宋大中祥符元年遣推誠保德功臣光祿大夫行禮部尚書上柱國清河郡開國公張齊賢祭告文

朕以有事岱宗畢告成之盛禮緬懷闕里欽設教之素風躬詣奠于嚴祠特褒崇于懿號仍命舊相再達精誠昭薦吉蠲用遵典禮以兗國公顏子配

嘉祐六年遣兗州府通判田洵祭告文

惟王淵聖難名誠明易簡敷厥雅道大闡斯文生民以
來至德莫二教行萬世儀凡三王闕里之居祠宇惟煥
遐瞻墻仞邈仰門庭奮于飛鸞之蹤新茲標榜之制命
工庀事推策涓辰敢議形容盍申崇奉仰惟降格遥冀
歆觀

崇寧五年頒降祝文

某年月日皇帝御名謹遣某官敢昭告於至聖文宣王惟
王固天攸縱誕降生知經緯禮樂闡揚文教餘烈遺風
千載是仰俾茲末學依仁游藝謹以制帛牲齊粢盛庶

品祗奉舊章式陳明薦以兗國公鄒國公配

咸淳三年遣官祭告文

惟王金聲玉振集厥大成有道立教垂憲萬世茲率舊
章謹以制幣牲齊粢盛庶品式陳明薦以先師兗國公
郕國公沂國公鄒國公配

金大定二十二年遣兗州節度使孫康祭告文

國家禮崇儒術道尚聖師闕里廟貌丁以新之雅樂具
舉法服章之庶幾監格永集繁禧

元至大元年遣集賢學士嘉議大夫王德淵祭告文

惟王秉德生知垂教不朽聖之時者天何言哉由百世
之後莫能違自生民以來未之有特加封號大展祭儀
仍命臣僚往祀林廟

至正二年遣集賢學士郭孝基祭告文

惟王宗主名教表正彝倫並日月明同天地仁書萬古
之夜又四海之民惟中國之爲中國實有賴于斯文欽
惟皇上念闕里爲毓聖之地故特祭遣一介之臣香承
手錫酒分上尊惟中書欽若休命用敦助相禮之錢緡
牲牢既設簠簋斯陳神之格思歆此明禋

至大四年遣資政大夫國子監祭酒劉賡祭告文

天以神器畀付朕躬受命維新若稽舊典肇修禋類徧

于群神仰惟聖人模範百世功隆德盛宜極欽崇爰命
儒臣恭詣闕里侑茲儀物牲用太牢昭薦厥誠尚祈鑒
格

延祐七年遣說書王存義祭告文

惟王天縱至聖集厥大成儀範百王賢于堯舜黼服伊
始恭祀告虔尚冀格思永昌文治

至元五年遣奉順大夫監察御史孔思立祭告文

列聖右文宮廟既葺立言成績貞石者辭爵孫承休作
我司憲俾致嘉告以祚無彌謹以香酒太牢粢盛制帛
式陳明薦

明洪武元年頒春秋二丁通祭文

惟王德配天地道冠古今刪述六經垂憲萬世惟茲仲
春秋謹以牲帛醴齊粢盛庶品式陳明薦以復聖顏子宗
聖曾子述聖子思子亞聖孟子配

洪武二年遣使致祭文

惟神昔生周天王之剛實爲邦聖德天成述紀前王治
世之法雖當時列國毀時其道未行垂教于後以至于
今凡有國家大有得焉自漢之後以神道祀海內朕代
前王統率庶民日書檢點忽視神之訓言非其鬼而祭
之諂也敬鬼神而遠之祭之以禮此非聖賢明言他何

能道故不敢通祀暴殄天物以累神之聖德茲以香幣
牲齊粢盛庶品式陳明薦惟神鑒焉

永樂元年御祭文（文同洪武元年）

宣德元年遣太常寺寺丞孔克準祭告文

仰惟先師丕隆道德表正綱常集羣聖之大成爲百王
之儀範茲余嗣位之初謹用祭告永資聖化翼我治平

景泰元年遣翰林院侍講吳節祭告文

仰惟先師丕明古昔帝王之道以正綱常垂憲萬世功
德高厚與天地同予嗣承大統祇嚴祀事用祈神化助
我治平

成化元年遣吏部右侍郎尹旻祭告文

仰維先師以天縱之聖爲文教之宗萬世之下綱常正
而世道隆實有賴焉茲余嗣位之初景仰惟深特申祭
告永覽聖化翊我皇猷

成化十三年遣翰林院學士王獻祭告文

惟王生知之資天縱之聖道德配于二儀教法昭于萬
世緬懷功烈宜極褒揚領冕服之章數雖隆而享祀之
儀物弗稱爰考彝章參合輿論增樂舞爲八佾加籩豆
爲十二蓋用祭天享地之禮樂庶副尊師重道之本意
也特遣儒臣遠詣闕里用伸祭告王其鑒知

弘治元年遣太常寺少卿田景賢祭告（文同宣德元年）

弘治十二年遣太常寺少卿兼翰林院侍讀學士李傑祭
告文

惟王道德高厚教化無窮廟貌尊崇古今崇奉比遭回
祿煨燼靡遺斯文在茲胡天不弔肆維統緒承傳在予
修復舊規所不敢後特申祭告奉慰聖靈洋洋在天尚
其歆鑒

弘治十七年遣太子太保戶部尚書兼謹身殿大學士李
東陽祭告文

惟我先師代天立教禮嚴報祀四海攸同嶽降在茲甯

䫉自古頃罹災變實警予衷爰敕有司命工重建越既
五載厥功告成棟宇聿新器物咸備光昭儒道用妥聖
靈特遣輔臣遂將祭告尚祈歆鑒永享明禋
正德八年遣巡撫山東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趙璜祭告文
比歲盜起北方肆行東郡屢經闕里侵犯廟廷葢嘗申
命將官分兵守護聖靈昭布竟保安全逆魁悉平儀文
斯舉聿嚴祀事兼飭有司灑掃汙萊修葺損壞式還舊
覲仰慰明神尚祈鑒歆永佑邦國
嘉靖元年遣詹事府掌府事吏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石
珤祭告（文同成化元年）

嘉靖九年。世宗御製安先師孔子告文。
自昔混沌之初。天命羲農軒聖。創世開物。以至堯舜禹
湯文武周公以及先師。列聖相繼。奉天行道。立教誨人。
肆我聖祖。崇禮于先師。御製有文。典冊俱在。予惟寡昧
之人。仰遵祖憲。去故元褻慢之偶像。如祖製崇禮之聖
謨。稱號核實。俎豆究本。以遵禮典。兼體先師至意。予實
不聰。賴先師默鑒。及良輔洪儒所贊之也。爰擇令辰。特
命大臣奉妥先師神位。以及配從之位于此。先師鑒知。
永依陟降。大運神化。教我君民。俾予性理早開。而無負
皇天付托之眷命。暨士庶學業咸正而無違先師傳道
之至情。予實有賴焉。惟先師覺之。以復聖顏子。宗聖曾
子。述聖子思子。亞聖孟子配
本年御製告啓聖公孔氏文
惟公誕生至聖。爲萬世王者之師。功德顯著。故茲妥奉
公位于此。以先賢顏氏曾氏孔氏孟孫氏。先儒程珦蔡
元定朱松配
隆慶元年遣尚寶司卿劉奮庸祭告文
追惟先師道兼羣聖。教備六經。歷代帝王是宗是式。茲
予踐祚之始。良深景慕之懷。特遣廷臣用申祭告。伏冀
昭垂訓迪。永祚皇猷。

萬曆元年遣尚寶司司丞張孟男祭告（文同隆慶元年）
天啓元年遣順天府府丞姚士愼祭告文
惟我先師。生民未有。百代莫前。凡在斯文。實均仰戴。茲
予肇位。景慕良深。特遣廷臣虔申祭告。尚資神化。永祚
皇明
崇禎元年遣太僕寺卿管太常寺少卿郭興言祭告（文同隆慶元年）
國朝順治八年遣都察院右都御史兼工部左侍郎劉昌
祭告文
朕惟治統緣道統而益隆。作君與作師而並重。先師孔

子無其位而有其德開來繼往歷代帝王未有不率由之而能治安天下者也朕奉天明命紹續丕基高山景行每思彰明師道以光敷至教而祀典未修曷以表敬事之誠登嘉平之理茲遣尚官虔祀闕里儀惟備物誠乃居歆伏惟格思尚奠鑒享

康熙七年遣光祿寺卿加一級楊永寧祭告文同順治八年

諭祭聖裔

明洪武十四年遣行人張濟民諭祭襲封衍聖公孔希學

三綱五常之道始上古列聖相承率修明以育民生至于中古將欲墜焉非先師孔子孰能修明之今生民多福惟三綱五常之道備耳蓋世之大德者天地不淪没人民無惡聲所以爲帝者師血食千萬世不泯子孫存焉朕以爾孔希學繼世襲修永張斯教以顯爾祖何期訃音一至云及長往於戲襲封榮貴克保令終可無憾矣特遣使以牲醴致祭爾其享之

洪武三十五年遣行人允誠諭祭襲封衍聖公孔公鑑

嗚呼惟卿生于神明之冑傳先聖之道天下之所具瞻朝廷之所崇敬奈何天不假年弗克永世朕聞訃驚怛唯飭乃子弟以守先聖之宗祀庶不墜前人之耿光爰以牲醴往奠卿如有知鑒茲諭祭

正統元年遣行人李春諭祭襲封衍聖公母太夫人胡氏

爾爲婦於孔門有子襲封顯爵惟爾克盡母儀允脩慈訓祗承宣聖之祀弗忝厥後常受褒封之命以享安榮今以壽終夫復何憾尚其有知服此諭祭

正統十四年遣行人邊秉諭祭襲封衍聖公祖母太夫人王氏

爾克愼母儀楷範宗族佐君子而成内助之美撫子孫
而有慈順之勤宜其榮受褒封永享祿養茲以高年倏
爾遐棄亦無憾于地下矣爾如不昧尚歆聽之
成化五年遣官諭祭衍聖公孔弘緒妻夫人李氏
爾毓秀輔臣之中闈作配素王之正系以承聖祀既受
榮封猶有嗣以足嘉遽無年而堪憫特賜祭葬式克歆
承
成化十七年遣行人司行人汪舜民諭祭衍聖公夫人王
氏
惟爾生有淑資早嬪聖裔篤生令子克紹宗祖嘗受恩

封宜享榮貴胡爲一疾遽爾云亡訃音來聞特賜葬祭
爾其有知尚克歆服
弘治十七年遣山東布政司左參政呂政諭祭前衍聖公
孔弘緒
於昭聖師爾惟世嫡爰自垂歲嗣膺顯封生貴爲菑遽
罹險釁不遠能復更著賢聲慶源所鍾篤生令子宗祊
有托光紹前休方期永齡茂綏榮養夫何一疾遽焉長
絕訃音來聞良深嗟悼儒宗在念宜異卹章特命有司
爲營塋事復茲諭祭尚克歆承
嘉靖九年遣山東布政使司右參議何瓚諭祭衍聖公孔

聞韶生母江氏
惟爾出自華閥歸于聖門篤生賢子宗祀克承壽考令
終哀榮俱備茲頒恤典諭祭爾靈仍命所司爲營塋域
九原不昧尚克承之
嘉靖二十二年遣山東布政使司右參議張鵬翰諭祭衍
聖公孔聞韶繼母太夫人袁氏
惟爾裔出名族繼配聖門婦道恪修母儀昭著性惟端
靜行本慈仁化洽閨闈養隆甕釜宜綏福履安享貴榮
胡遽長終訃音忽報良深悼惻遣祭爾靈庸示渥恩用
酬世德懿靈如在尚其鑒歆

嘉靖二十五年遣行人司行人劉穢諭祭衍聖公孔聞韶
卿爵陞上公寵逾三紀累朝榮遇班領儒臣頃聞訃音
已加哀卹倏臨首七悼惜益增庸示殊恩載錫以祭幽
靈未泯庶克承之
惟卿德器老成資性醇朴系出宣聖蔚爲儒宗顯受榮
封秉禮遵道孝隆奉祀克繼克承典重來朝可儀可範
眷惟英哲實乃象賢宜衍遐齡以延聖澤頃聞嬰疾遽
至長終爰推卹恩如制營塋遣官諭祭以慰卿靈九原
有知尚其歆服（共祭九壇）
嘉靖三十一年遣行人司行人方正脩諭祭衍聖公孔貞

幹夫人嚴氏𡿪文

嘉靖三十五年遣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講學士袁煒

諭祭衍聖公孔貞幹

卿先聖之後裔天挺英流器宇恢弘性資明敏嗣膺公

爵益懋操修文獻有徵家聲丕振頃方抱疾表賀進京

忠誠可嘉胡遽長逝訃音來上良切悼傷爰示卹恩賜

祭開壙遣官護送用表優崇卿靈如存尚其歆服

本年又遣行人司行人何𤇆諭祭

卿德夙成早受封典禮勤時覲班首文階允矣象賢嶶

音茂著慨茲英哲胡弗永年月日不居俄臨首七感今

憶昔諭祭載頒卿靈有知歆茲異渥共祭九壇

萬曆四年遣山東布政使司左參議周舜岳諭祭衍聖公

孔聞韶繼妻封太夫人衛氏

爾作嬪聖胄翼厥文孫婉順克脩坤儀茂著遽焉長逝

奄及穸期爰按彝章載頒諭祭靈其不昧服此殊恩

天啓二年遣禮部尚書孫愼行諭祭衍聖公孔尚賢

惟爾守禮名儒亢家哲嗣飭宗教以攸叙共臣紀而無

隕奉聖明者五朝陪廟祀于兩世藉爾黃髮翼予冲人

正首儀乎鴻逵胡遽傳乎鶴表遺簪軫痛加豆疏榮庶

慰幽冥永綏後福

本年諭祭衍聖公孔尚賢夫人嚴氏

惟爾鍾自巨室嬪于禮門蚤叶鳳占克備河山之德允

宜象服虔脩蘋藻之聲先君子而長終未遂偕老念𣹖

人之追請特予同■歆此苾芬慰爾冥漠

崇禎四年遣山東布政司分守東兗道右參政蔣如奇諭

祭衍聖公孔尚賢

惟爾德稟先程行遵懿矩依毗方切凋謝𡣕傷窀穸奄

臨載頒諭祭聽茲寵渥式克歆承

本年諭祭衍聖公夫人嚴氏合塟

惟爾克荷前休允光世德爰資雞鳴之儆用襄鴻碩之

猷埋玉堪嗟鬱金可酹遺蛻偕藏夏屋幽光永慰夜臺

崇禎十五年遣山東布政司分巡兗西道僉事李格諭祭

太子太傅襲封衍聖公孔胤植妻贈夫人侯氏

惟爾毓自德門嬪于聖族翀穆家政懋踐閫儀奉蘋藻

以寅虔樂琴瑟之靜好從夫齊貴荷國殊恩宜膺祿之

永綏胡年壽之勿永載錫宅兆寵以几筵靈寬有知尚

其祇服

諭祭太子太傅襲封衍聖公孔胤植繼室封夫人仝氏

惟爾德備柔嘉性鍾慈淑叶鳳占于聖胄服燕與以宜

家克繼前徽宜膺難老胡天不弔遽隕長終諭祭特頒

用昭異數豈蒐如在尚克歆承
國朝順治五年遣山東布政司諭祭衍聖公孔興燮
惟卿休承聖緒秩列朝班壽晉門閭遽服其裘之調絲
綸新渙爰應圭爵之榮方冀遐齡茂綏福履夫何一疾
遽報奄終朕聞訃音深用悲悼遣官賜祭營塋悉如前
制嗚呼儒宗在念爰沛彝章卿靈有知尚其歆此
諭祭七期共七壇
惟卿岱嶽嗣英洙泗衍秀方膺顯秩遽嘆奄終日月不
居俄臨首七載頒諭祭用示殊恩慰爾幽靈歆茲異渥
諭祭下塟
惟卿淵源祖德佩服先型期永松喬遽傷凋謝遣官祭
塟用慰九原靈如有知尚其歆格
康熙七年遣山東承宣布政使司施天裔諭祭襲封衍聖
公孔興燮
惟卿躬承家學望係儒宗世守箕裘克承詩禮之訓秩
隆國爵爰膺綸綍之榮遽爾奄終良深悲悼遣官賜祭
塟如前例嗚呼芳踪已渺世澤彌長典禮所崇尚其歆
格

闕里廣誌卷之十三

碑記

後漢魯守廟百石孔龢碑

司徒臣雄司空臣戒稽首言魯前相瑛書言詔書崇聖
道勉闕藝孔子作春秋制孝經字闕二五經演易繫辭經
緯天地幽讚神明故特立廟褒成侯四時來祠事已即
去廟有禮器無常人掌領請置百石卒史一人典主守
廟春秋享禮財出王家錢給大酒直須報謹問太常祠
曹掾馮牟史郭玄辭對故事辟雍禮未行祠先聖師侍
祠者孔子子孫太宰太祝令各一人皆備爵太常丞監
祠河南尹給牛羊豕雞字闕二各一大司農給米祠臣愚
以爲宜如瑛言孔子大聖則象乾坤爲漢制作先世所
尊祠用衆牲長吏備字闕二欲加寵子孫敬恭明祀傳于
罔極可許臣請魯相爲孔子廟置百石卒史一人掌領
禮器出王家錢給大酒直他如故事臣雄臣戒愚戇誠
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臣稽首以聞制曰可元嘉
三年三月丙子朔廿七日壬寅奏雒陽宮司徒雄司空
戒下魯相承書從事下當用者選其年卌以上經通一
藝雜試通利能奉弘先聖之禮爲宗所歸者如詔書書
到言永興元年六月甲辰朔十八日辛酉魯相平行長

史事下守長掗叩頭死罪敢言之司徒司空府壬寅詔
書爲孔子廟置百石卒史一人掌主禮器選年卌以上
經通一藝雜試能奉弘先聖之禮爲宗所歸者平叩頭
叩頭死罪死罪謹按文書守文學掾魯孔龢師孔憲戶
曹司孔覽等雜試龢修春秋嚴氏經通高第事親至孝
能奉先聖之禮爲宗所歸除龢補名狀如牒平惶恐叩
頭死罪死罪上司空府讚曰巍巍大聖赫赫彌章相乙
瑛字少卿平原高唐人令鮑疊字文公上黨屯留人政
教稽古名重規 闕 乙君察舉守宅除吏孔子十九世孫
麟廉請置百石卒史一人鮑君造作百石吏舍功垂無
窮於是始 闕

魯相韓敕造孔廟禮器碑

惟永壽二年青龍在涒灘霜月之靈皇極之日魯相河
南京韓君追惟太古華胥生皇雄顏 闕 育 闕 寶俱制元
道百王不改孔子近聖爲漢定道自天王以下至于初
學莫不驩思嘆仰師鏡顏氏聖舅家居魯親里亓官聖
妃在安樂里聖族之親禮所宜異復顏氏亓官氏邑中
繇發以尊孔心念聖歷世禮樂陵遲秦項作亂不遵圖
書倍道畔德離敗聖輿食糧亡于沙丘君于是造立禮
器樂之音符鐘磬瑟鼓雷洗觴觚爵鹿柤梪籩柉禁壺
脩飾宅廟更作二輿朝車威熹宣抒玄汙以注水流法
舊不煩備而不奢上合紫臺稽之中和下合聖制事得
禮儀于是四方士人聞君風耀敬咏其德尊琦大人之
意逴彌之思乃共立表石紀傳億載其文曰皇戲統華
胥承天畫卦顏育空桑孔 闕 元孝俱祖紫宮太乙所授
前闓九頭以什言教後 闕 百王獲麟來吐制不空作承
天之語乾元以來三九之載八皇三代至孔乃備聖人
不世期五百載三陽吐圖二陰出讖制作之義以俟知
輿於穆韓君獨見天意復聖之族卓越紀思修造禮樂
瑚璉器用存古舊宇殷懃宅廟朝車威熹出誠造 闕 漆

不水解工不爭賈深除玄汙水通 闕 注禮器升堂天雨
降澍百姓訢和舉國蒙慶神靈祐誠竭敬之報天與厥
福永享年壽上極華紫旁伎皇代刊石表銘與乾輝燿
長期蕩蕩於盛復授赫赫罔窮聲垂億載

韓勅修孔廟後碑

皇漢帝元永壽三年青龍建酉孟秋之旬升布天德帝
拜大臣曾曾玄玄魯相河南京韓君追惟孔聖素王受
象乾坤生于周 闕 匡政天文德燦燿 闕 作應星神稽易
制孝升出大人徵符洞虛論要道根赤書黃字蜚于倉
天北落復下大帝闓門龍字 闕三 精歷星宮需動玄紫垣

隱闕震春秋既成效以獲麟功宜道立封禪闕三字玄闕二
字魯天地窮宾精皇炳辟河雒摘靈散六制二百生師
經元德浸渾孝道滋榮爲漢制作萬世闕功志誦受命
以授煌煌帝闕一字載天意流通弟闕四字生徒三年素王
以下至于兆生開名傾耳視若見形天挺三五三九之
闕德闕二字子度終獲麟天爲移柜日闕七字賢俊以傳君
以順顯臣以無衍韓君于氏憤慉之思惟古之嘆念闕
畜闕爲世寶具受符相魯敷舒闕十字謁廟拜墓感有曾
玄修飾舊宅侯神廟堂月闕墻域庫室中郎立先王禮
樂器闕十字二興朝車威熹曆日久長承法而制以遵古

常崇聖帷坐薦席十重改畫聖象如古爲闕十五字章規柜
玄汗唯深且方宅廟悉修敬將藥房闕五字道路闕二字闕
周衛行闕十五字恭肅春秋烝嘗欣樂之情和見于顏惟墓
以闕三字歷秦闕萬闕業文闕十二字君於闕五字龍闕二字玄禮
有制度國疑少磚壇法不即闕五字磚闕二字造石壇闕十六字
遣上公名卿奉表牢祠來闕四字作大开闕二字方闕二字之
用闕二字韓君闕九字政以弘闕二字四方士梁異人同心共
術韓君德政闕八字鈐約闕四字日其安闕九字以臨東海功
闕伊望洮歌欽烈蘭芳青雲自闕二字郡闕十字物民闕魯
之日闕二字盛隆恩及孤弱惠閔闕窮民失闕啓饑寒得

克業以士屋闕小歡康存舊闕德夫闕所行闕四字足用
梁英徐闕楊闕望者成行顯彼像闕獨尊貴闕字且立表
石勒銘之功君輔漢室聖帝闕躬子子孫孫封闕三字石
表墓垂名八皇

魯相史晨祠孔廟奏銘

建寧二年三月癸卯朔七日巳酉魯相臣晨長史臣謙
頓首死罪上尚書臣晨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臣蒙厚恩
受任符守得在奎婁周孔舊寓不能闡弘德政恢崇一
變夙夜憂怖累息屏營臣晨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臣以
建寧元年到官行秋享飲酒泮宮畢復禮孔子宅拜謁

神座仰瞻榱桷俯視几筵靈所憑依肅肅猶存而無公
出酒脯之祠臣即自以俸錢修上案食醱具以叙小節
不敢空謁臣伏念孔子乾坤所挺西狩獲麟爲漢制作
故孝經援神契曰玄丘制命帝卯行又尚書考靈曜曰
丘生蒼際觸期稽度爲赤制故作春秋以明文命綴紀
撰書修定禮義臣以爲素王稽古德亞皇代雖有褒成
世享之封四時來祭畢即歸國臣伏見臨辟雍日祠孔
子以太牢長吏備爵所以尊先師重教化也夫封土爲
社立稷而祀皆爲百姓興利除害以祈豐穰月令祀百
辟卿士有益于民矧乃孔子玄德煥炳光于上下而本

國舊居復禮之日闕而不祀誠朝廷聖恩所宜特加臣
寢息耿耿情所思維臣輙依社稷出王家穀春秋行禮
以供禋祀餘胙賜先生執事臣晨盡力思維庶政報稱
爲效增異輙上臣晨頓首頓首死罪死罪上尚書時副
言太傅太尉司徒司空大司農府治所部從事府昔在
仲尼叶光之精大帝所挺顏母毓靈承弊遭衰黑不代
倉闕流應聘嘆鳳不臻自衛反魯養徒三千獲麟趣作
端門見徵血書著紀黃玉響應王爲漢制道審可行乃
作春秋復演孝經刪定六藝象與天談鉤河擿洛却揆
未然巍巍蕩蕩與乾比崇

史晨享孔廟後碑

相河南史君諱晨字伯時從越騎校尉拜建寧元年四
月十一日戊子到官乃以令日拜闕孔子望見闕觀式
路更䠞既至升堂屏氣拜手祗肅屑僾髣髴若在依依
舊宅神之所安春秋復禮稽度玄靈而無公出享獻之
薦欽因春享導物嘉會述修辟雍社稷品制即上尚書
參以符驗乃敢承祀餘胙賦賜刊石勒銘并列本奏大
漢延期彌歷億萬時長史廬江舒李謙敬讓五官掾魯
孔暢功曹史孔淮戶曹掾薛東門榮史文陽馬琮守廟
百戶孔讚副掾孔綱故尚書孔立元世河東太守孔彪
元上處士孔褒文禮皆會廟堂國縣員冗吏無大小空
府竭寺咸俾來觀并畔宮文學先生執事諸弟子合九
百七人雅歌吹笙考之六律八音克諧蕩邪反正奉爵
稱壽相樂終日於穆肅雍上下蒙福長享利貞與天無
極史君享後部史仇誧縣吏劉耽等補完里中道之周
左墻垣壞決作屋塗色修通大溝西流里外南注城池
恐縣吏斂民侵擾百姓自以城池道濡麦給令還所斂
民錢材史君念孔瀆顏母井去市遼遠百姓酤買不能
得香酒美肉於昌平亭下立會市因彼左右咸所願樂
又飭瀆井復民餝治桐車馬於瀆上東行道表南北各

種一行梓假夫子冢顏母井舍及魯公冢守吏凡四人
月與佐除

魯相謁孔廟殘碑

上闕許闕帝命英授俾相于魯吉月令辰欽謁下闕兆龜闕
藏寶覽鴻基之曠蕩觀林木之窈下闕揚美風而動物和
陰陽以興雨遐邇攸仰下闕訪之儒彥稽之典謨聖德設
章先民有下闕左質樸春秋烝嘗幾以獲福昔在周人下闕
成共立碑石因而銘之咸自紀藉下闕上闕史字叔德東
海況基人下闕儒字仲雅東海郯

宋慶長曰漢碑之湮者多矣茲殘碑見于宋洪盧齋隸
釋闕里曲阜二誌俱所未載特爲採錄以公諸好古者

漢禰衡撰

受天至精純膚粹哲崇高足以長世[illegible][illegible]足以廣包幽明足以測神文藻足以辨物然而敏學以求之下問以諏之虛心以受之深思以詠之然周道之回適悼九疇之爭悖故發憤忘食應聘四方魯以大夫之位任以國政之權儔若飛鴻翱于中庭騁騏驥于閭巷也是以恭月之頃五教克諧移風易俗邦國肅焉無思不服懿文德以紆餘繈三五之紀綱流洪耀之休赫曠萬世而揚光夫大明以動天則也廣大無疆地德也六經混成洪

式也備此三者聖極也合吉凶于鬼神遂殂落于夢寐是以風烈流行無所不通故立石銘勳以示昭明辭曰煌煌上天篤降若人邈矣悠哉千祀一覩明德弘監成性存存奕奕純嘏稽憲乾坤躍彼靈祇以訓黎元終日乾乾配天之行在險而正在困而亨窮達之運委諸穹蒼日月則陰天地不光聖叡殂崩大猷不綱

魏制命二十一世孫羨爲宗聖侯奉家祠碑

陳思王曹植詞 梁鵠書

維黃初元年大魏受命胤軒轅之高縱紹虞氏之遐統應曆數以改物揚仁風以作教於是輯五瑞班宗彝鈞衡石同度量秩羣祀于無文順天時以布化既乃緝熙聖緒昭顯上世追存三代之禮兼紹宣尼之後以魯縣百戶命孔子二十一世孫議郎孔羨爲宗聖侯以奉孔子之祀制詔三公曰昔仲尼資大聖之才懷帝王之器當衰周之末而無受命之運闕生乎魯衛之朝教化乎洙泗之上棲棲焉皇皇焉欲屈己以存道貶身以救世當時王公終莫能用乃追考五代之禮修素王之事因魯史而制春秋就太師而正雅頌俾千載之後莫不宗其文以述作仰其聖以謀咨可謂命世大聖億載之師表者已遭天下大亂百祀墮壞舊居之廟毀而不修褒

成之後絕而莫繼闕里不聞講誦之聲四時不睹烝嘗之位斯豈所謂崇化報功盛德百世必祀者哉嗟乎朕甚愍焉其以議郎孔羨爲宗聖侯邑百戶奉孔子之祀令魯郡修起舊廟置百石吏卒以守衛之又于其外廣爲屋宇以居學者於是魯之父老諸生遊士睹堂廟之始復觀俎豆之初設嘉聖靈于彷彿想禎祥之來集乃慨然而嘆曰大道衰廢禮樂絕滅世餘年皇上懷仁聖之懿德兼二儀之化育廣大苞于無方闕恩淪于不測故自受命以來天人咸和神氣烟熅嘉瑞踵武休徵屢臻殊俗解編髮而慕義遐裔越險阻而來賓雖太皞遊

龍以君世虞氏儀鳳以臨民伯禹命玄宮而爲夏后西伯由岐社而爲周文尚何足稱于大魏哉若乃紹繼微絕興修廢官疇咨稽古崇配乾坤此神明之所福祚宇內之所歡欣也豈徒魯邦而已哉爾乃感殷人路寢之義嘉先民泮宮之事以爲高宗僖公益嗣世之王諸侯之國耳猶著德于名頌騰聲于千載况今聖王肇造區夏創業垂統受命之日曾未下輿而褒崇大聖隆化如此能無頌乎乃作頌曰煌煌大魏受命溥將并體黃虞含夏苞商降蹵下土上清三光羣祀咸秩廢事不綱嘉彼玄聖有邈其靈遭世霧亂莫顯其榮褒成既絕寢廟

斯傾闕里蕭條靡歆靡馨我皇悼之尋其世武乃建宗聖以紹厥後修復舊堂豐其甍宇莘莘學徒爰居爰處王教既新羣小遄阻魯道以興永作憲矩洪聲豈假神祇來和休徵雜遝瑞我邦家內光域區外被荒遐殊方重譯搏拊揚歌於赫四聖運世應期仲尼既沒文亦在茲彬彬我后越而五之垂于億載如山之基

東魏興和三年兗州刺史李珽修孔子廟碑

粤若稽古曆后欽明文思衡宰邁德丕顯九功咸事故能膺勳親賢官方式叙惟大魏徙鄴之五載皇帝與和之元年天（闕二字）咨寅賓出日實惟濟岱宜風敷化詳擇

英良以君理思優鈹實維舊德昇朝牧民物望斯允必能絃歌鄒魯彪振斯（闕）制（闕二字）冊拜我君公使持節都督兗州諸軍事車騎大將軍當州大都督兗州刺史君姓李字仲璇趙國柏仁人也其先帝高陽之（闕二字）枉史之胤左車之緜緒瑤光休彩赫奕于上齡若衣嘉祥扶疎于季葉君以資解褐奉朝請俄除定州平北府法曹叅軍仍歷兗郡功曹諮議叅軍事定相雖三州長史東郡汲郡恒農三郡太守司徒左長史中散大中大夫督搆都將雖兗二州刺史所在恩（闕）庭訓在民（闕二字）娃易地而貞馥不移君鳳舉雲翔風期如一斯實天懷直置

妙與神同悒然不樂思仁未深刑平惠和（闕）爲淳（闕三字）階（闕二字）寵（闕）之榮奕葉重光之貴氣韻優峻之奇政績緝熙之美既備于史傳與清頌故不復詳載焉君神懷疎爽風度絕人學業與淵源並深趣操共寒松俱秀故其隸交部也當未浹旬言覲孔廟肅恭致誠敬神如在遂軔車曲阜飲馬沂流周遊眺覽尚想伊人（闕三字）然有（闕二字）功之意乃命工人脩建容像孔子曰從我于陳蔡者皆不及門也因歷叙其才以爲四科之日生既見從沒若之何故顏氏庶幾著繫于易辭起予者商紛綸于文誥是則聖人之道須輔佐而成故曰吾有由也惡

言不入于耳所以雕素十子侍于其側今于設像聖容
奉進儒冠於諸徒亦青衿青領雖逝者如斯風霜驟謝
而淪姿舊訓曖以還新至如廟宇凝靜靈姿嚴麗世代
之闕然以踰七百之闕不能出夫道繫于人人亡則道
隱斯大義以之而乖微言以之而絕今聖容肅穆二五
成行丹素陸離字闕七微笑而闕言左右若承顔而受業
是以睹之者莫不忻忻焉有入室登堂之想斯亦化二闕
字一隅也天誕聖哲作民師表闕風闕闕里播字闕二洙
泗至于歎鳳鳥之寂寥傷河圖之莫出屢應聘而不遇
知道德之不行乃正雅頌脩春秋刊理六經懸諸日月

闕二字載之闕莫不遵其義以述作服其訓以成身玆可
謂開闢之儒聖無窮之文宗者矣此地古號曲阜是惟
舊都雖宮觀荒毀臺池蕪没然其廟庭也蔚叢林于九
冬鼎脩柯于百仞類神梧之侵漢同梧宮之巨圍至夫
鴻臨秋下則月秀霜枝燕逐春來亦風開翠葉既闕五字
亦足以安樂聖靈是以無代不加脩繕譙億載以寧神
君清明在躬精思入微功被人神德貫幽顯豈唯營飾
宜質經始闕六字如虔脩岱像崇奉玄宗敦素剪華典存
廢絕視民如傷躋之仁壽儆亡懷以幽詢任萬物以為
心闕直靈津抓灑虛光闕散者闕夫一月之明可影百
川一人之聖縱橫萬趣爰自刺舉才或斯同然丹青所
以圖盛迹金石所以刊不朽闕二字不鐫珉琢焉迹府州
佐闕四字令士民等畧序義目樹碑廟庭俾後來君子知
功業之若斯焉乃作頌曰二儀肇判人倫攸舉邈邈玄
王誕茲聖緒祖述堯舜憲章文武聲溢九天化覃八宇
祖習闕二字窮神盡妙化潭伊何闕二字存闕二同麗景搏
天孤昭無異岱宗巖巖特峭重山隱寶深霞祕興在哀
之葉白衛言歸德生于予文實在茲彝倫禮樂尅叙詩
書獲麟驚異灰管流氣梁木其摧緬踰千祀以存恕亡
允諸靈意不有伊人孰云脩置惟君體道布政優優白

鳩巢室赤雀栖樓禮罔不備知無不周器冠後哲風邁
前脩既繕孔像復立十賢誠兼岱宇勤盡重玄仰聖儀
之煥爛嘉鴻業之蟬聯長無絕兮終古永萬億兮斯年

隋大業七年曲阜縣令陳叔毅修廟碑

汝南郡王簿仲孝俊撰

若夫唯道唯德或仁或義既漸散于英華遂崩摧于禮
樂天生大聖是曰宣尼雖有制作之才而無帝王之位
膺期命世蹇厄補空述萬代之典謨為百王之師表始
于漢魏爰逮周齊歷代追封秉圭不絕我大隋炎靈啓
運翼下降生繼大庭之高蹤紹唐帝之退統䌓章古昔

禮樂惟新偃武修文尊儒重學以孔子三十二世孫前
太子舍人吳郡王簿嗣哲封紹聖侯皇上萬機在慮兆
庶貽憂妙簡才能委之邑宰於此周公餘化惟待一變
之期夫子遺風自爲百王之則禮樂舊俗餘何足云用
能奉天育敬先師勸孔宗修靈廟郎曲阜陳明府其人
也明府名叔毅字子嚴潁川許昌人昔堯之禪舜實釐
女于有虞周室封陳亦配姬于嬀汭漢右丞相建六奇
之深謀魏大司空開九品之清議明府即陳氏高祖武
帝之孫高宗宣帝之子至如永嘉分國代歷五朝郭璞
有言年終三百皇朝大統天下一家爲咸陽之布衣實

南國之王子于是遊情庭宇削跡市朝砥礪身心揣摩
道義策府蘭臺之秘籍雕蟲刻鵠之文章莫不成誦在
心借書于手金科玉條之刑法桐囚木吏之奸情一見
乃知片言能折所謂江珠匿耀時虧滿月之明越劍潛
光毎動衡星之氣爰降詔書乃除曲阜縣令風威遠至
禮教大行政術始臨奸豪屏息抑强扶弱分富䘏貧部
內清和民無疾苦重以德之所感霜雹無灾化之所行
牛馬不繫鼉魚夜放早彰渡豸之篇乳雉朝馴自入鳴
琴之曲遠啗龐統不任百里之才俯笑陶潛忽輕五斗
之俸於是官曹無事囹圄常空接士迎賓登臨遊賞賭

泮水而思歌詠靈光而想賦加以祗虔聖道敬致神明
粉壁椒塗丹楹刻桷可謂誠之所至無所不爲振百代
之家聲作千城之稱首敬鐫金石之文永同天地之固
其詞曰皇非常道帝實無爲時澆俗薄朴散淳漓世道
交喪仁義爭馳書亡詩逸禮壞樂虧降生大聖再修墳
史積善餘德追崇不已於穆大隋明命天子新開紹聖
重光闕里伊我陳君清德遠聞溫溫玉潤苾苾蘭芬淵
才亮美拔類超羣時逢上聖以我爲令懷之以德導之
以政用此一心能和百姓子還名賈兒多字鄭奸雄竄
伏賦役平均心居儉素志守清貧魚生入釜雀瑞來臻

寢廟孔碩靈祠赫奕圓淵方井綺窓畫壁因頌成功遂
歌美績共敝穹壤永固金石

唐武德九年修孔子廟堂碑

太子中書舍人行著作郎虞世南奉敕撰

微臣屬書東觀預聞前史若乃知幾其神惟睿作聖玄
妙之境希夷不測然則三五迭興典墳斯著神功聖跡
可得言焉自肇立書契初分爻象委裘垂拱之風革夏
翦商之教質文殊致進讓窂同靡不拜洛觀河膺符受
命名居域中之大手握天下之圖象雷電以布威刑法
陽春而流惠澤然後化漸八方令行四海未有偃息鄉

邑栖皇道路不預帝王之錄遠跡胥史之儔而德侔覆
載明兼日月道藝微而復顯禮樂弛而更張窮理盡性
光前絕後垂範百王遺風萬代猗歟偉歟若斯之盛者
也夫子膺五緯之精踵千年之聖固天縱以挺質稟生
德以降靈載誕空桑自摽河海之狀纔勝縫掖克秀堯
禹之資知微知彰可久可大爲而不宰介天道于無言
感而遂通顯至仁于藏用祖述先聖憲章往哲夫其道
也固以孕育陶鈞包含造化豈直席捲八索并吞九丘
而已哉雖亞聖鄰幾之智仰之而彌遠亡吳霸越之辨
談之而不及于時天曆浸微地紀將絕周室大壞魯道

日衰永嘆時囏實思濡足遂乃降跡中都俯臨司寇道
超三代止乎季孟之間羞論五霸終從大夫之後固知
栖皇弗已志在于求仁危孫從時義存于拯溺方且重
反淳風一匡末運足以載贄以適諸侯懷寶而遊列國
玄覽不極應物如響辨飛龜于石函驗集隼于金櫝觸
舟既曉專車能對識罔象之在川明商羊之與雨知來
藏往一以貫之但否泰有期達人所以知命卷舒惟道
明哲所以周身羑里幽憂方顯周文之德夏臺羈紲弗
累商王之武陳蔡爲幸斯之謂歟于是自衛反魯刪書
定樂贊易道以測精微脩春秋以正褒貶故能使紫微

降光丹書表瑞濟濟焉洋洋焉克宇宙而洽幽明動風
雲而潤江海斯皆記乎竹素懸諸日月既而仁獸非時
鳴鳥弗至哲人云逝峻岳已隤尚使洙水却流波瀾不
息魯堂餘響絲竹猶傳非夫體道窮神至靈知化其孰
能與于此乎自時厥後遺芳無絕法被區中道濟天下
及金冊斯誤玉弩載驚孔教已焚泰宗亦墜漢之元始
永言前烈褒成爰建用光祀典魏之黃初式遵故訓宗
聖疏爵允紹舊章金行水德亦存斯義而晦明匪一屯
亨迭有筐筥蘋蘩以時升降靈宇虛廟隨道廢興炎精
失御彝飛蜩起羽檄交馳經籍道息屋壁無藏書之所

階基絕函丈之容五禮六樂剪爲煨燼重弘至教允屬
聖期大唐運膺九五基超七百赫矣皇猷烝哉景命鴻
名盛烈無得稱焉皇帝欽明膺哲參天兩地乃聖乃神
允文允武經綸云始時惟龍戰爰整戎衣用扶興闕神
謀不測妙筭無遺弘濟艱難平一區宇納蒼生于仁壽
致君道于堯舜職兼三相位總六戎玄珪乘石之尊朱
戶渠門之錫禮優往代事踰恒典於是在三膺命兆姓
樂推克隆帝道丕承鴻業明玉鏡以式九圍席蘿圖而
御六辨寅奉上玄肅恭清廟宵衣旰食視膳之禮無方
一日萬幾問安之誠彌篤孝治要道于斯爲大故能使

地平天成風淳俗厚日月所照無思不服悍彼獯戎爲
患自古周道再興僅得中筭漢國方遠纔聞下策徒勤
六月之戰侵軼無厭空盡貳師之兵悲陵滋甚皇威所
被若崩厥角空山盡漠歸命闕庭克扨藁街填委外廐
開闢以來未之有也需臺似伯玉關虛候江海無波烽
燧息警非烟浮漢榮光莫河梏矢東歸白環西入猶且
兢懷馭朽軫念納隍卑宮菲食輕徭薄賦斲琱反朴抵
璧藏金葦爲垂風綈衣表化歷選列辟㫄求邃古克巳
思治曾何等級于是耽感聖謨凝心大道以爲括羽。成
器必在辟雍　闕　德潤身皆資學校剡乃入神妙義析理

微言列以四科明其七教懿德高風垂裕斯遠而棟宇
弗修宗祧莫嗣用紆聽覽爰發絲綸武德九年十二月
廿九日有詔封隋故紹聖侯孔嗣哲子德倫爲褒聖侯
乃命經營惟新舊趾葥雉斯建百堵皆興揆日占星式
規大壯鳳甍騫其特起龍桷儼以臨空霞入綺寮日暉
丹檻窅窅崇邃悠悠虛白模眞寫狀妙絕人功象設已
陳肅焉如在握文履度復見儀形鳳跱龍蹲猶臨咫尺
莞爾微笑若聽武城之絃怡然動色似聞簫韶之響禮
禮盛服既覩仲由侃侃禮容仍覩衞賜不疾而速神其
何遠至于仲春令序時和景淑岐潔璧池圓流若鏡靑

蔥梘市總翠成帷清滌玄酒致敬于茲。日合舞釋菜無
絕于終古皇上以幾覽餘暇遍該羣籍乃製金鏡述一
篇永垂鑒戒極聖人之用心弘大訓之微旨妙道天文
煥乎畢備副君膺上嗣之尊體元良之德降情儒術遊
心經藝楚詩盛于六義沛易明于九師多士服膺名儒
接武四海之內斐然成俗懷經鼓篋攝齊趨奧並鏡雲
披俱餐泉湧素絲既染白玉已雕貧覆簣以成山導涓
流而爲海大矣哉然後知達學之爲貴而弘道之由人
也國子祭酒楊師道等偃玄風于聖世闡至道于先師
仰彼高山願宣盛德昔者楚國先賢尚傳風範荊州文

學猶鐫歌頌況帝京赤縣之中天街黃道之側聿興壯
觀用崇明祀宣文教于六學闡王風于千載安可不贊
述徽猷被之雕篆仍抗表陳奏請勒貞碑爰命庸虛式
揚茂實敢陳舞詠乃作銘云景緯垂象川岳成形挺生
聖德實禀英靈神凝氣秀月角珠庭探賾索隱窮機洞
冥述作爰備丘墳咸紀表正十倫章明四始繁纘義易
書因魯史懿此素王邈焉高軌三川削弱六國從橫鴟
首兵利龍文爵輕天垂伏鼈海躍長鯨解黻去佩書燼
儒坑纂堯中葉追尊大聖乃建褒成膺茲顯命當塗創
業亦崇師敬胙土錫圭禮容斯盛有晉崩離維傾柱折

禮亡樂廢風頹雅缺戎夏交馳星分地裂蘋藻莫奠山河已絕隋風不競龜玉淪亡樽俎弗習干戈載揚露沾闕里麥秀鄒鄉修文繼絕期之會昌大唐撫運率由王道赫赫玄功茫茫天造奄有神器光臨大寶比蹤連陸追風炎昊於鑠元后膺圖撫歷天地合德神人攸贊麟鳳爲寶光華在旦繼聖崇儒載修輪奐義堂弘敞經肆紆縈眞欒霧宿洞戶風清雲開春牖日隱南榮綉鉉鐄律鏘潔齋明容範既備德音無斁肅肅升堂兟兟讓席獵纓訪道横經請益帝德儒風永垂金石

吳騏曰永興此碑懸腕正鋒規矩肅然而雍容自適信是晚年神筆第前有相王旦書碑額一行殊爲可疑相王以皇嗣改封本名旭輪改名旦授太子衛率司徒并州牧去武德時八十餘年矣不知當時碑額何故遲留至此且司徒并州牧二十五字筆帶行楷與碑迥異大似薛稷書深于鑒古者必能辨之

唐乾封元年贈太師魯國孔宣公碑

秘書少監通事舍人内供奉崔行功奉敕撰

臣聞形氣肇分宗匠之迹遂廣性情已著名教之理攸興是故雕刻爲玅物之先粉澤成宰眞之用若其聃語棄智則聖非攘臂之端莊寄齊諸則禮必因心之範雖九流爭長百家競逐而宗旨所歸典墳攸係犬軒羲已謝子奴迭微步驟殊方質文異轍及流蔡起謀箕服傳訴惡黄板蕩風雅淪喪然而千齡接聖崇朝可期五百見賢代有木遠粤惟上哲降生地運理接化元德克造物栽成教義彌綸之跡已周組織心靈範圍之功且峻利仁以濟幽顯垂訓以濡動植自嘆起臨川道窮反袂西峯琰玉幾爐蒼山東埜桑桑多塵碧海屬混元再造休明一期雅頌之音復閒郊禋之禮還紆跡巢胥之逸軌邁龍鳥之遐風瞻白雲而升介丘翼蒼螭而過沂上而今千祀之外典冊遂隆九泉之下哀榮方嚮斯乃命爲罕說道不與謀豈如箕山之蒐空成寂寞信陵之墓徒復經過將知龍虵之蟄潛契于天壤聖知所遊高懸于日月言之不可極其唯孔太師乎太師諱丘字仲尼

魯國鄹人有殷之苗裔也分于宋則孔父嘉爲大司馬弗父何以國讓其弟厲公正考父佐戴武宣而受三命居於魯則有防叔伯夏叔梁紇紇生太師若夫天命玄鳥玉鐙降其禳指瑞起白狼瑤臺繁其錫類武王覆夏仍遷象物之金有客在周復奏桑林之樂滋恭喻尸臣之冑高讓挹延吳之風介緒昌源焕乎已遠至如象緯凝質則傅說巫咸嵩嶽降神而申伯吉甫在於郊臨巨跡鬱符中埜之祥水帶丘阿遙均反宇之度溫乾坤之精粹陶陰陽之淑靈度九圍于河目海口放勳文命有喻於儀形子產皇陶[illegible]言于其體孟孫言其將[illegible]太宰

辯其多能神闕緊表性與道合時初撰履已訓魯卿年
未裘裳先窺周室猶且學期上達業尊下問龍如藏史
或訪禮經碧雀萇弘言詢易象曲臺相瞷廣陳揖讓之
容師摯師襄屢辨興亡之極網羅六藝經緯十倫加以
思入無方情該至賾陳庭矢隼懸念遠飛季井泉開寘
占幽怪新萍泛日能對于楚賓舊骨輪風旋酬于越使
藏往知來之際微妙玄通之旨不可以龜策求不可以
筌蹄得及其譽聞曲阜南宮展師資之敬應務中都西
鄰化諸侯之法冬官效職五土得其攸宜秋今克立兩
覲展其刑政溝疏墓道且抑季桓田歸汶陽遂凌齊景

尊君卑臣之訓自家刑國之術毎惆悵于與周亦流連
于韶管然而高旻不惠彼日浸微起哀怨于王風絕歸
飛于鳴鳥是邦可化斯道欲行暖席與憂問津匪倦俎
豆嘗說空及三軍之客季孟有言不接雙鷄之膳晏平
推士尚或相排子西讓王終成見拒亦有宋朝司馬喬
木難休衛國匡人逆旅焚次荷蕢微者翻嗟擊磬之心
儀封細人潛明木鐸之意阨而在斯興感用輟栖惶狂
簡斐然彌嗟穿鑿旋驂舊館掃迹闕里杏壇居敘緇林
地幽知十幾微得二承妙斷斟所載方冊舊文雖椎在
篇遍詳雅什河漢鼗鼓鏗鏘之響復傳宗廟衣裳升降

之儀還序博約無倦誘喻多方后稷躬耕近斷勵物伯
夷餓死猶可激貪周公其人則神交于夢楚管仲器小
則嘆微于征代立德立言太上謂之不朽日仁日義前
哲以之周旋覆簣爲山喻天階而不陟讀易無過假日
蝕以鳴謙茨嶺桐山寄言于獨善岐情風御未陟于通
莊妙臻數極作偉易簡是知縱披乃兼濟之途翠哀非
爲政之要及其恩智齊泯椿蘭如一南楚狂猶傳辨鳳
衰東魯陪臣奄成麟憝晨興負杖知命發于話言夕寐
奠楹將萎傷其遠慮崇山化谷小天下而無由隕石沉
星架大梁而何有門人議服俱纏至極之哀國史制詞

永錫慭遺之誄及埏深夏屋樹列遠方五勝迭遷六籍
無准庠間初聞巴舛微言入室且分遍乖大義秦人蛙
沸遺燼翳燃漢代龍驤挾書未剪元封有述殘缺再陳
甘露嗣蹤搜揚復起春陵受命先訪于膠庠譙郡應符
多招于文學迨江馬南渡泉移北飛踐入璪林餘衡聖
海有隋交喪中原剪覆東序南雍鞠爲茂草六樂五禮
告從煨室欽若皇唐膺明命祖武宗文之業天成地
平之勳圖書因樂推重干戈由亂輯寧刳舟剡浮芹藻
之詩先逮戎衣初捲羽籥之節旋與皇上以聖敬而撫
璇圖以文明而膺寶曆夏啓挹其光兆姬誦讓其惟清

化人龍沙風移亂海金丘展貢瓊田爲琛潛馬錦黃芝
之封浮龜吐綠文之籙庠序殷塾廣寶航吏遂貧石渠
朋延敦訓垂衣裳而凝想虞昆旒以永懷至于大道寖
微小康遂往龐議紫色謬踐玄阿劉風白金徒遵高里
黃初正始時多間然建武永平業非盡善而乃作樂崇
德殷薦之禮畢陳有孚再顯觀下之訓隨設肆類羣望
孝享之義益隆歸功三后尊祖之誠愈切詔襃中而徵
蒸國譯荒外而召百靈一茅分茹雙鵜共羽翠華遠昇
秸席虔位上帝儲祉太乙有暉山祇傳蹕海神會氣九
皐之沉榮可嗣三代之闕典還屬乃使朱鳥翔日蒼威

戒路七萃騰景八鸞鏘風過大庭以省方掩洙上而觀
藝晏居莫辨祠堂歸然見馬鬣于荒墳識欖檀于古遂
欺重泉之可作聞盛德而必祀言敷訓典廣命抒材贈
以太師式旌幽壤改制神宇是光令德于是皇唐之御
天下四十有九載即乾封之元年也攝提處歲句芒獻
節兗州都督霍王元軌大啓藩維肅承綸誥庀徒揆日
疏閣薙違接泮林之舊趾劏靈光之前殿徂徠新甫伐
喬木而韻流鶯岱畝泗濱採怪石而宣浮磬楨柴施絢
黝黛飛文咨栱重櫨春窓秋幌陰欄積霧複閣懷烟几
仍慶室席遵函丈壽宮潛然睟容有穆至如襄城訪

七聖披其驂騑汾水言遊四子寘其衡軛將謂布衣黃
屋名器則殊卷領素王感召宜一顏子侍側似發農山
之談季路乘閒如興浮海之説西華束帶尚以要賓言
偃碭裘猶爲得禮避席延其不斂捨瑟聽其幽情共列
升堂齊參睹奧蔵時蘋藻復雜苕蒲平日絃歌還聞絲
竹皇儲一德聿隆三善博望邀賓肅成講義發揮銘造
幽贊事業而以周穆之觴王母尚勤西弇漢帝之展稷
丘因書東嶽遂乃思建隆碣上闡天衷言由國本理會
冲情副震宮之德聲命芸閣以紬頌玄堂闡兮神靈優
揚教思兮兩儀配衲皇綱兮顯帝載堯可履兮舜爲佩

晝而明兮夜而晦吁嗟業兮麗萬代其詞曰赫赫上帝
悠悠天造神集鴻名聖居大寶循善栖教率性爲道政
若鎔金化伴偃草爻畫先起律呂創陳禮節天地樂和
人神成期用簡業尚日新帝無聲臭隣有彝倫水火朝
變憲章時華周廟傷禾殷墟悲麥褎豔紙雅嬴荷淪隤
散亂記言支離方冊自天生德由縱成能寘筵恪嗣銘
典家承蹟龍運殊振鐸宜膺闕典攸繼斯文再與廣訓
三千徧于七十歷階東會藏書西入楚將分社齊聞與
邑接輿自狂長沮容執在智伊跡惟神乃幾羊因罥觸
烏向陳飛聃傳頌管編照書荐卜尚求秘顏子恭徽堯

則不追昌跡遂往名教濟發心靈泛媄德配乾坤業盛
辰象麟悴遙流山間賈仰三統昌日千齡聖期歷宗有
昊展禮崇基覲宣時道神緘孝思絳璘承栀翠鳳翻旗
上浮龜蒙遙集鄒魯翹勤貞跡惆悵今古舊壁遺字厖
墳翳斧綸貰宗師詔緝靈宇虹梁棼撐翼林舒雕龍
綿楠圓井方疏沂童浴早泮鳥鳴初俎豆蠲潔丹青藹
如畢檢前蹤莊放遺躅於昭還訓允歸聖烈肅穆仁祠
陰沉像設隨四序以潛運懸三光而不跌

唐開元七年重修孔子廟碑

朝散大夫持使節渝州諸軍事守渝州刺史李邕撰

張庭珪書

肯觀元化陰藏上帝玄造雖道遠不際而運行有符揚
推大秖宣考神用建人統之可復補天秩之將頹其揆
一也昔蚩尤怙賊厥弟驕兵巨力多徒合緒連禍則黃
帝與聖首出羣龍推下濟以君人儆勤劬以戡亂逮至
橫流方割包山其咨轉死爲魚鮮食不粒則堯禹竝跡
扶振隱憂道百川康四國粤若殷禮鉄周德微宋公用
鄙楚子問鼎則夫子卓立燦然成章闢邦家之正門播
今昔之彝憲此天所以不言而成化聖所以有開而必
先其若是也。故夫子之道。消息乎兩儀。夫子之德。經營

乎三代豈徒小說萃有異聞大亭之者莫如大稽之者
莫如地教之者莫如夫子且沐其亭而不識其道則不
如勿生荷其蓓而不由其德則不如勿運故曰消息乎
兩儀者也夫博之者莫如文約之者莫如禮行之者莫
如夫子且會其文而不揚其業則不如勿傳繹其禮而
不啓其致則不如勿學上代有以悼序中代有以宗師
後代有以不誣故曰經營乎三代者也噫唐虞之美不
必至是賢而大者進聖君也夏桀之惡不必至是擠而
毀者激庸主也伊尹之忠不必至是演而數者勉誠節
也趙括之逆不必至是抑而書者詠賊臣也至若論慈

廣孝輔仁寵義職此之由於是君臣之位序父子之道
明朋友之事與夫婦之倫得雖功日開覺膏雨潤澤和
風淸扇安足喻哉借如九皇繼統●而政嘛七聖同年而
道合雖事業廣運俗理濟一時未有游遊大夫僻居下
國德教既往言滿方來廟食列邦不假手于後續君長
萬乘必歸心于素王若此之盛是以騰跨百辟孤絕一
人弓成名可稱取與爲大者也我國家儒教浹寓文思
啓天伸吏曹以追尊建禮官而崇祀侯褒聖于人爵尸
奠享于國庠是用大啓學流錫類孝行懌悅施于方國
光曉瀛于龐宗三十五代孫嗣褒聖侯璲之字藏暉泊

族賢元亨等或專門碩儒閻陟子緒或餘波明準克揚
厥聲乃糾與合而謀曰夫埏埴之地禮曰自哀聽訟之
樹詩云勿剪一則遐事遺愛一則感物永懷别乎大聖
烈風吾祖鴻美故國封井舊居川岳蠍宜其悚神馳魂
膝行膜拜陳齋祭首嚴祀樹綠垣以設防刊豐石以爲
表兖州牧京兆韋君元圭王國周親人才懿德明啓風
績休有名教長史河南源晉賓字光國賢操孤輿清節
相遠納人以禮成俗于師司馬天水狄光昭字子亮相
門開祥雅道踵武聞義必立從事可行錄事叅軍東海
徐仲連工曹成陽蓋寡疑倉曹太原王道淳弘農楊萬

石户曹博陵崔少連弘農楊殯士兵曹太原王光超范
陽張博挈法曹安定皇甫佺東海于光彥主曹榮陽鄭
章叅軍事博陵崔調扶風竇光訓河東裴辯隴西李紹
烈鴈門田公儀博士南陽樊利貞曲阜縣令鴈門田思
昭縣丞河間劉思廉主簿吳與施文蔚清河晏弘楷等
宦序通德儒林秀主升堂睹奥遊聖欽風僉同演成乃
鄺經始其詞曰元天陰隲大明虐鏡神不利淫物將與
正凡日投艱在此逢聖吞沙爲寧軒黄底定襄陵兆灾
夏禹文命周道失序夫子應聘删詩述史成禮張樂雅
頌穆清詞訓昭灼片言一字勸美懲惡誘進後人啓明
先覺六順勃興四維備作元功濟古至道納來首出列
聖肩挹羣才大明震曜廣學天開烝嘗而寓誦習窮垓
帝念居室以光壽宮建侯于嗣環封厥中孫謀不泯祖
德斯崇乃刊聖烈克廣休風

麟臺碑

韋表微撰

聖人作然後王道明王道明然後瑞應至靈覞感通理
合冥數昔殷道剝喪民罔攸歸于是文王以有位之聖
嗣成湯之德神人咸乂故鳳鳴于岐洎周德陵遲道靡
所屬由是仲尼以無位之聖述文武之法憲章聿修故

麟見于魯于是王室無主禮法盡去天子之尊存乎位
號爵周公之所封用四代之禮樂鬱而未發仲尼以大
縱之德生于其中居周公之邦志文武之道觀興廢之
運知作者在巳位不得以庇生民權不得以司刑賞是
天將喪斯民也而未喪斯文也乃綴絕緒申舊章變其
禮文酌爲典憲堅五常之鑑鑑正三綱之軌轍帝王之
道迷而復明盛德大業于是乎在天錫嘉瑞光昭厥功
故周敝爵哀不得而有也由此觀之蓋春秋爲王法之
器魯國爲王法所寄在其所寄以舉其器鼓仁義爲舟
航權褒貶爲篙楫乘義流之波濟天下之溺上無列國

之輔下無陪臣之助故道不信于天下而信于智者法
不著于當時而著于後代向使仲尼有滕薛之土得三
家之衆與我王澤沛及烝民則麟出其郊得其所矣豈
復厄于虞人哉故麟不見則孔子之道不彰麟不死則
周室之亂不極嗚呼聖人之生也得其時則化行于江
漢不得其時則道屈于季孟靈瑞之出也得其時則名
薦于郊廟不得其時則身罹于賤夫是以聖人能順時
以濟人不能反時以自聖靈瑞能因時以感應不能反
時以自靈被厄于陳蔡見獲于大埜影響之應其符著
矣春秋傳曰有以告者曰麏而角者何孔子曰孰爲來

哉夫豈不知乎益遜之而不敢有示人以疑也元和五
年冬十一月表微以淯之從事使于鄆陽停驂訪古得
獲麟之舊壤且曰後之人築臺于此以旌厥德感先聖
之不遇悼麟出之非時徘徊周道乃作銘曰二儀既闢
三象乃華聖道湮鬱人心不開上無文武下有定哀于
嗟麟兮孰爲來哉周雖不綱孔實嗣聖詩書載刪禮樂
大定懲惡勸善反邪歸正于嗟麟兮克昭符命聖與時
合化行道尊苟或乖戾身窮道存於昭曲邑栖遑孔門
于嗟麟兮孰知其杇運椓敲砥道至時否楚國窮廣泰
封盍侈墻仍迫[illegible]于嗟麟兮庶有做此世治
則麟世亂則麏出非其時麋鹿同羣孔不自聖麟不自
神于嗟麟兮夫復何云

唐咸通十年脩文宣王廟記

攝鄆曹濮等州館驛巡官鄉貢進士賈防撰

皇帝御寓之十年歲在己丑夫子三十九世孫魯國公
節鎭汶陽之三載秋霜共凜冬日均和里閭無桴鼓之
聲耆艾有襦袴之詠道已清矣政已成矣於是瞻故鄉
以徘徊想廟貌而惆悵乃謂僚佐曰伊予聖祖寶號儒
宗英靈始謝于衰周德教方隆于大漢爰因舊宅是搆
靈祠粤自國朝屢加崇飾文榱繡桷雖留藻繪之功日

往月來頗有傾頹之勢故老動悽凉之思諸生興嗟嘆
之音今忝鎭東平幸邇鄉里雖無由展敬而敢忘修營
既而飛章上陳請以私俸葺飾由是命工庀事飾舊如
新浹旬之間其功乃就門連歸德先分數仞之形殿接
靈光重見獨存之狀睟容穆若更表溫恭列侍儼然如
將請益丹楹對聳還疑夢奠之時素壁高標宛若藏書
之所槐影疎而市晚杏枝暗而壇孤不假大夫幽蘭自
滿無煩太守剃草全除稷門之舊業俄興闕里之淸風
再起既可以傳芳萬古亦可以作範一時且開闢以來
王霸之道言其德也莫踰于湯武語其功也無尚于桓

文哉士未乾而丘隴已平子孫纔存而烝嘗悉絕夫子
無尺寸之地徵一旅之衆脩仁義者取爲規矩肆邪梁
者莫不欽樂生有厄于棲遲沒居尊于南面而燕然莫
採廟貌長存道德相承簪裾不絕則夫子之道既可彰
于積善魯公之德實無媿于聿修防目睹靈蹤躬尋盛
績仰聖姿而如在歎休烈而難名承命紀功讓不獲已
刻諸貞石深愧菲才

宋太平興國八年重修文宣王廟碑記

翰林學士朝散大夫尚書都官郎中知制誥柱國賜
紫金魚袋臣呂蒙正奉敕撰

聖人之興也能成天下之務能通天下之志然亦不能
免窮通否泰之數是故有其位則聖人之道泰無其位
則聖人之道否大哉堯舜禹湯其有位之聖人歟我先
師夫子其無位之聖人歟昔者大道既隱真風漸漓有
爲之跡雖彰禪代之風未替匪是堯舜禹湯包至聖之
德有其位故德澤及于兆民逮乎周室衰微諸侯强盛
干戈靡戢黔首疇依匪是仲尼有至聖之德無其位所
以道屈于季孟嗚呼夫子以天生之聖智足以周乎萬
物道足以濟于天下而棲遲列國卒不見用得非其道
至大而天下莫能容乎復乃當時之生民不幸乎向使
有其位用其道又何止于夾谷之會沮彼齊侯兩觀之
下誅斯正卯攢羊辨土木之妖楛矢驗蠻夷之貢必將
恢聖人之道功濟乎宇宙澤及于黎庶矣奚一中都宰
大司寇可伸其聖道哉嗟夫文王沒而斯文未喪時命
屯而吾道不行可爲長太息矣洎乎河圖不出鳳德云
衰爰困蔡以厄陳遂自衛而反魯于時刪詩書贊易象
因史記作春秋大抵尊王者而黜霸道滅亂臣而誅賊
子然後損益三代之禮樂襃貶百王之善惡蕪穢者刪
夷之紊亂者綱紀之建末俗之郛郭垂萬世之楷則遂
使君臣父子咸知揖讓之儀貴賤親疎皆識等夷之敘

功均造化德被生民昭昭焉蕩蕩焉與日月高懸天壤
不朽者夫子之道乎故曰自生民以來未有如夫子者
也非夫道尊德貴惟幾不測孰能與于此乎故天下奉
其教尊其像祠廟相望者豈徒然哉自唐季而下晉漢
以還中原俶擾寓縣分裂四郊多壘鞠爲戰鬬之場五
岳飛塵竟以干戈爲務周歲經營四方日不暇給故我
素王之道將墜于地光闡儒風屬在昌運我宋應運統
天啓文英武大聖至明廣孝皇帝之纘寶位也以徇齊
之德兼睿哲之明總攬英雄之心包括夷夏之地皇明
有赫聖政日新傑剷淫華示至仁于天下俾亡以亂消

大慈于域中復浙右之土疆吳王傾匈而聽命伐并汾
之堅壘究西餉戈而係頸戎車一駕掃千里之妖氛泰
壇載帳展三代之縟禮拯亂則帛伐非所以佳兵也懲
惡則止殺蓋所以避法也然後修禮以檢民跡播樂以
和民心禮修樂舉刑清俗阜尚猶日愼一日躬決萬機
近甸絕禽荒之娛後庭無遊宴之溺遂得羣生亹亹但
樂于天時萬彙熙熙不知乎帝力信可以高視千古躪
轢百王而皇道既以平華夷又以寧爾乃凝神太素端
拱穆清闡希夷之風詮眞儒之理間則披皇墳而稽帝
典奮虜藻以抒宸章哲王之能事備矣太平之鴻業成

矣居一日乃御便殿謂侍臣曰朕嗣位以來咸秩無文
徧脩羣祀金田之列刹崇矣神仙之靈宇脩矣惟吾之
夫子廟堂未加營葺闕孰甚焉況像設卑而不度堂廡
陋而毀頹觸目荒凉荆榛勿剪階序有妨于函丈屋壁
不可以藏書既非大壯之規但有歸然之勢傾圮寢久
民何所觀乃眷新規革舊制遣皁使而蔵事募梓匠以
僝功經之營之厥功告就覩夫繚垣雲矗飛簷翼張重
門呀其洞開廟闢鬱其特起綺疏瞰於朱檻凌虛眈眈
之邃宇來風颼颼之雕甍拂漢廻廊複殿一變惟新升
其堂則藻火黼黻昭其度也登其筵則豆籩簠簋[illegible]其

器也春秋二仲上丁佳辰牢醴在庭金石在列侁侁衆
賢以配以侑凜然生氣瞻之如在峙或龜山雨霽岱岳
雲斂則重櫨叠栱丹青晃日月之光龍桷雲楣金碧幌
烟霞之色輪奐之制振古莫儔營繕之功於今為盛由
是公卿庶尹鴻儒碩生相與言曰凡明君之作事也不
為無益害有益必乃除千古之患興萬世之利然後納
華夷于軌物致黔首于仁壽夫子無位立教化人以文
行忠信敎俗以冠昏喪祭為民立防與世垂範是以上
達君下致民用之則昌不用則亡我后膺千年而出震
奄六合以為家一之日二之日訪烝黎之疾苦三之日

四之日辨官材之淑慝爾乃修武備崇文教輕徭薄賦
興廢繼絕于時睠我先師嚴其廟像棟宇宏壯近罕比
倫遂使槐市杏壇之子競鼓篋以知歸裒衣博帶之儒
識橫經之有所矧乃不蠹民財不耗民力時以農隙人
以悅使向謂興萬世之利者斯之謂歟夫秦修阿房帷
矜土木之麗楚築章華但營耳目之玩何可同年而語
耶將勒貞珉盍資鴻筆臣詞慚體要學謝大成彤庭假
厠于英翹内署繆司于綸誥頌聖君之德業雖效游揚
仰夫子之文章誠慚狂簡恭承睿旨謹抒銘曰周室衰
微兮諸侯擅權魯道有蕩兮禮樂缺然神降尼丘兮誕

垂于天挺生夫子兮喪亂之年秀帝堯之姿兮類于產
之肩包聖人之德兮稟生知之賢刪詩定禮兮糾繆繩
愆智宜造化兮功被陶甄下學上達兮仁命罕言將聖
多能兮名必正焉道比四瀆兮日月高懸仰之彌高兮
鑽之彌堅歷聘諸國兮陳蔡之間時不見用兮吾道迍
邅麟見非應兮反袂漣漣梁木其壞兮嘆彼逝川王爵
疏封兮袞冕聯翩百世嗣襲兮慶及賢延明明我后兮
化洽無邊崇彼廟貌兮其功曲全高門有閌兮虛堂八
埏吉日釋菜兮陳彼豆籩雕甍畫栱兮旦暮含烟海日
一照兮金碧相鮮帝將東封兮求福上玄千乘萬騎兮

轟轟闐闐謁我新廟兮周覽翩躚肆覲羣后兮岱宗之
前

五賢堂記

孔道輔撰

五星所以緯天五嶽所以鎮地五賢所以輔聖萬象雖
列非五星之運不能成歲功衆山雖廣非五嶽之大不
能成厚德諸子雖博非五賢之文不能成正道蓋是三
才之理具萬物之情得故聖人與天地並高卑設位道
在其中矣所以尊君德安國紀治天物立人極皆斯道
也然天地有否明日月有薄蝕聖人之道有屯衰茍天
地否則聖人建大中之道以開泰之茍聖人之道墜則
五賢迭起而輔尊之先聖生當戰伐世法介機解巫覡
之弊有楊墨之迂誕莊列之恢詭鄒聖沿常三騶孫田
術勝于時則我聖人大道爲異端破之不容于世也而
孟荀繼作乃述唐虞之業序仁義道德之源俾諸子變
怪不軌之勢息聖人之教復振其功甚大矣後至漢室
圯缺揚子惡諸子知舛詆訾聖人獨能懷二聖三王之
迹譏時著書以尊大聖使古道昭昭不泯者揚之力也
西漢之後皇綱弛紊六代喪亂文章散靡妖狂之風蕩
然無華文中子澄其源兆興王之運韓文公治其末廢

尊道之旨致聖化益光顯華夏歸正道雖諸子譊譊或
欲擴其法飛其教榛其塗蕪其說弗可得已然賢者違
世矯俗能去難者蓋寡矣孟不免齊梁之困臧倉之毀
荀不免齊人之讒楚國之廢揚不免劉歆之侮投閣之
患王不免隋氏之抑羣公之沮韓不免潮陽之竄皇甫
之譖其間或譏其作經或短其修史彼徒能毀之弗顧
已之弗逮也達者以爵位爲虛器大過者人猶嫉之況
抱道德富仁義立終古之名卒無惡乎天地雖否無傷
于體日月雖蝕無傷于明聖賢雖困無傷于道得其時
則堯舜禹湯之爲君皋夔伊呂之爲臣功濟于當世也

非其時則孔聖之無位五賢之不遇道行于後世矣亦
猶歲旱則澤之益甘夕暗則燭之益明世亂則賢者益
固歷代以斯爲難也孔聖之道否則五賢振起之今五
賢堙敝振之者無聞焉道輔學不及前哲而以中正干
帝皇幸不見黜而與進冀以賢者必輔于時躋于古以
茲爲盛矣方事親守故國爲儒者榮嘗謂伏生之徒以
訓詁功衆設于祖堂西序而五賢立言排邪說翊大道
非諸子能跂及反不及配鈌孰甚焉因建堂收五賢所
著書圖其儀殺先儒之時爲庶幾識者登斯堂覩是像
覽是書肅然華容知聖賢之道盡在是矣

金明昌六年重修至聖文宣王廟碑

翰林學士知制誥同修國史党懷英奉敕撰

皇朝誕受天命累聖相繼不遠舉宋合天下爲一家深
仁厚澤以福斯民粤自太祖暨于世宗撫養生息八十
有餘年庶且富矣又將教化而粹美之主上紹休祖宗
以潤色洪業爲務即位以來留神機政革其所當革與
其所當興飭官厲俗建學養士詳刑法議禮樂舉遺修
舊新美百爲期與萬方同歸文明之治以爲與化致理
必本于尊師重道于是奠謁先聖以身先之常謂侍臣
曰昔者夫子立教于洙泗之上有天下者所當取法乃
今遺祠久不加葺且其隘陋不足以稱聖師之居其有
以大作新之有司承詔度材庀工計所當費爲錢七萬
六千四百餘緡詔並賜之仍命選擇幹臣典領其役役
取于軍匠傭于民不責急成而責以可久不期示侈而
期於有制凡爲殿堂廊廡門亭齋廚黌舍合三百六十
餘楹位序有次像設有儀表以傑閣周以崇垣至于幄
座欄楯簾櫳帘慰之屬隨所宜設莫不嚴具三分其役
因舊以完葺者十居其一而增創者倍之蓋經始于明
昌二年之春踰年而土木基搆成越明年而髹漆彩繪
成先是群弟子及先儒像盡于兩廡既又以捏塑易之

又明年而衆功皆畢罔有遺制焉上既加恩闕里則又
澤及嗣人以其雖襲公爵而官職未稱與夫祭祀之儀
不備特命自五十一代孫元措首階中議大夫職視四
品兼世宰曲阜縣六年又以祭服祭樂爲賜遣賜策祝
并以崇成之意告之方役之興也有芝生于林域及尼
山廟與孔氏家園凡九本典役者采圖以聞且言瑞芝
之生所以表聖德之致廟成之日宜有刊紀敢請詑書
于石又廟有唐閣以備焉書傾賜若揭諸其上以觀
示四方詔以奎文名之而命臣懷英紀其事臣魯人也
杏壇傳宅猶能想見其處今幸以諸生備職詞苑其可

飾固陋之詞挈檻計工謹識歲月而已乎敢竊叙上所以褒崇之實備論而書之而後係之以銘臣嘗謂唐虞三代致治之君皆相授以道至周末世不得其傳而夫子載諸六經以俟後聖降周迄漢異端竝起儒墨道德名法陰陽分而名家而以六藝爲經傳章句之學歸之儒流不知六藝者夫子所以傳唐虞三代之道衆流之所從出而儒爲之源也後世偏尚曲聽沿其流而莫達其本用其偏而不得其醇自是歷代治績啻與時政高下洪惟聖上以天縱之能典學稽古遊心于唐虞三代之隆故凡立功建事必本六經爲正而取信于夫子之

言夫惟信之者篤則其尊奉之禮宜其厚歟臣觀漢魏以來雖奉祀有封洒掃有戶給賜有田禮則修矣未有如今日之備也初廟傍得廢池發取石甃以爲柱礎堦砌之用浚井得銅以爲鋪首浮漚諸飾由是省所費錢以千計者萬四千有奇方復規畫爲他日繕治無窮之利然則非獨今日之新益將愈久而無弊也銘曰惟古治時以道相繼不得其傳粤自周季天生將聖遭世不綱垂統六經以俟後王六經維何爲世立道有王者興是惟治要於鑠我皇聖性自天銳意稽古傳所不傳建學弘文崇明儒雅躬禮聖師率先天下乃瞻闕里祠

宇勿治剗其舊制既隘且庳乃詔有司乃疏泉府撥材庀工衆役具舉梓人獻技役夫效工監者以閎庳者以崇崇焉有制閎焉惟法郎舊以新增其十八楹楹其正翼翼其嚴魯人來思歎息仰瞻魯人有言惟今匪昔豈伊魯人四方是式聰彼尼山及其林園有芝煌煌表我聖恩聖恩之隆施于世嗣顯秩峻階視舊皆異廟樂有雅祭服有章錫爾奉祠名教有光有貞斯石有銘斯勒揚厲鴻休以詔無極

金大定三十一年重建鄆國夫人殿記

翰林院學士知制誥同修國史党懷英撰

先聖之夫人曰亓官氏子孫祀于寢宮舊矣宋祥符初既封鄆國始增大其殿像季末燬焉國家皇統九年始以公錢復修正殿後八年又營兩廊而積羨錢二百萬將以爲鄆國殿之用而未給也大定間上留意儒術建學養士以風四方擧遺禮修廢墜曠然欲以文治太平襲封公總躍然喜曰祖庭之復此其時乎乃以殿之規模白有司而有司吝于出納乃更破廣爲狹剗崇爲卑由是別得故時羨錢爲殿費襲封公毅然曰是規模者豈能稱前殿爲王寢乎吾獨以奉祀事守林廟爲職故不得以專[illegible]然我豈敢不力歟乃與族祖端脩視率

廟丁載斧斤走東蒙深入數百里歷巇險冒風雨與役
者同其勞得其松中椽榱者以千數又與族兄購市材
于費凡棼櫨栱桷之屬皆取足焉會祖林大槐數十一
旦皆槁死適可爲楹棟之材而二百萬者止足以克庀
甓堊甃與夫梓匠傭直而已時劉公璋爲節度副使實
董其役趙公天倪爲判官二公廉直而幹吏不敢擾以
私而襲封公得以盡其力粤十九年冬殿成安奉之日
士庶咸會顒首聚觀邦人族戚更贊迭賡父老嘆嗟至
或感泣以爲復見太平之舉也于是襲封公以書走京
師屬懷英爲之記懷英嬾媠多故未暇作也居逾年襲
封公被召至京未幾得以舊爵宰鄉邑將歸固索鄙文
則叙其修殿本末而爲之說曰嗚呼聖人道極中和而
與天地並有天地而夫婦之道立道立而君臣父子之
教達于天下古先哲王所以御家邦風動教化皆由此
始吾夫子出著之六經實綱而紀之以垂憲百代故後
世推尊以爲人倫之首而闕里舊宅四方于是觀禮然
則所謂作合聖靈其奉祀之禮安可以不稱今夫浮屠
無夫婦絕父子廢人倫其空言刻惑且不足以爲教然
貪得而畏死者奔走敬事至傾其家貲非有命令誡之
也而其雄棟傑閣窮極侈靡僭越制度耗蠹齊民有司

者不以禁而吾夫子之宮教化所從出有司乃以爲不
急一殿之建至于身履勤苦然猶積年而僅成何其難
也嗟乎夫子萬世之師也今休明之代不患其不崇吾
獨惡夫悖人倫者方起而害名教故因是殿之役有以
發是言也君歸其并刻之庶幾貪畏而惑于異端者知
所儆焉

元大德五年重建至聖文宣王廟碑

翰林院學士承旨正奉大夫知制誥兼脩國史臣閻
復奉敕撰

聖上嗣服之初祗述祖考之成訓興學養士嚴祀先聖
自曲阜始制詔若曰孔子之道垂憲萬世有國家者所
當崇奉中外聞之咸曰大哉王言拭目太平文明之治
粤明年元貞改元先聖五十三代孫洛州尹治入覲璽
書錫命中議大夫襲封衍聖公月俸百千秋祀四品孔
氏世爵弗傳者久至是乃復中命有司制考辟雍作廟
于京師由是四方嚮風崇建廟學惟恐居後闕里祠宇
燬于金季之亂閣號奎文若大中門閭存者無幾右轄
嚴公忠濟保畧假青臺頒曆錢佐營繕之費歲戊申
始復鄆國後寢以寓先聖顔孟十哲像至元丁卯衍聖
公治尹曲阜主祀事將圖起廢會文杏壇齋廳黌舍卽

其舊而新之禮殿則未遑也國初封建宗室書濟兗單
三州爲魯國大長公主駙馬濟寧王分地寘濟寧總管
府屬縣十六曲阜其一也濟寧守臣拔檀不花恭承詔
吉會府尹僚佐鄉長者謀曰方今聖天子守成尚文此
鄉風化之源禮義之所從出爲守臣者敢不對揚休命
以廟役爲任首出帛幣萬緡衆翕然助之傭功顧力市
木于河肇石于山掄材于埜家棟櫨桷楹礎之屬悉具
又得泗水渠堰積石數百石甃楣足露階鉛砌咸足用
爲郡政之暇躬爲督視甓陶鍛冶丹雘髹漆以至工師
廩積各有司存經始于大德二年之春屬歲祲中止蕆

事于五年之秋不期月而告成殿矗重簷亢以層基繚
以修廊大成有門配侑諸賢有所泗沂二公有位黼座
既遷更塑鄆國像于後寢締構堅貞規模壯麗大小以
楹計者百二十有六貲用以緡計者十萬有奇落成之
日遠近助祭者衣冠輻輳衆庶瞻顒千禩祖庭頓還舊
觀于是衍聖公治遣其子曲阜令思誠奉表以聞且以
廟碑爲請會博選冑子入學擢思誠國子監丞特敕中
書賜田五千畝以供粢盛復戶二十八以應洒掃仍下
翰林書其事于石臣復承命踧踖既述興造始末竊惟
聖人之道與天地同聖人之祀與天地無極堯舜湯文

之君不作而道在洙泗立言垂教推明堯舜湯文致治
之由模範百王仁及天下後世願治之主莫不宗之廟
貌相望達于四海聖人之道固無係于祀禮之隆殺夫
尊其道而崇其祀蓋治古之恒規王政之所先也洪惟
聖元神武造邦天兵傳汴戎事方殷不忘存敬先聖之
祀詔求五十一代衍聖公元措歸魯裒集太常禮樂于
兵燼之餘燕翼之謀肇于此矣世祖聖德神功文武皇
帝仁沾義洽九域混同文物煥然可觀內立國學外寘
郡邑學官而于先聖之後尤所注意遴選師儒訓廸作
成需賢以嗣封爵茲志未究皇上纘而成之故自紹膺

景命以敦化勵俗爲先務至于博施濟衆敷文來遠哀
矜庶獄惠鮮鰥寡由天縱之聖見于設施皆堯舜湯文
之舉撥諸聖經之言若合符契用能張皇敎本光昭先
業以致魯國臣民思樂泮水如附靈臺子來之衆至矣
哉觀文化下必世後仁之效豈特振耀一時賁宗祏無
疆之禧也銘曰道之大原實出于天天何言哉乃以聖
傳傳道維何唐虞三代儀範百王萬世永賴聖人之功
與天比隆聖人之祀垂之無窮皇元肇基撥亂右武天
兵趨汴周禮在魯忝哉世皇載整乾綱始定綏遂臣
萬方肅肅魯庭嗣封有典德音孔昭聖謨丕顯王者之

作必世後仁繼序不忘成于孝孫適覯厥成是訓是則
思樂泮水作廟翼翼如矢斯棘如翬斯飛籩豆靜嘉陟
降有儀祀事孔嚴世爵以延洒埽有戶粢盛有田聖政
聿新希蹤治古僉曰皇明登三咸五泰山巖巖聖祀綿
綿與國無疆於萬斯年

大德十一年闕里宅廟落成後碑

李謙撰

玄聖之德大如天地昭如日月蕩蕩乎無能名焉嗚嗚
乎不可尚已歷代有國之君崇尚其教廟而祀之幾徧
天下闕里聖人鄉邑自漢祖過魯祀以太牢由是以降

其廟制因仍損益見于闕志可考者在宋金爲最盛貞
祐一燬久而未復我元列聖尊道勸學之心未嘗不切
特以志在混一狃于金革有所未暇逮大德守成始克
成二祖三宗之盛意殿而廡之位而像之洸洸翼翼有
侐有嚴數百年闕規偉觀一旦而復視舊益加隆焉而
又紹衍聖世享之封主四仲家庭之祀無以供粢盛也
則胙之土無以給涓潔也則復其戶塋林則樵採有禁
子孫則教道有師詔旨諄復訓諭切至且命翰林書之
石猗歟偉哉初大中大夫監濟寧路總管府事拔檟
不華以魯居治境乃懿成封邑祗承朝廷德意閑諭條
勵勉功士庶先已而爲之倡前役而爲之備國無費財
民不知勞卒成一代之盛事總管馬嘉議昭寶左右之
既畢役狀其本末遣經歷張格知兗州馬泰訓禮請記
其成謙嘗一拜林廟伏讀漢隸數碑見其請立百戶卒
史典領禮器及用辟雍禮出王家錢給大酒直則乙瑛
也選試孔龢補卒史則後相平也韓勑則脩飾宅廟造
立禮器孔晨則乞依社稷出王家穀以供春秋禋祀是
數人者皆東都前後魯相以所請上之三公府公府以
聞乃可其請事皆魯相發之數人者名不著見于史徒
以上章爲聖廟有所陳請勒名貞石閱世千數百年至

于今不朽矧大中生當盛代遵奉明詔振舉墜典潤色
太平茲特隆化美俗勇于爲善之一端耳若其表率一
道廉勤奉公恤隱除害善政及民者尚多自當載名信
史傳休無窮豈東都魯相所可並日而談哉

延祐七年祭孔子廟碑

朝散大夫尚書省右司員外郎曹元用撰

延祐庚申之春聖天子初登大寶肇修禋類遣說書王
存義詣魯以太牢祀孔子手香加額以授之命中書賚
白金百五十兩錦綺雜綵表裏五十二端翰林撰祝文
三市禮部檄濟寧路如式供具以大中大夫濟寧總管

白珍率其屬偕有司羅儀衛清道肅迓諸儒禮服前導
士民觀者溢郭塞衢五月甲申至曲阜越三日丁亥荐
義若濟寧路總管珍孔子五十四世孫襲封衍聖公思
晦恪行祀事禮成三獻儀物交至神人以和翼日丕集
孔顏孟子孫以享神餕耋艾衎如也前是方以亢旱爲
憂迨俎豆甫陳甘雨沛作識者謂王上誠敬所致欽惟
聖天子嗣體守文于齊政之初爰稽祀典以孔子爲天
下先于是中外忻忻以爲繼今以往我國家聲教之敷
文物之興可想見其愈盛矣猗歟偉哉古帝王之祀孔
子者自漢高祖始然當時禮意未必若今日之備也今

朝廷優禮孔族亦至矣復之世世無所與公其宗子以
奉祀事官其族之賢者尹曲阜以治之推其尊者爲家
長以領家務敕名儒以教授其子孫擢其秀異者不次
而爵祿之嗚呼孔族之蒙厚恩如此可不思所以圖報
哉存義字之宜純謹文雅於將敬爲尤稱珍字寶臣愷
悌君子也問者數爲元用言孔子廟之祀亦昭代令典
也請文諸珉以垂不朽元用辭弗獲命遂爲紀其實而
系之以詩曰於穆天皇思隆至治孔道是崇首嚴祀事
發使來享恭敬之將金帛交錯有飶其芳儀備而恪耿
其煌煌誠格神佑風動四方大哉夫子億代所尊屈于
衰周伸于我元列聖相承益修文德穆穆當天明明在
職聲教誕敷惟道是則於萬斯年會其有極

天曆二年遣官祭闕里孔廟碑

翰林學士朝散大夫尚書省右司員外郎曹元用撰

皇帝嗣大曆服命翰林臣元用捧白金百五十兩幣帛
二十有六純祭闕里孔子廟祀畢嘉議大夫襲封衍聖
公思晦奉直大夫濟寧路判官蕭昭請文諸貞珉以紀
昭代盛事元用竊謂孔子之教非帝王之政不能及遠
帝王之政非孔子之教不能善俗教不能及遠無損於
道政不能善俗必危其國由漢以來有天下者消禍亂

于未萌寧邦家于悠久以孔子仁義綱常之訓浹于人
心忠孝迭發默有以相之也是故歷代所以崇奉其教
者至漢魏爲孔子廟置百石卒史掌禮器出王家錢以
祭既又給戶賜田公侯其宗子以王祀事至唐開元則
袞冕而王之令天下州縣皆立學漢高帝明帝章帝宋
眞宗皆親至其廟極誠敬以行薦祼禮眞知所本哉若
始皇非先聖燔詩書恣行暴虐適足以速其滅亡而已
皇元以馬上定天下國初即誕敷文教遣使賚香詣曲
阜祀孔子給洒掃戶百令襲封衍聖公仍其舊歲割山
東諸郡曆日錢以葺廟宇詔天下取法孔子興學作人

武宗皇帝登極遣詞臣函香如國初故事仍齎銀幣
以將其意厥後列聖相承踵以爲則欽惟皇上以聰明
文武之資中興大業闡人文以化天下今者闕里之祀
亦所以丕承先志也元用以天曆二年三月甲申將命
至兗衍聖公率孔顏孟三氏若諸生郊迓董濟寧暨厥
僚屬具儀衛前導至祀所越三日丁亥齋沐備三獻禮
薦祼如儀祝史致告諸執事各揚其職牲腯酒洌神人
胥懌既乃大享與祭者于廟之東廡霈澤汪濊恩意普
洽咸極歡而罷嗚呼自昔帝王致崇極于孔子者多矣
然皆未若我朝之盛天子即位之初輒遣官致祭儀物

交臻夐與他祠異皇乎休哉此亘古所未有也所尚如
是其能化行俗美措四海于隆平延弘祚于萬斯年也
宜矣元用遂從衍聖公之請謹系以詩曰惟皇斯赫聖
德中興易亂以正丕祚是承文命誕敷咸秩百神首及
尼父金幣煇煇粵自天至多士駿奔蝺虔以祀庶羞惟
精有苾其馨樂舞克庭允和且寧神以洋洋儼在其上
具曰來享輿情交暢孔道在人惟萬世則克式克遵實
康家國是背是棄禍迺逮躬吉凶之捷影響惟從聖哉
天皇克從其教風動多方胥勸胥效文治蝟興羲由兹
始請勒臣詩永昭德美

元統元年敕賜孔廟田宅記

僉太常禮儀院事歐陽玄撰

元統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御史中丞臣亦憐眞班臣
祖常治書侍御史臣普化言于上曰臣等及御史大夫
臣脫別台臣唐其勢議江南行臺按問江西僉事任忙
古台以罪坐沒入其私田八頃八十九畝屋二十有七
問家奴若干人在鄆境者實邇曲阜孔子林廟方今聖
天子師法孔子設經筵崇儒術我御史臺以與
事孔廟歲入視前代猶儉春秋釋奠
以公沒入産俾孔氏襲封世業之其家奴

俾耕于有司居所沒入居田所沒入田世服役孔氏爲
酒掃戶而輸其租制可明日臣唐其勢又自率其同列
臣亦憐眞班臣祖常臣普化等導意于內侍臣禿滿迭
爾以啓皇太后于宮中出命旨曰善一如皇帝制行之
于是所司以産歸孔氏明年孔氏具牘來屬玄文諸石
仰惟皇元初得宋金郡邑校官田産無筭悉以供其祭
祀食其師生繕修其廟學其校官無田則以縣官緡錢
克其用無禁有司不奉命則御史部使者察之其爲尊
崇孔聖之道非獨今日蓋嘗考之鄆人書社七百里之
事有無不必知尼谿之田齊遂以封一變而至魯哉此

于世道有關聖人無與也今上冨于春秋政事恭决求
朝居今之臣能言附益孔氏者皆引君當道之事也臺
臣首陳經筵次表儒術豈有他哉兩宮俞旨聖志一揆
兆足行矣漢初六經甫脫嬴難高祖過魯之祀天下駸
然望斯文之治史乃稱文景不右儒術以竇后故咎豈
在是哉灌絳東陽侯之屬有一人者如今臺臣謀豈必
金石絲竹之音作而後不壞孔子宅以書還孔氏耶漢
之諸臣功烈卑矣玄故著之使來者知臺臣之意在是
矣

至元二年創建洙泗書院記

鄧元隆撰

至元後戊寅八月益都路宣慰東埜潛社稷著令蔡思
中簿鄧昌壽偕五十三代孫文學孔澈具篚幣詣元隆
曰世尹聖裔也以斯道之故聘子從游也久謂洙泗故
基爲民所有化爲禾黍過者興嘆出貲市田貿材經營
量度禮殿講堂門廡齋庖閱時告成將勒諸石以紀歲
月特徵文于子子毋多讓元隆筆力孱弱辭不獲命遂
記之夫天地之運有通復日月之明有晝夜聖人之道
有否泰非聖天子則聖人之道不行微吾夫子則帝王
之道不明欽惟世祖皇帝平定區宇列聖祖武斯道之

大明以行焉乃詔天下郡縣廟祀夫子備王者禮樂惟
祖庭爲盛洙泗遺址斯文所基歷代未復荒頓幾二千
載矣一旦舉之實我皇元闡文運隆治化之盛典也昔
聖祖之講誨于是也刪詩訂書贊易道修春秋道統之
傳以祖述憲章上律下襲皆鈞覆載之體寒暑之時服
食之功三綱五常賴以不墜而禮樂教化以之而可度
典章文物以之而可興修巳治人之德以之而可成拱
纖高下各遂其性形容夫性與天道之妙以相授受成
就後學施諸永世傳諸方冊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
爲萬世開太平奚止土木之功爲哉然尹之區區者豈

特其繼述之孝將以貴國家典禮之至尊崇斯道之極
誠臣子之至願也肅思其先自有國之初其祖元用率
孔族招庶姓以降尋以軍功歿于王事之全暨治僻功
祖庭其父思誠拜師命于成均四君子者奕世衆賢皆
不暇及今能之匪尹之所能爲也天也天朝文明聖治
之化被四表格上下洽之無窮故千古廢墜一時告新
我朝所以冠五帝冕三王之盛者于是乎在尹名克欽
字敬夫考之世譜宣聖五十五代孫也

至元三年代祀闕里孔子廟碑

翰林院修撰承直郎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臣

王思誠撰

聖天子嗣登大寶當至元乙亥之初令翰林臣王思誠奉祝文函香詣曲阜以太牢代祀孔子廟從集賢請遵舊典也思誠將命以閏十二月壬辰抵兗州預敕有司蠲日庀事丁未齊寧路守土臣張仲仁兗州判劉彬暨曲阜縣尹宣聖五十五代孫克欽孔顏孟三氏子孫教授趙惟賢率聖族清道肅儀朝服郊御魯諸生儒服前導齋于祀所翼日質明恪行祀事思誠若仲仁若彬咸服法服攝三獻官克欽若惟賢等咸服朝服司分奠諸生駿奔走各虔乃職牲腯酒冽禮備樂和祝史致詞洋

洋乎神明之格而歆也竣事之旦大享神餕于燕申堂聖族陪位與祭者咸在少長齒坐迭起行酒其叙秩如庖翟均隸亦既醉飽其樂衎如燕畢仲仁等請曰代祀有記所以紀昭代之盛典不可闕也竊惟自漢以來崇奉先聖至我朝而極盛加號大成改封聖考爲啓聖王聖妣若聖妻竝爲王夫人遣使奉送制命于闕里祭以太牢其禮隆矣太皇太后尋亦遣使奉香幣致祭竝刻諸石矧玆盛禮可無紀乎思誠謹述其事之本末系以詩其詩曰有聖皇元奄有萬方列聖相承文教誕揚皇明嗣服繼叙不忘眷言曲阜素王之鄉爰命詞臣冊祝函香載臨闕里爓其煌煌蠲辰藏事惟吉惟良牲牢肥腯黍稷芬芳禮備樂和神人悅康於赫尼父軌範百王允廸允則宗祏隆昌或異或背九有以亡穆穆天子玆率厥常盛禮斯舉敬誠是將既欽既敕惠澤其滂矢詩頌美億載休光

至元五年御賜尚醞釋奠記

朝散大夫濟南路棣州尹兼管本州諸軍奧魯勸農事臣梁宜撰

至元五年後己卯正月皇帝田于柳林以上丁在邇允御史臺奏因宣聖五十四代孫監察御史臣思立出尚

尊酒釋奠于闕里遣御史從事臣高元肅驛致之禮竟曲阜縣尹權祀事臣孔克欽言于宗党曰玆誠希有之盛典不識諸石罔以昭後于是其宗人前湖廣行中書省都事臣思廸等屬臣宜記之宜延祐初科進士且嘗助教國子揄揚聖德職也遂不敢辭而諾之曰吾夫子在魯哀公雖誄之而未極其尊漢高帝雖祀之而未盡其禮後代褒崇封爵之而未悉其道詎若皇元累頒明詔既于至聖文宣王上加封以大成復于二丁永享以太牢重以香帛白金之錫帝心再三寅奉尊隆禮意淵博邁越古昔遐哉今憲臺攄弘綿典霈光寵之天醇以

備祀庭祀酌豈惟孔氏子孫有光實天下儒服之士舉
有光也乃拜手稽首樂為之書

至元五年重建尼山書院碑

國子監助教陳繹曾撰

周靈王二十年陬人顏氏禱于尼丘山二十有一年孔
子生五代周顯德中魯守趙侯作新廟宋慶曆中嗣文
宣公宗愿大建廟學有元至順三年衍聖公思晦請復
尼山廟禮部尚書康里公巙白于中書至元二年左丞
王公懋德議設尼山書院以彭璠為山長三年冬十有
一月廉訪僉事楊公文書訥分司至于兗州以璠言用

前濟寧總管張公仁舉使同知滕州事郝君寶寶閭董
其役十有二月分司至于鄒楊公及郝君相役于尼山
滕鄒大夫士來致貲購故將武惠公宅于東平四年春
正月璠如東平二月東平總管王公玉敬致材于白馬
河三月壬子庀工作大成殿大成門神廚作明倫堂東
齋西齋東塾西塾作毓聖侯廟作觀川亭秋八月告成
宣慰使蒙古公羅括懸政治之書于門五年春二月廉
訪僉事趙公天綱懸教法之書于堂夏四月郝君如沛
以湖北廉訪使任公擇善書命繹曾文于碑其辭曰闕
聖至元皇帝欽天崇聖左武右文自燎畢學衍聖公曰
惟鄒東六十里五峯攸峙中惟尼山其神曰毓聖侯顏
母之所由禱也東崖曰坤靈之洞聖人之石像在其中
東有文德之林蓋曰顏回之墓又東為顏母之山有谷
焉其棘惟喬顏母之所由陞也有谷焉其棘惟樛顏母
之所由降也前惟智源之溪後惟中和之壑其在宋氏
我先人文宣公爰作新宮既燬于兵惟今泰寧禮宜復
之康里公曰惟天啓廸我人大明中德萬世無疆惟休
篤生聖人陬于尼山奈何弗敬崇厥攸居時則有闕里
之廟奠厥攸宗時則有泗上之林報本反始曷弗祠于
尼山君君臣臣胎于尼山於念哉左丞公曰俞張公曰

我昔尹茲東魯乃大闢里清廟我乃新曲阜泮宮我乃
飭泗上林聊疆于齊我弗克事茲尼山滕大夫郝子材
公其任之楊公曰俞楊公曰嗟我憲史翟廸趙士恒郭
敏其道予言曰俾爾滕侯李彥傅汝惟長左而獻之大
夫寶寶閭汝惟試咸曰汝材作而行之楊公曰嗟爾大
夫寶寶閭剪荊棘除埃壤以底厥舊惟汝功選吏士庀
工徒固基宇嚴廟貌惟汝任弗疲民弗淹時弗糜財惟
汝能我聞曰材惟舊易于新力于舟易于車惟汝其念
之郝君曰都郝君曰嗟爾鄒尹張上謙悉乃心以致役
事以時餱糧以集車牛以利器用鄒尹呂克中爾惟克

勤其相鳩材鄒士馬亨李儼李元彬考制度以底法鄒
士王從義其司入州史石居仁其司出鄒史吳守中胡
德秀其司程必謹必節毋致怠忽東平公曰昔在魯共
王壞聖人宅用廣厥宮乃今以魯公宅爰作聖宇於乎
休哉惟茲宇在宋于沐惟鄭恩宅在元于鄒惟嚴實宅
今茲歲在戊寅予其撤有文在梲曰戊年破於乎徵哉
今予致汝材毋撓材毋黷民敬之哉羅括公曰惟天生
聖惟皇崇聖孰敢不欽若官若吏若士敢有不祗厥事
國則有常刑敢有朋酗酒致鄭聲博奕笈呼以黷清廟
時則有大罰敢有讌使介舍羈旅國則有常罰敢有踰

垣牆毀宮廟牧牛羊竊薪芻時則有常刑趙公曰惟天
生聖惟聖垂憲惟師典教惟士祗學報本于茲有翼有
嚴若師若士非經何教非德何學一乃心敕乃身以明
天倫以究人治報天遵聖以衍無疆之休或敢不恭則
有常憲任公曰粵惟尼山在防鄹之間孔氏自宋之魯
防叔居防厥墓營焉叔梁宰鄹五父爰殯防惟西北鄹
惟西南稽諸太史尼丘之禱用名若字于是爲信昔在
宋氏宏大厥宇以媲闕里洪惟有元式新大之惟有無
疆之休必有無疆之聞託之金石伯敬甫其作銘陳繹
曾拜手稽首侗辭乃言曰惟天惟地惟載神氣神氣之

合其大無外其小無内混淪旁薄會于岱宗而融爲山
太昊開天東迤尼山聖集大成支流于嶧是生亞聖終
始道統咸羅于周於乎盛哉粵昔聖人作法一代惟吾
夫子垂憲萬世亘宇綿宙罔不尊親於乎大哉其在祀
典惟有道德祭于瞽宗惟山川出雲雨爰潤萬物時則
旅之矧惟聖人澤被萬世毓茲尼山新大厥宮於乎時
哉乃作銘詩六章章八句辭曰昔在高辛有娀方將爰
禱高禖玄鳥致祥立我商人篤生玄王乃明人倫敷教
虞庠降茲有周顏字鄹人尼山是祈夢維紱麟篤生素
王乃聖乃神敷教萬世誕明天倫岱宗綿延尼山之蜿

坤靈是萃有圩其顛降神毓聖厥功竟天何千萬年不
崩不騫乃剔故蹤乃作新宮杼材自鄆礱石于東庶士
子來不日其攻聿飛斯翬聿見斯龍新宮既作尼山嶽
嶽闕里泗林鴻光昭灼子矜青青于何其樂于何其樂
爾效爾學尼山有杞鄹田有芑胡不作人樂只君子樂
只君子爲天子使於萬斯年錫爾純祉

至元五年祀曲阜宣聖廟記

中議大夫御史臺都事王守誠撰

至元五年三月監察御史言曲阜縣宣聖廟繕完訖功
國家宜錫楷幣樹碑石勑儒臣制文辭紀欽崇之蹟於

久遠具疏以聞制可賜中統二萬五千緡爲立碑之費七月又言宣聖五十四代孫思立今任監察御史請特賜香酒翰林撰祝文命思立馳驛致祭以成其事斯文幸甚時天子北幸上京移文分臺章奏復可其請遂署檄下山東道以曲阜縣爲廉訪司所按臨分司所巡歷居則總督至則共祭庶禮敬共之意八月二十三日思立行祭禮山東廉訪副使伯嘉閭亞之同知濟寧路事衆家奴終之猗歟休哉實熙朝之盛典也惟吾夫子以天縱之聖出神明之冑雖不位乎君師脩道立教如天地日月然詔後世而垂無窮者大矣或以謂則象乾坤

爲漢制作不亦陋乎况鄉邑其所生子孫其所承敬慕之者宜何如哉我國家將以振厲風教扶植綱常立人道之極表文治之盛孰不觀感于玆謹識其事如右俾來者有徵

至元六年釋奠宣聖廟記

翰林院脩撰承務郎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周伯琦撰

皇帝總宏綱新文治任賢使能發政施仁率由成憲乃至元六年青龍庚辰夏五月幸上都百官分署以從七月庚申太師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知經筵事臣馬札兒台中書平章政事知經筵事臣孛羅臣汪家奴臣沙剌班中書參知政事知經筵事臣阿魯參議中書省事兼經筵參贊官臣孛羅臣何廷蘭中書左司員外郎兼經筵贊官臣倍良哈哈台左司都事兼經筵參贊官臣鑾子臣孔思立右司都事兼經筵參贊官臣鑾子等奏言曲阜林廟宣聖所生之地非他廟學比今議遣翰林修撰臣周伯琦馳驛奉香酒釋奠仲秋上丁甚稱崇報之意臣謹以聞制曰可越四日癸亥上御龍光殿太府進香上手致敬大官出上尊四伯琦欽承以行八月乙酉至曲阜縣明日奉香酒至宣聖殿又明日丁亥祀用

太牢奏大成樂行三獻禮伯琦初獻同知濟寧路事衆家奴亞獻兗州知州馬從義終獻皆冠進賢冠被法服時宣聖五十五代孫曲阜縣尹孔克欽主祀事適秋亢旱省牲之夕陰雲四合甘澤沛若將事之晨天氣清朗月星明槪俎登豆列禮備樂和祝官致告執事具虔薦祼興頫悉中儀式竣事合孔顏孟三氏宗族師弟子員暨郡邑官僚燕于東室咸北向載拜序飲上尊酒盡歡而罷竊惟吾夫子之道悠久無疆與天地同大日月並明故覆載無所不至照臨無所不及雖生不逢辰用不得位然刪六經作春秋以傳道統以建人極使彝倫攸

品物亨政教明千萬世如一日者蓋生民以來未有能
尚之者矣是故有國有家者必以建學立師爲先大用
其道則大治小用其道則小康具在方策粲然可考惟
闕里爲聖人鄉國光岳之靈冲和攸萃廟貌林墓在焉
宗姓支裔守焉歷代報德報功之愼且重也宜矣皇元
受命以來廣黌舍重教育世封其大宗爲衍聖公以奉
祀事世任其小宗爲曲阜縣尹以治其地賓守廟戶復
其家世祖成宗重脩宫廟武宗加號大成仁廟以來郎
位必遣使祭告厚有賜頒今上皇帝踐祚八年之中凡
四遣使始命文臣以即位告又命五十四代孫監察御

史思立致祭以樹碑告且頒中統鈔二萬五千貫爲樹
碑之費而去年春及今年秋又兩致香酒釋奠上丁其
欽崇美報之典於斯爲盛洙泗之間歲承天寵薄海内
外咸知所向夫子之道將大用於今日聖君賢相都俞
吁咈登三邁五黎民於變時雍顧不在茲乎猗歟隆哉
伯琦弱冠嘗侍先君謁拜二十有三年矣乃今獲奉德
音誕舉盛典何幸如之謹識其歲月以刻諸廟門之石

至元七年敕修至聖文宣王廟碑

翰林侍講學士通奉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兼國子
祭酒掌太常禮儀院事臣歐陽玄奉敕撰

今上皇帝臨御之七年歲在己卯春三月戊辰御史大
夫臣別里怯不花臣脫脫等言天曆二年十月文宗皇
帝在御奎章閣學士院臣沙臘班等列奏曲阜宣聖廟
自漢唐金凡有隳廢必奉敕繕修功成則勒之石衍聖
公以舊廟將壞飭書奉圖屬學士院以聞時文宗覽圖
論旨省臣趨修之事竣則立碑以詔方來今新廟既完
而成績未紀懼無以稱塞先詔御史章上臣等僉議請
敕翰林侍講學士臣玄爲文奎章閣學士院大學士臣
巙巙爲書前侍御史臣起巖爲篆以臺儲中統楮幣二
萬五千緡爲立石之貲制皆允乃命宣聖五十四代孫

御史思立傳敕臣玄俾書其事玄拜手稽首言曰天佑
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昔者伏羲神農黄帝堯舜禹湯文
武數聖人者作君師之道備于一人用能左右上帝克
綏厥猷吾夫子出天獨畀以師道凡天叙天秩天命天
討之事夫子明禮樂刪詩訂書贊易道修春秋而品節
之以爲百王法于後世儀封人曰天將以夫子爲木鐸
子貢曰固天縱之將聖夫子自論斯文之任上以屬于
天下以屬于已使得位設教即前數聖人所爲繼天立
極者也是故天欲興一代之治則吾夫子之道必大照
明于時歷千萬世如出一轍皇元龍興朔方太祖皇帝

聖智天授經營四方太宗皇帝平金初年歲在丁酉首
詔孔元措襲封衍聖公復孔顏孟三氏子孫世世無所
與增給廟戶皆復其家是歲曆日銀諸路以其半益都
東平以其全給修宣聖廟尊詔元措括金人禮樂官師
及前代典冊辟章鍾磬等器以數來上仍命于曲阜閱
習禮樂以備時用又詔諸路設學遣官分道程試儒業
世祖皇帝初在藩邸多士景從及其即位大召名儒開
廣庠序命御史臺以勉勵校官國子監學以訓誨胄子
大司農以興舉社學興文署以板行天下書籍提舉教
授以王領外路儒生宿衛子弟咸遣入學輔弼大臣居

多俊乂內庭獻納能明夫子之道者言必稱旨在位三
十五年之間取士之法興學之條日討論之規模益弘
遠矣裕宗皇帝時在東宮贊成崇儒之美成宗皇帝克
繩祖武銳意文治踐祚之初詔曰孔子之道垂憲萬世
有國家者所當崇奉既而作新國學增廣餼舍數百區
胄子教養之法始備武宗皇帝嗣興制作加號孔子爲
大成至聖文宣王遣使闕里祀以太牢仁宗皇帝述世
祖之事弘列聖之規尊五經黜百家登崇俊良以張治
具我朝用儒于斯爲盛英宗皇帝鋪張鉅典廓開彌文
明宗皇帝凝情經史愛禮儒士文宗皇帝緝熙聖學加

號宣聖皇考爲啟聖王皇妣爲啟聖王夫人改鑄衍聖
公三品印章賜山東鹽運司歲課及江西浙江兩省學
田歲入中統楮幣三十一萬四千四百緡畀濟寧路俾
脩曲阜廟庭文宗賓天太皇太后有旨董其成功今上
皇帝大纘丕圖儒學之詔方頒闕里之役勛盛山東憲
司洎濟寧總管張仲仁曲阜縣尹孔克欽蒞事共恪以
元統二年四月十一日鳩工至元二年十月初吉落成
宮室之壯以寧神棲樓閣之崇以度寶訓周垣繚廡重
門層觀丹碧黝堊制侔王居中命詞臣揚厲丕績于是
內聖外王之道君治師教之誼大備于今時猗歟盛哉

皇元有國百餘年以來繕修宣聖廟者再丁酉之初以
開同文之運天曆之際以彰承平之風東冒出日西踰
崑崙南盡火維北際冰天聖道王化廣大悠久相爲無
窮端本實在茲矣臣玄奉命撰述有詔御史思立奉祝
幣牲齊馳驛往祭告厥成功臣玄既序顛末請系以詩
詞曰厥初生民倥侗顓蒙三五繼作大道爲公風氣日
開民習日漓道統絕續孰綱孰維少昊之墟東魯之土
挺生聖人以淑萬古聖人既生代天以言立我民極與
天並存惟皇建極尊用其道百王軌範于以順考三光
以全寒暑以序俊民用章時乃迓衡天子垂拱大臣承

漸體信達順慶麟時出皇元之興厚集大命太宗興文
首法元聖世祖龍飛髦士勵心恢弘文治濟發德音世
及三紀仁漸義摩建學立師善人用多温文裕宗祗荷
詒燕成廟崇儒廻若天縱武皇英毅入繼離明載崇徽
號玉振金聲濬哲仁皇文德繼世誕揚祖訓顓俊尊帝
爰及英宗禮樂孔殷穆穆明考美德懿聞文宗纘緒聖
聖克肖迺開奎府迺飭孔廟今上嗣世丕式大猷勖石
新廟宏賁鴻休新廟奕奕泰山具瞻衡紞紘綖衮衣禮
禮維宋維金道刻具在於赫我元冠冕百代我元聲教
極彼堪輿黌舍萬里誦詩讀書惟茲曲阜斯道之壺如

水有源如木有本皇監在上執我道樞相我熙朝躋民
唐虞聽言臺臣職是風紀昭宣叡謨是用歸美聖道王
化如日麗天儒臣詠歌億載萬年

至元十九年修闕里廟垣記

濟寧路儒學教授楊桓撰

闕里廟制周三里而弱崇垣四護皆坊以粉塗庇以瓦
木與夫殿閣門廊等餘五百架皆金明昌役也済經喪
亂表裏剝敝中更洒掃百戶暫侍主祀財單力薄扶傾
綴朽聯缺續塹所成者不償其所壞朝廷頻年議加修
復屢符本路揆度工費以軍國庶務方殷而事未及措
也襲者山東東西道憲司諸公自陳節齋以下迺交公
司與屯公皆嘗督諭本部爲救廢之舉迨夫奉議大夫
同知濟寧路總管府事劉侯用至元壬午秋七月繼謁
祠下奠拜既畢周覽嗟惜而言曰大州縣長佐之吏考
績于三載必曰文廟有無增葺況于爲方面之倅祖庭
在境而曾未過省何以處承流宣化之任乎今朝廷方
當布文教善風俗以爲致治之本而于吾聖人祠宇切
于垂意髹石伐木築基定礎期在旦夕矣今廟貌雖殘
所餘者往往猶夏宇傑觀而周垣圮缺外逕于荒莽脫
有埜燒緣逸于其中不亦愈重朝廷之經費乎此事我

儕不得不任其責以今竊計莫若規撫舊跡先起垣于
四周庶或可以扞蔽他虞也凡茲所舉有涉公帑之費
者予固不得以擅爲以吾聖人之故妨其農事重其民
役而俾之嗟怨予尤不敢爲也秋冬之交農事畢入隙
減他調而爲之不亦美乎及歸更與同僚謀之時總府
判官李侯書生也聞之樂與協其謀劉侯之志得以不
沮遂命孔氏五十三代孫權主祀事曲阜縣尹親蒞其
役仍以兗州檢校之乃于戶大丁衆之家從民意而借
其力民皆曰此非公役維我鄉中之盛事復何辭焉于
是相與執版幹秣餱之具而至者幾千人于是惟均之

以廣衮而不限其程勉之以堅整而不責其緩繹綷
繩㥠㥠登登不亟不遲百堵皆興縮甚于季秋之將杪
斬木于陽月之既盈宰牲釃酒勞其衆而歸之仍期于
來春之首變高壅深平蕪易壞益植松檜一千本于時
衣冠行路莫不稱嘆以爲殿閣倍增于他日巖巖乎可
謂夫子之墻也孔氏合辭爲予言曰自東平嚴公致政
之後而能加顏于祖庭者蓋鮮矣今侯體朝廷之意以
繼是美是不可以不錄恒時覩覩其事義不當讓乃撫
其本初而題之于壁間

至正二年遣官祭孔子廟碑

集賢直學士郭孝基撰

有元至正二年十月壬戌皇帝御咸寧殿敕中書具奩
薌朋酒命集賢直學士臣郭孝基乘驛致奠于曲阜先
聖大成至聖文宣王之廟中書功祭元寶二千五百緡
嗣衍聖公臣克堅爰擇十二月丁巳之吉釋奠如章禮
成臣孝基等拜手稽首謹言皇帝欽崇聖教建宣文之
閣崇文之監日御經筵講德唐虞辨章三代日夕乾乾
遜志時敏式惟先聖孔子昭垂六籍丕覺萬世惟聖知
聖是用啓自天衷特致殊禮希世盛德其可泯而弗宣
刻之金石光示永久禮實宜之臣孝基聞聖人之道訖
一常御萬變若若臣臣父父子子大綱一正萬目畢舉
故曰王者中心無爲以守至正人心服于下天理應于
上樹之風聲束以禮義不動聲色暰然於變協風時雨
諸福之物罔不畢至漢祇致祀天下歸心唐宋升祀永
錫胤祚用此道也皇帝天縱玄德加以聖學垂衣論道
天下泰寧心悅神孚獨得淵衷有非臣下所能窺測者
小臣載筆敬用作銘銘曰皇帝若曰惟天惟聖揭乾之
明握坤以正惟禮惟樂惟刑惟政文以經緯武以勘定
立我邦家功斯爲盛皇帝若曰宗文在中乃瀦辟雍乃
流泮宮有庠有序八表攸同巍巍素王籩豆鼓鍾於論

曲阜肖不加隆皇帝若曰有典有則春秋上丁庚子之
吉肆享厥家常祀不忒誕昭予敬致奠惟特予薌予酒
于聖之宅皇帝若曰予嗣歷服惴惴小心如臨于谷君
君臣臣惟聖予膈于時處處敢忘嘉告聖經是式我祀
匪續皇帝若曰予聖時欽惟汝臣鄰惟汝士林汝子汝
孫士庶時忱服聖之言精白爾心勵相國家爾玉爾金

至正二年尼山書院記

奎章閣侍讀學士虞集撰

尼山書院山長臨川余繇彭璠歸自尋以興復書院始
末爲言乃爲之次第其事云尼山去曲阜東南六十里

今爲滕州鄒縣在滕西百里鄒東六十里其山五峯並峙中峯則所謂尼山啓聖王夫人顏氏所禱而生聖人者也山皆石其巔多蒼柏諸小木皆巨葉霜露既降絢如渥丹升降各途升之谷草木之葉皆上起降之谷草木之葉皆下垂無或交戾反刺者其東崖有石洞曰坤靈之洞中有聖人石像臨水與顏毋山對其北則防山郎聖人合葬其父毋處也今書院在其中前有智源之溪後有中和之壑往者本尼山之神而祀曰毓聖侯其左有夫子之宮焉故宋慶曆癸未孔子四十六代孫襲文宣公知兗州仙源縣宗愿作新宮廟有夫子之殿有

夫人之位有講堂有學舍有祭田自是歷宋金至于今益三百餘年矣宮不知何年廢我國家奄有中夏尚崇孔子之道歲月寖久典禮斯備至順三年歲壬申五十四代孫襲封衍聖公思晦用林廟管勾簡實理言請復尼山祠廟置官師奉祠因鳶塔可用事聞中書送禮部議奎章閣大學士康里公巙時爲尚書力言其事當行議上至元二年丙子中書左丞王公懋德率同列執政者白丞相置尼山書院以瑠爲山長三年六月至官祓舍山中罄竭私橐繼以假貸具牢豕爲酒告山之神召近鄉父老受神賜告以興廢之故明日鄉父老各以其

人至遂除荆棘撤瓦礫得殿及門之故基詳舍之所在次第而見將告諸郡縣而經營之山東東西道肅政廉訪分司寧夏楊公文言訥行部率其吏翟趙郭趨茲山留瑠舍一日顧瞻徘徊以其事爲已任命同知滕州事郝寶寶閭領之首出俸以爲之先而監州李彥博鄒縣令張士謙與郡邑之官屬暨大宗子孔克堅襲曲阜令克欽宗族子孫凡齊魯之境賢卿大夫士民之好事者大出錢而勸成之擇木于山陶甓于埜傭僦致遠牽車牛服力役連畛載途飲餉相望役大而民不知勞又得古殿遺備之成材於魯之故家尤稱巨麗不數月而大

成殿成殿門成毓聖侯之祠成學宮在廟之西倣國子監制也作觀川亭于坤靈洞之上相傳夫子在川上蓋在此云繼以塑繪聖賢之像成樂器祭器以次第成置弟子員以凡民之子弟俊秀者充之皆復其身役乃以明年之上丁用太牢致祠告成憶其功可謂敏矣夫朝廷定議于上部使者有司宣力于下以克有成聖明在上文運宣通於斯可徵焉嗚呼古初開物天作尼山太和絪緼元氣融結流形降神篤生大聖以立二極位天地育萬物與日月四時貫通于無窮若夫徂徠龜蒙至于岱宗雨露風雲往作來復前瞻後際邈然高深詎可

澗菽遐會有時井貢新宇不日而成壯麗森式瑞與背
以學官從事于茲日可謂榮矣集老且病猶學荒落俾
克識其梗槩如此若夫播為聲詩歌頌功德式薦明享
勒之金石則有待于當今儒林之君子也哉

至正八年代祀聖廟記

宣文閣授經郎董立撰

至正八年秋七月二十日上御灤京之水晶殿右丞相
臣朶兒只左丞相臣太平平章臣教化參政臣孔思立
奏宜遣宣文閣授經郎臣董立以香酒乾羊致祭于曲
阜孔子廟制曰可乃手香加額致敬久之以授思立由

宣旨命臣立涓日而行爰以二十八日發程次月二十
二日至止闕里二十三日展敬林墓二十四日具儀二
十五日臣立為初獻衍聖公孔克堅為亞獻守臣濟寧
路總管呂爵為終獻知兖州臣劉思誠等備分奠升初
將事寅末而畢遂命孔氏族黨享胙于齋宮與坐者五
十餘人衣冠威儀抑抑濟濟足以感懌人心禮成衍聖
公言使者奉天子明命禮于先聖宜有紀以示後臣立
伏惟夫子之道高明博厚與天地偕世之三綱正而九
法敘皆其功德之福斯民也凡有天下國家者不容後
其報典制列聖相承有文與化尊崇夫子度越前代殊

恩優典固已載于信史壽之金石迨于皇上躬行仁義
以為民極日御經筵緝熙聖學宰相文臣又能啓沃以
斯道之正其發命遣使夫豈徒然蓋亦答神之貺祈神
之祐底世運于唐虞三代之隆也然則凡為孔氏之後
與夫與祭執事于廟者可不體承聖君賢相之美意以
沐浴聖化哉

至正八年加封啓聖王碑

集賢院中書左丞相呂思誠撰

維至正八年四月上在興聖宮御宣文閣中書右丞相
臣朶兒只等入奏曰孔子父叔梁紇加封啓聖王未有

刊述昭示久遠請以中書左丞相臣呂思誠為文出中
統鈔五千貫下襲封府具攻石之用制曰可臣思誠承
命惶悚大恐弗任乃拜手颺言曰惟我國家崇重聖德
宣昭聖道與王化合并太祖皇帝肇基洪業太宗皇帝
在潛行釋奠禮祀孔子於日月山世祖龍飛車書混一
自上都大都及天下郡邑立廟學曲阜林廟尤加修崇
于是定襲封之嗣除孔氏一人尹曲阜縣恩至渥也成
宗皇帝廟于國子監武宗皇帝加謚大成至聖文宣
王上仁宗皇帝詔立碑天曆初制加封啓聖王顔氏曰
啓聖王夫人職典也今襲封衍聖公克堅既進官中奉

大夫階二品換印章爲銀爲啓聖王碑得請聖眷隆厚曷以報稱臣謹按春秋公羊氏穀梁氏依經書孔子生左氏隨經書孔子卒史記作殷本紀帝嚳妃簡狄生契十三遷而至天乙始有天下是爲成湯書契者原其初也微子開國亦曰帝乙之長子明其本也孔子世家曰其先宋人曰防叔生伯夏言有承也又書鯉以下直至漢時復列傳諸弟子七十二人宋儒邵雍曰天子以四海爲家孔子以萬世爲家殆以是夫惟文公朱熹刪定世家序論語前曰魯襄公二十二年冬十一月庚子父叔梁紇母顏氏生孔子于魯昌平鄉陬邑又曰孔子生

鯉字伯魚鯉生伋字子思作中庸厥有吉哉夫惟玄鳥之降玉筐之覆金行啓運斗光垂精爲五百年之昌期千萬世之嘉會者實由天生顏淵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子貢曰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其生也榮其死也哀子思曰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孟軻曰自生民以來未有盛于孔子者也賢于堯舜遠矣太史公曰自天子王侯言六藝者折中于夫子可謂至聖矣揚雄曰天之道不在仲尼乎王文中子曰大哉乎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夫子之力也其與太極合

德神道並行乎韓愈曰社稷以功夫子以德程子謂賢于堯舜者以事功益金聲玉振集羣聖之大成實由天縱若夫尼山請禱精誠昭揭而其表相殊異曰似堯曰似湯曰似禹曰似子産曰河目海口黄帝之形貌也曰修肱龜背成湯之體容也惟此身體髮膚之所從毓靈誕聖之所自不在茲乎漢時聖舅顏氏居魯親里聖妃亓官氏居安樂里復其孫發宋時有齊國公之封又有魯國太夫人鄆國夫人之號其爵邑又若不自其子者今茲峻其徽章名與情稱百世不能改也嗚呼盛哉伏惟聖人人倫之至也繫周易刪詩書定禮樂垂憲萬世

師表百王者蔑有加矣獨于春秋曰志在焉孝經曰行在焉春秋天子之事也三綱九法皇于周也故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孝經開五孝之用自天子至于庶人各有終始其曰至德要道其曰天經地義其尊親之心顯親之念曾子所謂一貫孟子所謂一本也不然是謂悖德悖禮矣洪惟今上皇帝按太祖皇帝世祖皇帝之聖緒嗣守列聖以來之成規聖治之敷孝治之洽所謂通于神明光于四海者於春秋孝經有嘉焉稗之闕里光昭休烈于無窮若江漢之濯秋陽之暴皜皜乎不可尚也臣思誠頓首誠惶誠恐復獻頌曰於鑠皇元

赫赫明明翕闢乾坤資始資生太祖肇基風宣流行世
祖混一覆載生成列聖嗣服時靡有爭今上繼緒品式
法程聖治丕顯孝治丕平嘉崇孔子縟典鴻名尼山有
禱斗光垂精表相之異至道之凝曰惟天縱玉振金聲
孰與道生本立枝承王爵之崇啓聖之榮義符于情名
與實徵五父之殯綏乎其行防墓之崩泫然涕零志在
春秋行在孝經愛親敬長春秋權衡尊親顯親五孝重
輕今茲有茲誕聖毓靈子孫有衍是服是膺尼山峨峨
泗水不盈蔚彼孔林卓彼爵庭有豐斯碑光昭日星同
我夫子無忝所生闢我皇風四海永清

至正十四年建尼山四配記

國子監丞危素撰

今皇帝至元三年重建尼山書院奎章閣侍書大學士
虞公集實記之未及大完而山長彭璠卒後十有七年
鄒縣達魯花赤馬哈麻君增塑顏曾思孟四公配享殿
中邑士趙守寬李之質因其同里陝西等處行中書省
左右司郎中張君思政來京師屬素爲之述按顏子之
侑坐肇于唐太宗貞觀二年冬尚書左僕射房玄齡國
子博士朱子奢之所建議也宋神宗元豐七年夏復增
孟子侑坐禮部郎中林希之所奏請也度宗咸淳三年
春增升曾子子思逮我朝混一四海且四十年延祐三
年仁宗皇帝在位崇學右文御史中丞趙公世延始言
南北祭禮不宜有異當升曾思如典故制曰可先是四
公列坐兩廡禮部以爲與承道統述明聖經作則萬世
以立人極論德定名列次配侑東坐西鄉于禮爲稱至
順二年進封顏爲復聖公曾爲宗聖公思爲述聖公孟
爲亞聖公仍命詞臣爲制書一代之典可謂備矣馬哈
麻君作邑于聖賢之邦欽承上意克修墜典其爲政知
所先後從可知矣禮曰有其舉之莫敢廢也君其知禮
者哉雖然君之爲是舉蓋有難者方盜據徐方力抗皇

師鄒之爲縣密邇斯境朝廷憂其供給之繁增設邑長
以君才敏而擢用之軍旅繹騷君應答靡有凝滯將士
感悅及徐平撫安疲氓飛芻輓粟徭役平允當此之時
又能汲汲焉以興學明教爲務是以謂之難也今年春
君以仲丁藏祀致齋之夕夢升禮殿瞻仰聖師行事之
際乃睹配享未備憫然久之首出俸錢爲之倡僚吏士
民相率來助邑士張敬祖王其出納曾未數月而工告
畢四公德容睟溫觀者肅敬蓋啓聖王與夫人顏氏禱
于是山神秀所鍾篤生聖哲繼天測靈萬世永賴所以
紹斯道之傳發微言之秘四公之功終古如一日矣豈

院之諸生尚考求于方策非四公之學不敢學也邑大夫之學於諸生者庶其在此可不勉哉

至正二十五年代祀闕里記

承德郎樞密院經歷魏元禮撰

皇上即位之三十二年秋七月命皇太子撫軍冀寧以少保中書平章擴廓帖木兒總諸軍釐庶務依前便宜行事威懷遠洽華夏晏寧明年二月以皇太子旨遣官特祭先聖闕里中書檄濟寧省預卜純犧牛一羊二豕二越六日青宮手祝登薦久之授元禮出涓日而行以二十四日至魯城祀前一日省牲器視滌濯翼日癸

丑丑初肅事于廟禮備三獻牲腯酒洌登降有數質明竣事以神餕享孔氏族人于燕中堂衍聖公謂禮有可徵者祭祀之謂也宜具歲月于石元禮謂惟聖人之道與天地並行有天下國家者所當崇重春秋修事祖庭累朝之盛事也今我儲皇仁孝之誠昭格上下雖金輅行在六師駐蹕而脩明典禮不廢俎豆之事其尊崇聖教增輝昭代示人心以爲治之本宏規遠畧猗歟盛哉是可書也若曰底定我家仰祈馮休集闕永命祚于無窮神之相之厥惟[illegible]矣是重可書也拜手稽首謹爲之記

碑記

明洪武十年重修宣聖廟碑記

五十六代孫襲封衍聖公孔希學撰

聖天子龍飛之初武功大戢已事俎豆亟遣使祀宣聖於闕里風動四方聞者皆以爲太平像集海內咸服聖化宣聖五十六代孫襲封衍聖公希學以修理事請于上即賜允俞曰朕方行先師之教淑海內洽人心崇德報功理所當爲廟貌黎廢處先爲營葺見存房宇壞損處徐當完之洪武甲寅春命下至十年丁巳秋歲大熟

山東等處承宣布政使司以其事隸濟寧府委兗州判袁良督所屬州邑鳩工蕆事鑿石掄材杗棟櫨桷瓦甓鍛冶髹漆之費畢備迴三月而後成正殿左右回廊及東廡二氏學生員房舍合七十餘楹煥造一新衍聖公會勸宗族衆大夫士之有祿者鳩金補塑聖賢像仍免本官提督之服冕有章命君相輝儼然若生落成之日衍聖公會族人于齋廳以尊酒勞曰崇奉先聖先師誕敷文教九重聖慮訏謨賢哲咸隣賚貸凡廟貌闕處皆以宏葺祭祀有田灑掃有戶禮樂服冕有章薦享有器設學選師以教吾族蠲其征役歲入朝命班列上相賜

與俊隆若此何以報稱相與議曰不若勒之堅珉以圖不朽足以見聖天子行吾祖設教立道爲致治太平之本與國同休悠久無窮豈不偉歟奉修謙恪克休天心民不知勞倏然就緒若袁公們金者可謂賢矣是宜記之

永樂十五年御製孔廟碑

道原於天而畀於聖人聖人者繼天立極而統承乎斯道者也若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歷聖相傳一道而已周公沒又五百餘年而生孔子所以繼往聖開來學其功賢于堯舜故曰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

孔子者也夫四時流行化生萬物而高下散殊咸遂其性者天之道也孔子參天地贊化育明王道正彝倫使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夫夫婦婦各得以盡其分與天道誠無間焉爾故其徒曰夫子之不可及也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又曰仲尼日月也無得而踰焉在當時之論如此亘萬世無敢有異辭焉於乎此孔子之道所以爲盛也天下後世之蒙其澤者寔與天地同其久遠也自孔子于今千八百餘年其間道之隆替與時陟降遇大有爲之君克表章之則其政治有足稱者若漢唐宋致治之君可見矣朕皇考太祖高皇帝天命聖智爲天下君武功告成即興文教大明孔子之道自京師以達於下並建廟學徧賜經籍作養士類儀文之修超乎往昔封孔氏子孫襲衍聖公秩視二品世擇一人爲曲阜令立學官以教孔顏孟三氏子孫常幸太學釋奠孔子竭其嚴敬尊崇孔子之道未有如斯之盛者也朕纘承大統不忘成憲倘惟孔子之道皇考之所以表章之者若此其可忽乎乃曲阜闕里在焉道統之系實由于茲而廟宇歷久漸見隳敝弗稱瞻仰徃命有司撤其舊而新之今年夏畢工宏邃壯觀庶稱朕敬仰之意俾凡觀于斯者有所興起致力於聖賢之學敦其本而去其末將

見天下之士皆有可用之材以贊夫太平悠久之治以震耀孔子之道朕於是深有所望焉遂書勒碑樹之於廟并系以詩曰巍巍玄聖古今之師垂世立言生民是資天將木鐸以教是界謂欲無言示之者至惟天爲高惟道與參惟地爲厚惟德與合生民以來實曰未有出類拔萃難乎先後示則不遠日用攸趨敦敘有彝遵于聖模仰惟皇考聖道寔崇禮樂治平身底厥功曰予祗述詎敢或僻聖緒丕承俟德不頹巖巖泰山將邪所瞻新廟奕奕飭祀有嚴鼓鐘煌煌璆磬琴瑟八音偕宣聖情怡懌作我士[illegible]有才[illegible]佐我大明於萬斯年

永樂十六年重修尼山新廟碑記

三氏教授張敏撰

洙泗涵道體之本源尼山毓天地之間氣聖人者又所以鍾天地山川之間氣以生者也其知先知其覺先覺出乎類拔乎萃自生民以來寔未有也然天之所以厚于聖人者夫豈無其故哉盖自周室衰微諸侯放恣三綱淪九法斁中國將入于[illegible]生民漸儕乎物類使天或不生聖人則天下貿貿焉莫知所之人欲肆而天理滅矣天於是而生聖人焉聖人者繼天立極拯溺亨屯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萬世開太平者也所謂其

生也有自來其逝也有所為宰我曰以予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且堯舜之道尚賴夫子而明是天以是道而畀之聖人必欲聖人以是道而傳諸後世此聖人所以有功于天地也惟聖人有功于天地故天下通祀乎聖人矧茲尼山尤為所生之地廟貌尊崇歷代所尚奈何元運既去毀於兵燹故址頹基鞠為茂草春秋祭祀掃地而行觸目荒涼誠為可歎五十九代孫襲封衍聖公彥縉五十五代孫曲阜世尹克中五十四代孫族長思楷舉事希韶會闔門族姻諭之曰闕里廟貌我太宗文皇帝撤舊更新況以美矣惟茲尼山乃聖祖誕毓之地荒涼若是而不為究心吾子孫寧不有愧焉佩由是眾發一心鼎新重建正殿三間高廣如制其西則為毓聖侯殿其西北則為啓聖王殿又其北則為啓聖王夫人殿也神門三間齋廳五間庖湢有廬祭器有庫繚垣雲矗如矢斯棘嗚呼休哉首事于永樂丁酉之春落成于戊戌之夏輪奐之美視昔有加構治之規于今為盛仰瞻俯視生氣若存時或嶧山雨霽顏母雲收丹青晃日月之光金碧焜烱霞之色重檐斉栱聳才高喙坤靈五老環繞上下其壯觀為可知矣茲者刻石以勵其後謂余嘗事不敢以蕪陋辭謹述始末并系以言曰周室

衰微諸侯擅權下陵上替綱紀頹然風氣日偷倫理日墜往聖既遠其孰能繼尼山降神毓秀含真靈應既啓生我聖人惟聖有作天將木鐸以繼往聖以開來學綱常既正倫理日昭尊卑上下井井有條惟聖斯蹟光明烜赫其報伊何萬代血食綱維尼山古廟巍巍毀于兵燹蕩然無遺觸目荒涼見者歎息聖公起念世尹贊畫經之營之乃定其規新廟既成金碧相輝神其戾止既安且喜報以介福施于孫子

永樂二十一年創建林園墻碑記

監察御史孔謌撰

周公變夏商之禮而崇九廟之祀文帝重原陵之法而
加赤族之誅者何也蓋仁人孝子之於祖宗惟其藐之
也切故其報之也厚惟其尊之也重故其怒之也深苟
爲不然則喜戚無與於已而成敗不足以動其中矣尚
何陵廟之用心乎五十五代孫曲阜世尹克中者忠孝
人也其爲人也風神秀楚玉瑩珠輝自幼以孝謹聞既
長以才敏稱由是闔族推讓薦膺是職自受任以來惓
惓祖宗一念不忘慨尼山之未覆傷書院之凋敝盬家
廟之陋小膠心固意務□其情誓日盟神弗成弗已既
而卒如其言宗族內外罔不服其用心之確獨有祖林

一區周迫民居烟爨千家樵青採綠薪乾櫟腐者日不
絕跡雖申之以聖公之禁戒之家長之嚴然幅幀浩大
難以防虞南巡則北至東備則西來間亦獲其一二薙
者然非親則故非戚則民依公道則傷惠盡私情則遺
祖縈心貯念難于施設者久之世尹復喟然歎曰夫物
置而無備而綳民以罪弭之無法而肆其鞭撻非政之
善也乃捐已貲萬緡厚備酒饌集耆老而謂之曰夫自
周漢以來秦兵楚變東西流離而父子不相保者處處
然也[illegible]此[illegible]而不[illegible]革鐵
者[illegible]能[illegible]之[illegible]耳曰若亦思報乎曰

聖覆如天[illegible]克以[illegible]倘有指揮願悉從命公曰第無君
子者斯焉取斯昔牛山之木嘗美矣以其近於郊而不
毛今吾祖林周迫居民烟爨之家不下千數旦暮薪樵
豈勝剪伐吾欲乘此農隙借汝以力以墻其圍可乎衆
咸喜躍願悉從事公乃約以孟冬朔旦起工至其日邑
之父老各率子弟約千餘計悉荷板鍤無後者聖公亦
以廟丁百餘人來會公乃編以什伍申以才能復以族
之英敏者督之刻以板築之數限以厚薄之額豐其廩
餼以給其食旨其酒殽以勞其苦復加以省視勤虔勸
賞諄切由是冬日假和人心悅豫作之日捄之陾陾度

之薨薨長幼奮躍咸效其能日不爾旬千堵皆興何其
快哉自非感之也誠動之也義吾未見其成功之速若
此之易也又慮夫狡獪之徒穴洙泗而窺門闌也則石
堅甃以密其楹壘椒門宇以嚴其鎖鑰恐其巡夫之憚
于宿衛也則建巡舖以便往來復其身以專典守由是
樵採絕迹而松梓遠丁丁之聲神魂安棲而林鳥無夜
驚之擾其視往昔禁戒彌煩而屢犯不止者豈徒千百
十一於其間哉誠可謂明于治體善于防虞而孝於祖
考者矣聖公家長深與其績日以再往且賞且勞因謂
之曰今汝之心良亦盡矣埠木之給吾嘗與聖公戮力

焉毋汝煩也于是檢族屬驗佃力復得堅薪丁除耴併
工聚力刻日以完然後大美斯具功無玷悔嗚呼邑有
賢宰家有賢宗爰有家長克相其成雖欲弗美其孰以
能於戲偉哉斯亦曠世一時之奇遇也吁家廟也書院
也斯撤其舊而宏者也尼山也林廟也斯經始而搬者
也計其功則不勝其大較其財則不貲其多他人觀之
鮮有不駭心而驚怛者也公乃視之輕如鴻毛易如拾
芥如此非其才美俱全孝心純至者能如是乎方之古
人亦何負哉宜乎勒之金石昭之後世而爲人子人孫
人後者之龜鑑也倘吾門之子孫與世之後人能述其

心而繼述之則斯功之美將歷千萬世而不毀矣林廟
其亦有慶乎

宣德十年重建金絲堂記

三氏教授裴侃撰

祖庭廣記載闕
經誌枞于大金世重修廟庭始有其制略無明文可考
堂在齋廳之北家廟之南廟庭之東歷世更變歲久傾
圮僅存遺址宣德甲寅冬工部亞卿江右吉之文江周
公忱以公務道經東魯躬謁林廟每事懇懇致問禮也
因斯堂之未立歎然爲缺典遂召匠計之揣已俸資貨

財於江南得大木而喜使人相地度裘是斷是度是尋
是尺修之治之水運以升陸輓以車時議克合力相成
之者蘇州知府况侯鍾通判邵侯謙也材木既具越明
年季夏壬寅日宣聖五十九代孫襲封衍聖公孔彥縉
召役事與工經營圖爲安排布置㮣合以法落成是年
秋八月庚子朔也堂高二尋有二尺由是制度宏雅廉
隅峻整輪奐一新卓越舊觀僉議復于櫺星門外西南
隅構屋三間計有十二楹爲祗謁更衣所名曰更衣亭
其用心可謂勤矣嗟乎遵軌而修事謂之址美修事而
有成謂之合功古之道也今能址美矣合功矣是宜誌

之愚嘗閱載籍嘗歎景帝時魯共王好治宮室毀孔子
舊宅而欲廣之升堂聞金石絲竹之音遂不敢壞意今
之家廟即其舊宅歟斯堂即共王聞金石絲竹之所歟
舉金絲而言則八音在其中可知矣且天地假風霆以
彰厥威聖人托音樂以著其靈天地變態無常而四時
成其序聖人神明不測而萬世蒙其教天地風雨霜露
之類無非教也聖人禮樂刑政之屬得非教乎矧樂者
又所以移風易俗比物飾節崇和順而親附於民所以
蕩滌邪穢消融渣滓莫善于是故聖人雖沒而有不沒
之神存焉何也道德也禮樂也與天地相爲終始爲萬

世生民之所仰賴焉名堂之義意有在也後之登斯堂
者不金石而金石不絲竹而絲竹想聖人之靈而景仰
于千萬載之下斯堂亦與有助焉

景泰元年御祭碑

翰林院侍講吳節撰

皇帝即位改元景泰正月上日朝臨羣臣越十日丙戌
大祀天地於南郊即慶成命有司擇吉遣官行祀天下
有司以閏望庚申聞先期上御宿齋宮親書祝册昧爽
上服通天冠被降龍袍文武百官朝服侍班傳制命官
以香帛及粢盛中鼓樂導引出奉天門外上注目送之

臣節備員詞林得分祀先師孔子即日賫香帛升舟中
道陸行二月十日始達曲阜衍聖公臣彥縉世職知縣
臣孔諤三氏教授臣江永清率三氏子孫郊迎至宿廟
次滌牲致齋百執事駿奔盍慎盍虔又二日丁亥乃祀
將祀之夕天地開明星月朗耀牲醴香粢籩豆飭修薦
祼興俯咸中禮節宛若聖神在坐羣賢陟降左右洋洋
濯濯來歆來享祭畢迨旦猶聞金石絲竹之音衆咸以
爲皇上至誠感格之所致有非偶然者輿月衍聖公拜
手言國恩汗渙沾被林廟請刻祝詞以表榮貺臣節聞
國之大事以祀爲先而即位遣祀即有虞徧于羣神意
也群神如漢唐以來崇祀古昔帝王先師孔子岳鎮河
海之類蓋古昔帝王嘗主宰天下孔子爲萬世綱常祖
岳鎮河海能興雲布雨潤澤民物禮曰功被生民則祀
此即位遣祀之禮所以不容或後也然我朝自太祖高
皇帝奄有四海剏立制度爲萬世子孫法凡建祀所遣
香帛如古昔帝王岳鎮河海其名數皆一獨孔子與諸
弟子其名數凡九儀物稱是非厚於孔子也誠以古昔
帝王功止當時岳鎮河海澤及一方而孔子祖述憲章
删定作述之功被於無窮與天地並故不得不致崇極
之意也傳曰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良以是歟然

孔子之在當時有德無位特大聖中之以言垂範者耳
其所以行孔子之言以建皇極以致治平之効者則在
于後聖焉洪惟皇上睿知英明起自內藩紹承大統即
位之初即去邪黜佞崇獎忠良拒遏外夔靖安中夏凡
言行政事皆師法先聖群臣奏牘語合經典即賜録用
是孔子之道不行于昔者大行于今日矣書曰黍稷非
馨明德惟馨後聖之德既不違乎前聖恩想以聖佑聖
以神助神假靈賚弼協替洪猷是蓋行不疾而速不言
而躬之幾矣豈凡庸之所能與者哉臣節既忝承行職
當秉翰雖遊聖門措詞匪易而事有典故不容或缺

陳香帛之數以見我朝重奬先聖之禮踰于前古且諗吾道大行于今不特爲聖哲子孫榮實爲天下生民福

天順五年重修啓聖王寢殿碑記

翰林院大學士許彬撰

予昔長太常寺事一凡天子有事南郊則天地並于正殿日月分列于東西若太廟之制則前爲殿後爲寢重陰陽奇偶之義夫婦人倫之始也前乎千萬世之既往後乎千萬世之方來莫不皆然孔子萬世帝王之師也廟祀于魯也非一世而子孫奉祭則推原其始祖啓聖王夫婦焉王之殿去大成殿西十步許而啓聖王夫人

顔氏則居于後寢有廡以通歷歲滋久寢殿圮壞六十一代孫今襲封衍聖公弘緒乃撤而新之殿爲間者五爲楹者七敬山轉角規模壯麗一倣前殿之制高一丈七尺深視高殺二尺廣袤稱是經始于天順庚辰十月之朔落成于辛巳九月之望足役也財不靡于公帑丁不奪于民力經營之勞役于林廟在官之人皆弘緒所自區畫者也其尊祖敬宗之心何其至哉功旣告成山東按察使黎陽王越世昌謁于廟適覩新搆棟宇翬飛金碧輝映嘉大宗之誠孝謂不可無文以彰盛美俾以予有從遊之舊禮請文記之顧爵曲阜知縣孔公[illegible][illegible]工鑱石記其歲月惟昔柳子厚作道州宣王廟碑謂夫子極於化初寘於道先苟贊其道若譽天地之大褒日月之明非愚則惑不可犯也况王與夫人毓粹之德啓聖之功不可名言又敢輕易贊之哉特以尊祖敬宗誠大宗之所當爲而崇儒重道好尚斯文又憲長之所宜用心也憲長提刑一方公務紛紜而能景賢仰聖若此况爲先聖之子孫哉書其事勒諸貞珉以告來者

成化四年重修聖廟碑記

詹事府少詹事經筵講官孔公恂撰

今上在春宮時臣孔公恂受知英廟與太子賛善司馬

恂皆以聖賢後裔簡置春宮左右日侍經筵講明二帝三王周孔爲治之道文華殿左春坊設先聖凭几圖畫像御經筵時先執弟子之禮文淵閣亦設先聖杏壇圖畫像顔曾以下諸弟子侍立香燭之儀供自內將及登寶位首舉幸學之典詔有司修天下孔子廟宇而于闕里尤加重焉蓋崇文右儒之意已見於居潛養正之初猗歟盛哉吾道之幸也仰惟帝王致治法乎堯舜禹湯文武然堯舜禹湯文武之道非我聖祖後世無以明所以有天下國家者欲求至治之隆莫不尊崇我聖祖之敎按孔子世家聖祖卒于魯哀公十六年哀公[illegible]聖祖

故宅以立廟廟在歸德門裏魯城西南隅祀典之設實
肇于此漢高祖過魯以太牢致祭自漢而唐自唐而宋
而金而元廟祀增崇有隆無替稱功頌德號封至極雖
子有云自天子至郡邑守長通得祀而徧天下者惟社
稷與孔子爲然其祀事不如孔子之盛於今觀之信然
我太祖高皇帝龍飛淮甸以武功定天下以文德致太
平太宗文皇帝繼體守文大振綱常尊用儒術聖聖相
承咸臻至治亦惟以聖祖之道是崇是重所以二帝三
王之盛治復見于今日也逮我今上皇帝文武聖神純
用聖祖之道以紹列聖之統廼特詔巡撫山東都察院

左副都御史賈公銓重修闕里先聖廟去故易新用稱
瞻仰經營周章者則有兩司藩臬重臣親涖督工者則
有按察司知事楊昇兗州府知府郭鑑護衛指揮鮑詢
兗州府通判掌曲阜縣世職知縣事孔公錫等經始於
天順八年九月落成於成化元年十一月既而有司又
請修完先聖廟宇誠一代盛典不可無文以紀成功欲
遵文祖故實親灑宸翰大章天休巡撫山東都察院右
副都御史原公傑奉詔躬詣闕里廟庭相地于大成門
之南洪武永樂碑之東建立重修廟碑以執事楊昇勤
敏仍委督局庀工掄材高廣宏麗視前有加經始於成
化三年四月落成於次年之六月豐碑穹隆龍章煥爛
三聖聯輝祖孫繼美此又前代之所未有焉天語諄諄
一以聖祖之道如天地日月布帛菽粟民生日用有不
可缺大哉王言乎實千萬世不刊之典也六十一代襲
封衍聖公孔弘緒五十五代族長兼孔顏孟三氏教授
司學錄孔克昫五十八代舉事孔公璿等重以朝廷尊
崇聖祖二都憲祗承德意及群有司相維之力爲吾子
孫者當何如哉公恂曰無忝於祖聿修厥德以圖報稱
我皇明崇儒重道萬萬年之鴻休也衆曰敢不各以此
自勉謹拜稽首次第其實用以昭示永久云

成化四年御製重修孔廟碑
朕惟孔子之道天下一日不可無焉何也有孔子之道
則綱常正而倫理明萬物各得其所矣不然則異端橫
起邪說紛作綱常何自而正倫理何自而明天下萬物
又豈能各得其所哉是以生民之休戚係焉國家之治
亂關焉有天下者誠不可一日無孔子之道也蓋孔子
之道卽堯舜禹湯文武之道載於六經者是已孔子則
從而明之以昭後世故曰天將以夫子爲木鐸使天不
生孔子則堯舜禹湯文武之道後世何從而知之將必
昏昏冥冥無異於夢中所謂萬古如長夜也由此觀之

則天生孔子實所以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往聖
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者也其功用之大不但同乎天
地而已噫盛矣哉誠生民以來之所未有者宜乎弟子
形容其聖不一而足至於中庸一書而發明之無餘蘊
矣自孔子以後有天下者無慮十餘代其君雖有賢否
智愚之不同孰不賴孔子之道以爲治其尊崇之禮愈
久而愈彰愈遠而愈盛觀于漢魏以來襃贈加封可見
矣迨我祖宗益興學校益隆祀典自京師以達于天下
郡邑無處無之而在闕里者尤加之意焉故太祖高皇
帝登極之初即遣官致祭爲文以著其盛而立碑焉太

宗文皇帝重修廟宇而一新之亦爲文以紀其實而立
碑焉朕嗣位之日躬詣太學釋奠孔子復因闕里之廟
歲久漸敝而重修之至是畢工有司以聞深慰朕懷嗚
呼孔子之道之在天下如布帛菽粟民生日用不可暫
闕其深仁厚澤所以流被于天下後世者信無窮也爲
生民之主者將何以報之哉故新其廟貌而尊崇之尊
崇之者豈徒然哉與其道之存焉爾使孔子之道常存
而不泯則綱常無不正倫理無不明而萬物亦無有不
得其所者行將措斯世於雍熙太和之域而無異於唐
虞三代之盛也久安長治之術端在於斯用是爲文勒
石樹于廟庭以昭我朝崇信聖道之意焉系以詩曰天
生孔子縱之爲聖生知安行仁義中正師道興起從遊
三千往聖是繼道統流傳六經既明以詔後世三綱五
常昭然不替道德高厚教化無窮人極斯立天地同功
生民以來卓乎獨盛允集大成實天所命有天下者日
尊是崇曰惟聖道曷敢弗宗顧予眇躬承此大業惟聖
之謨於心乃愜用之爲治以康兆民聖澤流被萬世聿
新報典之隆尤在闕里廟宇巍巍于茲重美文諸貞石
以光於前永鐸遺響餘千萬年

成化十三年褒崇孔廟禮樂碑

翰林院學士王獻撰

皇帝嗣登大寶之十有二年冬詔天下孔子廟祀加六
佾爲八籩豆十二爰用遣官恭行天下於是太子少保
吏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臣商輅以春祀前一日請
文廟行釋菜禮告翰林院學士王獻乘傳詣闕里行釋
奠禮告使命必簡文學之臣重其事也祀禮雖有隆殺
之殊一乎誠也祝辭出自聖製香幣頒之內帑儼乎天
顏之俯臨也樂舞之增器數之加未告弗敢先既告弗
敢後肅乎帝心之對越也祼將之夕星月澄霽纖雲不
興昭乎神明之歆格也禮既告成襲封衍聖公臣弘

率諸族人少長趨列稽首言曰聖天子褒崇先聖禮樂等之祀天享地誠曠古之罕聞斯文之大慶豈特臣一家之私榮而已哉宜有紀述以垂永世時山東按察使副使臣陳相臣張珩僉事臣畢瑜布政司參議臣杜銘都司都指揮僉事臣金榮聞命駿奔恪共祀事亦懇申前請不可辭臣獻竊惟吾夫子之道如天之高無不覆幬如地之厚無不持載如日月之代明如四時之錯行[illegible]君臣夫婦長幼朋友[illegible]書詩禮樂春秋所以立生民之極開太平之[illegible]人主賴之成致尊崇然未有禮明樂備如今日者也嗚呼盛哉

或曰堯舜禹湯文武皆聖人也祀享之禮不得視郊社孔子有德無位寵用斯禮得無過乎且成王以周公有大勛勞特用天子禮樂君子譏之以孔子之聖豈復有加于周公者哉嗟夫此我國家甚盛之舉固非膚于聞見者所能測識之也當周之衰王政陵夷彝倫攸斁使天不生孔子則天下貿貿焉莫知所適孰知所以為堯舜禹湯文武之道者耶夫惟不知故不行不行則不流于[illegible]禽獸不止所以維持斯道永久而弗墜者果誰之力歟周公之功人臣之分也孔子之聖萬世帝王之師也師其教而圖其所以為報雖極天下之尊禮之亢也傳曰夫子之道不啻天地也又曰其功反有賢於堯舜者豈不信哉仰惟皇上德位隆大克當制作禮樂之任自祖宗列聖以人文化成天下于茲百年又當聿興禮樂之時而講正修明自孔子始可謂知所本矣臣獻竊祿于朝於禮樂大端漫不之省謬膺涣命夙夜儆惕思所以副皇上尊師重道之盛心尚當博稽古典入對黼扆俾我明廷大制作前無所遺後無所議以昭一代文明之治顧不偉歟嗚呼臣愚何足以知之謹記

成化十八年重修聖廟記

大學士劉珝撰

厥初天不天地不地人不人物不物矣非斯道大明則混沌罔攸判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矣非斯道懋昭則人極罔以立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倡明斯道於前孔子申明斯道於後倡明之功大矣申明之功亦豈小哉譬之泉焉有鑿其源者苟不濬而引之則堙矣此孔子所以有功于前數聖人有功于天地萬物有功于萬世也故曰自生民以來未有盛于孔子也天惟不畀以君師之位是以周易之贊詩書之刪禮樂之定春秋之修不得不成於自衛反魯之後也絕學有以繼綱常因以明不止于夾谷之會雨觀之誅墮羊辯

土木之妖梏矢驗蠻夷之貢小試而已使天畀夫子以
位則亦如前數聖人天下後世貿貿焉莫知所之萬世
何所賴耶降周迄漢以來匪直中原之主知尊其教雖
蠻貊之君無不是式是行焉迨我祖宗君師宇內益尊
其道自京師以達于海隅邊徼皆廟祀孔子冕服南面
一視王者春秋有事則器數樂舞有加無已可謂盛矣
況闕里廟祀非他處可擬也乃成化癸卯六十一代孫
襲封衍聖公孔弘泰以廟貌弗堪言於朝詔特允之命
有司作新凡殿堂廊廡門庭齋廚毀舍等三百五十八
楹規模一新其間有不可易者仍舊不敢輕褻位于正

殿者皆礱石斵木爲龕位于兩廡者亦皆如制以迄周
垣層路皆甃以甎石瞻之者如在天上或時龜山雨霽
泰岳雲開則重檐叠栱丹青耀日月之光短棁修楹金
碧焜烟霞之色輪奐之制大超前代丁未春落成兖守
趙公蘭佇來徵言竊惟夫子之道如贊天地之大褒日
月之明非愚則惑不可犯也至于漢魏而後廟貌有隆
有替治道亦隨之弛張焉咸莫若我朝重儒事事咸備
雖萬世無以復加也凡有事于茲役者官銜姓氏具列
于碑陰謹系以詩曰泰山之陽素王宮殿宇巍巍霄漢
中古來天開此勝地木鐸聲音連九重天佑斯文隆弗

替道垂萬世無終窮歷代君人當北面千秋儒士宗文
風四維以張世道美彝倫攸序敎化弘尊尊卑卑有定
分萬事萬物咸帡幪翳非斯道明于上今來古往俱顧
蒙大哉聖道大無外澤均宇內天無功厚坤彰德出獨
異林木不棘昭靈蹤森森楷木高千尺灼灼杏壇花開
紅復惟檜木手所植人得尺寸尊無同三千七十眞何
幸一趨函丈姓名崇有孫有子螽斯盛有則有儀欣相
逢從茲千世與萬世四方仰賴魯邦東

弘治十七年御製重建闕里孔子廟碑

朕惟古之聖賢功德及人天下後世立廟以祀者多矣

然內而京師外而郡邑及其故鄉靡不有廟自天子至
于郡邑長吏通得祀之而致其嚴且敬則惟孔子爲然
蓋孔子天縱之聖生當周季聖賢道否之日而不得其
位以行乃歷考上古以來聖人之君天下者曰堯曰舜
曰禹湯文武已行之迹并其至言要論定爲六經以垂
法後世自是凡有天下之君遵之則治違之則否蓋有
不能易者眞萬世帝王之師也故自漢祖過魯祀之後
多爲之立廟沿及唐宋英明願治之君屢作益尊而信
之孔子之廟遂徧天下爵號王公禮視諸侯而加隆焉
雖金元入主中國綱常掃地之時亦未嘗或廢蓋天理

民彝之在人有不能自泯也我聖祖高皇帝以至神大
聖迅掃故元植綱常於淪斁之餘武功方戢卽遣官詣
闕里祀孔子風示天下規度可謂宏遠矣列聖相承益
嚴祀事先後一軌洎我皇考憲宗純皇帝詔增廟之舞
佾爲八籩豆十二禮樂蓋同於天子褒崇之典至是蓋
無以加矣我國家百有餘年之太平端有自哉闕里有
廟建自前代規制尤盛弘治己未六月燬于火朕聞之
惕然特勅山東巡撫巡按洎布政按察司官聚財庀工
爲之重建越五年甲子正月工畢巡撫右副都御史徐
源巡按監察御史陳璘以其狀來上宏深壯麗視舊規

有加朕懷乃慰旣遣內閣輔臣太子太保戶部尚書兼
謹身殿大學士李東陽往告復具顛末爲文俾勒之廟
碑用昭我祖宗以來尊師重道之意并系之詩曰聖人
之生夫豈偶然命之大君俾贊化權二帝三王君焉克
聖繼天立極道形於政大化旣洽至治斯成巍巍蕩蕩
渾乎難名周政不綱道隨時墜孔子聖人而不得位乃
稽群聖乃定六經萬世之師於焉是徵自漢而下數千
餘歲褒典代加有隆無替於皇我祖居正體元六經是
師卓爾化原列聖相承先後一揆逮及朕躬思弘前軌
[illegible]崇祀事孔禋經言典訓彌謹彌敦俗化治成日
升川至斯道之光允垂萬世

弘治十七年重修孔子廟記

謹身殿大學士李東陽撰

弘治甲子春正月重建闕里孔子廟成蓋自己未夏六
月以災告上旣遣學士臣李傑行祭告禮卽命工部下
山東巡撫巡按暨布政按察諸臣議重建焉都御史臣
何鑑始會材物僉事臣李宗泗規畫略定今僉事臣黃
繡綜理周畢而都御史臣徐源實總之輪奐閎偉彩繪
輝赫皆加于舊而告成事者臣源及監察御史臣陳璘
也事下禮部尚書臣張昇等以爲是數百年之曠典請

加崇重以示天下皇上親製碑文祝辭命太常具香帛
有司備品物卜日御正殿傳制特遣臣東陽自內閣來
申祭告會有孝肅太皇太后之喪比釋服卒哭上未忍
遽從吉禮乃避殿賜敕以行臣東陽奉命惟謹以閏四
月丁卯陛辭癸未至於廟時臣源實迓于境衍聖公臣
孔聞韶方在父喪聞命蹴踖易服率族人迓于郊曲阜
知縣臣孔彥仕扶疾迓于驛甲申遂致齋越三日丁亥
乃祭中書舍人臣喬宗亦奉命有事于廟右通政臣韓
鼎以督河至御史臣陸偁以巡按至臣盧蘅以清軍至
左布政使臣曹元按察使臣戈瑄署都指揮僉事臣申

寧以三司長予左叅政臣胄政以分守至僉事臣袁經
以分巡至副使臣陳鎬以提學至而臣綸因皆在陪位
分獻東哲則臣宗西哲則臣元東西廡則五經博士臣
顏公鉉臣孟元啓聖王殿則三氏學錄臣孔公璜孔氏
之族無遠近大小來會者以數百計前三日時雨連降
及期雨霽禮成之後星月朗耀神人歡暢歌工舞佾奉
器執事之臣下逮吾吏僕從皆忻忻然如雲之從風水
之赴壑有不令而集者臣東陽乃退而歎曰於戲人性
之善豈不信哉夫自情蕩性鑿之後雖積歲累月嚴刑
法以驅之使入於聖賢之域而不可得也及乎入聖人

之鄉觀聖人之所居接其子孫族姓見其禮聞其樂而
因以想像其形容卒然之間敬心興躁心釋而不自覺
蓋凡卑且賤者皆然而大夫士之貴而賢者不待論也
然則天理之在人心者曷嘗一日而亡哉聖人之教因
因其所明而導之使復其性而吾孔子之刪述六經訓
法萬世其功所以為大不可一日而忘者也且褒崇之
典雖于聖人無所加損而與治道常相為重輕故太牢
之祀肇開漢業展拜之禮宋道興焉我國朝太祖高皇
帝封爵奉祀建學置官逮我憲宗純皇帝增樂舞八佾
籩豆十二天子之禮至是始備重熙累洽蓋有由然聖

天子登極視學以來益加崇重是役也至集天下之財
積數年之力告成之祭又輒論思輔導之職詔告諄切
禮意深厚出乎常格所以示天下德意指其嚮方一轉
移振作間而應者固若是速也夫明乎祭之義則可以
治國使天下知孔子之當祭則知其道之當行為臣必
忠為子必孝無不復其性者攜其端而充之將不自今
日始乎臣不佞敢紀成事用告于來世若闡揚道德以
彰教化則奎章宸翰昭如日星有目者所共睹臣何敢
贊一辭哉

嘉靖三年重修洙泗講壇記

翰林院修撰呂柟撰

洙泗講壇在孔里東一里乃夫子與其徒講道之地也
自夫子沒子貢輩築場之後人專事孔林此地鞠為茂
草二千餘年至元戊寅曲阜縣世尹孔克欽嘗修復焉
明興猶新正德中盜火其門殿廡亦敝嘉靖改元巡按
山東李御史獻洎吳副使山孟參議洋乃議增治而未
成呂參政經督完其事使使問記修撰呂柟曰嗟乎昔
夫子衣不及時食不及口與其徒栖栖皇皇思以救天
下教萬世者此地止其本根乃後之人忽不知事雖廣
建墓石繁植林木豈夫子所欲者乎或曰夫子之道固

難格于後世周以來稱盛時者非漢魏卽唐宋元明斯其代不盡講而見用者則爲蕭曹房杜不見用而能講者則爲董王程朱且講且用而行其私者則爲禹雄林甫安石曰嗟乎是謂講者未必用用者未必講且講且用者未必于夫子之道盡也且夫子之道何道也伏羲之卦爻炎帝之耒耜軒轅氏之衣裳堯之中舜禹之精之一者也可以生人可以秀人可以阜人可以壽人是故能反回之仁能屈賜之敏能桎由之勇能實師之莊斯道之講於學者也取時于夏取輅于殷取冕于周取韶于虞斯道之講於政者也子思子曰萬物並育而不

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其實乎後世見用于時者或後立而先權是故道敝於權矣能講於下者或後權而先立是故道絀於立矣且講且用而爲之害者既非其學猶難適道故權立俱喪矣今夫子之道猶大路也途亦可通巷亦可通有能爲方駕之軌者亦可通夫子之道猶大海也罌亦可取瓶亦可取有能爲萬石之瓠者亦可取是故以容教子桑則可以容敎子張則不可以言敎子騫則可以言敎于我則不可何者主靜非不善也施于陸氏之門蓋其禪務博非不善也施於王氏之門豐其蔀故夫子所講之道鮮矣

故佛氏或得而議我也故老氏或得[illegible]矣我也故治日常少亂日常多也然則洙泗講壇之修將斯道可由是而明乎將夫子之靈其眞在于斯乎將諸君子之舉其亦有志也乎是役也總理者同知姚文瑞督理者訓導呂應祥將亦與有聞乎

嘉靖四年城闕里記

謹身殿大學士費宏撰

新築闕里城成衍聖公知德謂茲舉爲國家盛事不可使無聞於後也以書來屬宏爲記闕里與曲阜相去十里故皆無城而闕里尤爲孤曠守望無所恃焉正德辛

未盜入兗以正月廿七日破曲阜焚官寺民居數百虐燄所及不崇朝縣治爲墟是夕移營犯闕里秣馬于庭汙書于池蹂廟宇林墓幸而無虞然族屬散走神人震恐岌岌乎危亦甚矣監司議遣兵四百來戍賊衆我寡又望風輒潰于防禦固無濟也維時今按察使潘君珍方以僉事按行東兗謂縣廟必相須以守盍卽廟爲城而移縣附之旬兩浹遂疏於朝會科道紀功茲土者亦以爲請下之司徒司徒曰是舉一而兩得[illegible]之下之撫按撫按各[illegible]境內之事孰有重于是者其何可緩群議既協詔從之爰命司空庀工而令役焉其

基周八里三十六步而益以負郭之田其版築用丁夫萬人而取諸農務之隙其材用爲銀三萬五千八百兩有奇多出于諸司罰鍰而復募高貲好義者助之經始於癸酉之秋七月訖工于嘉靖壬午之春三月視其外則高堞深溝與泰山洙泗映帶而繚廻視其內則廟貌公府伉然中居而縣治儒校行臺分司以及市廛門巷罫布環列稚足以增宮墻之重而此千百年之缺典乃今始克舉之後此千百年而或有外侮焉於是乎庶幾無患矣夫恃而不備君子以爲莒罪故勇夫重閉王公設險槪有不容已焉者也而春秋書城築數十傳乃謂

凡志皆議蓋養民在愛其力非時與制而輕用之聖人於此誠不能無慮焉然事有至重且急而關於天下之故不可以勞民而但已者故虎牢之城以禦夏之防所當嚴也則許之成周之城以君臣之分所當正也則善之至若閟宮之復泮宮之修以宗廟學校爲有國者所當先務則又錄而不棄是可以測聖人之深意矣萬世而下三綱叙正而諸夏乂安寔惟夫子之道焉是賴顧茲闕里以廟則通祀之宗也以學則立教之首也因盜警而愼未然之防即城築以致尊崇之意在今日惡得而緩此諸臣之議天子之詔所以無悖于聖人之訓而遂成千百年創見之功也宏不佞無能爲役幸執筆從史氏後于國之大事得述焉故不辭而記之當是時與其議者司徒則孫君交司空則季君鐩紀功則給事中柴君奇御史吳君堂巡撫都御史則今司空趙君璜巡按御史則李君璣在藩臬爲布政使則今司徒秦君金及按察使吳君學參政孫君禎副使王君金參議閔君楷僉事盛君儀蔡君芝董其役者則知府童旭同知李鉞知縣孔承夏於法皆牽聯得書者也

隆慶三年重修闕里先師孔子廟碑

吏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李春芳撰

隆慶三年闕里重修先師孔子廟成於時有事茲役者以書幣走京師請記于麗牲之碑先是嘉靖己未衍聖公貞幹以廟圮告撫臺張公鑑業行相度以財詘而止旣巡撫姜公廷頤梁公夢龍河道巡撫翁公大立潘公季馴巡按羅君鳳翔周君詠盛君時選謝君廷傑傅君孟春蘇君士潤與藩臬諸君協謀捐岳祠之香稅與司之贖鍰得一千六百金其人役則用州縣過更之卒而以兖州府通判許君際可董其役知府張君文淵時督視之經始巳巳仲夏歲盡而訖工輪奐規模視昔若增左布政[illegible]右布政徐君栻按察使周君世[illegible]

君淵左參政吳君承燾楊君琢右參政吳君文華副使
潘君允端鄒君善周君鑑黃君澄孫君一元徐君用檢
劉君庠劉君有誠參議顏君鯨馮君謙僉事蹇君達郭
君天祿葉君意高君克謙甄君敬皆協贊其成者也維
先師生于尼山講學于洙上歿而葬于此先聖之歿弟
子廬其塚上而不忍去魯人從而家者百餘室而魯世
世相傳以歲時奉祀諸儒講禮鄉飲大射于其間漢高
祖自淮南還過魯以太牢祀其後人主登封巡狩無不
過而拜祀我太祖高皇帝龍興海內干戈未戢亟命遣
祭詔封子孫修葺其祠宇列聖承統世世增修今天子

踐祚之元年傳制遣官告祭車駕臨幸太學親釋奠命
儒臣講坐賜衍聖公及三氏子孫衣幣有差海內慕學
之士喁喁嚮風孔子之道益以光大則今之舉故所以
虔奉先師亦以宣明聖天子之德意誠不可以無紀夫
今孔子之學遍天下而深山窮徼皆知誦習其書其在
天之靈無所不之也然孟子曰近聖人之居若此其甚
荀子曰學莫便乎近其人蓋孔子歿千有餘年矣學者
至觀其廟宇車服禮器諸生習禮其家有低回而不能
去者故以想像于遠不若景慕于近之爲切也諸君子
宦于其鄉知飾其廟虔奉之矣其尚知所以學其道乎

夫孔子之道非有遠于人也故其教人恆稱庸言庸德
而性與天道子貢亦不可得而聞今之學者乃高談性
命闊略躬行務虛名而鮮實際臨民立朝動多疵累遂
致誹議叢興斥逐相繼甚之學士大夫且以學爲諱焉
夫學也者所以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往聖繼絕
學爲萬世開太平者也人不知學則施于喜怒哀樂必
有不得其正而天地塞生民否絕學無由繼太平不可
致矣可使之壞亂而不修哉鄒魯之士固習聞先聖之
訓而吾黨莫不童而誦其詩讀其書乃或忽而不察游
心高遠索之幽眇虛玄反之于身或背而馳此豈特宮

墻外望不幾操戈入室乎士誠不可不亟反之也予不
佞請以是復諸君而因以告四方學者云

隆慶三年重修孔子廟碑

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殷士儋撰

隆慶己巳春山東巡撫都御史姜公廷頤親詣闕里覩
孔廟頹敝刱議營葺維時河道都御史翁公大立巡按
御史周公詠咸相成之因斥金若干檄下所司鳩工庀
材以繕厥事經始于閏六月二十二日至十一月告成
諸殿寢門廡堂閣齋亭煥然改觀其杏壇舊制則撤而
更新增甃石檻重簷櫺星門之外稍拓地紆廻其道以

遠衛而蓋廟之制壯麗博敞稱完美矣衆謂宜有詞勒
石以紀成功而屬之於余謹拜手稽首言曰粵自鴻濛
肇判聖喆挺生羲軒而降洎乎姬公作者非一人矣迺
孔子獨歸然爲帝者師萬世無敢豈頏以其道德仁義
包舉群聖金聲而玉振之哉蓋群聖遜于四海能以身
建太平之烈然欲令萬世太平猶一日則不能也孔子
雖屈於素王之位而六經刪定炳炳麟麟凡群聖相繼
治天下之大經大法咸衆而筆之于書使後聖有作皆
可尊用其言以康乂宇內蓋自獲麟迄今二千年而三
綱常明九法常敘華不沉溺于彝人不淪墜于物是孔

子澤流後裔亡窮極也故孔子者萬世斯道之宗主也。
皇皇哉立言闡教之功與日月俱懸天壤共敝矣漢興
以後世主咸知秩祀孔子而遵用其言以爲治者尠故
孔子之道其行于時有顯有晦而王化相與爲升降焉
國家稽古立極于崇奉孔子之典甚隆大備爰自九重
之尊下逮里巷無不師事之又近而京都遠而蠻陬海
徼無不有廟以隆其祀南面而儼然埒于王者春秋有事
則籩簠樽俎之儀象勺杓爵之器秩秩焉雝雝焉光耀
無前是門胥事師之盛未有禮具樂和如斯者也抑非
徒尊之而已我祖宗開基繼運咸表章聖經褒獎儒[illegible]

以文太平凡廟堂所以經緯大猷公卿大夫所以襄贊
宏議以至閭胥族師之所教訓蕃衛武卒之所授習一
唯聖人之言是崇是重當此之時上無挑制下無私學
斌斌焉中正之軌立純白之化流霸習羨風不得而雜
乎其間是孔子之道行于時亦未有昭融朗徹如斯者
也故在前代治僅小康而一再傳後亂蘖輒生今我朝
聖聖相承休德宣鬯純熙洽穆彌久彌敦二百年來君
有垂衣致理之逸臣有奉公守法之誼士有崇賢尚善
之美民有含哺鼓腹之歡緗黃之錄微于螢爝彝炅之
限嚴于冠履玄風丕洽雅頌聿興和氣醞釀瑞福交應

偉哉煥乎萬世不刊之鴻業在焉三代以還莫得而彷
彿矣儆夫崇道右儒爲世儀則以登大化不亦難乎。恭
惟我皇上嗣膺寶曆首幸辟雍士林生色而又帷幄聽
講大廷敷治游心儲思一以孔子爲極其精神意氣風
動景馳雖在遐方僻壤亦皆徵應不暇况乎闕里爲孔
子誕毓之鄉禮義教化所自出也而廟貌弗飾觀望闕
然其曷以祇若主上之明德且非所爲天下倡始也今
諸公有事東土乃諰諰焉以作新爲任工不閱歲而輪
奐增賁神靈攸妥士儒衣儒冠揖讓其中升其階序。恍
忽如聞金石絲竹之音雖縉紳先生之徒來自遠方者

亦就其家而覽觀禮器至於低徊不能去信乎盛世之
榮觀鴻士之令績也繼今聖教日廣帝載日融揆厥所
元實自曾國開之則今日孔廟之修豈惟推衍主上文
明之治以率先海內其于國家崇道右儒之盛將益光
顯而太平駿烈永永不替矣於戲休哉余不佞謹記之
以俟方來云是役也山東巡撫都御史梁公夢龍巡按
御史羅公鳳翔張公士佩暨布政使姚一元王宗沐陳
瓚陳絳叅政吳承燾劉孝能光懋議潘允端宋守約按
察使問世達吳文華副使羅良鄭善黃燈周鑑李汝僉
事蹇達郭天祿徐柄葉憲高允謙謝東陽兗州府知府

張文淵朱泰同知何其賢通判許際可包大爟推官畢
嵩滋陽知縣王旋寧陽知縣秦吉士汶上知縣趙可懷
皆與有勞于法得並書爰系以詩曰昊穹生民厥有聖
神體陰法陽宗主群倫於鑠宣尼道隆德傳金玉其成
時惟木鐸六經刪定典訓燁然譬彼日月朗而行天流
澤鴻龐以覺來裔萬祀宗之血食勿替巍巍喆王勃其
有興廸茲令模大猷允升皇明御寓繼聖是式薄海之
內廟貌有翼聖道欽只皇風載昌文恬武嬉休有烈光
瞻彼闕里孔子之宮崇墉廣舍靈氣鬱葱歷年滋多材
朽圬蝕撫臣曰嗟惡可弗飭爰度爰咨爰興締構作工

畢埶不日而就肆肆其筵奕奕其楹丹飛藹藹既務且
貞爰入其門爰躋其堂百官具陳金絲琅琅厥奠維何
籩豆簠簋神之來臨既安且喜章甫峩峩逢掖翩翩威
儀有楚載歌載絃人亦至止頎瞻徘徊於帝報功焯乎
大哉玄靈永輝萬年有造人文丕熾贊我皇道岱宗巖
巖泗水湯湯豕詞貞珉並垂無疆

萬曆八年重修孔子廟碑

翰林院侍講于慎行撰

粵萬曆改元天子嗣大歷服遣使奉圭幣祝詞告于闕
里越四年丙子天子乃御皮弁釋奠太學以率天下遹

聞遜聽彬彬鄕風矣又越二年戊寅巡撫山東都御史
趙公賢以行部至曲阜展謁廟庭見其堂序齋室多所
隳敝因與監司守長計之以爲朝廷崇禮先師尊無與
亢而聖蹟所興廟貌弗飭非所以奉揚休德而昭示永
遠也乃謀于巡按御史錢公岱共圖營葺而前巡按御
史王公藻亦嘗肇謀於先至是兩臺議定乃下計所司
椎材計程庀徒揆日群吏禀式小大率從經始於本年
九月十五日凡四月而竣云夫管窺乾象無以究其淵
甲圭測坤維不足明其近遠何者氣冒于形則形之所
不運道周于器則器之所難名也況乎德冠生民智包

群品立三才之樞紐垂萬世之儀形者哉故子貢以爲
終身戴天不知天之高也終身踐地不知地之厚也至
矣哉擬議不得其形容隨迎不盡其終始上智之所難
晰能言之所罕譬矣夫所謂聖而不可知者其在是哉
雖然天不可窺而日月懸其象故仰觀者有則地不可
度而河山麗其體故俯察者有儀聖不可知而六經傳
其緒故彰往察來者有準也蓋求聖人之蘊則於其燦
然者矣夫其所謂可得而聞者歟是故二帝三王用六
經之實以陶埴天下而夫子著六經之文以弗德方來
三千餘年之間上而英君誼辟以之總理人群下而哲

佐貞臣以之彌綸丕造迺而經生法士談誦于聲名文
物之塲遠而裔要荒遊行于禮樂衣冠之俗其顯而
可聞者如日月山河輝朗炤燿靡不宣臻而其隱而不
可知者如一元之氣布濩周浹而無有涯涘故曰夫子
之道大矣然諦觀三代以降其大經大法固犂然列于
六藝而華言小辯猶雜然出于百家妄意儒者之學以
爲博而寡要勞而少功至于道德名法陰陽列而爲六
故其耳目心志不能陶于醇一之源而其政教風俗無
以鏡于粹精之理此三王靡企而五帝罔幾也然則六
經之教其有所未盡白而夫子之道其有所未盡用歟

我祖宗紹天立極握符御宇以規萬億于天下郡邑靡
建學宮頒布經籍爲士程訓要以統一聖真屏斥異說
抱冊而遊黌序則不敢讀非聖之書操觚而謁有司則
不敢奏違方之語論學則士苴九流談記則糠粃霸略
是以政教熙明風俗粹美湛恩鴻麗浸淫上下吏緣儒
術民樂絃誦方內一軌殊域回面爰逮我皇上儲精垂
神執經講藝以宰制六合块圠萬類於鑠哉至治之徵
蓋將與二帝三王之盛合符而較烈矣是何也以其純
用六經之教而百家之說不存也夫德侔太上則謝施
之義雖微而潤洽群生則返始之禮有在夫子之道其

昭融流衍莫有盛于今日則尊崇之禮宜其寖隆大備
而超軼往牒矣況水木本源之地又惡可弗重乎且是
邦也左則滄溟浩瀚百谷之所朝宗後則泰岱穹崇群
山之所環拱而闕宮巍闕從而雄峙其中與帝者之居
比隆而埒麗固宇內之盛觀也今又從而鼎新之丹雘
炯晃棟宇煒煌車器畢陳金絲可聽士而揖讓其中不
有低回靈跡慕懷道蘊思以接聖神之令緒而宣昭代
之洪輝者哉乃若中丞公保釐綏靖文教覃敷侍御公
振飭激揚風聲丕樹罔將與是舉同不朽矣至其贊襄
于內則有若左右布政使王公宗用張公士佩楊公一

魁參政余公立幽公大順按察使楊公芷副使郭公天祿周公之屏以規畫于始則有若分守參議查公志立分巡僉事栗公在庭沂州兵備僉事劉公應元而兗州知府周公標實任之以督課于終則有若分守參議南公軒分巡僉事詹公沂而兗州知府朱公文科實成之其會計財力則有若沂州知州李蓴鄒縣知縣馮中州泗水縣主簿王誥而專董工程者則兗州府同知尹言濟寧州知州掌曲阜縣事孔弘復及曲阜縣縣丞馮愼勤勞勩雖有大小總之效力于盛典者云事成衍聖公孔尚賢受之以春秋共祀而郡侯朱公命史于生記之

夫崇文章執部使之績也言時稱伐史氏之職也敢敘其始末以丕揚鴻烈著之有永遐系之詩曰厥初生民混元載闢亦有神聖承天立極皇風遐邈帝典弘敷道隨代遠化與世徂大哉素王降而應運用集厥成以彰丕訓丕訓伊何曰惟六經昭晰宇宙如彼日星功高列辟澤流中古配乾象坤實維化主烝嘗九寓誦習窮埏師之宗之於千萬年於赫我明紹圖闡繹崇禮聖師有加在昔我皇纘曆實克繩武鋪衍文明肆于下土百家屏黜聖統昭明道之未墜于是大行矧時闕里實鍾光嶽厥有寢廟神妥所托有偉中丞觀風下邑翹勤宏宇載懷興葺昭哉杜史詢謀僉同則有司存作于閟宮鳩材庀徒工成不日美奐美輪匪雕匪飾玉兕彤庭丹楹畫桷壁似藏書堂疑聞樂不改厥制而煥厥文煌煌圭組于焉駿奔東控海門北倚泰岳與此而三爲域中大道于天地與國無疆維此諸公休有烈光兕我魯人有不藝懌敢勒鴻名摛之無斁

萬曆二十二年重修林廟碑

禮部尚書于愼行撰

皇上膺籙御天二十有二祀歲在甲午山東巡按御史潁川連公標奉命省方至于闕里祗謁孔廟拜于杏壇

之墀仰視者三繼謁孔林拜于洙水之陽環視者三乃揖諸大夫而諗曰惟天子祗若典訓經緯八埏用毖祀於先師孔子我二三執事胥受簡書以來敷化于東土茲惟聖作之邑亦越廟庭林域自弘治鼎新以迄于今歷載滋久無乃有所頹敝以褻大觀若在元聖周公弘啓國宇以開厥緒若在復聖顏子潛心道與以衍厥傳咸有烝嘗于茲亦其何可弗飭時惟我二三執事之責乃白于巡撫都御史括蒼鄭公汝璧鄭公曰俗時惟予責中丞奉上明命撫有大東罔不惟肅若聖靈翼褻文化是圖曷敢曰訖事之不閑以須與日乃相與下記所

司使相厥工計當用金三千以兩臺之贖鍰當三之一
以嶽祠之香稅與將作之餘當三之一以筦庫之羨金
當三之一於是策日揆景庀徒鳩材以其十之三營于
孔廟乃新殿閣乃飾廊廡乃立重城臯門以象朝闕楣
楶[illegible]楚之有朽者易之丹雘髹漆之有燬者塗之煌煌
如也耽耽如也以其十之五營于孔林乃恢享祠乃拗
齋室乃立石闕六楹以廣神路繚垣十里墻垣千步有
版築焉嶢嶢如也鬱鬱如也則以其一營于周廟坊諸
其閭牓曰元聖則以其一營于顏廟坊諸其閭牓曰陋
巷巘巘如也翼翼如也經始于四月二十六日至十一

月三日厥功告成霞駮雲蔚冉立星羅埒如鈞天之宮
帝者之宇於都哉晃繹之岑若增而峻洙泗之流若濬
而深矣宗子上公三姓之裔以春秋執豆籩于斯胥之
父老諸生瞻仰絃歌于斯四方之學士大夫躡屩停軌
展禮于斯咸曰偉哉聖里之榮觀以流耀四方是惟二
公之績亦曰鑠哉熙朝之盛典以昭番萬禩亦惟二公
之績二公不自居也曰不腆司工之役賴諸大夫之成
何勞之與有諸大夫乃礱石闕里使魯人于慎行爲記
辭不獲命爰拜手稽首而稱曰粵自昊穹之初肇立人
紀聖神代作咸克左右上帝綏猷兆人以迄茂先而孔

子秉百王之運闢六藝之途用能集厥大成削鑄萬世
與天無極厥後英君誼辟罔不尊用其道以建化原亦
罔不恪修厥祀以報本始皇綱帝紘之不墜至于今是
賴於戲盛哉洪惟聖朝受命尊師重道圖臻上理褒崇
之典有加在昔用致重熙累洽之休以及我聖上儲精
三五潤色大業亦惟先師之道是訓是行罔敢軼于成
憲側蒸聖作之邑風教所元廟貌寢圖肅焉如在而使
護將之臣一有或闕以弗稱昭代精禋之禮安所曰執
事之不閑以須其日也二公祗承大命照臨齊國既已
綏輯萌隸防遏疆圉庶政畢康爰文咸秩又儼然景仰

聖哲以崇大此役也允可謂帝臣之上績人文之景運
矣於戲懋哉蓋孔子之道得統于周公而顏氏之子能
發其蘊以敎萬世惟魯之國[illegible]終始[illegible]聖賢之迹以有
遺烈於[illegible]自[illegible]先
聖孔子爲先師亦或奉孔子爲先聖顏子爲先師匪不
遡厥源流以昭統緒而揆之[illegible]敘亦少數焉我朝參稽
前代更正典禮旣薦聖師之號以尊孔子首配享之位
以宗顏氏復以二帝三王並稱先聖周公孔子並稱先
師而別祀于文華之左室於是道統益明倫敎不紊而
聖師之所從授與所由傳可考而陳矣今是役也新廟

貌以致嚴飭寢園以妥祀因而標廡啓之闕揚翰墨之
懿使天下後世明于斯道之授受而求諸六經之蘊以
承太平之烈所以恢弘聖迹而對揚天子之丕赫命實
□萬世無疆之庥於戲遠哉役之興也度支經費則左
布政使中山王公藻右布政使晉陽田公疇總理工程
則分守參政四明楊公德政撫守參議貴陽邵公以仁
分巡副使汝南趙公壽祖而河道參政梅公淳分巡僉
事李公天植兵備僉事戴公鼎咸樂觀其成而立石焉
至于贊襄謀畫則兗州府知府盧侯學禮專董工役則
兗州府通判王侯藥吉而署曲阜縣事運司同知孔弘

復泗水知縣尤應魯會計於先鄒縣縣丞張東陽滋陽
縣典史儲明善分督于下法皆得書既紀其歲月因系
之詞曰泰山巖巖群嶽所宗汚彼流水亦朝于東海岱
之壤會爲魯國還降玄聖此惟與宅運乘五百道衍三
千江河行地日月麗天列辟是師萬世爲土有廟有林
於焉終古我明御天興化崇文邸假聖祀跨越前聞廟
有俎籩林有雉觀熙洽相承式增輪奐胡成弗虧胡久
弗渝不有鴻構曷奠神居惟殿中丞保釐東夏侍御省
方亦宣文化乃協素志乃稽僉謨經之營之昇諸大夫
費不及官力不及役五材云命群工霧集乃作于廟百
堵千楹重闈洞啓屹彼高墉乃作於林爲堂爲[illegible][illegible]
華表石闕是闕逖哉元聖實國于東爲楹爲桷有偭有
宮卓爾大賢靈宇相望匪雕匪飾華彼陋巷敞者以新
隘者以宏或奧或拱有師有宗金絲既移簠簋孔飭云
之格思終安且懌神明之裔小大駿奔逖邇庶士罔或
不欣既闡儒風亦揚帝烈肅肅二公德馨有煒泰山若
礪滄海成田闕里聖迹於千萬年[illegible]不[illegible]敢勒貞石
用以爲觀[illegible]亦闕極

萬曆二十一年重修孔廟碑

兵部尙書蕭大亨撰

大中丞晉江黃公克纘撫茲東土百廢俱舉諸無暇論
先是藩屏我東仰體國家重道之心俯念後世斯文之
統鼎鼎焉以表章聖道爲己任闕里之聖廟寢爲風雨
所敝公作色曰是斯道之淵源天下萬世之所係也可
秦越視之乎於是會議兩臺析然捐金二千檄有司修
葺各有司亦體公之心敬共乃事經始于辛丑七月落
成于壬寅八月重城殿閣廊廡皋門一如朝制弘敞至
碧甍華榱璫階玉戺丹艧綵漆視曩昔而有加猗歟休
哉煌煌乎眞足以肅若聖靈闡揚文化豈特爲天下一
大奇觀也春秋有事于斯廟上公宗子三姓雲來明禋

益虔祼獻益肅祝嘏駿奔雝雝乎禮樂之盛揆厥所由
中丞之功偉矣哉乃謙讓未遑謂諸大夫執事之勞也
不佞其何功之與有二三大夫相與樂成是役謀勒之
石以圖不朽迺走幣徵記于余余惟先師夫子之功若
德弗容贊言也因再拜稽首言曰粵自鴻濛既闢聖哲
代興要皆尊居九五爲社稷蒼生之寄爰及先師孔子
身承六藝統冠百王集群聖之大成以垂憲于萬世一
有聖作物覩君臨億兆敢不遵守素王之道以資治理
者乎既釐正祀典黜諸不經敢不祗修闕里之庭以肅
禋薦者乎猗歟卓哉斯道大明如日中天矣國朝繼天
立極丕顯文明嚴事先師卓越前代重熙累洽逮及世
宗議禮更化去人爵之榮覩昭無文之至敬表章特隆
崇祀愈盛以至我皇上恢弘帝業潤色王猷用建無疆
之麻莫不尊讓先師孔子之道克臻上理猗歟烈哉予
惟中丞公庶政用康彝文顯秩維新廟貌肇造鴻庥眞
國家之巨臣名世之上績矣予生長是鄉沐浴聖澤躬
逢盛舉敢不揄揚是役也巡按楊公光訓嚴公一鵬後
先協議吳公達可捐金共濟而左布政沈公季文綜核
物力守道陳公鮪兵道李公士登兗州府知府石公九
奏適觀厥成若鳩工勸閱則曲阜世職知縣孔貞叢躬

[illegible]攝丞張擔典史李騰龍也倒得非君乃爲之
[illegible]日於鑠先師莫之與京百王讓德千古一人厥道維
何如日中天厥靈維何榱桷几筵彼其之子來造于東
功施洙泗光被昆蒙聖澤在人萬世無斬砥柱中流賴
公彌遠

奏疏

漢梅福上封孔子後疏

仲尼之廟不出闕里孔氏子孫不免編戶以聖人而歆匹夫之祀非皇天之意也今陛下誠能據仲尼之素功以封其子孫則國家必獲其福又陛下之名與天亡極何者以聖人素功封其子孫未有法也後世必以為則不滅之名可不勉哉

唐咸通十年九月二十八日右鄆曹濮等州觀察使孔溫裕請修孔廟奏狀

伏以禮樂儒學教化根本百王取則千古傳風國朝弘闡文明尊尙祀典不違古制大振皇猷今曲阜縣乃魯國故都文宣王廟即素王舊宅興儒之地孕聖之邦所宜廟宇精嚴禮物具舉近者以兗州頻年災歉都廢修營徒聽數仞之墻纔識兩楹之位雖春秋無缺于釋奠而揖讓頗乖于彝章遂使金石之音靡聞于盻蠁俎豆之設常列于荒蕪聖域儒門豈宜堙墜臣忝為遠裔叨領重藩咫尺家鄉拘限戍鎮望闕里而無由展敬瞻廟貌而有願興功臣今差人賫持料錢就兗州據廟宇傾毀處悉令修葺皆自支費不擾州縣所需獲遂幽懇克申私誠伏緣兗州非臣本界須有申奏伏乞天恩允臣所請無任悃迫屏營之至謹具如前中書門下牒鄆曹濮觀察使牒奉敕鄒魯故鄉俎豆遺教文武之道未墜于地溫裕雖持戎律克有家風屬兵車之方殷飭聖門以弘敎墻新數仞廟設兩楹盡出私財不煩公用綽有餘裕益見器能已賜詔嘉獎餘宜依仍付所司牒至准敕故牒

宋景德三年二月十六日東京轉運使資政殿大學士尙書兵部侍郎知通政銀臺司兼門下封駁事王欽若請勅修孔廟奏狀

諸道州府軍監文宣王廟多是摧塌及其中修蓋完葺者被勾當事官員使臣指射作磨勘司推勘院伏以化俗之方儒術為本訓民之道庠序居先況傑出生人垂範經籍百王取法歷代攸宗苟廟貌之不嚴即典章而何貴恭以膺明繼統禮樂方興咸秩無文徧走群望豈可泮宮遺烈啟文靈祠頗缺修崇久成廢業仍令講誦之地或為置對之司混梱撻于絃歌亂桎梏于籩豆殊非尚德有類戲儒方大振于素風望俯頒于明制欲乞特降敕命指揮令諸道州府軍監文宣王廟摧毀處量破倉庫頭子錢修葺仍令曉示今後不得占射充磨勘

司推勘院及不得令使臣官員等在廟内居止所貴斯文載耀學校彌光克彰鼓篋之風用洽舞雩之理中書門下牒宜令逐路轉運司遍指揮轄下州府軍監依王欽若所奏施行牒至准敕故牒

宋元祐元年十月十五日中散大夫鴻臚卿孔宗翰請襲封祀廟奏狀

今有管見雖干臣本家之事上繫朝廷典禮臣伏見先臣孔子之後世襲封爵一人自西漢以來有褒成侯之國魏晉以降又有奉聖崇聖恭聖之號其名不一皆有實封咸以百縑奉祀聖朝祖宗以來益加崇封眞宗東

封禮畢親謁儒廟眷遇隆厚恩禮備至貴道之美冠映古今然名有未立必待聖朝而正之蓋襲封疏爵本爲侍祠今乃兼領他官不在故鄉且承襲之人皆取嫡長父死子封不必有德朝廷既許居外何能更戀祖堂以至于法度不修庭宇頽敝恬不爲怪傍人傷之欲乞特下有司講求古今典禮議其所宜今後不使襲封之人兼領他職仍乞別立請俸終身使在鄉里如此則知其不可輕去必能嚴潔祭祀敦睦親族上以稗聖朝風化之美下以爲衰宗家世之幸

臣寮請世襲給田奏狀

臣寮上言切以魯中孔子廟貌國之所常敬然而錫田之數不足以贍族人襲封雖存未免有事奔走甚非所以尊崇之意也方朝廷日新盛德推獎名教仰惟先聖宜極尊崇伏望聖慈明詔有司講求典禮增錫土田之數別異世襲之人使天下四方知朝廷尊崇之意而于聖化豈小補哉伏候敕旨令禮部太常寺同共詳定闕奏付禮部施行本部看詳前代典故自漢魏以來莫不封孔子之後襃錫田邑然未嘗明立制度故承賜之禮有時而盛衰國家褒崇先聖之典隆厚眞宗常賜經史于其家使兗州擇儒生講授有以見祖宗尊奉聖祀度

越前代今衆參議合依所請釐定典禮命官以司其用度立學以訓其子孫則朝廷崇儒貴道之本意闕

元祐元年十月程頤修立孔子條制闕奏狀

一添賜田并舊賜爲五百頃改溝封爲奉聖鄉世襲奉聖公爵以奉祭祀不使更爲他官位在中大夫之下如有高才重德朝廷必賴其用即令嗣子奉祀事

一所賜田獨免稅賦依鄉川府募召人種佃其佃戸並免差係夫役

一奉聖公表章慶賀進奉聖節並依兗州例朝廷須曆賜衣等恩數並依兗州知州每遇大禮許入覲陪位

一奉聖公差當直兵士三十人
一奉聖公宅教授一人士道與襲封之人及教導其嗣
子吏部于舉到學官內選差
一置官一員主其家事或只令仙源縣簿尉兼管
元祐五年十月四十六代孫孔宗翰請增林戶奏狀
夫子墳林今一千六百餘年子孫皆葬其間周圍十餘
里喬木參天近年以來多爲盜賊斫伐州縣既不留意
看林戶又以滅省洙泗之上識者傷嗟方當朝廷全盛
之時天下被其恩澤鄒魯聖師之地哀敬如此臣昔在
慶曆中曾記一事粲適知兖州日乞以廟兵代廟戶又

裁減人數方是時宰相章得象欲如其請參知政事范
仲淹獨曰此事與尋常利害不同自是朝廷崇奉聖師
美事仁義可息則此人數可減吾輩雖行他人必復之
朝論遂已當時天下以此賢仲淹而鄙得象疏入哲宗
遂詔如舊
元王惲請立襲封衍聖公事狀
伏見歷代尊禮孔聖世有襲封以奉祀事會驗國朝自
壬辰年間欽奉聖旨于南京取到五十一代孫孔元措
赴闕令襲封于曾自元措之後嗣襲遂闕歲時主祀止
令曲阜令治承權祀事甚非大宗主祭之義我國家尊

師重道崐燿百代三敎九流莫不崇奉豈惜一人爵祿
而不議封建蓋未有舉行者合無奏聞明考族譜令宗
親推其賢而有德者襲其封爵俾奉祀事以明天下風
俗之本實聖代殊常之盛典也
王惲請敎孔顏孟子孫事狀
伏見國朝尊師重道德及後裔其孔顏孟子孫故往者
特設敎官使之養育比年以來不聞一人有學業聞望
者雖親炙祖庭其淵源聞見終是寡陋今後有無選三
家德性頗明俊者使入京師國學令學士等官敎育庶
幾有成以昭先世之德

大德四年翰林學士閻中奉請增襲封品秩奏狀
竊惟先聖文宣王之後自漢以來襲封公侯之爵俱有
食邑歷代相仍至唐宋金視舊有加各依品秩頒支俸
給國朝有天下累聖崇奉至元三十一年今上皇帝即
位首授五十三代孫密州知州孔治中議大夫襲封衍
聖公爵一品散官四品合得俸祿未蒙給賜古者任官
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上自一品下至司縣小吏俱
有俸給況朝廷崇尚聖人之後既已頒降宣命獨領虛
名未霑實祿豈稱爵祿相須之義照得前代襲封各兼
他職視其兼職以爲俸廩之差今既無兼職若止視散

官品秩照依隨朝正四品例每月請支俸鈔俾之有爵
有祿以奉祭祀益見明時尊崇聖道之意
明成化十二年禮部尚書鄒幹等覆疏
臣查得先該國子監祭酒周洪謨題臣聞近日有人建
言或欲加孔子封號或欲封孔子爲帝要見聖朝尊重
先聖之意以備一代之制臣按宋元加大成至聖云者
不過言集群聖之大成耳初不見聖人化澤流于後世
之意若欲形容聖人道德之妙化澤之遠必須以聖神
廣運爲詞蓋大而能化則謂之聖聖不可測則謂之神
聖神之體配天地而無外則謂之廣聖神之用行萬世

而不息則謂之運此四者惟孔子足以當之如堯之德
非不廣運也而止于百年舜之德非不廣運也而止于
一世惟孔子聖功神化流被萬代此所以賢于堯舜也
故五代周太祖曰孔子百世帝王之師宋真宗曰人倫
之表帝道之綱宋高宗曰帝王之式古今之師元武宗
曰儀範百王師表萬世是皆謂孔子之教化無窮在所
當報而唐儒韓愈亦言孔子用王者事巍然當座自天
子而下北面跪祭進退誠敬禮如親弟子者信哉聖人
化澤之不可忘也至于欲封帝者宋真宗亦嘗欲封孔
子爲帝下有司議或言孔子周之陪臣周止稱王不當

加以帝號姝不知夏商周之稱王猶唐虞之稱帝因時
制宜非有降殺是前代之王天子而稱王者也後世之
王藩國而稱王者也若謂孔子周人當用周制止宜稱
王不必稱帝猶之可也若謂孔子陪臣不當稱帝則非
崇德報功之意矣善乎先儒羅從彥論之曰唐既封先
聖爲王襲其舊號可也加之帝號而褒崇之亦可也夫
禮惟其稱而已而或者不論乃以周之陪臣爲言豈知
禮者哉臣又按唐玄宗既正孔子南面之位服其衮冕
宋徽宗考正孔子冠服加十二旒金世宗加孔子冠十
二旒服十二章今聖朝孔子冕十二旒衣十二章其冕

服既用天子之禮而籩豆則非天子之制六佾亦非天
子之樂也如蒙准言乞敕禮部會多官計議或加美謚
或封帝號皆無不可如不加封合無將大成至聖四字
易爲聖神廣運之類如不封帝合無表明孔子周人當
依周制其所封乃當時天王之王非後世國王之王况
今既有天子冠冕章服則亦當用天子籩豆佾舞合無
將十籩十豆增爲十二籩十二豆六佾之舞增爲八佾
之舞使天下後世知聖朝尊崇先聖而報其功者既正
以天王位號復祀以天子禮樂與唐宋元之所封位號
不同而禮樂亦無不稱也又樂舞之制古者鳴球琴瑟

堂上之樂笙鏞柷敔堂下之樂而干羽舞于兩階今舞
羽反居乎上樂器反居乎下殊失古制仍乞敕禮部着
落典禮樂者將諸樂居上舞佾居下爲當緣係文廟禮
樂事理未敢擅便本監官于奉天門題奉聖旨禮部看
了來說欽此欽遵抄出到部爲照先該國子監學正梁
端奏要加封孔子本部會同內閣及各部都察院通政
司大理寺六科十三道少保吏部尚書兼華蓋殿大學
士李賢等查得洪武三年六月初三日節該欽奉太祖
高皇帝詔曰夫禮所以明神人正名分不可以僭差今
命依古定制凡嶽鎮海瀆並去其前代所封之號止以

山川本名稱其神郡縣城隍神號一體改正歷代忠臣
烈士亦以當時所封爲實號後世溢美之稱皆與革去
其孔子善明先王之要道爲天下師以濟後世非有功
于一方一時者可比所有封爵宜仍其舊庶幾神人之
際名正言順于禮爲當用稱朕以禮祀神之意欽此欽
遵及查得正統十二年三月二十一日巡按直隸監察
御史李奎奏要加封孔子本部會官議擬覆奏奉英宗
睿皇帝聖旨孔子萬世帝王所尊已有大成至聖之號
祖宗以來既仍其舊不必增益欽此欽遵天順八年十
一月初九日各官于奉天門題奏奉聖旨是欽此除欽

遵外今祭酒周洪謨又奏要將大成至聖易爲聖神廣
運四字臣等切惟聖神廣運四字出于伯益贊堯之詞
昔宰予謂孔子賢于堯舜則非贊堯之辭可盡孔子之
美不若大成至聖四字出于孟子中庸猶僅可以擬議
者也至于所言今聖朝孔子冕十二旒衣十二章既用
天子之禮則亦宜用天子籩豆佾舞之數二節伏惟太
祖高皇帝建都南京始創國子監止用神主不設聖像
故當時祭酒宋訥奉敕撰文有像不土繪祀以神主歷
數百年襲習乃華之語今國子監所有塑像皆因前元
之舊不忍撤毀耳以此觀之孔子冕十二旒衣十二章

蓋因塑像之舊亦非本朝之制而籩豆舞佾之數則祖
宗斟酌已有定式若論孔子之功當極其褒崇則雖罄
海陸之珍奇全天子之名器亦未足以盡報本之誠所
以我朝列聖有見于此衆因其舊無所增改爲此故也
今周洪謨所言固尊崇孔子之美意但累有奏准仍舊
事理况謚號之易否器數之加否舉不足爲輕重所貴
于孔子之道身體而力行之擴充而推極之以惠綏元
元保乂邦家使舉世棠至治之澤享太平之福是乃尊
崇孔子之實聖君賢臣所宜留意者也所據封號籩豆
佾舞俱合仍舊其要將舞佾居下合無行移太常寺詳

考南京洪武永樂年間丁祭舊制定奪奉聖旨是

成化十二年國子監祭酒周洪謨請加禮樂疏

臣近者言孔子封號冕服籩豆佾舞等事禮部尚書鄒幹等參稱洪武年間新創南京太學止用神主不設塑像今國子監有塑像者不過因前元之舊不忍毀撤以此觀之孔子冕十二旒衣十二章蓋因前元亦非聖朝之制臣以爲不然自古帝王之有天下莫不因所當因革所當革太祖高皇帝正祀典百神封號凡前代所封者盡行革去惟孔子封號仍存其舊天下郡縣皆有元時三皇廟像以民間不可褻瀆亦皆革去惟孔子塑像

除南京太學用神主外天下府州縣學元時塑像悉存其舊所因所革皆以定一代之規垂萬世之法豈可謂所革者爲聖朝之制而所因者非聖朝之制乎又謂謚號器數之加否不足爲孔子之重輕所貴乎孔子之道者在身體力行乃爲尊崇之實臣以爲孔子之道不外乎禮樂今欲體孔子之道亦莫先乎禮樂若不備其禮樂則無以將其誠敬報本之義旣疎體道之功安在臣今查得唐開元中始封孔子爲文宣王衣被衮冕樂用宮縣當時衮冕之名通乎上下天子之衮冕十二旒十二章一品之衮冕九旒九章宮縣者天子之樂也樂旣用天子之宮縣服必用天子之衮冕是唐之奉孔子者已用天子之禮樂矣宋承五代衰敝之制至徽宗朝始加孔子冕爲十二旒元時孔子廟貌徧于天下皆冕十二旒衣十二章聖朝孔子冕服籩豆樂章悉因元制然而冕服旣用天子之禮而佾舞則用諸侯之樂以禮論樂則樂不備以樂論禮則禮爲僭禮旣不明樂又不稱孔子在天之靈必所不享夫禮樂之因于前元者旣有缺略則法制之明于聖朝者當爲釐正若事因循不加釐正後世君子必見非笑如蒙准言乞敕內閣大臣并六部三法司六科十三道等官計議首則正其封號合

無表明孔子周人當用周制其所封乃當時天王之王非後世國王之王故從前代以來皆用天子冕服封號旣正則冕服與封號相稱而禮不爲僭矣次則增其器數合無將十籩十豆增爲十二籩十二豆六佾之舞增爲八佾之舞器數旣加則舞佾與冕服相稱而樂不爲缺矣禮明樂備則可以格神靈可以厚風化可以補前代缺略之典可以備聖朝尊崇之制奉聖旨尊崇孔子是朝廷盛典准他奏籩豆增爲十二六佾增爲八佾通行天下該衙門知道

弘治元年太子太保吏部尚書王恕請奠幣三獻疏

臣昨見禮部行來皇上幸太學儀注內開釋奠先師孔子迎神皇上兩拜陪祀官亦兩拜分獻官却各詣大成殿陛東西階下向北立不拜送神皇上兩拜陪祀官亦兩拜分獻官却出殿門外東西向立亦不拜臣以爲皇上拜陪祀官亦拜獨分獻官不拜恐非禮也臣又見禮記有曰凡始立學者必釋奠于先聖先師及行事必以幣註云行事謂行釋奠之事必以幣必奠幣爲禮也言始立學而行釋奠之禮則用幣四時常奠不用幣也今釋奠儀注止開獻一爵而不奠幣故臣以爲釋奠當奠幣爵亦當三獻乞下禮官會議該禮部議奏奉聖旨分

獻官拜禮准行其餘只照舊欽此且臣言用幣者是據禮經而言非無稽之言也或以爲天子視學不爲祀先師孔子只可行釋奠禮不必用幣爵亦不必三獻臣又以爲我朝列聖即位各止耕籍田一次幸太學一次釋奠之禮既用牲用樂而獨不用幣既行分獻禮而于先師孔子前止獻一爵豈非缺典又且差官取孔顏孟三氏子孫前來使之觀禮賜紵絲衣每人一套又賜宴又賜國子監祭酒司業紵絲羅衣各一套學官三十餘員每人紵絲衣一套又賜在廷大臣宴于奉天門所費頗多何獨于先師孔子而吝幣哉若謂此舉只爲幸學不

爲祀先師孔子且如耕籍田亦只是爲耕籍田非爲祀先農也如何祀先農奠幣行三獻禮而獨于幸太學釋奠之禮不然况祀先農行各衙門齋戒太常寺光祿寺又奏省牲而釋奠之禮既不齋戒又不奏省牲何詳略之不一如此蓋未之思也臣竊惟皇上即位勸農勸學之禮止行一次其禮皆當從厚昔太宗皇帝將幸太學命禮部詳議禮儀尚書鄭賜言宋制謁孔子服靴袍再拜太宗皇帝曰見先師禮不可簡必服皮弁行四拜禮其事在諸五倫書人以爲太宗皇帝尊師重道之意超越宋之諸君遠矣今陛下釋奠先師體此祀先農之禮

而行之似不爲過與日載諸史冊傳之千萬世豈不爲盛美之事哉伏乞敕禮部集議明白奏請定奪而行之以成萬世不刊之典不勝幸甚奉聖旨尊先師當以禮既成化初年有所舉只孔子前加幣用太牢改分獻爲分奠其餘儀物照永樂年例行

弘治九年太常寺卿崔志端請加樂疏

天子之樂該用樂器人數七十二名先師孔子原舊樂生四十六名同天子之樂該添樂生二十六名等因到司案呈到部看得禮備樂全誠爲盛世之典况舞佾既增樂亦須稱合行太常寺將先師孔子祭祀合用樂器

人數照數增益其樂器如有缺少合行該衙門置造及
通行天下照例施行禮部尚書倪岳等題奉聖旨是
弘治十二年山東巡撫都御史何鑑報火災疏
據兖州府備曲阜縣申弘治十二年六月十六日夜子
時雷雨交作火從宣聖家廟東北角上起延燒家廟五
間齋廳五間東廡二十八間及寢殿七間二世祖伯魚
廟三間三世祖子思廟三間西廡二十八間大成門五
間植檜一株太祖高皇帝詔旨碑文并樓太宗文皇帝
御製碑文并樓遂延燒大成殿七間東便門六間西便
門六間大成殿東小便門三間西小便門三間寢殿東

西兩便門共六間啓聖殿五間毓聖侯廟三間風消雨
止火方救息通計燒毀殿廡等房一百二十三間
弘治十二年太子少保禮部尚書徐瓊等覆修廟疏
臣等切惟孔子之廟闕斯文之運今孔廟之災當雷雨
大作之時實天道之變也聖人在天之靈必有所不安
宜當從容修造況燒毀房屋間座數多山東地方連年
工役不息衙府甫完涇府又在用工之際若欲即便蓋
造則非惟材力不及亦非所以警天災之意本部欲行
巡撫山東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何鑑親詣被災處所相
計該造殿宇廊廡碑亭等項房屋定擬間座規模將合
用木植甎石灰瓦等件并匠役人夫通行計算明白具
奏候材料措置將有次第然後奏請擇日興工則事不
至于欲速工亦易于就緒仍行孔氏子孫痛加修省以
警天戒以回天意奉聖旨是
弘治十七年山東巡撫都御史徐源建廟落成疏
山東修建闕里廟庭僉事黃繡提督修建親詣工所嚴
督匠作照依原擬規制間數大成殿九間寢殿七間俱
兩簷大成門家廟啓聖殿金絲堂詩禮堂各五間兩廡
連廊共一百間啓聖寢殿三間神廚二十四間庫房九
間碑亭二座衍聖公齋宿房十二間逐一修建完備財

用有餘物料充足官私竭力工藝盡巧堅美雄壯視昔
有加及照奎文舊閣梁柱短小規模不稱呈明本院亦
已造完七間三簷堅固閎敞堪以儲蓄經籍再照廟傍
原有毓粹觀德二門以通出入緣逼近廟毫街路短促
不稱趨謁今于前門少北各建東西門一座三間扁曰
快覩仰高謁廟入門者仰觀深邃又前門并二門原止
三間今改建大門大中門各五間與廟宇前後掩映相
稱樀梁皆級煥然鼎新杏壇碑亭亦加彩繪俱完通計
約用料價工食等項銀兩共該一十五萬二千六百餘
兩臣等親詣闕里看得規模壯麗工藝精緻比昔迥異

足稱瞻仰會同巡按山東監察御史陳璘議得先師孔
子道冠古今垂憲萬世廟宇之災雖一時之屯厄恭逢
皇上御極崇儒重道褒德報功鼎新修建起萬世之觀
瞻今工既落成伏乞御製宸章勒之堅珉以紀一代成
功之盛更命翰閣儒臣捧敕祭告以妥一聖衆賢之靈
奉聖旨該部知道
弘治十七年太子太保戸部尚書兼謹身殿大學士李東
陽請書刻御製碑疏
該巡撫山東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徐源等奏闕里孔子
廟修建落成續該禮部題請御製碑文遣臣祭告臣竊

惟修建孔廟朝廷重事而御製碑文及遣祭祝文尤陛
下隆師重道之盛心是宜刻之金石以昭示萬世但本
廟僻在一方恐無善寫楷書之人不能揚厲宸章有孤
恩典臣奉將使命事體相關乞令制敕中書舍人喬宗
齎捧前項御製文字往彼書寫上石仍乞帶領工部文
思院副使閻傑就彼鐫刻事畢之日即令回京該部通
行照例應付廩給脚力奉聖旨都准他該衙門知道
正德七年巡撫山東都御史趙璜請移縣築城疏
分巡東兗道僉事潘珍呈正德七年正月初七日響馬
强賊約有一千餘騎自鄒縣地方流來兗州府東關外
劄營繞攻東門臣督率府衛兵快市民人等極力防守
追捕間前賊突至曲阜縣將公廨并四街官民房屋燒
毀三百餘間殺傷民人擄掠婦女當夜到于孔廟駐劄
次日往東北泗水縣去訖臣照得宣聖廟在兗州府東
北二十里之外地方曠野原無城郭節次流賊往來在
彼作踐所幸廟貌無虞近雖撥有靖海衛存標官兵同
百員名看守但賊勢衆大官軍數少賊至則聞風奔散
賊退則在彼偷安徒爾糜費月糧于事分毫無益況曲
阜縣去廟不滿十里今該縣廳堂并城中居民房屋又
皆被賊燒毀十無一二合無請乞敕部議處趁此縣治

殘毀之餘廟貌猶存之際將曲阜縣治移從廟傍周圍
量築城池以備防守庶廟貌縣治俱可以遠保無憂矣
奉聖旨該部看了來說戸部尚書孫交等工部尚書李
璲等各覆題既經勘議明白合依所議將曲阜縣治移
就闕里廟庭一處
嘉靖五年少保兼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席書題優免樂舞
生疏
山東兗州府濟寧等州曲阜等縣南城崇聖等籍仲楊
等奏稱臣等充宣聖廟樂舞生自洪武七年十一月奉
禮部咨塡內府湯字三十二號勘合爲釋奠事內開宜

聖廟四時祭祀合用樂舞生于府州縣儒學生員內遴選或于民間俊秀子弟內選用取到濟寧曲阜等州縣樂舞生張濤陳慶等一百二十餘名內將二十名起送太常寺恊律郎處習演樂舞蒙欽賜寶鈔回還常川在廟俱照廩膳生員事例除本身優免供給人二丁專一習演樂舞聽候四時致祭成化十二年間該國子監祭酒周洪謨奏爲增加文廟禮樂事奉聖旨尊崇孔子是朝廷盛典准他奏增樂舞爲八佾加籩豆爲十二增添樂舞生李璧等八十名通行天下欽此弘治九年間該太常寺卿崔志端奏爲陳言時政事奉聖旨是准令添

樂舞生二十六名俱照前例優免其間老故准令各生弟男代替如無相應照例取補原額之數以備應祭欽此正德六年間各該州縣里書求索不遂將樂舞生供給人丁革去一槩科派重差累極正德十三年該樂舞生楊嵩等奏爲陳情懇乞天恩遵照舊例優免雜差事奉聖旨是准照舊優免欽此至嘉靖三年遇例審編均徭該里書圖利不遂將册內樂舞生供給人丁一槩編派大戶馬頭等項重差見今負累不前臣等因無供給每遇大祭艱難萬狀不能應役以致宣聖廟祭大成樂章不能全設伏望皇上垂念累朝頒降盛典乞敕禮部轉行撫按衙門將臣等原設供給人丁照舊優免庶不孤聖朝崇重之盛典奉聖旨禮部知道欽此看得樂舞生優免供給旣有前項舊例相應遵照舉行候命下之日移咨都察院轉行撫按衙門行令司府州縣遵行奉聖旨是

嘉靖九年大學士張璁題正祀典疏略

先師孔子有功德于天下萬世天下祀之萬世祀之其祀典尙有未安者不可不正臣謹采今昔儒臣所議上請聖明垂覽仍行禮部集議一洗前代相習之陋永爲百世可遵之典奉聖旨孔子祀典未正久關朕心將欲

命議覽卿此奏考論精詳覈實名分崇師尊道足見至意禮部便會同翰林院詹事府春坊幷國子監禮科議擬來說時翰林院編修張袞一本愼祀典以隆盛德事翰林編修徐階一本愼典祀以彰盛德事河南道掌道事御史黎貫等一本陳愚忠以裨典禮事禮科都給事中王汝梅等一本獻末議以裨祀典事俱辯論孔子不當去王號禮樂不當減數云

嘉靖九年行人司司正薛侃奏請重文廟正祀典以敦化理疏

孔子之道垂範百王故文廟極尊崇之典而曲阜又闕里之地臣奉使銜簡目擊其弊故考祀典謹陳七事伏惟俯賜採納施行一闕里孔林所在天下臣工行過兗

州府者便道拜謁夫馬送迎頗有疾首蹙額之容詰而
問之咸曰曲阜十六里耳半爲孔氏以免其役則是以
八里之民而當天下之士夫奈何不困瘁而弗堪乎議
者謂曲阜倘有二夫二馬十五驢出站他縣驛之差可
以裁回或行撫按官員從嘗議處協濟務使士夫得展
其誠邑民不受其累則先師之靈慰而尊崇之意盡矣
一曲阜文廟前築高垣但從傍門出入問其故爲大中
門開則過者未免下馬故築塞以便之夫便士夫之與
馬而塞文廟之正門其可乎請亟行改正爲宜一從祀
兩廡禮皆左右列坐惟兗州府有北面朝坐者臣竊見

國子監東廡自劉向而下西廡自孔安國而下亦皆北
面朝坐則禮失不但一處請通行釐正自國子監始一
從祀如公伯寮家語不載弟子又愬子路于季孫是聖
門之賊也及秦冉顏何皆不見家語均去之可也如漢
馬融自設絳帳前授生徒後列女樂如融不行罷祀害
道傷教甚矣一顏曾思孟配享于堂上而顏子之父無
繇曾子之父點子思之父鯉皆坐堂下揆之人情大非
所安愚請別爲一室以祀三子之父庶不失理一分殊
之義矣一宋儒陸九淵生而清明學術純正自孟子歿
而心學晦至宋周敦頤程顥追尋其緒九淵繼之心學

復明今諸儒皆已從祀而九淵獨未從祀蓋以蚤歲嘗
與朱熹論說不合故其徒遂擠之爲禪如九淵者乞賜
贈從祀一翰林院檢討陳獻章博而能約不離人倫日
用而見鳶飛魚躍之機雖無著述其答人論學數書已
啓聖賢之扃鑰伏乞將獻章賜諡從祀以彰我皇朝之
盛奉聖旨這本所言禮部便照前旨一併會議更正本
朝儒臣待公論定後再議

嘉靖十一年禮部尚書夏言題議幸學以興教化以全文
治疏

先該本部題奉欽依嘉靖十二年三月十三日聖駕臨

幸太學釋奠先師所有孔顏孟子孫例該行取赴京至
期迎接聖駕陪祀行禮照得衍聖公孔聞韶及翰林院
五經博士顏從祖孟公肇合無本部差官馳驛前去行
取及另取孔氏老成族人五人顏孟族人各二人仍照
例一同馳驛前來供事奉聖旨是歷朝幸學俱行取觀禮奏疏不備錄

襲封衍聖公孔聞韶題請修理賜第疏

伏念臣自父祖以來荷蒙累朝厚恩賜宅一事初在東
城後改中城地方俱因狹小又改賜今宅坐落小時雍
坊之北臣恭遇萬壽聖節赴京慶賀即在本宅住居但
歷年既久木植墻壁俱各損壞以致房屋滲漏風雨不

敝去歲臣嘗自行修葺中房三間所有門房餘房一應
墻壁之類臣實力不能給若不及時修理誠恐寖以廢
墜將無以昭盛世重道之鴻庥亦且有孤列聖崇德之
大典伏望皇上敕下工部量加修理使臣赴京有所依
庇則如天之恩加重于先朝向日之誠益切于沒齒矣
奉聖旨工部看了來說該工部題覆依擬修理
嘉靖三十一年襲封衍聖公孔貞幹奏請祭葬疏
臣妻張氏已蒙授封夫人近于嘉靖三十年七月二十
六日在家病故竊念臣草茅賤士仰承先廕世受國恩
感戴鴻慈慚無補報仰惟皇上至仁如天澤及槁骨臣

祖父及祖母前母李氏病故俱蒙界朝卹典一體遣官
諭祭塋葬臣妻病故伏望皇上一視同仁敕下禮部查
例奏請准賜祭葬奉聖旨禮部知道欽此本部查有前
例與祭二壇翰林院撰文仍照例差行人一員前去致
祭及行工部照例差官造墳塋葬等因題奉聖旨准照
例與祭葬（歷代俱奏請祭葬文不備錄）
嘉靖三十五年至聖廟奎文閣典籍錢汝芝題敘舊典優
禮樂以光聖道疏
臣竊念先師孔子道德隆盛祖述憲章功賢百世自漢
唐宋以來尊崇代有懿典迨我聖祖起[illegible][illegible]文允備詔

天下建立文廟王祀春秋仍頒賜大成樂章設官典司
用敷奏于登歌之日以成先師之享者豈徒爲闕里之
榮哉實所以報德報功之慇懃也爰及皇上再闢道學
更名正位一新制度則超越百王發先聖所未發於孔
子益有光矣奈何有司罔體聖心復視規制于樂舞禮
生雜泛差徭事例一概裁革復編重役致各逃流他郡
使至聖廟庭無人供役禮壞樂崩如此豈盛世之所宜
有哉查得洪武成化等年該禮部節尚書國子監周祭
酒太常寺崔卿等官題奉欽依孔廟樂舞禮生于山東
鄰近州縣生員及民間俊秀子弟遴選備行濟寧曲阜

等州縣選取樂舞生連英等禮生陳慶等起送太常寺
演習樂舞禮度熟閑復蒙欽賜寶鈔發回孔廟供祭俱
照廩膳生員事例優免本身仍恤供丁二丁以資供贍
著以爲例至正德十三年吏書因索不遂朦朧混編民
差該樂舞禮生楊嵩仲穩等奏蒙禮部毛尚書查例覆
題奉聖旨准照舊例優免欽此欽遵外至嘉靖十八等
年吏書仍違明例作弊科差又該樂舞禮生速繼文陳
思齊等奏蒙禮部方尚書等議得崇重先師乃國家盛
典況查有前例相應遵照舉行覆題奉聖旨是欽此欽
遵備行山東撫按衙門遵照優免本身并供丁二丁雜

泛差徭遊冊繳部各給帖文執照外不期近年有司挾
傳聖之心縱吏胥之奸將樂舞禮生均編派以馬頭大
戶快手庫夫門皂等項重差負累逃竄樂舞禮生止存
二十餘名使大成樂竟棄廢不講有辜列聖佑文之盛
心多矣且以累朝遵行之典一旦削迹于斯人之手何
爲也哉即欲殺禮節用臣固知皇上之心必不肯以天
下儉也臣竊謂天下不可一日無斯道不可一日無孔
子彼有司何人乃敢違明例廢棄禮樂獨敢負萬世之
義耶伏望皇上軫念先師扶持世道之功用培植生民
之命脉申明舊例敕下禮部轉行山東撫按衙門照舊
例一體優免俾得專意講習禮樂以供至聖廟祀則斯
道幸甚天下萬世幸甚奉聖旨禮部知道

萬曆四年山東撫按會題遵例朝覲以一法紀以勵職守
疏

曲阜知縣舊係孔氏世職不與黜陟以故不在應朝之
例然官守因是敗壞而縣治幾廢惟其無所懲勸之故
耳邇幸聖明允吏部之議行令前撫按官暨提學道遴
選孔族生員之才者得孔弘復始授之任而又欲覈其
治行嚴其黜陟如流官事例蓋于厚聖裔之中又有飭
吏治之意以故弘復上畏國法下守家學日以奉公修

職潔己愛民爲事以是曲阜之民莫不傾心愛戴稱頌
其賢而逃移遂多復業賦稅悉完是誠無忝于先師之
裔而允副良牧之選者也除俟任久政成兩院奏薦陞
用外所據乞要遵例入覲一節司府僉議咸謂其宜者
蓋以本官既應在黜陟之例縣治又設有佐貳之官則
述職大典誠不容以獨廢相應題請以便遵守伏乞敕
下吏部再加議覆奉聖旨吏部知道該吏部題覆依期
應朝聽候考察以後永爲遵守奉聖旨是

南京刑部尚書王世貞請復孔廟舊典訂定從祀疏

臣自束髮而從諸生後誦法孔子髮今已盡白矣竊覩
聖道炳如日月愈久愈新卽自漢唐宋以迨故元而隆
崇之典亦愈久愈盛我高皇帝因仍無改且式廓之至
憲孝二朝採賢臣王恕周洪謨等議舞佾則益而爲八
籩豆則益而爲十二盛矣極矣蔑以加矣世宗皇帝下
明詔易像爲主易王稱師此萬古獨信之眞足破迂儒
淺陋之見然其意未嘗不欲致其隆崇而一時輔臣禮
官以言禮驟貴曲加迎傅遂至舞佾籩豆之數皆有所
裁損下儕同諸侯王而大成殿名更爲先師廟上不得
與釋道並紳衿之士入與駿奔色沮而不敢言者六十
年矣天下後世不免有所窺見以聖主隆師重道之盛

心附末世尊君卑臣之微指臣竊以爲本行者之過也
今幸觀禮樂將興之會當議論無諱之朝若不以時改
正後復何與爲此冒昧上請乞下禮官及館閣大臣會
議除木主師號外其餘一切光復其于聖化不爲無補
臣又考得廟祀所謂四科十哲者蓋孔子偶追陳蔡之
厄思不及門之士而記者追列其人耳不然何傳道若
曾子者而不與也顧使宰予冉求濫竽其間竊所未曉
夫宰予相齊身中田常之難史傳所紀雖不盡覈而朽
木糞土之誚見鄙聖門短喪自便之私得罪名教冉求
爲季氏陪臣聚歛以益其富鳴鼓之攻非徒之責凛乎

霜鉞陛下方以孝治天下故追咎權相之奪情以廉勵
百僚屢斥有司之掊克而乃求于臣子之倫何如萬世
之論何如乃使之儼然于大聖一堂之上與顏閔比肩
何其謬盭不倫至此也臣以爲降置兩廡必欲補十哲
之缺則有有若南宮适二子其言行蓋爲純粹庶可從
顏孫師之例進補臣又考得嘉靖九年於從祀諸儒有
所進斥固極精當然所進歐陽修者文章士也其行誼
政術亦在中上獨常議摘易繫非聖無法而濮貴之臣
祇以其所著濮議微合新禮遽登從祀臣以爲登歐陽
修不如登范仲淹力振綱常首扶神氣又能于戎馬倥

偬之際以中庸誨引張載仰成大儒仲淹之[illegible]視歐陽
修何啻倍蓰合無併將臣前後所言進斥四科十哲及
兩廡諸儒命禮官館閣大臣會議定奪庶幾聖道益昭
聖德益顯臣本腐儒竊視追陞孔子之典愛益于累代
而驟損于盛朝不無有慨于中及抵南京嘗以春秋丁
祭顧瞻廟貌徘徊堂廡私心遑遑怦怦如有所失敢效
用臏一得之愚遂忘尸祝越俎之戒陛下采之公議聽
之獨斷臣不勝幸甚斯道不勝幸甚

天啓元年禮部題覆天潢之後宜賓至聖之後須達疏
該雲南道御史李日宣題前事奉聖旨該部酌議具覆

欽此隨該禮科抄出到部送司案呈到部看得天潢日
衍宗祿日詘通四民之業開宗學之科諸臣議之不啻
詳且久矣而奉行不力臺臣有慨于中首議宗學以爲
資格難破宗學漸輕夫資格之當破也第無以宗生之
新收占寒士之舊額應于填榜之時總查各經房取中
宗生若干名即于原額外增若干偶遇之才亦必擇其
文理稍通者中式一名以示允宗盛意而宗學不令而
自重矣若一登賢書即止歲祿及其出仕止任外官則
臣部先經具題再一申明可也其束爲後裔向來原無
禁令而登進未嘗數見蓋不知明經歲薦之有定額耳

今天下奉先師之遺教者雲蒸霧變師濟盈庭而衍先
師之世爵者威鳳祥麟一二僅見水源木本之謂何臺
臣所謂扼腕而亟請者也應于塡榜之時總査各經房
有無孔氏中式如其無人通取該學之卷當堂公閱亦
必擇其文理稍優者中式一名以加于東省原額之外
如是則三年所優不過一人而止而可以明報功之典
新右文之治豈有斬焉大此二議并臺臣一人之言乃
天下人之公言願皇上之亟俞之也第宜申飭各宗學
及曲阜縣四氏學諸生旣與寒士並列賢書應與寒士
共遵法守毋倚天潢勿後世祿勉爲明經修行之儒不

貽蕩檢踰閑之誚庶幾作人之中不失衡文之意而較
藝之場兼收敎行之實此臺省與臣部各效其區區並
乞皇上省覽臣等幸甚奉聖旨宗生并聖裔中式名數
准加于額外但不必拘定一人致滋多碍

天啓元年六十五代孫翰林院世襲五經博士孔衍植題
請准襲公爵疏

臣五十六代祖孔希學蒙太祖高皇帝特恩襲封衍聖
公歷代沿襲不閒外傳至六十一代曾祖孔弘緒于景
泰六年十二月襲爵至弘治十六年有病本故臣曾祖
孔聞韶即先于本年襲爵至嘉靖二十五年二月內病
故臣祖孔貞幹隨即于本年襲爵三十五年七月入賀
至八月在京病故欽命禮部右侍郎袁煒諭祭復遣行
人何燈護喪歸塟臣繼父孔尚賢亦即于本月內襲爵
生有二子長衍椿欽依冠服長子次衍桂襲授翰林院
五經博士俱無嗣蚤故臣係嫡次枝嫡長親姪承繼前
來咨送吏部襲授翰林院五經博士聽襲公爵今臣繼
父尚賢不祿于本年十一月二十五日病故臣隨報丧
奏請暫管府事護守印信外所有公爵例應承襲伏得
臣高祖曾祖父有未故先襲者有病故即襲者葢以慶
賀大典職守奉祀爲重故先襲爵後守制已成舊規况

聖駕明年幸學臣若不及時奏襲臨期陪祀乏人殊爲
闕典伏乞敕下吏部査例覆請俯准臣襲封公爵奉聖
旨吏部知道

天啓五年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林堯俞題
覆聖裔觀禮疏

准襲封衍聖公咨據族人行人司行人孔聞謤吏部辦
事進士孔聞詩呈稱累朝視學大典除欽取族人之外
凡厠名士籍者皆得乞恩觀禮今聞謤見任京官聞詩
見觀部政懇乞咨部題請隨班觀禮緣由到部案査萬
曆四年貢生孔弘禋顏弘乾廷試到京各告稱陪祀准

令行禮盍視學盛典凡在廷臣子無不矯首橋門欣瞻
勝事况二臣衍泒聖源際風雲而依日月覲光之念豈
獨後于他人宜令孔聞謤孔聞詩列于五經博士之末
一體行禮所有欽賜紵絲衣各一套一并頒給恭候命
下施行奉聖旨是

崇禎元年太子太師吏部尚書房壯麗題授學正疏
惟太子太保襲封衍聖公咨開孔子三十三代孫德倫
唐封褒聖侯于河南寧陵邑敕建祖廟頒賜祭田正統
九年詔遷儀封嘉靖十四年奏授六十代孫孔承寅世
襲國子監學正主守廟祀會典憲章縣誌家誌可據承

寅病故日久廟祀不可缺人今據儀封族長孔弘望闔
族生員孔尚行等公舉并該縣申結到府查得太明會
典一款凡襲封衍聖公府官屬人員宜從衍聖公保舉
來用欽此看得六十四代孫儀封縣學生員孔尚林謹
持家訓學行俱優查係嫡泒相應承襲合咨題授等因
到部既經衍聖公照例咨會前來相應題請合無將孔
尚林襲授國子監學正管理祀典恭候命下臣部給憑
行令到任管事奉聖旨是

國朝
順治元年巡撫山東等處地方督理營田提督軍務都察
院右僉都御史方大猷崇聖學以培人材啓
臣奉
令旨隨撫出都時恭陳平定山東十二要策內第七款爲
先聖孔子萬世道統之宗　本朝開國之初禮應　敕
官崇祀復衍聖公之封可卜國祚靈長人文蔚起迄今
未見舉行謹詳列歷朝恩例以備
殿下採倣而行此天下仰爲盛典後世傳爲美治萬不可
再遲也伏候　聖裁

一公爵孔子嫡孫自秦始皇封孔鮒爲文通君歷代封
爵不一史冊可考至宋仁宗始封爲衍聖公歷金元至
明洪武二年仍封爲衍聖公賜正一品服色麟袍玉帶
三臺銀印一顆列文武班首歷傳不改天啓二年衍聖
公孔胤植加太子太傅
一衍聖公長子至十五歲照勳衛例欽依二品服色
一博士衍聖公長子既襲公爵其次子至十五歲則襲
翰林院五經博士以主子思子祀事第三子則襲太常
寺博士主汶上縣聖澤書院祀事每隨一代公爵遞爲
更授

一知縣天下州縣皆用流官獨曲阜用孔氏世職者蓋以大聖之子孫不使他人統攝之也其官由本爵保舉生員德行兼優者授職五年任滿照例升轉

一學錄天下學官皆用教諭獨四氏學用學錄者蓋以比隆國學而聖賢之子孫不與他學同也其官亦自孔氏生員中德行兼優者由本爵咨部除授

一尼山書院乃孔子發祥之地亦設學錄一員主祀其官本爵咨部除授

一洙泗書院乃孔子闡教之地亦設學錄一員主祀其官本爵咨部除授

一管勾典籍司樂明洪武元年欽設管勾一員管五屯錢糧典籍一員管書籍禮生司樂一員管樂舞生俱秩視國子監另設知印掌書書寫奏差各一名管印務文移繕寫差遣之事以上皆由本爵保舉咨部銓用

一屯田孔廟祀田歷代各有欽賜至明洪武二年欽賜祭田二千大頃坐落充屬二十七處其界段號數誌册可考近則土地荒蕪佃丁逃亡幸際 聖朝伏興新恩

一樂舞生孔廟每年四時祭祀樂用宮縣舞用八佾額設樂舞生二百四十名于兗屬二十七州縣遴選俊秀子弟充之其本生差徭與廩膳生員一體優免仍蠲本戶人二丁以供本生往返盤費

一禮生孔廟每月朔望及四時祭祀禮生引讚禮儀額設六十名于曲阜縣選用俊秀子弟充之其優免例與樂舞生同

一佃戶孔廟鄆城鉅野平陽東阿獨山五屯佃戶係洪武二年欽撥民間俊秀五百戶奏二千丁佃種五屯祭田辦納籽粒以供本廟祭祀一應有司雜差俱行蠲免今年荒兵亂丁逃地蕪祭祀匱乏甚爲可慮伏乞栽酌

一廟戶孔廟戶丁歷代撥給不一自明洪武二年欽撥民間俊秀一百一十五戶以供本廟灑掃今死荒死盜

十存一二又不可不加意者也本年九月初四日奉

令旨先聖爲萬世道統之宗禮當崇祀昭朝廷尊師重道至意這本內所開各欵俱應相沿期于優渥以成盛典着該部查照一體飭行

順治二年翰林院侍讀學士管國子監祭酒事李若琳題

先師之牌位宜肅謚號宜崇疏

臣聞之記曰凡始立學必釋奠于先聖先師自漢以來代以孔子爲先師蓋以孔子刪述六經垂憲萬世人倫之所以常明道統之所以不墜孔子之力也是以後世

帝王莫不尊崇謚號嚴重祀典

聖朝承帝王正統垂意文教　攝政王殿下駐蹕　神京
即遣輔臣釋奠先師重道崇儒中外悅服春秋二仲丁
祭率由舊典視昔加甚于本月二十日太常寺奉禮部
傳新製孔子牌位兼書滿漢字臣竊有請焉夫孔子牌
位奉安文廟孔子在天之靈所憑依者臣愚以爲宜令
禮工二部委官匠于本監製造新牌俟新牌告竣令臣
等恭安文廟然後撤舊牌焚之瘞所庶舊制聿隆禮儀
有序于以妥先師之靈愜奉事之忱爲攸當矣臣愚又
有說者今文廟見奉牌位稱至聖先師孔子之位此明
嘉靖九年大學士張璁建議所改置者也質之前代追

尊謚號竊有未當者自漢以來謚號不一至唐玄宗始
追謚爲文宣王宋真宗加謚至聖文宣王元成宗復加
謚大成至聖文宣王明朝自洪武至正德所稱先師謚
號一如元成宗舊制未之有改臣聞傳古今之至德者
宜享古今之隆稱昔孔子之贊乾坤曰大哉乾元至哉
坤元曰大成曰至聖聞非孔子之德配乾坤者孰能當
之今稱至聖而遺大成得無乾坤之義未備乎至曰文
曰宣按之謚法經緯天地曰文聖善周聞曰宣文尚非
孔子之德兼君師者莫能當之今止稱先師而遺謚號
然則古之英君誼辟可止曰某君某王而去神聖文武

之謚可乎張璁欲去封爵而并除謚號仍稱大成至聖
文宣先師孔子之位庶至德鴻名　昭代倍爲闡揚祀
典于焉有光矣臣忝列儒臣職司敎典事關學宮直攄
所見其有當與否未敢必也伏乞
皇上勑下禮工二部速議施行本年正月二十三日奉
聖旨先師謚號信宜尊崇着詳稽往例確議具奏新牌就
該監製造如議行禮工二部知道

順治二年禮科都給事中龔鼎孳敬陳孔廟事宜疏

近該國子監祭酒臣李若琳奏爲先師之牌位宜肅等
事奉

聖旨先師謚號信宜尊崇着詳稽往例確議具奏新牌就
本監製造如議行禮工二部知道此仰見
聖明崇儒重道詳愼周至如此也臣備員禮垣職掌攸繫
妄敢無說而處此謹按孔子刪定六經垂教千古德侔
天地功並日月學者宗之比于圖極生民以來更乎未
有惟德盛則享名宜隆惟功高則食報宜厚自古聖帝
明王敎育海内未嘗不以崇祀先聖爲兢兢也考周敬
王四十一年魯哀公誄孔子曰尼父漢平帝元始元年
追謚孔子曰襃成宣尼公東漢和帝永元四年封孔子
爲襃尊侯北魏孝文帝太和十六年改謚孔子爲文聖

尼父後周靜帝大象二年封孔子爲鄒國公隋文帝贈
孔子爲先師尼父唐太宗貞觀二年尊孔子爲宣尼父
高宗顯慶二年復尊孔子爲先聖乾封二年追贈孔子
爲太師天授元年封孔子爲隆道公玄宗開元二十七
年追謚孔子爲文宣王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加謚孔
子爲玄聖文宣王五年改封爲至聖文宣王元武宗大
德十一年加封孔子爲大成至聖文宣王明洪武初年
爵謚一仍元舊至嘉靖九年始從大學士張璁之請改
稱至聖先師孔子夫無位而奉以王號戾況已有攙得
罪聖人之文塑像而被以冕章丘濬亦謂非神而明之

之義璁之議改不爲無見但易王而師可矣因稱師而
遂削其大成文宣之號可乎易塑像而木主可矣因木
主而并殺其佾舞籩豆之數可乎此先臣王世貞所以
致歎於輔臣禮官曲加迎傳天下後世不免有所竊曰
而慨然倡光復之論也今者
聖明御宇一道同風禮樂成與文讃丕振不亟乘此時有
所釐正以示萬代之法程毋論大典有所未光是亦臣
等詬法孔子者之罪矣謹就祭酒臣若琳等所請而稍
抒一得以備參稽可乎其謂先師牌位宜仍定爲大成
至聖文宣先師孔子此誠至當不易之論無俟臣言按

謚法經天緯地曰文聖善周文曰宣而當日張璁持議
則謂宣之一字於謚爲輕不足盡聖人之德夫謚之爲
言舉一端而全體備既聖善已著大凡何至概抹前人
目爲荒誕故謂宣輕而思有增益焉可也因議宣而概
爲削斥焉不可也此所當確議者也佾舞益而八籩豆
益而十二雖曰天子禮樂乎然既素王奉之矣德足配
天則不可以位限況聖功大于堯舜者哉且成均者天
子釋菜尊師之地也以天子自尊其師而用天子之禮
樂誰曰不宜先朝憲孝二宗與賢臣王恕周洪謨等考
據增加有繇來矣當時議減者誠近偏畸及今追復焉

何疑僭濫此所當確議者也大成殿額更爲先師廟意
存簡朴實匪舊章幾令峻極之宮墻不得與梵寺琳宮
並稱比美紳矜之士入駿奔而出瞻仰能無色沮心惡
乎矧廟者綂詞也殿則栖神之所也譬之堂焉室焉各
有其處殿之不可稱廟猶失室之不可稱堂也烏得而
猾之故大成殿名之不可不復蓋舊章也此所當確議
者也從祀諸賢遠不具論若宋元以來人品醇疵了然
在人耳目稍辨黑白者能知之嘉靖中登歐陽修而遺
范仲淹先臣王世貞以爲餘憾其謂仲淹力振綱常首
扶神氣兼于戎馬倥傯之際以中庸誨引張載俾成大

儒彬彬乎毆陽子之右矣夫生爲名臣表章聖道而後
乃寂焉不得分芹藻之末光事理不平孰甚于此他如
元之劉因守道淑人終身不忒祀典未載臣亦不能無
疑此所當確議者也又漢儒劉向以旁通方術蒙譏元
儒吳澄以宋士仕元見黜深文苛摘識者傷之一則上
封極諫孤忠獨砥而經術鬱爲文章一則著書立言道
統紹明而體用幾于醇備皆足鼓吹聖輿啓迪後賢大
節無玷于生平公論益彰于久遠豈得與附會圖讖之
賈逵美新大夫之揚雄同日語哉平心觀之其人斯在
此所當確議者也抑臣附有請焉先朝二百餘年名賢
輩出其得與于從祀者薛瑄王守仁陳獻章胡居仁四
人而已誠憂憂乎難之以臣愚所見聞如故憲臣鄒元
標性秉忠孝學本聖賢當輔臣張居正奪情時抗疏批
鱗天下想聞風采繼起請戍㪚歷數十年直道彌章要
歸和粹日與諸儒研究大道至老不衰其所著書咸謂
得濂洛關閩之正以立朝之風節合諸居鄉之品行言
動皎然內外無間誠卓乎大儒也講學一事或以迹涉
標榜歸咎宗盟不知此皆依附門墻之濫觴而非主持
名教者初意至如元標理學實無可議以之從祀學宮
允與四人媲美伏乞

皇上下臣章令諸臣博議如務請可採一并覆議施行蓋
今日教胄子于虎闈羽籥管絃聿新闈橋之聽睹異時
拔名卿于髦士衣冠文物共襄一代之治平皆先聖先
賢之所憑依而亦　聖子神孫之所取法者也臣雖闒
陋竊幸其區區之愚至如衍聖公來　朝京師宜加優
禮以示隆重闕里之廟庭禮器宜　敕諭所司以時修
飭用肅觀瞻是則
聖明自有曠恩而非微臣所敢贅矣本年二月初五日奉
聖旨孔廟謚號加稱大成至聖文宣先師孔子旣監科考
訂僉同准如議行一應禮儀還照明朝舊例不必更改
該部知道
順治二年太子太傅襲封衍聖公孔衍植題授四氏學教
授疏
臣欽奉
新旨凡襲封衍聖公官屬宜從衍聖公保舉茶查四氏學
教授自宋乾興元年以楊光輔充講書元祐元年置教
授一員元世祖中統初詔立曲阜縣廟學選師儒充教
授正錄各一明洪武元年設孔顏孟三氏教授一員以
異姓用學錄一員以聖裔任俱聽衍聖公保舉咨部銓
除萬曆十五年該山東巡按毛御史題准入考察萬曆

年間臣之官屬每每多缺間有以敎諭陞授者此數年
之權便實非相沿舊例也今敎授缺員臣訪得兗州府
儒學生員王世祿二東名士學博今古相應補用臣敢
循例陳請伏乞　敕下吏部仰將生員王世祿遵照舊
例速行題授庶舊例允符而聖賢裔孫仰頼未必無補
云奏
聖旨該部知道（題授管勾典籍司樂俱有奏疏不備錄）
順治九年少保兼太子太保襲封衍聖公孔興燮題祀典
久缺遵　詔保奏以廣　皇仁以綿聖澤疏
臣祖宰治中都敎化大行後人因建聖澤書院歷朝設

世襲太常寺博士一員以主祀事例應臣第三子承襲
順治元年十二月山東巡撫方大猷題請在案但臣冲
年子嗣未廣故主祀無人今有原任五經博士孔衍鈺
前因遵例請印奉
旨革職當日請印原爲求榮非有贓私大過徼倖終身况
我
皇上躬親大政欽奉　恩綸一切廢官詳閲緣由錄用一
時起用諸臣咸沾　浩蕩之恩矣俯查博士等官係臣
屬官例應保奏伏乞
皇上憐念聖裔赦其小過　敕下吏部將孔衍鈺補授太

常博士代理聖澤書院祀事俟臣有子之日仍歸臣子
庶祀典不致廢缺而　皇恩可以永佩矣本年十月初
四日奉
聖旨吏部察議具奏
順治九年禮部題覆　臨雍創舉典禮維新懇恩查例送
監以優聖裔疏
該禮科抄出襲封衍聖公孔興燮奏前事奉
聖旨着察例議奏該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到部查順治
八年該衍聖公奏請生員未及陪祀入監該臣先題查
得天啓四年崇禎二年崇禎十四年生員陪祀俱准送

監讀書今衍聖公援例奏請應候
聖駕幸學畢日再議等因具題奉
旨是欽遵在案今該臣等看得　臨雍盛典凡孔氏族人
生員顏曾孟後裔陪祀者俱　准入監此舊例也惟仲
氏入監舊案無載隨經臣部移查據衍聖公回稱仲氏
子孫在崇禎幸學之後方授博士故無入監舊例今應
將生員孔尚燃孔衍洪孔尚瑀孔衍劭孔貞吉孔興義
孔尚經顏伯淵顏光秀曾聞道曾弘仕孟開真孟聞芳
照例送監其仲應敏仲應甲既經衍聖公咨明在案相
應一併移送同沾

聖恩者也奉
聖旨是依議行
宗人府府丞宋徵輿恭陳孔廟祀典仰請　睿裁敕議復
舊疏
切惟
皇上肇舉經筵大典禮成之日大小臣工無不歡欣鼓舞
仰見盛朝緝熙聖學足以昭垂萬世微臣伏思經筵所
講者孔子之道也
皇上尊敬孔子有加無已因科臣張文光之請　敕部改
定神位人心悅服惟是孔廟佾舞籩豆及廟殿名號尚

有當議者臣官太常時常考歷代祀典唐玄宗開元二
十七年詔二京國子監祭孔子牲用太牢舞八佾明憲
宗成化十三年從祭酒周洪謨言釋奠于先師樂用八
佾籩豆各十二當時考據典禮俱是歷代舊章乃至世
宗嘉靖九年詔易像爲主易王稱師本是推崇之意而
一時用事之臣迎合傅會議將佾舞籩豆之數槩行減
損大成殿名改爲先師廟相沿至今臣按禮經傳祭用
生者之祿孔廟之祭乃天子祭其先師也故用天子禮
樂始于唐之開元定于明之成化已爲典例嘉靖時輕
議改損似屬非宜今幸遇

原缺第四十四葉

表
唐太子弘請修宣尼廟表
臣聞周師東邁商閭延降軾之榮漢蹕西旋夷門致抱
關之想況泣麟曾躅歌鳳遺芬被縟禮于昌辰飾穹榮
于朽壤者伏惟皇帝陛下資靈紀極稟粹登樞乃聖乃
神微陰陽而不宰無爲無事均雨露之莫私六符薦而
泰階平百寶臻而天祚永靈臺所以假伯延闕縣其增
絢尚齒尊賢邁鴻谷于萬古興亡繼絕騰峻軌于千齡
大矣哉茂實英聲固無得而稱矣日者封金岱畝會玉
梁陰路指沂川途經闕里廻鑾駐蹕式監唐禹之姿闡

續疑旒載想溫良之德於是特紆宸渙贈以太師爰命
重臣申其奠醊廟堂卑陋重遣修營褒聖侯德倫子孫
咸蠲賦役臣恩均扈從迹濫撫軍舊烈遺塵躬陪瞻眺
雩壇相圃欣覩前聞又昔歲承恩商肯勝槩歷覲軒屏
具列門徒想仁孝于顏曾彌深景慕採風猷于竹帛輿
咸登師保式光泉夜敢以前恩重茲干請臣竊謂宣尼
之廟重闡規模桂奠蘭羞永傳終古崇班峻禮式貴幽
啓顏蒙所以敢輕陳聞庶加褒贈天慈下濟無隔興時
埏而舉焱莫題言猷靡暢訪諸故實有所未周且將聖
自天惟幾應物拯人倫于已墜甄禮樂于旣傾祖述勳

華三千勵其鑽仰憲章文武億兆遵其藏用豈可使汾
川遺碣獨擅于無慚硯岫餘文孤標于墮淚伏見前件
孔廟營搆畢功峻業增輝事資刊勒敢希鴻澤令樹一
碑但遼海清氛兵無致發山東豐稔時踰常歲況鄒魯
舊邦儒教所起刊勒之費未足爲多許其子來不日便
就乞特矜照遂此愚誠臣識昧常規言慚通理塵瀆睿
覽追增竦戰

任氏辨正孔湞表

臣妾任氏聞菽自菽麥自麥雖后稷之聖不能化穗以
成芒渭自渭涇自涇雖大禹之神不能變清而爲濁蓋

天理有不移之義豈聖門容異姓之人伏念臣妾之子
孔湞乃五十一代襲封衍聖公孔元措之耳孫五十二
代襲封衍聖公孔之固之冢嗣生長從于稚齒提挈至
于成人有美維髯遺印在耳雖云庶出實係長房爲經
板蕩以來遂失過庭之訓以致宗族鬨議詞訟無休吾
道於是乎不光祠事以之而大缺肝心殞裂泣涕無從
但以名隸寡妻身當杞族抱閨門之戚戚望天闕之悠
悠所積彌漫何由控愬必遇清明之世能平精衛之冤
茲者伏遇上天眷命皇帝陛下龍飛九五運應一千始
爲儒教大宗師今作中原聖天子乾坤浩蕩一新汙俗
之餘日月輝煌照破覆盆之下無淹不振有廢皆興顧
惟孔氏之家實係生民之望千七百歲歐聞愈彰五十
三傳其直如矢自相沿于百代曾莫紊于一朝至于賢
與不賢在人品高低之不一嫡復仍嫡見天心付與之
分明方當朝廷甫定之秋適屬士論向公之日伏惟陛
下俯垂昭鑒大廓聖源因之以禮義之方加之以師傅
之職有教開無類也見賢然後用之上可以立皇朝繼
絕之良規下可以尊聖祀無窮之正派雖文昭武穆不
幸有幽厲之衰奈丹朱商均未害爲堯舜之後自惟螻
蟻褻犯雷霆臣妾不勝惶懼戰慄之極俯伏待死闕下

泣血奉表以聞

明景泰二年襲封衍聖公孔彥縉謝賜三臺銀印玉帶一
品金織衣表

伏以建中立極本治敎于六經泝流求源特推恩于宗
子天心鑒悅寒族增光恭惟皇帝陛下聰明睿智文武
聖神祖述唐虞道已隆于天下憲章周孔心猶歷于魯
東太學爲昭代之賢關既承臨幸大宗爲素王之嫡長
特見褒崇範白金而印鈒三臺琢美玉而腰圍一帶盛
以丹漆之函束以雲章之服服以拜賜而廷陛光輝藏
以傳家而子孫慶幸賜韡韍而先之以烏紗錫酒牢而

加之以白粲恩施溥博俾同宅俊之賢禮待優隆不鄙
草茅之賤是皆因本厚末肆獨念祖以及孫特雨露之
沾濡同乾坤之覆載自三代以來未有盛于今日者也
臣猥質本凡肅忝繼先師之緒學無裨益濫承顯爵之
封象賢深愧于前人崇德欣逢于盛世頌揚莫既感激
惟深伏願國有學鄉有庠術有序益隆聖道于無窮車
同軌書同文行同倫永固皇圖于悠久

成化十二年襲封衍聖公孔弘泰謝加樂舞籩豆表

伏以皇朝稽古右文隆海宇升平之治聖主尊師重道
增廟庭享祀之儀詔旨播傳儒林欣忭茲蓋伏遇皇帝

陛下欽明文思齊聖廣淵日御經筵妙契乎易書詩禮
春秋之奧天付神器遠宗乎堯舜禹湯文武之傳治已
臻而猶若未臻道已至而猶若未至緬懷先師之功烈
詔同享帝之儀文綸音渙發于彤庭告先文廟香幣遠
頒于闕里輝映儒林濯濯太牢尊禮實符于漢祖煌煌
御製褒揚遠過于唐宗服衮冕而用宮縣夫子儀容如
在加籩豆而增舞佾聖朝禮樂維新玉振金聲儼冠裳
之肅肅神歡人悅降福祿之穰穰亘古莫加于今爲盛
臣弘泰叨承明命主祀祖庭仰瞻天使之賁臨光延遺
裔恭率族人而趨謝端拜嚴宸伏願允執厥中益究帝

王之學協于克一聿臻理道之純得天命得人心表四
方而建極如岡陵如山阜祝萬壽以齊天

弘治十七年襲封衍聖公孔聞韶謝重建祖廟表

伏以禮必積百年而後興事有曠百世而始建是蓋政
關治體爵本民彝凡在斯文式均慶戴若乃餘波膏澤
沾被子孫其視恒情何啻百倍竊惟闕里祖廟肇自前
朝列聖以來累加修葺比歲鬱攸示戒煨燼無遺伏遇
皇帝陛下天啓聖衷道符先揆顧宮墻之舊地實海宇
之具瞻爰敕有司重加修建集四方之公帑閱五載之
程期材幹堅良工製精密廟貌嚴整輪奐偉然既不替

于前規復恢張乎新制足以妥靈昭佑崇德報功極天
下之大觀亘古今而不再者也又有奎章賡藻降自重
霄石刻金書垂之萬代出容臺之香幣備郡邑之衆犧
特遣重臣遠孫脫禮衣冠畢集宅里增輝臣聞韶甫襲
官封方嬰服制念君命重于家事而祖廟尊于父喪易
服以迎拜天顏而敢後趨朝而謝率族姓以偕行伏願
聖學緝熙儒風丕振家詩書而戶禮樂益弘世道之光
天日月而地山川永賁人文之化徒深祝頌曷罄名言

嘉靖三十五年衍聖公孔尚賢襲封謝表

伏以道重真儒懋錫表章之典賞延奕世載叨綸綍之

榮殊恩光被于私門崇報聿隆于曠代簪紳共慶俎豆
生輝茲蓋伏遇皇帝陛下天縱聖神紹百王而撫運日
新玄德經五福以康民闡洙泗之微言箴垂敬一懋唐
虞之盛治極建中和追六經刪述之功隆萬世師崇之
典憲章祖述念臣祖以何稱崇德象賢荷聖恩之洊及
特賜書幌燿緇衡續服之能赤組清華深被循墻之懼臣
敢不勉承祖武用副國恩學禮學詩祇服趨庭之訓惟
忠惟孝永輸報主之忱伏願戩穀延禧緝熙凝命得其
名得其壽萬年覃文教以申休作之君作之師四海沐
龍光而篤祜 每代襲封俱有謝表文不備錄

萬曆四年衍聖公孔尚賢陪祀觀禮謝表

伏以聖人作而物覩萬方荷德教之敷師禮樂而道尊
千載廣文明之會盛典式彰乎帝治洪恩普逮于儒宗
觀國有光承家何幸恭惟皇帝陛下神聖當天聰明首
物咨師臣而闡德涵百王道法之精御講幄以横經總
六藉圖書之秘功兼述作治邁古今茲嵩風淸俗美之
時益懋稽古右文之化爰循故典載肆鴻儀躬萬乘以
臨雍偉矣壯宮墻之勝儼再拜而釋奠賁然增俎豆之
輝禮既備于尊崇澤復流于苗裔駿奔而子孫咸在辟
召而顏孟是偕講易講書冠帶涌橋門之聽賜茶賜坐

綍綸承黼座之溫振代偉觀一時盛事臣等筭裘相紹
詩禮未聞荷列聖之表章絃歌在魯本九重之新命祿
將于京幸厕入廟之容詢敢替循墻之俯僂伏願緝熙
聖學丕振儒風作君作師篤祐寵綏于萬世同文同軌
聲名覃被于八荒 歷朝幸學俱有謝表文不備錄

闕里廣誌卷之十六

贊

正考父贊　　魏王　粲

恂恂正父。德孔盛。身爲國卿。族則公姓。年在耆耋。三葉聞政。誰能不怠。申茲約敬。饘粥于口。傴僂受命。名昭金鼎。祚及後聖。

孔子贊　　晉陸　機

孔子叡聖。配天弘道。風扇玄流。思探神寶。明發懷周。興言謨老。靈魄有行。言觀蒼昊。清歌先誡。丹書有造。

　　摯　虞

仲尼大聖。遭時昏荒。河圖沉翳。鳳鳥幽藏。爰整禮樂。以綜三綱。因史立法。是爲素王。

　　湛方生

文王既没。微言將墜。遠哉孔子。龍見九二。闡化繫象。素王洙泗。發揮中葉。道映周季。

孔子世家贊　　司馬貞

孔子之先。肇于商國。弗父能讓。正考銘勒。防叔來奔。鄹人倚立。尼丘誕聖。闕里生德。七十升堂。四方取則。行誅兩觀。攝相夾谷。歎鳳遽衰。泣麟何足。九流仰鏡。萬古欽躅。

孔子贊　　唐睿宗皇帝

猗歟夫子。實有聖德。其道可遵。其儀不忒。删詩定禮。百王取則。吾豈匏瓜。東西南北。

　　宋太祖皇帝

王澤下衰。文武將墜。尼父挺生。河海標異。祖述堯舜。有德無位。哲人其萎。鳳鳥不至。

顔子贊

生值衰周。爵不及胥。一簞藜藿。陋巷環堵。德冠四科。名垂千古。没表萬年。遂荒東土。

宣聖贊　　眞宗皇帝

立言不朽。垂敎無疆。昭然令德。偉哉素王。人倫之表。帝道之綱。厥功茂實。其用允臧。升中既畢。盛典載揚。洪名有赫。藻範彌彰。

顔回贊　　集賢殿大學士王　旦

賢哉子淵。惟仁是好。如愚屢空。鄰幾覩奥。用行舍藏。與聖同道。封岱丁辰。益此榮號。

閔損贊

子騫達者。閨闈成性。德冠四科。孝先百行。人無間言。道亦希聖。公衮增封。均乃天慶。

冉耕贊　　禮部尚書王欽若

聖門達者德行爲先洙泗來學顔閔差肩天封展禮公
衮襃賢生則命寡没而道宣

冉雍贊

不佞之仁具體之賢登彼高與川之山川代逢偃革
畢升禋錫以三壤賁茲九泉

宰予贊　尚書左丞馮　拯

倬彼宰予服膺宣父學洞堂奥名揚鄒魯再期設問五
常弗知遇我慶成增封茅土

端木賜贊

賜之望回獨云知二器稱瑚璉在禮斯貫服道稱師名

垂萬世公爵追崇時追肆類

冉求贊　尚書左丞陳堯叟

謙謙令德少著嘉聞敏于從政治以斯文垂鴻報本道
遇明君永錫徽稱載揚清芬

仲由贊

猗歟魯哲義勇無儔獨立不懼從政惟優欽屬仁聖勒
封介丘褒賢進號載顯英猷

言偃贊　工部侍郎趙安仁

魯堂登科覩與將聖武城之小可以觀政澹臺之舉行
不由徑追建上公素風逾盛

卜商贊

詩動天地起予者商謚彔立教文學升堂雅頌得所治
亂攸彰慶成嘉贈其道彌芳

曾參贊　尚書左僕射張齊賢

孝乎惟孝曾子稱焉唐虞比德洙泗推賢服膺授旨終
身拳拳封巒飭贈永耀青編

顓孫師贊

堂堂張也商德與隣尊賢容衆崇德依仁入趨函丈退
而書紳升中優贈道與名新

澹臺滅明贊　戸部尚書溫仲舒

不由徑行其直可貴不見私人其公可畏擊蛟既勇毁
璧且義紀號荼封旌厥賢士

宓不齊贊

天生良材爲魯君子堂上琴作邑中民治伍人致逸受
教成美展禮崇賢疏封有煒

原憲贊　行尚書左丞向敏中

賢哉子思介然清淨貧惟固學道乃非病衣冠忘敝草
澤遂性升中進秩垂芳尤盛

公冶長贊

德行貞純公冶孰倫本非其罪杜栒厥身魯堂推善孔

門配姻俾侯之貴久而彌新

南宮縚贊　　刑部尚書寇　準

南容君子尚德聖門有道不廢危行遜言白圭三復執愼思行慶成旌善胙𤰞作藩

公晳哀贊

賢哉季次服膺居貞卷懷不仕家臣是輕素王攸歎式昭令名封爵均慶侯封疏榮

曾點贊　　給事中丁　謂

侍坐魯堂各言其志舍瑟而作超乎冉季浴沂舞雩咏歌道義遇我慶成錫壤進位

顏無繇贊

素王將聖實爲我師顏子殆庶過庭學詩請車無媿陋巷安卑追榮侯服遂此上儀

商瞿贊　　翰林學士晁　迥

易之爲書窮理盡性瞿也親受抗心希聖韋編靡釋素風允競展禮封侯千載輝映

高柴贊

猗歟子羔孝心篤矣愼終銜恤未嘗見齒難能而能君子知已考古褒崇于斯爲美

漆雕開贊　　翰林學士李宗諤

闕里之堂。邈矣難造。衎[illegible]子[illegible][illegible]優當仕非乃攸好明祀益封式猗古道。

司馬耕贊　　兵部[illegible]楊　億

仁遠乎哉其言也訒[illegible][illegible]旁訒違難迷邦奚虞悔吝疏爵丁辰寵名以煥

樊須贊。

學優乃仕。齒于家塾。戒車爲右誓衆靡回質疑辨問仁智旣該。建侯追榮。禹裕方來。

公西赤贊　　行御史中丞王嗣宗

異聖賢者。徂徠之英。謙言小相終成大名立朝儒雅出使光榮左右禮法諸侯作程

有若贊

人稟秀德氣貌或同而子儼然溫溫其容兩端發問木啓機鋒以禮節和斯言可宗

巫馬施贊　　吏部侍郎趙昌言

英英子施受天和氣名登魯堂位沉周季猶勤戴星庇民爲治褒德進封世芳永世

陳亢贊

於美子禽服膺仲尼問一得三垂訓千古名由德貴德以位序運屬封巒爵崇介士

奚蒧贊　　　　　　　　　　　戶部員外郎周　起

玄聖舊邦森然精爽於惟子魚式瞻遺像紀號停鑾侯
封錫壤儒道有光百王所仰

顏辛贊

增封雲嶺詔輝魯堂顯名君子令儀有章英槩如挹德
音不忘橫亘千古淳風載揚

冉孺贊　　　　　　　　　　　戶部郎中李　維

聖人之道一以貫之允矣子魯堂與斯覲惟帝登岱克
陳上儀追封侯社沂水之湄

冉季贊

冉子挺生鍾是純粹游聖之門切磨道義時邁升中禮
成肆類錫壤諸城式昭遺懿

伯虔贊　　　　　　　　　　　比部員外郎王　曾

肅肅魯堂侁侁闕里伯氏達者克竹夫子運偶慶成禮
崇追美後學式瞻高山仰止

公孫龍贊

子石鉅賢探微博古稟粹荊衡從師周魯令聞不已儀
刑斯覩展義疏封遂荒故土

漆雕哆贊　　　　　　　　　　戶部郎中戚　綸

闕里稱賢哆也其一學以適道名參入室昔為達者今
逢聖日俾侯濮陽膺茲寵秩

顏高贊

魯國諸生顏氏為盛達者升堂是以希聖龍章載加侯
服輝映名著遺編人師性行

漆雕徒父贊　　　　　　　　　工部郎中陳彭年

受教聖人服勤墳籍如彼時術故能月益元封慶成介
圭追錫圖形繪素鏤美金石

壤駟赤贊

猗與壤駟信而好古驅駕咸秦樞衣鄒魯言必成文動
不踰規成禮介丘追榮社土

商澤贊　　　　　　　　　　　主客郎中刁　衎

子季從師服膺儒雅闕里垂名同于達者昔寵睢陽今
旌鄒野運偶登封薦臻純嘏

石作蜀贊　　　　　　　　　　陳　充

宣尼日月無得而踰粤有哲士嘗為學徒登封偶聖至
德崇儒以地進爵斯文乃妹

任不齊贊

荊衡誕粹賢生其中服膺數仞誠明感通地迥長坂爵
嘉素風虔遵祀典列在儒宮

申棖贊　　　　　　　　　　　行右司諫張知白

洙泗之秀横經魯堂名亞十哲道尊五常時廵駐蹕闕
里增光封侯錫命永代流芳

公良孺贊

子幼眞賢從師宣父服膺大猷配享終古運屬聖神時
廵鄒魯五等疏封三綱式叙

奚容蒧贊　　　　　　　　　兵部員外郎楊　紳

雍容子晳服勤儒墨闕里横經魯堂師德昔從遊騁今
逢檢勤皇錫信圭洙泗改色

曹卹贊

三千孔徒七十賢者子循服道聖門之下笙簧經籍輔

翼儒雅爵爲蔡侯名器匪假

句井疆贊　　　　　　　　　刑部員外郎查　道

衛之君子達者比肩服勤鼓篋學慕葦編升中覃慶儒
術攸先徽侯疏爵闕里之賢

冉孺贊

猗與子周寵蒙垂裕昔黎八九今逢三恭淄川錫壤儒
風𢦏路檢玉旌賢昭我王度

公祖句兹贊　　　　　　　　祠部員外郎梅　詢

子之生魯從師尼父恂恂闕里峩峩章甫非聖弗言惟
道是與千古而下俾侯齊土

欒旂贊

聖人之門學者侁侁彼美子祺行修志淳異端兹害微
言服勤格于宋代侯封是新

縣成贊　　　　　　　　　　祠部員外郎石中立

異能之士孔徒實繁悦服至德祖述微言富稟天爵遊
乎聖門追崇之典胙以侯籓

左人郢贊

伯彼臨淄左行稱賢希踪十哲秀額三千心悦誠服家
至戸傳樂只君子文聲益宣

燕伋贊　　　　　　　　　　行太常博士陳知微

八九之徒俱傳大義賢哉子思道本無媿鍾靈咸鎬洛
德洙泗增封汧源皇澤斯被

鄭國贊

懿彼子徒挺生闕里日遊聖門躬授微旨德音孔昭令
聞不已疏爵朐山式旌遺美

秦非贊　　　　　　　　　　太常博士王　隨

七十之賢皆傳聖道彼美之子學臻堂奥珍席圭璋儒
宮黼藻列爵華亭令名長保

施子常贊

懿彼施常學深儒雅魯國上賢孔堂達者跡晦名彰德

高言寡侯封是邦昭錫純嘏

孔忠贊

賢哉先王聖師夫子道貴希聖用斯行已闕里服膺國庠從祀載享侯封式昭德美

顏噲贊　太常博士張象中

回也庶幾諾顏近之洙泗受業汶上從師輔翼儒道經營德基俾侯于濟君子攸宜

步叔乘贊

聖人之門子車服勤學以時習道宜日新數仞爰處函丈是親追封遺烈旌美儒臣

顏之僕贊　行太常博士崔遵度

洙水悠悠子叔優優及肩等賜升堂並由元后時邁禮成介丘旌此達者爵爲列侯

叔仲會贊　太常博士劉　錯

斯文有宗吾道不窮執筆迭侍惟賢北崇少成習貫函丈順風東巡駐蹕沛澤儒宮

顏何贊

木鐸興教英賢輔翼猗與子冉恢張文德孝悌承風詩禮是則千載丁辰始開侯國

公肩定（？）黑贊　行太常博士姜　興

燔燔子皙來學有方依仁遊藝攝齊升堂羽儀先聖發色上庠林慮錫壤百世之光

邽巽贊

展矣子歛孔門高弟模範將聖博約六藝斯謂達者顯於當世追封列侯流芳承祀

秦冉贊　行右諫議大夫錢惟演

惟聖亨天陟于神房惟帝遵道升茲魯堂名矣君子宛兮清揚式賁先烈錫諸袞章

秦祖贊

秦有子南替▨述作守道之淵成德之博範若鑄金契

猶發藥歷世明祀少梁寵爵

公西輿贊　集賢騎都尉范　雎

鍾美齊壤從師魯國展矣斯人道臻聖域禮▨金繩慶敷文德爵享侯封永光廟食

公西蔵贊　太常寺丞劉　鈞

醇乎學者服勤遊聖祝窳惟肖蔵也成性綽有餘裕是亦爲政追侯于徐用均天慶

琴牢贊　太常寺丞宋　綬

反魯之始從師去里不試故藝善言攸紀非義罷予崇仁爲美銘岳益封用旌君子

蘧瑗贊　　行太常博士崔遵度

達哉君子外寬內正好禮直躬衛風斯鏡瑞命昭錫元符報慶俾執[illegible]千齡遇聖

林放贊　　主客郎中刁　衎

子丘明哲道洽表風問禮之本爲儒所宗東嶽稱美長山表封云亭告畢慶澤薦隆

左丘明贊　　給事中丁　謂

猗與左氏聞道素王依經作傳微旨用彰詞有餘韻人希末光慶封錫壤廣魯之疆

公羊高贊　　翰林學士晁　迥

高也解經辯惑成服學官所傳齊名左穀追獎肇封宸心允屬闕典彌縫斯文載郁

穀梁赤贊　　翰林學士李宗諤

仲尼修經感麟絕筆赤也發揮與義斯出立學名家道隆盛日列爵疏封式崇儒術

伏勝贊　　兵部員外郎楊　億

伏生明經爲秦博士祖習微言流離耄齒壁藏其文口授厥旨建號旌儒錫封仁里

高堂生贊　　戶部員外郎周　起

秦曆告窮炎靈啓祚篤生令人允貞王度名教斯宗禮文有素勒封告成式昭餘裕

毛萇贊　　比部員外郎王　曾

孔徒受業商也言詩研精訓詁離其嗣之毛公與學永代師資疏封錫命禮洽禎期

孔安國贊　　行右諫議大夫錢惟演

顒顒臨淮聖人之系訓傳遺文克示永世繪像廟庭聿彰善繼東遐受封是爲褒異

杜子春贊　　刑部員外郎查　道

三川二室英靈所鍾學窮周制譽藹儒宗杏壇闕里差有比蹤一命作伯慶我天封

孔子小影贊　　尹復泰

夫子之像其初執傳得于其家幾二千年仰聖人之容色瞻古人之衣冠信所謂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若夫其道如神其德如天則自生民以來未有如夫子無得而名言

孔子贊　　米　芾

孔子孔子大哉孔子孔子以前既無孔子孔子以後更無孔子孔子孔子大哉孔子

孔子手植檜贊

煒東皇養白日御元氣昭道一動化機此檜植矯龍怪

挺雄質二千年敵金石紀治亂如一夕百代下睠圭璧

宣聖贊　　　　　　　　　　　　　　　　徽宗皇帝

厥初生民自天有造百世之師立人之道有彝有倫晉世立教爰集大成千古名蹟乃嚴斯所乃瞻斯宮瞻彼德容云孰不崇

　　　　　　　　　　　　　　　　　　　高宗皇帝

大哉宣王斯文在茲帝王之式古今之師志則春秋道由忠恕賢于堯舜日月共喻惟時載雍戢此武功肅昭盛儀海宇聿崇

顔子贊

德行首科顯冠學徒不遷不二樂道以居飲食甚惡在陋自如宜稱賢哉豈止不愚

宣聖贊　　　　　　　　　　　　　　　　理宗皇帝

聖哉尼父秉德在躬歷聘列國道大莫容六藝既作文教聿崇古今日月萬代所宗

顔回贊

學冠孔門德行科首闇一知十若虛實有樂道簞瓢不易所守步趨聖人瞠若其後

曾參贊

大孝要道用訓群生以綱百行以通神明因子侍師答問成經事親之實代為儀刑

孔伋贊

閑居請膺世業克昌可離非道孜孜立行發揮中庸體固有常入德樞要治道權衡

孟軻贊

道術分裂諸子為書既極而合篤生真儒詆訶楊墨皇極是扶被功論德二聖之徒

閔損贊

天經地義孝哉閔騫父母昆弟莫間其言汙君不仕志氣軒軒復我汶上出處休焉

卜商贊

文學之目名重一時為君子儒作魏侯師不可後禮始可言詩假蓋小嫌聖亦不疵

顓孫師贊

念昔顓孫商德為隣學以干祿問以書紳參前倚衡忠信是遵色取行違作戒後人

顔無繇贊

人誰無子爾嗣標奇行為世範學為人師請車誠非顧非其私千載之下足以示慈

曾點贊

惟爾義方有子誠孝怡怡聖域俱膺是道莫吝無忝詠
歌至教師故與之和悅宜召

冉耕贊

德以克性行以淑身二事在躬日躋而炘並驅賢科德
顏與隮不幸斯疾命也莫伸

冉雍贊

懿德賢行有一則尚子也履之成性仔仔騂角有用埶
牛莫論刑政之言惠施元元

宰予贊

辨以飾詐言以致文苟弗執禮宜莫釋紛朽木糞牆置

不足云言語之科燁然有聞

端木賜贊

謙德知二器實瑚璉動心幾先孰並其辯一使存魯五
國有變終相其主舉處攸遠

冉求贊

循良之要在於有政可使為宰千室百乘師門育材治
心扶性退則進之琢磨之柄

言偃贊

道義正已文學擅科爲宰武城聊以絃歌割雞之試牛
刀謂何前言戲耳博約則多

仲由贊

升堂推先千乘惟權陵暴知非委贄可贊折獄言簡結
纓禮全惡言不耳仲尼賴焉

澹臺滅明贊

惟子有道入與異容狀雖云惡德則其豐南止江沱學
者雲從取士自茲貌或非公

宓不齊贊

君子若人單父之政引肘宿君放魚稟令傳郭勿穫遂
能制命百代理邑用規觀政

燕伋贊

師度高振大成是集至道克傳賢達斯執善教云喪儒
風可立漁陽之士獨蹶而立

原憲贊

軾彼窮閻達士所賓邦無道穀進退孰倫敝衣非病無
財乃貧賜雖不懌清節照人

公冶長贊

子長宏度高出倫輩雖在縲絏知非其罪就德脩行夫
子所采以子妻之尤知英桀

南宮适贊

先覺既位謇履並馳尙德君子爾乃兼之昇乖可衛禹

稷可師三復此道載覩白圭

公晳哀贊

周衰僞隆政在群公廉耻道微家臣聿崇不爲屈節掞

然自容子於是時凛然清風

叔仲會贊

暇在𨙸邑子期是爲親訓有日廣業于時四教允隆五

常以持北宥俊傑闘望斯番

商瞿贊

易之爲書彌綸天地五十乃學師則有是子能受授洗

心傳世知幾其神宜祓厥祀

高柴贊

婉彼子羔受業先聖宗廟之問一出乎正克篤于孝非

愚乃令師知其生有輝賢行

漆雕開贊

仕進之道要在究習具臣而居咎欲誰執斯未能信謙

以自立閭里說之多士莫及

司馬耕贊

手足甚親志異出處魋將爲亂子逌脫去在污能潔危

而有慮内省若斯何憂何懼

樊須贊

養才以道聖人兼濟始詢非仁問辨良稼寫志𢘅闢側

悖仁義學稼之鮮豈姑舍是

有若贊

一

公西赤贊

學者行道敝縕亦稱使齊光華偶爲肥輕周急之言君

子所令答問允嚴理皆先經

巫馬施贊

天清日明密雲曷有師命持蓋子亦善抑惟夫子博三

才允究學者之樂所得遂茂

梁鱣贊

室家壯年無子則逐見於信史全齊之俗原本厥初師

言可復以學則知揆之宜篤

顏辛贊

郭封于蕭實惟子柳夙佽格言克遵善誘明德斯馨賢

業所就以術於儒傳芳逾茂

冉儒贊

杞伯于魯聖學是務厲巳斯約好問乃裕周旋中規容

止可度允矣昔賢後世所慕

曹卹贊

肅肅曹伯王室之裔横習樂道切磋明義惟善則主爾德是類史筆有煥令名永紀

伯虔贊

有懷子析全魯之彥儒行既名卿伯乃建莚莚受道奕奕襃弁懿選嘉封世享馨薦

公孫龍贊

黄伯著祀公孫是云彌縫中道協輔斯文藏修方異漸漬甚勤史詞不忘播為清芬

奚容蒧贊

雍容子晳已望堂室幼則有造成則祖述文采日化儒效力弱永觀厥成德音秩秩

冉季贊

東平子産姓著盛時奉師於塾講道之微答問成敏淵如以思升降簾陛尚想英姿

秦祖贊

漆雕哆贊

子斂受封爰居武城亹亹其聞翩翩其爽摳衣時習顯學日明誕敷孔教爵里疏榮

顏高贊

瑯琊之伯其惟子驕徵言既彰德音孔昭已詠舞雩同聽齊韶歷千百年致思高標

漆雕徒父贊

遐想子期挾策聖帷涉道是嗜徵爵可縻在德既賢在名乃垂洋洋之風逮今四馳

壤駟赤贊

式是壤伯昭乎聖徒執經請益載道若無詩書規矩問學楷模得時而駕領袖諸儒

商澤贊

邈矣子季睢陽是伯屏息受業延教登席未踐四科固涉六籍祀典載之好是正直

石作蜀贊

在昔石邑能知所尊懋依有德克述無言鼓篋槐市揚名理門此道久視彼美長存

任不齊贊

任城建伯其表曰選淑聞雅馳才華清遠競辰力行愛日黽勉孔教崇崇令緒顯顯

公夏首贊

堂堂子乘洙泗之英摳衣唯喏致力知行淵源其學赫
奕其名慶封錫壤侯于鉅平

公良孺贊

陳有子正爲世所重制行維賢義理之勇學不自滿才
堪大用牟平其封式彰光寵

后處贊

溫溫子里入闕至聖攬道之華秉德之柄深造閫域不
爭言行全齊之封竹素榮盛

公肩定贊

公氏子忠聖門之俊修行文學恒存忠信道究一中墻

仞數仞梁父受封榮名益振

顏祖贊

闕里始教群弟皇皇好學不倦時維子襄疏封錫命侯
于富陽於萬斯年名譽益彰

鄡單贊

杏壇受教子家其英摳衣侍立善訓思明學業益進德
譽斯馨宜崇厥祀寵爵聊城

罕父黑贊

循循子素從游闕里分席杏壇飲波泗水四教克遵百
行均美錫壤祈鄉式崇厥祀

秦商贊

孔父秦父相尚以德俱生賢嗣相與維則是父是子致
誥疇克會升儒林令名無極

句井疆贊

孔徒三千升堂七十子於其間行業學習駿造聖功巋
然獨立茂陵嘉封鴻名緋緋

施之常贊

闕國秉氏有德斯彰參稽百行贊理三綱自拔行間策
名甚光在史藹藹歷久彌芳

公祖句茲贊

惟彼子之錫伯期思與賢並進得聖而師彬彬雅道翼
翼令儀正目至言觸食不褻

左人郢贊

縣成贊

至聖立教子祺安雅擅譽魯邦啓祚鉅野煒矣風猷時
哉用捨出倫離類後學是假

榮旂贊

伯茲雩婁務學實著三千之徒七十是預匪善莫行惟

德乃據紀于前書式彰厥考

鄭國贊

伯夫榮陽實惟令德優入聖門過不留迹道以目傳妙

則心識猗歟偉歟後代之式

原亢贊

原氏子籍從尼父遊潛心墳典其業允修出言可式入

聖則優樂乎寵襲克振儒流

顔之僕贊

賢行顔叔親承尼父志銳所期道尊是輔泥在鈞陶木

就規矩終縻好爵揚名東武

廉潔贊

兄弟之邦士有廉𢘿涵泳素教表揭儒宗杏壇探臏洙

泗從容作典一時莒父其封

樂欬贊

樂氏子聲錫爵昌平信道之篤見善乃明引領高師載

維思誠先賢聿崇山爲時英

邽巽贊

彼美邽子先聖是承墻仞已及堂陛將升艮玉斯琢寒

水必氷錫壤平陸茂實昭騰

狄黑贊

仰止狄哲抱負淵通游泳德化揚厲素風偉歟既具特

教乃隆厥志茂焉裁祀無窮

公西輿如贊

杏壇啓教高弟如雲賢哉子上敬業樂群居仁由義崇

禮修文臨朐錫爵永播清芬

孔忠贊

惟子挺生道德之門佩服至論鯉則弟昆三得三已所

問姝盈君子歸忠義不掩恩

公西蒧贊

猗爾子尚魯邦之望以德則貴惟道是唱師聰師明友

直友諒伯於祝阿儒風斯暢

陳亢贊

惟禽之問過庭其鯉求以異聞詩禮云爾請一得三誠

退而喜卂知時聖不私其子

琴非贊

樂善哲士伯于沂陽傳道克正垂名允臧執德以弘用

心必剛袞廣業楷式贊素王

琴張贊

多能鄙事聖人曲意惟其知之是以不試宗魯雖友爭

必以義尚師嘉言祀亦罔替

申棖贊

剛毅近仁志操莫渝性匪祇能而豈子都有一於此剛名可圖云慾則彔蓋生之徒

步叔乘贊

勉勉子車封邑淳于親炙避席唯諾趨隅發微既傳粃道是扶抑可尚也不亦美乎

顏噲贊

襃錫朱虛在器輪輿儒室振領聖門攸稱賢業素蘊美才以攄百世不刊載觀成書

蘧瑗贊

有衛伯玉夫子與居寡過未能薦贊使乎以屍諫君友則史魚果得進賢爛然簡書

林放贊

禮之有本子能啓問大哉斯言光昭明訓德輝泰山遜祭能奮崇茲祀典盍永令聞

手植檜聖像贊有序　元元明善

乙丑冬十二月拜林廟還得手植檜把握許就刻之爲宣聖顏孟十哲像且以文楷爲龕像出于手檜爲難其得于煨燼之餘又爲難合是二難宜爲儒家世寶乃百拜而爲贊云

體則微理則全望之儼然就之溫然見其㒸于前手所植焉形所寓焉歆之管窺浩浩其天是倚以爲甘棠之賢抑抑與夏鼎殷盤而傳也

謁廟贊　甄龔佳台

於戲天地吾知其至大也料數莫逃乎管圭江河吾知其至廣也泳游不過乎航葦吾夫子之德出乎其類拔乎其萃自生民以來未之有也不江不河濶則有餘非日非月光無不及微夫子則不知其所以始微夫子則不知其所以終儀範百王憲章後世祀典常奉歷代有之林木茂密子孫保之釋奠廟貌神其歆之

尼山贊　明湘王[illegible]

尼山巖巖錫邦是瞻降靈自母孕聖歸男既驗以形遂徵以名一誠感格萬古文明

夫子贊　李夢陽

鳳鳥不至人莫我知行廢嗟命獲麟竟悲已詘道信萬世攸師願學謂何小子敬思

胡纘宗

一以貫之金聲玉振是謂大成賢于堯舜教在六經道該群聖生民以來未有其盛

顏母山贊　孔公璜

厥初顏氏飽天地春毓鍾至聖卓冠群倫有光前烈垂
裕後昆惟木與水探本尋源并冽寒泉廟開白雲千秋
萬禩永格明禋

孔子贊　陳鳳梧

道冠古今德配天地刪述六經垂憲萬世統承羲皇源
啓洙泗報功報德百王崇祀

頌

尼父頌　漢[illegible]超

巖巖孔聖異世稱傑量合乾坤明參日月德被八荒名
克遐外終于獲麟遺歌曾衛

孔子廟頌　魏曹　植

修復舊廟豐其甍宇莘莘學徒爰居爰處王教既備群
小遄沮聖道以興永作憲矩洪聲登遐神祇來祐休徵
雜沓瑞我邦家內光區域外被荒遐

學宮頌

自五帝典絕三皇禮廢應期命世齊賢等聖者莫高于

孔子也故有若曰出乎類拔乎萃誠所謂性與天道不
可得而聞矣
由也務學名在前志宰予晝寢糞土作誡過庭子弟詩
禮明記歌以詠言文以騁志予今不述後賢曷識於鑠
尼父生民之傑性與天成該聖備藝德倫三五配皇作
烈玄鏡獨鑑神明昭晰仁塞宇宙志凌雲霓學者三千
莫不俊乂唯仁是憑惟道是恃鑽仰彌高請益不已

尼父頌　晉孫　楚

皇矣尼父聖哲之傑德比天地明齊日月周室衰遲大
道蕪穢禮樂崩阻奸雄用世乃養門徒廣延俊乂垂訓

列代頌聲魯衛威宸亦谷義厥陳蔡德之休明幽而彌
泰超矣三代風馳雲邁

駕幸辟雍頌　明孔公恂

天啓皇明奄有萬方垂斯百年中葉炳昌太祖太宗仁廟宣考四聖同功以傳以紹天祐國家俾熾而昌全以祈統付之我皇我皇御極清明在躬仁漸義摩道洽德融東夷西戎南荒北漠曾不踰年式歌且樂皇不以斷承以謙沖惟儒是重惟道是崇以身立教事此臨雍乃命太常毛炰牛羊鉶羹太歆有苾其芬乃命倌人法駕以陳玉輅龍孫繹繹循循龍旂陽陽和鸞雍雍我皇戾止顒卬斯容玉帛煌煌鼓鐘鏘鏘我皇淵塞以將祀享諸侯皇皇大夫濟濟我皇於穆載宣載理猗歟休哉地闢天開神人觀悅前古莫偕龍興而雲虎嘯而風億萬斯人於樂辟雍璧水洋洋聖謨孔彰臣佩德音沒世不忘再拜稽首敢作頌辭于以祈嘏于以祝釐祚我皇明如月方升我皇攸寧百千萬齡

銘

魯壁銘　宋王禹偁

據山高兮為秦城鑿池深兮為秦坑城之高兮胡先壞池之深兮胡先平伊斯壁兮藏家書歷秦亂兮猶不傾壞之者共王謫之者伏生發典謨訓誥之義振金石絲竹之聲如天地兮否而復泰如日月兮晦而復明泰之焚兮未盡我不為燼秦之坑兮未得爾滅其國江海涸竭乾坤傾側唯斯文兮用之不息

孔道輔擊蛇笏銘　石介

至正之氣天地之有人惟靈物笏乃能受笏之為物純剛正直公惟正人公乃能得笏之在公能破邪妖公之在朝讒人乃消靈氣未竭斯笏不折正道未忘斯笏不藏惟公寶之烈烈其光

杏壇銘　金高德裔

周室下衰王綱解紐非大聖人狂瀾莫救天挺夫子生民未有立言範世木舌金口三千之徒義由此受我瞻遺壇實為敎首萬代護持天長地久

聖檜銘　元張　頲

茲檜之幹高參于天茲檜之根深及于泉是為手植自古有傳去聖伊何曰歲二千氣芬而遠色假而堅誰謂

崑岡良玉以瑱誰副斧斨美茹以速嘉種栽術有芽其卷茁乎毓間東燕之偏乃徙故庭全其天然孔氏以興矢言有焉粵若三祀菸菸芊芊聖道以續聖澤以全肫肫其仁淵淵其淵自今以始千億萬年

詩禮堂銘

明李東陽

惟孔有庭聖訓攸在父立子過其徒是賴其訓維何維詩及禮手所刪定教自家始聖不可作庭名固存萬世是師矧惟子孫有齋延賓金所駐蹕彼奕則然矧我中國新廟既闢新堂亦遷有來繩繩世守勿愆

金絲堂銘

惟孔有宅曰惟聖門曾其何人欲壞更存維壁有書四代之文維堂有聲八音是聞此事泮昧書則眞有有堂再新宅固其舊聞樂知德斯言已久金絲在焉名不可朽昔堂在東今堂在西欲究厥初視我銘詩

誄

孔子誄

晉阮籍

養徒三千升堂七十潛神演思因史作書考混元於無形本造化於太初

賦

魯都賦

魏 劉楨

昔大庭氏肇建厥居少昊受命亦都茲焉山則連岡屬嶺壇㠑峽北紫金揚暉于鴻崖水精潛光乎雲穴岱宗邈其層秀千氣霧以高越其木則赤楝青松文莖蕙棠洪幹百圍高徑穹皇竹則墳被山垠陔彌阪域夏簜擯包勁條並殖翠實離離鳳凰攸食水產衆夥各有蘂倫頳首莘尾豐顱重斷戴兵挾刃盤甲曲鱗且觀其時謝節移和族綏宗招歡合好肅戒友朋蛾眉清眸顏若雪

霜揮曜日之珍笄珥明月之珠瑞舞人就列整飾容華和顏揚眸盼風長歌颺乎焱發身如轉波尋庭騁迹顧與節和縱修袖以終曲若奔星之赴河及其素秋三七天漢指隅民胥祓禊國于水游緹帷彌津丹帳覆洲盖如飛鶴馬如游魚應門巖巖朱扉含光路殿巋其隆崇文陛巘其高驤聽迅雷于長徐若有閒而復亡其園囿苑沼騈田接連渌池分浪以帶石垠文隅瓊岸華玉依津判乃大狩振揚炎威敎民卽戎講習典詩蒙羃包括連結營圍毛群殞殪羽族殲剿填崎塞畎不可勝錄

宣尼宅聞金石賦

唐 王 起

魯共王益宮于孔氏壞宅于闕里聞金石絲竹之聲有六律五音之美清泠始奏異洞庭之張寂寞而來非鈞天之可覩或管或磬以禮以祀徒在廟而見聽豈升堂而足擬當其攝齊而進拾級而前遠近猶惑鏗鏘始傳式感王心聘國無勞乎七十克諧聖域摳衣若化乎三千信不擊而不考實玄之而又玄惟金也振春容而無斁惟竹也像吹噓而未歇愔愔擊石如荷蕢之初聞杳杳揮絲疑孺悲之來謁所以表正聲之感所以同古樂之發遐想乎反魯之年追思乎在齊之月廻環棟宇繚繞庭除惟恍惟惚皦如繹如心方啓乃樂可依於固

將極天而蟠地豈徒舞獸而躍魚疾徐有則清濁不忒非審以知政非作以崇德藏書之壁時繹繹而難分夢奠之楹乍洋洋而未測響雜乎鴻鵠韻調乎宮羽絲管不形簨簴無覩固可掩歌鐘于二四配莖英于三五及夫鏘爾樂闋油然思深覩奧且驚夫盈耳廣居由是而華心豈不以感上聖之肯聞至德之音哉而皇家始崇儒禮莫先褒聖尊素王之號廣舊宅之敬儻逸韻之再聞揄乎樂府之盛

孔子石硯賦

王嵩尊

昔夫子有石硯焉邈覩器用宛無雕鐫古石猶在今人

尚傳從歎鳳兮何世至獲麟兮幾年世歷近王近覇年
[illegible]幾徂幾遷任往迴于几席垂綸墨于韋編時亦遠矣
物仍在焉非聖人之休祐安得茲而不損消乎俗遠聖
賢敎道齊啓列廟以居先師仪主上熒熒以光撤下擧
彝以色固介爾貞堅確乎規矩昔諸侯立政周道無闕
嗟禮樂之仍缺歎詩書而未分聖人乃啓以褒貶垂以
典墳必稽茲器用成斯文蓋石因而人往亦事存乎硯
云至乃方質圓形鋼模滙首雕飾爲用陶甄可久横彩
烟而不絕漆緣水而常有從如石焉斯爲不朽昔偶宣
父厥容伊何受積垂露中含偃波時代遷移去游夏而

淵遠月月逾邁變炎凉之已多别有縫掖青生歔欷東
京抑垂先哲攻文後成叨秉筆以嘗問愧含毫而頌聲

壞宅得書賦　　蔣凝

孔氏之居中藏古書當嬴帝壞㡿之日見亡秦焚滅之
餘卜數仍爲蘇垣時之將矣定四科于竹簡世以傳諸
當其漢假兵戈曾修宮掖將窮下國之餘遂去前賢之
精并吞一畝方取地以崇居摧折兩楹遂得書于暗壁
悲夫其宅也人亡道窮刱跡于中丸㡿而作階鉄裂塵
飛而環堵空蒙鯉也必趨之庭將爲輦路伸由未入之
室欲刱離宮其書也藏[illegible]廢久坑儒之後蟲侵而鳥跡
微言土任而韋編欲朽虞夏不刊之典出彼坏堤殷[illegible]
湯誓之文存于培壞于是升彼堂兮棄諸簡焉信遺宅
兮必取寧古文兮何傳將上樓臺刻榛蕪而屹若儼闢
金石扣寂寞以鏗然王乃凝思潛聽追蹤概作存其宅
兮不壞知其書兮可學悔聚古而樂今庶立禮而盛樂
門庭猶在存聖者之規模蟲篆難詳是古人之質朴倚
伏相推于焉有之不廢其宅則斯文永墜不聞其音則
往跡全隳信乎君子所居亦廢興而有數聖人大道常
用舍而隨時今皇家修典墳崇闕閣開儒館以待士設
文敎以濟國千秋萬歲知此道之無窮四海九州信將

來之有得

奎文閣賦有序　　明李東陽

闕里宣聖廟舊有奎文閣以貯古今圖籍在大成殿之
前杏壇之南金章宗重建規制頗精國朝置衍聖公府
其屬有奎文閣典籍一人凡朝廷行事于廟則[illegible]迓香
幣庋于閣中以俟行事弘治巳未廟災而閣存工既訖
緒殿廡闕麗皆加于舊按察僉事黄君綸謂閣獨弗稱
欲撤而新之衆議譁然以爲故物不可廢黄執之益力
迺撫都御史徐公源實主之閣成高八丈有奇翼與殿
等棟宇相埒金碧交映向之譁者始翕然歸之稱金功

焉東陽奉敕祭告乃登于茲閣欲賦其事未暇也徐公
旣購書數百卷付衍聖公聞詔令典籍孫世忠守之四
方藩郡聞而致者日益富徐公使告于余曰閣不可負
也乃爲賦之黃君與布政使張君泰刻石京師今巡撫
都御史朱公欽巡按御史曹君來旬立于閣中時闕里
誌巳梓成提學副使陳君鎬刻而附之卷末
偉新廟兮旣宮奐高閣兮麗空海之右兮山之東極灝
溔兮爭龍從納沆瀣兮超鴻濛表日觀兮來天風忽秋
令兮始肅見奎星兮正中初徙倚兮欄前暫徘徊兮戶
外殿庭兮鬼峩與茲閣兮相對亭碑矗兮林立壇屋麗

兮如蓋昔金元兮始構幾歲序兮更代歎軒楹兮未燼。
紛厖礫兮浮壒及輪奐兮鼎成藹冠裳兮咸萃覽舊跡
兮無餘撫孤根兮一愴吁嗟乎靡麗兮娉婷彼齊雲兮
落星悵望兮怔營或籌邊兮見京夫豈若覩美牆兮故
宅誦典則兮遺經宛蝌蚪兮孔壁恍金絲兮魯聲感春
秋兮絕筆憶詩禮兮趨庭存奇文兮緇史脫虐焰兮秦
坑藉神鬼兮訶護閟山川兮精英乃有葦編兮竹簡石
墨兮溪縢汗牛充棟兮不可以數計又奚問兮何名幽
幷兮靑兗渺宮牆兮在眼景行兮高山毋爲嶽兮不淺
金書兮玉節幸吾生兮未晚遡秋霄兮愈沉恨夏日兮

猶短仰聖道兮彌高思古風兮漸遠閱千載兮一時曾
一慨兮不滿腔遺躅兮可攀尙頹波兮在挽噫嶽靈有
地兮傑有人賢有象兮闕有賓下后土兮上高旻軼倒
景兮離靡紛傳典冊兮煽皇墳屬夕惕兮求朝聞豈徒
析蟲魚兮隱義辨亥豕兮疑眞訏雨粟兮天半降靑藜
兮夜分蓋方舞干羽兮七旬徧絃歌兮八埏占聚奎兮
周俾聽圜橋兮成均殆將與兮吾道庶不朽兮斯文巍
乎高哉勢不可以極茲閣之名兮並列宿而俱存

述災賦有序 李兆先

歲巳未天降厄于斯文于是宣聖廟災燼爇所及有不

忍言者乃庚申八月雲陽李生兆先歸其妹于闕里遂
獲瞻拜遺址捧心蹙額酸楚者久之旣而自慰以爲先
聖在天之靈直以道崇爲貴而聖天子方步踵聖教以
化天下是亦足矣不虞之變蓋亦天心仁愛之所寓而
聖心之所同也若但以土偶木刻祀宣聖是亦末矣雖
然服聖教者寧能恝然于此乎乃述深悲製成短賦因
以述災名之其詞曰
粤自遠古之世兮兩儀混其鴻荒納元氣于橐籥兮杳
莫究其行藏天軸下掣以不浮兮地樞折而不抑以揚
乃構元精之秘兮鍾至質于三皇及大塊之始闢兮群

聖立乎人極世漸啓而禮樂作兮羌縷紛而縣析至極
周而大備兮麗繁星于白日用揹迷以道肎兮名物煥
其可識方尋繹之可守兮既又燬于秦熄后皇憐其紛
亂兮乃震命乎尼靈篤降聖于遺周兮恍群醉而獨醒
突若起而繼絕兮闢大道于周行莽彼青衿之學士兮
方攀轅以遐征望前聖之滅跡兮獨吾孔謂之大成俟
後聖之深期兮邈莫知其來之所從如窮谷之春兮如
晦月之明如車之弊兮梁木以爲衡如洪濤之滔天兮
尺篙驅之以東悲逍遙之歌既作兮哲人云萎昭治法
于群經兮不傾以頹歷帝系而莫之敢違兮咸取則而

就矩身没世而道自存兮燭汗晴以停晷茲逢皇明之
繼統兮乃上矚于奎光新遺金之華搆兮竭意匠于宮
墻方傑製以雄贍兮庶有所跂企而不忘雖道如水之
無不在兮盍亦求之止息之故常何回祿之不仁兮敢
妄肆其荼毒豈彼蒼之閭闔兮抑揹頤而降酷遏銀潢
而不注兮豈灌沃之可撲肆銜突以上征兮爍紅雲而
旁燭驅長風以扇熇兮蕩千金于倏忽悲栖神之肖像
兮嗟復質于陶瓦絕神鬼之撝訶兮欲肆力而莫假豈
聖靈之不欲謂至樂兮非廣厦或末學之多詭兮抑私
淑者之昧寡將遐舉以超往兮邈何如其爲心遊旁求

之未得兮何鑽仰之可尋哭兩公于三日兮清涕黯其
盈襟撤冠裳而無所於設兮慨俎豆之莫陳挺修楹之
亭碧兮實手澤之所存何虐燄之熏蒸兮與玉石而俱
焚歷魏晉之枯荄兮曾幾藝而復新茲命脈之所鍾兮
理無有乎終屯撫焦爛之故地兮灑予淚之沾臆變叓
風以興歎兮動予心之怵惕望若礙而不極兮行若有
待而却立咤予行之無故兮胡不及乎未災徙遊騖于
疇昔兮豈無人乎往來獨擗香之不予遂兮而茲行適
際其哀俯斷堦而假寐兮若有夢乎其側覩光霽于彷
彿兮庶羹墻之有挹聆天中之謦欬兮惆螻蟻之誠惻

被九重之綸綍兮感玉音而增激信修復之不可以後
兮答輿情之慰悦返予魄而莫留兮曾不隔乎瞬息沾
繁霜而拂綢兮悵行岐之莫卭能長跪而脱悟兮覺悲
風其吹日求蠹食于遺經兮庶幾乎顏面之可識

辭

告孔子廟辭　宋　鮮于侁

曲阜兮遺墟先師兮闕里神彷彿兮如在渺滸泱兮不已窮天地兮一人揭日月而照臨生無萬乘之位兮三千之徒心服而四來嗟愚陋之不明兮乃商賜之爲疑羌紛紜其妄作兮悖道違義而邪自如顏六藝之折衷兮取舍縱橫而協于道後世苟輕肆于胸臆兮必遠貽于害兮三綱立而五教明兮實治世之宏矩厚地而載高天兮胡一日之可捨宜萬齡之廟貌兮春秋不乏其時祀合仁義以爲冠兮結忠信而爲佩集道德以爲

裳兮服文章而爲帶列籩豆爲左右兮積粢牲牢而衆肥酌玉醴以爲酒兮錯瑤瓊而爲粢升堂而北面兮望冕旒之巍巍惟神明之降鑒兮洞精神其來歆

弔夫子手植檜辭有序　明李　傑

弘治己未歲六月十六日闕里孔子廟災先聖手植檜燬焉京師士大夫聞之罔不驚惋且曰廟貌修復我皇上崇儒右文諒不容緩但茲檜不可復得惜哉予考之志書手植檜枯于晉復榮于隋又枯于唐復榮于宋元初柴陽楊奐東遊記中云金貞祐兵火焚燬無復孑遺好事者或爲聖像或爲符刻而香氣特異是則宋時復榮之檜至是不復存矣後八十一歲爲至元三十一年復生于故處教授張顏爲銘以識之今所燬者即此檜也然則他日之復生其可必也夫爲辭以弔之

維茲之檜兮鬱乎參天蒼色屹立兮廟門之前右枝扶坤兮左幹象乾膚文隱起兮一如糾纏逈柯偃蹇兮蛟龍相盤蔽虧日月兮凌厲風煙嘉種特異兮材良孔堅根盤厚土兮下入九泉尼山培根兮泗水滋源鍾靈孕秀兮餘二千年是惟先聖之所手植兮夫豈常木之可比有截枯載榮兮凡幾生意常存兮不死日月光食兮重明甲子數窮兮復起嗟茲檜之被燬兮元氣鬱而蘊

精迨靈雨之既零兮萌櫱勃乎其奮與惟聖道之光大兮與天地而同久冀茲檜之復生兮歷萬年而不朽

孔林辭有序　喬　宇

正德庚午歲宇以戶部左侍郎奉命禱雨于山東境內山川道經曲阜瞻拜聖林感而賦此

鬱鬱喬林上蔽空兮環抱數里靈秀鍾兮於惟先聖歸故宮兮千秋萬歲神遊其中兮蔭庇後人澤無窮兮扶世立教伊誰之功兮

□辭　李　恪

□道之大兮即一木而特奇鎮幹石皴兮振古如茲

符乾象兮左幹合坤德兮右枝挺拔而干雲日輪囷而
盤龍虬登山靈之孕毓兮抑仙源之培滋夫何以倏榮
一倏枯兮涵元御氣而不知其所爲惟聖人之手澤兮歷
萬刦而不衰

祭文

祭告孔子文

唐李觀

於皇夫子之道之德與天地周旋與日月合明乃聖乃
神禍乎與漢惟王者得之以事神使民庶人得之以不
失其死生諸侯得之以事天子卿大夫得之以保祿位
怨災不及其身四時得之而序行天下得之而大同然
則天地神人之事昭乎夫子之道之德也至矣何小子
之所竊歎焉斯歎也其惟來學乎其惟乞靈乎曰某不
敢然也且夫禮樂浹於明夫子之善道也斯可謂以學
矣鬼神瞰於幽夫子之明靈也斯可謂以敬矣孰敢捨
道而來學讀敬而乞靈者乎於是再拜而起徊翔而觀
章施足徵像設無啞我俎豆我王衣冠夫子得之亦
無愧言七十之徒亦公亦侯外如君臣內實討論黍黍
小子思得其門夫子聖人天錫元精其未生也若超然
神遊與兩氣俱存其既生也過三季之會飄颻湮淪絃
歌之音拊而不和仁義之門[illegible]而靡陳及相魯而有喜
色去宋而曰桓魋其如予何聖人之窮乃有如是邪噫
伊夫子生於堯之代堯必後舜而先夫子生於舜之代
舜必先夫子而後禹聖人得時化可知也如舜禹生於
夫子之年則不過守於田畝安有夫子之教垂於無窮

若今日之淪沒乎惟夫子生貴陪臣沒乃王爵有聖
德也惟紂生貴賤陪死曰獨夫有逆德也惟爵謚在德
惟德有與有逆惟聖逆化人不在於尊嗚呼夫子聖人
之極歟鳳鳥不至無其時也秦人焚書文之衰也帝慮
爵上德之興也惟夫子之德治唐之德永而能安古而
更新降康下民爰有烈光流無間然小子仲仲慄慄飛
奠而出匪作匪述

宋四十四代孫勗

惟王德體上聖道尊太古歷帝師資群倫宗主[illegible][illegible]
天四瀆橫寓爰念蕞軀叨承世諧刻意弱齡服膺遺矩

筮仕聖朝策名藝圃無德以居惟聖是怙昔蒞縣封躬
持修脯自解銅章建塵金組涉歲滋深之官旁午雖有
子孫嗣守邦土恨遠衮華徒勝首顯既涉郎臺更直帝
宇敢荷隆構少寧丹宥紹慶門閭授之道輔士上潛臨
官崇道補言路是開德音斯沛召講諫垣日親幾無操
履且巖發揮有親上甘臣獻下恰父盤忠孝克孚鄉校
不侮內閣進班論閣作武得論天旋武才汶淄惟坊抗
章再臨罪父同別採與俱分銅虎銀耀鴻都歸還故鄉
林近五衢春融九鳥景物熙熙原田膴膴式仰威靈奚
當鼓舞集是慶榮益承訓詁乃竭精誠用潔豐甒虔祭
吉辰丕昭多祐惕之中心弗窮觀縷

四十五代孫道輔

惟輔早持邦憲顯典准城方數月間遵守徐域大君之
恩榮隆旌忠亦以祖聖慶餘遺守命諭小其於法儒者
進則事君退則奉親忠孝之道秉在後嗣弗克守
其孰能行之昔曾子耕山無祿能事父母今道輔位為
大夫權任方面嚴父慈母不能歸養豈聖意乎因西鄉
拜章天從其欲詔守故鄉對颺休命且厚於親者薄於
位深於道者淺於利修其身者尊其祖明於禮者先乎
祀道輔不佞敢不事親守道恭祖致祀將無忝祖聖之

慶夫日月之運天地之久不言之化也贊日月之明合
天地之功言成其化者祖聖之教也明天子北面事之
如親弟子禮尚不假後昆辟而尊之然後為貴也今曾
授之政至治之初灑掃祠壇蠲潔牲幣粢盛庶品祈享
厥誠惟福流於親益永其齡

蘇軾

嗟嗟元王三代之英言不鉤用于一君而為無窮之遺
教身不能利于一時而有不朽之餘榮嗟嗟元王以道
而鳴肆筆成書吐辭為經炳然不渝言若丹青久而愈
盈聲非雷霆聽者可以使別目以核觀者可以徒扶

耳而彝鶯奈何暾環天下卒老于行哉空言于典籍示後世之儀刑回狂瀾于旣倒支大厦于將傾揭日月之昭昭破陰氛之冥冥嗟乎一氣之委和與萬物之至精或爲淮夔之蠙珠或爲雲漢之華星雖光輝之成彩未離乎聚散以流形豈若王之道德愈久而彌明嘩嘩而華涵涵而停融而在天者爲雲漢之文章結而在地者爲山岳之元虛詭然龍翔而鳳躍純乎玉振而金聲嗟嗟元王德博難名軾奉王命俯臨邊城敢有滯穗境無交兵鳴玉載道分袍在庭有践籩豆有豐粢盛敢用昭薦享于克誠

劉　文

惟王爰由乎類自生而知德配乾坤道光日月總無極於覆載破未悟以迪明爲古今師儀帝王器全集大成之教決開榮進之源希用報章式陳明薦

元察罕帖木兒

粤自聖德巍巍難名儀範百王而師表萬世者也欽我
皇元稚尚斯文屢晉道使禋祀於廟庭其崇重之道度越千古頃緣妖寇跳張梗我王化垂及五稔祀享之典遂成曠弛茲者躬承上命爰討不庭大振天聲而東土克寧脅邦底止遐瞻墻仞軍旅事殷未遑與祭敬遣輔行敢申昭薦

明林　榮

天地至大也然西北或傾東南或缺則大者有時而虧日月至明也然既中必昃旣盈必食則明者有時而晦山嶽至高也然高峙爲谷深谷爲陵則高者有時而卑河海至深也然瓠堤之決桑田之變則深者有時而竭若夫至大而無窮至明而無晦高矣而不可卑深矣而不可竭其惟我夫子之道乎夫子之道何人倫日用之當行者是耳前乎千萬世之旣往後乎千萬世之方來爲君臣父子長幼夫婦朋友者而不悖乎是焉則君仁臣忠父慈子孝長幼有序夫婦有別朋友有信人而謂之人國而謂之國一或悖焉則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長幼無序夫婦無別朋友無信人將近於禽獸中國淪胥於蠻貊矣然則夫子之道可得而窮可得而晦可得而卑可得而竭也哉今距夫子之生已二千年歷代之君追王而師尊之通祀徧于天下封後人以上公之爵立官以教其子孫凡天下之人能誦夫子之言而明其道者咸委用之大者論道經邦小者分理庶務布列于中外我朝因之有加無已其崇德象賢尊儒重道之意可謂至矣然非以是足報稱於夫子也蓋將以

闡明世教而壽國脉也榮自有識莊誦夫子之言其於
夫子之道譬猶以蠡窺天未能見其萬一然未足以叨
清秩而竊祿於朝碌碌無補於人國恒以孤夫子之澤
是懼茲者謬承上命來按山東道夫子之故鄉値歲聿
云暮是用吉蠲祀事祗謁廟庭且敬陳斯道功用之大
凡使相禮者聞而告之人人庶幾風教之一助

五十八代孫壻胡　榮

惟吾夫子體道設教立言垂範俾後世學者講明力行
可以復吾性之固有而盡天職之所當爲也然傳聞之
的每出乎家庭風化之原尤謹乎親戚故在當時詩禮

有聞中庸有作者皆道之眞傳而素行可妻復詩謹言
者斯擇之爲子壻自是厥後嗣世多賢纘承家學以副
歷代尊顯之意者固難悉數迨我皇明丕崇聖教廣建
學以育才重賢科以取士而文孫公恂與榮同第進士
官近侍因復爲之妹壻絲蘿托好庥蔭良多邇者同膺
寵擢公恂位輔青宮日侍講讀有行道之兆榮祗奉璽
書督學東廣有明道之責實家庭親戚無彌之休願榮
愚昧於道未聞曷克荷聖天子委任而振吾夫子之遺
教耶謹躬詣闕里特申虔告尙冀相協陰誘予衷俾榮
小子克舉教事勸學而學政日興造士而士風日厚期

無忝於國命而有光於斯道牲醴薦陳庶幾昭格

畢　瑜

於戲天地綱常斯文元氣王實主之瑜奉命東來布宣
聖天子文教於王之鄉邪敬再拜稽首於闕里之下就
王而質焉竊惟王嘗有意變齊至魯變魯至道惜當時
一變之功僅小試於魯而不用於齊今天下一家誦王
之六經者莫不尊王之道以爲治爲教瑜不德無以塞
明詔尙資神化以栽狂簡俾齊魯多士咸知向道庶不
辱王過化之鄉

徐　源

惟王至德不可以名贊大道無待乎揄揚而獨千載之
上不幸不得遊吾聖人之門千載之下何幸而得遊聖
人之鄉雖曰孰仰乎學宮之廟貌曷若躬覩乎闕里之
門墻煟爀固不足以窺望日月之明而實慶幸學者之
輝光也謹以牲帛式陳明薦

錢　溥

於惟宣聖德配天地妙參贊下一心道述帝王貫古今
而一揆此其所以如天不可階而升如日月不可踰其
明集群聖之大成而賢於堯舜者也溥佩服聖教嘗厯
天朝勅賜歸老敬趨闕里少陳洞酌以告厥成

徐　源

惟此闕廟近燬於災殆天厭斂大道何虧奉命重修群材悉庀衆手紛作以堅搆締梁木既起榱桷飛甍宮墻數仞美奐美輪巍巍素王功高堯舜植我綱常廟貌今稱工既告成神靈亦宅祭祀萬年聆鑒斯集

五十八代孫公易

惟王道高德厚遺澤綿長派分南北千載流芳曩自有宋南渡浙江宗親扈從僑寓衢邦去魯已久景仰弗忘茲蒙恩庇分敎鄒庠得瞻林廟曷表衷腸謹備牲醴承筐是將聖祖在上冀祈洋洋

陳鳳梧

文武之道傳之周公封于魯邦禮樂昭融奕奕尼山源源洙泗靈秀所鍾貞元間氣五百昌期生吾夫子繼天立極上承姚姒道高德厚敎化無窮六經炳耀如日方中睠茲闕里宮殿有翼百王所尊與天無極譬則泰嶽萬山攸宗譬則東海萬水攸同藐惟小子質愚而鈍方其髫稚已知敬信朝夕在齋百拜稽顙如見聖容洋洋在上迺設繪像配以四賢春秋釋菜必恭必虔講習之餘瞻容慕德夢寐或見恍然侍側及叨一第歷官中外奉像以隨致嚴無怠幸典文敎晉楚兩邦推明正學以淑後頁家有精舍祗其祟祀朝夕展肅傳之世世顧茌聖鄉未遂瞻拜積此懇忱二十餘載敬遂杏壇汶洛齊莊陟降左右道德之光如登泰山天下小矣如觀於海難乎爲水觀於聖門實難爲言仰鑽瞻忽若後若前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聖道則然尙冀聖靈佑啓小子不墜其傳深探本始祗謁之初薦此蘋蘩斯文萬古天壤俱存

羅　鳳

惟闕里寔造化之攸始廟庭聳天下之具瞻報祀孔殷禮樂爾備曩因流寇披攘毒延東土致將祭器幾毀有司因循未之修舉積有歲年鳳承乏守郡誌此墜典實睠于懷迺稽按載籍發汶上之藏錢市群材以從事質以儀諸各從品式今者百物咸具八音亦完謹涓吉日奉安敢以牲醴用申虔告惟王其鑒之

沈　謐

嗚呼聖師道參天地後世蒙其覆載而不知其恩聖師明並日月後世被其照臨而不知其功聖師之文章如星斗江河從心所發後世效之而不知其本聖師之學如精金美玉渾然天成後世習之而不知其眞夷考當時及門之士號稱傳得其宗者不過顏曾思孟四公而

已嗣後寥寥餘二千載雖有英賢特達後先倡明此學
賴以不墜亦未見光顯透徹如聖師之精切神明化變
無方者也聖師在天之靈能無悄悄不安矣乎近得豪
傑君子履危當險深體聖師之心闡揚致知之學恍若
聖師復生耳提面命簡易直截後之有志者可以佩服
終身免其不著不察之患也矣末學小子幸巡聖師之
鄉復沾闕里之化誠千載一時住期難得徒巡人而不
自察見聖而不克繇其得罪愈覺大且深矣敢忘愚陋
卒業杏壇凡有世情習態消之未盡克之未能者聖師
默佑扶翼陰加悔悟免為聖門棄人此小子日夜惓惓

之心死而後已焉者也宮牆拜謁不勝慨歎無言之教
相信之誠蓋有脉脉感通之機矣聖師其鑒察之物薄
心真冀其歆格

毛鵬

仰惟慕先聖之道希見羨墻謁先師之居豬言此邦茲
其托洙泗而結境者舊檄遐而棲止達闕里而聚處者
曾何恂恂而訢頏夫子之道無處不有無時不然於鄉黨
而恍悒其謙光簪纓奕業發枝傳芳所謂賢於堯舜者
中國不可名而迄今愈顯揚鵬等闒佫山東造里升堂
儀刑雖切瞻遡茫茫舉酒釋奠神其來嘗

吳惟梀

師道天然莫之所擬得門而入美富在是幼讀詩書夢
寐闕里乃獲來瞻云胡不喜六經四書師訓炳倬約[illegible]
言之不越政學四教無隱冀後有覺滔滔皆是今更
豖學罔為已忠信弗率志穀恥縕始務佔俾闢見未[illegible]
疑殆自必勇或亂義文皆勝實徒事攻人私是用匿有
號識者日繁講論索隱何述口給非仁庸德庸言師嘗
誨人所求乎子所求乎臣五者達道曾不出家未踐其
實願撫其華蔬食飲水樂豈在遐遑遑聲利日思無邪
何如從政在帥以正兵食可足無信為病學道愛人禮

樂斯藐百姓不安何以修敬弗均乃貧有欲乃竊四惡
五美倒行決裂使不以時用其云節苛猛于虎衆且結
舌君維使臣民欲令聚咒出玉毀伊誰之故枉直攸分
在慎舉錯不果不達胡容尸素以今政學回視春秋末
流愈下大道是譬維師振鐸為絕學謀維師泣麟為窮
民憂俾見今日殆有甚者席不暇煖每在中夏師靈在
天鑒視于下何時易之還諸大雅小子踽涼攝敬東方
志欲起衰媿不成章古有問天亦有望洋小子似茲誠
在淵芳

王藻

於惟先師萬古是瞻道集大成德配昊天六經貽訓堯
舜能賢一哉心法啓示眞傳天憫群蒙長夜綿延俾扶
周統二百餘年一字寸袞華衮龍泉乘桴擊磬歷聘周
旋乃思吾黨成章斐然時行物生至教昭焉千載道脈
歷世敷宣巍大日月在地山川迄我昭代精一是式惟
金惟玉條理昭晰微言與義垂訓作則啓佑斯文道追
古昔以植天常以立人極剖晰性眞民用無惑首道大
行無反無側咸惟聖訓啓我懿德奉于不敢爾書是將
肅祭貞度赫奕燦章聆教趨庭[illegible]行代出嶽巖巖泗
源湯湯杏林闕里垂世衣裳絃誦盈耳禮樂彬鏘仰瞻

在上神爽洋洋一七之俎一二豆一觴對越孔嚴燔玉獻
璋千古淑艾願言門牆

趙賢

惟師上律下襲祖述憲章六經垂教萬世無疆蓋賢深
懼不能學焉而東巡乃至遊於聖人之鄉至聞至道嘉
言孔彰將必有所以爲沾措之方杏壇故迹瞻戀徬徨
無亦惻然念賢以及桑梓之邦爲之陰佑而黙相俾賢
慰生平仰止之私而亦庶幾無玷於宮墻

陸樹德

惟師東周之念夢寐不忘雖千萬世之下猶思日[illegible]

皇樹德等叨吏茲土何以奉揚尊美屏惡卑褻洋洋來
直錯枉嘉言孔彰節用而愛救時尤良彼其爲操戈者
則鳴鼓之分張時維繹思厥有周行聖明陟降游衍出
王祗修禋祀蒲伏恐惶

鍾化民

惟師至德難名曰維太極太極生兩儀四象八卦先師
生上下四方萬世生生於一時者王道係生生於萬世
者師道尊化民備員西臺代匱東省材居下乘志仰高
山敢不體生生之心以佐皇皇之治牲牷既潔醴酒既
淸敬釆溪毛用申虔祭

王在晉

生民以來未有夫子刪述六經統宗百氏玉振金聲始
終條理道大莫容迴環轍軌袞周秦王世不吾以予曰
歸與斯文在此日月中天揭明宗旨淸任惠和孰相媲
美江漢秋陽不可尚已惟茲齊魯聖人之里代匱封疆
宮墻如咫泰山在望梁木未圮美墻寤寐千古仰止詎
曰凡民待文興起聞而知之亦有乎爾

李日宣

惟日宣幼學夫子之學壯行夫子之志窮守夫子之固
達不變夫子之塞日就月將夙興夜寐惟求無忝所生

以不爲宮墻戻而宣也憒憒悠悠莫知卒歲幽獨自循
追悔靡及回首六旬小心翼翼三十功名亦義亦禮乃
進罔裨于熹時退無補於大事子臣弟朋多少缺失性
道文章抑盤測日方秉燭之未遑而分陰之是急危乎
危乎如焚斯溺邇以獲罪于天忝謚過躋咫尺聖門安
敢自逸覩茲文物衣冠妹愆仰止廟貌方新躬共木石
祗以王程弗容喘息敬汲洙源以告靈几生平瞻依何
幸此際自茲以還有過勿吝無念不飭庶幾朝聞乃可
夕死惟我聖師終焉啓迪

王永吉

維吾夫子道高德盛貫古鑠今開天一聖垂教萬世性
命各正堯舜以來罕覩其盛維茲齊魯夫子故鄉漸磨
仁義俗善而良昊天不弔叠遭兵荒死徙凋喪散之四
方雖曰天時上失其道狐鼠縱橫民無所告大纛高牙
以暴禦暴孰念民艱撫綏慰勞急賦繁刑驅之爲盜瞻
彼殘黎能不惻然生者死者傺痛堪憐市無完壁野斷
炊烟救民水火惟賴群賢望吾夫子訴之上帝淨掃乖
沴導迎和氣華夷晏然滌除息彗雨暘若時民無夭厲
望吾夫子啓祐宮墻有官君子視民如傷忠信廉絜寬
裕齊莊若保赤子毋養虎狼吉生也魯賦性頑僻寡過
未能愆尤日積誓茲血誠共極蒼赤如負此心幽有鬼
責內省自訟知非已遲正心誠意篤志近思治平天下
道在于斯小子不敏敢不勉之

國朝施閏章

於惟夫子訓萬世而冠百王玉德莫罄其揄揚夫子之
學宮盈天下遐陬僻壤靡不瞻廟貌而歲烝嘗而學者
必嚮往乎闕里之堂譬日月之著明照及幽荒邇靈曜
所自出必觀乎暘谷與扶桑山海崇深功德及物必履
泰岱之阯觀滄溟之濱從知爲五嶽之長百谷之王維
章小子祗承　王命敬敷文教再歷於夫子之鄉雖未

獲遊聖人之門猶幸覩車服禮器之煌煌思齊魯之一
變弗稱職其悚惶願多士之無忝於四科七十而共聞
乎夫子之文章

辯

孔子師老聃辯

宋 羅 璧

孔子師老聃之說雖于莊子莊子師老子故其著書鑿侮古今聖賢獨推老子甚至假設孔子言語與之從來漢儒輯禮記承其言曰聞諸老聃司馬遷史記老子傳復增許多老子訓誨孔子言語孔鮒作家語著孔子事實因據以爲證由是堅後學之信不知莊子一書多駕空寓言時去孔子未遠知天下不宗信其學故托時所最重者尊其師庶幾聃之道益隆此莊子抑孔子尊老子之迹也後儒不察禮記家語史記出莊子後見孔子

萬世師表不應禮樂無所自來而問禮老子一語又備見諸書不知其始自莊子夫老子之教主于清淨無爲其著書厭薄禮學曰禮者忠信之薄亂之首也莊子傳其後從而有剖斗折衡搥提仁義焚符破璽絕聖棄智等論則聃又何禮之可問耶太史公謂道家以虛無爲本因循爲用有法無法有度無度故後之尊老莊者蕩棄禮法蓬頭垢面喪酒弔肉晉人可證也豈有以禮訓孔子而易其徒容與是耶孔子于人一善者若管仲之仁子產之惠皆亟稱不暇豈有聃其師而故沒之耶此爲莊子寓言無疑余嘗謂孔子師表盡推夫周公彼其夢想猶冀見之孟子去孔子甚近且曾思之傳最的詞孔子泒接不過文武周公使孔子果師聃曾思何不言之老子之道莊子述而傳之足矣何必假孔子之言明之此其借孔子爲重可見也後之衛道者多爲孔子分說未以寓言及尊師之意照破莊子之妄耳若孔子師聃之事莊子外篇著聃爲周藏史藏史書所或者聃所職多書孔子因問聃焉容或有此理不然曾論何無一語及聃而聃之禮何不盡傳其徒而甘爲棄名檢蕩禮敎之罪人耶東坡嘗謂莊子雖譏孔子實尊孔子書末敘百家之學與曰譬如耳目口鼻各有所司而不能相

通故墨翟朱鈃禽滑釐尹文彭蒙田駢愼到關尹老聃以至莊周皆列敘名之至鄒魯之士縉紳先生其在詩書禮樂多能明之則推而不敢斥此又可見莊子前之推老聃者借孔子也

有若辨

洪 邁

史記有若傳云孔子沒弟子以有若狀似孔子立以爲師他日進問曰昔夫子當行使弟子持雨具已而果雨弟子問何以知之夫子曰詩不云乎月離于畢俾滂沱矣昨暮月不宿畢乎他日月宿畢竟不雨商瞿年長無子孔子曰瞿年四十後當有五丈夫子已而果然敢問

何以知之有若無以應弟子起曰有子避之此非子之座也乎謂此兩事殆近于星曆卜祝之學何足以爲聖人而謂孔子言之乎有若不能知何所加損而弟子遽以斥退之乎孟子稱子夏子張子游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曾子不可但言江漢秋陽不可尙而已。未嘗深詆也論語記諸善言以有子之言爲第二章在曾子之前使有避座之事弟子肯如是乎檀弓載有子聞曾子喪欲速貧死欲速朽兩語以爲非君子之言又以爲夫子有爲言之子游曰甚哉有子之言似夫子也。則其爲門弟子所敬久矣太史公之書于是爲失矣

且門人所傳者道也豈應以狀貌之似而師之也世所圖七十二賢畫像其畫有若遂與孔子略等此又可笑也

窮桑辨　元羅泌

空桑在東窮桑在西歸藏啓事云空桑之蒼蒼八極之旣張乃有羲和是主日月職出入以爲晦明蓋指嵎夷之地故記孔子生于空桑春秋演孔圖云徵在遊于太家之陂夢黑帝謂已汝産必于窮桑而干寶所記徵在生于空桑之地今名孔竇在魯南山之穴。孔廟禮器碑云顔育空桑空桑魯北孔子魯人故說者指云空桑。

而言之魯南山穴之說正自戾矣乃若共工氏之振滔洪水以薄空桑則爲莘陝之間伊尹莘人故呂氏春秋古史攷等俱言伊産空桑。故城在今陳留空桑固非魯也故地記言空桑南杞而北陳留各三十里有伊尹村而所謂窮桑則非是矣拾遺記言窮桑者西海之濱也地有孤桑千尋蓋在西垂少昊之居梁雎之域故周書嘗麥云帝命蚩尤宇于小顥而逵遊章句西皇所居西海之津西皇者少昊之稱而小顥者少昊之正宇也宜爲咸陽故咸陽曰雲陽而少昊一曰雲陽氏雲陽縣今隸曜州甘泉宫卽武帝之太畤顓頊繼少昊也故世紀

顓頊亦自窮桑遷商丘事可知矣而杜預遽以窮桑爲在魯北至釋例地名乃云地闕故頴逵云言魯北者相傳言耳蓋以定四年傳封伯禽于少昊之墟。逆之而樂史之所記乃在曲阜此又因演而妄之也太昊在東少昊在西乎旣言之拾遺逵遊窮桑旣在西極則魯曲阜之說得非太昊之墟乎郡國志云少昊自窮桑登帝位非空桑也

孔子生卒年月辨　明宋濂

或有問于濂者曰孔子之生傳記所載歲月不同公羊氏云魯襄公二十一年冬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穀梁

氏之說年之與日同于公羊而謂冬十月孔子生則與公羊實差一月月固差矣至賈逵註二十一年經云此年仲尼生昭公二十四年服虔載賈逵語云仲尼時年三十五則皆以孔子爲二十一年生也司馬遷著孔子世家云孔子生于襄公二十二年則與公羊穀梁實差一歲日則雖與公羊同而月復與穀梁異杜預主司馬遷以註左氏傳謂二十二年生司馬貞主公羊穀梁以證史記謂二十一年生遷誤爲二十二年者蓋以周正十一月屬之明年也孔若古主公羊穀梁謂爲不易之論胡舜陟主司馬遷謂如穀梁公羊所書則孔子出處之年與經史諸子皆不合孔宗翰亦主司馬遷羅泌之議略與宗翰同洪興祖主穀梁而謂周家改月十月二十一日庚子卽夏之八月二十一日焉去疾見傳記異詞則造爲調人之言曰襄公二十一年實已酉之歲也是歲八月當閏以曆法積之則大雪節當在十月十七日或十八日是爲十一月朔氣又三四日方爲庚子是孔子之生已在十一月之節矣既在十一月則是二十二年庚戌歲首無疑公羊書爲十一月似誤而非誤也司馬遷書爲二十二年而又謂孔子之年七十三以卒亦未嘗誤也穀梁于年于月皆據實而書公羊于年亦

據實而書于月則以節書謂有日可以表見也司馬遷于年則以節書總而論之三者皆非誤也若是衆言之不齊果各有見乎濂應之曰公羊穀梁二氏槃傳經之家也夫傳經之家必不苟且草率以徒文其當有講師以次相授且公羊穀梁其世代去孔子時又爲甚近以故考圖按跡其言必有所據依司馬遷固古今良史則其時又後于穀梁公羊二百有餘歲矣故其圖鈇跡遠言則無徵乎爾卽是而知孔子所生之年吾當從公羊氏穀梁氏爲的然以春秋長曆考之二十一年已酉十一月無庚子庚子乃在十月之二十一日二十一日特交十一月節孔子所生之月吾正當從穀梁氏也且註家謂已酉爲已卯卯酉之文相近意或誤書未可知也曰孔子周流諸國之年世家所紀多可考據宋之大儒傳文該識者多或取之若如子言無不遲一歲者遷尙不足信乎曰衛靈公之時孔子適衛又適陳匡人以爲陽虎而拘之世家謂孔子使從者爲甯武臣于衛然後得解圍而去按武子仕于成公之朝至穆公末武子之子相已與孫良夫將兵侵齊當是時則武子年已耄矣復歷定獻二公凡三十七年至靈公三十八年兵數七十有五年而孔子至衛使武子猶在其年將一百五十

有餘歲矣武子之事然也孔子之年乃獨可信乎非惟此也孔子去魯世家謂定公十四年年表則又謂十二年以年表爲是則世家爲非以世家爲是則年表爲非一書之中自相矛盾若此他蓋不足深論皇王太紀曰遷載孔子言行不得其眞者尤多夫言行且不得眞者居多而況于年乎曰洪興祖謂周之十月卽夏之八月者然乎曰非也三代雖異建而月則未嘗改也殷嘗建丑矣書則曰惟元祀十有二月漢嘗建亥矣史則曰元年冬十月舉前後以例之則周制可知孔子作春秋行夏之時爲萬世法不過截子丑二月于前歲之終耳月

固不足改也否則春入于夏夏入于秋錯亂而不成歲矣曰馮去疾謂十月庚子在大雪後卽爲十一月者可乎曰亦非也世之星史曆生以六物占人休祥當氣會之交固有生于己酉而以庚戌歲推之者孰云吾儒乃有是耶此野人之語舍之勿以之汙齒牙可也曰孔子之生乎旣聞命矣其卒之時亦有一定說乎曰左氏云魯哀公十六年夏四月己丑孔丘卒司馬遷遵之諸儒又從而遵之理之所在孰得而違之故孔子所卒之年吾當從左氏然十六年乃壬戌之歲也是歲四月戊申朔有乙丑而無己丑己丑乃在五月之十二日己與乙

文亦相近故誤書也所謂乙丑則四月十八日謂當爲正二月十八日者非也謂十六年爲辛酉己丑日爲成者亦非也自壬戌歲上遡己酉孔子之年乃七十四謂七十三尤非也曰近代王應麟博極群書者也頗致疑于是而謂今不可考矣子乃質言之何耶曰衆言紛淆者當折衷以經經無明載當索之于傳索之于傳不猶愈于史乎謂今不可考者過矣曰子之言辨則辨矣夏周二正千古難決之疑也何言之若易易耶曰是非爾所知也雖鑿徂徠之松以爲煤盡剡溪之藤以爲楮未能竭我喙也他日當爲受春秋者詳焉

孔子封王辨　吳沉

後世之禮有似是而實非者不可不察也且以追謚夫子爲王言之夫子聖人也生不得位沒而以南面之禮尊之其說似矣然王君之號也夫子人臣生非王爵死而謚之可乎哉昔者夫子嘗有言曰必也正名乎又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臣而王之于名正乎于言順乎春秋之時有僭稱王者矣麟經之筆削而黜之蓋名者實之賓也無其實有其名謂之淫名夫子之生也不獲有尺寸之土而以有天下之號歸之在天之靈其肯歆之哉嗟夫有德者必有位理之常也有其德而無其位此則

夫子之不幸也曾謂以無實之稱而足以爲聖人榮乎哉或曰夫子之道王者之道也謂仲尼素王其來久矣至今封之而不可哉曰謂夫子有王者之道則可謂夫子有王者之號則不可昔者夫子病子路使門人爲臣夫子責之曰久矣哉由之行詐也無臣而爲有臣夫無臣不可以爲有臣非王而可以稱王乎聖人不敢欺天也其可以欺聖人乎然則當若之何曰夫子之澤不替于當時而其教實衍于萬世褒之以王者之貴孰若事之以師之尊乎書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古者治教之責不分君卽師也師卽君也二帝三王盡君師之責者也若夫子則不得爲君而爲師者也師也者君之所不得而臣也故曰雖詔于天子無北面所以尊師也彼以王爵之貴爲隆于稱師者習俗之見也考之經載當時聖人高弟子稱其師有曰孔子有曰夫子其孫子思直字曰仲尼蓋夫子旣無爵謚則稱之者不曰仲尼必曰夫子觀其門人弟子之不敢過號其師則知以無實之謚加于聖人必非聖人之意也天下之論每病于狥同惡異而不本乎至公至當之理談夫子之封王則必相于和之以爲誇大矣謂夫子不當封王則必相與咻之以爲狂悖矣吁此所以行之數百年之久而未敢議其非者彼之不敢議必曰我畏聖人也此非畏聖人也畏天下之罪已也若余之說則雖得罪于天下不憾也懼得罪于聖人而已曰請問今將何以尊聖人曰在明其道不在乎王不王

孔子廟堂議　明宋　濂

世之言禮者咸取法于孔子然則爲廟以祀之其可不稽于古之禮乎不以古之禮祀孔子是褻祀也褻祀不敬不敬則無福奈何今之人與古異也古者將祭主人朝服即位于阼階東西面祝告利成主人立于阼階上西面尸入門主人降立于阼階東西面此皆主人之正位也卒脀祝盥于洗升自西階主人從升自阼階祝先入南面主人從尸內西面祝酌奠主人西面再拜稽首皆爲几筵之在西也尸升筵主人西面立于戶內拜妥

尸尸酢主人主人西面奠爵拜皆爲尸之在西也漢晉春秋所載章帝元和二年幸魯祠孔子帝升廟西面再拜開元禮亦謂先聖東向先師南向三獻官皆西向是猶未失古之意也今襲開元二十七年之制遷神于南面而行禮者北面則非神道尚右之義矣古者造木主以棲神天子諸侯之廟皆有主卿大夫士雖無之大夫束帛以依神士結茅爲菆無有像設之事開元禮亦謂設先聖神座于堂上西楹間設先師神座于先聖神座東北席皆以莞則尙掃地而祭也今因開元八年之制摶土而肖像焉則失神而明之之義矣古者灌用鬯臭

鬱合鬯臭陰達于淵泉既灌然後迎牲致陰氣也蕭合黍稷臭陽達于牆屋故既奠然後焫蕭羶薌蓋求神于陰陽也今用熏薌代之庸非簡乎古者朝覲會同與凡郊廟祭享之事皆設庭燎司烜共之火司監之其數則天子百公五十餘三十以爲不若是則不嚴且敬也今以秉炬當之庸非簡乎古之有道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爲樂祖祭于瞽宗此之謂先師若漢禮有高堂生樂有制氏詩有毛公書有伏生之類也大凡始立學者必釋奠于先聖先師釋奠必有合有國故則否謂國無先聖先師則所釋奠者當與鄰國合若虞夏有夔伯夷周

有周公魯有孔子則各自奠之不合也當是時學者各自祭其先師非其師弗學也非其學弗祭也學校既廢天下莫之知所師孔子集群聖之大成顏回曾參孔伋孟軻實傳孔子之道尊之以爲先聖先師而通祀于天下固宜其餘當各及其邦之先賢雖七十二子之祀亦當罷去而于國學設之庶幾弗悖禮意今也雜置而妄列甚至荀況之言惡揚雄之事王莽王弼之宗莊老賈逵之忽細行杜預之建短喪馬融之黨附勢家亦廁其中吾不知其爲何說也古者立學專以明人倫子雖齊聖不先父食久矣故禹不先鯀湯不先契文武不先不

窟宋祖帝乙鄭祖厲王猶上祖也今一切寘而不講顏
回曾參孔伋子也配享堂上顏路曾點孔鯉父也列祀
廡間張載則二程之表叔也乃坐其下顛倒彝倫莫此
爲甚吾又不知其爲何說也古者士之見師以菜爲贄
故始入學者必釋菜以禮其先師其學宮四時之祭乃
皆釋奠釋奠有樂無尸而釋菜無樂是二者之重輕繫
乎樂之有無也今則襲用魏漢律所製大成之樂乃先
儒所謂亂世之音者也其可乎哉古者釋奠釋菜名義
雖存其儀注皆不可知唐開元禮彷彿儀禮饋食篇節
文爲詳所謂三獻各于獻後飲福卽尸酢主人主婦及

賓之義也今憚其煩惟初獻者得行之其可乎哉嗚呼
學校者禮之所自出猶河瀆之宗瀛海也猶山岳之祖
崑崙也今乃舛謬若是則其他可知矣禮固非士庶人
之所敢議有人心者孰能默默以自安乎雖然此固言
其略耳若夫廟制之非宜冕服之無章器用則雜乎雅
俗升降則昧乎左右如此類甚多雖吏僕不可盡也或
者曰子之言信辨矣建安熊氏欲以伏羲爲道統之宗
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各以次而列焉臯陶伊尹太
公望周公暨稷契夷益傅說箕子皆可與享于先王天
子公卿所宜師式也當以此秩祀天子之學若孔子

兼祖述憲章之任其爲通祀則自天子下達矣苟如其
言則道統益尊三皇不汨于醫師太公不辱于武夫也
不識可乎昔周有天下立四代之學其所謂先聖者虞
庠則以舜夏學則以禹殷學則以湯東膠則以文王復
各取當時左右四聖成其德業者爲之先師以配享焉
此固天子立學之法也奚爲而不可也

孔廟樂議　瞿九思

觀虞書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三句似韶樂堂上無
編鐘但有編磬琴瑟歌工觀下管鼗鼓合止柷敔笙鏞
以間簫韶九成等句似韶樂堂下無編磬但有特鐘鼗

鼓簫管笙等器竊意韶樂之制凡將舉樂時必堂上先
擊大鏞三聲卽堂上玉磬琴瑟詩歌與堂下簫管一齊
並奏及樂奏已半恐樂工或微有倦意復播鼗數聲以
召之擊鼓三聲以振之卽堂下之笙與琴瑟詩歌簫管
一齊並奮及其將終則左擊柷右擊敔以止之故曰合
止柷敔合止柷敔者謂東西相合而止之非以柷起樂
以敔止樂起樂已有鏞又何待柷也笙字從竹竹字
從生字乃樂所由生故擊鼓之後笙必先作觀周禮春
官有笙師無簫師無管師無篪師無篴師儀禮有笙磬
無簫磬無管磬無篪磬無篴磬及儀禮燕禮鄉飲酒禮

鼓淵而歌鹿鳴四牡皇華有南陔白華華黍由庚崇丘
由儀笙詩六章無簫詩無管詩無箎詩無遂詩可見笙
音與簫管箎遂迥然不同前一半不與琴瑟並奏磬先
作是前一半笙先作是後一半是謂小間故曰笙間首
是大鼓覩大雅以鏞與賁鼓相對可見鏞是大鐘韶樂
每成前一半先擊鏞即所謂鐘以立號後一半先擊鼓
即所謂鼓以立讙及到第二成復先擊鏞以起樂是爲
大間故曰鏞間笙爲小間鏞爲大間是所謂笙鏞以間
也。每成前一半用鐘起之後一半用鼓振之鐘與鼓是
兩相對待底大雅所謂於論鼓鐘鏞鼓有斁是也擊鐘

後磬即先發聲而衆樂即隨之擊鼓後笙即先發聲而
衆樂即隨之磬與笙是兩相對待底小雅所謂笙磬同
音頌所謂磬管鏘鏘是也由此言之是韶樂制度雖與
商周稍異而總其大較則亦未嘗不同所不同者特韶
樂堂上無編鐘第一成後一半以鼓振之而以笙繼之
爲稍異耳孟子說孔子集大成以金聲爲始條理以玉
振爲終條理則孔子之樂又當與虞夏商周少別繹與
樂似當于編鐘編磬外更製特鐘一枚特磬一枚凡樂
樂必堂上先擊特鐘數聲以聲之即堂上編鐘編磬先
發聲與琴瑟詩歌簫遂塤箎一齊並奏而每一句以小

鼓爲節此所謂始條理待樂奏已半復堂上擊特磬數
聲以振之即堂下笙先發聲與編鐘編磬琴瑟詩歌簫
遂箎塤一齊並奏而每一句亦以小鼓爲節及其將終
遂左擊柷右擊敔東西相合而止之是所謂終條理前
半後半雖脈絡原未間斷而金聲之于始玉振之于終
條理始終判然分爲兩段粲然明白即孔子所謂皦如
樂記所謂合同而化每一成雖有前半後半而脈絡全
然未斷即孔子所謂繹如樂記所謂流而不息凡作孔
廟樂章前四句似當揚聲向外合造化出機以陽寓智
之事也之意後四句似當收聲向內合造化入機以陰

寓聖之事也之意必如是方似孔子之樂未知是否。

仲尼不歷聘解 　唐李翺

學者多稱仲尼歷聘不遇吾謂仲尼覲禮行道不歷聘不遇也夫二國交驩曰聘以臣使于君亦曰聘男輸財于女。國駕帛于士。皆曰聘故無財與無君命之命不曰聘也當德蝕衰周道汎七國蓋仲尼傷禮樂不起是以學鄙于齊求師于周將欲傳道以競國張仁以羅俗。使明苛爲宗資也。且去魯適衛蓋辭位于士矣自宋之鄭殆非臣矣絶糧于陳蔡亦無財矣官至司寇果不爲士安謂聘哉吾聞夫子觀夏道則之杞觀殷道則之宋。故

是而言雖他國可知也安謂歷聘哉

獲麟說 　明王鏊

春秋何以終于獲麟杜預之言曰感麟而作因以爲經也予以爲不然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又曰世衰道微孔子懼作春秋孔子傷當世之亂爲萬世法戒而作春秋也豈獨爲一麟哉假如麟不至春秋將不作耶鄭衆賈逵服虔謂孔子自衛反魯修經已成麟感而至胡安國亦曰簫韶作而鳳凰儀春秋作而麒麟至余又以爲不然孔子嘗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傷不得致此瑞也孔子刪詩定書繫易

正禮樂功亦至矣不聞有所謂瑞獨春秋成而麟至乎假如麟不至春秋將何所終耶且既爲瑞矣又見獲于鉏商何哉然則春秋曷爲以是終吾以爲紀異也春秋書災不書瑞麟者聖王之瑞也時至春秋亂臣賊子接跡于天下日食星隕地震山崩水旱霜雹六鷁退飛鴝鵒來巢多麋有蜮史不絶書斯時也麟曷爲至哉。不當至而至焉茲瑞也所以爲異也有年大有年祥也。非所有而有焉則爲異麟祥也非所至而至焉則爲異楚狂之歌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茲其麟之衰乎雖然[illegible]聖人出也爲已出而傷焉孔子其感乎吾[illegible]

乎所謂吾已矣夫者故以是終焉

闕里廣誌卷之十八

論

辯聖論。　　梁沈約

聖人蓋人中之含明盡照精粹凝玄者或三聖並時或千載寂蔑聖人遺情忘己常以兼濟爲念若不登九五之位則其道不行非以黃屋玉璽爲尊貴也文王造周而未集武王集之而未成周公雖無王錄而父兄二聖之烈不可以不終若非表以聖功制禮作樂則太平之基不著。二聖之美不彰孔子當無錄之運值自晦之時而云河不出圖洛不出書吾已矣夫欲以聖道示天下垂來世當仲尼在世之時世人不言爲聖人也伐樹削迹干七十君而不一值。或以爲東家丘或以爲喪家犬若不高嘆鳳鳥稱夢周公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則當世安知其聖人乎

孔子論　　宋蘇軾

蘇子曰此孔子之所以聖也蓋田氏六卿不服則齊晉無不亡之道三桓不臣則魯無可治之理孔子之用于世其政無急于此者矣彼晏嬰者亦知之曰田氏之僭惟禮可以已之在禮家施不及國大夫不收公利齊景公曰善哉吾今而後知禮之可以爲國也嬰能知之而

莫能爲之嬰非不賢也其浩然之氣以直養而無害塞乎天地之間者不及孔孟也孔子以羈旅之臣得政碁月而能舉治世之禮以律亡國之臣墮名都出藏甲而三桓不疑其害已此必有不言而信不怒而威者矣孔子之聖見于行事至此爲無疑也嬰之用于齊也久于孔子景公之信其臣也愈于定公而田氏之禍不少衰吾是以知孔子之難孔子以哀公十六年卒十四年陳恒弑其君孔子沐浴而朝告于哀公請討之吾是以知孔子之欲治列國之君臣使如春秋之法者至于老且死而不忘也或曰孔子知哀公與三子之必不從而以

禮告也歟曰否孔子實欲伐齊孔子既告公公曰魯爲齊弱久矣子之伐之將若之何對曰陳恒弑其君民之不與者半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此豈禮告而已哉哀公患三桓之偪常欲以越伐魯而去之夫以蠻夷伐國民不予也皐如出公之事斷可見矣豈若從孔子而伐齊乎若從孔子而伐齊則凡所以勝齊之道孔子任之而有餘矣既克田氏則魯之公室自張三桓不治而自服也此孔子之志也

闕里圖論

明　陸　鈛

闕里吾夫子所居按史記正義云夫子生于[illegible]長于曲阜仿號闕里括地志云兗州曲阜西南三里有闕里中有孔子宅與廟謂之闕里者何考之酈道元水經註云孔廟東南五百步有雙石闕卽靈光之南闕北百餘步卽靈光殿基又其東有兩觀闕則闕里之名義其在茲乎闕里之勝環以洙泗水源出陪尾山水經所謂泗水出魯卞縣北山山海經所謂泗水出魯東北者是也韋昭曰泗在魯城北京璠曰洙水在魯城北南則泗水夫子教于洙泗之閒今城北二水之中卽夫子領徒之所也從征記曰洙泗二水交于魯城北十七里闕里背洙泗四門各有石閫去洙水百餘步惟郭緣生謂泗水在

魯城南則非矣史記世家曰孔子葬魯城北泗上弟子及魯人往從塚而家者百有餘室命曰孔里後楊奐東遊記謂孔林東三里講堂也林與堂俱在洙北泗南者是已乃若孔壁金石之流響講堂荆棘之自闢素書懸甕之符揭千古之下詫爲靈異則吾夫子道德神化之妙遠而彌光此又其驗也自漢高帝過魯以太牢祀孔子明帝幸孔子宅親御講堂說經唐玄宗封禪廻幸孔子宅親設奠祭後歷代英君誼辟報祀日崇表章封護之典有隆弗替而闕里之名遂與天地並其悠長矣嗟乎士君子幸而生于聖賢之邦膽依登拜亦旣覩其盛

矣彼殊方異域之士思宮墻室家之美而不得一覩其
庭者斯圖庶乎其考焉

孔子墮三都論　王廉

當定公時三家專政久矣昭公伐之不克出亡八年竟
薨于乾侯三家之不可去也孔子豈不知之知其不可
去顧爲大司寇與之並立于朝可謂智乎吾知孔子之
出仕也不惟見用于定公尤見信于三家而三家聽孔
子之行事也不然三家恐孔子之攻己必沮孔子之進
矣何以知三家之聽孔子之行事也吾見孔子行事三
三家不疑又使其徒季路爲之宰而三家無間孔子攝

行相事而三家又無沮意由此而信之也旣曰三家聽
孔子之行事則三都爲孔子之謀而自墮也詎不信乎
朱子以爲三家自墮之必不然矣蓋三家憤陪臣之據
其私也其欲墮之也固三家之本心又喜孔子以公義
使已而墮之也苟爲不然孔子素知三家之擅政不可
以一旦奪惡能以司寇之權遽奪其三都而三家從之
耶是固勢不可行也吾知孔子之爲是舉其必有所恃
矣夫孔子以公議而使三家墮之者非爲三家謀爲魯
謀也魯墮三都則三家弱而公室强矣又何以知其非
三家自墮之也成叛十二月公圍成公至自圍成信以
爲三家自墮之則三家自墮之矣公何自圍之乎而春
秋又直以公圍公至自圍書之乎吾于是益信墮三都
之事爲孔子之謀也非三家自墮之也明矣朱子以爲
三家挾公而圍之夫三家之勢至于挾公圍郈微矣有
甚于受女樂而怠于政事者受女樂怠于政事他日孔
子猶託以微罪行而于挾公之日乃不去之何哉吾于
是又益信非三家之挾公也明矣夫三都墮三家豈不
知孔子之弱已其意若曰與其使陪臣之强爲已弱孰
若使公室之强以自贖哉論至于此而後知三家之從
孔子之化矣而後知三家之聽孔子之行事爲無疑也

公羊謂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是也惜乎其蔽已深
如僭禮樂者不能盡革之矧孔子以司寇之任視相爲
輕也孔子之仕魯而化魯之君臣十得其一二焉宜乎
孔子之不久于魯也抑墮郈書叔孫州仇墮費書季孫
斯仲孫何忌而不書公者三家以公義帥師謀出于公
室猶公之師也十年再圍郈亦然孟孫不能墮成及成
叛公乃自圍之耳圍之不克不可謂孔子爲失計也傳
曰戰不正勝是已

闕里除荆棘論　王光示

傳曰闕里聖廟無荆棘謹按後漢書鮑永爲魯相孔廟

講堂至里門荆棘無故自除繇此觀之則西漢以前闕
有荆棘矣或問於光承曰至聖之里何荆棘之敢生。光
承曰孔子使之也孔子殁後楊墨塞路繼之以暴秦。焚
燒經籍漢興百年始除秦禁而遺書未出九州內外
習聖言者萬室之邑。不一二家當是時天下且不知孔
子之詩書又安知孔子之宅里採薪芻者徃焉。逐雉兎
者徃焉樵夫牧豎蹢躅于冢墓之上而莫可禁止。於是
生荆棘以捍拒之。使不得闌入於其中詩云予曰有奔
奏予曰有禦侮孔子曰自吾得由惡言不入于耳豈非
禦侮乎然則荆棘者亦聖人之禦侮也及光武受命。尊

儒重道王莽更始之時四方學士懷抱經書遁逃山藪
者皆雲集京師建武五年使大司空奉太牢祠孔子于
闕里道德一而天下同百家熄而聖人尊矣故丁其明
年蕩除荆棘以示大道無外之意其後顯宗嗣統親祠
孔子宅登講堂使太子諸王說經而章帝復詣聖廟。大
會群臣及孔氏子孫行釋奠禮奏六代之樂十四年閒
再屆萬乘自此以後荆棘不復生矣鮑永不知大義乃
謂僚屬日今賊兵滿野而闕里自開此夫子欲太守行
禮助吾誅群盗也夫荆棘之除譬爲天下萬世帝王師
儒行禮之地耳寧爲彭豐虞休么麽小醜而掃除堂戸

耶何見之陋也然則始之有荆棘也天子周廬設卒陛
楯郎持戟衛宮門也其除之也去武備而修文事。歸馬
華山之陽。放牛桃林之野而虎賁之士脫劍也。可以生
而生。可以去而去。故曰。孔子聖之時者也。夫蓂莢增消
歸于帝德。彼茁者葭。權在仁后豈有聖人堂下之草
而不奉上命自榮自落者哉吾不信矣

記

尼山孔子像記　元司居敬

設像祀神非古也其尸禮旣廢之後子英文翁立學宫成都蜀有文翁石室設孔子坐像其坐斂脽向後屈膝當前上古以來君臣及七十二弟子繪事兩旁晉王右軍帖簡蜀守寫倣之有宋嘉祐中王公素摹爲禮殿圖此像之最古者然皆漢衣冠也居倣學制鄒邑遷學舍于城西建孔子廟時孔顏孟三氏子孫教授張頴習于禮者也因問立像之制曰古人席地而坐高臺隆康旣已失之冕服之度傳訛甚矣闕里行教像顏子從後者

顧愷之筆杏壇小像吳道子筆及近司寇像皆漢晉衣冠耳禮記儒行篇孔子自言少居魯衣縫掖之衣長居宋冠章甫之冠此孔子衣冠也縫掖深衣是已章甫玄冠是已深衣以布身二幅各四尺四寸袂二幅亦四尺四寸殺其袂而圜至袪爲尺有二寸不殊裳其裳十二幅兩旁殺之領緣袪皆緇束以革帶左右佩有殺無緷加以大帶紐約用組黑屨于是倣文翁石室作石像章甫縫掖危坐謂孔子毓秀尼山奉而居之神靈洞乃問冕之制則曰散在禮經注疏雖互有得失衆而求之可以考見顧讀者不之究耳古者冕服有等大要冕弁冠

三者而已曰冕者太古謂之緇布冠加紘綖繅斿則後王之彌飾也其冠古以布而緇之周以純其下爲武謂圍首者武上有冠以綃爲之屈加于武内外有襞積向左或十二或九或七或五或三武貫以衡衡之兩旁有纊纊繫以瑱懸以統冠之上加覆謂之綖綖旁有紐貫之于衡前後垂繅斿加冠襞積之數斿以玉十二者五玉玄黄朱白蒼貫以五采繅如玉之色九斿七斿三玉朱白蒼三采五斿三斿二玉朱綠二采繅如玉之色固以紘紘繚于衡之左端加之綖上復繚于衡之右端繞于頤下再繚而結之結者謂之纓委者謂之緌紘天子

朱卿大夫青士緇而加以采次者弁以皮韋皆有會會謂縫飾會以玉如冕旒之數會之内以象爲之邸無襞積貫武以笄統纊瑱纓皆冕之制次者冠玄冠是也委貌章甫其名雖殊其制相類如緇布緌等衰如弁之制此其首服也古人衣身皆四尺四寸天子長袂袂八尺八寸公侯侈袂袂六尺六寸服冕者衣以絲其色玄冕十二旒者衣十二章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華蟲以上在衣宗彝以下在裳日在左月在右星辰宜畫北極在北山之性止而靜龍布升降華蟲雉也宗彝二其一畫虎其一畫蜼蜼如猴形以

尾卷物納鼻中火之性圜而不銳白與黑謂之黼如斧
形黑與青謂之黻如兩巳相背九章去日月星辰而登
龍于山龍有降無升登藻于衣七章自華蟲以下登火
五章藻火粉米在衣裳黼黻三章衣唯粉米而裳黼黻
七幅前三後四兩無殺縫其色纁束以韋帶之前爲
韠韠如裳之色紕以爵韋紕謂兩邊純以素純謂下緣
十章飾以龍九章火七章山五章三章無飾左右珮玉
有珩璜瑀琚衝牙貫以蠙珠藉以綬綬有等上加大帶
帶以素十二章朱裏終辟首卑九章素帶終卑七章五
章素帶辟垂三章率下辟帶紐約用組赤舃服弁衛祭

服以緇謂之紂衣裳帶韠佩綬如冕之制朝服以布天
子則素積祭服朝服長袂侈袂如冕而服弁者通服玄
端焉端身四尺四寸袂亦四尺四寸故有端之名冠服
則玄端上士玄裳中士黃裳下士雜裳前玄後黃曰雜
有韠如裳之色帶佩有等黑屨玄冠深衣可也圭薦之
而巳既薦則拱手非若後世執笏然笏則搢于帶間亦
不執也執笏自後周始非古也既又作子思像于中庸
精舍孟子像于孟子墓廬以鄒魯聖人之居四方于此
觀禮故刻之尼山以候好禮者有取焉

東遊記　楊奐

皇慶壬子春三月十六日庚子東平行臺公宴于東園
是日衣冠畢集既而請謁闕里迨丙午乃命監修官盧
龍韓文獻德華上谷劉詡子中相其行丁未同德華子
中暨攝祀事孔篘器之梁山張宇子淵汴人郭婌伯達
出望岳門幕府諸君祖于東湖之上東行六十里宿汶
上縣汶上古之中都也先聖嘗治魯定公九年宰此縣
署之思聖堂是也有杜子美望岳詩刻王彥章墳祠在
西城外以斯人而仕于梁將可知矣戊申至兗州會州
佐孟謙伯益教官張鐸振文話嶧山之勝爲甚詳子美
所謂浮雲連海岱平野入青徐者登南樓詩也岱在南

四百里青在東北七百里海在東北又不啻千里岱岳
一百餘里吁二三千里之遠令一舉而至與其絕身拘
拘儒儒于百里之內者不亦異乎巳酉拉振文而東不
四五里過泗河地頗高敞南望凫繹諸峯出沒于烟蕪
雲樹之表使人踣如也又一舍許達于苗孔村見曳而
斷者其魯城與鬱而合者其孔林與不覺喜色溢于眉
睫遂入自歸德門魯門一十有二正南曰稷左曰章右
曰雩正北曰圭左曰齊右曰龍正東曰建春左曰始明
右曰鹿正西曰史右曰麥歸德其左也當時天下學者
多由是門入故魯人以此名族長德剛又率諸子[illegible]

逕于廟之西相與鞠躬趨大中門而東由廟宅過廟學
自毓粹門之北入齋廳在金絲堂南燕申門之北堂取
㫖共王事也是日私忌不敢謁庚戌鐵鳴班杏壇之下
稍廟貌焚燬北向鄆國夫人新殿設繪像修謁而版祝
如禮告先聖文宣王畢降階謁齊國公及魯國夫人之
殿殿西而南向者尼山毓聖侯也次西而東向者五賢
堂也謂孟荀揚王韓也碑孔中丞道輔文遂飲福于
廳執事者族中子弟也進退揖讓禮貌可觀信乎遺澤
之未凋也焉知教養之久明詔之下人物彬彬不有經
學如安國政績如不疑者乎杏壇二字竹溪党懷英書

壇之北世傳子路担丁石蓋石之甃也壇南十步許眞
宗御贊殿也七十二賢并諸儒贊從臣所撰貞祐火餘
物也手植檜三兩株在贊殿前一株在壇南業已焚燬
好事者或爲聖像或爲簪笏趙太學秉文麻徵君九疇
有頌有詩世多傳頌之次南碑亭二東亭宋碑一呂蒙
正撰白崇矩書太平興國八年十月建金碑一党懷英
撰并書篆西亭皆唐碑一碑崔行功撰孫師範書碑陰
刻武德九年十二月詔又乾封元年二月祭廟文一碑
江夏李邕撰范陽張庭珪書開元七年十月建次南奎
文閣章宗時期閣之東偏門刻顏凱之行教吳道子小

影三像東廡碑六皆隸書西廡碑八隸書者四餘皆唐
宋碑也是日出北偏門由襲封廨署觀姓系碑文又北
行由陋巷觀顏井亭亭廢矣北出龍門入孔林徘徊思
堂之上由傍路而北夾路石表二石獸四石人二獸[illegible]
仰號之狀拜奠先聖墓如初禮墓前有壇石厚三尺□
方如之其數四十有九後漢永嘉元年魯相韓叔節造
東連泗水侯伯魚墓南連沂國公子思墓世家云相去
十步而洛邇若此疑後人增築之也然規制甚小禮之
所謂馬鬣而封者是也子思之西石壇[illegible][illegible]元年二月
造有曰上谷府卿者有曰視其卿者先聖墓西北白兎

溝也二石獸狀甚怪林廣十餘里竹木繁茂未見其比
而楷木以文爲世所貴無荊棘無鳥巢林東三里講堂
也林與堂俱在洙北泗南按世家云周敬王三十六年
孔子自衛反魯刪詩書定禮樂繫易于此硯臺井在其
西惜去秋爲水漫沒矣辛亥謁周公廟廟居孔廟之東
北三里有眞宗御贊碑車輞井在正東少南水清白而
甘俗呼漿水井者是也廟北雙石梁井石上綆痕有深
指許者百步許得聖果寺魯故宮也殿之東北大井圍
徑六十尺深二丈水色墨如也東過顏侍郎墓林城之
址顏廟也廟中孤檜高五丈許由曲阜西復東北行一

里入景靈廢宮觀壽陵陵道北而西少東北少昊玄厝
宋時叠石而飾之前有白石象爲火爆裂壇之石欄窮
工極巧殆鬼神所刻也讀碑記始知艸㸚于祥符潤飾
于政和此亦人君貪侈之心所以徼福也福可求乎哉
大碑四諺云萬人愁者是也而二碑高二十有三尺濶
半之厚四尺贔屓高十有三尺濶亦如之厚四尺龜趺
高十有八尺二碑高二十有四尺濶半之厚四尺贔屓
高十有八尺濶十有六尺厚四尺龜趺十有九尺一在
城之外一在城之内無文字意者垂成而金兵至也陵
曰壽陵者誠何謂耶入東門復西南馳觀漢之魯諸陵

大冢四十餘所石獸四石人三人胸臆間篆刻不克盡
識有曰有漢樂安太守麃君槀塚者有曰府君之某者
折而北渡沂水入大啨禪院觀逵泉水中石出如伏黿
怒龍寺碑云魯之泉宮也薄莽歸自稷門望兩觀穹然
以少正卯之奸雄而七日之頃談笑剔去則知舜刑四
凶使天下翕然服之明矣登泮宮臺臺下水自西而南
深丈許而無源其西靈光殿基也破礎斷甕觸目悲涼
壬子復由縣城東北行十里許過陶樂村南望修隴蔓
延不絕者周之魯陵也東南五里達齊滿村拜聖考齊
國公墓而林廣四十畝墓前石刻甲辰春五十一世孫

元措立石溢津高翻書溝水在林之東北入于泗其南
防山也而山之峯東西五禮云合葬于防者是也林之
北東蒙路也自西峯而南謁顏子墓石刻曰先師兗國
公墓大定甲辰三月先聖五十代孫承直郎曲阜令襲
封衍聖公孔總立石太原王筠書墓前一石碪二尺許
兩甲士背附而坐一執斧一執金吾正北有小塚不可
考顏氏子孫二房在少東上宋村是月東南行井戈山
而西由白村歷西魯原達東魯原癸丑穿林麓而東約
六里許達尼山五峯隱隱在霄漢間而中峯特迴出昔
之所謂圩其頂者是也廟廢雖久而規模猶可見其西

智源溪橋也橋南卽大成門次北者卽大成殿也其東
泗水侯殿其西沂水侯殿也大成之後鄆國夫人殿也
其後齋所也西有齊國魯國之殿齊國之東而南向者
毓聖殿也大成之東齋廳也兵餘猶存焉正北中和壑
也廟之西南觀川亭也瓦礫中得一斷石蓋前進士浮
陽劉驊夾蘆辨也或曰夾蘆劉惡其鄙俚故辨正之夾
蘆峴在尼山西由亭之東西旋而下得坤靈洞石角巉
巉不可入族長云嚮户嘗用吉成嘗持火曳綆而入比
入數丈忽隙間有光晷一室其廣兩楹許中橫石牀石
枕皆天成也而不可動今五十年矣以管與吉幼而肯

故可入所言如此洞名劉犨之所刻也因涉沂水過顏
母山下觀文德林以艸木障翳廟與聖井無所見尋舊
路復達魯原西南瀕嶧下而出由桑家莊歷峻山二十
里而近達四箕山至鄒國公墓墓在廟東北有泰山孫
復碑孔中丞立石其西大塚七比正墓差小無從考之
南有亞聖寺行四五里過黃莊村又十里由石經埠正
南少西行二十里達鄒縣四月甲寅出南門二十五里
達嶧山之西北絕澗亂石如屋復西北行遊太湖懸鍾
二洞東南行入燕子巖僕以病足坐巖下諸君且示嶧
山圖蠟紙按圖指頗若仙橋之巨石七真之西軒下瞰

紀侯之重城漢相之故塚一如眼底如玉女峯千佛塔
尤號奇絕所至流水修竹雜花名果殆若屏面而容樓
數哉逝夕陽下山迤邐由西北而進達于縣之南關造
鄒國公廟庭奠乙卯出西門北行十里入岡山寺沿竹
逕渡橫橋出山東北行二十五里達馬鞍山謁孟母墓
北行十五里達趙山莊又十里許達于魯城南登郊臺
臺東西五十八步南北四十步魯之臺可見者三是臺
與莊公臺泮宮臺也北涉沂水由竹逕登浮香亭亭以
梅得名少北一石穴茶泉也亦竹溪書而不名緬思前
輩風度又有足敬也丙辰丁巳將訪瞿相圃不果戊午

登西南角臺望射圃圃在歸德門裏巳未辭先聖于杏
壇之下

孔履記　王惲

孔子沒千有八百餘歲小子惲獲拜履綦于先進趙公
學舍吁可敬也履制極古長尺有二寸其圍以絲籍[illegible]
以枲爲之文作古方花角結駢羅紕縩如畫不可端[illegible]
厥首几几似圓而方狀若物勾勢欲上達循口有衣[illegible]
爲可相掩覆傍綴纚絇長約數寸始用拘縛以斂口吻
環脣之周中貫總紃疊踵之后辮結方舒犢鼻穿徹色
蒼艾無光枲之纖脆者逮敝絲之堅凝者不變也于是

拂拭睇睞起敬起愛恍如升君子之堂仰高風攀逸駕
而聆足音之跫然也若夫履者禮也君子所履小人所
視況我夫子踐履之物哉吾儕小人可不敬而視之且
夫子相魯七日誅卯也于兩觀之下如由賜之徒尚愕
然而驚況魯人乎然觀其所履其詳可得而考也夾谷
之會齊以萊兵劫公孔子履階而上不盡一等是履也
凝然山立兵却魯張其無嚴諸侯之勇可得而見也然
後退而閒居從容中道與三千之徒翩翩于洙泗之間
接武于杏壇之上其素履之往坦坦幽人之貞可得而
觀也俾後之君臣父子兄弟夫婦順而履之者昌詒而

違之者亡宜乎吾夫子萬世之下凝旒被衮履帝位而不疚其道光明者焉嗚呼當崇奉者聖人之功也當踐履者聖人之跡也苟知其功而不踐其迹與皆古物爲耳目之玩者等矣是誠不可不知其所履也中統三年夏五月同宣撫徐世隆都司劉郁幽陵張著觀汲郡王惲拜手稽首而爲之記

手植檜刻像記　　趙秉文

天地否而復泰日月晦而復明聖人之道厄而復亨。六籍厄于秦至漢而復興正道厄于晉宋齊梁陳隋之間至唐而復興此自然之理也貞祐初兵犯曲阜焚孔庭

檜聖道之廢興固不係于一木之存亡新宮火三日哭重先祖之居也況聖師之手植乎衍聖公收其煨燼之餘李侯刻而像之知尊事矣若夫茂其德封而植之是聖道常在也豈特一木哉

謁闕里記　　明喬宇

正德五年夏天子命予東祀畢將之沂山戊子渡汶河北至闕里己丑晨衍聖公陪謁大成殿由大中門入。左右皆國朝碑亭再入爲奎文閣閣甚宏麗上藏秘圖古典億萬卷左右列唐宋金元碑亭入大成門過杏壇杏壇二字乃金党懷英書肅然至殿下成拜瞻仰宣聖配哲塑像煥儼如在歷觀古碑半已剝落又觀先帝御製碑乃西涯翁奉命代告者手植檜三株俱已焚撅尚有一枯根可二三丈又謁啓聖公殿殿五楹中設神龕一位覽金絲堂堂亦五楹蓋取魯共王事以名庚寅晨雨對南溪小山諸亭幽妍清爽風景佳甚午後闕里東謁顏子廟其前爲陋巷有顏井亭北出龍門入孔林有石人獸夾于路丹宣聖墓前有壇石四十有九造于後漢魯相韓叔節泗水侯伯魚墓在東沂國公子思墓在南相去甚密邇四代白墓在西北隅五代求墓在東北隅六代箕墓在東南隅七代穿墓在西南隅自漢塚中與

祖墓以下皆分列于外林廣十餘里皆奇草怪木不可名狀繁柯茂枝充蔽空日且下無荊棘上無鳥巢實宣聖在天之靈有不可誣者泗水經于北洙水環于南林跨石梁于上以通入林之路梁之南爲古之魯城又南謁周公廟廟在孔廟東北三里有真宗御贊碑有車輞井又西行至東莊觀城西竹林林間乃舊沂水流帶宛然有江南之景歸過其家有大石甚奇予爲題曰瑞雲。辛卯起行

謁闕里記　　舒芬

嘉靖三年閏月芬舟抵濟寧問道謁闕里得九川呂君

爲王伍宾泉過以部事至偕行甲子癸涉寧東趨東平驛六十里又東趨四十里乃至是夕謁公館沐浴明日早具菜果攜麻姑泉入廟修釋菜禮九川曰此禮廢久矣禮畢入寢殿拜鄆國夫人入右殿拜啓聖王出觀[illegible]壇壇在正殿前有新杏衍亭出大成門觀手植檜孤[illegible]古色若虬旋起未已出奎文閣至大中門又至儀門見兩岸柏陰鹿數十皆黃色乳而馴却登奎文望之北南東皆山環抱若人冠冕佩玉拖圭秉笏端拱正揖遜巡于三十里外正南爲綱山其外爲凫山山之麓爲伏羲畫卦所東南爲防山其外爲尼山尼山之南爲黃山又

其外爲顔母山爲嶧山爲三峯山（亦名車輞山）蓋二百里而遥正東爲東山其外爲九龍山又其外爲鳳凰山爲陪尾爲蒙山山之南爲夾谷蓋三百里而近東北爲馬鞍山山之夕陽爲夫子刪述所其外爲臨樂山爲昌平山。又其外爲龜山蓋二百里而近正北爲九峯山其外爲龍山爲杏山又其外爲梁父爲云云云云爲亭亭爲介丘爲徂徠至所聚嶙爲泰山望之烟雲縹緲蓋百里而遥其西則廓然惟淺壠平阜依稀環抱若宮墻若城郭周遭數十界水曲曲可辨其內爲沂爲洙爲泗其外爲漕爲洸又其外爲汶爲濟大抵皆西南流會于今之濟河乃

折而東經徐以入于淮也然沂水出于尼山經闕里之南西流滙于逵泉溢于雩水衍七十里入于泗非東出于岱麓之沂山至于下邳行六百里之沂也洙水出臨樂山西北流浮孔林入于泗非出于兗城北之洙也泗水出陪尾山西流經闕里之北百里强折而南會于沂入于濟非東出乘氏南東流至睢陵行千餘里入淮之泗也汶水有仙臺原山纍村三源皆西流合于泰安之下又西流六十里合徂徠源之小汶河乃注于洸而南入于濟惟良泉則仰出于黃山北流經東峙羣峯之外以入于泗奇矣九川曰凡山皆發于崑崙至爲都會山

必西峙水必東流闕里之山環北東南三面而沂汶洙泗又皆西逝蓋逆矣芬曰地勢東南傾而水流焉氣斯盡也中原地氣此其障與大黃河排積石入中國衝潰突決其患不啻[illegible]全[illegible]岱岳諸山東奠之則青徐之境與碣石俱淪矣兹土山水俱逆實啓中國元氣之運故岱于五岳得稱宗焉而伏羲畫八卦以始斯文孔子作六經以終斯文皆于兹土亦萬古人心之障也九川曰闕里當奎分（漢書云魯本要之分楚與[illegible]天歌言角亢氐爲兗州之分野與今以漢書云衛文從曹楚丘仍占東壁（東壁衛分楚曹楚丘魯地也）然則斯文在兹[illegible]與天地之交元氣之會與聖公曰于今日始有開

矣遂下東登詩禮堂堂舊名延賓又入觀孔氏家廟廟前爲舊金絲堂基即魯共王欲壞處九川曰事亦神哉芬曰不然昔夫子厄于陳蔡大夫而絃歌不衰大夫乃感而去共王壞室時孔氏子孫無如之何亦惟金石絲竹是修耳共王果亦感而止故君子貴自艾聖公塞泉皆躍然曰子于處憂患之道幾矣已乃訪聖公宅與修士相見禮公固讓廢之午往拜顏廟于階之東北有樂亭于前儀門外有古井其陋巷在廟之階東南旣而出城北四里所拜孔林自洙門入二百步餘爲夫子墓土封高丈餘林木深秀無禽鳥聲洙水漾于前綠淨可染

其西南有子貢舊墓時有除草築室者東南隧道左有駐蹕亭出享殿前觀二石人四石獸甚奇古聖公曰人則翁仲獸則或以前二爲角端然與芬曰獸則外一爲神羊即獬豸內二爲駁馬人則魏明帝鑄銅列于司馬門外者號翁仲恐墓前石人別有稱或者方相之類與上前門坐少頃九川復引至刪述所距孔林東北亦四里因元有書院九川增大之且易書院名爲洙泗講壇壇實據二水之勝而馬鞍山文別秀三峯如筆架于前果神秀哉壇後爲聖公別墅亦造焉因與之別而往拜周公廟于城之東北其地隆聳蓋是偁譬北南東三面之

奇也公之後有東埜氏殊零落九川與新其垣廟擇一人與修除事爲月給米焉明日返于昌平九川曰大遊大觀不記不可時九川方欲圖闕里而未竟也芬因與區別其山水向背而成之并書此行所觀見者于左與泉名餘福爲吳人九川爲闕中人名經芬姓舒氏世家江西梓溪之上聖公爲先聖六十二代孫聞韶云

遊尼山記　畢瑜

丁酉之春仲月十有六日余自濟南謁翰林學士王公于曲阜又明日衍聖公偕學士游尼山適風和日麗一時欣然聯轡者憲副張公珩陳公相余及參議杜公鉉

也尼山居曲阜東六十里出城十里左右累累然盡魯漢諸陵去二十里茂林蔥鬱中有馬鬣封者顏墓也及二十里餘遠近岡巒秀列隱若龍虎蟠踞環結而爲五峯此即尼山也下有夫子廟廟東有中和壑南有觀川亭亭下有智源溪灑泉流爲川川有坤靈洞俯視之深黑不可入相傳中有石床石枕諸公徘徊久之相與嘆曰天下之大非無名山大川可觀而千萬年斯文獨肇于此得非天地五行精華之氣自開闢初已秘于此一旦吾夫子應禱而生有以獨得之蓋齊天下古今之秀爲人之至又爲聖人之至也耶

奎文閣題名記

胡止蒙

名者實之賔實者名之主名非實則妄實非名則湮創題名記之說何謂也名其名也匪崇名也而實亦未嘗不因之名可于題必實足以名實恭夫名則名由名集此所以諸司職掌作題名記無愧于題誠顯身觽世之盛典與爰稽奎文閣籍非夙學眞儒莫之典徵官典籍者舉世所推重題名記之作也夫豈過哉我太祖高皇帝鑒前代羣籍遭秦烈焰書亡四十篇風雅爵頌各亡六篇周禮六官亡其一而存五特建翰林院國子監分隸典籍官一員以掌羣籍尋念斯文根本舍聖廟不是

過𠜱奎文閣一所始于洪武初年高廣規制聳越闕里。瞻望啚匪侈觀爲藏書計亦隸以典籍官一員總攝唐虞三代以前至夫子删述大備著作全書不殊翰林院國子監典籍官例其責校切按此閣羣籍道德理義之統會心法肯𦜕炳如日星天下古今諸子百家之編次管轄於兹一或蠧剝淪于舛訛是誰之過與典斯籍者所宜布竭誠悃决膂力殫心思俾夫子删述著作一新如初隋牛弘論悼經籍自删述之後歷五厄一厄于秦噬六國墳典掃地一厄于王莽末造竝縱煨燼一厄于獻帝徙都西京燔蕩一厄于晋室劉石憑陵從而散失摩滅一厄于侯景破梁悉輸荆州被周師入郢而焚之外城無惑乎成周立國設内史掌邦國之誌設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其内外史官名載在周禮而未載其人夫亦盛時多賢無事于名以顯其身觽其世然雖不盡倚于題而間亦有題之者在實副其名也降自漢唐宋建藏書之策出習見藏書之室興漸至于修書以舘集書以院崇文于舘秘書于省各有職掌凡此之例猶我皇祖與翰林院國子監各設一官以典籍意同代有名人遺芳後世得非題而後彰耶獨于聖廟未聞是時知所以尊夫子而不知所以尊夫子者固在王祀無窮

又有要焉者乃在删述著作經籍道德淵藪心法藴奥諸凡羣言之舛百家之訛悉于是乎取徵比之文淵閣貯尤爲關鍵典籍官責切于在京我皇祖知之而漢唐宋則未知此所以未聞當時聖廟自王祀之外何所貯何所司何人題其名耶肆惟皇祖深念奎文閣典籍官。以整來振拂考訂緝理攸係必足于文藝不靳心膂者方克之洪武丁巳直隷王𤄰其人由官生供是職頗稱。至永樂辛卯右遷三氏學錄迨正統年來有兗寧陽人賈綱領鄉薦蒞是官稱職有聲擢北京國子監助教此其表表者與名實相須者與中亦有生員由儒士來歷

玆任而或遷或致政者第以數罷更易不能盡稽其詳
夫亦不題名之故與今方職司典籍錢姓汝芝名字瑞
夫會稽越王世裔禮部掄選儒士學行才能卓冠流輩
及丰範端雅醰度疏達更爲不凡軫恤奎文閣典籍官
向未題名率成荒典疑及前輩韜光自珍則善矣其厲
世風教以善及其相承者則未也况世變江河俗尚澆
巧殆盡天下不皆聖賢其心而未必盡非聖賢之心覩
題名記而感悟興起焉者信亦有之則此題名一記不
浮于實所以表旣往開將來閣籍世世有賴焉記中少
有不當意者亦必以爲戒徙義益力可否皆爲後世師

不盡在于題名一記乎錢子急于是舉因具告于閣下
翰林先達諸公請一言以爲記吕門胡子毅然曰余與
錢有夙雅亦嘗覩奎文閣嚴歷遂與之記文成質諸
師相南渠李公曰唯

手植檜記　孔溎

重修祖庭記按祖檜前脩記枯榮異常因有感焉蓋天
地之否泰日月之薄蝕聖教之興衰世道之理亂今昔
皆然木之枯榮春榮秋枯四時之常理雖髫童亦知其
然夫天之運化晝夜之旋轉雖老於推測不能定其眞
而况髫童乎聖道之蘊與雖顏子之善形容不過仰高
鑽堅瞻前忽後及乎墻之數仞不得其門而入者如探
滄海之本源莫知其涯際矣手植之檜歷周秦漢晉幾
千歲至懷帝永嘉三年己巳而枯枯三百九年子孫守
之不敢有毀至隋恭帝義寧元年丁丑復生生五十一
年至高宗乾封二年丁卯再枯枯三百七十有四年至
宋仁宗康定元年庚辰再榮至金宣宗貞祐二年甲戌
罹于兵燹枝幹無遺後八十一歲甲午是爲元世祖至
元三十一年故根重發至我朝洪武二十二年己巳凡
九十年其高三丈有奇圍僅四尺根本枝葉凌雲而盛
紋理復左旋與故本無異詳其理似有關于世道之理

亂其始枯也晉兆五[illegible]之亂其復生也有唐貞觀之治
再枯于乾封丁卯武后竊政之兆興自後玄宗幸蜀亂
亡相繼以及五代再榮于康定有宋三百餘年九儒之
興罹于貞祐之火[illegible]運將更重發於至元甲午七十四
年中原文物兆開是爲洪武之治廟中古檜數多翠色
參天惟此本異于尋常萬爲聖人手澤益有係於綱常
名教芘覆斯文甄陶萬品豈惟宗枝之盛哉將見與天
地國家同悠久無疆予感導江張須矢言之有相因以
識之

正德十五年奎文閣重置書籍記　熊相

聖賢之道非言莫明聖賢之言非書莫載天下之書亦多矣雖偏正純駁言人人殊要之明道則一而已闕里爲杏壇遺址孔聖與諸賢傳道之所也先在曲阜縣城外舊有奎文閣閣中之書天下莫備焉正德辛未盜入山東焚毀殆盡守臣以聞上乃命建縣于闕里築城而并包之又命禮部頒御書以賜崇儒重道可謂至矣止于五經四書性理大全通鑑綱目者取諸言之正且純者其他不以與也巳卯相巡按首之闕里謁焉衍聖公孔公聞韶樂善好古道之以徧視諸勝卒登夫閣書不盈架問而知之歸以告巡撫都御史永平王公珝

同寅平陸劉公翀餘姚陳公克宅三公曰是不可緩也任其責者非吾輩而誰乃求其目于提學副使江君潮凡若干册屬其費于叅議陳君簀僉事陳君宏黃君昭道王君億凡若干金乃檄兗州府教授林馨市之于四方以庚辰九月至三氏學及縣學諸生皆動色相慶曰而今後吾無憂乎書憂夫讀之者有未勤耳知縣孔公統曰春秋大事必記茲非大事乎敢乞一言以垂諸後使後之有是責者見之敝不能以不新也缺不能以不補也[illegible]有所[illegible]而[illegible]博其聞見究其義理體之日用庶斯道[illegible]杏壇而吾黨之幸也

大矣子曰今天下之人知有君臣焉父子焉夫婦長幼朋友焉而不至於昏焉瞶焉[illegible]焉禽獸焉者聖賢之力也若仕者則爲聖賢之徒而食其力者尤多今仕于聖賢之鄉乃坐視其子孫之俊秀罔知所以敎之不幾於忘本乎是舉也發之于寻和之諸公不約而同蓋理之在人心有同然者自不容已也或曰書籍聖賢之糟粕耳聖賢之後自異于人何待于誦法陳言而後道可明耶曰孔子大聖猶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聖人不常出乃以是而責其後不幾於誣乎若以爲糟粕者則聖賢之逝久矣後之人有所持循學聖

賢焉而企之者不求于書將惡求哉或又曰聖賢之道經書備矣諸子百家果何爲者乃求之以誤後生耶曰譬之道路然經書大道也諸子百家特路之小者耳然推其至則皆有所通于行者皆有所益故稗官爾雅古人亦所不廢學者誠能博以求之約以得之篤以行之則諸家之言皆聖賢之羽翼也聖賢之言皆吾身之憑藉也焉往而非益哉此讀書之法也亦聚書者之意也諸士子其勉之哉以毋忝厥祖

孔林記　　王思任

地自生孔孟而鄒魯之鄉遂覆朋友之義千里登堂寻

于先生何分也而可有過門之憾耶則既登泰山以望其氣矣從山麓東行二百里至曲阜石俱骨走渡泗水忽數千頃蓊翳翳蘙至聖林耶由輦路過洙水橋有石人二劍笏儼如石麟虎四華表二肅拜享殿之下觀子貢所植楷先爲子思墓左伯魚上則吾夫子之藏也少昊氏雖墟于此而奎婁之精中和之脉至仲尼而始會泗水却流黃玉提命此事不可藉癡人第鳥巢荆棘非有目者可章章乎死生事大聖賢更切于英雄夫子常敬觀人塋即延陵坎子猶往覘之以此知向離食巽環泗迎洙人之塋聖人與抑聖人之塋聖人也吾見若堂者矣而斬板封鬣不敢侈泰尚夫子之志乎哉右三楹題子貢廬墓處妄意泰山將頹夫子獨語之子貢而他日多學多能諄諄然欲點紅爐之雪必身後事命子貢襄之聖人亦有客赦不可得而聞耳林木皆遠方弟子手植至不可知名而孔氏纍纍環壖垣之外三千年不異處堯舜無此盛美也辭墓登樓觀嶧山一點正案東南而顏母尼山啓聖顏林俱在顧盼間從魯圭門入觀闕里魯兩生引由龥粹門經金聲門詣大成殿瞻拜聖容以文宣王冕旒鐘卣尊嚴壁有行教像顏子隨後者是顧愷之畫小影像按几而坐者是吳道子畫恨不

司馬朴所藏輞川筆定別有一種文氣道氣也殿之後曰寢殿曰聖蹟殿殿之前曰杏壇一字党懷英書至中門左右夫子所植檜文陽紐枯而不朽米元章贊殊可讀徘徊奎文閣下天風穆泠古柏森然碑自蔡中郎陳思王以下不可勝捫左爲家廟詩禮堂古槐瑰石不知幾何歲月右爲啓聖殿金絲堂則魯共王壞壁處也彷彿有人謦欬云乃從璧水出櫺星門而爲臺還圃五父兩觀以大火正酣不能悉覩祀止從陋巷覘顏井謁顏廟規制禮樂稍殺于夫子而一瓊天人受此華報斯亦好學之明效也次日從櫻門出看郭外坦夷如格望舞雩臺過九龍山忽憶李文正之句一方炯火無庵觀三氏絃歌有子孫眞能話曲阜縣者矣日午抵鄒謁孟廟古柏蔽芾樂正子配焉東祠孟母傍有小石像是孟子跽而受教者面稍肥似帶癭氣庭前有元祐時所植四大槐或曰孟母夢泰山神乘雲至嶧而墜乃生孟子由是觀之孔孟之秀皆泰岱所鍾者也不三百里之內而數聖比肩夐絕今古予出胎以來仰止夢寐又以一日于役得愜所私虛往實歸其視皓首牖下汨沒塵中者得失幸不相去何似耶時萬曆丁巳六月廿八日紀此志築若夫贊述詩歌則既遊聖人之門矣以讓能者

石刻孔子像記　　徐渭

何氏餘冬錄載黃伯固曰傳者夫子像無鬚惟家廟小
影為眞又引孔叢子云先君無鬚髯也郎氏七修稿亦
云吾夫子七十二表形容甚矣今象夫子者多鬚而彼
表獨不稱須可疑也意伯固所錄有諜然于讀家語孔
子適鄭與弟子相失獨立郭東門鄭人謂子貢曰東
門有人顙似堯項類皐陶肩類子產然腰以下不及禹
三寸纍纍若喪家之狗子貢以告孔子笑曰形狀末也
而曰似喪家之狗然哉意吾夫子之然始傷已往往于
諸國君而往往不遇終無所投止四顧徘徊如喪其家

者然也不遇則何補于東周此春秋所以作也故曰吾
志在春秋噫徒志而已矣東門人乃親見夫子孔叢子
夫子後而荀子書云東門子姑布子卿則善相人者並
不髯夫子則貌夫子者宜不髯韓昌黎肥而胡韓熙載
而畧鬚兩人皆謚文公姓又同繪事者亦兩相誤乃知
人間事誤不少

謁闕里記　　丁賓

賓髫年不知誦法孔子想見闕里思拜孔林既舉于鄉
固以不佾不講用為已憂遂私淑諸人力于講肄已成
進士受邑為令深惟不負此授則有學道愛人足使觀

見之行也自此一進退一歷見所稱用行而舍藏也莫
不服膺聖訓不敢尺寸失私更簡點從義改過之未能
況于闕里孔林南北輞傳不知凡幾拜謁之願卒未能
遂乃于崇禎庚午自思其年八十有八景虞其疾河淮
侯淸此而不酧初心終負于是銳然邁往內外阻之不
得爰詰三月十有八日齋盥埜服挈平頭三五鼓棹雲
陽舍舟而陸從金陵渡江登頓千里雖旅食星飯謝遠
葷血日踰旬五于首夏哉生始抵曲阜孔宰邀于行館
聖公亦復枉駕見其春秋方富而過庭有待語以衛生
綿嗣之術忻然契合詩肅冠帶詣闕里覘制雄偉石

棟龍紋飛翬鳥翼宮墻數仞中啓三門壯儷王居洞開
聖域入其門覺儀容之如在頌禮樂之輝煌飭躬瞻拜
心儼神注不翅此身得尾三千之後出登杏壇見先聖
手植之檜在殿庭東南榦枯色古相傳有王者起此檜
再榮曾于勝國萌生開我大明本支百世亦一異也遙
看衆山環繞洙泗縈迴蒼翠映几席間遐想當年先聖
唱鐸羣賢和音時眞旦暮千古令人慨慕無已少頃偕
孔令循城北行三四里許至于孔林夾道多楷栢蔽映
雲日入林聖公已先竚候乃相與北向謁先聖墓其左
為伯魚墓南隅為子思墓周遭五十步內荆棘不生鳥

雀不棲尤異焉以次交拜訖起觀尼山之靈秀古木陰森俱合抱干霄惟楷木一株高四丈五尺圍拱一丈枯而不朽端木片心與之共古更憇子貢築室處追思門人相嚮失聲景象愀然以悲昔人謂墟墓興哀宗廟欽斯人千載不磨心有味乎其言之也俛仰今昔儒英勛傑靡弗屈首師服即歷代帝王法創規守尊崇恐後非誠道弘德遠配天地冠古今擅生民未有之盛者哉宣當耄年幸偕聖裔揖讓升降抵掌晤言雖不親炙我夫子之耿光固已甚慰夙心更是生平一大快事也聖公留款辭之因贈我聖門闕林諸志并楷木二杖遂別去

望泰山而發黨天之碧迎輿而前次日到泰安沐浴宿僧舍明晨禮東嶽泰山之神俯虔筋骨無他請祈但祝聖壽萬年奠安四海而已即令驅車言還道經顏孟閔仲林廟俱爇香瞻禮帷中索枯各有贊頌舟歷淮徐乘便進謁漕使言民運不勝促督運艘南下隨還舟京口兼程以歸兒輩已候于途是月十八侵曉抵家往來水陸道里三千期僅一月而數十年至聖廟林拜謁之願幸于衰歲發大猛勇一旦完慰從此流光不知有幾尚思益勵初心不愧後學亦惟忘食忘憂且忘年之衰老庶免見聖弗克繇聖之誚云援筆識之因以自勖

書

代曾參答同列書

宋歐陽修

參白諸足下聞吾黨之士思夫子而莫得見也以有子之貌似夫子欲假設其位以夫子師之諸足下必其然乎否邪吾試爲諸足下陳夫子之道以爲斷諸足下知天之有四時乎春能生物而不能長也夏能長之而不能成也秋能有成而不能斂也斂之者其在冬矣自生民以來有大聖德居大聖位而作法以濟世者類不過八九三皇經始之五帝纘明之禹湯文武該洽之周公祖述之經始之者春也纘明之者夏也祖述之

者秋也天恐斯文之中未有以折衷乃生吾夫子於衰亂之世前聖之所未立者俾夫子立之前聖之所未作者俾夫子作之上規聖明下放淪壞垂之百王而不變稽之千古而不疑雖百周公百堯舜復出於世亦無以過夫子也是夫子於列聖有成歲之功也是列聖不能斂而夫子斂之也吾以謂夫子之道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尚已吾與諸足下奚所識知幸而生於時得以登其門望其堂而傳其道以光榮其身吾與諸足下猶衆無名之星也夫子猶日月之明也以無名之星代日月之明雖積萬數吾不見其可況一焉而

已乎諸足下柰何乃不察於是也天則有一冬而諸足下有二冬乎苟有子升夫子之席而吾與諸足下趨進於左右斂衣而立負墻而請當是時有子能勿愧乎吾有以知彼之必愧也吾儕有所問而不能答有所辯而不能斷譁然而往默然而來鏗然而叩寂然而應當是時有子能勿慚乎吾又知彼之必慚也昔者吾友子淵實有聖人之德不幸短命前夫子而死使子淵尚在而設之於夫子之席吾猶恐天下之不吾信也諸足下以有子之道義孰與子淵德明而仁備孰與子淵夫子稱而嘆之孰與子淵羣弟子服其爲人孰與子淵遊夫子

之道而鄰夫子之性孰與子淵是數者皆無一可而獨以其容貌之似而欲升師之席竊師之位不亦難乎夫容貌之似者非獨有子也陽虎亦似矣如欲其大似則當以陽虎爲先奚先於有子哉諸足下果欲何邪復欲睹夫子之容乎復欲問夫子之道乎如止欲睹夫子之容則圖之可也木之可也何必取弟子之似者以僭其稱而悖其位如必欲問夫子之道不可以苟而已矣且吾聞之師其道不必師其人師其人不必師其形如欲師其道則有夫子之六經在詩可以見夫子之心書可以知夫子之斷禮可以明夫子之法樂可以達夫子之[illegible]以察夫子之性春秋可以存夫子之志是之弗務而假設以爲尚此吾所以悼痛而不敢知也且昔夫子果何師哉師堯舜者也師文王者也師周公者也惟曰師其道而已未聞其假設而師之則似堯舜者似文王者似周公者終身而不得見矣苟不見其人則亦弗師其道乎夫麟之於獸也鳳之於鳥也出乎其類而處乎長者也不幸而麟以死鳳以亡則亦假設而爲之乎諸足下盍姑止不然吾恐萬世之後宄口者寡矣死而無知則已如有知則子淵子路輩將瞑目流涕而有責於諸足下也諸足下其思之不宜參白

序

崇恩堂序　明楊榮

堯舜禹湯文武之道著於治者蓋一時之盛耳孔子以
六經之道爲教而萬世之治繫焉故大賢謂孔子賢於
堯舜豈虚語哉繇是歷代以來隆其謚爵通天下而祀
之可謂盛矣然不特此也又世封其後以崇德象賢其
榮名厚祿可以與天地相爲無窮者歟我朝當文運亨
嘉之會六經之道大明而於衍聖公尤爲眷厚其祿秩
二品世襲爵邑雖仍前代之舊而褒崇禮遇可謂超越
前代矣太宗文皇帝嘗躬詣太學行釋菜禮而仁宗昭

皇帝即位衍聖公孔彥縉來朝燕勞賜予情文兩致縟
禮多儀具著爲令彥縉躬膺眷遇以謂褒崇之盛莫踰
於今日乃作堂於其家而扁曰崇恩魯王殿下親書大
字以賜之金薤雲章照耀闕里何其盛哉夫孔子之道
生民至今永賴凡冠章甫衣縫掖者皆知尊尚而敬仰
之而況其子孫乎況帝王於先師之胤乎昔漢章帝東
巡至魯親祀孔廟作六代之樂大會孔氏子孫謂孔僖
曰今日之會於卿族榮乎僖對曰自古明王聖主莫不
尊師重道今親屈萬乘辱臨敝里此乃崇禮先師增輝
聖德非臣家之私榮也章帝喜曰非聖人子孫焉有斯
言然則彥縉之所以名堂者其亦若僖之知所本乎異
時書諸金匱以傳萬世其爲仁廟聖德增輝豈小也哉
予故樂爲書之以系乎諸作之後

衍聖公爵系表序　王世貞

昔唐虞三代之盛其子孫爲賓恪者久而或替獨孔子
起草布踐素王以筆札紹明聖人之統寖明寖昌稱爲
世師爵則真王禮樂則天子其子孫亦以漸而隆崇號
爲上公秩乃六卿雖以[illegible]僭簒之主不能有所裁損
嗚呼休哉然孔子實成湯後論者不知其所自起余故
因表衍聖公之爵系而備識之明孔子非國家所得而

封建也

四言古詩

謁孔聖林廟　　元揭傒斯

峩峩尼山蔽于魯邦篤生聖人維民之綱　尼山之下。有洙有泗有蔚孔林在泗之涘　維彼聖人教之誘之。凡厥有民則而效之　維彼聖人覆之載之凡厥有民敬而愛之　既誦其言亦被其服毵秣其馬于林之側既誦其言亦履其武軌秣其馬于林之下　六轡既同周侯之東薦之衛之聖人之宮　其音洋洋其趨蹌蹌其臨皇皇聖人允臧　商公之圖式昭其敬載贍載

思罔不蘇聖

新廟告成　　明李東陽

巖巖岱岳新廟有作爰經爰度惟舊規是若載增載拓以光于前畧　新廟既搆其輝孔昭如輻斯輳如樾斯茂若綺若繡惟功之懋厥有加于舊　雖天降災鬱攸是崇惟斯文之惘惟帝降命有嚴厥工惟中丞之風監司之功　廟祀伊假帝命孔肅曰此大事我其可弗告粢牲册祝予輔臣是屬臣拜稽首臣曷敢弗恪　廟既新止禮既殷止聖靈降監享吉蠲止大右斯文實亨厥屯如貞斯元如冬斯春惟國有明祀于千萬年

謁聖廟　　陶欽皐

[illegible][illegible]若宮濯濯若豆載陳載瞻聖其予覩維宮煌煌維豆濯濯秉心則虔神明斯若　聖人在天其天其淵降自何方望之儼然儼然來臨樂此聖心尸居中堂示我德音　聖不可知神不可思日月爲輪驂而去之往來有路闔闢有戶不忘若人萬世之下

黃克纘

謂山蓋高其巔可陟謂海蓋深其淵可測惟我夫子莫究其極際天蟠地斯道克塞爲萬世師爲百王則可名非名大德不德嗟我小子寡鮮知識蚤歲誦法垂老未

息如窺堂奧尙阻于閾茲來闕里廟貌是式稽首庭除若見顏色徘徊廊廡有嚴有翼禮匪能恭而恭斯克蒼蒼古木挺然正直神物呵護歷歲千億周人思召甘棠封植匪物之懷惟德是憶况我聖道饑渴飲食人之懷思孰能去臆我來自東保釐是職有職不舉厥罪安匿明明聖訓就列陳力詩以責躬莫之敢飾

孔林　　單恂

魯城峩峩洙流瀰瀰人之塋聖亦云其里　言樹之木木繁匪殺言築之室室居允獨　棘榛拔矣蹕道兌矣烏雀亡矣俾無聲矣　豈無帝寢少昊在東維草[illegible]

維石巃嵸　春露既濡秋霜既降孝孫履之虔其祀事
祀事孔明豐碩粢盛潔爾大烹享殿之祊於萬斯年
奠之與京

闕里　宋　際

奕奕東魯聖人之居弟子益進狂狷斐如維詩維禮有
琴有書如有用者視彼中都暨乎攝相七日行誅夾谷
之會肆齊侏儒宗邦幾興阨於彼婦遲遲國門栖栖奔
走鳳兮興歌麟遊不偶兩楹夢殘光蒐永久帝者常師
公爵世守道隆十祀教浹九有維天攻聖莫之能名擬
之議之玉振金聲睠焉斯里杖屨所經中中天天寂然

無營低回留之寔勞我情

五言古詩

謁孔子　隋劉　斌

性與雖天縱生世乃[illegible]鬱逝水流及
門思往烈入室想前修寂寞荒階暮摧殘古木秋遺風
曖如此聊以慰蒸求

送孔巢父還山　唐李　白

獵客張兎罝不能掛龍虎所以青雲人高歌在巖戶韓
生信英彦裴子含清真孔侯復秀出俱與雲霞親峻節
淩遠松同衾卧磐石斧冰嗽寒泉三子同二展時時或
乘興往往雲無心出山揖牧伯長嘯輕衣簪昨宵夢裏

還雲弄竹溪月今辰魯東門帳飲與君別雪崖滑去馬
蘿徑迷歸人相思若烟草歷亂無冬春

魯郡途中　高　適

誰謂嵩穎客遂經鄒魯鄉前臨少昊墟始覺東蒙長獨
行豈吾心懷古激中腸聖人久已矣游夏遂相望徘徊
野澤問左右多悲傷日出見闕里川平知汶陽弱冠負
高節十年思自强終然不得意去去任行藏

謁孔林　宋吳　秘

高天之有文星辰藍穹碧厚地之有文草木秀野色草
木既無辭星辰亦難測詎伴人之文五經爲藝極五經

圭者何豈非至聖力三才久虛位待我先師宅秘亦竅
經者自謂人闔闢天地無逃數世人稱自戢代移文不
移宜在弟子職薰香達誠悃滴酒瀝胸臆瞿然見威容
長休聳贊側

元張起巖

迢迢舒城陰長林肅秋色修門負平岡重墉屹玄宅交
柯藹雲霄文楷間蒼柏翁仲儼儀衛齋廳敞虛白境土
自清曠密茂不容隙巢居絕禽鳥鬱茁無寸棘苔蘚帶
堅塡草露濕寒碧肅恭款崇闥屏氣前趨蹐高陵遂瞻
仰素願愜平昔聖裔偕守長聯翩來按跡羅列儀雍容

奠拜助登陟慨然渺深思辭容宛如覿徘徊凝睇久景
慕遂歎息緬想萬世功綱常賴扶植林林區宇內孰不
沾聖澤宜哉子孫枝蕃衍挺珪璧百代如一日附龍守
宗國欲歸重躊躇歷覽撫碑刻崇文際皇元新廟再修
飭風厲示多方鐫銘有穹石

謁闕里　王偉

庭訓陳洙泗師授悖嚴戒嗟予不惑年行已得夷隘今
歲客東魯似爲神所介駕言逐秋風得展闕里拜遙遙
魯殿餘汶水走湍瀨憑軾望雲林鬱鬱佳氣靄齋莊趨
兩楹奠獻成孤酹歸然三聖封仰止高泰岱恨生千載
後今夕儕掃洒披雲覩天日太極開一畫彼蒼詎能言
諄諄聖爲代三綱與九法範圍無內外君臣以之定乾
坤以之奠東周不可爲述作萬古賴耿聆狗鐸音光化
雷雨解敬想燕居容金聲鏗玉珮當時七十子授受嚴
如待夙分鳴幾時諸子沸秋籟一朱亂紅紫百谷茂稗
稗揔者廿下達誕者樂詣怪韞藏寶康瓠幹棄清廟彝
明倫得不泯而有六經在天高孰可階一氣包厚載茲
遊因難言默契心有會胸中九雲夢吞納失芥蔕循循
善誘訶師也書諸帶緬懷伯禽業郁郁文獻昆三桓張
公室覇功熾而忲一奢去無復荒陵餘石獅煌煌天乙

孫膺敏半冠蓋德傳慶自修道大勢能邀金泥貫元精
泗波來遠派汪濊一聖海不隨梁木壞歸侍金絲堂持
齋聞磬欬恍如到帝所鈞天廣樂儕洗我兩耳聰肉味
忘一啜詠歸寫遺音風雅變鄒邸一篳老東家吾知其
樂大逍遙不忍去寒日下蒼檜

謁林廟　汪澤民

巖巖泰山陽湛湛洙泗水鬱鬱楷樹林行行瞻闕里廟
庭覆展敬德容斯仰止當坐巖能躋參前疑夙峙巋獨
拜陵下慨歎曷能已六籍苟靡滅九法孰條理宜哉百
王師萬國恒通祀矧茲禮義邦神化暴漸被分符誠愚

朽鉛刀思礪砥上荅罔極恩下不媿爲士

謁尼山　　明李東陽

迢迢魯城路望望尼山峰坤靈在其西顏母在其東周
原敞宏址中有文宣公年深歲復改上兩兼旁風蒼黃
設俎豆俯仰思儀容周旋入寢殿榱棟半已空丹青剝
像貌暴露炎埃中因之起深嘆蹉頹兩淡紅荒苔臥石
柱隱隱雙雕龍乃知前朝事規制本穹窿興替豈有時
闕里方尊崇紛紛緇黃輩各自傳其宗珠林映貝閣勢
若爭雌雄吾曹衣冠士此辨詎無從昨逢中憲彥感舊
傷遺蹤惜哉不共到獨此心忡忡他時按部後爲我泗

青驄

謁宣聖林　　吳寬

兩楹既夢奠殯矣斯文光嵬嵬魯城北冠劍于焉藏
木不可辨合抱十萬章相傳門弟子移植來遠方惟昔
治任日相向哭且傷孰知千載下儒者猶心喪愚生復
何幸瞻拜俄其旁去我有周末鬱然覩溫良如陪遊與
夏執贄同升堂惓惓東引領夙願今始償嶧山千仞高
泗水百里長何必四尺封天壤俱存亡

宣聖手植檜

晉宮久矣壞孔宅仍如新悠悠二千載手澤嗟猶存所
存匪他物奇樹當高門相傳藉文字烈火經嬴秦而此
獨萌蘖挺然異其群群木繞庭際合抱如雲屯尋常豈
得似隱然成旋文端如人素綢繆纏依然分米芾好奇
士于道未必閒玩物有述作意與石丈均我來重謁拜
欲去凡幾巡維魯多松柏斷度見詩人徂徠與新甫遥
瞻失嶙峋

和吳寬韻　　李東陽

孔庭盡烈火廟貌倏更新嗟哉古檜毀僅見孤根存槎
牙挿高空突兀撐重門禮祀嘗及漢官封未汙秦所貴
手親植不與萬木群翻令衆芳茂蓊鬱紛成屯枯荄發

餘燼徃代有遺文旦夕或可期今古何嘗分雷聲久絕
響五月始一聞矧茲時雨降遠邇皆霑均仰高復好古
一日累數巡發育豈無地栽培方有人何年重彌蓋翹
首青嶙峋

喬宇

聖道炳日月萬古常一新植物匪觀美自此手澤存移
株嶧山麓垂陰闕里門宮室不壞魯焚燔豈遭秦孔林
材實多不與群卉群盤拏作龍立蒼翠如雲屯閱歷數
千載尚有左紐文傷哉鬱攸變烈焰從何分殿庭亦煨
燼異事駭見聞萬物有代謝盛衰理則均靈根定不死

元氣相周迴一枯復一榮天意豈在人陳荄發新廟岱
嶽同嶙峋
謁林廟　　楊維
驚風飄寒雨秋杪凄重陰徘徊魯故墟榛莽成荒林靈
光亦已廢闕宮詎及今巍然夫子宅殿廡何崎嶔徃昔
講禮徒易世猶來臨斯文信在茲墜緒誰復尋履舃化
既久絲竹無遺音仰瞻數仞墻惕厲感我心
謁聖林　　林俊
魯阜盡陰翳孔陵多景光乃知泰岱下中有元氣藏不
容道何病世代餘爽章滄桑互變滅若斧居一方玉書

護林木樵採誰敢傷兒孫麗千億宿學聯近喪譬如天
之樞衆星拱其旁精神感會聚嗣述俱質艮罄折禮讓
素金絲誰家堂我生百代後瞻奉茲始償悲谷日已夕
執役心逾長鱗泣動宿感大雅傷詩亡
張璧
北上過濟州望兗促行色朝驅河上車暮憇魯中宅平
明躋闕里零雨洒岩柏淙淙泉石淸皚皚霜木白翁仲
羅庭墀楷櫟蔭窓隙山空淨祠壇樹老斷荆棘神路遂
且長享殿升以碧拾級轉逶迤欽祀還趨蹌游衍成壯
觀夢想自疇昔山川殊精靈典章豈陳迹封樹何鬱葱
畢亭幾登陟向來慕勝境及此遂良覿臨眺脰豈倘展
拜氣方息還繞楷木林雨露正培植選採沬河水流波
乃潤澤有如聽金絲復若瓊珙璧卓哉賢聖林別茲禮
義國世守良裔孫詩成付新刻徘徊恒顧瞻鑽仰卽修
飭天地紛何能泰山有玄石
謁聖廟　　邵經濟
王風久不競斯文在宮墻鱗出一復遊鳳鳴徒鏘鏘
顏其庶幾由也亦升堂祖將被章縫敦厖玄裳道德
日皜皜江海時洋洋百王彈尊稱至聖肆所將曰非尼
山靈天地終迷茫

蔡經
太極隱混沌陰陽闢元始徑徑復蓁蓁疇焉振人紀綱
惟羲黃開此道平如砥猜一紹乃傳周文卒其軌廢夷
歷春秋不絕如綫耳尼山久鍾靈天縱吾夫子上以繼
百王下以開千祀留教在憲章異世遵倫理日月並貞
明天地無窮已巍然見宮墻幸茲趨闕里穆穆瞻聖儀
肅肅薦蘋芷斯文予何人惕哉爾多士
顧夢圭
尼丘孕元聖宇宙垂六籍風移有淳漓文在無淪斁慶
賚崇宫芳藻羅故宅絃誦誰則聞吁嗟問遺迹象賢

修禮物明禋報豐德雖賢郁两齋承[illegible]

郭正域

太極判鴻濛中天產玄德當年不執政今日奄魯國石龍蟠兩楹璀璨接前闕古檜出雲根生前親手植鱗蟲儼帝居丹壁繪兩翼人間帝者師世更幾萬億上殿瞻屏扆猶見中中色壇上杏花紅林前洙水黑元氣何蘢葱百里無荊棘吾道日月明中天自不息世若無六經長夜渺難測云胡猖披子詆辭莽相蝕不識造化心欲毀萬古則予來自辟雍誦讀勉不惑稽首望天階思以酬罔極

題闕里　連標

嵩嶺青衿子載雅效出迴杖策謁聖主纖斧畀君王秉驄齊魯墟何幸拜宮牆杏壇遺舊址異檜植中央峚嵂瞻廟貌昭格肅衣裳追崇碑碣在典墳樓閣藏聽昔七十子儼若俱一堂羹牆思性道曳履謁文章祝史陳俎豆洋洋如在傍禮罷出北郊匹馬過橋梁數里參天幹𪖙翳遠相望山川如拱護鸞鳳獻翱翔鵩巢供屏迹枳棘遠宗房泰岱凝結構洙泗落芳塘禮樂千秋祀皇王百代光斯文遡本始壠古再稱觴

謁林廟　陳欽

透迤出周道迢遞度雲岑聖門若天遠詎謂路可尋幸茲偕同氣翩聯走修林拜稽杏壇下一寫平生心登堂瞻扆烏枕接聲欬音餘髣惟靈楯手澤良已深低徊不能去感戀盈中襟欲賦難爲言翹首發謳吟

陪鄭明府林蔣郎中㦤謁祖廟　孔貞栜

安肅與昌平聖門兩弟子垂髫讀孔書結髮事明主行役在泰山連鑣趨闕里入郭謁宮墻出郭拜陵趾自幸千載下展敬遂仰止遲迴廬墓堂懷賢曷能已登閣望尼防指點烟霞裏道脉信如斯泠泠洙泗水別去兩無言黽勉各自矢

杏壇　王在晉

混兮沌兮剖清寧始奠位其中有至人造物領玄秘皇王久不作夫子生叔季瞻彼尼山陽杏壇誕靈異多賢既有斐群居左右侍狂簡欲取材相期各言志好古事刪述博學乃多識河洛皆成文風雅正四始典謨既足徵禮樂亦咸備麟經紀筆削爲年二百四大道如日星六經增鼓吹吾言維世道一亂又一治天不生仲尼續蒙盡昏寐貿貿其奚之夫焉辨愚智立德與立言文武道不墜周道不可幾不仕愧無義皇皇奔楚間轍迹乃周至丈人若不返晨門問奚自舉世莫我知擊磬識荷

黄屛國有聖人於焉攝相事齊人歸我田桓子投所忌
吾衰歎已甚世亂所當避禹稷急饑溺堯舜病博施聖
人不同時相逢可易地行携叩聖壇松柏鬱交翠紅杏
倚孤亭猶存古唐字相從及門者彬彬各居次昭代正
弘文何須宋唐謚太和在一堂四時元氣萃道範如可
親儀容儼然視泰山豈云類峼嶁同仰止望道若汪洋
彼岸在洙泗

謁廟　　　　黄　哲

解組辭鄆郭驅車循魯坰前登闕里近端仰素王靈猗
蘭遺芳衆神檜鬱葱青時化洽千祀奎光浮四溟多儀

殷廟享斯民傳壁經几筵猶設席容秩儼克庭所念述
途者空聽明德馨困蒙今獲咨幽悱未遑寧靡靡寒水
至塗塗朝露凝遄回馳驅意夙夜思儀刑

謁林　　　　林　釴

猗彼宣聖林完完夏屋封蕃卉烏擗天沃澤光隆隆外
有聖王陵崩毀頊蒿蟲惟靈浩浩睨氤氲滋青葱群森
享遐祀徽材奚能窮穹廣芬郁爾時至游鳳龍兕永謝
巋拜優零雨露洪豈彼灌樹然畢化荆棘庸結根但不
迷華實茂鴻濛

杏壇　　　　張若羲

杏壇一席地尼山百世師大道久鴻濛顯晦在此時心
齋而坐忘于淵多沉思忠恕本一貫參也魯得之中庸
明性教千載未可期苟非私淑人仁義將安施淵源固
有自今古常若斯所以能自信抗言文在兹

謁闕里　　　　龔　勉

夙昔抱微志夢寐見宮墻揭來入東魯敬謁闕里堂廟
宇瞻遺像萬古仰冠裳杏壇爭教澤金玉聲鏘鏘手檜
握元化榮枯繫興亡始信聖人道實同天地長五十媿
無聞對此徒望洋敢不益努力倘趨秉燭光

謁聖廟　　　　國朝施閏章

朝登泰山巔手探金泥策暮宿曲阜阿側身洙泗席宮
廟焕以巍俎豆爛有赫中庭惟杏壇檜柏參天碧禮器
陳鼎彝圖書燦琮璧慙非顔閔徒勉旃思踐迹斯文今
未衰靈爽炯不隔肅雍視几筵四壁響金石再讀高山
詩詠言永無斁

謁孔子廟堂　　　　紀映鍾

羣山宗崑崙祭海必先河宮墻遍天下曲阜尤巍峩崇
墉壯四極飛閣出層阿斑駁漢唐碣挺拔凌霄柯靈光
白日閟䆳殿浮雲摩王享未足異秉禮誰復過浩然觀
氣象秋肅而春和穆穆衮冕儀知非子所多貞珉貌司

冠千禩安能磨賤子東南愚少即事弦歌老生三十載志氣成蹉跎瞻拜淚隨下大道良非他

孔林

輦道何紆長松檜接城陌淸飈藹行塵隱見金碧顏萬木鬱晴空卉草含香澤瑰異强難名芝菌秀可摘云是四方至吳楚借形脉秋聲起林端戛擊錯金石恍如弦誦聲中夜忽由繹尼山當戶牖泗水環潮汐何年造物根毓此后土宅保合無位人永作生民辟至人惡久生麟傷夙歛翮勞勞七十年狼藉輪蹄跡庶幾一抔土過我不煖席

子貢廬

墓防土壟室傳是子貢廬淸陰覆苔瓦細草蔓階除端木通敏人聞道在弗如駟馬吳楚間鮮復隨征車泰山一朝頹哀呼念羣居築塲雖已晚歲月良非虛庶幾風雨夕歸求師有餘

闕里丁祭觀禮廟庭恭賦

宵雨淨齋壇輦路平如砥晨光四門闢肅將嚴秋祀江海朝其宗禮樂惟魯始皇皇太牢享八佾舞庭戺鐘鼓諧古音金絲叶虞美穆然元氣中聲靈赫來只七鬯誠有孚遠人歎觀止

謁聖林　趙開雍

今之曲阜城乃是古魯國闕里在其南洙水在其北我欲遡洙水馳車度廣陌逶見魯城陰干林同一色何樹恆不凋老檜與蒼柏方春發生時茂密無寸隙高門敞朱甍重墉護玄宅下馬步入門輦路蘇苔碧陂橋俯淸流涓涓涵聖澤當年馬鬣封此日表穹石傍有端木廬築場宛如覿沂泗二公墓相去但咫尺蕭躬一再拜素願慰平昔

自鄒適闕里　金是瀛

借問何所適馳驅春草叢吾來鄒魯邦愾然想遺風少小讀其書未足豁愚蒙今遊聖人居如日入懷中古檜存手澤碑碣森崇墉山川鍾毓亘宮寢窈窕紅窮神不可議流化不可窮大哉萬世師天地長無終

闕里即事　宋際

巖巖見繹山湯湯洙泗水肅肅見簡書翼翼瞻闕里自幸一草莽宮墻得仰止日月麗中天世家傳太史猗與帝王師廟食三千祀太牢不爲崇宮縣不爲異吁嗟霜雪繁上公陳宗器際也任樂承鼓鏞有遺軌金聲與玉振始終成條理非敢曰克諧庶幾觀止矣

登奎文閣　錢愷

夫子集大成刪述世無兩魯壁出遺編傑閣樓宏敞憑
高試遠望春野何茫茫雲開雪未消日射廻巒爽拂窗
松柃枝蒼色如仙掌低徊去復留聊以遂景仰

望闕里　宋慶遠

仲冬凜冰雪驅車泰山阿仰止命言邁魯道何逶迤想
象文宣宮設教分四科堂中陳俎豆戶外聞絃歌闕殘
唐虞蘊皎舒天地和一蹶詎能至敦仍常巍巍可望未
可即徘徊竟如何

七言古詩

懷魯　唐程爾綸

曲阜國尼丘山周公邈難問夫子猶啓關履風雩兮若
見游夏與兮魯顏天孫天孫何為今兮學且難負星明
而游閑閑

將歸操 孔子之趙聞殺竇鳴犢作　韓愈

秋之水兮其色幽幽我將濟兮不得其由涉其淺兮石
齧我足乘其深兮龍入我舟我濟而悔兮將安歸尤歸
乎歸乎無與石鬬兮無應龍求

猗蘭操 孔子傷不逢時作

蘭之猗猗揚揚其香不採而佩於蘭何傷今天之旋其
曷為然我行四方以日以年雪霜貿貿薺麥之茂子如
不傷我不爾覯薺麥之茂薺麥之有君子之傷君子之
守

龜山操 孔子以季桓子受齊女樂諫不從望龜山而作

龜之氣兮不能雲雨龜之枿兮不中梁柱龜之大兮祇
以奄魯知將隳兮哀莫余伍周公有鬼兮嗟余歸輔

題擊蛇笏　元趙孟頫

以笏擊蛇有孔公義與段公擊賊同事之鉅細雖有異
正氣憤激生于中偉哉孔公聖人裔豈聽妖邪亂民志

卽今槐木一尺强氣象凛凛含風霜子孫守之愼寶藏
絶勝象牙堆滿牀

贈主事張潛奉使闕里取衍聖公三氏子孫赴京觀幸學

禮　　明李東陽

漢家天子臨雍日孔氏子孫應時出闕西俊士東曹郎
奉使南來馬行疾長安雪後開新霽炫晃山川豁衆容
經心道路遠逶迤翹首殿亭高崒嵂百年盛典聞褒郵
萬古遺經重刪述極知禮樂超唐宋冕十二旒庭八佾
平生仰止在宮墻兾見升堂還入室杏壇絃誦想三千
童冠舞雩思六七顔祠孟廟皆我黨近者數子逢天驛

會陪圭組導衿裾歸向虞廷拜天秩

謁尼山　　喬宇

魯城東去多峰巒川原縈繞蟠尼山坤靈古洞懸高刻
危磴隱隱松蘿攀宣聖宮墻久傾圮雙龍石柱荊榛閒
我來驂分獲瞻拜左右階祀羅衣冠傳聞往代事請禱
實生庶哲昭人寰吁嗟此事亦茫昧聖作自與造化關
唐虞世遠周轍降淳朴既散無全完斯文在兹我道幸
氣數否極終當還泣麟悲鳳身已老手取六籍親修刪
經書禮樂并覆載彝倫叙矣民生安素王食報固當耳
雲孫奕世眞象賢祇今廟貌就剝落徒發歔欷淸涕潸

何當穹窿煥新製萬古千秋崇聖賢

謁聖林　　李松

齋心展拜先師墓森森夏木垂淸陰鳳凰有時集嘉樹
凡鳥不敢巢深林千年想像獲麟操三歎擊節猗蘭吟
梁木頹兮哲人萎廬塚乃見師生心我來弔古增感慨
聊賦短章留雲岑

胡一化

魯城之陬夫子墓萬木欝蓊衢古路防嶧諸巒盡拱參
五老嶙峋亦回顧月明華表鶴遲歸享堂晝靜雲閒飛
隧道掩映檜柏裏衣冠來往皆由此岱宗巖巖發脉長

洙流合泗同一水靈山名水兩纏綿元氣絪縕幾許年
天啓斯文紹道統地留故宅會良緣緬思周季王澤竭
亂賊炬光誰撲滅維時尼父應禱生日麗中天還皎潔
極知至人逈絶倫更聞至德必有鄰從遊被化三千士
速肖傳心七十人騑騑周道不停轂歸歟歸歟樂敎育
獲麟西狩已矣夫兩楹夢奠壞梁木馬鬣其封形巋然
子爲昭兮孫右穆駐蹕名亭紀幸遊廬舍有基再修築
子孫振振復繩繩蓬顆纍纍爭相族以嗣以續雲礽衆
春雨秋霜禴祀肅仰瞻遺澤藹芬馨今古佳城稱最獨
嗚呼聖人一去二千載慕也迄今乃在茲不見聖人見

其墓悠哉何已羮墻思躋峙德容昭陟降此心儼若生
存時徘徊盛跡動長喟何事榛除舄別枝大道運行寄
身後異端芟艾鳳來儀道不朽兮地自若魯陵幾見黍
離離

宣聖手植檜歌　　鍾羽正

君不見夏松殷柏杏不傳豐鎬棫樸隨風烟斯文一綫
天未墜聖庭古檜獨崛然憶昔栽時初蓊蔚清標灑灑
超群卉香葉將籠縫掖衣芳柯膩染芝蘭氣我師曳杖
杏壇東韋編把向綠陰中化雨秋陽匋勁質回琴點瑟
鳴春風週來二千四百載老幹能鍾羡猶在冰霜剝落

操尤堅雷電馮陵節不改螺旋龍甲萬回縈昂藏砥柱
仰孤撐亭亭影對東山靜脉脉津含泗水清恍惚枯榮
關氣數與衰人代如朝暮葱蘢何論大夫松婆娑誰數
將軍樹大造滋培歲月深萬靈訶護向崇林肯將婀娜
媚俗目祗以孤高表烈心凭闌不敢輕拂拭再拜彷徨
歎其側歸來古道滿眉睫千蹊桃李無顏色

趙玉森

孔庭老檜手澤長肌理細潤骨節蒼挺然孤幹高百尺
矯如神虬雲外驤本不敷華復何朽冰心鐵骨凌千霜
有時陡發一枝芳萬邦作睹驚奇祥造化靈秀靜則壽

三千餘歲猶含章一木能持天地藏嗚呼一木能持天
地藏

將歸操　　明王世貞

美哉水洋洋兮中有潛龍變無方兮餌欲蔽靈顯行藏
兮黿鼉伏窺胡弗祥兮盍歸乎來惠吾黨兮息魄虞淵
衆趨冥兮加我數年紹餘光兮

猗蘭操

猗猗叢蘭芬於幽阻彼美衢杜風所揄吐芃芃禾黍罹
此暑雨槁實不恤世有饑者徘徊九方靡即寧處君子
悅心不在爵土嗟余已邁歸從蘭所

龜山操

龜之山吐雲蔽龜山兮彼龜不知以雲藩兮子望魯社
龜兮間之君臣交賢誰兮辯之矣

擬龜山操　　國朝魏裔介

望東魯兮龜山蔽之豈不懐歸畏群婢之我疑山之陰
其雨瀰瀰父母之邦實勞我思龜山龜山吾將移爾塡
滄海

子貢手植楷　　趙其隆

夫子林中老楷樹傳是達人手培護色比鐵石形比蚪
百尺槎枒筋骨露歷年三十甲子餘獨立亭亭神氣妹

今時不見古時茂。古茂寧知今若枯或曰此樹生春夏何不敷茲榮或曰此樹枯周秦松栢已全無惟此離奇吞雲霧能與老檜同堅固吁嗟聖賢之靈兮世有知者終莫明其故

杏壇　　錢肅潤

尼山老布衣位不階尺土聊將一片石立敎垂千古。肅肅登壇衆所尊三千七十出其門回琴點瑟更番作禮樂詩書共講論壇前松檜何森列別有紅杏番番發。春風一室暗相吹元氣四時常不絕于嗟壇高兮上接夫唐虞三代傳心之席

登洙水橋

遡河必先之崑崙遡濟必先入王屋洙水西同泗水流北來分支結洙瀆此日洙源何處尋登橋一望樹成林莫嫌冬淺傷民力却怪春秋淺不深

題子貢手植楷

師在曾聞曳杖歌與言衆木傷心多一朝師歿歌聲違空林蕭瑟夫如何弟子紛紛移土物賜也裴徊有所植。植雖在手亦以心天高地厚意何深堅貞柏節松筠幹。凛然不受風霜侵噫吁嚱同堂揮淚東西走此木依然等儕偶六年人去木猶存千秋萬世齊不朽

闕里懷古　　周煬

乾坤氣鍾素王家曲阜千秋萃物華累朝帝輦曾駐蹕。紫𡙟繞處走龍車自是扶桑一片日明生終古照天涯。三綱九法開雲霧凛凛大義綿周祚共王壞宅啓金絲。羸政焚碑飛白兎最異從無鐵騎侵至今故國金湯固。聖人非爲示神奇。至誠眞與天地期一時手澤存今古。文章允作帝王師潺潺洙水流長在奕奕尼山峙不卑。尼山洙水天悠久毓靈豈同群聖偶炎昊故墟荆棘生。周公遺廟牛羊走。玉書化作五色雲長與闕里相爲守。虬松神檜覆宮墻琉璃直射斗牛光黃金爲甍玉爲柱。翡翠輝煌勝建章穹碑古篆紛難識字字蛟龍踞漢唐。嗟我淮南一小子千里從親追杖履去年觀海岱之巔。今復遨遊聖人里試取三百誦高山誰曰哲人其萎矣

宣聖手植檜歌　　宋際

猗歟夫子手植檜閱世今經二千載特立但有根株存。左紐自含生意在每逢眞人應期運分枝布葉揚光采。却笑河圖與鳳鳥偶然一出莫能再我來瞻拜心悚然。禹腰堯顙如在前山石可泐海可田至聖德澤無變遷。

杏壇歌　　裴錢格

畹近世兮小儒仰杏壇兮踟躕軼既環兮歸稅端四敎

於群趨鳳不至兮麟出道與吾其已夫東西熄兮王迹
齊晉滅兮覇圖慽智者之知聖賢洵遠於唐虞群山兮
蒼蒼泗水兮泱泱亘遺蹤兮萬古與日月兮齊光

五言律詩

經鄒魯祭孔子而歎之　唐玄宗皇帝

夫子何爲者棲棲一代中地猶鄹氏邑宅即魯王宮歎
鳳嗟身否傷麟泣道窮今看兩楹奠當與夢時同

謁孔子廟應制　張說

孔聖家鄒魯儒風藹典墳龍驂過舊宅鳳德詠餘芬入
室神如在升堂樂自聞懸知一王法今日待明君

張九齡

孔門泰山下不見登封時徒有先王法今爲明主思恩
加萬乘幸禮致一牢祠舊宅千年外光華今在茲

送故人孔公歸魯　韓翃

魯客多歸興居人悵別情雨餘衫袖冷風急馬蹄輕秋
草靈光殿寒雲曲阜城知君親省後少婦下機迎

謁宣聖廟　元謝彥賓

聖道遺宗主干戈隔歲年相傳周禮樂曾是魯山川日
月靈光古乾坤氣象全東家典刑在喬木翠參天

楊惠

分符適東魯喜到聖人門洙泗清流遠尼山紫氣屯過
庭遺訓在入里古風存治代極崇祀承家有孝孫

詩禮堂　明薛瑄

洙泗趨庭日相傳自世家三千唯有敬一語自無邪爲
木參天色猗蘭繞砌花遺風從此地化雨被無涯

謁聖林　李東陽

古木千年在林深五月寒思深周雨露儀識漢衣冠駐
蹕亭猶峙巢枝鳥未安斷碑叢樹裏無路可尋看

送孔上公助祭太學歸闕里　唐順之

國喜嘉賓至人攀上客行來觀周室禮去入魯王城新
亥山龍炫餘堂金石鳴聖朝稽古意待爾示諸生

謁孔廟　李夢陽

端笏陪朝列時禋謁聖林戟門留石鼓春殿靜珠琹奎

府星連切壁池龍躍深詵詵趨國子早晚翠華臨

謁聖廟　熊相

闕里環洙泗新城喜屹如今爲天子使昔讀聖人書文
獻徵商後園陵訪魯餘徘徊不能去日暮强登車

手植檜

夫子庭前檜傳來夫子栽霜皮皆左紐野火漫餘灰翠
色滋壇杏虬根上石苔斯文應未喪重發待時來

遊魯泮宮　孔弘泰

雨餘無事日情思正悠然曲逕連芳草高臺鎖暮烟幽
芹香馥馥皓月影懸懸魯泮閒遊處何須畫輞川

謁聖廟　林俊

今古風雲會乾坤僅此祠直于堯舜上自可帝王師魯
相席曾煖齊田蹟許奇筆誅餘亂賊未謂不逢時

五月五日陪衍聖公祭先師廟　張袞

鸞鳳趨蹌地笙鏞迭奏時千春王者祀百世聖人師黍
稷昭芬苾宮墻餝碧滋上公詩禮在纁帛映孫枝

謁啓聖林　陳沂

路去防山外林當泗水前五衢知墓隧四尺表封阡植
木風霜舊題碑世代遷降神周魯日河嶽尚依然

謁聖林　馬三才

野色敷春靜松陰覆道舒不緣尼父墓誰過魯公墟木
雜周秦樹碑殘漢魏書有亭名駐蹕日日候龍輿　李蔭

暫稅風塵駕來茲謁孔林洙流尙淸淺楷木正蕭森日
月存吾道蘋蘩薦此心因之瞻泰岳終古並嵚岑　鄭芸

泰泗環神宅萬年遺在茲秦皇空逐兎宋帝再生芝楷
檜連雲合荊榛當穴無蕭蕭風葉下瞻拜有餘思　王璜

晚秋承使節展拜肅晨趨雲日摛文岫宮墻藏道樞鳳

杖元謝棘麟篆不侵燕泗上千年意邅邅欲薦更

尹　臺

罔極懷夫子瞻思劇慕林寢宮寒日閟隧路古雲深緬想奠楹夢因悲曳杖吟齋心共蘋藻願以薦茍歆

世遠松楸換神遊劍履藏秋陽無改暴梁木自興傷報德崇千祀修禋暨百王載觀初楷植遺慕詹難忘

羅文瑞

謁聖廟

久遊鄒魯邑屢讀孔門碑禮樂百王法文章萬世師庭懷趨鯉日道憶泣麟時四海崇儒教清風長在斯

畢懋康

百代斯文振千秋吾道尊精靈長不滅爵土未須論載在同君父名非藉子孫泱泱東海上洙泗是眞源

李　松

仰聖心殊切今朝願始酬宮墻高萬仞洙泗會群流嘉樹形如蓋清雲夏已秋停驂聊憩息西北暮烟浮

謁林廟

林　俊

卽次虔分席依光慼下堂道風行有截敎思入無疆繫易連三聖爲邦備一王晩酬天獨縱數仞見宮墻

題擊蛇笏

孔承慶

傳家何所有槐笏至今存不假朱雲劍能摧白帝魂姦邪皆遠避魑魅自驚奔要識剛風在須看漬淚痕

手植檜

國朝施閏章

靈檜無枝葉虬龍百尺長何人見榮落終古一青蒼元氣收東岳孤根接大荒遲回思手澤俯仰媿登堂

子貢手植楷

不辨何年植殘碑留至今共看獨樹影猶見古人心閱歷風霜盡蒼茫天地陰經過築室處千載一沾襟

謁聖廟

劉芳聲

東魯余家近浮沉豈素心篆殘滋蘚蝕松老作龍吟禮樂多存古人文慨自今停車仰止切獨立午陰森

夫子手植檜

岳宏譽

老檜無枝葉亭亭幹獨留生由周雨露種自魯春秋被燬終非劫敷榮特兆休千年一暢茂眞宰意難搜

謁孔林

周龍甲

厚地蟠先澤洪支育聖孫藏無金盌富儉有覇陵尊俎豆千官肅松楸百禩存小臣瞰邦敎何以報淵源

手植檜

陳　俶

三千年古幹枯菀卜興亡天地通消息神祇謹蓋藏根分泗水潤壽與嶧山長爲問林中楷孫枝敢抗行

題墓道

聖殿千秋迥神靈未有遐橋邊洙水出隧外藥苗駢馬鬣封三世龍源合萬家低徊留不去寒日下城斜。

題子貢廬墓處

水萎山頹後天階不可尋升堂當日事廬墓至今心日月無時晦瞻依與世深千秋霜露感端木儼中林。

闕里。　金是瀛

不意清秋日旋登闕里門瞻宮惟有拜頌聖更無言。歷代貞珉峙千年古木存陳王尚留碣剝落不堪論。

謁聖林

古來窀穸事陵寢幾銷亡獨與乾坤敝長留日月光。泗

河流不極楷木鬱相望少昊傳遺塚茫茫春草長

夫子手植檜　趙其隆

孤幹循階立相傳聖澤遺生全何藉葉道泰即萌枝左紐同天運南欹護地儀當時樹木者無意此神奇

子貢手植楷　周　煬

漫作尋常植亭然留到今一時師弟澤萬古聖賢心葉落悲風淚枝垂築室陰六年情未已留此待深林。

齋廬晚步　紀映鍾

季子觀中國諸生待上公松聲和玉磬秋色滿齋宮。石柱雲龍古犧樽翡翠工樂歌猶未足徐步已融融。

孔林　宋慶遠

彝倫存我道筆削首王正志在尊周室神猶傍魯城。墩環非所顧楹奠倍傷情。絕德師千古山高與水清。

北泗衣冠地東山俎豆餘。君王曾駐蹕。弟子此居廬。樹老周時檜碑殘漢代書。徽音猶未邈。髣髴杏壇初。

手植檜。　趙　炎

劫火不成灰長留萬古材法天多左紐拔地少條枚。豈藉鸞凰集非關雨露栽退藏生意客聖澤轉悠哉

董　俞

靈檜留孤幹亭亭峙古今根蟠洙泗遠。氣斂雪霜深。訶

護勞真宰栽培見聖心庭皆一瞻仰落日自陰森。

杏壇　張　耆

習禮猶遺跡斯文亘古今與周徒有夢歸魯竟何心兩大悉維繫三千佩德音扶疎洙與泗司馬敢相侵

手植檜

聖植盤根固何須枝葉蕃微芽關曆數古幹信乾坤。賜谷桑仍迥祇林樹失尊。默然形殿側手澤萬年存

奎文閣　張　翮

突兀奎文閣縹緗萬卷餘星辰栖戶牖雲日麗儲胥。莫漫悲秦火還看晒石渠何須藏複壁竊冢護遺書。

孔林　宋弼

皇陵與帝寢千古共消沉不朽同天壤于稽獨孔林洙河流瀰瀰楷樹影森森慟哭辭同舍三年築室心

曲阜晩眺同劉中丞　朱彝尊

徑轉通油幔林深護石苔夕陽新雨過春杏薄遊開入廟車猶在看碑日幾迴東城寒食近試上鬪雞臺

聖廟　周忱

聖廟滿天下宗邦獨擅華翠滋檜樹色紅綻杏壇花禮樂音容古詩書惠澤賒只今過闕里猶說魯東家

宣聖廟春祭前一日齋宿　宋慶長

廟貌乾坤久烝嘗日月新致齋當此夕濡露及中春大祀崇　昭代微躬愧素臣燎光兼珮響顧影獨逡巡

謁聖林　錢愷

夾道虬枝秀千章樹葉深雪消洙水岸雲起嶧山陰聖德開天地明禋自古今幺麼慚下士瞻拜想徽音

舞雩臺　錢澄之

舞雩猶可溯俯仰惠風吹聖獨娛遊處賢群侍從時兼乘狂者興好與暮春期勝事宛如昨悠悠後代思

孔林　施延量

陵寢皆蕪沒乾坤一夜臺林光交檜栢山翠送徂徠弟

子三千年集君王萬乘來群靈常呵護鳥雀亦何哉

七言律詩

過闕里　唐劉滄

行經闕里自堪傷曽歎東流逝水長蘿蔓幾凋荒隴樹莓苔多浸古宮墻三千弟子標青史萬代宗師仰素王蕭索風高洙泗上秋山明月夜蒼蒼

謁先聖　宋邵雍

執卷何人不讀書能知性者又何如工居天下語言内妙出世間繩墨餘陶冶有無天事業權衡治亂帝功夫大哉賛易修經意料得生民以後無

謁聖林　金党懷英

魯國遺蹤墮渺茫獨餘林廟歴城荒梅梁分曙棲霞影松牖回春駐月光老檜曽沾周雨露斷碑猶是漢文章不須更問傳家遠泰岱參天汶泗長

題尼山毓聖侯祠　陳國瑞

巍巍雄鎮倚晴空一抹烟嵐黛色濃深谷半含金翡翠層巒高插玉芙蓉雲開虎洞清溪遠雨卧龍碑碧蘚封三獻禮成閑佇立手捫日月思從容

謁聖廟　元楊奐

會見春風入杏壇奎文閣上獨凭闌淵源自古尊洙泗祖述何人似孟韓竹簡不隨秦火冷楷林空倚魯城寒

飄流蹤跡千年後無復東西老一筆

次楊奐韻　韓文獻

萋萋野草半雰霾回首尼山一倚闌空想文風復東魯豈知俗學尚申韓虛堂晝寂禽聲雜高閣香深檜影寒樂道獨憐紫陽子忘情軒冕羨壺簞

送衍聖公孔希學還闕里　明貝瓊

星劍光芒萬丈騰賜書連舸出金陵鴈逢青塚天將雪馬渡黄河夜已冰博士經存終漢出上公爵重自唐升喜聞手植庭中檜挙接東蒙第幾層

謁闕里　錢溥

宦遊中外四旬多老去今從闕里過三氏共存周典禮諸生不廢魯絃歌道行直與乾坤久自絶其如日月何一瓣心香知報處六經遺訓耿難磨

謁聖林　汪舜民

杏壇北去無多路泰岱南來第幾岑大地一朝收間氣晴嵐千古鎖幽林六年築室人何在三世題碑迹可尋獨幸遺經能載道至今不朽淑斯人

黄仲芳

路入洙橋一逕幽素王高塚幾千秋山連岱岳晴光廻樹接青齊紫氣浮華表鶴鳴來故宋穹碑烏篆本東周

鯫生何幸躬瞻仰[illegible][illegible]猶懷自修

徐源

廟庭曾拜學宮傍今日真登闕里堂六十代孫隆聖澤
三千年柏聳穹蒼題名石刻多文字駐蹕亭來幾帝王
渺渺乾坤誰共久尼山顏色秀東方

初至河上謁闕里　劉大夏

數仞宮墻聳大觀古今人物及門難自憐老去頻翹首
却喜東來一倚闌棟宇巍峩高泰岱江湖迢遞望長安
使臣不解平河術敢把遺經仔細看

謁聖林　范雯

鬱葱佳氣晝沉沉廿里如雲屬孔林路接龍門連草色
塚封馬鬣護松陰樹無棲棘連蒼漢鳥不營巢送好音
千古神明鍾秀地此生何幸一登臨

陪幸太學釋奠賜宴　孔公恂

聖主崇儒幸辟雍鑾輿曉出大明宮千官侍從橋門下
三氏趨陪殿陛中宴賜黄封人盡醉衣頒文綺寵偏隆
我家世世承殊渥祖澤君恩詎有窮

謁聖林　李傑

玄宮開向魯城陰秋色蕭然萬木森雲氣尚疑悲曳杖
風聲猶似哭治任周泰古刻碑文斷洙泗清流世澤深

輦道有亭名駐蹕翠華何日再來臨

曲阜記事　李東陽

天下衣冠仰聖門舊邦風俗本來敦一方烟火無庵觀
三氏絃歌有子孫城郭已荒遺址在書文半滅古碑存
憑誰更續東遊記歸向中朝次第論

謁聖廟　喬宇

碧松蒼檜素王庭闕上奎文見六經三日齋居嚴陟降
九重禋祀薦明馨芹風影散淸波滿杏雨涼生渴夢醒
多少章縫歸禮樂夜來芒色麗繁星

謁闕里

南沂西泗繞晴霞北岱東蒙擁翠華萬里冠裳王者會
千年鄒魯聖人家高林蔽日無巢鳥古碣埋雲半土花
瞻望宮墻空佪僾敢從滄海問津涯

遊尼山　孟桂

尼山西望魯靈光毓聖山川迥不常虎洞窈深蟠地軸
鵲橋平遠接天梁嘉聞一邑絃歌響敢躡三千弟子行
更有後來刪述事仰高微意在穹蒼

望闕里　程敏政

尼山東下鬱蒼蒼去路無多百里長何日禮文陳俎豆
一宵淸夢繞宮墻孔林豈用堪輿說周禮應多掌故藏

心口自慚還自諂進修何日敢升堂

拜祖廟　　孔公易

孔氏宗支一脉傳派分兩地無後繼若匠大義扶持重

祖禰先塋守護堅今北已承宗子爵江南難舍舊家遺

百年有幸躬瞻拜忠孝于今喜得全

陪羅洗馬璟謁祖廟　　孔公璜

古木參天黛色新祖庭深處逈無塵千年道德猶宗聖

百世絃歌尚有人花戰東風承化雨樹留西日醉陽春

迸迸旌節躬瞻拜幸接清朝老縉紳

祖庭述事

一王端拱自唐封天爲斯文祐聖宗六十世長人衍聖

二千年古樹蟠龍祠增籩豆新人物。像設衣冠舊禮容。

一遺跡尚留壇杏在春深紅雨落花濃

祭尼山

毓聖名山衆所宗錫封作鎮獨稱雄林深文德來鳴鳳

洞古坤靈起臥龍種玉春耕紅雨地採芝秋倚白雲峰

幾同廟祀躬瞻拜庭燎煇煌接紫宮

送衍聖公還闕里　　李　時

聖主臨雍出紫宸上公承召促朱輪衣冠兩度逢殊典

禮樂千年重大倫聽講坐依龍衮近拜恩歸賜錦袍新

歌成振鷺情何限東望尼山萬古春

謁宣聖廟　　陳鳳梧

孔庭佳氣曉氤氳絲竹清音細細聞木鐸當年施四教

經笥此日秘三墳杏花香散壇前雨檜樹光凌殿外雲

陟降從容瞻仰地一尊玄酒薦新芹

謁宣聖林

佳城十里擁岑樓洙水環橋日夜浮翁仲苔深蝕風雨

碑銘篆古結龍虬休徵尚記靈芝草異事猶傳白兎溝

楷木有文應獨産兩間清氣此中收

謁聖廟　　李兆先

日色荒凉秋氣陰斵碑遺火費追尋空亭扈駐前朝蹕

敗壁希聞太古音道德祇應天作配衣冠時有士如林

宮墻不逐飛烟滅依舊瞻依萬仞心

　　鄭大同

半生浪跡苦無成不負初心是此行得入宮墻瞻廟貌

兼于洙泗濯塵纓壇空想見杏花色壁古猶聞絲竹聲

讀遍殘碑雲雨霽尼山東望眼分明

　　林庭棉

曉漏疎星候啓關翔雲晴日駕登壇衮王祠下頻稽首

洙泗橋邉更倚闌龍輦路深苔蘚合鶴巢松老露華寒

青山玉匣知多少陵谷桑田竟渺漫

施蕙臣

平生寄跡華山下何幸乘槎泗水頭天爲古壇留雨露
人從老檜見春秋西周不返東家在喬木依然故國休
無歎殘碑讀不盡更將宣父問虛舟

姚文照

浪跡十年心事違宮墻此日慰瞻依繞壇紅杏垂垂發
依樹白雲冉冉飛歷代典章存石刻重樓經史動星輝
摳衣階下賢孫共却似趨陪庭對時

謁聖林　林茂桂

蔥鬱崇阡秀色青穹碑輦路接危亭千章喬木封三塚
萬古斯文煥六經築室年深苔自碧浴沂人遠水空冷
松陰寂寂無鳴鳥野渡滄浪或可聽

謁聖廟　胡汝煥

岱宗南望即尼山引領宮墻未易攀文物直窮天盡處
聖人只在殿中間玉麟一去終何有龍馬千秋且未還
但得手摩遺檜在大年曾歷幾塵還

題闕里　戴金

洙泗源流此地尋莫從鐘鼓問銷沈遺墳檜老空烟合
短巷人稀古路深石壁千年成舊跡韋編幾處覓傳心
曾聞曾國生徒在徙倚長風有舊林

謁聖林　趙玉森

逶迤聯鑣渡北門蹤跡溯水上花[illegible][illegible]光舊賦詞空見
元祀宗功典僅存惟有松楸連隧石至今玉立似兒孫
蒼茫遙指雲深處萬古春生泗水源

陳言

荒徑縈紆徧荻蒿滿天清籟激松濤碑封蒼蘚龍鱗老
紀對青山馬鬣高道在乾坤昭日月祀嚴今古薦牲牢
從容俯伏存誠久披拂靈風動縕袍

黃槐開

千章嘉樹不巢禽萬古長春此聖林梁木歌殘黃玉瘞
太牢祀啓翠華臨川源不斷雲霞色伏臘長懸雨露心
存順沒寧三世德令人展拜意沉吟

譚耀

萬古洪濛此日齊橋門開草日萋萋豐碑字蝕苔常滿
古木雲封鳥不棲石獸元從前代列楷枝仍向舊廬低
百年禮樂憑今續惆悵尼山客路迷

畢懋康

洙泗濛迴兩派分太山龍護素王墳傳經已化三千士
執贄難逢七十君室築空場生蔓草樹連華表鎖寒

高山仰止數聯拜敬向春風薦晉芹

題子貢築室獨居處　王在晉

楷樹參天秀色枝雲烟高鬱表王林在三獨守如存義
不二情堅事死心溺淚泉臺餘古木悲號日夕聽鳴琴
而今獨恨知音少流水高山莫撫琴

瞻闕里　李恪

魯殿佳氣曉蒼蒼萬有千年夫子墻斑剝斷碑苔蘚碧
蓊蔥古木露凝香道高直與登天迴澤遠還同觀海長
徙倚宮門空外望于今猶自媿升堂

題宣聖手植檜　宋存猷

古檜栽培本素王青葱聳立杏壇傍春陽不競棠梨色
歲暮還含雪月光刦火豈能摧手澤紐文終自異群芳。

尼山　張敏

泰松漢柏今何在相映惟餘海外桑
不到尼山又八年重來風景尚依然智源水遶東還魯
顏母山高上接天木落空林明晚照鴈衝寒雨下秋田
偶因聖誕來瞻仰紅葉黄花處處鮮

祭衍聖公　國朝魏裔魯

雲外驅車到壁宮行人錯認是花驄廟堂遺使隆籩豆
闕里儲君紀卧弓一道香烟吹紫氣兩行玉樹灑清風

鼓鐘鼎沸歌詩罷洙泗淵源萬載通

題享堂　孔興燮

露祀聖塋禮未臧因之洙上作嚴堂四時俎豆薦芳馨
累世衣冠效濟蹌羽舞光分金燭絃歌聲繞玉爐香
妥靈得地神呵護每致祥雲照四疆

孔傳淳

享堂奕奕壯塋觀瑞地叨逢更覺難洙水前横成帶絡
防山斜映變龍蟠春秋肅奠無愆日禮物殷陳有定盤
曠世登階思剩響清風欵欵觸闌干

駐蹕亭　趙其隆

宋主當年駕六龍曾來林上奠璜琮孤亭尚靄雲霞色。
清蹕猶存日月蹤松檜參差環侍衛丹青輪奐想儀容。
此遊不爲登山出特禮先師馬鬣封

謁聖林　楊雍建

魯王城畔接層林獨闢鴻濛萬象森靈氣尚鍾筵易草
枯枝長發著書心尼山聳峙臨星漢泗水瀠迴自古今
只說神奇無雜羽不知吾道總高深

奎文閣　紀映鍾

横空傑閣勢凌雲聖代崇儒重典墳教弼有虞繩祖武
野分東魯矗奎文壇中虹玉應曾見壁裏金絲豈再

木蒼煙蒸臨眺罷坐看松檜欲龍群

宋慶長

岧嶤棋開迥參天窈窕丹青玉殿前藻照常然賾索秘
蘊蔡空縣羽陵編千章檜栢窗間出萬里星河檻外懸
獨上憑高聊極目置身疑在碧雲邊

孔林　何鏜

乾坤長與孔林存楷木陰森鳥不喧泗水烱光疑遠近
泰山雲氣擁晨昏帝王百代祀彌重弟子三年聲復吞
莫道夜臺無曉日於今聖道若朝暾

吳懋謙

孔林自古重山東石馬蒼松夾路通隧道春回芳草下
御碑雲護紫苔中岱山佳氣搖晴楷泗水靈源繞閟宮
千載明禋功不細墓門瞻拜夕陽空

衍聖公荷亭　施閏章

石檻茅亭處處幽京風六月坐驚秋時看荷芰山根出
無數蘼蘼水面浮客有淮南思桂樹人從花下繫蘭舟
登臨便作千年想洙泗還應此地流

闕里　季金瑞

闕里從來入夢思于今書劍得栖遲宮墻自是高千仞
瞻拜何能贊一辭檜樹數榮留手澤杏壇設教憶當時

皇圖帝業終磨滅日月雙懸萬世師

孔林　宋思玉

洙泗交流繞闕宮百神呵護肅靈風鸞旗玉輅留中道
駝紐銀章錫上公楷木更含千歲綠杏花猶發舊時紅
吾鄉亦有衣冠墓與魯絃歌兩地通

五言排律

夫子鼓琴得其人　唐白行簡

宣父窮玄奧師襄授素琴稍殊流水引全辨聖人心蓋
德聲逾感覆人意自深冷冷傳妙手擷擷振空林促調
清風至操絃白日沉曲終情不盡千古仰知音

宣聖手植檜　宋趙昺

擢秀真儒宅垂陰數仞牆封培因聖力茂悅得靈長根
踞龍蛇蟄枝延鸞鶴翔勞躬師禹稷蔓草雜韓莊偃蹇
明堂幹蕭森岱岳陽圖斯漢武柏愛掩召公棠日月成
塵刦乾坤屢戰場仁恩感樵木忠厚及牛羊不有神明

護寧逃剪伐傷歲寒千古色宜並子孫昌

孔舜亮

聖人嘉異種移對誦絃堂雙本無今古千年任雪霜右
旋符地順左紐象乾綱影覆詩書府根盤禮義鄉盛同
文不朽高與道相當洙泗滋榮茂龜蒙借鬱蒼皴靈全
木帝鐘秀極勾芒氣爽群居席烟凝數仞牆陰連槐市
綠子落杏壇香布露周千尺騰凌上百常傍欺泮林小
遠笑嶧桐黃屹若擎天柱森如出日桑風中雕虎嘯雲
際老龍驤直欲驚魑魅端疑待鳳凰斧斤嗣甲幹錯
羽林鎗大節忠臣槩堅心志士方鄉宮使不得秦火縱

何傷宣子休誇樹姬人謾愛棠松甲虛視爵花賤枉封
王誰念真儒迹何當議寵章

謁聖林　元王德修

東魯稱文獻尼防毓聖賢道開周宇宙神照魯山川翠
合知林墓鞏飛識廟陝殿庭千百載風雨幾經年爲牧
于茲久修車愧不先德如宣父在裕及子孫綿昭代猶
加尚明庭已降錢樓楠會山積棟宇見星連禮樂從斯
盛蘋蘩且致虔斯文應未墜吾道日乎平

謁聖廟　周伯琦

闕里宣尼宅儒林禮樂區右文昭代盛報德聖恩殊天

語頒中禁星軺發上都內庭香繞案光祿酒浮壺持節
懋專對于原愼載馳秋陽晞稼穡書路走槐榆歷歷由
汶濟行行望泗洙岱宗標近甸魯殿没荒蕪不見三家
采惟餘五父衢祠嚴柔日過林近絕晨趨廢堞依修阜。
危臺記舞雩廟宮參象緯書閣壓城闉反宇周阿峻廻
廊百步紆蛟鱗蟠玉柱螭首矗金鋪庭迴檜千尺壇虛
杏數株省牲新雨霽釋奠舊章敷闢戶陳籩豆登歌應
瑟竽尊居玄聖儼侑食列賢俱輿頫鏗珩珮周旋顧履
絇祝將宸意達祝告下誠孚明燎煙雲陛祥熏集寶爐
共覩周典禮寧數漢規模似續于今盛欽崇自古無鰥

埡臨象魏穷石峙鱷跌黃卷牙籤秩雙亭翠竹扶山川
光世趨泉井澤苗裔推本尊師道題名逃廟談佇看文
東將豈復歎乘桴斂作先東發朝廷用大儒愚生亦忝
幸歸上孔林圖

明馬從謙

遠阜驅塵轂孔門紀勝遊岱雲封劍履海日掛松楸吾
道歸東魯天心愛晚周杏殘猶帶雨樹老却成虬忽聽
玄英起遙凌紫翠浮炎埃坐消歇風落萬山秋

奉命分祀孔廟作　唐順之

後聖禮先師斯文端在茲將陳百官富詎止一牢祠入

室瞻遺器圜橋展盛儀樂堪三月聽奠想兩楹時執皂
元公肅捧璋髦士宜鄙儒叨小相端甫奉前規

謁聖廟　梁鉛辰

瞻拜儼儀形春風藹殿庭絃歌周禮樂廟貌漢丹青戶
牖思遊息宮墻識典型崇檐留古檜毀壁得遺經帳肅
千秋寢碑封百代銘宓乔浮栢檻雲氣入松櫺暫息壇
邊杏還歸水上萍深慚遊遊子何以薦芳馨

謁聖林　張國維

蹕蹻辭青帝旋車拜素王高山抒向往闕里幸躬翔周
典元存魯兩楹未啓商像遺瞻日月壁在聽絲簧藏檜

貞留異深壇欲吐香晨曦問俎豆森劍齒冠裳纜碣皆
千宿雕梁漸委霜露光漫獻賦墻仞可淪芳烏寂趨亦
部榛消鳴珮行祇氤常五色琪玉鬱千章泗奏猗蘭尸
尼爲霸鳳闡發明黃饉貴盧築普靈長道德標終始文
明衍歲月今朝觀禮樂身世在秋陽

謁林廟　陳經邦

斯文天未墜夫子起追尋異質標河岳鴻裁照古今千
年王祀報六籍聖恩深遙入麟蹤里還趨馬鬣林藏書
留故址曳杖想遺音矜土猶觀禮門人昔治任檜存周
季色松結漢時陰峻閣奎文在孤亭御蹕臨鉤衣寧有

草巢樹獨無禽道胍過洙泗宮墻並泰岑緬懷大宗邈
永歎哲人沉莫怪低回久觸懸仰止心

戊寅九月十五日謁孔林越翼日謁孔廟恭述一百韻

錢謙益

魯甸千年國尼丘萬代師廟堂周制俗秩祀漢官爲林
殿逐相並宮墻儼在斯乾坤三代後日月大明時舊里
標歸德新宮叶魯期駿奔如有事仰止遂吾私歷歷奎
婁埜行行濟汶涯天門開泰岱地脉道淄濰誕唇星精
降徵符斗玉番佳城象緯合玄宅鬼神治丘隴猶堂斧
封塋並鯉思室廬餘結構駐蹕想旌旗開闢藏元氣衣

冠冕羽儀石壇芳禮羣彥比宗彝異植中聚木殊名
辨雜離冢塋中樹以百數有柞枌雒離女貞五味毚檀之樹護訶荆棘屏恭敬烏
禽知表節金天肅高林玉露滋東瞻日觀近南指帝車
移泗水秋風下防山夕照馳綢杠雲霙鏤繡紋草葳蕤
烏集絃歌語林傳治任悲天香流灌莽地籟響陵陂展
謁渾如夢低徊詎忍辭已上叙拜墓已下叙謁廟端門何巍梟魯道
正逶迤孔里今眞到斯文昔在茲平生懷灑掃一日耳
壇墀秘殿降婁直中階七曜窺冏阿帶陵阜飛閣壓墉
陴藻井螭頭攫虹粱鳥翼構秋陽明象設白道麗崇[illegible]
儼若龍蹲在寧云鳳德衰華冠章甫飾象佩袞衣宜玄

聖今嘗宁群賢舊擁齊顏曾陪劍履堯禹接鬚眉法象
新鈴吐風雲準角摛偶形闕拱讓屋壁隱金絲頌禮綏
壇樹義文錯院枝檜身懲曲几杏幹俯細帷廊廡丹青
剝觚稜風雨欺戟門徒矗立奎閣半撐支暗網縈秦籀
炎光燎漢碑褒成元始爵邊豆太牢祠射影空亭井尊
雷亦戲嬉高門猶女謁齊幕自優施入邑朝歌劇初筵
屢舞傲時有請以女樂行酒者却之及具飯復命小優歌以侑食故云質明如有見每
事問于誰几席頻摩拭琴書獨歎噫可能長夜旦終感
哲人萎泯絕登牀譏悽惶曳杖辭三家無甲第六族有
餘黎麟野長蒼莽龜山故蔽虧頻宮蟠翠柏射圃纔紅

梨封火青陽冢輪風路寢基馳車良惆悵立馬重咨
金鏡文奚喪珠囊道漸褻赤書符秦運縹帙漢洪規漫
滋三年學椿兼九達逵師承譌亥豕文字變侏離玉策
爭塗乙金編互點嗤冥埿紛樀埴錮疾扇淫詖譎法宗
無子奔趨廟有尸諜身虔釜切從政斗筲危兩觀疏刀
鋸三雍競鼓吹介雞私室闕獲麟野人嗤重錦鄰爭覬
封兮谷竊閭飲羊群彼猾穿狗並狐疑網漏專車骨訞
深一足夔陽街愆雨露火歷過天司俎豆荒文事封疆
失死緩幾年通肅慎何計却萊夷釋甲公徒踞扶任國
俗漓矢矜三寸激兮傳六鈞奇負載非無策踰溝亦有

詞稷禾田賦盡風草竹刑靡復宇論嘗許歸田數郿鄗
作宮遲頌閟侑器請觀歆南服包茅阻東郊牿馬疲詎
聞伻赤狄忍見長濟池去去傷宗國悠悠泣路岐修容
過鄒魯流涕問桓傜皓首懷鉛槧童年憶佩觿韋編懸
未絕丹漆夢楷隨剪海乘桴逸闕門戈綠披憂心妹悄
悄削跡正纍纍雀語紛咽嘶鶺歌獨涕洟無才能擇木
有智不如葵累紲吾窮矣迷陽遂已而人呼爲喪狗自
笑似喪俱桑落朋徒在河流道路彌楚弓亡可得魯寶
載安之朽木容雕飾幾生畏涅緇詠歸聊點爾學稼亦
樊遲詎敢偷懷璧終然守論圭紀雲徵外史問日比群

兒龍室藏誰守麟臺筆可追龎亡絲蕞近書亂玉杯遺
河雒紆鉤櫛羨墻許誦惟九家陳篋衍七略奏笙篪原
室惟環堵顏瓢可樂儀願同齊隱士齋宿拜書詩

乙未歸里進謁先師廟翼日謁孔林時衍聖公暨曲阜令
兒招恭紀五十韻　國朝孫自式

尼山崇俎豆泗水帶平川原廟隆王制規模重帝纏宮
墻高自若林殿鬱相連禮樂初明後乾坤再造年承風
歸德遐慕化講堂旋灑掃深初願瞻依遂夙緣行行踰
濟汶歷歷仰奎躔泰岳天門啓雩沂地脈延端門恢斗
極闕里詠層巔肅體趨馳道齋心拜曲旃中階七曜俯

秘殿降婁懸傑閣臨平野周阿帶廣塵虹梁垂鳥翼棼
橑麗蛇蜒函丈初仍地豐規半隱天夙袞寧致歎龍德
賁巍然章甫華冠飾深衣象佩妍當陽唯至聖侍側列
群賢堯禹頻眉接顏曾劍履虔風雲生隼角日月逼雕
軒屋壁金絲隱偶形揖讓先檜枝蟠古籀杏幹繚重枅
冊几留遺像緗帷繪聖詮千秋峙碑碣六代備宮懸丹
漆千生意羨墻此日傳賢明如有覿整履拜高阡星緯
佳城合神明玄宅穿鯉思封壟並堂斧墓門駢駐輿旌
旗在栖廬結構全衣冠藏邃古開闢見深玄[illegible][illegible]玲[illegible]
鼎彝雜陋蕙笭石壇存禮器碧瓦貯雲[illegible]禽鳥[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荊榛盡棄捐防山餘毀塹洙水靜清漣繡紱光猶[illegible]
垣制尚堅石麟華表聳玉笏古儀宣神路遵周道靚[illegible]
倚泗淵天香流沆瀣地籟響潺湲展謁渾疑夢低徊[illegible]
泫焉鶤鵬能夔衍麟野豈推遷負笈余生晚歸田[illegible]
便妻京秋九十跋涉路三千去去朝馳騎遲遲暮扣舷
壯行懷未展願學志彌專齋肅容惟斂瞻趨病欲痊上
公陳雅樂明府列華筵几席紛陳設尊彝盡粲鸞薦陶
如何命感激賴詩篇大道誰堪屬岡知孰許肩凌晨策
駑馬翹首岱宗前

謁闕里　吳愁謙

東岱留元氣青齊攬大荒禮容陳俎豆堂壁隱絲簧次
第春秋作絃歌雅頌彰幽幽琴操古曄曄玉書祥[illegible]圖
觀猶盛荃編秘已揚蠻方驗楛矢土木辨羵羊朗曜恒
如此嶙峋不易量一麟傷躑躅兩觀削披猖豈但垂千
禩兼之啓百王几筵虔帝座弟子列鵷行紫氣通閶闔
青霄下鳳凰風雲臨畫檻日月麗雕梁栢影參天出松
陰匝地涼梁恩射宋碧銅瓦雒丹黃老檜風霜積傳聞
手澤長根深蟠似蹇葉落兆興亡圭璧從高殿璁珩竹
兩廊其芩徵異瑞箓草茁新芳穆穆尊彝舊斑斑鏡鼎
光土花銹纜栗金液溜精艮禮讓猶存否詩書任此鄉

穹碑驚赫烜御筆佑輝煌豈意趨蹌後欣逢盛典揚精神仍可托遺澤渺難忘西苑聞清磬南樓帶夕陽鶴鳴空海闊鹿跡遍宮牆曠代昭禋祀明煙薦玉觴祇躬乘浴德稽首頌明堂

謁聖廟　宋際

穆穆宣尼廟迢迢古魯城奎婁分野燦洙泗發源清藹藹宮牆峻雙懸日月明岱雲飛畫棟海旭射雕甍闕自燕書富堂由駐蹕成杏花壇有色絲竹壁無聲曹植文章麗鍾繇筆墨精朱干用周樂白牡法殷牲禴祀神州遍規模闕里宏累朝崇謚號弟子盡簪纓夾道千松蔭

參天一檜榮秋陽高聳相春雨滿昌平嗣續公孫秩封茅帶礪盟駿奔遴髦士鵠立列慈珩際也遊何晚簡兮賦欲鳴趨蹌酬夙願不必慕登瀛

潘取廉

帝址金天闢侯圻翕父規乾符昭瑞應坤軸握靈奇考鼎銘傳德尼山禱協期龍光繞室夕麟紱繫書時大道無終絕斯文寔在茲彝常今古植經義日星垂何必天之子允爲帝者師逍遙歌未竟遺懇詠旋悲萬世素王廟當年司寇居常屯六馭駕累奉一牢祠城護宮牆擘橋臨璧水進威儀增列戟文字表穹碑元氣坊凌漢太

中門向離杳蔣敷舊陰檜老闕新枝[illegible]閣連奎宿崇階象陛螭和風拂棟宇旭日照罘罳斂龍蟠柱筵鋪鳳展帷及門窺美富入戶想容儀冑澤循營月三英尚[illegible]思歩趨誰恐後聞兒屬能知哲配分昭穆賢儒共派支一堂誠不忝兩廡詎云卑鬭月觀明薦齋心致祝釐馨香豐簋簠苾潔尊彝鐘鼓皇皇奏衣冠肅肅隨登歌原有節綴徵敢言遲彷彿鈞天降依稀俎豆嬉退居存燕寢勒蹟紀施爲詩禮趨庭處金絲啓聖基千秋遡木本奕葉重弓箕弓切羹墻慕欣瞻桑梓遺大哉徒永歎至矣更何辭

謁聖林

太極剖鴻濛斯文啓在東經天奎壁麗絡地岱瀛通帝里鍾祥異仙源毓秀洪玉書吐瑞色木鐸振群聾萬古夜長旦諸邦轍已窮兩楹微夢奠三板閟幽宮嶽嶽龍蹲迸巍巍馬鬣崇經封惟卜氏留宅自元公銘出人君誄場推弟子衷尼還峯矗矗泗失水瀜瀜隧裏瘞黃玉橋邊降赤虹祖孫三世列述作一堂同卉集殊方木碑鐫異代工無烏敢繞樹有鳳或棲桐封植千齡古明禋曠典隆陳牢思漢祖褒號美唐宗樵牧無人到掃除置戶兌蒼龍夾路轉白兎躍溝空趙宋風常在嬴秦氣衰

雄靈根深不測剪李賁堪焉不有神奇跡肅知呵護功
嗤斯汲冢策笑彼鼎湖弓祇作封狐窟空餘灌莽叢何
如茲兆域莫敢輕踐小子生何晚來瞻日正曉驚心
蔡駭目釋滯更開蒙敬起思堂上哀生享殿中騰陳之
祠藻蘋蘩等秋蟲盼響通微息羨墻見俯躬洪鑪鑄冶
大塊托靡隙疑延佇同瞻洛虛沖肅拜峒但期元化同
長與乾坤終

聖廟　　錢肅潤

東土開文教中天運日昌羣來圖獻瑞虹降玉呈祥生
已師百世歿隨享萬方邦家咸俎豆祝史競鋪揚故里

尤思慕何年大表章魯哀初立廟漢祖始升堂釋奠儀
成魏加封號進唐累朝隆祭獻奕葉嗣芬芳赫赫文章
府巍巍道德坊重門增壯麗層閣佐輝煌穹石碑銘古
積構崇永香爐深滋雨露檜老飽風霜綺殿雲擎蔭迴
廊貫翔蛟蟠繡柱翡翠綴雕梁閶闔開還掩罘罳
起復張煙霞浮紫碧日月映丹黃憑土神如在垂旒儼
更莊日猶瞻海內心儼對君王圭璧原依舊尊彝自倍
常四賢環左右十哲儼冠裳諸子終顏孟群儒首左盲
東西分次第先後判低昂整肅聯昭穆維容飭紀綱子
非先父食弟不抗師行偉矣几筵祀遐哉禮器藏一王
垂制度六代集宮商共說文迴蜿相傳硯在淋焚書曾
莫損治室詎能戕宅奏金絲響壁生蝌蚪光斯文天未
喪遺訓世難忘彷彿趨庭處依稀問道旁講壇雖寂寂
絃誦正洋洋小子才誠鄙生來質不良未邀窺道岸早
自外宮墻偶造三齊境因遊東魯鄉過都嘗踴躍入室
轉彷徨觀海將何極升天未易量泰山同鞏固泗水任
悠長廟貌崇今古明禋格禘嘗瞻依徒自切拜手愧無
將

癸丑春王二月謁聖廟越一日謁聖林恭記　　張　翼

今古斯文在尼山誕聖人著書存筆削載贊老車輪道

大原無匹天高豈易臻漢唐崇祀典鄒魯想陶甄位列
公侯上祠傳駐蹕頻至今闕里側古廟扎嶙峋碧瓦千
霄出宗彝傍砌陳杏壇增藹棟檜樹儼龍鱗洙水環為
墓防山比作鄰林深虛鳥雀苔古覆麒麟陵寢何如此
詩書若有神楷枯忘日月著茁少荊榛享殿豆籩秩墓
廬風雨屯昔賢碑碣滿　昭代祝犧新世受楹開奠孫
為王者賓何人不仰止小子更逡巡幼作升天夢常思
入廟辰宮墻欣得路德業愧迷津相率來稽首無由附
後塵低徊不能去竊殊自相親

家乘脩簡臣重脩闕里誌成喜述　　宋慶遠

毓聖由洙泗遺文載簡篇昔稽三氏誌初纂一家言。東
祀新爲錄。西涯舊有編。字訛疑亥豕。錢久漸磨鐫。曩季
曾重訂。原書愈失詮。無緣東觀閣。有待筆如椽。聖緒原
殷裔。子宗亦衆賢。兩昆同奉職。萬舞並隨肩。暇日捜殘
帙。公餘割半氊。見羨圖聖像。摛管探星淵。紀事分條目。
徵詞列後先。魯宮存殿宇。沂水誌山川。歷代褒崇異。承
家世系綿。豐碑標御製。古樂著宮懸。法在詳仍簡。書成
欽者全。棗梨工未畢。肯宿倖還捐。虹玉難呈瑞。麟經不
嗣傳。誰能羅武庫。於此見文宣。玉友懷棠棣。金絲捧豆

籩詞葩飛五鳳。講席躍三鱣。茲里有何闕。先猷幸不愆。
瞻容方惕若。展卷更離然。蹟已垂今古。鄉寧限幅幀。斯
編在東魯。如日麗中天。

曲阜懷古　　徐佺

東魯分茅處。元公啓土年。泰山維作鎮。泗水是流泉。國
政尊親報。民風禮樂宣。宗周既衰矣。至德實生焉。遂有
春秋作。嘗操筆削權。時君于七十。弟子進三千。言志瑟
鏗爾。懷歸章斐然。乾坤祇此地。家室盡鳴絃。寥落川原
古。逡巡歲月遷。謁林留漢碑。藏壁護秦烟。知者非阿聖。
生民未有賢。宮墻開萬域。長仰日中天

謁聖廟　　宋慶長

廣殿同天闕。虹橋象辟雍。岱雲連畢晛。奎宿映芙蓉。古
檜凌霄出。喬松積雪濃。雕欄栖舞鶴。繡柱起蟠龍。閣峻
書盈帙。壇高級幾重。三千難辨族。七十盡膺封。璀璨嶅
張侑。鏗鏘駭屏共。碑鐫天子詔。碣示聖人容。禮樂烝嘗
脩。衣冠鵷鷺從。明禋萬世肅。至道百王宗。洙泗源常繞。
防尼秀所鍾。霜飛寒碧瓦。漏靜澈金鏞。景行當年志。趨
蹌此日逢。微官原　帝簡。拜手暫辭農

宜聖手植檜　　宋思玉

帝子思嘉樹。嘗聞紀永謠。秦松非驟貴。隋柳總先凋。孰

似宮墻峻。猶存柯幹喬。蟠根如偃月。勁節自凌霄。夙具
歲寒操。寧因劫火焦。天心鍾瑞氣。聖手植貞條。矍相儀
容凛。尼山別望遥。有紋盤翠鳳。無葉華賜鶡。鯉伋孫枝
挺。顔曾福蔭遥。靈旗千載合。仙瑟四時調。楷木初爭發。
豐碑宇半銷。甲申同正[illegible]肅候環橋欲識攢莖秀。應
勞淨絹描。復榮終有待。[illegible]翠漸舒苗

七言絶句

題金絲堂　宋孔道輔

秦火自焚卑害聖。金絲堂壁幽家書。典墳啓發皆天意

非謂共王好治居

望尼山。　無名氏

三家堂廡春花老五父衢荒秋草深惟有尼山蒼翠在

出雲飛雨助登臨

謁聖林

靈光殿古生秋草曲阜城荒噪晚鴉唯有孔林殘照裡

至今猶屬仲尼家

謁闕里　高詡

六經不幸火于秦日月曾何礙片雲用舍從來關治亂

皇天本不喪斯文

登奎文閣　元陳祐

聖道如天不可階聖門良爲後人開他時點檢平生樂

首憶奎文閣上來

遣祭酒孔克堅代祀闕里回京　明太祖皇帝

孔氏曾孫祭祖回但言農務野荒開我知蓋世民容喜

必解春風每歲來

謁孔林　夏寅

墳發千年樹百尋烟雲無際鳥飛沉雖然弟子當時植

不是恩深不到今

謁廟　雷鯉

茫茫大宇秋千頃耿耿初心月一彎拜謁祠前賦歸去

海濱鄒魯武夷山

謁林廟　徐應徵

千年文木似雲屯百代龍章表道尊帝寢王陵桑海變

孔林綿邈並乾坤

三都城郭靈光殿幾度豪華付水流惟有素王庭闕在

萬年禮樂仲春秋

詠手植檜　王在晉

古檜凌霄自手移露華高揭幹雕奇秦皇漢武留松柏。

未許文壇借一枝

詠楷樹　李恪

神物護兮淑氣滋鐵柯偃蓋老龍枝風霜歷盡幾千載

疑似當年廬墓時

謁聖林　方遠宜

參天樹見心喪日翳草亭知駐蹕年千載烝嘗又寒食

願分新火讀遺編

詠魯壁　孔貞[illegible]

蝌蚪出從古壁中至今大地書文同泰人道下六經火
三月咸陽焰尚紅
漢魯共王好土木斷雲掘霧平山谷金絲萬古有高堂
寂寂靈光秋草宿
詩聖廟　國朝劉芳躅
漫圖苔紋綴古錢元和鐵象至今傳瓷姿更覽中庭檜
並想靈根結石泉
詩聖林
楷木芭蓍各萬條真源洙泗路非遙蟲魚幾處碑仍在
羊虎千年氣不驕

兄中丞補宛巡魯　錢芳標
宣尼闕里有遺容迥望蒼蒼是岱宗入廟先瞻手植檜
驅車不問大夫松
謁聖廟　董　俞
宮墻再拜立斜曛古樹常棲泰岱雲身是句吳老縫掖
窮年辛苦爲斯文

闕里廣誌卷之二十

誌銘

有漢泰山都尉孔君之銘

君諱宙字季將孔子十九世之孫也天姿醇嘏齊聖達
道少習家訓治嚴氏春秋緝熙之業既就而闓闔之行
允恭德音孔昭遂舉孝廉除郎中都昌長祗傳五教尊
賢養老躬忠恕以及人兼禹湯之辠已故能興朴闕二字
彫弊濟弘功於易簡三載考績遷元城令是時東嶽黔
首滑夏不闕三字祠兵遺畔未寧乃擢君典式以文猶之
旬月之間莫不解甲服罪闕二字婦田畯喜于農圃商旅
交乎險路會鹿鳴于樂崩復長幼於酬酢闕三字稔會遭
篤病告困致休得從所好年六十一延熹六年正月乙
未闕三字疾貴速朽之反真慕寧儉之遺制窀夕不華明
器不設凡百闕三字述于是故吏門人乃共陟名山采嘉
石勒銘示後闕有彝式其辭曰於顯我君懿德惟光紹
聖作儒身立名彰貢登王室闕闕是虔夙夜闕二字在公
明明乃綏二縣黎儀以康於兀時雍闕茲岱方師彼凶
人覆俾闕二字南畝孔饋山有闕行豊年多黍稱彼兕觥
帝賴其勳民斯是皇疾闕三字乃委其榮忠告殷勤屢省
乃聽恭儉自終簠簋不敶生播高譽歿垂令名永永不

刊音載揭聲延熹七年七月廿八闕造

博陵太守孔彪碑

君諱彪字元上孔子十九世之孫潁川君之元子也君少履天姿自然之正師禮不爽好惡不愆考中虔袞修身踐言龍德而學不至於穀浮游塵埃之外皭焉泥而不俗郡將嘉其所履前後聘召蓋不得已乃翻爾束帶弘論窮理並道事人仁必有勇可以託六授命如毛諾則不宿美之至也莫不歸服舉孝廉除郎中傳昌長疾病竿宿闕遷闕京府丞未出京師遭大君憂泣踰皐魚喪過于哀諱畏禮章服競還署試拜尚書侍郎無偏無

黨遵王之素蔫可黜否出闕二字度日悋位佇所在祗肅拜治書御史膺皇闕之廉恕闕二字叅之闕五字律祗用既平博一太守郡因山闕三字以饑饉斯多草竊罔不闕賊劉寧張丙等白日攻剽坐家不命君下車之初闕五教以博闕削四凶以勝殘乃闕三字爰尚桓桓折馬疑害醜類以禪路不拾遺斯民以安發號施憲每合天心闕之所惡不以強人義之所欲不以闕二字姓樂政而歸于德望如父母順如流水遷下邳相河東太守梟此闕三字君子風也未怒而懼不令而從雲行雨施闕二字太和海内歸公卿之任矣勞而不伐有實若虛罔執謙需以病辭

官去位闕闕以孝竭闕餘暇彈琴擊磬闕二字之味而不改其靜上帝棐諶天秩殄將擴師輔之紀闕綱闕疾彌流乃殞乃闕二字卅九遭年七月辛未闕三字哀哉魂神超邈遂兮冥冥遺孤切絕于嗟想形闕二字哀遠念不欲生群臣號咷靡所復逞夫逝往不可追兮功闕三字識惟君之軌迹兮如列宿之錯置易建八卦揆肴斁辭述而不作彭祖賦詩皆讚所見于時頌闕二字是闕吏崔闕王沛等伏信好古敢詠顯闕乃刊斯石欽銘洪基昭示後昆申錫鑒思其辭曰穆穆我君大聖之胄惇懿允元叡其玄秀惟嶽降精誕生忠良奉應郡貢亮彼

我闕克明王道辯物居方周闕四字也正名朝無秕政直哉惟清出統華夏化以篤成闕猶殄逆賢倚闕庭帝重乃昉自闕二字征所臨如神闕六字之翰先民是程宜乎三事金鉉利貞而絜白駒俾世憤惻當享眉壽莫非爾極大闕三字邈矣不意于嗟悲兮闕三字息溥溥庶幾復焉所力咨乎不朽沒而德存伊尹之休格于皇天惟我君績表于丹青永永無沂與日月并于嗟闕二字于以慰靈

孔謙碣

孔謙字德讓者宣尼公廿世孫都尉君之子也幼體蘭石自然之姿長膺清妙孝友之行禮述家業修春秋經

升堂講誦深究聖指弱冠而仕歷郡諸曹史年廿四永
興二年七月遭疾不祿按孔融別傳云宙有七子融之次第六載于譜錄者惟有謙褒融三人褒之名見史晨碑 按天下碑錄孔墓之碑凡八隸釋有其二矣趙氏有元年乙未孔君碣亦不知爲何人也如司空孔扶河東太守孔宏御史孔翼從事孔君德博士孔志五碑皆世所未見也

唐正議大夫尚書左丞孔公墓誌銘

吏部侍郎韓　愈撰

孔子之後三十八世有孫曰戣字君嚴事唐爲尚書左
丞年七十三上書去官天子以爲禮部尚書祿之終
身而不敢煩以政吏部侍郎韓愈常賢其能謂曰公尚
壯上三留奚去之果曰吾敢要君吾年至七十一宜去

吾爲左丞不能進退郎官唯相之爲二宜去愈又曰古
之老於鄉者將自佚非自苦閭井田宅俱在親戚之不
仕與倦而歸者不在東阡在南陌可杖屨往來也今異
於是公誰與居且公雖貧而無留資何恃而歸曰吾負
二宜去尚奚顧子言愈面數曰公於是乎賢遠於人明
日奏疏曰臣與孔戣同在南省數與相見戣爲人守節
清苦論議正平年纔七十筋力耳目未覺衰老憂國忘
家用意至到如戣輩在朝不過三數人陛下不宜苟順
其求不留自助也不報明年長慶四年正月巳未公年
七十四告薨於家贈兵部尚書公始以進士佐三府官

至殿中侍御史元和元年以大理正徵累遷江州刺史
諫議大夫事有害於正者無所不言加皇太子侍讀改
給事中言京兆尹阿縱罪人詔奪京兆尹三月之俸權
知尚書右丞明年拜右丞改華州刺史明州歲貢海蟲
淡菜蛤蚶可食之屬自海抵京師道路水陸遞夫積功
歲爲四十三萬六千人奏疏罷之下邽令笞外按小兒
繫御史獄公上疏理之詔釋下邽令而以華州刺史爲
大理卿十二年自國子祭酒拜御史大夫嶺南節度使
使約以取足境內諸州負錢至二百萬悉放不收蕃舶
之至泊步有下碇之稅始至有閱貨之燕犀珠磊落賄

及僕隸公皆罷之絕海之商有死於吾地者官藏其貨
滿三月無妻子之請者盡沒有之公曰海道以年計往
復何月之拘苟有驗者悉推與之無筭遠近厚守宰俸
而嚴其法嶺南以口爲貨其荒阻處父子相縛爲奴公
一禁之有隨公吏得無名兒蓄不言官有訟者公召殺
之山谷諸黃世自聚爲豪觀吏厚薄緩急或叛或從容
桂二管利其虜掠請合兵討之冀一有功有所指取當
是時天子以武定淮西河南北用事者以破諸黃爲拒
向意助之公屢言遠人急之則惜性命相屯聚爲寇緩
之則自相怨恨而散此禽獸耳但可自計利害不足與

論是非天子入先言送[illegible]與江南[illegible][illegible]湖南嶺南會容
桂之吏以討之被霧露毒氣物故者無一還安南乘
勢殺都護李象古桂將裴行立容將楊旻皆無功數月
自死嶺南囂然祠部歲下廣州祭南海廟廟入海口爲
州者皆憚之不自奉事常稱疾命從事自代唯公歲常
自行官吏刻石爲詩美之十五年遷尚書吏部侍郎公
之北歸不載南物奴婢之籍不增一人長慶元年改左
散騎常侍二年而爲尚書左丞曾祖諱務本滄州東光
令祖諱如珪海州司戶參軍贈尚書工部郎中皇考諱
岑父秘書省著作佐郎贈尚書左僕射公夫人京兆韋

氏父种大理評事有四子長曰溫質四門博士遵儒遵
憲溫裕皆明經女子長嫁中書舍人平陽路隋其季者
幼公之昆弟五人載戡戢戣公於次爲第二公之薨戢
自湖南入爲少府監其年八月甲申戢與公子遵公子
河南河陰廣武原先公僕射墓之左銘曰孔世卅八吾
見其孫白而長身寡笑與言其尚類也莫與之倫德則
多有請考于文

朝散大夫贈司勳員外郎孔君墓誌銘

吏部侍郎韓　愈撰

昭義節度盧從史有賢佐曰孔君諱戡字君勝從史爲
不法君陰爭不從則於會肆言以折之從史羞面頸發
赤抑首伏氣不敢出一語以對立爲君更令改章辭者
前後累數十坐則與從史說古今君臣父子道順則受
成禍逆輒危辱誅死曰公當爲彼不得爲此從史常鉗
聽喘汗居五六歲益驕有悖語君爭無改悔色則悉引
從事空一府往爭之從史雖羞退益甚君泣語其從曰
吾所爲止於是不能以有加矣遂以疾辭去臥東都之
城東酒食伎樂之燕不與當是時天下以爲賢論士之
宜在天子左右者皆曰孔君孔君云會宰相李公鎮揚
州首奏趨君君猶臥不應從史讀詔曰是故舍我而從

人邪即誣奏君前在軍有某事上曰吾知之矣奏三上
乃除君衛尉丞分司東都詔始下門下給事中呂元膺
封還詔書上使謂呂君曰吾豈不知戡也行用之矣明
年元和五年正月將浴臨汝之湯泉壬子至其縣食遂
卒年五十七公卿大夫士相弔於朝處士相弔於家君
卒之九十六日詔縛從史送闕下數以違命流于日南
遂詔贈君尚書司勳員外郎蓋用嘗欲以命君者信其
志其年八月甲申從葬河南河陰之廣武原君於爲義
若嗜欲勇不顧前後於利與祿則畏避退處如怯夫然
始舉進士第自金吾衛錄事爲大理評事佐昭義軍軍

帥死從史自其軍諸將代爲帥請君曰從史起此軍行
伍中凡在幕府唯公無分寸私公苟留唯公之所欲爲
君不得已留一歲再奏自監察御史至殿中侍御史。從
史初聽用其言得不敗後不聽信惡益聞君棄去遂敗。
祖芬其官贈某官父某某官贈某官君始娶弘農楊氏
女卒又娶其舅宋州刺史京兆韋屺女皆有婦道。凡生
一男四女皆幼前夫人從葬舅姑兆次卜人曰今茲歲
未可以祔從卜人言不祔君母兄幾尚書兵部員外郎。
母弟戡殿中侍御史以文行稱朝廷將葬以韋夫人之
弟前進士楚材之狀授愈曰請爲銘銘曰允義孔君茲

惟其藏更千萬年無敢壞傷

宋贈金紫光祿大夫尚書兵部侍郎孔公墓誌銘

參知政事王安石撰

宋故朝請大夫給事中知鄆州軍州事兼管河內堤勸
農同群牧使上護軍魯郡開國侯食邑一千六百戶食
實封二百戶賜紫金魚袋孔公者尚書工部侍郎贈尚
書吏部侍郎諱勗之子兖州曲阜縣令襲封文宣公贈
兵部尚書諱仁玉之孫兖州泗水縣主簿諱光嗣之曾
孫而孔子之四十五世孫也其仕當今天子天聖寶元
之間以剛毅諒直名聞天下嘗知諫院矣上書請明肅
太后歸政天子而廷奏樞密使曹利用尚御藥羅崇勳
罪狀當是時崇勳操權利與士大夫爲市而利用悍强
不遜內外憚之嘗爲御史中丞矣皇后郭氏廢引諫官
御史伏閤以爭又求見上皆不許而固爭之得罪然後
已蓋公事君之大節如此此其所以名聞天下而士大
夫多以公不終於大位爲天下惜者也公諱道輔字原
魯初以進士釋褐補寧州軍事推官年少耳然斷獄議
事已能使老吏憚驚遂遷大理寺丞知兖州仙源縣事。
又有能名其後嘗直史館待制龍圖閣判三司理欠憑
由司登聞檢院吏部流內銓糾察在京刑獄知許徐兖

鄆泰五州留守南京而兖鄆御史中丞皆再至所至官
治數以爭職不阿或絀或遷而公持一節以終身蓋未
嘗自詘也其在兖州也近臣有獻詩百篇者執政請除
龍圖閣直學士上曰是詩雖多不如孔道輔一言乃以
公爲龍圖閣直學士於是人度公爲上所思且不久於
外矣未幾果復召以爲中丞而宰相使人說公稍折節
以待遷公乃告以不能於是人又度公且不得久居中
而公果出初開封府吏馮士元坐獄語連大臣數人故
移其獄御史御史劾士元罪止於杖又多更赦公見上
上固怪士元以小吏與大臣交私汙朝廷而所坐如此

而執政又以謂公爲大臣道地故出知鄆州公以寶元
二年如鄆道得疾以十二月壬申卒於滑州之韋城驛
享年五十四其後詔追復郭皇后位號而近臣有爲上
言公明肅太后時事者上亦記公平生所爲故特贈公
尚書工部侍郎公夫人金城郡君尚氏尚書都官員外
郎諱賓之女生二男子曰淘今爲尚書屯田員外郎曰
宗翰今爲太常博士皆有行治世其家累贈公金紫光
祿大夫尚書兵部侍郎而以嘉祐七年十月壬寅葬公
孔子墓之西南百步公廉於財樂振施遇故人子恩厚
尤篤而尤不好鬼神禨祥事在寧州道士治真武像有

蛇穿其前數出近人人傳以爲神州將欲視驗以聞故
率其屬往拜之而蛇果出公卽舉笏擊蛇殺之自州將
以下皆大驚已而又皆大服公由此始知名然余觀公
數處朝廷大議禍福無所擇其智勇有過人者勝一蛇
之妖何足道哉世多以此稱公者故余亦不得而略也
銘曰展也孔公維志之求行有險夷不改其輈權彊所
忌讒諂所讐考終厥位寵祿優優維皇好直是錫公休
序行納銘爲識諸幽

宋御史中丞贈太尉孔公後碑

工部郎中張守益撰

公諱道輔字原魯孔子四十五代孫其世系之詳史冊
記于國封爵傳其家名教所宗海內胥仰公天性英異
在髫年則舉止端重言不妄發咸平中舉鄉進士爲兗
州首冠明年春御前擢進士第時祥符五年也釋褐彭
原幕時年二十七州守初易之後郡獄屢處駁議老吏
嗟服彭原秩滿祥符九年詔擢爲大理寺丞宰曲阜主
祠事不以私恩害公義故祇擢姜公爲本道廉訪使行
部過邑問公稅廩庾公不對但高談皇王大略姜怒按
其邑一一修舉姜不能責觧邑遷殿省丞入朝上章陳
祖廟制度卑陋不稱乞加修崇優詔可其請命公躬主

役事不日而成乾興元年遷太常博士天聖元年詔入
爲左正言知諫院公不避權佞在諫院七年封章論事
軒陛盡規忠言密啓無所隱避章奏隨滅天聖八年春
內出雙頭牡丹詔兩制館閣賦歌詩以進公作古賦奏
御引曰臣非館閣不得預於諫道正餘臣之職也大旨
陳君臣正道箴補當時上覽之嘉賞與日有詔直史館
又判三司理司尋爲北蕃國信使舊名延魯至是改今
諱焉至木葉山 闕 主命宴遣臣就席侑公酒以小玉球
公辭以不飲侑者旣傳君旨又曰飲此則氣和公曰不
和無害但天性不飲耳 闕 君臣皆相顧使還以功除左

司諫克龍圖閣待制朝廷見語錄對闕主有不和無
之說言事者繼進以謂正衡機會彼當有辭陛見時上
問之公曰契丹爲黑水所破勢甚衰但每日見朝使臣
俾舘候者預構語言挑探强弱使臣一不敢對臣恐以
此輕中國上大悅由是群謗不能進判流內詮勢利絕
私請孤寒得善地爲當時所稱天聖九年出典汶陽以
貳卿在畢父也亭侯客邇奉二親甚權朝野榮之汶陽
庶務澄肅奸猾去境一日兵隸繫千餘輩云私渡黃河。
公亟命釋之公自判奏曰頃者河決南燕分流及鄆有
司刱渡利於誅求今水復故道號爲乾河夫衆之田限

以南北民情自便官禁未除寘之嚴科實非聖意優詔
從之九年復判流內詮旋命公使北庭賀册禮復命轉
兵部員外郎在職天聖十年出知許州圭田素厚過期
而後赴明道二年四月就移知應天府兼南京留守司
是年管內歲饑公慮濟之無及亟發倉以貸然後上聞
父子室家相保者惟南都焉總十一月召入權御史中
丞朝論肅淸權勢引避是年皇后郭氏將出爲金庭教
主公亟率諫官御史十人袖疏伏閤請對時后已有成
命上命內侍近臣就東上閤門引公等赴中書俾丞相
宣諭公曰某等外聞中官動搖未詳德音願面見陛下

上已歸禁中不得已見政事堂時丞相與公對立堂上
丞相曰禁中事中丞不得知或不便於聖人臣子非所
安公曰人臣視天子與后猶子之事父母也父母不和
可以諫止未聞爲人子者順父出母禁中事不當知丞
相又曰漢唐以來亦嘗有廢后公對曰方今太平天下
待丞相如皋夔曰望致君如堯舜漢唐廢后何足取法
丞相不能對公拂袖引諫官御史出明日晨謁將至右
義門有吏持勑赴馬前已除諫議大夫知泰州臺吏押
行出都門時諫官御史十人皆一時名輩范仲淹嘗謂
所知曰孔公方正名天下所共知昨當攖鱗之際事在

不測觀其容止愈端重顔色不沮喪附中臣之對答丞
相之語應若宿構言有條理此過於前所聞矣景祐二
年四月移知兗州公佩本郡符歸故鄉專以鎭靜敦厚
風俗爲務八月行詔就拜龍圖閣直學士給事中初近
臣有進百首詩者時相奏可與直學士上曰此百首詩
不如孔道輔一言故有是命時貳卿新攺秘書監夫人
進封仁壽郡君公自府解諸曲阜一舍之間旌旗鼓吹
迎引後先耆幼懽呼遮擁行路至則爲壽燕樂于私第
榮遇之盛則有徂來石守道先生恩慶堂記具焉又以
孟荀楊王韓五子排邪說翼大道像設於祖堂西偏今

為之記觀其文亦足以見公之心至寶元年崇琪逆節
朝廷思得體貌大臣端本澄源拜公御史中丞公拜命
受職知無不言無所回避姦邪側目矣上已許大用素
忌公者畏其同列一夕事變且以治獄有附會明日罷
御史中丞知鄆州二年十一月道輔自中丞出知鄆州
初開封府吏馮士元以贓敗辭連知樞密節度參知政
事程琳宰相張自遜以素惡琳而疾道輔不附己將併
逐之謂道輔曰上顧程公厚今為小人所誣宜為辨之
道輔入對言琳罪薄不足治上怒以道輔朋附大臣故
併出之公畫痒感病行至滑之韋城驛以不起聞諸孤

扶護旅櫬歸葬于祖林祖墓西南偏公娶尚氏淑令有
文進封鄒國夫人子二人曰舜亮曰宗翰並中進士第
女三人長適殿中丞李寬中封清苑縣君次適王氏次
適張氏皆早卒孫七人若升若谷若古瑱梓恍愉皆仕
嗚呼公平生以忠孝節義自任介然卓立天地間一旦
被讒謗佞幻織言相傾勞苦若天無言而默識賢如
楊震藏器之猶不免當時謗公非群邪衆惡雖遇仁主
猶不得安其位行其道終於牖下復何恨焉辭陳公之
說折節待遷手斷妖蛇不足為公道者此不復書公在
位時諸子尚幼故平生風迹不能盡記惟宗翰知之□

詳然常恨世無直筆天下銘撰皆為勢利所屈不惟欺
人耳目抑亦自欺肺肝幽有鬼神安得無過今所論次
直欲質諸高厚表於方來脩勢利以傅信謹為銘曰聖
人之後不必皆賢唐堯虞舜嗣緒頑然君子之德未必
俱全子游子路科等分為偉哉孔公賢德咸備自性達
物以誠求志剛粹同天靜方宣地節義不回忠孝自遂
長於圖治勇在除奸文能靖國武可摧山視□於掌憂
國在顛孰知天意使去人間謂天生賢為宋左右胡其
多難跋前疐後謂天祚聖為孔裔冑胡其不延摧英隕
秀人謂至難公獨為易羌□可誅麟鳳可致志今在泉

功不見世神明共知良史勿記史筆是非人情好惡在
昔難平于今孰保公葬祖林神物來護忠骨英聲長耀
千古

金贈正奉大夫襲封衍聖公孔公墓表

翰林學士党懷英撰

至聖文宣王五十代孫諱摠字元會曾祖諱若蒙襲封
奉聖公贈朝奉郎伯祖諱端友朝奉郎直秘閣襲封衍
聖公宋建炎二年冬祀大禮赴揚州陪位值兵火隔絕
其弟端操之子璠已襲封訖長子拯皇統二年三月補
文林郎襲封衍聖公無嗣其弟摠大定三年七月補文

林廟襲封衍聖公管勾先聖祀事公三歲而孤幼稱警
悟及長力學自強通春秋左氏尤喜韓愈詩文談論簡
尺多引二書先輩多稱譽之公職在嚴奉林廟草木諸
人無敢觸犯宗族之間少長有禮人敬其勤復畏且愛
一日顧瞻鄆國夫人殿私自言曰生爲人子孫而謬當
其職使之隘陋如此寧不媿於心乎乃親率佃戶携斧
[illegible]其夫東老家仙鄉親指畫採伐中椽桷者旬有餘
日運車接軫以歸起西廟尼山廟兩處鄆國夫人殿及
大中門家廟齋廳祭祀庫計五十餘楹彩飾圖繪畢備
朝廷聞公名召赴闕欲留隨朝任用公力辭職專祀事

不宜妨職任之不專則特授曲阜縣令未到任歲大旱
既到任甘雨三日而止稼穡蕃茂歲仍大熟公精勤吏
事縣署至所居往返十餘里及腕治縣無一日稍闕差
科甚均詞訟無滯親族有訟即移佐官無少長皆向意
諸村當首人舊驗物力差當公預令定奪相次明以公
文告示比至其人已自承認交替不復更至庭下每歲
夏絹凡丈尺小戶舊合併全疋輸納臨村首目皆自斂
掠公止令依市價積算和買使併起納盡革舊弊縣城
摧壞官計工修築公戒董役者曰慎勿拆廬舍壞塚墓
若廬舍有礙當隨地築之塚墓有壞當以已俸完之二

者既安我心亦安矣其有不成葬穴無主暴露枯骨嘗
遣使厚瘞之有碑曰叢塚邑人春冬祀之瘞畢是夜夢
衆人來謝內一人稍前云嗟哉藉雲之弗及既瘞遣人
搜求又得十餘副復夢來謝公年四十得數子皆不育
一日夜夢異人衣冠偉然告曰今此非爾子後丑年庚
月丁日所生眞爾子矣當名元措公儉於奉已厚于賓
客周惠困窮不問家之有無娶泗水孫氏宋副樞密孫
傅之女孫後封啓郡太夫人又娶泗水侯氏二子長即
元措今襲封衍聖公次元紘舉進士女一人適兖州宣
武韓昺公享年五十三終奉直大夫以子貴贈正奉大

夫嗚呼孔子之澤及於無窮國家褒崇之恩方自此始
又豈止此而已哉

元贈中議大夫襲封衍聖公孔公神道碑記

翰林學士國子祭酒蔡文淵撰

朝列大夫濮州尹致政孔思誠以書幣緘父祖二世德
業之狀命文淵文於石以著其不隆厥緒之寔文淵謹
按素王世紀思誠宣聖五十四代孫也公之曾祖諱元
用字俊卿當金季政亂播越南遷幾二十餘年時天兵
壓境公以林廟爲重乃率孔族暨庶姓以降其大帥太
師國王承制封拜以公世襲曲阜縣令公有文武才復

拜其子之全仍令其邑授公兵柄致取益都巣有勝捷
没於王事曾祖妣聶氏封宜人婦德爲宗族楷範一子
即之全字工叔金已前襲封公元措來歸同詞武忠嚴
侯公因讓曰以賢以長責在吾叔元措乃許曰子父子
保全林廟當世其邑武忠允之仍䇿邑宰二十餘年公
先考諱治字世安一字先已孝友仁厚公謹廉明文章
政事爲一時稱首弱冠從翰長鹿庵游同門李孟閻徐
恒以斯文相許議年登二十襲尹鄉邑雞鳴而起坐以
待旦勤於庶務聲達朝廷其待同僚愛百姓咸盡其道
時潛齋楊君師表于魯公退食執弟子禮得知親之益

損齋楊公繼之復從遊盡仕優則學之道處士任公嘉
其才德以女妻之其內助居多壽四十一先公卒贈東
平郡君再娶畢氏一子一女皆任氏出子即朝列公也
女適長垣尹張執中封恭人公於二弟甚相友愛中統
四年公始權祀事嚴潔典禮惠睦宗族待飲之家百室
之半至元三年公謂權祀之職匪事功何以塞繼述之
責聞於上賜白金五十兩重修啓聖王殿蓍書閣榭環
廊以石易木殿楹再親築垣圍廟百堵皆作至元六年
罷灑掃戶凡廟庭大祭維豐維潔咸備于已三十餘年
給國家南征之役以才幹聞年五十三告老以男思誠

襲世尹階公奉訓大夫知單州事將行戒其子曰無妄
怒輕笞楚邑人長者如汝之父兄幼者如汝之子弟可
不慎乎其知單州也興學校延名士以成士風時憲府
貴公按問有倫有要人自以爲不冤至元二十八年擢
公奉直大夫知密州事首辦儒學三皇廟正彝倫明禮
法建醫藥濟斯民扶仁壽導江張公洎損齋楊公碑刻
悉焉元貞改元公見成宗皇帝於上都時大臣奏至聖
文宣王孔夫子之嫡孫其祖元用以軍功没於王事寔
開國立功之臣治權奉祀事三十餘年有德有文可襲
封爵上可其奏仍賜坐慰勞甚厚特授中議大夫衍聖

公以祖庭儀等之制飛章於朝賜尙珍署田五十頃復
給灑掃戶重修祖殿從公請也作堂私第名以詩禮示
不忘過庭之教也辛泉楊公大書之紫山胡公記焉大
德十一年冬十一月九日公薨于私第之正寢享年七
袠有二冬十二月望日葬公于宣聖墓西北任氏祔焉
濮州尹朝列公由鄉縣以師表國學復授安慶推官尋
知息州丁內憂不赴繼拜僉江南湖北道肅政廉訪司
事以朝列大夫濮州尹致仕公之所處皆有能名其忠
孝廉勤皆先公敎誨之力也公娶翰林應奉任君之女
振文處士公子也再娶畢氏牛氏馮氏封啓郡[illegible]

三人長曰克欽牛氏出授從仕郎承襲世尹權奉祀爭
娶東野嘉議公女孫女孫五長適廣東廉使楊倬次適
本縣儒士呂恪次適蘄州路府判馬侃子元㬚次適主
灌木簿馬克仁次適禮部尙書李廷實孫士良其子孫
蕃衍繩蟄如此我公德業益茂宂文淵謹考世紀自子
思子叙正傳漢唐以下安國穎達而已我朝隆盛天生
數公者赫然聲烈著于兩間保林廟以佑鄉民好學不
倦以承道統力陳大義以新廟庭近能迓續累世之忠
孝遠能紹述先聖之心法以欽承有國右文之典故為
之銘昭示後世彰我聖人溥嗣之恩渥於無極云銘曰

天生夫子師表百王慶流萬古奕葉隆昌天朝受命。休
有烈光素王之裔帝錫純良扶文拱武以保爵疆象賢
世邑以死勤王猶歟乃祖公爵是承孝思維則天子來
寧嗟若先考聿新聖宮濟人利物以孝移忠繼述祖道
朝覲帝容帝若曰噫汝襲祖封賜田復戶命爵上公文
宣之澤萬類含春永遵心蹟拱視北辰天淸地肅正我
彝倫續茲譜諜以貽後人
元故襲封衍聖公贈中奉大夫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
參知政事護軍追封魯郡公謚文肅孔公神道碑
翰林學士危　素撰

公諱思晦字明道孔子五十四世孫也曾祖元孝祖之
厚贈亞中大夫濟寧路總管輕車都尉魯郡侯父浣贈
通議大夫禮部尙書上輕車都尉魯郡侯母李氏追封
魯郡夫人公生至元四年七月天姿穎秀髫貫讀書已
識大義遊江張先生鎭為三氏教授公受業焉講求義
理薄詞章尊德行家貧躬耕雖劇寒暑不廢於學先生
深器重之甫年十有七禮部公棄世哀毀以禮奉母以
孝聞大德七年遊京師國子祭酒耶律公有尙謀薦爵
之。以親老固辭至大元年太夫人臥病躬進藥餌衣不
解帶及居喪勺水不入口者五日三年喪畢三氏教授

舉茂才授范縣儒學教諭延祐二年調寧陽學先是兩
邑校官率以廩薄不能受職公儉約自將教養有法比
代皆輓留不忍舍三年族人合議以公嫡長且賢宜襲
封爵主祀事上政府未決平章政事李韓公偕禮部力
主之會仁宗皇帝問孔子之裔迨今幾世襲封為誰李
公具以對仁宗親閱譜若曰以嫡應襲者思晦也復奚
疑且以前襲封秩卑俸薄遂授中議大夫襲封衍聖公
月俸自百緡加至五百緡鑄印四品泰定三年山東廉
訪副使王鵬南言襲封上公而秩正四品於格非稱且
失尊崇意明年陞嘉議大夫至順三年改鑄三品印

自以宗祀責重恒懼弗稱莅事之際必敬且愼初廟燬
於兵後雖苟全而樓廡圍墻未備乃竭力營度率復舊
規金絲堂瘞儲時祀餘貲葺新之不足補以己俸繪飾
從祀塑像補完祭器禮服請于中書暨江南郡縣書籍
尼山毓聖之地廟毁而碑存居民冒耕祭田且百年矣
稽諸典故言於部使者命鄒縣長沐陽令往覈之復田
百五十畝歲入粟四十有八石因請置尼山書院三氏
學田三千畝在沛縣之刁陽爲豪民所據檄州與沛縣
歸侵疆州官受賕敗其事公往復辯議再歲克定鄒縣
子思書院舊有錢百緡貸於民取子錢供祀祭久則并

負其本移憲司徵之前代封聖父齊國毋魯國公言于
朝宣聖封王而父爵猶公廟加褒崇有旨加聖父啓聖
王母王夫人公府初止設掌書一人書籍音樂無司之
者金穀無任出納者以是爲言遂置典籍司樂管勾凡
三人分掌之祿秩視國子監且給管勾印掌書祿視寺
監五季時孔末之後方盛欲以僞滅眞來亂宗宣聖子
孫幾盡其後欲冒稱公以爲不早辯則眞僞久益莫究
彼於我不共戴天乃共拜殿庭而列于族可乎遂會族
人稽典故斥絕之家譜石刻旣燬因參究考廣記諸書
重刻焉元統元年寢疾閏月乙巳薨于寢異香滿室鄰

鶴百餘翔于上又見神光自東南隕于舍北云已酉葬
祖塋西二百步娶張氏封魯郡夫人子男一人克堅爵
嘉議大夫襲封衍聖公女四人適李德明孫大用喬元
善馬元用孫男九人希學嗣爵中奉大夫襲封衍聖公
希說希範希進希麟希鳳希順希尹皆國子生希贊其
季也孫女二人曾孫男五人女四人公端重簡默動容
不苟嗜學誨人本乎眞誠於宗族尤隆恩義嘗曰吾家
祖宗遺澤姝流同源可不念諸或不自給者周之子弟
皆籍于學教養不怠女兄適裴氏而貧迎養甚謹女弟
永疾且不慧起居必待於人每親爲頮沐性尚清素疎

財好義嘗市物隨所需直酬之或謂彼市道之人胡不
議其値而後償公曰我以誠心待人其忍欺乎哉所居
就襲封舊廨不改作終不搆私室其薨也家無尺寸之
遺公暮年多疾未嘗廢書作字端楷可法故三氏子孫
與凡四方受業仕而有聞於時者多公造就薨之日莫
不哀之會葬者以千計後十有七年贈中奉大夫河南
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護軍追封魯郡公謚文
肅克堅以江浙行省左右丞汪公澤民守兗州時所述
行狀屬林廟學正夏以忠來俾素論撰先德纂銘神道
之碑素不敢以固陋辭則序而爲之銘銘曰微子之德

篤生聖師歷聘侯國式扶民彝維文肅公五十四世克
昌其家宏齋遊闕趙江張氏學探本源授業三氏遊道
之圃有桑群經出自屋壁乃圖燕薛毋伊蔡褰濮有范
縣兗之寧陽敎行下邑絃誦琅琅聽茲大宗猶秉周禮
襲封上公明斷天啓超進華秩匪公之榮右文貴德天
下化成公在魯邦士有標準胡不遐齡耆碩斯隕繄子
暨孫丕承寵光節惠易名錫命煒煌爰述始終刻名闕
里與國咸休宜受多祉

明故國子祭酒孔公墓誌銘

翰林學士兼太子贊善大夫宋　濂撰

公諱克堅字璟夫世家魯之曲阜孔子五十五代孫也
曾祖曰之厚贈濟寧路總管輕車都尉祖曰浣累贈通
議大夫禮部尚書上輕車都尉皆追封魯郡侯父曰思
晦嘉議大夫襲封衍聖公累贈通奉大夫河南江北等
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護軍追封魯郡公謚文肅曾祖
妣女眞氏祖妣李氏妣張氏皆追封魯郡夫人公少廓
達通敏日誦千餘言學極博精尤善春秋左氏傳文肅
公薨襲封衍聖公元重紀至元之年上疏請修飾廟像
順帝可其奏賜山東曆日錢之半給其費命監察御史
族人思立持楮幣二萬五千緡勒石以紀成績至正六

年中書謂公爵與階不稱奏陞之制授中奉大夫賜二
品銀章十五年平章政事達世帖木兒薦公明習禮學
徵爲同知太常禮儀院事以子希學襲公爵是年冬帝
親郊公攝太常事盛服襜然登降有容觀者以爲達禮
御史大夫雪雪言公材宜近侍左右拜中書臺治書侍
御史公辭歸明年拜山東道肅政廉訪使旣受詔復辭
會山東兵亂公率家人北行次藁城丞相賀太平奏召
公集賢直學士希學爲秘書卿遣使即藁城起之公至
燕都劇盜毛貴犯畿甸且廹廷議棄燕遷關中公曰天
子當與社稷宗廟俱爲存亡焉可棄而他之今勤王之
兵頗衆與之決戰盜可平也如公言盜果敗去十九年
遷禮部尚書知貢舉時四方之士避亂多集郡邑公請
設流寓科以取之是年冬擢陝西行臺侍御史李思齊
及察罕帖木兒二軍爭秦隴相攻朝廷不能制陝西行
省丞相帖里木兒納思齊降將命張良弼禦之公及中
丞袁渙諍曰不可二軍不敢舉兵犯奉元豈其力不足
哉特以無名耳今納其叛將而出兵禦之是引虎使噬
也丞相不從渙亦被劾去公怒曰謀之不善亂且至矣
遂自劾而歸月餘二軍及良弼戰于鹿臺奉元果陷二
十二年除國子祭酒帝賜上尊太子書大成殿額以賜

公以世亂不樂居位竟謝病歸闕里營別業城南以居
後起公爲資善大夫集賢學士不就復以公爲山東廉
訪使卒不起二十八年天兵取中原皇上手詔趣公入
朝待以賓禮而不名賜廩祿不煩以職郊社必致膰肉
撫勞甚至洪武三年春以疾告遣中使存問疾篤詔遣
公于家給驛以行賜白金百兩文綺八端他錢物稱是
三月二十八日還至下邳新安驛薨于舟中壽五十有
五希學奉喪歸以六月十三日葬於孔林去孔子墓二
百餘步公寬厚樂易事親極孝遇族人有恩與人交不
爲掩覆之計一以誠信豐下美髯容止甚都順帝以福

人稱之公娶張氏濟寧路總管子仁女封魯郡太夫人
子九人長卽希學次希說希範希進希麟希鳳希顏希
尹皆元國子生希贇其季也女二人孫男十九人長曰
訥次曰譜詢諢誠論誼誇訔譔謝評譓議譽誼許詮曾
孫男四人長曰鑑次曰鐸曰鈞曰鏜曾孫女四人希學
今資善大夫襲封衍聖公每歲朝正於京師上寵賜之
甚厚以袁漁狀來請曰先君歿今十年而墓道之石無
文以刻恐休德不聞於後世人其謂何濂嘗從識公且
與希學善雖老矣其忍不銘銘曰天生大聖爲萬世師
廊幽昭潛雨施日輝功如堯舜位則不有斂其惠澤以

昌厥後歷年二千有興有亡五十餘世封君相望自儀
而公愈遠彌貴桓圭衮衣肅將祀事惟公紹家敦大且
文人曰休哉聖師之孫入爲秩宗左禮右樂恭於幽明
上下允若曰亂趍遷宗社荒穢君臣合謀棄而西遷公
曰不然君死社稷以正伐亂勝不以力王師焞焞如虎
如貔盜遁南藪公實啓之關陝之閫將驕胥噬彼謀不
臧以水止潰公謂元戎世方興亂無失厥防以速其叛
言臧不從不臧是爲禍將逮身云何弗歸璽書迎拜俾
掌邦教大訓宏敷聖人之道土宇日蹙位其可居退修
於家琴瑟詩書皇明御極取聖爲則陟降帝庭禮儀有

翼生享其榮死篤其誠云誰致然聖澤休明惟聖之澤
如山如川有址有源以永厥傳繼聖惟賢守位惟德昭
續番聲後嗣是式

資善大夫襲封衍聖公孔公神道碑

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同修國史宋　訥撰

洪武十四年秋九月二十日宣聖五十六代孫資善大
夫襲封衍聖公以疾終于正寢越三年爲洪武甲子春
正月其子訥以服闋入覲禮官引見華蓋殿上問以宗
族蕃衍子姓賢否訥奏對動合禮度卽命館于太學娶
日召嗣襲封衍聖公御製誥詞以賜既受封之五日出

前左司員外郎王翼誌其先公墓誌銘示予曰不肖孤負荷先德忝嗣厥世聖天子不以訥無所肖似俾襲顯封位列公爵惟是先考之卒雖紀其歲月納諸壙中墓道碑石尚未有刻先生職司文衡舍先生其誰託哉敢固以請既還之四月復以書來速遂即其世系封爵卒塟月日以著之按公諱希學字士行宣聖五十六代孫曾祖浣贈通議大夫禮部尚書上輕車都尉追封魯郡侯。曾祖妣李氏追封魯郡夫人祖思晦襲封衍聖公贈通奉大夫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護軍追封魯郡公謚文肅祖妣張氏追封魯郡夫人考克堅嘉

議大夫襲封衍聖公累階中奉大夫陝西諸道御史臺侍御史妣張氏封魯郡太夫人公賦性明敏好學尤嗜漢隸甫冠即有成人志二十一歲侍御公始起同知太常禮儀院事以公襲封公克自樹立於經籍子史靡不研究問學優贍文詞典雅每賓客燕集談笑揮灑輒以成章皆出人意表觀者奇之四方好事者多求公書隸得之則什襲珍藏元季兵起青齊憂及闕里公誓不汙於亂即間道走燕城得賜見拜秘書卿仍襲封爵歲戊申秋皇明初肇元命海宇以次平治朝謁行在上尚問下民公即以歷代治亂條對從容有序甚嘉納之自後

歲入覲于京師賜予稠疊恩禮益隆每正旦上受朝賀特命公班亞上相始至中使慰勞館餼下及童隸無不霑給蓋其誠意所動宸衷特加異數也祖庭自兵後日就圮壞所賴浩穰公從容措置期以歲月卒就成功復祭田侵于豪民者五十頃禮器禮服樂舞儀式以次備舉翕然一新卒復舊規年四十七卒遠邇大夫士聞者莫不悼其不克于壽也訃聞朝廷遣使禮祭是年十一月初六日塟于孔林之西公凡再娶先配董氏中州功臣世家贈魯郡夫人繼室孫氏前進士遂陽行省平章彥明女卒皆祔塟子男二人長曰訥董氏出也次

曰諱孫氏出也女二人長適淑南衛楊鎮撫子楊思次在室孫男一人曰稱尚幼公昆弟八人在公爲長次希說希範希進希齡希顏希周希尹希贊皆有文學家庭雍睦爲東魯家法公命[illegible]遊太學師事助教陳仲衆先生而公之受知侍御公實同齊介者有年情好日洽後幾二十年當元季兵起公同道歸朝時侍御公主太常公侍左右神采適異信其名門子也余於今獲領太學而公之子訥已襲封號則知公者莫余若也請銘奚敢辭銘曰聖澤汪洋厚德流芳公承其慶奕世稱昌才彥乎中鑑其琳琅脫略芳葩惟德是將皇明啓運奄有萬

方崇文右教盛際庚唐適修袞典先我素王公襲其封
世奉蒸嘗惟聖子孫表表昂昂歲時來朝禮錫孔彰報
効未伸蚤夜匪康祖庭百儀遹復其常魯山蒼蒼泗水
湯湯鬱然孔林爲公之藏有子才良蚤服寵章製誥維
新雲漢煇煌存歿有光樹碑道傍千載不忘

五十七世孫襲封衍聖公神道碑銘

朝議大夫國子監祭酒兼翰林院侍講胡　儼撰

公諱訥字言伯姓孔氏世家魯曲阜前資善大夫襲封
衍聖公希學之子元中奉大夫襲封衍聖公國子祭酒
克堅之孫嘉議大夫襲封衍聖公累贈通奉大夫河南

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叅知政事護軍魯郡文肅公思晦
之曾孫寔宣聖五十七世孫也公魁梧厚重寡言笑篤
學恭謹不以貴胄驕人士大夫喜與之遊樂善好施遇
孤寡不克婚葬者雖傾資濟之無難色又能詩工篆法
人得之者皆傳誦誇美相貴重華問益彰洪武癸亥居
父憂以國哀赴京祭孝陵既竣事入見天眷甚隆顧謂
廷臣曰孔訥真聖人子孫遂賜膳光祿命禮官館于太
學遣尚書劉仲質勞問日給庖廩復賜衣物鈔錠充[illegible]
館舍將俾襲爵以居喪乃止服除丙寅正月朝京師既
見上大喜即命禮官卜日受爵於是以二月二日拜

封之命受誥大廷百僚班列仍勅禮官以教坊樂導送
至太學學官率諸生二千餘人迎于成賢街觀者莫不
賛歎光榮明日入謝復賜襲衣宴于禮部又明日釋奠
于學廟以拜命告恩禮之加古未有也初行誥詞吏部
奏用資善階聖諭曰既爵公勿事散官但誥以織文玉
軸爲異耳遂爲故事每歲入覲得給符乘傳班序列文
臣首厚其廩餼下及侍從此又古未有也公天性仁孝
待宗族克盡禮意奉祭祀極其嚴敬至于廟庭修作朝
夕程督竭其心力不以爲勞洪武庚辰九月十六日竟
以疾終得年四十有三以本年十月二十六日塟祖林

祔考墓也夫人陳氏繼商氏王氏子男四人公鑑公鐸
公鈞公鏜公鑑襲封衍聖公後公二年卒女五人俱適
賢士公鑑之子彥縉今襲封衍聖公公之冢孫也曾孫
一人曰永慶公歿後二十年墓無文彥縉將樹碑墓道
以昭先德來請銘其詞曰維道之高維德之厚金聲玉
振以昌厥後歷世五十而又七葉偉矣闕孫克紹先業
宇量恢恢威儀帖帖明詩習禮光華煜曄天之所與族
之所宗保佑申錫格于宸衷榮名尊爵超軼顯融寵恩
異數紹聖之崇佩仁服義如守憲律終始惟一靡有[illegible]
忒由來龍蛇賢人之嗟遺爾長逝德音孔遐祖林之

楷木蒼蒼若斧若堂昭穆相望維公之兆祔考宅幽旣封且固世德作求延畀後昆慶澤斯流刻詞樹碑永昭厥休

五十八代襲封衍聖公孔公墓表

榮祿大夫少傅兵部尚書兼華蓋殿大學士楊士奇撰

公諱公鑑字昭文姓孔氏宣聖五十八代孫而世爲嫡自高祖考至考皆襲封衍聖公考諱訥妣夫人陳氏子男三人公其長也生而岐嶷稍長端厚簡重不妄言笑而嗜學問讀書窮理日進月益其器識宏遠儕輩莫及

也持身以禮而事親至孝親歿哀毀屢絕復蘇終喪不一踰于禮度歲時薦祭竭誠敬如生養者旣襲封衍聖公益愼儀則恂恂下鄉里襲封之又明年以疾終壬午四月五日也年纔二十有三遠近聞者無問識不識咸共悼惜太宗皇帝初臨御遣使賜祭公娶胡氏三氏教授進士胡復性之女有婦道二子彥縉襲封衍聖公彥縉與余同朝久閒泣謂余曰惟先公之行實不愧古人而棄代于今二十有六年墓石未有刻詞願邀惠執事庶貽不朽嗟夫孔子明先聖之道立教萬世而禮爲大防天下之人其言與行有一弗迪于禮不可以名世矧爲孔子之後者哉聖人嘗謂[illegible]不學禮無以立如公者眞不忝孔子之後哉惜乎年之不永而世莫睹其所至也故撮其行之可以範俗者表諸墓道

襲封衍聖公孔公神道碑

光祿大夫少傅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王　直撰

公孔氏諱彥縉字朝紳其名與字皆仁宗皇帝所命也我朝治天下所以綏萬邦和兆民者不用他術惟宣聖之道是用尊其道而及其子孫是以若是其厚也公世家曲阜公早孤母胡夫人敎育之天性孝友不妄言笑未嘗慢戲佚遊人有忤言不與校或言相媢悅亦不爲

異屹然端重如成人爲甫十歲太宗皇帝召使襲爵覲其言動進退從容詳雅喜謂侍臣曰眞神明之裔也館之太學禮待甚厚既歸日取宣聖之書讀之而尤篤志於論語凡嘉言善行所以修己治人者不少忘於心曲阜知縣公鍠者公之季父也公於事無巨細皆咨決焉由是才識益高聞見益廣度量甚寬而有容不可以毀譽動而亦無愛惡於人人以爲有長者風輕財重義出於自然親黨有吉凶事而禮不能備公爲相成之孤女及時而未行者則備資裝相攸使有歸今監察御史[illegible]子初劉安順天尹王賢兵部侍郎王偉皆其所擢拔而

人以爲宜室家者凡其所行合於誼多類此是以上自
朝廷公卿大夫以及士庶人皆敬愛公其入覲得乘傳
班列文臣首洪熙中賜第于東安門北宣德正統以來
禮之尤厚景皇帝視學特召公觀禮賜冠帶錦衣越三
年來朝復賜三臺銀印玉帶衣織金麒麟文視一品皆
異數也公受恩而歸即上表謝告宣聖廟而大會宗姻
以彰殊遇宴享未終得風疾而卒景泰乙亥十月二十
一日也距其生洪武辛巳三月十二日壬子年五十五
訃聞上深嗟悼命禮部治喪工部治墳塋而厚賻郵焉
公配夏氏子曰承慶皆先卒江氏子曰承吉亦先卒郭
氏子曰承澤牙氏子曰承源女三長適山東都指揮使
吳助之長子越次適兗州護衛指揮鮑珣之長子克恭
其一幼未行孫二弘緒弘泰長子承慶既卒孫弘緒當
立即驛召來京俾襲封衍聖公而恩禮篤至所以錫賚
者一不異于公昔時弘緒歸將奉葬于祖林先考墓次
謂神道之碑宜有銘而以請于余余又何以彰公之美
哉然不可辭也乃爲序而銘之銘曰文教之興大聖以
生天實相之後有孫曾自周以來綿綿其胄賢公之世
五十有九於昭聖神煥乎文章日月有恒道德之光惟
我皇明寶賴于治琉爵襲封列聖之制位秩之高章服

之華厚德殊恩乃錫乃加公之侯侯克念舊武胡不百
年以篤斯祜爵林之原封樹在焉雨露潤之鬱其蔥芊
神道有碑負以龜趾刻詩勒銘焜耀無巳

贈襲封衍聖公孔君神道碑

光祿大夫少保戶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陳　循撰

君諱承慶姓孔氏宣聖六十代孫以嫡派世家曲阜縣
之闕里自其父彥縉祖公鑑曾祖訥以上俱以宣聖恩
襲封衍聖公配皆夫人景泰六年君之父卒訃聞于朝
君雖冢嗣而先五年卒矣詔即日驛召其長子弘緒至
京襲爲衍聖公時冠帶秩視一品并贈君襲封衍聖公
配王氏封太夫人亦自弘緒推恩也既而弘緒痛惟先
德無以表示後世乃奉工科左給事中同郡孫昱所狀
君平生求書于神道碑君母夫人夏氏江西布政使司
參政濟之女也君生自幼端重敏于問學年甫十一遭
母夫人之喪秉禮哀如成人而孝以奉父曁諸母皆能
得其懽心遇諸弟妹無問母之同異一以友愛爲務至
於敬長慈幼賑貧恤孤施於族姻鄉黨無不各盡其情
稱之者殆所謂人不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矣至于自
奉儉約自處謙下則又有非他人所能及者於書無所
不欲講求其義尤銳志於壁經嘗從前敎授淸江裴侃

學錄從祖克晏及今教授徽州江永清授業朝夕評[illegible]
雖盛寒暑不廢勤于進取者不能過也宣聖嘗稱顏回
者好學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以君好學而年又幾
於顏以卒如此安知不復見敘於其祖於地下也哉君
喜吟咏所作多有新意集若干卷名曰禮庭吟藁先是
君父欲因衰老上請以君襲封如巳會君祖母太夫人
喪不果至是乃蒙贈與益加厚云享年三十有一其配
則今順天府尹寧陽王君賢女也子男二人弘緒以卒
之年十二月葬君祖林之側銘曰巍巍孔宗儒道所寄
肇自宣聖四方仰止功在六經澤被萬世世承有自爵

襲無替由昔至今爲代凡幾臻爲六十彥縉之嗣生稟
不群資性淳美志重族姻行先孝悌博學多才人稱無
異璠璵魯玉瑚璉夏器昔重當時今見闕里爲國之珍
爲家之瑞天畀胡厚神奪孰癙壽比于顏少其一歲古
今殊時死生常理不泯者存君其何媿祖林之原山水
清麗况有依歸安其何旣煌煌美爵及於賢子於乎孔
君死猶不死

前衍聖公南溪孔先生墓誌銘

榮祿大夫太子太保戶部尚書兼謹身殿大學士李
東陽撰

南溪孔公之病也其子聞韶馳書京師請致醫藥予爲
延醫遣价兼程以往比至巳弗瘳越月而訃至矣初公
以聞韶議婚於予東莊公寔代行之東莊之喪公以銘
見屬甫八閱月而聞韶以公銘請嗚呼予何能爲情哉
公諱弘緒字以敬南溪其所自號宣聖六十一代長孫
也父承慶早卒鞠于母王夫人景泰乙亥祖衍聖公彥
縉卒公時方八歲景皇帝遣使驛召之陛見之日賜冠
服於東角門俾襲封爵公進止應對如老成人帝見公
垂髫命中官卽廡下髮之俾歸遵其母親賜玉帶以其
軀尚小去其二銙授之俾藏焉又賜金圖書印其文曰

謹禮崇德復念公幼穉特勅其族祖少詹事公恂共治
甚事仍降旨戒其族人共加保護如有恃強挾長肆爲
凌害者許具實以聞令懸之公堂永爲法守又命吏部
特簡教授一人誨之皆異數也天順丁丑英廟復祚公
入覲上召見便殿親握其手置膝上與語久之賜白金
五十兩綵幣四襲自是每歲入賀萬壽聖節上聞公賜
第湫隘以大第易之凡南城賞花西苑較獵皆從觀祀
郊壇亦預分獻成化乙酉憲廟視學賜坐彝倫堂聽講
退率三氏子孫表謝復賜宴及冠服親耕籍田亦預宴
焉公在官十七年奏給三氏教授印開生員歲貢格約

孔氏田租十之七皆前所未有者庚寅公坐事失爵下庭臣議以爲世嫡相傳古今通義乃據宋若蒙若虛故事以請命其後仍歸其子弘治戊午巡按山東御史一言奏公遷善修行宜加收拭請復其舊爵今天子命以冠服家居己未宣聖廟災會東莊在朝公躬率徒衆奔走拯護素服廟哭蔬食百日如居喪儀及朝廷命官修建公雖不預經費與其弟贊晝爲多工且就而東莊卒公哀痛頓劇凡喪事舉爲綜治始以憂悴致疾比聞詔承召襲爵時新廟已成既禮奠歸陳所賜勅及鱗服玉帶金幣諸物于庭公曰此吾祖之澤聖天子之賜也汝

愼守之巡撫都御史而下皆來會公力疾迎欵乃益劇比終不亂公孝敬天至太夫人疾必跪進湯藥居喪骨立與東莊友愛殊篤凡田廬財穀未嘗以盈朒介意東莊間語歸爵輙曰吾以少爲群下所誤今吾子來壯安可遽及此人兩賢之家居三十餘年每對客談詠略不及功利事其爲人內朗外達抱謙秉直見者無不意滿睦處宗族厚遇鄉里子雖甚愛不廢譴訶聞詔始受命公卿大夫士皆稱其靜重簡默足承世澤方視事公府卹減佃夫廟戶額外供億及代耕牛種請免孔氏賑貸官逋議積穀以贍族之貧者皆公教也於是族里讙勸

益翕然稱其爲賢而公遽不幸以殁噫天何厄之人而仲之未竟且速其奪如此哉聞詔以訃請於朝上遣官賜祭命有司治葬事以閏四月朔日啓李夫人之壙而合葬焉李公之元配太師文達公女也繼熊氏兗州護衛百戶禎之孫再繼袁氏山東按察司副使端之女其武室江氏爲濟寧衛指揮僉事耘之孫子七聞韶其長次聞禮聞善聞義聞政聞忠聞孝女五長適濟寧衛指揮鄔玉之子祐次適贈太保尹恭簡公之孫中書舍人繼祖銘曰維嶽在東聖靈所鍾國有元祀家有大宗越在先朝茂膺顯封袞冠長裾綽有祖風中更事端遵晦

養蒙優游桑榆命服在躬冑子既爵新廟既宮物虛則盈數變則通周旋其間善始令終林以是姓葬以穆從龜筮既吉子孫其逢於昭恤恩一代兩公我銘雖殊於義則同死者可作生無怍容後百千禩庶其知公

節婦孔媛磚誌

進士劉子鍾撰

孔氏媛名德卿其字世爲曲阜人宿州分教諭之仲女宣聖五十八世孫也生而性姿聰麗女工經史無所不通年十八爲之擇婿得同邑王綸歸之入其門孝敬和順內外親屬稱譽之無間甫二載未有出而綸忽感時

疫沉綿危殆乃謂媛曰吾[illegible][illegible]汝年幼無依吾[illegible]
且不瞑於地下媛曰生則[illegible]室死則同穴君無吾觀我
必不負於君也已而綸殁媛抱綸尸一號痛頓絕絕而
再甦復自縊於綸所姑最愛媛見而急持救之得不死
泣謂之曰吾兒之死病不獲已吾痛之已不可忍汝何
苦欲徃從之俾我痛復加痛汝何不念我之衰老至是
耶媛哽咽而訴云妾已許之豈可食言默知其求死不
能無可奈何即不飲食語言忤忤然如醉如夢以待盡
既數月亦不能即死姑密令家人輩更相防守且多方
開慰勸誘之媛計莫遂乃飲食語言如常綸葬有日媛

亦經營當為事家人輩謂其心悔無事於防守也明旦
當發引其夕媛經於室比曉有事者各職其事姑訝媛
不在側呼亦不應語家人輩抉戶而視之死已久矣其
貌猶如生姑親裝斂之與綸同竁以葬焉時年二十一
成化癸巳秋七月之十一日也嗚呼自彝倫之不明人
皆不知死節者之可尚而有識者無不為之憤惋而徒
羨也會媛之族叔說者知媛之始末為甚詳將摭實咨
啓於邑大夫轉而聞於朝候其旌表宅里為世楷範以
厲風俗垂芳於無窮則是媛之死雖一世之短乃萬世
之長也嗚呼媛乎媛不負於天天肯負於媛乎嗚呼媛
乎

襲封衍聖公成庵孔公墓誌銘

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謹
身殿大學士邃菴　嵩撰

先聖孔子修明帝王之道以詔後世由漢以來世主既
崇祀之又爵其裔孫一人使主祀事曰褒成奉聖文宣
代然其稱至宋始封衍聖公然猶兼領他職或止署為
郎其秩視上公品高位重專宅闕里以恭奉廟祀惟我
朝之制為然其所以崇寵之者視前代為至弘治末衍
聖公弘緒以疾請代於是成庵公以世嫡承襲公諱聞

韶字知德宣聖六十二代孫也年弱冠召至闕下美風
儀孝宗皇帝面賜玉帶麒麟服人咸榮之時少傅西涯
李公名重海內發公于門歸以其子一時傾動朝宁有
氷玉之稱焉正德改元視學召公為分奠官命坐彝倫
堂聽講賜茶仍賜宴禮部賜衣帶寶鏹丁卯入賀賜御
製廻文詩庚午復入賀屬疾命醫胗視命中官頒賜上
尊珍饌夫人以歸寧卒於京即詔遣官諭祭驛歸其喪
賻給甚厚皇上兩視學皆驛召公觀禮而常賜外加賜
金織麒麟緋服一襲及冠帶各一以示優異公每値萬
壽聖節則奉表入賀比歲患疾艱于拜起然尤力勉以

來甲辰復來上遣官慰之免其朝賀踰年疾遂殆卒于家嘉靖丙午之二月十一日也訃聞詔賜祭葬如例公生成化壬寅八月十八日享年六十有五元配李故相文正公之女繼配衛宣城伯璋之女封皆夫人男子二人長曰貞幹今襲封衍聖公次貞寧五經博士女子一人許聘尚書李公廷相子孝元孫男一尚賢孫女二公性質敦重不苟言笑識達世故施于有政厥績爲多嘗請蠲孔氏祭田租詔從之尼山洙泗二書院各設學錄一員典教事鄒故有子思子祠特授公弟聞禮爲翰林院五經博士世其職使主祀事皆從公之請也闕里故

有誌殘缺請于文正公輯之以成鉅典流賊之變疏請城闕里而遷曲阜縣治義倉以歲給三氏子孫之貧者事繼母袁夫人及生母江以孝稱居喪一準禮制而友愛其五弟尤至弟皆先卒撫其孤如子敬禮士大夫來謁闕里者皆款接盡懽焉將以明年四月三日葬孔林家塋之次貞幹等屬予銘銘曰維孔有家寔肇洙泗聖有遺澤施于世世崇德象賢纓組攸嗣爵之上公粵我明制洵美成公宗聖主祀溫溫其恭淑慎爾止歲朝京師固有懿禮亨有牲醪居有賜第都入來覲宜聖之裔曷不復來溘云其逝皇有興恩軫郵彌至焯德賛休刻銘以誌

衍聖公可亭孔公墓誌銘

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嚴　嵩撰

嘉靖丙辰衍聖孔公以入賀萬壽來京師先是已遘疾久未愈時秋暑蘊隆或勸之可疏勿行公曰其可愛身而忘君乎乃携其冢嗣尚賢以隨力疾前進至則未及拜慶疾增劇以八月八日卒于賜第正寢上聞驚悼詔問致疾何由殞何亟也命禮卿臨祭凡祭九壇即命尚賢嗣其爵給驛扶櫬以還遣行人何煃護送尚賢年方

穉勅山東撫按諭孔氏族人善視之否治罪皇上崇念聖裔恩禮優至如此公先師孔子六十三世孫諱貞幹字用濟可亭其號也祖諱弘緒考諱聞韶俱襲封衍聖公祖妣李氏太師文達公女前妣李氏太師文正公女今母衛氏宣城伯璋之女俱封夫人公歷世外內賢矩相成茂哲夙就動容率禮頃上疏言族屬繁家範日弛往往違度于紀無以仰稱朝廷崇重至意上特賜勅命公督率族長管束而重戒其不率者君子謂公得正家之法平居慎默而和易遇賢士大夫執禮恭甚雖被爵上公循循如儒生可謂不忝于大聖之後者矣生正德

己卯十一月七日得年僅三十有八元配張夫人先卒茲塟與公合子男一即尚賢聘吾子之長女女二許聘翰林檢討梁紹儒子卜以明年二月十八日塟公于孔林祖塋之次尚賢以梁君所為狀來請予銘予與先成庵公及公兩世雅相契好以予求婚遂許聘焉成庵之塟予既銘之矣茲甫數年而銘其兩世能無悲乎然奚忍弗銘銘曰恭以致其身匪忝乎臣義以正其家人匪罹乎親胡弗永其齡嗟乎可亭其年造順事而沒以寧

誥贈太子太傅襲封衍聖公龍宇孔公曁配張氏合葬墓誌

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姚希孟撰

山頹木壞而後趨庭之教爰及文孫迨子上子高子順子魚之屬抱厥心矩守而弗替所謂洙泗之間斷斷如也漢高帝封子魚之弟騰為奉祀君其子忠為褒成侯然以博士世不世侯至孔次儒以大中大夫授太子經爵關內侯侯關內三世仍褒成後復為褒亭至奉聖崇聖紹聖褒聖代有互更周大象二年稱鄒國公唐玄宗仍其公號而系曰文宣其稱衍聖公則宋至和二年封宗愿始也繇宋迄今無改其世爵而賢者漢有均六朝有鮮有乘六季有仁玉宋有宜金元有總有思晦勝國

有克堅歷官禁近至國子祭酒我高皇帝待以三恪禮子希學首朝京師蒙顧問自希學八傳而至公先聖六十四世孫也諱尚賢字象之別號龍宇父貞幹母張氏感異夢生公生即敏慧汎覽經史輒成誦晨昏定省準內則行之世廟三十五年襲公爵居恒自矢遠不負祖訓上不負國恩下不負所學累朝祿賜擬於徹侯而進退屏去聲色澹若寒畯與人交推誠待之情恕理遣多長者之風事三朝兩遇臨雍盛典皆以特召至領奉璋襄裸之班神宗嘗諭侍臣曰此聖人後也當賓禮遇之命坐賜茶纓紳交羨焉留京師賜第不聽歸惟杜門讀書而已腹笥該洽叩之若鏞鐘朝章國憲當事者時一取衷焉研思聖學以明明德為宗每語人曰心體本自湛然習氣蒙之憧憧四出惟以明還明朗若初體則學之能事畢矣外而事業千流萬派總發源於此暢其旨者惟王文成其曰無善無惡心之體本無不明也有善有惡意之動明或流於不明也知善知惡是良知明自常明也為善去惡是格物以明還明也聞者為之悚悟於戲此豈徒衣租食稅守先世烝嘗而於見聞之窺若無津梁者哉余考先聖之後以秀系允宗者風概有舉淹雅有德璋至唐之惠公為貞觀名臣圖像凌

直閣學士正色立朝人主嘉其忠一則因乘輿幸學講孝經上釋奠頌一則治兗三年化被齊魯斯文未喪職在後人皆能發五德之光壯兩楹之色若恭効貂冠蟬翼與五侯七貴豪侈相高出而韝拳蹁躚鮮陳伎居然魏其平陽也入而驕矜粗豆問誰氏之子孫有不局然汗浹愧入地之無從哉如公者其於奕瑋堂與未知何如然能讀其遺書尋繼光隙采以仰承中天之照則凡聖德遐蔭天寵昭示庶幾富之無忝乎公以天啓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歿於邸第距其生爲嘉靖甲辰年七月初二日得壽七十有八訃聞上予祭九壇益以開

喪一壇遣禮部尚書涖事中書舍人護靈輀行人董兆域榮哀備焉公始娶嚴氏繼張氏子二人皆張氏出長胤椿欽賜冠帶未襲爵而卒聘殷氏次胤桂翰林院五經博士亦先卒聘王氏今以從弟之子胤植爲後襲封衍聖公女二人長適秦興王長子次適東原王長子襲公爵者卜以崇禎四年六月十二日奉張夫人柩與公合葬於孔林之次而走書屬銘余爲銘曰聖道輝煌覆日月子孫千　姓紛羅列何必一氏稱後胥統成先世積宗祧明禋代守歆黍稷以茲累代箕裘接三恪不與群工頡頏舊据罔敢相踰越更老之席芳醴設爰思得姑臣類別至聖苗裔尊無埒獨有眞性洪濛結此情詎與三才揭魄藏髣髴成馬鬣檜栢陰森護丹穴神何遊兮朝帝闕更有紹庭宜降陟

贈衍聖公震寰孔公墓誌銘

吏科給事中宋鳴梧撰

謹按狀公諱胤椿字懋齡震寰別號也至聖六十五世玄孫父龍宇翁襲封衍聖公母張氏封夫人公兄弟二人公居長次公早逝公生時龍翁尚弱冠公生而岐嶷顧視非常龍翁奇愛特異時驚掌上之珍幼即目爲天下士稍長遂恒置之膝下耳提面命無與當年過庭訓

也以是一趨一步居然孔氏家法雖產神明世胄家而紈綺中曾不與藿藜爽素抑且神情朗朗吾大夫百闢屋則次汪汪黃叔度萬頃波居常不苟言笑一遇文人墨士可與語者遂鼓舌而前刺刺不休眞是語言妙天下世罕儔匹公及壯而龍翁已期頤矣翁以歲覲聖壽佛于跋涉適會朝命欽留因居都下不克歸于是囑公恪守廟林清修祀事公一一是遵不疏毫髮禴祀烝嘗無弗舉舉之而卜吉卜潔種種不違舊式亦即以龍翁之所以事先者而事之而倍加恭愼豈非詩之所謂君子有孝子孝子不匱者乎龍翁愛其賴已因比當朝賦

照例奏請欽依冠服長子麟祀厞帶統撫族屬公念龍翁遠住京師日日差人省候曾不旋踵蓋不與家庭問視時也四時供獻弗缺豐盛特異蓋不與家庭服養時也此亦豈故飾之也哉而純孝是其天性云時遭龍翁督過不變葽栗愈加恪慎乃先聖所謂勞而不怨者非乎族中有冠者婚者喪不能舉者公一一資助不遺餘力族人賴之舉火無慮數十家而河獨何啻九里哉其弟博士公早逝尚遺孤息二人公撫摩鞠育愛如己出及笄爲之相攸幾遍齊魯尋乃一字泰興王長子一字東原王長子辦治裝奩各踰萬金且于弟之長逝時飲

血數斗痛不欲生而友愛之篤有如此者後于萬曆四十七年省親京邸承顏怡志朝夕靡寧卒至奄奄成病抱病歸里行到直隸青縣官署中溘焉朝露嗚呼痛哉公生于隆慶五年八月初八日卒于萬曆四十七年十月初九日享年四十九歲元配武英殿大學士殷公士儋女無出天啓五年太子太傅襲封衍聖公孔胤植以兄早卒未葬公爵奏請蒙熹宗皇帝勅贈衍聖公殷氏誥封衍聖公夫人公居闕里余居蘭陵雖犬相望隨相接也余且少侍公函丈時聆謦欬其弟對衰公又與余同拜丹墀共伏青蒲數載矣然亦何啻累世通家乎知

公詳乃備爲誌而銘之銘曰斯文蔡燕千有餘言公繼聖裔克紹厥傳心體躬行立德立言哲人再作有光杳冥洋洋洙水鬱鬱尼山佳城永奠貞此九泉

皇淸光祿大夫少保兼太子太保襲封衍聖公輔垣孔公墓誌銘

賜進士出身光祿大夫太子太保工部尚書內弘文院大學士李　蔚撰

上御極之八載舉臨雍之典先是　命禮臣遣行人司陳諱調元束傳召今嗣封衍聖公率四氏族屬觀禮來京師涓吉四月之望　駕幸國子監釋奠先師禮成

上顧嗣公韶年秀發　召近御幄詢家世奏對稱　旨退而宴勞錫賚視故事加等嗣公旣感荷異數益思彰顯先德仰繩祖武以尊考輔垣公之未葬也手狀行事介

其姻家學士繡紫張君匃銘于予固謝不獲命乃括其概而誌之曰公諱興燮字調五輔垣其別號也先師六十六代孫考曰對寰公母曰陶夫人公生十二齡而孤以順治五年襲封衍聖公以順治七年加太子太保以順治八年加少保兼太子太保以順治十三年遇　覃恩授階光祿大夫　錫誥如制以康熙六年丁未十一月十四日卒距生丙子二月十一日得壽三十有二當順治中

世祖章皇帝崇儒重道恒以表章聖賢爲念而於其後人尤隆眷注故公每入　覲必荷召見　燕從容俾獲展對揚之藎復飭秩宗凡典例所載宴享餼牽之儀俾所司供之必豐絜以爲常又溫綸時下期以禔躬率族循禮急公爲聖牒華冑光所以奬訓而風厲之者甚厚公亦克自礪以承　恩眷當時治尚精明綱舉目張群下惴惴而公以小心謹畏關終　帝之世寵靈無替良有以也

今上卽位公歲時入　賀蒙優禮如曩時無何嬰疾不起訃聞　天子軫悼　敕宗伯議卹典遣官　諭祭造塋一准彝章遠邇榮之狀稱公幼而穎敏不凡稍長受經學不以世胄自驕貴有磨礱深湛之志執對寰公喪易

戚中禮事陶太夫人曲盡色養睦族敦倫振乏絕造人才戒休董威井井有緒飭宗支束臧獲身以恭儉先之咸範於軌物率由祖訓而加詳焉蓋其素履之善如此嗚呼公以聖冑著賢聲中道不祿殄瘁之嗟豈惟士林哉公元配一品夫人馮氏爲原任太保兼太子太師中和殿內秘書院大學士涿鹿公諱銓長男荊州總兵官都督同知諱源淮女繼呂氏待封一品太夫人爲故明工部左侍郎諱□□珂之孫大理寺卿諱邦燿姪女官歷

諱邦燗女子三長毓圻襲封衍聖公聘故總督直隸山東河南等處兵部尚書兼右副都御史張公諱□□□女

次鐃均應襲内弘文院五經博士未聘俱呂出次鏡埏
應襲大常寺博士未聘副室張出女三一字内國史院
學士張公諱士甄男光鏞一字禮部尚書沙公諱澄男
汝洛俱呂出一幼未字張出卜以康熙八年九月初三
日葬于祖塋之兆次銘曰　君恩如天聖澤如淵以拓
以綿幾閱千春堂構彌新纘成維人輔垣承之躬遇昌
期　天休日滋恩以宣猷孝以無憂百祿是遒五等既
崇弘化法宮物望攸同嘉謨布敷方壯而殂士失楷模
　朝典煒煌榮哀備彰下賁幽藏大行大名豐石佳城
以永厥聲

闕里廣志跋

闕里有志自明學憲陳鎬始康熙癸丑樂丞典籍兩宋
君重修凡二十卷書成示予予以作志之由李文正公
詳言之修志之功諸先生又序之矣予將何言乎雖然
追維先聖刪訂六經憲章祖述皆以徃行見之躬修非
徒記錄舊事云爾也夫梧棬匆履見者或生愴歎詩歌
書詔聞者或至感泣況至聖遺言神明舊蹟宗祊格降
朝夕在前而可不震動恪共勤懷趾武乎首列圖像使
見者莫不肅然起敬夫祖孫一氣精神感通試就論語
所云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申申如天天如也而思

其居處笑語飲食嗜好衣冠劍佩動靜聲容且慕凝注
心目類類則明禮拜起之際必有彷彿于見聞者綏我
思成聖經所載必有勝于圖像者也家世之美開闢以
來惟闕里矣夫以契之啓而成湯復起焉以成湯之聖
而夫子復起焉各纘厥心不墜故轍天地精英圍聽人
自取爾至聖之德良難企及然如安國穎達之經學褒
融褒叉之風節道輔文仲之伉直照耀國史卓然自立
達條萬古聰敏必多縱不敢望聖人而學爲安國穎達
諸君子亦人事之可至者也若夫禮樂之盛士田之給
爵位之崇錫賚之渥謂源遠流長則然所以報顧斯

蕃廡豈孩則思何以報國恩展誌而讀之掩卷而思之
如尚父册書銘于几席無恤簡策出自懐袖而後至聖
著述之義明修誌之舉爲可貴也若以謝閈閎之崇高
識聚朝之成典炳燿耳目昭示遐邇則百夫之長亦紀
功次一命之吏亦有誥詞詎謂大聖之後而所尚止此
歟必不然矣
康熙癸丑淸和月內閣中書舍人雲間錢芳標拜題於
京邸之紅藥軒

闕里廣志二十卷　浙江汪啟淑家藏本

國朝宋際李慶長同撰際字㦲修慶長字簡臣俱松江人闕里志自前明陳鎬後屢有修輯皆蕪雜不足觀康熙十二年際爲孔廟司樂慶長爲與籍相與蒐求典故因舊志而增損之分圖像世家禮樂林廟山川古蹟恩典弟子職官聖裔賢裔藝文十二門所載於故實較詳然亦不能有所考訂

三遷志十二卷

〔清〕孟衍泰等撰

山西省祁縣圖書館藏清康熙六十一年刻

雍正增修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三遷志十二卷》提要

三遷志序 嘉靖壬子九月朔日

蒼溪史䕫撰 道僉事

昔韓子原道統之傳而謂堯以是傳于孔子董子亦謂道之大原出于天則知孔子得統于湯文湯文得統于舜禹舜禹得統于堯堯得統于天而道統之正傳可得其源委矣然孔子集群聖之大成又天之加厚以垂教萬世者不獨擅其繼往開來之盛哉故一傳于顏而未久再傳于曾而未大三傳于子思之門人而得孟子者出時當戰國秦齊爭鬬蘇張從衡各逞其貪欲之私不知斯道爲何物甚至楊墨之術爲我似義而害仁兼愛似仁而害義天下靡然從之相率以歸于禽獸其害道也極矣孟子以命世亞聖之才挺然以傳道爲已任一則曰願學孔子二則曰自生民以來未有夫子其言仁義王伯義利之辨宛然孔子之家法至楊墨邪說詖行淫詞皆不得以售其術使天下後世學者曉然知宗孔子而不惑于異端之非者大抵皆其力也微孟子則人皆服左衽而言侏𠌯矣孔子之道孰與傳之哉信乎有功于孔子而力寔倍于顏曾昌黎謂其功不在禹下意者有在于此

稽古歷代皆有史官掌記時事之外又有世家列
傳以載其人文之盛吾孔顏曾孟聖賢相繼而作
又人文之至盛者史記皆列傳矣猶病其不專而
不詳我朝西涯李公始纂闕里以志孔世詳矣而
未精侍御曹公再纂陋巷以志顏世專矣而未詳
孟子亞于孔顏其歷世之跡尤雜于鄒縣志中庸
非孟門之缺典耶予觀兵東魯幸將孟子廟貌弔
其遺冢禮其宗裔足慰平生景仰之私及扣其志
乃曰尚未有專輯者予爲之慨然乃命教官胤子
增遍考羣籍删煩存要集爲全帙予又重加訂正

補其缺正其訛使像圖爵田記贊之故歷歷可考
而知至于宗系相傳係于一脉之眞者昭明以衍
于萬世俾僞者不得以肆其亂此又其吃緊處也
書成乃僭題其名曰三遷志蓋取孟子作聖之功
由于母氏蒙養之正云耳此非予之臆說也古[illegible]
先得之矣後之學孟者尚其潤色于斯

三遷志序 萬曆辛亥孟秋朔日

晉江黃克纘撰 山東巡撫

孟之有志也倣闕里志而爲之也夫闕里盛矣不
可以復加矣爲孟志者何繼孔也繼孔必以志乎
曰繼之者於志可徵也始作者誰兗東觀察史君
也續之者誰今鄒令胡繼先也蒐討載籍以共成
其書者鄒先生觀察潘君孝廉周生也叙之者何
明此志重修之本末也嘗謂世之儒者專言孔則
孔子日月也兼言孔孟則孔子日也孟子月也月
吾知其爲太陰之精能繼日之光而已必盛言月

之大如俗所謂七寶合成有八萬二千戶者是小
月也又有嫦娥奔月玄兎搗藥之說皆誣月也故
夫世之不敢以言語文章稱揚孟子者所謂善尊
孟子者也不善稱而強爲之稱是以微雲而滓穢
太清者也纘自七八歲即讀孟子矣但知其書始
於見梁王而言仁義終於論道統而寄意見知聞
知而已語學術則善養浩然之氣以配天地也存
心養性以事天而立命也論王道則制田里教樹
畜省刑薄斂而卒歸於庠序孝悌以教民也考其
發祥則乾坤靈粹繼孔而鍾區區九龍嶧山丕足

爲其勝也表厥宅里則廣居是居正位是立大道
是行今之廟貌壇構不足比其壯麗也稽其歷覽
軼上自唐虞下至三代無不夢寐而神交焉而遊
乘道齊之迹不必論其先後必諮後裔則本支百
世竹帛萬年或守鄒魯或散居四方或出爲名臣
或處爲高士有同派者有異源者不必强合也景
行仰止人心同然或尊以公侯而不爲重或稱鄒
國男子而不爲輕或撒瀟迹篇而不爲敬或短句
寂寥而不爲陋此皆勒之貞珉載在簡冊觀者當
自得之而所謂至尊至敬者不與存也予於孟志

獨取其所載孟獻子懿子僖子諸大夫祖功宗德
不可泯也公宜仉氏姓氏頗隱非表而出之或未
盡知也師友淵源則由思曾而遡於孔子及門受
業則自樂正以及咸丘桃應師弟之間皆依附青
雲以聲施後世也宗系如孟仲子諸人及孔道輔
所薦孟寧以下載在譜牒者班班可信也其推功
繼禹論學接孔自韓退之以逮宋明諸儒議論粹
然一出於正者無可議也獨世系自孟皆孟敏而
後稽之史傳或地里遠隔或世代不合即潘君亦
稱史載其地人不無諸胡希名之疑也或曰陋巷
志中如之推魯公輩悉皆具載何疑於孟氏曰瑯
琊諸顏世系遷徙史傳不遺也然則希何如夏五
郭公闕之可也爲孟氏後者固不借賢於前代以
爲重也且世之學孟子者當求之於七篇而決之
於方寸不專在於此志也若乃潘君周生用心之
勤胡令表章之功自當與志並傳不朽固非俗儒
俗吏之所能爲也纘既不敢以言語文字推尊孟
子而猶序其志者冀以爝火而增光於日月也乃
授胡令而弁之首簡

三遷志引 萬曆辛亥秋吉

漢州胡繼先撰 鄒縣知縣

孟志刱於吾蜀鼎山史公纔六十載殘而俚疎而不備識者憾之余自受事以來竊謁諸長老以修訂屬者屢矣然當水旱頻仍牛馬奔馳之際兢兢於奉職未遑且慮探珠未得則覆瓿堪虞於是焉懼慎越於楮穎以貽孟氏羞故不敢以空言先爰為之葺其廟宇俾茂草毋鞠於殿庭定其祭儀俾宗子毋同於縣祀廣其墓田俾粢盛毋歉於林塚通其神道俾地脈毋斬於耰鋤以至母祠思院犁

然具舉可增者增宜飭者飭業已念相周旋而事為恢復顧茲志未檢使于興家秉下同野史夫安所論其世代遡其淵源而令尚友者不倦於景行哉歲庚戌之春覲察滿君以是方文獻暫倩沐於里中而孝廉周君復以博綜爾雅佐之遂乃極意蒐正分類編摩攷史遷之所未詳訂紫陽之所弗異綜其卷有五列其目二十有一凡山川之所苞孕祖德之所涵毓母師之所訓授門弟之所傳習與夫賢君哲相之所表揚端人正士之所崇重靡不羅若珍錯燦若日星盍二君胸藏二酉而又以寒暑不問之精畢力於是以故洋洋乎盈盈乎洵孟氏之實錄闕里之嫡派也書既成余閱之喜而不寐敬命之剞劂以期與世運終始而又冀子輿當日立言其大者存去利懷仁義以與王而其微者在雞鳴一語以抉舜蹠利善之介千古而下有人心則有雞鳴有夜氣則有仁義舜之徒固孟之徒耳然則讀此志而興思其於希賢希聖未必無小補云余不敏怏睹鴻章欣成盛事敢因為小引以述其修志之顛末如此若夫誌之條貫與兩君子之苦心則有黃師鉅筆以闡繹之固無俟余言

之詹詹矣

三遷志序 萬曆辛亥仲春

鄒縣潘　榛撰 山西副使

孟氏志舊名三遷剏自鼎山史公大要採族譜之舊載石刻之文耳歷年六十亥豕魯魚訛亂益甚値肯山胡侯重道崇賢既已新孟子祠墓及子思書院修築聿新而猶以志之未詳未足以徵文獻也乃辱命不佞重爲修輯余自惟謭陋大懼無當筆削念孝廉周氏贍博精敏間就正之孝廉亦雅意著述於是不循舊志盡發素所藏書協力披錄但關孟氏者條分類紀而孟氏之裔茂才聞鉦者

從乃祖宦遊亦多識其家故實又卽其耳目所及一併採入屬稿數月積帙凡五爲目二十有一雖猶覺未詳而自顧攷索證引弗敢忽矣肯山侯乃捐俸授梓梓既竟余更讀一過而大有感焉夫孟子遨遊諸國位不過客卿未如身佩相印或六或五車騎輜重擬於侯王者之赫烜也陳說數君迂闊我仁義未如不知膝至於蓆長跪復跪奉社稷以從者之委任也書成之後雜在諸子歷秦漢晉唐鮮有尊習未如讀其書恨不與之同時臨朝講貫至稱非聖無法者之尊崇也迺吾道一明衆論咸歸遂至袞冕執王配食素王雲仍之後世被爵祿回眎諸家曾不敢跂足而望焉固知聖賢之道平乎極之而高不踰也濟乎阻之而味不厭也無急步而能遠到也無小利而有大效也卽生前無厚享而身後有令名也卽見嫉一時而取信萬世也學道者患道之不近于聖無患道之不行矣立言者患言之不近于聖無患言之不立矣則于孟子可槩見哉抑嘗觀孟子之論爲堯舜也衣服言動而外無他道論仁政也薄斂省刑而外無他政又曰仲尼不爲已甚一毫求異之心不存焉論養

氣也則戒於助長論爲善也則期效于孫而成功又委之于天一毫急功之心不存焉夫惟不求異乃所以成獨異惟不急功乃所以成至功世儒墻于大較既薄聖賢爲無奇而乘時赴功名者又多希爲捷徑始由于一念之詭遇究且至決裂大閑所不顧者則無惑乎讀聖賢書而自外于聖賢也嗚呼學孟子者去好異與急功之心其幾乎

三遷志序 萬曆辛亥暮春

鄒縣周希孔撰 癸卯孝廉

庚戌之役余病不能竟試歸治槩餌會邑副潘君亦里居時相過從甚浹也居無何邑侯廣漢胡公辱命曰孟氏故有志疎甚不可以觀余欲輯之未暇也今既屬筆潘君較讐之任其以煩于余高其義不敢以疾辭歡然從事潘君博雅甚余無能爲役然時有一得輒效之而取裁焉僅數分一耳既成帙客有問于余曰古之著書者皆有爲而作出于不得已故可傳而不廢胡公之志其爲不得已

乎余曰此眞不得已之甚者也嘗徵諸人情矣詩云民之秉彝好是懿德今夫孔孟之去吾人也不甚遼濶哉然吾觀于世之人過其里則皆欣然入其廟則皆肅然過其子姓則皆依然低回而不忍去也誠好之也惟性善故好善惟好善故喜于揚善而不欲其湮沒而不彰也然山川之所阻職業之所羈心慕之而終身不一至其地者有矣即幸一至之考其故蹟稽其軼事倉卒之際了不能悉始末者又有矣於是焉冀編摩之足徵索遺篇以寄慕則志始重焉而舊志之疎猶無志也是烏得已于修也故夫志也者所以存聖賢之蹟而動人思者也人未有無所感而向于善者是志之編孟氏之事與世之尊孟氏者畧具然觀之者苟不徒動其好之心而務竟其爲之力不浮慕其褒崇之迹而銳然振奮反諸吾性之本善者而操功焉其起而爲孟氏之徒易易耳則是志也殆感發善心之一端與若徒侈儒者之光榮資詞人之談說已耳則於世道人心亦何所益又烏取已往之陳迹而志之爲客唯唯退因次第其言而書之卷末以見胡公之汲汲于編輯而不以修廟增田爲足以

畢事者良有所不得已于斯也

三遷志舊序

三遷志志孟氏也志孟氏而曰三遷以孟氏學基始于斯得蒙養之正爲萬世規也然上下千古由母訓而爲聖賢惟孟氏母子耳宣獻旣以五十六年見其子爲當世大賢孟子則以後千百年長稱其親爲斷機母也此一母教至我國家慈孝獻皇后用之教飭世宗自南而遷北自國而遷都自王而遷帝亦以三遷入繼大統遂首正先師嚴配亞聖孟子之祀更以孟孫議崇啓聖之享此又皇情得事聖母儗帝睿宗因思孟母兼及孟父也則

知孟子必稱堯舜世廟身自法堯堯舜之道孝弟而已豈非今聖往賢各以三遷前後證契也乎余謂若淡史氏之志三遷適創于嘉靖壬子意固可默會也乃後雖重修改曰孟志意便索然余往幸載筆東省虔謁廟下薄助修鏹僝葺斯志以移閩未遑茲有粵西之役歸見呂太學聖符以尊君藩理季可手志聖門崇祀闕里因念明禋及父之隆殊感四氏從史之禮爰爲傾囊訂鐫厥志仍復三遷之舊若使宣獻亞聖之母儀子道與獻皇后肅帝聖慈聖孝有宙合焉者是藩理旣于聖門力褒孟胤而太學父子復三遷輯以竟父功則呂氏之于孟門更一功臣也夫韓昌黎以禹功比孟孔中丞以求墓祠廟皆不緣朝命各以意祀若趙太常之手注七篇孫宣公之撰集正義錢尚書之身諫罷祀呂藩理之勤志聖門可不附之儗祀十九人後以來學孟氏之學者乎

賜進士出身嘉議大夫分守左江道廣西提刑按察司按察使兼布政司右參議前兩奉敕備兵建南提督山東學政海鹽賀萬祚撰

三遷志舊序

丙寅禀冬余方遘厲瘧疾與二豎角不勝也乃正襟危坐舉家從父所撰聖門志一展函帙而子威

澹臺壯武麦集于前靈光灼射便覺跟蹌退避忽家弟聖符遠從東省來言我從父方以著書先儒祟祀闕里血食千秋矣更出袖中一帙曰此先人手志聖門餘力別志三遷用彰顯孟夫子靈源懿脉者也頃鄒滕亂起孟胤三葉與家乘俱亡弟與兒時力爲搜輯傾橐梨繡惟兒冠以名章以副其今日褒忠錫麘之盛余始聞怏然既而躍然

捉筆飛灑不似昨病時握管如千斤錐也因注簡諦思以謂從父自壬子受任後先僅七踰年載無論東藩方岳借才如左右手無晷刻暇又并衷輸餉五六走贛下一到榆關一檄浙水且復以佐賑卒官七稔之間蹬䠞休暇得幾何時而先續通乘專志聖門兼爲三遷增訂前後展裭不逾書開千卷紙流萬番筆堪成塚者即如斯志合史胡二刻採古逸而非贅進今異而足徵門拒操文莬邀贈豕時著考證率参微渺別識遣疑我從父有千手眼耶而何著記若斯之富也余嘗讀史至史漢梁陳美談之有遷彪之有固察之有思廉皆父刱而子竟之也我聖符弟之助手佐勤其猶三氏之有乎若夫父子併情端爽瑩識不宰相之爲儀表不當機之頌政術不勢門之媚譜牒而必志聖門志三遷皆出于趍時走熱人意念之所不到而獨自苦其心思竭其注撰而鏤工紙價十百在前錢穀罄盡至于破落生産不少顧惜此更可卓立心之遠大學術之貞純固宜父承徽譽重爲先儒子尤當稱顯親揚名孝情以外之孝子也文成擲筆體中爲之霍然

天啓六年嘉平月立春日

賜進士第中憲大夫太僕寺少卿前工部營繕清吏司郎中監督殿門工程呂濬撰

三遷志舊序

余自計偕過鄒始經孟祠下嗣後服官出入京華每過輒伏謁瞻眺徘徊久之覺巖巖之氣有以策余頑懦然所爲寄羨墻者一拂麗牲之石而已未得閱全紀載也已得闕里陋巷二志意中謂當復有一書頋又念著述之難不有羅長源之淹宏則不能銓春秋列國卿大夫之世次如指諸掌不有張禹蔡邕鄭漁仲陸師農之精詣則不能列典章文物令燦然昭著不有晏倩景純道元之好奇釆異則不能疏本山川點綴詭譎使靈奇之蹟悉獻

且也躬蹈之故測之有涯神飫之故吐之多味君誤譜荔是其鄉人季珽勘者抒於厥嗜向令性善仁義之旨未涯心髓夜氣幾希之論僅浮誦習徒握鉛槧以自効於宮墻未有幾也已得披史君志文具矣已又進胡君志稍斥廣矣乃事近摭而遠溯文安俚而失雅體例臚列未及議裁徵引勾稽未及詰覈剏能搜佚闡抉隱義乎能於前後宗本支系蟬聯以布乎能於發靈之源盱衡周覽索眞脉於都邑離合谿隧變壇之後乎能於歷代崇奉儀數隆縟鑿鑿顯著乎能於配侑諸賢一一評隲以發其衷乎能聚史傳百家方輿稗雜爲孟諸國用以恣漁獵乎具如是材美矣又能眞得孟氏心印而稍稍自見於論著隱微閒乎益難之矣歲丁卯余以使事淹里中呂太學聖符介余友姚叔祥手一編示余則其尊公冠洋先生所著三遷志也三遷仍史君之舊而書則增益芟滌煥然與史胡二志別爲一種不刊之典余既讀再三曰裁矣覈矣佚闡萃而隱義抉矣宗本支裔蟬聯昭布矣發靈之源得之於嶧阜谿湖不迷於改邑矣歷代崇奉典制晰矣所漁獵上下數千載文字之藪廣矣

侈矣所剪落揭樹一稟獨照卓矣朗矣稱三遷者寶以婉於闕里陋巷而根宗母教矣義益精矣先生純修端履鄉閭矜式經術政事所至彪表聖符冠玉衣珠一譚對間淵源具在兩世一心以翼聖眞寧僅僅簸膏馥於鉛槧也者即長源諸君應多愧色矣昔劉覆甆來遊從錢淸至秦駐嘆曰域中有三龍北龍入塞外不可知中龍達淮泗鄒兗當之南龍赴海止於是邑法當有布素封侯生阜比而殁廟食者今先生業已俎豆於四氏報德之祠覆甆言不小驗乎

天啓七年九月九日

賜進士承德郎尚寶司司丞前禮部精膳司主事

蒙恩予告侍養郡人李日華頓首撰

三遷志舊序

天欲爲古聖王寄心傳特生聖祖更欲爲後賢傑維學脉再生亞聖然稱心所從寄脉所從維各以三歲孤成就於顔慈仉母之手而孟母教有三遷政維人地以亞聖至聖耳但我祖年由志學漸向從心不可謂無關母教惟悲顔見聖子二十四仉看賢胤五十六世短者教忘遷跡境長者卽到我不動心猶息息借孩提之遷進詰乎不動也則此遷之一語無凡無聖新新不停總由孟氏之三結爲千古一貫固宜著溪撰志特取三遷垂孟氏學

地也乃漢州重纂叅訂加勤固無軒輊直謂孟氏之學實始於遷聖功緊賴此武原呂氏不啻互取二刻增佚考異定爲善本而題仍三遷之舊自玆以往後人後時觸眼斯志必有從此遷字當下生念地之遷而隨其境之所至提進步武到所未到者多矣先是妖賊變起翰博一門三葉死難兩俱燬呂太學聖符承其尊君以創志聖門崇祀闕里冠洋公手定本復父子更較[illegible]鐫雕繕適副欽隧道脉益光余謂呂氏父子功誠不在昌黎一語中丞求墓之下晉配孟廟抑復何疑宜蕃理以脈

饑死官翰搏以捨生取義兩家忠節屓主合契其
於三遷一志詎不更有生氣耶
崇禎元年仲冬太子太傅襲封衍聖公孔胤植撰

三遷志舊序

余以讀禮之間志展三遷而知亞聖神靈若虡家
門有釁咎非常黙令正學名賢吾鄉呂冠洋公預
手先心擴搜改撰更易孟志仍故三遷訂輯亟成
絶筆官下不數年而妖蓮禍作賢胤一門三世伏
節併家志燬焉乃幸冠洋有子聖符出父所作再
勦訂閱至售脥倒橐竭工鋟之使靈源懿脉先後
條流遂復粲然于千載之下致余情慚爲子深有
慨于自有爲母至于孟母之爲母能令其子以後
聖亞尼山卒無有能匹其聖于亞之後也自有爲

子至于孟子之爲子能令其母以三遷教天下卒
無有能加其教于遷之上也豈非是母是子獨以
母教子承灼有功驗立千古母子人極也乎此呂
氏所爲力更孟志爲三遷意也惟是莊誦遷之一
語竊自悲養曾不色遷以幾乎婉與愉也喪曾不
情遷以底乎戚與毀也學曾不日遷仕曾不心遷
以無倍乎熊之丸教之忠也此余所云自慚爲子
用勉一世之爲子益有羨乎冠洋公之有子聖符
也以聖符之能成其父之志聖門而崇祀闕里志
三遷而勛高賢譜也冠洋繇潘爲家何書昔者吾

友而聖符太學又余兄弟研席鴈行也故余重其父子之畢力聖賢著記樂與染毫爲三遷一幀殷也

崇禎元年端陽日

賜進士第承德郎南京吏部考功淸吏司主事海鹽吳麟瑞撰

三遷志舊序

天壤間有體具剛大挺孳横亘縣邈無遠惟聽横目有心之所領受而稟篇之爲常時開運世後來光日月者自古則然未嘗道破忽有孟夫子獨以吾善養一語自爲擔當遂使蓬勃兩間若無所持循之物一旦遽有肩荷固不易稱當下有亦難爲說千載無也故此曰大與剛之貞霻自亞聖包孕堅持之爲不萎根株而宇宙萌芽時爲條顛一發匪弟漢得之爲光武故人以節壯東京蜀得之爲鞠躬盡瘁以忠高鼎立晉得之爲甲乙紀年以風

漸六代至于唐宋之有撑天拓地指尤不能屈以一二然前之吾以天下繫一人後之欲以一郡亜天下即如吾郡有以上不負下不愧拯亂奉天手定隴西之鼎有以安社稷定人心討褒丙禪力濟天水之窮流溯兩朝脉延二獻浩泱深沃迄乎後千百載宜朝家靖難之有巽隱捐生守任湛族駕出前修也孰非此剛此大特爲芽蘖于此一方乎顧運遘教衰世乘風下屈志伸欲彖勢換情欲欲膩人情染境漸盡至玆極必當反頃若丙逆燔誣塗毒海宇而郡一彈丸至碎骨虀憤城旦編氓

必俟砧鑕有七人之多則寧惟臧氏之子得一人
不遇已哉其覩肯小波康柔忽繞指者拍肩踵武
是澱水一汪足當蜀江爽烈淬刀三千不翅也圖
應呂参藩季可殉官修之其子鞏符太學畢力賦
之其任同年友巨源太僕臨没序之手亦三遷而
三遷之志始就余猶念太僕以近奸下世恨深九
原今幸龍雷躍射貔貅鏖粉不覺懽快濆墨冠篇
雖不足爲季可崇祀先儒重亦堪爲亡友寃臣地
下慰尤覺直養之功于吾鄉七人倍有驗乎

崇禎元祀季春日

賜進士第徵仕郎吏科右給事中海鹽虞廷陛撰

三遷志舊序

余讀三遷志而知仉宣獻之所以訓飭單稺乳孤
卒至于紐繫統宗聖稱惟亞豈其懿德貞風雪嚴
冰勁歷數千年不少衰緩者乎何者余誠身遘眼
證而知教神淹浹肌髓之深且遠也當歲壬戌余
膺使命而南適届兖城蓮妖陡作烽炮裂空雷駭
電燿屠創慘烈奚翅屍爲山血成海也余身在圍
中雖心策指畫與親藩縣吏共圖擊拒所稱取義
成仁兩語未嘗不以息息自許者于時士庶閭閻
猝遇凶鋒鼠竄魚潰名綱閫節拉擺莫辨特問鄒

城靡爛有不隨死而死者如孟翰博母孔恭人獨
能以萱抽勁草扺捍疾風巳教其子承光死國復
教其孫弘畧死父而身更慷慨赴死必無負宣獻
貽休圍城聞此士女人人莫不以此三人自待即
謂城不免隳而心必不墮心換益堅氣激益勁犄
堵屹屹有若燕築而漆蕩也者賊雖蜂猛不能攻
心剸然自潰矣此固三遷之教一脉源傳自一門
而一城而千萬人也豈其忠聲義問別有勇過賁
育勢敵梁麗者哉固宜海上有前識遠見之賢条
藩呂君季可預爲手定孟志仍曰三遷緒模與㚇

而增潤之別識所屢而芟剪之摘詰非衍而辯證之口屬心受付子兆祥孫逢時訂鍥之吾友太僕巨源推枕潰毫而詳序之也乃叅潘叔也既以竭精著記而死于書太僕姪也更以近權覓逐而死于憤是呂氏一門得所死二猶之孟氏一門得所死三也余則昔自圍城幸脫一死輒以我一用衛其二則季可勤撰趙岐孫奭祀允其班若巨源端烈宜有鄉先生可祭之社矣

崇禎戊辰孟春日

賜進士及第光祿大夫左柱國少師兼太子太師

吏部尚書中極殿大學士知制誥兩朝實錄總裁

經筵日講官施鳳來撰

三遷志序

讀書至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又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未嘗不恍然而知大聖大賢之道原不過循其性於秉彝之良而全其聖於倫常之大是故自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以至孟子歷聖相傳初未有舍庸行之常而克臻夫

聖域然說者以爲大聖大賢固天所生以立人道之極而傳不絶之緒於無窮故能生知安行無待於勉强而後成功也然則孟子三遷之教則又何說然不知即此可以知聖賢矣戰國時唐虞三代之風渺乎遠矣周公孔子之道迂不講矣楊墨黃老之說盈天

下矣無父無君之行等禽獸矣儀秦髡衍之徒遊談舌辯之士又紛然雜出矣而孟子生於其時獨能闢先聖之道闢邪距淫崇王黜霸砥柱中流回狂瀾於既倒何殊江漢秋陽故當時列國之君亦皆心知其賢惜不能大用于是環轍息阪而日與其徒講習討

論七篇之中惟性善仁義
之旨爲獨詳所以維人心
道心於杪忽幾希之微而
欲垂之爲萬世法也向非
宣獻三遷之教雖爲天所

生以傳道之人縱有出類
拔萃之資而混然中處于
邪說横行之天下欲不爲
所惑豈不甚難哉孔子曰
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
以求之者也雖生知者猶
不廢學而況次焉者乎是
知孟子之所以成大儒者
厥惟三遷之教始至今讀
其書無不愛之敬之考其

事無不仰之慕之我
聖祖仁皇帝側席求賢崇
儒重道發帑金以新廟貌
揮宸翰而製碑文而且膺
爵錫田更隆前代自宋迄

今千百年來未有若斯之盛也斐一介庸愚謬蒞茲土竊幸獲拜宮墻登其堂肅如也瞻其像穆如也晋接其賢裔藹如秩如也覽

俎豆之森列禮器之輝煌儼如親沐先型而低回不忍去歆歟休哉何其盛也夘夏大旱之後甘雨盈郊從容退食適翰博孟公以

三遷志問序于余簿書俗吏鄙陋無文雖極意揚芳摛藻而究無加毫末于萬一况先賢出處之蹟前人之述已備而敢妄贅一詞

哉因思子思子作中庸而述夫子之言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故推原孟子所以得傳堯舜

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道者良以人性之本善而能率三遷之教以優入於聖域茲翰博公修志之本意豈非繼志述事之大不益可見家學之淵源而孝思之不匱也哉　旹

康熙六十一年正月

勅授文林郎知鄒縣事加三級三韓于斐頓首拜撰

三遷志目錄

三遷志卷一

古滕王特選[illegible]
闕里孔傳商[illegible]
古卞仲蘊錦删閱
裔孫孟尚桂鑒定 衍泰重較 興銑
衍丘 興錞 補輯
衍嶧 編次 尚巍 叅考

靈毓

本本元元地靈人傑有位皆然矧我聖哲維縣
及鄒斯文繼絕大嶧溪湖山川自别述靈毓第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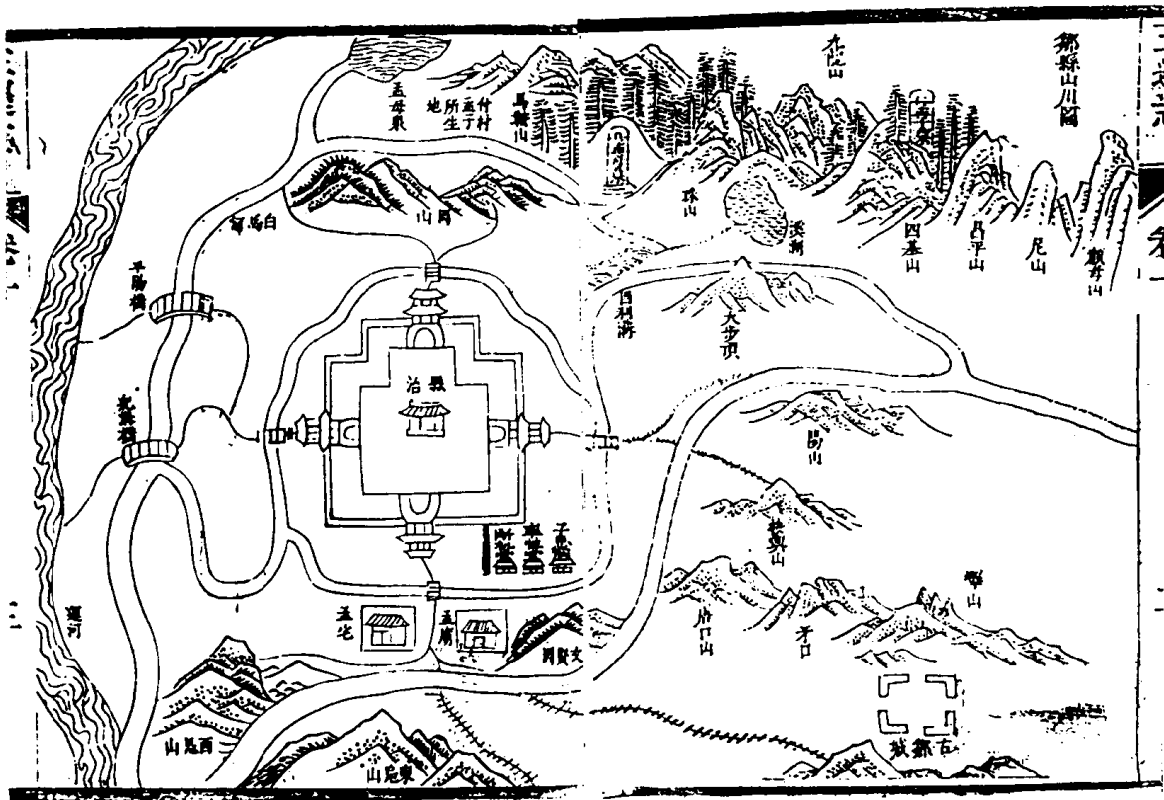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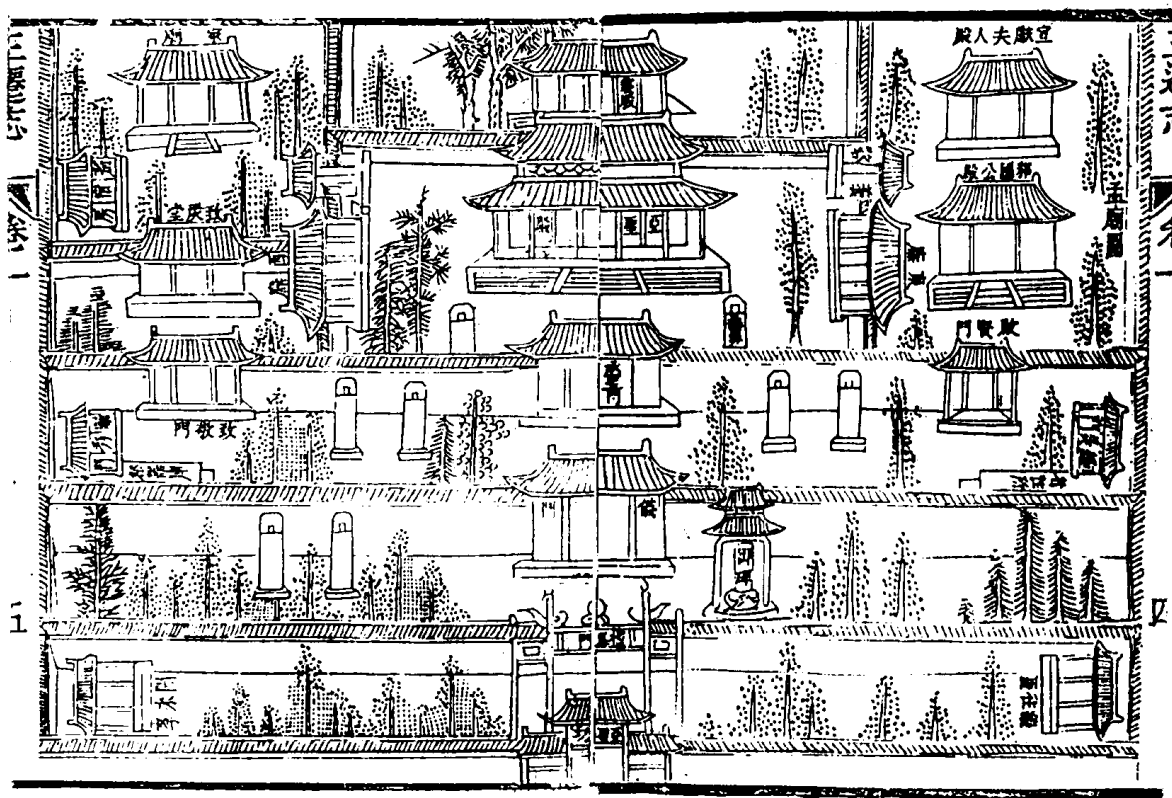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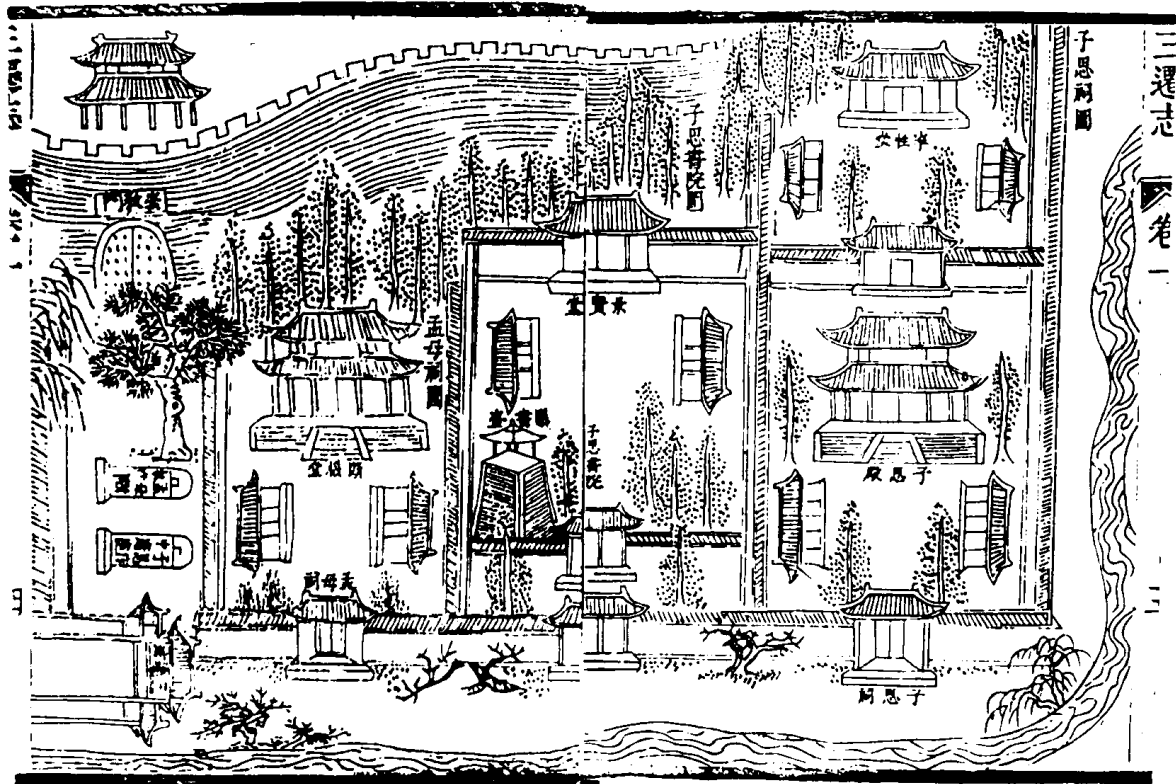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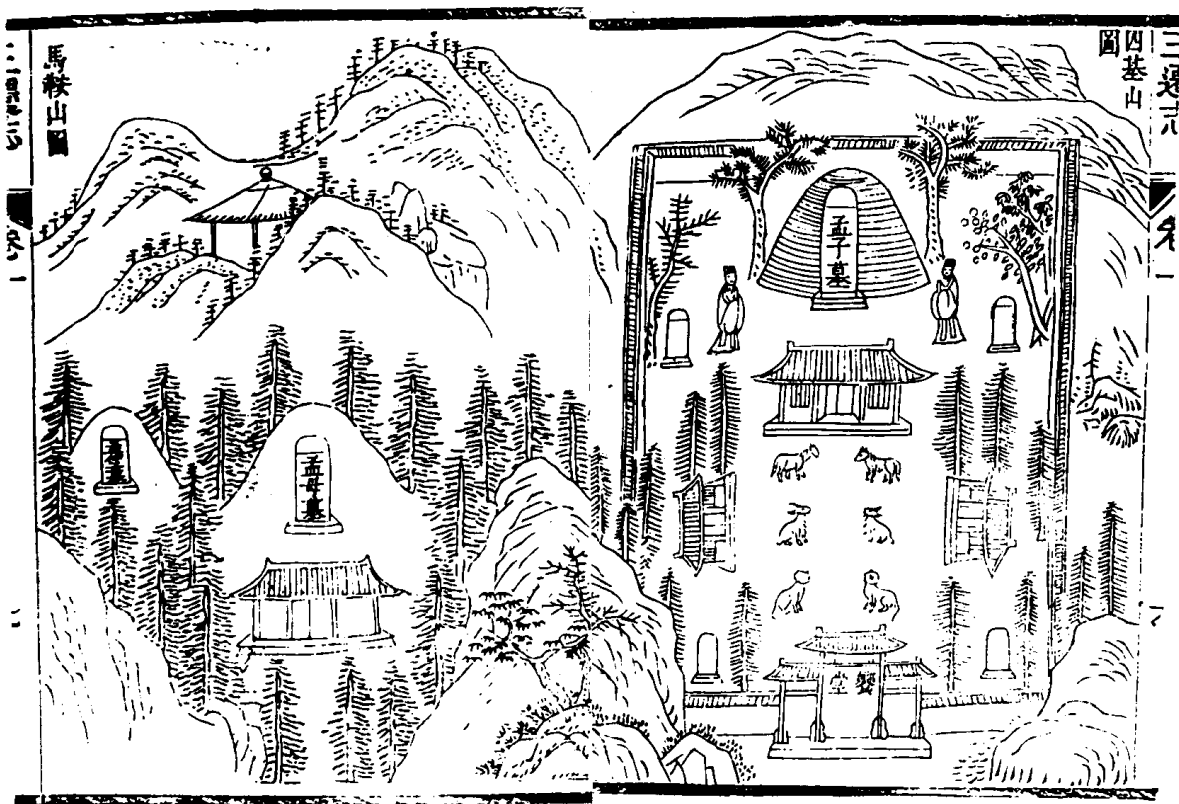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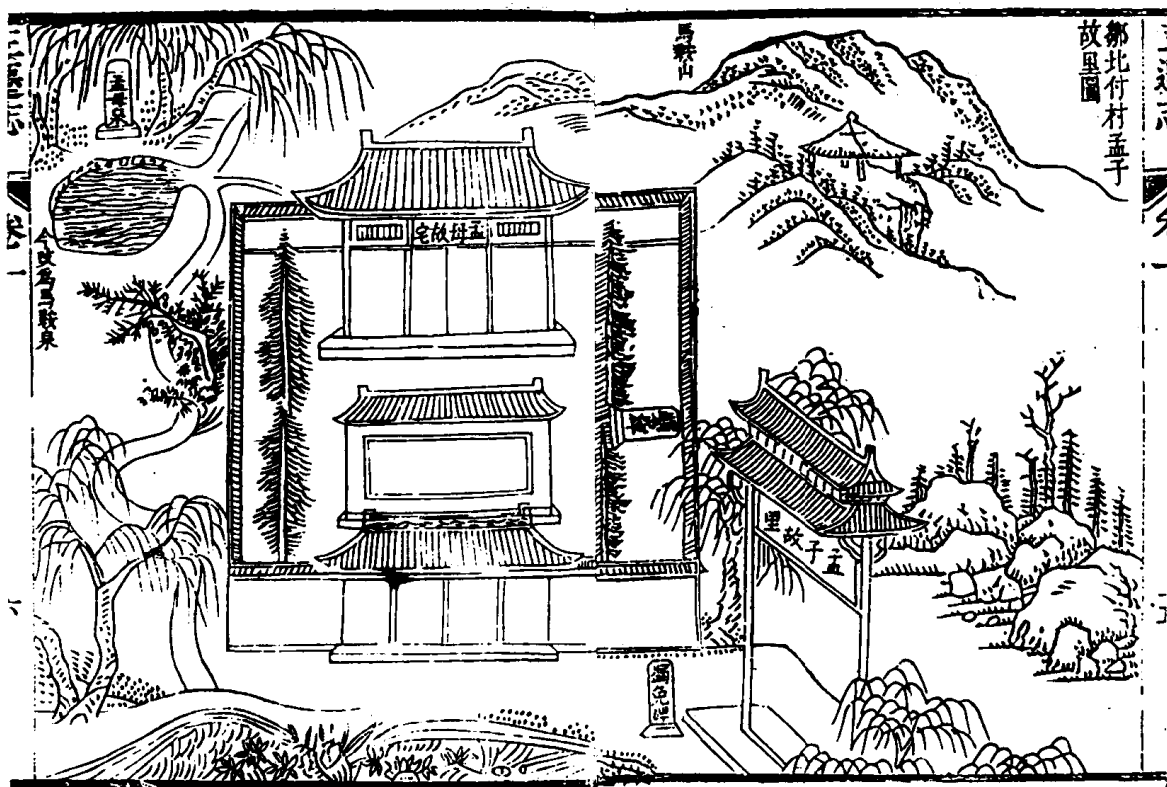
孟子廟碑云鄒東南隅有崗曰文賢其勢迴旋抱
抱有溝曰因利水自巽方而來灌城壕而西之因
此山川之秀而孟子生焉然文賢崗不甚崇因利
溝乾涸不常培塿涓滴烏足以鍾名聖且今之稱
爲鄒者固唐以後新遷之鄒而非古之鄒也風氣
所鍾恐不在此盍鄒東南有山曰嶧酈道元水經
註曰周回二十里高秀特出積石相臨殆無土壤
石間多孔穴洞達相通有如數間屋處甚奇觀也
由山而北爲牙山大小相錯狀如犬牙牙山之北

爲小丘山又北爲唐口山又北爲接輿山狀如两車相接又北踰縣爲岡山諸山之石皆與嶧相類玲瓏可愛又北拳山絡繹直接四基馬鞍二山而九龍山之傍有大澤曰溪湖長廣數里清澈映人西爲白馬河折而西南以達於泗湖之西孟母泉出焉孟子之舊居在此今孟氏諸孫世居之山川靈毓意在斯乎圖見於左

三遷志 卷一
子思祠圖
子思書院圖
孟母祠圖
子思殿
子思祠

三遷志 卷一
孟廟圖
宣獻夫人殿
邾國公殿
啟賢門
致敬門

鄒北付村孟子故里圖
馬鞍山
孟母泉
今改爲馬鞍泉
孟母故宅
孟子故里

馬鞍山圖
孟母墓
四基山圖
孟子墓
饗堂

像圖

氣象巖巖猶屬意想不見其人曷瞻曷仰有像石刻出之土壤是繪是圖萬年向往述像圖第二

孟子像諸書無所考廟中冕旒塑像既未可據石本危坐圖行教小影亦想像爲之耳獨廟中孟母殿內傍龕一小石跪像乃宋人修孟母墓即墓中得之者世傳孟子葬母而自刻其像以殉是以像在墓中殊爲近之按朱子云古人坐者兩膝著前因反其蹠而坐于其上正如今之跪者然成都府學有漢時禮殿諸像皆膝地而跪坐今以先聖先師二像視其坐後兩蹠隱然見於帷裳之下然後審其所以坐者果爲跪而無疑也又據闕里圖像志引元鄒尹司居敬蜀有文翁石室設孔子坐像其坐斂蹠向後屈膝當前古人席地而坐此像之最古者今孟子石像正與此合固知今所視爲跪像即古之坐像世或謂因殉母而故跪非矣是故此像最爲古最爲真再考闕里志雖載此文而先師反缺此像孟子像乃以在墓獨存至今抑亦奇也圖見於左（勝本像頗壞於篆墓者近墓一像於前殿雖近似終不若前像之古）

孟子冕旒像

贊曰皃嶧鍾靈篤生神異母教三遷孔門配四黜霸尊王型仁講義至大至剛沛塞天地發明性善恥言功利距墨排楊浩然正氣德並禹績古今無二宜享千秋澤流後嗣

卞里後學仲蘊錦

孟子石像

贊曰巖巖岱嶽拔出風塵諸侯莫友天子不臣何期人爵退彼天民凝旒端冕黼藻絲綸依然益莊廣譽施身冠王屣霸左義右仁服堯之服佩孔之紳庶幾萬世如見其人

古滕後學王特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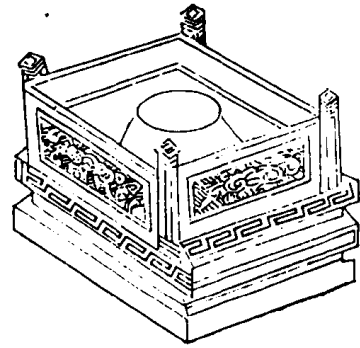
孟子碑刻像

右碑刻孟子像蓋五十五代孫克明所藏洪武中邑令桂公孟取而勒之石者也額篆書鄒國公像四字像下刻桂公贊題詠見後隸書景泰間古水王佐增補格古要論稱其像最高古得巖巖氣象後碑中折爲二好事者復摹于石題額書贊皆楷書也然舊石雖折而像猶全新石雖完整終不若昔像之古故求者多重舊像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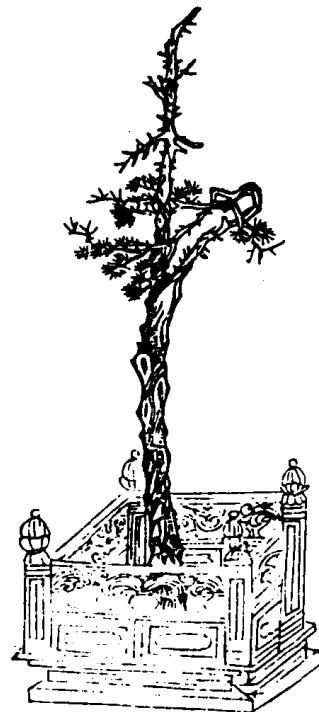
康熙二十六年四月

御製孟廟碑記曰自王迹熄於春秋聖人之道或幾乎泯沒卒之昭而復明千百世而不敝者恃有孔子也孔子沒百有餘年浸假及于戰國楊墨塞路禍尤烈于曩時孟子與氏起而闢之于是天下之人始知誦法孔子率由仁義斯道之有傳至于今賴之是以後世學者如韓愈蘇軾之徒咸推其功以配大禹而閩洛諸儒益尊爲正學之宗嗚呼盛矣夫洪水之禍止于人身已耳楊墨之禍隱然直中于人心不有孟子使楊墨濫觴於前釋老推波于後後之人雖欲千載之下探尼山之遺緒其孰從而求之四推迹厥義刻文于石俾揭于鄒之廟其文曰尼聖既往𡨋矣音徽後百餘年聖緒浸微尙異實繁楊墨竸煽陷溺之禍酷于昏墊惟子輿氏距詖放淫以承先聖以正人心述舜稱堯私淑孔子正學修明百世以俟不有是者斯道孰傳宇宙嚇嚇萬物狂顛我讀其書曰仁曰義遺澤未湮聞風可企嶽嶽亞聖巖巖泰山功邁禹稷德忝孔顏刻石茲文于祠之下頌烈揚休用告來者奉

勅篆額日講官起居注翰林院侍講臣米漢文

監造官內務府廣儲司員外郎臣皂保　工部都水司員外郎臣卞永式　勒石官鴻臚寺序班臣朱圭

天震井圖

讀三氏志孔氏井在尼山迤東曾子井在徐州北九里山顏子井在陋巷內獨孟氏無以井傳康熙十一年春廟前勝會忽日中聲震如雷聞見者瓌顧失色見階前地陷有甃甓圓痕摯視之乃井也噫異矣緊惟吾祖道接尼山與顏氏曾氏光昭于古天開斯井與三井並垂以見聖聖相符後先轍歟抑造物者不忍我祖祠宇傾頹而顯靈預兆于井俾人觀聽以俟將來者之修葺歟故于十年預陷此井果於十二年爲修廟取水之用嗣曰天震井砌之以甓環之以石并書其蹟以

檜栢圖

康熙三十三年歲在甲戌孟夏之杪江南鄧學憲過鄒謁廟見松楸森鬱流連弗置於殿階之左有栢尤稱蒼古徘徊數日不語而去南抵丹河與東兗副憲余公過遂告其樹之靈奇嘗與至聖廟之檜端木氏之楷同一表章焉副憲繇夔捐資轉以屬予予並出俸發命工求石環以雕欄鐫圖而讚之讚曰

道德爲本根仁義作柯葉一元與彌綸太和共調變千春承雨露萬載歷冰雪信夫能後彫不朽具由蘖蒼鬱川嶽之精卷舒虬龍之狀人傑地靈直養自壯緯裕英資屹然獨尚依稀乎有嚴嚴正大之氣象

古瀛洲韓峯起 鄒縣知縣

祭器圖

簠

通蓋高七寸深二寸口徑長一尺闊八寸一分腹徑長一尺一分共重一十三斤

簋

通蓋高六寸七分深二寸八分口徑長七寸二分闊五寸腹徑長七寸九分闊五寸六分共重九斤

犧尊

通蓋高七寸一分耳高二寸闊九分深三寸四分口徑一寸九分通長一尺一寸七分闊五寸共重九斤一十兩

象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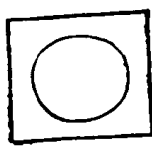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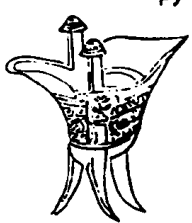
通蓋高七寸八分耳高一寸五分闊九分深四寸五分口徑二寸二分通長一尺二寸七分闊三寸八分共重一十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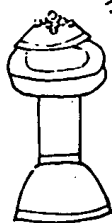
大尊

重六斤二兩高八寸二分深六寸五分口徑五寸七腹徑六寸一分

壺尊

重四斤一兩高八寸四分口徑四寸五分腹徑六寸深七寸一分

山尊

重六斤二兩高八寸一分深六寸五分口徑五寸七分腹徑六寸一分

著尊

重八斤十五兩高一尺四分深一尺二分口徑五寸腹徑九寸八分

罍

重一十二斤高一尺深七寸二分口徑八寸四分腹徑七寸六分

洗

重八斤高五寸七分深二寸九分口徑一尺三寸

爵

重一斤高八寸深三寸三分口徑長六寸二分闊二寸九分兩柱三足有流有鋬

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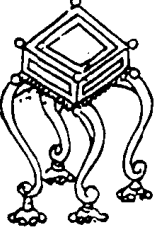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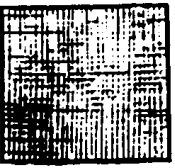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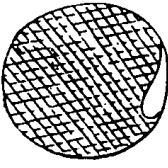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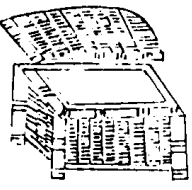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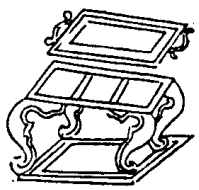
重二斤方所置底九寸二分

龍勺

重一斤口闊二寸一分深一寸一分柄長一尺二寸九分

籩

通蓋高五寸九分足徑闊五寸一分口徑四寸九分上深二寸四分

豆

通蓋重四斤一十兩高五寸二分深一寸八分口徑七寸六分足徑五寸四分

登

高一尺四寸

尊羃

用布爲之縱横二尺二寸

鉶

範金爲之三足口有兩耳覆以蓋施三紐用鹵和羹

盥盤架

用木爲之輪以彩緣以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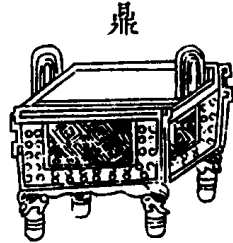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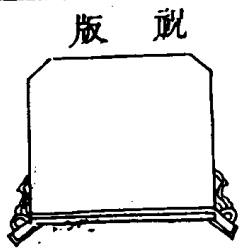
雲雷尊

範金爲之高八寸三分重二斤紐以蝸首畫雲雷于腹雷取其奮豫雲取其需澤用貯獻酒

俎

高八寸五分長一尺八寸闊八寸朱漆兩端中以黑

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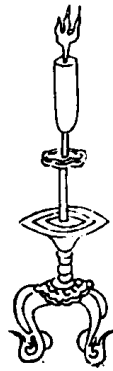
通足高五寸長二尺八分闊五寸二分深四寸蓋深二寸八分

篚巾

巾以綌爲之圓幅玄被纁裏

龍羃

羃以絳帛方幅爲之中畫雲龍兩旁畫文彩四角各綴以金錢用以覆尊若倍祀則不畫雲龍止用青

三遷志
卷一
燭臺
範金爲之高
一尺八寸重
盤四足
帨巾
盥盤
盤範金爲之
盛水盥手
巾白布爲之
長短隨宜獻
官盥畢拭手
鼎
範金爲之高一尺八寸縱
一尺六寸橫一尺二寸兩
耳四足
祝版
以木爲之高九寸闊一尺
二寸用白紙寫祝文貼版
上祭畢撤而焚之

三遷志
卷一
正殿陳設圖
帛用篚盛
帛
豆八
籩八
羊豕用牲匣
盛置於前
羊
豕
燭
香
燭
兩廡陳設圖
帛用篚盛
帛
豆六
籩六
羊豕用牲匣
盛置於前
羊
豕
燭
香
燭

古滕王特選增纂
闕里孔傳商較訂
古卞仲蘊錦刪閱
裔孫孟尚桂鑒定　衍泰重較　興銑
衍岳　興錞　補輯
衍嶧　編次　尚嶷　參考

祖德

奕奕賢聖長發其祥孟子之生代周而昌實匹夫子遠繼殷商於乎明德宜祀無疆述祖德第三

孟子之先出自黃帝黃帝四傳至后稷始教稼穡以粒蒸民堯封之邰十六世爲周文王再傳爲武王遂克商而有天下武王封弟周公旦於魯留輔王室其子伯禽就封之國八傳至桓公桓公生莊公莊公三弟長慶父次叔牙次季友慶父之後爲仲孫氏蓋以莊公爲孟也禮庶子自爲長少不敢祖諸侯故仲孫亦稱孟孫氏今春秋經文皆書仲孫而左氏傳皆書孟孫故知並稱也孟氏之嫡孫主宗祀者則稱孟孫左傳孟莊子疾豐點謂孝伯曰從余言必爲孟孫是也其他支子則止稱孟氏左氏傳有孟椒孟之側論語有孟公綽是也至宗卿之死若國人以族稱亦止稱孟傳記所載孟獻莊諸子及孟氏季氏之類是也叔牙之後爲叔孫氏季友之後爲季孫氏與孟孫並稱三家以皆桓公出也亦曰三桓三桓之後世顯於魯季孫僭逆見惡聖門叔孫間有賢者要未大著獨孟孫世有令德獻子忠孝恭儉左傳戴記及說苑諸書爛焉可述不一而足莊子之孝孔曾亟稱焉其尤難者孟僖子將沒之時孔子年甫踰壯名位未彰乃能屬

其二子使從學夫子以定其位其後懿子敬叔並師事仲尼而敬叔遂爲孔門高弟且歸以兄子下逮武伯亦屢有問答曾子有疾敬子躬問以至之反公綽皆爲夫子所推由是攷之孟氏之於孔子其推尊歷數世如一日矣天眷明德至孟激字公宜者娶仉氏而孟子生焉卒師子思以昌其道嗚呼宋有弗父何正考父孔父嘉之賢而開尼父魯有獻子莊子僖子敬叔之賢而肇子車一爲玄王成湯微子之裔一爲后稷文王周公之胤豈偶然哉傳曰善遠而後興宜矣

人亦有言少成若性鄰墓鄰市所居不令自匪三遷胡以養正自匪斷機胡以作聖述母教第四

孟子生三歲而父孟激卒母仉氏有賢德撫子以居始舍近墓孟子之少也嬉戲爲墓間事踴躍築埋母曰此非所以居子也乃去舍市其嬉戲爲賈衒事母曰又非所以居子也遂徙舍學宮之傍其嬉戲乃設俎豆揖讓進退母曰此眞可以居子也遂居之

孟子少時東家殺豚孟子問其母曰東家殺豚何爲母曰欲啖汝其母自悔而言曰吾懷姙是子席不正不坐割不正不食胎教之也今適有知而欺之是教之不信也乃買東家豚肉以食之明不欺也韓詩外傳

孟子既長就學而歸孟母方績問曰學所至矣孟子曰自若矣母以刀斷織孟子懼問其故母曰子之廢學若吾斷斯織矣夫君子學以立名問則廣知是以居則安寧動則遠害今而廢之是不免於所役而無以離於禍患也何以異於織績而食中

道廢而不爲寧能衣其夫子而長不乏糧食哉女則廢其所食男則惰於修德不爲竊盜則爲虜役矣孟子懼旦夕勤學不息遂成天下之名儒○又韓詩外傳云孟子少誦其母方績孟輟然中止乃復進其母知其諠也呼而問之曰何爲中止對曰有所失復得其母引刀裂其織以此誡之自是之後孟子不復諠矣

孟子既娶將入私室其婦袒而在內孟子不悅遂去不入婦辭孟母而求去曰妾聞夫婦之道私室不與焉今者妾竊惰在室而夫子見妾勃然不悅是客妾也婦人之義蓋不客宿請歸父母於是孟母召孟子而謂之曰夫禮將上堂聲必揚所以戒人也將入戶視必下恐見人過也今子不察於禮而責人不亦遠乎孟子遂留其婦○又韓詩外傳云孟子妻獨居踞孟子入戶視之白其母曰婦無禮請去之母曰何也曰踞其母曰何知之孟子曰我親見之母曰乃汝無禮也非婦無禮禮不云乎將入門問孰存將上堂聲必揚將入戶視必下不掩人不備也今汝往燕私之處入戶不有聲令人踞而視之是汝之無禮也非婦無禮也於是孟子

自責不敢去婦

孟子處齊而有憂色孟母見之曰子若有憂色何也孟子曰不敏異日閒居擁楹而嘆孟母見之曰鄉見子有憂色曰不敏也今擁楹而嘆何也孟子對曰軻聞之君子稱身而就位不爲苟得而受賞不貪榮祿諸侯不聽則不達其上聽而不用則不踐其朝今道不用於齊願行而母老是以憂也孟母曰蓋婦人之禮精五飯冪酒漿養舅姑縫衣裳而已故有閨內之修而無境外之志易曰在中饋無攸遂詩曰無非無儀惟酒食是議以言婦人無擅制之義而有三從之道也故年少則從乎母出嫁則從乎夫夫死則從乎子禮也今子成人也我老矣子行乎子義吾行乎吾禮

師授

逝喪戰國說宗儀衍不自得師習俗寧免於維聖孫斯文之選受業中庸微言始闡述師授第五

孟子長初受業孔子之孫子思○孔叢子云孟子車尚幼請見子思子思見之甚悅其志命子上侍坐焉禮敬子車甚崇子上不願也客退子上請曰白聞士無介不見女無媒不嫁孟孺子無介而見大人悅而敬之白也未喻敢問子思曰然吾昔從夫子于郯遇程子于塗傾蓋而語終日而別命子路將束帛贈焉以其道同于君子也今孟子車孺子也言稱堯舜性樂仁義世所希有也事之猶可況加敬乎非爾所及也

孟軻問子思曰牧民何先子思曰先利之曰君子之所以教民亦仁義固所以利之乎子思曰上不仁則下不得其所上不義則樂爲亂也此爲不利大矣故易曰利者義之和也又曰利用[illegible]以崇德也此皆利之大者也

孟軻問子思堯舜文武之道可力而致乎子思曰彼人也我人也稱其言履其行夜思之晝行之孳

焉汲汲焉如農之趨時商之趨利惡有不至者哉

子思謂孟子曰自大而不修其所以大不大矣自異而不修其所以異不異矣禮接于人人不敢慢辭交于人人不敢侮其惟高遠乎

按孟子親受業於子思自班固漢書趙氏註應劭風俗通以及孔叢子史記索隱諸書皆然而吳程曰孟子自魏惠王三十五年遊梁至哀王七年而燕人畔齊距孔子蓋一百六十七年是爲周赧王之三年而孟子著書之成固猶在其

後也況孔子喪其時伯魚之没已六載子思固長不然亦非幼矣子思享年六十有二去孔子四十五年而卒孟子始生其不得親受業可見故孟子但曰私淑諸人而集註以爲子思之徒於論語序說止稱門人當以此說爲是其言若辯乃考闕里世系云子思在衛縕袍無裏三旬九食田子方遺以狐白裘不受[illegible]而復返於魯教授其徒數百人而道卒傳於孟軻年及百餘歲卒又據史子思言苟變於衛侯時在安王之一十五年安王在位二十六年子烈王嗣烈王之四年孟子生則孟子長而知學之時去子思十餘年耳其親受業於子思蓋確然無可疑矣

三遷志卷二終

三遷志卷三

古滕王特選增纂
闕里孔傳商較訂
古卞仲蘊錦刪閱
裔孫孟尚桂鑒定　衍泰重較　興銑補輯
衍岳　興錞
編次
衍嶧　尚[illegible]恭[illegible]

年表

遷傳弗詳七篇靡次爲後爲先孰稽孰據欲知其人聊論其世豈敢牽合考古衷義述年表第六

周烈王四年魯共公五年己酉四月初二日孟子生

孟子譜云孟子未生時母夢神人乘雲擁鳳自泰山來將止於嶧母凝視久之忽見片雲墜而寤時閭巷皆五色雲覆孟氏居而孟子生焉

孟子生卒古書不載家世相傳謂其卒于赧王之二十六年年八十有四留青日札聽雨紀談皆然獨其生之歲二書皆言在周定王三十七年近黃楙翟九思謂定王崩後三十餘年孔子乃生年次甚左君以定王爲貞定王則去孟子卒時爲百四十餘歲又與八十四之數不合且貞定在位止二十八年安得云三十七年哉因定以爲烈王四年今從之

孟子生日舊載四月初二日乃有謂周之四月卽今之二月者不知三代所用歲首雖子丑寅各不同亦止以其月首歲行新歲儀非併春夏秋冬之時正二三四盡那移也如書之伊訓曰惟元祀十有二月是以十二月爲歲首而不正十二月也泰以冬十月冠年漢初亦然是亦以十月爲歲首而不正十月也至於周人邠風敘四時物候毫不爽夏時俱彰彰可見安得以周月準夏時而改之故今以孟子之生斷於四月初二日

孟子名軻韻注軻車接軸也故字子輿又字子車車音從平聲又廣韻箇韻內亦收軻字注曰孟子居貧轗軻故以軻名從去聲此解近鑿當以平聲爲是

孟子字自司馬遷班固趙岐皆未言及晉魏人作徐幹中論序曰孟軻荀卿懷亞聖之才著一家之法皆以姓名自書至今厥字不傳原思其故皆由戰國之士樂賢者寡不早記錄耳是直以孟子爲逸其字矣今世所稱子車者出於孔叢子及魏衞將軍王肅所著聖證論其或稱子輿者出於晉司隸校尉傅玄所著傅子孔叢子書雖漢隋唐藝文志內不載有擬其僞者而劉孝標李善之注已引用之其非後人所撰明甚世代去傅玄既遠又爲魯人所著見聞似眞且古人雖不諱字而孟子師子思子思師曾子豈卽以曾子字爲字哉故孟子字從孔叢子稱子車爲當

庚戌二歲　魏惠王卽位

辛亥三歲父激卒母仉氏鞠之見母教

壬子四歲有三遷等事

癸丑五歲　周顯王元年

甲寅六歲

乙卯七歲

丙辰八歲

丁巳九歲

戊午十歲　譜十年曰幼學孔叢子稱孟子車見子思時尚幼則見子思疑在此歲矣

己未十有一歲

庚申十有二歲

辛酉十有三歲

壬戌十有四歲

癸亥十有五歲　就學於魯歸家母斷機以教

甲子十有六歲

乙丑十有七歲

丙寅十有八歲

丁卯十有九歲

戊辰二十歲

己巳二十一歲

庚午二十二歲

辛未二十三歲

壬申二十四歲

癸酉二十五歲

甲戌二十六歲

乙亥二十七歲

丙子二十八歲

丁丑二十九歲

戊寅三十歲

己卯三十一歲

庚辰三十二歲

辛巳三十三歲

壬午三十四歲

癸未三十五歲

甲申三十六歲

乙酉三十七歲　魏惠王三十五年至魏　按史記惠王數困於軍旅卑禮厚幣以招賢者於是孟軻至梁十年表亦書其事綱目通鑑因之然史記謂三十六年惠王卒子襄王立則孟子居魏未及二載而綱鑑則本古書紀年謂惠王三十六年改元

稱一年又十六年乃卒則孟子之居於魏十七年矣抑竊考之孟子之書與宣王反覆者幾二十則而與惠王言者僅四則又絕無感動施行之意如宣王也孟子何爲而久居也竊謂孟子見惠王或在其稱王之後十五六年間或此時見之不合而去及襄王而復爲梁遊皆不可知惟以爲十七年則近誣耳聊識之以俟或疑孟子之見梁王王稱以叟不與此年悖與曰先生丈夫之子尊其人斯稱之夫何疑

丙戌三十八歲　史記是年魏惠王卒子襄王嗣

丁亥三十九歲　魏惠王稱一年

戊子四十歲　齊宣王即位　按是年秦使犀首伐魏大敗其師四萬餘人擒將龍賈取雕陰而孟子不載籌策之言則其去魏也無疑

己丑四十一歲

庚寅四十二歲
辛卯四十三歲
壬辰四十四歲
癸巳四十五歲
甲午四十六歲
乙未四十七歲皇極經世觀物篇載是年齊用孟軻為上卿今不從
丙申四十八歲皇極經世是年載孟軻去齊今不從
丁酉四十九歲
戊戌五十歲
己亥五十一歲

庚子五十二歲
辛丑五十三歲　周慎靚王元年宋伐楚取地三百里始稱王疑答萬章宋小國章在是時
壬寅五十四歲　魏君罃卒去魏適齊綱目文○按史記言孟子先齊後梁趙岐應劭皆因之亦臆度耳獨通鑑孟子見惠王後齊宣王始立烏得而先見之且即如史記以宣王立於顯王二十七年在位十九年而卒則與本書伐燕時外異之甚故不從史記而從綱鑑云
癸卯五十五歲在齊迎母仉氏就養魏襄王即位
甲辰五十六歲母仉氏卒於齊扶其喪歸葬魯
乙巳五十七歲在鄒居喪魯平公即位

丙午五十八歲返齊齊王以為客卿是年燕王噲以其國讓於臣子之有答沈同等語
丁未五十九歲　周赧王元年齊伐燕取之遂去齊宣王薨按宣王尊敬孟子過於魏惠王故一時弟子皆有當路加卿相之請其後以喪還魯切劘既疏小人乘間浸漬鉗刻再見之後禮意寖衰矣孟子書雖無次第然葬魯返齊之後即繼以齊人伐燕燕人畔而繼以孟子歸齊自此至篇末皆論歸齊之事則其去就之迹昭然可考者也又史記皆以此為湣王事惟通鑑綱目據孟子斷以為宣王今從之
戊申六十歲按乙巳魯平公始立是時孟子居憂又為齊卿則用樂正及欲見孟子在去齊歸魯之初以臧倉譖語徵之尤信
己酉六十一歲按陳臻問前日於齊王餽兼金一百鎰而不受於宋餽七十鎰而受

於薛餽五十鎰而受則適宋薛俱當在去齊後
庚戌六十二歲張儀說六國事秦通鑑載景春問答語於下
辛亥六十三歲
壬子六十四歲按滕亡在赧王二十九年去此前二十四或文公之立疑在是時孟子明言然友之鄒則其不在齊魏可見○滕文公立問為國諸事應在此時
癸丑六十五歲
甲寅六十六歲
乙卯六十七歲按鄒穆公事史無其傳考之古書惟魯仲連傳齊湣王將之薛假途於鄒當是時鄒君死湣王欲入弔夷維子謂鄒之孤曰天子弔主人必將倍殯柩設北面於南方然後天子南面弔也鄒之群臣曰必若此吾將伏劍而死不敢入於鄒又賈大傅及劉中壘

書載穆公輿不衣皮帛馬不入禾菽無像廡之事無驕恣之行食不衆味衣不雜采自刻以愛民親賢以定國視民如子鄒國之治路不拾遺楚王欲淫之遺以女樂穆公朝觀而夕畢以事死事之孤故以鄒國之細魯衛不敢輕齊楚不能脅穆公死百姓若失慈父行哭三月四境之士民無不愛痛元儒金仁山氏以爲能感於孟子之言而自反者合二書考之孟于歸鄒之年滑王始立驕侈未甚必無自稱天子之理至孟子既沒則滑王愈驕鄒僭之君皆稱臣諸侯畏權當此之時必不敢抗違如斯也且仁政非一日之積穆公與卑鬥之年以孟子之言度之決非新立改而行仁非一紀之久其能得民之深若此乎且以區區小國之臣而從以死拒大國蹤守義之篤亦其國勢之尚強主德之未替耳蹤穆公之卒於孟子前明矣然而終不能委孟子以政其存晏子之見而僅欲安於小成耶拂孟子知其勢之難王而僅以言佐鄒耶惜乎不可考矣自此諸國不能用序詩書作孟子當在此後

丙辰六十八歲

丁巳六十九歲

戊午七十歲

己未七十一歲

庚申七十二歲

辛酉七十三歲

壬戌七十四歲

癸亥七十五歲

甲子七十六歲　魯平公薨

乙丑七十七歲　魏襄王薨

丙寅七十八歲

丁卯七十九歲

戊辰八十歲

己巳八十一歲

庚午八十二歲

辛未八十三歲　孟子之書或謂自作或謂門人所記迄未有定其疑非自作者則以諸君皆稱謚不應盡先孟子卒特未深考耳故今詳列諸王侯卒歲於前而斷以爲自著云○又劉歆趙岐應劭皆云孟子中外共十一篇今所存者中篇耳四篇亡

壬申八十四歲　赧王二十六年十一月十五日

孟子卒古碑云孟子卒於冬至之日鄒人因哭孟子而廢賀冬之禮遂以成俗

三遷志卷四

古滕王特選增纂

闕里孔傳商較訂

古卞仲蘊錦刪閱

裔孫孟尚桂鑒定　衍泰重較　興銑

衍岳　編次　興錞　補輯

衍嶧　尚嶷　參考

佚文

仁義既陳王風斯扇煒煒七篇日星同燦亦有佚文散於諸卷載捜載羅以廣聞見述佚文第七

孟子三見齊王而不言事弟子問曰何爲不言曰我先攻其邪心 荀子

高子問於孟子曰夫嫁娶者非已所自親也衛女何以得編於詩也孟子曰有衛女之志則可無衛女之志則怠若伊尹於太甲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簒夫道二常之爲經變之爲權懷其常道挾其變權乃得爲賢夫衛女行中孝慮中聖權如之何詩曰既不我嘉不能旋反視爾不臧我思不遠 韓詩外傳

孟子曰人皆知以食愈饑莫知以學愈愚 漢劉向說苑

孟子曰人知糞其田莫知糞其心糞田莫過利苗得粟糞心易行而得其所欲何謂糞心博學多聞何謂易行一性止淫也

孟子曰夫有意而不至者有矣未有無意而至者也 漢揚雄法言

孟子曰堯舜之道非遠人也而人不思之耳 漢桓寬鹽鐵論

孟子曰紂貴爲天子不死曾不如匹夫是紂先自絕久矣非死之日天去之也 漢書伍被傳

孟子曰堯舜不勝其美桀紂不勝其惡傳言失指圖景失形 漢應劭風俗通又顏之推家訓亦引圖景失形語

孟子曰千年一聖謂之連步 梁蕭綺拾遺記錄

孟子曰今人之於爵祿得之若其生失之若其死 梁史

孟子曰戰者危事也 唐虞世南北堂書鈔

孟子曰曲意事貴脅肩所尊俗之情也 章懷太子後漢書註

孟子曰矯枉者過其正 同上

孟子曰太山之高參天入雲 李善文選注

孟子曰有人道我善者是吾賊也道吾惡者是吾

師也同上

孟子曰千年一聖五百年一賢賢聖未出其間有命世者同上

右皆孟子所不載而他書載之者葢外篇之文或逸書也第辭鮮全述義多斷章雖云可幸亦足惜矣然又有文句錯出姓名絕異者別爲考與如左惟寬吺無意義者則不載云如馬總意林伊尹不以一介與人亦不取一介於人後漢書有伊尹之心則可李善注適行者必以隱白帖有惻隱之心仁也之類

孟子說齊宣王而不說淳于髡侍孟子曰今日說公之君公之君不說意者其未知善之爲善乎淳

于髡曰夫子亦誠無善耳昔者瓠巴鼓瑟而潛魚出聽伯牙鼓琴而六馬仰秣魚馬猶知善之爲善而況君人者也孟子曰夫電雷之起也破竹折木震驚天下而不能使聾者卒有聞日月之明徧照天下而不能使盲者卒有見今公之君若此也淳于髡曰不然昔者揖封生高商齊人好歌杞梁之妻悲哭而人稱詠夫聲無細而不聞行無隱而不形夫子苟賢居魯而魯國之削何也孟子曰不用賢削何有也吞舟之魚不居潛澤度量之士不居汙世夫蘖冬至必彫吾亦時矣詩曰不自我先不自我後非遭彫世者歟韓詩外傳

惠王三十五年數敗于軍旅卑禮厚幣以招賢者鄒衍淳于髡孟軻皆至梁梁惠王曰寡人不佞兵三折於外太子虜上將死國以空虛無以修先君宗廟社稷寡人甚醜之叟不遠千里辱幸至敝邑之庭將何以利吾國孟軻曰君不可言利若君欲利則大夫欲利大夫欲利則庶人欲利上下欲利則國危矣爲人君仁義而已矣何以利爲史記魏世家

梁惠王謀欲攻趙孟軻稱太王去邠史記

說苑載好色好勇諸對文與孟子大同而皆以爲

梁惠王

孟子非狗彘食人之食不知斂漢書食貨志贊

孟子絕糧于鄒薛困殆甚應劭風俗通

孟子曰人無好惡是非之心者非人也宋裴松之三國志注

孟子曰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仁者不爲也同上

孟子曰伯夷叔齊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與鄉人居若在塗炭葢聖人之清也梁劉峻世說新語注韓詩外傳亦載此章有夷齊下惠孔子而無伊尹其曰孔子聖人之中者也與今本亦異

孟子曰湍水決之東則東決之西則西搏而躍之云云豈水之性哉人可使爲不善性亦猶是也同上

孟子曰仁義禮智信天[illegible]時也唐章懷太子後漢書注

孟子曰墨子兼愛摩頂致於踵劉熙注曰致至也李善文選注

孟子曰人之善不善在其目其心正則童子瞭然其心不正則童子眊然唐白居易六帖

匡章曰陳仲子豈不誠廉士哉白孔六帖作公孫丑

魯平公與齊宣王會於鳧繹山下樂克備道孟子於平公曰孟子私淑仲尼其德輔世長民其道發政施仁君何爲不見乎廣文選

先聖後聖其揆一也韓詩外傳作孔子語

其進銳者其退速後漢書作老子語

孟子曰滕文公卒葬有日矣天大雨雪甚至于牛目羣臣請弛期太子不許惠子諫曰昔王季葬渦山之尾欒水嚙其墓見棺前和文王曰先君欲見羣臣百姓矣乃出爲帳三日后葬今先王欲小留而撫社稷故使雪甚弛期而更爲日此文王之義也唐歐陽詢藝文類聚以此爲孟子語而戰國策別載之未知孰是

秦攻梁惠王謂孟軻曰先生不遠千里辱幸敝邑今秦攻梁先生何以禦乎孟軻對曰昔太王居邠狄人攻之事之以玉帛不可太王不欲傷[illegible]去邠之岐今王奚不去梁乎惠王不悅此見前秦劉勰新論隨時篇蓋必戰國之士因止攻趙及告滕文語而附會之者

讚註

邪說惑人知德者鮮賴有諸儒是訓是纂聖教旣明聖作斯顯由此夫子列之墳典述讚註第八

史記列傳曰孟軻鄒人也受業子思之門人道旣通遊事齊宣王宣王不能用適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則見以爲迂遠而闊于事情當是之時秦用商君富國强兵楚魏用吳起戰勝弱敵齊威王宣王用孫子田忌之徒而諸侯東面朝齊天下方務於合從連衡以攻伐爲賢而孟軻乃述唐虞三代之

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虞世南北堂書鈔曰孟軻傳云軻字子輿鄒人勸學不息師事孔子遂成天下名儒史記無此文不知何據姑附于此）

太史公曰余讀孟子書至梁惠王問何以利吾國未嘗不廢書而歎也曰嗟乎利誠亂之始也夫子罕言利者常防其原也故曰放於利而行多怨自天子至於庶人好利之獘何以異哉

又曰梁惠王謀欲攻趙孟子稱大王去邠此豈有意阿世俗苟合而已哉

漢揚子曰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

或問勇曰軻也曰何軻也曰軻也者謂孟軻也若荆軻君子盜諸請問孟軻之勇曰勇于義而果于德不以貧富貴賤死生動其心于勇也其庶乎

或問孟子知言之要知德之奥曰非苟知之亦允蹈之或曰子小諸子孟子非諸子乎曰諸子者以其知異于孔子者也孟子異乎不異或曰荀卿非數家之書侻也至于子思孟軻詭哉曰吾於荀卿見同門而異戶也惟聖爲不異（以上並揚子）

班固古今人表列孟子於上中爲仁人列孟子弟子公孫丑於上下爲智人萬章告子樂正子高子

俱列於中上餘不錄

班固曰自孔子後綴文之士衆矣惟孟軻孫況（即荀卿也）董仲舒司馬遷劉向楊雄此數公者皆博物洽聞通達古今其言有補于世傳曰聖人不出其間必有命世者焉豈近是乎

趙岐孟子題辭序曰孟子題辭者所以題號孟子之書本末指義文辭之表也孟姓也男子之通稱也此書孟子之所作也故總謂之孟子其篇目則各自有名孟子鄒人也名軻字則未聞也鄒本春秋邾子之國至孟子時改曰鄒矣國近魯後爲魯

所并又言邾爲楚所并非魯也今鄒縣是也或曰
孟子魯公族孟孫之後故孟子仕於齊喪母而葬
于魯也三桓子孫既以衰微分適他國孟子生有
淑質夙喪其父幼被慈母三遷之教長師孔子之
孫子思治儒術之道通五經尤長于詩書周衰之
末戰國縱横用兵爭强以相侵奪當世取士務先
權謀以爲上賢先王大道陵遲隳廢異端並起若
楊朱墨翟放蕩之言以干時惑衆者非一孟子悃
悼堯舜湯文周孔之業將遂湮微正途雍底仁義
荒怠佞僞馳騁紅紫亂朱於是則慕仲尼周流憂

世遂以儒道遊於諸侯思濟斯民然由不肯枉尺
直尋時君咸謂之迂闊於事終莫能聽其說孟子
亦自知遭蒼姬之訖錄值炎劉之未奮進不得佐
興唐虞雍熙之和退不能信三代之餘風恥没世
而無聞焉是故垂憲言以詒後人仲尼有云我欲
託之空言不如載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於是退
而論集所與高門弟子公孫丑萬章之徒難疑問
答又自撰其法度之言著書七篇二百六十一章
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包羅天地揆叙萬類仁
義道德性命禍福燦然靡所不載帝王公侯遵之

則可以致隆平頌清廟卿大夫士蹈之則可以尊
君父立忠信守志厲操者儀之則可以崇高節抗
浮雲有風人之託物二雅之正言可謂直而不倨
曲而不屈命世亞聖之大才者也孔子自衛反魯
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乃刪詩定書繫周易作
春秋孟子退自齊梁述堯舜之道而著作焉此大
賢擬聖而作者也七十子之疇會集夫子所言以
爲論語論語者五經之錧鎋六藝之喉衿也孟子
之書則而像之衛靈公問陳于孔子孔子答以俎
豆梁惠王問利國孟子對以仁義宋桓魋欲害孔

子稱天生德於予魯臧倉毁鬲孟子孟子曰臧氏
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旨意合同若此者衆又有
外書四篇性善辯文說孝經爲正其文不能弘深
不與内篇相似非孟子本旨後世依放而託之者
也孟子既没之後大道遂絀逮至亡秦焚滅經術
坑戮儒生孟子徒黨盡矣其書號爲諸子故篇籍
得不泯絶漢興除秦虐禁開延道德孝文皇帝欲
廣遊學之路論語孝經孟子爾雅皆置博士後罷
傳記博士獨立五經而已迄今諸經通義得引孟
子以明事謂之博文孟子長于譬喻辭不迫切而

意以獨至其言曰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
志以意逆志爲得之矣斯言殆欲使後人深求其
意以解其文不但施于說詩也今諸解者往往摭
取而說之其說又多乖異不同孟子以來五百餘
載傳之者亦以衆多余生西京世尋丕祚有自來
矣少蒙義方訓涉典文知命之際嬰戚于天遘屯
離蹇詭姓遁身經營八紘之內十有餘年心勌形
瘵何勤如焉嘗息肩弛擔于濟岱之間或有溫故
知新雅德君子矜我劬瘁睠我皓首訪論稽古慰
以大道余困吝之中精神遐漂靡所濟集聊欲係

志于翰墨得以亂思遺老也惟六籍之學先覺之
士釋而辯之者旣以詳矣儒家惟有孟子閎遠微
妙縕奧難見宜在條理之科於是乃述已所聞證
以經傳爲之章句具載本文章别其旨分爲上下
凡十四卷究而言之不敢以當達者施于新學可
以寤疑辨惑愚亦未能審于是非後之明者見其
違闕倘改而正諸不亦宜乎

徐幹中論曰仲尼曰可與立未可與權孟軻曰子
莫執中執中無權猶執一也仲尼孟軻可謂達于
權智之實者也

梁劉勰文心雕龍曰孟軻膺儒以磬折又曰孟荀
所述理懿而辭雅

劉子新論曰晏嬰子思孟軻荀卿之類順陰陽之
性明教化之本游心于六藝留情于五常祖述堯
舜憲章文武宗師仲尼以尊敬其道

隋經籍志曰仲尼祖述前代修正六經三千之徒
並受其義至於戰國孟軻子思荀卿之流宗而師
之各有著述發明其旨所謂中庸之教百王不易
者也

唐藝文志曰自孔子在時方修明聖經以絀繆異

而老子著書論道德接乎周衰戰國游談放蕩之
士田駢愼到列莊之徒各極其辯而孟軻荀卿始
專修孔氏以折異端

韓子曰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
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
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荀與楊也擇
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

又曰孟子醇乎醇者也荀與楊大醇而小疵

又曰孔子之道大而能博門弟子不能遍觀而盡
識也故學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其後離散分處

諸侯之國又各以其所能授弟子源遠而末益分惟孟軻師子思而子思之學出于曾子自孔子殁獨孟軻氏之傳得其宗故求觀聖人之道者必自孟子始

又曰向無孟氏則皆服左衽而言侏離矣故愈嘗推尊孟氏以為功不在禹下者為此也

宋孫奭孟子正義序曰夫總羣聖之道者莫大于六經紹六經之教者莫尚于孟子自昔仲尼既殁戰國初興至化陵遲異端並起儀衍肆其詭辨楊墨飾其淫辭遂致王公納其謀以紛亂于上學者

循其蹤以蔽惑于下猶洚水懷山時盡昏墊繁蕪塞路孰可芟夷惟孟子挺名世之才秉先覺之志拔邪樹正高行厲辭導王化之源以救時弊開聖人之道以斷羣疑其言精而贍其旨淵而通致仲尼之教獨尊于千古使非聖賢之倫安能至于此乎

歐陽文忠公曰昔戰國之時楊墨交亂孟子患之而專言仁義故仁義之說勝則楊墨之學廢至漢之時百家並興董生患之而退修孔氏之道孔氏之道明而百家自息此所謂修其本以勝之之效也

程子曰仲尼元氣也顏子春生也孟子并秋殺盡見仲尼無所不包顏子示不違如愚之學于後世有自然之和氣不言而化者也孟子則露其材蓋亦時然而已仲尼天地也顏子和風慶雲也孟子泰山巖巖之氣象也觀其言皆可見之矣仲尼無跡顏子微有跡孟子其跡著孔子儘是明快人顏子儘豈弟孟子儘雄辯

或問於程子曰孟子還可謂聖人否程子曰未敢便道他是聖人然學已到至處

程子又曰孟子有功于聖門不可勝言仲尼只說一箇仁字孟子開口便說仁義仲尼只說一箇志字孟子便說許多養氣出來只此二字其功甚多矣

又曰孟子有大功于世以其言性善也

又曰孟子性善養氣之論皆前聖所未發

張子曰顏淵從師進德于孔子之門孟子命世修業于戰國之際所以潛見之不同

邵子曰知易者不必引用講解是為知易孟子之言未嘗及易其間易道存焉但人見之者鮮耳

能用易是爲知易如孟子可謂善用易者也
東坡孟軻論曰自孔子没諸子各以所聞著書而皆不得其源流故其言無有統要若孟子可謂深于詩長于春秋者矣其道始于至粗而極于至精充乎天地放乎四海而毫釐有所必計至寬而不可犯至密而可樂者此其中必有所守而後世或未之見也且孟子嘗有言矣人能充其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人能充其無欲爲穿窬之心而義不可勝用也士未可以言而言是以言餂之也可以言而不言是以不言餂之也是皆穿窬

之類也惟其不爲穿窬也而義至於不可勝用惟其未可以言而言可以言而不言也而其罪遂至于穿窬故曰其道始于至粗而極于至精充乎天地放乎四海而毫釐有所必計嗚呼此其所以爲孟子歟後之觀孟子者無觀之他亦觀之此而已矣
蘇穎濱古史論曰孟子生戰國知仁義可以化服强暴日說諸侯諄諄之言冀或信而諸侯脅其鄙詐莫以爲然孟子之言非苟爲大也不深原其意詳其實未有不以爲迂者不嗜殺人者能一之由孟子以來漢高帝光武唐太宗藝祖皇帝四君孟子之言豈偶然哉性有習習有美惡譬之火能熟能焚孟子謂之善火能熟者荀卿謂惡火能焚者荀之失遠矣
楊龜山曰道之不行久矣自周衰以來處士橫議儒墨異同之辨起而是非相勝非一日也孟子以睿智剛明之才出於道學陵夷之後非堯舜之道不陳於王前非孔子之道不行於身以道援天下紹復先王之令緒其自任可謂至矣當是之時人不知存亡之理恃强威弱挾衆暴寡以爲久安之

勢此而已矣夫由其道則七十里而興不由其道雖天下而亡古今之常也彼方恃强挾衆而驟以仁義之言誘之動逆其所順則不悟其理者宜其迂闊而不能用也故轍環於齊魯晋宋之郊而道終不行耳其勢然矣雖膏澤不下於民其志不施於事業而世之賴其力亦豈淺哉方世衰道微使儒墨之辨息而姦言詖行不得逞其志無父無君之教不行於天下而民免於禽獸則其功非小矣古人謂孟子之功不在禹下亦足爲知言也
胡五峯曰孔子學不厭誨不倦顔子希夫子欲罷

而不能孟子承先聖周旋而不舍我知久于仁矣劉屏山孟子論曰學者必有用心誠爲入門僞滋情真滋性也虛爲入門積生意化生神也克巳爲入門心勵心也致知爲入門物無遺照也恕爲入門求同于人也靜爲入門撓而不變也敬爲入門內外肅也愼爲入門戒未刑也聖人標指固非一途孟子乃斷然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自得者得之于心也靈襟中啓獨見內融洞洞然屬屬然如平昔之傳聞想像一旦親覩焉庶乎其可也千了萬通愈失其宗惟循惟默乃能自得回

之愚參也魯在孔門所得最深皆用心于無所用若退而進者也去聖巳遠自得之學湮沒無聞思學廢于箋解省學廢于譏議悟學廢于揣度通學廢于偏黨默學廢于領畧敏學廢于疑二二六學廢而道衰矣孰以孟子自得之言啓之哉孟子有自得之言無自得之迹但言居之安資之深左右逢其原而巳不可以意義形容也槩唐大礪金砮可以射矣而飲羽之鏃非勇引𢐀張所能習必自得于弓矢之外焉精毫染嚴程度可以書矣而草聖之筆非黝襟胝指所能造必自得于筆墨之外焉

孟學孔于百年之後超然領會獨發奧蘊傳一心之妙用發陳編之光燦神而明之使吾教益尊不膠于語言畦徑之末負聖門之輔佐諸子之英雄也使登乎孔堂其蘊籍和粹若遜于諸子然其見處超詣直自不羣始令是之言非誇大也亦胷中自負不碌碌耳

朱子曰曾子大抵偏于剛毅這終是有立腳處所以其他諸子皆無傳惟曾子獨得其傳到子思也恁地剛毅孟子也恁地剛毅惟是有這般人方始湊合得着惟是這剛毅等人方始立得定

又曰此道更前後聖賢其說始備自堯舜以下若不生孔子後人於何處討分曉孔子後若不生孟子亦未分曉

歷代諸儒註解

西漢之世不聞注孟子者東京初海西令南昌程曾字秀升始作孟子章句而書佚不傳今之言注孟子者皆首趙岐云具列其目

趙邠卿章句十四卷 漢太常長陵趙岐著萬曆間北京國子監奉敕較刊

鄭亢注七卷 隋志亢作玄按後漢書玄所注周易尚書毛詩儀禮禮記論語孝經尚書大傳中候乾象曆而不言注孟子蓋亢字誤爲玄也今依註疏正之

劉熙注七卷 後漢安南太守李善文選註中時引用之

綦毋邃注九卷 不知何所人蕭梁尚有之隋經籍志曰亡然北堂書抄中猶引用之隋志又載邃嘗注左思三都賦必晉以後人也

陸善經注七卷 唐開元中直學士也以孟子書初爲七篇因刪去趙岐章指與其註之繁重者復爲七篇云

張季權音義三卷 唐中書侍郎昆山張鎰撰

丁平子手音一卷 唐太常卿吳人丁公著撰

孫宗古正義十四卷音義二卷 宋禮部尚書博平孫宣公奭著萬曆中北監較刊

蔣穎叔解六卷 宋觀文殿學士宜興蔣之奇撰

蘇明允批點孟子 相傳老泉先生藴所爲今坊間多刻之

程正叔解四卷 伊川先生程頤撰宋史注曰其門人所記也

張子厚解十四卷 橫渠先生張載撰并孟子統說附于後

呂與叔講義十四卷 程子門人藍田呂大臨撰

蘇子由解一卷 宋學士眉山蘇文定公轍撰十四章陳氏曰其少年時所作

尹彥明解十四卷 宋程子門人洛人尹焞撰

龔深之解十卷 宋待制遂昌龔原著王安石門人也

陳晉之解義十四卷 宋禮部侍郎福州陳暘撰

游定夫解義十四卷 程子門人建陽游酢撰宋藝文志作十四卷而楊文靖公墓志曰嘗著論孟雜解各一卷游楊爲同友最厚善當以墓志爲是

陳秀實傳 宋右正言郭人陳文介公禾撰藝文志作十四卷本傳作十卷

王介甫解十四卷 宋宰相臨川王文成公安石撰崇寧大觀間場屋舉子宗之

許允成新義十四卷 安石門人

王元澤注十四卷 安石子雱撰

張子韶解十四卷拾遺一卷 宋刑部侍郎錢塘張文忠公九成撰

鄒志完解十四卷 宋寶文閣待制晉陵鄒忠公浩撰

羅仲素解 宋豫章先生羅文質公從彥撰見豫章集附錄

錢文子傳贊十四卷 宋藝文志

林少穎講義 南宋侯官齋林之奇撰

王逢原解五卷 宋王令撰令嘉祐間人與王介甫善年二十八卒介甫題其後以傳

王汝猷辨疑十四卷 宋藝文志

陳耆卿紀蒙十四卷 宋國子司業陳壽老撰

張敬夫詳說十七卷又解七卷 宋修撰南軒先生廣漢張宣公栻撰

劉必明解 宋隱率先生安鄉令龍游劉愚撰

朱子集註七卷或問七卷 宋朱文公熹撰先為解義後乃定為集註今士所習者是也然或問不復行徧大全時載之

馮儀之注 宋都昌馮椅著

張氏孟子傳三十六卷 宋藝文志

四注孟子十四卷 相傳為楊雄韓愈李翱熙時子四人所注晁氏曰旨意淺近蓋依託者

百家解十二卷 集古今諸儒自皮日休至強至賈同百餘家

五臣解十二卷 宋范祖禹孔武仲吳安詩豐稷呂希哲元祐中同在經筵所進

石經孟子十四卷 宋宣和中知成都席旦刊於成都學宮

石鼓孟子答問三卷 宋戴溪撰溪為石鼓書院山長與諸生講說者也朱子嘗稱其近道

林慎思續孟子三卷 唐咸通中人演孟子之說而續之

翼孟 唐彭城劉軻撰軻本浮屠中歲慕孟子為人遂長髮以文名一時因著此書白樂天記其事以傳凡三卷

翼孟音解九十一條 宋朝奉大夫臨川陸筠撰周文忠公必大為之序

敘性七篇 宋光祿寺丞浦城章望之撰望之宗孟子言性善排荀卿楊雄韓愈李翱之說以著此書

尊孟辯七卷 宋建安余允文隱之以司馬溫公有疑孟及李遘太伯常語鄭厚叔藝圃折衷皆有非孟之言故辯之為五卷後二卷則王充論衡刺孟及東坡論語說中與孟子異者亦辯焉朱文公讀而斷之今見大全集中

按孟子書自班固漢書藝文志列于儒家五十三家內自昔諸史皆然鄭樵漁仲通志亦因不改惟直齋陳氏皆錄解題始以孟子入經類晁氏馬氏從之於是孟子始與論語併稱經籍無異矣抑嘗論之孟子之書至宋而大行孟子之解至朱子而大備嗣此以來雖不之讀註然道統既明推尊為贅精義已悉箋釋徒滋譊思力行足矣故凡後於是者槩不錄焉

崇習

墳典既列學科斯立帝王朝講臣庶塾習以掄
賢才賢才輩出於昭朱規漢唐靡及述崇習第
九

漢文帝置孟子博士已而罷之

唐進士之制以禮記左傳爲大經詩周禮儀禮爲
中經易書公羊穀梁傳爲小經通二經者大小經
各一若中經一通三經者大中小經各一通五經
者大經皆通餘經各一皆兼孝經論語開元七年
御注老子成臧貢舉人尚書論語策而加試老子

二十九年始置崇玄學習老莊文子列子亦曰道
舉是時知洋州趙贊著議欲令選人通書禮孝經
論語之外更通孟荀諸子者謂之茂才舉議不果
行至寶應元年楊綰爲禮部侍郎乃疏請罷明經
進士及道舉而復孝廉以論語孝經孟子兼爲一
經令士習之下有司議如綰言而翰林以爲進士
不可廢遂詔明經進士與孝廉並行而孟子終不
立學宮

唐末時皮日休請立孟子爲學科上書曰聖人之
道不過乎經經之降者不過乎史史之降者不過
乎子子不異乎道者孟子也舍是子者必戾乎經
史又率於子者則聖人之盜也夫孟子之文燦若
經傳天惜其道不燼於秦自漢氏得之常置博士
以專其學故其文繼乎六藝光乎百氏眞聖人之
微旨也若然者何其道嘩嘩於前其書汲汲於後
得非道拘乎正文極乎奧有好邪者憚正而不學
嗜淺者鄙奧而無稱耶蓋仲尼愛文王嗜昌歜以
取味後之人將愛仲尼者其嗜在乎孟子矣嗚呼
古之士以湯武爲逆取者其不讀孟子乎以楊墨
爲達智者其不讀孟子乎由是觀之孟子功利於

人亦不輕矣今有司除茂才明經外其次有熟莊
周列子書者亦登于科其誘善也雖深而懸科也
未正夫莊列之文荒唐之文讀之可以爲方外之
士習之可以爲鴻荒之民有能汲汲以救時補教
爲志哉伏請命有司去莊列之書以孟子爲主有
能精通其義者其科選視明經苟若是也不謝漢
之博士矣既遂之如儒道不可聖化無補則可刑
於言者書上不果行

宋神宗熙寧四年二月丁巳罷詩賦始以孟子取
士令各占治易詩書周禮禮記一經兼論語孟子

每試四場初大經易詩書周禮次兼經禮記論語孟子也以上
俱十道後改語孟義三道次論一首次策一道
宋哲宗元祐二年始詔試官毋得於老莊列子命
題四年立詩賦經義兩科詩賦進士初場試本經
義二道語孟義各一道次試賦及律詩各一道次
論一道末試策一道專經進士初試本經義三道
論語義一道次試本經義三道孟子義二道次論
策如詩賦科自是後詩賦科或間議罷復而孟子
試義不改是時司馬溫公新執政欲盡變熙豐舊法范忠宣公曰孟子不可輕黜猶六經之春秋矣溫公乃止

又宋律學初場以尚書語孟題各一篇試通刑法
者書學亦令兼通論語孟子義
宋舊有童子科孝宗淳熙八年始分三等能全誦
諸經孟子及能文者爲上誦書外能通一經爲中
止能誦六經語孟者爲下
宋元祐中司馬康邇英閣進講言孟子於書最醇
正陳王道尤明白所宜觀覽帝曰方讀其書尋詔
講官爲孟子節解以進
宋欽宗靖康元年夏四月立太子御史續溪胡舜
陟奏向者兆說之乞皇太子講孝經論語間日讀
爾雅而廢孟子夫孔子之後深知聖人之道者孟
子而已願詔東宮官遵舊制先讀論語次讀孟子
會亂不果行
宋高宗嘗取孟子論治道之言列之屏障
宋孝宗乾道元年立太子以鄞人汪大猷爲論兩
日一講孟子
金太宗天會間東平童子劉天驥七歲能誦諸經
孟子太宗命教養之後遂立爲經童科以士庶子
年十三以下能誦諸經論孟者爲中選
金世宗大定六年始置太學後漸立府州學以孟

子與易書等並爲經用趙岐注孫奭疏命國子監
印板頒諸學較習之又設女直學令譯經所以女
直字譯諸經及孟子書俾女直子弟習之其得選
者曰女直進士大定二十三年譯書成世宗謂宰
臣曰朕所以令譯經者正欲女直人知道德仁義
所在耳命頒行之
又本年定收補內侍格能誦一大經及論語孟子
內能誦一書者始月給俸八貫石按世宗寬仁明恕國中謂之小堯舜故備載其事覽者勿以夷而忽之
金章宗時有司奏律科舉人止知讀律不知教化

之原必使通治論語孟子以涵養其氣度過府會試委經義試官於二書內出題別試與本科通定去留從之

元世祖至元五年十月敕從臣禿忽思等錄毛詩孟子論語十九年令各路司吏有闕委本路長官參佐同儒教授考試習行移書算及詩書語孟內通一經者補充

至元二十四年始定國子學制設博士助教等官凡生員讀書必先孝經小學論語孟子然後及諸經焉

元仁宗皇慶二年始定貢舉之制蒙古色目人第一場經問五條大學論語孟子中庸設問用朱氏章句集註第二場策一道漢人南人第一場明經經疑二問大學論語孟子中庸內出題並用朱氏章句集註復以已意結之經義一道各治一經第二場古賦詔誥章表內科一道第三場策一道

明洪武元年夏四月太祖至白虎殿見有孟子書顧問許存仁曰孟子何說為要對曰勸國君行王道施仁政省刑薄賦乃其要也太祖曰孟子專言仁義使當時有一賢君能用其言天下豈不定于一乎

洪武三年初設科取士第一場五經義各試本經一道四書義一道後四書義增三道俱以朱子章句集註為主仍頒諸學宮焉

國朝順治二年定制初場四書義三道本經義各四道二場論表各一道判五道詔誥各一道三場策五道

三遷志卷五

古滕王特選增纂
闕里孔傳商較訂
古卞仲蘊錦刪閱

裔孫孟尚桂鑒定

衍泰重較 輿銑
衍岳 輿錞 補輯
衍嶧 編次 尚㠐 叅考

爵享

仁義不用困于齊梁歷千餘載道乃彌光登之俎豆配乎素王卑哉管晏誰數蕭張述爵享第十

唐憲宗朝處州刺史鄴侯李繁作孔子廟圖孟軻同公羊丘明等於壁祀之韓愈爲之記

宋仁宗朝孔道輔知兖州時以孟子併楊荀王韓設像祀於孔廟西偏仍爲之記

宋神宗元豐六年十月戊子封孟子爲鄒國公先是判國子監常秩請立孟軻楊雄像於廟庭仍賜爵號又請追尊孔子爲帝下兩制禮官詳議以爲不可而止至是朝散大夫試吏部尚書曾孝寬上疏言臣昨使京東西路鄒魯實在封部伏見孟子有廟在鄒屬兖州未有封爵載於祀典况先儒皆有封爵孟軻氏自古嘗以其書置博士朝廷亦以其書勸學取士宜有襃封載於祀典伏望聖慈付有司議定施行章下禮官禮官言檢會近條節文今後諸神祠加封無爵號者賜廟額已賜額者加封爵初封侯再封公次封王生有爵位者從其本號孟子傳聖人之道有功於天下後世非諸神祠一時感應之比今若止加廟額侯爵恐未盡襃崇之意檢會顏子封兖國公十哲並封郡公欲乞自朝省詳酌特封公爵以示襃顯天子從之遂下詔

曰自孔子歿先王之道不明發揮微言以紹三聖功歸孟氏萬世所宗厥惟舊邦實有祠宇追加爵號以示襃崇可封鄒國公孝寬先爲京東西路安撫使後入爲吏部乃有此疏舊本皆以孝寬知鄆州時上今據宋時刻石正之

元豐七年五月壬戌始以孟子配享孔子晉州教授陸長愈奏乞春秋釋奠並以兖鄒二公配享太常寺言國子監[illegible]王以先師顏子配享及以次從祀皆其所學之孟子知道固當尊祀然於孔子異代而與顏子並行配享之禮不可禮官議以爲古者配享及從祀但取著德立功其道有以相成

者不必皆同時也如蜡之祭也主先嗇而祭司嗇先農之配即以后稷勾芒爲少昊氏之子祝融爲高辛氏火正今春秋之祭則勾芒配伏羲祝融大庭迎氣之日又爲從祀異代之人得爲配祀明矣

唐貞觀二十一年詔伏生與高唐生杜預范甯之徒與顏子俱配孔堂至今猶爲從祀以孟子於孔聖之門當在顏子之列久未配享誠爲缺典請如長愈議自今春秋釋奠以鄒國公孟子配享文宣王設位於兗國公之次以稱聖廟褒崇儒賢備條祀典之意制曰可

宋徽宗崇寧三年太常寺言國朝祀儀諸壇祠祭正位居中南面配位在正位之東南西南若兩位亦爲一例以北爲上從祀之位又在其後今國子監顏子配享之位即與閔子騫等從祀之位同作一列雖坐次少出而在文宣王帳座之後於配食之禮未正請改正顏子孟子配享位次爲圖頒示天下從之

金世宗大定十四年還鄒國公塑像於宣聖之右

按古者祭祀几筵在西神皆東向漢帝幸魯祀孔子帝升廟西面再拜唐開元禮亦謂先聖東向先師南向自尊孔子爲王之後始改從南面而配位則西面宋人以顏孟配享俱列于聖像之東後升曾子子思亦然未有東向者金在北方始以顏孟居宣聖之左右然皆南面以享則舛謬甚矣今則配享皆左右列意者元旣平宋參宋金之制而定之與惜史無傳矣

宋度宗咸淳三年升曾子子思子並配孔子位在孟子上初高孝間洪邁嘗謂孟子配食與顏子並而其師子思子思之師曾子皆在其下於禮儀實爲未然至是始以四子並配云

元文宗至順二年九月加贈孟子爲鄒國亞聖公制曰孟子百世之師也方戰國之縱橫異端之充塞不有君子孰任斯文觀夫七篇之書惓惓乎致君澤民之心凛凛乎拔本塞源之論黜霸功而崇王道距詖行而放淫詞可謂有功聖門追配神禹者矣朕若稽聖學祇服格言乃著新稱以彰渥典於戲誦詩書而尚友緬懷鄒魯之風非仁義則不陳期底唐虞之治英風千載蔚有耿光可加封鄒國亞聖公（元鑑系此於元年秋七月與此不同）

明洪武二年（一作五年）罷孟子配享旋復之（一作踰年而復）

太祖覽孟子土芥寇讐謂非人臣所宜言詔去其配享有諫者以不敬論且命金吾射之錢唐抗疏入諫輿櫬自隨袒胷受箭且曰臣得爲孟軻死死有餘榮太祖覽其情詞剴切爲之動遂復孟子祭仍命太醫院療唐箭瘡焉唐字惟明浙江象山縣人貌魁梧善飲啖常以秉彝自負四元亂遂隱年近六十謁太祖賦長詩一章稱旨拜刑部尚書

按語云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蓋各欲自盡也孟子寇讐之言誠足以深儆後之爲君者而詞過廹峻太祖謂非人臣所宜言則又凛凛乎杜萬世亂逆之萌矣至於錢唐衛孟子而集矢於胷太祖聞唐言而從若圜轉主聖臣直嗚呼休哉

洪武三年六月正嶽鎮海瀆城隍及歷代忠臣烈士封號惟大成至聖文宣王及配享從祀諸賢儒封爵如故

世宗嘉靖九年冬十月奉孟子爲亞聖孟子罷公爵從大學士張璁議也

孟父母封祀

唐玄宗天寶七年詔歷代忠臣義士孝婦烈女史籍所載德行彌高者並令郡縣長官隨其所在立爲祠宇歲時致祭孝婦七人鄒孟軻母居其五

元仁宗延祐三年六月乙亥追封亞聖鄒國公父爲邾國公母爲邾國宣獻夫人制曰朕惟由孔子至於孟子百有餘歲而道統之傳獨得其正雖命世亞聖之才亦資父母教養之力也其父夙喪母以三遷之教勵天下後世推原所自功莫大焉積諸往代實鈌襃崇夫功大而位不酬實著而名不正豈朕所以致懷賢之意哉肆頒寵命永賁神休張士觀之詞也

明嘉靖九年冬十月以孟子祖孟孫氏配享啓聖公叔梁紇主稱先賢自唐以來皆以顏淵至子貢爲十哲坐祀于廟堂其後升顏子配享始進曾子以補其闕然顏子父路曾子父晳乃在廡下自宋洪邁姚燧皆著論以爲子雖齊聖不先父食崇子抑父非所以明人倫也至熊禾始議別設一室以齊國公叔梁紇居中南面顏路曾晳孔鯉孟孫氏配享東西向春秋二祀有明弘治中學士程敏政侍

郎謝鐸皆申此議禮官不可而止至是世宗從輔
臣張璁議始定今制云
按孟子之父世譜以爲名激字公宜而今之祀典
皆曰孟孫氏督之以孟孫稱者多矣不近汎與改
而正之竊有望于秉禮者

弟子從祀先儒附

楊墨亂真孰知臧否能自得師卓矣諸子克既
侑堂餘亦秩祀胡寵附驥惟功之以述弟子第
十一

宋徽宗政和五年三月十四日宋封弟子敕金大定十二年始刻于石作宣和三年及考宋史及宋宣和碑元元貞碑皆以爲政和則歲月相懸遠矣然宣和以後日尋于兵金宋之交文獻不全故今不從石刻而從宋史云
封樂正子克爲利國侯配享孟子敕曰由孔子至
于孟子百有餘歲去聖人之世若此其近也與聖
人之道若此其難也孟子既歿配享孔子之廟血
食于天下亦可謂至矣今于鄒獨推尊孟子求其
門人高弟使得從祀配享南面而處如孔子之尊
焉克也學古之道好善優于天下追以侯爵其配
食焉斯文之光萬古不泯可特封利國侯
封公孫丑等爲伯從祀孟子敕曰孟子既沒孔道
益尊今孔子廟食于天下配享從祀後世無並焉
肆朕命鄒國公鄒崇廟貌使世世得祀雖不及于
天下至于門人高弟配享從祀自孔子以來未有
如孟子者也爾等志不行于當時而見錄于後世
列爵疏封亦可爲榮矣可依前件敕封鄒國公孟

子諸弟子而侯伯之（二教授有闕文誤字蓋宋已南渡金人刻于斷棄之後者宜其不完也今俱依石刻原文錄之）

公孫丑壽光伯（宋史元碑俱同以下凡同者皆不書）

萬章博興伯（今縣名同後凡同者皆不注）

告子不害東阿伯（宋史同元碑作告不害通考作浩不害舊志及今神主皆作浩生不害○按趙氏注告子篇曰告姓名不害兼治儒墨之道者嘗學于孟子而不能純徹性命之理正義則疑盡心有浩生不害與告子為一人以為告子名不害字浩生至趙注則又以浩生不害為人姓名而定為齊人與正義不同竊考告子平生與孟子反覆辯駁絕無相下之意其非弟子明甚而以告子不害為名字殊覺牽強宜依今所改浩生不害為是）

孟仲子新泰伯（文獻通考作新蔡誤）

陳臻蓬萊伯

充虞昌樂伯

屋廬連奉符伯（今泰安州）

徐辟仙源伯（宋史元碑俱同舊志作徐源按宋地理志有仙源縣即今曲阜徐字誤耳）

陳代沂水伯

彭更雷澤伯（今濮州）

公都子平陰伯

咸丘蒙須城伯（元碑作頓城按宋有須城縣屬鄆州而無頓城元碑誤）

高子泗水伯

桃應膠水伯（今平度州）

盆成括萊陽伯

季孫豐伯（宋史作豐城伯元碑舊志作豐陽伯）

子叔承伯（宋史元碑俱作承陽伯舊志及神主俱作承陽伯子叔疑○按歷代封先賢爵上多因其生卒居遊之地而定之故孟子門人封不出京東一路以諸子皆齊魯人也考宋史京東路縣邑有豐而無豐陽有承而無承陽古字承承通用即今嶧縣地至豐城則益遠矣宜從大定石刻為是）

先是太常寺言兗州鄒縣孟子廟宜以樂正克配享公孫丑以下從祀皆擬定其封爵上從之故有是命

孟廟弟子配享從祀坐次（以今神主為定）

正殿

樂正子（金制凡配享者皆南面樂正子舊亦南面元元貞中縣令司居敬始改西向云）

東廡九人

公孫丑　浩生不害　陳臻

屋廬連　陳代　公都子

高子　盆成括　子叔疑

西廡八人

萬章　孟仲子　充虞

徐辟　彭更　咸丘蒙

桃應　季孫

陪祀先儒二人

東廡

昌黎伯韓愈 宋宣和四年邑令朱飪修孟廟以揚雄韓愈有推尊之功立祠于正殿之西元元貞初邑令司居敬始附二子于東西廡而揚雄之罷祀則無可考按洪武二十九年從行人司副楊砥議罷雄從祀孔廟意此後因而並罷孟廟祀也葢事莽之懲人所共惡耳韓祀至今猶存

西廡

宋司空孔道輔 考孟廟金元碑並不詳從祀所始按明碑刻兩廡元季燬于兵永樂三年鄒令朱琏始修復之意此時能楊成都以孔公有功孟氏因附之以補十九人之舊耳文獻無徵惜夫○以上二子乃鄒邑私祀非王命也故附于末

按自古弟子之盛孔子之外無踰孟氏歷代之崇

報及于弟子者亦惟二氏而諸賢無聞焉議孔廟之祀者不下數十家而孟祀寥寥請因而備論之

一曰自稱號之失自明世宗釐正祀典孔門弟子及諸從祀者並罷封爵止稱先賢先儒國學郡邑皆然而孟子諸弟子尚仍舊封其師已易上公之號而其徒乃襲侯伯之名非所以安神靈一王制也宜以孔廟近例改之爲當

二曰正胥祀之謬考季孫子叔之所以祀本趙注以二人皆孟子門人聞孟子不受萬鍾之言而季孫曰異哉子叔亦疑其說而以爲可受也

是時紫陽之解未出禮官仍之而加封爵耳今既遵朱子之解以爲孟子引言則二子非弟子矣祀之何爲哉難者曰古事不可知矣子之言毋乃重于信朱而輕于變古與請以左氏折之葢季友之後惟宗子之爲世卿而主祀事者乃稱季孫其支子則稱季以別之宗子可槪而稱季支子不得僭而稱季孫也故言季孫則不必斥其名而皆知其爲執政者矣自文子行父以降無代不稱季孫吾烏知此季孫之爲誰也而祀之也且使此季孫果與孟子同時列在門墻

亦安得棄其國事越境而從其師者而況其絕無問難之言乎哉子叔之先出自魯文公子曰叔肸叔肸之子曰子叔嬰齊自後遂以爲氏則子叔乃氏耳非人姓名也七篇之中如屋廬東郭之類皆稱子稱氏無專以複姓稱者何獨于此有異哉且孟子之文大都疏暢而無艱深之病今如古注以子叔疑三字爲句下乃爲孟子所答於上下文勢順乎否耶故此二子者律以孔廟公伯寮秦冉之例不可一日而食于孟氏之廡者也

三曰進當祀之賢昔秦漢之時孟子畢畢諸子
間耳自漢趙太常岐出而始擬其人于宣尼齊
其書于論語尊以亞聖劉爲傳注五季之亂儒
學掃地昌黎之文未行濂洛之道未開宋孫宣
公奭獨爲信好叅考羣說彙成正義雖舛謬不
無一二實與他注之漫無發明及隨辭附和者
萬不侔矣至其生平餇行趙則孝能錫類忠足
衛君陷夷不辱履危弗貳剛直義烈方之巖巖
氣象誠無愧焉孫則方重自持質直事上明于
禮制嫺于經術若夫諫天書止西祀侍講仁宗

反覆規諷真所謂非堯舜不陳者較之推尊孟
氏而諛言以佞新斥賢以禍宋者人品懸絶以
至有明錢唐不難捐軀以諫罷祀此其爲志又
豈禍福死生所能亂哉崇而祀之以報其功不
亦合于公論而有光于孟氏與
四曰增配食之位夫孟子之世後于閔冉而位
上于閔冉者功大故也程朱表章孟氏之功偉
于趙孫而不敢議祀于孟廟者德盛故也鋅退
之之功之德使在孟門當爲具體章丑所不敢
望也且又與孟子同祀孔廟矣而復列于廡下

屈在盆成之後孟子之靈弗安也今既已祀之
理不忍廢苟援孟子配食尼父之禮升之堂上
東向以處與樂正配庶幽明兩慊而無少憾乎
然祀典之行久矣聊詳著之俟議禮者採焉

禮儀

曷以章德冕服有制曷以達誠是享是祭穆穆皇皇躋躋濟濟於萬斯年引之勿替述禮儀第十二

章服

宋哲宗元祐元年朝奉郎李𣏌奏請禮部檢定孟子鄒國公合服九旒冕衣九章用山龍華蟲藻火宗彝粉米黼黻從之

徽宗崇寧四年國子司業蔣靖䢖請詔太常寺看詳亞聖鄒國公章服仍舊從之

金世宗大定十四年國子監啓請孔子大成殿聖像冠十二旒服十二章兗國公鄒國公像九旒九章

明洪武初塑像章服俱仍前代之舊

嘉靖九年詔天下文廟去塑像易以木主 從輔臣張璁請

樂章

宋哲宗釋奠鄒國公樂章 奏成安之曲

道之由興　於皇先聖
惟公之生　人知趨正
與享在堂　情文寔稱
萬年承休　遐哉天命

金熙宗釋奠鄒國公樂章 奏太平之曲

有周之衰　王綱既墜
是生真儒　宏才命世
言而為經　純乎仁義

力扶聖功　同垂萬祀

元仁宗延祐三年詔春秋釋奠於先師以顏曾思孟四子配其鄒國公位酌獻 奏誠明之曲

洙泗之傳　學窮性命
力距楊墨　以承三聖
遺時之季　孰識其正
高風仰止　莫不肅敬

明洪武中釐正祀典兗州孟子廟命所司歲時二祭

禮器說

簠簋 盛黍稷稻粱簠方簋圓兩旁有紐上覆以盎周人飾以金玉後世範金為之

雲雷尊 範金為之腹畫雲雷回旋之狀用貯初獻酒

象尊 取形于象以明乎夏德而已夏者假也萬物之所由而化也範金為之穴背受酒上覆以盎用貯亞獻酒

犧尊 犧牛形取其犧牲享食之意範金為之穴背受酒于腹上覆以盎用貯終獻酒

大尊 大從泰有虞氏之所製義尚質

壺尊 作壺形腹著風雲不獨示有節止而又明其施澤之及時也

山尊 夏后氏之尊也刻畫為山雲狀郭璞云形似壺受五斗

著尊 商尊曰著著地而無足也

罍洗 罍佐尊者也洗所以盥也臨事而盥盎致肅恭之義洗受棄水惡汚地也

爵 按禮書爵小者名爵其義取小者為貴

坫 置爵以承尊陸氏曰古者爵有承盤坫是已

勺 刻首為龍夏制也古以匏後世範金為之

籩豆 籩古今皆竹製惟豆製不同夏楬豆殷玉豆周獻豆今以木為之

鼎 鑪也用以焚香

登 用薦太羹

鉶 用薦和羹

俎 明堂位曰周以房俎鄭注云房足下柎也

篚 竹為之古用不一以奠尊以承食以承帛今單以承帛

廟祭期

仲春上丁日　仲秋上丁日

凡祭博士主之而縣尹別具祭物亦於是日致祭縣尹祭先命禮曹掾吏序諸與祭者之執事姓名而布之廟壁及祭文廟畢縣尹率學博丞尉偕往縣尹祀于正殿令諸官分祀孟父母夫人及兩廡其陳設贊相皆以邑諸生充之禮如祀孔子之儀是日並祭斷机堂博士祭博士祀于正殿餘殿家長畢事及孟族諸生之長者分祀之禮如縣祭之儀祭畢設酒餼於致嚴堂率族人行燕禮○凡月之朔望縣尹丞尉同博士拜于廟庭

斷機堂祭期

仲春中丁日　仲秋中丁日

四基山墓祭期

清明　端午

中元　重陽

十月朔　臘日

馬鞍山墓祭期

清明　十月朔

孟父母祠祭期

正月朔　誕辰四月初二日

冬至　臘日

祭品

香燭酒　羊　豕　鹿

兎　帛正殿用綾餘用絹練白色長一丈八尺

太羹實于登　和羹實于鉶

黍　稷以上實于簠　稻　粱以上實于簋

形鹽　藁魚　棗　栗

榛　菱　芡　鹿脯

黑餅　白餅以上實于籩　韭菹

菁菹　芹菹　筍菹　醓醢

鹿醢　兎醢　魚醢以上實于豆

祭品製法

太羹　用淡牛肉汁如無以羊肉汁代之

和羹　用猪脊膂肉切薄片滚湯焯過漉起然後用鹽醬醋拌勻做子切荔枝形盛面臨祭用淡牛肉熱汁澆上

黍稷　用米揀過完潔滚湯撈起只如撈飯法製造

稻粱　稻用白粳米粱用粟米揀過完潔滚湯撈起亦如常飯法

形鹽　用篩過潔淨白鹽

藁魚　用白魚一尾大者約一斤小者十二兩以白鹽少許醃過曬乾臨用時溫水洗淨酒浸片時

棗栗　棗用膠棗或紅鮮棗皆可須揀潔淨者栗用揀過大者如無以核桃龍眼荔枝代之

榛　榛用潔淨者如無亦以上數果代之

菱芡　菱用菱米或鮮菱須潔淨爲主芡是雞頭米須潔淨爲主

鹿脯　活鹿一隻取肉一塊如無麂獐代之

黑餅白餅　黑用蕎麥麪造白用小麥麪造內用砂糖爲餡印作圓龍餅子

醓醢　用猪膂肉細切小方塊用鹽酒葱花椒蒔蘿茴香拌作醢

鹿醢　用鹿肉切作小方塊用油鹽葱花椒蒔蘿茴香拌勻作醢

兎醢　用兎肉照鹿醢製法

魚醢　用魚照鹿醢製法

韭菹芹菹　韭切去本末取中三寸芹切作長段須潔淨淡用如無時用其根亦可

菁菹筍菹　菁菜略經沸湯筍如乾煮過以水洗淨俱切作長片淡用

禮生

欽設禮生六十四人掌春秋歲時祭祀陳設贊相之儀以人之端潔禮儀嫺熟者充之冠服與儒生同蠲其雜役由亞聖府遴選給劄

恩賚

報功無從胤錫之祚爵之使貴田之使富代歷幾更苗裔斯聚豈曰儕才祖德之故述恩賚第十三

宋仁宗景祐四年授四十五代孫孟寧鄒縣主簿奉祀事孟氏奉祀自此始初龍圖閣直學士孔道輔守兗州訪得孟子墓建祠墓上又訪其後得寧及四十六代孫孟存等十數家優復之令守護洒掃仍薦于朝因授寧官

徽宗崇寧二年詔文宣王後選親族一名判司簿尉事謂之曰孔庭族長顏孟二氏亦如之毋族長缺選族中之最長者充之

明宣德元年春正月命給孔顏孟三氏子孫道里費先是三氏子孫十八人來朝至是辭歸上謂禮部尚書呂震曰朝廷待賢當厚三氏後皆聖賢子孫其給道里費又謂震曰孔顏孟三氏舊設教官訓其子孫必選端厚有學行者

按學舊稱廟學在孔子廟側魏晉迄唐止訓孔氏子孫元世祖中統間始益以顏孟二氏設教授明因之然諸生亦止在內習禮未有生員之

名或以儒士由府學應試或應試京闈不一正
統九年衍聖公孔彥縉始題准應試山東成化
元年衍聖公孔弘緒又題給三氏學印始開歲
貢嘉靖十年兩院又題給廩膳萬曆十五年又
題准益以曾氏爲四氏學云
天順元年顏希惠孟希文同入朝時上御文華殿
有旨詔入殿內親承顧問誰是顏子後希惠對曰
臣是誰是孟子後希文對曰臣是上又問恁幾時
來希惠對曰臣從家裏來希文對曰臣但遇萬壽
聖節便來上指希惠曰這到也老㝫又指希文曰

你是孟子後還有英氣在命賜宴畢復賜綵段二
疋花銀一錠
景泰二年駕幸太學命官分獻顏子孟子遣官欽
取孔顏孟三氏子孫觀禮陪祀時孟氏以五十六
代孟希文等二人赴京陪祀畢各賜紵絲衣一套
仍賜宴於禮部自後每遇幸學即賜觀禮賜宴賜
衣永爲定例
按幸學惟登極之初一次惟嘉靖間除登極幸
學外至十二年詔去孔子王爵稱先師易木主
復幸學一次取三氏子孫陪祀觀禮賜衣俱如
例

本年詔以孟希文授翰林院五經博士俾世襲孟
氏世職始此五月十三日傳奉聖旨禮部行文書
去顏子孟子二氏子孫內從公推舉嫡長各一人
有司應付脚力送赴京來事下府縣於是闔族公
舉希文係嫡長子孫起送到京本年七月十三日
吏部奉旨顏子孟子有功世道嫡長子孫都着做
世襲五經博士以奉祭祀自後遵時朝覲欽賜馳
驛定爲常例本年於族長外又設舉事一員以德
行著者充之使之督理林廟繩愆子孫
景泰六年九月三十日少傅兼太子太傅禮部尚

書胡濙題本年二月朔日該太監舒良傳奉聖旨
顏子孟子程明道程伊川朱文公禮部行文有司
與他整理祠堂有的修理無的蓋造務要時常修
理不許損壞春秋猪羊祭祀欽此傳奉到部除欽
遵外遂行翰林院撰祭文每設禮生依時陳設掌
禮門子四戸常行看守通行欽遵未敢擅便今將
祭祀品物開列上請奉聖旨是欽此該禮部行文
有司每遇春秋上丁日先期備辦送主祭官差合
用執事人等於神厨內成造不許怠慢廢弛褻瀆
成化元年駕幸太學命官分獻孟子遣禮部主事

張謹行取五十六代孫翰林院五經博士孟希文
并族人二名赴京陪祀賜紵絲衣一套族人各紵
絲衣一套仍賜宴於禮部
成化十六年兵部奏准顏孟二氏五經博士每年
赴京朝賀往回俱支廩給家人廟丁支口糧
弘治元年駕幸太學命官分獻孟子遣禮部主事
李雲行取五十六代孫翰林院五經博士孟希文
并族人二名赴京陪祀賜紵絲衣一套族人各紵
絲衣一套仍賜宴於禮部
正德元年駕幸太學命官分獻孟子遣禮部主事

張潜行取五十七代孫翰林院五經博士孟元并
族人二名赴京陪祀賜紵絲衣一套族人各紵絲
衣一套仍賜宴於禮部
嘉靖元年駕幸太學命官分獻孟子遣大理寺評
事呂祚行取五十七代孫翰林院五經博士孟元
并族人二名赴京陪祀賜紵衣一套族人各紵絲
衣一套仍賜宴於禮部
嘉靖十二年三月駕幸太學命官分獻孟子遣行
人司陳墱行取五十八代孫翰林院五經博士孟
公肇并族人二名赴京陪祀賜紵絲衣一套族人

各紵絲衣一套仍賜宴於禮部
隆慶元年駕幸太學命官分獻孟子遣禮部主事
劉繼文行取五十九代孫翰林院五經博士孟彦
璞并族人二名赴京陪祀賜青織金雲鷺胸背紵
絲衣一套族人各紵絲衣一套仍賜宴於禮部
萬曆四年駕幸太學命官分獻孟子遣禮部主事
張程行取五十九代孫翰林院五經博士孟彦璞
并族人二名赴京陪祀賜青織金雲鷺胸背紵絲
衣一套族人各紵絲衣一套仍賜宴於禮部
天啓三年因博士家罹蓮妖之變特旨優恤世襲

翰林院五經博士孟承光贈太僕寺少卿母孔氏
贈貞淑恭人子應襲弘畧贈太常寺寺丞遣大常
寺少卿魏應嘉諭祭孟子孟承光弘畧又廕承光
一子世襲錦衣衛千戸敕建旌忠坊以表其閭
天啓五年駕幸太學命官分獻孟子遣中書舍人
楊中極行取六十一代孫襲翰林院五經博士孟
弘譽并族人二名孟聞時孟聞鑑赴京陪祀上御
文華殿賜冠帶胸背雲鷺六雲緞衣一襲青羅祭
服一套族人各紵絲衣一套仍賜宴於禮部
崇禎二年駕幸太學命官分獻孟子遣中書舍人

采招孟行取六十一代孫代襲翰林院五經博士
孟弘譽并族人二名孟聞熙孟聞鉦赴京陪祀賜
紵絲衣一套族人各紵絲衣一套仍賜宴於禮部
本年弘譽改授世襲錦衣衛千戶
崇禎十四年駕幸太學命官分獻孟子遣行人司
魯近還行取六十二代孫翰林院五經博士孟聞
玉并族人二名赴京陪祀賜冠帶胸背雲鶴六雲
緞衣一襲青羅祭服一套族人各紵絲衣一套仍
賜宴於禮部
大清順治九年
駕幸太學釋奠先師命官分獻孟子先是順治八
年命行人司王天眷欽取孟子六十三代孫內翰
林國史院世襲五經博士孟貞仁及族人二名孟
聞芳孟聞真赴京陪祀因
駕未幸學命各回里至九年又遣行人司張九徵
行取貞仁等至京陪祀禮畢賜貞仁六雲緞衣一
襲聞芳聞真各緞衣一襲又賜宴於禮部
順治十七年文廟告成
駕幸太學命官分獻孟子欽取孟子六十三代孫
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孟貞仁并族人二名赴京

陪祀仍賜宴於禮部
康熙八年
駕幸太學命官分獻孟子遣行人司司正陳調元
行取六十三代孫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孟貞仁
及族人二名孟貞珧孟衍蘭赴京陪祀賜貞仁六
雲緞衣一襲貞珧衍蘭各緞衣一襲仍賜宴於禮
部
康熙二十三年
駕幸闕里釋奠先師命官分獻孟子欽取孟子六
十三代孫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孟貞仁及族人
二名孟聞和孟貞儒赴魯陪祀賜貞仁經書各一
部蟒袍一襲蟒套一件聞和貞儒俱准入監肄業
觀禮族人候選者孟弘偉孟貞瑮俱准先用

雍正二年
駕幸太學釋奠先師命官分獻孟子遣行人司行
人顧陳㙊行取六十五代孫世襲翰林院五經博
士孟衍泰及族人二名孟衍岳孟衍淑赴京陪祀
禮成　賜茶果至次日于乾清宮　召見
親問世代姓名
諭曰爾等聖賢之後當效法祖先不可以幾篇時
文便爲學問必存至誠道理方不愧聖賢後裔
賜衍泰　御墨一函緞衣一襲貂皮二張陪祀族
人孟衍岳孟衍淑各　賜緞衣一襲貂皮一張准

作恩貢入監肄業觀禮族人孟衍岱孟尚㮤孟尚
序孟尚岱各　賜緞衣一襲貂皮一張准以應得
之職先用俱　賜御膳于宮中仍同宴于禮部

給賜

宋宣和四年詔有司撥廟戶二十五戶免其雜稅
專洒掃鄒國公廟

元泰定五年正月吏魏毅承爲撥賜孟廟祭田
三十頃地畀[illegible]事
近撥大司農司經歷司呈奉本
司劄付來呈都事郭奉議關當
職係益都[illegible]籍居本縣實　亞聖鄒國公之
鄉三遷之[illegible]存前代以來敕修廟貌及我
聖朝舉其[illegible]延祐三年七月遣使追封孟子
父爲邾[illegible]邾國宣獻夫人襲[illegible]尊崇可謂
至矣然而[illegible]曰切念孟子命世大才擬別異
端闡揚仁[illegible]後世惠及當世春秋祭祀無所
取給誠爲[illegible]若蒙批付往每尚珍署係官地撥
付曲阜林[illegible]將鄒縣蔡家莊野店等處係官草
場地土撥[illegible]孟廟以供修理祭祀似爲允當云云
呈部節次查明議將野店地撥三十頃其地東至

嶧山東華宮南至民地西至官路北至
顏廟祭田各有峯堆爲界覆請得旨
祭酒蔡文淵貲田碑記曰
昔孔子殁異端蠭起天
下惑于無父無君之教
醉生夢死而不自覺也時則有若孟子者出拔邪
樹正尊王黜伯使學者洒然而醒釋然而覺咸知
崇綱常宗孔氏去夷狄而之中國功施世教庸有
既耶後代推崇配食宣聖廟庭自京師達於郡縣
列爲通祀宜矣鄒故有廟貞祐燬于兵國朝至元
間孟氏德昌規構正殿元貞初縣尹司居敬創左
右廡大德中縣尹宋彰建神門延祐丙辰大興文
沿蒐輯遺典詔封其父爲邾國公母爲邾國宣獻
夫人令監縣帖哥更修新祠像而事之嗚呼褒崇
至矣廟制完矣秩祀之禮尚闕如也儒者李儼馬
亨甯成章許嗣構胡鳳儀李元祐協議請制于思
書院美錢萬五千貫月取贏利以給時祀及經葺
賚襲封衍聖公孔思晦亦屢爲言憲府可其議仍
命耆儒孟氏各一人司共出納先鄉大夫郭奉議
時任大司農司都事上書省都鄒之野店舊爲牧
地荒閒日久請以畝計者二千撥隸孟廟庶永遠

不乏春秋之祀從之泰定戊辰春正月符下監縣帖哥暨尹王思明主簿鄭惟艮典史孫友表議界畔四至具列碑陰孟氏族長孟惟恭慮其久而湮昧無所從徵介林廟學正李元彬子思書院山長孔思本請予爲之記洪惟我皇元受命肩神嗣位闡揚聖賢之道以廣風化之原尤於孔顏孟三氏寵數頻蕃旣錫租賦以恤其家復選師儒訓其子弟成才而官之仍優於常人蠲牲粢盛無以供也則錫之楮錄胙之土田凡郡有司體承聖意不敢怠違爲之後者盡亦振厲齊潔深思報本之義具爾牲牢肅爾豆籩儀文咸備誠敬交宣如是則神歆其祀而降之福上副朝廷欽奉之意下愜鄒人擧慕之願不其偉歟舍是則備物有愆裸享無節雖日祭如不祭吾不知其可也謹記

山東東西道王鵬南主標撥祭田高克明有記

順帝至正二十六年以宗子孟思諒請給廟戶五戶

明景泰二年撥賜祭田六頃又自置行糧祭田六頃俱坐落滕縣

景泰六年復以前元賜田三十頃賜孟氏又增給祭田二十頃佃戶十戶先是都察院左僉都御史

徐有貞上疏曰

臣先因公幹至兗州府鄒縣據孟氏嫡孫翰林院五經博士孟希文說稱顏孟二氏俱各前元時撥賜祖廟祭田在本縣地名野店共計六十頃每廟各得三十頃歲收種入以供粢盛兼得贍養族人國初以來亦無改革其後止因二氏子孫微弱無力營種致彼附近民人侵占年久不還先有顏氏嫡孫顏希仁赴京告理已蒙行下布政司差官踏勘其各佃種人戶李光等初問一各承認願還共給明文奈緣此時有司因見二氏無人情求請不行追理致使其中奸頑得計改換供詞矣稱係是洪武年間關塋無主荒田至今不行退還以致二氏子孫無田供祭且今人口生齒旣衆雖得前田尚不夠用何況於無希文雖蒙上恩賜與官職頗可度日其奈舉族之人未免飢寒無以贍養等情到職除查本縣眷案相同外切念顏子之德孟子之功宗傳先聖垂範後來萬世人君所共尊理故雖有元之君亦知崇尚而撥田贍廟翊乃先朝停典庸禮之盛皇上崇儒重道之至而忍使其祭田不供子孫失所平臣又伏見皇上親行幸覲太學特詔孔顏孟三氏子孫陪從仍授顏希惠孟希文以近侍儒官其優待之恩有隆無替誠超軼前代之君而過之矣然其祭田有缺子孫之苦有司不爲分理使者不以上聞非惟有負聖賢之宗教抑且有負皇上之德意豈不爲聖世之缺典而儒道無人之嘆伏願恩爾不自揆敢以實聞乞敕該部行移山東布政司委自堂上官員前往本處會集府縣該官公同踏勘前項原係顏孟二氏祭田沿丘履地丈量明白如其間有已納糧者乞行免納及未納糧者就便追給仍前從公分撥與顏氏三十頃令各依舊收種並世嗣授官者掌管歲入贍廟供祭之外聽存其餘周給各族之人以後再不許他人占爭認

種違者並罪有司此外猶恐前項原田供贍不敷二氏子孫之力墾種如蒙乞將附近拋荒空閑田地量加頃數增添撥賜仍照孔廟事例量撥佃戶助種以供之尤見特恩如此庶幾上有以明皇上追崇先賢之至意下有以俾賢裔切荷聖朝之盛恩斯文幸甚奉聖旨是這六十頃田便著山東三司並巡按御史逐一清理出來均撥與顏孟二氏子孫管業若有民間已納糧草的即與開豁仍踏勘附近彼處空閑田地每家各添撥與二十頃佃戶各十戶分種前地永遠爲業不許諸人占爭違者從重治罪

徐有貞自撰碑記曰

乙亥之冬十有二月庚申詔復顏孟二氏廟祭田加錫至百頃置佃戶各十戶以中憲大夫都察院左僉都御史徐有貞之請也蓋二廟在元故各有祭田三十頃二氏子孫以之備粢盛給衣食焉易代以來侵奪殆盡雖嘗理于朝而輒撓于有司由是二廟之祭不供而二族之養不贍初有貞奉璽書治水于山東濟川導山嘗往來于曲阜鄒邑之間竊悅

聖先師之祠見其然而審其所以然有貞于時惕
然心誓曰使有貞治水而有成功也其必爲吾先
師復此田也及功既告成因具以聞且請益之田
置佃戶蠲其徭而畀之贍詔皆從之恩至渥也事
下戶部俾巡按御史山東三司會而理之既復數
店六十頃又得蔡莊之田而丈之總爲頃百分而
兩之其新田視故田廣衍饒沃有加焉又擇于鄒
滕寧陽之籍得上戶二十分隸乎二廟以供佃戶
仍命二氏之宗子希惠希文爲之主掌歲收其入
以供祭賸族田之有徭者蠲其徭而禁諸人毋爭
占悉如部旨著爲令典至是希惠希文偕其族之
良拜恩闕下比還乃請之有貞願記部旨于麗牲
之碑以示後世義也有貞韙之乃諭之曰嗚呼惟
顏子孟子於若曹爲先祖于後學有貞爲先師於
天[illegible]爲先賢是有貞之所爲請爲先師也上之所
爲[illegible]爲先賢也爲先師也爲先賢也其皆非以爲
若曹也然而若曹坐而得田與佃蠲其國之徵不
爲人役而役人可不知其所自耶知其所自則言
而不敢不法先祖之言也行而不敢不法先祖之
行也其法之而至則將見復聖亞聖之復出而爲

天下之師矣法之而未至其亦不失爲顏孟之賢
子孫自今爲宗子者必以禮而率乎宗之人宗之
人必以禮輔乎宗子田厥田事厥事量其入而節
其出祀惟豐用惟儉放惟均因是而廟益修族益
睦長長幼幼親親賢賢孝恭之行乎于家邦使見
者聞者皆曰是聖賢之後誠可貴哉人以之益重
其世也固以之亞宗其禮也不然或私以褻或忽
以閉而不[illegible]大見者聞者將日彼爲聖賢之
後日紗[illegible]曰無忝爾祖率修厥德有貞
願爲[illegible]氏[illegible]與希支錫其族之良咸拜口
詐交教有[illegible]系之銘其辭曰聖學不
德教世無[illegible]執與比隆異端以闡正道
以迪惟孟之[illegible]宗是故粒生民之飢者莫
如稷拯天下[illegible]如禹而顏孟乃與之同惟
是德與是功也宜天萬世之庇而翊乎其宗所以
崇厥後者朝廷之恩禮所以承厥先者子孫之孝
恭有貞作銘勒于廟庭
敢告賢胤勿替祖風
欲設禮生五十六名依時陳設掌禮門子四名常

行看守
成化六年十一月撥佃戶七戶以備看守
成化十八年十二月復賜二十五戶以充洒掃
本朝順治四年禮生原額五十六名又　恩設八
名贊相禮儀以光祀事
康熙二十二年山東巡撫行文衍聖公查明廟戶
祀田坐落報部題奏載入
大清會典
捐買
嘉靖四十一年邑令章時鸞捐買墓田五十畝坐落
八里溝

萬曆二十五年邑令王一楨捐買地二十畝設林
戶看守林墓坐落馬鞍山
萬曆三十五年縣令胡繼先捐買墓田三十五畝
又守林地六畝坐落八里溝
萬曆四十六年縣令李鳳翔捐買墓田三十畝坐落
八里溝等處
崇禎元年縣令貴陽龍里黃應祥捐買祭田一頃
一十五畝坐落庄朱村

優復

唐太宗貞觀元年詔免聖賢子孫賦役

玄宗開元十三年詔免孟氏子孫賦役

金章宗明昌五年詔先師鄒國公後免賦役

元太宗九年詔孟氏子孫奉上絲綿顏色稅不軍役大小差發並行蠲免

世祖至元二年詔孟氏子孫並免賦役

成宗元貞元年詔免孟氏子孫差役

大德二年九月以鄒國公子孫地稅大小差徭盡行除豁

仁宗延祐元年詔免孟氏稅糧

明初吳元年鄒縣主簿孟思諒隨衍聖公孔希學迎大軍見汪興祖于軍門戊申洪武改元復隨衍聖公朝京奉詔歸鄉奉祀事如舊蠲除差役

洪武十八年冬十一月特免孟氏子孫有罪輸作者二人先是翰林待詔孔希善言孟氏子孫有以罪輸作京師者二人上曰大賢之後雖有罪亦當屈法以宥之立命蠲其役於是諭工部曰孟子傳道有功名教歷年既久子孫甚微近有以罪輸作者朕聞即命釋之假令朕不知之或至死亡則賢者之後寖以微滅是豈禮先賢之意哉爾等宜加詢問凡有聖賢之後在輸作者依例釋之

正統七年五十六代宗子孟希文言於上孟氏子孫並免差役

景泰二年詔聖賢子孫悉蠲差徭

嘉靖二年五十八代孫孟公肇等呈于巡撫山東都御史陳鳳梧准照孔顏二氏蠲免各族項下原額地畝并續置民田並無編入驛站農桑絲絹花絨草束事例一體盡行蠲免

額設亞聖府例

中地每畝徵 銀一分三釐七毫五絲七忽 米一合六勺三抄九撮八圭五粟顆

下地每畝徵 銀五釐四毫五絲六忽 米八勺一抄九撮八圭二粟九顆

孟氏例

中地每畝徵 銀二分二釐一毫五絲六忽五微 米一合六勺三抄九撮八圭五粟顆

下地每畝徵 銀一分一釐五絲六忽五微 米八勺一抄八撮八圭二粟九顆

此例已久至今康熙年間又經山東巡撫佛倫題定永不易矣

萬曆三十七年奉巡撫黃 批文優免禮生廟佃人戶雜泛雜徭永不許有司扳擾 有碑記

崇禎十六年戶部題准孟廟洒掃人戶照例一體

優免差徭其在廟陳設禮生及奉祀生員亦優免
雜泛差徭
大清順治元年山東巡撫方大猷題請奉
旨聖門典例俱應相沿期於優渥其在屯佃戶見
丁計畝開墾祀田專供祭祀有司雜差俱行蠲免
順治四年又加恩亞聖蓄地免雜徭人無丁役廟
佃人戶供應廟役民差毫無干涉其在廟陳設禮
生雜泛差徭盡行蠲免
順治八年戶部題准孟廟佃戶廟戶優免雜差以
供祭祀洒掃不許里下人等扳援有碑記
順治十三年山東巡撫遵照部文申飭州縣孟氏
子孫以及禮生廟戶俱行蠲免雜差

敕命

天順三年十二月封翰林院五經博士孟希文父母
敕曰朕惟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此先賢論治天下
之道然也肆朕舉隆盛典於廷臣親之老者命
必及焉矧在先賢之後顧可以常制拘哉爾孟
克仁乃孟子五十五代孫今翰林院五經博士
希文之父克世其家訓成令子降年有永惟德
之徵宜錫典恩以示褒寵茲特封爾爲修職郎
翰林院五經博士爾其祇承嘉命用迓壽康

敕曰國家褒顯羣臣必及其親者所以廣推恩之
仁而勸天下之孝也爾孔氏乃翰林院五經博
士孟希文之母柔惠端莊閨儀素著慈而能教
有子榮官究厥本源宜示褒顯茲特封爾爲孺
人服此隆恩益綿禰祉
弘治八年封翰林院五經博士孟元父母
敕曰國家錄先賢之裔而授翰苑之官恩或推于
所生事豈遺于既往爰超常格用體人情爾孟
希文乃翰林院五經博士元之父亞聖雲仍淸
時章布義方之訓已見于衣冠色養之榮弗逮

于風木乃因請命㢠錫褒章茲特贈爾爲修職
郎翰林院五經博士冥漠有聞服斯寵命
敕曰母之德固多于鞠育有教者存子之職不限
于旨甘惟名是顯肆我推恩之命用成報德之
心爾孔氏乃翰林院五經博士孟元之嫡母治
內多才象賢有教乃援近制特賜殊恩命雖並
于夫封號實超于子秩是用封爲太孺人佩此
榮光承綏色養

萬曆三十年封翰林院五經博士孟承光爲修
職郎

敕曰國家寶賢爰及苗裔而清華列秩非克纘先
傳勉自存養者疇克承之爾翰林院世襲五經
博士孟承光乃孟子六十代孫性資恪慎律已
端方懷仁義以事君由言氣以近道宜膺簡命
茲允名宗茲值覃恩用錫爾階修職郎責之敕
命爾其砥尙乃志深本厥身以有光于朕命欽
哉

天啓元年封翰林院五經博士孟承光父母
敕曰先賢之教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朕以孝
治天下而於先賢之裔加寵尤隆矧我孝積經
之彥秉陳情之典乎爾孟彥璞乃世襲翰林院
五經博士承光之父崇資端雅文行淵宏嗣訓
先程光垂世範遡卜居之玄祉君子之穀斯遺
式願學之宗傳神明之胄其遠茲以覃恩貤贈
爾修職郎錫之敕命國寵有加世模克永
敕曰士成名靡不藉茲內德在世寵之家其儀尤
茲況聖賢之德緒哉爾孔氏乃世襲翰林院五
經博士孟承光之母祚出德門儀光彥配明星
有爛佐君子之好修問夜無他督賢英之嗣學
茲以覃恩貤封爾爲孺人皇綍斯彰彤管是責

天啓五年封翰林院五經博士孟弘譽母
制曰國家弘獎徽音褒崇懿骰念國所最重無如
殉志之臣遡家所由興以有撫孤之母爾贈太
僕寺少卿孟承光妻張氏乃世襲翰林院五經
博士弘譽之母無遂尸饔于中饋有齊湘釜于
公宮荆布貞姿栢舟雅操當其逆妖啓釁夫壻
捐軀而爾留喘息以待亡思從君子地下懸明
目以自照還憐弱稚何依極力拮据百方安集
里閈相傳爲盛事造化亦鑒其苦心茲封爾爲
恭人責翟茀以有華慶鶴齡之永艾

天啟八年封翰林院五經博士孟弘譽制
制曰朕惟聖道炳中天性崇往哲前休垂奕世胤
緒象賢宗祐有光廷綸宜霈爾世襲翰林院五
經博士孟弘譽道脉承家徽猷幹國遠遡堯舜
之傳克守仁義之訓苾芬聿共祀事篤恭貞于
從王允矣聖賢子孫不愧箕裘弓冶茲以覃恩
授爾爲修職郎錫之敕命於戲祇服自天之隆
寵永增亞聖之餘輝
順治六年封翰林院五經博士孟聞璽制
敕曰士生爲神明之胤責滋重矣盖以一身上衍

前休下開令緒微恩齊有行者何以副崇德象
賢之任也爾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孟聞璽承
亞聖之輝接學道之脉盡物盡志虔蘋藻以克
共在羹在墻僾步趨于如在可謂纘乃舊服無
忝祖考矣茲以覃恩授爾爲修職郎錫之敕命
於戲光昭令德祗服訓詞爾欽哉
順治十四年封翰林院五經博士孟貞仁制
敕曰錫類乃朝廷之典服勞爲臣子之誼爾翰林
院五經博士孟貞仁僉有任事之才克盡服官
之職適逢慶典用錫恩綸茲以覃恩授爾爲修
職郎錫之敕命於戲欽茲綸綍之榮益勵忱恂
之誼
康熙十四年封翰林院五經博士孟貞仁父母
敕曰資父事君臣子篤匪躬之誼作忠以孝國家
弘錫類之恩爾孟聞璽乃世襲翰林院五經博
士孟貞仁之父善積于身祥開厥後教子著義
方之訓傳家裕堂構之遺茲以覃恩封爾爲文
林郎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加二級錫之敕命
於戲殊榮必逮於所親寵命用光夫有子尚宏
佑啟益勵忱恂

敕曰奉職在公嘉教勞之有自推恩將母宜錫典
之攸隆爾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加二級孟貞
仁母顏氏壼範宜家夙協承筐之娛母儀詒穀
載昭晝荻之芳茲以覃恩贈爾爲孺人於戲彰
淑德於不瑕式榮象服膺寵命於有赫永賁泉
壚
敕曰劬勞同於所出母氏鞠育之恩褒卹並於所
生明廷旌揚之典爾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加
二級孟貞仁繼母劉氏夙嫺壼範克嗣徽音相
夫則敬以宜家教子而勤能奉職茲以覃恩封

爾爲孺人於戲淑德藉綵綸增重芳模與翟茀
齊輝益飾母儀用箴臣誼
康熙十四年封翰林院五經博士孟貞仁暨妻
董氏孔氏
敕曰錫類推恩朝廷之大典分猷亮釆臣子之常
經爾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加二級孟貞仁學
問淵博文思敏達居心克謹奉職罔愆慶典欣
逢恩綸宜錫茲以覃恩授爾爲文林郎錫之敕
命於戲弘敷章服之榮用勵靖共之誼欽茲寵
命懋乃嘉猷
敕曰恪共奉職良臣既殫厥心貞順宜家淑女爰
從其貴爾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加二級孟貞
仁妻董氏含章協德令儀夙著於閨闈黽勉同
心内治克相於夙夜茲以覃恩贈爾爲孺人於
戲龍章載渙用發敬戒之勤翟茀欽承永作泉
原之賁
勑曰臣子敦夙勞之誼典既疏榮女士嗣淑慎之
徽恩宜並茂爾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加二級
孟貞仁繼妻孔氏素嫻内則動協女箴相夫載
著勤勞宜家克彰令譽茲以覃恩封爾爲孺人

於戲蘋蘩繼燉式揚彤管之輝綸綍同褒勉賛
素絲之德
康熙五十二年封翰林院五經博士孟貞仁父
母
敕曰宣猷服釆中朝抒報最之忱錫類推恩休命
示酬庸之典爾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孟聞璽
乃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加四級孟貞仁之父
令德踐修義方夙著詩書啟後用彰式穀之風
弓冶傳家克作教忠之則茲以覃恩贈爾爲承
德郎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加四級錫之敕命
於戲篤生杞梓之材功歸庭訓丕煥綵綸之色
澤及泉壤
敕曰壹教凝祥懋嘉猷于朝宁國常布惠揚休命
于庭闈爾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加四級孟貞
仁之母顏氏勤慎宜家賢明訓後相夫以順含
内美于珩璜鞠子有成樹良材于楨幹茲以覃
恩贈爾爲安人於戲明茲令善之聲榮施勿替
食爾劬勞之恩遺範長垂
敕曰鞠育恩深母道無殊先後劬勞念切子心並
垂贈依爾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加四級孟貞

仁之繼母劉氏毓自茂族媛于德門婉嬺爲儀
克繼承筐之㜊賢明示訓尤彰式穀之風茲以
覃恩贈爾爲安人於戲傳雅詠于鳴鳩均平著
範慰私情於烏鳥休澤永膺

康熙五十二年封翰林院五經博士孟貞仁暨
妻董氏孔氏

敕曰聖朝首重夫師儒彝典特加於世裔爾世襲
翰林院五經博士加四級孟貞仁業足承先學
優稽古六藝擅英華之譽五章分寵渥之榮茲
以覃恩授爾爲承德郎錫之敕命於戲奉職克

光夫舊德施恩用賁乎新綸

敕曰丕績奏於中朝端賴閑家之助寵章頒乎慶
典宜分齊體之榮爾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加
四級孟貞仁之妻董氏早習女儀克修婦職鷄
鳴交儆旣砥節于素絲蠶績執勞用邀恩於紫
綍茲以覃恩贈爾爲安人於戲巾褘著和順之
風鸞書誕賁廷陛煥褒嘉之命翟茀承貽

敕曰臣心報國每資賢助於中閨婦爵從夫必普
恩施於繼室爾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加四級
孟貞仁之繼妻孔氏柔順嗣徽雝和叶吉旣

虔於棗栗詢內教之克修堪比德於珩璜宜朝
章之式賁茲以覃恩封爾爲安人於戲無忝象
服之榮勉副鸞書之錫祗承寵典永荷休光

三遷志卷六

古滕王特選增纂

闕里孔傳商較訂

古卞仲蘊錦刪閱

裔孫孟尚桂鑒定

衍泰重較　興銑

衍岳　編次　興鋍　補輯

衍嶧　尚巖　叅考

宗系

帝王之後迭興爲族傳裔繇繇遠而益著譜刻孔邸見聞可據是論其詳以資考泝述宗系第

十四

按四十五代孫孟寧譜序曰我始祖鄒國公世家畧見史記自二代仲子以後或貴顯或潛晦代有人焉至四十四代公齊值皇宋景德初契丹大舉入寇山東騷動乃携妻子避匿東山藏族譜于屋壁而去遂失其處逮元豊六年家人毀壞古屋得爛簡於壁鼠嚙蟲蝕之餘詳視辨認歷代族祖名字有存有有遺事蹟有全有界始紉緝遺譜藏於家以示將來據寧之言則譜蓋成於寧也至金大安間四十八代孫鄒令孟潤修之元至元間五十一代孫北海尹孟祇祖續修之至有明萬曆中六十代孫鞏昌府通判孟承相復續修之而未竟又宗子孟惟恭博士孟元亦嘗以往代世系刻之于石自史公鶚修三遷志載宗系於志中而譜遂多亡失今據舊譜抄稿及石刻參之史傳詳爲核次如左

宗子世表

始祖孟子名軻字子車娶田氏詳具年表

二代孟仲子　譜云嘗從學于公孫丑又詩古註云孔子以詩授卜商商爲之序以授魯人曾申曾申授魏人李克李克授魯人孟仲子孟仲子授根牟子今詩傳猶時引其說爲趙岐

以爲孟子之從昆弟未深考也

三代孟睪

四代孟寓

五代孟舒　當漢高祖時事趙王張敖高祖八年趙王臣貫高等謀逆高祖疑趙王爲之下詔捕王及羣臣反者詔敢隨王王罪三族惟孟舒田叔十餘人赭衣自髡鉗爲王家奴隨趙王敖至長安貫高事明趙王敖得出廢爲宣平侯乃進言田叔等十餘人盡召見與語漢廷臣無能出其右者王說盡拜爲郡守諸侯相舒爲雲中太守叔爲漢中守十餘年會高后崩諸呂作亂大臣誅之立孝文帝孝文帝既立召田叔問之曰公知天下長者乎對曰臣何足以知之上曰公長者也宜知叔頓首曰故雲中守孟舒長者也是時孟舒坐虜大入塞盜劫雲中尤甚免上曰先帝置孟舒雲中十餘年矣虜曾一入孟舒不能堅守以故士卒戰死者數百人長者固殺

人乎公何以言孟舒爲長者也叔卯頭對曰是乃孟舒所以爲長者也夫貫高等謀反上下明詔趙有敢隨張王罪三族然孟舒自髡鉗隨張王敖之所在欲以身死之豈自知爲雲中守哉漢與楚相距士卒罷敝不忍出言士爭臨城死敵如子爲父弟爲兄以故死者數百人孟舒豈故驅戰之哉是乃孟舒所以爲長者也於是上曰賢哉孟舒復召以爲雲中太守

六代孟之後

七代孟昭 博覽經史該貫古今漢爲博士

八代孟但 善易道漢武帝時爲太子門大夫○漢書作廣川人

九代孟卿 事淮陽太守瑕丘蕭奮善爲禮春秋授后蒼疏廣世所傳后氏禮疏氏春秋皆出卿○漢書作東海蘭陵人

十代孟喜 字長卿父卿以禮經多春秋煩雜乃使喜從田王孫受易好自稱學得易家候陰陽災變書詐言師田生且死時枕喜厀獨傳喜諸儒以此耀之同門梁丘賀疏通證明之曰田生絶於施讐手中時喜歸東海安得此事又蜀人趙賓好小數書後爲易飾易文以爲箕子明夷陰陽氣亡箕子箕子者萬物方荄茲也賓持論巧慧易家不能難皆曰非古法也云受孟喜喜爲名之後賓死莫能持其說喜因不肯仞以此不見信喜舉孝廉爲郎曲臺署長病免爲丞相椽博士缺衆人薦喜上聞喜改師法遂不用喜喜授同郡白光少子沛翟牧子兄皆爲博士由是有翟孟白之學

所著周易章句十卷

十一代孟鐱

十二代孟與仕 漢爲尚書與第五倫子大中大夫頡善三輔決獄注作盧江人

十三代孟嘗 字伯周少修操行仕郡爲戸曹史上虞有寡婦至孝養姑姑年老壽終夫女弟先懷嫌忌乃誣婦厭苦供養加鴆其母列訟縣庭郡不加尋察遂結竟其罪嘗先知枉狀備言婦之於太守太守不爲理嘗哀泣外門因謝病去婦竟冤死自是郡中連旱二年禱請無所獲太守殷于到官訪問其故嘗詣府具陳寡婦冤誣之事因曰昔東海孝婦感天致旱于公一言甘澤時降宜戮訟者以謝冤魂庶幽枉獲伸時雨可期于從之即刑訟女而祭婦墓天應澍雨穀稼以登嘗後策孝廉舉茂才拜徐令州郡表其能遷合浦太守郡不產穀實而海出珠寶與交趾比境遠商販貿糴糧食先時宰守並多貪穢詭人採求不知紀極珠遂漸徙于交趾郡界於是行旅不至人物無資貧者餓死于道嘗到官革易前敝求民病利曾未踰歲去珠復還百姓皆反其業商貨流通稱爲神明以病自止被徵當還吏民攀車請之嘗既不得進乃載鄉民船夜遁去隱處窮澤身自耕傭鄰縣士民慕其德就居止者百餘家桓帝時尚書同郡楊喬上書薦嘗曰臣先後七表言故合浦太守孟嘗而身輕言微終不蒙察區區破心徒然而已嘗安仁弘義耽樂道德清行出俗能幹絶羣前更守宰移風改政去珠復還饑民蒙活且南海多珍財產易積掌握之內價盈兼金而嘗單身謝病躬耕壟次匿景藏采不揚華藻實羽翮之美用非徒腹背之毛也而沉淪草莽好爵莫及廊廟之寶棄于溝渠且年歲有訖桑榆行盡而忠貞之節永謝聖時臣誠傷心私用流涕夫物以遠至爲珍士以稀見爲貴槃木朽株爲萬乘用者左右爲之容耳王者取士宜拔衆之所貴臣以斗筲之姿趨日月之側思立微節不敢苟私鄉曲竊感禽息亡身進賢嘗竟不見用年七十卒于家○後漢書曰會稽上虞人其先三世爲郡吏並伏節死難

十四代孟展 字君誠

十五代孟棫 漢桓帝時爲濟陰太守靈帝中進太常熹平六年太尉劉寬免以棫代之光和元年罷○漢書作河南人

十六代孟敏 字叔達客居太原荷甑墮地不顧而去郭林宗見而問其意對曰甑已破

矣觀之何益林宗以此異之因勸令遊學十年
知名三公俱辟並不屈云漢書作鉅鹿楊氏人
十七代孟光字孝裕靈帝末爲講部吏獻帝遷都
長安遂逃入蜀劉焉父子待以客禮
博物識古無書不覽尤銳意三史長於漢家舊
典好公羊春秋而譏呵左氏每與來敏爭此二
義光嘗誦讀讖誨先主定益州拜爲議郎與許
慈等並掌制度後主踐祚爲符節令屯騎校尉
長樂少府遷大司農延熙九年秋大赦光於衆
中責大將軍費禕曰夫赦者偏枯之物非明世
所宜有也衰敝窮極必不得已然後乃可
權而行之耳今主上仁賢百僚稱職有何旦夕
之危倒懸之急而數施非常之恩以惠姦宄之
惡乎又鷹隼始擊而更原宥有罪上犯天時下
違人理老夫耄朽不達治體竊謂斯法難以經久
豈具瞻之高美所望於明德哉禕但顧謝踧踖
而已光之指摘痛癢多如是類故執政重臣心
不能悅爵位不登每直言無所回避爲代所嫌
太常廣漢鐔承光祿勳河東裴儁等年資皆在光
後而登據上列處光之右蓋以此也後進文士

秘書郎郤正數從光諮訪光問正太子所習讀
并其情性好尚正答曰奉親虔恭夙夜匪懈有
古世子之風接待羣僚舉動出於仁恕光曰如
君所道皆家戶所有耳吾今所問欲知其權略
智調何如也正曰世子之道在於承志竭歡既
不得妄有施爲且智調藏於胸懷權略應時而
發此之有無焉可預設也光解正慎宜不爲放
談乃曰吾好直言無所回避每彈射利病爲世
人所譏嫌疑省君意亦不甚好吾言然語有次
令天下未定智意爲先智意雖有自然然不可
力強致也此儲君讀書寧當傚吾等竭力博識
以待訪如博士探策講試以求爵位耶當務其
急者正深謂光言爲然後光坐事免
官年九十餘卒蜀志作河南洛陽人
十八代孟康字公休魏黃初中以于郭氏有外屬
并受九親錫拜遂轉爲散騎侍郎是
時散騎皆以高才英儒充其選而康獨緣妃嬙
雜在其間故於時皆共輕之號爲阿九康既無
才敏因在冗官博讀書傳後遂有所彈駁其文
義雅而切要衆人乃更加意景初元年司徒司

空並欽康上疏曰夫宰相者天下之所瞻效誠
宜得秉忠履正本德仗義之士足爲海內所師
表者竊見司隸校尉崔林稟自然之正性體高
雅之弘量論其所長以比古人忠直不回則史
魚之儔清儉守約則季文之匹也牧守州郡所
在而治及爲外司萬里肅齊誠台輔之妙器袞
職之良才也二年遂以林爲司空封安陽亭侯
三公封侯自林始也正始中出爲弘農大守領
典農校尉康到官清已奉職嘉善而務不能省
息獄訟錄民所欲因而利之郡領吏二百餘人
涉春遣休常四分遣一事無宿諾時出案行皆
豫敎督郵平水不得令屬官遣人探候修設曲
敬又不欲煩損吏民常豫勅吏卒行各持鎌所
在自刈馬草不止亭傳露宿樹下又所貸常不
過十餘人郡帶道路其論過賓客自非公法無
所出給若知舊造之自出于家康之始拜衆人
雖知其有志量以其未嘗卒牧不保其能也而
康恩澤治能乃爾吏民稱歌焉嘉平末徙猶海
太守徵入爲給事中散騎常侍遷中書令後轉
爲監封廣陵亭侯著漢書音義九卷○魏略作

安平人顏師古漢書
敘例作安平廣宗人
十九代孟宗字恭武以吳主孫晧字元宗因易名
仁故史又稱孟仁焉少從南陽李肅
學讀書夙夜不懈肅奇之曰卿宰相器也初爲
驃騎將軍朱據軍吏將母在營既不得志又夜
雨屋漏因起滂泣以謝其母母曰但當勉之何
足泣也據亦稍知之補爲監池司馬還吳令時
皆不得將家之官每得時物來以寄母常不先
食孫權嘉禾元年詔州縣長吏凡文母殺不侯
交代而奔喪者罪至六許宗聞母卜委官奔赴
巳而自拘于武昌以聽刑陸遜陳其素行因爲
之請權乃減宗一等復使爲官後不得以爲比
初宗母嗜荀冬節將至時荀尚未生宗入竹林
哀歎而荀爲之出得以供母人皆謂至孝之所
感累遷光祿勳御史大夫孫晧寶鼎三年以宗
爲司空凡四年而卒○吳錄作江夏人又吳書
曰宗爲豫章守民感其德生子皆以孟爲宗
二十代孟楫晉惠帝時爲
廬陵太守

二十一代孟觀 字叔時少好讀書解天文惠帝即位稍遷殿中中郎賈后悖婦姑之

禮陰欲誅楊駿而廢太后因駿專權數言之於
帝又使人諷觀會楚王瑋將討駿觀受賈后旨
宣詔頗加誣其事及駿誅以觀爲黃門侍郎特
給親信四十人遷積弩將軍封上谷郡公氐帥
齊萬年反於關中衆數十萬諸將覆敗相繼中
書令陳準監張華以趙梁諸王在關中雍容貴
戚進不貪功退不懼罪士卒雖衆不爲之用
處喪敗職此之由上下離心難以勝敵以觀沉
義有文武材用乃啓觀討之觀所領宿衛兵皆
驕捷勇悍并統關中士卒身當矢石大戰十數
皆破之生擒萬年威慴氐羌轉東羌校尉徵拜
右將軍趙王倫纂位以觀所在著績署爲安南
將軍監河北諸軍事假節屯宛觀子平爲淮南
王允前鋒將軍討倫戰死孫秀以觀被兵在外
假言平爲允兵所害贈積弩將軍以安觀義軍
既起多勸觀立齊王同觀以紫宮帝坐無他變謂
倫應之遂不從衆議而爲倫用及帝反正永饒
冶令空桐機斬觀首傳于洛陽○晉書作渤海

東平人

二十二代孟嘉 字萬年少失父奉母二弟居娶大司馬陶侃第十女閨門孝友人無

能間鄉閭稱之冲默有遠量弱冠儕類咸敬之
同郡郭遜以清操知名時在嘉右常歎嘉溫雅
平曠自以爲不及遜從弟立亦有才志與嘉同
時齊譽每推服焉由是名冠州里聲流京邑太
尉潁川庾亮以帝舅民望受分陝之重鎭武昌
并領江州辟嘉廬陵從事下郡還亮引見問風
俗得失對曰嘉不知還傳當問從吏亮以麈尾
掩口而笑諸從事既去與弟翼語之曰孟嘉故
是盛德人也嘉既辭出外自除吏便步歸家母
在堂兄弟共相歡樂怡怡如也旬有餘日更版
爲勸學從事時亮崇修學校高選儒官以嘉望
實故應尚德之舉太傅河南褚裒簡穆有器識
時爲豫章太守出朝宗亮正旦大會州府人士
率多時彥嘉在坐次甚遠裒問亮江州有孟嘉
其人何在亮云在坐卿但自覓裒歷觀遂指謂
亮曰將無是耶亮欣然而笑喜裒之得嘉奇嘉

爲裒之所得乃益器焉舉秀才又爲安西大將
軍庾翼府功曹再爲江州別駕巴丘令征西大
將軍譙國桓溫參軍嘉色和而正溫甚重之九
月九日溫遊龍山參佐畢集四弟二甥咸在坐
時佐吏並著戎服有風吹嘉帽墮落溫目左右
及賓客勿言以觀其舉止嘉初不覺良久如
厠溫命取以還之而廷尉太原孫盛爲諮議參
軍時在坐溫命紙筆令嘲之文成示溫溫以著
坐處嘉歸見嘲笑而請筆作答了不容思文辭
超卓四座歎之奉使京師除尚書刪定郎不拜
孝宗穆皇帝聞其名賜見東堂嘉辭以脚疾不
能拜起部使人扶入嘉嘗爲刺史謝永別駕永
會稽人喪亡嘉求赴義路由永興高陽許詢有
儁才辭榮不仕每縱心獨往客居縣界嘗乘船
近行適逢嘉過數曰都邑美士吾盡識之獨不
識此人唯聞中州有孟嘉者將非是乎然亦何
由來此使問嘉之從者嘉謂其使曰本心相過
今先赴義尋還就君及歸遂止信宿雅相知得
有若舊交遷至轉從事郎中俄遷長史在朝隤
然仗正順而已門無雜賓常會神情獨得便超

然命駕從之龍山顧景酣宴造夕乃歸溫從容
謂嘉曰人不可無勢我乃能駕御卿後以疾終
于家年五十一始自總髮至于知命行不苟合
言無夸矜未嘗有喜慍之容好酣飲逾多不亂
至于任懷得意融然遠寄傍若無人溫嘗問嘉
酒有何好而卿嗜之嘉笑而答曰明公但不得
酒中趣耳又問聽技絲不如竹竹不如肉答曰
漸近自然中散大夫桂陽羅含賦之曰孟生善
酬不愆其意光祿大夫南陽劉耽與嘉同在溫
府陶淵明從父太常夔嘗問耽嘉若在當已作
公否答曰此本是三司人爲時所重如此○
陶淵明傳作武昌新陽人宗之曾孫晉書同

二十三代孟懷玉 居京口晉末孫恩叛宋高祖劉裕伐之以懷玉爲建武司馬及

武帝將討桓玄懷玉與族兄鼎復豫其謀從平
京口城進定京邑以功封鄱陽縣侯食邑千戶
高祖鎭京口以懷玉爲鎭軍參軍下邳太守義
熙三年出爲寧朔將軍西陽太守新蔡內史除
中書侍郎轉輔國將軍領丹陽府兵戍石頭盧
循逼京邑懷玉於石頭岸連戰有功爲中軍咨

議參軍敗帥徐道覆屢欲以精銳登岸畏懷王
不敢上及循南走懷王與衆軍追躡直至嶺表
徐道覆屯結始興懷王攻圍之身當矢石旬月
乃陷仍南追循循平又封陽豐縣男食邑二百
五十戶復爲太尉咨議參軍征虜將軍八年遷
江州刺史尋督豫州豫州之西陽新蔡汝南潁
川司州之松滋六郡諸軍事南中郎將刺史加
故將荊州刺史司馬休之居上流有異志故授
懷王此任以防之十一年加持節丁父艱懷王
有孝性因抱病疾上表陳解不許又自陳弟仙
客出繼士惟已乃見聽求上任其年卒官將
年三十一追贈平南將軍宋書作平昌安丘人

二十四代孟表 字武達仕南齊蕭鸞爲馬頭太守元魏太和十八年表據郡歸魏孝
文帝除輔國將軍南兗州刺史領馬頭太守賜
爵譙縣侯鎮渦陽後蕭鸞遣其豫州刺史裴叔
業攻圍六十餘日城中食盡惟以朽草及草木
皮葉爲糧表撫循將士戮力固守會鎮南將軍
王肅解義陽之圍還以救之叔業乃退初有一
南人自云姓邊字叔珍攜妻息從壽春投表云

慕化歸國未及送闕便值叔業圍城表後察叔
珍言色頗疑有異即加推覈乃云是叔業姑兒
爲叔業所遣規爲內應所攜妻子並亦假妾表
出叔珍于北門外斬之於是人情乃安高祖嘉
其誠績封汝陽縣開國伯邑五百戶遷征虜將
軍齊州刺史爲散騎常侍光祿大夫進號平西
將軍世宗末隆平東將軍齊州刺史延昌四年
卒年八十一贈安東將軍兗州刺史謚曰恭○
北史作濟北蛇丘人

二十五代孟斌 事元魏孝文帝爲右丞嘗與任城王澄議討穆泰事

二十六代孟威 字能重頗有氣尚尤曉北土風俗歷東宮齊帥羽林監時四鎮高車
叛投蠕蠕高祖詔威曉諭禍福追還逃散分配
爲民後以明解北人之語勑在著作以備推訪
永平中自鎮遠將軍前軍將軍左右直長加龍
驤將軍出使高昌還遷城門校尉直閣將軍沃
野鎮將正光初蠕蠕主阿那瓌歸國詔遣前郢
州刺史陸希道兼侍中爲使主以威兼散騎常
侍爲副還能迎接阿那瓌之還國也復以威爲
平北將軍光祿大夫假員外常侍爲使主護送
之前後頻使遠蕃相肯稱旨復加撫軍將軍除
奉朝請大鴻臚卿尋加驃騎大將軍左光祿大
夫天平三年卒贈使持節侍中本將軍辟除虎
瀛滄二州諸軍事司空公冀州刺史○魏書作
河南洛陽人

二十七代孟愉

二十八代孟儒

二十九代孟景 事隋煬帝爲鷹揚郎將宇文化及之變景與焉後爲竇建德所殺

三十代孟善誼 仕隋爲河內通守恭帝義寧二年從將軍王世充伐李密師大敗善
誼及虎賁郎將王辯等六人皆死之

三十一代孟詵 唐高宗擢進士第累遷鳳閣舍人他日至劉禕之家見賜金曰此藥

金也燒之火有五色氣試之驗武后聞不悅出
爲台州司馬頻遷春官侍郎相王召爲侍讀拜
同州刺史神龍初致仕居伊陽山治方藥睿宗
召將用之以老固辭賜物百段詔河南春秋給
羊酒糜粥尹覽構以詵有古人風名其居爲子
平里開元初卒年九十三詵居官頗刻數然以
治稱其閒居嘗語人曰養性者善言不可離口
善藥不可離手當時傳其當所著有家祭禮一
卷喪服正要二卷食療本草三卷一作六卷補
養方三卷必效方十卷錦帶書八卷○唐書作
汝州梁人

三十二代孟大融 唐玄宗時屢召不就隱于王屋山

三十三代孟浩然 少好節義喜振人患難隱鹿門山年四十乃遊京師嘗於太學
賦詩一座嗟服無敢抗張九齡王維雅稱道之
維私邀入內署俄而玄宗至浩然匿床下維以
實對帝喜曰朕聞其人而未見也何懼而匿詔
浩然出帝問其詩浩然再拜自誦所爲至不才

明主棄之句帝曰卿自不求仕朕未嘗棄卿柰何誣我因放還採訪使韓朝宗約浩然偕至京師欲薦諸朝會故人至劇飲歡甚或曰君與韓公有期浩然叱曰業已飲遑恤他卒不赴朝宗怒辭行浩然不悔也張九齡爲荆州辟置于府府罷開元末病疽背卒後樊澤爲節度使時浩然墓庳壞符載以牋叩澤曰故處士孟浩然文質傑美殞落歲久門裔陵遲丘隴頽沒永懷者人行路嗟然前公欲更築大墓闔州縉紳聞風竦動而今外迫軍旅內勞賓客牽耗歲時或有未遑誠令好事者乘而有之負公夙志矣澤乃更爲刻碑鳳林山南封寵其墓初王維過郢州畫浩然像于刺史亭因曰浩然亭咸通中刺史鄭誠謂賢者名不可斥更署曰孟亭皮日休爲之記浩然所著詩二百一十首宜城處士王士源源序曰浩然文不爲仕佇興而作故或遲行不爲飾動以求真故似誕遊不爲利期以放性故常貧名不繼于選部聚不盈擔石雖屢空不給而自若也士源嘗筆讚之曰道漾挺靈寶生楚英浩然清發亦其自名○唐書作襄州襄陽

三十四代孟雲卿 唐肅宗朝爲較書郎與杜甫交善甫詩有孟子論文更不疑之句自注爲雲卿

三十五代孟華 初事李寶臣爲府官屬論議悻悻不回同舍疾之王武俊斬李惟岳遣華至京師陳事德宗問河朔利害華對稱旨擢檢較兵部郎中兼侍御史朱滔與武俊謀解田悅之圍帝詔華還諭欲亂其謀至讓武俊曰安史未覆滅時大夫觀其兵自謂天下可收今日何汨汨且上於大夫恩甚厚將還康中丞他州而歸我深趙自古忠臣未有不先大功而後得高官者大夫何望于失地耶夫藥苦口者利于病大夫後日思愚言傷無逮或曰華入朝私奏便宜欲傾我故得顯職武俊戢之然以華舊人未忍奪其職卒進援悅華從至臨清稱病還恒州武俊令子察所爲乃闔門謝賓客武俊知不足忌無殺華意既僭稱王授禮部侍郎不肯起嘔血死○按舊志以郊爲世系殊誤今依家譜及石刻正之郊事見賢裔

三十六代孟常謙 與柳子厚善子厚誌其墓曰孟氏之孤曰遵慶奉其父命書九篇爲善狀一篇來告曰君堯將葬收請刻辭鳴呼公自假左贊善大夫栢王司馬太常少卿爲義成軍中軍兵馬使其帥魏國公就爲宰相命公左領軍衛將軍事德宗順宗今上立朝九年加朝議大夫居喪奔用兵于趙起復居故官爲左神策行營先鋒兵馬使知牙而趙兵龍不受誅去金華服喪終期命安州刺史仍加侍御史安州防遏兵馬使聚柳州司馬公當佐魏公平襄陽靖梁州立義成軍魏公弘大恢奇公能以任軍致是以又爲衛將軍虔恭潔廉動得禮節伐趙之役堅立堡壁誓死麾下法制明具權力無能移進不遊忠退不敗禮安州迫寇援多戎事致出一切吏以文持之故貶明年用兵于然朝廷諸公洎外諸侯咸以公爲請未及微氣秉肺謚爲水浮膚而卒年六十惟公忘導于忠貌嚴于外嘗立庭中豢然望之若圖形刻像開國難輒不寢食謀度憤吒以故病不可治銘曰魯仲孫氏其世爲孟賁勇光武軒儒紹聖公傳師法以訓戎政執禮以肅咸致厥命濟濟于朝覲服以光墨弁貧利終役復喪忠孝孔明君子飲彰昔者雲中六綴下吏公刺於安法亦可議默伏南荒豪士獻歌聞難以激去食廢寐神乎氣離支隋莫遂延臣進言侯伯拜草帝命將施侁仆于京代山桓桓植栢與松共名雜何忠孝孟公○按舊志常謙誤作韋謙今正之

三十七代孟遵慶

三十八代孟琯 唐元和末屢薦不仕爲韓文公所愛文公嘗贈之序言其年甚少機甚殷手持文一編甚鉅退披其編以讀之盡其書無有不能其所與偕盡善人長者云

三十九代孟方立 始爲澤州天井戍將稍遷游奕使中和元年昭義節度使高潯擊黃巢戰石橋不勝保華州爲部將成鄰所殺還據潞州衆怒方立率兵攻鄰斬之自稱留後擅裂邢洺磁爲鎮治邢爲府號昭義軍潞人請監軍使吳全勗知兵馬留後時王鐸領諸道行

營都統以潞未定假方立檢較左散騎常侍兼御史大夫知邢州事方立不受囚全勗以書請鐸願得儒臣守潞鐸使參謀中書舍人鄭昌圖知昭義留事欲遂爲帥僖宗自用舊宰相王徽領節度府天子在西河關雲擾方立擅地而李克用窺潞州微度朝廷未能制乃固讓昌圖昌圖治不三月輒去方立更表李殷銳爲刺史謂潞險而人悍數賊大帥爲亂欲銷懦之乃徙治龍岡州豪傒惡遷有獻言會克用爲河東節度使昭義監軍祁審誨乞師求復昭義軍克用遣賀公雅李筠安金俊三部將擊潞州爲方立所破又使李克修攻取之殺殷銳遂并潞州表克修爲節度留後初昭義有潞邢洺磁四州至是方立自以山東三州爲昭義而朝廷亦命克修以潞州舊軍界之昭義有兩節自此始克修字崇遠克用從父弟精騎射常從征伐自左營軍使擢留後進檢校司空方立倚朱全忠爲助故克用擊邢洺磁無虛歲地爲鬬場人不能稼光啓二年克修擊邢州取故鎮進攻武安方立將呂臻馬爽戰焦岡爲克修所破斬首萬級執臻

等拔武安臨洺邯鄲沙河克用以安金俊爲邢州刺史招撫之方立匄兵於王鎔鎔以兵三萬赴之克修還後二年方立督部將溪忠信兵三萬攻遼州以金啖赫連鐸與連和會契丹攻鐸師失期忠信三分其兵鼓而行忠信前軍役既戰大敗執忠信餘衆走脫歸者纔十三龍紀元年克用使李罕之李存孝擊邢攻磁洺方立戰琉璃陂大敗擒其二將被斧鏁狗邢畢呼曰孟公速降有能斬其首者假三州節度使方立力屈又屬州殘墮人心恐姓關急符下少恩夜自行陴兵皆倨告勞自顧不可復拔乃還引酖自殺○唐書曰邢州人五代史曰邢州平鄉人

四十代孟承誨 仕後晉爲太府卿天福八年嘗使契丹

四十一代孟漢卿 事後周官至羽林大將軍一本作漢瓔

四十二代孟貫 工詩嘗有不伐有巢樹多移無主花之句世宗見之怒曰朕伐罪弔民何謂有巢無主貫遂不用

四十三代孟昶

四十四代孟公齊 少勵高行不樂仕進避亂東山遂終焉○按于友定公聖里志

論曰自孔中丞守兗求得孟氏之後不聞其顯者以今宗系所列盡引輿親以來名人比其世次類後人附會爲之存而闕其文亦傳疑之義云耳而考之諸史本傳亦多係籍他方似眞可疑者顧世代緗遠陵衍藝遷或板蕩倉皇而頓興遠志或并州成故而遂復宗國如近代孟之訓且旅離於雲朔之閒以此推往槩可知已且浩然詩有惟先是鄒魯之句常謙墓銘梛于厚首系之以魯仲孫氏又曰軒儒紹聖則籍雖非鄉其爲孟子之後何疑焉是故舊譜所存即世次傳承不無牴牾亦未可盡皆以附會也自此之後則表章歷歷無容置喙矣

四十五代孟寧 宋仁宗景祐四年以孔道輔薦特授鄒縣主簿奉祀孟子其族謂之中興祖生子二長堅次存今之孟氏皆寧後也

四十六代孟堅 德學俱優特授徐州知州

四十七代孟寬

四十八代孟欽

四十九代孟津

五十代孟德義 登進士第授魚臺縣尹辭不仕

五十一代孟允祖

五十二代孟惟恭 字彥通篤厚明敏結髮知學弱冠能文平居寡言笑不求宦達遇事有謀善斷暨主祀事能捐置於維之事尤惓惓焉大定五年五月中書撥付祭田以頃計者三十官錢以緡計者三十有奇收貯貲粒具籩豆罍洗備春秋奠以其贏行貸計其子母所入次第興創正殿塑亞聖像建兩廡作欞星門連三門構講堂西齋神廚庫房繚以周垣約

百餘丈築斷機堂于中庸書院之西北鷄縣書臺又刻加封亞聖制碑及宗枝圖林廟碑大小凡三十餘焉至正九年卒年七十有六邑令桂公孟誌其墓

五十三代孟之訓 字曾南少有學識以孝信著聞元至正間仕爲單父儒學教諭秩滿陞莒州儒學正值兵興棄職歸家亂作避地蔚州而卒

五十四代孟思諒 字友道明洪武元年詔授鄒縣主簿有吏才捌正祀典修祠理墓多所斡濟

五十五代孟克仁 字信夫以子希文授翰林院五經博士天順三年十二月二十九日贈如其官

五十六代孟希文 字士煥景泰二年欽授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主奉祀事成化元年駕幸太學行取陪祀上御文華殿而賜冠帶襲衣賜宴於禮部弘治元年駕幸太學又行

取陪祀賜衣賜宴生二子元亨

五十七代孟元 字長伯弘治二年承襲翰林院五經博士主奉祀事正德元年駕幸太學行取陪祀賜衣賜宴嘉靖元年駕幸太學又行取陪祀賜衣賜宴生子公槃

五十八代孟公肇 字先文亨之子嘉靖二年代襲翰林院五經博士主奉祀事及從弟公槃長謝職致仕

孟公槃 字秦文嘉靖十二年承襲翰林院五經博士主奉祀事本年三月駕幸太學行取陪祀賜衣賜宴生子十人彥璞彥琚瑋彥瑀彥瑋彥琳彥環彥璠彥玲彥瑚

五十九代孟彥璞 字朝璽隆慶元年承襲翰林院五經博士主奉祀事本年駕幸太學行取陪祀賜衣賜宴萬曆四年駕幸太學又行取陪祀賜衣賜宴生二子承光承恩

六十代孟承光 字永觀萬曆二十九年三月初一日承襲翰林院五經博士主奉祀事天啓二年蓮妖賊亂不屈死節詔贈太僕寺少卿母孔氏贈貞淑恭人生子七人長弘略次弘譽應世襲錦衣衛千戶弘含弘謀弘志弘德弘亮

六十一代孟弘略 天啓二年同父死節詔贈太常寺寺丞生子聞玉

孟弘譽 字振揚天啓三年代襲翰林院五經博士主奉祀事四年駕幸太學行取陪祀又賜衣賜宴崇禎二年正月二十日駕幸太學又行取陪祀賜衣賜宴本年二月姪聞玉長讓職改授世襲錦衣衛千戶生子聞璽

六十二代孟聞玉 字龍甫崇禎二年承襲翰林院五經博士主奉祀事十六年駕幸太學行取陪祀賜衣賜宴無嗣

孟聞璽 字龍華世襲錦衣衛千戶弘譽子也以兄宗子聞玉卒無嗣衍聖公洛題紹兄終弟及之例於國朝定鼎之初承襲翰林院五經博士主奉祀事未幾致仕生子三人貞

仁貞佶貞儒

六十三代孟貞仁 字靜若於順治元年承襲翰林院五經博士主奉祀事三年改授內翰林國史院世襲五經博士九年九月駕幸太學行取陪祀賜衣賜宴十四年逢恩部加一級康熙六年逢恩部加一級八年駕幸太學又行取陪祀賜衣賜宴十四年過覃恩加一級二十三年駕幸闕里陪祀賜書賜芾加一級五十二年遇萬壽覃恩又加一級生子八人尚桂尚質尚文尚遂尚其尚璉尚徽尚巩

六十四代孟尚桂 字搢馨於康熙五十五年承襲翰林院五經博士以疾不能主祀事請告准以原官致仕生子七人衍泰衍偕衍岳衍峄衍峻衍恒衍岐

六十五代孟衍泰 字懋東於康熙五十九年三月承襲翰林院五經博士主奉祀事雍正二年駕幸太學欽取陪祀賜衣賜貂皮御膳復宴禮部生子興銑辰興堃鏄

三遷志卷七

古滕王特選增纂
闕里孔傳商較訂
古卞仲蘊錦刪閱
裔孫孟尚桂鑒定　衍泰重較　興銑
衍岳　編次　興錞補輯
衍嶧　尚彝參考

閒達

大宗以降支庶濟濟顯者樹烈隱者著志在古實蕃於今弗替是廣是傳以光家世述閒達第

十五

十六代孟達字子敬避昭烈叔父敬諱改字子度儀度閑雅才辨過人漢末入蜀依劉璋先主入蜀璋遣達副法正各將兵二千人迎先主先主因令達并領兵衆留屯江陵蜀平後以達爲宜都太守建安二十四年命達攻房陵殺太守蒯祺達將進攻上庸先主陰恐達難獨任乃遣養子劉封自漢中乘沔水統達軍與達會上庸上庸太守申儀舉衆降自關羽圍樊城襄陽連呼封達令發兵自助封達不承羽命會羽覆敗封甚恨之又與封忿爭不和封尋奪達鼓吹達既懼罪又忿恚封遂發表辭先主率所領降魏魏文帝善達之姿才容觀以爲散騎常侍建武將軍封平陽亭侯領新城太守使與二將共襲封達與封書勸其歸魏封不從後達又不安魏會有降人李鴻來詣諸葛亮謂亮曰聞過孟達許適見王冲從南來言往者達之去就明公切齒欲誅達妻子賴先主不聽耳達曰諸葛見顧有本末終不爾也盡不信冲言委仰明公無復已已亮亦欲誘達以爲外援遂與達書曰往年南

征歲未及還適與李鴻會于漢陽承知消息慨然永歎以存足下平素之志豈徒託名榮貴爲華離乎嗚呼孟子斯實劉封侵陵足下以傷先主待士之義又鴻道王冲造作虛語云足下量度吾心不受冲說尋表明之言追平生之好依依東望故遣有書達得亮書數相交通辭欲叛魏魏與太守與達有隙密表于魏魏主叡未之信也司馬懿遣參軍梁幾察之又勸其入朝達驚懼遂歸漢懿率兵倍道攻之舉事纔八日而兵至城下凡旬有八日而城破斬達首傳之京師

蜀道兵破之不能至也初陳壽作三國志書逵爲反及朱子綱目尊昭烈爲正統特書孟達來歸且以死節著之美其反正焉子興歸扶風志蜀云扶風人

二十二代孟陋字少孤晉長史嘉之弟清操絶倫布衣蔬食以文籍自娛口不及世事未曾交游時或弋釣與盡獨歸雖家人亦不知其所之也喪母毀瘠殆于滅性不飲酒食肉十有餘年親族迭謂之曰少孤誰無父母誰有父母聖人制禮令賢者俯就不肖者企及若使毀性無嗣更

爲不孝也陋感此言然後從吉由是名著海內簡文帝輔政命爲參軍稱疾不起桓溫躬往造或謂溫曰孟陋高行學爲儒宗宜引在府以和鼎味溫歎曰會稽王尚不能屈非敢擬議陋聞之曰桓公正當以我不往故耳億兆之人無官十居其九豈皆高士哉我疾病不堪供相王之命非敢爲高也由是名稱益重博學多通長于三禮註論語行于世以壽終又世說新語云孟萬年及第少孤居武昌陽新縣萬年遊宦有盛名當世少孤未嘗出京邑人士思欲見之乃遣

信報少孤云兄病篤狼狽至都時賢見之者莫不嗟重因相謂曰少孤如此萬年可死

二十三代孟昶中郎將懷玉之族兄也桓玄篡晉劉裕將起義師昶與劉毅等並同其謀時桓修弟弘爲青州刺史鎭廣陵裕弟道規爲弘中兵參軍昶爲州主簿乃令毅就昶謀共襲弘元興三年二月乙卯裕誅桓修昶及族弟懷玉皆有力焉昶勸弘其日出獵未明開門出獵人昶道規毅等率壯士五十六人因門直入弘方啖粥即斬之因收衆濟江衆推裕爲謀主以昶爲長

史總後事玄誅昶累遷吏部尚書義熙四年加尚書左僕射五年僞燕主慕容超大掠淮北裕將伐之惟昶勸行裕乃以昶監中軍留府事自率兵北討果滅燕而盜盧循乘虛北冠王師敗績六年五月昶乃表天子引罪仰藥而死昶妻賢事見列女

孟龍符懷玉弟也驍果有膽氣幹力絶人少好游俠結客于閭里早爲宋高祖所知既克京城以龍符爲建武參軍江乘羅落覆舟三戰並有功參領軍軍事封平昌縣五等子加寧遠將軍

淮陵太守與劉藩向彌征桓歆桓石康破斬之
除建威將軍東海太守索虜斛蘭索度真侵邊
彭沛驅擾高祖遣龍符建威將軍道鄰北討一
戰破之追斛蘭至光水溝邊殺創奔走高祖伐
廣固以龍符爲車騎將軍加龍驤將軍廣川太
守統步騎爲前鋒軍達臨朐與賊爭水龍符單
騎衝突應手破散即據水源賊遂退走龍符乘
勝奔逐後騎不及賊數千騎圍繞攻之龍符奮
矟接戰每一合輒殺數人一作數十人衆寡不敵遂
見害時年三十三高祖深嘉愓悼追贈青州刺

史又表曰故龍驤將軍廣川太守孟龍符忠通
果毅隕身王事宜蒙甄表以顯貞節聖恩嘉悼
寵贈方州龍符投袂義初前驅效命摧鋒三捷
每爲衆先及西剿桓歆北殄索虜朝議爵賞未
及施行會今北伐復統前旅臨朐之戰氣冠三
軍于是逆徒實繁控弦掩澤龍符匹馬電躍所
向披靡奮戈深入知死弗吝賊超奔遁依險烏
聚大軍因勢方軌長驅考其庸績豫參濟否竊
謂宜班爵土以褒勳烈乃追封臨沅縣男食邑
五百戶無子

二十五代孟係祖龍符弟仙客之孫也父微生嗣
臨沅男元嘉中有罪奪爵徙廣州宋孝武大明
初諸流徙者悉聽還本土時微生死係祖歸東
都有筋幹膂力能擔負數人入隷羽林爲殿中
將軍二年索虜冠青冀世祖遣軍援之係祖自
占求行戰于杜梁挺身入陳所殺猥籍遂見殺
詔書追贈潁川郡太守

二十六代孟季魏司空威之弟事元魏至鎮遠將
軍左中郎將廷尉監以本將軍除廣州刺史預
爾朱榮義舉封鉅鹿縣開國公食邑一千戶除

撫軍將軍廷尉卿轉司農卿出爲平西將軍華
州刺史卒贈車騎大將軍雍州刺史

二十七代孟信字修仁家世貧寒頗傳學業信常
曰窮則變變則通吾家世傳儒學而未有通官
當由儒非世務也遂感激棄書從軍永業末除
奉朝請從孝武帝入關封東州子趙平太守政
尚寬和權豪無犯山中老人曾以純酒饋之信
和顏接引慇懃勞問乃自出酒以鐵鐺溫之素
木盤盛蕪菁葅唯此而已又以一鐺借老人但
執一盃各自斟酌申酬酢之意謂老人曰吾至

郡來無人以一物見遺令卿獨有此餉且食菜已久欲爲卿受一纯髀耳酒旣自有不能相費老人大悅再拜擘纯進之酒盡方別及去官居貧無食惟有一老牛其兄子賣之擬供薪米券契已訖市法應知牛主住在所信適從外來見買牛人方知其賣也因告之曰此牛先來有病小用便發君不須也杖其兄子二十買牛人嗟異良久呼信曰孟公但見與牛未必須其力也苦請不得乃罷買牛者周文帝帳下人周文深嘆異焉未幾擧爲太子少師後遷爲太子太傅

儒者榮之特加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散騎常侍辭老請退周文不奪其志賜車馬几杖衣服床帳卒于家贈冀州刺史謚曰戴（史云廣川索盧人）

二十八代孟業字敬業家本寒微少爲州吏性廉謹同僚諸人侵盜官絹分三十疋與業拒而不受行臺郎中郭秀相禮接方欲薦之會秀卒魏彭城王韶齊神武之壻也拜定州刺史除業爲典籤長史劉仁之謂業曰我處其外君居其內同心戮力庶有濟乎未幾仁之入爲中書令臨路啓韶云門下左右可信任者惟有孟業願專任之餘人不可信也又與業別執手曰今我出都君便失援恐君在後不自保全唯正與直願君自勉業惟有一馬瘦死韶以業貧令州府官人同食馬肉欲令厚相兩償業固辭不敢韶乃戲業曰卿邀名人也對曰業爲典籤州中要職諸人欲相賄賂止患無方便耳今與食肉恐致聚斂有損聲名所以仰違明教後未旬日韶左右王四德董惟金並以馬死託肉爲長史裴英密啓神武有書與韶大誚讓業尋被諳出外行縣事後神武書責韶云典籤姓孟者極能用心

何乃令出外也及韶代下業亦隨還贈送一無所受仁之後爲西兗州臨別爲吏部郎中崔暹曰貴州人士惟有孟業銓擧之次不可忘也暹問業曰君往在定州有何政績使劉西兗如此欽嘆業答曰稟性愚直惟知自修無他長也韶爲并州刺史業復爲典籤仍兼長史齊天保初清河王岳拜司州牧聞業名行召爲法曹業形貌短小及謁見岳心鄙其眇小笑而不言後尋業斷決處乃謂曰卿斷決之明可謂有過軀貌之用補河間王國郎中令清貧自守未嘗有失

文宣謂侍中裴英起曰卿識河間王郎中孟業不一昨見其國司文案似是好人對曰昔與臣同事魏彭城王元韶其人清忠正直世所希有帝曰如公言者比來便是大屈除中書舍人文宣初惟得姓名及因奏事見其羸老又質性敦朴無升降之容加之平緩寡于方便有一道士由吾道榮以術藝被迎將入內業為通名忽於衆中抗聲奏云由吾道士不食五穀帝推命而下之又令黜檢百官敷奏失所帝遣人以馬鞭擊業頭至于流血然亦體其衰老非力所堪皇

建二年累遷東郡太守以寬惠著名其年夏五官張凝因出使得麥一莖五穗其餘或三穗四穗共一莖者合郡咸以政化所感因即申上至秋復有東燕縣人班映祖送嘉禾一莖九穗河清三年勅人間養驢催買甚切業曰吾既為人父母豈可坐看此急令宜權發庫錢貸人取辦後日有罪吾自當之後為憲司所劾被攝之日郡人皆泣而隨之送相弔慰送業度關者有數百人至黎陽郡西方得辭決攀援號哭悲動行路詣闕訴冤者非一人敕乃放還郡中父老抑

河迎接武成親戎自洛還鄴道由東郡業具牛酒率人吏拜謁路旁自稱糞土臣孟業伏惟聖駕親行有征無戰謹上微禮便與人吏俱唱萬歲導引前入帝大嘉之後除廣平太守年既老理政不如在東郡時武平九年為大中大夫加衛將軍尋卒業志守質素不尚浮華所至以循良著云北史作鉅鹿安國人

三十三代孟洗然唐處士浩然弟也好文學浩然嘗集其竹亭賦詩曰吾與二三子平生結交深俱懷鴻鵠志共有鶺鴒心逸氣假毫翰清風在

竹林達是酒中趣琴上偶然音後洗然應進士舉復贈詩曰獻策金門去承歡綵服違以吾一日長念爾聚星稀昏定須溫席寒多未授衣桂枝如已擢早逐鴈南飛及浩然卒洗然編其詩為三卷傳于世

孟邕浩然從弟也嘗應舉不第歸會稽浩然贈之詩曰疾風吹征帆倏爾向空沒千里去俄頃三江坐超忽向來共歡娛日夕成楚越落羽更分飛誰能不驚骨按浩然為孟裔最有據故凡集中著名者皆采入焉又有示孟郊一詩皆規誨語蓋亦弟姪行然不可考矣

三十四代孟庭玢仕唐爲崑山尉
孟簡字幾道舉進士宏辭連中累遷倉部員外郎王叔文任戶部簡以不附離見疾不敢顯黜宰相韋執誼爲徙他曹元和中拜諫議大夫知匭事韓泰韓曄之復刺史也奏承璀爲招討使簡皆因爭詰延英言不可狀以悖切出爲常州刺史州有孟瀆久淤閼簡治導溉田凡四千頃以勞賜金紫召爲給事中代李遜爲浙東觀察使遜抑士族右編人至橫恣不推及簡一反之農佑兼受其弊時謂兩失之以工部侍郎召還

初使府得代詔至署留後郎行李修覲寮浙西始請留故使交政及簡還半道堂牒還之如例乃聽解進戶部加御史中丞戶部有二員判使按者居別一署謂之左戶元和後選委華重宰相多由此進崔羣既相而簡代之故簡意且柄任及出山南東道節度使內不樂政頗嚴峭時有詔置臨漢監以牧馬命簡兼使職簡以親吏陸翰主表邸關通閹侍翰持之數傲悅簡怒追還以土囊斃之家上變發簡姦贓御史劾驗得遺吐突承璀貲七百萬左授太子賓客分司東都再貶吉州司馬以赦令進睦州刺史復徙常州仍太子賓客分司卒簡尤工詩聞江淮間尚節義與之交者雖歿視卹其孤不少衰晚路殊躁急佞佛過甚爲時所誚常與劉伯芻歸登蕭俛譯次梵言者（唐書本傳曰德州平昌人說之曾孫）

三十五代孟郊字東野庭玢之子少隱嵩山性介少諧合韓愈一見爲忘形交年五十得進士第調溧陽尉縣有投金瀨平陵城林薄蒙翳下有積水郊閒往坐水旁裴回賦詩而曹務多廢令白府以假尉代之分其半俸鄭餘慶爲東都留

守署水陸轉運判官餘慶鎮興元奏爲參謀卒年六十四張籍諡曰貞曜先生郊爲詩有理致最爲愈所稱然思苦奇澀李觀亦論其詩曰高處在古無上平處下顧二謝云韓文公墓誌曰先生生六七年端序則見長而愈騫涵而必深之內外完好色夷氣清可畏而親及其爲詩劌目鉥心刃迎縷解鉤章棘句掐擢胃腎神施鬼設間見層出唯其大翫於詞而與世抹摋人皆劫劫我獨有餘有以後時開先生者曰吾既擠而與之矣其猶足存耶年幾五十始以尊夫人

之命來集京師從進士試既得卽去間四年又命來選爲溧陽尉迎侍溧上去尉二年而故相鄭公尹河南奏爲水陸運從事試協律郎親拜其母于門內母卒五年而鄭公以節領興元軍奏爲其軍參謀試大理評事挈其妻行之興元次于闅鄉暴疾卒將葬張籍曰先生揭德振華於古有光賢者故事有易名況士哉如曰貞曜先生則姓名字行有載不待講說而明皆曰然遂用之初先生所與俱學同姓簡於世次爲叔父由給事中觀察浙東曰生吾不能舉死吾知

恤其家銘曰於戲貞曜維執不猗維出不訾維卒不施以昌其詩（唐史曰湖州武康人）

三十七代孟元陽唐德宗時起陳許軍中以嚴整稱曲環領節度使時已爲大將使董作西華屯盛夏屬而立于塗役休乃就舍故田輒歲稔而軍食常足環卒吳少誠來寇元陽嬰城守圍甚急然終不能傳城韓全義敗五樓列將多私去獨元陽與神策將蘇元策宣州將王幹以所部屯溵水破賊二千詔拜陳州刺史憲宗立遷河陽節度使五年盧從史敗檢較尚書右僕射從帥昭義軍入爲右羽林統軍封趙國公改右金吾大將軍復拜統軍卒贈楊州大都督

三十九代孟遷昭義節度方立之從弟也居兄喪下素得士心方立死衆推爲節度留後請援于全忠全忠方攻時溥不卽至命王虔裕以精甲數百赴之假道羅弘信不許乃趨間入邢州大順元年存孝復攻邢遷挈邢洺磁三州降晉執王虔裕三百人獻之遂遷太原表安金俊爲邢洺磁團練使以遷爲汾州刺史後遷復降梁爲梁所殺（自孔中丞求得孟寧其後漸以蕃滋雖寡高爵然通籍立名者代不絕焉）

四十六代孟存鄒縣主簿寧之次子也爲孟庭族長以仁恕公平見稱

四十七代孟況存之子仕宋爲魚城教諭

四十八代孟彬況之子主臨沂縣簿

孟潤寬之次子爲鄒令進階宣武將軍時諳系多缺潤重訂之並紀古今碑刻及孟氏雜事爲書以傳蓋博古尊祖之士也

孟滋潤之弟以昭信較尉行沛縣尉事

四十九代孟澄彬之子滕縣尹

孟沂澄之弟濟寧路教授

孟在寬之孫爲孟庭族長金之亡也山東大擾宗人多離散在獨不去率其族守護塋廟春秋祭祀無闕焉元太宗九年詔求孟子後得在于鄒之付村復其家以奉祀事

五十代孟得成澄之子居滕縣之劉庄元太宗時與在同復其家仕至嶧州知州

孟得信沂之子與得成同居滕縣之劉庄仕至海州知州

孟德昌字明甫在之子性忠直議論慷慨元世祖時以聖賢之裔寡知學者特命洛人楊庸選三氏俊秀子弟訓之後從姚樞言定爲教授庸名儒也世稱潛齋先生德昌從之盡傳其學始主林廟祀事後爲魚臺教諭

孟德政魚臺縣尹德義之母弟爲扶黎縣尹

五十一代孟祇祖字性善德昌子性方嚴篤好學問事親孝與士信元世祖至元二十九年特授益都路儒學教授秩滿當還朝議以爲亞聖之後不可限以常例請于上特令于八品民職內銓注遂得主在平簿後爲泗水北海二縣尹所至有聲

孟述祖德成子仕至滕州知州

五十二代孟惟誠祇祖子亦知名

五十三代孟之弘惟忠子仕元爲國子監助教

五十四代孟思言之弘子仕元爲東昌路儒學正遷鄒令終樞密院都事

孟思迪仕元爲翼城教諭

五十六代孟希達字士顯嘉靖間以歲薦授山西潞州同知

五十八代孟公肇字先文博士孟元弟亨之子也元卒子公膂少不克主祀朝議令公肇攝博士事凡十年公膂長而復之幼聰慧好學多從諸儒生遊一時監司貴達咸重焉僉事史公鶚至鄒過之如布衣交先是公肇年十五時母死繼母孔氏公肇事之如其母又父喪而祖母王在視其父孝養有加也正德初流賊入境倉卒避難家人皆先去獨孔以疾不能行公肇欲負之與俱孔曰賊爲不義今猝至而汝欲負我勢必相及也吾老且病即死不可以累汝公肇强負之宵奔嶧山而孔以全舊志著其孝焉

孟公枚希達之孫也賦性嚴正有分決嘉靖中

有勢家實非孟族而欲冒入者挾貲以求幾成
矣公枚年甫冠毅然不可勢家懼賂以百金公
枚拒益力訟之官脅以威終不易辭卒寢其事
邑令章時鸞修孟子墓祠俾董其役公枚捐己
貲助之後公枚卒孟族多有疑事輒相謂曰使
幹文在事濟矣幹文公枚別號也其爲人所慕
如此

五十九代孟彥詩嘉靖間以歲薦授浙江處州府
照磨

孟彥繼公肇長子太學生

孟彥緒公肇次子嘉靖間以太學生授河南陳
州吏目

六十代孟承禮字承和嘉靖間以歲薦授河南南
陽府舞陽縣主簿

孟承相嘉靖末以歲薦歷深唐河間三學博士
遷四川保寧府推官終陝西鞏昌府通判詳具
同邑潘勸祭墓誌周孝廉傳中

孟承印字承乎邑所稱孟孝子者也與鞏昌判
承相同以六代祖克威當明初時克威以孝義
聞于族里嘗修七世墓而樹碑焉承印性敦朴
不尚文飾頗涉典籍尤熟少微通鑑是時亞聖
墓在四基山者爲水所衝嚙庳甚承印一日祭
于墓愴然曰先祖功被萬世慶流子孫吾儕所
以優游盛時不與編戶同勞者秋毫皆祖賜也
而忍令墓若此乎余不能以資修誓以力修即
止不去衆邀之歸不可蓋嘉靖丙寅清明日也
墓去承印家且十里又在山麓深寂無侶絕糧
者數矣日負土轉石不懈或憐而助之則固辭
時章令時鸞植栢數千本于墓嘉其誠信屬爲
守護居三年栢皆鬱茂墓高大如丘焉族里咸

歎息之以爲能追遠而念本也承印既廬祖墓
歸復之馬鞍山廬其中與祖墓及父母墓又三
年墓去家覩四基益遠承印修之覩亞聖墓勤
苦無異也後數歲會邑令許守恩至重風教欲
達當道旌之有忌之者沮其事不果乃自製扁
表焉自是凡令鄒者有所表揚必以孝子爲首
年七十餘卒

孟承廉家甚貧萬曆二十一年歲大祲承廉有
地數畝其子鬻諸富室承廉不知也富室懼承
廉有言夜饋粟承廉大驚問故得之曰吾子業

已受直有成約吾雖貧豈於約外有覬覦哉力
辭不受人義之
六十一代孟弘偉字大儒由四氏學歲貢至康熙
甲子幸魯陪祀得先用選授登州蓬萊訓導聞
命未赴任卒
六十二代孟聞時天啟四年幸學欽取陪祀恩貢
賜衣一襲賜宴於禮部
孟聞鑑天啟四年幸學欽取陪祀恩貢賜衣一
襲賜宴於禮部
孟聞熙字茂德崇禎二年幸學恩貢任河南光

州判時守牧以其爲聖裔且有吏才深加器重
聞熙亦爲國爲民不以州倅自卑也蒞光四載
人懷其德
孟聞鉦崇禎二年幸學恩貢初司倉州驛遷陝
西宜川縣令纂修族譜有功宗派
孟聞仲字峻德庠生爲人慷慨尚義堂兄弟伯
仲同居以友愛聞世居四基山之陽村曰山頭
而韓庄有別業崇禎十三年山頭歲祲族黨逃
散就食於韓庄加意存恤安撫之俾各得所賴
以存活者甚衆人懷其德稱爲一邑大善以子

貞珮貴贈儒林郎絳州同知
孟聞芳字蘭伯順治九年幸學恩貢任澧州判
官有良吏才州牧才窒凡事多委決聞芳赤誠
任事爲國爲民州民頌神君焉牧以艱去署事
一載尤能剔奬釐奸德澤廣被尋擢任丘令赴
任卒於途其宦囊惟圖書數卷益以清白遺子
孫也
孟聞貞順治九年幸學陪祀恩貢
孟聞和字龍見康熙二十三年甲子幸魯陪祀
恩貢考州同知

六十三代孟貞麟明恩貢聞時子也父年七旬家
貧麟每進一物能和顏怡色親食之雖粗糲不
啻甘脆也孝聲著鄒魯間曲阜孔令詳請吳學
使具咨達部准貞麟襲滕上宮書院奉祀生員
按滕有性善書院實不以上宮名元時即上
宮廢址建之或因此亦名上宮郵易地久矣
孟貞珖康熙八年幸學陪祀恩貢
孟貞珮字玉珂由庠生入太學於康熙二十三
年甲子幸魯陪祀觀禮准先用授絳州同知詳
載本傳
孟貞儒字斌若翰博貞仁弟也康熙二十三年

甲子幸魯陪祀恩貢考授州同知未仕卒

六十四代孟尚錦字繡之四氏庠生博學強識工舉子業未售嘗以三遷志卷帙浩繁自撰孟志捷錄

孟尚鏞字順六以庠生爲孟庭舉事多所幹濟河南巡撫閻興邦建造遊梁祠置祭田尚鏞赴開封監督有功晚年課子成名

孟尚琰字楚珍康熙庚午舉人中式後閉戶潛修不與外事其廉靜清介有足風者

孟尚序字玉九康熙辛卯副貢丁雍正二年幸學觀禮准以教諭先用

六十五代孟衍蘭字九畹尚錦長子康熙八年幸學陪祀恩貢

孟衍祉字放海康熙丁酉舉人天性孝友德量深沉讀書長夜不倦惜得年不永未仕卒

補遺

五十三代孟之普之訓弟也性多耿介長於詩賦元文宗至順二年授范縣知縣能以道自愛及謝官遂家焉其後子孫蕃衍於范者皆之普後也

六十四代孟尚嶢字立軒由庠生入太學於雍正二年幸學觀禮准以州同先用

孟尚岱字振東由太學生於雍正二年幸學觀禮准以主簿先用

六十五代孟衍岱字東瞻由庠生入太學於雍正二年幸學觀禮准以州同銜用

孟衍岳字懋五雍正二年幸學陪祀恩貢考授州同

孟衍淑字澤遠雍正二年幸學陪祀恩貢考授州同

吳

十九代孟宗母有賢行宗少時母遣從南陽李肅學爲宗作厚褥大被將之或問何也母曰兒幼無德以致客學者或貧無衣被爲大被將之庶得與賢者接氣類乎宗後仕爲監池司馬自潔清躬結網捕魚作鮓以遺母母不受曰汝爲漁官而以鮓遺我豈處嫌之道哉宗泣受命而宗卒著名母之教也

二十三代孟昶妻周氏女昶弟顗妻其從妹也二家並豐財產初桓玄常推重昶而劉邁毀之昶知深自悅失及劉裕將建義與昶定謀昶欲盡散財物以供軍糧知妻非常婦人可語以大事乃謂之曰劉邁毀我於桓公便是一生淪陷決當作賊卿幸可早爾離絶脫得富貴相迎不晚也周氏曰君父母在堂欲建非常之謀豈婦人所諫事之不成當于於奚官中奉養大家義無歸志也昶愴然久之而起周氏追昶坐云觀君舉厝非謀及婦人者不過欲得財物耳時其所生女在抱推而示之曰此而可賣亦當不惜況資財乎遂傾資產以給之而託以他用及事之將舉周氏謂顗妻云一昨夢殊不好門內宜浣濯沐浴以除之且不宜赤色我當悉取作七日藏厭顗妻信之所有絳色者悉斂以付焉乃置帳中潛自剔綿以絳與昶遂得數十人被服赫然悉孟氏所出而家人不之知也

明

五十九代孟彥璞妻孔氏有賢德彥璞早喪鞠育其子有宜獻之遺風焉天啓二年值妖賊之變同子承光孫弘畧俱被害詔贈恭人

六十代孟承備妻陳氏承備死有子僅一歲時婦年二十二家又苦貧矢志不移以死自誓年七十餘而卒

六十一代孟弘行妻宋氏年二十六而弘行亡子尚在襁褓朝夕紡績以自給縣令嘉之請于當道爲表其門以壽終

孟弘祺女適同邑李思愷年甫二十七思愷死有子守魁止月餘婦欲從死戚黨交勸之曰以死殉夫孰若爲夫存後嗣乎婦乃止鞠養守魁

卒以成立里閈賢之

亞聖裔女孫有適庠生劉儀淑者年二十一歲儀淑亡誓貞守志課二子觀莘入庠

亞聖裔女孫歸太學生張洛年二十二歲洛卒遺孤二人俱幼翁姑年且老婦守貞奉甘旨晨昏罔懈姑抱病親侍牀第手調湯藥數載如一日翁姑歿鬻衣典產殯葬如禮撫遺孤成立紡績課讀篝燈至夜半不輟長子弘圖次子弘緒皆列黌宮

六才三代孟貞珝明經也於康熙六年地震罹覆壓之禍其妻孔氏青年矢節凜若冰霜年逾八旬曲阜世尹兩庠學博皆親臨以旌表其門

三遷志卷八

古滕王特選鑒定

闕里孔傳商較訂

古下仲蘊錦刪閱

裔孫孟尚桂鑒定

衍泰重較　與銑

衍嵒　編次　與錞　補輯

衍嶧　尚嶷　參考

廟記

於穆清廟棲神之處爰走縉紳載設鐘虡庠之維勤有其斯舉是考其詳以嗣以續述廟記第十六

宋仁宗景祐四年孔道輔守兗州求孟子墓于四基山得之始就山建廟立碑泰山孫復記曰孔子既殁千古之下駕邪怪之說肆奇險之行侵軼我聖人之道者衆矣而楊墨爲之魁故其罪劇孔子既殁千古之下攘邪怪之說夷奇險之行夾輔我聖人之道者多矣而孟子爲之首故其功鉅昔者二豎去孔子世未百年也以無君無父之教行於天下天下惑而歸之嗟乎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邦國之大經也人倫之大本也不可斯須而去矣而

彼皆無之是敺天下之民舍中國而之夷狄也禍
孰甚焉非孟子孰能救之故孟子慨然奮起大陳
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法驅除之以絶其後
援天下之民於夷狄之中而復置之中國俾我聖
人之道炳然而不墜故楊子雲有言曰古者楊墨
塞路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韓退之有言曰孟子
之功予以爲不在禹下然子雲述孟子之功不若
退之之言深且至也何哉洚水横流大禹不作則
天下之民魚鱉矣楊墨暴行孟子不作則天下之
民禽獸矣謂諸此也景祐丁丑歲夕拜龍圖孔公

爲東魯之二年也公聖人之後以恢張大教興復
斯文爲已任嘗謂諸儒之有大功於聖門者無先
于孟子孟子力平二豎之禍而不血食于後兹其
闕也甚矣祭法曰能禦大菑則祀之能捍大患則
祀之孟子可謂能禦大菑能捍大患者也且鄒昔
爲孟子之里今爲所治之屬邑吾當訪其墓而表
之新其祠而祀之以旌其烈於是符下俾其官吏
博求之果於邑之東北三十里有山曰四基之陽
得其墓焉遂命去榛莽肇其堂宇以公孫丑萬章
之徒配越明年春廟成俾泰山孫復文而誌之復

學孔而希孟者也世有蹈邪怪奇險之跡者常思
嗣而攻之況承公命而誌其廟又何敢讓噫子雲
能述孟子之功而不能盡之退之能盡之而不能
祀之惟公也既能盡之又能祀之不其美哉故直
筆以書

宋神宗元豐七年朝奉郎權發遣兖州軍事李梴
奏增修孟廟疏畧曰伏覩本州孟子廟近因前京
東西路安撫使曾孝寛劄子奏乞襃封載于祀典
禮部以爲後世宗師非諸子之比奏勑特封鄒國
公若非右文之世陛下能推尊聖賢固未有此國

公之號使千載之上彰軻之道愈光四方學者傳
軻之書益重誠由陛下旌襃尊顯之至也臣竊守
是邦聞其廟在鄒鎮鄒自熙寧五年省入仙源縣爲鎮至本年始復置縣東
北隅制度極陋棟宇已壞僅存其名遂下仙源縣
勘會到共有室七間倒塌四間破陋臣契勘本州
昨修文宣王廟有剩錢一千七百餘貫今欲乞于
其餘剩錢内支錢三百貫文委本州官增修孟子
廟乞使速得成就以稱今來爵命之貴及上副陛
下崇奉先聖之心從之○按此猶墓前廟也舊志
云建廟後又徙縣東郭以便禮謁又別碑有云元

覺問杳然無年月可考據建置志鄒自熙寧五年省入仙源縣爲鎮至元豐七年始復夫爲鎮之時禮謁必少爲縣之時禮謁必煩然則徙廟東郭或此其時與且鄒卽以修廟之時復縣或以廟故議復亦未可知矣（又宋史載徽宗時提舉京東西路學事程振請立廟于鄒祀孟子以公孫丑萬章樂正克等配食從之然止見于振之本傳無年月可考祖庭始末自有宋建孟子廟三碑今止存其二豈所毀者卽紀建事碑耶惜哉）

宋徽宗宣和四年縣尹朱年始徙廟于南門外道左孫傅記畧曰孟子葬鄒之四基山傍冢爲廟歲久弗治政和四年部使者以聞賜錢三百萬新之

列一品載于門又賜田百畝以給守者而廟距城三十餘先是嘗別營廟于邑之東郭以便禮謁元豐六年詔封鄒國公明年又詔配食孔子廟又詔更新廟貌而地頗湫隘宣和三年縣令宣教郎孫武朱年嘆其土圯木摧不稱虔恭尊崇之意出己俸完之縣士徐敦曰廟瀕水亟壞不四十年凡五經更修矣若許改卜爽塏之地則諸生願任其事不以累公私也令許之敦遂以私錢二百萬徙廟于南門之外道左鄉人資之錢者又數十萬而後廟成總四十二楹中爲殿安神棲繪羣弟子像于兩序又爲孟氏家廟于其東以楊雄韓愈嘗推尊孟子設又爲祠于其西重門夾廡壯麗閎偉與山中之廟輪奐相輝矣

金大安三年縣令王禹重修趙伯成記有石刻

元成宗元貞元年縣尹司居敬重修三氏教授導江張頊記曰鄒孟子廟有宋景祐四年孔道輔[illegible]兗州建于墓旁後自墓旁徙縣東郭宣和三年令朱年復徙南門外金太和間令王瑀葺之甲戌燬于兵惟門址在八十年孟氏有德昌者資力四方閱歲既久僅成一堂元貞元年進義副尉達魯花

赤木忽難從仕郎鄒縣尹司居敬主簿兼尉趙國祥以建學餘資崇兩廡與堂稱凡四十間新其堦庭級道屬頊掌教考特牲饋食禮俾春秋放而行焉正配神西鄉之位徹旁祀之不如法者廟成可侯請記頊讀墓旁廟記舉闢楊墨之一事南門廟記舉稱堯舜之大綱顧皆有孟子之一體而未能得其體者孟子學足以繼往聖之正傳才足以立百王之大法豈惟千餘載之後莫能知之雖當時及門者亦未能窺其奧是以出處之際仲子詭其說于辭受之間陳臻致其疑公孫丑萬章之徒辯

以問荅未聞黙契益知言養氣得天地之性善擴前聖所未發者其學也談仁義黜功利貴王賤伯以正人心者其志也周衰禮廢諸侯惡其害已也而去其籍先王紀綱法度辨上下定民志者未見存十一於千百而三年之喪井田之大畧班爵祿之等差於文字廢鈌之餘本帝王之大經而合將措之宜考諸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即是而觀以其才用天下居帝者之世則皐夔稷契居王者之世則伊尹周召奈何無舜禹也無湯文也時君昏

庸謟汙闒于事情宜矣後世英明之主亦指君臣一二語以爲言豈能探其學窺其志而知其才也哉世無眞儒斯民不復見三代之治邪說誣民充塞仁義之害至斯極也司馬遷取荀卿同傳擬非其倫又班以雕龍炙轂譏以方枘圜鑿趙岐釋其書亦不過謂長于譬喻長于詩書而已微韓愈一言孰知孔子歿獨孟子傳得其宗也邪韓愈既有是言宗孔氏者尚或非之或疑之嗚呼知者過之愚者不及道之難明也久矣然則欲知孟子質諸關洛諸君子之言庶幾信而有徵固不在多言也

元豐六年封鄒國公七年定九章之服配食孔子政和五年以樂正克配享封利國侯從祀十有七人公孫丑壽光伯萬章博興伯告不害東阿伯孟仲子新泰伯陳臻蓬萊伯充虞昌樂伯屋廬連奉符伯徐辟仙源伯陳代沂水伯彭更雷澤伯公都子平陰伯咸丘蒙須成伯高子泗水伯桃應膠水伯盆成括萊陽伯季孫豐陽伯子叔承陽伯嗇別祀成都伯揚雄昌黎伯韓愈今遷祔[illegible]既纍廟司侯命繪事如禮銘曰天地儲精兮聖賢所貧或厚或薄兮錯揉不齊虞夏商周兮會元之期禹皐伊

呂兮見知聞知期月不用兮空空嘆慗遺其居逖近兮世未遠而天欲平治兮舍我其誰安得所遡兮性之身之無有乎爾兮孰知我悲書徒存兮旨則微道在邇兮夫何疑千六百祀兮此厥施山皀繹兮川泗沂廟奕奕兮神格思春秋饋食兮歆或庶幾有印于其心兮載歌載詩

司居敬又記其陰曰孟子廟始末銘文詳矣纍以兵燹厲時多故官司不暇至元九年翰林院諸太儒從孟氏德昌之請疏其事俾前鄒縣儒學教諭邵景同孟氏族人惟允周游四方乃得貲以具材

命匠德昌及邑士劉廷董斯役閱數年正堂成肖
孟子樂正子而妥之餘皆力不及元貞元年居敬
既建縣學爲營两廡新階祀公孫丑而下十有九
人冕服視爵秩從祀焉庭中不容布席欲徙門近
南以廣之列公豐之戟以肅儀衛又南設門以祀
櫺星父母之居齋宿之廬有宜改作者會秩滿當
去不果夫聖賢祠宇揭斯道示人以一天下趨向
是爲國家命祀凝旒端冕南面而居子孫安得以
專饋奠非長斯邑者之責而誰任後之人固不敢
以里巷設土木偶徼福乞靈者例視毋曰孟氏之

私而嗣成之豈惟居敬之志酬亦鄒人之望也用
紀棟宇之目于碑陰
元文宗至順四年始于廟西建致嚴堂助教陳繹
曾記曰天理所至人心歸焉人心所歸公論至焉
聖賢之生卓乎百世之上而昭乎百世之下有不
知其然而然者三代以來聖莫如孔子繼孔子者
賢莫如孟子此天理之所至而人心之所共歸也
漢唐以來先聖先師秩祀益嚴于是孔子爲先聖
七十子爲先師而孟子巍然拔乎諸子之上獨與
顏子配食聖人夫生則淑乎七十子之徒沒則上

配孔子百世之下公論所至蓋有不知其然而然
者矣內而天子之太學外而路府州縣鄉社之庠
較率土之濱莫不皆然況于鄒人乎況于孟子之
後乎今聖元受命世祖皇帝求孟子裔孫得于四
基之山既官其冑子又立孔顏孟三氏子孫教授
于曲阜以長育其支庶鄒人喜之相與新其祠宇
豐其饎廩以左右其子孫凡天理之所當至人心
翕然莫不歸之歲時烝嘗致其潔虔至順二年春
享禮成五十二代孫惟恭以謂廟貌雖崇齋宿之
室宿尸之堂闕焉未建非所以嚴思誠而尊神嘏

也公論建之鄉先生李儼嶧山教諭馬亨鄒縣教諭乃告于
邑之大夫鄉之善士爲燕堂三間廟西南向以尊
神嘏爲齋室五間堂西東向以嚴思誠度材於是
年二月戊申落成於五年甲午費爲錢二千五百
緡名其堂曰致嚴嗚呼天人之際昭昭矣傳曰祭
則致其嚴古之君子令終而宗廟享之雖百世不
遷致其嚴者不過五宗之子姓而已今鄒人之致
嚴於孟子者大夫庶士咸在非特羣昭羣穆也明
德之祠百世而彌彰盛矣哉天之生斯民昭昭昏
昏繼千萬年孟子一言以發之曰性善由是而天

理大人心自得功與天地並宜其秩祠與地同廣與大同久孟氏于姓與鄒之大夫士致嚴于斯堂非鄒人之公論天下萬世之公論也斯堂雖小所繫則大

元順帝至元三年縣尹張銓重修鄒賢記 有石刻按廟庭碑末目錄在元時有刻重修祖庭記重修鄒國公廟貴嚮孟子廟春秋禋食記今皆不可考矣

明洪武四年山東僉事鄭本捐俸資修將元末燬于兵縣令桂孟同宗子孟思諒勉爲締構力不足而功報至洪武七年落成濟寧知府台州方克勤序曰有天地無聖人可乎無聖人則天吾不知其爲天地吾不知其下而人且不知其有君臣父子矣有先聖無後賢可乎無後賢則異端並起邪說橫流天下貿貿焉不知所之矣是則天地設位大道顯行聖作賢述於是爲著孟氏學孔子者也以爲夫子賢于堯舜韓子尊孟氏者以爲功不在禹下信乎聖賢之功爲不可無而天下古今所賴以由斯道者有自來矣故魯曲阜先聖所居林廟巋然儼如一日孟氏鄒人也故有廟近燬于兵其五十四代孫思諒作而新之廟貌像設魏然炳然俾鄒魯糗映聖賢光華思諒蓋亦賢矣或曰聖賢道在

人心功在後世奚以廟貌爲哉是不然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爲先稱達孝必曰修其祖廟蓋後人之事其先非廟像則無以致其孝思尊奉之誠而學者之師聖賢仰鑽瞻忽或于是而有得焉亦求道之一助也聖賢遠矣今之鄒魯亦古之鄒魯絃歌俎豆猶有昔之遺風者况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復有擢陷廓清者乎吾忝守是邦敬仰先哲喜孟廟之落成思諒之能有立也故樂書是若乃興復大槩固已見之誌記形諸詠歌茲不復錄思諒其亦誦乃祖之言行以思繼乃祖之遺烈也哉 鄭本事自有記石刻存

洪武七年御史臺牒下按察分司令出榜禁諭軍民人等毋得非禮入廟宿歇斫伐樹株如有違犯之人令宗子陳告到官依律究治 祖庭廣記末有元禁治榜文今不復存即此榜文石刻已折爲碑下石矣

洪武十年縣丞胡景昇重修致嚴堂邑人鄒幼學記

洪武二十三年縣令馬總重修廟垣教諭黃琮記

洪武二十七年縣令趙允昇重修教諭賴景衡記

永樂三年縣令朱琏重修教諭樂聯記 其碑既立而毀宣德

四年令房嵒重立之訓導余愷記于碑陰洪房二公皆名宦也

洪熈元年縣令房嵒重修兩廡致嚴堂三氏教授張敘記

正統八年縣令房嵒重修亞聖廟教諭蘇潤記房公在鄒二十餘年故再修廟

正統十一年縣丞官政捐資修致嚴堂教諭蘇潤記其碑房公爲之立

天順二年縣令劉巍重修訓導李逵記

成化四年巡按御史吳遠楊修兩廡儀門教諭周載記以上石刻具存文繁不錄

弘治十年丁巳命守臣修孟子廟大學士劉健記

曰鄒孟子故鄉故有廟專祀之始自宋景祐四年孔道輔守兗州建之墓側其後徙縣之東郭已而又徙之南門外蓋即今廟我國家龍興列聖相承崇儒重道即正孟子鄒國亞聖公之號配食孔子而於是專祀尤加意焉洪武永樂正統間屢嘗修葺由正統迄今歲久復敝五十七代孫翰林院世襲五經博士元以爲言我聖天子方弘文治于天下特下有司命修之時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光洲熊公翀巡撫山東奉命惟謹而兗州知府龔君弘同知余君濬實承委任遂相與協謀即事始于弘治丙辰二月明年丁巳三月工乃訖廟址拓于舊其廣三十弓縱百五十弓有奇中爲殿寢東西廡殿祀孟子以樂正克配廡以祀他弟子公孫丑以下左爲殿寢祀邾國公右孟氏之家廟致嚴有堂庖廩有舍以及便戶重門凡爲楹六十有四俱仍舊規易以新之而輪奐壯麗有加焉熊公既率其各屬落之而以書來請記余惟孟子廟而祀之不但其故鄉蓋通于天下嘗考其所由矣周衰先王之道不行孔子以聖人生其時而不得位乃刪定

六經明其道于天下 後世蓋孔子之道即先王之道孔子既沒未百年而異端大起斯道復爲之晦于時有孟子者生著書七篇起而明之其爲力可謂至矣然自是歷千有餘年知之者尚鮮在漢僅有楊雄氏在唐僅有韓愈氏二氏之言曰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曰孟子功不在禹下其言亦可謂明矣然但于其事功而未盡其蘊與故聞之者或未即喻而猶有異論至宋大儒程朱二子者出推其性善之稱王霸之辯知言養氣之論以爲擴前聖所未發有功于聖門以爲見道

極分明得孔子之心由是孟子之道大明于天下
而其書遂與孔門之言並列爲四垂之萬世而無
復異論焉夫孟子之道明則孔子之道益尊孔子
之道尊則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傳爲有在
矣故自有宋迄今四百餘年誦孟子之書仰孟子
之道者遍于天下而祀廟亦遍之以是言之則孟
子之祀蓋有非一鄉一邑可得而專者然事必先
其本而物各有其源先賢之鄉邑乃其流風餘韻
之所自專祀之廟豈可闕焉而不重哉而熊公等
今茲之後仰遵明詔齊心畢力度材庀工之恐後

蓋有見乎是歟故因記廟之成而歷叙其所由如
此以爲孟氏子孫及四方縫掖之士進謁者告焉
兗州府同知余濬上梁文曰伏以皇明撫運衍萬
載之鴻圖孟氏弘文享百王之祀典奎躔聚緯海
岳鍾靈啓濂洛諸儒之鎖鑰邇唐虞三代之淵源
師模有在廟祀當嚴古栢蒼凉長挹當朝之雨露
斷碑剝落猶存先代之文章歷星霜之變革冒風
霆之震凌濬來佐是邦適瞻頹圮朔俊造之賢關
壽斯文之命脉鳩頁才軀舊勝駿奔妙手之工師
募民力給公帑贊集大方之有衆與日月增光禮

樂遠傳于後世爲江山出色嚴廊重建于明時祝
願更超于張老頌聲高並于魯僖當盛世之雍熙
庚弘規之壯麗請陳六偉助舉雙虹梁之東浮光
瀲灎海雲空回首蓬萊天咫尺青山削出翠芙蓉
梁之南爽氣氤氲漲碧嵐形勝遠鍾鳧繹秀人于
天地並爲三梁之西萬家樓閣與雲齊尚有絃歌
聲不斷彤霞相伴紫鸞飛梁之北歲歲年年江海
澤只今廟貌壯名邦一夜山川都改色梁之上海
市蜃樓空蕩漾國家元氣賴斯文奎璧光騰高萬
丈梁之下滄海驪珠難定價士林冠帶荷清朝日

出扶桑光焰射伏願上梁之後乾旋坤轉帝縣王
馳妙玄機于黙運普大造于羣生神人交慶夷夏
同歡　濬浙江慈谿人以進士爲御史左遷是職於修廟爲尤功此文石刻在毓秀門內○正德辛壬間流賊太起其犯鄒邑者爲趙鐩故僞生也鐩至則謁孟廟過孟氏子孫及儒生皆稱不殺以故廟得無毀焉

嘉靖之季鄒疲殊甚民多流竄邑令長以逋賦得
罪者衆無復議及修廟事者至四十一年邑令青
陽章公時鸞至始再修葺於是孟廟之不修者六
十餘年矣僉都御史滋陽任濬記畧曰嘉靖壬戌
青陽章侯奉朝命來尹鄒邑拜謁孟廟見其殿廡

之敧門閾之傾惻然弗寧卽有蘧修之舉時方告
困財用寔難侯不欲申告恐傷民力也乃崇儉素
以節冗費黜奸貪以杜侵漁明法令以淸積弊減
詞訟以息刁風又置牛開荒躬親稼穡勸織植桑
敎民勤業居無何四境宴然日就富庶遂以所獲
墾田秝穀並倉廩餘羨于堂陛簷牙垣墉戶牖曲
爲整飭不越歲煥然改觀視昔有加焉若侯可謂
因民之利而利之擇可勞而勞之者也玆若厎績
新河晉秩衢州二府五十七代孫襲封五經博士
公槃率子彥璞族屬彥鵬等來乞余言以志于石

予爲之記如此

萬曆十年縣令許守恩重修敎諭徐明綱記有石刻

萬曆二十四年巡按姚思仁 邑令王一楨重修大
學士東阿于愼行記曰孟廟建在鄒里越有年祀
弘治間奉詔重修制益博敞克稱明禋嗣是岳牧
令長時有營葺歷歲滋遠或圮且墁邑之吏士咸
用弗寧萬曆巳未侍御携李姚公思仁按部至鄒
展禮廟庭三獻告成俯仰顧瞻僾然嗟嘆下郡邑
長吏度厥經費用圖鼎新邑令靑陽王一楨受而
營之庀工諏吉鳩材致徒蚤夜焦勞殫精區畫凡
木之工柬楠櫨楶之朽者易之凡繢之工藻絲丹
漆之黯者飾之凡陶之工瓴甂甓甋之缺者補之
凡金石之工璧璫螭首碣礎磩級之剝且刓者更
之殿寢堦除門廡坊楔命自姚公十之五爾廟齋
室周垣庖庫拓自王侯者十之五肇于是年十月
迨明年丙申四月落成役不衍素費不及私而豐
麗欻赩霞駁雲蔚巍然肖闕里之宮焉官師庶長
暨宗子里士暨南北使軺暨四方遊旅駿奔對越
咸肅且訢嚴廟貌之如新慶鴻構之不偶也王侯
走使殺城徵行爲記竊惟孟子之道至唐韓愈氏

而明孟子之祀至宋道輔氏而顯斯皆著在牒記
表諸前哲無庸述矣惟是祀之興墜關乎道之晦
明道之晦明兆乎世之隆替有不可不詳者彼韓
愈氏遡道統之傳自堯舜禹湯文武至于周公孔
子而直以孟子承之豈不以周公孔子所傳者二
帝三王之道而孟子明之乎夫二帝三王之道天
地之道也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
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故仁義者參三才而兩之
上古帝王至于周孔世相授守若籙圖焉而楊朱
墨翟者出以爲我兼愛之說充塞仁義其弊至于

無父無君則立人之道或幾乎絶而天地無與參
矣於是孟子辭而闢之使其燦然復明如日中天
焉遷所謂遵夫子之業而潤色之者卽進而與平
成埒烈豈不諒哉楊墨之說方熄于前而佛老之
敎復熾于後其號愈侈其義愈精其尊信而歸依
者愈易且廣自漢及唐湛浸曼延淪肌浹髓與吾
儒分道而馳韓愈氏有憂之故推尊孟子而附之
周孔之後宋人頼其推翊有所承藉得以表章六
藝垂之無窮蓋孟子之祀顯于宋之景祐而周公
孔子之道亦於其時大明矣國家炳崇儒術盡黜

百家納諸聖軌自廟朝論議閭里服習非鄒魯之
教六藝之旨口不得談牘不得書則可謂極純至
粹大一統之風矣家傳戶誦漸漬旣久見謂布帛
菽粟不充嗜好乃始崇慕空玄冥心象罔闊略實
踐糟粕訓言於是二氏之教若將復入肌髓而不
可救藥高明特達之流至探其玄機秘藏以黙錮
於吾儒之閫而不尸其名操觚講業之倫亦擴其
斧藻英華以緣飾經藝而不寤其非蓋漢唐之季
流家可分而今之頽風主客罔辨則亦吾道之陽
九百六也蓋必有如孟子者辭而闢之以撥而反

之正斯聖教中興之會與故卽孟子之祀大興于
今而有以卜周公孔子之道將益明而不至于晦
周公孔子之道明而不至于晦而仁義之効可幾
覩于世也是廟之新所關于世之隆替不淺小哉
且夫孟子之祀周公之祀也周公以文考之昭舉
封于魯九世及桓而孟孫氏別焉有獻伯之賢以
執國政有懿子敬叔之賢以遊聖門而郲國求其
世澤錫有賢配以誕哲于鄒故孟子者私淑孔子
以實周公之胤也昔者孔子以宋之公族東遷于
魯世舉目爲聖人之後而兩楹夢奠亦自曰丘殷

人也漢用匡衡梅福上書封孔子後爲殷紹嘉公
以奉湯祀至于今世守之夫孔子之祀卽成湯之
祀則謂孟子之祀爲周公之祀匪無徵矣海岱之
間天下山水之所朝宗聚會而鄒魯國于其中故
能降神炳靈鍾于上古神明之胄孕爲賢聖衍之
萬世以存道統則其祀之興墜固且與天地之化
相爲始終二氏之教惡能與較一朝之明晦而亦
何憂于世道哉姚公振紀貞猷丕宣文化王侯以
循良茂異克贊厥成皆能行孟子之學而治于周
孔之域者故行此觀是舉而嘉之旣述其道之所

由明以尊聖緒因而本原其世以著祀之所由興使後有所觀覽焉

萬曆三十七年巡撫黃克纘縣令胡繼先重修給事中戴章甫記曰自古聖賢未嘗治當時之天下而能以其道治萬世之天下將欲正一時之人心而能以其說正百代之人心孔子而歿則推尊孟子矣昌黎氏謂其功不在平成下蓋洪水之橫流可導而人心之陷溺難挽也堯舜神矣而非禹天下何由平孔子聖矣而非孟子斯道何由明故平天下以竟堯舜之烈者禹明斯道以大孔子之傳

者孟子孟子謂禹稷顏回同道易地則皆然意蓋有所托而處之世未可以出處論功業也孔孟之教宇宙共尊無處不俎豆而鄒有孟廟又與曲阜孔廟並極尊崇蓋以酬德報功於鄉尤重也前代隆以虛禮爵以國公我朝改稱先師孟子不用封而廟制恢弘視昔益備焉正德間嘗奉敕重修萬曆乙未直指姚公思仁下記郡邑葺治今且廿年而其敝視昔加甚無亦丹堊榱瓦粉飾補苴弗未有經久計乎余鄉入廣漢胡君繼先以進士上銓曹夢兒坐孟中寤之語之曰兒子也孟皿也子在皿上卜此乃當與孟氏遭越次日果選得鄒令異哉非精神意氣有默相感召者乎胡君既至拜亞聖祠下徘徊瞻視愀然有感退曰有學士大夫於此而環堵不蔽風雨有司者猶以為恥矧亞聖棲神之廟乎居數月會宗子博士以廟狀請撫治少司馬黃公移其議於司府相與咨度而屬之宰邑者約以費不病民役不擾下乃議經始於是計財之在官而不藉于官將備歉歲而可緩于豐歲者得金六百有奇遂以興事梓不求巧惟其樸瓴不求工惟其堅繪不求斐惟其雅工不求壯觀惟其久

遠量工執物鳩役察材子來如雲不數月而功竟胡君使章甫紀厥歲月遜謝至再而請益力以章甫友邑侯而師司馬師友之命不敢不勉也夫所為畢力經營以有事於此廟者非還思亞聖之德之功乎世未皆亂安知其治不知治之為功安知所以治之為德洪水夷狄異端邪說有一於此亂可懼焉懼不在洪水夷狄不在異端而在無禹周孟子也有之則地平天成膺舒懲狄息邪放淫躋而之蕩平之域不難矣今東南巨浸稽天西北驕虜縱橫二氏之教浸淫於學官弟子而引入於孔

孟之室一之已甚而況兼之此胼胝手足被髮纓冠之時也悠悠燕雀顧啾啾乎鳴戛戛乎鬬竟何益于成敗得失之數哉因亂思治始知孟氏之功之大少司馬聿新孟廟寧直修我墻屋殆斤斤衛道慨然有憂時救世之思乎公泉人名克續往督學西蜀章甫實執經門下是役也端軌維風以與起斯文爲任則巡按御史燕人蕭淳巡鹽御史叙人畢懋康區畫工費共成厥功則左布政使吳人李同芳按察使宣人徐夢麟提學副使梁人靳於中分守東兗道副使莆人俞維宇分巡兗東道副使晉人盧夢麟郡太守吳人葛錫璠例得書於碑陰（按初議估修時署縣篆者爲一學博遽估至一千五百餘金當事者駁令復估僅減二百餘金當事者難之未果行會胡令至許爲會計遂減去七百餘金止用金六百有奇仍查出庫貯牛價及畀人匿地銀充之其估計之外有瑣屑費又捐俸六十餘金以竣其事於是不動民一錢一役而廟貌煥然一新蓋不特修縣之功顯見于廟而撙節之惠且默及于民云）

天啓三年山東布政司右叅政管兗州府事孫朝肅重修（本年孟秋立碑一道山東巡撫趙彥撰文左布政程啓南書丹按察使曹爾禎篆額孟冬立碑一道太子少保左都御史鄒元標撰文協理府事太子賓客禮部侍郎趙秉忠書丹協理府事禮部右侍郎來宗道篆額四年甲子孟夏立碑一道翰林院修撰文震孟撰文武英殿大學士少傅兼太子太師戶部尚書朱延禧書丹中極殿大學士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葉向高篆額）

山東巡撫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兼右都御史趙彥記曰昔自虞庭肇開聖學歷禹湯文武而生孔子始集厥成焉迨戰國邪說橫流聖學幾晦孟子學孔子而力闢之其功不在抑洪水驅猛獸者下孟子歿葬於鄒之四基山漢唐來有士者靡不多其開繼之功而配享孔子宋景祐三年兗守孔道輔於墓側建爲家廟距鄒三十里謁者弗便政和四年部使者别營一宇在城之東郭元豐六年詔封鄒國公又明年取廟貌而新之奈地湫隘數圮於水宣和三年鄒令朱丕更卜爽塏以二百萬錢改創於南門外計四十二楹後漸頹金大定三年令王瑀葺之僅堂一元貞元年達魯花赤木爲難鄒令司居敬復廓大之視昔更宏厰焉我朝弘治九年巡撫熊公檄下兗守龔弘捐金以拓其址祀孟子於正殿取樂正子配之公孫丑以下諸弟子則列之廊廡門左爲殿寢祀邾國公而右爲孟子家廟庖廩暨諸門戶凡六十四楹而輪奐美如萬曆二十六年鄒令胡繼先復爲修葺甫十餘年所爲今上之二年五月間白蓮聞香等教突然沸起盤據鄒滕者半載孟子廟及子思子張斷機諸祠悉

摧兵燹一切殿廡垣墉無不殘毀孟博士宅夷爲
平地矣所存者僅一正殿耳余於聞警之日即怒
髮上指曰何物幺麼僭號稱王妄希大物且鄒魯
聖賢之鄉而可令妖氛充斥耶不剪滅不朝食也
乃提師往征之暨諸將吏躬冒矢石不顧凡五月
而妖賊盡殲且計擒渠魁以獻闕下腥風一夕盪
盡矣欲班師歸乃先謁孟廟而祭告焉見其頹廢
狀惻然者久之乃請於上奈軍興後物力告詘因
諗諸藩臬大夫捐俸先之而兗守孫君朝肅者貞
誠精敏毅然以修復爲已任率諸州邑吏莫不慕

義樂捐士民之好義者亦爭輸恐後一鼓而得三
千金遂揆日定中庀工伐材屬沂郡鄒令毛芬董
其事而監工者則任城經歷劉存義其人始於天
啓三年二月之七日迄五月七日閱三月而告竣
爲大殿七楹寢殿五楹邾國公前後殿各五楹東
西廡各七楹齋房四楹家廟三楹祭器庫省牲房
各三楹亞聖坊繼往開來坊各一承聖門鍾靈毓
秀門各一垣墉頹壞者亦罔不飭計費僅九百三
十三金而妖孽材木及鄒縣措處之數不與焉兗
守以工竣告余嘆曰嗚呼滄海桑田數有代變時
值其阨即聖哲不能逃也惟是孟子開繼之功遠
在萬世我朝尊賢崇祀視前代有加故捐輸不煩
乎再三經營即成以不日棟宇翬飛丹艧炫晶孟
子妥靈於其中復覩巖巖泰山之象矣余且悲且
喜因紀其事而系之詩曰懿茲子輿正氣浩浩至
大至剛干城吾道闢邪距詖繼往開來經正民興
厥功茂哉分庭抗禮藐彼大人道德仁義翊贊斯
文配享聖門血食千載廟貌巋然英魂如在胡值
妖氛兵燹並起殿宇垣墉蕩然平地幸藉天威
塵盡掃憫念先賢毅然下詔迺基迺構載經載營

子來麕至不日而成厥棟惟隆厥材孔良穆穆奕
奕兆觀一方春秋明祀俎豆生輝陟降庭際神其
有歸時有變更廟無遷毀既奠厥居永康東國
左都御史吉水鄒元標記曰異端之害甚於猛獸
洪水夫二者爲禍已烈異端害尤甚以覩白蓮教
興不其然哉當時戰國非孟夫子起而闢之安能
俾吾夫子之道如日中天故曰孟子之功不在禹
下其功如此邇年所遭乾坤幾于息矣乾坤果息
乎哉愚民雖爲異教所蠱不五月廓清則以大中
丞今六司馬趙公之力孟廟蕩地不數月告成事

則以大司馬滿泉及今郡守孫君朝肅邑令毛君
芬之力廟成巍然煥然式其宮者曰美哉使君功
乎彰往聖開來學如是同思昔日兵戈搶攘中眞
如隔世相嘆以爲盛事太守孫公邑令毛君走使
屬記鄒子自弱冠有志聖學徙外望宮墻老自慚
愧曉昔瞻拜廟宇覩庭植鬱鬱蒼蒼不知經幾春
秋徘徊不忍去俛仰五十餘年白首林皐與友切
磋孔孟之旨曰孟氏於夷尹惠皆曰古聖人未能
有行願學則惟孔子曰予私淑諸人也夫所謂願
學私淑者何謂斥管晏七篇仁義之訓炳若丹青

予謂闢楊墨距邪放淫之訓燦若晨星予謂周旋
齊魯曹滕之墟挽富强之習乎不知此特續餘耳
孟夫子之學在盡心知性知天昔子貢善言夫子
者曰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孟夫子曰知性知天
曰知正不可得而聞也惟盡心故知性惟知性故
知天心性天道一以貫之孟夫子望顏而趨故紹
洙泗眞傳今心悅誠服千年如一豈偶然哉之道
也堯舜禹湯文武周孔遞相傳授至孟夫子而傳
韓愈氏謂軻死不得其傳使果不得其傳則人類
幾於滅盡所謂堯舜其心至今在虛語耳三家之

市十室之邑有一人不愛其親乎有一人不敬其
兄乎愛親敬兄者卽眞性也維皇降衷厥有恒性
無一日不傳愈之言過也但其所謂擇焉不精語
焉不詳者卽行不著習不察之謂非無擇也不知
卽心卽性卽天則不精非無語也學而厭誨而倦
則不詳漢仲舒云道之大原出於天天不變道亦
不變此語可上溯孔孟如宋之周程張朱陸楊我
朝薛胡陳王諸子皆孔孟之嫡派也滄桑有改此
傳千古猶新故有時暫晦者日月之薄蝕也倏爾
中天者日月之常明也諸君子勤勤懇懇首先茲

役可謂手扶日月再造乾坤者矣今之憂時者曰
世之不平而亂也不知太平之略非有殊常奇異
可喜之事在庸言庸行始夫子曰人人親親長長
而天下平論王政亦以入事父兄出事長上爲言
列聖復起不易斯語紛奈道本平也而人以險乘
之道本澹也而人以欲求之道在實也而人以虛
間之人人可爲堯舜也而以難阻之遂以聖賢爲
絕德滔滔江河不知底止故予因使君命而綴斯
語世有不逆予言者乎嗟乎以孟夫子在止得一
樂正子樂正子信人也信者信其有諸己也讀予

文者可能俻人人有諸巳乎孟夫子羹墻如見矣
諸使君德意殊不負萬一其經始竣功人役另刻
碑陰敬系之銘銘曰源源混混逝如斯斯道如水
行地中東魯眞傳有孟子巍巍嶧山紹正宗七篇
仁義霈江河管晏儀秦失其雄異端烽起世蓁蕪
辭而闢之不少容知言養氣密存養心性直覺與
天通所如不合寧濡滯浩然正氣摩蒼穹顏曾思
閔皆其儔十年聖神聿追崇松栢參天列两廡古
廟巍巍兗之東何來末造遭陽九忽然大地起悲
風鍾簴柱礎付烈焰世路茫茫安所從幸而天挺

諸藎臣手將一劍劈崆峒迅掃欃槍廓太清磨崖
勒碑紀勲庸捐貲首倡亟恢復永丧斯文誰之功
吁嗟斯道原不毀堪憐人世尚夢夢好將斯學翊
聖主億萬明朝運不窮縱令夢夢性不昧雨散雲
消自大空

翰林院修撰長洲文震孟記曰今皇天啓之龍飛
文德聿修政教翔洽薄海內外罔不賓服惟蠢爾
東夷一隅未靖征發轉輸或兆郡訛越二年夏五
妖賊搆變遂起自東兗破滕及鄒蹂躪亞聖之廟
亞聖苗裔博士承光率其徒力戰不屈罵賊死賊

焚其居戕其母子妖氛方熾莫可嚮邇幸天子之
威靈先賢之蚪蠁歷半載妖黨破散折馘執俘斬
獲萬計擒厥渠魁獻於廟社一方以寧維時兗守
孫公乃巡行民間拯其傷痍撫循噢休過鄒瞻禮
祠廟瓦礫荊榛荒楚滿目詢厥故里則敕建一區
竟巳爲冷風飄塵蕩然不能別識矣廼慨然而歎
曰圖鼎新顧大勞甫艾公帑罄竭民方脫鋒刃死
傷未起莫復能供征調煌煌廟貌鞠爲茂草又未
可旦夕待也郡屬州邑二十有七乃各置勸募一
冊使相告勉捐助自邑長吏臺使者監司守相逌

鄉大夫士與凡民之好義者競相樂輸不踰三旬
鳩錢三百萬以其半重修祠廟半建厥宅庀工伐
材晝夜力作凡三閱月始告成事殿寢齋廡門庭
坊表翼翼巖巖煥然舊觀於是孫公貽書其友文
氏震孟俾記其事昭示來茲震孟竊謂孔子之道
如日中天而廓清振作孟氏之功獨鉅顧當時深
懼力排則惟邪說淫辭之蔬蔬惟極其害甚於洪
水猛獸千古讀者雖服膺其說未必不謂激揚太
過蓋淫邪潛匿生心發政陰爲世賊而莫能明揭
其蠹列爲炯鑒名世大儒誦法講求扶傾拯溺[illegible]

誚其迂或指正爲邪變白爲黑樊然狂悖庋可控揣以今所號白蓮聞香等教囮橐者楊墨之所羞稱然而煽惑倡和姦彼生靈血流數郡己若斯之慘矣此非尤大彰明較著者耶則夫淫氣所中邪議所誣能使聖步賢趨之士不得一日安其身於廟廊之上以稍展其用甚者如漢之錮黨唐之清流宋之僞學芟刈搏擊惟恐不盡正學旣斬國步隨之此其妖奚啻絳帕黃巾而其毒又豈直焚掠刼奪之慘而已蓋有形之淫邪所惑者愚夫愚婦所干者王法所乘者一時之殺運害顯而撲滅猶

易無形之淫邪所惑者明君察相所斷者聖脈所握者經寸之殺機禍隱而剖析爲難然則當時所等於洪水甚於猛獸或不在彼而在此而今泰山氣象儼然復新生色凜如儀型在望入廟而瞻企者亦可油然思矣且正學亦何負於世哉倉卒亂起而博士遂以死殉國母死其子子死其父奴死其主一門建節光流天壤取義成仁不背先訓使其宜力封疆驅翼皇路其必不爲反面逃虜竄身之逋囚亦可知也夫正學果何負於世哉今天子雅意文治浩然剛大之氣必有應運而起以綏廟

堂肝食憂者夫寧惟先賢之奚侑憑依已也孫公名朝肅字功甫丙辰進士實董厥成而鄒令毛公芬經歷劉存義具有勞焉詳具大司馬關中趙公碑記不復備書

大淸康熙甲寅重修亞聖廟碑山東巡撫右副都御史劉芳躅記曰古聖賢廟祀歷萬世而不絕者在曲阜爲孔在鄒邑爲孟曲阜從無經殘毀且爲諸大人按蒞之地補葺相踵登闕里之堂見殿庭禮器巍然煥然咸稱爲至聖之完宇矣惟鄒亞聖舊祠雖前代各有營葺自明天啓之癸亥以迄我

昭代閱五十餘載數遭兵燹風雨摧折學士大夫往往過故宮而嗟黍離也於康熙戊申之六月地變大震傾圮滋甚嗚呼以聖賢宮墻其不至嘆爲丘墟者僅如綫耳余奉

命撫東按部至鄒瞻謁之下目擊大賢師弟在風雨中惻然久之益悽愴不忍去而宗子即以重修狀請余以孟子道在萬世祠宇亦宜在萬世而將有衰敝者此亦吾道之一陽九也因思吾輩文章事業却從何處得來須知他年富貴功名却向此中做起况梵宮蕭院邀福者尚揮布地之金舞[illegible]

歌樓浪遊者猶賻纏頭之錦豈聖賢瞻依之所處
綱常名教攸關而顧不一乃心力共謀綢繆耶余
卽毅然領其事捐俸百金學使楊公諱纘烈亦捐
百金第功費鉅繁非一二手足可成因勸募得分
傳六郡據各屬所報止獲見銀二百四十金隨給
付縣估計亟修會同宗子孟貞仁擇六十四代族
生孟尚錦督其事設榻廟中竭日夜而盡區畫之
爲之開陶場爲之起爐鑄爲之採材木爲之選工
匠爲之儆徒役爲之辦丹堊木之朽者易之蔽之
缺者補之其黝者飭之金石之刓且剝者整之更

之肇于癸丑正月之十八日迄四月終落成正殿
兩廡歸焉與闕里之堂遥相輝映工竣走使徵余
爲記竊謂興廢墜固有土者之責以孟氏之宮
其剏建重新刋諸志載勒之貞珉無庸再贅惟是
廟之興墜關乎道之晦明道之晦明兆乎世之隆
替我
國家崇尚儒術優禮聖賢較往代加盛故是廟之
修煇煇熵熵匪第妥亞聖之靈而荐紳衿士宗子
里人與夫南北皋華四方游旅登堂對越覩巖巖
泰山之象肅然致敬凜然生畏其仰稱仁講義之

範咸動去邪存正之思真足以維人心而勵風教
其關乎世之隆替也豈淺鮮哉是爲記

康熙五十五年重修亞聖廟鄒縣知縣婁一均記

曰孟廟之屹然峙於城南也廣可二十畝週繚以
垣樹林蓊鬱檜栢參差維奇挺秀自戟門而遞進
穹碑夾道世遠者皆糢糊剝蝕絡以蒼藤莫能識
也歷階楹謁孟子凝旒端拱和藹矜莊儼然備四
時之氣惟利國侯樂正子克侍坐于堂之東偏餘
及門弟子以及有功聖教者位序兩廡而從祀焉
殿後爲寢廟廟之左爲邾國公宣獻夫人棲神之

所廟之右致敬有門致嚴有堂凡家廟齋厨倉庫
以次備列夫廟之徙建於茲也昉於宋宣和四年
迄今六百餘載其間升沉興廢歷歷可稽自我
上於甲子歲發帑遣官修葺始規制閎麗峻宇苞
基丹楹碧瓦闕里而外罕有媲美者三十年來墻
頹屋圮誠司土者之責余於乙未秋捐資庀材相
繼繕治聊以告對越之虔竊念孟子生平願學者
孔子戰國去春秋未百年世風日下而人心愈危
楊墨塞路大道榛莽孟子闢而闢之以知言養氣
之學上承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緒昌言仁

表彰六經斥覇功崇王道浩然之氣充周兩間
齊梁之君失其貴滑稽之雄失其辯惜無尊德樂
道者畀以有爲之任徒使堯舜君民之志井田學
校之規托諸空言已耳然當異學爭鳴之日非孟
子孰能廻狂瀾於旣倒韓昌黎謂其功不在禹下
者以禹能濟洪荒之世運孟子能正陷溺之人心
功力適相當耳其明知世不可爲而栖栖道途傳
食諸侯非即孔子轍環天下悲天憫人之意也哉
然余聞之賢者不得志於時必垂範於後孟子生
未獲顯其才大其用後世遵循遺教誦法無窮於

漢則有荀卿楊雄隋唐則有王通韓愈宋則有程
朱理學諸大儒爲之講明而傳述焉理道益彰則
文明之治益盛孟子之祀典宜與天地同悠久也
惟是他郡邑則配祀文廟獨於鄒有專祠者孟子
誕生故里也宋景祐間學士孔道輔知兗州訪孟
子墓於四基山之陽因建廟於墓專祀之嗣是給
祭田予執役錄裔孫世守其官皆兆於此余分符
鄒令讀其書履其地愧未能法孟子型仁講義之
教以導化斯民然詩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每
春秋祀事睹樹色之蒼葱撫殘碑之歷落巍峩廟
貌歷久常新余低徊留之不能去豈敢以葺廟自
伐微勞聊爰爲之記

康熙五十八年重修孟廟碑鄒縣知縣婁一均記
曰余生於蘭亭禹穴之鄉仕於東山泗水之地未
嘗不嘆此生出處之幸也鄒爲亞聖故里迄今桑
麻遍野耕鑿得將尚禮義重廉恥學校興而孝弟
敦風俗淳而民情朴彬彬乎有三代之遺風焉固
知亞聖教養之功千載如一日也亞聖有廟立城
南一里歷朝奉詔重修前令接踵修葺我
皇上龍飛之二十有五年發帑金遣官購材增修

創造宏偉壯麗規模大備歷三十餘年風雨飄搖
棟榱不無摧折簷角亦將毁壞墻垣頹敗窓櫺零
落使萬世不祧之廟貌漸次傾圮當亦守土者之
責也余於朔望瞻拜之期每目擊心傷輒思經理
顧工費浩大積俸未深僅於乙未歲將邾國公殿
宣獻夫人殿暨慕書臺先後修葺戊戌冬特以修
孟廟之舉請於太守金公欣然允諾捐俸百金立
命興工再告諸僚友共相樂助遂卜於己亥季春
之二十五日選材備料集衆鳩工二尹楊君並[illegible]
裴翰周之家嗣共董率其役晝夜督催折者易

之毀壞者更之頹敗者整之大殿煥然矣次寢殿兩廡門戶窗櫺墻壁莫不重整聿新凡三閱月而告竣廟貌巍峩輝煌丹碧不誠巨觀乎哉邑之紳士俱歡欣踴躍以重整之功歸余然亞聖在天之靈廟堂即偶爾傾頹亦必有起而修葺之者余敢不仰體

聖天子崇聖重賢之心鄒公委任之至意且余亦幸出處之隆藉此以垂不朽榮寵大矣其又何敢恃爲已力耶至于亞聖功在天壤千載而下莫不稱之頌之兒童婦女莫不仰之敬之又何待余言多贅也是爲記

孟父母廟

宋徽宗宣和四年鄒縣貢士徐紱等自備材木工力請同縣令朱缶徙孟子廟于南郭始於廟東爲堂祀孟父母復又疏于朝乞諸人不許居占奏狀云鄒國公孟子傳孔子之道隆仁義尊堯舜距楊墨功不在禹下國家用其書副六經以取天下士元豐末朝廷賜廟額以公爵封之政和初又併與其門人樂正子萬章之徒而侯伯之可謂崇且重矣何獨於其父母而闕焉況傳記所載三遷之教實係賢母紱等已自備材木工力遷建廟宇於寬

平顯明之地比舊增修三倍計屋四十二間並已功畢東爲堂三間六架見行勅鄒國公父母乞依仙源縣至聖文宣王廟例公私不得諸般居占事下府縣曉示在廟

金大安三年縣令王瑀重修孟廟仍立室東北以祀考妣

元世祖至元間五十代孫孟德昌構孟子新殿成始遷孟父母像於孟子故殿

元仁宗延祐三年詔加孟父母封諡更塑像爲一品冠服吳律記 石刻存

元致和元年監邑帖哥　縣令楊欽重新孟父母殿

禮部尚書汶上曹元用　記曰延祐三年詔封孟子父爲邾國公母爲宣獻　夫人千古曠典始行于我朝肯哉淵乎是可見仁　廟文治之盛矣自宋景祐四年孔公道輔守兗州建孟子廟于墓側宣和初縣令朱丕徙建于南郭後毀于金季之兵我朝至元間孟氏有德昌者別構孟子前殿像邾國公夫人于故室而時祀之然偪隘不能容禮器之設風雨穿漏摧圮將壓泰定丙寅歲監縣帖哥出贍廟之貲于民不期年而收子鈔七千餘貫謀諸風紀

之司撤邾國公故室而新之縣尹楊欽主簿鄭惟艮亦相協贊俾孟族長惟恭洎邑人毛翼董其役經始乎丁卯之春至秋而畢工爲四出楹五間南北深三丈有奇東西廣五丈高如深之數而少縮焉棟宇戶牖庭陛與夫丹堊之飾儉而弗陋侈而弗踰於以妥靈揭虔上下胥懌邑之耆舊馬亨李儼寗成章闔辭請元用爲記考諸方册邾國公言行無從可徵夫人姓氏亦不知所自惟臧倉有孟子後喪踰前喪之語後喪母喪也孟子早失所怙惟夫人是依三遷其居以示訓使之隣學宮而後定以有知而教以信斷其機而勸之學所以勉以義而淑其行者多矣故孟子獨紹孔子之傳而得其宗集義養氣性善之論功被萬世夫人之力也則公之平日儀刑其家者從可知矣非公無以成夫人之懿範非夫人無以成孟子之人才此聖代所以褒崇舊德追封於千百載之後而鄒邑吏士久而彌敬增修廟祀汲汲焉若子孫之事祖禰者也遂爲記其興築顛末仍系以詩曰巖巖亞聖萬世所宗孰正其蒙伊母之功伊母所資諒惟其父禮重天朝錫命肇舉爵以上公國之于邾爰秩其

祀爰崇其居詵詵鄒人言念舊德籩豆是陳儼其翼翼祠事孔明有飶其馨惟草斯格神其永寧

明洪武二十八年山東僉事王亨御史苗秀叅議康民遠皆捐俸修孟母廟亨自爲記有石刻

正統九年縣令房岳重修孟父母祠堂馬謩爲記石刻存

弘治十年詔修孟廟始於廟東前爲邾國公殿後爲宣獻夫人殿各四楹而以故殿祀亞聖夫人

萬曆三十七年縣令胡繼先重修孟廟併修孟父母及夫人殿統記於前

子思書院 按子思書院乃孟子受業之書院非子思子之專祠也故載之

鄒縣治東舊有子思講堂相傳思孟授受於此後廢爲淫祠元成宗元貞間縣尹司居敬以縣東南隅廼書臺處世傳爲孟子故宅因建子思祠于暴書臺東榜曰中庸精舍匾堂曰淵源實爲書院之始張頷記曰鄒人相傳孟子故宅在縣東南隅其邑前臨因利溝南濱支資岡泗川掩抱好事者築暴書臺其間則昔日故有廬舍又縣治東隙地今爲淫祠者舊名子思講堂謂孟子傳道于此按孟母三徙自墓而市自市而學宮旁此地母所徙耶孟子他日歸耶受學故宮在魯豈子思子時至鄒耶歷世滋久文字不完傳信傳疑人心所鄉何如耳今千六百餘年矣邑人猶曰此故宅也此講堂也洞洞屬屬如將見之可不因人心所鄉以存其跡乎東陽司居敬來尹玆邑暇遂魯

花赤木忽難主簿兼尉趙國祥元貞元年復故宅遺跡闢門修垣以表之爰寄講堂于暴書臺旁曰中庸精舍子思子南面孟子西鄉侍皆章甫玄端危坐儼然昔日授受之容謂頷曰思孟往矣相傳之旨具在方冊子盍以揭示人副鄒人嚮慕之志頷對曰何足以知之然嘗以聞之先哲曾子事孔子于洙泗之間問答纖悉若禮記曾子問者多矣其爲學篤實切已惜乎嘉言善行不盡傳也孔子曰吾道一以貫之乃聖人傳心之要曾子一唯授之子思子思述之作中庸一篇首曰天命之謂性即曾子以聞一貫者其書舉孔子誠者天之道之言以指全體自謂君子之道費而隱之言兼指體用子思親切爲人之意獨孟子得之之其曰性善了思天命之謂其曰思誠子思誠之謂其曰萬物皆備於我反身而誠強恕而行則體用兼該至誠不誠之效與無息致曲者無以異授受之旨若合符契至於人心人路安宅正路四端四體乃其神會心得而知言養氣又身親實用其力者於是盡心知性以造其理存心養性以履其事知天而不以夭壽貳其心事天而能修身以俟死造詣于知

之盡仁之至其用極于過化存神之妙故辨禹稷顏子曾子子思迹異而道同承禹抑洪水周公兼夷狄驅猛虎孔子成春秋繼名世者乎治天下而不得辭也學者沉潛反復於焉有得子思孟子言論常体諸身聖門之學未墜於地不能無望于今之升斯堂者或曰聖人之道乃夫人日用所當行如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是已今而高談性命毋乃渝於空虛而無實用耶是不然性者天賦於人物之理而誠則天理在我之實然者自得于天者言之則渾然一理及其散于萬事則物物一理人能窮是理知其皆本于天則知物物各有其則不容一毫之私間乎其間是則子思之誠之孟子之思誠三綱五常之道胥此焉出豈釋老空談比耶周元公接孟子之傳通書四十章始之以誠繼而曰誠神幾自發微不可見以至于充周不可窮背寂然不動者基之其旨微矣易曰窮理盡性以至于命斯道也伏羲以來聖聖相承其在人心固無古今之殊也嗟夫子思孟子不可作也故宅講堂遺跡僅存縣學既建又立精舍以明斯道之所自其有德于鄒人甚厚亦非私于鄒也千載之下

必有來哲聞風興起如孟子稱百世之師而企慕乎親炙之者故因其迹而敘傳心之要云

司居敬復自爲記刻之碑陰曰孟子故宅其傳有自來矣而邑民家焉居敬一日長于斯悉念闕里孔子之宮歷二千年中間雖魯共王猶不壞孟子實接孔子之統其居悝沒忝尹斯邑實不遑寧顧欲闢斯土樹松栢以寓召伯甘棠之意又以子思講堂在將治東亦欲復舊庶幾鄒人士景仰而知興起其處有神祠居敬安謂聖賢以斯道覺斯民功在萬世神而有知同當辟正堂以舍使據聖[illegible][illegible]居以揚其靈恐不能妥侑乎是况藉此錫[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斯邑神必不然苟佗所奉而遷之神得以[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而聖賢之跡不廢則昔曰懼神之不[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求居敬學末知方見義不勇無以辭一[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是召居故宅者與之謀咸樂徙乃度其亦三[illegible]之以幣建屋像于思孟子名曰淵源以寓讀堂總以周垣設重門揭大榜篆暴書臺于石人[illegible][illegible]與孟母三徙之思升堂則如在孟子受業之日登臺則知登高自卑而極高明爲入道之方豈先曰存古而已推茂樹以爲

斯堂之廢蘧燬以致斯事之圖則生秩當去不厭
若斯二者與復講堂故處尚有望于後之人是堂
之成也邑人咸喜重譯而從官焉者亟求署名于
石惟恐不得與于斯於以見聖賢之化入人也深
而得于觀感者無遠不屆於是取基址之廣袤倎
守之數制記文不得載者俱列碑陰
司尹既去縣尹彦人宋彰繼之始建講堂于淵源
之後扁曰率性堂又為學官居室于其左齋舍廚
庫翼為東西請于朝通名為中庸書院勸鄉人助
學資數千緡月增利息以為給祭延師贍生徒之
費時滕州知州汴人尚敏實贊其事東平景亮有
記記之日成宗大德六年夏也
大德九年東平馬豫有淵源堂記 石刻存

仁宗延祐元年里人尚書省照磨姜元字舜舉者
捐貲置九經正義溫公全鑑于書院與貧士共之
御史鄆人劉太為記 畧言司徒劉[illegible]崇道本也宋尹增修樂育才也照磨置書
助成德也原三君子之用心固皆救本抑末以厚
風俗為志也然而邑尹雖勞心力以權威臨下以為
之其勢甚易照磨富非陶猗能費數千緡[illegible]以
思衆此人情所甚難[illegible]者齋雖一毫不[illegible]
于人者相去遠矣嗚呼[illegible]讀書為業者[illegible]院
啟斯書其勉之哉○[illegible]姜公而[illegible]
令劉遵理等鄉士[illegible]等二十一[illegible]士
郭演等五十五人[illegible]其碑陰[illegible]有孝
經論語孟子尚書毛詩[illegible]禮記春秋[illegible]註疏
共二百四十四卷朱子[illegible]書六十三卷朱子詩傳
二十卷春秋[illegible]禮記九一卷周禮句解十二卷禮
記二十六卷孔子家語十卷金氏尚書表注四
卷近思錄十四卷鄭氏論語意原一卷朱子小學
句解四卷程氏易原十卷溫公通鑑三百五十四

卷禮記音義二十卷三國志六十五卷少微通
鑑五十六卷昌黎文集四十卷外集十六卷愚溪
文籍四十五卷洪平齋文籍三十七卷通祀輯畧
三卷淮海文籍四十卷字苑五十卷孝感傳一卷
老子纂微一卷莊子註十卷荀子句解二十卷楊
子註十卷文中子註十卷朱子性理大成集二十
七卷學吟珍珠囊二十七卷玉篇三十卷後因兵
火皆散不存惜夫○是年縣尹劉遵理始割楮幣
一萬五百二十二緡買田一百
八十五畝七分為書院學田
延祐二年得旨改中庸書院額為子思書院設山
長以司祭祀及教事 自宋公來繼易精舍為書院其師皆令長及邑士夫招
延之今尚傳有大德間涉南馬豫開堂訓辭至是
始設山長一員秩視學正皆由集賢院及臺憲等
官舉充之行省授以劄付亦間用下第舉人然非
常制也其肄業生徒咸得舉為教官及吏屬焉又
設有直學一人以掌錢穀從郡守及憲府官試補
其最者亦得陞為學錄教諭今山長姓名存者天

曆前曾德輝卜習吉泰定間孔思本至正間孔濙
李翰趙守寬趙景濂劉伯莊其直學天曆間則馬
惟良此外又有學輿提
領等稱然不可考矣
延祐四年縣令曹彬悉徵前出貸學錢買田二百
九十七畝募民耕佃之歲收其入以廩師生邑人
劉之美記 有石刻○是後山長曹德輝卜習吉皆相繼買田計八頃十畝有奇焉
天曆二年山長孔思本條列學田逋租於有司悉
追徵之思本復買田一頃八十九畝仍改募佃者
又請增子思春秋祭祀費省部並從之編修王思
誠為記 石刻俱存○元史以此事為衍聖公孔思晦所請今記全不及殆不可考
元文宗至順二年庚午敕封子思為沂國述聖公

碑今在中庸精舍門內

順帝至正四年縣令鄧彥禮始改書院于今祠司業潘迪爲記畧曰沂國公祠元貞初鄒尹司居敬修之至大德間宋尹彥因擴爲書院請額設官然地卑堂隘前弗盈再筵後溜因利講歲夏秋屢厄于水沮洳弗能垣東邑鄒彥禮來尹是邑乃屬耆儒而改築之遂求舊堂十步高敎官歷事南其地夾壇乃首捐俸金大宗新廟土民樂施者或輸幣帛或給粟其爲廟三間屋四阿中位沂國公左侍鄒國並聖公又建神門爲楹者四外樹松星以壯神宮墻之東南堅築堤防植柳以衛其岸自是水患遂息西北前道二酒步建邑之南門通衢凡書院齋舍庖廚府藏領把弼支者悉新之以正殿爲講所置東西廂爲左右齋以故講堂洎兩齋館較官大集弟子釋奠肄業于中堂始于至元三年八月成于是年十有一月甫十旬而大役訖

至正八年縣尹孔之威重修率性堂山長趙景濂爲記有石刻

明永樂中縣令朱琎徙書院于縣書臺東與啟機祠相直

正統二一年縣令房岳修書院門墻自爲記六年復修書院大學士寧陽許彬記曰鄒之鄒邑孟子故宅之側舊有子思書院郎當時傳道之所豈子思之鄒時所建耶歷代滋久遺址僅存元元貞初邑大夫司居敬徙置于縣書臺孟母斷機祠畔至正中邑尹鄧彥禮孔之威復相繼修之永樂中邑令朱琎又徙置縣書臺東距今三十餘年殘用圮壞今爲邑者得銅臺房侯岳慨然有志乎聖賢之事而以興學致爲心乃率僚屬出俸金購材飭工經營弗懈木頹而已不加雕斲瓦甬已不加飾衣冠像設儼然攸受之容其所以啓發乎後學者多矣是工也蓋經始乎正統已未之春而落成乎明年之夏憩若侯者其用心亦勤矣工既成會予以省覲還籍拜謁闕里宣聖五十九代孫襲封衍聖公彥縉曲阜知縣公鍈三氏學錄克昺謂予官翰林以文字爲職業命記其事刻名以彰侯功予惟崇儒重道興廢補敝乃長民者之首務近時有司迫於簿書期會弃走奉承且不服又孰能留意於此哉此侯之所以崇尚先聖嘉惠後學興乎他爲邑者遠矣舜然思孟道統之傳功德在天下燦然如日星與天地相爲悠久其配享廟庭血食萬世罔不係乎斯道之成否而君子之爲政輕重緩急不忘所自者於此乎見矣予故特書之將以愧夫世之仕者讀聖賢之書而忘其所自者也重諸公之命書以傳焉

正德元年始世以衍聖公次子襲翰林院五經博士一員奉子思子鄒縣廟祀至今每春秋上丁則博士來祀子思孟子皆豕一羊一

嘉靖元年巡撫山東都御史陳鳳梧重修按今子思書院即元至正所移新祠前永樂間朱令已徙之縣書臺東矣不知何年復遷于此豈即是時耶抑房公時耶又章公記以擴大爲言則功費亦巨矣乃曾無片石以傳使非章公不終泯泯乎古人所以致慨于文獻也

嘉靖三年二一年兗郡大饑至人相食飢者多止書院中折材木以爨惟子思孟母二殿及二西廊存然門窓不具餘悉鞠爲茂草至四十一年曲阜丞富陽胡潭攝邑篆始修子思正殿寘二石香爐焉餘皆未及而令章時鸞至則大爲經畫會都御史趙炳然過書院捐貲以助章遂畢其事爲房數十

極俾諸生肄習焉而時時以暇躬督課之一時人士興起爲書院極盛其自記曰鄒縣南門之東爲子思祠孟母斷機堂書傳思孟傳道之地也後人因之建祠立臺雖代有沿革時有興廢其規制勤諸石載之版者有可考識迨至我朝嘉靖元年巡撫山東都御史陳公鳳梧始從而擴大之後三十三年間歲值凶歉有司不爲防守四方流寓之人戢陵侵毀所餘者基址名義而已四十年時贊來知縣事拜謁之餘慨然不寧將欲漸次修理適浙江巡撫都御史趙公炳然赴總督戎政之召見其功費浩大遂捐俸三十金以助之不越歲而工告成曰子思祠斷機堂率性堂中庸精舍遵舊制而修葺者也曰修道堂愼獨齋中和堂推本中庸之義而創立者也今師儒肄業于其中者四十人相與請曰惟茲祠堂其廢久矣賴趙公之功煥然聿新覩舊制又過且備可無以記其事乎鸞不獲辭乃爲之記復告之曰天地設位萬物化生必有所以主宰之者太極之理也此理賦於人則爲五常之性見於行則爲

五常之道散於天下則爲萬物之宗萬化之紀得之者治失之則亂存之則爲君子悖之則爲小人是故不可須臾離者也然道不虛行寄之者聖賢堯舜禹湯文武在上則其道行故時爲時雍風動爲平成允植爲永清咸和猶之一元磅礴而萬物忻悅于其間也時至春秋氣運否塞孔子有其道而無位故與舉弟子日相授受而子思獨得其宗中庸一書首言天命率性修道見道之原于天也次言戒懼愼獨見道之弘于人也終言致中和天地位萬物育見體道之極功而堯舜禹湯文武之事業備矣時有先後道無古今後之學者可不觀名而思義乎其居愼獨之齋也必察一念之所從起或天理或人欲則擴充之遏絕之必使由從而至者毋使潛滋而暗長也其居修道之堂也必察日用之所常行或太過或不及則品節之修節之必使大中而至正毋使邪曲而偏戾也其居率性之堂也必以明覺爲自然以有爲爲應迹順而行之學而措之毋窒礙固滯毋矯揉造作也其居中和之堂也必自未發之前以及應物之處無一念之雝一息之間靜與天地同體動與天地同用也

幸而逮之在位也則爲上爲德爲下爲民而堯[illegible]君民之志必見諸行事之實不幸而窮之在下則敦篤倫理軌範後學而孔孟傳授之旨必體驗于身心之間如是則天地付予之理不虧聖賢垂教之言不悖趙公作興之意不孤而鸞一念修崇之志亦於是乎其有終矣若或羣居終日言不及義與夫操筆硯工文詞以爲希世取寵衆身肥家之討則不惟子思孟子之罪人而亦趙公之罪人也豈鸞之所望哉豈鸞之所望哉趙公諱炳然別號劍門四川劍州人也學者亦當知所自云○章公又於斷機堂子思書院各設門子一名人工食歲二兩司酒掃啓閉之事萬曆丙申邑令華去之○又有教諭連尚清撰修子思書院記文存不錄

萬曆十年縣令許守恩重修

萬曆三十七年縣令胡繼先重修時書院圮壞已盡胡令至大爲修改建置大門與孟母子思祠並列易堂名曰景賢壯麗特甚又重門廡舍愼獨修道等堂俱堅麗

倍常蓋雖修而實創矣翰林張瑞圖唐大章俱爲之作記

溫陵張瑞圖記曰西蜀胡侯之治鄒也釐賦平役蹇弊剔蠹吏胥民安恢乎能滿之割也然猶未慊于志以謂是俗吏之能事非以良之極執也則慨然以教化爲已任衆建社學以造小子加意邑庠以燕髦士已又新孟氏之宮而增其墓田明示邑人以崇儒重道之意使知向風於是四封之內父兄之教子弟之率不肅而成不勞而治矣已又詢之掌故則請邑之南有子思祠爲其西爲書院蓋當時思孟授受之地也前令章公時鸞嘗一新之今復數十年祠既頹毀而書院蓋暘然無一祀之存矣侯喟然曰陜孟氏之宮鑿爲振于闢里享祀不改過者必拜而受業之地乃鞠爲荊榛渦灝譜何亦非孟氏之所安也於是首葺思祠俾可春秋薦豆豆矣次及書院堂二十四極可容員墻而上者數十許人其前後左右可以充諸弟子藏修之所者二十餘間用不煩官役不及民皆侯捐俸爲之既已於事而揆屬不侯請告歸里道鄒侯命之一言以紀成事余謝病未能也

侯曰夫興廢舉墜化民成俗有土者之責也屬諭
此事俟往部來史氏之守也子雖病強為我志之
瑞國不得已受簡焉竊惟子思之學以性為體以
率為用以誠為宗以庸為至從喜怒哀樂之徵推
而放諸天地萬物廓如也其所以著書之意則固
嘗言之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
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
不及也所者皆識而察其徵肖則其慮愚不肖者
淺而慮賢知者深也顧昔之叛常立異者昔賢知
之士而今則背出于愚不肖之徒也何者背之所
謂賢知者其人皆有一叚不朽之見識不磨之力
量不能俯而就于聖賢之繩墨而驚焉自跳于常
格之外有高巔而無矯飾猶可言也而今之所為
離踐而行標嶸而叢登高而引援背而招者其人
之見識力量豈真有及于古之賢知其隱微之中
皆有不可測者也夫措意于彼而寄徑于此論高
于秋旻而行卑于堯壞是固古賢知之士所墮棄
而不願者也吾故曰皆至愚不肖之徒也且夫萬
古一天也萬古一性也萬性一率也是故川谷異
制民生異俗剛柔輕重遲速異齊味異和械異器

而至于喜怒哀樂煦然俱泰羣然俱秩者無不同
也合併無私之謂太四過不悖之謂達立乎至大
之總而游乎四通之償封畛不生氣志交動中和
位育良非虛語吾隱微之中而先自不可激矣人
心不同有如其而又可一乎則有我之所喜人或
怒之我之所怒人或喜之其於哀樂也亦然變觸
互設烏乎大判棘叢生烏乎達於以安身立命則
為習擾為陷穽於以為天下國家則為妖為孽其
究至于錄天地之術而傷萬物之情則假道學之
書固若此其烈也彼以為賢知之過是下聖人一
等人世有卑此相誚固所翹首而昔心不知有識
之士搜其根而抉其隱直命之曰至愚不肖之人
而已賢知之士見地高而易療愚不肖之徒病根
深而轍換子思生而當此世宜何如懲然憂且羅
也子思之學一傳而為孟氏孟氏之特蕩如蒙莊
橋如告子偏如楊墨漫如衍夷辯如儀秦刻如申
韓樊然並出以與孟氏角而萬古之後諸子皆屍
而孟氏獨伸夫孟氏何以勝諸子哉則以夜氣之
真息雞鳴之初念原于天而出乎性者固非諸子
之所能磨滅也茲善學子思者無殆孟氏也以矜

天下聖真統一道教休明之代士何故浮慕賢知
而甘自蹈于至愚不肖之歸吾願海內之縉紳衿
韋凡稱思孟門中人皆從潛伏屋漏之處夜氣雞
鳴之時求天地萬物喜怒哀樂至大至遂合併無
外四通不悖之源以成一代無言靡爭之化而培
國家博厚高明悠久之運不亦休歟此書院之建
胡君之功於世道甚鉅不獨以鄒治鄒而不佞所
為不敢終以病為辭而欣為贊一辭者也

豐城唐大章記曰

昔韓退之序堯舜以來學脉直
謂孔子以是傳之孟軻然孔傳
曾曾傳思思乃傳孟則洙泗脉絡也子輿氏自云
私淑史稱受業於子思之門人疑其世不相及乃
史所述論牧民之道家語記孟童少初見子思輒
相器重命予上侍而禮之卒傳其學是洵親相援
者子思親見聖祖必受業於曾子學之不可以驟
又若此則雖謂受業子思之門人奚不可也然門
人累百率未有聞而傳孔學者惟孟子即異代猶
蹞接乎祭水者必先河而後海子思書院之作是
已闕里世譜稱子思因于宋作中庸授記弟子孟
子興輩而鄒邑東南隅為孟氏故宅元鄒尹司居

敬為築精舍祠子思而侍孟子以表師承其後代
有修葺益以講堂齋舍廚庫廨宇然歷年多而摧
折于風雨侵蝕于榛蕪几几數稽額圯強半矣萬
曆丁未余同門士胡公繼先來領茲邑徬徨瞻視
感悲黍離大懼往蹟弗振教化陵夷司邑者無所
逭于責於是慨然獨計慮借孟廟隸新之顧歲方
啟時當舉議公既捐俸以佐費吏自畢力經理費
節而當工樸而敝竟勘所靡於官民焉工既竣屬
余為石言余惟中諦創自伊祁氏廣廷中以危微
一十六言遂為萬世道學祖嗣是師遞承真偽
錯雜始不識中為何為亦從未有儷庸立言者中
庸其至語益昉于孔子子思子直原本天命約歸
性情範之倫理屬諸君子而中庸之德始彰灼如
中天日孟子由未孫為中演為性善之論按以夜
飯徵以作見邀以孩提而人始知尚物肯備樂徵
無加中和位育為實理由達道為庸演為道邀事
易之說約之親長統之仁義推之智禮樂而人始
知堯舜可為反身背質為恭平治非略事孟子七
篇罝中庸頁傳也思孟之彀受真已世覺道隱中
庸鮮能罕闇者無足論即名為高明者不溺于功

利則兢于玄空當日傳受之肯落乎淵矣宜胡公大有慨於中而進斯舉乎夫賢母卜鄰亞聖斯作豈其有賢侯迪導於上而豪傑不奮庶民不興者使夫鄒人士進而瞻仰退而存省于不睹不聞識性命于庸言庸行者功夫戒謹恐懼屋漏無荒德修道凝邪慝不作又誰謂中庸不可能憶公之讀慮閑邃哉是役也循舊名仍標曰中庸精舍堂易名曰景賢亟門匭廡各三楹後為慎獨齋西為修道堂亦各三楹諸士以聚會業焉組豆既馨衣冠咸集輝輝耀耀真足以維學脉而厲世風不但新一時耳目之觀也蓋公之英客卓有思孟風守身以約服官以勤蒐蠢振隳推力是覩民以齊雨而吏以清霜也所謂中庸挺身自有之誘民孔易矣公治鄒其茂庸在民社其偉望在簡書諸不勝舉記記其修精舍之功德如此公名繼先丁未進士蜀之漢州人

邑人潘榛景賢堂記曰書院之設肇自有元維時山長官于斯生徒聚于斯養有公田焉居有公舍焉士紳之向義者或捐之貲或遺之書即人文莫考亦一時之盛已皇明總

一玉制尚崇學宮諸凡書院槩從省革然賢聖故地過者低徊雖曰議廢亦時議修顧修之者不過補葺隙漏而廢之者遂坐任摧圮戊申己酉之間鞠為茂草矣肖山胡侯政平訟理之餘雅勤文教尤重古蹟既已新孟子祠若墓乃復慨然于是曰是所稱孟子故居也即無書院之名尚表章之況舊蹟可尋乎于是捐俸庀材省役鳩工剪除荊蕪宏開堂構視昔不啻數什倍也既竣于事乃邀余落之余出廊門東顧則見其道甚除有莽者郁蔭彼斯干及門則將將翼翼與子思孟母兩祠儼然列而為三登堂則爽塏軒豁巨麗可觀退以慎獨名室允稱奐窔益不覺心神俱曠而塵慮頓洗已無何杯盤交錯又登暴書臺上則山勢東來排闥送青[illegible]目遠眺隱隱隆隆嶂峯出焉下臨因利壤抱如帶風亦成文清微可人南則烟火相接千家市非松栢鬱蒼孟子之祠巍然在望背則重城百雉如列屏然俄而鶴色入冥絃歌雜誦讀之聲時勝時積不絕于耳于是飲酒樂甚侯乃起而問余因茲堂成矣將何以名之余曰孟子故里敬無斯名而孟子自稱近聖人之居若此其甚也鄒此之

處耶以近聖名之何如且人情于賢聖讀其書耶勤向慕而履其地盍切景瞻以景賢名之抑又何如侯曰兩者俱當吾取景賢焉詩有之曰景行行止景之吾固欲行之也余曰善哉侯之為思逆然亦何止顧侯行之茲堂之成來遊者眾吾隱凡為大夫者而景于斯子思子庶民之意孟于不忍人之政宜行止也凡為士者而景于斯于思勞讓之學孟子知養之功宜行止也凡為坦者而景于斯子思不倍之義孟子親上之風宜行止也即婦人女子無所知誠而斷機伊邇莫不觀感各訓其予以斯其成亦婦女之行止也庶景賢之名不推為鄒之巨觀而化成天下之意亦默寓是乎侯曰若是乎言之大且遠也乃舊志以淵源名何居余曰舊所稱淵源者自思孟言之謂孟之學淵源于思也今道統如日中天學者惟患志不篤行不力自外于聖賢之流孤耳固不煩更為淵源之講究也存精舍之名以無念可侯作者之心可矣於是遂書以名堂若堂之門廡及各齋舍等楹業見別記不詳列焉

孟母祠

元元貞初縣尹司居敬于暴書臺下構室曰斷機原與書院相通無神像

順帝至元三年僉憲楊國賢命有司重修奎章閣學士李泂記畧曰道當周孔垂絶之統而孟子生焉傳堯舜授受之微以上繼列聖下仁無窮而母實成之然則孟子道在其傳而孟母天屬其任矣夫以去聖一間未斯炎行母非陶融屬界安在豈道傳者子道任者母然非天耶星去躔夷幾二千載堂之所系人誰究斯魯鄒縣舊有斷機堂列女

傳請母斷機喻先師以學不可止者成毀相尋存僅荒碌使者楊君國賢按部及此謁思孟廟餘登暴書臺北顧慍墟興感移時時邑無尹即廉舉滕倅郝君攝其事俾崇廟貌不日告成禮幣走博士劉伯莊請記于余余慨嘆曰道貫天地而元氣之人惟參贊以成其功尚何斯堂廢興之有與然日久則堂之所係可知矣載瞻載仰啓廸在中或父兄相道以仁母子相勗以義積學以勉其所未能力行以造其所未至海內學校所不得與者即先師母子之教油然泱然以及天下嗚呼楊君風

賢其真部使者哉是為記 按元史李泂字漑之奎章閣學士有文名常以李白自許僑居濟南今碑亦為泂守舊志誤作洞邾志因之殊未深考

至正五年里人馬亨李元彬李儀及孟庭族長惟讓始塑像冠服視一品禮別闢門守自為一祠鄭質記 碑俱存

明正統四年縣令房岳重修教授斐侃記 碑俱存

天順五年縣丞宋融重修大學士許彬記曰孟母斷機祠在鄒縣城東南隅暴書臺西東去子思書院僅百步自前至今其興廢補徹者不知其幾也永樂宣德中知縣朱珽房岳相繼重修建今又壞

縣丞宋融景仰賢範志欲修復乃捐俸金購材庀事而同寅侯服李真馬鏞亦皆以貲來助乃撤其舊而新之祠為間者三為楹者七架丹堊於圬鏝飾金碧於棟宇彩章炳煥像設儼然鄉人老稚過之者莫不瞻拜敎禮贊宋公之用心而茲祠之再遇也工既告成亞聖公之五十六代孫孟希琎來徵言為記予惟天下古今稱母道之賢能成其子之志者不曰陶母柳母則曰孟母然陶母剪髮延賓柳母丸膽教子固善矣而其子之成不過躋顯位而已豈若孟母斷機飭厲其子卒傳道統有功

于天下後世也覌其距楊墨闢異端閑先聖之道
功不禹下先正論之曰禹之功不過救民之生孟
子乃能正民之心苟心有不正雖生何益哉此孟
子之所以有功于天下後世也明矣考之孟子自
少失怙賴母仉氏全婦道于四德本母教于三遷
隨事規戒習于性成長師子思有所造就嘗與門
人公孫丑萬章之徒述孔子之意作為孟子七篇
以為後學階梯初遊學齊梁之間未成而歸母怒
引刀趍機斷之曰是織也累絲成寸積寸成尺如
斯不已遂成丈疋子之廢學得無似之乎孟子懼

而復出就學遂成大儒卒以亞聖之功配享廟廷
而與天地相為悠久也觀其子之功則其母之賢
之在人心者詎可一日忘之哉此斷機之祠所以
建而予文之所以作也宋丞之用心亦勤矣哉宜
希璉請文以彰之也書其事以告于鄒魯之人豈
特為其子孫勸將以為天下後世為人子母者勸
焉

嘉靖四十一年縣令章時鸞重修

萬曆十年縣令許守恩重修

萬曆三十七年縣令胡繼先重修又添配房東西
各三楹置人看守大門易斷機堂曰孟母祠東與
子思祠書院相望人以為得體云

大清康熙五十二年重修暴書臺碑鄒縣知縣婁
一均記曰鄒治之東南隅子思子祠西斷机堂之
左有臺焉相傳為孟子暴書處元縣令司居敬鐫
字其上雖遞有修復而歷年既久頗有傾圮予涖
斯土以祠祀過焉慮其圮者日隳而傾者就湮也
慨焉就欲葺治之顧視事之初弗遑也比三易歲
而民日益敦訟獄漸簡士知向化能親絃誦乃以
時繕城浚濠增高深畢新文廟橋門以肅觀瞻渠

丘之惡免矣茂草之鞠剪焉於是毗日鳩工而復
暴書臺之舊乃進邑之人士而告之曰若亦知暴
之為暴也乎苟義取日暄以燥其濕則當日未有
楮潰紙帙如時俗所云七月七日曬書之例雖楊
子雲生漢代採殊方絕域之語猶提鉛懷槧況鄒
魯時乎操觚槧石室之文布在方策方小策大短
者於左方或右方方一而已策則聯簡為之春秋
時有諸侯赴告之策書孔子讀易三絕韋編亦編
其聯簡之策耳孟氏[illegible]宅畢宮受書於孔鷹發累
矣非袤丈之臺所[illegible]芳兩華經稱惠施多方

其實五車豈無燥溼之不時以憂朽蠹夫安所得臺而暴之且祖龍燔書而後孔壁與魯共王宅皆有藏經而汲冢紀年寖尋自晉太康中始出彼闕諸壁者挈歛湮鬱若是且久不以不暴而速朽也書假暴云乎哉蓋暴之爲言宣也露也表而著之之謂也若孟子書暴之於民之暴是也自孔子殁而微言絕而大道榛蕪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則先聖之道者當暴先聖之心子思中庸本之仲尼中庸言未發之中天下之大本孟子暴之而言仁義禮智盡人皆有中庸言中節之和天

下之達道孟子暴之而言惻隱羞惡辭讓是非可擴而充其曰堯舜性之所以暴自誠明謂之性之說也其曰湯武反之所以暴自明誠謂之教之說也其曰五霸假之所以暴反中庸而無忌憚之說也其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非暴天命之謂乎求子之良不慮不學非暴率性之謂乎存心養性所以事天非暴修道之謂乎孔道不著楊墨不熄既亟暴之不遺餘力矣而告子簧鼓在門之人若孟季子公都子既睯亂焉微性善之說暴於其徒又孰從而正之暴之之功大矣哉且當時吳起孫臏

善攻戰儀秦犀首尚合從連衡商鞅主墾土富國孟子暴其罪而明著其所以當服之刑其于春秋無義戰之旨利口覆邦家之禍聚歛非吾徒之訓暴之昭昭矣如弔詭瞶蕩若莊列堅白異同若公孫龍猶去齊梁地遠弗能熗亂面稷下之舒齊人所從風而靡者若雕龍行談天爽滑稽髡皆齗齗然翕起雲漏象轂抵掌以與孟子角者也故外人皆稱孟子好辯豈得已之辯勝哉暴聖人之書以正道勝之云爾千古而後百家豪息而孟氏獨伸正如魑魅魍魎羣逞於霄昏陰翳之下捧霱旭而

麗之中天則已矣其盡心篇之末章不云乎經正則庶民興而無邪慝此經自堯舜而來至於孔子而孟氏則世近地邇見而知之斯暴而著之韓昌黎謂其功不在禹下者以其有摧陷廓清之功繼往聖於將絕而程伊川推明道先生得孟子之學於遺經有以紹其傳於千四百年之後而俟後聖于無窮也非暴之光遠而燄長也哉方今世運昌明

聖天子尊崇孔孟既新闕里之宮

御製鄒魯廟碑官聖門之徒多爲博士矣乃復取

徽國文公朱子躋堂升配蓋以朱子著書立說能
暴孟子之所暴故也而甘茹詩亦云仲尼去後秋
陽在鄒魯斯文此大觀信乎暴之之義不止區區
指日暄汗簡已也登斯臺者其君子尚思尊經稽
古而居仁由義其庶人尚思親親長長而服教畏
神庶幾哉暴書精微二千載間殆肹蠁若接歟夫
泛游者罕杓知方南轅者見指得向于齊壟乎暴
書之說而以碑於臺也其不可以已也夫

奏疏

孟子六十一代孫代襲翰林院五經博士臣孟弘
譽奏爲賢裔死節可憫原題會勘甚確懇乞聖明
查照原題亟賜䘏卹以慰忠魂以廣風勵事臣竊
惟自古征賊殉難之臣在守土之官爛焉史冊者
曷可勝數葢未有先賢之裔如臣父承光等一門
協力敵愾親冒兇鋒子母三人同口罵賊竟致死
節者也自天啓二年五月十八日蓮妖煽亂鼓惑
人心黨與寔繁陷城焚刧意欲憑據鄒兗稱兵叛
逆當其時百姓披靡携家逃脫臣家居城南祖廟
之傍臣父承光堅持守死之義賊不能屈至七月
十七日都司楊國棟率兵攻南門臣父亦率應襲
兄弘畧同家丁席天壽等二十餘人協力勦賊期
滅此而後朝食乃席天壽被墜石死於城下張湖
小春童席學經俱被矢石所傷賊遂飲恨於心十
八日突出城來報讐先將臣兄弘畧殺死繼將臣
祖母孔氏父承光執縛而去家産焚刧一空臣父
承光罵不絕口與臣祖母孔氏俱受戮於岡山營
內屍骸無踪臣母張氏亦被賊砍傷右手二指幾
落尤幸天不殄絕臣母子雜於亂屍中同被傷燬

母姜氏暨三弟弘含　四弟弘謨六弟弘志　臣　妹二
人　臣　兄妻鄭氏暨幼姪聞玉等各自逃生苟延性
命傷哉孤寡伶仃備極苦楚言念及此血淚交流
已經縣府司道覆查到院該山東巡撫趙彥會同
河道總督陳道亨查勘具題於天啓三年二月初
四日爲照博士孟承光仁義成家剛大爲訓徘徊
宗祊未忍抱器之行依附兵戎遂助攻城之舉巖
巖氣象如在浩浩脉絡猶新母子偕亡驚魂已飛
天外祖孫駢戮深恩永斷目中聞者兢下泣於玄
猨見之惟興嗟於白草奇禍最慘憫卹宜優查邦

政條例一款東强知縣戻豸與賊對敵被賊殺死
特贈太僕寺少卿與祭一壇立祠祭祠廕子錦衣
衛世襲百戶又查得崇明知縣唐一岑領兵迎戰
被賊殺死贈光祿寺寺丞立祠廕子今孟承光非
守土之官而挺身攻城死於賊刃取義成仁尤烈
於守土之官臣相應照例優加贈廕立祠致祭並
祭其母孔氏應襲弘畧一併贈卹者也嫡孫孟聞
玉宜襲世職而年甫七齡難主蒸嘗道府議以承
光次男孟弘譽借職奉祀聞玉長成之日仍還世
襲亦以主鬯爲重而立嫡彜典未敢廢也至於博

士室人與子女十三名口遭難流離另爲賑濟家
丁甯天壽等攻城畢命分別優卹等因奉聖旨兵
部知道欽此該部議覆請賜祭葬建祠贈　臣　祖母
孔氏恭人贈　臣　父承光太僕寺少卿贈　臣　兄弘畧
太常寺寺丞　臣　弘譽伏蒙聖恩准借職暫襲五經
博士奉祀　臣　於天啓四年八月初九日奏討母張
氏封典本月十三日奉聖旨該部即與題覆欽此
隨蒙該部議覆奉旨封　臣　母張氏爲恭人　臣　舉家
焚香望闕叩頭感激天恩捐靡莫報　臣　揣分逾涯
何敢覬生望外維念朝廷之所以鼓舞節義者有

優卹之重須臣子之所以矢竭忠貞者無髮膚之
敢愛當先臣之協力攻賊也義能率衆效死誓不
與賊俱生及先臣之駢首就戮也三人罵不絕口
耿耿丹心猶烈所遵者不遺不後之家傳無愧者
至大至剛之浩氣真爲聖代之光不貽名宗之玷
也者向使　臣　父兄等不協力攻賊賊未必挾讐刼
殺其如人臣盡瘁之誼何今　臣　父死　臣　之祖母亦
死　臣　兄弘畧又死矣查例有一家陣亡二三人者
加陞二級仍優卹其家況　臣　家係先賢之裔與僑
家不同況　臣　父非守土之官而挺身攻賊卒死賊

手尤與守土者不同也且唐一岑㫜牙二臣同死於賊乃两事而各殞其命皆蒙朝廷䘏卹之典 臣一門父子二人同死於賊是一事而共盡其忠獨不可照例䘏乎 臣家雖有先世箕裘原非表孤忠於既往維是破格優異始足揚勁節於方來若督撫會勘之疏與兵部覆叙之疏俱奉聖旨下部欽遵在卷者則䘏嗣之典聖朝豈有靳焉伏乞皇上推廣弘恩敕下兵部查照原題議覆上請准照例賜䘏不但慰先賢在天之靈且以舒先臣九原之憤使天下知我皇上旌忠而教孝還與再錫於賢裔又使天下知臣子取義而成仁延賞更加於奕世其誰不觸目激衷盡心竭力爲皇上捍長城而奪敵愾風勵頑不宏且遠哉爲此具本親齎 臣弘謇不勝激切懇祈悚息瞻仰顧天待命之至謹具奏聞

工部爲先賢後裔盡忠死節懇乞聖明亟賜褒恤以慰貞魂以重文教事書塡尺字貳千貳拾陸號勘合照會山東布政司仰比號相同照依後開事件作速完報施行須至照會者

計開

一件前事屯田淸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准禮部咨該本部題禮科抄出巡撫山東等處地方督理營田提督軍務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趙彥題博士孟承光死節䘏錄緣因奉聖旨先賢後裔忠節可嘉着該部從優議䘏欽此欽遵隨該禮科叅看得博士孟承光之死難也烈哉蓋孟夫子舍生取義之言千古師之承光爲裔紹聞衣德言竟死于妖逆之手嗚呼浩然之氣常存巖巖之像不朽矣且初意協力攻賊志原不小後不得已矢盡弓窮我兵見圍遂一決爲罵賊不已至于見殺是亦有血性男子非苟苟死鋒敵已者矧老煢同矢九泉無愧三遷孟母應襲遇敵先亡可見孟氏有子丟妻孥流離家僕仗義又不忍言總吾道一時兇刼先賢百世忠魂四海傷心千古公憤除贈䘏後應錫以佳謚立祠于孟廟之次仍請名以顏其堂遣官以慰我孟夫子之靈蓋貞卿有光于顏氏而魯公以後此其一人矣抄出迹之通抄到部又准兵部咨同前事內題博士孟承光死難應照例贈太僕寺少卿給與祭葬等項奉聖旨孟

承光一門義烈不愧賢裔道褒贈優卹等事俱
依議行該部知道欽此欽遵已經行咨各該衙
門知會外查得疏內題請祭葬及祠額謚號緣
因業奉明旨厚卹賢裔甚盛典也應行禮工二
部題差科甲官一員以重其事等因備咨到部
通送到司案呈到部看得博士孟承光卹典一節
為照山東變起博士孟承光以先賢嫡裔力守
宗祠及寇逼門庭而博士不去禦寇力屈而博
士抗節以死其死烈矣母子捐生僕隷併命節
義一門慘酷萬狀安得不大闡揚之典以慰忠

烈之魂孟承光照贈官品級給與祭葬予謚立
祠賜額母孔氏加貞淑之號以光彤管男弘畧
從祠附祭義僕席天壽亦附祠旁以旌節義十
三口伉離者行撫按逖行優卹以示特恩若亞
聖廟宇焚毀俎豆飄搖禮樂薦馨之地忽為戎
馬蹂躪之場此我國家二百餘年未有之變亟
特遣太常寺少卿魏應嘉前往致祭以妥亞聖
在天之靈以慰博士既瞑之目庶宇內知皇上
重道之隆褒忠之切望風者崇正闢邪隣髒者
成仁取義砥礪世風非淺鮮矣等因奉聖旨是

欽此欽遵咨部送司案呈到部看得死難博士
今贈太僕寺少卿孟承光抗節有光于先賢死
難無分于母子闔門併命忠烈可嘉照贈官品
級給與祭塟原不為濫及查本部司屬官員各
有差占不敷委用行准尚寶司開送本司司丞
徐元家前來堪以差委既經禮兵二部題奉欽
依備咨前來相應覆請恭候命下本部照例給
批定限咨行兵部應付本官前去山東布政司
比號相同着落當該官吏將合用造墳工價銀
兩照依後開擬定數目行屬派辦徵給本家該

司仍委堂上官一員會同本部差官前去造墳
處所依式督理造塟畢日備將給過銀兩數目
造冊奉繳仍具數報部查考等于天啓三年五
月二十一日本部尚書鍾羽正等具題本月二
十四日奉聖旨是欽此欽遵擬合就行為此合
照會該布政司照依本部題奉欽依內事理欽
遵施行
死難博士今贈太僕寺少卿孟承光該造墳工
料銀捌拾兩夫匠叁拾名每名出銀壹兩通共
該銀壹百壹拾兩

兵部職方清吏司主事孫元化照例題覆五經
博士孟弘譽奏爲賢裔死節可憫原題會勘甚
確懇乞聖明查照原題亟賜廕卹以昭國典以
勵激勸事奉聖旨准照例議覆兵部知道爲照
臣節莫隆於死義國典莫大於褒忠故殉難捐
軀例延世賞蓋爲子若孫之猶其身而令代之
享也若夫功在軍旅得廕錦衣則欲使文不忘
武後畨光前意更深切焉往者博士孟承光以
妖賊之變一門死難承光之母實惟孔氏母曰
成仁子曰取義不愧两夫子矣先該撫按會題

臣部覆請蒙皇上賜以贈號祭葬祠額亦既表
章烈蹟慰答忠魂而未遽及於廕者夫亦以賢
裔本膺世職不藉此爲榮而錦衣關係軍功何
妨稍須以待論定今再奉俞旨命臣部照例議
覆夫使承光僅以一身死僅以一死見尚當徵
榮奕世而况上殃壽母下殘冢嗣合三烈以議
功不更偉歟推厥原始逆賊亦知聖人戒徒勿
犯顧以攻城殞僕開發迷亾其生爲討逆之義
兵其死即沙塲之戰骨查得先年棗强知縣段
豸與賊對敵被賊殺死於贈祠祭葬之外廕一
子錦衣衛世襲百戶又查近年興文知縣張振
德守城被陷闔室自焚亦於贈祠祭葬之外廕
一子錦衣衛世襲千戶今承光無二臣縣官之
職守而被殺則比於棗强闔室則同於興文且
弘譽因皇上幸學大典恩召入京感過陳情事
兼忠孝即使破格優叙亦不爲過相應比照張
振德例廕承光一子錦衣衛千戶世襲則人出
先賢義關大節豈惟金吾班列從此有光而讀
聖賢書以苟偷視息者今而後無地媿死矣六
月二十八日奉聖旨是

孟子六十三代孫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加
三級臣孟貞仁謹
奏爲恭謝
天恩事竊惟臣祖孟軻生於鄒邑道繼尼山久荷
聖朝優加
恩禮兹復蒙
皇上親製碑文手揮
宸翰命內務府廣儲司員外郎臣皂保賫捧到臣
祖廟臣恭設香案望
闕叩頭謝

恩詑又蒙
皇恩頒發公帑鑿取山石於康熙二十六年十二月二十四日鐫勒成工豎碑於臣祖廟內承
聖門之左臣伏惟我
皇上
緝熙單心
始終典學
研精經史已探明義理之指歸
表章聖賢尤遠溯見聞之統緒因念臣祖孟子功在七篇道承八聖乃於
六飛幸魯之後特厪
宸衷故從
萬幾聽政之餘載頒
天藻煌煌
御製鴻文發天地之華炳炳
龍章妙楷絢日星之釆況鈎畫極於盡善斯碑碣久而不磨從此義路禮門聿新廟貌而陳堯陳舜莫罄名言誠為宇宙之大觀亘古今而不再者也臣惟世世子孫永戴
鏊恩不朽矣謹具疏恭謝為此zhi捧親齎謹具奏

聞

三遷志卷八終

古滕王特選增纂
闕里孔傳商較訂
古卞仲蘊錫刪閱
裔孫孟尚桂鑒定　衍泰重較　與銑
衍岳　與錞　補輯
衍嶧　編次　尚嶷叅考

林墓

玉魚昨葬金盌早出地老天荒孤墳誰恤孟冢巍巍千年一日實維德崇不僅地吉述林墓第十七

孟子墓在鄒縣東北二十五里四基山下歲久不祀宋兗州守孔道輔始訪而表之為立廟于墓之西南後廟移于縣墓廟改為墓祠四基山亦稱孟子山云

金宣宗貞祐元年柯亭孫弼謁祠記曰魯之廟食千百年不絕者曲阜孔子鄒之孟子兩祠而已孟子鄒人也後孔子三十五年而生時周定王二十七年也鄒本古邾小國兗州之南鄙也至繆公時改邾為鄒鄒城東南隅有岡曰文賢其勢回旋抱有溝曰因利水自巽方而來灌城壕而西之古人傳之曰四基山川之秀而孟子生焉今魯國鄒興鄉鄒儒里即其地其先魯公族孟孫之後公夙喪其父母仉氏以賢德見稱家貧以女工自給勤育其子有三遷之教長師孔子之孫子思治儒術博通五經尤長詩書時值周衰之末戰國縱橫用兵爭强以合縱連橫為賢以權謀譎詐為事先王大道幾於掃地異端蜂起邪說蝟興若楊朱墨翟放蕩之言至於塞路公嘗嘆曰楊墨之言不息孔子之道不著距而闢之由是聖人之道振而復起

久而益明真可謂命世亞聖之大才者也遂以儒道歷聘諸國轍環天下卒老于行三見齊宣王而不言事欲以攻其邪心說梁惠王以仁義為利國之術終莫能聽恥没世而無聞於是垂憲言以遺後人遂著書七篇燦然靡所不載唐韓愈推其功以為不在禹下者信不誣矣公為齊卿時將喪母而歸葬于魯也今在鄒興鄉馬鞍山之麓者是也公之卒也葬于四基山之陽郭璞云邾城東南有嶧山嶧山北有牙山牙山北有唐口山唐口山北有陽山陽山北有孟軻冢在焉今四基山者是郭璞

本文云邾山純石積構連屬城北有牙山牙山北有唐口山唐口山北有陽山城北有孟軻塚所引用乃誤以今城爲古鄒國而妄更易其辭耳杜預左傳注及劉會騶山記皆曰鄒城在嶧山南則其誤無疑也景祐五年春置廟於其傍取門人高弟配
焉以此子子孫孫奕世相傳居多近其所歲時奉
祭塚廟元豐六年十月因吏部尚書曾孝寬言遂
特加鄒國公七年九月蒙朝廷詔賜庫錢三十萬
增修其祠其像服九章樂正子配享公孫丑萬章
俱侍左右給其賜田以嚴洒掃詢其祖泒得孟寧
孟堅等十數家皆其裔也粥一日敬謁祠下因撫
其實而記之用傳不朽因述銘曰猗歟鄒公運逢

姬季挺秀邾城賢罔因利幼被母教長師聖孫辯
匪好辯言爲知言學長詩書禮樂仁義高行厲辭
離倫絕類轍環諸國始以道鳴方鑿圓枘卒老于
行著書七篇根極理要揆叙包羅闡遠微妙拔邪
崇正開道斷疑聖人之亞王者之師德述唐虞辭
闢楊墨不下禹功優入聖域厖雜諸子醇乎其醇
百代而下子孫詵詵四基之陽佳城遂守魯邦所
瞻令名千古

元成宗元貞二年縣尹司居敬重修墓立碑張頦
記曰有宋景祐四年歲在丁丑孔公道輔守兗州
訪孟子墓得於鄒縣東北三十里四基山之陽即
其地廟而祀之泰山先生孫復爲記以闢楊墨事
著孟子之功可謂識其大者後二百五十有九年
乙未是爲元貞元年東陽司居敬尹鄒度爽塏以
新學宮復故宅以建精舍導江張頦爲述養浩之
旨稱命世之才叙傳心之要來遊來歌有所興起
既而葺孟子墓齋廬琢石爲危坐像冠章甫衣縫
掖俾觀者有考乎古謂頦曰子三刻石于孟子之
學之志之才論撰至矣孟子出處大槩史傳不詳
盍考焉以表諸墓頦以孫先生在前固讓不敢司

侯請曰子無所稱述記載猶有闕焉頦不得謝乃
稽諸載籍孟子師子思問牧民之道何先子思曰
先利之孟子曰君子教民亦仁義而已矣何必曰
利此平生出處之本也周顯王三十三年乙酉至
魏愼靚王二年壬寅去魏適齊赧王二年戊申去
齊先儒朱熹作資治通鑑綱目備書之厥有旨哉
居魏十八年居齊六年當時西有秦南有楚以地
則大以力則强從衡之士馳騖不暇孟子曾無轍
跡豈智不及哉所不爲耳魏瑩齊辟彊之於秦楚
地醜德齊莫能相尚而願安承教願輔吾志之言

視諸秦楚彼善於此斯言也山徑之介然也用之成路可也故絶壟之言利而道之以仁義對辟疆桓文之問而開其不忍人之心將朝則稱疾以全進退出使則不言行事以遠嬖倖槃舉乎此他皆可知其間不用茅塞之者彼有取爾也故曰吾退而寒之者至矣吾如有萌焉何哉其去魏也罃卒而赫立也其去齊也辟疆卒而地立也史記顯王二十六年戊寅載齊辟疆立通鑑在三十六年戊子史記顯王四十五年丁酉載齊地立通鑑在赧王元年丁未史藏周室者既滅六國表本之奏紀

不載日月世本多舛通鑑據汲冢竹書不經秦火蓋可信也皇極經世書載孟子去齊在顯王四十四年丙申固辟疆之世去齊或以伐燕故耶伐燕辟疆事也燕世家謂在地時誤矣且謂孟子曰今伐燕此文武之時不可失也又廣記備言之又審者其伐燕也始則沈同之問終則陳賈爲之辭既有以解辟疆甚慚之心孟子於是致爲臣而歸矣人生幾何遨遊魏齊二十四年如經世書所載則十有八年矣其間不過之魯之宋與滕薛數小國而已心則聖人不敢忘天下之心五百年必有王

若與我未見之不得在名世之列者時也如縻繩墨變彀率枉尺直尋吾恐反爲虞人御者羞矣司馬遷知不足以知孟子盛誇諸侯郊迎撇席擁篲前驅於騶子者謂豈與孟子困於齊梁同槩世知詭遇獲禽而不知爲之範無以見聖賢之志也儀衍得志當時景春稱爲大丈夫孟子直謂妾婦故雖不可三月無君必出疆載質又安肯鑽穴踰墻以取國人之賤宿晝居休綽綽餘裕在易困而不失其可亨此之謂也由是而觀之騶子田忌之徒乃所謂邪說詖行淫辭孟子於此則息之則距之

則放之以正人心者豈所屑爲也今千六百餘年矣孟子之墓如岡如阜萬世瞻仰彼伎倆馳騁果安在乎尚友古人之士有考乎此亦可知所自處矣故因司侯之請刻石墓旁而記其大畧如此

至正三年墓祠毁族長孟惟讓于墓前建思本堂

德州鄭賢記曰四基山右麓鄒國亞聖公墓前祭堂歲久摧毁至正二年春五十代孫族長惟讓出廟帑楮幣千餘緡重建基堅柱短桷匝甍甎墻皆用甓不事華飾務閎悠久其制四楹不辟中室置巨石鼎以陳俎豆春秋展省雖值風雨亦不妨祭

祀事爲甚便也邑之判簿股溪王君履信實董斯役至五月工畢履信以少牢告祭既竣事謂質曰天下之物寧有不被名者若茲堂君可揭二字俾聖裔永覩爲儆兼紀厥與建歲月以諗于後顧不偉與質方主教廟館固不容辭迺目曰思本爲之說曰凡物莫不有本人本乎祖惟本有不思故其心德鑿而入於薄也夫吾在萬形所以貴其軀者祖之遺也所以淑其性者祖之德也或富壽康寧祿顯亨諸慶幸者皆祖之貺也蓋源深者流衍根盛者枝茂凡子孫所居所有莫不祖先發之其何

不致思而報乎矧亞聖之爲祖上極羣聖力拯時弊開示天心以淑人性功侔神禹萬世永賴其有國家者崇其祠而祀之爵其子孫而育之在裔憲復徭役累世無所與又豈他姓之祖可比思報之心宜如何哉後凡登是堂者覩是名味是語寧無怵于中報祀之禮虔懇之心容有少懈耶又吾學聖人之門沐聖人之澤者覩此亦當知所勉矣

明宣德九年魯惠王重建墓祠國子學錄弋陽李奎記曰鄒國亞聖公之墓在北廓二十五里四基山下祠堂之建久矣迄今傾毀遺址存焉皇明宣德九年甲寅夏魯府以營建陵寢餘材命工重加創造時行在工部主事上饒施公淵以使事涖焉晨夕謀殫慮以提調爲己任不旬日告成復砌之以石適予考績便道過訪淵徵言以記之予惟亞聖之緒傳于子思上接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道與公孫丑萬章之徒難疑問答著書七篇遏人欲于橫流存天理于旣滅闢楊墨驅夷狄尊王黜伯仁義以之而明邪說以之而息正論以之而興實千萬世之所永賴韓愈推其功不在禹下者信矣墓之有祠祠廢而不復非缺典乎此賢王汲

汲以興廢起仆爲心主事淵公復能贊而成之俾昔之鞠爲茂草荒榛者煥然一新人人之共慶也予不敏謹書此用昭賢王崇教尊賢之意扶樹斯道之功永耀于不朽矣是爲記

嘉靖四十一年邑令章時鸞復建祠廟始置祭田五十畝且植栢數千餘株魯宗觀熑記曰亞聖林在鄒邑偶三十里許四基山側宋孔道輔守兗創構饗堂三楹于塋前迄今數百餘年蕩然一空僅存遺址凡弔塚禮裔者無不感歎亦欲興作竟以財力弗贍而止嘉靖四十一年青陽章公來

邑下車之始他政未遑遂設法區處首葺廟庭暨
子思書院斷機堂儒學等處靡不曲盡其心倍加
宏麗又念聖賢宅兆尤不可不致意也遂協王少
尹光裕陳尉舉孟庠生公枚輩分力協贊創建正
殿五楹左右廂房各三楹二門三楹奠置有案出
入有階啓閉有戶週衛有垣備極堅緻視前制益
爲廣闊復捐俸置田五十畝歲入其租少爲祭祀
修理之具先是督諭族人每春領俸銀二兩樹栢
檜三千餘株望之蔚然深秀殆非昔比茲者落成
世襲博士宗子彥瑛等乞余言以垂不朽余曰亞

聖之道仁義之道也仁義之道堯舜之道也精神
命脉流行于宇宙間猶元氣之在人身無容少間
固不待祠而顯塚而存者但體魄歸藏之處實吾
儒報本追遠之地也苟不於是而加意焉其何以
棲在天之靈致後人如在之誠哉惟公有以營建
之時舉烝嘗登俎豆陟降周旋各得其所有關于
世教良多矣爲世系者果能時加補葺永爲守禦
不惟道輔之功因章公而著章公之功愈久而彌
光矣不然今之新猶夫昔之舊也豈公尊崇往哲
嘉惠後學意耶

萬曆十四年縣令許守恩重修享堂嶧縣賈三近
記曰鄒邑東北四基山側亞聖墓在焉自宋景祐
四年孔道輔守兗州詢諸故墟日覩荒凉遂構四
楹以爲廟祀焉歷年多不無傾覆之患蕩然一空
誠缺典也嘉靖壬戌青陽章公宰是邑而登是墓
既而嘆曰聖賢藏魄之處忍若是乎遂竭力捐俸
建正殿廂房大門墻垣靡不宏麗又植栢檜千餘
株祭田五十畝以爲春秋祭祀之需自公擢去二
十餘年漸至傾頹涇陽許公以名進士奉命宰鄒
邑與章公一視同仁製文躬祭于墓目擊其敝惻

然不寧遂捐俸科材愈加補葺擇族人孟彥𢌿等
董其事不惟廟貌煥然一新抑且增砌墻垣視章
公尤加倍焉茲而工竣博士孟彥璞質予爲記予
曰亞聖之道在于宇宙間雖凡民之遇莫不尊崇
况生于斯長于斯殁落于斯根本所在尤人願見
而快覩也又兼亞聖之道淑諸人心敬之如天地
思之如考妣顧於歸藏者獨恝然也耶士君子讀
其書宦其邦居位操權坐視而不致意乎今許公
下車首及于是所以超出士夫之表而光前啓後
之至意也由是上以妥聖靈下以培道脉勒石垂

名不亦宜乎
萬曆三十五年縣令胡繼先重修墓置田自爲記
曰丁未之秋余受命涖鄒鄒南爲孟母斷機祠又
南爲孟夫子廟居常讀其書想慕其爲人而後乃
今入廟而喜可知也於是焉修溪沼之儀將明信
之悃則見翠栢參天瑞烟籠葢巖巖氣象宛其如
非私心竦然慄已乃仰覩榱桷環堂墻堵摧殘傾
壞實歷年所私心又惻然懍焉幸接院司移文竭
力修整母祠復振賢廟重新非孟氏之靈弗克徼
此無幾何又進孟族長者訊以陵墓所在咸曰四

基山云山峙鄒東北南面臯嶧北屏岱岳層巒叠
嶂環拱交錯遠接洙泗之水近聯岡峯之勢眞靈
氣所間鍾也最勝哉暇日余復從長者肩輿往謁
之問其歲祀無有也詰其前令之若章若許所置
祭田歲久且湮没也余爲之太息曰吾夫子闢楊
墨閑聖道提幾希以覺人著七篇而醒世歲祀將
享卽與四基山並垂悠久可也何缺不補爲爰捐
俸二十餘金托其族之賢者孟聞鉦等謀置祭田
三十五畝又搜得其先章令所置凡五十畝歸其
本族酌爲三祭除春秋廟祭外祭以五月之五日
七月之望日九月之九日典制有經賢靈有據始
與母祠公廟並行不悖余私心亦爽然自失矣事
旣成族之長者率其士若農老若幼九頓而謝曰
吾先祖往矣宗子之祀有舊典矣我族所增益者
春秋二祀宮墻生色四基三祀陵寢吐氣敢爲先
祖謝不朽仍乞傳之石以詔來者余悲夫事之易
舉而難竟後之無徵而易湮也故輒錄其顚末如
此若夫享祀豐潔有加無已則後之覩今亦必不
如今之覩昔遂爲記 設林戶二名以備守護佃種地二十一畝爲公食之資
皇清康熙三十五年通政使司吳涵捐資重修享

殿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孟貞仁記曰始祖亞聖
堂斧之封在四基山陽介于鄒魯薦紳先生過五
父之衢者必問三遷之里而虔謁焉當在宋時兖
州太守道輔孔公訪墓爲立神道碑有明鄒邑許
公翃建享殿亦云盛矣迨後年久傾圮余與同族
謀所以葺之每苦於力之不逮大通政吳公奉
命祭闕里事竣命駕謁我祖墓顧謂余曰太伯封
吳周公封魯維吳與孟叙世系則同出姬姓是亞
聖亦我之先夫子也見享殿傾圮慨然以重修爲
已任遂脫囊捐金付兖州太守陳公于豫代爲督

理而亭殿丕櫨煥然更新焉余深感大通政尊祖篤宗之義故勸諸石以昭來茲云

康熙六十年重修亭殿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孟衍泰記曰昔我聖祖當楊墨塞路之際闡仁義之論發性善之旨使孔子之道燦然而復明厥功真大矣哉然自漢唐以來其道猶未大行於天下故崇奉之典亦寂寂無聞焉至宋景祐五年孔公道輔爲兗太守始訪夫子墓披荆榛立亭殿建橋門爲祭祀之所其後或官修或私修風雨漂搖屢經葳毀迨康熙二十五年通政司吳公涵奉命祭告

目擊荒凉脱囊捐百金爲修葺之費一時金碧輝映燦然可觀今忽忽二十餘年雖亭殿僅存已不蔽風雨而兩廡門墻久不可復識惟有敗瓦頹垣寒烟斷草而已泰叨承大宗主鬯廟庭每當歲時展拜愧悚交集不禁夙夜焦勞傾囊料工令家長弘智舉事閭虎族生貞劍尚枳董其事今亭殿幸復落成矣謹述其故以告族黨至於兩廡門墻則有志未逮凡我宗人尚共勷之是爲記

孟母墓

元成宗元貞元年縣尹司居敬始修墓樹碑張頦記曰孟子自齊葬於魯蓋母喪也其地在鄒縣北二十五里馬鞍山之陽馬鬣其封隆然岡阜千六百餘年宜有豐碑紀載而葳之或闕豈歷世既久遂湮沒耶片石在旁題曰鄒公墳廟碑者僅存於母之德或畧鄒縣尹東陽司居敬完孟子廟宇復孟子故宅葺孟子墓廬用心既勤亦各紀其事矣而又以孟母墓碑爲請頦讀鄒公墳廟碑莫釋其疑用不敢固讓以祛觀者之惑其言母氏曰李未

知何據當考而謂孟子後孔子三十五年生時周定王三十七年謹按孔子以周敬王四十一年壬戌歲卒後二十五年丙申又二年戊戌貞定崩孟子之至魏顯王三十三年也歲在乙酉逆數至貞定丙申爲一百十年慎靚王二年壬寅去魏適齊靚乙酉十八年赧王元年丁未去齊在齊六年自齊葬魯此六年間皇極經世書謂孟子顯王四十三年乙未爲齊卿四十四年丙申去齊則葬魯丙申前事其生不在孔子卒後二十五年明矣且周敬王四十一年壬戌即魯哀公十六年孟子安得

二吾猶不足之語禁哀公於口舌間耶孟子曰由孔子至于今百有餘歲去聖人之世若此其未遠也葢自孔子卒至孟子游梁時方百四十餘年而孟子以老則孟子之生去聖人未百年也其葬魯也充虞以木若以美爲問孟子答以得之爲有財古之人皆用之而臧倉沮魯平公之來見亦曰孟子之後喪踰前喪然則實爲齊卿時所以悛然而盡於心者報母氏劬勞亦至矣夫以聖賢之質在傳不勤處師不煩固有不待教而能者考之劉向列女傳孟母之教歷歷可紀墓而築埋市而賈衒

其居使之舍學宮之旁則設俎豆乃性然也以有知而教信示斷織以勸學猶曰童之教耳于行子義吾行吾禮之言實在齊時孟子老矣而母訓益嚴謂教之所致非耶世之人知以教子責之父師而不察母教之尤近也知乳哺之爲恩而不知訓誨之爲恩知蓄養之爲慈而不知禮法之爲慈與之昧之賢則視無能則憐媮惰于襁褓之中養成于長大之後習與性成父師之訓不能入雖有美材不得爲良器矣孔子再歲而孤孟子夙喪其父操心危慮患深以達于大聖大賢之域緊母訓是

賴因表諸孟母之墓使天下之爲人母者知所取則焉乃爲銘曰惟昔任姒來嬪于姬秩秩徽音爲周之基奧若孟母爰適魯族篤生大賢喪父以夙輔之翼之教之誨之聖道有傳緊母之儀乃徙其居乃斷其織毋廢於食毋墮於學古孤孽克成其材譬彼桐梓拱把孰培求葬自齊居卿之位不儉其親有木以美馬鬣斯封隘然其岡于六百年山高水長嗟爾有子勿曰能食企而及之惟母是似

明嘉靖四十一年舉事孟承義等於孟子故宅重

修孟父母祠堂曲阜李玉記曰鄒之北二十里嶔崟硉矹𡾊巖蜿蜒者九龍山也山之西北有村名鄒與鄉者初不詳其名之所自始攷之舊志是爲吾亞聖夫子孕粹鍾英之故址也其雞犬相聞茅茨連櫳鼎指不滿百室詢之姓氏則一孟之外無他族焉葢自三遷之後世泝本源不忍仳離其系梓亦胡馬北風越鳥南枝之眞性云耳以首丘則寂居之崇阡可跂足而東望矣以追遠則時思之清廟復歸然以獨存矣凡夫春秋冬夏禴祀蒸嘗不必遠從事于郭南之閟宮彼自有襲廕之嫡宗

者主之此則推始祖妣曾祖妣及祖妣考妣以來
歷代昭穆咸秩享焉但閱歲彌深所謂賁貨枚枚
者不無風雨鳥鼠之摧侵每遇明禋之將主鬯相
事者莫不搤腕以弗稱瞻依爲歎嘉靖戊申六十
世舉事諱承義者毅然以恢復爲已任乃聚族衆
經之營之于是掄材鳩工裒堅易朽舉築而雷埜
有聲覆瓦而鱗次窗比同瞡疇昔之弗稱瞻依者
煥乎效目矣且繪塑誕聖之祖妣二像于其中則
夫思其居處笑語所樂所嗜不于是彷彿聞見其
聲容也哉夫神以慈而緣創者茲則冏然而冏恫

胤以孝而仰承者乃以善繼而善述祖功宗德萬
世如見於維盛矣太學生承禮及弟承嘉喜其繼
我思成之不患于無依也爰致書邀予記之曰作
廟翼翼太王致愼于倥偬之餘新廟奕奕僖公大
愜夫國人之望承義之豐勛茂績既不忮然以自
多而其弟亟亟稱之欲以鑱之堅珉以爲將來者
勸君子謂承禮承嘉於是乎知禮

萬曆二十五年縣令青陽王一[illegible]愼[illegible]二十畝以
守墓自爲記曰孟父母之墓其來舊矣盾基于縣
北二十里馬鞍山之下先是元仁宗延祐三年追
封亞聖公因推原所自封其父爲邾國公母爲邾
國宣獻夫人廟祀配享神休永貢猗歟榮哉九原
爲不泯矣自立墓以來垣墉堅固樹木森蔚斧斤
勿侵牛羊勿踐氣象巋嶷凡往謁茲墓者咸謂神
獲所棲可與宇宙同不朽即予亦切景仰久矣及
職茲土拜謁其墓見墻則傾圮矣木則殘毀矣詢
其故則曰先曾設有看林門子一名編給工食後
萬曆十六年前令王公諱自謹者徑裁革之看守
無人以致此也予嘆曰忍令神失所依若此哉於
是博士孟君即懇予復茲役予則曰既革而復尚

費申請又安知後之不復爲王君者哉不如置數
畝膏腴之地令人看守更爲永久孟君曰然予於
是捐俸置地二十畝給帖佃種一切租稅差役悉
爲蠲之止令看守林墓此地設而膳養有資看守
不致乏人樹木從此日培植垣墉從此日修築一
切牛羊斧斤莬復敢傷庶幾神靈賴以永妥茲舉
也寧獨予守土者之心安哉即亞聖公之心亦安
矣予非敢侈茲役但仰慕先賢則爲尊崇所自出
亦予事也予責也敢記之以備後考云 設林戶五名以備守
墓種地六十畝爲公食之資又於付村祠堂設掃
殿戶一名以供酒掃種地二十四畝爲公食之資

萬章公孫丑墓

萬章墓在鄒縣城西南八里地曰萬村公孫丑墓在縣城西北十里地名南公孫盆其地卽以二賢得名也成化十九年鄒令肅寧張泰始立碑表其墓每歲以春秋致祭羊豕出本村免其差徭至萬曆間縣令溧陽許守恩復加封樹且自爲文紀其事焉其稱萬章曰孟子諸弟子皆嘗少之固高叟否彭更齊人公孫丑至章則應答如響故七篇之中與章論難殆叅半焉然則章其孟子之獨重者與其稱公孫丑曰天地無言也聖賢有言矣然言

以見天地之心乃有功于天地聖賢無疑也門弟子有疑矣然疑以發聖賢之蘊乃有功于聖賢余于公孫丑見之矣夫知言養氣孟子之蘊道統之秘也然不有以啓之孰從而論之孔子以門弟子疑問爲助我然則丑也助孟子者歟二碑今俱存

○按孟子明言丑爲齊人而墓乃在鄒豈孟子之去齊丑實從焉遂留而不返歟然則丑之晩年殆未可量者孟譜謂孟子之子從學于丑豈無自乎

三遷志卷九終

三遷志卷十

古滕王特選　纂
闕里孔傳商較訂
古卞仲蘊錦刪閱
裔孫孟尚桂鑒定　衍泰重較　興銑
衍岳　興錞　補輯
衍嶧　編次　尚嶷叅考

祭謁

冠帶之倫誰非弟子有來雍雍肅肅至止于藻于蘋以享以祀固亶其誠亦神之使述祭謁第

十八

元司農司卿達實帖睦爾過鄒命裔孫孟思言代祭孟子李之彥記曰至正十一年秋八月癸巳湖廣等處行中書省平章大司農司卿達公奉使浙東馹驛過鄒次于公廨俾侍者請亞聖五十四代孫孟思言謂曰余思爾祖亞聖公鄒人也有祠在此禮宜奠謁然有帝命在躬不敢他及子其爲我代祭可乎遂給資五十緡使買少牢以祀焉之彥歎曰斯祭也可見公之所識者大矣公當造次匆遽之時不暇親祭聖人猶必使人代之非平日[illegible]

慕聖賢之深頃刻而不忘于懷焉能如是哉即此觀之使公居鼎輔之位必能以吾孟子所以敬齊王者敬其上矣彼以儒起身貴顯于世居從容無事之際道經是邑反漠然不知有亞聖祠在此有雖知之而又不一往拜于祠下寧不有愧于公乎

公名達實帖睦爾字九成康里人也

元太師右丞相脫脫過鄒縣祀孟子楊惠記曰至正十二年龍集玄黓執徐秋八月太師右丞相以河南妖賊鼓惑愚氓盜兵扇亂陷據城邑殺掠民庶久未戡定恐貽皇上憂累自請命分省于外親

董六軍南下大震天威肆伐徐方指揮虎旅勦滅醜類猶太山壓卵摧枯拉朽不足喻其易也道經鄒邑以孟子林廟在焉仰盛德高風乃遣使備禮偕邑令具牲幣粢盛代致祀焉肅展齋敬之忱庶盡尊崇之義使聖賢之教由是而興鄒魯之風由是而振所謂以禮義為干櫓以忠信為甲冑說禮義而敦詩書者復興于斯代用儒術而陳俎豆者再見于聖朝既獎明乎文教必克定乎武功其於撥清冦亂綏集羣黎奏凱而還可俟而待矣嘗謂孟子以命世亞聖之才當戰國縱橫之秋異端並興邪說誣民者衆天下學士隨風而靡不歸楊則歸墨孟子於頹波洪潰奔注之際砥柱中流壁立萬仞距楊墨闢邪說使堯舜之道復明周孔之學弗墜人文宣朗以迄于今先儒以為功不在禹下者誠哉是言也今太師右丞相世篤忠烈服勞王家勳庸烜赫焜燿今昔粵茲南征軍旅之間不忘俎豆文教方之大禹之征苗頑周公之討殷叛魯公之平淮夷徐戎可齊駕于千古矣至于設庠序興禮樂民俗還淳光開泰運頌聲洋溢直旬朔之間耳則豐功偉烈與聖賢之道同垂于無窮也哉

頌曰緊鄒孟氏亞聖雄資道傳周孔學紹曾思距淫息邪知言養氣發前聖奧澤及百世丞相南征薄伐徐戎道經鄒邑敬仰高風遣使致奠牲幣豐潔儀文肅穆神人歆悅丞相南征肅將天威六師嚴整如虎如貔金戈所指海宇清夷徐方繹騷如枯見摧丞相之勳孟子之德烜赫宇宙勒之樂石播之絃歌頌聲洋溢遐邇流芳百世無斁

脫脫傳以此為十四年伐張士誠時事與碑不合疑史誤爾

至正十四年甲午中書省委官達魯花赤忽篤孫謁廟有記并石刻

明魚臺尹葉文宗謁廟題名有記石刻存

洪武十三年庚申鄒縣知縣高用才等祭廟有記碑存

齊王過鄒遣祀鄒國亞聖公薛彌克題名記曰洪武十五年壬戌秋九月二十有七日癸酉詔命齊王之國先二日辛未遣紀善薛彌克前行凡道塗經歷名山大川與古昔聖賢祠宇率以牲幣告祭乃十月二十日戊寅次于鄒邑齋戒逾宿越己卯有事于鄒國亞聖公廟邑之長佐及供祭之人咸祇肅駿奔毋敢褻易籩豆有實牢醴潔清神其歆

止禮用克成於是孟氏五十四代孫思諒進而言曰皇上誕膺天命統一區宇首詔闕里以四仲祀先師孔子大成至聖文宣王惟是顏曾思孟既列配位已而復命有司於顏孟二廟亦以春秋祀享其崇師重道之禮至矣今親王撫藩東土鑾御攸經遣官致祀其所以敬禮先聖蓋猶皇上之意也是固一代之盛典宜有所記以示永久敢以為請彌克竊惟孔子之道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師範萬世昭如日星可謂盛矣然世至戰國人欲橫流天理泯滅向非孟子師事子思排斥異端扶植正義則孔子之道不幾于或熄矣乎故昌黎韓愈推明其功以為不在禹下其論確矣彌克早受讀其書潛玩微辭漸濡德義之日久矣今乃獲以王官奉令而來躬履其鄉瞻仰廟貌俯僂將敬豈非幸歟雖然此非彌克一時之榮也凡在斯文皆與有榮焉故於其請不復辭讓而樂為書且以齊府官屬名氏悉著于碑陰云

御祭文

維天啓三年五月初十日皇帝遣太常寺少卿魏應嘉諭祭　亞聖孟夫子暨博士贈太僕寺少卿孟承光母贈貞淑恭人孔氏子應襲贈太常寺寺丞孟弘略之靈曰朕惟我朝追崇賢聖恤及後昆所以維世道覺人心也惟爾孟夫子七篇衛道心長萬古報功典重豈意魯林遺孽鳥不敢巢鄒谷叢蘭獸何忍剪爾胤孫博士孟承光一門殉難吾道奇窮朕每覽守臣奏狀殊切愴懷是用遣官敬陳籩豆式念羹墻暨孟承光母子起爾哀魂歆茲禋典巖巖未謝上妥　亞聖在天之靈烈烈如生下慰博士九原之痛於戲天之未喪斯文妖氛立殄澤之不斬君子奕葉彌昌豈徒恩賁一時庶冀光照百代尚享

祭文

元皇慶元年壬子春三月　紫陽楊　奐

子之於聖人其猶天而地之日而月之與學出於詩書道兼乎仁義至於知易而不言易知中庸而不言中庸此又人之所難能也湯武則待子而義臣章則待子而孝紛紛楊墨之徒待子而後黜其爲功用鴻且著矣夫豈好辯者哉奐等去聖彌遠欲學無師而復執志不勇惟神其相之尚享

元延祐六年己未六月乙酉朔越二十五日己酉　劉　文　山東東西道肅政廉訪使

惟公生稟淑質名推大才立王化之基治儒術之道邁行仁義距放邪淫垂萬世之憲言宜諸生之禋祀尚享

元至正二十一年辛丑九月乙酉朔越九日丁巳　察罕帖木兒　銀青光祿大夫御史中丞

惟公養氣知言推明性善攘闢異端以承三聖茲奉王命溥伐羣藥載臨鄒邦恭款先哲敬遣輔行式言情切尚享

明洪武四年辛亥三月　日

鄒原忠 鄒縣丞

惟公知言養氣允有實學性善一語大啓人心斥異端而道學以明承三聖而道統以續況茲鄒邑公之闕里斯民被其德教已深矣某忝膺朝命于茲佐理凡公之所以論爲政者願取法焉非才弗克公其相之謹告

洪武六年癸丑閏十一月　日

張琯 山東按察使

不有孔子則堯舜之道無以傳微孟子則孔子之道何以著是以韓子推尊以爲功不在禹下者詎

不信然神其鑒之尚享

洪武六年癸丑　月　日

汪繼道 鄒縣知縣

惟公生當戰國之時克明性善之學道非堯舜則不陳功於神禹而可並上承三聖道統綿綿某忝膺朝命來牧是邦惟公之道德是所景慕焉辦香致敬公其鑒之尚享

洪武七年甲寅　月　日

徐源 濟寧府通判

惟公被三遷教爲百世師尊王賤覇非堯舜之道不陳養氣知言惟周孔之傳是式功高神禹萬代所宗某學公之學尚公之志忝膺朝命佐治濟邦今以王事道經於此敬致非儀謁廟拜奠公其鑒之尚享

洪武七年甲寅十月三日

崔潔 山東按察司分司官

戰國之時聖賢道否公以命世大才出而任斯道之責俾羲軒以來道統之傳得以不絕則其功之紹於前者爲甚大也況七篇之書道學政事靡所不載則其澤之被于後者爲無窮也潔臨鄒邦景

仰休風展禮廟庭少伸厥敬伏惟尚享

洪武八年乙卯六月　日

賀巖 濟寧府同知

惟公道三遷教著七篇書當戰國分爭之時闡聖賢性善之秘黜覇功而明王道息邪說而正人心統紹宣尼功配神禹非命世亞聖大才其克若是乎巖忝以公行道經鄒邑敬謁廟庭仰承盛德謹告

洪武九年丙辰　月　日

程思道 山東僉事

某生於千載之下仰慕於千載之上賢者何也嘗聞前聖之道既絶而復續異端之説既熾而復熄人心既邪而復正而孰使之然也嗟乎孟夫子之功也今因逖歷過其里瞻其廟禮其像而其孫儆然如親炙之敬者豈無自而然哉謹告

洪武九年丙辰　月　日

鳳朝陽 濟寧府兗州判官

天生命世大才當戰國從衡之時獨能崇王黜覇道性善闢異端其道繼孔聖其功配神禹宜後賢之推尊爲萬世之永頼也謹告

洪武十四年辛酉十月　日

掾章余　植

韓文有曰堯以是傳之於舜舜以是傳之於禹禹以是傳之於湯湯以是傳之於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亞聖亞聖歿不得其傳焉朱文公又曰孔子傳之曾子曾子傳之子思子思傳之孟子而止焉然則孟子續千載道統不傳之緒以垂教於萬世所謂後孔子而聖者也亞聖大才豈虛語哉植道經鄒里恭謁廟庭不敢以當祭者謹捐俸金以貽孟氏之賢子孫主祭者[illegible]之一助云謹告

洪武十六年癸亥　月　日

朱　敬 鄒縣邛縣

惟公闢楊墨之功不在禹下非堯舜之道不陳於王前當異端害正道之時人欲壞彝倫之際不有先覺孰任斯文敬生當千百年之後叨讀七篇仁義之書每思聯仰道與時違不如所願恭奉明命來長鄒邦天遂其心謹以剛鬣之儀用表誠敬謹告

宣德九年甲寅六月　日

施　淵 工部主事

惟先師孟子之學得於子思著書七篇垂訓後世論性則曰本善論孔子則曰賢於堯舜論仁義禮智則原夫四端皆所以擴前聖之所未發使堯舜周孔之道不陷於異端不溺於邪説不逐於智謀術數之小黜伯尊王功莫大焉謹告

成化十一年乙未三月朔日

畢　瑜 山東提學僉事

嗚呼三代以下正學不明邪説行天下久矣吾夫子歿而微言絶不有豪傑如公者出人孰知兼愛

非仁爲我非義人性本善而無惡孰知王道當尊
覇功當黜則夫子之後不可無公也明矣公嘗之
齊之梁之滕摯摯以興學教民爲務惜當時皆莫
之用今聖天子在上王道大行教養兼至茲欲率
諸生皆明正學且孝弟忠信自鄒魯始公其鄉人
也幸默相之道我素飡之羞謹告

成化十五年己亥十二月壬子朔越二日癸丑

錢溥 南京吏部尚書

嘗讀仁義七篇而知人性之善夜氣之存是以發
前聖之藴又嘗考世族之譜而知孟仲子之爲子

思之坊墓猶存足以祛後世之惑今也自京歸
老詣曾及鄒見源泉之混混歎道體之彌深仰泰
山之巖巖識氣象之如在敬奠一觴用酬道教謹
告

成化十七年辛丑七月甲戌朔三日丙子時始完祭器

張泰 知鄒縣

惟公學本宣尼道宗堯舜仁義七篇萬世垂訓泰
讀公之書行公之學補報於公祭器是作今茲完
備獻於廟庭卜日釋菜惟誠是將賴公明德輔我
邑承庶事具舉聖門是慶

正德二年　八月辛酉朔越二十六日丙戌

章忱 太僕寺丞

學本三遷統承亞聖異端以闢人心以正想見儀
形泰山氣象斯道增崇萬世景仰忱茲奉王命載
臨鄒里恭謁廟庭以享以祀謹告

嘉靖元年壬午春二月癸卯朔越七日己酉

陳鳳梧 山東巡撫

禹抑洪水周驅猛獸孔作春秋其揆維一惟我夫
子庶幾闢邪統承三聖厥功則遐七篇之書仁義
性善堯舜可爲千載如見鳳梧生晚聞道未真巖

巖氣象載炙載親修謁之初奠此蘋藻吾道一脉
庶幾覆幬謹告

嘉靖二十六年丁未四月乙巳朔越二十七日

何鰲 山東巡撫

於昔宣聖萬世宗師聖孫嗣作道在中庸惟我夫
子得之於口傳心授之切而又以闢明於邪說橫
流之衝其仁義擴充之訓知言養氣之學真有以
發前聖之蘊而開來學於無窮然則萬世之不惑
於異術孰非吾夫子之功鰲等幼讀夫子之書而
私竊其道以發吾蒙今幸巡撫東土得瞻廟貌儀

儀像如親炙仰古訓之遺風謹以非儀用表寸衷
尚享

嘉靖三十一年壬子秋八月辛亥朔越祭日丁
巳 時始修三遷志成 史鶚 山東沂州道僉事

惟師泰嶽降神生而峻厲巖巖氣象表率百世家
有嚴毋三遷學宮機杼一斷作聖之功道統攸傳
願學孔子扶植之力顏曾莫比力闢邪說仁義七
篇萬世永賴如日麗天遺塚云亡仰孔道轍求而
得之鎮我東魯朱令徐士畋設廟極望之可畏英
氣如生封爵錫田洎于累代繩繩相承道運同泰

襲封世職創自我 朝崇重儒道治教懋昭亍茲鄒
城弔冢禮喬專纂志書備載世系孟門正脈淵流
甚真彼作偽者何其亂倫志名三遷厥義何在紫
養以正由於母教爰采蘋藻用告厥成師其昭感
俯鑒斯情謹告

萬曆六年戊寅 月 日 趙賢 山東巡撫

天挺真儒學識其大仁義七篇唐虞三代貴王賤
霸拼邪翼正孔道益尊禹功堪並距越在後胤繹
在前鬱鬱檜栢有廟巍然爰潔蘋藻載炙載親巖
巖氣象萬世所欽尚享

萬曆十一年癸未 月 日 陸樹德 山東巡撫

惟夫子闢陳王道炳然日星其事備于居仁由義
其要先于薄斂省刑彼移民移粟惠不足稱況為
黜為觸政何以平故曰有不忍人之心斯不忍人
之政行也是義是訓定保明徵孰能外茲規矩準
繩況入其疆撫其人敢不奉以核吏康民泰山巖
巖陟降在庭所貴心通黍稷非馨尚享

萬曆十八年庚寅 月 日 鍾化民 山東巡按

既生天地不可無仲尼既生仲尼不可無夫子天
地之道得仲尼常行仲尼之道得夫子常明化民
觀風茲土肅拜聖容敢不正人心明王道以承夫
子之功尚享

萬曆三十七年己酉 月 修廟動工祭文 胡繼先 鄒縣知縣

惟靈本仁祖義黜霸崇王承聖統以淑人闢邪說
而輔世夜氣醒幾希之脈雞鳴嚴善利之間是誠
後學之依歸固宜明王之廟祀乃者宮墻傾圮殿

廡素蕪雖歲久則締構易隳亦民窮而物力難継
某等來牧茲土雅伏神禧嘗致慨于黍離益動思
于源本雖承院允難竭縣貲謹捐處其寸金聊補
葺乎大廈惟曰仍舊豈云壯觀第恐土木沓興致
賢靈之驚震以故牲醪預告祈神力之護持行看
不日之成佇聽子來之悅尚享

萬曆四十一年癸丑　月　日

沈應奎

惟師嶧秀岱靈渾合粹精慈儀私淑闡發誠明異
教不波正學不晦洙泗之脈夫子是承敷陳王道

顯斥霸術文武既墜夫子欲行秦火暴厲聖統危
絲茫茫長夜洶洶橫議屹屹壁壘鏘鏘大聲夫子
顯懿亘亘宇宙夫子陶冶直埒生成何所不流在
地江河何所不臨在天日星應奎小子去聖遐遠
學步學趨如聵如盲未窺一經何以千里庶叨竊
祿慚負明經旦氣幾希良心夢醒宮墻伊邇模楷
若親屬路迷途敢不式型向享

萬曆四十六年戊午六月　日

呂元善 山東布政司都事

天作尼山借靈鄒嶧嗣脉傳心亞聖乃出大聲呌
空喚醒聾塞口生堯舜坐死楊墨氣含隆古義
今日惟人領受與通呼噏吾來自公瞻仰有赫愧
不動心泯逾四十孟母泉香孟母萊碧仗母致于
庶幾來格尚享

泰昌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王在晉 山東巡撫

天生亞聖上繼絕學肇此先知以覺後覺旨哉性
善民生秉彝惟堯與舜人皆可為幼學壯行居仁
由義以詔時君何必曰利聖門之徒賤霸尊王王
不待大奚有齊梁浩氣充塞厥由善養當路于齊

齊王反掌衆言淆亂邪僻浸淫趨楊趨墨亟正人
心惟五百年誕生名世感時拊膺實關隆替近聖
之居地接尼山夷清惠和匪其所班明善誠身高
談性命功不讓禹以承三聖晉撫茲土遠遡遺芳
三遷故里徙倚宮墻泰山巖巖萬代殊絕魯國所
瞻景行先哲羞談管晏麗美伊周蕭將爼豆人已
千秋仲尼既沒文在于此流風尚存私淑可炙

天啓三年癸亥五月庚寅朔越祭日己亥

魏應嘉 太常少卿

嗚呼惟我亞聖夫子以仁義七篇直接尼山正統

師表百世巖巖在望正心息邪百世胝式遡其實
不謂白蓮煽禍中於愚氓化爲殘賊致鐘靈毓秀
禮樂文明之邦戎馬焚掠剪爲丘墟原野厭肉川
谷流血豹很塞南北之路烽火照縱橫之屍薪木
毀傷俎豆無色過者無不咨嗟痛恨而德門賢胤
並罹其禍傷哉然能與母子同時罵賊以死三代
相望烈烈生氣浩然長存孔北海顏常山平原兄
弟不得專美於前有冏卿父子而五矣眞亞聖之
繩武取義之英軌也妖氛殄功成皇上俞守土者請
再允諫官章特命鼎新廟貌遣臣應嘉捧諭書致

祭用懈我夫子之靈兼及冏卿父子贈官祠諡厚
邺忠義知洋洋精靈翩然來格仍眞我亞聖默牖
民衷發其知覺使大經正而庶民興人心正而邪
慝化一道同風人人歷仁義而急君親爲忠臣
子善士良民不愧聖域所生惟亞聖是啓是翼將
朝廷特典百世光昭而子孫仍仍承食仁義之報
是則今日表章之意而凡讀其書者咸師淑慕尊
榮施無涯矣明水澗毛惟以告虔尚其享之

崇禎元年戊辰九月 時重修三遷志成

呂兆祥

於惟亞聖道統攸寄實始三遷訓垂百世上副七
篇厥有一志前溯靈源後續芳裔忽罹妖燹書亡
業墜所幸先人昔有著記合史與胡芰輯哀彙補
出手藏與兒勤肄兀兀寒暑採同考異割產召工
力完鋟鍥一念希賢破家不悔冒霧侵星遠到沂
泗送刻神宮虔致聖嗣心願此書永永千祀敬告
夫子鑒觀斯意尚享

國朝順治十一年甲午九月甲戌朔越二十八

日甲寅 高景太常寺少卿 陞右通政

惟公値戰國從衡之世七篇之旨獨能尊王抑霸

辨義析利俾堯舜之道以傳孔子之道以著久已
如日月之經天江河之行地人謂功不在禹下者
豈其然乎 鼎 復命北歸經臨鄒邑仰先喆之已往
覩廟貌之猶存敬以剛鬣之儀用展微忱公其鑒
之謹告

康熙十二年癸丑八月癸酉朔越十八日乙卯

亞聖六十五代孫孟亮揆 翰林院編修

維祖作述七篇統宗入聖遊齊梁而陳堯陳舜仁
義燦若日星闢楊墨而有父有君綱常炳於天壤
道則尙矣美矣氣則至大至剛歷五百餘歲以後

見闕莫繼其傳越二千餘年以來中外共崇其教自漢而唐而宋累朝恩禮兼隆由元而明而清昭代表章尤著欽溯源之有自幸奕葉之猶繁拨籍寄東吳派分山左仰叨祖庇備職西清每歷水源木本之思仰止而深懷者素矣遥望嶧嶺泗河之勝儀型而向往者久之茲值假歸得瞻廟貌敬陳牲帛用告先靈嗚呼誦其詩而讀其書如覩養氣知言之範入是門而由是路益深進禮退義之思先靈爲昭名言莫殫以樂正子配尚享

孟子墓祭文

萬曆三十五年丁未　月　日

胡繼先 鄒縣知縣

於惟夫子卜兆四基額外祭地縣續置之云何淪沒祭典缺遺敬捜舊業復捐新貲地增半倍祭益一期茲當某月之某日定爲萬祀之常儀典制有經賢靈是依尚享

孟母祭文

萬曆十八年庚寅　月　日

鍾化民 山東巡按

子之聖卽母之聖妻之聖卽夫之聖不有三遷之教孰開浩然之聖人生教子志在靑紫夫人教子志在孔子古今以來一人而已爲丈夫者瞻對慈顏安可不奮然獨往必求至于孔子尚享

墓誌銘

亞聖五十二代孫處士彥迵孟公墓誌銘 洪武辛亥

廣信杜訢撰 濟寧府兗州鄒縣知縣

處士宗子諱惟恭字彥迵姓孟氏定鄒國亞聖公五十二代孫其先有諱德義者君之祖考諱允親者則君之考也自余求尹鄒邑求孟氏之賢者僅得君之孫思諒相與來往將載斯愍焉恒以人父殁未有述為叔請再因而益固益處士之生篤厚而明敏結髮而知嗜學弱冠而能為文辭平居家方笑不求宦達遇事有謀而善果斷暨主領祀事能幹置於繼述之事尤惓惓焉泰定五年五月蒙中書撥付祭川以與計者三十官錢以緡計者三千有奇收貯貫粒具籩豆豋洗恭備春秋釋奠以其贏餘次第興創正殿塑亞聖像建兩廡作櫺星門重二門構講堂西齋神廚庫房樓以周垣約百餘丈築閣樓堂于中脩書院之西北甃縣書索文刻加封亞聖制碑及宗枝圖林廟祠太小凡三十餘座君娶李氏生二子長之庸幼入孔顏孟三氏學顧守祖祠不仕娶王氏次之訓始由單父縣儒學教諭陞莒州儒學學正娶宣聖五十二代孫譙縣尹孔吉甫女生二子思諒蓋其家嫡也生九歲而孔氏殁繼母仇氏實勤教育至正間署任本縣主簿兼典祀事國朝初從襲封衍聖公入覲闕廷得請歸守奉林廟繼達而有幹濟增葺亞聖之祠娶唐氏次元孫早殁女二人長適卓氏次適毛氏嫡孫一人伯顏幼學女二人俱幼君生以至元二十一年八月二十有二日卒以至正九年十二月二十日春秋七十有六以至正十三年八月初六日葬於馬鞍山之祖林西臨付村宅閣產業嗚呼闢邪說恢聖謨厥祖之功大矣若以於濟之才守志不仕獨以祖庭林廟樹建報效始終為務而卒克如志其考終命宜哉余生後猥以弗獲顏接為歎今思諒又克朝夕孳孳思有以繼志承考且靳文以揚前休亦宜牽聯得書殆愿乎辭之周耶銘曰源之衍流必滋道斯弘後昌宜兮道明聯懸彼著積厥功遐以彰兮彼寧者丘祀林之蹶我銘貞堅兮灼其潛幽永有覩於茲丘兮

亞聖五十三代孫莒州儒學學正曾甫孟公墓誌銘 洪武甲寅

張思大撰 濟寧府兗州鄒縣訓導

公諱之訓字曾甫定鄒國亞聖公五十三代嫡孫乃處士君之仲子也前元至正甲申單父儒學教諭考滿陞莒州儒學學正適值兵興棄職歸桑梓顧守祖祠兵亂避地蔚州不幸以疾殁于正寢甲午五十有二公夙有學識及歷較官所至學者遵其教薰其德雅有可觀至於事親孝友交信名著內外文人碩儒咸加禮貌誠無忝於先祖為公娶宣聖五十二代孫譙縣尹孔吉甫女溫恭孝慈內治有法先卒合葬於城東北馬鞍先兆之次生二男二女長思諒次元孫早卒再娶倪氏亦貞順所毓一子思忠女二長適卓氏次適毛氏孫男一人伯顏幼學孫女四人男婦二人唐氏郝氏家嫡思諒生而秀長而幹亦嘗為本縣主簿有良吏才於國家之務周不悉心及兵後經葺亞聖祠率族人致祀尤謹況簿與余善請銘先考潛德為發其光義弗獲辭廼為銘曰鳧繹之靈篤生亞聖孟氏之門定賴餘慶五十三葉子孫述業銘以著之昭示無竭

亞聖五十六代孫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士煥孟公墓誌銘

孔公恂撰 曲阜少詹事

客秋抵鄒往弔孟公士煥哭失聲蓋惜公之年不遠其德而言念交遊今昔之感係之安能不大慟于懷也公家嗣長伯將為公卜葬走使以公狀請為銘余與公友善二十餘年其生平行誼亦既開而見之曷能以不文辭按公狀諱希文字士煥係亞聖五十六代孫自亞聖發祥歷四十五代諱寧初授鄒縣主簿稱孟門中興祖歷傳至思諒於洪武年間復授鄒縣主簿有吏才踐正祀典修舉祠墓多所幹濟舉一子諱克仁賜翰博郎公父也公賦質英敏髫年授書未幾輒能成文于古書與冊觸目記憶聲譽勝士林義氣深重知交多高人韻士聲味之合遂詩生平其鑒往跡察世故洞若觀火者宿不能過也居恆寡嗜好服澣濯衣不尚綺靡惟重古名人筆蹟購之不計值郎所之服郎

拔玩几案問以清課自娛其教于篤于庭訓爲延
師取友必擇而事之今長君英發能文義方之教
于是見灸恭過景泰二年詔求孟于後命下孟裔
中人惟公學行俱優又係嫡長應詔赴都拜襲封
之命領教赴任夫以孟于後歷二千年而始膺世
職非人待世乃世待人也公授職以勉紹祖訓爲
志整修祀典開墾祀田于廟庭禮樂無不釐正淌
閒祀不曠其官過憲宗孝宗兩朝臨雍大典俱欽取
陪祀宴賜頒衣加級俱選盛典逢萬壽聖節俱乘
傳赴都朝罷宴享過單恩封父克仁如其官母封
太孺人皆與數也年五十七辛元配孔氏封孺人
生于二長元應襲博士次亨恩貢生女婿娶皆名
族今十一月初三日卜葬于馬鞍山祖塋之兆爲
之銘曰　亞聖明道後嗣宜昌撥生偉裔繼世名
彰清華列班聲重玉堂
明禋光崇奕祿流長

亞聖五十七代孫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長伯孟

公墓誌銘

郭本撰　御史

孟翰博公訃于宗戚也予遺子奠雜祭焉其冢嗣
公祭辦踴哭失聲已而向予鄭地請襄事堂斧之
銘敢煩執事余取其手狀披閱之長伯公諱元爲
亞聖五十七代孫初授翰博諱希文字士煥之冢
嗣也父子相繼爲名賢一時縉紳之士與之交遊
者皆推重之至弘治三年長伯以宗子襲繼克紹
前業遇萬壽聖節必隨　聖公暨五家博士詣闕
拜賀朝廷賜宴禮部以龍嘉之遠至正統元年嘉
靖七年兩朝臨雍大典詔取四氏子孫陪祀俱宴
于禮部賜錦衣一襲長伯皆弱逢之臣于獲龍于
君者長伯者亦可謂盛矣其平居嘉言懿行又有
不可盡述者姑舉其大者言之祖勗之增葺碑石
之修建皆可爲宗子法至於表率族屬明修祀事
二十餘年憂勤惕勵期以不隆先業爲念然性慶
謹冲心術平易敦睦于遠近之族人宗族多德之
前母顏氏早逝生母張禴人在堂三十年事之克
盡厥孝方將望其多歷年所而今告卒矣慟哉公
生于成化十三年卒于嘉靖十二年享年五十七
歲予一公榮應襲世職娶孔氏係　至聖裔縣令
孔公　　女令卜于嘉靖十二年十月湘入日冊

葬祖塋之次因爲銘曰恪以守成孝以事母敦睦
族人承厥宗祖世際太平繩繩接武廟隆孝思緜
睦修補玉樓告竣修文天府祖塋之
原安厝分土爵爵佳城於昭千古

亞聖五十八代孫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豪文孟

公墓誌銘

王景撰　瑯琊人

嘉靖春三月翰博公彥璞來朝特自述其先君行
述之狀具腆儀來署中拜請爲誌銘以圖不朽予
每歲于武宗聖節必聘豪文于京師余無可辭按
狀公諱公肇字豪文系出　亞聖五十八代翰林
博士其前職也高祖思諒洪武元年授本縣主簿
曾祖克仁天啓三年贈翰林博士祖希文景泰二
年初授世襲博士子二長元次亨元子弘治二年
承襲父職元生公肇以嫡孫應繼不期天奪之祿
早卒公肇年甫弱齡不能承襲以從兄亨子公璧
代肇權襲至嘉靖十六年公肇年踰十六公肇讓
職致仕公肇襲授前職于本年過世宗幸太學遣
行人張愷行取陪祀禮畢賜冠帶錦衣宴于禮部

遭逢盛典加陞一級公幼生聰慧質性英敏于經
書過目輒成誦言動不苟太翁深器之嘗謂人曰
鑒我宗瓜榮我先事其在是兒乎及長踐履篤宜
歷練明達于事至物來洞悉幾宜俱合軌範交遊
以教始終如一善于談論亹亹不倦過權貴勢要
畧無挂志宗族鄉黨有飢者食之寒者衣之婚丧
不能舉者尚之其救人急艱類如此代職後自此
于公卿有田祿者猶依古人承重祀事必誠必徵
祭品躬親襲造祭田所入親行檢視廟內殘破竭
力修補將以承繼祖職爲念不敢慢也每逢聖節
赴都朝賀或賜筵宴或給路費龍眷非一恩至滿
也于十月十八日終享壽六十三歲元配孺人孔
氏生子一彥璞承襲今職女一適曲阜　至聖齋
庠生孔聞昭兹三月初三日淸明之辰將卜葬于
先塋之次因爲銘曰卓哉孟氏　亞聖之孫倜儻
秉適與衆不群主奉祀事誠敬躬親統領家務有
典有箴言試舉止動合軌倫宗族鄉黨恩誼維均
婚姻死葬甫卽遄臻仁義忠信貽祖傳孫刻銘勤
石君子
攸閣

亞聖五十九代孫世龍翰林院五經博士朝聖孟

公墓誌銘

孔貞幹撰 襲封衍聖公

居鄒主奉祀事翰林博士孟公捐館之三年為皇
明萬曆之二十八年其孤承光持自撰行實再拜
稽顙來乞余為誌銘以圖不朽余維天經地義不
越乎孝顯揚名必資乎文以是心至可謂能子
已按公諱彥璞字朝聖　亞聖五十九代之[illegible]
高祖克仁曾祖希文祖元父公繁俱相繼為翰博
世奉祀事公以嫡嗣于隆慶元年襲授世職雄姿
英發倜儻非常不拘小節能幹濟善談論商確大
義洞合軌範統領家務井井有條宗族以孝稱鄉
黨以弟譽凡遇春秋祭祀竭其誠敬賓客往來傾
資弗吝者人有喪事無論往赴家門輕重悉在掌握
閒閒中風致酒邊棋局蓋兼有之嘗自謂云我祖
承繼先聖功垂名教吾雖不能效法于萬一敢不
以清白自守用是敬畏小心無敢自恣富貴利達
畧不動心人咸服其襟度焉每逢聖節進表俱承
優遊穆宗神宗兩朝臨雍皆遣使欽取陪祀禮成
咸荷紵綵襲衣及燕享禮部之賜寵典數也惜乎
年不配德僅五十五歲卒元配孺人顏氏生子承
光承襲世職女一適復聖裔庠生顏胤玆三月二
十一日卜葬于馬鞍山麓祖塋之次因為銘曰
亞聖垂教寔開其祥內翰寵錫垂裕無疆遠公嗣
秩孝微愈將鼎新廟貌寔服蒸嘗天恩屢次體被
烈光福祿綿綿履行嘉猷臧人懷族恭遠邇胥
望餽雖茲閟神格洋洋我言以銘式沛來芳

亞聖六十代孫贈太僕寺卿永觀孟公墓誌銘

申時行撰 內閣學士

余由姑蘇起都過鄒拜　亞聖祠謁厥裔孫知有
人焉祖德猶未替也因心契于翰博公永觀茲其
次君以銘幽之詞請謹不斐其敢辭按公狀諱承
光字永觀距　亞聖祖六十世高曾祖父以來相
繼為翰博世奉廟祀公以萬曆三年承襲世爵恪
修祀事真無忝厥職者生而孝友倜儻有氣節不
屑屑家事惟留心經濟每念及古人忠孝事輒義
形于色時值流寇猖獗公慨然曰丈夫得志則為
王家經畧四方不則亦保障一隅烏能視宗族鄉
黨罹鋒鏑困窮徙而不之省者值天啟二年蓮妖
賊亂陷鄒邑楊都司率官兵討之時賊衆三千餘
人圍繞孟宅承光與應襲嗣子弘畧督率家人拼
役三十餘人協同楊都司勦賊皆被矢石所傷焉
賊不屈俱被害家人席天壽等亦為賊所殺家財
劫掠一空真乃聖門之不幸吾道之頓窮遺此大
變凡人聞之無不傷心慘目者闔學具呈公舉邑
令都司俱報聞山東督撫趙具疏奏聞奉旨褒恤
贈公太僕寺少卿公母貞淑恭人公嗣弘畧太僕
寺寺丞廕公次子弘譽世襲錦衣衛千戶遣官來
諭祭御製文以祭之賜祭葬以表其墓家人席天壽
等䘏有差恩綸屢錫榮及僕役皆公之忠義有
以致之也孟子不後不遺之訓至大至剛之氣公
可謂無愧矣元配張氏封恭人生子弘畧應襲世
職被難死節次弘譽代襲翰博權主祀事恩廕錦
衣衛千戶供職京邸女二長適聖裔禮科給事中
孔公聞詩男庠生貞權次適庠生宋公秀實卒年
四十有六今歸葬于馬鞍山先塋之兆因為銘曰
東山之英浩然正氣聖門之彥仁以勇濟祖烈克
紹間氣挺生殺身取義好爵是靡勁氣
剛風沒齒彌彰千秋萬世垂芳無疆

亞聖六十一代孫世襲錦衣衛千戶振揚孟公墓
誌銘

孔聞詩撰 禮科右給事中

崇禎十有六年九月原任錦衣衛千戶振揚孟公
墓元配孔宜人合葬于馬鞍山祖塋之次翊先兆
也既卜吉矣其子聞璽持公行狀來乞銘于余余
與令先君姻婭世好也素為莫逆交于髫年時見
公瑰琦磊落不與俗伴心竊壯之雖蕪詞不足為
頌揚光然詎不容辭謹爰筆誌之按公諱弘譽字
振揚　亞聖六十一代仲孫也先世自希文公初
得封爵世為翰博奉祀相傳數世及公父承光襲
授世職于天啟二年遭妖賊陷城之變胞兄弘畧
同父死節贈父太僕寺卿孔母貞淑恭人兄太僕
寺寺丞仲弘譽廕錦衣衛世襲千戶弘畧次子于
雖其應襲聞玉甫七齡不能奉祀事　亞聖主鬯
乏人督撫軍門具疏題奏以公暫襲五經博士權
主祀事公任職後舉祀典而大禮克彰敦宗睦而

世次不紊凡可以昭祖德貽孫謀者不留餘力生
母張孺人在堂竭力供甘旨孝養無少缺焉至于
應襲之姪時依公左右公曲爲撫育慇懃教誨俾
之成立祖廟遭兵燹之後圮頹推折公捐資與葺
復爲請于當事各捐俸重修迄今輪奐楨楠煥然
改觀皆公力也痛念父母兄長皆殁于賊抗節不
屈部議恤典仍未的確自陳特疏奏請事白得恤
典封爵遣官賜祭葬表墓道建坊里門又請特恩
封母孔氏爲恭人孝思克展亦公仁孝所感也及
公姪國玉成立公具呈讓職致仕林下優游田園
有鹿門逕致賢聲一表表鄉國年六十七卒于鄉元
配孔氏封宜人子一聞聖庠生娶學錄孔公閑許
女今歸窆祔先塋因爲銘曰濟濟蔥蔥北山之陽
德堪承先于焉歸藏人懷族感遺澤流長予孫保
之奕世其昌綿綿
千古餘慶未央

亞聖六十三代孫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加四級

靜若孟公墓誌銘

孔興璉撰 鹽運使司

鄒邑靜若孟公余姻戚也余于乙未歲需次銓部
方冀旋里後抵鄒與公敘舊昔闊別不意逾歲丙
申夏公嗣君持公行狀欲合葬公于董安人之兆
乞余誌銘余不勝悲悼念余與公累世通家寧能
以不文辭哉謹按狀公諱貞仁字靜若爲 亞聖
六十三代主鬯孫元配董安人系出鄒邑庠生董
公諱紀女公祖諱弘譽字振揚當明季天啟時以
恩錫授世襲錦衣衛千戶兼攝院事及我
朝鼎建公考諱聞璽字龍華始專膺世爵歲餘抱
病不能詣 闕嵩呼公以長男承職時甫七齡端
莊謹厚當拜 祝
萬壽時敬儀卒度蒙 賜宴優禮非生而神異何
克臻此甲子歲
翠華幸魯釋奠 先師公陪祀廟庭家 錫經書
蟒袍晉秩一級非公之忠悃素裕亦烏能邀此殊
榮耶然而公之忠實托基于孝公少失恃事繼母
劉太君凡生事葬祭罔弗盡禮兼之董安人一德
相協于道婦道兩無愧焉奈好合未幾安人遽爾
遐逝何天奪之速如此耶且公之孝尤有難及者
公之堂伯龍甫公卒于戊馬倥傯之會淺葬未安
公竊念不置尋遺骸于故土移葬祖塋俾幽魂得
對于泉下此皆公之天性純孝大節卓卓可紀者
至公之履貧顯而不驕膺榮寵而不矜待族人以
誠接姻戚以敬又皆公之懿行足爲世表者也公
以大德若此故諸子濟濟諸孫繩繩皆鵠立鸞停
爲一時偉器而且錫以大年壽享耋耄豈非天之
所以報公者獨厚歟因書其櫬納諸幽宮公生于
前明崇禎十二年正月初七日巳時卒于康熙五
十四年九月二十五日辰時享壽七十七歲
敕授承德郎元配董太君贈安人繼配孔太君封
安人曲阜侯選縣令孔公尚喆女子八人長尚桂
襲授世職女六人孫男十六人孫女十人曾孫十
一人曾孫女十一人嫁娶俱里中名門不俱述今
卜于十月十七日合葬馬鞍山董安人之兆既誌
而復爲之銘曰危繹協靈誕毓名胄髫年服職天
寵疊授昇以華袞錫以秘帙坤德溫柔穆姜是匹
哲人昌後蘭芬桂馥
歸乃佳城魄莫奕祺

附

亞聖六十代孫肇昌府通判壇峯孟公墓誌銘

鄒縣潘棅撰 山西副使

壇峯先生者 亞聖六十代孫也先生生而穎絕
少長治經術攻苦刻厲聲郎鵲起里中人靖處士
察先生才有女許授室是爲孺人及任閭內佐先
生孝養先生乃得一意修業業益精試輒高等補
博士弟子員得廩食居恒聚徒詰業益勞苦不休
少年遇上謂青雲可立致乃屢試不合卒用里選
起家授文學掌故筮仕下博無何遷一秩于中山
又無何增一秩于河間先生三歷博士雅以師道
自嚴至商命耳提尤稟正于六籍一時諸生視先
生啟最不旨奧鼎以廣厲有效層累而上遂擁闡
中司理先生由經術起一且持三尺法家言衆疑
非所習乃輒循理無害爰書律至能不務時訊次
於是所部悉就之聽直諸旁郡邑悉就之質成又
爲一時名司理孰謂儒者拘于文法也先生循資
擢又當不次而竟以別駕遷入秦武始金城之間
爲西秦隴監房素蹤竊不苦兵力而苦轉餉以故

當事者輒倚重先生知先生才足辦此耳卒之飛芻輓粟不瑕中人産而力寬庚癸之呼令百二天府兵端坐彌此其功不在小浸假而向用其勗業何可勝道乃知止不殆有味乎藏史之言即謝政而還菟裘自適聽諸子孫讀父書以爲樂且鹿車自隨庶幾皆老奈之何孺人遂先奪也後薦人入年而先生亦殘許先生在林下十餘年與鄉人處無少長貴賤咸得其歡余數從先生飲飲輒酬歌忌倦不以長且貴自扶柳下油油之風不過也余鄉薦紳先生不一二里中人有羅于法或邑有大紛更吏民稱不便者往往懇先生言之長吏先生遷謝之足不至公庭口不談公事長吏無不雅重先生長吏亦間或從先生物色邑之豪殆無額者先生謝不知滅明之節德操之慶先生又以一身兼之矣嗟乎先生自首併摩口誦不輟上不得從人主之前陳說經義下不得從長吏之未請試屬國而僅僅位不滿德以天年終說者務爲先生致感不知自古文學之士多淪落不偶然終不以故取賢則先生又何憾于地下哉先生名承相字永卿壇峯其別號云生于正德七年八月初六日卒于萬曆二十六年十月十八日享年八十七歲孺人生于正德四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卒于萬曆十八年九月二十四日享年八十二歲凡舉子若四婚嫁俱里中名閥不具述獨其孫聞鉦爲諸生有名與余宗有秦晉盟余髮燦特巳豔慕先生爲鄉之質行長者乃今與肺腑咸尤得悉其行事敢載筆而爲之銘銘曰爾爾爾祖寶繁我魯覲爲之後以篤斯祐恂恂者儒王事靡監祿素含淳奄然于古厥有孟光數極于五冥合支同允藏吉土嘩山之陽濟水之濟若堂若坊斯亦孟氏之庶

亞聖六十三代孫山西平陽府絳州淸軍同知玉珂孟公墓誌銘

曲阜孔尚先撰　翰林院檢討　山西學政

余視學三晉騑車絳州郊關之外見豐碑巋然臨於岐路手披蒼蘚觀其姓氏則吾鄉鄒邑孟公玉珂之遺愛也公官止州佐惠政在民其去官迄今十有五年矣絳人歌思不衰余固巳歆羨其流風會其遺孤尚蚨等以公與厥繼配苑安人合葬期告余與孟氏世講也又世姻也是當爲之銘因召敘授椒而併誌之曰公姓孟氏諱貞珮字曰玉珂鄒邑

亞聖孟夫子六十三代裔孫也祖弘秀父聞養兄弟二人公居仲世居邑之四基山劭有文名受知于督學道愚山先生補博士弟子員屢試場屋躡不第授例入太學期滿考授二牧以欽少人衆需次無期初不作仕宦想滸修閉戶以交酒爲娛戍中山東地震兄弟皆權覆壓公獨廢不死慨然日天留此身得非有所用聊既未能仕于國吾將旗諸家遂以承宗祧振遺緒爲巳任一家之內生黃死葬無不盡禮日擊

祖廟傾圮謀諸宗于歷倚捐助而修之會

上命重修周公孟子廟遣祭立碑公偕邑佐林君督功倡率鳩工茌材期年而燚益廟毀於紅中之亂垂六十餘年令始煥然一新南北過者有所購拜公之力居多也是歲恭遇

皇上以幸魯推恩凡四氏陪祭人員得越次授職公授絳州司馬年巳逾艾捧檄色喜曰官無崇卑是亦足展吾抱負況受

皇恩格外可不思所以報効哉抵任冰蘗自矢郝絕苞苴事簡署閒澄心思治濟軍兼營行稅舊有胥包催侵耗之弊小民患之公則禁革包催令赴官自納正額之外毫不取羨商民立碑誦德至令收稅者永以爲法將絳民以辦鹽課爲若有不逞者哨聚山中煽衆爲亂其勢張甚州守汪君詩無所出公單騎直詰賊巢諭其魁曰鹽課者鐫錄所積力耕可辦爾少忍若身家固可活也若爲益則吾片紙上聞大兵立至爾曾囊粉矣爾福在今日爾其恩之賊衆皆感泣羅拜散爲良民塩課辦而亂不與汪君迎勞於郊自以庶變之才爲不如也其明年

上親征噶爾丹機行山西轉輸糧草有司皆懼莫之敢任督撫廉知公能委公辦運公年周花甲鬚髮斑白慨然有澄清之志力任其役竣犯風雪最涉邊塞知是數月大軍報捷公始息肩然自是盡弃積勞疾始作矣遂請上官乞休致民聚嗽若失怙侍卸事時攀轅兩泣文士爭爲詩歌以贈行至盈歷云嗚呼一州佐至於如此洵亦難矣旋望僅一載公疾革召諸子曰我初不望仕今歷官三載皆

君恩特賜愧無報稱惟冰兢自矢冀無忝貴人貺

無死吾死爾下獨之死于王事也復何恨哉汝等宜體此意言不及私遂瞑享年六十四歲元配安人劉氏早卒繼孔氏又卒皆先葬復繼安人苑氏寧陽名家女有賢德亦先公卒今繼安人高氏公三子尚岐尚凝尚岱女五人孫六人今以康熙五十二年三月初七日與苑安人合葬祖塋西南之新阡銘曰達則曉兮遺過則奇官則成兮未竟厥施嗟能單騎片言而散嘯聚之鴟鴞嗟能力疾轉輸而赴千里之邊郡舁之人兮猶爾思爾著刀兮戴所賢吁嗟乎是惟

亞聖百世之盍斯

傳

壇峯先生傳

鄒縣周希孔撰　孝廉

今亞聖之裔以經術起家者則推壇峯先生先生之大節茂昆湳公誌之詳矣余生也晚僅一再瞻先生然數從長者游稍聞先生軼事謹次而著之先生為人端介仁恕無城府雅好學問年十九補三氏學諸生家苦貧以舌耕自給所居去二邑孫遐又寡驕從然朔望必詣學春秋祭必詣謁無闕焉往來道中輒嘿誦其所業以為常寒暑不畢歲薦歷深唐河間三學博士世之為博士者家不可責弟子儀以為賢矣先生非直不責弟子儀且祭其貧不能婚喪者賙恤之貧而肄業干學者飲食之以故大得士心當道之獎者檄相接也有生久不至學先生怒召之至則自述艱苦狀先生憫然不問既去殊念之使役負米賙焉然生雖貧貲不至是特以詭辭冀免責耳負米者且行且慍曰秀才無纖毫禮獻帥釋焉已幸乃復濟之使我勞苦言之不已適當道詗事者在側聞而問之負米者具以告其人大驚即遣于上皆歎息之而又證平日考覈語皆賢于是薦諸朝遷保寧推官矣先是先生論唐縣有首貢生得罪于令欲附之索生過狀甚急先生持不進令不得已弱諸先生以情告先生曰見人貧無罪忍阿附府意害善類乎令沮而去遂不復索生事獨陰恨先生為誣語闔上或告先生先生慨然曰吾非惜官者與人遂我與先去即治裝行諸生泣留不可即令亦陽留之先生去益決將發而新保定守信至先生覘之乃鄒舊令章公特驚故與已善者也諸生聞之留益切先生亦以違章公久冀一見而行乃稍延期故事太守初至郡博士不得輒見令聞先生將往見郡守問已疑之及既謂章公喜甚遍問鄒諸舊游引入內宅敘生平懽曰公何得罪于令令乃害公蓋令申府時署篆者不敢發而以達新守耳先生謝不對章曰吾知公賢者且驚在此公何憂先生乃此自是令事先生益虔幸以遷去諸生感賀贊嘆之以為有天幸也先生既晉推官愈自薦厲恐拒諾

請托不納謝夾必于理法以其服修學較刻亞聖石像斷機圖三遷志及老蘇批點孟子以風士居數年政聲流遍巴蜀所部有在選曹者謂先生曰公但捐百金僕爲幹置內遷可得也先生謝而辭之久之其人復遺書以爲言先生笑曰吾昔與居令抗央意歸田賴章公故至此豈非命哉去吾他日之遷內與外亦有命焉乃以賄求乎卽得之何顏入祖廟也力謝不從待其使甚薄無何遂得華昌通判分署洮州洮州居邊境殊尊重有常例銀甚厚先生華去之或曰不權後至者[illegible]先生曰吾知義而巳瑕他慮也又數與太守爭事大守滋不悅視事二歲曰可歸矣卽致仕去將歸時有丁指揮者坐事且奪爵當道付先生鞫之丁擱因先生內感願獻千金爲治裝貧內感乘間言之先生大怒且究其致語者然竟全丁爵不深罪也主藏吏以盜金敗先生致之法徵其贓旣致仕猶未竟先生曰代者至若難生全矣爲自出貲補之其淸而不苛皆此類也旣致仕家居十餘年間故所教育諸弟子多貴顯或至藩臬每一過鄒必詣先生起居親造堂下執弟子禮依依不忍去後先生卒

有至鄒者知其事則又皆詣墓拜奠與先生子孫敘世好如昔時里中人轉相告以爲美談云周希孔曰往先生教授河間余父泗溪君以事過之館一茂才家詰朝亟行儐寄聲丏已或疑其薄先君曰壇峯廉而厚余過之必饗我且贐我不欲煩之也其相重如此夫以聖賢之後爲善其勢甚便得名又最尊然悠悠自廢者衆也如先生之卓然自振可不謂賢哉且世所爲屈已以徇者恐失官耳然以阿諛去職者不乏也方先生庇弟子時自分去官豈復計遷擢哉乃終陟郡倅則利害又何可定也然先生平日又最和易無圭角似憒憒者至臨事則鯁正如此將桂下所謂慈故能勇者耶余高先生之誼故著其事以自鑒

且以示孟族之孫子將共勉焉

絳州司馬傳

番陽王特選撰

絳州司馬公名貞琛字玉珂姓孟氏亞聖六十三代裔孫也世居四基山之陽去祖墓特近精爽所憑靈孕在焉故代有人文蔚爲宗望公生而穎異早補博士弟子員出宛陵愚山先生門愚山先生才華茂美掩映一時風雅中所稱南施者也公亦故懷文酒有瀟灑出塵之慨旣久不第以祖庭事爲已任慨然請於宗子欲捐助爲興復計會

上發帑金聿新亞聖廟貌遣官告祭欽頒

御製碑文勒之貞珉公竭工倡率歷有成勞恭逢

甲子　幸魯凡四氏陪祀人員悉得越次授職公於是時蒙　恩同知山西絳州事絳州地近雍凉民間氣習頗幽并頃因鹽課告累遂挺而走險哨聚山林勢甚張莫可誰何公單騎直抵賊巢呼其渠魁面諭以禍福謂鹽課卽良苦爾身家固無恙也何至甘心作逆吾片紙上聞大兵旦夕至且虀粉矣衆皆感泣羅拜各散歸農而鹽課亦辦迄公解任無有稱不便者淸軍公營行稅每聽里胥包催破冐侵漁其累民幾與鹽課等公嚴禁之勒令赴官自納正額之外一毫無所取所以杜亂萌而維治化者此又其一斑也旋任之明年粵爾丹犯順

天子親統六師往征焉檄行三晉責餉赴邊匪有

司多畏縮未敢輒任公承督撫委獨毅然自奮曰此正士君子報效　君親之日也由是乘款段馬衣短後衣轉粟運芻數閱月迨大軍凱旋方罷時公年已六十矣雖壯志猶存而鬚髮已皓筋力就衰乃出入塞垣凌犯風雪忠盡旣竭而形神俱瘁矣爰陳牘乞骸骨得請而歸歸而卧疾踰年卒公三子尚皎尚嵦尚岱崇用文學世其業尤表表有聞於時

論曰先師鄒國公裔孫多氣節能幹濟所由來遠也近百年以來始一見公歷遷以州佐老惜夫初戊申地震之變群從皆罹覆壓公獨脫不死天所留以期公者良厚而卒未竟其用此又何說耶雖然位無崇卑隨分可盡時無顯晦惟心之安如公之內不愧門族外不負　朝廷上以勤敬慰祖禰下以淸白遺于孫裘諸史法亦例應得書矣

題壁

元御史趙文昌

至元二十年冬十月望日自闕里至鄒偕孟氏五十代孫德昌拜鄒國公墓明日又拜祠下三復公之言曰我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于王前肅然而退瞻望神光如有生氣

明御史林 榮 番禺

成化癸巳孟春穀旦予巡歷至鄒邑明日祇謁先師鄒國 亞聖公像設有儼神靈如在起敬起畏既而嘆曰當七國爭雄之秋邪說誣民聖學湮晦

不有先師者出力救而扶持之孔子之道將墜于地矣然則先師之有功于聖門豈可涯涘也哉其配享素王廟食鄒嶧人心敬仰而思慕之歷千萬祀如一日者良有以也

三遷志卷十終

三遷志卷十一

古滕王特選增纂
闕里孔傳商較訂
古卞仲蘊錦刪閱
裔孫孟尚桂鑒定 衍泰重較 與銑
衍岳 與錞 補輯
衍嶧 編次 尚燊 參考

題詠

頌德惟贊言志則詩撫編奇感覩貌興思作非無益情見乎辭爰蒐爰輯尚俟來茲述題詠第

十九

御製贊

宋理宗紹定三年御製贊

道術分裂諸子為書既極而合篤生真儒誠詞楊墨皇極是扶較功論德三聖之徒

大清康熙二十八年御製贊

哲人既萎楊墨昌熾子輿闢之曰仁曰義性善獨闡知言養氣道稱堯舜學屏功利煌煌七篇並垂六藝孔學攸傳禹功作配

贊

明廣信桂　孟

鄒有亞聖緒承文宣蒙教三徙著書七篇列國兵爭從衡迭用不有君子邪淫益縱天啓私淑養氣知言絕利格非弘本達源黜彼覇功正此王轍道著日星義凛冰雪若蝕載明猶水之晶砥柱特疑篚鏞孤鳴胚腪東嶧夌厲西華惟賢斯卓在聖斯亞形逝神存昭茲九闉爰瞻爰仰千古同歸

安陽集

昔周公之衰仲尼已矣戰國相圖惟利之喜諸子

紛紛乘弊而起聖道之塞賁生荆枳其誰闢之獨我孟氏堯舜吾吭仁義吾齒芟楊剪墨路平如砥驅彼後覺一趨聖軌惟先文公盛道其美醇乎醇者孟子而止欲觀聖人必自孟始較其大功葢禹之比嗚呼道孰可擬孔子之後一人而已

廬陵陳鳳梧 山東巡撫

哲人既萎亞聖斯作距詖闢邪正論諤諤堯舜之性仁義之學烈日秋霜泰山喬嶽

平定白　鎰

巍巍乎其廟貌之峻巖巖乎其氣象之尊豐鑿乎仁義七篇之論卓卓乎統承三聖之門噫斯人也先儒謂功不在禹下愚以為萬世永賴老天地而常存也歟

鄒縣鄒幼學 孟廟落成

凫嶧之陰坤靈孕秀爰毓亞聖光前絕後亞聖為誰粤惟孟氏道統傳心上接洙泗楊墨塞途大道榛蕪儀衍縱橫聖教不行不有哲人生民聾盲鄒實有廟祀享惟豊祀享之豊崇德報功巍巍榱桷燬于兵火曰薦曰祀禮弗敢惰緊彼孝孫孝孫思諒廟貌維新遐邇瞻仰牲幣載陳籩豆簠簋聖道

昭明天地終始

李　恪

發祥於嶧克生於鄒氣象巖巖砥柱波流慈訓教豫私淑學優爵闢楊墨說邁王侯絕麟而後亞聖其尤功高萬古惟禹可侔

孝感程光珠 按察使司

道德仁義學宗東魯閑聖闢邪功侔神禹

銘

鄒縣鄒幼學 有序

鄒國公廟承聖門者知縣崑山王璧所作也廟從在宋元季燬于兵火國朝崇尚明教前令桂孟既修廟洪武十一年十月立是門而規制始稱之其辭曰

承聖之門將將翼翼由義之路居仁之宅於惟鄒公功配神禹繼周紹孔爲世作矩知言養氣仁義性善尊王黜霸予豈好辯盛德孔彰廟食斯堂學徒詵詵絃歌洋洋出入是門希賢希聖是則是儆夙夕虔敬繼今葺之勿崩勿騫凡百君子有考斯編

詩

四言

東海徐有貞 有序

有貞祗奉帝制治水於東克玆惟二載修濬之功亦既告成乃循山導泉周行泰岱徂徠遂出曲阜至鄒嶧祗謁先師鄒國亞聖公廟時孟氏主祀翰博希文而山東藩臬陳雲鵬寔同謁焉瞻拜之際嚴嚴氣象儼如生覩而親炙之也爰賦泰嶧之篇以識承學景仰之意云

巍巍泰岱厥有孔聖巖巖嶧山實生鄒孟維孟繼孔爲我先師學繇慈訓才亞生知王迹既熄麟經絕筆術變申商道亂楊墨人心陷溺甚于洪流夫子拯之功與禹侔一則曰仁一則曰義仁義之外所不言利其黜者霸其尊者王一時之短萬世之長伊予小子生後千禩學孟之學事禹之事事也匪易勉斯成之學也未至進斯精之大君之命豈敢怠遑先師之訓矧敢或忘河決既治導山及鄒載訪林廟來觀來遊爰暨藩臬亦有雲孫敬將蘋蘩苾芬浩然之氣凜然如在尚昇于明傳心千載

吳郡尤 存

三聖不作世遠言湮衆泄泄兮上距孔子相去獲麟百餘歲兮楊墨塞路惑衆誣民亂用治兮儀鄒

連合邪說紛紜人欲肆兮馳接騁僞孰猶孰薰國殄瘁兮有開必先山川出雲時之至兮哲人挺生獨任斯文出其類兮泰山巖巖配禹超荀功業熾兮命世亞聖醇乎其醇崇仁義兮紹堯繼舜道傳其身類不墜兮貴王賤霸拔本塞源拯極弊兮性善微言養氣知言理昭晰兮萬世作則淑我後昆開盲聵兮聖賢既歿名教實存宇宙利兮鬼繹奕奕洙泗沄沄秀所萃兮墓木叢翳千古夕曛儼清闕兮春秋蕆事有孝諸孫信不匱兮牲牷既潔或炙或燔神既嗜兮清酤既載籩豆孔陳禮乃備兮鐘磬琴瑟無相奪倫樂斯肆兮於穆厥靈來格明禋保我嗣兮

五言古

崑山顧孟生

羣邪鶩辟利夫子振微言論功卑霸圖述性究真源遏欲心乃存服義氣斯全孤身峙喬嶽一喙防潁川我行古邾國宅里表三遷牛羊下秋坂因懷山木篇

晉人王雲鳳

朝行渡泗水路出大賢鄉大賢不可見幽廟古栢蒼回首見泰山彷彿神昭彰桂花落千載餘草木有芳卓哉闘洛子導塞流乃長哀哉此離氏失路而徬徨

陳鎬

我行鄒滕路三見嶧山春引首望喬木巖巖如有神安能起千載謦欬聆斯人幸哉接餘裔允矣瞻猜塵淹留過別館風吹紫荊新師門有遺訓使我涕沾巾

朱禋

惟昔仲尼歿世道日已偷楊墨乃塞路四海方橫流儀秦肆奸欺強辯干諸侯朝從復暮橫流毒遍九州婉孌妾婦態媚誕弗自羞不有聖賢作斯世

誰為謀惟公繼道統獨任耆生憂異端既云闢放
心知所求巖巖泰山象凜凜氷霜秋歷聘過齊梁
正議不見收王政與經界定知公大猷知言復養
氣足見公所修狂瀾回砥柱絕學師孔周生令戰
國間治與羲軒侔我來司考牧東土及魯鄒於焉
拜公像蘋藻思旅酬式瞻儼如在正氣充㡳旒

永嘉葉　聰

行行出城南幽勝紛感觸三遷已無人空堂枕城
足堂前玉樹長堂北萱草綠悠悠思孟子母德溫
如玉機絲雖已斷道統於焉續誰為阿母慈戚戚

恩意篤偏愛不知勞乳食生鴆毒所以古敬姜荒
淫戒文歎歎乎亦何為終成敬姜哭何如斷機娘
慇懃發艮昜遺子命世才高攀孔顏躅異教歸掃
除遺風洒末俗我生千載後舉頸遥相矚登堂三
嘆餘任歌寫心曲

汝南胡　楨

古鄒嶧降神先孟鍾靈盛早領訓三遷卒能成亞
聖七篇著沚醇百代知崇正繼往復開來素王功
與並

青霞沈　鍊

孟軻本吾師輔世游齊梁談辭霏玉屑曠蕩仁義
場一言已有餘千言猶未央借問此何為楊墨充
四方邪說塞皇猷誠行成梯航禽獸食人肉世道
所以喪君子心不忍齒舌疏否臧為道立赤幟照
灼日月光是非以析然邪僞安所藏多言鬼所嫉
無言安能詳（錄在嘉靖中忠直冠一時此乃其詠懷之一也以辭皆推尊孟子故采焉）

漢陽戴　金

孔鐸僾沉響斯文晦復章粹淑先鍾母英資始發
祥四端啟心鑰吾徒正氣揚麟經續絕筆七篇立
巨防片言百世師吃緊處更詳每於清夜時恭神

夫子旁果然百感寂主翁時歛藏善念自茲充如
穀之有房繼之以集義勿助與勿忘循循日復日
即此是梯航當時豈無遇功業劣齊梁漢宋迄今
時諸儒宗泒長沂流接洙水提挈先有綱尊崇與
善學孳孳翼孔堂功不在禹下列宿同耿光

郴陽李　禩

亞聖堪與秀規模邁等倫高軒環郡國傾蓋著縉
綸仁義驅千古知行妙兩輪儀秦將結駟居吻博
重茵正學憑輿衛虛車失老荀百王憐逝熄一理
認遂真洙泗還遺轍山溪轢莽榛指南非獨步承

禹竟誰人說過禽羞獲遷居道已聞七篇垂德範
末路仰香塵折輻生前厄騰光死落神載輸身世
遠輪與寢堂新想像衙頻倚鳴鑾式有轔執鞭嗟
罔及濡軌濟無垠

海寧徐　炳

炎炎夏日長驅車古鄒邑祇謁亞聖祠齋心兢惕
惕殿閣聳巍峩草樹生顏色卓哉大丈夫萬仞何
壁立浩然天地間俯仰氣充塞薊菜小桓文邪說
距楊墨墦間富貴兒妾婦縱橫客亹亹稱三王諄
諄談四德夢想追唐虞淵源紹精一聞道躋孔門

論功侔禹蹟七篇千萬言昭揭如星日緬維岳降
神攀龍附鳳翼五色乘雲車行行止於嶧誕生豈
偶然上天實所錫幼孤舍市廛聞見移俗習嬉戲
從賈衒母心長惻惻三遷依學宮一刀斷機績蒙
養端聖功抵趨訓爾教遂沂洙泗流私淑探遺澤
勿助仍勿忘深造期自得玉振聚金聲升堂優入
室四十不動心齊梁環轍迹信知命世才呂期逢
五百世無明王與誰爲伊與稷吾道既終窮歸與
勤著述繼往開來學後聖良不惑吁嗟阿母賢彔
爲世維則教予爲亞聖令名疇與匹姬姒相後先
美媛同一脉褒封崇廟貌萬古同血食

河北李化龍

口遊孔氏林今登孟氏堂朱扉臨廣路檜栢叅天
長再拜瞻遺容巖巖氣軒昂念昔戰國初多岐嘆
亡羊儀秦恣捭闔楊墨斁綱常聖途一以蕪誰障
百川狂夫子起衰周披雲覩天光一馳仁義談舉
世噤蝴蟬坐令歸功者比之埋懷襄緊茲有本源
言利謹其防直養乃無害有欲自無剛念爾青衿
子月夕望宮墻堯舜豈云遠城南大道旁勉之在
及時申言著斯章（時督學山東謁廟示諸生）

潁川連　標

嶧陽孕地靈遠望孤桐翠鄒魯曾觀風暑月乘驄
至廟貌何崔巍碣文星緯萃樹有漢唐植柰遺晉
魏器升堂虔薦藻申此景行志緬惟戰國時舉世
崇功利蘇張尚捭闔揚揚稱得意天生我夫子獨
立斯文幟抗禮諸侯庭開蒙說仁義堯舜期其君
孔顏繕夢寐養氣與知言能扶千古秘慚余寡昧
質泰山特仰企七篇佩髫年皓首無敢易丈夫在
所爲巍巍何足視通塞範馳驅詭遇恥爲累願學
遵遺矩源流宗洙泗

青陽王一楨

獲麟止東周有孛符西國大道黯長夜豈辯儒與墨依稀顏母山孟母居其側子輿幼亦孔俎豆戲何飭源泉發洙泗千秋飲其德攡楹昔有嘆五鼎方廟食在禮母從子徵詩闕有侐欽風庶夙夜矧余涖茲職自知非製錦遠愧機中織處世或圓鑿幸勉縱橫逼藹藹宮墻深罳罳松栢直見知豈無有丹青古維則

新安畢懋康

岱宗紆修嶒洙泗揚層瀾清和雖云絕夷惠非所

安剛大塞天地善養吾浩然結駟魯宋郊披軌梁齊間功名畢管晏終乖末俗漓傳宗宣尼後尚友黃虞前幾希平旦氣提醒夢覺關詖淫息二氏妙願照摹篇茲文尊殊代嘉藻薦歲年灌林鬱庭階寢殿煥朱丹噓風傳清響皜日映中天拜瞻動仰止援翰詠藉蘭

山陰劉墒

母聖成賢子子賢成聖母道器即天授亦藉人工補勇志勤三遷著名則萬古傷哉遺石像長跽思靡怙拜罷西風慘淚濕山之塢爰思吾母心良工亦獨苦殷勤道姓名門墻幸勿玷敢負此生身修途當自努

鄒人許國康

昔我望宮墻一片松杉黑入門一長跽瞻覩心惻惻丹青被垢塗棟椽銷其刻線垣通周道厖墜不敢即悲來獨屏營浩歎夫子側榱題已如此奚取方丈食嗟彼讀書者縉紳賢者域豈無泥沙用而於聖賢嗇卓哉孔道輔此日焉再得重遊迴幾時頓覺不相識廟貌鬱光彩晃藻生顏色豁然快我心俯仰情難極鴻功不日成孰謂易爲力有嘉君

子入經營寔孔亟若無賢聖思誰督而誰偪我欲識其人都歸令尹德令尹復爲誰胡氏世文墨邑里自何方遥指西南國 時鄒令胡公繼先重新廟貌賦此以志

檇李屠中孚

嶧岫何嶙峋拔地雲根起蓬勃無所歸結爲孟夫子善養便浩然瀰漫古天地往踰三皇前後孕莪底止意自戰國時包含直到此即看眼中人恃以爲生死亦惟慎所養要在堅踵趾

上虞陳洙

鄒國生喬木與人制絕倫方員繇法象繩墨起經

綸一貫承環轍三遷悟斲輪謀王如暢轂載道似
文茵負乘羞楊墨爭馳劣愼苟善端知馭遠義利
見由眞適魏轅從北之齊駕入秦軽軒既有礙推
挽巳無人願學追先軌息邪式後闢王公焉並駕
妾婦自弇塵重較安於命輕車轉若神躬粱天地
匠步驟古今新參伋忻繩武顏曾孝有鄰臨軒一
瞻拜凭几思無垠

汝南梁州彥

巖巖振宗風芳猷寓簡冊夙存仰止心道里苦修
隔一行驅吏鞅遂作鄒魯客肅帶叩堂皇靈爽若

相迫英氣振楸梧浩然不可逆因思儀衍流何處
可容跡雖有楊墨徒見覞不須闢畢陑俯仰間犁
然我心剨摩娑漢唐碑彷彿絃誦壁朽質慚小儒
鞭弭待驅策罔極恩可懷寧不泐金石平旦與幾
希奉此爲眞脉

朱承命

夫子生衰世大道幾淪喪縱橫章臺下讒士日擾
擾魏齊未得志鄒滕空倉皇巖巖泰山象闕里分
餘光危微七篇著日月行天章古殿鬱崔巍萬世
永蒸嘗豈曰崇廟貌幾希不可忘七雄今安在松
檜茲蒼蒼

兗陵施閏章

磊磊嶧山巔終古棲靈異巖巖一人起方寸塞天
地獨立芟羣言諸儒折狂喙俎豆同孔顏宮墻接
洙泗靈旗儼翱翔古木入雲際母氏斷機堂有像
若長跪徬徨復下拜愴然墮我淚洒掃何寂寥門
庭巳荒穢誰爲企前修吾黨有餘媿

山陰金一鳳 兗州守 二首

戰國尚攻伐道學幾淪亡嶧山挺豪傑黜霸而尊
王春秋絶筆繼願學得大綱轍環功利國仁義療

膏肓無如病聾瞽吁嗟空倉皇中諦伊祁創德危
虞世彰表言爲立極横議自閑防兼愛無所逞正
道曠康莊七篇帝王師俎豆孔子堂下鄰三遷地
廟貌復煌煌松栢千年秀蒼茫古檜芳一脉尼山
接萬載永蒸嘗 恭謁孟廟

神禹平水土天下得安居夫子闢楊墨大道昭太
虛唐賢昌黎伯特表爲並驅禹陵隧會稽巍巍定
石墟孟林四基封穹碑大特書道統迢遥接懇言
啟後儒骨朽名不朽瞻拜仰何如 恭謁孟林

卞里仲 編錦

我來四基山中天懸白日仰瞻亞聖墳先輝發萃律深林不見人野鳥聲啾唧似聞仁義語揄揚與距墨正氣凌今古浩然天地塞北拱泰岱雲南望鳧山碧晴巒列畫屏陰森樹巖密地勢倍蜿蜒鼎崇如絡繹洙泗接真傳功高大禹纘鍾靈裕後見萬載樂盤石斯人久不作吾道將淪息拂碑起長吟千古歎窀窆 恭謁 孟林

七言古

東浙孫應奎

仲尼不作生夫子統承先聖憂盲否發明仁義擴齊梁開陳王道見經紀于時未翟漫塞途杞柳猖狂復湍水力排峻決窮其歸謫言性善明宗旨孩提愛敬本知能知能天有仁義已充此浩氣塞天地達此明良追喜起發端用力在毫釐不爲不欲心焉耳吾道自此行江河詖淫邪遁斯風靡大功信不在禹下乾坤位列有樊峙如何易簡復榛蕪後生誦説徒孔氏詞章技術齊墦間昏夜哀憐同

夢死我生千載幸有依良知聖學如掌指卻驚請事三十年猶疑江漢無涯涘心生忽惰助與忘未由動靜歸於指隙駒恨莫[illegible]魯戈志尹空懷匹[illegible]耻問俗驅車闕里來肅瞻遺像容芳軌徘徊稅[illegible]百年心天籟悠悠如命已草丑猶能記七篇斯才後此當誰似

山陰張元沖

弱齡捧遺編孩提感懿廼中歲稟師承良知啓昭晰偉哉仁義配禹功排決洞流猶已溺晴云好辯託空言試跡隆汙探往曆每自春秋道術岐雄爭

戰國咸踦危人知坑揭窮秦烈沂流橫議久淫詖
嗟哉人心是是非非有恒彛天綱地軸賴以維有
不忍有不爲□□萬善何充彌彼紛支離髣髴臆
功利糅粃莠凶極叉逌區流眩紫朱卬有授毛摩
頂相纏墨執中折淆說術近杞柳湍流轉沉匿千
壑萬徑總由邪生心害政皇塗塞民生塗炭典籍
灰天地狂瀾至秦極嘗觀禹貢導水肇兗州龍門
砥柱俱順流衆瀆朝宗歸瀚壑地平天成萬世休
不然隄防壅注殫功力恰與汎逆增墊游嗟乎五
行三才惟此性率性兢兢自往聖天德王道統幾

微古今否泰緣斯柄必有事焉戒助忘行所無事
廻定命三聖相承統緒存畏天悲人宜諄諄我生
趨向幸有門擴充集義愧未敦征途肅拜儼有契
嶧山迢迢水源源

臨川帥　機

晨發滕陽遵見繹繹余馬兮謁孟祠孟祠奕奕臨
周道井幹瑷宮何陸離春光淡蕩照靈宇香烟縹
緲駐遊絲層軒三階縈紆入檜栢交柯鳴鶴鵾古
來萬乘名磨滅夫子聲稱千古垂光施令母同昭
揭賜爵上公配先師昔何朸鑿今崇信理義同然
其我欺繽紛遊子共瞻式巖巖山立觀英姿夫子
精神今安在遨遊泰嶽乘雲霓吁嗟東魯區區國
何爲聖賢萃于茲我欲結廬種龜陰松楸繫念世
綠羈東望闕里不遑謁頓步躊躇有所思

晉陵沈應奎

七雄世局幾更變周孔精神垂一線誕家門戶正
高張倒峽懸河舌爲戰嶧山鍾靈孟夫子獨封宮
墻親如面原本仁義萬仞壁浮陰蕩盡朝暉昇齊
梁邪識是聖儒伊周事業歸虛電區區滕文晝井
地鼎鬻聊成田家餧惟公之後名世邈先師當年

車轍倦鄒魯文明麗日星嶧峯泰岱千秋奠微乎
微乎七篇指長夜喚醒人性善

卞承式

防山之陽嶧山陰亞聖廟貌蔚蕭森乘圭南面冠
且簪泰岱峩峩勢千尋私淑至聖傳道心浩然之
氣橫古今直距楊墨攻詖淫荒哉齊梁盡湮沉我
來肅謁懷古深摩挲遺碣苔蘚侵豊碑既植腐藻
臨堂構軒豁何胸襟千載一時神其歆何以誌之
長歌吟

五言律

豫章費　寀

數仞宮墻地三遷俎豆風弘才真亞聖上爵稱元公門對千山雪壇深百尺松瓣香斜日外企敬自兒童

莆陽鄭　芸

傳心宗孔聖得統列顏曾衛道功齊禹經田法在滕古松摩漢斗世澤衍雲仍太岳儼遺像廟堂幸陟登

永豐郭汝霖

我思鄒孟子學問何淵淵夙受三遷教直承一貫傳距淫常亹亹憂世每拳拳炎日瞻祠下風霜仍凜然

晉藩樂陵裕穆王

夾路槐陰老岧岧氣象深遊梁思正轍入廟想遺音喬木高千仞宮墻出十尋斯人傾蓋遇披豁散幽襟

王謁孟廟遇博士野亭感賦

瑞陽熊　相

古邑溪湖下嶧峰如筆奇神靈生亞聖道統繼宣尼慈母三遷教斯文百世師家聲振聖裔餘澤尚無涯

永嘉張　純

正氣闢乾坤挽回吾道存藐視六卿貴獨當萬乘尊禽獸喧白晝風雨自黃昏瞻拜巖巖下齋心奉格言

稽山毛一言

絕學承先聖遺言啓後生桓文元異道鄒魯却齊名萬世開新廟層巒壯古城巖巖瞻氣象敬仰有餘情

北地李　楨

儀象千年後依然只此心嶧山堪極目泗水可長唫神禹功非古仲尼道自今雄哉韓氏子數語重儒林

涇陽許守恩

維挽人心正獨開聖道多宣尼真可亞神禹未能過功名卑管晏仁義沛江河戰國若無子今日更如何

廣陵戴思恭

列國兵爭日羣言惑亂時不生鄒亞聖誰繼魯宣尼後世得聞道當年賴見知維桑瞻廟貌轉切巖

儼思

錦川章　縫

母敎三遷後道歸亞聖公正心闢異說道性醒孳
衆功可禹王匹學非諸子同泰山氣象在萬古仰
遺風

華亭董其昌

愛此孟祠樹森然見典刑沃根洙水潤含氣嶧山
靈閱世磨秦篆參天結魯青方知樗散壽只入列
仙經題孟廟檜

李　遜

古柏森祠宇攀躋却步難泰山惟覩魯滄海自觀
瀾斷織經還續坑書灰未寒蒸嘗千萬禩仁義總
居安

石沙王　瑛

落日鄒城路愴怀一拜瞻風塵嗟俗吏仁義仰真
儒野色連秋樹山光照晚頁巖巖千載象猶自肅
松楸

西蜀胡世安

千古全忠孝微斯誰與歸天心延魯鐸聖母啓鄒
機一線存廬墓七篇致候徵尊生性不死自是快

瞻依

羅　岐

間氣鍾東嶽雄才此地生真堪宜聖亞不愧大賢
名若積碑還古人亡道自行春秋隆廟祀萬古慷
人情

仁和張　琨

亞聖今何在難忘私淑情青蘋登俎豆翠栢覆簷
楹落日深思靜空堦鳥雀鳴城南瞻廟貌世代衍
簪纓

靈山畢公嗣

泰岳巖巖度巍峩古殿中迴瀾配禹德封爵埒元
公道自尼山接源從泗水遡至今二千載浩氣塞
蒼穹

山陰金顯仁

抑霸尊王道巍巍浩氣長生當名世者居近聖人
鄉理學昭天壤春秋合禘嘗源深流自遠奕葉繼
冠裳

七言律

廣陵茅大方

鄒國城東有舊祠冕旒遺像儼容儀母賢昔著三遷教子聖今爲百世師故里尚瞻羞俎豆新碑還刻斷機絲焚香拜手登車去千古無忘義利辭

河東薛瑄 有序

往年瑄奉勅提調山東學校因得謁鄒國亞聖公祠近日復祇命南京大理道經鄒縣謹書律詩一首于祠壁

鄒國叢祠古道邊滿林松栢帶蒼烟遠同闕里千年祀近接宣尼百世傳獨引唐虞談性善力排楊墨絕狂言功成不讓堙洪水萬古人思命世賢

廣信桂孟

七篇述作啟羣蒙亞聖名高萬代雄楊墨已歸王道正齊梁未悟霸圖空書藏老屋蒼苔雨廟枕荒郊古木風藻薦一杯澆斷礎擬將微力效前功廟將傾毀桂公有修復之志

姑蘇吳能 有序

予嘗讀亞聖書今筮仕得至里而孟氏林廟皆在其境朔望釋菜展祀于祠下顧瞻聖賢之容豈非幸哉然鄒之民往往被其德化淳厚必謂又覩見亞聖五十四代嫡孫思諒儼然有昔賢之風蓋代不乏人能世其家者也予始至自京師未舍館先謁廟具一獻之禮恐日久泯忘謹爲詩以記歲月云爾

叢祠倚近白雲邊林木蒼著尚歸然金石勳封知道貴冕旒遺像見神全暮烟處處迷書屋秋穀離離滿墓田今日丹青重繪畫邑人猶說子孫賢

樂安楊貢

喬木參天繞古祠曉從階下拜先師泰山北斗瞻依處烈日秋霜辨論時仁義七篇蒙啓廸綱常萬世賴扶持乘驄有幸來鄒邑遠想儀形不忍離

三衢徐毅

素王既歿已多年繼統當時屬大賢仁義功勳垂七國詩書世澤賴三遷斯文不墜泉歸峽聖道重明日麗天廟食而今千古祀綿綿瓜瓞見曾玄毅天順中僉事過孟廟偶成

建安黃仲芳

邾城南面嶧山岑亞聖遺祠振古今王道時陳功濟世機絲初斷毋勞心雲飛畫棟開金碧樹繞門墻帶夕陰冠冕堂堂嚴祀典清風百世播徽音

鈞陽馬文升

天生亞聖末周時祇爲人心久陷之道統千年茲繼續綱常萬古賴扶持內仁外義言何切闢墨排

楊論更奇两度經過拜祠下仰瞻儀像慰遐思

鉅鹿耿　裕　二首

風采當時儼泰山至今凜凜邈難攀高名騰溢堪輿外浩氣冲凌斗漢間千古論功同禹稷萬方配享次曾顏遺經諄切明仁義聖道昭昭總賴閑

地隣闕里水宗沂秀毓真儒萬古輝集義早承三聖統闢邪深距二家非侵雲祠宇人爭仰遊日松楸鳥退飛功烈允宜神禹並昌黎篤論莫能違

新安程敏政　有序

景泰丙子春正七日隨家君之官西蜀時甫十一歲平日嘗聆父師推講亞聖闢邪繼往之功今經謁祠下拜瞻遺像不勝起敬遂漫成一律用展緬懷之私

緬想儀容慕倍深巖巖氣象重南金養成慈母三遷訓力正生民萬代心仁義擴充開閉塞波瀾頓挽起湮沉謾追往日雄辭辯盛大流行法古今

吳郡顧　潛

七篇高論述先王千古推尊道愈光祠宇一新逢聖代軺車三宿重公卿雲仍不斷衣冠澤凫繹猶含草木香幸自髫年欽芳潤載瞻儀像奠椒漿

泰和羅　璟

夫子精神對越前平生景仰在真傳功承三聖言皆正義勸諸君事有權大道已無榛棘塞遺書終並日星懸升階再拜懷千古三復知言養氣篇

闕里孔公璜

挺生亞聖出人寰氣象巖巖擬泰山仁義高談吾道重從衡不主霸圖開千年靈秀鍾凫繹百代衣冠亞孔顏幸際新恩榮世爵綸音飛下五雲間

新安汪　鋐

源源洙泗幾湮塞一脉流長賴濬通救世七篇仁義語闢邪千載禹周功文章燦爛星河遠氣象森嚴泰嶽崇瞻拜不勝懷古意孫枝猶復有遺風

東塘毛伯温

過鄒祇謁孟夫子浩氣堂堂儼若生堯舜以來惟此道孔顏之後獨成名嶧山秀色凌層漢泗水清流繞故城湘上高風慚後學雲松烟樹不勝情

江陰張　袞

萬古英賢孟夫子浩然天地即吾廬聖言學者操存要不上侯王戰伐書廟貌風雲猶色笑蟠陰檜柏挺扶疎七篇配禹功非小三聖承傳道不虛

滁上胡　松

我行于役歲侵尋覽勝遥看疊樹林大石巖巖貪

下拜寒泉泯泯儆如臨游談偶類儀秦辯拯救直
同禹稷心俛仰遲迴重延佇自傷食粟一長吟
婺源汪舜民
異端擾擾杏壇空天命先師啓衆蒙仁義七篇承
訓誨廟庭一旦識儀容知言不是兇泰辯養氣原
非黙舍雄五尺兒童談性善至今千載果誰功
張 蕙
絶學遺經頼有傳功高神禹祀綿綿百年封詔雲
埋礎千古文章日麗天曲徑林幽啼野鳥荒田蛙
滿灌春泉暴書臺下三遷地共說師嚴母更賢

吳江趙 寛
輪奐巍巍逼太清入門瞻禮慨平生重崗雲霧凝
寒碧古木風霜帶曉晴道統眞傳開後學斯文
振仰皇明徘徊欲釋新成奠無奈星軺促遠行
南陵陳 劾
斯文一綫頼誰存夫子能開作聖門手著七篇皆
正論自承三聖豈空言堂堂廟貌光悠毋奕奕書
香被遠孫此日齋心祠下拜也傳糟粕沐餘恩
鄞人謝汝儀
横行邪説梗長途大厦全憑一木扶吾道七篇昭

日月異端曲徑自榛蕪千年教淑應無盡三聖功
同信不迂雅誦遺編空仰止舊聞今始快瞻趨
吳廷翰
從遊不及三千列名世還期五百年齊國愛牛傷
赤子魯君回駕任蒼天兩間浩氣風雲塞萬古人
心日月懸瞻仰泰山增嶽歎遡洄沂水識眞傳
閩人鄭 威
斯飛廟貌氣如存此日相過得入門萬仞抗峙眞
壁立七篇示我總昌論風回馬首塵初净嶂出雲
頭秀獨尊不盡瞻依千載意直從魯泗問根源

三河劉 相
哲人夢奠幾何年會見仙源世澤延一卷中庸承
祖訓七篇仁義頼師傳鐸音嗣續家聲重洙水浸
淫道泒綿企仰高風祠下拜遺容寂寞草萋然
東阿于愼行
邾城舊里記三遷廟貌弘開大道邊行地江河疏
聖泒談天東衍閉言筌洙流影借金鋪日嶧嶂雲
連畫棟烟北望孔林元咫尺千年海嶽有眞傳
錫山龔 勉
先賢廟貌鄒城外此日重經過聖門北向岱宗瞻

氣象南來洙泗識淵源千年俎豆盈寰宇百代衣
冠重故園老我無聞徒誦法低徊庭下復何言
閩漳戴　熀
兩極夢後道如綫仁義高談著作年命世七篇優
聖域鴻儒千載有眞傳瀾狂不自能東下路塞于
今已廓然浩氣獨存遺廟肅泰山萬仞水涓涓
黎陽王在晋
霸圖爭事說縱橫絕學登壇獨主盟七聖尙延洙
泗脉百年重振泰山傾功名管晏貧談笑仁義齊
梁勝甲兵浩氣獨餘蒼栢在日星燦燦六經明

閩人董應舉二首
日射朱門帶雪光蒼蒼庭樹儼成行微言幸已窺
千載浩氣依然見一堂山色遠從東岱至洙流直
瀉九河長孰知萬古趨蹌地辛苦三遷不可忘
道窮麟泣岱無光間氣猶鍾古嶧陽二氏橫流悲
獨切諸侯傳食意何長直將眞性齊堯舜不數功
勳到霸王我亦有心生異代十年五度謁宮墻
蜀人胡繼先
垂髫夢裏識先賢此日分符非偶然氣象森嚴渾
是舊宮墻歷落未如前蔓蕪殘壁凝朝露繞樹荒
階駐晚蟬悲愴幾同恢復志強圖營繕壯三遷
魯藩頤塚
紛紛戰國憶當時楊墨縱橫誰辨疑不是七篇延
聖緒那能百世作王師雲團老檜前朝幹苔繡殘
碑異代辭拜罷巖巖山在戶至今猶自想容儀
曹縣王士龍
義訓常從泗岱留疊靑滔綠瑞光浮地靈百載輻
承伋人傑千年魯並鄒我向七篇探道義誰憐三
宿夢伊周穩知聖主修封祀一體烹牛薦玉甌
德化賴　垓

儼然遺像古城南景慕先賢急駐驂化雨長存蒼
栢老妖風偏若白蓮惔山深極目澄秋色篆古拂
摩對晚嵐萬古薪傳廟貌在堂楹輿廞幾能堪
平湖呂本南
巖巖遺像儼當時門下千年有退之道管人心終
不滅力排異說敢爭持山靈遠護宮墻舊夜氣清
涵草樹奇文緒茫茫誰復繼後生仰止不勝思
邑人潘　榛
古廟陰森栢檜繁衣冠歲歲薦蘋蘩人間留得眞
心學天下何須嘆手援三聖以來承正道七篇之

後絕微言漢唐亦自多英主何事尊崇待宋元

李石謙

毓聖鍾靈古嶧陽三遷教啓見虞唐千年絕學機
絲續歷代崇儒俎豆光壁立東山膽氣象環流泗
水繞宮墻七篇治世非迂拙今日尤先義利章

東官盧瑛田

大道夙承三聖懼世人原爲一身憂昭昭山徑曾
何塞混混泉源本自流不昧寸靈唯赤子獨超羣
聖有尼丘誰人觧向幾希覺何事謝從十尺求

洛陽荀廣龍

幾翻夢寐讀遺篇得近宮墻信有緣善決江河誰
可禦功卑管晏世無前異端滅熄毛當熖正道昭
明日麗天四載勞勞慚尸素溪難繼此衷虔

泉南黃克纘

嶧山前峙勢凌雲松檜陰森滿院芬奔走自多千
載士遭逢莫問七雄君身遊上國聯依近書到窮
荒習誦聞今古人心從此正世間邪說枉紛紛

柘鄉路一麟

五色雲車止嶧峯天生夫子覺羣蒙七篇宗旨承
尼脉二氏障瀾並禹功象著泰山惟浩氣論崇王

道自高風更從青史欽芳躅聖母三遷譽本躬

晋江黃汝良

廟貌巍峩古木蒼巖巖森岱見羹墻唐虞一統開
先聖仁義七篇昭素王可但分延輕晋楚難將歷
聘悟齊梁時逢有道崇儒日伏謁欣聞俎豆芳

三衢徐文溥

冠珮巖巖聳太行百年廟祀嶧山陽論功不在元
圭下談性應爲闕里光雲護宮墻春杳杳露涵松
檜曉蒼蒼千今戰國風仍在感慨祠前一瓣香

慈谿顏　鯨

自戴儒冠四十年幾番仁義檢遺篇若非念慮能
精一只與權謀爭後先萬物反身皆我備百王私
淑見心傳森森古檜瞻依地得借分陰步亦前

越東黃　肅

停驂祠下謁先賢遺像巖巖尚儼然泝洄遡源承
正脉泰華登頂小羣巔功同神禹七篇力道繼宣
尼十哲前廟食直隨天地老雲仍簪紱更綿綿

建昌袁　鎬

高談仁義鄙蘇張力救人心距墨楊拔本塞源昭
烈日尊王賤覇凜秋霜九州禹蹟功何下萬世宣

尼道有光黍阜巖巖瞻望表白雲千仞樹蒼蒼

遂寧張鵬翮

家在中庸精舍邊養成浩氣獨光前崇王黜霸遊將好講義理仁紹聖傳力闢異端歸正路指陳性善契先天七篇作就堪垂訓羽翼尼山並萬年

會稽婁一均

私淑爲徒聖道開齊梁廷說傲蒼顏闢邪志與淵參伍名世才如伊呂閒口瀏銀河回地軸手披裳霧覺人寰拜瞻遺像晴嵐映祀典從來詔屢頒

德淸周　翼

七雄淪替一人扶廷折齊梁道不孤百樹松風環廟宇兩楹俎豆訪球圖穹碑御製霞相映震井大開水未枯血食千秋隆祀典袞衣端不愧眞儒

斷機堂

會稽章　忱

紛紛功利說當年立教何如孟母賢卓犖有懷超萬古辛勤無計却三遷機絲在織緣誰斷道學將湮自此傳下馬登堂欽仰止蕭蕭風木恨無邊

孟子墓

會稽婁一均

四基山麓仰松楸泉下蒼靈萬木稠學闡霸功傾世主言栅正道挽諸侯烏飛雲亂人千古地老天

荒土一丘賴有七篇紹聖統不因秦火斷風流

七言絶句

臨川王安石

沉魄浮魂不可招遺編一讀想風標何妨舉世嫌迂闊故有斯人慰寂寥

海寧徐　炳

檜栢烟雲拂漢蒼嶧梟瑞靄抱宫墻巖巖遺像如親炙浩氣爭同日月光

德淸許乎遠三首

尊王賤覇匪囂囂誠僞機關不可淆敢得人心千古在勲名直與泰山高

浩氣原從集義生勿忘勿助見眞精假非道脉符先聖安得空言覺後英

但知性善爲堯舜肯用權謀雜管商斯道若明如晝日世風何慮不陶唐

吳郡韓世能二首

母教三遷成大賢機絲斷處聖功全浩然充塞卑卿相宇宙光華在七篇

列國兵爭那有君獨陳堯舜與湯文當年反手成王業未必明禋萬古芬

海寧徐　炳

鍾靈岱嶽接尼丘一氣南來兩地浮鄒魯相望剛百里問年都說自西周林詩孟

當湖呂　濬

氣象巍巍萬古賢掃除楊墨話當年欲知剛大塞天地賤覇尊王著七篇

渥水高翼化

廟貌不隨天地老斯文萬古一宗門水流山峙今如昔道德高深未易論

孟母祠

贊

延平鄧原忠

古有胎教實謹厥初生焉而長學可緩歟學也者師古訓是式日就月將允有令德懿惟孟母克教厥子始而三遷慎厥攸止賢哉子輿孔孫是師師訓惟謹母言敢違母也惟賢斷機以喻中途輟學曰猶此故斷機難緒輟學易成緝之熙之底于光明人誰無母克教者稀間或有焉孰喻以機夫而教子且有未全矧爲母者教何能專有母若孟厥

子乃賢有子若孟母德著焉知言養氣亦克允蹈教明性學治闡王道人心斯正楊墨斯闢三聖是承允矣宏績著書七篇垂訓遠而不有賢母曷克若茲峩峩嶧山鍾靈發祥曰古邾國苗裔其昌巖機有碑曝書有臺肯構肯堂斯爾後來我矢厥詞銘于堅石世爲母者是傚是則

詩

廣信桂　孟

斷機堂畔曝書臺古道經今半草萊試問碧梧霜後月麗霄鳴鳳幾時來

張　意

千載傳聞孟母賢三遷遺蹟古城邊觀風何幸一瞻拜俎豆溪毛共㵎泉

西蜀甘　茹

恤緯燈殘風雨多斷機堂冷奈兒何七篇織就天孫錦羞殺蘇家六國梭

海寧徐　炳

教子辛勤斷織絲古來慈母却嚴師孔門不絕如綫緒延續綿綿在此時

河北李化龍

三遷辛苦傍書堂始信慈親有義方一斷機絲延聖緒丈夫空自說剛腸

婺源汪舜民

古今相去二千年猶有佳城古道邊若不三遷成子聖封高馬鬣也徒然 題孟母墓

蜀人胡繼先

幾希道脉續唐虞千古猶傳母氏劬斷盡機絲成亞聖子賢應少母全無

斷機堂　鄒人許國康 二首

孟氏文章萬古傳七篇高比七襄懸君家欲覓天

採巧試向辛勤機杼邊

大辯當門孟母家虛堂機杼自橫斜嶧山疑是支
機石此日峯頭尚五華

會稽婁一均

雞鳴蕭蕭詔庭前鞠育劬勞聖母全戲阻童心機
一斷完成胎教里三遷教詩說禮同嚴父講仁迦
義鑄大賢闔闢從來因子貴馨香千古幾人傳

德清周 翼

機絲一斷錦文開亞聖經綸名世才室卜三遷嬉
俎豆堂成千禩俯成限河流鄒國星源遠織仰天

孫雲漢同萬疊𦨭光聲教遠暴書率訓尚遺臺

仁和張 琨

數楹古屋亞聖鄉殘碑額曰斷機堂機鳴軋軋杳
何常教兒千載垂緜紬易訛隆精聲茫茫歲序如
梭惟勿荒横陳杼軸剪秋霜相期意矢毋相怠甑
拼異學立隄防七篇炳炳傳琳琅組織千聖成文
章爛如天孫雲錦裳緊惟母氏秉義方孔顏之道
熾而昌庭垂古樹凝烟蒼覆帶明月有餘光門臨
泚水清且長三遷世澤綿無疆

子思書院

河北李化龍

四楹精舍對南山天下中庸在此間一自微言傳
聖道至今誰復叩賢關

鄒縣周邦仕 四首有序

往嘉靖間余讀書精舍中凡十年是時堂構維新與諸同學講習甚樂也萬曆甲午闢臺畔傾頹于堂西新築池亭清爽可玩慨然有懷

數椽精舍俯南城傳是思輿授受庭清夜月明琴
動叙疑聞堂上講論聲

十年臺北藏修日諸子堂中切磋時一自索居機

漸斷到今誰復理殘絲

聖學從來無兩宗七篇仁義一中庸莫將見解矜
虛悟好向倫常盡實功

臺東蕭艾芊芊茂臺右芙蕖灼灼榮却憶往年章
令尹只修精舍不修亭

檇李徐應徵 有序

鄒令胡公創修子思書院落成書賦五言二十六韻以紀之

昔賢茲授受後學仰宮墻云何會式微傾圮鞠草
荒惜哉唐漢間湮没為民壤卓矣元司尹恢復僉
云良吁嗟復黍離兵燹釀滄桑長風號古木榛莽

趨蜩螳詎無司士者而不任肯堂物理終代誰丕
塞斯春陽聖靈符夢孟感召西南方美人磨礪篆
釋萊與徬徨亞聖廟聿新精舍仍茲茲斯夕努兢
惕諮度爰周詳捐資庀衆材子來不日襄饑然成
廣居吾道千載光景賢堂仰止慎獨軒允臧直門
時洞開宏麗敞軒昂漉漉亭池静旻旻檜栢蓍蔦
魚契道機息釋供淸觴多士便樂育私淑慊修藏
誦讀與絃歌雜沓聲洋洋厲精媲往喆唐虞可梯
航爰思賢侯心卻顧慮且長念兹舉廢典道脉之
存羊天意佑斯文德星來發祥共瞻落成者慎勿
藐尋常願言勒貞珉億禩詠甘棠

海鹽呂兆祥

聖孫思肖聖人翁道大其如塞太空忽下生平奠
手段闢開天地說中庸

暴書臺

西蜀甘　茹

鄒魯斯文此大觀暴書臺迥日三竿仲尼去後秋
陽在無奈人心易十寒

海寧徐　炳

兩楹夢奠泰山頽繼統還須命世才皜皜秋陽千
古在至今長照暴書臺

郯人許匪康

臺畔爭傳孟氏居臺端曾暴七篇書也知五世秋
陽烈不復如今見蠹魚

檇李徐應徵　二首

暴書臺近斷機堂子聖母賢教義方暴得七篇仁
義在中天麗日並爭光

嶧山斷碣辨蔵秦野燒經殘蹟已陳惟有此臺山
下在秋陽千古共嶙峋

永淸李　煦

邾國城邊百尺臺碑傳孟氏暴書來莫言世遠無
靈異時有文光燭上台

德淸周　巽

臣致齊梁後歸來只暴書道傳尼父統心接帝堯

初雲氣燀文藻天光映敝廬七篇從此出日色麗
庭除

會稽婁一均

臺空何處覓殘篇髣髴秋陽麗遠天道載瑶編經
日貫卷開文藻鬬霞鮮舐排異學知功業力挽儒
風卽事權暠暠不殊精氣在書光遥映薜蘿烟

仁和張　現

臺畔曈曈日映紅年年芳草漾微風傳來書卷歸
何處只在經天離照中

鄒縣陳方賀

峥嶸臺榭倚晴空烈烈秋陽暴不同留得七篇仁
義在至今猶與日爭雄

靈山畢公嗣

孟子祠陰孟母堂宛然慈訓在其旁暴書臺畔中
天日織錦庭前午夜霜嬉戲迁來皆禮樂機絲斷
處盡文章母因子貴承恩寵子以母成著義方

三遷志卷十二

古滕王特選增纂
闕里孔傳商校訂
古卞仲蘊錦删閱
裔孫孟尚桂鑒定　衍泰重較　興銑
衍岳　編次　興錞　補輯
衍嶧　尚嶷參考

古蹟

人雖云歿物不俱往舊蹟可尋罔不瞻仰古木殘碑荒城遺壤是載其詳以資慨賞述古蹟第二十

孟子故宅在縣南門外東約數十步世傳三徙學宮傍也卽今暴書臺下

暴書臺不詳所自元元貞間司居敬始表之高二丈方三丈今在斷機堂東（暴書臺三字係楊桓篆桓字武子號辛泉兗州人元秘書少監精于篆法至元間邑令張銓摹刻石上今存）

故邾城在今縣東南二十五里嶧山之陽周迴二十餘里左傳邾文公始遷于此至穆公改邾爲鄒故嶧山亦名鄒山蓋因國得名秦漢縣治亦在焉自杜預酈道元劉昚杜祐皆同此說孟子居鄒蓋

此鄒也後人訛呼爲紀王城又以今治爲古地誤
矣
元制三碑其二在孟廟其一在子思書院内乃封
孟父母孟子子思子敕也皆以國師八思巴所製
蒙古字刻其上而下以楷書副之
古檜三二在寢殿前一在殿後高數丈徑十餘圍
枝盤曲如龍蛇狀蓋宣和中朱令建是殿所植甚
有古意其餘檜栢楸槐之類爲元及明初所植者
雖亦高大蓊然而不及此董其昌有詩載前卷
石篆陳了翁格言曰事親以孝事君以忠爲吏以

廉立身以學下有跋字亦清勁在家廟中洪武間
少尹鄒原忠所刻也
孟母故宅在馬鞍山之西即孟子所生地也今名
付村
孟母池在故宅前大數畝水冬夏不涸
望嶧亭在孟母墓傍不詳何時所建元碑有之今
廢
亞聖祠在四基山南元紫陽楊奐嘗遊之今廢
三家塚在四基山南世傳即孟孫叔孫季孫三家
塚也又傍古塚纍纍居人不記所自或三家之爲

正卿者并會葬于此以上俱在鄒縣
孟子廟一在茌平縣東北孟家庄相傳孟子遊齊
梁時嘗經此後人因立祠
孟館在茌平縣治東世傳孟子遊齊梁館此
孟止亭在萊蕪縣孟子反齊止于嬴嬴萊蕪也
孟母廟在陽穀縣東北四十里世傳孟母祈禱之
所
孟母故宅在山西太原府榆次縣本志云母并人
也其地有三徙鄉
休城在滕縣西二十五里孟子去齊居休即此地

也
雪宮在青州府齊宣王館孟子即此
平陸即今之汶上縣
任城即今之濟寧州
故范城在壽張縣西二十里
孟子祠在吳地乃十九代孟忠厚以隆佑皇后之
兄于扈從高宗南遷賜第姑蘇因家建祠不忘本
也
范縣今屬濮州邑西南二十里有碑刻孟子避鄒
魯之難居此故至今其地有孟子廟孟子臺孟子

何云

古滕國即今之滕縣也縣西有滕城內有滕文公

古臺

故薛城在滕縣南四十里

莊嶽街在青州府

孟社在沂水縣社有孟母祠

上宮在滕縣城外東南隅文公館孟子於此

性善祠在河南歸德府商丘縣

性善書院在滕縣儒學之左元時創建列於學宮

內有存心堂

學士虞集性善書院記曰天曆庚午五月滕州守洛陽曹侯振文介前學正李德昭至京師來告曰吾郡有性善書院者大德四年前守向敏作義塾州治之南其屋四楹褒以延其齋舍茅芙而巳延師以教人之子弟出巳條以率州上得錢五千緡貧諸人取于息以供師弟之食明年以禮教鄉官地三頃給之延祐元年監察御史任居敬言于朝曰昔滕文公嘗闢性善之說於孟子宜表義塾曰性善書院朝延用其言性善書院列於學宮置山長以爲之師延祐二年前守鄭改藥於滕之書治共宮之地凡八祕右崩堂以祀孟子左講堂興以兩齋以居葉張世古亥繼成之又給以使相辟戶絕地二頃一十五祕鄉市鄉一十八畝而鋅之來也於學校之士不敢後閲爲勤督其數義修完其宮墻屋室治其器用之木備究于息之區失地之見使名悉經理之增給禮教鄉宮地五頃合其舊有凡爲田十頃三十餘諭使勝縣簿明安谷兒山長滕昂香行用表共昧贇非甚嚴亦足以備用矣鋅代者月至將夫之懼求者遞所考謹伐石載始木請一言而表之子乃

爲之言曰師弟子之講習於是者其亦嘗致意於性善之說乎息焉處焉亦有存其初者乎念慮之興酬酢之頃亦有以察其幾而致其辨者乎有既一日用其力於此庶幾賢太守之所以望於郡人者乎蓋古之人其初無不學者及其長也受田而耕而後秀者入於學以學乎修己治人之道耕者食人而不以爲勞學者食於人而不以爲泰誠以學者有益於人之國家也學非其學而欲安生以食則又何貴於人乎吾聞之也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使滕之人以侯之故而知學道焉亦何待執信於咫尺之不哉滕昔爲國今爲守今之守昔之侯也孟子之說布在方策傳之千栽有民人社稷者孰不得而誦之觀其所聞有多於文公遠矣愧昔文公之爲政於斯也孰肯爲衍暴之慢者乎繼曹侯而來者善擇師推明孟氏之說以教其人於久遠之道無大於此者

劉逢源存心堂記曰滕與鄒隣壤文公問學於孟子其所啓沃者至深切矣滕邑爲善國後世景仰高風以配以享大德間臺臣獻言請建書院設山長劍殿宇立廟記備祭品以

奉祀事歷世既久講堂學舍推壞荒穢至正辛卯山長丁振欲爲重修適丁使州官僚或當代碩彥或進士出身一時嘉會同心協謀各分俸全以鳩材命工壞者修缺者補凡殿宇祭器門墻牌額咸加賁飭燦然復新功訖扁其堂曰存心是歲四月余各于滕因請爲文以記之余不獲辭竊聞孟子告滕文公教誨之道多矣臺臣獻言性以性善名其書院皆非性善之說甚有補于世教者子默識而旁道之七篇之中無非言性善也孟子一書集義養氣之類亦多矣今獨以存心名斯堂者良以聖賢千言萬語只是令人收其放心而存之誠慎思而精研七篇之中無非欲人存心也以性善而名書院者固爲知要以存心而名斯堂者尤爲肯紫之吉夫心性一理也論性不論心則性之理無所寓論心不論性則心之所存者何事故孟子言存其心養其性而又曰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仁與禮性也心則貫體用該內外統乎性者蓋道禮無爲而人心有覺心能盡性性不知檢其心然則欲復本然之性非存心不可心不存焉雖日從事於學終亦何所得哉於戲魯鄒山川鍾毓挺生

孔孟[illegible]闡綱常實聖賢教化浹洽之餘其所以教化不遍欲人存其心以復其性凡在書院者可不知所以從事乎能存其心則能復其性雖孟子可學而至矣春秋朔望官師講明於斯興學敦教導揚風化撫育黎庶不負名斯院斯堂之義千載而下安知不追蹤祀享如文公者乎

遊梁祠在河南蕭縣

遊梁書院在河南開封府創于宋修于明至

本朝順治乙未始附於學宮迨康熙己巳重修

御製匾額曰昌明仁義

明御史方大美記曰觀風之命攬轡中原顧瞻嵩河之遺首莅大梁喟然歎曰此孟軻氏遊應惠王幣聘之邦也庶幾哉仁義之風猶有存焉者乎然而未暇詳觀也乃先之衛睹淇水而興思曰洋洋乎此武公髦而勤學詩人所爲咏淇澳也今之衛其有以學問相切磨者乎而枘未之聞也于前儒得邵伯雍焉學之更飭其祠宇爽如也及之周南而遡遲澗之流曰洋洋乎周公之所卜而定都也禾黍之嗟久矣千載而下有程伯淳兄弟者崛起以續孟氏之傳開道南之緒而今將安歸也無已于二先生祠加飭焉庶其有與乎之汝而思文王之化曰我樸之遺教固在何聚髦之參參也之蔡而億蔡仲之命曰邁迹誠在我哉于謝艮佐見其去一矜字焉今亡矣夫及之陳之米則曰羲皇畫卦之跡遐哉邈矣後之言易者何紛紛也載考孔子絕糧伐木故處今儼然廟況存焉豈不樹斯文之幟哉顧誰過而問之至是而巡歷所及車轍遍乎中原之境乃還而稅駕于大梁焉以語于藩臬諸大夫曰世降道微聖賢不作樸散淳漓久矣向予觀于四境猶曾省也今親丁寧者亦猶四境也爽門豪俠遺韻尚存而仁義之風益邈矣奈何挽而昭揭之諸大夫起而應曰視民設教惟先生職端軌齊物惟先生能我輩第受成事已耳惟所命之予曰風俗之表倡在十人士人之興起在教化語云立的以示之標射者期焉啟迪以鼓之鑄頑者化焉樹標莫如崇賢善觴

莫如敬業而孟氏仁義之學士人之標的也尙惠啟聖賢之靈羣弟子而講習之鑪冶之中其有頑金乎爲之奈何僉曰遊梁有祠以祀孟子其規制故隘可撤而新也其學舍未備可創而構也祠修則崇賢有儀館備則敬業有所崇賢以示之標敬業以鼓之鑄不亦可乎予曰善乃捐貲三百餘金檄有司鳩工而葺之中爲殿六楹祀孟夫子其上以萬章公孫丑諸弟子配前爲門題曰仁義之門又前爲門曰遊梁祠仍其舊也殿之北建講堂六楹扁曰性善其東西各列號舍十八間以處諸生亦既備矣然供儀之費無從出也於是諸大夫各捐贖羨買地若干頃坐落祥符之某鄉處收租銀若干貯之理問所支給聽之守道循環報之部院著爲令甲至若督率必簡師儒教有務得英士學術一尊孔孟諸大夫均有師師之寄不得誘爲吁嗟乎首善之地在省會教化之任在官司學問之宗在聖賢性善仁義之說固孟氏所以願學孔子而繼伏羲周文之統者也士患舍此弗學耳誠學焉如衛武切磨之功耄而靡勗如兩程子之先識仁以誠敬存之殫上蔡切問近思之力究康節內聖外王之學濟濟彬彬入以表率乎鄉里出以楨幹乎邦家俾後之學者曰中原古聖神名區近猶胥也猗歟休哉予于諸大夫今日作人之舉不有榮施哉是所望于諸來學者爰書之爲此祠記是役也首其事者不佞大美贊其成者方伯易君登瀛袁君奎憲長蔡君逢時大叅徐君卽登牛君思明憲剛何君大儀楠君守和憲僉延君論滑開封府太守焉君盛明董之者郡倅朱勣而知事薛國俊效奔走也例得並書云

大清督學道蔣伊記曰孟子遊梁在惠王三十五年實周顯王三十三年也是時周衰不能行王道孟子遊齊遊梁皆以王道說之而道竟不行天也非人也然其心亦嘗一日忘天下退而著書別人禽之辨決舜跖之分排楊墨輕管晏俾天下後世皆知舍利而取義人自髫角以至皓首莫不受其書而讀之而沒其身於利而不知返者衆也七國時見利而不見害蘇縱橫捭闔之士動以利進說幸而其說行則立致取卿相[illegible]三錦繡爲親戚交遊光寵而不知援而詞之

者已在其後也故覆身滅宗前後蹤相接而爲天下笑無他知利之利而不知害也世安有初見人主而力折其非如孟子者哉讀孟子七篇而不能於取舍之際介然有以自立悲夫予考大梁城外舊有孟子遊梁祠以河决廢乙丑秋奉簡命視學兩河求其故址不復得乃購公廨之東南隅隙地數武重建祠爲中三楹奉孟子於中題其額曰開利堂左右名三楹以奉祀之鄉賢名宦當孟子時地有不入於報者今皆得附以大梁爲八郡之都會保遠近有所觀感也自昔以來其無愧於孟子若幾人哉或以忠孝或以廉潔或有功德於民昌明絕學以衛吾道則祀之亦以見孟子遊梁而後千百世下猶有聞風興起見利不顧者道雖不用於當時而浩然之氣常伸天地間以之輔主則堯舜以之制行則儕仰無作孟子闢利之劾流及奕禩知是則已矣彼珊瑚七尺朔檄八百斛何爲吾哉予觀中州人物志歷漢唐宋明諸賢林立迄今凝幽光垂簡冊令人稱道勿衰其悉智倂力惟權實是兢後欲求復出上蔡東門何可得也祠成敬書數語於碑以告後之願學孟子者

巡撫閻興邦記曰

遊梁書院者所以祀孟子也孟子何以祀於梁以其始遊之地也始遊之地何以祀之蓋以孟子心契周孔之傳志切成康之盛欲以鎬豐伊洛之治復見之於梁也當戰國之時燕齊秦楚之君競以功利相商此圖强兵彼誇富國於是儀秦羌衍之徒紛紜雜進其抵掌華屋者下之取金玉鎮纘上之亦不過引其君爲齊桓晉文而止從未有望其君爲堯舜之君望其民爲堯舜之民者一自孟子遊梁而獨告梁王以仁義故於雪趾則教之以仁政於歲凶則教之以重農於沼上則教之以與民同樂耕桑樹藝是井田之本也庠序孝悌是學校之源也使梁王用其言得行其志安在唐虞三代之休風不再見於七雄爭勝之日哉然孟子之言終不見用於梁於是之齊之宋之薛之滕而孟子欲以仁義易梁之心則未嘗須臾忘也故孟子雖不見用於梁而梁之君臣父子纂不聞仁義之言是以歷漢晉唐宋元明以至於今而梁之人所以不後其君不遺其親者皆孟子之一言有以維持漸摩於其間也粵稽歷代帝王其尊崇孟子者或修其祀典或

隆其封爵或錫其土田或廩其苗裔斯云盛矣欽求其衛標正學之宗思紹危微之緒親灑宸翰誦風休烈求有如我皇上今日褒嘉之至者也嘗恭誦御製廟碑之言曰述舜稱堯私淑孔子正學修明百世以俟又曰我讀其書曰仁曰義遺澤未湮溯風可企煌煌天語不獨表彰先哲而其所以爲世道人心計者誠思深而慮遠矣今使其所歷之境不爲之構其庭楹崇其禮祀不幾令大賢之遺澤泯滅不彰而後世之敎詩說禮者無所景從是亦守土者之責也浚儀昔有遊梁一祠始建於宋修於明萬曆間毀爲遊梁書院迨崇禎辛巳圯於水向之樸題堂構一望榛莽矣本朝順治乙未始附於學宮室宇湫隘又不爲立主祭名存而實忽也余以呫嗶儒生幸際右文之朝歲戊辰奉命撫綏兩河仰承聖天子崇儒重道至意爰爲卜地於貢院之東北捐資庀材重建大殿若干楹廊廡若干楹垣墉稱是中祀孟子配以高弟樂正克而以公孫丑萬章公都子屋廬連陳臻充虞諸賢從祀焉至於漢太常趙岐宋龍圖閣學士宣公孫奭司空孔道輔明刑部尚書錢唐此四君子者皆有功於孟子而不愧古大臣之風者也例得並祀書院落成郎召此邦秀良子弟肄業其中使之明性善之源流識知能之本始悟孝親敬長之無事外求知養氣知言之由於正學且使排箝捭闔之輩不敢橫恣詖行邪說之徒於焉摒居在國爲良臣在鄉爲善士於以黼黻昇平贊襄盛治歷千百年而勿替則是孟子之一遊梁而人心以正王道以明不與大禹之導河底洛同功萬世哉按孟子生於周烈王巳酉歲四月初二日卒於周赧王壬申歲十一月十五日當以其日致祭於書院所以明崇德報功之意也是爲記

衍聖公孔毓圻記曰

今

上崇儒重道雅化翔洽景茂

御製幸魯大典序文暨顏曾思孟像贊且頒萬世師表於學宮學逆性天於程朱書院一時臣民伏讀睿藻固已炳若日星施諸海嶽矣惟時在內者具左仁右義之畧在外者悉焉翼孝德之英相與表章往緒開詔來學千古道統之傳適於斯而際昌期躬斯時者抑何幸耶夫從來道學之顯晦視乎風俗風俗之澆漓

起自人心而人心之淑慝增由於在位者之訓迪
而鼓舞之惟豫與魯壤相接也趾相錯也往往閭
其人心淳厚風俗古朴類皆能以禮義自持心竊
興其風何隆也其搢紳先生賢士大夫往來行遊
者復不一轍間嘗詢之始知皆大中丞閻公教養
之所致云公以宣鎮名儒發科登仕以來歷
縣令而晉卿尹其持己接物一切以聖賢爲折衷
至其蒞豫也飭官常絕餽請禁私派隆學校勤課
習[illegible][illegible]餉糧貪墨有利必興有害必除鄰境之人
咸嘖嘖稱羨謂有古大臣風云且下車之始首建
孟子遊梁祠祠成錄豫之子弟美秀而文者讀
其中以躬行實踐爲先務令其於利善關頭體認
親切由是豫之人爭自濯磨無敢或外於名教者
嘗思先聖以一身而集堯舜文武之成百餘年而
至戰國捭闔縱橫與夫楊朱墨翟之流充斥宇宙
宇宙之人誰復知昔聖昔賢大中至正之道者孟
子舉車之梁首揭仁義二言以端風俗以正人心
微言大意賴以不絕者孟子之功眞不在禹下也
遊梁祠宇在豫省會城漢唐宋明以來歷代崇奉
如一日焉明末流氛肆逆黃流淹汴漂沒於陽侯

巨浪中蓋委若泥沙矣清鼎肇定迄今四十餘年
無斯土者豈皆不暇過而問之哉或以工浩而費
繁未能計日而觀成也公獨毅然舉行復講舊址
之隘甞擇善地增其式廓半載而工竣俾豫之人
瞻斯祠也學孟子之學者即心孟子之心儒術振
起吾道咸亨上可以佐聖天子右文之化前可
以繼古聖賢危微之傳下可以培百八邑多士之
氣者胥於斯而裕裕也余與孟氏世好也不揣固
陋畧言於石庶幾得附於不朽乎而所謂遊梁祠
者雖未能至已心切嚮往矣

扁額

昌明仁義　康熙三十三年

御題

私淑孔子

己巳河南巡撫閻興邦題

聖緒賢宗

閻興邦題

孔道以明

壬辰河南巡撫鹿祐題

對聯

遊梁祠對　閻興邦

車轍遥臨已令兩河沾惠澤
美墻如見從教萬古仰儀型

又

發性善之真源總欲致君堯舜
得心傳之正脈允堪配位顏曾

又

當羣儒遊說之時制祿分田一意復成周之盛
處異學爭鳴之候闢邪衛道千載同大禹之功

又

本外王內聖之經綸仁義兩言首向梁庭端治術

由養氣知言之學問見聞百世先從列國正人心

又　　鹿祐

私淑聖人閑正學而力排楊墨

敬陳王道黜伯功而卑視桓文

雜誌

識大識小古訓有式于孟攸關錄何不亟或古或今或揚或抑是究是圖俱堪羽翼述雜誌第二十一

漢章帝嘗以孟子賜黃香見東觀漢記

王充亦尊孟子者今論衡中往往以孔孟並稱如偶會篇曰孔子稱命不怨伯寮孟子言天不尤臧倉誠知時命當自然也對作篇曰孟子傷楊墨之議大奪儒家之論引平直之說褒是抑非世人以為好辯孟子曰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今吾不得已也其持論如此

柳子厚與陳秀才書曰文以行為本在先誠其中其外者當先讀六經次論語孟子皆經言以論孟並稱而又尊之為經推尊孟子亦至矣

宋賈同有責荀文蓋責荀以推孟也文繁不錄

孟子之文古人多宗之如柳子厚論為文而曰參之孟子以暢其支蘇明允終日兀坐取論語孟子而讀之者七八年其于孟子則稱其語約而意盡不為巉刻斬絕之言而其鋒不可犯世所傳批點孟子皆言文也自取士法立學者反習為故常而

尚好秦漢之文亦淺之乎視孟子矣

宋潛溪集載元吳萊謂孟子亞聖大才史遷不當與鄒衍等同傳因刪去諸子益以萬章公孫丑之徒作孟子弟子列傳二卷惜未見也

宋隱士种放有表孟子上下篇

宋史載杭州盧積工文學酷嗜周易孟子又有高弁者爲文章祖大經及孟子喜言仁義著帝則三篇二子皆二程以前人也

名臣錄載温公子康勤哲宗讀孟子且力疾爲之解詁

宋陳淵對高宗曰孟子七篇專發明性善而安石取楊雄善惡混之說至于無善無惡又溺于佛其失性遠矣

蘇長公外集有孟子義一首蓋宋之命題試士士之應舉制義有如此者漫錄之

題 以佚道使民以生道殺民

使民爲農民曰是食我之道也使民爲兵民曰是衛我之道也使民爲城郭溝池民曰是域我之道也雖勞而不怨也日盡庚之民何以怨民可與樂成而不可與慮始蓋終于不怨也詩曰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可謂勞矣然民豈不忍之曰上之果譁爲也哉若夫田獵之娛宴好之奉上之人所自爲之者君子蓋不以勞民也古者水衡少府天子之私藏大司農錢不以給共養勞費共養勞費一出少府爲是也孟子曰以佚道使民勞而不怨以生道殺民雖死不怨殺者以佚道使民可也以生道殺民君子蓋難言之易曰古之聰明睿智神武而不殺季康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曰子爲政焉用殺夫殺無道就有道先王之所不免也孔子諱之然則殺者君子之所難言也

自朱子改學庸語孟爲四書近遂無專注孟子者然宋季元世猶間有之蓋是時集註尚未大行耳今史傳所載宋宗人趙善相趙汝談皆有孟子註袁和叔之子甫亦有孟子勝勝國時須城李尚書昶又取孟子新舊解相矛盾者參考歸一附以巳見爲孟子權衡遺說五卷然皆不復行至本朝則箋訓愈繁然多爲舉業又皆合四書并述不可縷數矣

金章宗爲郡王時喜讀春秋左氏傳聞禮部員外郎移剌履博洽召質所疑履曰左氏多權詐駁而不純尚書孟子皆聖賢純全之道願留意焉王嘉納之

歷代褒恤孟氏至元而厚考史元世祖爲太弟時嘗召康文正公時公方讀孟子聞召即懷以進太弟問何書對曰孟子太弟問其說遂以性善仁義保民致王之旨爲太弟誦之太弟大稱善目公曰康孟子然則元代崇儒之風有自來矣

孟廟無甚古碑宋史稱太宗時進士華州韓丕嘗作孟母碑世傳誦之今石與文俱成烏有惜夫

孟廟壁間石刻其書法惟金赫兟題名大字元趙文昌書壁間語及明董其昌詠檜詩二刻爲知書者所賞 趙語見祭謁董詩見古蹟赫兟字日安陽赫兟按劾過此奠謁祠下明昌辛亥十月二十有八日題鄒人夏昭德恕同來故明碑刻類假手書己酉間鄒令胡繼先修廟吳尚端集王右軍書爲碑稱佳刻焉

由鍾靈門而出爽塏平敞倚岡臨流山色蒼然與檜柏映發先博士築別業于此壘土爲山名花奇

石錯列如繡毎遇良辰士多遊賞圍外爲果園茂密森蔚數十年並爲田矣惟餘三栢二松蕭踈獨秀

孟廟之西爲博士第宗子世居之 按博士宅天啓二年被妖賊傾毀殆盡是時提學副使賀萬祚兗州知府孫朝肅倡義各捐俸助建而四方樂助者雲集得恢復如故焉

凡博士族衆稱宗子曰宗主廟戸人等與族民同其以文學起家者亦稱曰父師帖用治字

孟氏譜明初太祖即其譜賜之實仍給付敕照內言有此者襲盃國初襲族長主簿之舊耳

優寵聖裔莫如前明孔氏則一公二博士一知縣三學録顏曾孟仲各一博士外又有族長舉事而一切散宗俱飾衿佩以禮丁有司租庸不及厚矣哉然諸氏于前代通譜而顯者踵接入明寥寥也得無富貴福澤厚其生者多遂使貧賤憂戚玉其成者少乎又聞之父老言四氏學向逼鄰于聖廟之東後遷至南門内而科目始塞近科雖有登擢俱屬孔氏而三氏無一焉可不勉哉至

本朝康熙庚午科孟尚琰丁酉科孟衍泚皆領鄉薦孟尚庠辛卯副車若共相勗勉德樹業精後此

科第應必相望云

孟氏命名前代及明初俱各自取義不相宗沿近乃宗衍聖之行輩但命名多有犯本氏祖宗之諱者今後須告之宗主暨家長細考之志譜無蹈前非可也

四氏學後正室五楹爲衍聖應襲誦讀之所傍有配室即所以待顏曾思孟諸家應襲者也今空名獨存誠難頓復然孟氏去四氏學五十餘里往返亦艱倘于未襲之時即于本縣學中令之誦讀詩書以習禮儀應對賓客未必無小補云

孟廟禮生博士于縣民內自行選擇給劄知會本
縣
明陳公璉曰桂林屬邑有孟母太伯等廟
周尚書洪謨嘗著周正辨申周不改月之說甚核
其論與余所定孟子生日正同
古人于孟子中一二語得力便是終身事業張思
叔因讀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始有
自得處又羅仲素初見龜山先生先生以孟子飢
者甘食章令仲素思索且曰此語若易知易行而
有無窮之理仲素思之累日疏其義以進龜山稱

善而曰更于心害上一着猛省惡意則可以入道
矣仲素一生服膺此語凡世所嗜好一切禁止故
學問日新尤不可及

孟志跋語 萬曆辛亥四月

裔孫孟承光撰 翰林院博士

我
先夫子自戰國歷秦漢晉唐五代至宋而其道始
明書始行我族姓亦歷秦漢晉唐五代至宋而其
姓始顯族始大固先夫子流澤之遠歷代尚賢之
厚而諸君子尊信表章之功不可誣矣然自宋以
前夫子之道未明則崇其道註其書者功為大自
宋以後夫子之道已明則修其廟紀其事者功亦
大日者廟庭無做家志訛亂西蜀肖山胡侯來涖

茲土慨然新廟貌飭林墓捐貲經理篤志尊崇屬
筆淄周二君子旁搜載籍大補前志之缺俾瞻謁
者肅然以敬誦讀者慨然有思盛矣哉余守祀食
祖無能握管以贊一詞敢不因志之成益勵于先
夫子之訓且世守此志以無忘刊修者之功乎於
是書之末簡

三遷志後跋

古者國有史家有乘姓氏有譜皆所以昭來茲示世守也況聖賢之遺蹟日星揭而江海流其車服禮器世守淵源爲天下所觀瞻萬世所師法者乎吾家三遷志自觀察史公創其規模肖山胡侯補其缺畧海鹽呂子捐資剞劂三君子慘澹經營以共成不朽之大業經世之鉅典吾家眞幸矣哉但歷世既久殘缺飄零豕亥貽譏魚魯莫辨且我

朝之尊崇加隆恩賚優渥卿士之入廟式廬詩文題贈以及子孫之世系林廟之增修概未增入尤爲缺典衍泰叨承大宗用是滋懼因與王仲諸君廣搜旁輯以正前志之訛謬以廣新志之見聞凡兩閱歲三易稿而書成國門之懸雖未敢必庶幾世世子孫永守而勿失也乎謹跋

康熙壬寅仲秋之吉六十五代主鬯孫衍泰敬跋

三遷志十二卷 江蘇巡撫採進本

國朝孟衍泰王特選仲蘊錦同撰書成於康熙壬寅以呂元善舊志歲久漶漫而

國朝尊崇之典及子孫世系林廟增修亦未纂錄成編乃以次輯補分爲二十一門特選滕縣人蘊錦濟寧人衍泰爲孟子六十五代孫世襲五經博士